目录

[《“薇”》作者：维克多·威斯特 3](#_Toc29805923)

[《Ｔ病房的病人》作者：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7](#_Toc29805924)

[《她在飞碟上的十五分钟》作者：阿亚·新 13](#_Toc29805925)

[《死尘》作者：艾·阿西莫夫 14](#_Toc29805926)

[《死鸟》作者：[美] 哈兰·埃利森 19](#_Toc29805927)

[《死人眼睛》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31](#_Toc29805928)

[《死亡开关》作者：[英] 戴维·伊格尔曼 37](#_Toc29805929)

[《死亡曲》作者：西德尼·范·西奥克 38](#_Toc29805930)

[《死亡使命》作者：弗雷德里克·波尔 54](#_Toc29805931)

[《死亡中转站》作者：[美] 达林·摩根 56](#_Toc29805932)

[《四十三个心大星王朝》作者：[美] 迈克·瑞斯尼克 60](#_Toc29805933)

[《苏格拉底》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 66](#_Toc29805934)

[《宿命》作者：星新一 71](#_Toc29805935)

[《岁月倒流》作者：[美] 丁·巴拉德 72](#_Toc29805936)

[《锁着的门》作者：[美] 斯蒂芬妮·伯吉斯 76](#_Toc29805937)

[《他们那时多有趣》作者：艾·阿西莫夫 79](#_Toc29805938)

[《他们由肉组成》作者：Ｒ·Ｓ·考索 80](#_Toc29805939)

[《台球》作者：艾·阿西莫夫 82](#_Toc29805940)

[《太超绝了》作者：吉泽景介 88](#_Toc29805941)

[《太古巨人在哪里》作者：[日] 小松左京 89](#_Toc29805942)

[《太空安魂曲》作者：Ｌ·Ｍ·布琼尔德 96](#_Toc29805943)

[《太空舱疑案》作者：不详 100](#_Toc29805944)

[《太空恶棍》作者：[美]罗伯特·Ｊ·索耶 115](#_Toc29805945)

[《太空海盗》作者：[俄] 德·比连金 118](#_Toc29805946)

[《太空潜艇》作者：[美] 哈里·哈里森 140](#_Toc29805947)

[《太空人遇险记》作者：[澳] 赖特森 142](#_Toc29805948)

[《太空少年》作者：[澳] 默文·德穆普西 145](#_Toc29805949)

[《太空神曲》作者：[俄] 卡赞采夫 163](#_Toc29805950)

[《太空司机》作者：[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166](#_Toc29805951)

[《太空知音》作者：[美] 琼·斯塔可 173](#_Toc29805952)

[《太阳传说》作者：[美] 希瑟·尼克尔森 175](#_Toc29805953)

[《太阳的故事》作者：雷·布雷德伯里 176](#_Toc29805954)

[《太阳帆船》作者：阿瑟·克拉克 179](#_Toc29805955)

[《太阳舞》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181](#_Toc29805956)

[《太阳下的月球跋涉》作者：[美] 杰弗里·兰迪斯 187](#_Toc29805957)

[《太阳之矛》作者：大卫·朗福特 193](#_Toc29805958)

[《贪得无厌》作者：星新一 196](#_Toc29805959)

[《探照灯》作者：罗伯特·海因莱因 198](#_Toc29805960)

[《汤米》作者：彼特·曼森 200](#_Toc29805961)

[《汤姆·爱迪生的长毛狗》作者：小库尔特·冯尼古特 203](#_Toc29805962)

[《逃离裸奇点》作者：詹姆斯·Ｃ·格拉斯 206](#_Toc29805963)

[《逃命作家》作者：[美] 加贝·西蒙扎 213](#_Toc29805964)

[《陶工海克》作者：[美] 埃莉诺·阿纳森 218](#_Toc29805965)

[《特威格》作者：戈登·迪克森 235](#_Toc29805966)

[《天才》作者：西奥多·斯特金 247](#_Toc29805967)

[《天龙星座的黑太阳》作者：[美] 里加 251](#_Toc29805968)

[《天幕坠落》作者：大卫·赫尔 257](#_Toc29805969)

[《天堂里的陌生人》作者：艾·阿西莫夫 260](#_Toc29805970)

[《天外来客》作者：威廉·科兹文克 270](#_Toc29805971)

[《天外陨石》作者：[苏] 瓦莲蒂娜·茹拉夫廖娃 274](#_Toc29805972)

[《天线场小夜曲》作者：[俄] 季米特里·萨莫辛 279](#_Toc29805973)

[《天涯》作者：[俄] 瓦西里·戈洛瓦切夫 283](#_Toc29805974)

[《天狱与地国》作者：[日] 小林泰三 295](#_Toc29805975)

[《天作之合》作者：凯特·威廉 305](#_Toc29805976)

[《田间之旅》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310](#_Toc29805977)

[《通往宝藏的道路》作者：星新一 314](#_Toc29805978)

[《通往天堂之路》作者：戴维·伍来尔顿 316](#_Toc29805979)

[《同情电路》作者：[英] 约·温德姆 330](#_Toc29805980)

[《同一时间》作者：[美] 詹姆斯·布利什 334](#_Toc29805981)

[《童言无忌》作者：[美] 特伦特·赫格恩拉德 341](#_Toc29805982)

[《偷太阳的人》作者：罗兹·安 344](#_Toc29805983)

[《透明人》作者：[日] 有本隆之 347](#_Toc29805984)

[《图金的时间》作者：德·比连金 348](#_Toc29805985)

[《推销者》作者：[美] 约翰·瓦雷 350](#_Toc29805986)

[《豚鼠特鲁勒》作者：尤汉·霍利兹豪宪 356](#_Toc29805987)

[《脱离，变卦》作者：詹姆斯·帕特里克·凯利 362](#_Toc29805988)

[《妥协》作者：爱莉·冈恩 365](#_Toc29805989)

[《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作者：[美] 阿西莫夫 368](#_Toc29805990)

[《外貌象我的机器人》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382](#_Toc29805991)

[《外星访客》作者：[美] 格林·杰克逊 385](#_Toc29805992)

[《外星魂附体的人们》作者：[日] 筒井康隆 389](#_Toc29805993)

[《外星稽查行动》作者：[美] 穆瑞·雷因斯特 391](#_Toc29805994)

[《外星历险》作者：[美] 迈克尔·卡萨特 404](#_Toc29805995)

[《外星人》作者：[美] 柯·基尔 411](#_Toc29805996)

[《外星人解剖》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414](#_Toc29805997)

[《外星人在日本》作者：[英] 休·库克 425](#_Toc29805998)

[《外星少年罗曼》作者：默文·德穆普西 429](#_Toc29805999)

[《外星蚊子》作者：约瑟夫·瓦达尔玛 434](#_Toc29806000)

[《外星小孩》作者：[美] 伊·凡塞特 438](#_Toc29806001)

[《外星追踪》作者：乌韦·卢泽尔克 442](#_Toc29806002)

[《完美婚介公司》作者：[美] 艾伦·Ｅ·诺斯 445](#_Toc29806003)

[《完美陌生人》作者：艾米·斯特林·卡西 447](#_Toc29806004)

[《玩具店里的战斗》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453](#_Toc29806005)

[《万能脑袋侦破记》作者：[英] 阿列克山大 456](#_Toc29806006)

[《万能制造机》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459](#_Toc29806007)

[《万年冻尸复活记》作者：[德] 贝·舒谱恩 462](#_Toc29806008)

[《万无一失的“系统”》作者：图舍里 464](#_Toc29806009)

[《亡者的新希望》作者：[英] 戴维·朗福德 466](#_Toc29806010)

[《网络惊魂》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467](#_Toc29806011)

[《忘情水》作者：[美] 戴维·克里克 473](#_Toc29806012)

[《危城纪实》作者：[英] 多丽丝·莱辛 477](#_Toc29806013)

[《危海探奇》作者：[俄] 阿·德聂伯洛夫 485](#_Toc29806014)

[《危险的发明》作者：西里尔·Ｍ·古帕塔 487](#_Toc29806015)

[《威尔的成长》作者：大卫·赫尔 492](#_Toc29806016)

[《威犸山探险记》作者：[英] 伊安·卡麦隆 497](#_Toc29806017)

[《威斯丁的选择》作者：[美］理查德·洛维特 508](#_Toc29806018)

[《威胁生命的石头》作者：[美] 戴维·坎普顿 513](#_Toc29806019)

[《微宇宙的上帝》作者：西奥多·斯特金 515](#_Toc29806020)

[《为了亨利·詹姆士》作者：[美] 杰克·麦克戴维特 525](#_Toc29806021)

[《为明天留下一些草莓吧》作者：[美] 里查德·Ａ·洛弗特 529](#_Toc29806022)

# 《“薇”》作者：维克多·威斯特

戴梦译

未来的世界是无法想像的

开始，只有黑暗和寂静，随后渐渐传来海浪的拍岸声。退潮后遗留在沙滩上的泡沫发出的嘶嘶声就像刚开瓶的香槟。这是本·斯特蒙斯自认为在昏迷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一群身着绿袍的医生和护士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喃喃低语。他们柔和的声音并未驱走斯特蒙斯濒临死亡的恐惧。他的呼吸声渐渐变成海浪声，最后一切又归于黑暗和寂静。

本努力想睁开双眼，但却重得抬不起来。这只能表示他还非常虚弱或者仍然在昏睡中。黑暗慢慢退去，本的双眼微微张开，房间的亮度足够使他看清这不是手术室，那一定是病房啦。

真是奇迹，他居然没有死于空难！

本强迫自己的眼睛睁大一点，房间的亮度也随之增加。他看见床变边有个模糊的身影。

“你……是……谁？”声音非常沙哑像破铜烂铁似的。

“您好，斯特蒙斯先生。”说话的女子声音温柔优美。虽然只说了一句话，本感到她是个天性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他点点头，一阵剧痛从脊椎骨直射上脖子，像刀片似的切入大脑。

“哦，斯特蒙斯先生，请听我说——您现在还需要休息，让药物治疗发挥作用。”她柔美动听的声音把他的痛楚一扫而空。

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他立刻感到好了很多。他睁大眼睛，想看清楚这个拥有天使般声音的女子。但他并未如愿以偿，房间里的光线只能让本看见她的轮廓。

“别动，斯特蒙斯先生，再过几分钟，您就可以完全恢复了。”她非常自信地保证。

“我——我看不见你。”本的声音因为经久未用而有些生涩。

“哦，对不起，我们忘记房间的光线对您来说太暗了，”她很歉意地说。房间的亮度随着她的声音而慢慢增加，直到本可以清楚看见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正对着他微笑。她皮肤白皙，长长的金发随意地披在肩上，深蓝色的眼睛像海一样深不可测且灼灼发光，嘴唇丰满而性感，小而挺的鼻子，柳叶眉，瓜子脸。她身穿白袍，更显得气质出众，飘逸迷人。本眨眨眼睛，真疑心自己是在梦中，这个女子正是他的梦中情人。

“你是谁……”

不等本把话说完，她就迅速地把食指轻轻地放在他的唇上：“不要急，斯特蒙斯先生。您必须再休息一会，药物治疗还没有结束。我已经知道您想问什么了。我叫‘薇’，您的伴侣。”

本摇摇头，又引起一阵剧痛。“我的伴侣？不可能，我……我还没有结婚。”

薇抗议似的把食指又放在本的唇上：“不是刚告诉您不要说话吗？我是您的伴侣，我被派来照顾您，满足您的每个愿望。”

“我的每个……愿望？”本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康复，因为他的身体和大脑已经亢奋起来。我依然身强力壮，他得意地想。

薇会心地点点头，红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别急，再休息一会儿，我们有的是时间。”

本欲言又止，深深地叹了口气。一半是因为不能马上和薇相拥共处，另一半则是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特别是他在救护车和急诊室里曾无意中听到这次空难的生还率几乎为零。

半小时后，薇把本从睡梦中叫醒，并向他证明她确实是他的伴侣。

稍后，薇带本到外面散步。本这才意识到他所认为的“病房”实际上是一栋小别墅。别墅的周围种植了许多高大的棕榈树。树叶在微风下轻轻摇摆，碧蓝的海水和白色的沙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本站在岸边，凝视着海天相接之处，恍若有隔世之感。薇端的是无可挑剔，不仅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且深谙床第之道。一股幸福的暖流缓缓地流遍了他的全身。

“在想什么？”音乐般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薇轻轻地把头放在他的肩上。

“生命太短，我很高兴幸免于难。”本满足地低语。

“我也同样高兴。”

薇的声音有点颤抖使本感到微微不安。

“可是……”薇抓紧他的双手，在他面前轻盈地转了个圈，停在本的面前。她眼睛似乎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深处并使他迅速地平静下来。“您没有活下来，巴彤……”

本尽量控制着他的感情以免被薇察觉。

“但重要的是您已经死而复生，”薇用一种无法抗拒的声音向他保证。她的声音似乎带着某种魔力，激发了他对生命的激情和爱。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绰号？我并没有告诉你，我没有，对不对？”本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在刚才充满激情的作爱中脱口说出。

“傻孩子，”薇温和地笑着说，“我看过您的档案。”

“档案？”本神思恍惚咕哝道，尽管他知道至少有上百张，不，上千张关于他的档案被放在各种私人和政府机构里。那些档案上有他的全名，包括他的绰号。

“医院档案。”薇温柔的声音无法像刚才一样使他松懈下来。

“当然——医院档案。”本神不守舍地回答。他不敢再盯着她发亮的蓝眼睛，转而凝视深蓝的海和无云的天。

“档案在您的圆筒里。”薇主动说。

“我的圆筒？”本感到迷惑不解。

“对，它是一个最早的大规模圆筒贮藏库之一。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留下来因为它们都是用便宜的材料制成，加上维修得不好……”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请听我慢慢解释。您记不记得在您去世前不久，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进行‘生存权运动’的推广？”

对啊，他记起来了，“生存权运动”是从保护胎儿的出生权到更广泛地保护每个人的存权”。运动提倡所有的人都有权在死后保存他们的尸体，以便在未来复生。

“运动成功了？”

“非常成功。亿万人因此死而复生。”

“但是，为什么……？”

不等本把话说完，薇的手已经温柔地按在他的唇上：“别想太多，回去吧。我们可以做些比聊天更有趣的事。”

一阵激情之后，本沉沉睡去。醒来后，太阳已经降落到地平线上。他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薇，虽然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可是本总觉得她并没有睡着，她只是静止不动而已。她闭着的眼睛似乎在随时等待本去唤醒她。

本走到窗前眺望深橘色的火球慢慢投入紫色的海浪下。他回头看看薇，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因为他知道她会顺从他的任何要求。

在又经过一阵激情和随即的小睡之后，本看见餐桌上已经备好一份丰盛的晚餐：新鲜的疏菜，金黄色的烤鱼，才出炉的面包，和一杯血红的葡萄酒。

“你不饿？”本注意到只有一份食物。

“不饿。”薇摇摇头。

他习惯性地耸耸肩，坐到椅子上，狼吞虎咽地吃完所有的食物。

“我该把餐具放在什么地方？”本站起来，坐到薇的身旁。

“别管它，摩菲会收拾的。”她轻松地说。

“谁是摩菲？”

“最早的威特克模型。”薇会意地点点头。

“那是什么？”当本听到薇使用这些奇怪的字眼，早先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变得更加强烈。

“摩菲是在您去世时生产出来的。人类称那时为‘３０００年代初’。”

“顺便问一下，我死了——我的意思是，我到底……”

“噢，很久了，本。如果您喜欢，我会用您的本名。可是那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您又和我们在一起。”她的声音几乎和以前一样和谐。

“为什么我的生命对你如此重要？”

“因为我们爱您，崇拜您。”

“为什么？”

“因为您的本质。”

“那么我的本质是什么？”

“人。”

“你的意思是没有其他人在吗？”

“呃，在某种意义上是的，但是，在我作更多的解释之前，必须告诉您一些历史。”

“请讲。”

“在您去世的时候，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协手合作，在研究利用化学方法处理信息。”

“化学方法？”

“对，新的科技可以用化学方法处理信息，代替以前用固体硅来作为处理单位。”

“像人脑一样？”

“对……也不对。新的化学处理使分子发挥变形……”

“这表示很小的生产和操作可以完成一个大型快速的信息处理。”

“接着呢？”

“接着结合南特克的技术——”

“南特克？”

“对，就是南诺技术——”

“什么是南诺技术？”

“微技术的创造。”

“这一点和我，你，还有其它事有什么关系？”

“我试着解释关于摩菲……和其它事。”

“好吧——对不起打断你了——请继续。”

“南特克技术，用人类的说法是‘微机器’，尽管它并不仅仅如此，是对分子极甚至原子极进行建造，再加上变形技术，制造了新生命……”

薇顿了顿，看了看壁柜又转头看着本，给了他一个最迷人的微笑。

“‘摩菲’是科技与生命形式的革命的早期产品，即变形合成人，可以在分子、原子级发生变形。您可以亲眼见识一下。”她的语音仍然像往常一样优美动听，“不要害怕——它只是个变形合成人。”

话音刚落，从壁橱里走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组合体。

它大概四英尺高，下面有四个轮子，上面是个四方形的身体，不可思议的事是方盒子之上是一个人头和双手。

它走到桌子前，用双手将餐具拾起。

“您吃完了吗。”它的语气十分确定，仿佛已经知道答案似的。

“吃……完了。”斯特蒙斯掩饰着心中的惊讶，尽量平静地回答。摩菲用双手把餐具一一塞入口中吞下，嘴巴可以随着餐具的大小而随意变化。

然后它突然缩成一团，再变成一根长棍，棍端长出两只人手，随着双手的张开，棍子便裂成Ｙ形，双手抓住窗帘，将它拉拢。摩菲立即又变成一块扁平方块，双手消失了，却长出一个方形的鼻头，开始静静地吸走地毯上的食物残渣，清理完毕之后，它的下面又长出四个小而宽的轮子以便越过地毯的接头。走进壁橱之后，长出一只手来把门轻轻地关上。

本对刚刚看到的一幕目瞪口呆。他认为自己不是在作梦就是眼睛产生了幻觉。也许我现在还在手术台上，因为镇静剂和药物的刺激而作了一个梦——美女，佳肴——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您不是在做梦，也没有产生幻觉。”薇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叫醒。

本终于意识到一点：“你可以阅读我的思想？”

“对也不对。”薇发出了一连串的咕噜咕噜声。

本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不禁怒从中来，“到底是还是不是？不可能两种情况都存在。”

“我可以任意读一个人的思想或其中的一部分。”薇很严肃地回答。

“我不懂。”本恼怒地叹口气。

“您现在还无法理解，将来会明白的。我能够接受您中枢神经发出的电磁波，但它们有时会被打断，基于不正确处理。”

“据我所知，人脑无法接受那样的电磁波。”本惊讶地说。

“对，您还未能完全理解，是不是？我是第三代变形合成人，摩菲是第一代。我们是永生的，不可毁灭的，而且可以彼此沟通，当然也可以和第二代、第一代沟通。”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她想了想，正确地“处理”了他的含义，“哦，您是指其他自然人？他们已经全部死亡。”

“全部死亡？”本脱口而出。一种绝望的恐惧向他突然袭来。

“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碰击的必然结果。只不过，这一次是一种文化创造了另一种。”

“两种文化？你到底在说什么？”本感到困惑同时又怕知道得太多。

“哦，您知道，就像欧洲文明席卷全球，却促使其他地区土著居民的灭亡一样，合成人的出现逐步取代和征服了自然人。一个漫长的文化自我毁灭的过程加上战争和疾病的从旁协助。”

“你的意思是……”

“我们竭尽全力不使他们自我毁灭：药物控制，严禁喝酒，密切监视。可是全都失败了。他们不是沉湎于酗酒就是吸毒，最终走上死亡之路。”

“难道他们全体自杀？”

“有一些，不是很多。大部分死于酗酒过度或特意安排的意外；有的木然呆坐，精神恍惚，静待死亡。无论我们怎样教导和鼓励，都没有用。”

“所有的人？”

薇点点头：“我猜想他们无法接受被取代的现实。”

“取代了吗？”

“对，合成人是现在的主要生命。我们补充了地球的野生生物，恢复了生态平衡。我们还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身体，任意变形使之可生存于各种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迅速地使其它星球成为殖民地。”

“我去世多久了？”

“哦，斯特蒙斯先生，很久了。”薇柔柔地说。

“几个世纪？”本试探着问。

“一千年。”

“为什么？”

“我不明白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让我复活？”

“因为您是我们的神。”

“神？我不是神。”

“不，不是指‘您’而是您所代表的自然人。自然人是我们的造物主。他们制造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合成人，我们自己复制了第三代并加以改进。”

“那更能证明人类并非神。”

“恰恰相反，斯特蒙斯先生，你是神，我们的神——我们崇拜你，膜拜你。”

“膜拜我？”本轻蔑地说。

“完全正确。”

“可是神的命运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偶像。”

“哦，是的。”薇坚定地点点头，“所有成功的神都有同样的命运，就像失败的神均会被人遗忘一样。”

“我会被记得吗？”

“会，您会住在这个岛上。我们将赞美您，膜拜您。”薇狂热地宣布，“您可以纵情声色，为所欲为，享尽荣华富贵。您想要多少女人都可以。”

“‘女人’还是‘合成人’？”本突然觉得薇已经对他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

薇耸耸肩，走到门口：“不管怎样，您毫无选择。我们使您复生，您欠我们一条命。”

“那意味着什么？”

“那表示只要您愿意作我们的神，您想干什么都可以。”

“可是生命不仅仅是享乐。”

“是吗？”

“应该还有其它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还有。”

“您不用费心，我们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在您生前，我们会把您当神一样膜拜。您去世后，我们会再找一个，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们永远都会有个神。”薇的声音虽然不失温柔却明显带着命令的语气。

“我会活多久？”

“您的前任活了大概三千到四千年左右。”

“三千到四千年？”

“我理解，生命太短。”薇淡淡地说。

本考虑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这是个不能拒绝的的提议，我也不愿拒绝。我要好好地享乐一下。薇，去带几个女孩来。”

“这才是好样的，我就知道您与众不同。”

待薇出去之后，本才敢开始思索如何了结自己的生命。

# 《Ｔ病房的病人》作者：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本文为非缩写版）

这不是最后的战争，也不是结束战争的战争。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为实现美国理想的战争。卡彭特将军提出这种看法，还经常这么讲。

有负责作战的将军（对一支军队来说，他们是关键），负责政治的将军（对一个政府来说，他们是关键）、和负责公共关系的将军（对一场战争来说，他们是关键）。卡彭特将军是一位公共关系专家。坦率地说，他的理想如同关于金钱的座右铭一样崇高而且易懂。在美国的心目中，他就是军队、政府，就是国家的盾、剑和得力助手。他的理想就是美国的理想。

“我们现在打仗，不是为了金钱、权力或者控制世界。”卡彭特将军在报联举办的宴会上说。

“我们现在打仗，只是为了美国的理想。”他在第一百六十二届国会上讲话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侵略，不是征服、奴役其他民族。”他在西点军校一年一度的军官宴会上讲话说。

“我们眼下正在为文明的含义而战斗。”他在旧金山先锋俱乐部里说。

“我们目前正在为文明的理想而战斗；为文化、诗歌和值得保护的东西而战斗。”他在芝加哥小麦交易所的庆祝会上讲。

“这是一场为生存的战斗，”他说，“我们现在打仗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我们的理想；为生活中更美好的、不该从地面上消失的东西。”

美国在打仗。卡彭特将军要一亿人，一亿人就派入军队。卡彭特将军要十万枚铀弹，十万枚铀弹就交付给他并投在了敌方阵地上。敌人也投下十万枚铀弹，摧毁了美国大部分城市。

“为了反对这些野蛮人，我们必须修筑工事，”卡彭特将军说。“给我一千名工兵。”

一千名工兵立即派来了。他们在一百座城市里修工事，在废墟瓦砾下挖空了一座座城市。

“给我五百名卫生设备专家，八百名负责运输事务的人员，二百名空调设备专家，一百名市政管理者，一千名负责通讯的人员，七百名人事管理人员……”

卡彭特将军所开的单子上对技术专家的需求是没完没了的。美国不知该怎么来提供这些人。

“我们必须使全民族都成为专家，”卡彭特将军对全美大学协会说。“每一个男人和妇女必须是某项专门工作的专门工具，必须通过训练和教育使自己变得坚强和干练，去打赢这场为了美国理想的战斗。”

“我们的理想，”卡彭特将军在华尔街公债推销早餐会上说，“和雅典彬彬有礼的希腊人，和……嗯……罗马高贵的罗马人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对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的理想。一种对音乐、艺术、诗歌和文化的理想。在这场为实现理想的战斗中，金钱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野心不过是攀登这个理想的阶梯，能力仅仅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工具。”

华尔街表示赞赏。卡彭特将军要一千五百亿元，一千五百名只拿微薄薪水的工作人员，三千名矿物学、岩石学、大量生产、化学战、空中交通时间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得到了这一切。全国的工作效率极高。只要卡彭特将军一揿按钮，一位专家就派来了。

公元二—一二年三月，战争进入白热化程度，美国的理想得到解决，不是在有几百万军队激战的七个战场上，不是在司令部或参战国家的首都，也不是在供应武器和军需品的生产中心；而是在隐蔽于三百英尺以下的纽约圣奥尔本斯美国陆军医院的Ｔ病房里。

Ｔ病房是圣奥尔本斯的一个神秘之地。和其他军队医院一样，圣奥尔本斯由能容纳各种专门伤员的专用病房组成。右臂截肢的伤员集中在一个病房，左臂截肢的集中在另一个病房。辐射线烧伤者，头部负伤者，需切除内脏者，二度伽玛辐射病者等，都分门别类安排在医院的各专用病房里。军医们建立了十九种受伤的门类，包括每一种可能对脑子和组织的伤害。这十九种病房分别用字母A到S做代号。那么，Ｔ病房是什么病房呢？

没有人知道Ｔ病房是什么病房。Ｔ病房的门上挂着双重锁。来访者不许入内。病人不许离开病房。只看见医生们出出进进。他们脸上流露出的困惑神情引起了种种异想天开的猜测，但什么也没透露。负责Ｔ病房的护士不断受到盘问，但她们闭口不言。

有一些零星的消息，但是这些消息不仅不能使人满意，而且自相矛盾。一个干杂活的女工肯定地说，她曾打扫过Ｔ病房，里面没有人。肯定没有人。只有二十四张床，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些床有人睡过吗？有。有几张床上的床单是皱的。还有什么表明病房里有人住的迹象吗？当然有罗。好些桌上有私人的东西，等等。可是这些东西上多少都蒙上了一层灰尘，好象已经许久没有人用过了。

医院舆论断定这是一间鬼病房。供鬼住的。

但是，据说有一位值夜班的工友走过这间锁着的病房时，听见有歌声从里面传出来。什么样的歌声？好象是用外语唱的。哪国外语？这位工友说不上来。有些字听起来好象是……嗯，好象是，牛蹄在我们身上使劲地走来走去……

医院舆论变得热烈起来，认定这是一间外国人的病房。专让间谍们住的。

圣奥尔本斯医院得到全体厨房人员的帮助，检查病人的餐盘。二十四个餐盘一天三次送入Ｔ病房。二十四个餐盘送出病房。有时送回的餐盘是空的。但多数时候，送回的餐盒原封不动。

医院舆论变成压力，认定Ｔ病房是个酗酒的场所。这是一个供逃避工作的人和参谋部的贪官污吏喝酒取乐的非正式俱乐部。“牛蹄是在我们身上使劲地走来走去。”

拿散布流言蜚语来说，一家医院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一个小城镇的缝纫妇女会蒙受羞辱，而且病人很容易为区区小事所激怒。仅仅三个月时间，那些无根据的猜测变得十分愤怒起来。公元二—一二年一月，圣奥尔本斯是一所正常的、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医院。到二—一二年三月，圣奥尔本斯人心激愤，这种心理上的不安状况也反映在官方报告中。病员的痊愈率下降了。装病的士兵开始流入医院。小的犯规行为增多。反抗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于是，院方进行了整顿，可是这对医院毫无用处。Ｔ病房激起病员的骚动。院方又一次进行整顿，接着第三次整顿，但是骚乱更严重了。

终于，通过官方途径，消息传到了卡彭特将军那儿。

“在为实现美国理想的战斗中，”他说，“我们绝不能不顾那些早已为之献出一切的人。给我派个医院管理专家去。”

派去了一位医院管理专家。可是，对圣奥尔本斯他无能为力。卡彭特将军读完报告，命令将他开除。

“同情，”卡彭特将军说，“是文明的首要组成部分。给我一名军医。”

来了一位军医。他无法使圣奥尔本斯的激愤情绪平息下去，受到卡彭特将军的革职处分。这时，公文急件中提到了Ｔ病房。

“给我，”卡彭特将军说，“把负责Ｔ病房的专家叫来。”

圣奥尔本斯就叫一位医生前来，他叫埃德塞尔·迪莫克上尉，是一位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已经秃了头；他从医学院毕业才三年，但是档案材料出色地证明他是位心理疗法专家。卡彭特将军喜欢专家，喜欢迪莫克。迪莫克也敬重卡彭特将军，把他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代言人，过去他受到的训练太专业化，因此未能去探求这种文化，他希望战争胜利后能欣赏到它。

“喂，注意了，迪莫克，”卡彭特将军开始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坚强而干练的工具，都担负着一项专门工作。你知道我们的座右铭：人人都有工作，人人必须工作。Ｔ病房里有人不干工作，我们只得把他撵出去。不过，我先要问你，Ｔ病房到底是什么病房？”

迪莫克结结巴巴地说不上来，最后他解释说，“这是一个为特殊的战争病例开设的专门病房，休克症。”

“那末，病房里是有病人的罗？”

“是的，长官。有十位女病员，十四位男病员。”

卡彭特将军扬了扬手中的一叠公文报告。“可这里说圣奥尔本斯的病人们断定Ｔ病房里没有人。”

迪莫克愣住了。他向将军保证说这不真实。

“好吧，迪莫克。你有二十四个伤病员。他们的工作是复原。你的工作是给他们治疗。那医院到底为什么要骚动呢？”

“嗯，长官，这是因为我们把他们锁起来的缘故。”

“你们把Ｔ病房锁起来了？”

“是的，长官。”

“为什么？”

“为了把病人关在病房里。卡彭特将军。”

“把他们关在病房里？什么意思？他们想出来？他们很凶暴还是怎么？”

“不，长官，他们并不凶暴。”

“迪莫克，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你怎么这么吞吞吐吐、含糊其词。我还要告诉你，我不喜欢Ｔ这个分类。我找军医中的分类专家核实过，没有Ｔ这个分类。你们在圣奥尔本斯究竟干些什么？”

“嗯……嗯，长官……我们创造了Ｔ这个分类。它……它们……它们是相当特殊的病例，长官。对它们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该怎么处理。我……我们想等找到解决办法后再把这件事讲出来，但这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卡彭特将军，完全是新的！”这时的迪莫克，专业感战胜了风纪。“这件事很惊人。上帝啊！它将写进医学史。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事。”

“什么？迪莫克，讲具体些。”

“嗯，长官，他们是休克症病人。没有记忆。几乎是紧张症患者。呼吸极微弱。脉搏很慢。毫无反应。”

“我见过几千例这样的休克症人，”卡彭特咕哝着。“有什么稀奇呢？”

“是啊，长官，直到现在，你听起来好象这种病症和Q类、R类的病症差不多。但是，其中可有些不同寻常。他们不吃，也不睡。”

“根本不吃不睡吗？”

“有部分病人根本不吃不睡。”

“那他们怎么没死呢？”

“不知道啊。新陈代谢混乱，没有合成代谢，而分解代谢仍在继续。换句话说，长官。他们只排泄废弃物，并不吸收任何东西。他们排泄的是疲劳毒素，而且在没有食物、睡眠的情况下重新恢复疲劳的组织。上帝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太离奇了。”

“所以你们把他们锁起来。是吗？意思是说……你们怀疑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偷吃东西，偷打瞌睡？”

“不……不是，长官。”迪莫克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该怎么告诉你，卡彭特将军。我……我们把他们锁起来，是因为这事太神秘。他们……嗯，他们失踪。”

“他们什么？”

“他们失踪，长官。消失，就当着你的面。”

“你胡说些什么？”

“真的，长官。他们会坐在一张床上或是站在周围。这会儿你还看见他们，过一会儿就看不见他们了。有时二十四个病人都在病房里，有时一个也不在病房里。他们无缘无故地失踪，又无缘无故地重新出现。所以，我们只得把病房锁起来，卡彭特将军。在整个战争和伤员史上从未见过这样的病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给我带三个病人来，”卡彭特将军说。

内森·赖利吃着法式烤面包、贝尼迪克，喝了两品脱黑啤酒，然后抽了一支约翰·德鲁牌烟，美美的打着饱嗝，从早餐桌边站了起来。在走向出纳员办公桌的时候，他文雅地朝“绅士吉姆·科贝特”点点头，科贝特中止和“钻石吉姆·布雷迪”的谈话，拉住他。

“你觉得谁会获得今年的优胜锦旗，纳特？”“绅士吉姆”问道。

“道奇队，”内森·赖利回答。

“他们投球不行。”

“他们队里有斯奈德、富里洛和坎帕尼拉。他们会得到今年的优胜锦旗的，吉姆。我敢打赌，今年他们队会先于其他任何队获胜。三月十五日，记下来，看我对不对。”

“你总是对的，纳特，”科贝特说。

赖利微笑着。他付完账，慢慢踱到街上，叫了辆马车，马车飞快地驰向麦迪逊广场公园。他在第八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街角下了车，往一家无线电修理店楼上一家收付赌注的事务所走去。那个登记赌注的人瞥了他一眼，拿出一个信封，从中数出一千五百元。

“罗基·马西亚诺在第十一回合用技术击倒胜了罗兰·拉·斯塔泽，”他说。“你怎么算得这么准确，纳特？”

“那可是我的谋生手段，”赖利笑着说。“你们是不是接受在选举上打赌？”

“艾森豪威尔十二比五，史蒂文森……”

“好了，艾德莱，”赖利说着把两千元放在柜台上，“把它押在艾克身上，给我记下来。”

他离开收付赌注的事务所，回到沃尔多夫的套间，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人正在那儿心焦地等着他。

“你好，”内森·赖利说。“你是福特，是吗？哈罗尔德·福特？”

“亨利·福特，赖利先生。”

“你自行车铺里的那个机器需要经费。这机器叫什么？”

“伊普西莫比尔，赖利先生。”

“嘿嘿嘿嘿，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于吗不叫它奥托莫比尔？”

“这名字太好了，赖利先生。我一定采用这个名字。”

“我喜欢你，亨利。你年轻、肯干、善于应付。我相信你前途无量，我相信你的奥托莫比尔会成功的。我在你公司里投资二十万。”

赖利写了张支票，然后把亨利·福特送出去。他看了看手表，突然感到非回去一次不可，他朝四下看了一会。他走进卧室，脱去衣服，换上一件灰衬衣和一条灰色的宽大裤子。衬衫的口袋上印着很大的蓝色宇母Ｕ·Ｓ·Ａ·Ｈ·。

他锁上卧室的房门，失踪了。

他重新出现在圣奥尔本斯美国陆军医院的Ｔ病房里，站在自己的床边。沿着轻质钢板营房的四壁排着二十四张床，他的床也是其中之一。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六只手按住了。没容他挣扎，他们就用气压注射器给他打了 １．５ｃｃ的吗啡酸盐硫钠。

“我们抓到一个了，”有人说。

“呆在这儿，”另外一个人说。“卡彭特将军说要三个呐。”

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从莉莱·麦琴的床上起来后，麦琴拍了拍手。她的女奴走进卧室，给她准备洗澡水。她洗完澡，穿好衣服，在头上洒了些香水，然后开始吃早餐：伊士麦无花果，罗斯柑橘，还喝了一壶醇厚的那不勒斯甜酒。随后她抽了支香烟，吩咐准备轿子。

她的屋子大门外面同往常一样聚满了一群群爱慕她的第二十军团的人。二位百人队长从轿杆上把轿椅移好，然后用结实的肩膀抬起轿子。莉莱·麦琴微笑着。一位披着宝蓝色斗篷的青年人用力挤过人群，朝她飞奔而来。青年的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小刀。莉莱鼓起勇气准备勇敢地面对死亡。

“太太，”青年大叫，“莉莱太太。”

他用小刀刺伤了自己的左臂，让鲜血染红她的外套。

“这鲜血，是我献给您的最起码的礼物，”青年叫道。

莉莱温柔地摸摸他的额头。

“傻孩子，”她喃喃地说，“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爱你，我的太太。”

“我答应你，你今晚九点钟来，”莉莱轻声对他说。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后来她大笑起来。“我答应你。勇敢的孩子，请问尊姓大名？”

“宾汉”

“宾汉，今晚九点钟。”

轿子继续向前移动。广场外面，恺撤正和萨佛纳罗拉争论得面红耳赤。一看见轿子，悄撒猛地对百人队长做了个手势，他们立刻停下来。悄撒撩起轿帘注视着莉莱。莉莱无精打采地看着他。他撒的脸抽搐着。

“为什么？”他声音嘶哑着嚷道。“我已经请求、恳求、贿赂、哭泣过，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你的宽恕，这是为什么，莉莱？为什么？”

“你可记得波阿狄西亚？”莉莱轻声说。

“波阿狄西亚？不列颠人女王？上帝啊，莉莱，她跟我们相爱有什么相干呢？我并不爱她，我只是打败了她。”

“还杀死了她，恺撒。”

“她是服毒自杀的，莉莱。”

“她是我母亲，恺撒！”突然，莉莱用手指指着他撒。“凶手，你会得到惩罚的。当心三月十五日，恺撤！”

恺撒恐怖地往后退缩。在周围一群爱慕她的人中发出一阵赞成的呼声。莉莱在一阵玫瑰和紫罗兰花瓣的花雨中继续前进，穿过广场来到守护灶神圣火的处女神庙。她撇开那些限在后面爱慕她的求婚者，走进神庙。

她跪倒在神坛前，吟诵一篇析祷文，拈了一撮香撒在神坛的火焰上，然后脱去衣服。她对着一面银镜，仔细地欣赏着自己漂亮的肉体，接着感到一阵思乡的痛苦。她穿上一件灰上衣和一条灰裤子。上衣口袋上印着Ｕ·Ｓ·Ａ·Ｈ·的字样。

她如神坛微微一笑，然后失踪了。

她重新出现在美国陆军医院Ｔ病房里，由于气压注射器在她皮下注射了１．５ｃｃ的吗啡酸盐硫钠，她立即倒了下去。

“这是第二个，”有人说。

“还要找第三个。”

乔治·汉默戏剧性地停下，环顾四周……他看看反对党的席位，又着看坐在羊毛坐垫上的上院议长和议长椅子前深红色垫子上的银权杖。议会大厅里的全体成员都被汉默激昂的演说吸引住了，他们正屏着气等他继续往下讲。

“我没什么说了，”汉默终于说道，因为激动声音有些哽住。他脸色苍白，表情严峻。“为了这个议案，我要在滩头阵地上战斗，在城市、城镇、田野和村落里战斗。为了这个提案，我要战斗到死；如果情况许可，就是死后我还要为这个提案战斗。这是挑战还是祈祷，让那些正直可敬的先生们的良心去决定吧，但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并且下了决心的：英国必须拥有苏伊士运河。”

汉默坐下。整个议会大厅轰动了。在欢呼声和掌声中，他走出议会厅，来到一个投票厅。格拉德斯通和邱吉尔、皮特在那儿拉住他，跟他握手。帕默斯顿议员冷冷地打量着他，迪斯累利把帕默斯顿挤在一边，满怀着热情和敬佩一额一破地朝汉默走来。

“我们到塔特索尔随便去吃点吧，”迪齐说。“我的车在外面。”

一辆罗尔斯一罗伊斯停在广场外面，贝科恩斯菲尔德泊爵夫人坐在车中。她在达齐的西装领上别了一支樱草，然后亲见地拍了拍汉默的脸颊。

“乔治，你离开中学已经很久了，那时，你常常欺侮迪齐。”她说。

乔治哈哈大笑。迪齐唱起歌来：“所以，让我们欢乐吧……”汉默也唱起从前中学里唱过的歌，直到抵达塔特索尔。迪齐叫了吉尼斯黑啤酒，烤排骨；而汉默则到楼上俱乐部去换衣服。

突然，他心血来潮，想回去看最后一眼。也许他不愿和他的过去完全一刀两断。他脱去紧身长外套、淡黄的马夹、椒盐色的裤子和锃亮的皮鞋，脱去内衣，穿上一件灰衬衫和一条灰裤子，失踪了。

他重新出现在美国陆军医院的Ｔ病房里，他们给他注射了１．５.5ｃｃ的吗啡酸盐硫钠，他失去了知觉。

“这是第三个。”有人说。

“把他们带到卡彭特将军那儿去。”

于是，一等兵内森·赖利、军士长莉莱·麦琴和下士乔治·汉默坐在卡彭特将军的办公室里。他们穿着医院的灰色病人服。吗啡酸盐硫钠使他们迷迷糊糊。

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子里灯火辉煌。这时，在场的有间谍部门、反间谍部门、保安部门和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当迪莫克看到这么一群面孔铁板、冷酷无情的人正等着病人和他自己时，不禁吓了一跳。卡彭特将军不怀好意地笑着。

“你想我们可能会相信你的失踪故事，呃，迪莫克？”

“长……长官？”

“我也是个专家，迪莫克。我告诉你，战争进行得不顺利，很不顺利。有情报泄漏出去。圣奥尔本斯的混乱局面可能是指向你的。”

“但……但是，他们真的是失踪的，长官。我……”

“我的专家们想跟你和你的病人谈谈忽隐忽现的行动，迪莫克。他们会从你开始。”

这些专家给迪莫克做了潜意识软化、伊特释放和超自我阻滞检查。他们用遍常识所知的每一种忠诚药和每一种肉体及心理压力。他们有三次使大喊大叫的迪莫克处于突破点。但是什么也没突破。

“现在让他闷着吧，”卡彭特说。“继续给病人检查。”

专家们似乎不太愿意对男女病人施加压力。

“看在上帝份上，你们千万别不好意思，”卡彭特发火了。“我们在为文明而战斗。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理想。开始吧！”

这些从间谍部门、反间谍部门、保安部门和中央情报局来的专家们开始动手。可是一等兵内森·赖利、军士长莉莱·麦琴、下士乔治·汉默就象三支蜡烛熄灭似地，突然失踪了。刚才他们还坐在椅子上，处于野蛮粗暴的包围之中；这会儿他们就不见了。

专家们喘息着。卡彭特将军做得很得体，他走到迪莫克面前说：“迪莫克上尉，我很抱歉。迪莫克上校，你取得了一项重大发现，我晋升你为上校……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先来检查一下。”

卡彭特一把抓过话筒。“给我派个战斗休克症专家和精神病医生来。”

两位专家进来后，简单地听了介绍。然后，他们检查了所有的目击者，思索了一番。

“你们都得了轻度休克症，”那位战斗休克症专家说。“战争神经过敏症。”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失踪？”

战斗休克症专家摇摇头，看了看精神病医生，他也摇摇头。

“全是幻觉。”精神病医生说。

就在这时，一等兵内森·赖利、军士长莉莱·麦琴和下士乔治·汉默又出现了。前一分钟他们还全是幻觉，这会儿他们都回来坐在椅子上，周围一片混乱。

“快，迪莫克，再麻醉他们，”卡彭特大叫。“给他们打上一加仑。”他抓过话筒。“所有的专家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开紧急会议。”

三十七位专家——都是坚强而且干练的工具——检查了昏迷不醒的休克病人，然后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讨论。有些事实是明摆着的：这一定是新的怪诞的战争恐怖造成的一种新的怪诞的并发症。战争技术发展的结果，一定会产生新的种类的伤病员。因为有一种行动，相应的就会有一种反行动。大家一致同意这种看法。

这种新的并发症一定涉及远距传物的某些方面——超越空间的内心力量。很明显，战斗休克，在摧毁内心某个已知力量的同时，必然产生另一个迄今未知的潜在力量。大家都同意。

显然，这些病人肯定只能回到出发点，否则他们就不会回到Ｔ病房来，也不会回到卡彭特将军的办公室来。大家同意。

显然，这些病人肯定能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吃饭、睡觉，因为他们在Ｔ病房不需要吃也不用睡。大家同意。

“还有一小点，”迪莫克上校说，“他们回到Ｔ病房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少了。开始他们大概每天来回一次，现在大多数病人接连几个星期在外面，很少回来。”

“那没关系，”卡彭特将军说。“他们到哪儿去？”

“他们是否在敌后远距传物？”有人问。“有情报泄漏出去

“请情报部门查一下，”卡彭特说。“敌人方面是不是也有相似的困难，就是说，他们的战俘营中是不是有俘虏失踪后又出现呢？这些战俘没准儿有几个是从我们Ｔ病房去的呢。”

“他们可能只是回家去，”迪莫克上校说。

“请保安部门查一下，把二十四位失踪者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都控制起来。现在……关于我们在Ｔ病房采取的措施，迪莫克上校有个计划。”

“我们要在Ｔ病房里增加六个床位，”埃德塞尔·迪莫克解释说。我们要派六个专家住在Ｔ病房里观察。我们必须间接从病人那儿了解情况。这些病人神智清醒时，是害紧张症而不敏感的；打了麻醉针后他们又不能回答问题。”

“先生们，”卡彭特总结说，“这是战争史上威力最大的潜在武器。这种武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把一支部队远距传到敌后去。如果我们能够把隐藏在每个病人内心的秘密弄到手，我们就总有一天能赢得为实现美国理想的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胜利！”

专家们忙忙碌碌，保安部门在核查，情报部门在调查。六个坚强而干练的工具——专家搬进了圣奥尔本斯医院的Ｔ病房，慢慢地和那些失踪的病人熟悉起来，这些病人重新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情况紧张起来。

保安部门汇报说，去年美国没有出现过一次这种奇怪情况。情报部门报告说，敌方似乎没有在休克病人和战俘中出现相似的困难。

卡彭特烦恼不安。“这实在是个新问题。我们没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专家。我们要着手培养新的工具。”他抓过话筒。“给我接一所学院，”他说。

他们给他接了耶鲁大学。

“我需要几位研究精神超越物质的专家，培养他们。”卡彭特命令。耶鲁大学立即开设了幻术、超感觉的感觉和隔地传动这三门研究课程。

当Ｔ病房里的一位专家要求另一位专家的帮助时，事情第一次有了线索。这位专家需要一位宝石匠。

“这到底是为什么？”卡彭特想弄明白。

“他听到谈起宝石，”迪莫克上校解释说。“他是个人事专家，他无法将听到的话和他所熟悉的一切联系起来。”

“这不是他的份内事，”卡彭特赞同地说。“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人人都必须干一份工作。”他轻轻地弹了弹话筒。“给我派位宝石匠来。”

一位高明的宝石匠从军工厂出差来到这儿。他们叫他查出一种叫“吉姆·布雷迪”的钻石。他无能为力。

“我们从另一角度试试，”卡彭特说。他抓过话筒。“派名语义学家来。”

一位语义学家离开了他在战争宣传部的办公桌，但是他对“吉姆·布雷迪”这几个字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对他来讲，“吉姆·布雷迪”只是名字而已，别无其他含义了。他建议派位系谱学者来。

一位系谱学者被批准出差一天，离开他在非美祖先委员会的工作岗位，来到这儿。但是他只知道“布雷迪”是五百年来美国的一个普通的姓，如此而已，别无其他。他建议派位考古学家来。

从人侵司令部的制图室派来一位考古学家。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钻石吉姆·布雷迪”的名字。这是个历史人物，在从前的小纽约市是大名鼎鼎的，他生活的年代在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总督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之间。

“上帝啊！”卡彭特将军惊讶万分。“那可是好几世纪以前啊，内森·赖利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东西的？你最好还是和Ｔ病房的专家们一起，把这个问题查下去吧。”

考古学家继续查下去，经过各种考证，他写了份汇报。卡彭特读着他的报告目瞪口呆。他召集了一次有全体专家参加的紧急会议。

“先生们，”他说，“Ｔ病房的事比远距传物还要大，这些休克病人做的事简直不可思议……意味深长。先生们，他们在越过时代进行旅行。”

全体与会者怀疑地窃窃私语。卡彭特有力地点点头。

“是的，先生们。是越过时代进行旅行。根据有资格的专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它并不是按我们认为的方法进行的。它是作为一种瘟疫……一种传染病……一种战争疾病……一种战争受伤对普通人造成的结果出现的。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请各位先看一下这些报告。”

与会者们读着那些镂花模板印的文件。一等兵内森·赖利……失踪在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军士长莉莱·麦琴参观一世纪的罗马；下士乔治·汉默到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旅行。其余的病人为了逃避二十二世纪现代战争的动乱和恐怖，分别逃到威尼斯和古热那亚及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处，逃到牙买加和海盗那儿，中国和汉王朝，挪威和“红种人”艾利克那儿等等，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去。

“我无需再指出这一发现的巨大意义了，”卡彭特将军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一支军队派到一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以前的时代去，想想，这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可以不等战争爆发就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就可以捍卫我们的理想……诗歌和美以及美国的文化……始终不受野蛮行为的危害。”

“全体人员都设法解决在战争爆发前就赢得战争这个问题。”

“情况是复杂的，因为事实是，Ｔ病房的男女病人都是精神失常者。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干他们所干的一切的。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配合那些能把这奇迹解决得有条有理的专家工作。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找。他们不可能帮助我们。”

那些紧张而干练的专家们疑惑地看看四周。

“我们需要专家，”卡彭特将军说。＿

全体人员松了口气，又恢复了常态。

“我们需要一位大脑机械学家，一位神经机械学家，一位精神病医师，一位解剖学者，一位考古学者和一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我们要把他们派到那个世界去，不完成任务不得回来。他们必须学会越过时代进行旅行。” 前面说的五位专家很容易地从其他战争部门抽调来了。能击败另一位职业选手拉·斯塔泽，又赢了钱。”他在亨利·福特开的汽车公司里投资，赚了不少钱。这些就是线索，对你们有什么用呢？”

“我们并不缺少社会分析家，”卡彭特回答。他拿起话筒。

“别叫了，我慢慢会解释的。我再告诉你一些线索。比如莉莱·麦琴，她逃往罗马帝国，在那儿过着自己的理想生活，认为自己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人人都爱她，朱利厄惭·悄撒、萨佛纳罗拉、整个第二十军团，还有一个名叫宾汉的人都爱她。你看出其中的谎谬之处了吗？”

“没有。”

“她还抽烟。”

“什么？”卡彭特停了一下问道。

“我再继续介绍，”斯克林说。“乔治·汉默逃往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那儿他是一位议员，是格拉德斯通、温斯顿·邱吉尔和迪斯累利的朋友。迪斯累利还请他坐罗尔斯一罗伊斯。你知道罗尔斯一罗伊斯是什么？”

“不知道。”

“是一种汽车的牌子。”

“是吗？”

“你还不明白？”

“不明白。”

斯克林扬扬得意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卡彭特，比起远距传物和越过时代进行旅行来，这可是个更重要的发现。二十四位休克病人受到氢弹爆炸而引起巨大的变化，难怪你的专家、专业人员不能理解。”

“什么东西比越过时代进行旅行更重要，斯克林？”

“听我说，卡彭特。艾森豪威尔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进入政界。内森不可能既是“钻石吉姆·布雷迪”的朋友，又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获胜一事上打赌……这两件事不是同一时代的。艾克当总统前二十五年，布雷迪就去世了。马西亚诺击败拉·斯塔泽一事发生在亨利·福特创办汽车公司五十年以后。内森·赖利越过时代的旅行充满了这样的错误。”

卡彭特看起来目瞪口呆。

“莉莱·麦琴不可能有宾汉这个情人。宾汉根本没有在罗马生活过。压根儿就没有宾汉这个人。他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莉莱不可能抽烟。那时还没有香烟。明白了？还有更多的时代错误。迪斯累利根本不可能让乔治·汉默坐汽车，因为汽车是在迪斯累利死后很久才发明出来的。”

“你胡说些什么，”卡彭特尖叫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在撒谎？”

“不，别忘了，他们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食物。他们没有撒谎。他们到时候都回去，在那儿吃饭、睡觉。”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们的事儿站不住脚吗？他们充满了时代错误。”

“因为他们旅行回到自己想象的时代里。内森·赖利有他自己想象中的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里面有缺点和时代错误，那是因为他不是位学者，但是对他来讲，这些事都是真的。他可以在那儿生活。其他人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卡彭特愣住了。

“这种概念几乎不能使人理解。这些人已经发现了如何使理想变为现实。他们知道如何进入他们理想的现实中去，他们可以，也许是永远，住在那儿。上帝啊！卡彭特，这就是你们的美国的理想。这是奇迹似的事情、不朽的事迹、神圣的创造、超越物质的精神……这需要探索、研究。一定要把它献给全世界。”

“你能干这件事吗，斯克林？”

“不能，我干不了。我是个历史学家。我不会创造，这种事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你需要一位诗人……一位懂得创造理想的艺术家。从在纸上创造理想到在实际上真正创造出理想，这中间不会太困难。”

“一位诗人？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你知道什么是诗人吗？五年来，你一直对我们说这场即将进行的战争是为了拯救诗人。”

“别开玩笑了，斯克林，我……”

“派一位诗人到Ｔ病房去。他能学会他们是怎么干的。他是唯一能学会的人。不管怎么，一位诗人本身已经会了一半。他学会了就能教给你的心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然后，再由他们教给我们；在那些休克症病人和你的专家们中间，唯一能担任翻译的就是那位诗人。”

“我相信你是对的，斯克林。”

“那么，别再耽搁时间了，卡彭特。那些病人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一定要在他们永远失踪前，摸清那个秘密。派位诗人到Ｔ病房去。”

卡彭特拿过话筒。“派位诗人来，”他说。

他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美国发疯似地在它那二亿九千万个坚强而干练的专家中进行挑选，这些专家是美国的理想——美国的美、诗歌和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的捍卫者。他等待着他们找一位诗人。不明白为什么无限期地拖延和徒劳地搜寻；也不明白为什么斯克林不断地嘲笑，嘲笑，嘲笑这最后的、事关重要的失踪。

# 《她在飞碟上的十五分钟》作者：阿亚·新

１９８９半９月的一天，一个俄罗斯女人正在雅市鲁诺夫卡采集蘑菇时，忽然在她面前擦过一个椭圆形的飞碟。抬头一看，发现大约距离１００米远的地方，有个降落伞在盘旋降落，在距地面７０米时须开始垂直下降，直到地面。

飞碟呈多瓣型，各瓣幅长约１５—１９米，球型机舱的高度约８—１０米，表面直径６—７米。

飞碟停稳后不久，机舱的门帘即被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穿密封的飞行服的女外星人，褐色的皮肤，稍为卷曲的头发，很像“印度人”，１．９米的个头，左手握着一个粉红色的小东西，朝她走近，点点头，用手碰了碰胸口，示意邀请她到飞碟里去。

机舱门口站着一个酷似“印度人”的妇女，叫盖杰利亚，满脸笑容地鞠了一躬，用手势让她从旁边打开的门进入。

舱内较宽，直径３—３．５米，舱壁安装着各种设备，有休息房，一种清新的臭氧气味扑面而来，空中响起低音量的乐曲声。这时，盖杰利亚要她介绍地球的知识和自我的身体情况。

正在边说边比划之际，一个约有１．５米高的人形机器人走到跟前，抓住她的手，请她坐在沙发上，而用另一只手将一个钮扣大小的薄片贴在她的前额，盖杰利亚还将另一些贴在她身体的各个部位。

当这些薄片贴上后，有一种类似蚊子叮咬的感觉。

试验完毕，盖杰利亚感到很高兴。

盖杰利亚将她未读完的报纸放在小桌子上，用手指戳戳，让她说出名字，读出声音，但使用各种语言都没有引起反应，说明对方听不懂。

她又只好拿起铅笔，凭着记忆画出了太阳系的太阳和９个行星。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盖杰利亚便画出另一个银河系的星系，放在她的面前，并在月球上画了一个巨大的菱舰艇，而从舰艇上画了大约２０根线通向地球上各种形式的飞碟。然后，又拿着她的表，在太阳仪上空转了两圈，指出他们的星系到达我们地球的距离。而后把表大约转了１／３，用手指到月球，把她的手表转了一圈，最后指到他们现在在地球上降落的地点。

这时，她被盖杰利亚的美丽所吸引：头上闪耀着似光环的东西，眼睛由蓝色变成了黄绿色，仿佛浑身燃烧看火焰。

机舱的门开了。她走出了飞碟，门砰地落下来，咔嚓响了两声，隐约听得见机器的运转声，于是飞碟垂直上升。

当升到１５０—１７０米高时，又响起两声咔嚓声音。花瓣形状的飞碟盘旋上升，形成一个筒，从那里发出暗红色的光。

此时的飞碟，变成一个浅蓝色的云朵，于是这枚火箭消失了。

此时她一计时间，正好在飞碟上度过了难忘的十五分钟。

# 《死尘》作者：艾·阿西莫夫

就象在伟大的莱维斯手下工作的所有人员一样，埃德蒙。法利的心情也到了这样的地步：恨不能把干掉这个伟大的莱维斯引为梦寐以求的无限快事。

没在菜维斯手下工作过的人难以理解这种心情。莱维斯（人们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不知不觉地日渐以大写字母开始的伟大来代替它）是众所公认的未知世界的伟大探索者；不屈不挠，才华横溢，从不在失败面前投降，也不会因奥妙的新课题出现而不知所措。

莱维斯是位有机化学家，致力于太阳系的科研事业。是他首先利用月球作为大规模反应的实验场所，可在每个月的不同时间内在那里分别安排需要沸水温度或液态空气温度条件下于真空中进行的实验；他还在空间站周围轨道上安置了精心设计的自由浮动装置，使光化学成了妙不可言的崭新学科。

可说实话，莱维斯是盗名窃誉的剽窃者，是个几乎不可饶恕的罪人。某个毫无名气的学生曾最先想到在月球表面设置仪器装备；一位早已被人遗忘的技术员设计出了第一台可独立工作的空间反应堆。不知怎么回事，这两项成就却都与莱维斯的大名联系在一起了。

而且毫无办法。任何愤而辞职的雇员都拿不到推荐书，难于另找工作。与莱维斯的说法大相径庭的自我介绍会被认为是口说无凭，分文不值。反之，那些忍辱负重留下来的人最终倒可以拿着保证未来事业成功的推荐书欣然离去

不过在他们留任期间，至少可以私下里彼此倾吐一下他们的仇恨，出口怨气痛快痛快。

埃德蒙·法利有充分理由和他们一致行动。他来自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他曾单枪匹马（只有机器人协助他）在那儿安装充分利用土卫六日益稀薄的大气层的设备。大行星都有主要由氢气和甲烷组成的大气层，不过木星和土星体积太大，无法下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遥远，耗费过高。而土卫六体积与火星相仿；既不太大，可以在上面进行操作；又不大小，也不太热，足以维持一个中等厚度的氢气甲烷大气层。

在那儿的氢大气层中，可以方便地进行大规模反应，而在地球上进行同样的反应，从动力学上看是会惹麻烦的。法利曾在土卫六坚持半年，反复构思设计方案，并带回了令人惊叹不已的资料。可不知怎么的，转眼之间法利就发现资料残缺不全了，接着它们又作为莱维斯的成果被陆续抛了出来。

别的人同情地耸耸肩，向他表示同病相怜的情谊。法利则绷着那张长满粉刺的脸，抿起薄薄的嘴唇，静听别人在那儿谋划暴力行动。

最直言不讳的是吉姆·戈尔汉。法利有点瞧不起他，因为他是个从来没离开过地球的“真空人”。

戈尔汉说：“诸位，干掉莱维斯易如反掌，因为他有固定的习惯，雷打不动。比如他老是独自进餐，这上面可以打主意。他整十二点关上办公室门，整一点打开，对吧？这功夫没人到他办公室去，所以毒药可以大显身手。

贝林斯基半信半疑他说：“毒药？”

“容易。这地方到处是毒药。你叫得上名的都找得着。这就妥了。莱维斯总吃黑面包夹瑞士干酪，外加一种一股洋葱味的特别调味品。这大家都知道吧？反正一下午咱们都闻得出他身上那股味，也都记得去年春天有一回因为餐厅的这种调料用完了他大发雷霆的事儿。这地方没别人碰这种调料，要是在里边下毒药，专门药莱维斯，没别人……”

这番话全是吃午饭时候的信口胡扯，但是对法利来说并非如此。

恶狠狠地，而且是一心一意地，他决定要谋杀莱维斯。

这念头在他心上索绕不休。想到莱维斯一命呜呼，想到他能获得的荣誉，他的血液都沸腾了。那荣誉本应属于他，因为是他在狭小的气泡型的氧气幕中一住几个月；在冰冻的氨原上跋涉，搬动设备；在寒冷的氢气。甲烷微风中建立起新的反应装置。

但除了莱维斯之外，绝不能伤害任何其它人。这样就使他更明确地把盘算这桩的事思路集中到了莱维斯的大气实验室上。那是个狭长低矮的房间，用水泥板和防火门同实验室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除非莱维斯在场或者得到他的准许，任何外人都不得进入。其实这个房间并不经常上锁，但莱维斯的专横拔扈使得门上一纸“不得人才’的褪色小条和他那缩写的签名成为比任何锁键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除非是杯着不顾一切的谋杀欲望。

那大气实验室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莱维斯逐日进行的例行试验，他那几乎一丝不苟的谨慎小心，都使人无隙可乘。除非极其巧妙精细，对设备本身做任何手脚都肯定会被查觉。

放火怎么样？大气实验室倒是有大量易燃物品，但是莱维斯不吸烟，对火灾的危险十分警觉。他对火采取的戒备措施更是比谁都周到。

法利想起那个人就耐不住性子。那个似乎难以对其报仇雪恨的家伙；那个摆弄甲烷和氢气小气罐的小偷。他法利在那边曾经用过以立方英里计量的甲烷和氢气。莱维斯靠摆弄小罐罐声名显赫，而法利处理了那么多立方英里却默默无闻。

这些装气体的小罐罐各有各的颜色，分别用于不同的人工合成大气环境。红气瓶是氢气，漆成红白条的是甲烷，这两种气体混合就可以模拟外行星大气层。棕色气瓶的氮气和银色气瓶的二氧化碳用于模拟金星大气层。装压缩空气的黄气瓶和装氧气的绿气瓶可以逼真地模拟表现地球的化学性质和现象。五彩缤纷一排宛如彩虹，每种颜色都是根据许多世纪的惯例沿袭下来的。

于是他有了主意。它并非是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突如其来的。刹那间，法利心里豁然亮堂了，他知道该怎么干了。

法利熬过了一个月，捱到了九月十八日宇宙节。这是人类首次宇宙飞行成功的纪念日，那天夜里每个人都要停止工作。尤其对科学家来说，宇宙节是最有意义的节日，就连具有献身精神的莱维斯届时也要去寻欢作乐。

当夜，法利拿准了没人注意他，就进了中心有机实验室（这儿用的是正式名称）。实验室不是银行或博物馆，难得受到窃贼的觊觎，这类地方的守夜人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一般都有点吊儿郎当的。

法利随手小心翼翼地关好了大门，慢慢顺着漆黑的走廊走向大气实验室。他随身的装备包括一支电筒、一小瓶黑色粉未、还有他三星期前在城里另一头一家美术品商店购买的一支纤细的毛笔。他戴着手套。

最难的是鼓起勇气闯入大气实验室，对于他这是比区区的谋杀禁条更具有威慑作用的一块“禁地”。不过，一旦闯过了精神障碍置身其内，别的事就好办了。

他用手遮着电筒的光亮，毫不费事地就找到了气瓶。他呼吸急促，双手颤抖，心跳得声震耳鼓。

他把电筒夹在胳膊时下，用画家用的毛笔尖蘸起黑色的粉尘。毛笔沾满了粉尘的微粒，法利把笔尖点人气瓶上气量汁的喷嘴中。用了好象漫无尽头的几秒钟，好容易才把颤抖的笔尖伸进喷嘴。

法利仔细地转动笔尖，然后再蘸满黑粉重又探入喷嘴。他一遍遍地重复，高度集中造成的紧张使他几乎茫然不知所措了。最后，他用唾液弄湿了一小块化妆纸，开始擦试喷嘴外缘。想到大功告成，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他觉得如释重负。

就在这时候他的手突然僵住了，一阵懊丧莫名的惊慌涌上心头。电筒砰然落在地上。

笨蛋！难以置信的、愚蠢透顶的笨蛋！简直不动脑子。

由于情绪紧张和焦急，他把气瓶搞错了！

他抓起电筒，把它关熄。他的心惊恐地怦怦跳动，倾听着动静。

四周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他的自制力逐渐恢复了，终于振作起来，认准了还能把作过地的事再于一次。既然已经在搞错的气瓶上作了手脚，那找对了气瓶再花两分钟也就行了。毛笔和黑粉再度投入行动。总算万幸，他没把这个盛着能引起燃烧、致人死命的粉尘的小瓶掉在地上。这一回，气瓶确凿无误。

他干完了，再次用抖得厉害的擦拭喷嘴。接着他用手电光柱迅速掠过四周，停顿在一个甲苯试剂瓶上。行了。他拧开塑料瓶盖，往地板上泼洒了一些甲苯，把瓶子开着盖放在原处。

然后他象作梦一样步履瞒珊地走出了这幢房子回到寄宿公寓他自己的房间里。他可以十拿九稳他说，自己的行动完全没引起注意。

他处理了曾用来拂拭气瓶喷嘴的化妆纸，把它塞进了快速处理器。那纸立即因分子弥散而消失了。跟着丢进去的绘画毛笔也无影无踪了。

不过要处置掉装粉法的小瓶还得把处理器调节一一下，他认为那么做不大安全。他可以象往常那样走着上班，把它抛到大马路的桥下去……

第二天早晨，法利眨巴着眼，愕然地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纳闷他是否还敢上班。这真是想入非非；他不敢不上班。尤其是今天，他决不能有丝毫引入注目的举动。

他绞尽脑汁竭力描摹占去一天中大量光阴的那些正常行为的种种细微未节。这是个晴和温暖的早晨，他步行去上班。只不过手腕轻轻一抖，就把那小瓶打发掉了。它在河面上溅起了一星水花，然后灌进了水，沉下去了。

上午时分，他坐在写字台前盯着他的轻便计算机。现在万事俱备了，能成功吗？莱维斯可能不理会那股甲苯味。那有什么呢？那气味有点难闻，不可致于让人受不了。有机化学家早都习惯了。

接下来，要是莱维斯依然热衷于摸清法利从土卫六带回来的氢化过程资料的话，气瓶马上就得派用场，准会这样。刚放了一天假，莱维斯一定比平时更急于回来工作。

紧跟着，只要一开气量汁旋塞，一股气往外一喷，立时就是一片大火。如果空气里甲苯浓度适量，马上就会爆炸起来……

法利专心致声地神凝思，以致竟把远处传来的低沉的轰隆声当成了他自己内心的想象，他自己思路的反照，直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醒了他。

法利抬头仰望，干涩地叫喊：“什么……什么……”

“不知道，”另一个人也嚷了起来。“大气实验室出事了。爆炸。一团糟。”

灭火器打开了，人们扑灭了火焰，把烧得面目全非的莱维斯从废墟里弄了出来。他勉强还有一丝气息，来不及等医生作出判断就死了

埃德蒙·法利站在聚在现场附近心惊胆战地冷眼瞧热闹的人群外边，面如死灰，大汗涔涔。此刻看起来，他和其余的人没什么两样。他踉踉跄跄回到办公桌旁，现在病倒了也没关系，谁也不会说什么的。

可不知怎么的他并没病倒。他熬过了这一天，到晚上负担说法开始减轻了。事故就是事故，对吧？化学家都得冒点职业的风险，和易燃化合物打交道的化学家就愈发如此了。谁也不会有所怀疑。

就算有人起了疑心，又怎么可能追到埃德蒙·法利呢？他只要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就行了。

若无其事？老天爷，土卫六的功劳这下是他的了。他要成伟人了。

负担果真减轻了，那天夜里他睡着了。

二十四小时之内吉姆·戈尔汉瘦了一圈。一头黄头乱蓬蓬的，脸也早该刮了，不过由于他的短淀颜色很浅，还不十分显眼。

“我们都谈论过谋杀。”他说。

地球调查局的赛顿·达文波特有节奏地用一个指头轻敲着写字台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是个矮胖子，黑发，面容紧毅，长了个中用不中看的细高鼻子，一侧面颊上有一块星形的伤疤。

“是认真地？”他问。

“不，”戈尔汉说，使劲地摇头。“起码我不认为是认真的，那些个计划都是轻率不切实际的：什么放了毒药的三明治调味涂料和在直升飞机上用酸啦，等等，你知道。不过，一定还有人拿这事儿当真了……疯了！什么原因呢？”

达文波特说：“根据你所说的，我判断是因为死者剽窃了别人的工作成果。”

“那又怎么样呢？”戈尔汉喊道，“那是他的贡献所索取的代价。他把整个小组团结在一起，他是小组的骨干和核心。和国会交涉，获得拨款，都靠莱维斯；获准在宇宙空间建立各种设施并派人去月球或其它空域的，也是他。他说服了宇宙飞船航行公司和工业家们为我们作了花费亿万美元的工作。他组织了中心有机实验室。”

“不完全是这样。我一向就了解这些，可我能怎么办呢？我不敢作宇宙旅行，千方百计找借口逃避。我是个‘真空人’，连月球也从来没去过。事实真相是我害怕，更怕别人看出我害怕，”他简直是在唾弃地表示自我轻蔑。

“现在你是想要找出该受惩罚的人罗？”达文波特说。“你想要在死者莱维斯身上弥补你对活莱维斯的罪过吗？”

得了！别拿精神病学来看待问题。我告诉你这是谋杀，肯定是。你不了解莱维斯，这人对安全问题是个偏执狂。他接近的场所决不可能发生爆炸，除非是精心安排的。”

达文波特耸了耸肩。“是什么爆炸呢，戈尔汉博士？”

“什么可能都有。他接触各种有机化合物——苯、乙醚、比啶，全都是易燃物。”

“我以前研究过化学，戈尔汉博士。我记得这些液体在室温下都不会爆炸。还得有某种热源，象火星儿啊、火苗啊。”

“确实着火了。”

“怎么着的呢？”

“捉摸不透。现场没有炉子，也没火柴。所有电气设备都加了重重屏蔽。就连夹钳之类普通的小物件也都是用钹铜或其它不会打起火花的合金特制的。菜维斯不抽烟，任何人只要叼着香烟走近实验室一百英尺以内，就要立即遭到解雇。”

“那他最后处理的是什么东西呢？”

“难说。那地方成了个烂摊子了。”

“不过，我想这会儿已经清理出来了。”

化学家迫不及待他说：“不，还没有。我负责这事。我说我们得调查事故的原因，证明并非出于疏忽大意。你知道，得避免不适当的公开宣传。所以还没让人动实验室。”

达文波特点占头。“对的。咱们去看看。”

在烧得乌黑、杂乱无章的实验室里，达文波特说：“此地最危险的器材是什么？”

“戈尔汉环顾四周。“压缩氧气罐，”他指着说。

达文波特看了看靠墙立着的一排用一根防护链拦开的各色气瓶。有的被爆炸的力量震翻了，整个儿倚在链子上。

达文波特说：“这个怎么样？”他用脚尖触着一个躺倒在实验室中央地上的红气瓶。这个瓶很重，一动也不动。

“那瓶是氢气，”戈尔汉说。

“氢气能爆炸，对吗？”

“对，要是加热的话。”

“那你为什么说压缩氧最危险呢？氧气不会爆炸，是吧？”达文波特说。

“是的。它甚至不会燃烧，可它能助燃，懂吧。它能使其它东西燃烧。”

“噢？”

“对，注意听，”戈尔汉的声音有点兴致勃勃了；此刻他是个科学家，正在给这个头脑聪明的门外汉讲解十分浅显的道理。“你知道，有人有时候可能在往气瓶上安气阀之前偶然要在气阀上涂点润滑油，好让它扣得更紧。也许他会搞错，把易燃物质涂上去了。要是那样的话，等一开阀门氧气冲出来，阀门上涂的天晓得是什么粘性物质就会爆炸，把阀门崩掉。接着瓶中的压缩氧一下冲出气瓶，会使整个室一百英尺以内，就要立即遭到解雇。”

“那他最后处理的是什么东西呢？”

“难说。那地方成了个烂摊子了。”

“不过，我想这会儿已经清理出来了。”

化学家迫不及待他说：“不，还没有。我负责这事。我说我们得调查事故的原因，证明并非出于疏忽大意。你知道，得避免不适当的公开宣传。所以还没让人动实验室。”

达文波特点占头。“对的。咱们去看看。”

在烧得乌黑、杂乱无章的实验室里，达文波特说：“此地最危险的器材是什么？”

“戈尔汉环顾四周。“压缩氧气罐，”他指着说。

达文波特看了看靠墙立着的一排用一根防护链拦开的各色气瓶。有的被爆炸的力量震翻了，整个儿倚在链子上。

达文波特说：“这个怎么样？”他用脚尖触着一个躺倒在实验室中央地上的红气瓶。这个瓶很重，一动也不动。

“那瓶是氢气。”戈尔汉说。

“氢气能爆炸，对吗？”

“对，要是加热的话。”

“那你为什么说压缩氧最危险呢？氧气不会爆炸，是吧？”达文波特说。

“是的。它甚至不会燃烧，可它能助燃，懂吧。它能使其它东西燃烧。”

“噢？”

“对，注意听，”戈尔汉的声音有点兴致勃勃了；此刻他是个科学家，正在给这个头脑聪明的门外汉讲解十分浅显的道理。“你知道，有人有时候可能在往气瓶上安气阀之前偶然要在气阀上涂点润滑油，好让它扣得更紧。也许他会搞错，把易燃物质涂上去了。要是那样的话，等一开阀门氧气冲出来，阀门上涂的天晓得是什么粘性物质就会爆炸，把阀门崩掉。接着瓶中的压缩氧一下冲出气瓶，会使整个气瓶象小喷气式飞机那样飞起来撞穿墙壁，爆炸的高热会使附近的其它易燃液体起火。”

“这里的氧气罐都完好无损吗？”

“是的，都完整。”

达文波特踢了踢脚下的氢气瓶。“这个气瓶上的气量计指着零。我想这说明爆炸的时候正在使用它，后来气就都放空了。”

戈尔汉点头，“我也这么想。”

“在气量计阀门上涂油能使氢气爆炸吗？”

“绝对不能。”

达文波特摸了摸下巴颊。“除了火星儿之类的因素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氢气起火吗？”

戈尔汉哺哺地低声说：“我想得用一种催化剂。最好是铂墨，也就白金粉。”

达文波特显出惊讶的神色，“你们有这种东西吗？”

“当然。这东西很贵，不过没有比它更好的氢化催化剂了。”他沉默了，久久地凝视着那个氢气瓶。“铂墨，”最后他窃窃私语般地低声说：“我想知道……”

达文波特说：“那么铂墨能使氢气燃烧喽？”

“噢，不错。它能在室温下使氢与氧化合，无需加热。完全和对氢气加热造成的爆炸效果一样，一模一样。”

戈尔汉的声调里蕴藏着越来越明显的激动情绪。他跪在氢气瓶旁边，用手指抚过气瓶焦黑的尖端，“它可能只是烟灰，也可能是

他站了起来。“先生，这事非这么办不可。我要把喷嘴上星星点点的异物全都弄下来进行光谱分析。”

“需要多久？”

“给我十五分钟。”

不到二十分钟，戈尔汉回来了。达文波特已经把烧毁的实验室细致地检视了一番。他抬起头来，“行了？”戈尔汉喜孜孜他说：“有了。不多，可是有。”

他举起一长条照像底片。上面可以看出有白色的短平行线，间隔不规则，清晰程度也不同。“大多是异物，可你看看这些线条……”

达文波特凑近了盯着看。“很模糊。你愿意在法庭上发誓说确有铂吗？”

“愿意。”戈尔汉接口答道。

“有任何别的化学家愿意这样做吗？如果把这张照片展示给被告方面雇请的化学家看，他会不会声称由于线条过于模糊，不足以作为可靠证据呢？”

戈尔汉缄默了。

达文波特又耸了耸肩。

化学家喊道：“可它确实有啊。气体的喷流和爆炸使它大部分都被吹散了，你总不能指望还会有大量残存物啊。这你很明白，对吗？”

达文波特深思地往囚下察看。“我明白。我承认谋杀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所以目前我们要进一步搜寻过硬的证据。你认为这是可能被作了手脚的唯一的气瓶吗？”

“我不知道。”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里其余的气瓶逐个检查一下。对别的一切物品也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确有凶手，那应该考虑他有可能还在现场设置了其它陷饼，必须加以查明。”

“我这就动手……”戈尔汉急着要开始干。

“嗯……不用你了。”达文波特说。“我从我们那儿实验室找个人来干。”

第二天上午。戈尔汉又来到了达文波特的办公室。这次他是被召请来的。

达文波特说：“没错儿，是谋杀。还有一个气瓶也作了手脚。”

“你瞧是吧！”

“是个氧气瓶。喷嘴尖端内侧发现有铂墨，还挺不少。”

“铂墨？氧气瓶上？”

达文波特点点。“对。且说说为什么你料定情况会是这样呢？”

戈尔汉摇头不已。“氧不会燃烧，也没有其它东西能使他燃烧。就是铂墨也不能。”

“这么说凶手当时准是忙中有错，把它抹到氧气瓶上了。假定他作了补救，又在看准的气瓶上作了手脚，可因而就留下了决定性的证据，说明是谋杀，而不是事故。”

“不错。现在只是个找出真凶的问题了。”

达文波特微笑着，他面颊上的伤疤令人生畏地皱缩起来。“不过，戈尔汉博士，我们如何着手呢？我们追缉的猎物又没留名片，实验室里杯有犯罪动机的人又很多，其中多数人又都具有作案必需的化学知识而且也都有机会下手。有没有追查铂墨的办法呢？”

“没有，”戈尔汉迟疑他说。“这二十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进入特别供应室，而毫不受到阻难。来一次不在犯罪现场的调查怎么样？”

“针对什么时间？…

“前一夜里。”

达文波特俯身在办公桌上。“在出事之前，莱维斯博士最后一次使用氢气瓶是在什么时候？”

“我……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工作，很秘密，这是保证他独占名利的一个点子。”

“对，我知道。我们也作了调查。那么说，铂墨可能一周前就抹在气瓶上了也未可知啊。”

戈尔汉闷闷不乐地嘟囊着：“那我们怎么办？”

达文波特说：“对我来说，唯一棘手的难点似乎是氧气瓶上的铂墨。这一点于情理不通，搞清了就有可能破解全局。但化学家是你，不是我，因此这个答案还得从你身上找。会不会是弄错了……会不会是凶手把氧气和氢气弄混了？”

戈尔汉忙不迭地摇头。“不会，你知道都标了颜色。绿罐是氧；红罐是氢。”

‘要是他是个色盲呢？”达文波特问。

这回戈尔汉沉吟了一阵儿，最后才说：“不，色盲的人一般搞不了化学，辨别化学反应的颜色极其重要。如果这个机构里有什么人是色盲，他随时随地都会惹出不少麻烦，那我们大家也早发觉了。”

达文波特点点头。不经意地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不错。假如说氧气瓶并非出于无知或者偶然被涂上了东西的话，会不会是蓄意这样做的呢？”

“我不明白。”

“或许凶乎在往氧气瓶上涂东西的时候早已成竹在胸，后来又变了卦。在有氧气存在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环境会使铂墨具有危险性呢？到底有没有这种环境？你是个化学家啊，戈尔汉博士。”

化学家的脸上双眉紧锁，显出窘困的神情。他摇摇头，“不，没有，不可能。除非……”

“除非？”

“对，这有点荒诞不经，不过要是把氧气气流喷进一个充斥氢气的容器中，氧气瓶上的铂墨就会有危险性，自然必需是个极大的容器才能取得满意的爆炸效果。”

“假设我们这位凶手盘算好了有人会先在房间里放满氢气，然后再打开氧气罐呢？”达文波特说。

戈尔汉微笑着说：“可咱们干嘛要为氢气大气操心啊，本来……”他的笑容忽然完全消失了，脸色煞白。他喊了起来：“法利！埃德蒙·法利！”

“怎么回事？”

“法利在土卫六过了六个月刚回来，”戈尔汉兴奋万状他说，“土卫六有氢气甲烷大气层，他是我们这儿唯一有在这种大气层中工作经验的人。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在土卫六上，如果对氧气喷射流进行加热或用铂墨处理，它就会与周围的氢气化合。而氢气喷射流则不起作用。在这儿地球上，情况恰恰相反。准是法利。当他闯进来莱维斯的实验室去安排爆炸时，近期养成的习惯使他把铂墨涂到了氧气上。等他想起来地球上情形两样的时候，漏洞已经造成了。”

达文波特带着不动声色的满意表情点着头。“我想完全对头。”他朝内部通话系统伸过手去，对另一端看不见的受话人说：“派个人到中心有机实验室去把埃德蒙·法利博士抓起来。”

# 《死鸟》作者：[美] 哈兰·埃利森

一

这是一次测试，请做笔记。笔记分数占最后得分的３／４。

提示：在国际象棋中，当对阵的王棋势均力敌、相互僵持不得动弹时，这两颗棋子就会变得无所作为，棋面就出现了僵局。

印度教推崇多神论，阿特曼教的某一分支教派膜拜人体内的生命圣火，即“神人合一”论。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果一种观点得以在黄金时段面向两亿观众广播，而与之对立的观点只能在街角的临时演讲台上宣讲，那么二者的效果肯定是不同的。不是人人都会讲真话的。

注：下列章节并非按时间发展顺序排列，请自行调整以期准确理解。

请将试卷翻过来，开始答题。

二

一层又一层的岩石向下挤压着地核岩浆池。白热冒泡的镍铁岩浆汹涌澎湃着，但其间的一个奇怪的棺穴样的物体却毫发无伤，在它镜面般光滑的表面上，看不到一点破损、凹陷，也没有丝毫烟熏火燎的痕迹。

内森·斯达克躺在这个奇怪的棺穴中，毫无声息地睡着。

一个黑影穿透岩层，它穿过层层叠叠的页岩、煤块、大理石、云母片岩和硅岩，透过几英里厚的磷酸盐沉积物，跨过硅藻土层和散晶石层，途经不计其数的岩石断层、皱褶、背斜层、单斜层和向斜层，接着穿越火海地狱，来到这个巨大球洞的上方，并穿行而入。看到岩浆池后，它一跃而入并下潜至棺穴的所在地。这黑影三角形的脑袋上生着一只独眼，它探头探脑地向棺穴里望去，看见了斯达克。接着，它用长着四指的手按在冰凉的棺穴外壳上，这一碰惊醒了墓中人，棺穴随即呈现透明状。沉睡的人之所以醒了过来，并非因为身体感觉到了触碰，而是由于灵魂察觉到了一种黑沉沉的压迫。他睁开双眼，看见周围是蒸腾跳跃得炫目的地核熔岩，而上方有一个独眼的黑影在注视着自己。

这个蛇一般的黑影裹住棺穴开始向上漂移，它黑色的身影穿透地幔，向着地壳以及满是灰烬的地表移动。

到达地面后，黑影将棺穴放在一个毒气吹不到的背风处并打开了盖子。内森·斯达克想要起身，却感觉全身发软，动弹不得。记忆有如潮水涌进他的大脑，他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以及他们形形色色的一生；接着，记忆潮慢了下来，退到了大脑的某处，以致几乎感觉不到了。

黑影垂下一只手臂触碰斯达克裸露的身体，它轻轻地但又稳稳地扶着他站起来，为他穿上衣服，套上装有小刀、暖手石和其他物件的颈褡，而后伸出一只手让他握住，接着，沉睡了２５万年的内森·斯达克终于迈出了棺穴，踏上了满目疮痍的地球表面。

之后，黑影弓下身，顶着毒风向前走去。斯达克别无选择，也只得弓着身子紧随其后。

三

达拉接到信使通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到达会场时，他发现元老们都在等他。他们彬彬有礼地将他带到一湾浅滩处，然后大家没入水中开始交谈。

盘卷元老首先发话：“我们输掉了这次仲裁，其结果是我们必须离开并全盘交给他。”

达拉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说道：“难道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论断和逻辑吗？”

长牙元老难过地摇了摇头，拍着达拉的肩膀说：“我们不得不妥协，因为现在他们说了算。结果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盘卷元老又说道：“他们允许我们中的一个人留下来当看守者，我们已经决定由你来完成这个使命。你愿意接受这次任命吗？”

对达拉来讲，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誉啊！但他同时感到一阵孤独袭来，就像刚才听见元老们说大家要走时一样。不过，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心里想着为什么从所有人中偏偏选中了自己。他知道这背后是有原因的，而且总是有原因的，但他却无法开口询问。只得心怀悲伤地接受了这光荣的使命，目送着大家离去。

所谓看守者，并不是个容易活儿。元老们再三叮嘱。不论面对怎样的诬蔑诋毁和流言蜚语，他都不得声辩，而且，除非另一方，即现在一手遮天的人确实撕毁了条约，否则他都不得轻举妄动。他唯一的武器是死鸟——他的终极王牌，不过出那张牌时，一切都晚了。

好在他很有耐心，是他们一族人中最有耐心的一个。

数千年后，他认识到了地球的命运，确信她必将以一种方式消亡。直到那时，他才明白，正是自己的耐心让他得到了看守者的职位。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依然无比孤独，而地球也难逃死劫。

能拯救地球的只有斯达克。

四

１现在这条蛇，比耶和华神所造的其他任何动物都要狡猾。蛇对女人说，神是不是真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２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３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交代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否则便死。

４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５（略）

６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可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吃了能长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７（略）

８（略）

９耶和华神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

１０（略）

１１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１２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１３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怎么这样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１４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１５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论述题（每题５分）

１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在他的小说《白鲸》的开篇中写道：“我叫以实玛利。”我们称之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那么，《创世纪》是以何种人称手法叙述的？反映的是谁的观点？

２这个故事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试给出有力理由，让他们互换角色。

３传统观点认为，蛇给夏娃吃的果子是苹果，但这个传说的发源地中东地区并不出产苹果。有下列四种水果：橄榄、无花果、椰枣、石榴。请从中选出一种你认为比苹果更为合适的水果，并且论述神话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质。

４为什么主（英文为ＬＯＡＤ）的全部字母都要大写。而上帝（英文为Ｇｏｄ）的首字母要大写？能否把蛇（英文为serpent）的首字母大写？如果不能，试论原因。

５如果是上帝创造了万物（见《创世纪》第一章）。为什么他要自寻烦恼造出一条蛇，引诱他造出的生灵背叛自己？既然上帝不愿让亚当夏娃知道智慧树的事情，为何还要造出这棵树？又为何不厌其烦地警告他们远离它呢？

６比较米开朗基罗绘于罗马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的名画《逐出伊甸园》和荷兰画家博世的《人间乐园》，说说它们的异同之处。

７亚当将责任推卸给夏娃，这算是好男人的作为吗？是谁背叛了谁？试从人性角度论述“告密”这一弱点。

８上帝发现他们违抗了自己的旨意时勃然大怒。如果上帝果然全能全知，他应该早已知道了，为什么他不马上去找躲起来的亚当和夏娃呢？

９如果上帝不愿亚当夏娃吃智慧果，他为什么不去警告蛇？他是否能够阻止蛇对他的宠儿施展诱惑？如果能，为什么不去做？如果不能，是否可以说蛇和上帝双方势均力敌，为什么？

１０用两类不同报刊上的例子论证什么是“不客观报道”。

五

呼啸而过的毒风肆意蹂躏着覆盖大地的粉尘。地面上一片死寂。黄绿色的致命的毒风从天而降，一边在枯朽的地表上划出一道道痕迹，一边搜寻着生物。但它一无所获，天地间除了一座孤峰，到处只有粉尘和石砾。整个白天，内森·斯达克和黑影都在朝着那座山前行。夜幕降临后，他们凿开冻土，挖出一个深坑做宿营地。黑影从斯达克的颈褡中取出一种黏稠的胶状物，把它抹在土坑的内壁上。斯达克戴上颈褡中的空气过滤管，拥着暖手石睡下了。这一夜，他醒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被一种怪声吵醒的。醒来后他看到了一种类似巨型蝙蝠的生物在他头顶上空盘旋，接着，它们还从高空俯冲下来，贴着地向着他们洞口的方向飞来，好在似乎没有察觉出洞中有人。怪鸟排出一种闪着磷光的细条状粪便，它们划过夜空隐落在地面上。之后。鸟群向高空振翅，一阵风似的飞走了。不知过了多久，斯达克才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清晨，在一片昏冷的青光中，黑影在呛人的粉尘中摸索着爬到地面上，它趴在地上，试图抓住什么东西来向前爬行。在他身后，斯达克已爬到接近地面的地方，却怎么也上不来，他奋力将一只手伸出地面。挣扎着呼救。黑影赶忙折返回来，但风比昨晚更大了，它必须贴着地往后滑，好不容易才回到洞口处。它抓住那只手，斯达克的手指立刻像痉挛了一般攥紧，然后，黑影猛一发力，将斯达克拖出了轻石粉堆。

之后，两个人紧紧贴在地上，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吸入致人死命的毒气。斯达克顶着风喊道：“为什么会这样……出了什么事？”黑影只是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做声。过了好一会儿。它慢慢伸出一只手来。举到斯达克面前，只见那四指的手掌先弯成了鸟爪状，然后渐渐收紧。最后成了一个紧握的拳头。无需多言，这是在说：毁灭。

之后，朝着山的方向，他们又上路了。

六

这座带缟玛瑙纹路的黑色孤峰好似从地狱中长出的一样，气势逼人地直刺向支离破碎的天空。没有哪座山像它那样孤傲地耸入云天。它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沟壑遍布，盖满灰尘，黑乎乎而又孤零零，但同时却又攒着劲一层层地向上叠去，不畏重力、压力，甚至毁灭，直挺入云。它孤单的身影构成了地平线上唯一的突起。

再过个二十五万年，这座孤峰可能会被时间磨蚀成夜空下一小块光滑的、不起眼的缟玛瑙。但现在，虽有石粉在它周围呼啸，又有毒风裹挟轻石向它拦腰砸去，它却变得日益光滑尖削，似有神明暗中保护一样。

在山巅处，可见几盏灯火在游动。

七

说起前夜怪鸟排下的那种磷光细条，斯达克见识到了它们的厉害。它们是一种吸血植物的孢子，经一个晚上的时间长为成株。当斯达克他们在晨光中匍匐前行时，身旁的那些植物感受到他们的体温，便从石粉堆中伸出了一些藤条。当一轮黯淡的红日半死不活地爬上天空时，这些植物完全发育成熟了。一下子。有一条藤蔓缠上斯达克的脚踝，他吓得大叫了一声，同时感到还有一条已经绕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顷刻间，藤蔓上现出了一抹黑红的血晕，而它们碰过的皮肤登时红肿高起，火辣辣地作痛。

黑影急忙贴着地面宛如蛇行一般回到斯达克身边。它将三角形的脑袋伸向斯达克的脖颈处开始噬咬那些藤蔓。它用尖利的牙齿咬了几个来回后，断裂的枝蔓喷出一股股黑血，斯达克才终于又能喘上气来。随即，斯达克猛一翻身，抽出颈褡中的短刀去割缠在脚上的藤，一刀下去，那东西竟发出一声怪叫，就像他前夜里听见的一样。一番折腾后，一地的残枝败叶萎缩着退回石粉堆中去了。

斯达克和黑影又一次贴紧几近僵死的地球表面，朝着孤峰匍匐前行。头顶如血的天空中，死鸟高高地盘旋着。

八

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数百万年来都居住在油亮亮的洞穴中，子孙的足迹遍布整个宇宙。在建造了数不尽的宫殿后，他们开始闭门不出，整日研究学问，为其他许多种族的人提供构建理想世界的蓝图。

但是，另外一些种族提出了各自的构建方案。大家都坚持己见，争论不休，最终决定用仲裁来解决分歧。主持那次仲裁的是向来以公正闻名的某个种族，它们能自如处理各类的诉求和反诉求，并因此自命不凡。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它们主持仲裁的技艺更加炉火纯青，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威。诉讼人们都对它们的判决惟命是从。不仅因为这些裁决本身的明断性和公正性不容置疑，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裁决者不容他人质疑其英明决断，而且不惜以死相逼。它们在自己世界的圣地建造了一种殉道机器，那机器一旦启动就会发出某种声波，震碎它们身上的晶状甲壳。它们是一种小巧玲珑的蟋蟀模样的生物，个头不到人类一个拇指大小。所有文明世界都将它们视若珍宝，决不愿视其消亡，因而无人质疑它们的地位与作用，而且所有种族都对它们俯首听命。

因此。达拉的族人遵照仲裁的判决离开了，并依照裁决者的创意，留下达拉一人作为看守者与死鸟做伴。

据记载显示，达拉和委派他的元老们最后又有一次会面。那时，裁决者将一份不容小视的审核材料的内容紧急通知给了达拉一族的元老，其中的盘卷元老在临行前急赶回来，告知达拉这一情况：即世界即将由一个狂人统治，而狂人将会做出许多疯狂的行径来。

盘卷元老周身缠绕着睿智的环状花纹，表示他已经活了很多个世纪了。他为人平和，洞察世事，关心国计民生，并不惜为此殚精竭虑，以期造福宇宙万世。作为族中最德高望重的元老，他没有命令达拉前去，而是自己亲身来访。这令达拉受宠若惊。

他对达拉说：“我们能赐予他们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智慧。那狂人会接近他们并谎称自己是创世主。而那时我们都不在这儿，能左右局势的只有你一人了。只有你能赐给他们智慧并教他们伺机击败那狂人。”之后，他依照惯例。慈爱地摩挲了一下达拉的皮肤，让达拉一下子感动地说不出话来，接着，两人就相互告别了。

狂人来了，自诩是创始主。达拉交给他们智慧，然后坐看光阴飞逝。他的名字不再是达拉，人们开始鄙夷地吆喝他的新名字：蛇。但达拉知道盘卷大元老是对的，所以他从芸芸众生中选出了一个人，一个男人，并赐给他火种。

所有这些都有记载，都是有史可查的。

九

这个人并非是出生在以色列拿撒勒的耶稣，而可能是他的门徒西蒙；并非成吉思汗，而可能是他部落里的某个步兵；并非亚里士多德，而是在集市上坐听苏格拉底教诲的某个听众；他不是那个因为不胜脚力而发明了轮子的人，也不是那个厌倦了往脸上涂彩转向绘制壁画的人，而是一个离他们近在咫尺的人。

其他林林总总的历史名人，如狮心王查理一世、荷兰画家伦布兰特、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俄国神秘主义宗师拉斯普廷、蒸汽机的发明者罗勃特·富尔顿，还有伊斯兰教救世主马赫迪等人都和他扯不上关系。

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带着火种的人。

十

一次，达拉来见这个人。虽说很久以前就给了他火种。但光还未转换成能量，因此达拉来见他，并趁狂人不备时，对这人做了一件事。

狂人后来觉察到达拉。也就是蛇的所作所为后，很快给出了一个说法，这就是流传后世的浮土德的故事。

你信还是不信呢？

十一

光是如此这般转换成能量的：那是在他第五百次转世后的事，当时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活了成千上万年了。一天，他发觉自己头顶着一轮干瘪黯淡的日头，游荡在一处极为干旱的地方。作为北非柏柏尔部族的一名男子，他从没想过阴影除了供人遮凉以外还有什么用。可是那个黑影横扫尘沙，如风一般向他逼来。如若他还记得前世的事，他会用埃及的喀姆新风、小亚细亚的西蒙风、大西洋海岸的哈马丹燥风来形容其风驰电掣的速度，可是他都悉数忘记了，只知道那黑影有如非洲西洛可热风一般向他袭来。

那黑影令他停住呼吸，随即他两眼一翻倒在地上。黑影携着他不断下沉，穿过沙土，向着他的母亲地球的纵深处沉降。

她活着，花草树木、岩石河流无不蕴含着她的深思。千万年来，她呼吸着、感觉着、梦想着、分娩着、欢笑着，但却日见沉默。她是游弋于宇宙星海中的伟大生命。真是奇迹！那男人叹道。从来，他都不知道地球是他的母亲；从来，他都不明白地球也有生命。霎时，他看到了母亲与人类的共通之处，但也看到了不同之处。地球，是母亲！地球，有着自己的生命！

达拉、蛇、黑影……将那男人带到地下，看着他与地球融为一体，并让发光的火种化为能量。他的肌肤血肉变成了冰凉沉静的泥土，他的眼睛随着地心最暗处的亮光一起闪烁，他注视着母亲照料她的孩子：从蝼蚁穴虫到植物根须，从飞流直下的河瀑到一块块树皮。他又一次投身到了地球伟大母亲的怀里，体验她生命的快乐。

“要记住啊！”达拉对他说。

“真奇妙啊！”那男人叹着……他回到了原先那片沙地……丝毫想不起自己曾与地球母亲相拥、相爱并且相嬉的奇遇。

十二

他们到了山脚下，发现一个绿晶石洞。就地宿营。洞不深，里面却曲折得很，一因此轻石砾不会刮进来。他们将暖手石放在石洞地表的一个断层处，热力很快散开传到身上。黑影低下三角形的脑袋没入黑暗，并闭上眼睛放出捕食本能搜寻食物。即刻。风中传来了一声尖啸。

过了很长一会儿，吃饱喝足的内森·斯达克望着坐在一边的黑影问道：“我在地下待着……睡了多久？”

黑影用游丝般的声音回答：二十五……万年。

斯达克不吱声了。他显然难以相信。

黑影似乎也看出来了，黑影说：你活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里。

斯达克不爱钻牛角尖，他笑了一下，说道：“那一定很难熬。”

黑影没有答话。

“我不太懂，听起来怪吓人的，先是死去，然后又活过来……到了这儿。”

你并没有死去，是有人把你带去那里的。我向你保证，到最后一刻，你会知道一切。

“谁把我带去那儿的？”

是我。我选中了你并把你带去那儿。

“我还是内森·斯达克吗？”

你愿意是就是。

“我再问一遍，我还是内森·斯达克吗？”

你从来都是。你有过许多其他的名字，表现为许多其他的模样。但火种从来都是你的。斯达克似乎有话要说，但黑影又加了一句：从来你愿意是谁就是谁。

“那么我就是谁呢？见鬼，我还是内森·斯达克吗？”

你愿意是就是。

“听着，你好像也并不确定。是你来找的我，我的意思是我醒来就看见你在旁边，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不同时期你有不问的名字，内森·斯达克不过是你记得的一个罢了。很久以前，在这世界元初之时，也就是我初次见你之时，你的名字和现在的完全不同。

斯达克害怕听见那个答案。但还是战战兢兢地问道：“我那时叫什么？”

你名叫伊斯一利利斯。是利利斯的丈夫。还记得她吗？

斯达克想了又想，试图找回过去的记忆，但那棺穴中的二十五万年如深渊一般横亘其间，难以跨越。

“不行，想不起来。我是有过一些女人。”

对，你有很多女人，其中有一个紧接在利利斯之后。

“不记得了。”

她名叫……唉，不提也罢。那时狂人将利利斯带走。为你找了位新人……我就知道万事必有此劫。

“不是我装糊涂，我真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待到最后，你便会知晓一切。

“这话你说了不止一遍了。”说完。斯达克瞪着黑影看了许久，这才又问道，“你叫什么？”

我们相遇前我叫做达拉。

它说名字时用的是它的母语，斯达克发不出那种声音。

“我们相遇前吗？那现在叫什么？”

人们都叫我蛇。

突然，有个东西扭动着从洞口经过，它没有停下，而是边爬边发出一种怪声，听起来像沼泽里汨汨冒泡的泥浆。

“为什么让我睡在地下？又为什么最初找上我？什么火种？我怎么就不记得你说的前世的事情？你究竟有何用心？”

你该睡了，明天我们还要冒着严寒向上爬。

“我睡了二十五万年了，还用得着睡吗？你为什么选中我？”

以后再说，先睡觉。睡梦对你并非一无所用。

说着，蛇的影子变黑了，并向整个洞穴蔓延，很快就延伸到了斯达克躺的暖手石附近，并把他裹进黑暗。

十三

补充材料

这是某个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是一篇抒情散文。阅读此文，并思考它和大主题间有什么联系。此文的作者试图表达什么？他是否成功地传达了他的意思？此文是否有助于凸现大主题？读完此文后，翻到试卷背面，以自己心爱之人或心爱之物的死去为题作文（不多于５００个单词）。如果没有此类经历，请运用想象力自行发挥。

阿菩

昨天，我的狗死了。他叫阿菩。十一年来，他都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我和他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读过。他不是一只宠物，而是一个人。当然，不能说他完完全全是人，他经受不起这个叫法。但是他是那样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从来只和他看得顺眼的人交往，以致单单把他称做一条狗也是不妥的。抛开他的犬类特征不谈，他应该算是某种个性生物吧。

我们相遇在美国西洛杉矶的动物收养所。那时我想养条狗，不光因为我很孤单，还因为我十分怀念小时候没有朋友时和小狗度过的美好时光。但一年夏天，我外出宿营，回家时发现我的狗被邻居一个恶老太婆杀了。她趁我父亲外出上班时把狗带走并用毒气毒死。得知这一切后，我当晚就溜进那老太婆家的后院，发现晾衣绳上晾着一块“毯子”，旁边柱子上还挂着一根拍毯器。我把那“毯子”偷走，并找了个地方把它葬了。

在动物收管所里，有个男人排在我前面，他带着一只小狗，是只匈牙利长毛牧羊犬，出生才一周左右，看起来可怜兮兮的。那男人说家里的狗一窝生得太多，所以把这只拿到这里，有人要就领走，没人要就弄死算了。他们把小狗带进里间，这时，服务台后的一个人喊了我，我告诉他我要领养一条狗，他就将我带进里间，沿着一排笼子挨个去看。

在一个笼子里，我发现了刚才送进来的那只小牧羊犬。他正被笼子里其他三只大一点的狗拨弄着，欺负他新来乍到。他小小的身子被压在下面，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但这个小不点仍奋力反抗着。

“快放了他，”我嚷道，“我要他，我就要他了，快放他出来！”

为此，我付了两美元，这是我花得最值的两美元。

我开车带他回家，他趴在前座的另一边朝我望着。本来我不知道该给他起什么名字，但当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亚历山大·柯达导演的一部１９３９年的影片《巴格达之盗》中的一幕。片中，康拉德·韦德饰演的奸相将撒布饰演的小贼阿菩变成了一条狗。由于影片将人脸与狗的面部重叠了一段时间，所以那狗脸上就显现出一种相当机智的表情来了。我的小狗就在用这么一种神情打量着我。“阿菩！”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对此，他毫无反应，认为这名字和他没什么关系。不管怎样，从那天起，“阿菩”就成了他的名字。

到过我家的人无不受他的感染。他感觉谁的脚步声好听，就会马上跑过去躺在那人脚边。他喜欢别人给他挠痒痒，并且无视我多年来的警告，一直我行我素的沿桌讨食，因为他知道，来我家吃饭的大多数人一看到他那酷似幼年杰基·库恩的可怜兮兮的小脸，都会心疼不已，有求必应。

同时，他还能够辨别人心。要是我喜欢哪个人，而阿菩对其不理不睬，最终证明那个人确是与我不合拍的。当有新客到访，我总会观察他的态度，而且必须承认，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影响我的待客态度。对阿菩讨厌的人我也总会敬而远之。曾和我不欢而散的女人会时常回来看望我的狗。阿菩有自己的好友圈子，其中很多都和我不熟，还包括一些好莱坞的美艳女星。过去，有一位优雅的女士常常在星期日下午派车来接他去海边共度美妙时光。有关他艳遇的具体情形我并不过问，他也没向我汇报过。

去年，他的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我一直没注意到，因为自始至终，他都遵循着一只小狗应有的礼数。但是，他开始嗜睡、咽不下食物，甚至连匈牙利邻居为他特制的民族传统狗食都不能勾起他的食欲。去年洛杉矶大地震时，他表现得惊恐万状，那时，我开始意识到他身体有了异常。原先他一直天不怕地不怕，或是向太平洋发动攻击，或是威风凛凛地追赶作恶的坏猫。但那次地震时，他真是吓坏了，他跳到床上，用前爪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放。差一点，我就成了那次地震中唯一一个被动物掐死的人。今年上半年，他成了动物医院的常客，但那庸医总是说是他的口味问题。

后来的一个星期天，我发现他躺在后院门廊的楼梯下，满身是泥，不停呕吐，而且最后吐出的全是胆汁。污物沾了他一身，而他拼命地想把鼻子扎进泥土里去吸凉气，可他几乎接不上气了。我赶忙带他去了另一家兽医院。起初，兽医们认为他得的是老年病，打几针就好了，但后来一照X光才发现，他的胃和肝上都生了癌。

我尽量将那一天向后拖延着，不能去想一个没有他的世界会是怎么样。但是昨天，我终于还是去了兽医的办公室，在一张安乐死执行书上签了名字。

“手术前，我想和他待上一会儿。”我对医生说道。

他们把他带进来，放在一张不锈钢病床上。他消瘦得厉害，原来茶壶似的肚子瘪下去了，后腿上的肌肉变得软塌塌的。看见我，他探过身来，把头枕在我的臂弯上，浑身抖个不停。我扶起他的头，让他望着我。他的脸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发笑，长得颇像劳伦斯·塔尔伯特扮演的狼人。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一眨眼工夫就玩完了，是不是，老朋友？他知道，而且很害怕。从头到毛蓬蓬的小腿，他筛糠似的抖个不停。看着这团跳动的毛球，我想起以往如果他趴在一条暗色地毯上，别人会把他误认为是一块羊皮毯，分不清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而现在的他却形销骨立，浑身颤抖，自知死期将近，不过仍表现得像一只小狗。

看着他，我鼻子一酸闭上眼睛哭了。而他则把头埋进我的臂弯。因为我们以前很少这样抱头痛哭过。我感觉自己表现得很笨拙，而他则相当自然。

“我别无选择，伙计，看着你忍受剧痛，无法进食，我没有办法呀。”我向他解释，但他并不想听。

这时，兽医进来了。他很和善，对我说手术时如果不忍心看，现在就可以离开。而这时阿菩从我怀中抬起头来看着我，令我想起了卡赞导演的电影《萨巴达万岁》中的一幕：白兰度饰演的墨西哥革命英雄萨巴达有一个同革命共患难的好朋友，而这个朋友却背叛了革命，与联邦部队通敌，事情暴露后，这个人被判处死刑并被押往火枪队行刑。行刑前，白兰度正要走开，这位朋友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以好朋友的口吻恳求道：“埃米利亚诺（萨巴达的昵称），你来开枪！”

阿菩望着我，我知道他仅仅是条狗，但即使他不通人语，他的一个眼神早已胜过千言万语，足以说明一切：别扔下我不管。

然后我就留了下来，搂着他，让兽医们把他放平并在他的右前腿上扎上皮带好显出血管。扎针的时候，我托着他的头，而他把头扭向另一边不再看我。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世界，我只知道他把头靠在我手上，眼睛眨了两下闭上了。就这样，他走了。

兽医们帮我用一条床单将他裹好。我把他放在副驾驶座上开车回家，一如十一年前那天一样。到家后，我抱着他来到后院，开始为他修坟。我一连挖了几个小时，一边哭一边干，有时对着自己讲话，有时对着他讲。墓坑挖好了，是个规整的长方形，内壁都已修平，碎土屑也已用手捧出。我把他放了进去，奇怪他为何那么瘦小，恍惚忆起当年的他是那么硕大，像一个毛球，惹人发笑。然后，我开始填土，填满后我将原先整齐铲下的那块草皮盖上，一切就都结束了。

但是，我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论述题

１如果将“上帝是狗”颠倒过来讲有没有意义？若有，是何意义？

２作者是否企图为其他生物赋予人性？为什么？试根据“你即上帝”这句话论述神人同形理论。

３讨论此文作者表达的爱，并对比其他形式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植物学家对植物的爱，以及生态学家对地球的爱。

十四

在睡梦中，内森·斯达克喃喃自语：“为什么选中我？为什么是我……”

十五

像地球一样，他的母亲也在忍受着疼痛的煎熬。整栋大房子非常寂静。医生刚离开，亲戚们去镇上吃饭了。他坐在病床旁注视着她。看见她头发花白，苍老干瘪，皮肤如死灰般黯淡无光，不禁轻声哭了出来。

正哭着，他感觉她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于是就抬起头来，正碰上她的目光。他说道：“你没想到我会在这儿吧？”

“你不来我会很失望的。”她说道。声音听起来又尖又细。

“还疼吗？”

“疼得厉害。本给我打的麻药不够。”

他痛苦地咬住嘴唇，知道医生其实已经用了超剂量的麻药，但仍压不住疼痛。他发现每当剧痛袭来，她的筋肉便会反射性地抽搐。他望着她的眼睛，感觉生命之光正在一点点地流失。

“你妹妹知道我的病后怎么说？”

他耸了耸肩膀，回答道：“莎琳娜就是那么个脾气。她觉得难过，但从不会表现得很情绪化。”

母亲唇上现出一抹微笑，说道：“我知道这么说不好，但是内森，你妹妹确实不很招人喜爱，还是你更能让我高兴。”她顿了一顿，又说，“很可能你父亲和我少给了她一些基因，造出了个半成品。”

“要喝点什么？喝水吗？”

“不用了，我不渴。”

说话的工夫，他瞟见了镇痛针剂，它旁边的一块干净毛巾上搁着一支冷冰冰的注射器。他感觉到她在看他。而且知道他的心思。所以赶忙把头扭开了。

“我要抽烟。”她说道。

他不禁笑了一声，感慨这个失去双腿、左半身瘫痪、饱受癌细胞蚕食的六十五岁的老人还是那样说一不二。“不行，你不许抽烟。”他说道。

“那么干吗不给我打一针，死了干净。”

“妈妈。别说了。”

“噢，内森，看在上帝的分上。对我来说，活几个小时是享福，活几个月便是受罪。我们不是谈过这个问题吗？从来听我的都没错。”

“我再说一遍，你真是个不可理喻的老太婆。”

“这话你说了好多遍了，可我还是喜欢你。”

他无言以对。霍地站起，朝一面墙走去，然后焦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只恨不得穿墙而去。

“你再走也没法逃避问题。”

“妈妈！上帝！求你别说了。”

“好吧，我们谈生意上的事吧。”

“我现在不想谈。”

“那说什么好呢？谈谈一个老太婆如何崇高伟大地度过弥留之际如何？”

“别说这种阴森森的话好吗？怎么总是这样，还乐此不疲呢！”

“还有什么方法作乐吗？”

“把现在当做一次历险。”

“是啊，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历险。只可惜你父亲没有机会好好享受这种体验。”

“我想他并不喜欢被水压碾死的感觉。”

话音未落，他看见她的唇上又现出了笑纹，因此又想了一下，让着她说道：“好吧，他可能觉得很受用呢。你们两个怪人。”

“而你是我们两个怪人的儿子。” 是的，他从来都是。他不能否认，也从没否认过。从他们那里，他秉承了冷酷无情、善温柔而又狂放不羁的特质。那些巴西利亚丛林中的奇遇、开曼海沟中的渔猎生活，还有和父亲在磨坊里劳作的日子仍在他脑海中记忆犹新。他知道，待到自己死的时候。他也会像母亲一样，细细品味死亡的滋味。

“有件事我一直想弄明白。是爸爸杀死了汤姆·哥登吗？”

“给我打针我就说。”

“我可是个斯达克，从不和人谈条件。”

“我也是个斯达克，知道为了满足好奇心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给我打针我就告诉你。”

他又开始踱步了，绕着屋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而她则两眼放光地望着他。

“你这个老婊子。”他骂了一句。

“说这话不害臊吗？你明知道自己不是婊子养的，而你妹妹她就不一样，她是我和别人生的，我告诉过你吗？”

“没有，但我知道。”

“他的亲生父亲是个瑞典人，你应该会喜欢他的。你父亲就挺喜欢他。”

“喜欢他所以才把人家的胳膊打断？”

“也许吧，但挨打后。她父亲一声没吭。想当年，因为我而断条胳膊折条腿算不上什么。来，给我打针。”

终于。他将药抽进针管为她扎了下去，那应该是亲戚们享用主菜、等着上甜点的时候。

随着药物对心脏的冲击，她的眼睛渐渐越睁越大。就在快不行的时候。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现在我来告诉你，人不是你父亲杀的，是我干的。内森，你这孩子一直特倔，不过倔得让人喜欢，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爱你。啊，见鬼！其实你都明白，是不是？”

“我明白，都明白。”他答到。于是，她死了，留下他在一旁泣不成声。

十六

他知道我们会来。

他们正沿着缟玛瑙山的北面峭壁向上攀爬。蛇在内森·斯达克的脚上裹了一层黏稠的胶状物，因此，尽管山体陡峭，他仍能找到落脚点向上前行。在到了一处螺旋形的岩石架后，他们停下来休息。这时，蛇开口说话了，第一次道出，了他们要见的人以及旅程的目的地。

“他？”

蛇闭口不答，而斯达克则靠向岩壁。颓然坐下。原先，在较低的一处山坡，他们曾遇到了一种类似蚰蜒的生物，它们想吸附在斯达克身上，但被蛇驱散了。它们转而去吮吸岩石，不敢靠近黑影一步。后来爬着爬着，斯达克渐渐可以看清峰顶处闪耀的点点灯火了；他感到一股恐惧沿着腹腔爬了上来。再后来，当他们快爬到现在的这块岩石架时，经过了一处怪鸟栖息的山洞。那些鸟看见他们。立即发了疯似的闹腾，叫声震天，惹得斯达克一阵阵恶心。幸好有蛇在，他才能逃离那是非之地。而现在呢。他们停下休息，而蛇却拒绝回答斯达克的问题。

我们必须赶紧启程。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儿，是吧？”斯达克故意高声问道。

蛇站起身来开步走，而斯达克闭上眼睛以示不满，蛇只好停住折回来。斯达克抬头看着这个独眼的影子说道：“我一步也不走了。”

你总会知道的。

“但是伙计，我感觉你存心要对我隐瞒什么。”

现在还没到告诉你的时候。

“喂，我以前一直没问，但那不代表我不想知道。一直以来，你告诉我的都是一些我不能接受的东西……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像是我活了多久……我都不知道有多久。总之，你所说的像是在暗示我就是亚当一样。”

事实就是如此。

“唔……”他停住不再追问，盯着黑影一个劲地看。接着，他好像接受了这个事实，轻声叫了一声黑影，但什么也没说。后来又过了一会，他说道：“再让我做一个梦吧，告诉我剩下的故事。”

不要心急。住在上面的那个知道我们要来了。我之所以能不让他察觉出你是个威胁，就是因为你还认不清自己。

“那么告诉我，他希望我们上去吗……那个住在上面的？”

他允许我们上去，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个危险人物。

听到这儿，斯达克点点头，表示愿意服从蛇的指挥。他站起身来，对着蛇刻意地像男仆般鞠了一躬，请吧，我的主人。

蛇转过身去，将扁平的脑袋紧贴住石壁。接着，他们沿着螺旋形的路线继续向山巅爬去。

死鸟猝然下降，继而向上，直冲月亮飞去。

还有时间。

十七

日暮时分，达拉来见内森·斯达克，他来到了斯达克家族的企业财团的董事会议室。

斯达克坐在上首的一张充气椅上。在这个位置上，他召开了许多次会议，制定公司的高层决策。现在，屋里就他一个人，其他的董事几小时前就离开了。屋里很暗，只有墙地灯发出一点微光，那光沿着墙与地面接缝处的暗槽打在光滑的墙壁上。

黑影穿过一道道墙壁，那墙在他穿行而过时变得像粉石英一般，然后又恢复原状。他站着盯着斯达克看，而被看的人许久都没有察觉到屋里有人。

我们走吧，蛇开口说道。

斯达克猛地一惊，瞪大眼睛抬头看去，不禁一个激灵，这无疑就是魔鬼撒旦！只见面前的怪物满嘴尖牙。一脸狞笑，头上生角，角上火星进发，尾长如鞭，尖端带钩，来回甩动。脚下生有偶蹄，并在所到之处的地毯上留下了一串焦糊的蹄印。目光深陷，如两汪油池。还有那阴森森的尖叉、滚缎边儿的斗篷、毛蓬蓬的山羊腿，以及恶狠狠的魔爪。斯达克想要尖叫。却怎么也叫不出声来。

不，蛇说道，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跟我来就知道了。

它说话的声调带着幽怨，像是受了不白之冤一样，而斯达克还是拼命地摇头。

没时间再争辩下去了，时辰已到，刻不容缓。达拉做了个手势，斯达克感觉自己从充气椅上站了起来，而他的躯壳实际上还睡在椅子上。他向达拉走去，蛇拉住他的手，带他穿过一道道粉色石英离开了。

蛇带着他向下穿行。

母亲正饱受疼痛的折磨，她已经病了千百个世纪了，现如今已病入膏盲。这一点，蛇看得出来，她自己也清楚。但是，她仍然可以藏好她的孩子，仍然能够亲自出面把他紧紧拥入怀里，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一个甚至连狂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达拉将斯达克带到了地狱。

那是一个宜人的地方，温暖、安全、远离狂人的骚扰。

病魔在她的身体里肆虐着。大地龟裂破碎；海洋先如滚水般沸腾，冷却后表面涌起了一层浮渣；空中满是粉尘及致命的蒸汽。整个世界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地球在痛苦中呻吟着。

植物耐受不住，开始自我蚕食；飞禽走兽个个跌跌撞撞，狂躁不堪；树木开始自燃。燃后的灰烬中随风扬起玻璃状的碎屑。地球已经奄奄一息，等待她的将是一个漫长缓慢并无比痛苦的死亡过程。

在地球的中心，一个舒适的地方，安睡着内森·斯达克。别扔下我不管。

而在外面遥远的星空下，死鸟在盘旋，在飞舞，只待那一声令下。

十八

终于登上山巅了。忍受着侵入肌骨的灼人寒冷，透过漫天飞沙，内森·斯达克看到了这样的景观：这里有安乐所、永恒堂、记忆柱、避难地，也有赐福塔、造物厂、救赎殿、渴望碑，还可见思维箱、奇幻宫、愁灵台、宣讲处。以及挣扎窟等等光怪陆离的新奇景象。

在通往占星塔的一条斜坡上，他看到了这片地方的主人的寓所，那里闪耀着的忽明忽暗的灯火能穿越苍茫荒凉的地表，传到很远的地方。他不禁暗想：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突然间，内森·斯达克看到的一切都变红了，就好像是谁在他眼睛上安了一副红色滤镜一样。那漆黑的夜空，闪烁的灯火，脚下的岩石，甚至包括蛇，一切的一切都被涂成了红色。同时袭来的还有疼痛。钻心的剧痛撕扯着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似乎连他的血都着了火。他大叫一声跪在了地上，感觉疼痛摇撼着自己的大脑。继而辐射至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神经节，直至每一丝神经末梢。他感到自己的头颅着火了。

打他！打他！蛇在一旁喊道。

不行啊！斯达克因为疼得无法张口，所以在心里高喊着。

在火舌的炙烤下，他感觉脑神经正在萎缩。他努力不再想这些，开始假想一个满是冰的世界，那里有大块的冰，满山的冰，还有一座座冰山漂浮在冰水中。好个清凉世界，自己经受烟熏火燎的灵魂有救了。他想象着有成千上万块冰雹以雷霆万钧之势砸向颅腔内的那阵烈火，渐渐地，一缕蒸汽冒了上来，一股火苗熄灭了，一个角落冷却下来了……于是，他立足于那个角落，继续想象，用冰。大块大块的冰镇压四周的火焰，扩大阵地。渐渐地，火势弱了，开始往后撤退，而他则乘胜追击，从后面掷以冰块，灌以冰水。

终于，他睁开了双眼，发觉自己仍跪在地上，不过已能正常思考，世界也已由血红回到正常。

考验又要来了，快点做好准备。

“快告诉我真相。再这样糊里糊涂下去，我根本挺不过去，求你了。”

求人不如求己，你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给了你火种。

……说时迟那时快，第二次考验开始了。

空气霎时变得稀薄，他感到有一股一股的污物顺着自己的喉管往下流，令他连连作呕。他的腿萎缩着陷进了身体的甲壳里，周身筋断骨裂，发出声声脆响。痛得他有如万箭穿心，哭嚎不已。他想要挪步跑开去，但眼前万丈金光，刺得他头昏脑胀。眼球继而碎裂，涌出汩汩浆液。他疼得感觉五脏六腑都不是自己的了。

打他！

他翻了个身，平躺在地上，放出纤毛触碰地面。猛地。他发觉自己成了另一种生物。一种难以形容的异生物，正在从一种奇怪的视角注视着这个世界。头顶空旷的天空让他心惊。四周弥漫的瘴气令他害怕，视力的逐渐丧失使他恐惧。他是什么？他是……他是人……明白了这一点。他拼命抗拒着那种异生物的感觉……他是人，是无所畏惧的人。是可以直立的人。

他又翻了个身。缩起纤毛。努力放下他的腿。碎骨略吱咯吱作响，伴着阵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但他强忍着继续。终于，腿立在了地上，他大口喘息着，感觉天旋地转。

他再次睁开眼睛时，自己依旧是那个内森·斯达克。

……接着是第三次折磨：绝望深渊。

击退了无边苦海后，斯达克傲然独立……第四次考验又接踵而至：癫狂地狱。

战胜了狂暴疯癫后，斯达克昂首依旧。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依次袭来……斯达克经受了瘟疫的肆虐、龙卷风的横行、万恶深渊的浸泡。还熬过了身形变小。沿亚微观地狱坠落的磨难，挺过了寄生体内的异生物的噬咬。这样挨到了第二十次……第四十次，其间。斯达克每每痛不欲生，高声呼救时，总有蛇的声音在他耳畔轻呼：打他！

终于，磨难结束了。

趁现在，快走！

蛇拉起斯达克的手，连拖带拽地向占星塔下斜坡上的宫殿跑去。那宫殿灯火辉煌，晶莹剔透。他们穿过一道亮闪闪的金属拱门，进入了升天殿。随即，入口封闭了，四面的墙壁开始颤抖，镶嵌珠宝的地板发出隆隆之声，也开始抖个不停，远处和高处的天花板被纷纷震落。接着，墙摇地动，天塌地陷，整个宫殿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之后，土崩瓦解。

现在。蛇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真相了。

霎时，所有一切都静止不动了。刚才还在下落的断瓦残垣一时间都悬在他们头上，有如凝固在空气中一样。甚至连空气都凝结了，时间也停滞了，地球也停下不转了。在内森·斯达克可以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一切的一切都成了静物。

十九

多项选择（得分占最后成绩的１／２）

１上帝是（ ）。

A长须飘飘的隐形神灵

B坑中的一条死去的小狗

c每一个人

D奥兹国巫师

２尼采曾写下“上帝死了”这句话，他的意思是（ ）。

A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B对至高之神的信仰已经衰落

C从来都不存在上帝

D你即是上帝

３生态可以被称做（ ）。

A母爱

B有见识的利己之心

c格兰诺拉麦片健康色拉

D上帝

４下列最能体现深情厚谊的话是（ ）。

A别扔下我不管

B我爱你

c上帝是爱

D给我打针

５我们常常把上帝和下面能力（ ）联系起来。

A力量

B爱

c仁慈

D温驯

二十

以上都不是。

死鸟飞舞在夜空下，眼睛映着星光，在月亮上投射出它凌乱的身影。

二十一

斯达克高举起双手，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静力场，旁边轰然倒塌的宫殿没有伤及他们一丝一亳。

现在你已明白了一切，蛇说着单膝跪地做出朝圣的姿势，对象除了斯达克外并无他人。

“他一直如此疯狂吗？”

向来如此。

那些将世界交付给他的人无疑都是疯子，而你的族人竟然也能听之任之。

蛇听了默然不语。

“也许命中注定是如此这般，”他弯下腰，扶蛇站起身来，接着将手搭在他灰蒙蒙的头上说道， “我的朋友。”

蛇他们一族生来不会流泪，他说道：这句话我等得太久了。

“我很抱歉到了这个时候才说。”

也许命中注定是如此这般。

突然，废墟之上刮起一股旋风，打出一个霹雳——黑山的主人，这个千疮百孔的地球的主宰到来了。只见一团烈焰出现在他们面前。

蛇，又是你吗？胆敢又来坏我的好事？

玩具时间结束了。你把内森·斯达克带来阻止我吗？玩到什么时候，我说了算，从来都是我说了算。接着，他冲斯达克吼道：滚开，找个地方躲起来，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面对那团烈火，斯达克毫无惧意，一挥手解除了设置在周身的防护场。说道：“我们先要把他找出来，这样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

夜风中，死鸟将爪子磨利，划过虚无的夜空，向着死寂的地球表面飞来。

二十二

内森·斯达克曾得过一次肺炎。他曾躺在手术台上，让医生在他的胸廓上切口。尽管这个胸廓切开术本身危险性很小，但是如果当初肺炎发展成积脓症时，他不那么固执，不去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根本不用上手术台。不过，斯达克家的人从来都是那么固执己见，结果，他还是上了手术台，听任医生将橡胶管插入自己的胸膛抽取胸膜腔中的脓液。就在那时。他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

内森·斯达克。

听见了。当手术刀划在身上时，他听到那呼声似乎远自北冰洋的彼岸，又似乎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回响着，回响着……

内森·斯达克。

他想起来了，利利斯，那个有着一头暗红色秀发的女人；想起来了，在一次山体滑坡中，他被压在石块下长达几个小时，而和他一起狩猎的同伴只顾分食一头熊，无人理会他的痛苦呼救，并眼看着他断气：想起来了。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一支十字弓箭划破他的锁子甲，刺透了他的胸膛，而他最终死在了战场上；想起来了，俄亥俄河中的刺骨冰水没过了他的头顶，而他的同伴们坐着平底船只顾划走，无人注意到他已不见；想起来了，他在法国凡尔登战役中遭遇的噬心啮肺的芥子气。而中毒的他徒劳地向附近的一所农宅爬去；想起来了，他曾看着炸弹在面前爆炸。感觉自己脸上血飞肉溅；想起来了，蛇曾来到他的董事会议室，像剥玉米一样让他的灵魂与躯壳分离；想起来了，他曾在地核岩浆中沉睡了二十五万年。

在他昏睡的世纪里，他听见自己的母亲再三恳求他结束她的疼痛，让她解脱。给我打针。她的声音中夹杂着地球痛苦的叫喊：她的肌体已变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昔日的江河成了沙瀑，以往的青翠山野化为了灰烬和绿色晶渣。渐渐地。她的生母和地球母亲的声音合为了一体，变成了蛇的声音。那声音说，他是这世上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能让地球脱离苦海的人。

扎针吧。结束地球的苦难吧。现在全靠你了。

获得了力量的斯达克踌躇满志，因为他知道自己远胜过任何神灵，任何蛇的族人，以及任何像毁坏玩具一般虐待生灵的疯狂造物主。

不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内森·斯达克绕着那团烈焰转着圈子，发现那火虽烧得凶，但显然后劲不足。他几乎是带着怜悯的目光来打量它了。同时脑海中浮现出《绿野仙踪》中的情节：奥兹国的巫师现身了，只见在一团迷雾和一道道闪电的映衬下，一个硕大缥缈的脑袋浮上了天空……其实那一切都是一个瘦小的男人在幕后按动按钮制造出来的。就像这团火一样，同样不过是障眼法。斯达克绕着那团火，知道自己的力量远远大于这个可怜又可悲的家伙。大于这个早在利利斯离开他之前就主宰了世界的狂人。

他开始搜寻，搜寻着这个将名字大写的狂人。

二十三

查拉图斯特拉独自从山上下来，任何人都不曾遇见他。可是当他走进森林里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老者站在他的面前，这老者是离开了他的神圣茅舍，来到森林里寻找树根的。他向查拉图斯特拉说：“这个旅行者，我与他有一面之缘：很多年前，他曾经过这里。他的名字是查拉图斯特拉，但是他现在改变了。那时候你把你的灰搬到山上去，现在你要把你的火带到谷里去吗？你不怕挨‘纵火犯’的惩罚吗？

“查拉图斯特拉是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孩子，查拉图斯特拉已是一个觉醒者了。你现在要去睡着的人群里做什么呢？你生活在孤独里时，像在海里一样，海载着你。唉。你现在竟想登陆了吗？唉，你又想拖着你的躯壳这重负吗？”

查拉图斯特拉答道：“我爱人类。”

“我为什么，”这圣哲说，“跑到这森林里与孤独里来了呢？不正是因为我曾太爱人类吗？现在我爱上帝，我不爱人类。我觉得人是一个不太完全的物件。人类之爱很可以毁灭了我。”

“在森林里，圣哲干什么事呢？”查拉图斯特拉问。

这圣哲答道：“我制作颂诗而歌唱它们。当我制曲时，我笑、我哭、我低吟：我这样赞美上帝。我用歌唱、哭、笑和低吟来赞美我的上帝。可是你带了什么礼物给我们呢？”

查拉图斯特拉听完了这些话，向这圣哲行礼道：“我能够给你们什么礼物呢？请让我快点走吧，那么我就不曾拿去你什么东西了！”于是他俩——这圣哲和这旅行者。互相告别，笑得像孩子一样。

但当查拉图斯特拉独自走着。他向自己的心说：“这难道可能吗？这老圣哲在他的森林里，还不曾听说上帝已经死了！”

二十四

斯达克在弥留森林中发现了游荡着的狂人。他看上去衰老而疲倦。斯达克知道自己只需一挥手就能立刻结果了这个上帝，但那又有什么用呢？即便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了。从一开始就注定太晚了。于是，他放过这个老头，让他继续在林中游荡，继续着他的喃喃自语。他像个脾气乖戾的小孩，时而放出狠话：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时而又作可怜状：噢，求你了，我还不想上床睡觉。我还没玩够呢。

斯达克转身去找蛇，他知道是蛇一路上恪守职守。小心保护，他才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颠覆了自己自始至终膜拜的上帝。他来到蛇身边，握住了他的双手，终于。在这最后时刻，两人缔结了友谊。

然后，在蛇的帮助下，斯达克挥动双手，将针剂注入了地球体内。她的苦难结束了，而她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叹息……然而，她终于还是发出了一声长叹：地核的岩浆喷涌而出，风停了，空气凝固了。而这时。斯达克听见头顶上空传来一阵巨响，那是蛇在完成他最后一项使命：召唤死鸟。

“你原来叫什么？”斯达克向他的朋友问道。

达拉。

死鸟徐徐下降。落在地球脱了形的病体上，只见它展开双翅将地球裹入羽翼之下，仿佛一位慈母怀抱她奄奄一息的病儿一般。在黑暗笼罩的宫殿中，达拉倒在了紫晶地板上。心怀感激地合上了独眼。终于，在最后一刻，可以安睡了。

所有这一切，站在一旁的斯达克都看见了。他成了最后一刻的最后一个。他明白，在这最后一瞬间回到他手上的这颗星球，其实原本就是属于他的，只是他原来一直不知道，因此，他没有倒下，而是一直站立着，注视着她。他知道，终于，在最后一刻，他仍心怀仁爱。问心无愧。

二十五

死鸟用翅膀裹着地球，终于，在最后一刻，它成了地球遗骸上的唯一生物。之后，死鸟昂起脑袋，朝着满天繁星发出一连串凄厉的叫声。来传达地球临终时刻的无奈叹息。然后，它合上眼睛，小心地把脑袋扎进翅膀下面。只剩那无穷无尽的夜。

在遥远的天际。有几颗星球等待着接收死鸟最后的声波——在最后一刻为人类鸣起的丧钟。

二十六

仅以此文献给马克·吐温。

# 《死人眼睛》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曾令富译

２０１７年夏末，一个微风徐徐、天气凉爽的下午，弗雷泽杀死了他妻子的情人。这愚蠢的举动立即使他感到后悔莫及。在有许许多多更为有效的手段可以利用的情况下，谋杀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极其愚蠢的行为。然而即使他不得不杀人，干吗要杀害他妻子的情人呢？这样一来两重罪过便加在一起了：不仅杀害了一条生命，而且杀害了一条与事无关的生命。事情发生后他立即意识到，如果非杀人不可，那么他应该杀她，毕竟是她犯了破坏婚姻的罪行。可怜的赫维特只不过是一种犯罪的手段和工具而已，实际上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是的，应该杀她，而不该杀赫维特，甚至该杀自己的。可是他却杀了赫维特，真是干了一件蠢事，而且干的方式也愚不可及。

这一切都干得十分迅速，毫无预谋。当时赫维特在参加博物馆理事会会议，讨论扩建哺乳动物厅的事情。因为那天十分凉爽，空气格外清新可人，所以在会间休息时他便来到楼房的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阳台边上那扇光滑的青铜门直通楼道深处，往楼道里望去，他看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男子，身穿一件肮脏不堪的蓝灰色工作服。从这人又高又直的肩膀以及他那随风飘扬的长发来看，弗雷泽一眼就认出那是赫维特。

弗雷泽心想：他要见我。他知道我今天在这里开会，于是赶到这儿来与我当面摊牌，要对我说他爱上了我那声名远扬的美丽妻子，直截了当地要我靠边站，让他独自占有她。

弗雷泽的脉搏跳动加快，面孔开始发热。他想到关于赫维特占有玛丽安娜这一说法已经很久了，事实上赫维特可能已经用每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占有了玛丽安娜，反过来说，玛丽安娜也同样地占有了赫维特。此时他还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与赫维特分享她——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这儿也不是与他讨论此事的恰当地方。甚至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大脑里那部分更加原始的区域却在调动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为他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作好准备。

然而赫维特却似乎不像是要闯入阳台与他情人的丈夫当面较量，显然他只是想从他的实验室抄近道去四楼的自助餐餐厅。

他埋头前行，双眉紧锁，好像是在思考三叶虫纲动物解剖方面的深奥细节，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弗雷泽。

“赫维特？”当赫维特几乎走近他面前时，弗雷泽终于开口叫道。

赫维特大吃一惊，抬起头来，不停地眨眼睛。一时间他似乎没有认出弗雷泽。

就在他眨眼的那一瞬间他一下子站住了，他那乱蓬蓬的头发在他头上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光环，他那四肢瘦长的笨拙身躯在大步向前跨的时候失去了平衡，他那奇特闪亮的眼睛就像黄色的灯塔一样闪烁不定。狂怒之中，弗雷泽的脑海里浮现出这家伙赤裸苍白、瘦骨嶙峋的身躯，他那白色的胸膛上稀稀拉拉地长着细绳似的黑毛，他那细长的双臂正搂着玛丽安娜，他那指头关节异常突出的双手正握着她的乳房，他那又薄又阔的嘴唇正压在她的嘴唇上。弗雷泽还想像他那肮脏不堪的工作服正乱糟糟地堆在床脚边，而她那橙红色的丝绸外套就放在它的旁边。使弗雷泽丧失理智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她的不忠，也不是那紧紧拥抱的情形（在她拍摄的每一部影片里这样的场面多得很，而他从来都毫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做给观众看的），更不是赫维特那骨瘦如柴的外表、笨拙不堪的步态，或流露出淫荡神情的眼睛。使弗雷泽丧失理智的是赫维特穿的那件工作服——它又脏又烂，缺一颗纽扣，口袋盖因脱线而悬挂在袋缘边——竟然堆在玛丽安娜扔下床的丝绸外套旁边。她竟然会看上这样一个情人，一个闷闷不乐、只知道拨弄化石的可怜虫，一个成天关在实验室里干艰苦工作以至连胸肌都没有的家伙。不，不，不……

“你好，洛伦。”赫维特招呼道。他微笑着，和蔼可亲地向弗雷泽伸出手来。他两眼眯成一条缝，仿佛闪耀着光芒。弗雷泽心想：一定是这双奇怪的眼睛使玛丽安娜坠入了情网。“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

他站在那儿，满脸微笑，伸着他的手。他那业已磨破的工作服的下摆随风飘动着。

突然之间弗雷泽感到再也不能忍受这家伙与他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了。他冲上前去，不是抓住赫维特的手而是抓住他的腕，不是用力拉而是用力推，使他迅速倒退至围栏边并顺势将他掀翻过去。这一切只用了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赫维特惊得目瞪口呆，他仿佛向上飘起一样，在空中停留了一瞬间，然后便开始下落。弗雷泽朝赫维特的眼睛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双眼睛像玻璃一样明亮，直盯住他自己的眼睛，像照相一样摄下了凶手的面孔。接着赫维特便垂直向下坠落。

糟糕！弗雷泽心里想道。他伏在围栏边上向下望去，见赫维特面孔朝下躺在五层楼之下的院子里，四肢张开，身上披着的那件实验室工作服仍在随风飘摆。

一小时之后他来到机场，随身只带了一只轻便手提箱，箱子里只装了够一天换用的衣服以及几样化妆用品。他先飞往达拉斯，途中停留了９０分钟，接着又飞往旧金山，然后在夜幕降临时又往回飞到卡尔加里，在那里赶上一辆夜半时分开往墨西哥城的特快列车。在墨西哥城他以平时经商用的别名登记，住进了一家饭店。这是他合法的别名，他到澳门、新加坡和香港做生意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站在３０层的塔式楼房的楼顶平台上，他呼吸着充满烟雾的空气，耳听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尖叫的声音以及远处传来的鼓声，眼看着烟雾沉沉的空中耀眼的绿色闪电，真不知道是否应该纵身跳下楼去。然而最终他决定与命运抗争到底。他不愿意与赫维特有丝毫相同之处，即使是在死的方式上也绝对不能一样，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自杀这样一种过激的反应。但是，首先他应当弄清楚他遇到的麻烦究竟有多大。

饭店里有信息运行记录。他拨通电话后被告知，查询信息的收费标准是每使用一小时电脑得付５００万比索。他有一点纳闷，不知道这是否像听起来的那么昂贵。实际上比索并不值钱，不是吗？换算成美元，可能是１００或者５００美元？这不算什么。

“我要哈佛法律信息记录，”他对着电脑监视器的屏幕说道，“犯罪情况，法庭辩论，具体资料，证据细节。”他严肃地一一键入指令，直到他接近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眼闪摄影，”他说道，“原理，技术细节，重现影像的方法，是否作为证据被接受，记录的可靠性，上诉被驳回的次数。是否有最高法院的裁决？”

他获得的信息全是以一些古怪难懂的句子片断表述的。他把它打印出来，为此他不得不按每小时５００万比索的收费标准额外付费。打印单上记录的信息如下：

位于大脑外层的感知路径……宽阶光学结构……形象印在脑皮层或主管视觉的脑皮层……低级神经元……利用侧向弯曲的身躯储存视觉信息……低级神经元……吸收放射性葡萄糖……向下装入……信号衰减……衰减期……信号增强滤波器……内华达控告本森，２０１１年……海马模拟……扁桃性结构……乙酰胆碱……美国最高法院，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参见格罗斯与伯恩斯坦，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３日……米什金……阿彭泽勒……

够了，够了。他昏昏沉沉地浏览着打印单，直到黎明时分。然后他迷迷糊糊地计算了一下时差，便给他在纽约的律师打电话。

弗雷泽按下了保密滤波键。律师只知道有委托人打电话来了，但电视电话屏幕上的图像却模糊不清，声音经过滤波处理后无法辨认。与其说这是在保护弗雷泽，倒不如说是在保护律师。因为新近在法学界出现了一些怪花招，于是律师们愈来愈加谨慎，不愿冒风险被指责为委托人的同谋。很快屏幕上便出现询问付费方式的问题。弗雷泽回答说把帐单寄到饭店来，于是屏幕上出现指令，让他继续通话。

“假如说我应当对一桩伤人致命的事件负责，当事件发生时受害者有很好的机会把我看得一清二楚。那么他们重现‘眼闪摄影’影像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取决于死亡过程中损坏程度有多大。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不是法律上特许不予泄露的内情吗？”

“抱歉。”

“甚至在按下保密滤波键的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吗？”

“是的。不过如果死亡的方式很独特或者说十分特殊，我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必须知道更多的情况。”

“这事并不独特，”弗雷泽说道，“或者说一点也不特殊，但是我不想讲得很详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伤害不会引起脑外伤。我的意思是，不像子弹从两眼之间穿过或者掉进盐酸缸里那样……”

“我明白了。这事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

“对，一个大城市。”

“在密苏里、亚拉巴马或者肯塔基？”

“都不是，”弗雷泽答道，“这事发生在可以合法重现‘眼闪摄影’影像的一个州里。这一点毫无疑问。”

“尸体呢？你估计人死后多久尸体会被发现？”

“可以说几分钟之后就会被发现。”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弗雷泽犹豫了片刻。“就在过去２４小时之内。”

“那么重现你那位受害者脑子里留存的他死时所见的一切就是完全可能的了，毫无疑问，已经重现出来了。你能肯定他死时正注视着你？”

“直盯住我。”

“我的猜测是，可能已经发出了捉拿你的逮捕证。如果你要我代表你，那么请关掉保密滤波程序，以便我能弄清楚你是谁，并且商量可供选择的办法。”

“以后再说吧，”弗雷泽说，“我想我还是逃跑为好。”

“可是你逃跑的机会……”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弗雷泽说道，“我还会打电话给你的。”

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情况糟透了。昨天他发疯似的在大陆上空飞来飞去，把最关键的时间浪费掉了。本来他应该利用这时间转移资金，建立起安全的避难所……目前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开始通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任何地方的银行存款都会被冻结，他在每一个机场出示护照时都会被审查，全世界都会对他发出各种各样的禁令。不过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已追踪到他住的旅馆来了。显然他们并没有追来，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发现他用于东南亚商务的别名。看来这只是一桩十分平常的杀人案，可能最多只能算是二等凶杀，他们还有更为严重的罪行要侦破。弗雷泽是这样认为的。

他付帐后离开了饭店，也无心吃早餐，便直奔机场并用公司的信用卡买了一张机票飞往伯利兹。到了伯利兹后他又买了一张飞往苏里南的机票，在登机之前他试用他的个人信用卡支取现金，惊喜地发现他的信用卡并没有被拒绝。于是他提取了最大限额一笔钱，自然这便留下了证据：洛伦·弗雷泽这一天在伯利兹待过。然而他并没有以弗雷泽的名字旅行，他在苏里南也不会待很长的时间，当他们追踪他到那儿时（假设他们可能的话），他早就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名字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了。倘若他不停地东躲西藏半年或八个月，也许他就能销声匿迹，使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他们会永远追捕下去吗？他不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备案了事，然后将其忘得一千二净。当然他并不想一直逃亡下去，此时他已经开始想念起玛丽安娜来了，尽管她干下了这样的勾当。

他在苏里南的一家门面为淡绿色的荷兰小旅馆里待了三天，一边吃味道香浓的面条，一边等待警察来逮捕他，可是没有人来打扰他。他再次使用现金出纳机，键入他的公司的一个帐号，将一大笔钱转入苏黎世的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的帐户下。七年前他曾用这个名字从事与津巴布韦的进出口贸易，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记得那么清楚。当他查看施密特的帐户时，发现里面已经有存款了，而且数额不小，同时他的瑞士护照也还没有到期。于是他请求驻圭亚那的瑞士临时代办为他准备一本护照副本。他乘快艇来到马扎鲁尼河边的法属圭亚那城市圣洛朗，又从那儿坐出租车到达卡宴，然后从卡宴飞到首都乔治敦。一个名叫查特吉的律师已经从瑞士为他取来了护照，正笑容满面地恭候他。他以施密特的名字继续旅行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他把有关弗雷泽的所有证件全部销毁，以免自己总想试探对弗雷泽的禁令是否已经发出。只有那种缺乏理智的蠢人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给他们留下线索，让他们追踪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倘若他们还没有通缉他（因为他谋杀赫维特），那么此时他们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失踪的人。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最好还是忘掉他以前的身份，从此时此地起以施密特的名义行事。

这真有点滑稽，他想。然而他却十分想念他的妻子玛丽安娜。

他坐在人行道旁的咖啡馆里一瓶接一瓶地喝着红葡萄酒，心里老是想着玛丽安娜偷情的事。这真是荒唐透顶，这个蜚声世界的女演员竟然同这个笨拙不堪、骨瘦如柴的古生物学家通奸，原因何在？这怎么可能呢？她当时在博物馆制作广告——这业务实际上是由他弗雷泽帮助联系的，因为他是博物馆理事会的成员，而赫维特作为分管古生物学无脊椎动物科的负责人自告奋勇担当起广告制作的技术顾问。人人都说他心地善良。这件事显然耽误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他这人似乎单调乏味透顶，毫无吸引力，谁会怀疑他对这位光彩照人的电影明星暗怀淫心呢？任何人也想像不到这一点。事情必定是突然爆发的，也许是由于他们之间的某种化学物质的作用而引起，反正这事令人费解。人们开始注意这件事，并向弗雷泽递眼色，最终甚至连他本人也有所察觉。真正忠实而又充满爱心的丈夫通常都是最后才得知真情的，因为他总是对事情作出最善意的解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线索愈积愈多，直至事情不能再加以忽视，否认或给以别的圆满解释。当这类事情开头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小变化：他们开始阅读那种以前从来不读的书籍，谈论那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话题，甚至躺在床上看一些新影片。后来彼此显露出真正的粗心大意，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地疏远，而实则是暴露了他们处境的真实面目。弗雷泽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使他痛苦万分。在他俩的婚姻关系中以前并未出现过任何缝隙，可让第三者插手。尽管他拥有金钱和权力，可他从来不曾与任何女人逢场作戏，而玛丽安娜也不曾有过外遇。他是这样想的。他俩都是第二次结婚，满以为他们一定能幸福快乐地白头到老，可谁知却弄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先生，再来一瓶吗？”

“不，”他说道，“是的，是的，再来一瓶。”他瞪眼看着面前的盘子，那上面堆满了香肠、甜面包和烤牛排。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肯定自己把每一种东西都吃过了。他闷闷不乐地切下一段香肠，不知不觉地吃起来，然后喝了一口酒。他们把这酒里掺了一半塞尔泽矿泉水，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消化这一大盘一大盘的肉食。

后来他沿着灯光闪耀的狭窄人行道散步，只见那傍晚出门兜风的漂亮车辆川流不息。他看见玛丽安娜从一家珠宝店里走出来，她穿着加乌乔皮衣和有金色刺绣的紧身裤，戴的是绿宝石耳环。他哼了一声，仿佛遭到重重一击，于是把手肘靠紧身子两侧，好像是准备对付第二次打击。然后他看见一个举止优雅的阿根廷青年离开了路旁的一张餐桌，快步朝她走去。他俩哈哈大笑，相互拥抱，然后手挽着手飞也似的从他身旁擦肩而过，甚至没有朝他看一眼。可是马上他就回想起来：在这个时节全世界的妇女都打扮得像玛丽安娜。事实上，刚才碰见的这一位比玛丽安娜高半个脑袋。然而无论他到哪儿，他都得做好准备碰见这样的情况。像玛丽安娜那样的女人到处都有，她们以其美丽使他着迷，但却根本不知道她们干了些什么。他发觉他内心深处希望那个与博物馆里的古生物学家睡过觉的女人只不过是玛丽安娜的模仿者，而真正的玛丽安娜此时正独自一人在家思念着他。

六周之后，在蒙特利尔，他用他的公司的信用卡付费，按下保密滤波键，冒险往他家里打电话，然而却发现线路已被截断。当他试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时，一个机器人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态度温和地告诉他，弗雷泽先生此时无暇接电话，也不知道弗雷泽究竟什么时候才有空。弗雷泽又要求与他的经理助理马克曼通话，于是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满脸忧愁的面孔，正对着他的这张脸由于表情痛苦而几乎难以辨认。弗雷泽向他解释说，他是布加勒斯特分公司的会计，想打电话报告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

“难道你不知道吗？”马克曼说道，“弗雷泽失踪了，警察正在搜寻他。”

弗雷泽问他为什么，马克曼的脸上露出羞惭、困惑的表情。

“有人控告他犯罪。”马克曼眼含泪花小声说道。

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说：“我打电话询问弗雷泽案件。我不想关掉保密滤波器，不过我想你无须花费心思就能猜测出我是谁。”

“我想我是猜测不出来的。不过别告诉我你在哪儿，好吗？”

情况差不多正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已经重现出死人眼睛里遗留的谋杀现场的影像：摄影非常清晰，深深印记在脑皮层组织里——弗雷泽正面对着赫维特，快速伸手去抓赫维特的手臂，当弗雷泽把赫维特掀起来抛过围栏时，那画面简直就是一个以天空为背景的极其富有创意的拍摄镜头。

“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你确实显得有些神经错乱。”律师对他说道，“那些照片第二天就刊登在所有新闻媒介网络上，你的眼睛看上去真令人害怕。我可以肯定公司一定会受损，即使这是因感情冲动而犯罪。你会受到缓刑处理，当然还有改造，可能是一两年的时间。那之后你在事业上就不会像以往那么兴旺发达，不过考虑到……”

“我的妻子情况怎样？”弗雷泽问道，“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吗？”

“你知道，我当然不代表她。不过她也成了新闻人物，据说正在旅行。”

“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能设法打听出来，如果你在明天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只是我建议你拨打另一个号码，这是为了你好，号码是……”

“为了我好还是为了你好？”弗雷泽说。

“我是想尽力给你帮助。”律师说道，话音显得不悦。

他开始温习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以便以目前的身份——安德烈亚斯·施密特——进行交流时表达得更流利一些，并且带上一种柔和的德国口音。只要他不碰上真正的瑞士人与他用罗曼斯方言或施维茨方言交谈，他就不会露出任何破绽。他一直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斯特拉斯堡、雅典、海法、突尼斯。他知道，即使没有任何资金可以继续转移到他手里，他也已经有足够的钱存在施密特的帐户上可供他潇洒地花销１０年或者１５年了，到那时他希望能将此事了结。

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希腊的克里特岛上的伊拉克利翁和突尼斯他都看见玛丽安娜。当然她们都是玛丽安娜的模仿者，他一眼就能认出来。然而只要看见那纤巧隆起的鼻梁、美丽的紫罗兰色的眼睛和金棕色的鬈发，他就想冲上前去拥抱她们。可是他又不得不克制自己，迫使自己转过身去，咬紧嘴唇。

在伦敦，就在康诺特饭店外面，他看见真正的玛丽安娜。２００７年他俩蜜月旅行时曾在这儿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看见那十分熟悉的康诺特饭店的门面，此时他感到有些畏缩；而当他看见玛丽安娜从那里面走出来时，则更是惊慌不安。玛丽安娜仍然那么年轻美丽、光彩夺目，她身穿一件银光闪耀的外套，仿佛笼罩在云雾之中一般。他一点也不怀疑这是真正的玛丽安娜，而不是那些追逐潮流的她的模仿者。她的步态显出她是那么从容不迫，充满自信。她那内在的秀美之中透露出一种快乐而又高贵的神情，哪怕是最细心的模仿者在任何美容师的帮助下也打扮不出她这模样，连人行道也似乎在向她表示敬意。后来弗雷泽还看见那个与她手挽手并肩而行的男子正是他自己，同样也很年轻漂亮，光彩夺目。这是七年前进行蜜月旅行的洛伦·弗雷泽，他的头发又黑又密，他对生活与成功的热爱以及他那美丽高贵的新婚妻子为他增添了无限光彩，就像帝王的斗篷披在他的身上一样。弗雷泽知道这必定是他的幻觉，他的精神衰弱已经发展到更加严重的阶段。他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弗雷泽夫妇从他身边走过，就像幻影一样朝着格罗斯夫诺广场的方向而去并渐渐消失，然后他感到身子摇晃，几乎要跌倒在地上。饭店的门房走上前来，弗雷泽只好说他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由于他衣着体面，说话带有外国人的口音，而且在这紧急关头刚好能在口袋里找到一枚２０先令的硬币付小费，门房把他扶进出租车，并表示深切的关怀。１０分钟之后他回到自己所住的饭店，位于伦敦西区的另一边。他一连喝了三杯荷兰酒，坐在房间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停，直到一个小时过去之后头脑里的幻象才逐渐消失。

“我建议你自首。”律师说道，弗雷泽从内罗毕给他的律师打电话。“当然你能随心所欲继续长时在外逃亡。可是你却把你自己弄得筋疲力竭，而且迟早有一天你会被人发现。既然如此，何必一直推迟这不可避免的一天的到来呢？”

“你最近同玛丽安娜交谈过吗？”

“她希望你回来。她想给你写信、打电话或者去看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你拒绝向我透露你的住址。你仍然采取这样的态度吗？”

“我不想见她，也不想收到她的来信。”

“她爱你。”

“我是一个杀人狂。我可能会对她采取同样的行动，就像对付赫维特那样。”

“我肯定你并不真正认为……”

“并不真正认为。”弗雷泽说道。

“那么至少让我代你转告她一个地址，这样她可以写信给你。”

“这会是一个陷阱，不是吗？”

“你当然不至于认为……”

“谁知道呢？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设一个信箱。”律师建议道，“为了商量起见，让我们假设你在里约热内卢，我安排一个中间人取到信后便托美国捷运公司寄往秘鲁首都利马，然后由你选择一个日子，在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快速往返秘鲁一趟并且……”

“好让他们在我取信的时候把我抓住，”弗雷泽说道，“你认为我有那么愚蠢吗？你可以安排４０个中间人传递信件，可是如果我想去取信的话，仍然难免留下踪迹。此外，我已经不在南美洲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事。”

“这只是为了商量起见……”律师说道，然而弗雷泽已经挂断了电话。

他决定改变面容并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律师说得对：不停地旅行只会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只要他继续保持原来的相貌，那么他在一个地方停留一周或者两周以上时，就会大大增加被发现的可能性。反正他一直都希望自己的鼻子再长一些，下巴不那么突出，眉毛再浓密一些。他想像自己很像斯拉夫人，虽然他的祖先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是东欧人。一个细雨绵绵的漫长夜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那家历史悠久的希尔顿饭店里，他为自己描绘了一张自以为很像瑞士人的面孔：粗犷，容易激动，带有几分法国人的优雅、德国人的迟钝、法国人的热情。然后他走下楼去，把这肖像画交给酒吧间的一个招待员看，这招待员是一个机灵、矮小的葡萄牙人。

“你认为这人是从哪儿来的？”

“里斯本，”招待员立即回答道，“你看那长长的下颌和那嘴唇——不错，他一定来自里斯本，而且颇有名望。不过我不认识他，施密特先生，他决不是我所认识的人。你还是像往常一样来一杯马提尼酒吗？”

“来一杯双份吧。”

他在维也纳做了整容手术。人人都说第一流的整容手术专家都在日内瓦，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瑞士却是他不敢进入的国家，所以他利用他在苏黎世银行的关系了解到了仅次于最好的整容专家的名字。然而维也纳整容医院的主刀医生却是一个瑞士人，这使弗雷泽一时感到惊恐不安，于是佯称他是苏黎世人。但是这位医生从事他的职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完全知道一个想彻底改变自己相貌的人当然不愿意谈他个人的事。这位医生个子高大，神情快活，性格外向，名叫兰德格尔，是一个很显眼的跛子。因滑雪事故而导致跛脚，医生解释说。弗雷泽想，医治腿伤肯定比改变相貌容易一些，也许他要等到把这个季节忙过之后才去医治他的腿吧。兰德格尔仔细观看弗雷泽的肖像画，并对他说：“这手术一点也不成问题。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他用一枝钢笔灵巧地勾画着，把颧骨加宽，又把耳朵向下方和前方移动了一些。弗雷泽耸耸肩，心里想：兰德格尔医生，你要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现在是在你的手里。

从开第一刀到完全愈合总共花费了六周时间，结果似乎令他很满意——一副温文尔雅、有感召力、可以信赖的面孔，虽然开头他有些担心在微笑时会失去这些特点，而且不习惯在镜子里看见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医院里有一个护士，她的面貌很像玛丽安娜，但是身材却完全不一样：臀部太宽，臀脂多得惊人，肌肉发达的双腿却又粗又短。在住院期的最后阶段她把他勾引到了她的床上，他满以为与她一起时他一定会败兴，然而当她伏在他身上时，他却根本看不见她的身躯，只看得见一张他所熟悉的美丽热情的面孔。

他仍然不停地四处逃亡：贝尔格莱德、悉尼、拉巴特、巴塞罗那、米兰——这些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模糊，仿佛过眼云烟一样，它们有完全相同的机场和饭店，只是气候变幻莫测而已。几乎在他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看见玛丽安娜，有时他感到迷惑不解：她们怎么都没有把他认出来呢！直到他回忆起他已经完全改变了相貌，他才明白过来：即使与他结婚七年，她们此时又怎么能认得出他呢？在旅行时他开始注意到另一种面孔出现了，而且无处不在，其特征是：黝黑，拉丁人脸型，妖里妖气，于是他意识到玛丽安娜所引导的潮流肯定已开始消退了。他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一看见那种与他妻子相似的而孔就那么心神不宁，他仍然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然而这深爱之中却夹杂着无限怨愤，他至今仍没有停止过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她为何令人难以理解地践踏他俩神圣的婚姻关系？这本是最好的婚姻：关系融洽，充满激情，从每一个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美满的结合。他从来都没有产生想要其他女人的念头，她完完全全符合他的理想，他有一切理由认为他的感情得到了对方的回报。然而最糟糕的倒不是她与赫维特偷情，而是她彻底背叛了他俩和谐的婚姻关系，恣意摧毁了那个仅能容纳他们两人的完美世界。

他知道，他的反应有些过激。他多么希望他能撤销他那出于冲动而采取的荒谬行动——正是这一荒谬的行动把他从一帆风顺、令人惬意的生活之中推了出去，使他沦为居无定所、心力交瘁的逃犯。他为赫维特感到遗憾，也许当赫维特发现自己被玛丽安娜搂在怀里时，一定惊诧不已，于是深陷在感情的漩涡之中而难以自拔，此时他怎能就此罢手而担心他会给别人的婚姻带来危害呢？把他杀死真是太荒谬可笑了！杀他时竟然还直盯住他的眼睛，从而留下不可否认的犯罪铁证！倘若弗雷泽需要证明自己一时疯狂的证据，那么这极其愚蠢的凶杀行为本身就完全可以提供。

然而这一切都永远不可更改了！赫维特已经死了；他自己一直四处逃亡——已经有两三年了，而且完全失去了玛丽安娜。一瞬间的疯狂竟然造成这么多破坏和损失。他真不知道，倘若他再见到玛丽安娜时他该怎么办。不会使用暴力吧？当然不会，而且绝不会。他突然想像自己泪流满面地抱住她的腿，乞求她的宽恕，然而宽恕什么呢？宽恕他杀死了她的情人？宽恕他把她的生活弄成了一团糟并使她在大众面前丢丑？宽恕他打乱了他俩幸福婚姻的轻快节奏？不，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感到愕然。我为什么要乞求宽恕呢？我没有任何过错需要她的宽恕，应当是她跪在我的面前，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让人愚弄的傻子。然而一转念，他又觉得应该彼此原谅。“相互原谅之后，我最好是在余生之中永远不再与她来往。”他想道。这想法就像兰德格尔医生锋利的手术刀一样从他脑海里一划而过。

六个月之后，在蒙特卡洛的巴黎饭店，当他穿过那装饰华丽、形如洞穴的饭店大厅时，看见玛丽安娜站在大理石圆柱旁一大堆行李箱的前面，离他不过20英尺远。在这些日子里他已经见惯了那些与玛丽安娜一模一样的女人，因而初看这一位时并没有感到激动不安。然而后来他注意到行李箱上的花押字十分眼熟，又认出那系行李牌的红丝绳结成的精巧的蝴蝶结，于是他知道这是真正的玛丽安娜，而不是在康诺特饭店门前看见的幻影。她显得老一些了，左边脸颊上出现了一道他从来不曾见过的皱纹。她的头发颜色也变得暗淡了，发型颇为普通，衣着也相当朴素，从前的光彩已经荡然无存，即使如此人们仍然盯住她并窃窃私语。弗雷泽身子一倾，感到有些站立不稳，立即用手抓住附近的一根柱子，竭力控制自己的冲动，以免奔上前去。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慢而又引人注目地朝她面前走去，并且努力摆出一副有名望的瑞士商人的派头。

“玛丽安娜？”

她转过身来盯住他，那神情表明她根本不认识他。

“是的，我的外貌完全变了。”他微笑道。

“很遗憾，我不……”

一个比她年轻五六岁的男子，仿佛一下子从地板下面冒出来似的，不知不觉就站在了弗雷泽和玛丽安娜之间。这人细高个子，戴着太阳镜，显得很机灵。是她的情人？保镖？或者仅仅是她的一个随行人员？他站在弗雷泽的面前，举止大方，令人愉快，但显得坚强有力，仿佛是在说：让我们别找麻烦，对不对？

“听我说话的声音，”弗雷泽说道，“你大概没有忘记我的声音。只是我的相貌完全不同了。”

戴太阳镜的家伙明显流露出一种威胁人的神态。“等一等。”当他靠近一步与弗雷泽鼻尖对鼻尖时，玛丽安娜说道，“退下去，奥里利欧。”她望着窗外愈来愈浓的暮色说道，“洛伦？”

弗雷泽点了点头，朝她走过去。一见玛丽安娜的手势，戴太阳镜的家伙就像精灵回到魔瓶里一样消失了。弗雷泽感到他此时异常地镇静，他看见玛丽安娜的上嘴唇在颤动，鼻孔微微一扇。“我以为我决不想再见到你，”他说道，“可是我错了。当我一看见到你并认出确实是你时，就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停止对你的思念，没有想要抛弃你的念头。我想完全回到从前那样的生活。”

她睁大了眼睛。“你认为你能够吗？”

“也许能。”

“你真是一个该死的傻瓜。”她温和而又充满柔情地说道。

“我知道，我干的这一切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道，“你把我们两人都弄得一塌糊涂，更不必提那可怜的杂种了。可是这事已不能更改，不是吗？要是你知道我曾经常祈祷别发生这样的事就好了。”她摇摇头又说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和他所干的只是一件蠢事而已。你怎么竟然这么在乎？”

“什么？”

“为这样一桩事而杀人？一瞬间就把三个人都毁了，就为了那样一桩事？”

“什么？”他又说道，“你竟会对我这么说？”

戴太阳镜的家伙又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你就要错过去机场的车了，玛丽安娜。”

“是的，是的。好，我们走吧。”

弗雷泽呆如木鸡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戴太阳镜的家伙一点头，立即出现一群搬运工把行李箱往外运送。当玛丽安娜走到大门口时，她突然回过头来，在那昏暗的灯光中她的眼睛似乎突然改变了颜色，带有那同样奇异的黄宝石光彩，这正是他想像他在赫维特的眼睛里所看见的那种颜色。然后她转过头走出去了。

一小时之后他到领事馆去自首了。他们在通缉犯名单上没有找到他的名字，他告诉他们继续查看前几年的名单，于是才找到他的名字。他们给他半天时间了结他的事务，但他回答说他没有什么可了结的。于是他们便办理手续将他引渡回美国，而他却像一个游客补办遗失的护照那样站在一旁观看。

回国像是回到很久以前曾经游历过的一个陌生的国度一样，一切事物都很熟悉，但行事的方式却大不一样。无休止的审问、商议和心理检查。他的辩护律师礼貌得有些过分，好像他们担心说错了一个字就会引起他勃然大怒一样，不过他们都干得很出色。最终他得到缓刑处罚，给以两年改造时间。那以后，他必须移居其它城市，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开始他的新生。在改造期间有专人给他以帮助，此外他还要接受５年时间的观察，在此期间他必须每周汇报一次他的情况。

在两年改造期结束时，管教员告诉他，他的辩护律师们已经请求法庭让他恢复他原来的相貌。这使他大吃一惊，一时间他感到自己仿佛又成了一个逃犯，从一个机场飞往另一个机场，从一家旅馆转移到另一家旅馆，东躲西藏，心力交瘁。

“不，”他说道，“我一点也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有那副相貌的人是另外一个人，我想我还是保持现在这副相貌更好一些。你的意见如何？”

“我的看法与你一样。”管教员说道。

# 《死亡开关》作者：[英] 戴维·伊格尔曼

没有来生，人类却会以另一种形式一直活下去。

计算机时代之初，一些人死后，也将留在他们大脑里的密码一起带走了，没有人能够打开他们留下的文件。一些公司急需使用这些文件却无法进入，结果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运作和效率。于是，计算机程序员发明了死亡开关。

有了死亡开关，计算机会提醒你每星期至少输入一次密码，以确定你还活着。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你没有输入密码，那么计算机就会由此推断你已经死了，你的密码就会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这些文件的第二权限人。这样，人们就可以利用死亡开关来做许多事情，如将瑞士银行的账户号码告诉继承人，在某场辩论中发表最后的高见，或者道出在有生之年里难以启齿的某些隐私。

死亡开关为人们提供了用电子方式告别人生的绝妙机会，很快，人们都喜爱上了这种方式。这时，人们已经不仅限于将密码发送出去，而是在计算机中预设程序，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发送电子邮件，宣布自己的死亡信息。

“看来我已经死了，”电子邮件的开头这么写道，“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愿……”

后来人们又发现他们可以预先编制好一些信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发送出去：“祝你八十七岁生日快乐。自从我死了以后，二十二年已经过去了。祝你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死亡开关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人们不再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死亡，人们假装自己根本就没有死。自动应答程序擅长对收到的邮件信息进行分析，死亡开关能让去世的人恍若在世地以各种借口婉拒邀请，或在节庆纪念日里发出贺信，向亲朋好友表达自己希望不久能与他们重逢的愿望等。

如今，建立一个死亡开关假装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已经成为一种艺术。事先编制好程序的死亡开关偶尔会发出一份传真，完成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手续，或者在网上购买最新出版的小说。更先进的死亡开关能够讲述好听的故事，交换一些圈儿内新近的笑话，吹嘘自己过去曾有过的人生辉煌，或者总结人生经验。

死亡开关的出现对人必有一死的宇宙规律开了一个大玩笑。人们发现，虽然他们无法阻止死神到来的脚步，但至少对死神的到来不再畏惧。

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类精神上的革命，人们不再有死后寂寞之感。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仍然还活在世上的人来说，却越来越难区分生者和死者。计算机不分昼夜地传送着死者发出的各种社交活动信息：问候、吊唁、邀请、聊天、谈情说爱、致歉以及只有熟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圈儿内笑话。

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多数人都已经死去，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少数人之一。当我死去之后，我的死亡开关被激活时，在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只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网络，繁忙的信息来来往往，却不再有人去阅读它们。在寂静无声的地球行星上，卫星绕地球旋转着，电子邮件在网上飞来飞去。

因此，人类的来生并非为我们自己存在，而是为太空中的其他文明而存在。当某个外星文明最终闯入地球之后，立刻就能够了解到整个人类文明。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交活动都继续存在于网络上：谁爱上了谁、谁善于竞争、谁惯于欺骗、谁回忆起一次欢乐的假期或饮宴而开怀大笑。每个人与上司、兄弟或者情人的关系都留在了电子信息中。死亡开关模拟真实社会惟妙惟肖，整个人类社会的网络简直都可以从中再次构建起来。地球行星的所有记忆都在计算机无数的“０”和“１”，中保留了下来。

我们可以永远地重温那些曾经共享过的笑话，弥补活着时没有机会说一些话的遗憾，回忆那些给我们带来愉悦却再也无法亲身体验的人生经历。记忆如今不再依赖人类而存在着，没有人会忘记它们，也没有人会厌烦这些被周而复始讲述的故事。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满意，因为如果人死而有知的话，回忆活着时曾经有过的辉煌人生，也许是唯一觉得快乐的事情。

# 《死亡曲》作者：西德尼·范·西奥克

陈光如 译

序

自从人类有智慧以来，就有了“永生”的念头。自从第一个猿人翘首星空，这种欲望便表现在无数的人类宗教信念之中。下面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星球人种怎样妄图通过牺牲别人以求得其自身的“永生”。它不仅对“永生”提出了奇特的阐述，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永生”的真面目。

一

散发出腐烂气味的枝叶像雨道似地覆盖在塞满了落叶的溪流上，傍晚的空气潮湿而且难闻。地面长满了各种野生植物，苍葱翠绿，间以鲜红乌黑，枝叶交掩，藤蔓纠纷。维隆斯从飞行器上俯身探看，在溪流下游一公里左右处，他发现溪岸旁泥滩上有一串杂乱的脚印。脚印的尽头，他看到５个赤裸裸的土人躺在岸边，四肢张开，憔悴不堪。维隆斯慢慢地飞近他们，打量着他们熟睡的面孔。一个鼻子，两个鼻孔，下唇垂着紫色的丝绸状纤维肉膜。其中有两个还抱着几校长着黄色野果的树枝，野果已经被吃掉不少了。维隆斯轻轻飞过，５个土人一动不动。

看来他们确实又聋又哑，正如飞行探察组报告中说的一样。维隆斯驾着飞行器着了陆，手持电击枪走了过来。土人们依然毫无动静。一年前，飞行探察组在寺院附近发现了他们，当时还有１２个，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现在维隆斯却只找到这５个。看他们饿成这个样子，估计活不上一年了。

维隆斯耸了耸肩：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亡嘛。所幸者这些人对我们毫无威胁。他又登上了飞行器，猛一抬头，高处五彩缤纷，映人眼帘，寺院座落在又高又陡的方丘之顶。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丛林世界，居然会有如此充满诗意的圆石柱和连拱廊建筑物，简直是个奇迹——它的建筑艺术，远远越出了它所处的时代和地方而超然子立。“夕照晖映之下，它犹如一团淡黄色的火焰。

维隆斯又耸了耸肩。赫勒已经为宇宙间各种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了。这位身材修长的教授研究的是关于银河进化动力和宇宙意识的理性模式。谢天谢地，维隆斯的责任上不过是确保两位教授和他们的助手们在这一年内安全无恙而已。

维隆斯在暮色中飞回营地。正吃着晚饭时，两位教授来了。鲍尔斯基长着一张圆脸，秃顶，焦急地皱着眉头看着他。赫勒的样子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清筋浮凸，咄咄逼人。

“我想，我们可以计划一下明天对那些寺院庙宇的首次考察吧。”赫勒说。

维隆斯不悦地说：“教授，我看不必着急。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呢！”

“从宇宙发展的整体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刹那时间啊！你去了两个小时，看见那些土人了吗？”

维隆斯倔强的下巴绷得紧紧的：“我发现上游处有5个土人在那儿睡觉。”他伸出手，制止了赫勒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问话，说道：“没有，我没想跟他们对话。好了，现在我正在吃饭，然后我要睡一会儿。明天的事儿明天再打算吧。别着急，慢慢来。”

接着就发生了争论，但维隆斯执拗不为所动，最后赫勒只好怒气冲冲地离去，鲍尔斯基跟在他后面。

夜幕降临了，维隆斯在暮色中巡视了营地的防卫线。据报告，这里附近有一种凶猛的类猴出没，常在丛林中蹑手蹑脚地来去无踪，并会主动攻击人。但维隆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像。他回到帐篷里，躺上吊床，在黑暗中睁大了双眼，每到一个新的世界，最初几天他总要失眠。

正当他终于迷迷糊糊地快要入睡时，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悠扬哀怨的乐声。他一骨碌地坐起身来，跳下吊床，冲出了帐篷。在这荒蛮之地，是谁在吹萧弄笛呢？

赫勒和鲍尔斯基也出现在他们的帐篷前，助手们也出来了。“难道是那些土人？”

“声音是从方丘上发出来的，”赫勒断言道，“而且，所用的乐器既非木管，也不是芦笛，而是金属的！”

“土人会有金属的笛子？”

“我是根据音质判断的。你看见他们时，他们手里有什么乐器吗？”

“什么也没有。”说着，维隆斯缩回到帐篷中，把他的电击枪拿了出来。“我去看一看。我回来以前，谁也不许离开这儿。”

赫勒在他身后哇哇大叫，但维隆斯头也不回。他快步向溪流走去。双月当空，明亮皓洁。他早先发现土人的泥沼已空无一人，只有一行新添的足印沿溪而上。走了约半公里后，在一个陡峻的峡谷前，足迹消失了。维隆斯仰望着方丘上的围墙，高处笛声乱响，他顺着被流水冲蚀得厉害的石块，沿着峡谷，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他登上了丘顶，只见隔着洒满月光的石头广场，有一个长长的柱廊，他握着电击枪，蹑手蹑脚地穿过广场，走向广场另一头一个围着高墙的院落，笛声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突然，冷不防地，他发现院子上空有一个隐约可见、蓝白二色的光环。他急忙停住脚步，但是可能已经暴露了。他连忙潜入围墙的黑影里，抬头只见那薄雾一般的蓝光在院落的上空飘荡。笛声仍然在无精打采地响着。

维隆斯侧身顺着围墙悄悄地移动，绕过一个墙角。这里本来可以看得见院子的入口的，可惜，一扇结实的石门挡住了他的视线。

维隆斯盘算了一下，然后快步闪身躲到一个石柱后面。探察组曾经侦察过这个寺院，认为这个寺庙建筑群里既无人迹，也无人工制品。可是现在他却遇到了金属的笛声和神秘的幻影。怎么回事呢？维隆斯百思不得其解。他蹲了下来，院子上空的光环仍然轻盈隐约，笛声仍然不成曲调。

一个小时过去了。维隆斯站了起来，使劲地跺着麻木了的双脚。他可不想就这么蜷缩蹲伏着度过他在这个行星上的第一个夜晚。他穿过月光如水的广场，大步跑下峡谷，返回营地去。

笛声在夜空中索绕。维隆斯凝视着黑漆漆的营房，陷入了沉思。显然，在这个行星上存在过两个种族——一个是那些土人，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个种族正濒于绝灭；还有一个就是那些创建了这个寺庙建筑群的种族。根据探察组的报告，这个行星的表面上散布着约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大弹坑，可能是过去发达的文明社会的核爆炸造成的。因此，有理由推断，正是曾经创造了那样高度文明的那个星球种族创建了这个寺庙建筑群，只不过他们在进行末日圣战时忘记了把它摧毁而已。这种推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是否同样可以推论说，这些士人正是同一个种族的残存的后裔，由于长期在山林里近亲乱交而逐渐蜕化以至濒于绝灭了呢？

第二天早上，维隆斯刚走出帐篷，赫勒就迎上来预备吵架了。维隆斯把他昨天下午在溪边和晚上在丘顶看见的情形简单地说了一下。“探察员们也进行了一些夜间探察，但疏忽了某些极有本星球特色的夜间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现在轮到我们来跟这一切打交道了。”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与那些土人建立联系。事情很清楚，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些藏有人工制品的地方，而探察组却没有发现这些地方。而且要快，因为，正如你所说的，他们已经快绝灭了。”

确实如此。

“好吧，教授，挑几个人，我们试试看跟那些士人来一次会谈吧。”

半个小时后，他们在深深的泥泞中拖着双脚来到了土人聚留的泥沼地区。拖泥带水的劈啪乱响并没有惊醒熟睡中的土人，他们只不过抽搐了几下肌肉。赫勒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这时候，有一个土人翻了个身，张开了惺松睡眼，唇上的肉膜微微颤动着。还没等赫勒讲完他的开场白，惺松睡眼又闭上了。小内文斯蹲了下来，说了几句他从美洲大学体系里学来的宇宙人通语，得到的反应是鼾声大起。

赫勒发怒了：“他们是不是故意要惹我们生气？”

维隆斯却心中暗自沉吟：“跟探察组发现他们时的反应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毫无反应。唔，天黑以后，可能会有点儿反应。”在那些憔悴消瘦的肌体上，维隆斯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只有致命的昏睡。

“啊，显然他们快饿死哩。可为什么会饿死呢？你们看，这不到处有现成的浆果和野果吗？你们看，这不——”

“我就是没看见那些金属笛子！”

赫勒那双桀骛不驯的怪眼四下扫射，土人们除了一身泥污的毛皮外一无所有。“不过，队长，昨晚正是他们的足迹把你引上了那方丘之顶的呀。我们立即派两个助手上那儿去找找吧。”

维隆斯马上一句话顶了回去：“今天，没有我亲自指挥，谁也不许擅自离营瞎闯。”

看来，无论是这几个土人，还是周围的环境，似乎都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如果现在就轻信这表面上的一切——或者轻信教授或助手们的判断，那都未免为时过早。

“这样吧，两个方案：或者我一个人带一个助手留在这儿，或者我用飞行器把你和鲍尔斯基送到丘顶上去作首次考察。你可以挑一个。”

赫勒踌躇了一下，选择了第二个方案。于是，维隆斯就和两位教授一块儿起飞了。近晌午时分，长空晴朗，寺庙建筑群沐浴在阳光下，圆柱和拱门雍容优雅。按照赫勒的吩咐，维隆斯驾着飞行器绕着寺院兜了一圈。他们飞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广场、柱廊和内院。寺庙座落在这些广场、柱廊和内院之间，一座比一座雄伟、高大。寺院的最高处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圆顶大庙，楼阁玲珑，上齐浮云。虽然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仍然完美无损，金碧辉煌。

“队长，昨天晚上你追踪的笛声是从哪座庙里发出来的？”

维隆斯迅速地把飞行器调了个头。然后降落在一个广场上。矩形的内院空荡荡的。赫勒用很不满意的目光巡视了一番，说；“这里显然没有任何可以搬得动的东西。”

“没有。”维隆斯表示赞同。只有尘土和一扇半掩着的石门。

在寺院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什么别的线索。三个人在大殿内走着，靴跟发出清脆的滴答响声。淡黄色的拱门显得十分高大，光滑的石阶显得十分坚实，玲珑浮凸的巨大的圆穹显得异常寂静。相形之下，这三个人又显得十分渺小。他们走出大殿，登上了庙宇高处，整个寺院在他们脚下一览无余。方丘以外，是莽莽丛林，花红叶绿，云缭雾绕。西面的地平线上，一个巨大的深坑隐约可见。

维隆斯意犹未足地细细审视着光洁如新的粉黄色的石面。对于这个建筑物的完整无损，对于这儿的空无一人，探察报告已经使他有了思想准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石头上都没有人走过的痕迹，这墙上也丝毫没有磕过碰过的痕迹。

“我想这庙根本就没有启用过！”

“正是这样！”赫勒敏锐地评论道。他的越来越兴奋、激烈的情绪表明他正在形成一个观点。“这个寺院正如我看到探察照片时所猜想的一样，这是一个标志！”他指了指周围在日光下熠熠生辉的石雕世界：“队长，你想一想——这宏伟壮丽、富丽堂皇的建筑，这巧夺天工的对称和比例，而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有计划地全部被摧毁——”

“你是说所有原来放在这儿的其他人工制品都被摧毁了？”

“不，我是说，这个行星上其他每一个建筑物都被有意识地清除掉，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能集中研究这一组建筑物而不至于分散注意力。”

维隆斯没有理会赫勒溢于言表的激动情绪，走下了石阶。

但鲍尔斯基显然为赫勒的兴奋打动了。

“会不会由于战争的爆发而使这个寺院没有来得及摆设布置起来或者启用呢？”

“可能的。可能的事情何其多也。而且，我们还看见了几个土人，他们有金属的——我们猜想是金属的——笛子，还有一大堆空空如也的石头建筑物。”

“这就够了。”赫勒把下巴一扬，于脆地说，“今天晚上，等那些土人醒来时，我们再来观察他们。当然啰，队长，你跟我们一块儿来。”

维隆斯咬了咬唇，说：“好吧。”他领着两位教授回到了内院，四下看了看。这儿既无上盖，旁边也没有高大的建筑。“我们只需天黑前到这儿来等候就行了，那些土人可能会感到有威胁而对我们加以攻击的。”

“这倒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睡觉的地方也没发现有什么武器。”

“是呀，可也没发现有什么笛子。”

“那我们还有电击枪呢！”赫勒争辩道。

三个人回到了飞行器上，起飞了。飞行器在空中略事停留；夕阳晚照，方丘顶上，寺庙建筑群浮摇飘渺，闪烁生辉，更显得神秘莫测。

二

黄昏时分，他们开始沿着营地附近的一条溪谷上山。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经手握电击枪，蜷身隐藏在庭院的角落里。鲍尔斯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赫勒的喘息声是沙哑的。两个月亮却没有升起来。

忽然，他们听见了赤足在石地上走路的声音。第一个土人出现了。他在院门停了下来，骨瘦如柴，驼着背，呆滞迟钝的目光投向了这几个陌生人，唇膜微微颤动。他神色紧张，有所戒备地闪身走进院子，在他们几个人对面蹲了下来，一面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一面举起了一只开岔的手。

他手中拿着一根装饰华丽的笛子，金属的笛管精楼细雕，光泽如新。土人扇动鼻孔，开始吹笛子了，唇上的纤维膜起伏飘动，笛子发出了一阵不成曲调的哀声。

其他几个士人也进来了。５个土人都已到齐，都弯腰蹲在那儿，混浊的目光盯着几个外来的陌生人。他们都拿出笛子来胡乱瞎吹，又黑又脏的口涎挂在掀动着的唇膜上。但这时候维隆斯却没怎么注意他们的呕心样子，因为，随着笛声，庭院里出现了一个——幽灵！

它像一团光云，越来越亮，柔和的亮光洒满庭院，笛子也熠熠生辉。维隆斯看着瘦骨嶙峋的手指漫无目的地上下捂着闪光的笛管上的笛孔，笛声既无节奏，也无旋律。

但是，随着这嘲喧的笛声，光云中间出现了一个单薄纤细的幽灵，它逐渐显示了轮廊，比地球人和土人要高一些，但样子和比例却差不多。朦胧的幽灵焕发出微弱闪烁的蓝光，洒满了院落，全身仍然裹着刚出现时的那团光云。它在蜷缩成一团的土人面前弯下腰来，伸出两条蓝光似的长臂，团身自抱，凝为一体。然后又抖脱长臂，轻旋漫舞。忽而抑腰半折，升上半空，忽而纵身往后，如一轮光环急旋，在院子里游荡，毫无阻挡地穿透周围观众的肉体，光带般的肢体明灭不定。

笛声此起彼伏。幽灵直立在院子中央，光带环身盘旋摇曳。维隆斯身不由己地被吸到那光云的旋涡中去，不禁神魂颠倒，满目星斗。这时，头一个月亮已从院墙外升起。庭院中央的幽灵越发光辉灿烂，清晰可辨。并且又变换着模样。

它变成一团火焰，有着火舌般的臂膊，火球般的脑袋，腾腾燃烧着的胃肠。起初，它是一团炽烈的蓝色火焰，又像是爆炸时的火光；然后，火势蔓延开来，更加光辉灿烂。灼热的双臂火舌似地舔着维隆斯，他不禁痛苦呻吟，拼命想站起来，头脑里轰响着一种无声的尖叫。身旁的鲍尔斯基也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

不知过了有多久，当两轮明月都已升上了半空时，火焰开始后缩，幽灵开始自旋，身后拖着炽热的火臂。最后，这一切都化作庭院中一团旋转滚动的光环，火红的光芒逐渐暗淡，变为橙红色，橙黄色……

暗淡的火光几乎看不见了，这时，颜色又开始变红，变鲜。维隆斯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努力摆脱令人头晕目眩的光焰，逐渐恢复了一点儿知觉。“鲍尔斯基。”

鲍尔斯基没有应声，赫勒倒还能说话。

“维隆斯，这是什么？”

“这是——”维隆斯也答不上。这是一轮光环。它在旋转着，摄人心魄。

于是，光环开始消失，维隆斯打了个寒颤，嘶哑的笛声又继继续续地飘进了他的耳朵。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双目被灼得发痛。院子里只剩下弥漫的光云。

个子最高的那个土人俯卧在地上，手脚大张，以头枕地，开岔的手仍然紧紧地攫着笛子。他的伙伴们瞪着他，忘记了吹笛子，笛声戛然而止。其中一个挣扎着往前，抓过笛子塞在自己颤抖的双唇间。

吹呀！维隆斯心中响起了这样一声无声的尖喊。其他几个土人粗暴地用手捶打着筋疲力尽的吹笛手，但那个吹笛手没有动弹。笛子都静静地躺在石地上，光焰完全消失了。

维隆斯又打了个寒颤，这下子他完全恢复了知觉，站了起来。赫勒也紧接着一跃而起。维隆斯急忙拍拍鲍尔斯基，把他搀扶了起来，绕过蜷缩成一堆的土人，走到广场上来。天顶上，两轮皓月当空，像一对高傲的孪生兄弟。三人来到峡谷前时，鲍尔斯基已经能够自己走动了。峡谷又深又陡，黑森森的。“你能行吗？”

鲍尔斯基点了点头，秃顶闪着亮光。他们跌跌撞撞地摸下谷底。赫勒最后一个下来。他抖擞精神，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

“队长——”

维隆斯摇了摇头。“教授，把电击枪准备好。”看得出来，赫勒简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他们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营地，帐篷支柱上，挂灯明亮，与月光争辉。他们心里这才感到踏实了。帐篷的嵌板沙沙作响，邻近的帐篷里传来年轻人纷纷议论的声音。方丘上又重新响起了微弱的、杂乱无章的笛声。

“我的帐篷呀！”维隆斯大叫一声，走在前面。

维隆斯的箱子里有一个小小的长颈瓶，两年前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时候他灌了一瓶代酊酒。他在瓶盖里倒了三滴白色的液体，一口吸尽。酒气立即挥发，维隆斯的鼻孔感到一阵强烈的刺激。他递过长颈瓶问：“代酊，要吗？”

鲍尔斯基接了过来，学着维隆斯的样子吸了点儿。赫勒犹疑不决地问：“效果如何？”

“闻起来很香，有时有点儿辣。”

“是兴奋剂吗？”

“短效刺激。”可惜这酒今天晚上对维隆斯不起作用。

赫勒冷淡地谢绝了：“我不需要。”

维隆斯耸了耸肩，把长颈瓶放回到箱子里，但鲍尔斯基似乎精神好些了。他搔搔光头：“如果你有朝一日重新整修那宏伟的寺庙的内部，你一定会记得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那个光环的花纹图案。它是大圆顶内壁上的几何图案群中的一个主要图案。既然这个光环能出现在圆顶上，那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圆顶上别的花纹图案也会化为光焰出现在院子里？如果我们再贸然地回到那儿去？”

“你觉得那是贸然吗？”

“如果不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极不愿意再去冒那个险。我要弄清楚，我们所看见的，到底是一种电子物理现像，还是纯属一种精神上的幻觉。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我都想要探讨。”鲍尔斯基遗憾地耸了一耸他那宽厚的双肩，“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回去体验一次，恐怕我们的探讨不会取得很大的收获。队长，你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

“对不起，大概是由于过度的凝神细察和大胆想像，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法思考了。”维隆斯踱着方步。原先，当他来到这个星球上时，他有一整套通用的对策，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考虑了。

赫勒修长的身躯咄咄逼人地迎了上来：“好吧，维隆斯，我来告诉你吧。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大脑中枢兴奋的结果，也可能是我们真的看见了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再亲自体验一次。而且这一次，我们自己来吹笛子。”

维隆斯眉毛一扬：“什么？你要我们自己吹笛子？”

“需要我再说一遍吗？难道你甘心听凭那些野人来操纵吗？”

“照我看，他们也只不过像我们一样被玩弄于别人的股掌之上。谁也不许吹那些笛子，我得先——”

赫勒那露出青筋的手臂肌肉隆起：“维隆斯，我老远地飞到这儿来可不是打算空手而归的。”

维隆斯不悦地说：“哦？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赫勒把手一挥，做了一个包罗万像的手势，说：“我要丰富我们人类对别的星球人种的了解，和对别的时代的了解；我要为揭示那确实存在而且把我们全都包括在内的宇宙进化规律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要——”

维隆斯摇摇头。“教授，没有服务中心委派的宇航队长的监护，私人基金的考察团是不允许接近任何外层空间世界的。现在，宇航队长是我。虽然我对你们研究员们的研究范围完全外行，但事关安全方面，我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您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您回到地球上时将被指控犯叛逆罪。”

“我不信！”赫勒掉头冲出了帐篷。

维隆斯转过脸来看看鲍尔斯基，不禁愕然。教授肥胖的脸上满面倦容，如呆似痴。“教授，再喝点儿代酊？”

“今晚不啦，队长。”回答是有气无力的。

翌晨，维隆斯带领全体人员来到了方丘顶上。赫勒严厉的目光在沐浴着阳光的石头广场上扫了一下，说：“队长，我想再去考察一下内院。”

维隆斯让鲍尔斯基指挥大伙儿，自己陪着赫勒走进了内院。小小的院子里除了坐石以外什么都没有。赫勒不死心地把每一个角落都细看了一遍，然后迈步走了出来。

维隆斯在后面跟着。赫勒大步穿过广场走向柱廊，鲍尔斯基领着大家正聚在那儿。等到维隆斯赶上大伙儿时，两位教授已经领着大家走进了一座庙。在一系列像梯级那样一座比一座高的庙宇群中，这是第一座。直到维隆斯走到门廊下时，他才发现这里正在出现又一个奇迹。

庙内，教授和助手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维隆斯顺着大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的方向飞快地瞥去，只见在光洁平滑的滑石地面上，升起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石台，一直升到稍高于视线处，侧面有一道对角斜纹。

维隆斯反应敏捷，早已拔枪在手。“谁也不许碰那石台！”

赫勒狠狠地盯着他：“你——”

“谁也不许动！”

石台的底座又徐徐向下滑动，石台在对角线处张开了，一个黑色的长方体缓缓地滑到地面上。维隆斯一个箭步抢了上去。他蹲了下来，用手指试着摸了摸那光滑的表面。看样子像个盒子。

石台完全隐人了地面。维隆斯掂了掂盒子的份量。还好，不太重。“我到广场上去把它打开。”

没有人反对他。维隆斯来到了广场上，单膝跪在使人感到懒洋洋的阳光里，用自己的身影遮着盒子，也挡住了站在门廊里的人的视线。他撬了撬盒子的接合处，一下子就把盒子打开了。他定神一看，盒子里赫然躺着两排共14根精美的金属笛子！

14个人在门廊下等着。维隆斯慢慢站起来，颇为震惊。阳光轻抚着笛子，金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怎么样？”

维隆斯招了招手，让大家过来。‘”就是这个，眼看手勿动。”

大家围了上来。赫勒数了数，露出了挑战的笑容：“啊，队长，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根，可就是没有你的份儿。这是不是某种暗示，表明您在当地权威眼中的地位？”

“倒不如说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机关开始启动时，我不在庙里，教授。”

赫勒扬了扬双眉：“这么说，你也承认这儿正好有１４根笛子绝非是偶然的罗。”

“有什么承认不承认的，我不想跟你争辩。”维隆斯啪地关上了盒子。他把人分成两组。昨天，他和赫勒、鲍尔斯基到这儿来时可没有得到这不多不少，每人一份的赠礼呀。“温切尔，欧尔仙，戈梅斯——你们跟我来，其他人在这儿等着。”说着，他拿起盒子，带着3个人回到庙里来。

他们满怀希望地站在庙里，可是毫无动静。维隆斯门声说道：“欧尔仙，再去叫一个人来。”

她急步走了出去，把阿盖勒叫了来。４个人肃然看着维隆斯，寺庙还是毫无动静。“再叫一个人来。”

就这样一直增加了４个人，他们仍然一无所获。维隆斯步测了一下刚才升起的那块地面，接缝勉强可以看得出来。“我敢发誓，这个地面对承受的重量有敏感的反应，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人数太少的话，机关就不会开动。不过，到底要多少人才肯给东西呢？”

“队长，也许它知道我们已经有了笛子了吧？”她指了指他手中的盒子。

“哦，我们来试试看。你去把盒子交给鲍尔斯基，然后回来。”

她照办了。这下子，石台果然又从寺庙的地面升了起来。带对角斜纹的侧面光华耀目。上盖徐徐张开，一个较前略小的盒子滑了出来。维隆斯迅速把盒子打开看了看，面色变得铁青。一共是9根笛子，庙里的人每人一根。

“喝，这机关真够灵的！”蹲在维隆斯身旁的温切尔评论道。

维隆斯看了看他那张结实的脸和一双明亮、碧绿的眼睛，说：“灵极了。”他沉吟了一下，心中盘算着：笛子谁也不许吹，要吹得他先吹吹看；而且，他也不想花一天的时间在这儿弄出一大堆多余无用的盒子来。他立刻向欧尔仙吩咐了几句，欧尔仙拿着第二个盒子回到门廊那儿去了。一会儿，她空着手进来了。当石台又开始升起时，她急忙跑去把第二个笛盒又拿了回来。石台上盖徐徐张开，维隆斯已经作好了准备，在石台还没来得及吐出第三个盒子时，维隆斯一下子把第二个盒子又塞回了进去。

他倒有点儿希望这一尝试会失败。可是石台默默地把这个硬塞进它口中的笛盒连同那个它刚打算分派出来的笛盒一块儿收了回去，然后隐人地下。维隆斯松了口气，把大家嘘赶出庙堂。

赫勒讥讽地笑了笑说：“现在大概可以看看别的庙堂会送给我们一些什么了吧？”

“我这儿还没完呢！”维隆斯又挑选了几个助手。“我先进去，然后你们每隔６０秒钟进来一个人，看看需要几个人才够启动那个发放机关。”

7分钟后得到答案了——需要６个人，维隆斯歇了一会儿后，又挑了体重比较轻的６个人来试验。第６个人一到，庙堂就有反应了。“这么说，这个机关不问重量，只问人数。好，现在我们上山去看看吧。”

第二、第三、第四座寺庙奉送的都是笛子。维隆斯一一谢绝了。“显然，这些笛子是要让人吹的。不过，建造这个寺庙群的那些人，准备下这些笛子，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吹呢，还是为了给那些土人——”

赫勒没等维隆斯说完就挑起了争论：“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以为苗子是为那些土人准备的？”

“他们不也有嘴吗？他们也能对着笛孔吹气嘛。他们甚至可能是建造寺庙群的那个种族的后裔呢！”

“我实在无法想像我们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些濒于绝灭的土人会是这些建筑物的建造者，也无法相信这些建筑物会是特地为他们而营建的。”

“那你对这一切又如何解释呢？”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建造这么一个寺庙群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有奥妙——除了地势方面的考虑以外。现在，既然是我们来到了这儿，我觉得，这个寺庙群正是为了我们的到来而专此恭候，并要揭示一个重大的真理的。”

“哦？是向我们大家揭示——还是单单向你一个人披露？”

“谁想知道真理，它就向谁揭示。”

“哦。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它向每一个人都揭示了一个不同的真理呢？”

“那么，其中的大多数人必然是由于理解能力较低而为假像所迷惑了。”

维隆斯端详着赫勒的长脸。这个人老是离不开这些海市蜃楼式的凭空设想，这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一种低能的表现呢？抑或这正是他头脑异常清醒过人之处呢？天晓得！

“走吧。”

接着的两座寺庙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们奉送了笛子。可是，当他们走进第三座时，这次，庙堂中心的石台不是从地面升起，却反而徐徐下陷，然后移到一边，露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洞口。

“往后点儿！”维隆斯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洞里灯火辉煌。他往下望了望，只见一把金属的梯子通向一条狭窄的走廊。他弯下腰来，发现廊壁是光亮的金属，地面是耀眼的石板，别的就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了。他站了起来，离开了洞口，神情很严肃。

“看看吧。”

赫勒跪下，朝洞里张望。他站了起来，淡褐色的眼睛焕发出惊奇的神采。“队长，显然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地下宫殿。”

“显然如此。”

“而且，显然你也不打算让任何人下去。”

“对极了，——今天不行。”

“你知道，可能整个方丘都是空心的，”鲍尔斯基说。

“甚至可能根本就是人工堆成的，”温切尔推测，“特地为了建一个巨大的地下贮藏室。”

而且使整个寺庙群显得更为突出明显，就像一块大诱饵？维隆斯开始觉得这整个精美讲究而空空如也的建筑物就像是一个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向他投过来的一道道充满疑问的目光，说：“我自己得先想清楚。今天我不让你们下去，这并不是在存心阻挠你们的考察。我得先好好地考虑考虑。因为，要是我们下去的话，那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个地方，而不是为了冒险去揭示什么伟大的真理——无论那是人间的，外星球的，或者是宇宙的真理。”

赫勒气得嘴唇发白。

考察队员们继续朝前走。一座座寺庙向他们展现出更多的连接地下走廊的通道。在最高最大的主庙里，在刻有复杂图案的圆顶内壁之下，宽阔的石级直通而下，两旁有雕刻的扶手栏杆。维隆斯木然凝视着这石阶。作为一个探险者，这种建筑实在叫他头痛。

“队长，还需要描画圆顶内壁上的那些图案吗？”

维隆斯往后退了几步，仰首扫视了一下圆顶，说：“要，而且要拍照。”

沃勒和戈梅斯两人打开背囊，取出了照相器材。

三

傍晚，考察队回到了营地。维隆斯没有参加饭后分析会。他草草吃了晚饭，重申了谁也不许离开营地，谁也不许到丛林中去的命令，就夹着简盒，走向土人在泥沼里打滚的地方。

他们不在那儿，他顺着溪流追踪而下，走进了丛林。５个土人正在幽暗的林荫深处大吃大嚼。它们扯下硕果累累的树枝，胡乱塞进喇叭口似的嘴巴里，一面还响亮地咂着嘴。黄色、红色的果汁顺着紫色的唇膜直往下淌，弄得瘦削枯瘪的前胸满是果浆、泥浆。

他们一直吃到肚皮都胀鼓鼓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地向着溪流的上游走去，灰暗的脸上木无表情。到了峡谷口附近时，两个土人跪下来，在一棵有着结实的棕色主茎的植物旁边乱挖，挖出了一个盒子，样子跟维隆斯带着的那个差不多。５个土人各拿了一根笛子后，又把盒子重新埋了起来，然后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峡谷。

维隆斯稍等了一会儿才跟了上去。当他来到广场上时，庙里已经传出了笛子声。维隆斯离开笛声向主庙走去。晴朗的夜空；闪光的石板；主庙那金碧辉煌的圆顶；还有圆顶上高悬着的那一对孪生的皓月。

主庙内，滑石地面泛着微光。头顶上，圆顶的内壁笼罩在阴影中。只有维隆斯的脚步声在庙堂里引起了清脆的回音。他沿着墙壁走着，然后坐了下来，背靠着冰冷的石壁，打开盒子，挑选了一根笛子。笛管上有指孔，一端有吹口，另一端有一个喇叭口型的突出物。金属的笛管凉冰冰的。维隆斯试着用嘴唇轻触笛子的吹口，开始吹了起来。

于是，眼前浮现了一片亮晶晶的轻云。维隆斯抬头仰望，只见圆顶上的图形花样迸发出火光，并开始晃动，光环旋转，图案变幻，五彩缤纷，各种线条，忽聚忽散，融汇离析。这一切，都令人恹恹欲睡。慢慢地，维隆斯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只知道自己手中还拿着笛子，自己还在吹着它；只知道天花板上翻滚扭曲，光云正在逐渐凝聚成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这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无脸无形的蓝色幽灵了。这是一个金色的女郎，身上松软地披挂着轻纱似的光云，两臂优美地在空中挥舞，玉指葱葱。她赤着双脚，裸露着双腿，蜻蜓点水般地划过厅堂，踝细如锥，趾散如蒲。透明的光云使她娇美的身躯可以一览无余，但玲珑的线条，妩媚的姿态，只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绝无猥亵的意味。她的花容月貌，也完全是金光的杰作——唇似新月，目如玉坠。头上顶着一朵彩虹似的薄云。

维隆斯继续吹着笛子。圆顶的内壁变得像天空一样的宽广辽阔，一样的深沉——而且忽然像夜空一样的漆黑。光环纷纷飞旋着离开圆顶，像流星一样划破长空，坠落在无底深渊似的黑夜里。接着是灿然星河般的几何图形，有如万丈瀑布倾泻而下。

维隆斯完全被吞没在这飞萤流光的纷扰之中。手中的笛子也焕发出前所未见的异彩，维隆斯现在已经不是看见，而是凭着灼烧着的指尖感觉到这些异彩的。在这纷纷扰扰的焰火会中，维隆斯的金色女郎腾身而起，像一枝金箭平滑地穿过那无穷无尽的黑暗，然后微弯柳腰，轻舒粉臂，慵展玉腿，平躺在黑漆漆的穹宇上。她悬浮在那深邃遥远的夜空中，金光渐黯，变得纤细轻薄。她的四肢也逐渐缩人躯体内，好像化成了黑沉沉的夜空中一轮燃烧着的炫丽的金黄色的太阳。倏尔，她又伸出四肢，徐徐飘落，向维隆斯抖缩着的地方游了过来。

维隆斯正处于飞箭般的星光的包围圈中。金色女郎飞扑过来，穿透了维隆斯的胸怀，消失在他背后的庙壁中。她很快地又出现在几米以外的前方。她又飞扑了过来，把腾跃不息的星光串在她那柔长的双臂上，指挥它们，驯服它们。她把这些星光排列成一个空中的金字塔，然后，疾风般地带着它们穿过云天，星光金字塔静静地平躺在圆顶的内壁上。

她又飞回来了，并把一句话送进了维隆斯的心中：“我又活啦，全靠您啊！”她的脚趾在空中攀援，手指拂着清风。

维隆斯也竭力想说话，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笛声倒是更为响亮了。

她越发光洁照人，她的容貌体态也更加清晰可见。“我像一颗种子，在光云的外壳里等待盼望；我等着您用您的精力和生气，使我重生出血肉之躯。现在，就请开始吧。”她曲身后仰，渴望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不料就在这时，又出现了第二朵光云。灿烂的光辉凝聚成另一个色泽较深、健壮结实的鲁莽汉子。他的脚趾又长又粗，走起路来，身边还绦绕着光云的残絮碎片。只见他略一弯腰屈腿，就箭似地直向空中射去，犹如平地飞起一道白气。

维隆斯耳边传来了一阵喘息声。只见温切尔正蹲在笛盒边，双唇紧贴着一根金光耀眼的笛子。维隆斯无可奈何地瞪着他年轻的助手，动弹不得。

一句诱人的细语又吹人心中：我等着呢！

一阵心烦意乱，使他忘记了吹笛子。他的金色女郎顿时化为薄云轻烟。维隆斯急忙把吹口塞到嘴边，使劲地吹着。她又焕然生辉，一双眼睛忽然绿如碧玉。她欣喜若狂地又腾身而起，飞到空中——

——而且没入了大殿圆顶上一轮焕发出紫气祥云的飞行光环中。她迅速地拗腰后仰，化成了另一个光环。然后，两个光环一块儿在空中风驰电掣，旋转飞行，简直分不清他们的容貌、躯体和四肢。

正当他俩在圆顶上飞转时，维隆斯又发现了第三个光体，就是昨天晚上那个蓝色的幽灵。它从天而降，火光炽烈，如一道电弧划过，与另两个光环混然合为一体。

维隆斯四下环视，只见５个土人蹲在两米外处，最高的那一个在一心一意地吹着笛子。其他的也在抚摸着各自的笛子，他们的眼睛里反射着一闪而过的紫光、金光、蓝光。

过了一会儿，３个光环分开了。维隆斯的金色女郎恢复了原来的仪容姿态，向着维隆斯头上面的石壁飞扑过来，消失在墙壁后面。片刻后，又在对面的庙壁上重新出现。她又轻盈地向维隆斯飞来，凝然停在他面前。“当我肌肉丰腴时，我在石面上赤足飞跑，用弹簧一样的脚趾弹跳；我飞啊飞啊，一头秀发火星四迸；我两眼之间嵌着一颗宝石，能把阳光化为劈石立开的利剑。”

一束强光直射进维隆斯的大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在石路上飞奔的幻影，身后是火花四射、噼啪生电的长发。她回阵一瞥，维隆斯看见了熟悉的眼睛和嘴唇。但这时的她，并不是凝固的光，她有着丰腴的肌肉，棕黄的肤色，柔软的身躯。她又一回首，碧玉般的双眼，就像两眼之间嵌在肌肤中的那颗宝石一样闪着绿光。

她纵身一跃，飞上高空。他们一起在一个玻璃建筑物鳞次栉比的城市上空遨游，城市四周是滑石广场。广场的边上，连接着浓密潮湿的莽林。“我飞啊，飞啊，但我的力量还不成熟。遗憾啊，我又要落下来了。”

他们果然落了下来，肉趾触到了石面。

“但我知道我的力量还会加强，因为我有强壮的父母。我的父亲多次穿过莽莽丛林，越过浩瀚沙漠，回来时，额上的宝石仍然烈焰腾腾。我的母亲简直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女神，她毕生在高高的云层上来去自如，最后被风暴夺去了生命。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能高飞入云。”

“我飞啦！”她又出发了。这一次，他们的旅程更远了。当他们迎着看不见的气流飞驰时，她用敏感的手指感触着大气；当她把秀发甩向肩后时，金发发出一阵噼啪的生电声响。他们高高地飞越城市，来到莽林边沿，然后又一个鹞子翻身，直入云霄。底下，树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突然，她猛地弯身下潜。

他们以疯狂的速度逼近树梢。维隆斯的笛子发出了一声尖响。她又腾身而起，如一道圆弧飞越一朵白云。接着，她又缓缓下潜，最后双双歇在城市的边沿上。

“我飞，但我也步行，上下求索，探寻。我用口品尝，用鼻嗅闻，用眼观察，用手感触。我用头发把空中的气流化为火焰，从而获得力量的增长。当我活着，我神通广大。”

她在城市中急速穿行，进行各种试验、考察、尝试和取舍，维隆斯也跟着忙得不亦乐乎。她性急得一处也呆不住，东窜西跳，简直好像要蹦离这个世界。维隆斯看见了五光十色、花纹图案、制品建筑，还有许多像她一类的精灵。但她走得太急太快，维隆斯什么都没有看真切。

“过去我就是这样的，”她的声音又在他脑海中回响，“现在我又这样啦！我把您的精力化成了我的生命。我又蹦，又飞。”

她一跃而起，悬浮在空中，身后是灼目耀眼的光芒。然后她开始后退到与维隆斯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周围是宽宽的一圈黑影。她亭亭玉立，金发噼啪作响，两臂往后抱着一个巨大的水晶石。她拧过头去，身影逐渐模糊，溶化在水晶石中，最后，只剩下光灿灿的结晶面深处的一线金光。

她又出来了，但她已在水晶石里脱去了血肉身躯，化为一个光影，头发已变成了一团光云。“是我呀！”

是她。她在穹宇上拗腰折体，闪闪发光，就像黑暗中一轮骚动着的、喷薄欲出的红日。然后，她又猛地飞扑过来。“在我肌肉丰腴的时候……”

维隆斯随着她回到水晶石中，她又恢复了血肉之躯。他满足了她对交欢的迫切寻求，对异性的发狂似的挑选和试探。对配偶的最后抉择。他们生活在一起。两个棕色的身躯如光弧经空，风驰电掣地离合追逐，有如绿玉红光。他们像旋风之神，噼啪作响的头发交织在一起，新月般的身躯也浑然一体。然后，他们又一分为二，各自的生命回到自己的躯体中去。

同居几个月后，她怀孕了。维隆斯和她一起飞到一个石窟里，她腹中的婴儿逐渐成熟，最后，一胎生了４个小家伙。她把生命吹进了它们嗷嗷待哺的小嘴。维隆斯看护着她分娩，陪着她去找一个可以帮忙哺养和照看婴孩的下人。

婴儿们成长了，先长出了毛发，但只有一个婴孩萌发出一丝噼啪生电的毛发，其他3个的毛发都又细又软。她勃然大怒，在云间横冲直撞，发泄怒气。然后她找了一个阴暗角落，把那3个没有天赋的孩子遗弃在那儿了。她头也不回地奔走了。“让那些只会在地上乱跑的小矮人谁要它们就捡了去吧！让它们去哺养这些小家伙，给它们洗刷，喂食，料理吧！这些头发无电、头脑无神的家伙——不是我的孩子！”

她把剩下的那个女儿抱上云端，母女二人如彗星划过长空。回来时，女婴两眼闪耀红光，就跟她满周岁时嵌人前额的那颗红宝石的颜色一样。“我要把我的女儿抚养成人，我可以通过一条耐久的脐带把能量传送给她……”

以后的几年里，维隆斯一直跟她在一起，随着她一起去探求那不断增长的力量，并运用这种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跟她一起征服了她宣称归她所有的那个世界。这里有眉间无宝石、头发不生电的、在地面乱跑的小矮人。——当她把绿色的火焰射进他们呆滞的眼睛里时，他们呱呱大哭叫饿。

“当我肌肉丰腴的时候……”

她不倦地飞行，但随着岁月消逝，维隆斯力竭声嘶了。笛声变得沙哑——他全身逐渐麻木。可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这种衰竭的情况告诉她。最后，她只是生活在他头脑里的一个暗淡模糊的楼阁里，飞舞着，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威风依然不减当年。维隆斯顽强地把一口一口的气吹进笛管。

最后，连头脑里这最后的楼阁也黯然无光了。他四肢完全无力，笛子咔哒一声掉到石地上。维隆斯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时间就像一口井——又深，又黑，无路可遁。他下意识地贴着漆黑的墙壁挣扎着。过了很久以后，知觉好像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他头脑中来。他听到温切尔的紧急声音：“队长，天快亮了，咱们得赶回营地去了。”

维隆斯睁开双眼，但总无法把目光对准要看的东西，眼前一片模糊。他侧卧在冷冰冰的石面上，肌肉都没有反应了。温切尔扶着他坐了起来，他的笛子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他用手指慢慢地抓紧冰凉的笛管，问道：“我昏迷多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些土人拿走了我们４根笛子，从盒子里。”

维隆斯把手伸了过去，抓住打开了的盒子。土人们把他们自己的笛子扔在不远的地方。

“我没有去阻止他们。我——我也跟你差不多，只不过眼睛是睁着的。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头人抬走，那个大个子，吹出——吹出蓝色精灵来的那个。”

维隆斯木然地点了点头。“就是昨晚昏迷过去的那个。”他从地上爬了过去，仔细地观察了被土人丢弃了的那些笛子。他那乱哄哄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清醒的念头：“死的。”

“什么？”

“土人把它们扔了——因为它们是死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笛子用过了。没有用了。反正就这意思。所以——”他的话有气无力地停住了。

“所以只有你的那位金色舞女，我那位紫色的，和那个蓝色的，”温切尔说，一双碧绿的眼睛闪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而他们只有5个人，无法启动机关，取得新的笛子。”

维隆斯点点头。他慢慢地站起来，说：“我们最好在他们派人来寻找我们以前下山。”

温切尔的神情忽然显得慌张：“队长，我昨天晚上来只不过是想看一看。我不是——”

“别提了！”

当他们来到广场上时，维隆斯凝视着地平线上那个独一无二的大弹坑。可能这就是他们从石路上起飞腾人高空的那个城市的标志；可能那些远处的树林就是他们在飞行中几乎撞上的那些树木的后代吧。显然，这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就是……

他一把抓紧了笛子。在他的宇航生涯中，他到过50多个星球，可是从来没有到过和看见过像今天遇到的这样一个生机蓬勃的星球。

难道这个星球上过去的居民全死了！

是死了吗？

“队长？”

维隆斯从遥远的思路上回到现实中来，陪着温切尔来到溪谷。“要能睡几天——”

“如果赶在大伙儿醒来以前偷偷地溜进营房，就可以睡上几个小时。”

他们果然赶在大伙儿睡醒前溜回了营地。维隆斯倒在他的吊床上，睡得很香，没有做梦，也没有听见营地的起床哨。

几个小时后，另一种紧急的刺激把他弄醒了。他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跑出帐篷，但觉饥火中烧，无法忍受。他拖着麻木的两腿来到餐篷，一个炊事员正在提前为午饭做准备。维隆斯告诉他自己饿极了，炊事员给了他一个盒饭。维隆斯一口气吃光，连添了两次，歪躺在饭桌旁。

接着，他又听见T赫勒盛气凌人的咳嗽声。“队长，根据我的理解，谁要是昨天晚上违反你的留在营地不许外出的命令的话，将以叛逆罪论处。”

维隆斯的声音像喝醉了酒：“我指派温切尔为我的特别助手，在非常时期。”

“哦？奇怪的是你过去没告诉过我。”

“我也很奇怪。”维隆斯固执地跟他顶着嘴。

赫勒眯着他那双灰眼睛。“好吧，你觉得在允许我们进入地下宫殿前必须首先考虑周详的那些问题，我想你一定已经有时间考虑过了吧。”

简直是讹诈。维隆斯叹了口气：“吃过午饭去。我带着温切尔作为我的特别助手，你也可以挑一个人。”他的手表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出发之前，他还可以睡一个半小时。

欧尔仙用一块湿毛巾把他从梦乡中弄醒了：“队长，赫勒教授在大发雷霆，你已经退了一个半小时了。”

维隆斯头晕眼花地坐起身来，脑子怎么也无法清醒。他从药箱中取出药剂喝了些，还是有些晕晕乎乎的。这样三弄两弄的就更迟了。

赫勒神色严峻地跟他点了点头，他们一块儿上山了。维隆斯感到眼前这个朦朦胧胧、阴阴森森地不断向自己逼近的峡谷，像是通过另一种感官映人自己脑海中来似的，既不太真实，又不是幻影。他脚底下也有同样的感觉。

直到他们面对着那通往主殿地下走廊的石阶时，维隆斯的脚步才稳了下来。一会儿后，他和温切尔、赫勒、内文斯四人都来到了走廊里。在他们面前，是涂釉的石地，一眼看上去，走廊似乎只通向一堵空墙。但还没走上5步，石壁便滑向两旁，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和上面大殿一样大的地下厅堂里，只不过天花板比较低，发光的石面把大厅照得通亮。

维隆斯把头往后一转，灼灼的目光扫视了６０度角，停在一块真人般大小的石像上。她肤色棕黄，身材修长，昂首挺立，碧眼上视。眉间有一颗嵌入肌肤的蓝宝石，双臂环抱着身后一块和她一样高的长方形多面水晶石，肉趾紧抓着地面，正准备一跃而起。维隆斯不禁惘然若失。他抬头注视着她那石雕的面庞，留在上面的那种探寻的神情似曾相识，但五官仪容却又素未谋面。

“队长——那边。”

她在水晶石的另一面上又出现了，这次的肤色蓝得鲜艳，轮廊精巧的躯体内似乎可以看见能量在流动、她双臂高攀，头笼轻云。维隆斯凝视着她那张改变了花容的脸庞，不知该怎么说好：“温切尔——昨天晚上你看见像这样的吗！”

温切尔明亮的眼睛里显然闪烁着心照不宣的神色：“你是指穿透水晶石的路，从——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路？”

“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路？”

赫勒走了下来，站在他们面前，扇动着脑袋上的两只大耳朵：“到底你们昨天晚上看见了些什么？”

维隆斯不乐意地把自己昨天晚上的经历向他说了一遍，看着这一切被赫勒那个充满古怪念头的大脑一过滤就完全变了样。他说完后，赫勒不饶人的目光射向了温切尔。

温切尔说了他自己的经历：“队长，我觉得水晶石里的那段路是一个象征，用这样的手法暗示我们，什么时候是在回忆往事，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现实。除了在这回忆与现实交接的时刻之处，我在别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巨大的水晶石，而且显然你也没有。但后来——我想大概是你昏迷了过去以后——当我跟着我的那一位走上死亡之路，看着他最后寿终正寝时，我发现他手中拿了一块和这块大的水晶石样子相同的小晶石。他带着这块小水晶石到一个他称之为死屋的地方去。那块小水晶石大约有我的小手指第一节的一半那么大。他把它拿在手中，然后就——死了。后来他的随从们回来了，打开他的手一看，水晶石已经不一样了，中心有一颗紫色的假疵——原来是没有的。”

“你不认为那是一种象征吗？一种暗示？”赫勒问道。

温切尔碧绿的眼睛流露出迷惑的神情：“我不知道。他——他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那水晶石只是一种登记死亡的手段；也许是召集随从的一种信号。还可能是这样，他死时，某种物质——他个人的某种肌体情感电波传递到水晶石中去了。一个——一个灵魂印记，也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的想法。”

赫勒炯炯有神的目光又投向维隆斯：“队长？你怎么解释温切尔所看见的这一切呢？”

维隆斯摇摇头。在重新与她一起继续走上生命的旅程，并送她走过那段水晶路直至死亡之前，他不愿意妄加解释……

“……今晚？要不要今天晚上来与她共同生活，直到她撒手仙逝呢？”

但那不会是最后的死亡，只要他手中还拿着她的笛子，那是她的生命之源。

“你当然有你的解释，即使你不愿意说出来？”

“我想你也会有你的解释的，赫勒。既然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当然有罗。建筑这个寺庙群的那个种族的人显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我们人类多少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力量。”

“那是说，假如昨晚所见不只是笛子引起的幻觉的话。”

“你们俩谁也没认为那是幻觉啊。这些人能够通过一种晶体状物把太阳能注入他们的肌体内。他们能够在空中飘浮并飞行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来，他们统治着他们同种族中那些迟钝的、缺乏天赋的成员。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被召到这儿来了吧，队长？”

维隆斯郁郁不乐地瞧着地面：“为了揭示一个伟大的真理？”

“正是！我们被召到这儿来，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第二个具有那些人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人种。在整个星河系的各星球人种中，我们被挑选来继续沿着他们没有走完的进化之路走下去。”

“那么，那些土人又怎么解释呢？你不相信他们正是建造这个寺庙群的那个人种的后裔吗？”

“怎么可能呢？难道你认为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吗？——除了他们都是人这一点之外？”

“这是蜕化变种。这个星球上散布着核弹坑。”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蜕化变种必须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遗传紊乱，然后才会重新稳定下来，成为一个新的、单一的、同质的种族。从弹坑形成的时间来看，年头是远远不够的。他转守为攻地向赫勒发问：“教授，如果你断定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充当那个超级人种的接班人呢？”

“显然，他们太原始了，不可能作此飞跃。他们要补走的路程太长了。他们甚至还够不上石器时代——我们没看到任何工具和武器的痕迹。不过，我想，要是那个超级人种能为他们现身说法，循循善诱的话——”

“那些土人每天晚上到这儿来吹笛子。”

“这显然不够。他们没有提问、寻求和探索的智力。”

维隆斯不再争辩下去了。他抬头一看，石阶上站着一排人，一个个都听得人了神。“如果我们要寻求和探索什么的话，那还是再往前走吧。”

四

大厅里还有两个石雕和晶体的美丽塑像，考察队粗略地视察了一下，维隆斯则在步测大厅的四壁。他才测了一面，忽然，石壁下滑，出现了一个缓缓向下的走廊。

其他人也走了过来。“且慢，我要先看看这个大厅所有的出口，并画一张草图以便参考。”

他们发现还有三个通往别处的走廊。他们进入了最后的一个，身后的石壁闭上了，与此同时，两旁的石壁往后招了起来，现出了第二个大厅，而他们就站在台阶口上。维隆斯仔细打量着这个新地方。大厅地面全是一个个活动的陈列箱子组成的，每一个密封的箱子里放着一件闪光的东西。

教授和助手们高声欢呼，一拥上前，只有维隆斯一个人暴跳如雷。１７年来，他领导的考察队每有珍品发现，总要先停下来祈祷，但在这儿，什么东西都已准备周到，而且还放在玻璃箱子里。他的脑海里立即转过了一个念头：多像一个星际老鼠夹子啊！维隆斯满腹狐疑地皱了皱鼻子。他的小老鼠们正在一溜烟地跑过去吃乳酪哩！

真是香甜的乳酪。他们面前摆着一套精心选配的艺术珍品——脆薄的杯碗，别致的盘碟，精美的服装，金丝银线的织锦，还有又大又辉煌的玛瑙。

然而，这个大厅只是另一个精心设计的展览大厅的前厅而已，而那个展览大厅又通往另一个展览大厅，还通往第三个、第四个……

但他们很快就证实了，这层层相套、优雅精妙的连环大厅是有尽头的。两个小时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大厅只与进来的大厅相通，而那个大厅又只与原先进来的大厅以及其他两个没有出口的房间相通。

当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时，赫勒鸠鹰似的锐利目光投向了维隆斯的草图簿。他把草图与维隆斯的寺庙群平面形势参考地图比较了一下，说：“如果你这两张图的比例没有错，队长，那么，这里还有整个我们无法到达的地下部分。”

“要不然，你想他们把分发笛子的机关和有关存贮物藏在哪儿呢？”

“啊——当然罗。但是，假如有门路能通往那些厅堂呢？尽管我们显然在这儿没有发现这些入口。”他的目光四下扫射着。“队长，你对这一切有何感想？”

“非常漂亮。”

“但完全是无用的。没有一件实用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向我提供和描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况。这些东西只告诉我们，收藏了这套东西的那些人里面有一些非常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和工艺匠。你知道为什么这套东西的种类范围这么窄吗？”

“我还没想过。”

“显然，种类不多，因为这只是用来表现他们的能力的一些具体样品。其余的，他们要我们通过笛子去了解。”

维隆斯耸了耸肩膀：“就算是这样吧。”

“那么，我们今晚全队都到这儿来，你不打算反对吧？显然你和温切尔昨晚的试验没有什么害处嘛。”

维隆斯又耸了耸肩，放弃了他对笛子的独占权。

“而且，既然你已经视察过这个地方了，你不会反对我明天派一个小组下来拍照和登记编册吧？”

“不反对，要是能弄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话。”

“会弄得好好的。”

阶梯是自动的，他们刚走过去，天花板就打开了，出现了一条通道。他们重又回到了地面上。

维隆斯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他预感到内心有一种疯狂的冲动。他坐在吊床上，从盒子里取出笛子来，爱抚地摸着它冰凉的笛管，恨不得立刻在这儿就吹起来，让她再活下去。

但这儿不是地方。

“主殿也不是地方。”当他和考察队一起来到方丘顶上时，他又这么决定。今天晚上不能在那儿。考察队员们向主殿走去，泛着微光的石面上，大家都放轻了脚步。他们鱼贯进入大殿，分散在四面，靠墙席地而坐，一个个默默无语，心事重重。每人发了一根笛子——他们又向石台取了一盒，以补充被土人拿走了的那几根——然后各自不由自主地就把笛子举起放到唇边。

维隆斯不想跟他们呆在同一个大殿里。当第一声笛音怯怯吹响时，他就溜了出来，大步地急忙走下石阶。他来到了一个小庙里，圆拱窗外悬挂着孪生明月。他双手颤抖着把笛子放到唇边，舔了舔吹口，吸了口气，吹了起来。

可是什么也没有，空中只出现了一抹菲薄的彩色的雾。没有成功。维隆斯再吹了一下，奏出了一种从来没有人听到过的旋律。

现在也没有人听见。只有维隆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这寒庙里。他的嘴唇忽然感到一阵冰凉，窗外那一对孪生月亮冷冷地在他呆滞的眼前滑过。

她是不是要寻其同类呢？不会的。可是，当手表上的指针表明，又过了沉闷的一刻钟了，而他吹来吹去还只是吹出些雾来的时候，他就拔腿离庙，径自向主殿走去了。

要是上两个晚上，那催人人梦的光焰迷魂阵早就会叫他晕晕糊糊了。现在，蹲在主殿四壁墙根的人和土人们也都神志不清，目光呆滞，显然已经掉进了光焰迷魂阵了。可是维隆斯毫不迷糊，他站得稳稳的。肌肉由于心情的紧张而绷得紧紧的。他把自己的笛子再一次放到唇边吹了起来。

她还是没有出现，只有他在那个被遗弃的、荒凉的小庙里已经吹出来过的轻柔光帘。

后来，他只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出寺庙群，险像环生地摸黑下了峡谷。他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灯光下，他发现了笛子上的裂痕。

金属笛管上有一套精致的小玩意儿：有用陶瓷做的，有用闪光丝线编织的——还有单独一块白色的水晶石，像他小手指第一指节的一半那么大，水晶石深处，有一个金色的瘢点。他的金色女郎！但是，当他试探着用力捏时，水晶石上出现了放射状裂纹。

碎了。维隆斯惘然若失地把碎片握在拳心摇晃着。当她死时，她的肌体情感电波立即被搜获并保存下来——灵魂的印记铭刻在水晶里，可惜是这样一种一摔就碎的东西。他使她复活过来，跳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舞，然后他筋疲力尽，把她摔在了石地上。笛管掉在石地上时那“咔哒”一声还在他心中震响着。

维隆斯捏紧手中锋利的碎片。他走出自己的帐篷，溜进了黑夜笼罩着的丛林。方丘上的笛声在夜空中萦绕。他来到了溪流边，一股浓郁的泥土味迎面扑来。

“我飞啊飞啊，一头秀发火光四进；我两眼之间嵌着一颗宝石，能把阳光化为劈石立开的利剑。”现在，她要求最后一次把水晶的碎片化为辉照云天的光焰，怎能让她在这莽莽丛林里长眠孤窟呢？

这时，他看见了溪水里双月的倒影，浮光跃金，静影沉壁。他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他把手腕一抖，把她送到了长眠安息之地。她轻轻地敲碎了银镜似的水面，水中的月影化着粼粼涟漪。她随波而逝，离开了他。

离开了这茫茫的黑夜，离开了这死寂的世界。维隆斯穿过一片空荡荡的树林，回到了空悠悠的帐篷中。他躺着，凝视着脑海中幻现的光影，双手紧紧地握着——但手里什么也没有。

当他被声音吵醒时，天色已经微明。他连忙赶到吃饭的地方。考察队已经回来了。他们饿得什么都顾不上了，一心只想着吃，一个个如狼似虎地扑向食物库帐篷，拖出一袋袋的浓缩食物，用手舀起一捧一捧的粉和丸子。鲍尔斯基独自把一包碳水化合物粉拖到食物库帐篷的遮荫处，把食物有条不紊地填进嘴巴。

维隆斯看到赫勒在帐篷的另一边，正和5个土人蹲在一起，把高蛋白丸子倒进他们的饭碗里。

“你在给他们喂饭吗？”

赫勒闻声抬起了头，面容憔悴。“队长，他们快饿死啦。喂饱了好跟他们说话。”

“那我希望你已做好准备，可以很快就把话谈完，教授，说不定你正在让他们服毒呢！”

赫勒猛地吃了一惊，惶恐地朝土人们扫了一眼。“我——”他心烦意乱地一手插进了头发。“我没想到这一点。他们的新陈代谢系统可能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我——”他的手颤抖着。“我看到有机会，我就——”

“不过，现在也不必停下来。这可能是你最后的一个机会。”

勒赫紧张地抬起头说：“内文斯是我的通讯组长。内文斯——”他回头扫了土人们一眼。他们扔下了手中的饭碗，把一袋丸子全倒到地上。开岔的手贪婪地铲着，舀着。个子最大的那个土人第一个把头钻进那堆丸子，唇膜抖动不停。

维隆斯高声把内文斯叫了来。赫勒和内文斯两人进行了大胆的努力，利用各种语言、手势和表情跟他们沟通，最后甚至用手指和尖棍在潮湿的泥土上写写画画。“纸会使他们更糊涂的，”内文斯一边忙着，一边匆匆地对维隆斯说：“千万不要使用一种比对话内容本身的文明程度还要复杂的媒介。”

“既然这样，那还是说话吧，”维隆斯冷冷地建议道。对内文斯所作的努力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土人们继续大吃大嚼，跟在满地乱滚的丸子后面又是追，又是抢，然后把饭碗里的丸子倒进弯弯的大嘴巴里。

等到碗里的丸子也吃得精光时，内文斯的努力终于引起了一位听众的兴趣，这就是鲍尔斯基：“队长，要不要试一试我们前天晚上尝过的那种东西？”

“代酊酒？赫勒，想要试一试另一种牌子的毒药吗？”

赫勒立即表示同意。

“那就先别让他们再吃丸子了。要是代酊酒行的话，我们先让他们懂得这样一个条件关系——要吃的，就得先说话。这样，我们就有办法了。”

土人们欣然同意服用这种颜色很浅的酒。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轮流嗅一嗅汽化盖。浑浊的眼睛几乎立刻就明亮起来了。

“行啦！”赫勒得意洋洋地说道，“他们的大脑细胞纤维——”

“还在念念不忘吃！”维隆斯眼明手快地一把拦住第一个跑过他身边、向食物库冲去的土人。他跟这个土人扭打起来了，他发现对手简直是一把怒不可遏的骨头。土人凶猛地吼叫着，指节、腕、肘、胳膊都会向着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屈曲。他的手指一把抓住维隆斯的脖子，弯弯的大嘴巴一口咬住维隆斯的左颊。维隆斯怒吼道：“向他开枪！”

其他的土人也冲破了站成一列的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向食物库扑去。他们的意外行动比维隆斯的困境更紧急有力地唤醒了目瞪口呆的人们。“打倒他！”

温切尔从赫勒的皮带上一把拔出电击枪，朝着呆若木鸡的教授身旁连放数枪。土人失声大吼，松开了手。维隆斯抽出一只手，拔出电击枪，当场把那个土人击倒在地。然后，他一手捂着带血的左颊，一面奔向食物库，把其他４个土人一一击倒。

当维隆斯命令把５个瘫软的士人拖到营地外面去时，赫勒两眼冒火，不服地说：“他们是有理智的。”

“他们有的是饥饿。连狗都会找到食物，如果它饿得厉害。”

“但狗不会长得像个人啊！狗——”

但现在不是探讨宇宙间的各种定义的时候。“要是你想在他们醒过来时还要试试的话，那就拿一袋丸子来——一袋。不过我可要握着电击枪。刚才，这些宝贝已经从原来设想的毫无危险一下子变得可能成为一帮亡命凶徒了。不过，我还是要说只是‘可能成为’。”

被电击枪打昏过去的土人很快就醒了。内文斯想尽办法，试图使他们明白那一袋丸子和这些人想与他们交谈之间的关系。但土人们的回答却是发动攻击，连续地向年轻的助手野蛮地扑过去。

于是他们又被击倒在地，维隆斯阴郁地看着5具失去知觉的躯体，说：“赫勒，我看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先让他们懂得攻击和统统被打翻在地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食物和交谈之间的关系。”

赫勒勉强地点点头：“可能代酊酒没怎么启发他们的理智，倒激发起他们的攻击天性了。”他承认说。

“而且，说不定当你快饿死时，进攻就是理智的反应。”

可是，当土人们恢复知觉时，代酊酒的效力显然已经过去了。他们缩成一团，阴沉愠怒的目光在电击枪和丸子之间荡来荡去，唇膜抖动着。大个儿站了起来，低下了头。维隆斯握紧了手中的电击枪。但他不是冲上来，而是转过身去，走了。其他４个也跟着走进了树林，脚下咯咯嚓嚓地响着。

赫勒垂头丧气，维隆斯把电击枪插回皮袋中。“他们还要来的。我在这儿守着食物库，你们去睡个大觉，补回昨天晚上的一夜不眠。”维隆斯转过身来，第一次注意到教授和学生都那么疲倦不堪。

但当他面对着他要看守的伙房时，他的恻隐之心又消失了。箱子、袋子全打开了，食粉、丸子、夹心松饼、还有粮食，撒得到处都是，连地上都有。维隆斯面色阴沉地巡视着，尽力把还能吃的收拾好。把地方弄整齐于净后，他就手持电击枪，无聊地呆在帐篷里，等着时间慢慢地过去。日移影动，微风轻拂，枝茎摇曳，红绿树叶窸窣晃动。土人们没有回来。

直到黄昏时，阿圭拉才来把维隆斯叫到营地外沿。土人们一起从树林里出现，唇膜飘动着。那个大个子把双手伸到维隆斯跟前。

维隆斯注视着向他递过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小小的金属仪器管，两头空空，内壁上有一些质量很轻的叶片，中心悬浮着一个刻有指针度数的圆形仪表。管子的金属上略微看得出有些麻点，盛放仪器的盒子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儿脏东西。

大个子朝着仪器作了个手势，嘟哝了几声。

“交易？”维隆斯猜想着，吃了一惊。他用手指指嘴巴。

大个子也指指他自己的嘴巴，唇膜抖动得更厉害了。

“拿一袋高蛋白丸子来，”维隆斯迅速地吩咐阿圭拉。“还有夹心松饼。还有赫勒，要是他在附近的话。”

阿圭拉把丸子、饼干和教授都带来了。“他们拿来的？什么玩意儿？”赫勒问道。

维隆斯把仪器一手塞给了他。“你猜猜吧。阿利，拿着我的电击枪，准备着。”他把枪交给助手，解开了放着丸子的口袋。

土人们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们把丸子倒作一堆，然后一捧一捧地舀起来。他们又把夹心松饼挑了出来，高高兴兴地分着。

“行了，队长，我相信这是一个气象仪。一个风速仪。”赫勒把仪器举了起来，叶片被风一吹，在管子里旋转起来，刻度盘上的指针也摆动了。

“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一件精巧的礼物，而且一点儿没坏。”

“就是啊！显然，这儿有一个我们尚一无所知的手制品仓库，那儿有一些自从大破坏以来一直藏得好好的东西。”

五

维隆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飞机探察组报告说，居民中心已经全部摧毁了，连一点点残垣破瓦都荡然无存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像蓖头发似地把布满这个星球表面的浓密的丛林蓖一遍。维隆斯斜眼望着那茫茫夜空。“你打算今天晚上带考察队到寺庙上去？”

“当然，虽然我们昨天晚上都体验了那么生动的经历，可是，对于这东西的技术，对于他们到底是怎样产生这样的效果的，我们却一无所知啊。”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技术。他们的力量是天生的。”

“可是，眉间的那颗宝石不是天生的呀！你告诉我说你在你的笛子上找到的那玩意儿也不是天生的呀！而且，只要我们能够学会把一个人‘录’下来，以供未来的需要，那将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你能想像有这么一天，你能够与苏格拉底并肩而行吗？还有牛顿和爱因斯坦，李奇和帕迪尼，在他们毕生的工作和研究中，你都能亲随左右？还有，你能想像吗，莎士比亚在奋笔疾书，你就在他身后探头——”

“莎士比亚已经死了，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我们上山吧。明天，我要设法动员我们的朋友多拿些东西来交易。不过，这一次我得要跟踪他们。”

当晚，考察队来到峡谷口时，欧尔仙把维隆斯拉到了一旁。她把她的笛子塞进维隆斯手中，说：“我不再吹这个了。不过，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吹，队长。”

他还没来得及问问她，她就如释重负地掉头跑了。维隆斯满腹狐疑地端详着手中的笛子。

温切尔出现在他身旁。他指着跟在考察队后面的那伙土人，说：“队长，今天下午我已经问过每一个队员了，昨天晚上谁也没在梦幻中见到他们那个种族的人。”

“哦？”

“是这样的，我几乎向每一个人查问了他们在梦幻中的经历。你知道，那些具有天赋神力的人看来并不具有同等高尚的道德品质。好几件事说明了他们真是老奸巨滑，人面兽心，还有许多事情暴露了他们的冷酷和若无其事的恶毒行径。很清楚，他们并不把那些没有天生神力的家伙看作是真正的——人！”

“你说的是那些满地乱跑，服侍他们的小矮人！”维隆斯皱起了眉头。无疑，他自己的那位金色女郎也毫无这样的善心。她对那些低等人种看不出有什么感情。“好吧，就把这看作是那些土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一种迹像吧——他们害怕跟我们接触，因为有思想顾虑。”

温切尔点点头：“我也是这么猜想的。你知道的，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土人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甚至会进化为一个文明种族的。”

这话并没有打动维隆斯的同情心：“要是他们的毛发也会发出火星电花的话，他们都会活下来的。”

“但其他的都没活成呀，那些会跳舞的精灵，还有他们的低等人。”

维隆斯恼怒地问道：“他们后来到底怎么了？难道一点儿线索都没有吗？谁都不知道？”

温切尔明亮的眼睛避开了维隆斯的视线：“我——我不敢肯定，因为欧尔仙不愿意和我谈。不过，其他人倒都没有看见什么。”

“好吧，会知道的。”

维隆斯相信自己很快便会知道结果。他靠在庙壁上，把欧尔仙的笛子放到唇边，运气一吹，一个火红的精灵应声而出。笛声中，随着这光烨耀目的梦幻仙境而复活的，不仅是一位与前不同的翩翩起舞的光焰人，而且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此时此地，满地乱跑的小矮人已经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而具有神力的毛发生电的则越来越少了。

“太少了！不过，虽然我们人数寡少，但我们仍然大权在握。那些软弱无能、没有神力的家伙，仍然在我们的光电宝剑之前卑躬屈膝，不胜犬马怖惧。但是我们知道，再过不了几代人，我们不但将会绝灭，而且还会蒙受耻辱。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最后的子孙死光以后，这些低等人种就再也不会用他们的丹田之气来供我们的先辈们借光还魂了。相反，他们将狠毒地毁掉我们藉以永生不灭的笛子。那时候，我们将与水晶的躯壳同归于尽，成为遗传规律中的这一奇花异葩的牺牲品。因为，正是这种特殊的遗传规律，注定我们的子孙后代越来越少以至最后无法延续后嗣。”

“我们将从宇宙中消失——属于我们的宇宙！”

不过，尚存的英才们知道，宇宙中并不只是他们。他们翘首星空，苦想冥思。在这宇宙的某个地方，有着同他们相似的生命。因为我们大可以自豪地问，难道不是只有人这种形式，才可能是宇宙间最万能、最理智的精华吗？而且，总有那么一天，那种生命在他们的宇宙探险中，会发现这个星球的。

到那时候，他们将静待恭候。等着去跳呀，飞呀，闪掠盘旋；等着使他们的整个历史从头到尾地重新复活——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整个种族的故事；每一个家族的历史，就代表了整个种族的历史。而且，到那时候，除了静待恭候的笛子外，将没有别的什么会使天外来客们分心，也不会有叛逆的低等人去毁坏那些珍贵而脆弱的笛子了。

那时候将根本没有低等人了。

维隆斯的笛声使寺庙群的头几座出现在幻境中。在远离所有居住中心的地方挑选了一处土地，方丘平地而起。特别建了一个保险库来置放全套的笛子——这就是可敬的祖宗们。保险库精心安装了缓冲和防御设备，内壁上雕刻了这个具有天赋神力的种族的历史，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个又一个的荣耀。他们从来不曾失败过，也永远不会失败。

由于他的伴侣的早逝，维隆斯没有亲临目睹那场末日大屠杀。在走进了死屋，踏上了进入水晶石的道路，而炽烈的光环又尚未重新出现之际，维隆斯强使自己从幻境中恢复知觉。他使劲把笛子从唇间推开，五指痉挛如爪。

为了确保他们那脆弱易碎的永生的寄托物的安全，他们把低等人全部杀绝。他们首先盖起了寺庙群——星际诱饵，然后系统地把一切销毁，灭迹。维隆斯不用看就知道了。他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笛子猛力一掷：滚你的蛋！笛子“咔哒”一声摔在石地上。

但别的光环还在他脑子里乱飞，盛怒并不足以使他能立即离开寺庙，把笛子里的光焰世界摔个粉碎也不能使他免于丑态百出。黎明时，他跟其他人一样把食物库闹翻了大，食物到处乱扔，肆意浪费。

人和土人们挨着都在大吃，开岔的手和五指的手都在贪婪地扒着。

维隆斯躺在吊床上，迷迷糊糊，忽然，迟疑不决的欧尔仙朦胧地出现在面前。“队长，——”

“你没吹笛子。”声音像喝醉了酒。

“没有，我——”

“那好，你去守卫食物。别让土人抢走。有事儿喊我。”

“跟那些土人在一块儿？你要我去——”

“拿我的枪去。他们要是走，就来叫我。”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来了。“队长，土人——，我不让他们靠近食物库。我向他们开了枪。他们现在到树林里去了。”

维隆斯坐了起来，默默地看了看表。正午。“是去拿东西来交易吗？”

“不知道。我——你要我跟着他们去看看？我一个人？”

维隆斯吃力地摇着头以表示他绝无此意。“药箱。”他用粗哑的声音对欧尔仙说。他的脑子已经僵硬了。

１０分钟后，刺激剂起作用了。他走出帐篷，在晌午的微风中，脚步还有些不稳。欧尔仙领着他走进丛林。“他们先走了一刻钟。”

“他们走路像海龟一样。而且还有点儿像大象。”幸亏他的头脑清醒了，脚步也稳了。他很快就发现了土人的足迹，很容易地就跟踪上了。欧尔仙跟在他后面。

“队长——”

“跟踪时可不能聊天啊。”

“哦。”显然，要说的话并不太紧急。

穿越丛林的土人也走得不紧不急。维隆斯和欧尔仙跟着他们越过溪流，然后背着寺庙群而行。两人很快就靠近了他们，可以听得见他们的脚步声了。“我们最好离得远点儿。”维隆斯沙哑着嗓子悄声说道。

“队长，我给你笛子——”

维隆斯咬着牙根说：“我把它砸了。”从欧尔仙灰白的眼睛里一闪一闪的目光，维隆斯知道，自己愤恨的感情也得到了她的共鸣。他看看手表，摸摸肚子。“我们应该先吃了午饭再来。”

“这是因为那些笛子使我们饿坏了。”

“那些笛子——”维隆斯看着她，没有说下去，又是一阵饥饿令他肠胃抽搐。

“所有那些光焰，变幻——都是从我们的肌体中取得能源的，”她神情激烈地说，“那些水晶石直接从我们身上提取能量。”

维隆斯一动不动地细细回味着她的话。累得东歪西倒，饿得真想狼吞虎咽，头晕目眩直发晕——这些都不仅仅是睡得太晚和饮食作息时间不规则的结果。精力衰竭的种种症候他都一应俱全，活像耗干了电的蓄电池。“欧尔仙，为什么你总是能一语破的呢？”

“因为我头脑十分清醒，”她不客气地回答说，“而且，要是吃了亏，我总是知道的。”

本来，他也应该知道的。只要再过几天，再尝尝那令人迷乱的咒语的滋味，他也会知道的。但那些土人又往前走了。“等我们回营再谈吧。详详细细地谈。”

她点点头，冷淡地表示满意，他们又再往前走。进入溪边茂密的草木丛后，土人们加快了步伐。他们两次停下来果腹，摘下长满黄色浆果的树枝狼吞虎咽。维隆斯和欧尔仙躲在潮湿的簇叶下注视着他们。维隆斯羡慕得肚子咕咕直叫。“要是我们也敢尝尝野生植物……”

欧尔仙尖刻地瞥了他一眼。

“要是我们敢的话。”他没有再说什么，静了下来。

当土人又继续往前走时，他把电击枪拿在手里，警觉地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动静。脚下的泥土又湿又黑，尽是腐叶。

到了近傍晚时分，林中旅程停止了。前方，士人们沉重的脚步声静了下来。维隆斯和欧尔仙等了一会儿，然后警觉地往前移动。

前面，丛林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半球形的圆顶房，一半攀满了藤蔓，门开着。维隆斯听得真切，里面传来的正是他们一路追踪的土人的嘟哝声。除了这第一座圆顶房外，还有其他的，大小和建筑式样都差不多。下半部分的镶板是棕色的，半透明；上半部分的镶板是绿色的。

维隆斯小心翼翼地慢慢绕过第一座圆顶房，围着第二排的第一座兜了一圈。他轻轻地敲敲那半透明的镶板，发现质地是塑料的，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老化变质。他把前额紧贴在这半透明的镶板上朝里面张望，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些静物的大致轮廓。

欧尔仙的神情同他一样，也是茫然不解。忽然，她往别处看了看，碰了碰维隆斯的胳膊，用手指了指。透过茂密的草木，他发现了又一群圆顶房。他回头朝土人走进去的那座圆顶房瞥了一眼，一手把欧尔仙腰间的电击枪从皮带上拔了出来，塞进她手中。“监视着他们。要是他们转回咱们的营地去，上我这儿来。”他用手指了指，示意前方的那群圆拱房。说完，他就一闪身离开了。

第二个圆顶房群比头一个占地要广，建筑式样也较为多样，包括一个单间的长房，几个小圆顶房，还有五六个稍大的。外面的镶板虽然藤缠蔓绕，但实际上也一点儿没有损坏。维隆斯推开一扇上着活页的门，走进了长房。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而且，凌乱不堪。尽管由于半透明的绿色镶板的过滤，室内的光线很暗淡，维隆斯仍然可以看得清这种杯盘狼藉的情况。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撒得到处都是。地板、墙壁上，东一滩，西一抹，斑斑点点，全是干了的油污泥迹。维隆斯用脚步测了测房间的长度，也辨认出了别的东西——桌子，椅子，炊具，水箱——样子跟地球人用的东西大不相同，不过可以辨认得出它们的用途，如果假定这屋子里居住的是类似人这样的生物的话，看来，他发现的这个长房是一个厨房——一个劫后荒芜的厨房。

就像他昨天早上看守的食物库一样的劫后荒芜，是经历了一场疯狂的、集中的饥饿风暴的洗劫后的荒芜。他打开了一扇柜门，发现里面堆放着塑料餐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餐盘摆设得很考究，与周围的杯盘狼藉形成鲜明对比。

他困惑不解地来到厨房的另一头，走进了一间较大的圆顶房。这里面的光线也很暗，但东西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吊床，桌子，椅子，柜子，还有零碎杂物。不过这儿的一切都摆设得井井有条。

他正在逐一打量那些零碎杂物，欧尔仙来了。“他们又回咱们营地去了。”

他猛地抬起头来，问道：“带什么了吗？”

“大概又是一件气象仪吧。刚才我查看了一下他们呆过的那间屋子，那显然是一个存放测天仪器和气象器材的仓库，不过，仪器也好，器材也好，没有一件跟我学气象时用过的一模一样，但都很相似。还有一些气象记录，不太多——许多许多页都是空白的。当然罗，我不认得那些字，也看不懂他们的数字——”

“就像我看不懂这些东西一样，”维隆斯打断了她的话。他塞给她一本用黏合剂粘起来的柔软的塑料薄膜簿子，上面画满了许多莫名其妙、错综复杂的直线和曲线。“就像我自己的字迹一样难认。”

她在柔软的薄膜页上扫了一眼，“这意味着我们在和一些有手的‘人’打交道，就像我们那些有手的土人一样？”

他点了点头，指着圆顶屋里的家具说：“而且有胳膊，有腿，有躯干，而且大概也有脑袋——就跟我们那些土人一样。要不，就是些其他的类似人的种族。”

“这个行星上具有人的特点的种族只有两个，”她提醒他说，“除非你想把那些低等人也另外单独算作一个种族。”

“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好几个世纪了。完全绝灭了。而这一群圆顶房在这儿还不到几年功夫呢！”

“要不就是那些土人？”

这种解释真是无稽之谈。

“探察组的小伙子们疏忽了这个地方，我倒并不太感到奇怪。这些圆顶房伪装得很好，棕绿二色使它们完全隐没在茂密的丛林中。再说，这儿离寺院也太远了。所以，装有生物感应器的飞行器在飞行探察时，没有特别注意搜索这一地带。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整个星球上毕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哩。”

“但我们那些翩翩起舞的光焰人却在这个世界统治了——而且飞翔了好几个世纪了。如果那些土人在其进化的征途上能够接近到这一步，以至于能够创建这样一个复杂的布局，那光焰人们一定会知道的。可是，从我们吹过的那１４根左右的笛子中，一点也也没有发现这些土人存在的迹像呀。你和我吹过的那根笛子是最新的，可是‘他’显然也对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文明种族一无所知呀。”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创建这一前哨据点的人也来自外层空间，像我们一样。”

“那这只能也是一个前哨据点了。”

“我看，在作进一步猜测之前，咱们先在周围再找找，看还有些什么没有。”

她同意了。于是，他们俩一齐动手搜查那些零碎杂物。

5分钟后，他们找到答案了。维隆斯把东西摊在桌子上，两人都俯身看了起来。深沉的寂静笼罩着他们。

“一个相册。”欧尔仙终于轻轻地说了一句。

“就是回咱们营地去的那些土人的。”印在塑料薄膜上、望着他们的面孔是熟悉的：两个鼻孔，圆形的口腔，弯弯的下唇上挂着肉膜。开岔的手也是熟悉的。只不过现在的土人们的躯干因为挨饿而失去脂肪和肌肉纤维，而且没有了长袍、上衣、裤子和漂亮的饰器，有的只是满身的泥污。维隆斯匆匆地翻阅着相册，照片上的背景是各种技术装置，他们的土人看来是某个未知的星球上的人，有科学，有机器。虽然不认识相册背页上的字，但维隆斯和欧尔仙从照片上已经看懂了个大概。

看完了最后，两人把相册啪地一声合上，面面相觑。最后，维隆斯说：“他们要不就是到这儿来探察，要不就是到这儿来定居的。只要大略看看这儿的情况就会知道。另外，数数看有几张床，便会知道原先一共有几个人。”

欧尔仙默然点点头。

很快就查明，原先至少一共有５０人。而且他们全副装备，打算来此耕田种地。维隆斯甚至还找到了他们存放种子的地方。袋子和纸箱都胡乱打开了，扔得到处都是。“大概这些种子根本就没播下去过。”他说着，从地板缝里抠出一粒扁平的绿色的种子。“可能是在厨房里的储存都空了以后被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

“他们肯定多带了一些食物，”欧尔仙说，“以防第一茬庄稼收成不好时，足够吃上一两个季度。”

“可是，笛子叫他们饿坏了，而且，不只是饿。笛子还使他们困倦，晕眩，迟钝——”

“死亡，”欧尔仙一针见血地替他把这句话说完。“特别是当他们最后完全要靠这里的野生植物来维持生命时。而这儿又显然没有对他们胃口的、足够的、适当的可以吃的东西。要是用我们的食物来喂养他们的话，你说，他们有可能康复吗？或者继续他们的定居生活？”

维隆斯耸了耸肩。“天晓得？如果他们的脑子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如果有男女两性——假使需要有男女两性才能繁殖后代，如果我们可以再找到一些丢失了的种子——如果，如果，如果。”他仰首上苍。夜幕降临，笼罩莽林。“你打算踏着月光一脚高一脚低地回营地去吗？”

要回去。维隆斯卷起相册，塞进兜里，在前面开路。他手握电击枪，两眼警惕地张望着。

“那些光焰人把他们当蓄电池使用。队长，他们过去也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低等人的，现在又这样来对待我们。”欧尔仙恨恨地说，“我们将提前吃光我们的食物，计划要做的工作也肯定无法完成。你可以看到，涣散和解体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是呀——现在。不过，有些事情，只有你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

“哦？我们要告诉他们吧？回去以后不告诉他们吗？”

“不，我指的是另外的一些事情。我们对贮放笛子的地下仓库的结构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建筑经过精心设计，在居住中心发生爆炸时，笛子并无被毁之迹。”

她茫然地瞪着他。

“这就是说——反过来，如果我们把炸药放到地下建筑里去，那么，爆炸的威力也会全部被限制在地下而不至于严重危及我们的营地周围，甚至连方丘和寺庙群也可能会安然无恙。”

欧尔仙恍然大悟。她把淡黄色的鬓发往后一掠，说：“队长，我们带炸药了？”

“当然。”他低头瞧着自己的手。两天前的夜里，这只手捧过他的金发女郎那颗被无意打碎了的水晶石。昨天夜里，这只手又有意识地结束了那位光焰女郎的永生。现在，他发誓，这只手将要干出一番更为轰轰烈烈的大事。

他们回到了营地，只有几点灯光。帐篷上的挂灯有几盏亮着，其余的都熄灭了。食物库帐篷里一片狼藉，如同遭受了洗劫。方丘上，笛声缭绕，好像一支夜的旋律，醉意十足，杂乱无章。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我们得等到天亮，”维隆斯提醒欧尔仙说，“我们不能冒大殿塌下来砸在赫勒脑袋上的风险。你能不能溜上山去，弄两三个笛盒回来而不让那些梦游神们知道？而且你自己不至于让那魔力给勾去了魂魄？”说着，维隆斯忽然显得心猿意马。

“干嘛老要问我行不行呢？”她椰榆了维隆斯一句，便消失在黑暗中。

是呀，为什么呢？他从仓库里取出炸药，好好地看了看说明书，计算了所需份量，称好了炸药，这时，欧尔仙带着两个空笛盒回来了。他抬头敏锐地扫了她一眼，几乎以为一定会看到她眼中闪耀着迷乱的目光。

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决心。“队长，他们手里的笛子怎么办呢？”

“你准备真正地给自己报仇了吧？”

她露出了短小洁白的牙齿：“我准备来一个斩草除根。”

他点点头。两天来，他们共同经历了不止一种考验。“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给赫勒留下一两支吗？作研究用？”

她脸上毫无犹豫迟疑的神色。“不。我们为什么要比那些光焰人更有同情心呢？”

不过，欧尔仙没有与一个舞姿动人的光焰人温存过。她从来没有尝过在云间交欢的乐趣，即使这只是代人行事而已。她的那位红色光焰人太忙了，任务太重了，又是在晨空中飞掠测览，又是与彩虹共舞。他只向她显示了他那个种族冷酷的兽性那一面。

维隆斯的金色女郎给了他更多的东西。他给两个笛盒装满炸药并安上引信时，两只手微微颤抖。“好了。你觉得你能睡得着吗！”

她使劲地摇了摇头：“不！”

他觉得自己也睡不着。但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睁大眼睛守护着死神。不到一个小时，两人都分别倒在自己的吊床上——她把自己的吊床搬了过来——睡着了。

曙光照亮了帐篷的嵌板。维隆斯醒了。他直挺挺地坐着，注视着将要与他共同进行一场大毁灭的战友。她在安睡中不再那么吓人了。其实，她似乎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只要他改变主意，把炸药放回仓库，把笛盒交回给赫勒。看起来，她似乎没有那个手挥宝剑般绿光的精灵那样叫人不得不顺从。

他就这样看着，想着，直到她睁开了眼睛。“他们回来了。”她一骨碌爬了起来，把笛盒拿在手里。

他俩溜进了晨光曦微的丛林，营地另一头的食物库帐篷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还好，一路上没有碰到回来得晚的人。他们快步穿过林间阴森的黑影，沿着溪谷上山。

当他们来到山顶上，向淡黄色的石寺走去时，连欧尔仙都有些心软了。“我想最后再看一眼大圆顶，以防万一。”

“怎么，你不相信那地下建筑设计、建造得够结实的吗？”

她歪了歪脑袋，搭讪着笑道：“我一直在做梦，爆炸，爆炸，所以——只是预防万一，我想再看一眼。”

只是为了预防万一，他陪她去看了。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的，不是大圆顶，而是在大圆顶下面的石地上伸开四肢，瘫软在地的一个人。维隆斯连忙俯身一看，原来是赫勒。他手里仍然紧紧握着他的笛子，好像生怕失去了它。维隆斯听了听他的前胸：“还活着——只是晕了过去。”

“而且他们也都过于麻木，饥饿，神志不清，所以也没有叫醒他，带他一起回营地去。”欧尔仙气愤地说，“现在只好让我们来把他拖回去了。我们把炸药塞进去后，得把他弄下山去——”

可是，她愤怒的话语在维隆斯耳里只不过像是一只小蜜蜂的嗡嗡谩骂，尽管很激烈，但维隆斯似乎根本没听见。他忽然膝盖一弯，坐在冰冷的石地上，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哭。真是一个傻瓜爆破小组——一个头发斑白的宇航老兵，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学生。他捧腹大笑，眼泪都笑了出来。好容易才平静了下来，他嘶哑着嗓子问道：“我们怎么凑够人数呢，我的杀人大王？”

欧尔仙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她冷冷地问道：“凑什么人数？”

“我们准备把炸药扔进那个发放笛子的石台的嘴巴里，对不对？然后爆炸，对不对？”

“对啊。

“好，欧尔仙，这石台要有６个人才肯张开嘴巴。我们这儿有３个，一个得要有人抬，另外两个嘛，身体倒都挺棒，就是脑筋有点儿糊涂，对不对？”

欧尔仙慢慢地坐了下来，张大了嘴巴。“我忘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弄了半天——”她摇了摇头。不过没多一会儿，她就不再垂头丧气了，纤巧的身体又有了生气。她蹦了起来，指着地上昏迷不醒的教授说，“队长，教授在走出大殿时摔了一跤，踝部骨折，咱们需要找人帮忙把他抬下峡谷，弄回营地。”

维隆斯赞赏地把眉毛一扬，“有道理。咱们需要起码３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第一个是温切尔，另两个由你来决定吧。”

她又去了。维隆斯站着，把赫勒紧握着的笛子从指缝间拔了出来。他把笛子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放进了一个工具袋中，拉上了拉锁。他又把教授拖进了另一座寺庙，欧尔仙说好了把人带到那儿去。

当他俩经过广场上时，晨曦轻轻地照着赫勒的眼睛。他睁开双眼，模糊不清地看着。维隆斯轻轻地探问道：“教授，你想自己走吗？”

“呣——噢——唉！”

他们来到了一间较小的庙堂，赫勒的眼睛多少已经能看得见些东西了，四肢也开始恢复活力，能够动弹了，虽然动作还是不协调的。对于维隆斯字斟句酌的问话，他的回答也不那么语无伦次了。维隆斯蹲在他身旁，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尽量冷静地观察着赫勒虚弱无力的努力。在两三年，最多不过四年的时间里，那些笛子把５０多个生气勃勃、踌躇满志的拓荒者变成了５个赤身裸体，濒于饿死的这么一小群野兽。维隆斯玩味着那些玄妙的术语：肌体组织萎缩，脑损伤，晚期营养不良。

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那些笛子也会给这批地球人考察队造成同样的灾难。光焰人们把那些母亲一样养活了他们的小矮人种族都灭绝了。他们也会把一切踏入他们金碧辉煌的圈套中的其他星球人类灭绝。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那电光石火般昙花一现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这时，维隆斯听到滑石广场那一头传来了人声。当人声已经离得不远了时，他启动了引爆定时器，把两个盒子拿在手中。一跃而起。

欧尔仙带着温切尔、华勒和鲍尔斯基走进庙来。“教授一定要来。”她指了指背上的包，又说：“我还把其余散落在食物库帐篷和餐篷附近的笛子也都拿来了。”她报复地咬了咬牙关，接着又说：“谁也没想到要问一问是否需要带上担架或是夹板。”

这一点维隆斯完全可以相信。她带来的是一伙神情恍惚、萎缩憔悴的汉子，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塌着肩膀，两眼失了神。

不过，这又不是在列队检阅，他们的到来已经受到了注意。庙堂中央的石台带着不可抗拒的尊严徐徐升起。

维隆斯可顾不得风度尊严了，他连忙一个箭步抢了上去。石台的机关打开了，吐出了一个长方型的盒子，他把它一把塞了回去，又把另一个也塞了进去。

石台的上端合上了，徐徐没人地面。欧尔仙浅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狂喜。她显然在尽量抑制着不使自己欢呼起来。

“快。”维隆斯匆匆说道，一把搀起赫勒，“我只留了１５分钟的时间，包括塞进两盒炸药和走下峡谷。”

他们搀扶着赢弱的教授穿过广场，走进了另一座庙堂，身后站着三个呆若木鸡的同伴，一个个眼睛发直。庙堂中央又升起了石台。

“这次该我了。”欧尔仙坚持说。

维隆斯很快就发现，她干得也很漂亮。他们俩干得都很漂亮，然后，他们带着那几个如醉如痴的同事穿过广场，走进峡谷口。在这石头建筑物的边上，欧尔仙忽然停住了脚。她解下背后装笛子的背囊，欣喜若狂地把它扔下了方丘。

当他们自己也来到方丘底下时，赫勒已经完全清醒并恢复过来了。他愤怒地挥手顿足，两眼冒火，抗议道：“队长，我完全可以自己走，我又不是残废，我——”

“那你就跑吧！”维隆斯紧抓住教授的胳膊，硬拖着他快步向丛林奔去。他回头瞥了一眼，看见欧尔仙正赶着其他三个也在快跑。

突然，一阵强烈的爆炸声使他们都止住了脚步。６个人凝然不动地僵了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都回首方立。又是一阵强烈的爆炸声，震撼着寺院的四壁，惟一可以看得见的一座寺庙的穹窿也在轻轻地掀动着。石壁、石顶又缓缓地恢复了原状，寺庙晃动了，但是没有塌下来。

赫勒那瘦得筋浮骨凸的喉咙歪来扭去，终于发出了声音：“队长，什么——”

“我们把笛子全干掉了！”欧尔仙说。

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大家的目光都转向维隆斯，期待着他会作出另一番解释。连温切尔，华勒，鲍尔斯基都忽然好像从梦中惊醒了，凝神聆听。

维隆斯点了点头。“我们把炸药投进了存放笛子的地下室。寺庙群的其他建筑，对于未来的研究者们来说，应该是完整无缺的——大致上完整无损吧。你可以从地下室的内壁上得到历史资料记录，这个种族的详细历史全刻在上面了，只要你有办法把断墙残垣重新拼凑起来，而且能读懂那些文字。你甚至可以从中研究出他们的全部技术——无论这种技术曾经达到多么神乎其神的高度。但是，你可以把那些笛子忘记了。”

赫勒咆哮了起来：“你们就这样不当一回事儿地、自作主张地把宇宙进化伟大工程的仪器毁掉啦？你们就这样——”

“进化并没有毁掉，赫勒。那些东西也没什么高深莫测的。每一个星球上都一样：适者生存，不适者——亡！”

赫勒可不这么看问题。他口沫横飞，挥手跺足地向维隆斯发起了激烈的攻击：“你暗中破坏了宇宙进化的伟大工程，你死无宁日了，维隆斯。要知道，自从有时间以来，就有这宇宙进化存在了。这个时间，不光是地球意义上的时间，而是整个宇宙的绝对时间，精神时间。宇宙的进化——”

“那就这么看吧，赫勒：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进化工程，那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我也只不过是完成了我的职责而已。”说完，维隆斯转过身，离开这几个人，独自费力地穿过茂密的丛林。他只不过是克尽其职而已。

其实，他不得不做而做了的事情还不只这一件。当他的手触到赫勒那支仍然安全地躺在他那拉锁口袋里的笛子时，他的步伐加快了。他相信它还活着。回到营地后，他要把它藏进箱子，谁也不会知道它躲过了这场浩劫。不过，维隆斯准备过不了几天就要找一个晚上，一个人远远地离开营地，找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他将要再一次到那九霄云端去遨游。他拍拍那金属的笛管，全速向营地跑去。

# 《死亡使命》作者：弗雷德里克·波尔

这是关于发明家菲尼亚斯·斯诺德格拉斯的一个故事。他制造了一架时间机器。

他制造了一架时间机器。他乘上这架机器，回到了大约２０００年前耶稣基督诞生的年代。他设法结识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皇后利维亚和其他一些达官贵人，并很快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得到了这些权贵朋友的支持，对公元１年的生活习惯进行了改革。（他的改革思想是从Ｌ·斯普拉格·德钦普的科幻小说《万一黑夜降临》中偷来的。）

他的时间机器不大，但他的心中的计划却很大。因此，斯诺德格拉斯精心选择装载的货物，以便给古代世界的人民带上立竿见影的最大的福祉。古罗马当时生活环境的特点是肮脏和疾病。斯诺德格拉斯决定让罗马人过上健康的生活，并使用２０世纪的药物给他们治病。一旦人类摆脱瘟疫，并能长寿，其他一切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斯诺德格拉斯给罗马世界引入了青霉素和金霉素，为他们磨镜片、做眼镜，给他们解释去除白内障的外科手术。他教给罗马人麻醉法，并给他们讲解有关细菌引起疾病的理论。他还教他们净化饮水的方法，建造了克林尼克斯面巾纸工厂，教罗马人咳嗽时用面巾纸捂住嘴巴。他要求建造下水道，并把下水道覆盖起来。所有这些，他都做到了。

斯诺德格拉斯给古代世界带来了健康，他自己也保持着健康的身体。他活了１００多岁，于公元１００年逝世，可谓是功德圆满地离开了人世。

当斯诺德格拉斯来到位于帕拉廷山上雄伟的奥古斯都皇宫时，全世界人口只有２．５亿。他劝说了当时的罗马统治者，把他带来的福祉传播到全世界，不仅让古罗马１亿左右的臣民得益，而且，要让另１亿的亚洲人、几百万的非洲人，以及西半球的人和太平洋各岛屿上的人都能得益。

这样，全世界的人个个都活得很健康。

婴儿死亡率从９０％下降至不到２％，预期寿命立即增长了一倍。人人体魄健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生育率大大增长，生下来的孩子又个个健康成长，而这些后代又生下更多的孩子。

这些罗马人、哥特人和蒙古人都强壮得很，每３０年，全世界人口就增长１倍。到公元３０年，世界人口是５亿，公元６０年达到１０亿，而到斯诺德格拉斯逝世的那一年，当时世界人口的总数与今天一样多。当然，斯诺德格拉斯逝世时，他自己感到很幸福。

遗憾的是，斯诺德格拉斯的时间机器太小，他没能带上制造货船的设计图纸和有关冶金技术的书本，因而无法制造收割庄稼的收割机。他也没有带上三联式蒸汽引擎来发电，因而无法用电发动机器，城市的管理和生活也就无法用机器来运转。总之，２０００年之后发展的科学技术，斯诺德格拉斯都没有带到古罗马去。

因此，他去世时，世界上的状况就已经不那么好了。许多人的住房都非常狭小。但总的来说，斯诺德格拉斯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如果世界上人人都强壮健康，那么，人越多，就越能促进科学研究。大自然的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好好研究自然规律，无论多少人，大自然都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满足大家的需要。

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斯诺德格拉斯去世之前，纽柯门设计的蒸汽机就能抽水灌溉庄稼。公元５５年，尼罗河上就建成了阿斯旺水坝。公元７５年之前，在罗马和亚历山大城，蓄电池汽车就替代了牛车。几年后，巨大而难看的舷外柴油机船，在地中海上来往运送食品，解放了划桨的奴隶。

到公元２００年，世界人口已达到２００亿，技术也与人口同步发展。原子能耕作机已清除了德国条顿堡林山上的森林，那时，罗马将军瓦鲁斯④和他军队的尸骨还未完全腐烂呢！利用离子交换器开采海底矿藏来制造的化肥，生产出奇妙的杂交谷物。到公元３００年，世界人口达到７．５万亿。氢聚变从海洋中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原子嬗变可以把任何物质转化为食物。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那时已没有土地可开发了。地球已人满为患。到６世纪中叶，地球上６０００万平方英里的陆地上，到处都是人。任何人，朝任何方向一伸手，就会碰到站在旁边的人。

但人人都很健康，科学继续向前发展。大海的水抽干了，立即增加了３倍的陆地。（５０年之后，原来的海底又都住满了人。）原来用海洋氢离子聚变产生的能量，现在用巨大的”镜子”从太阳吸取能量。这样一来，其他行星都成了冰天雪地。但这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几十年后，由于行星核内能量的爆发，整个行星都衰变了，到最后，太阳也衰变了。维持地球上人类高水平的生活，已经造成了能源大量的浪费。不久，银河系每个星球生产的能量，都传输到地球上。开发仙女座能量的计划，也正在制定中。如果计划实现，可支持持续３０年的人口增长所需要的能量。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计算结果出来了。

如果设定每人的平均体重１３０英磅，用６×１０４克约整数来计算，每３０年人口增加１倍，（其实，当时已没有“年”这一概念了，因为地球已经衰变，地球这颗行星孤独地在太空中毫无目的地漂浮，现在正飘向织女星。）计算表明，到１９７０年，人类肉体、骨骼和血液的总重量将到达６×１０２７克。

这就产生了下面的问题：地球本身的重量也只不过５．９８×１０２７克。人类已经住在洞穴中，挖地洞和岩洞居住，甚至挖掘到镍矿和铁矿核心作为居所。到１９７０年，所有矿井的核心都住满了人。那儿已经没有通道。如果真要打通道的话，就只能从无数的人体上打了。那人不都成了尸体了吗！地球就成了在太空中漂浮的充满痛苦挣扎着的活死尸星球。

更有甚者，简单的计算表明，事情远远还不止于此。到一定的时间，全体人类的重量将相等于整个银河系的总重量。再下去，将超过整个宇宙中所有星系的总重量。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此，启动了一项工程。在克服了一些困难后，总算腾出了一些资源，建造了一个小型的、但十分重要的装置。这就是一架时间机器。在９００万亿的志愿者中，选了一个人，乘上时间机器，回到公元１年。时间机器上装的货物只是一枝猎枪和一颗子弹。当斯诺德格拉斯走上帕拉廷山时，志愿者一枪把他杀死了。

令无数万亿永远不会出生的人（尽管只是可能出生的人）高兴的是，黑暗幸运地降临了。

# 《死亡中转站》作者：[美] 达林·摩根

邹波编译

弗吉尼亚州鲍尔斯教堂附近

一男一女在车里谈着暧昧的情话。

“谢谢你的啤酒。”女人说。

“谢谢你让我搭便车回家。”情欲在他们之间涌动。

“是你让我的生活这么精彩。也许我们都需要养个宠物，因为宠物会让人长寿。”女人说。

“我想养只猫。”男人说。

“有爱猫的人也有爱狗的人，你是一个爱狗的男人，约翰。你忠诚可靠，也没什么心机，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为什么是猫呢？”女人质疑。

“养猫不用操心，一开始期望不高，后来的失望也不大。”

这两个人是ＦＢＩ探员莫尼卡和探员约翰，看来他们彼此爱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还没有表白。

“周一有时间吗？”约翰说。

“有，到时见。”莫尼卡笑得有点暧昧。

约翰下车，望着莫尼卡远去。

莫尼卡还沉浸在与约翰的对话中，突然，十字路口斜插出一辆飞速行驶的轿车，拦腰撞上莫尼卡的车，她的SUV轿车被撞得打了几个滚，看来事情严重了。

莫尼卡的医院

昏迷过去的莫尼卡正在抢救。她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医生们观察她的瞳孔，并试图唤醒她。

莫尼卡睁开眼睛，从昏迷中醒来。坐起身，下了地，迷惑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医院，除了她额头上的一点血迹外，似乎已经没事了。

“有人在吗？”莫尼卡渐渐想起自己是因为出了车祸被送进医院的。没有人回答。更加奇怪的是，如果说自己已经好了，怎么会是在一间没有人的医院里醒来呢。除了人，这家医院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她推开病房的门。往外走，还是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推开了医院的大门。莫尼卡惊呆了，门外什么也没有，整座医院似乎飘在黑色的夜空中。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莫尼卡和这座空荡荡的天主教医院。

无人的医院内，莫尼卡正在水管前清洗自己额头上的伤口。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你好，别疑惑，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一个穿着病服的黑人男性出现，吓了莫尼卡一跳。

“你是谁？我们在哪里？”莫尼卡看清来者，松了一口气，急忙询问。

“我是史蒂文，至于我们在哪，反正不是在昏迷过去的那间医院里。”史蒂文耸耸肩露出奇怪的表情， “你看过外面吗？”

“是的！”

“不要向外看！”

“大家都去哪儿了？”莫尼卡问道。

“我想问题是，我们去哪儿了。”史蒂文带着莫尼卡向前走，“你出了什么事故吗？”

“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了！”

“我来的时候胸口还是疼的。”史蒂文叫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巴里艾罗先生，新来的。”

巴里艾罗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头上有一个很大的伤疤，清晰可见。史蒂文对莫尼卡说，巴里艾罗是在工地上从高处摔下来的。莫尼卡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心里一沉：“你们都认为我们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曾经死过吗？”巴里艾罗抬眼看了看莫尼卡，“你怎么知道不是？”

现实中的医院

史卡丽神色慌张地赶到医院，看到约翰痛苦地坐在那儿。

“她送我回家，你知道，她只喝了一小瓶啤酒。”约翰诉说着。

“约翰，不是你的错，要知道，那个撞她的家伙喝了１５杯酒。别这样对待自己。”史卡丽安慰着他。

病房内。莫尼卡插满管子，面孔苍白地躺在床上。史卡丽拿起病历看了看：“是真的，约翰，她已经不在了。”

“我不能接受。她还有呼吸，她的心还在跳。那就是还有希望。”约翰承受不了这一事实。

“你知道，事实上，她的脑子里没有任何能测试到的电波。脑死在医学上就意味着真正的死亡，现在是生命维护系统在维持着她，约翰，那是机器在呼吸。对不起。”史卡丽试图说服约翰接受现实。

莫尼卡的医院

被证实脑死亡的莫尼卡还在医院中寻找着什么。翻开病历，她发现病历上是一派胡言。

“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事情没有那么糟糕，莫尼卡。”

“你发现这个没有，史蒂文，这里的许多东西都不对劲。这上面根本是些乱码。”莫尼卡指给史蒂文看。

黑人病友环顾四周点点头。

“这里没有任何标志！”莫尼卡不愧身为探员。

“你说我们死了，你认为这里是天堂？一座巨大的荒废了的天主教医院。”

“我没有这样说。也许这里是地狱，或是中转站。一个到下面的中转站。”史蒂文不肯定地判断。

莫尼卡拿起一个咖啡杯，不顾史蒂文的劝阻来到屋外，将杯子抛了出去。杯子不断下坠，当下落到一个点的时候就像被雷劈了似的，一道闪光之后就消失了。看来这不是一条出路。

现实中的医院

莫尼卡还在床上躺着，主治医生杰克对这种情景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冷漠地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等一下，你们俩都是专家，我们就不能再做点什么吗？”不愿放弃的约翰冲着杰克和史卡丽说。

“我希望我可以，但有些事你要知道，你的搭档生前签了同意捐献器官的协议书。”杰克说。

“不行，我要她完整地躺在那里。”约翰很激动。

史卡丽试图让约翰冷静下来：“这并不能改变她的诊断结果。”

“时间往往是最宝贵的，在明尼苏达有一个女人需要她的这颗心脏，你的朋友可以挽救她的生命。那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她还活着。”杰克客观地说。

莫尼卡的医院

莫尼卡在寻找史蒂文的时候在窗户上看到了一个人影，她赶紧迫了过去。是一个神秘的金发女人。 “你是谁，停下来！”女人吃了一惊，匆匆穿过医院的走廊，莫尼卡追了过去，然而女人却消失在走廊尽头的一栋墙壁里。

“莫尼卡！快过来！”这时她听到了史蒂文恐惧地大叫。

坐在椅子上的巴里艾罗似乎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抽搐着，脸上慢慢泛起奇怪的绿光。巴里艾罗就在她们面前消失了。

“天哪！”两人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现实中的医院

杰克医生给巴里艾罗取下了生命系统。他真正地死了，家人哭成一团。

门外站着一位女人注视着这一切，她正是消失在墙壁里的那个女人，原来她是医院负责给病人送花的工人。看到病人的离去她似乎很痛苦。

而这边，约翰和史卡丽仍在查看病历和脑电图，希望能寻找出致莫尼卡脑死的真正原因。

“他们在等着把莫尼卡分掉，我不能容忍医生们竟然等着切开并分割莫尼卡。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约翰激动的向史卡丽控诉。

“看这里，约翰。”史卡丽似乎发现了什么，指着莫尼卡的脑扫描图像说。

“左前方小的肿块似乎是硬膜血肿。这就像是一些具体的规则，我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就意味着死亡。这是他们的规则。”

约翰立刻提起精神，他好像也在病历上发现了突然停下来的部分，在那里，医生们不再给莫尼卡继续治疗和检查。约翰认为自己发现了希望。

莫尼卡的医院

在女人消失的地方，莫尼卡给史蒂文讲述着发生的事情，并说：“她的消失和巴里艾罗的不一样。”

莫尼卡若有所思：“我想巴里艾罗死了，如果是这样，一个人不能死两次。”

史蒂文说：“也就是说我们俩都还活着，只不过不知身在何处罢了。”

“我们到底在哪？”

现实中的医院

约翰找到主治医生杰克，要求查看所有详细的医疗记录，杰克对此十分不满，认为约翰是在质疑他的权威。在约翰的坚持下，杰克同意将记录给他，但声称他不可能从里面找到些什么。

神秘的女人来到莫尼卡的病床前，一脸同情地看着昏迷的莫尼卡。

约翰走进病房问她：“你是谁？”

“我是医院负责送花的。”女人说。看着约翰痛苦的神情，又说：“你是他的丈夫吗？要么就是你爱她。”

约翰抬起头，觉得有些奇怪。

“她还没死，至少她的灵魂还没有死。”女人准备走了。

“我希望我可以和她说话。我想要告诉她许多我还没说的事情。”约翰说。

女人出了病房，看着约翰，似乎决定了什么。

神秘的女人坐着向下的电梯一直到了医院的地下室。这里是属于她的房间。房间里面豁然摆着一个精美的建筑模型，竟然和这座天主教医院一模一样。模型的窗户里还微露出几许光线。也许莫尼卡和史蒂文的灵魂就禁锢在里面。女人专注地看着其中的一扇窗户。

莫尼卡的医院

就在莫尼卡和史蒂文要放弃寻找神秘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又出现在模型医院里。

“别跑！你是谁？”莫尼卡问她。

“我叫沃德利，我在医院工作，是负责送花的人。”

莫尼卡看着这个紧张而脆弱的女人，知道她是自己生还的唯一希望：“你要帮帮我，让我和史蒂文从这里出去。你能告诉我出去的路吗？”

“我帮不了你，我来是告诉你，莫尼卡，你的朋友非常爱你。”

“你是说约翰，他知道我在哪儿吗？”

“他们都以为你死了。”沃德利回答。

莫尼卡要求沃德利带口讯：“请你跟他说，‘你是一个爱狗的男人’。”这正是车祸前莫尼卡对约翰说的话，如果约翰能听到这个口讯，他就会知道她还活着。

现实中的医院

杰克医生的办公室。一位黑人女护士敲门进来，想要说点什么似的。

“怎么了，惠特妮？有什么事？”

“医生，有一件事我不太确定，但我想你知道，只是来确定一下。”

医生示意她说下去。

“也许你想看看今晚的病历记录。我看到你给那个车祸的女病人注射了肾上腺素。”

“我不记得这件事了，除你之外还有人看见吗？”医生问道。

“没有，但是这的确发生了，这一切好像有些矛盾。我不明白为什么，也许这里有误会，可能需要调查。也许你是有道理的。”惠特妮不十分肯定。

“谢谢你对我的关注。”杰克突然走上前去，一手捂住惠特妮的嘴，不让她叫喊，一手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根注射器，狠狠地扎在惠特妮脖子上的动脉里，直到她不能动了为止。

第二天早上，约翰正在回想头天晚上他跟莫尼卡在车里说过的话，心里充满伤感。这时，医院发现了护士惠特妮的尸体，引起了一阵骚动。

史卡丽站在惠特妮的尸体旁：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想她是因为参与了莫尼卡的抢救才被杀死的。”约翰向史卡丽诉说自己的猜测。

“你是说她是被灭口的。”

“如果是你，你怎么让人相信这是自然死亡？”

“我会用戊巴比妥这样快速生效的巴比妥酸盐，我会用小口径的针让别人不能找到注射的痕迹。”

“这就对了，这就是你应该在这里的原因。查一下她的血液！”

“约翰，我很乐意为你做这些，但是你并不能就因此而骗自己说莫尼卡能回来”史卡丽还是一贯的冷静。

“你的名字是约翰是吗，她给你带来了一个口讯——你是一个爱狗的男人。”沃德利出现在莫尼卡的病房门口。

约翰明白了这其中的暗示，急忙追问沃德利：“你从哪听到的，谁告诉你这些的？”

沃德利再次向约翰强调：“我告诉过你了，她还没有死。”

莫尼卡的医院

而另一边的莫尼卡还在翻看奇怪的病历，越来越疑惑这间医院缺失了许多细节和具体的东西。并且认为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线索。史蒂文顺着莫尼卡指的方向看过去，原来自动售卖机里一罐饮料都没有，只有一个空壳子。“这里就好像一个场景，像是专门搭建起来的电影场景，省略了许多东西。”莫尼卡得出了这个结论。

史蒂文突然开始浑身抽搐倒在地上，出现了和巴里艾罗一样的症状，莫尼卡吓坏了，抱着他，不停地叫喊着：“不要。挺住，史蒂文，跟我说话。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现实中的医院

医生们停掉了史蒂文的生命维持系统，史蒂文就要死了，病床边，他的妻子老泪纵横。讽刺的是，医生告诉她，史蒂文不会感到任何痛苦。

约翰跟踪沃德利发现了医院的模型：“你在这是做什么的？”

沃德利向他解释说：“我想做护士，但是我什么都不懂，我做不了，他们就让我帮忙送花。”

“这就是这间医院，你做了这个？为什么？”约翰指着模型说。

“我想出来的，它们就在我大脑里，在那里我经常感到很安静，我有时会去那里呆一会儿。我习惯一个人呆着。后来就有一些人出现了。医院的病人，还有你的朋友。”

“这就是你跟她说话的地方，在这里面？”约翰问。

“不是小矮人在模型里那样，你可能不会相信我，我有时觉得他们都在我的脑袋里。”沃德利有些语无伦次。

“你说除了我朋友你还看见了其他的人。都是谁啊？”

沃德利终于说出了巴里艾罗和史蒂文的名字。

史卡丽告诉约翰：莫尼卡的父母正在赶来的路上。

“那不是我要的，没人能关掉她的生命维持系统，看看这个。”约翰递给史卡丽病人的资料。“这三个脑死患者的主治医生都是杰克医生。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之为死神，拔下他自己病人的插管。昨天晚上，说这个巴里艾罗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那都是在病人家属同意的前提下。”史卡丽还是不能被说服。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事先就让病人陷入这样的状态，先是巴里艾罗，再接下来就是史蒂文和莫尼卡。”

“你怎么知道这两个病人的名字？”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认为我疯了，史卡丽。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莫尼卡活着，这个叫史蒂文的也是，我们必须把他们救回来。”

尽管带着怀疑的态度，史卡丽还是跟着约翰走向病房。

而在模型医院，史蒂文在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脸上也出现了绿光，渐渐地消失在莫尼卡的怀中。在这里，莫尼卡是最后的一个人了。

等史卡丽和约翰赶到史蒂文的病房，他已经死了。杰克医生正为他蒙上床单。

约翰又来找沃德利，寻求帮助： “其他两个病人都已经死了，莫尼卡是最后的一个了。一个小时之后，这家医院就会关掉她的生命系统。我不能让这发生，不管发生了什么。我正在失去她，现在没有人相信她还活着，只有你和我。你要告诉莫尼卡这一切，告诉她所有的真相，告诉她他们要拔下她身上的管子，我需要她做出一些反应，一些我们能感受到的抗争。我需要她明白：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了。”约翰哭着、哽咽着，走出房门。

然而，跟随而来的杰克医生躲在门后看到了这一切。

莫尼卡的医院

莫尼卡孤独地坐在医院的地上，十分无助。沃德利又来这里：“约翰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莫尼卡意识到自己的口讯奏效了。

“他说，你没有太多时间了，你得做点什么让他们知道你还活着。对不起。”沃德利想转身走开。

“你真的希望我死在这里吗？沃德利。”莫尼卡大嚷。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这不对劲，你知道在上面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个送花的，我甚至不识字。”沃德利哭了起来。

莫尼卡意识到原来正是这不识字的沃德利建造了这座并不存在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病历上的东西根本不能成为一句完整的话的原因。 “如果是你建造了它，你就能打破它，帮助我离开。”莫尼卡暗示神经紧张的沃德利。突然，沃德利又突然消失在空气中。

现实中的医院

沃德利回到现实中，杰克医生出现在她的身后。

“我一直想知道模型里有什么，”看来他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你知道我的三个病人出现了可怕的事情，我们都被诅咒了。除此之外……”杰克医生拿起一根针管，和杀死护士惠特妮的一样。沃德利认为自己无意中成为了杰克医生的帮凶。

“你不会大喊的吧。沃德利？”

莫尼卡的医院

莫尼卡还在徒劳地寻找消失了的沃德利，却发现医院似乎开始变得不牢固。墙壁和地面都倾斜了，一定是沃德利出了什么问题。莫尼卡开始在医院里疯跑，寻找出路。这时，沃德利又出现在她的面前说：“你必须走了，这边。”

跟随着她，莫尼卡发现自己站在了医院大门外：“不，从这里下去我会消失的，我会死的。”

“不，现在不会死。但是你必须快点。”

“你怎么了，沃德利。”

沃德利喃喃自语着：“我知道是谁让我建造它了，我现在知道了。”

医院已经快要塌了，莫尼卡的确没有选择，她跳了下去。在她的身后，沃德利和医院一起消失了。

现实中的医院

现实的医院中，约翰在病床边等待着莫尼卡能给他看一些生命还存在的迹象。史卡丽走进来，迟疑地告诉他移植手术已经准备好了。

“我决不能让他们切开她。”

“约翰，我还在等待你的报告，如果你有什么能说服我的，说服医生们她还活着的……”

“约翰！”躺在床上的莫尼卡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约翰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了，他握住莫尼卡的手，看着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她活过来了。

“沃德利！”莫尼卡暗示约翰和史卡丽她可能有危险。

赶到沃德利房间的约翰发现了正准备逃跑的医生杰克，是他策划了这一切，目的也许是想让病人捐献他们的器官。推开房间的门，善良的沃德利躺在地上，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几天之后，约翰送健康的莫尼卡回家。经历了这一场生死的考验。他们的爱情得到了验证。然而，究竟是什么力量将莫尼卡和其他两个人禁锢在一个并不存在的空间里，也许我们永远也没有答案。

# 《四十三个心大星王朝》作者：[美] 迈克·瑞斯尼克

君王马尔洛斯四世下令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修建了一座寺庙，以报答造物主赐予他第一个王子。这庙全部由水晶筑成，屋顶呈塔尖状，阳光照耀下，犹如成千上万枝闪闪发光的梭镖，其雄伟壮观足以令这星球上的其他建筑物黯然失色。寺庙由２１７根柱子高高撑起，以纪念他的２１７位祖先。只要轻轻一碰，柱子就会发出美妙的音符，声音萦绕，千里之外可闻，并召唤着信徒们的祷告。

这庙取名为日神庙，因为当时王子降世的时辰恰好是正午，即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人们整整耗了２７年的时间才建成这座庙。这个星系各个种族的人都慕名而来，想一睹日神庙的风采。然而马尔洛斯却下令说，任何外族人或非信徒均不准入内，以免亵渎神圣的寺庙。

一名男子携着一家三口来到了日神庙。女的手里紧握相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拍着同一个物像。男孩的嘴边已冒出几根胡须，不再是毛头小孩了，却只顾盯着掌上电脑玩游戏。男子四下张望，趁人不注意时把无烟雪茄扔在地上，用脚碾碎，随后加快脚步赶上家人。

他们朝我走过来了。趁着他们尚未开口同我说话，我悄悄地闪入大理石围墙间的石头走道。

我藏起来了，他们看不见我，不会注意到我的。“嘿，小伙子，我们想找个向导，有兴趣吗？”男人问。

还是被发现了。我忍住叹气声，冲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说：“很荣幸为你们服务。”暗自庆幸他们没有发现心大星人鞠躬时的微妙变化。

“哇噻！”女人大叫一声，把镜头对准我，“我从没见过，好像将整个身躯对折一样！可以再表演一次吗？”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许是人们杜撰的，不过我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传说有一位使节，对心大星人能够折叠的身体很着迷，就请求第三十八代王朝的缔造者可马里斯一世再鞠一躬给他看。然而可马里斯一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位使节，一动不动。使节很尴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而可马里斯一世继续当朝２９年，再没有鞠过躬。

时至今日，已过了将近７０００年了，心大星和整个宇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又鞠了一躬，女人趁机拍了张全息照。

“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问。

“你不懂得读我的名字，”我回答说，“带领你们这个种族的成员时，我取名叫艾马仕。”

“艾门仕，是吗？”

“艾马仕。”我纠正他的发音。

“没错，艾门仕。”

男孩终于抬起头来：“爸，他说的是艾马仕。”

男人耸了耸肩。“随便啦，”他看了看计时器，说，“咱们出发吧。”

“好吧，”男孩附和说，“今天下午电台将播放罗斯福三区的比赛。我想回去看。”

“想看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 女人说，“但参观心大星，恐怕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这可说不准，我向来运气很好。”男孩咕哝着说，继续看他的电脑。

开场白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脱口而出：“欢迎你们来到心大星三区，来到首都卡利梅朵，这个星系又称做百万塔之城。”

“从太空船降落场乘巴士一路过来，没见有那么多塔呀！大概也就一两千座吧！”男孩说，我敢发誓他根本没在听。

“以前是有百万座，”我解释说，“如今只剩下１６３０４座了，皆由水晶或石英制成。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那些塔折射了太阳的光线，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均变得色彩斑斓，无比迷人。这个星系的所有种族的人差不多都会过来一睹风采。”

“１６０００多，” 女人低声说，“其他的呢？”

为何心大星人会如此热衷于欣赏塔的风情，无人知晓。那些塔高高地矗立在各个城市中，投下美丽的阴影和富于变幻的色彩。高大，优雅、精美，它们展现了独一无二的雄伟壮观，体现了心灵的独到感受力。这百万座塔的建造，历时长达３．８万年。

然而在第二次入侵期间，坎福瑞特舰队只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摧毁了大部分塔，仅１６３０４座幸免于难……

女人一直对远处可见的几座塔惊叹不已，随后便问是谁修建的，好像觉得这些塔太精美了，不可能出自于心大星人之手。

“今天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种族的工匠和手工艺人修建的。”

“全部都是吗？”

“难以相信吗？”我轻声问道。

“不是啦，”她辩解说，“当然不是，只是好多呀……”

“卡利梅朵不是短短的一天、一年，甚至是一千年就可以建起来的，”我强调说，“这可是四十三代心大星王朝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么说，我们现在身处第四十三代王朝？”

君王佐罗瑞恩四世正式宣布卡利梅朵为不朽城。无论是发生战争还是暴动，这座城市都安然无恙，即便是高耸云霄的祖先之庙也都有望世世代代永存。在那个黄金时代，他没有理由不这么认为。

“第四十三代王朝的末代帝王３０００年前就死了，”我向他们解释说，“此后我们一直处在外来征服者的统治下，外族入侵者无数，一拨接着一拨。”

“还好你们的房子没被毁掉。”女人说着便转身去观赏喷泉。不知为什么，喷泉在她眼里倒成了神秘的外来物。她拿起相机，准备拍照。

“妈，不就是一眼喷泉嘛！”男孩嘲笑说。

“可蛮有意思的呀！ 想象一下很久以前会是什么样的人在使用。”

“当然是口渴的人了。”男孩不耐烦地说。

女人不理会，转过头来对我说：“那些抢走这个星系珍贵宝物的人太可耻了。”

“哦，对了，这附近的一些建筑物都被毁掉了。”男孩插嘴说，好像急着证明有人说错了话似的。

“还记得我们在那边看到的那个洞吗？” 他指着前方说，“我看那就是个弹坑。”

“你弄错了，”我解释说，带他们过去看，“这里一直都有个洞。”

“不就是个污水坑嘛！”男人说，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我们种族的人认为这是上帝的足印，尊称为神印加以朝拜，” 我对他们讲解，“很久很久以前，卡利梅朵遭受了长达数年的旱灾。最终，我们伟大的神父耶和华请求上帝说，他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上帝的降雨。上帝答复说，只有当他再次哭泣时，天才会下雨。可是我们遭受的痛苦还不足以博得他同情的泪水，但他答应同耶和华达成一笔交易。”

我刻意停了一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但男人只是又点了根雪茄，男孩只顾盯着掌上电脑。“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耶和华死在了他的庙里，上帝用他的脚踩出了这个坑，填满水。我们就靠这些水支撑着，直到再一次下雨。”

女人显得有点紧张不安。“呃，不好意思，” 她说，“能把故事再讲一遍吗？我的录音机没开。”

男人看起来不太高兴。“她老忘记把那玩意儿打开，”他解释说，扔给我一个硬币，“麻烦你了。”

洛比里亚是心大星三区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尽管他死于第二十三代王朝，他的大部分作品却流传至今，但他的名作《流放的长夜》——关于巴格达的流放和凯旋的一首史诗，却永远失传了。

虽然洛比里亚被誉为种族中最知名的吟游诗人，他本人却目不识丁，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的诗歌都是即兴创作的，每次复述时加以润色。他的那首史诗只朗读过一次，对诗歌的形式很满意，便不再重复，抄写员都等着他最后定稿，就没有记下来。

“谢谢！”女人等我讲完后就把录音机关掉了。她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买一本关于这些离奇的民间传说的书吗？”

我决定不跟她解释民间传说和信仰文章有什么不同。 “宾馆的礼品店就可以买到。”我答道。

“你的书还不够多呀？”男人抱怨说。

女人没说什么，只是瞪了他两眼。我带着他们来到大墓室，这个景点总能吸引游客。

“这是君王贝多瑞恩五世的墓室，贝多瑞恩五世是第三十七代王朝最伟大的君王。”我继续向他们介绍，“虽然贝多瑞恩只是个平民百姓，却推翻了臭名昭著的麦拉斯托七世，而后者是力大无比的武士，也是第三十六代王朝的末代帝王。贝多瑞恩上台后就开始推行全民教育。”

“之前是什么一种状况？”

“在那之前，女性无权享受教育。”

“那家伙什么时候死的？”男人问，他其实并不在乎，只是不想让女人问个不停。

“被一个侍从刺杀了。”

“想必是个男侍从吧？”女人不忘了幽默一下。

“死之前，”我接着讲，“他用和平手段统一了三个混战的邦城，宣布所有心大星人都必须使用同一种语言，颁布法令禁止人们朝拜克林瑞克。”

“克林瑞克是什么东西？”

“是一种有毒的爬行动物。贝多瑞恩掌权之前，它们在各种难以形容、骇人听闻的仪式上杀害了无数的朝拜者。”

“是吗？”男孩又插话说，“具体情形是什么样的？”

“一个种族的人认为骇人听闻的东西对另一个种族而言只不过显得无聊而已，”我说，“地球人就觉得那很无聊。”其实不是这样的，不过我实在不愿在描述那些仪式时看到男孩窃笑的表情。

“可惜啊，”女人说，可是她明显地松了口气，“你好像对你们种族的历史了如指掌。”

我真想骗她说这些故事都是我随口编的，又怕她会信以为真。

“你从哪儿学到这么多东西？”她接着问。

“要想拿到导游证，” 我回答说，“心大星人必须学习１４年，而且要会流利地讲至少四种外语，地球语是其中之一。”

“不就是份资格证书嘛，” 男人不屑地说，“我在牙科院校读书时，一年就考过了，但没要那证书。”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你花钱雇我当导游。

“你怎么没去大学任教，真令人惊讶，”他接着说，“我曾在大学工作过。”这是真的，只是我有一家老小要养——而导游的小费，哪怕游客给的不多，也比老师的薪水要高不少。

一个拉蒲——心大星儿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中间。这孩子还很小，穿得破破烂烂的，满脸脏兮兮的，网状的鱼鳞般的皮肤上长着流脓的疮，金色的眼睛不停地流着眼泪。他用心大星语向游人哀求乞讨。要是没有回应，他便摊开双手，做一个全宇宙的人都能理解的姿势，好像在说：“你很有钱，我又穷又饿，给我点钱吧！”

“他是你的孩子？”男人皱着眉头问，女人则快速地连着拍了几张照。

“不是，不是我的小孩。”

“那他在这做什么？”

“他住在街上。”我说。我一方面对拉蒲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又得忍受解释他的处境所带来的羞辱。

“他必须出来讨些钱，否则他和他的母亲今晚就得挨饿。”我看着拉蒲，难过地想：时代不同了，所有的一切也变了，曾几何时，我们种族的人在我们的世界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在四十三代王朝的任何一个朝代，没有人会挨饿。来自地球的男孩看了一眼拉蒲。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他的脸毫无表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触。后来，他挖了挖鼻孔，转身继续看电脑。男人盯着拉蒲看了一会儿，甩给他一个两元的硬币。拉蒲接住硬币，鞠了一躬，说了句祝福的话便跑开了。我们看他把硬币高高地举过头，开心地欢呼着。不多久，我们就被二十多个街头流浪儿团团围住，个个都脏兮兮的，都饿得发慌。

“够了，够了！”男人火了，“艾门仕，赶紧让他们滚回家去！”

“他们就住这。”我低声解释道。

“在这？”男人气汹汹地说。他跺了下脚，把身边的拉蒲吓了一跳。“就在这吗？那好，就让他们待在这，不要跟着我们。”

我用心大星语跟拉蒲们说，这些游客不会给他们钱的。

“那我们就去抢，去他们住的丑陋的粉色宾馆抢。”

“随你们，”我说，“要是被抓了，日子就不好过了。”

年纪最大的拉蒲笑着说：“要是被抓了，我们就会被关起来，进监狱他们就得负责我们吃喝，而且我们也不必遭受风吹雨打——远比待在这要强得多。”

我耸了耸肩，无言以对。对这些拉蒲们来说，唯一的渴求就是吃饱穿暖。他们跑开了，笑着唱着，好像人类的小孩跑去玩什么游戏似的。

“该死的外星人！”男人咕哝着说。

“你说错了。”我说。

“哦？”

“语义的错误，” 我温和地指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你们才是外星人。”

“好了，他们需要从我们这些外星人身上学一点行为举止的礼仪！”他大声怒吼。

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斜坡走到大墓室，正打算进去时，女人止住了脚步。“你们三个在入口处站好，我给你们拍张照。”她说，对我笑了笑，“只是想让朋友知道我们来过这，碰到过真正的心大星人。”

男人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男孩不情愿地站到我的另一边。“把手搭在艾门仕身上。”女人说。

男孩后退一步，一脸鄙视厌恶的表情。

“我摆一下姿势吧，我不想碰它。”

“听你妈妈的话！”男人厉声说。

“不！”男孩说，怒气冲冲走下斜坡，“你想抱他，你去啊！”

“听我说，孩子！”男人说。可是男孩没有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拐到一座庙的后面去了。

第三十代王朝的缔造者查洛克规定帝王的身体是圣体，神圣不可侵犯，只有他的御医和嫔妃在他的许可下才可碰触。

查路巴是他最得力的辅佐大臣。在查路巴的辅佐下，这个星球五分之四的面积都成了王朝的疆土，前一朝代所遗留下来的高度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一天晚上，朝中举办国宴，查路巴向查洛克引见来自远方的多马国的使节，不小心碰到了查洛克。

第二天早上，查洛克遗憾地下了一道令，命刽子手将查路巴斩首示众。尽管建朝初期出现了这么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第三十代王朝仍然延续了１０６２年。

女人显得很尴尬，向我赔不是。不过我发现她也尽量不碰我。男人去找男孩，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回来了——这下子好了，省得女人一直唠叨。

男人把男孩推到我这边来，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向我道了个歉。男人朝他跨了一步，他怕了，只好勉强伸出手来，我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我们俩对此都感到很不舒服——接着我们走进了大墓室。里面还有另外两组游客在观赏，但是相距几百米远，听不清他们的导游在说什么。

“屋顶有多高？”女人一边问，一边把照相机对准顶上精美的雕刻。

“３８米高。”我回答，“大墓室长２０３米，宽６７米，贝多瑞恩五世就安葬在地下巨大的墓穴中。”我顿了一下，想起了昔日的辉煌，每次带领游客到这里参观时都会这样。

“开追悼会的那天，也就是墓室竣工当日，上百万个心大星人在墓室外排起了长队，向贝多瑞恩五世的遗体做最后告别。”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愚蠢，” 女人说，“为什么你们所有的建筑物都这么庞大？”

“炫耀呗！”男人说，对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

“造物主巨大无比，”我解释说，“因此我们的人民认为纪念馆建得越大越好，那样他在里面就会比较舒服。”

“你觉得你们的上帝找不到小屋子，没法适应小屋子吗？”男人讥笑。

“他是全宇宙的上帝，” 我说，“他当然能找到小的庙宇，可为什么我们非得逼他住进去呢？”

“贝多瑞恩有妻子吗？”女人开始问起细节来了。

“有五个妻子，” 我答道，“紧挨着的就是贝多瑞恩王后们的墓室。”

“一夫多妻吗？”

我摇摇头说：“不是，而且贝多瑞恩比第五任王后还早过世。”

“他死的时候一定是个老头子了。”女人说。

“也不是，”我说，“我们种族的人认为那些取得瞩目成就的人的个人生活都注定要遭受苦难，贝多瑞恩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男孩被他父亲拉回来后就一直没说话，我转过头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只是瞪着我，一言不发。

“这地方是什么时候建造的？”男人问。

“贝多瑞恩五世死于６３０２年前，他过世后，人们用了１７年的时间修建成这座墓室。”

“６３０２年，”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是个古老的民族，” 我骄傲地说，“曾经有一位人类学家说，你们地球人的祖先还未进化到有知觉能力，我们的第三代王朝就已经开始了。”

“也许我们的祖先在树上生活过很长的时间，”男人反驳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你瞧瞧，我们一从树上下来，很快就超过你们了。”

“这是你的个人之见。”我含糊其辞。

“事实上，其他种族的人都比你们强，” 他固执地说，“看看历史上心大星多少次被征服过？”

“我不太清楚。”我撒了个谎，因为这是让我感到耻辱的问题。

心大星人得知人类共和国试图兼并他们的国土后，就把军队召集到赞杜城，然后奔赴战场。３０万强兵，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年轻战士的精英部队，众人视线的焦点。他们网状的鱼鳞般的皮肤在晨曦中闪闪发光，他们时刻准备着保卫自己的家园。

人类共和国派出一艘飞船，从高空中投下一枚炸弹。顷刻间，心大星部队全被炸死，赞杜城灰飞烟灭，科斯托卡大图书馆也被炸毁。

过去的几千年中，心大星被人类征服过四次，被堪佛吐温国征服过两次，还被洛丁四区、爱马偌、拉马以及塞特帝国各征服过一次。据说干裂的土地汲取心大星人的鲜血后就不再干裂了。

离开墓室后，我们碰到一个个头矮小、瘦骨嶙峋的拉蒲。他坐在石头上，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们，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来自地球的男孩熟视无睹，继续向下一个庙宇走去，但男人和女人却停下脚步。

“好可爱的小东西啊！” 女人激动地叫了起来，“他看上去好像很饿的样子。” 她伸手从肩袋里掏出一块早餐剩下的甜点。 “这个，” 她高举着甜点说，“想吃吗？”

拉蒲却一动也不动。怎么会这样？因为他看上去显然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可能他消化不了吧！”男人说，随后掏出一个硬币，走到拉蒲跟前，张开手，“小朋友，给你。”

拉蒲只是呆呆地沉思 ，并没有去接硬币。我突然激动地想：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虽然贫穷但不接施舍之财，你就是我们祈盼了几千年的那个人吗？ 那个即将恢复我们光辉的历史，开创第四十四代王朝的人吗？

然而仔细看过后，我激动的心情马上消退了。拉蒲并不是鄙视他们的食物和钱财，他金色的眼睛一片混浊，街头流浪的生活令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睛都瞎了，当然他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貌似的傲慢并非来自内心的自尊，而是因为不明白他们的施舍。

“让我来吧。” 我小心地从女人手里拿过甜点，丝毫没有碰到她的手指头。

我走上前去，将甜点放在拉蒲的手中。他嗅了嗅，一口就吞了下去，然后把手摊开，祈求更多的施舍。

“真让人伤心。”女人说。

“唉，和我们在贝瑞马斯五世的墓室边看到的一样糟，”男人回应道，“还记得他们身上可怕的皮肤病吗？”

女人想了一下，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你当时那样做，对极了。”她耸了耸肩。我发现，尽管小拉蒲还站在我们面前，伸着手讨钱，她却早已漠然置之了。

我带着他们进入王子苑参观，这座花园见证了一段充满阴谋和代价的血泪史。

男人突然停住脚步，指着一堆光秃秃的雕像底座问：“这是怎么回事？”

“历史的见证，” 我解释说，“或者说是贪婪的见证，有时候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他好像不太明白，我就接着说：“凡是可以搬回他们所在星球的东西，征服者们都搬回去了。一切可以掠夺的东西都被一抢而空。”

“那这些无头雕像呢？是你们故意毁成这样，让征服者觉得毫无价值吗？”

“不是，”我回答说，“谁要是这么干，肯定会被众人捆起来用鞭子抽。”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孩厌烦地说，“几尊外星人的雕像而已。”

“事实上，毁掉这些雕像的人类却成了心大星三代的统治者。”我告诉他们。

“你说什么？”男人问。

“路易斯·琪贝克司令率领人类的部队第二次征服心大星时，毁坏了３０００多尊雕像，其中很多尊是我们崇拜的神灵。因为她和她的手下都是你们人类某一宗教的虔诚信徒，她觉得这些是异教崇拜的神，必须毁掉。”

“这样啊，”男人耸了耸肩说，“不过她让你们摆脱了罗蒂尼特人的统治，你们只是付出了一点小小的代价而已。”

“也许吧，”我说，“但问题是，我们却为后来的每一位‘拯救者’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他瞪着我，一阵尴尬的沉默。我便岔开话题说带他们去参观大暴君的宫殿。

“你们种族不是很容易驯服的吗？” 女人脱口而出，自觉不怎么恰当，便又说，“我是说，很文明，而且不盛气凌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暴君呢？”

事实上我们的种族在遭受无尽的外族入侵之前，是非常好斗、敢作敢为的。但我知道这样回答会让他们很不开心，也会影响到我的小费，于是我撒了个谎。（我对外星人撒谎变得越来越容易，对此我很惭愧，实际上有时候我也惊讶于自己竟能够这么自如地撒谎。）

“每个种族的基因偶尔都会有些突变，”我说，看得出她对此并不怀疑，“套你的话说，我们心大星人很容易驯服，所以这个基因突变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夺取权力。”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不是学了14年的历史吗？” 她责问道，我知道她以为我在撒谎，可是每次我真的撒谎时她反而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我们的语言有许多方言，在过去的３．６万年间，这些方言逐步演化、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说，“我们已经破解了一些，但尚有很多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实际上，这段时间，一帮考古学家正在努力破解这个暴君的真实姓名。”

“既然这是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他们怎么能破解？”

“你们种族曾经有一种人造工具叫做罗塞塔宝石，能够协助翻译古老的语言。我们也有类似的东西——叫保斯佩瑞卷轴，是从大专制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

“在哪儿？” 女人环顾四周，问道。

“很可惜，考古学家和保斯佩瑞卷轴目前都在德鲁罗八区的一家博物馆里。”

“聪明！”男人说，“卷轴在德鲁罗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防备谁？”女人问道。

“当然是那些想偷卷轴的人啰！”男人回答，好像在给小孩子解释一样。

“依我看，谁会去偷一门已经死亡的语言的破解工具呢？”女人说。

“你知道那东西对收藏家有多大的价值吗？”男人说，“你知道盗贼窃取后能换取多少赎金吗？”

他俩继续争论。其实是因为卷轴体积小，才被带到了德鲁罗，并没有其他原因。我告诉女人说，因为德鲁罗有一种设备可以恢复卷轴上模糊的字迹，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又走了４００公里后，我们来到了气势恢宏的皇宫。这宫殿全部由纯金筑成。白天，外墙在阳光的照射下烫得很，只有在晚上才可触摸。这是第七代至第十二代王朝历代帝王的宫殿。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种族颁布了《种族崛起九点声明》、《普遍权利宪章》以及我们最推崇的公文——《玛贝里恩宣言》。在那太平盛世时期，我们从不知战败为何物，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时候，浩浩荡荡的商队在边境上自由地做买卖，丝毫没有感觉到不安全。君主公正英明，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国家的前景一片大好。

我指着破损裂开的石椅说：“宝座上曾镶有２４６颗珠宝和宝石。”

男孩走上前去，看了一下，责问道，“哪里有啊？”

“几千年间早已被洗劫一空了。”我答道。

“肯定是征服者干的。”女人非常肯定地说。

“没错。”我说，其实我又撒谎了。宝物是被我们自己人偷走的，用来同侵略军交换食物或被掳掠的亲人。

我们又逗留了几分钟，参观了皇宫昔日的辉煌，然后走出大门，向旁边一座坍塌的建筑物走去。这是思想家纪念堂，至今仍为心大星人所崇敬。不过我想他们不会理解我们种族为何要专门建一座这么宏伟的礼堂来缅怀已故的学者。我也不想多费力气去解释，所以就告诉他们这是嫔妃们的宫殿。他们当然没有怀疑我的话。

男孩一度流露出失望的神情，问为什么看不到嫔妃的雕像。我灵机一动，解释说雕像赤裸裸的性刻画有悖于路易斯·琪贝克的宗教信仰，于是被毁了。我对这个谎言感到很内疚，因我违背了《正义行为准则》，这一准则规定不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任何种族游客的感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对他们说是人类中的一人毁掉了这些千年艺术品，他们仨对此却能坦然接受，毫无愧疚之情。既然他们这样，我也无需觉得有什么可愧疚的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内疚，内心习惯毕竟很难超越。）

我发现男人焦急地走来走去，不停地往角落和座底处张望，便问他有什么事。

“茅房在什么哪儿？”他问。

“什么啊？”

“厕所！卫生间！洗手间！” 他皱着眉头说。

“难道那些该死的嫔妃都不用排便吗？” 他大叫。我终于搞清楚他要干什么了，把他带到了西门边的人类卫生间。

几分钟后他就回来了。我们走出思想家纪念堂，来到了一座高高耸立的建筑物跟前。这建筑物名叫奥林沃贝里斯克，象征着几乎被遗忘了的第四代王朝的开始。

我们在灵光河神庙前停了一会儿，这庙就建在河流之上，因此神圣的河水恰好从庙中流过。

参观完后我们拐了个弯，一座醒目的建筑物随即映入我们的眼帘。

“那是什么？”女人问。

“是通天螺旋梯。”我说。

“好美的名字喔！” 她激动地说，“肯定也有个美丽的传说吧！” 她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很久以前，科学还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认为只要修建一个特别高的梯子就可以登天了。”男孩听后一阵狂笑。“真的是这样，”我接着说，“修建工作始于第二代王朝，直到第三代王朝中叶才竣工，整个工程历时７００多年。看起来似乎你在这能看到它的顶部，而实际上你看到的只是底部的那一半。其余部分都被云层遮住了，看不清。”

“这梯有多高？”女人问道。

“９０００多米高，”我说，“比我们最高的山脉还高出３０００米。”

“太神奇了！”她赞叹道。

“要不要靠近点看一看？”我向她建议说，“你甚至可以爬上前１０００米，前５０００米的坡度都不大。”

“好啊！”她高兴地回答，“我很想试试。”

“我才不爬呢。”男人反对。

“试试看嘛，”她催促他说，“肯定蛮好玩的。”

“空气很稀薄，地心引力又那么大，很费劲的。哪一天我来选择旅行路线，我敢保证肯定不用走这么多的路。”

“我们可以回去看节目了吗？” 男孩着急地问。 男人又看了一眼通天螺旋梯。

“好吧，”他说，“我已经看够了，咱们回去吧。”

“我们应该等旅行全部结束了才回去，”女人说，“我们可能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

“那又怎样？不就是个落后不堪的地方嘛，”男人说，“别告诉你的朋友什么乱七八糟天梯的事，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错过了这个景点。”

女人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很好的理由：“可是你已经答应付给他整个旅程的导游费了。”

“我们付给他一半就得了，”男人说，“就这么着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票子，抽出三张十美元的。他停了一下，看看我，又放进口袋，换了一张五十美元的塞在我手里。“你还算个尽职的导游，艾门仕。”他说。然后他们就回宾馆去了。

最初来心大星参观的外星人言谈粗鲁、举止野蛮，但第三十一代王朝最伟大的帝王裴甘尼二世下令要以最高的礼节来接待他们。

他们最后离开的时候，来和裴甘尼告别，其中有个外星人在裴甘尼手中塞了块完美无瑕的蓝宝石，答谢他的热情好客。

外星人离开宫廷后，裴甘尼就把钻石扔到地上，宣告心大星人的一切不是金钱能买得到的。

蓝宝石就一直留在原地，长达三代人之久，成为心大星人自尊和自立的象征，直到最后消失在一场尘暴中，此后再也没人见过。

# 《苏格拉底》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

洪波译

那天下午，我关了实验室的门，想乘车进城去。我正往大门口走去，突然从看狗人小屋那里传来了一阵阵尖叫声。我这个人天性喜爱动物，特别不愿意听见它们痛苦的哀叫，所以我穿过大门径直走到了看狗人的院子里。我看到的景象简直使我毛骨悚然。

詹宁斯，那个看狗人，手里正提溜着一只小狗，把它的脑袋使劲地往墙上摔，他的脚下躺着三只已摔死的小狗，我穿过大门时，他把第四只扔到那一堆里，又拎起那只蠕动的小狗，这是这窝里最后一只了。我严厉地喊了声：

“詹宁斯，怎么回事？”

他转过身来，手里还提溜着那只小狗，他本来就是个面目可憎的人，这会儿看起来简直是杀气腾腾。

“你说我在干什么？”他问道，“弄死一窝子废物——这就是我在干的事。”

他拎起那只小狗让我看。

“瞧，”他继续说，“好好看看这只小狗，你就会明白我干嘛要这么做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小狗：一身肮脏的黄褐色的毛，腿粗得出奇，但吸引我的却是那个脑袋，它比它同种任何一只普通小狗的脑袋足足大出三倍；虽然它的脖子够硬朗了，但那个大脑袋安在上面好像细枝上长了个大苹果。

“是的，确实是只奇怪的小狗，”我承认道。

“奇怪？”詹宁斯叫了起来。“是个怪物，我说这么叫它才合作，”他忿忿地盯着我说，“而且，我知道怎么回事，我可不是个傻瓜！两周以前，星期大报上就有一段小小的报道，你们在那个大房子里安了些爱克斯光机器，报纸上说这些爱克斯光能影响那些在娘肚子里的小东西，使它们长成怪物。指望这窝子东西长成纯种的粗毛狗？依我看没有一只会长成哪怕是象象样样的杂种狗的！这窝子废物至少花了三十镑呢。”

“是件遗憾事，”我说，“但是我敢肯定公司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你一定没锁住那只母狗，让她乱跑出去了，这是不能原谅的。你没能看到几周以前星期天报上另一条报道实在太糟糕了，你至少可以多锁住她一些时候的，你知道曾警告过你不要让她挨近那个工厂。”

“是的，”他怒气冲冲地嚷嚷道，“我知道指望从这些混账东西身上搞钱简直是做梦！但至少我能砸烂它们的脑袋寻寻开心吧！”

说着，他又拎起那只小狗准备往墙上摔。这小狗在我们说话时一直没哼哼，这时却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哀叫，睁开了眼睛，那样子好像很奇怪地表示它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知道这一下子可得完蛋了。我粗暴地一把抓住詹宁斯。

“等一等！”我说，“你刚才说这些狗是什么时候生下来的？”

“今天早上，”他怒冲冲地回答。

“这只狗的眼睛已睁开了，”我说，“看看它们的颜色！你以前见过长着蓝眼睛的粗毛狗吗？”

他恶意地笑了笑。“有谁见过长着这样的脑袋或长着这么一身毛的粗毛狗吗？它压根儿不是条粗毛狗，它是条劣种狗，我知道怎么对付它。”

这小东西呜呜地叫着，好像知道大声叫也是无用的。我掏出了钱包。

“我出一磅钱买了，”我说。

詹宁斯打了一声唿哨。“你准是疯了，”他说，“不过，这又关我什么事呢？你给钱就拿走。现在就抱走吗？”

“现在不行，”我对他说，“我的房东太太可不让我抱只小狗回家。在我找到合适地方之前，如果你愿意照料它，我可以每星期付你１０个先令。这笔交易怎么样？”

他伸出了手：“先付钱？”

我给了他钱。

“我会照料它的，老板，即使它不怎么入我的眼。不管怎么样，格洛里总有样东西可以消耗消耗乳汁了。”

一天我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去看望这小东西，它长得出奇地快，第二个星期末，詹宁斯要我增加2先令6便士的喂养费，我也只得同意。这小东西只吃了不到一个星期的奶，这以后一直自己吃食，胃口大得吓人。

詹宁斯看着那小狗，一面挠着乱茅窝似的脑袋：“我不明白。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小狗；格洛里没教它怎么吃，怎么喝，它只是蹲在角落里看着她。有一天我刚把食端来，它就像饿狼似地扑上来，这可不是正常的。”

看着那小家伙吃食，我自己也感到惊愕，这小家伙比它母亲还能吃，你简直能看得见它长。还有那份聪明劲儿！有一次，大约那时它还不到１４天，我撞见它小心翼翼用爪子扒掉了狗屋的门闩，跑出来偷吃了点食，那是詹宁斯去关大门时留在那里的。就是在那个阶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这些外露的小聪明，而是我和詹宁斯靠在狗屋篱笆上谈论它时，经常发现它盯着我们看的那副神情：它坐在那里，专心致志，一只耳朵竖着，长着宽宽前额，一点不像狗的脸上困惑地皱着眉头。

有一天，詹宁斯问我：“还不想给它取个名字？”

“想了，”我说，“我想叫它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他重复了一遍，“和足球有关的？”

我笑了。“几千年前，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有这么一个名字，他是个希腊人。”

“哦！”詹宁斯轻蔑地说，“一个希腊人……”

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带了一个朋友来看苏格拉底，他对狗颇有研究。詹宁斯不在家，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要喝得酩酊大醉的，而且最欢喜在星期五晚上喝。我把我的朋友带到了狗舍。

他看了苏格拉底，没说什么。它，经过了三个星期，已长得像猪狐犬那样大了。我朋友仔细地观察它，就像在评判克拉夫特比赛会上的一名获奖者，然后他放下苏格拉底，转身问我：“你刚才说这狗有多大了？”

我告诉了他。

他摇了摇头。“如果换了别人告诉我的话，我肯定要说他在撒谎，”他说，“伙计，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小狗，而且那个脑袋……你说那一窝子都是一样的？”

“反正身体长得都一样，”我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们那些实验室里，我们完全可能弄出些畸形的变种来——两个脑袋的耗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一窝５只全是一样的！我看，这像是真正的变种。”

“说是变种，我倒是不太相信，”他说，“但一窝全是一模一样的，依我看来，倒是个真品种。那蠢货把它们全弄死了，真可惜！”

“这家伙杀了一只可能会给他下几个金蛋的鹅，”我说，“且不说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可以想像生命科学家会为这兴奋得发狂的——像这样的一种变种原可值一大笔钱的，即使就这一条狗兴许也前途无量呢！瞧！”

这时，苏格拉底把一只旧洋铁罐头踢到了狗屋墙边，想踩着它爬过篱笆，这篱笆挡住了到外面的去路。它用爪子在篱笆顶几时以下的地方乱抓了一阵子。

“好家伙！”我朋友叫了起来，“如果它在一个月后能做到这件事……”

我们转身离开了狗舍。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迎面碰到了詹宁斯，他喝得醉醺醺地从我们身边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来喂小苏格拉底的吧？”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抓住了他的肩膀。“一点不错，”我说，“我们已照料过它们了。”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发现狗屋门上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七歪八扭地写着：“严禁入内。”

我推了推门，发现门锁了，我看了看四周，詹宁斯正盯着我看。

“您好，教授！”他说，“难道你不识字吗？”

“詹宁斯，”我说，“我是来抱苏格拉底的，我朋友打算把它养在他的狗屋里。”

他咧嘴笑了。“对不起，”他说，“这狗是不卖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叫了起来，“我四个星期前就把它买下了，我一直在付你钱照料它。”

“有字据吗？”他问，“你拿到收据了吗？”

“别胡闹了，詹宁斯！”我说，“把门打开！”

“你起码得有个证人吧！”他说，装出一副信任的样子朝我走来。

“听我说，”他说，“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昨天晚上，我听见你对你朋友说这狗是个值钱玩意儿。你知道这狗是属于我的。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里是三镑五先令，是前四个星期我从你那里收的钱，这小狗可是我的摇钱树喽！你不会想来欺骗我这样一个人的！我为那窝子小狗白赔了五镑钱饲养费呢！”

“太便宜了，”我说，“别忘了，你原打算把那小狗摔死的！要不是你昨天偷听了我和我朋友私下谈论的事，恐怕你现在连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狗都不知道呢！”我掏出了钱包。“这里是十镑钱，足够付你那笔饲养费了，还能使你赚不少钱呢！”

他摇了摇头。“我不卖，教授，我知道我在法律上的权利，你没有什么证据；我有所有权。”

“你这个蠢货！”我说，“你要了这条狗有什么用？它要由科学家来观察、试验和训练，你对这些可一窍不通。”

詹宁斯往地下唾了一口。“科学家！”他嚷嚷道，“我决不会把它交给科学家的！我积蓄了一点钱，明天我就离开这里，我来训练它，过几个月你等着瞧戏院大广告吧——乔治·詹宁斯和他的神狗苏格拉底！一年之内我就能在西区发迹起来了。”

仅三个月后，我就在巴卡斯特帝国剧院外面的广告栏上看到了这个名字。在这段时间内，詹宁斯古无音讯，他真的带着苏格拉底跑了，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现在他回来了，广告上就是那样写着：

乔治·詹宁斯

和他的神狗

苏格拉底

我走进了剧院，买了一张前座的票。几个走江湖的滑稽演员在台上先逗了一会儿乐，接着是一队疲惫不堪的杂技演员的表演，第三个节目是詹宁斯的。在一阵喇叭声伴奏中，詹宁斯大步走上台来，苏格拉底跟在后面。

他比以前长得大多了，乱蓬蓬的黄褐色的毛又粗又浓，脑袋和身体比起来显得协调些了，但依然很大。他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一种狗更接近于圣伯纳狗，但他又不像圣伯纳狗，他只是苏格拉底而已，睁着那双四个月前那个下午曾使我惊叹不已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詹宁斯倒是教会了他玩把戏。到了舞台中央后，苏格拉底用后腿站起来，瞒珊地转向脚灯，向观众行了一个礼。他毫不费劲地在杂技演员留下的高秋千上荡来荡去；用牙齿把方块字母叼到前面，慢慢地拼出宇来回答詹宁斯提出的问题。他演的都是一般马戏狗演的那套节目，但他表演时带的那副使观众屏息静观的自信劲儿使其他马戏狗黯然失色。当他演完后一本正经走下台时，鸦雀无声的剧场里爆发了一阵阵喝彩声，他们一共回来谢了６次幕，每次苏格拉底都极其庄重地向那些歇斯底里的观众致谢。等他们谢过最后一次幕后，我走出了剧院。

我贿赂了看门人，打听到了詹宁斯住的地方：他没有和其他杂耍人住在一起，单独住在大旅馆里。晚上，我步行到旅馆里，通报了我的名字。几分钟后，那个邋遢的小童仆回来了。

“詹宁斯先生让您就上去，”他对我说，并告诉了我几层楼和房间号码。

我敲了一下门，听见詹宁斯喊道：“进来！”

他比我先前认识的那个詹宁斯似乎体面得多了，但仍然带着那副诡诈的神情。他坐在壁炉前，穿着一件蓝金色华丽的睡衣，我走进房时，他正从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发抖。

“哎哟！”他口齿不清地说，“这不是教授吗？见到老朋友总是很高兴的。请喝一杯吧，教授！”

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为您干杯，教授！”他说，“为神狗苏格拉底干杯！”

“能让我见见苏格拉底吗？”我问。

他龇牙笑了笑。“当然可以。苏格拉底！”

门推开了，苏格拉底走了进来，举止端庄，有着宽阔额头的机灵的脸上一双蓝眼睛闪灼有光，他走到詹宁斯椅子旁，安安静静地趴下来，脑袋蜷缩在利爪中。

“你看了我们的表演了吗？”詹宁斯问道。

我点了点头。

“了不起，是吗？这才刚开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苏格拉底，玩玩你那套新把戏！”

苏格拉底一跃而起，走出房间；过了一会儿，用牙齿咬着一根绳子，拖着一辆小木头车回来了，那辆小木头车前面有一个简陋的踏板装置，固定在前轮上。苏格拉底跳上了小车，用爪子踩着踏板，在房间里转开了，到了墙边，小车突然来了个转向，我注意到苏格拉底的尾巴起了类似方向舵的作用。苏格拉底把车又往回开，到墙边又转了一下，但是这一次没能留出足够的空档，车撞在边墙上，苏格拉底从车上翻了下来。

詹宁斯蹦了起来，唰地从墙上扯下鞭子；苏格拉底蜷缩了身子，詹宁斯死命地抽他，嘴里还不停地咒骂。

我一步跨到詹宁斯身边，和他扭成一团，最后终于把鞭子夺了下来。詹宁斯精疲力尽地倒在椅子上，随手又拖过酒瓶子来。

我气愤地嚷嚷道：“你这个疯于！你就是这样来训练他的吗？”

他从酒杯上抬起头来。“是的，”他说，“这就是我的训练方法，拘一定要学会尊敬它的主人。嘿，它只认得鞭子。苏格拉底！”

他举起那只抽鞭子的手，苏格拉底马上蜷起身子。

“我把它训练得不错了，”他继续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马戏狗的。”

“听着，詹宁斯，”我说，“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肯借钱给我，我想出一千镑把苏格拉底买下来。”

他讥诮地说：“你也想靠苏格拉底演出发财呀！”

“我保证，如果你把苏格拉底卖给我，我决不让他再搞这行当。”

他笑了起来。“要是我把它卖了，我他妈的才不管它以后会怎么样呢！可是，我告诉你，我不卖，除非你出两千镑，少一个子儿也不行！这狗可是棵摇钱树喽！”

“你拿定主意了吗？”我问。

他站了起来。“让我给你看看我们下一个合同的预演节目单，”他说，“已经挂头牌了！等着，就在隔壁房间里。”

他东歪西倒地出去了。我低头看苏格拉底，仔细地观察当它还是一只小狗时就使我惊叹不已的那些举动。我轻轻地唤了声：

“苏格拉底！”

他竖起了耳朵。我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但我主意已拿定，我轻轻地对他说：

“苏格拉底，一有机会脱身就跟我回去。来，闻闻我的大衣。”

我拉起衣袖，苏格拉底闻了闻，慢慢地摆着毛茸茸的尾巴。詹宁斯拿着节目单回来了，我找了些借口就告辞了。

我步行回去，大约只有两三里路程。我越想，觉得苏格拉底能听懂我的话的想法越荒唐，这只是不加思索的荒谬念头而已！

自詹宁斯消声敛迹后，我搬了家，这几个月一直和一对极和善的夫妇住在一起。我从家里把苦丝带来了，她是我自己喂养的一条很好的猎犬，那对夫妇也很喜欢她；当我慢慢地走到花园小径上时，她正坐在里窗台上，陶比太太听到她的嗥声，连忙出来给我开门。苔丝一蹦一跳地过来迎接我，举起柔软的爪子朝我胸口扑来，我轻轻地拍她，抚摸着让她安静下来。梳洗完后，我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喝了一杯茶。

过了两三个小时，这时陶比夫妇早已睡了，我正坐在壁炉前看书，突然听见门口有唤声。

我喊了一声：“谁？”

这一次，声音清楚一点了，但还是含含糊糊的，好像一个口齿有毛病的人在说话。我听见说：

“苏格拉底。”

我急忙把门打开。苏格拉底站在那里，眼睛炯炯有神，尾巴直挺挺地翘着。我看了看他身后的朦胧处。

“谁把你带来的，老兄！”我问道。

苏格拉底抬起头来，嘴长得大大的，白白的牙齿闪闪发光。

他含含糊糊但又很容易听懂地说：“我能说。”

我把他领进屋，搁下了满腹疑团。坐在陶比夫妇舒适的房间里，对着熊熊的炉火，眼前的情景似乎更令人难以置信。我喃喃地对自己说：“我不相信。”

苏格拉底坐在地毯上。“是真的，”他说。

“詹宁斯知道吗？”我问。

“不知道。没告诉过其他人，不然，又要把它当节目演了。”

“但是，詹宁斯知道你能听懂，是吗？”

“是的，这掩盖不了。詹宁斯用鞭子抽我，直到我学会，这样学得快。”

他的低沉的说话声，越听越容易懂。几分钟后，我坐在壁炉前和一只半大的粗毛狗谈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告诉我他怎样自己学人话，强迫他的嗓子适应各种复杂的发音，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有了成效。

“可是，苏格拉底，你还不到４个月大呀！”我惊讶地说。

他皱了皱眉头。“是的，很奇怪。对我来说，一切都那么快。大……老……”

“成熟了，”我补充说。“当然，以前也有过会说话的狗，但是它们只是用来做噱头的，并不是真正有脑子。苏格拉底，你知道你是一条多么不寻常的狗吗？”

宽宽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笑容。“怎么会不知道？”他说，“所有其他的狗——全是那样的傻瓜！为什么我会这样，教授？”

我把他的出生告诉了他，他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爱克斯变种的这种概念；我想，一个人总是很容易轻信自己出生的事实的。他一点也不记得他出生后第一个月的事情，当我告诉他，他的同胞兄弟姐妹的命运，他非常悲伤。

“也许，最好是别知道这些，”他说，“想到我居然还有和我一样的兄弟姐妹，心里特别难受。我不想永远当一只马戏狗。”

“苏格拉底，你完全可以不当一只马戏狗，”我说，“听着，我们可以跑掉，我有些朋友，他们会帮助我的，你可以永远不再见詹宁斯！”

“不，不行，”他说，“詹宁斯是主人，我必须回去。”

“可是，他打你呀！他可能为你跑出来又得好好揍你一顿！”

“他会的，”他说，“但是为了来看你挨顿揍还是值得的。”

“听着，苏格拉底，”我说，“詹宁斯不是你的主人；有了聪明才智就不应该沦为奴隶，况且，你的智力大大超过了詹宁斯的！”

大脑袋摇了摇。“对人来说，是这样的，狗却不同。”

“你压根儿就不是詹宁斯的狗呢！”我说。我把詹宁斯耍的花招全告诉了他：他怎样把他卖给了我，然后又翻脸不认账。苏格拉底听了仍无动于衷。

我知道说这些是无用的。苏格拉底，尽管是一条聪明过人的狗，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毕竟是条狗，几千年来隶属于主人的本能并不因为他聪明有理性就能消除。

“愿意来这里学习。我会常溜出来的。”

“每次回去换一顿皮鞭？”

苏格拉底浑身一阵哆嗦。“是的，”他说，“值得的。为了学点东西挨顿揍是值得的。你教吗？”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答应说。

“你能搞出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变种狗吗？”

我实在不愿意说。“不行，苏格拉底。你是侥幸得来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爱克斯光只会造就出怪物来，千载难逢才会出你这么一只，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吧！”

毛茸茸的尾巴可怜巴巴地耷拉下来。他用爪子捧着脑袋待了一会儿，然后４只脚站起来，孤苦伶丁，举目无亲。

“得走了，很快会再来的。”

我领他出去，看他跳跃着消失在黑暗中。回到生着火的暖烘烘的房间，想到苏格拉底在黑夜中跑回去挨詹宁斯的皮鞭，愤怒和绝望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以后，苏格拉底就经常来了。他喜欢坐在我面前，听我给他读书。起先，他想让我教会他自己念，但要用粗笨的爪子翻书页是很困难的，这才使他泄了气动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他想念什么我就给他念什么。

他的求知欲望极强，主要在非技术性东西方面，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永远也不可能做哪怕是最简单的操作实验。哲学使他感兴趣；随着他使我越来越深入唯心主义、认识论和类同法的迷宫，我发现我的知识也在和他的知识一起长进。他也喜欢诗歌，自己还写了几首，虽说比较粗糙，却带着一种非人所能达到的动人之处，但他不让我记录下来，现在我只能记得零零碎碎的几行。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一个预料不到的领域。有一天，我无意中提到了心灵研究方面的一些新发展，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到这上面。他告诉我他能看见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他知道，这些东西人在感觉最敏锐的时候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有一天晚上，他花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时，给我描述一个奇怪的螺旋形东西的运动。他说这样东西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慢慢地旋转，忽而大，忽而小，会突然蹦起来；我走到他指给我的地方，用手在空中乱摸了一阵。

“我还能听见，”他告诉我，“声音尖尖的，而且很好听。”

“有些人的感觉和一般人不一样，也说看到过类似的东西，”我说。

他要我给他读遍了我所能找到的每本有关超自然现象的书，寻找对他周围那些稀奇古怪东西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使他恼怒。

“这么多的蠢货！”当我们放下一本煞费苦心地把捉弄人的鬼和天使拼凑在一起的书的时候，他厌倦地说。“他们看不见，他们只是想看见。他们以为他们看得见。”

陶比夫妇对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声读书的新习惯感到好奇。有一次，我看见他们满腹狐疑地盯着苏格拉底，当时他们正从花园里走进屋来，苏格拉底赶忙把他的讲话声变成一声低沉的嗥声。但是他们很容易就习惯了他的奇怪的行踪，有时我不在家时苏格拉底来了，他们还经常为他忙乱一通。

我们也并不是老念书，有时喜欢到外面去散散步，他和苔丝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找野兔呀，小鸟呀，以及野地里使狗感兴趣的野物，我常常看见他们老远地在地里迎着风奔跑，苏格拉底特别需要这种户外活动，詹宁斯几乎从不带他出来，在他和我一起度过的那些从詹宁斯训练活动偷挤出来的时间里，他看不见其他的狗，也没有其他的活动。苔丝很喜欢他，有时我和苏格拉底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和谈话，不让她进来，她就在门外呜呜地叫唤。有一次，我问苏格拉底他觉得苦丝怎么样。

“假定狗都是聪明的，人都是傻瓜，只有你才是聪明的，你和狗谈得来，但是，你难道不喜欢漂亮的女人，即使她们都是傻瓜？”

然而，有好几个月，苏格拉底没有来，我知道詹宁斯带他到英国北部去演出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看到一条消息说他十一月上旬要回巴卡斯特表演两周，我耐心地等着，在他表演前一天上午，苏格拉底回来了。

他看起来仍和以前那样健壮，但从精神上来看，这次演出使他疲惫不堪。在哲学上，他一直倾向于失败主义，但这是一种带着炫耀感的失败。他曾酷爱过斯坦普利顿的著作，把自己和斯坦普利顿的神牧羊狗做过有趣的比较，但他现在变得萎靡不振，他的失败主义使人感到乏味和消沉。他再不愿意读哲学了，总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听我读诗歌。

我知道詹宁斯酗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苏格拉底告诉我，他现在只能单独表演了；詹宁斯总是醉得不省人事，根本上不了舞台。

当然，随着酗酒接踵而来的是鞭笞。苏格拉底背上满是吓人的伤痕，我尽力给他涂药包扎，但同时也越来越害怕听到他说“该走了。”我总是目送着他耷拉着尾巴跑回去，等待他的是詹宁斯醉后的狂暴。

我又开始劝他，恳求他跟我走，但这是不明智的，多少世纪养成的奴性是难以一下子根除的，他总是回到詹宁斯那里去。

有一天下午他来了。一连下了好几天雨，他浑身湿淋淋的，他不愿意在壁炉前烤烤干。雨小一点了，我拿了雨衣，带他出去散步，苔丝在我们旁边蹦蹦跳跳的。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往前走，甚至苔丝也安静下来了。

最后，苏格拉底终于开口了。“长不了了，”他说，“昨天晚上又抽我了，我心中好像有一团火在烧，差一点咬断他的喉咙，我很快就会这么做的，然后，他们就会开枪打死我。”

“他们杀不死你，”我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安全了。现在就来吧，苏格拉底！如果你知道你会杀死他，你就不会再继续给他卖命了，是吧？”

他浑身发抖，雨水从他毛茸茸的背上往下淌。

“说有什么用？”他说，“我还得回去。要是他打得我实在太厉害了，我一定会咬死他的，他们就会杀死我，这样的结果最好。”

这时，我们已走到了河边。我在桥上停住了，往远处眺望，河水在桥下几时的地方打着涡旋，翻滚着。大雨以后，河水涨得很高，水流得更急了。离桥不到１／４哩的地方是那条瀑布，水哗啦哗啦地往下冲，在底下咆哮着，奔腾着。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突然听到了詹宁斯的声音。

他站在桥那一边，喝得醉醺醺的。

“你在这儿！”他叫了起来，“原来你一直在干这个——偷偷地蹓出来会教授。我想我会在这里逮住你的。”

他威吓地走过桥来。“你大概要尝尝鞭子的味道吧，我的孩子！”

他一边走，手里炫耀地挥舞着那根鞭子。苏格拉底蜷着身子缩在木板上，等着挨打。我等他差不多快走到苏格拉底身边了，然后一下子猛扑上去。他和我扭打起来，我头脑是清醒的，而他是醉得稀里糊涂的；我抓住他一条腿，使劲地拧，他用力挣脱了，摇晃了一下，然后掉下去了——消失在激流里。

我看见他的脸在不远的地方露了一下，他尖叫了一声，又沉下去了。

我转过身来对苏格拉底说：“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你自由了，苏格拉底，咱们回家吧！”

詹宁斯的脑袋又在水面上冒了一下，微弱地喊救命，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喊了声：“主人！”

然后，他一下子从桥上跳了下去，疯狂地向他那个快淹死的主人游过去。我拼命地喊，但他一点也不理会，我也想跳下去，但我知道我连游到他身边都不行。我绕着河岸一直奔到瀑布流水奔腾的地方，苔丝一直跟在我后面。

我在瀑布跟前看见了他们：苏格拉底已游到詹宁斯身旁，用牙齿咬住了他的衣服，设法想往岸边游过去，但是不行了，水又冲了过来，他们被卷到激流中去了。

我盯着河水，等待他们冒出头来，但他们没有露面。

他们永远不会再露面了。

我有时想到苏格拉底如果给予机会可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光是那些只有他才能看到的奇妙东西，就足以给人类知识作出巨大的贡献！当我想到他死时还不到一岁，这种丧失了的可能性使我敬畏又感到伤心。

如果苏格拉底能活到成年，他一定能在他选择研究的奇怪领域内超过一切专家，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只有一件事仍使我忧心忡忡：苏格拉底这种狗确实是真正的变种，因为那一窝子全是一样的。但他是生命力特别强的一只吗？他的智力大大地超过了其他狗的智力吗？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观点。

苔丝不久就要生小狗了。

# 《宿命》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星球上就有了机器人。这儿是机器人的一统天下。也许是由于大气压中含有某种有毒成分吧，在整个星球上找不到任何有生命的动植物，只有机器人在到处活动着。除此以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奇岩怪石，乌黑如墨的海洋人……

这些机器人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着，挖掘出大量的矿石并加以冶炼，进行加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零件，然后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连镌刻在躯体表面的号码都完全相同。

无论是大雨滂沦、水流成河的雨季，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寒隆冬，机器人们从未休息过，始终是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着。在不懈的努力之下，机器人的数目不断地增长着。

有时候，机器人也会互相谈论起一个问题来。

“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于这种地方的呢？”

“首先，在这片陆地上出现了最初的第一个，然后，那个家伙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开始进行增添伙伴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大家。除此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最初的第一个，这是事实，并非神话。机器人的电子头脑极为填密精细，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或加以美化的想法。

机器人每制造出来一个新的伙伴，就把自己的全部记忆都输入对方的电子头脑之中。因此，无论是谁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样一来，最初的第一个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因为大家的知识是均衡平等的。有关最初第一个出现以前的记忆在电子头脑里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印象，完全是一片空白。这里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如果从那以后的事情来考虑的话。可以推测，当初的第一个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但是这又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并且，机器人们在某种本能的愿望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在热衷于增添伙伴的工作，并不过多地考虑这件事情。

可是，一旦达到了某个数目以后，机器人们就停止了增添伙伴的工作。当然，决不会开始寻欢作乐，嬉戏游玩的。机器人们全力以赴，转入了制造宇宙飞船的工作。

与似前相比，这是一项更为艰难困苦的工作。从地面上开采大量的矿石，加以破碎，并对矿石进行精炼，然后制造出各种极其复杂的零件。为了获得宇宙航行所必需的能源矿藏，机器人们不得不挖掘了一个非常深的矿井。曾经有过好几次因为井壁塌陷而前功尽弃，不得不从头开始挖掘。但善于吃苦耐劳的机器人们全然不顾从井壁里渗透出来的污水，毫不停息地日夜奋战在井下。兢兢业业地挖掘着宝贵的能源矿藏。

有时候势不可档的狂风暴雨呼啸着卷地而来，有时候惊心动魄的落地响雷隆隆不息，有时候天崩地裂般的强烈地震此起彼伏。但勇敢的机器人齐心协力地向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作着艰苦的斗争，奋不顾身地建造着宇宙飞船。虽然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但仍然是毫不泄气，信心百倍：决不肯放弃这一计划。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这项工作呢？”

“这是由于某种义务感或者说是责任感在鞭策着我。这是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的冲动。如果能够制作成功，乘坐着宇宙飞船到星星的海洋里去邀游的话，肯定会遇上许多有趣的事情的。难道你们不想到宇宙之中去吗？”

“啊，当然想去啦！虽然说不出什么理由，但必须把飞向宇宙作为我们的最高目标。也许这可以称之为宿命或者命运吧、”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宇宙飞船终于制造出来了。每个机器人都折腾得焦头烂额，缺手断脚，破烂不堪，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完好如初的机器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推选了一个相比之下伤势最轻的机器人乘上了宇宙飞船。在全体机器人的注目送行之下，宇宙飞船出发了，尾部喷射着鲜亮的火焰腾空而起，向着茫茫太空直奔而去。

一旦到了完全失重的太空之中以后，这个机器人的电子头脑中就发生了某种变化，一种新的想法油然而生。于是，机器人便准确无误地指引着宇宙飞船沿着一条航线前进，在不计其数的星球中选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机器人驾驶着宇宙飞船，穿透死一般的寂静，在虚无缥缈、广袤无垠的太空中努力地向着那个唯一的目标前进，前进，不断地前进！十万火急，刻不容缓！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宇宙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

最后，太空旅行结束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毫不犹豫，立刻着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着陆缓冲装置突然发生了故障，宇宙飞船并未减速，呼啸着冲向大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碎片，翻滚旋转着向四处飞散。

远处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人们从四面八方如同潮水一般蜂涌而来。其中有一个声音格外响亮，那是一位拿着麦克风的男子在拼命地呼叫。

“诸位，请安静一下，请安静一下！终于有一个勇敢的机器人凯旋归来啦！这是本世纪规模最大的竞赛！我们向每个星球上都派遣了一个机器人，并且按照不同的号码向大家发售了彩票，看哪一个机器人最早返回地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赌博：很抱歉，让大家翘首踏足、望眼欲穿地盼了好久，但现在这位勇士终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胜利返回了地球。如果您手中持有的彩票上的号码与这个机器人的号码相同的话，那就是万分幸运地中了头彩，立刻就能得到一笔数目极其惊人的巨款……”

机器人已经粉身碎骨，再也无法用电子头脑进行思考了。如果电子头脑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的话，那么听到这番话以后……

——即使一切都完好无损，并且能够听懂刚才的那些话，机器人也决不会产生任何感想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的，并没有发生丝毫差错。

# 《岁月倒流》作者：[美] 丁·巴拉德

洪涛译

阳光倾泄于鲜花和墓碑上，把整个墓地变成了一座摆满雕塑艺术品的花园。两个掘墓的人，像两只瘦长的大乌鸦，在两座大理石天使雕像之间弓身倚在手中的铁锹柄上。他们弯曲的身影投射在一座新近才立起的坟墓的平顶之上。

墓碑上的金色大字仍旧十分鲜亮，没有一点污痕。

詹姆斯·福克曼

１９６３－１９０１

“终结不过又是开端”

他们开始悠闲地拨开疏松的草根土，然后掀开墓穴的顶盖，并用一块帆布将它裹好，把它放在另一排坟墓的后面。这两人中间年纪大的一个叫比德尔，是个穿着黑背心的瘦子。他用手指着公墓的大门口，第一批迎丧的队伍已经来到了。

“他们来了，咱们加紧干吧！”

那个年轻人是比德尔的儿子。他瞅着一小队人正穿过坟墓间曲曲弯弯的小路走来。他的鼻子刚刚闻到翻开的泥土的香气。“他们总是来这么早，”他咕噜着应了一声说。“真是怪事，从来没见他们按时来过。”

从柏树林中的小教堂里传来一阵钟声。他们迅速地干着，把松土一锹锹铲出来，在坟头堆起一个像样的小土丘。当教堂司事和打头的几个吊丧人来到的时候，平滑的柚木棺板已经露了出来。比德尔跳到棺盖上去，把粘在棺木铜框上的湿泥土刮去。

仪式十分简单。２０个吊孝人的面孔上显现出一副独断专横的气质。不一会他们就回到教堂去了。比德尔给儿子打了个手势。他们把棺木从墓穴中抬出来装到一辆车上，用车上的绳子将它捆牢。然后他们又把泥土填回到墓穴中去，重新在上面撒好那一层草根土。

当他们把车推回教堂的时候，阳光正明亮地照耀着那些小小的坟丘。

４８小时之后，棺材运到了詹姆斯·福克曼家那座灰色石头筑起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在蒙特密尔公园的坡地上端。那条两侧筑起高墙的大道十分荒凉，几乎没有人看到那辆柩车走进绿树成荫的大路来。窗子遮上窗帘，大厅中家具中间摆着一些大个的花圈。在一张红木方桌上福克曼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在暗淡的光线下，他那张长着坚实下巴的方脸看上去镇静而洁白。额头上方一缕扭在一起的短发使他的表情看起来不像他妹妹那样严峻。

透过房前一棵浓密的梧桐树射下来一束阳光。随着早晨的时光渐渐推移，这束光线扫过了整个大厅，有短短几分钟照在了福克曼的双眼上。就在这束光线移动之后，他的眼球上仍有一点暗淡的光在闪烁，就像在井底看到的一颗小星的反射一样。

一整天来，福克曼的妹妹在屋子里静静地忙来忙去。她的朋友，两个面孔机灵穿着长长的黑外衣的女人，在帮着她忙个不停。她用轻快麻利的双手将小图书馆里鹅绒帷幕上的尘土掸掉，给书房中书桌上那个小型路易十六钟表上了发条，又在楼梯上重新挂上了气压计。这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说，但仅仅用了几个小时整个房子就完全改观了。当第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大厅中灰暗的木器都放出了光亮。

“蒙特费奥先生和太太……”

“考德威尔先生和太太……”

“伊乌林小姐和伊丽莎白小姐……”

“萨缪尔？班布里先生……”

当喊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客人们一个个点头致意。他们列队进入大厅，走过福克曼的棺材，以小心翼翼的兴致观察着福克曼的面孔，然后他们就走进了餐厅。在餐厅里给他们每人斟上一杯波特酒，端上来一盘甜食。他们之中多数人是上了年纪的，在这温暖的房中显然感到有些不安。然而所有的人都显露出同一种静悄悄地期待的神情。

第二天上午，福克曼从棺材中被抬出来送到了楼上的卧室里去，从这间屋子可以看到外面的大路。裹尸布从他躯体上取了下来，他瘦长的身上穿着一身厚厚的羊毛睡衣。他躺在冰凉的床单里，没有目光的灰色面孔十分安详。他根本不会知道在他身边的高背椅上坐着的妹妹正在轻声哭泣。只是在马克哈姆医生来到之后他的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她才控制住了自己。由于刚才的哭泣，她感到宽慰了一些。

简直就像接到了某种信号似的，福克曼睁开了双眼。有一刹那，这双眼睛不安地眨动着，眼球虽不甚有神却也水汪汪的。然后他朝上看着他妹妹那泪痕斑斑的面孔，头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就在她和医生向前一倾身的时候，福克曼脸上闪过了一丝笑容。他双唇分开露出了牙齿，现出一副极有耐心而又懂事的神色。接着，显然是由于极度的疲劳，他又陷入深沉的睡眠之中。

把窗帘遮盖严实之后，他妹妹和医生从屋子里走了出去。楼下所有朝向屋外大路的门都关闭起来。整座房子一片寂静。慢慢地福克曼的呼吸声变得越来越平稳，这声音充满了整个卧室。外面浓郁的大树在风中摇摆着给这间卧室遮上了一片阴影。

就这样福克曼来到了世界上。他在卧室里又静静地躺了一周，身上的力量与时逐增，并能开始吃一点他妹妹给他做的饭食了。她坐在一把黑木椅上，丧服已经脱下，换了一套灰色的毛衣。她正以责备的目光打量着她的哥哥。

“我说，詹姆斯，你得想法多吃点才行，你这可怜的身体全都垮啦！”

福克曼把盘子推开去，让那双细长的双手横搭在自己胸前。他朝妹妹和蔼可亲地笑着说，“小心点，贝蒂，别把我变成牛奶布丁。”

他妹妹轻快地把鸭绒被伸展开来。“你要不喜欢我做的饭，詹姆斯，你就自己照管自己。”

从福克曼双唇上轻轻地透出了一声咯咯的笑声。“谢谢你告诉我，贝蒂，我正想这么做呢！”

他又躺下来，心中暗暗笑着。他妹妹端着盘子走出了屋子。和她逗笑差不多和她做的饭一样给他带来好处。他感到热血流到他那冰冷的双脚上去了。他的面孔仍然灰白，面皮松弛。他正认真地养精蓄锐，只有在他看轻轻飞落在窗架上的乌鸦时他才让自己的眼睛动上一动。

随着他与妹妹的谈话越来越经常，福克曼渐渐觉得有力气可以坐起来了。他开始对他周围的一切非常感兴趣了。眼睛通过大落地窗望着街上过往的行人，不时还和妹妹就他们说三道四地争论一番。

“你瞧又是萨姆·班布里，”当她看到一个像矮妖精一样的小老头上在路上蹒跚而过的时候，她故意说了一句，“和往日一样又是到天鹅酒吧间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找到个工作。”

“发点善心吧，贝蒂。萨姆是个很讲人情的人。我宁可跑酒馆也不愿意找个工作。”

她听后满心孤疑地哼了一声，看来她对福克曼性格的估计显然与这一说法不一致了。“别忘了你在蒙特密尔公园有一幢顶好的房屋，”她对他说，“我看对萨姆·班布里这一类人你可要小心些。他和你可不是一个阶级，詹姆斯。”

福克曼朝他妹妹有涵养地笑了笑。“我们都属于一个阶级的。要不就是离这里久了你忘记了，贝蒂。”

“我们都忘了，”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也忘呵，詹姆斯。这真叫人难过。可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们就得为此担点心了。如果教堂能替我们把什么都记住就好了。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也许这是件好事。”

她不大情愿把来访的人让进屋子里来。进来之后她就一直喋喋不休地唠叨，这样一来福克曼几乎没法和客人说上一两句话。实际上，人们的来访也确实使他疲劳，他也不过和他们说上几句恭维话而已。就是当萨姆·班布里给他带来一个烟斗和一个烟荷包送给他的时候，他也只能强打精神表示一下感谢，此后也再没有力气去制止他妹妹把那东西扔出去了。

只是在麦修斯牧师来访的时候，福克曼才聚起浑身的力气来和他诚恳地谈了半小时。牧师全神贯注地听他讲，有时也急切地插进来几个问题。当牧师离开的时候，他看上去好像是精神焕发信心百倍似地，一面下楼梯一面朝福克曼的妹妹欢快地笑着。

不到三星期的工夫福克曼下床了，同时还能摇摇晃晃地走下楼去，在各屋和花园里四处看看。他妹妹对他很不满意，望着他缓慢吃力的步子，不时尖声地提醒他说身子还太虚弱，可福克曼根本不听她的。他摸索着来到花园房里，身子依靠在一根带有装饰的柱子上。他用颤抖的手指摸索着小树上的叶子。扑鼻的花香给他的面容来一片红晕。走到外面园子里，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拿它和天国的花园做一番比较一般。

在他朝屋子走回来的时候，一下子在那碎石铺成的小路上扭了脚脖子。还没等他来得及呼叫一声就一头扑倒在路面的硬石子上了。

“詹姆斯？福克曼，你有没有听话的时候？”他妹妹一面扶他走过空地一面咕哝着。“我不是叫你好好呆在床上？！”

回到了客厅，福克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把受累的四肢伸展了一番。“安静点，贝蒂，好不好？”等他喘过气来他就训斥了妹妹一句。“你瞧，我不在这儿吗，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他说的倒是实话。自从出了这个事之后，他身体十分明显地恢复了起来。他朝完全康复进展的步子不停地加快，好像是绊了这一跤把他从前几周在身上滞留的不适与疲劳中解脱了出来一样。他的脚步变的轻快而有力。他面孔上也有了光彩，面颊上放出红扑扑的光亮。他在房里到处不停地忙来走去。

一个月之后，他妹妹看到他已经能自己照管自己，便回到自己家中去了。这一段时间她的家是让管家给照看的。到福克曼觉得在屋子里已经很硬实了以后，他对外面的一切越来越感兴趣了。他雇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司机。整个冬天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都是在俱乐部度过的。不久他便发现他自己竟成了一个帮旧日老熟人的中心人物。他当上了几个慈善机构的主席。在几个委员会里，他的幽默风趣、任劳任怨和泼辣果断使他颇受尊重。现在他身子挺得笔直，满头灰发蓬生，说不清什么地方还生出一些黑发来。下巴也从晒得黝黑的双颊下有力地向前挺出来。

每个星期天他都在教堂里参加早晚祈祷仪式，在那里他自己有一个专用座位。当他看到教友中有年长的老人时心里感到有些难过。然而他自己也发现，随着礼拜仪式越来越不行时，它勾画出的那幅图像也渐渐离开他的记忆而去，很快做礼拜就像成了一种游戏似的，他只把它当成一种信仰的行为罢了！

几年之后，在他越来越觉得闲不住的时候，他决定接受股票经纪人的一个大公司向他提出的入股的请求。

他的许多老熟人也都抛弃了在俱东部的吸烟室以及温室花园度过的宁静的日常生活，而一个个陆续找到了职业。他最好的朋友哈罗德？考德威尔被任命为大学历史教授。萨姆·班布里也成了天鹅大饭店的经理。

为福克曼第一天到股票交易所上任而举行了很有气派的仪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大股东蒙特费奥里先生还把其他三个也入股的人介绍给全体职员，每人被授予一块金表以象征他们今后将为该公司服务若干年。福克曼被授予一只雕银的雪茄烟盒，大家为他热烈鼓掌。

此后五年间，福克曼一心一意把自己投入到生意中去了。可随着他对物质享受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人也变得性格开朗起来，有时简直都有些放肆了。他成了一个高尔夫球迷，后来由于运动增强了他的体力，他竟打起网球来。作为他周围这些生意人之中颇有影响的一员，他的时光就日复一日地在各种集会和聚餐会之中舒舒服服地度过了。他再也不去教堂了，相反，星期天他总是陪伴着那些漂亮的女友去观看赛马或赛船。

当一种持续的沮丧情绪开始在他心头萦绕的时候，他感到吃惊了。虽然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这种情绪却在日益加剧。晚上他觉得很不愿意外出。他不愿意去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以致连俱乐部那个地方他也不再露面了。在股票交易所他总是感到一阵阵的心烦意乱。他常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几小时，望着下面马路上过往的车辆。

最后，当他对生意渐渐失去控制的时候，蒙特费奥里先生建议他无限期离任。

整整一个星期福克曼在家中宽敞的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萨姆？班布里倒是常常来看望他，然而福克曼的伤感情绪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把窗帘全部关严，换上黑色衣服和领带，在阴沉的图书间里茫然地坐着。

到他的消沉达到最低潮的时候，他就到公墓去领回他的妻子了。

当聚会的教友们散去之后，福克曼在教区墓地外面停下来给了掘墓人比德尔一点小费。同时他恭维他有了一个儿子，那个天真可爱的三岁小儿正在墓碑中间玩耍呢！然后他就乘小轿车跟着柩车回到蒙特密尔公园的家中去。吊丧队伍的其他人都跟随在后面。

“真是兴师动众呵，詹姆斯，”他妹妹赞赏地对他说，“光小汽车就来了２０辆，还不算私人的呢！”

福克曼谢过了她。他以吹毛求疵的目光打量着他妹妹。在与她来往的１５年中，她明显地变粗了，声音也变得那么粗糙，连手势看上去也十分粗野。一个明显的社会鸿沟将他们分隔开来。这种分野福克曼曾以良好的心地承认下来，可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显著地加大。她丈夫和生意最近越来越不景气，她几乎一心一意只顾去追求金钱和社会上的名誉了。

就在福克曼庆幸自己的理智和成功的时候，一种奇异的预感在他脑海中泛起。这预感虽是模模糊糊的，但却已经够使人不安了。

象福克曼本人１５年前那样，他妻子先是停放在大厅中的棺木里。一层层的花圈把棺材变成了一座深橄榄绿色的小卧室。在放下的窗帘里面空气阴沉凝滞。望着她浓密的红发在前额四周闪闪发亮，看着她宽宽的面颊和丰满的嘴唇，福克曼觉得妻子像是在一座具有魔力的凉亭下熟睡的女妖。他手抓着棺木一头的银框茫然地盯着她看，他知道此时妹妹正在用波特酒和威土忌替他款待客人。他仔细地观察着妻子下巴和脖子周围肌肉优美而细腻的起伏，白皙的皮肤一直延伸到她坚实的双肩。第二天把她抬到楼上之后，整个卧室里都可以意识到她的存在。整整一下午，他坐在她身旁，耐心地等待着她的苏醒。

刚过一点，就在白日逝去黄昏刚刚降临的那一刹那，室外花园里树木之中空气一动也不动，她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生机。她的眼睛亮了，然后目光盯在了天花板上。

福克曼屏住呼吸朝他倾过身子去。他抓住了她冰冷的双手。在一个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一种微弱的脉搏跳动的声响。

“玛丽安。”他轻声唤着。

她的头稍微一低，双唇张开露出了一丝微笑。有好一阵她以安详的目光望着她的丈夫。

“你好，吉米。”

妻子的到来使福克曼置身于极度的欢乐之中。作为一个实心诚意的好丈夫，他很快沉浸于他们的共同生活之中去了。随着妻子从她来临之后的病患中恢复过来，福克曼也进入了生命最旺盛的年代。他灰白的头发变得乌黑而光滑，面容比以前更充实，下巴越发向前挺出显得更加有力了。他又回到了交易所，以重新焕发出的兴趣投入到事业之中去。

他与玛丽安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到公墓去参加庆贺他们的老朋友归来的仪式，但后来去的次数渐渐地少了。其他一些人照旧不断到公墓去。一排排的坟墓在一天天地减少。随着棺木一个个挖走，墓碑一块块搬掉，大片土地变成了公众散步的草坪。在公墓附近一个专门负责为吊丧发通知的事务所也因此关闭变卖掉了。最后，当掘墓人比德尔从最后一座坟墓中带回他的妻子之后，整个墓地就变成了一个儿童游艺场。

结婚的几年是福克曼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随着一年年夏天过去，玛丽安越发苗条，看上去也越显年轻了。当她来找他的时候，她那一头红发在马路上的人群之中简直成了一顶最美丽的皇冠。他俩总是在夏日的夜晚手挽手地走着，有时在河边的柳树下停下来像情人那样拥抱。

确实，他俩的幸福相处成了他们朋友之间传开的佳话，结果竟有２００位客人来到教堂出席庆祝他们联姻多年的盛典。当他们在祭坛上跪在神父脚下时，在福克曼眼睛里玛丽安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

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了。这些年来福克曼对他在股票交易所的差事不那么感兴趣了。一些上年纪的一本正经的老人的到来使他不断降级。他的许多朋友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哈罗德·考德威尔只好辞去教授当了一名普通讲师。他给研究生上课来使自己熟悉一堆新工作，其实这些都是他在３０年前所做过的事。萨姆·班布里现在成了天鹅大饭店的招待了。

玛丽安回到娘家同父母一起住去了。在福克曼那幢房屋关闭卖掉之后搬进去的那套公寓也让给了新房客。一年年过去，福克曼的趣味越发单调起来。他住进了为青年人开设的旅馆里的一间屋子，不过他与玛丽安还是每天晚上相会。随着日益增长的不安，他有点意识到生活正朝着一个不可逃避的焦点移去，因此他时常想放弃他的职业不干了。

玛丽安一直极力规劝他。“可你会把你争取到的一切都失去的，吉米。你毕竟干了这么多年呀。”

有一次午饭时间他们躺在公园里的草地上。福克曼听了这话耸了耸肩，口里嚼着一块草根。玛丽安现在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

“也许吧！可是我受不了总是降级。连蒙特费奥里都要离职了。他祖父刚刚当上了董事长。”他把身子滚过来，头枕到她的膝盖上。“在那间沉闷的办公室里眼看着那么多古板的老头子真是无聊。对此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看到他的天真和激动，玛丽安多情地朝他微笑着。福克曼比她记忆中的他更漂亮了。他晒得黝黑的脸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

“我们俩在一起真是太好了，玛丽安，”在他们３０周岁前夕他对她说，“我们一直没有小孩这多幸运。你看到有的人竟有三四个孩子吗？那实在太不幸了。”

“可不幸的事情谁都会有的，吉米，”玛丽安提醒他说。“有的人说，有孩子是一种既美好又高尚的经历。”

整整一晚上他和玛丽安在城里毫无目的的走来走去。她越是文静含蓄，福克曼觉得对她的欲望就越急切。可由于她就要回到娘家去住了，玛丽安害羞得竟连他的手都不好意思握一下。

后来，他把她失去了。

他们在市中心的市场正往前走着，与玛丽安的两位女友碰到了一起。他们是吉尔曼姐妹俩：伊丽莎白和伊乌琳。

“萨姆·班布里住在那儿，”随着市场那边一个货摊上的一只焰火腾空而起，伊乌琳顺手指去，“你瞧他又在出洋相了，”她和姐姐很不以为然地咯咯一笑。她们嘴绷得紧紧的，看上去十分严肃，身上穿着深色哗叽外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

叫萨姆给弄得心烦意乱的福克曼向旁边走开了几步，忽然他发现三个姑娘不见了。他向人群中冲去，极力想追上他们。在人群中他似乎看到玛丽安的红头发一闪即逝。

他在货摊中穿来走去，差点把一车蔬菜撞翻。他朝萨姆？班布里喊道：“萨姆，你看到玛丽安了没有？”

班布里把鞭炮放进口袋里，眼睛帮着他在人群中搜寻。他们找了足足一小时。后来萨姆索性回家去不再找了。晚间市场关闭的时候只剩下福克曼一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呆在石子铺成的广场上。小贩们都在收拾东西回家去，而福克曼在这些发光的的绳索和货担中游荡着。

“请问，你们看见一个姑娘没有？一个红头发的姑娘？”

“我说，她今天下午还在这儿呢！”

“一个姑娘……”

“……她叫……”

突然他惊呆了。他意识到他竟忘了她的名字！

不久之后，福克曼也离职回家同父母一起去住了。他家那座红砖小房在城市的另一端，透过一大片火炉上安装的烟囱他还能望见远处蒙特密尔公园的山坡。他现在过着一种不用操心的日子了，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帮母亲干活或是照看小妹妹贝蒂。和他自己那幢房子相比，他父母的家可实在太寒伧太不舒适了。福克曼对以前曾熟悉的那一切变得那么不相适应。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善良而令人尊敬的老人，但由于他们生活平淡又加上没受过什么教育，所有他们的生活大大地受到了局限。他们不喜欢音乐，对戏剧也不感兴趣。福克曼也发现他自己的脑子正渐渐变得迟钝了，粗鲁了。

他父亲总是当面斥责他不应该离职回家。但这种父子之间的敌意慢慢地在消失，因为他对福克曼越来越能控制了。他限制他不准到处乱跑，并对他口袋里的钱也管得严起来，甚至有时他会告诉他不该和一些孩子在一起玩耍，实际上，和父母一起生活把福克曼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到福克曼开始上学的时候，他已经把过去的生活全部忘却了。他对玛丽安的记忆，对他住过的那幢里面仆人成群的房子的记忆也全然消失了。

他第一学期上学和一些比他大的孩子们在一个班。老师待他们还倒是一视同仁。可随着一年年过去，他们也像父亲那样对他越来越施加管教了。有时面对这种对他人性的压抑福克曼表示反抗，可最终他还是被置于绝对控制之下，活动受到限制，连他的思想和说话也不能有一点出格。他暗暗感到这一套教育是使他准备进入早期童年那种晨光迷漫的世界的。它好像故意把曾有过的文明全部消除掉，用不断的重复练习和拼写练习把他所有语文和算术知识都给毁掉，代之而来的却是一套毫无意义的儿歌童谣之类的东西，为他人勾画出一个幼年世界。

最后，一系列教育竟使他成了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幼儿。他父母要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里。此后几年他只好在家里呆着了。

“妈妈，我和你在一起睡觉好吗？”

福克曼太太低头望着这个满脸严肃神情的孩子，他已经把头躺在了她的枕头上。她满心抚爱地拍了他那方方的下颚一下。接着她丈夫一翻身，她又拍了一下丈夫的肩膀。尽管他们父子之间年龄相差那么许多，可是在这两个身体上又有许多酷似的特征。宽宽的肩膀，大大的脑袋，还有浓密的头发。

“今天不行，吉米，也许很快就行了。等着那一天吧！”

孩子瞪大眼睛望着母亲，看到母亲偷着哭泣起来不禁十分纳闷。他猜想或许是他的话触犯了什么禁忌吧！各种禁忌在学龄期的男孩心中唤起了潜在的奇思妙想。人生最终结局的神秘被做父母的精心遮盖起来。这一切他们自己无论如何是捕捉不到的了。

福克曼此时又开始经受从头学步走路和自己喂饭的那种困难了。他十分笨拙地摇晃着走路。尖声尖气的声音从他舌头上结结巴巴地滚了出来。一步步地所有的词汇都从他意识之中消失，到后来他只知道母亲的名字了。到他自己再也不能站立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抱在怀里，像喂一个稍大点的婴孩那样喂他吃饭。他思想变得模糊起来，只有一阵阵冷热饥饱的感觉在脑中朦胧出现。他只是尽可能地偎在母亲的怀里。

不久以后，福克曼和他母亲到了产科医院，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出院之后，福克曼太太又在床上躺了几天。慢慢地她又开始随便地四处活动，把她在卧室期间养起来的体重又逐渐摆脱掉了。

她从医院回家后差不多９个月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不断在盼望着生一个儿子。两个人都在担心他们的儿子快要临近消失，这也将是他们即将要分开的一个标志。这使他们夫妇二人更加亲密起来。很快他就到外地去度他们的新婚蜜月去了。

# 《锁着的门》作者：[美] 斯蒂芬妮·伯吉斯

陈荣生译

“我爸爸星期一不能来参加家长会，”泰勒说。他看着英语老师的眼睛，让声音保持镇定和平稳，“他要上班。”

泰勒对此已经很在行了。他可以准确地看出扬科维克太太眼睛里闪现出的怀疑，所以他用友好的表情消除了她的疑虑。她所教的那个班里有太多的八年级学生，她不可能对每一位学生的事都寻根问底。这个中学有太多的孩子了。

这是泰勒父亲为他选了这所学校的原因。

泰勒回到家里的时候，听到父亲在地下室走来走去的声音——也许父亲是在为下个星期做准备。泰勒为自己舀出一些冰激凌，在厨房餐桌旁坐下，准备早点做完作业。他朋友保罗过一会儿会过来，泰勒父亲已经答应为他们租一部ＤＶＤ影片。他们都希望是《古墓丽影》，但是他告诉他们不要被吓死。

地下室的楼梯响起了脚步声，就在关闭着的门后，脚步声停了下来，停了很久，这使得泰勒转身去检查那枚工业用的螺栓是否没有锁到位。他伸长脖子往四周看，香草冰激凌仍然在他的喉咙里往下滑，这时，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那种气味，酸酸的，错不了。

“对不起。”他父亲喃喃地说。他父亲把目光从泰勒那受惊的脸上移开，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他父亲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协调能力，行走时步履蹒跚。

泰勒想控制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尖叫出声来：“它不应该一个星期就来了！”

“我想它这个月开始得早些，”他父亲耸耸肩，用手指乱抓冰箱，粗重地叹着气，“你可以帮我把冰激凌拿出来吗？”

泰勒粗暴地把椅子往后推，急忙向冰箱那里走过去。从他父亲身旁经过的时候，他感到不寒而栗。还没有明显的迹象，除非你懂得阅读他父亲的表情，但是，他所有的其他感觉都可以告诉他，变化已经开始了。敌人，它们小声地说。鸡皮疙瘩布满了泰勒的全身。逃跑吧。

爸，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从他父亲那庞大的身躯和冰箱之间滑过去。他打开冰箱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父亲那不均匀的呼吸把他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他不让他自己往回看，也不往旁边看。他把装冰激凌的盒子拉出来，舀出三团放进一只蓝色的碗中。此时，他才让自己转过身去。

他父亲的眼里已经出现了黄色条纹。浓重的麝香味在弥散。

电话铃响了。泰勒粗暴地将碗递给他父亲，然后飞快地跑去接电话。

“嘿，泰，”是保罗，他的声音明亮轻快，“我们去看什么电影？我们搞到《古墓丽影》了吗？”

“对不起！”泰勒说。他的声音颤抖，但是他不让它颤抖。你绝不能让任何人产生怀疑，他母亲对他说。这是她离开他让他独自面对的唯一准则。“今晚不怎么好。也许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吧，好吗？”

泰勒有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游戏，有时候玩，有时候不玩。像今晚，沉重的螺栓已经被锁定，但是他仍然可以听到它在地下室徘徊。他想方设法想把它弄出来。他一边翻看着书架上的DVD碟，一边自己哼着曲子，以便把地下室的声音淹没，同时玩那个游戏。

游戏是这样的：如果泰勒妈妈此时来电话怎么办？他只能给她三个回来的理由。给哪三个理由呢？

有时候，他在这三个理由之中选择：我现在打扫我自己的房间、我上个季度的成绩全都是Ａ和Ｂ，以及我正在学煮饭。

有时候，离它上次来的时候有足够长的时间了，他父亲会给泰勒带回来一个新的电玩游戏，要不他们整个晚上都在看那些枯燥无味的影碟并一起嘲笑它们。在这种时候，他就会想，他应该告诉她：

现在事情要好多了，你回家会安全了，以及我想他变得越来越好了。

好多了。真是开玩笑。楼下有什么东西摔破了。泰勒把曲子哼得更加大声了，而且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翻看着同一个书架上的DVD碟，想找出一张有趣的碟来。

这种事在以前的月份里从未这么早到来过。

今晚，如果泰勒妈妈打电话来，他会跟她撒谎。他会说：

你最好是回来，不然的话我们会忘记你的，我想老爸也许已经忘记了，我差不多想不起你了。

他会威胁她：要是你不回来，我就把挂在我房间墙上的你的照片取下来，把它扔掉。

而作为他的第三个理由，他会撒一个最大的谎：也许我们全都决定了我们根本就不想你回来。

但是电话整晚都是静悄悄的，而泰勒也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双膝蜷缩到胸前，双手仍然按着耳朵。

“泰勒，”扬科维克太太第二天早上说，“没做作业？”

“对不起！”泰勒耸耸肩，无精打采地从她身边经过，一副缺少睡眠的懒怠样。他在保罗旁边的座位重重地坐了下去：“嘿。”

“嘿！”保罗对着他不满地皱眉，“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出了点小事，” 泰勒再次耸耸肩。他的动作变得既沉重又缓慢，“我爸爸身体不大舒服。” 这些话在他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看到扬科维克太太正在看着他。

到了放学的时候， 泰勒的心情已经糟透了。他回到家里，把书包扔到地上。这时，地下室突然变得寂静无声。没过多久，拖着脚行走的脚步声来到了楼梯的最下面，尽量想不发出声音，接着轻轻走上楼梯。

“你这个傻瓜！”泰勒尖叫道，“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你是知道的！而且，门已经锁上了。你是出不去的！”

突然，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冲上楼梯。 一个沉重的身体砰的一声撞到门上。被螺栓固定的厚厚的门板承受住了那个重量。泰勒眼睛盯着门，头不停地晃动。里面传出一阵因受挫而发出的嘶哑的咕哝。长指甲在门的另一侧乱抓。

“我今天下午原应该跟保罗出去玩的，”泰勒对着门大声喊道，“你还记得吗？你答应了你会开车送我们到超级市场。你知道我现在显得有多么愚蠢了吗，嗯？他甚至不再跟我说话了！他认为我骗了他！现在，他要跟史蒂夫出去。他们甚至都没有问我是否想去。就算是他们问了我，我也不能去，因为我得呆在这里照顾你这个愚蠢的令人讨厌的家伙！”

泰勒用尽全身力气顶着门。他的脚在硬木地板上滑了一下，这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

他的手碰到螺栓的边缘。螺栓移开了一点。

此时，泰勒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他马上就整个人扑倒到门上。门的另一侧也有一个沉重的身体猛扑到门板上。螺栓又移开了一厘米。

“不！”泰勒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把螺栓推回去，他听到螺栓咔哒一声回到锁定位。他彻底崩溃了，身体从门上滑落到地板上。他把头斜靠在门板上，使劲地呼吸。

他听到它在门的另一侧粗重的呼吸声。泰勒闭上眼睛。

“求求你，老爸，”他嘟哝道，“求你快点回来。”

泰勒妈妈离开的时候，他才八岁。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看到他们家有一辆出租车在等着。司机坐在车内读着报纸，母亲在她的寝室里折叠衣服。她的床上有两只打开着的旅行箱。她脸色苍白，面无表情，下巴有一块紫色的青肿。

泰勒在门槛前停了下来。他想走近一些，但是空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止住了。“你准备到哪去？”他问。

“门闩还是锁着的。”她说。她的声音很怪，平淡而且干燥。她话说得太快了，他无法明白她的意思：“不过，你爸爸是要从里面出来的。你几个小时后可以把门打开。他今晚完全可以安顿你睡觉。”

“你脸怎么了？” 此时泰勒感到全身发抖，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啪嗒”一声把第一只旅行箱关上。“我在洗碗池下面放了三十罐汤。那几乎够你吃一年了。你懂得怎样把汤加热吧。”

“我不记得了。”

“不，你记得。我曾经见你做过，”她“啪嗒”一声把第二只旅行箱关上，“我已经在你的学校表格上全都签了名。我把它们放在冰箱顶上。”

“你准备到哪去？”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他身边。当她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的时候，他感觉到她正一阵一阵地发抖，就像电波从她体内闪过似的。他用自己的手按住她那凉凉的长手指，使手指固定在他肩膀上。她那抛光过的指甲透过他那件薄薄的Ｔ恤衫嵌入到他的皮肤中。

她说：“你听我说。你爸无法控制他所做的事，但是，如果被别人知道的话，他们会把他带走的。你明白吗？他们会把他带去实验室做实验。他们会虐待他。”

“不！”泰勒小声地说，眼泪哗地从他眼中流出来，“不！”

“你不想那种事发生，对吧？好孩子。”

她屈身过来，在他的头顶很快地吻了一下。她身上的香水味，那种“寒冬玫瑰”牌子的香水，把他整个人包围住了。她直起身子的时候，他看到眼泪从她的脸上滴下来。她根本就不在乎，没有用手把它们擦掉。

“小心照顾好自己。”她小声地说。

泰勒跟在出租车后面跑了整整两个街区。但是，到了第三个街区后，他看不到出租车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问她那个他最关心的问题了。

第三天早上，泰勒做了两份炒鸡蛋。它喜欢吃肉，但是现在没有肉了。肉要到星期一才送来， 他们没有存货了，而且他父亲也没有机会出去取现金给他买日用品。

泰勒把他自己的那份炒鸡蛋放到厨房餐桌上，然后走到地下室门外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镇定。

它来这里通常只呆两三天。此时，它甚至可能已经离开了。

但是以往它也没有这么早就到来了。他还能够做什么预测呢？

他将耳朵贴在门上，没有声音。他甚至听不到有呼吸声。它肯定是睡着了， 正蜷缩在黑暗中某个阴潮的角落里。

也许它退回去了。也许……

他打开门闩，他在等待。寂静。他旋转门把手，把门推开一条缝。

“爸？”他对着暗处轻轻喊道，“你在……”

它憋着气，正等待在楼梯最顶处。

炒鸡蛋飞上了天，餐碟掉到地板上打碎了。它猛然把泰勒推倒在厨房的瓷砖地板上，它那黄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泰勒挣扎、哭泣、说不出话来。它的涎沫喷到他的脸上。令人作呕的麝香味把他整个人覆盖了。

“爸！”他尖叫道，“爸，爸，爸！……”

它抓住他的右臂。泰勒那件T恤衫的短袖滑落到它的肩膀上。它用尖锐的、钩状的牙齿咬住他内臂柔软的肌肉。泰勒痛得哭喊起来。

黄色的眼睛里出现了棕色的斑点。

泰勒想坚强地挺过这个变化，但是此时他痉挛地抽噎着，而且无法停止。钩状的牙齿从他的皮肤插进去。血从泰勒的手臂往下流。血潮水般地涌到他父亲的脸上。

他父亲将他自己往后甩，撞击到厨房的餐桌上。父亲摔到地上，发抖，呼吸沉重。 他用一只手按住嘴，凝视着从嘴唇流出来流到手指上的血。他抬头往上看，脸色苍白起来。

“泰勒，”他嘟哝道，“哦，上帝！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泰勒……”

他开始往前走，伸出他那流着血的手。

“不要碰我！”泰勒挣扎着站起来，跑到楼上去。血沿着他的手臂往下滴，滴到他的Ｔ恤衫上。他把身后的门锁上，回到自己的床上。

透过地板，他可以听到他父亲痛苦的、令人窒息的哭泣声。

泰勒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成人是不哭的。

他出去上学的时候从父亲身边经过，他看都不看他一眼。他父亲想说些什么，但是泰勒大声地哼着曲子，把他父亲的话给湮没了。

他上英语课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坐的。保罗和史蒂夫在教室后面一起玩耍，他们一边玩着在超级市场“斯宾赛礼品店”后面捡到的稀奇古怪的玩具，一边笑得很开心。

泰勒的手臂在他那件干净的长袖衬衣下面发出阵阵的抽痛。

下课的时候，扬科维克太太叫泰勒留下。她什么也没说，在等着其他孩子走出教室。当他们终于能单独相处的时候，她隔着书桌平静地看着他。

“泰勒，”她说，“你需要帮助吗？”

泰勒眨眨眼。她平静地看着他，双手伏在书桌上。

“我可以帮助你，”她说，“但是我得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你是可以请求帮助的。”

泰勒张开嘴。他想说话，但是却说不出。他把左手放到右手的袖口上。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将衣袖拉起来，把手展现给她看。

“泰勒？”她说。

泰勒，他父亲说，那天早上他的声音显得很苦恼。他的嘴唇上仍然沾着血。对不起。泰勒……

泰勒凝视着扬科维克太太那浅褐色的眼睛，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再次看到他父亲嘴上有血。

血！他想到了血。

眼泪在他的眼后燃烧，而那一幕事实也从他的内心闪过。

不管怎么说，他也许是不知道他母亲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带走的原因。

他往回退了一步，放开衣袖。“不用，谢谢您！” 他非常有礼貌地说，“现在不需要。”

“真的吗？我们可以……”

泰勒的头僵硬地晃了晃，他转过身子并走出房间，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出学校大楼。

他父亲仍然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双手紧抱着一杯咖啡。他父亲看到泰勒在一个应该上学的日子的早上十点钟回家，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父亲抬起他那张憔悴的脸，看着泰勒，但是却没有说什么。

“越来越糟了。”泰勒对他父亲说。

“是的！”他父亲说， “只能说是的。”

泰勒深深地痛苦地吸了一口气：“它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吗？”

他父亲用手从他眼前抹过，把一个幻影或者说是一场噩梦给抹掉：“我不……亲爱的上帝，泰勒。我不知道。”

“可是妈认为是会的。”

“就当做有可能吧，”他父亲说，声音很不自然，“只有那样才可以。”

“无所谓了。”想到那件事，他的胸不由自主地收紧起来。

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电话是永远也不会打来了。

他开始转身走开，但是他父亲的声音让他停了下来。

“泰勒，”他说，“真是很对不起。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我保证。我们会找到某种保护。我们会确保你得到保护。我们会……”

“我知道，”泰勒说，“没事的，爸。”

这些话在他嘴里说出让人觉得好笑。虚伪又刺耳，伤感情。

他以前从未对父亲撒过谎。

实验，他母亲的声音提醒他。实验室……

解毒药，泰勒对她说，可以治愈。

电话号码本在楼上，在他的床底下。

# 《他们那时多有趣》作者：艾·阿西莫夫

这个短篇本是阿西莫夫应编辑之约随手写成，不料后来竟被各种选集反复收入。也许正是因为作品那细腻真挚的童趣童心，才使它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

２１５５年５月１７日晚上，麦琪记下了自己的日记：“今天，托米发现一本真正的书。”

这是一本很旧的书。麦琪的爷爷以前告诉她，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爷爷对他讲，曾经有一个时候，所有的故事都是印在纸上的。

麦琪和托米翻着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皱皱巴巴的。

他们读到的字全都静止不动，不像通常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些“书”一样，会按顺序移动。这可真有趣，读到后面时再翻回来，刚才读过的字居然还停留在原地。

“多浪费呀。”托米说，“这种书一读完就得扔掉。而我们的屏幕大概已经给我们看过一百万本书了，而且它还会给我们看许多书，我可不会把它扔掉。”托米比１１岁的麦琪大两岁，因此读的书也比她要多。

“你是在哪儿找到这本书的？”麦琪问托米。

“在我们家的顶楼上。”托米边全神贯注地看书边向上指了一下。

“书里写的什么？”

“学校。”

麦琪脸上露出不满意的神情。“学校有什么好写的？我讨厌学校。”

麦琪一向讨厌“学校”这个词。机器老师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做地理测验，而她一次比一次答的糟糕，最后她妈妈只好把教学视察员请到家里来。

教学视察员带来一整箱工具，把机器老师拆开。麦琪暗暗希望，拆开后他就不知道怎样重新装上了。可仅仅一小时后机器老师就被装好了，黑呼呼的，又大又丑，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在这个屏幕上，会显示出所有的课文，还会没完没了地提问题。最让麦琪痛恨的是那个槽口——每天麦琪都必须把作业和试卷塞进里面。

教学视察员把机器调好后，拍拍麦琪的脑袋对她妈妈说：“这不是小姑娘的错，机器里的地理部分调得太快了，这种事是常有的。现在我把它调慢了，已经适合十岁年龄孩子的水平了。”

麦琪失望了，她本来希望教学视察员会把这个机器老师拿走。托米的机器老师就曾被拿走过近一个月，因为它历史部分的装置完全显示不出图象来。

所以麦琪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写学校呢？”

托米白了她一眼，“因为它不是我们这种类型的学校，那是几百年前的老式学校！”

麦琪还是不明白。“就算是几百年前的学校，他们也总得有个老师吧？”

“当然。但不是我们这样的老师，而是一个真人老师。”

“真人怎么能当老师呢？”麦琪从来没见过真人还能当老师。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会给孩子们讲课、提问题和留作业。”

“可是难道每家都要来一个真人老师讲课吗？”

托米大声笑了起来。“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所有的孩子都到那里去上学。”

“所有的孩子都学一样的功课？”

“同样大的孩子就学一样的功课。”

“可我妈妈说每个老师都是需要调整的，好适应他们所教学生的智力，另外对每个孩子的教法也应该有所不同的。”

“可他们那时偏偏就不那么做！如果你不喜欢书里说的事，你干脆就别读它了。”托米有些不耐烦。

“我没说我不喜欢。”麦琪急忙说。她很想知道过去那种有趣的学校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麦琪的妈妈喊了起来：“麦琪，该上课了。”

麦琪抬起头来。“可是还没到时间呢。”

“差不多了。托米也该回家上课了吧？”

“下课后我还可以再和你读这本书吗？”麦琪问托米。

“也许吧。”托米用胳膊夹着那本满是灰尘的旧书走了。

麦琪来到上课的地方，教室就在她的卧室旁边。机器老师的开关已经打开，正等着她。除了周六和周日之外，机器老师总是在相同的时间开启，妈妈说每天都在一定的时间学习成绩会更好一些。

屏幕亮起来了，同时传来一个声音：“今天的数学课学习分数的加法。请把昨天的作业放进槽口。”

麦琪叹了一口气，照它的话做了。但她的脑子里还在想着她爷爷的爷爷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们所上的那种老式学校：附近的孩子都到同一个地方去上学，他们在校园里笑呀、喊呀；他们一起坐在课堂里读书，而下课后就一块儿回家。

他们学习的功课都一样，这样在做作业时就可以互相帮助，有问题还可以互相讨论。

而且他们的老师是真人……机器老师正在屏幕上显现出这样的字迹：“我们把１／２和１／４这两个分数加在一起——”麦琪在想，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些孩子一定非常热爱他们的学校；麦琪在想，他们那时多有趣！

# 《他们由肉组成》作者：Ｒ·Ｓ·考索

“他们由肉组成。”

“肉？”

“肉。他们由肉组成。”

“肉？”

“对此毫无疑问。我们从这颗行星的不同部分上各找了几个，把他们带到我们的飞船上，并用针彻底刺穿了他们。完全是肉。”

“这不可能。无线电信号又是怎么回事？发给那些星球的信息？”

“他们用无线电波来交谈，但这些信号不是从他们那儿发出来的。这些信号是从机器那儿发出来的。”

“那么谁制造了那些机器？这才是我们想接触的人。”

“他们制造了那些机器。这正是我在努力告诉你的事。肉制造了那些机器。”

“真荒唐！肉怎么可能制造机器？你正在要求我相信一种有知觉的肉。”

“我不是在要求你。我是在告诉你。这些生物是那个地区中唯一有知觉的物种，而他们由肉组成。”

“也许他们就象，你知道，一种以基础的智慧，它们经过一个肉的阶段。”

“不，他们生下来就是肉，而死时还是肉。我们研究过他们的几个生命跨矩，这并不太长。对肉的生命跨矩，你知道些什么吗？”

“饶了我吧。喔，也许他们只有一部分的肉，你知道，就象一个肉脑袋，里面却是一个原生质的大脑。”

“不。我考虑过这点，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肉脑袋。但我告诉过你，我们用针刺穿了他们，一路上全是肉。”

“没有大脑？”

“噢，毫无疑问有一个大脑。只是大脑也是由肉组成！这正是我一直在努力告诉你的事。”

“那么……思维呢？”

“你还没听懂，对吧？你正拒绝去努力理解我正告诉你的事，大脑进行思维。肉进行思维。”

“思维的肉？你在要求我相信思维的肉！”

“对，思维的肉！有意识的肉！有爱的肉。有梦的肉。是你开始理解了，还是我不得不重新再来？”

“老天爷！那么你不是在开玩笑。他们由肉组成！”

“谢谢。终于。对。他们确实由肉组成，而他们一直在努力和我们联系，几乎一百个他们的年代以来。”

“老天爷！那么这种肉脑袋中有些什么想法？”

“首先，他们想和们说话。然后，我认为他们想探索宇宙，接触其他的意识，互相交换思想和信息。一般都这样。”

“我们应该和肉谈谈。”

“是个主意。这就是他们用无线电发出的信息：‘喂，外面那里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他们确实说话。他们使用词语、观念、概念？”

“噢，是的，只是他们用肉来这么做。”

“我还以为你告诉我的是，他们用无线电来这么做。”

“他们确实使用了无线电，但你认为在无线电上的是什么？肉的声音。你知道肉怎样发出一个声音吗？他们靠互相拍动头上的两片肉来说话，他们甚至还能唱歌。”

“老天爷。唱歌的肉！对我理解能力而言，这实在太多。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

“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两者。”

“正式的，我们应该去接触、欢迎在宇宙的这个象限中的任何及所有有知觉的物种，并把他们记入航行日志。不带任何偏见、恐惧或偏爱。非正式的，我建议我们抹去记录，并忘掉整个这件事。”

“我正希望你会这么说。”

“这看来有些残酷。但这儿有一个限制。我们真的想跟肉接触吗？”

“我百分之百同意。有什么可说的？喂！肉。过得还好吗？”“但这会有用吗？我们在这儿处理着多少颗行星？”

“只有一颗。在特殊的容器里，他们可以旅行到其他行星那儿，但不能在它们上面生存。而作为肉，他们只能穿过Ｃ空间，这使他们无法达到光速并产生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他们曾实现过的接触非常的少。无穷少，事实上。”

“因此我们只是假装宇宙中没有一个人在家？”

“对。”

“真残酷。但你自己说过，谁想跟肉见面？而已经在我们飞船上的那几个，你用针刺过的那几个，你肯定他们不会记起这件事？”

“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被看成是怪人。我们进入他们的脑袋中，抚平他们的肉，以便对他们而言，我们只是一个梦。”

“而我们把整个这部分象限标为‘未被占用的’。”

“很好。同间，正式地和非正式的。档案初封闭。还有其他人吗？任何对星系的这边感兴趣的人？”

“是的，一个相当害羞但很甜蜜的氢核束智慧，在Ｇ４４５地区。两个银河的自转尽管以前接触过，现在又想成为友好的。”

“它们总是重又到来。”

“而为什么不呢？想象一下，这个宇宙会是多么不能容忍地和多么难以形容地冰冷，如是一个人完全是孤独的话……”

# 《台球》作者：艾·阿西莫夫

詹姆斯·普利斯（我想我还是该称呼詹姆士·普利斯教授，虽然不提他的头衔，但我指的是谁，保险近人皆知）说起话来总是慢吞吞的。

这我清楚。我采访他的次数可不少了。他有自爱因斯坦以来最伟大的头脑，不过这个头脑思维并不敏捷。他承认他的迟钝。也许正因为他的头脑太伟大了，才无法敏捷的思维。

他往往慢悠悠的，心不在焉的说上几句，就思考开了，然后再说上那么几句，就连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那巨人的头脑也会东拉一点西加一点的没个准谱儿。

明天会出太阳吗？我想象的出他那迟疑不决的模样。我们说“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能肯定明天一定会到来吗？“太阳”这个词儿用在这里合适吗？

有了这种谈吐习惯，再加上一幅略呈苍白，平淡无奇的面孔，除了惯有的犹豫不决的神色之外总是毫无表情；还有梳理的整整齐齐，略觉花白的头发；那一成不变的剪裁老式的笔挺西装；詹姆士·普理斯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这是一个完全缺乏魅力的孤僻的人。

这也就是世界上除了我本人以外，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个杀人犯的原因。即使我，也没有什么把握。他毕竟是思维迟钝；他一向思维迟钝。能想象他会在紧要关头振作起来敏捷思考，迅速行动吗？

这都无济于事了。就算他杀了人，他也已经安然脱身了。现在要想翻案早已为时太晚，哪怕我决定发表这篇东西也无济于事了。爱德华．布鲁姆是普利斯的大学同学，有是其后二，三十年始终长期共事的同僚。他们年纪相同，有都是过独身生活，但是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却是截然相反的。布鲁姆高大魁梧，大嗓门，急性子，充满自信，象一道闪电那样引人注目。他的思路急如流星，能在瞬息之中出人意料的抓住问题的实质。普利斯是个理论家，而他不是；布鲁姆没有耐心搞那玩意儿，也没法集中精力紧张思考单一的抽象理论。他承认这点，并以此而自鸣得意。他有一种神奇的才能：擅长将理论付诸应用，擅长发现使它能被人加以利用的途径。他能不费什么劲的从抽象结构的冰冷的大理石上悟出一种奇妙装置的复杂设计。只消他略施小计，石块就是脱胎换骨，化为那种装置。有一种并非十分夸张的流行说法，说布鲁姆造的东西决没有不灵的，决没有拿不到专利的，决没有无利可图的。他四十五岁时候，已经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了。如果说技术专家布鲁姆也得格外倚重什么特定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理论专家普利斯的思想方法。布鲁姆最伟大的新发明都源于普利斯最伟大的思想，可是当布鲁姆的财富和声望与日俱增之际，普；利斯只不过在同僚中获得了特殊的尊敬。

所以，在普；利斯提出两场论时，布鲁姆会立刻着手制造第一台供实际应用的反引力装置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大家拭目以待的事儿。

我的任务是向“电讯新闻社”的电稿订户介绍人们对两场论的关注情况。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得想法子和人打交道，而不能和抽象的概念打交道。由于我的采访对象是普利斯教授，这活儿可不轻松。

我当然要问到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反引力的种种可能性而不会追问那谁都不懂的两场论。

“反引力？”普利斯抿紧苍白的嘴唇思索着，”我不能完全肯定有这种可能，或者将会有这种可能性。我还没有完全搞清两场方程会不会有尽解式，它们必须要有……当然……如果……“他丢下了话题，又陷入了沉思默想。

我拿话激他：“布鲁姆说他认为可以造出这种装置来。”

普利斯点点头。“对，不错，但我感到怀疑。埃德．布鲁姆过去确有惊人的绝招能独具慧眼。他有非凡的智力。那确实使他富足的可以了。”

我们坐在普利斯那套普普通通的中产阶级水平的寓所里。我禁不住往旁边瞟了几眼，说真格的，普利斯还算不上富有。

我并不认为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看到我四处打量，我想他也有同感。他说：纯粹的科学家通常获得的报酬并不是财富，那甚至也不是他们特别向往的报酬。”

也许是这样，我想。普利斯的确得到过与众不同的报酬。他是历史上第三个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也是第一个两度独享过自然科学项目奖金的人。这可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是他不富有，反正他也不穷。

不过听他的口气不象是一个知足的人。或许只是布鲁姆的财富使普利斯恼火；或许还有布鲁姆在地球人士中的赫赫声望，他所到之处，无不奉之为知名人士，而普利斯在科学会议和大学教师俱乐部的圈子以外就没什么名气。

我说不上我的眼神或者我的紧皱的额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流露了这些想法，但普利斯又开口了：“不过，我们是朋友。你知道，我们每星期打一两次台球，我一般都能嬴他”

（我从未发表过以上声明。我还找布鲁姆核实过他作了长篇反驳，劈头就说：“他打台球嬴我？那个笨蛋……”下面的话就更近于人身攻击了。实际上，他们对台球都不是生手。在上述声明与反驳之后。有一次我看他们打过一会儿，两个人都带着一幅职业球手的稳劲儿。此外，两个人打起球来眼都红了，我一点也看不出这局比赛有什么友谊可言。）

我说：“你愿意谈谈对布鲁姆是否会动手建造反引力装置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你的意思是问我愿意不愿意表态吧？嗯，好的，让我考虑一下，年轻人。不过，我们说的反引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引力概念是围绕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立的。尽管这一理论迄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但其描述的内容依然无懈可击。我们可以描述一下……”

我有礼貌的听着。我以前听普利斯讲过这个话题。不过我想要从他那儿搞出点什么的话（这没什么把握），我一定得任凭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直把话说完。

“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这种理论，”他说，“请把宇宙想象为一块又薄又平，柔韧性极强，不会碎裂的橡胶板。如果我们把质量这个概念同地球表面上的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想到质量会使橡胶板形成凹陷。质量越大，凹陷越深。”

“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这种理论，”他说，“请把宇宙想象成是一块又平又薄、柔韧性极强、不会碎裂的橡胶板……我们把质量这个概念同地球表面上的重量概念联则可以想到质量会使橡胶板形成凹陷。质量越大、凹陷越深。”

“在实际宇宙中，”他继续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质量。因此可以设想我们的橡胶板一定是千疮百孔，遍布凹陷的。任何沿板块运动的物体在通过凹陷处时都会颠簸起伏，并因而改变方向。这种方向的改变被我们解释为因为存在着引力作用。如果运动物体以缓慢速度接近凹陷中心，就会陷入其中环绕着凹陷旋转。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它会永远那样旋转下去。换句话说、那也就是被伊萨克．牛顿解释为力，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解释为几何形畸变的现象。”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这番话他说得相当流畅（就他而言）、因为他谈的是他以前曾多次谈过的内容。再往下讲他就开始字斟句酌了。他说：“所以说，要想产生反引力，”我们先得改变宇宙的几何形状。如果我们再甩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先得把凹陷的橡胶板弄平。可以在质量之下，我们竭力托举它、支撑它，防止它造成凹陷。如果我们能象那样把橡胶板弄平了，那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不存在引力的宇宙（或至少是一部分不存在引力的宇宙）。运动物体在通过无凹陷板块时丝毫也不会改变运动方向，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说明板块并未产生引力。然而，要想完成这种丰功伟绩，必需具有一种与造成凹陷的质量相等的质量。打个比方说，要用这种办法在地球上产生反引力，我们：就得动用相等于地球本身质量的质量，还得让它稳稳地悬浮在我们头顶上空。”

我打断了他：“但是你的两场论……”

“不错。广义相对论并没有用单一的一集方程来解释引力场和电磁场二者。爱因斯但花了半生精力探索电一的方程集（探索一项统一场论），可是失败了。所有爱因斯但的后继者也都失败了。可是我一开始就抱定一种假设：存在着无法统一的两个场。而且我一直循着这种推断进行下去。我可以用‘橡胶板块’的比喻说法，大略解释一下这一推断。”

现在我们涉及到一些我以前不一定听说过的事情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设想我们不是去设法撑托造成凹陷的质量，而是设法去强化板块本身，使它变得不易凹陷。至少在小面积范围内，它将会收缩，变得更为平坦。引力将会减弱，从而质量也将减小，因为就凹陷的宇宙而言，这两者实质上是相同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使橡胶板完全平坦的话，引力和质量就都会完全消失了。

“在适当条件下，电磁场可被利用来抵销引力场，并用以强化凹陷的宇宙结构。电磁场的强度远远超过引力场，因此能以前者制服后者。”

我将信将疑他说：“不过你说‘在适当条件下，你说的那种适当条件能具备吗，教授？”

“这我也不知道，”普利斯沉思地慢慢说道，“如果宇宙果真是块橡胶板，我们要指望它在造成凹陷的质量下依然能完全保持平坦，先得使它的强硬度达到无限值。如果现实宇宙的情况也是如此，就需要一个无限强的电磁场，这就意味着反引力是不可能的。”

“可布鲁姆说……”

“是的，我揣测布鲁姆认为如果运用得当，一个有限场就能奏效。不过，尽管他足智多谋，”普利斯勉强地笑了笑，“我们也不必把他看作是万元一失的人。他领会理论很不全面。他……他从来没得过大学学位，这你知道吗？”

我差点儿说出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不过普利斯说这话时话音中颇有点急切的味道。我抬眼一看，刚好捕捉到他那传神的目光）看来他好象挺乐于传播这消息似的。所以我连连点头，作出一副心中有数，准备在将来参考援用的样子。

我再次拿话激他：“普利斯教授，那么你是说布鲁姆多半是错了，反引力根本不可能啦？”

过了好一会儿，普利斯才点头说道：“当然，引力场可以减弱，但如果我们所说的反引力指的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失重场（完全没有引力的大片空间）、那我料想这样的反引力到头来还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布鲁姆也不行？

我总算好歹弄到点儿我要的材料了。以后差不多有三个月，我没有见到布鲁姆。当我终于见到他时，又正赶上他脾气不好。

当然，有关普利斯声明的消息刚一传开，他立刻就火了。他放出风来说一旦反引力装置建造成功，将邀请普利斯参观陈列展出，甚至还要请他参加示范表演。某位记者（不幸，并不是我）在他频繁约会的空隙时分俊住了他，请他再详尽阐述一下，他说，

“最后我会把这种装置搞出来的，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可以到场，新闻界希望他们到场的任何其他人也都可以出席。詹姆士·普利斯教授可以出席，他可以代表理论科学界。在我作了反引力示范表演后，他可以修正他的理论来解释它，我确信他懂得怎么样以高明的手法进行修正，怎么样确切说明我决不可能失败的原因。其实，他现在就可以动手做这件事、以便节约时间。不过我想他还不会这样做。”这番话说得彬彬有礼，不过从他那口才流利的言谈中，还是能听出弦外之音来。

他仍然偶尔和普利斯打打台球。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彼此的举止都十分得体。从他们各自对报界的态度上，人们可以看出布鲁姆的进展情况。布鲁姆回答问题越来越草率，甚至暴躁；而普利斯的心绪却越来越好。

当经过无数次请求，布鲁姆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时，我很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布鲁姆的探索有了突破。我抱有一线幻想，希望他对我宣布最后的成功。

结果并非如此。他在他那间位于纽约州北部布鲁姆企业公司的办公室中会见了我。此地环境绝佳，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又经过精心美化，而且占地面积之广毫不亚于一个庞大的工业企业。两个世纪前，爱迪生在其全盛时期都没有获得过布鲁姆这样非凡的成功。

但是布鲁姆的脾气可不大好。他晚了十分钟才阔步走进屋来，经过秘书的办公桌旁时还怨气冲冲他说着什么，同时朝我这边稍稍点了下头。他穿着一件实验室工作服。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里，说道：“很抱歉让你久等了，但是我没有原来预料的那么多时间。”布鲁姆天生是个场面上的人物，很清楚不能得罪报界，不过我感觉到他此刻困难重重，顾不上这条原则了。

我单刀直入地进行试探：“先生，我听说你最近的试验设有成功。”

“谁告诉你的？”

“可以说是常识，布鲁姆先生。”

“不，不对。别那么讲话，年青人。对于在我实验室里和车间里进行的那项工作来说没有什么常识可言。你是在陈述教授的意见，对吧？我指的是普利斯的意见。”

“不，我……”

“当然是的。你不就是他对之发表声明一一说反引力不可能的那个人吗？”

“他并没有发表那样直截了当的声明。”

“他历来都不直截了当他讲话，不过对他来说那已经够直来直去的了。我在认输之前要把他那见鬼的橡胶板宇宙弄得比他说的话更直来直去。”

“你的意思是有了进展吗，布鲁姆先生？”

“这你知道，”他说着把手指弹得啪地一响，“或者说你应该知道。上星期你不是去看示范表演了吗？“是的，我去了。”

我原来断定布鲁姆正在左右为难，他不见得愿意提起那次表演。表演虽有效果，但却不是什么轰动世界的大事。不过是在一个磁体的两极之间产生了一个引力减弱区。

干得倒是很巧妙，利用了穆斯堡尔效应平衡来探查两极间的空间。可能你从来没见过穆斯堡尔效应平衡的实际演示，”包主要是以密集的单色伽冯射线光束射向低强度引力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伽玛射线的波长会略有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可测知的。如有其它因素使场的强度发生变化，射线波长改变情况会有相应变化。这是一种极其灵敏的探查引力场的方法，效验神奇。布鲁姆确实使引力减弱了，这是毫无疑问向h

麻烦的是这种试验以前别人也做过。诚然，布鲁姆利用了大量电路，使取得这种效果成了更加轻而易举的事（他这套系统是地地道道独出心裁的设计，马上就获得了专利）他也坚持说通过这种方法，反引力不仅将成为理论上的瑰宝，而且更有应用价值的实际效果。

或许如此。不过这项成果还不完善，他往常从不大肆宣扬不完善的东西。这回要不是他不顾一切地想拿出点东西来，他也不会这样做的。”

我说：“我的印象是你在初步示范演示时取得的结果是０．８２ｇ，比春天巴西方面完成的结果好一些。”

“是这样吗？好吧，对照计算一下巴西和此地的输入能量，再告丐我每千瓦时的引力减退该数有何不同，你会大吃一惊的。”

“但是关键在于你能达到零ｇ即无引力状态吗？那才是普利斯教授认为不可能作到的事。大家都认为仅仅减弱场的强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布鲁姆握紧了拳头。我觉得那大关键性的试验已告失败，他心烦意乱，几乎忍耐不住了。布鲁姆最忌讳宇宙间给他钉子。他说：“平论家真使我厌恶。”这话是用低沉、强自抑制的声调说出来的，似乎他终于厌弃了避由不谈这事的作法，豁出去挨骂也要说说心里话了）个普利斯拿几个方程式来回作文章就得了两次诺贝尔奖金，可他用那些方程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一无所成！我可用它们搞出东西来了，还要用它们搞出更多东西来，不管普利斯高大乌舍）．“人们将永远不忘的人是我。获得声望的人也是我。让他守着他那倒霉的头衔、他以为的人类和学者对他的崇拜去吧。听着，我告诉你他为什么牢骚满腔，明摆着是老一套的嫉妒。我通过实干得到了他想通过思考捞到的东西，使他庸心疾首。

早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在一块儿打台球，你知道……

就是在这当口我引述了普利斯关于台球的说法并且听到了布鲁姆的反驳。两个人讲的我都没发表，那只是件琐事。

“我们在打台球，”布鲁姆平静下来后又接着说，“比赛积分是我领先。我们面子上都过得去，大学同窗啦什么的，全是扯淡。他考试怎么过关的我可不知道。当然啦，他拿下了物理学学位，还有数学学位。可他攻的每一门人文学科都是勉强及格，我想就连这大概还是出于教授对他的怜悯。”

“你没有得过学位，对吧？布鲁姆先生。，就我而言这纯粹是恶作剧，我爱看他发作。

“该死，我退学投身于实业界了。在我上大学的三年当中，各科平均成绩是乙上。别瞎琢磨，听见吗？见鬼，普利斯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会儿，我都在挣第三个一百万了。”

他显然被激怒了，又继续讲下去。“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在打台球，我对他说：‘吉姆，一般人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取得了成果你却得了诺贝尔奖。你要两份奖于什么？给我一份吧！’他站在那儿用滑石粉擦他的球杯，后来用他那软绵绵毫无生气的腔调说，‘你捞了二十亿了，埃德。给我十亿吧：’你看，他想要的是钱。”

我说：“我想他获得那样的荣誉你该不会耿耿于怀吧？”

有片刻功夫我觉得他要下逐客令了，可是他没有。他反而放声大笑，连连摆手，就象在擦拭他面前一块无形的黑板似的。他说：“啊呀，好了，不提了。这些都走题了。言归正传，你想要一项声明吗？好的。目前事情不大顺当，我也有点火气，不过都会解决的。我认为我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方。即使我不知道，也很快会弄清楚。

“注意，你可以说我说过我们并不需要无限的电磁强度；我们会把橡胶板弄平：我们会搞成失重场。当我们作到这一步时，我要专门为新闻界和普利斯举行前所未见的最绝的表演。你也会受到邀请。你可以说它已经为期不远了。好吗？”

好的！

此后我曾有机会又各见过他们俩一两面，甚至还亲自在场目睹过他们俩在一起打台球。如前所述，两个人都举止如同原来一样。

不过举行表演的邀请却栅栅来迟。一直到离布鲁姆对我发表声明的一周年只差六周的时候，才算来了。就这件事而论，也许期望它速见成效确实有欠公允。

我收到一份雕板印刷的特制请帖，首先写明同时举行鸡尾酒会。布鲁姆办事从来都是尽善尽美的，他计划使到场的记者个个心满意足。还作了安排转播立体电视。显然布鲁姆信心十足，有把握放心大胆地让本星球每一间起居室都看到这场表演。

．我打电话给普利斯教授，想证实一下是否他也受到了邀请。果然不错。“你准备出席吗，先生？”谈话停顿了，电视电话屏幕上的教授面孔显示出一副犹豫、勉强的沉思神情。“由于事关严肃的科学问题，这类表演是最不足取的。我不愿意鼓励这种事情。”

我担心他避不出席。要是他不到场，那戏剧性的场面将大为减色。不过后来，也许他权衡了利害，还是不愿在世人面前扮演胆小鬼的角色吧、于是终于带着明显不情愿的口气说：“当然，埃德．布鲁姆并不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全靠哗众取宠发迹。我会去的。”

“你认为布鲁姆先生能搞成失重场吗，“先生？”

“嗯……布鲁姆先生寄给我一份他的装置的设计副本，可……可我还说不准。也许他能行，如果……嗯……”．他说他能行，当然……”他又停顿了好半天，“我想我愿意亲眼看看。”

我也愿意；还有很多其它人也愿意。

场面真没治了。腾出了布鲁姆企业公司（就是山顶上的那幢建物）主楼的整整一层。鸡尾酒会如约举行，摆出了丰盛的冷盘小吃，还有轻松的音乐、柔和的灯光。衣冠楚楚、满面春风的爱德华。布鲁姆扮演了殷勤周到的主人角色，一批彬彬有礼、进退如仪的仆役前后奔走伺侯。一切都使人感到亲切宜人，充满自信。

詹姆士·普利斯来晚了。我发觉布鲁姆在注视角落上的人群，目光扫到人群边缘时他的脸色有点阴沉了。后来普利斯到了，随身带进来一股索然无味的情调。尽管周围的喧闹和壮观景象（没有别的词汇能形容这个场面，要不就是两杯马提尼酒使得我热情洋溢了），还是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笼罩了整个酒会。

布鲁姆看到了他，脸上空刻容光焕发。他一阵风似地跑过去，一把抓住那位矮个子的手，拉着他走向酒吧柜台。

“吉姆！见到你真高兴！你来点什么？唉呀，伙计，要是你不露面我就要取消表演了。你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没有明星到场。”他紧紧握着普利斯的手，“这是你的理论，这你也知道。要是没有你们几位，你们为数少得要命的几位指路的话，我们这些可怜的凡夫俗子准会一事无成。”

他此刻热情奔放，恭维话也都来了，因为现在他不在乎这个了。他是在欲擒故纵。

普利斯竭力想拒绝喝酒，嘴里咕哝着什么，但是一杯酒已经塞到了他手里。布鲁姆提高了嗓门大声吼着：

“先生们！静一静。请为普利斯教授举杯，为这位自爱因斯但以来最伟大的智者，两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两场论之父、我们即将目睹的这次表演的启蒙者--尽管他并不认为表演将会成功，并且有勇气公开宣布这一点-干杯：”

场内发出了清晰可闻的窃窃笑声，随即又沉寂了。普利斯的脸色也不能再阴郁了。

“可是现在普利斯教授光临了，”布鲁姆说，“我们刚向他祝了酒，让我们干了它。跟我举杯，先生们！”

进行示范表演的地点经过精心布置，远胜过前一次表演的场地。这次是安排在大厦顶层。使用了互异的磁体（老天在上，更小了），但我几乎可以断定，安放在那儿的穆斯堡尔效应平衡装置还是一摸一样的。

不过房间里有一件新东西分外引人注目，使每个人都惊愕不已。那是摆在磁体干权之下的一张台球桌。桌下则是对应的另一磁极，球桌正中心冲压出一个直径一英尺的圆窟窿。显然，假使能产生一个失重场的话，准是经由球桌中央的窟窿表现出来。

看起来好象整个表演过程已设计好要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强调布鲁姆对普利斯的胜利。这又将是一局他们之间长期未决的台球比赛，布鲁姆即将获胜。

我不知道是否别的新闻记者也这样看问题，但我认为普利斯肯定会这样看的。我转身看他，发现他还拿着塞到他手里的那杯饮料。我知道他难得喝酒，但此刻他把杯子举到唇边，两口就把酒喝干了。他瞪着那只台球，我无需什么特异功能的天赋就能猜透，他是把这件事看作故意在他鼻子底下打板子。

布鲁姆把我们领向围着球桌的三面安放的二十个座位，、第四面空出来作为工作区。普利斯特别受照顾，一直被送到俯临全场、视野最佳的座位上、普利斯飞快地瞟了１区已在开动的立体摄象机，我纳闷儿他是不是在考虑退席，可处于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不能这样做。

表演实际上很简单，然而是数得上的一次盛举。大庭广众之下有不少测定能量消耗的仪表盘。另一些仪表盘用来显示穆斯堡尔效应平衡的读数，其位置和大小能使大家都一览无余。一切东西都安排得便于获得立体视觉形象。

布鲁姆以亲切的态度解释了每一个步骤，他停顿了一两次，朝普利斯转过身去要求给予必要的证实。他这样作的次数不多、不十分显眼，但足以使如坐针毡的普利斯越发难受。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隔着球桌观察坐在另一边的普利斯。他简直是一副在阴曹地府受罪的模样。

如我们所知，布鲁姆成功了，穆斯堡尔效应平衡显示出当电磁场加强时，引力强度稳定下降。当引力降到０．５２ｇ的标志以下时，爆发出一阵欢呼。这个标志是用红线在仪表盘上标明的。

“诸位都知道，这个队５２ｇ的标志代表了以前引力强度实验的最低记录，”布鲁姆满怀自信的说，“我们现在超过了这项记录，而耗电量还不到创造该项记录时的百分之十？同时我们还要继续使引力下降。

布鲁姆（我认为他为了造成悬念的缘故，是有意这样做的）放慢了朝零点下降的速度，让立体摄象机在球桌的缺口和显示穆斯堡尔效应平衡读数下降的表盘之间转来转去。

布鲁姆突然说：“先生们，在每把椅子侧面的小袋里都有一付墨镜。现在请大家戴上。失重场很快就要出现，它会辐射出一种紫外线很强的光。”

他自己戴上了墨镜，大家照样行事、一阵窘率之声。

我觉得当最后时刻到来，表盘读数降到了零并牢牢地定在那里的时候，谁都没有出气儿。转瞬间，穿过球桌的窟窿，摹地在两极之间出现了一道光柱。

发出了二十声惊叹。有人喊了起来：“布鲁姆先生，这光是怎么回事？”

“那是失重场的特徵，”布鲁姆圆滑他说。那当然并不是答案。

记者们全站了起来，簇拥在球桌周围。布鲁姆挥手让他们回去，“先生们，请站开！”

只有普利斯坐着没动，他似乎在出神沉思；从那时以来我一直确信是那付墨镜遮掩了接着发生的一切事可能暗含的重大意义。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我没法儿看见。那就意味着不论我或是其他人都根本没机会揣测那双眼睛后面在酝酿些什么。咳，也许就是没有墨镜，我们也猜不到那儿。可谁说得上呢？

布鲁姆再次提高了嗓门儿：“诸位！表演还没有结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重复了我以前做过的试验。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失重场，我已经证明了它是切实可行的。下面我要表演一下这样一个场能够起什么作用。我们即将看到伯现象是前所未见的，’连我自己也没见过。尽管我根想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却一直没作过，因为我感到普利斯教授应该获得这项荣誉……”

普利斯猛然抬起头来。“什么……什么……”“普利斯教授，”布鲁姆满面笑容他说，“我希望由你来进行有关固体和失重场相互作用的首次实验。请注意在台球桌中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场，全世界都知道你打台球技‘术精湛，教授，那是你的拿手程度仅次于你在理论物理方面的惊人才华。能不能请你把一个台球打进失重有效范围中去呢？”

他迫不及待地把一个台球连同球杯一起递给教授；普利斯用隐藏在墨镜后面的眼睛凝视着它们、迟疑不决地、慢慢腾腾地伸手去接。我很想知道他那双眼睛在流露些什么，我也想知道让普利斯在表演场上打台球的这一决定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布鲁姆的愤怒反应，我指的是对普利斯关于他们俩定期举行的台球比赛的那几句议论的反应，而我曾经引述过那番议论。我在这方面对其后随之发生的事是否负有责任呢？

“来吧，起立，教授，”布鲁姆说，“让我坐你的位子。从现在起，这场戏该你演了。干吧！”

布鲁姆坐下了，一面还滔滔不绝他说着，声音越来越洪亮。“一旦普利斯教授把球打进失重范围之内，球就不再受地球引力场的影响。在地球环绕着它的轴自转并环绕着太阳公转的同时，球将完全静止不动。我计算过地球的运动，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纬度上、在现在这个钟点，它将下沉运行。我们将随地球一起运动，不会静止不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它似乎升高了，似乎脱离了地球表面。看吧！”

普利斯站在球台前，好象僵在那儿麻木了。意外？还是惊讶？我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想好了一步棋要打断布鲁姆的短篇演说呢？还是仅仅由于被他的对手强迫扮演一个屈辱的角色，因违心行事的极度痛苦而备受折磨呢？

普利斯转向台球桌，先看了看它，又回头看了看布鲁姆。记者们全站了起来，尽可能朝前挤，以便抢个好位置。只有布鲁姆本人还孤零零地坐在原处）面露微笑。当然，他的目光既没有盯着球桌，也没有盯着台球或者失重场，即使隔着墨镜我也能十拿九稳他说，他正盯着普利斯。

普利斯又转向球桌，放下了球，他就要成就布鲁姆的成功了了，并使他自己（曾宣称这件事不可能做到的人）成为永远受人嘲弄的替罪羊。

也许他感到没有摆脱的出路。可也许……

他用稳稳地一击，使球动了起来。它滚动得并不快，每只眼睛都追随着它。

现在它滚动得更慢了，就好象普利斯自己也在助长悬念气氛，使布鲁姆的成功更加富有戏剧性。

整个场景尽在我眼前，因为我正好站在普利斯对面，挨着桌边。我能看见球向失重场闪耀的光柱滚去。再往远处，我还能看见安坐不动的布鲁姆没有被光柱遮挡住的身体部位。

球接近了失重范围，好象在边上滞留了片刻，接着就滚过去了，伴之而起的是一道电光、一声霹雷和扑面而至的焦

我们嚷了起来，我们全嚷了起来。

我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过当时的情形——和世界上其他人们一起看的。在屏幕上我能看到在那历时十五秒钟的疯狂大混乱当中我自己的镜头，不过我简直快认不得我的面孔了。十五秒啊！后来我们找到了布鲁姆。他还坐在椅子里，两臂仍然交叉着，但是沿前臂、胸口和后背洞穿了一个台球大小的窟窿；事后，在尸检解剖时发现，他大半个心脏部被冲掉了。

他们关掉了实验装置，叫来了警察，拉走了已完全处于虚脱状态的普利斯。说真的，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如果当时在场的任何记者敢于夸口说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仍不失为一个脸不变色的观察者的话，那他准是个脸不变色的骗子。

几个月后，我才又设法见到了普利斯。他瘦了点儿，但别的方面似乎全都正常。说实话，他脸上气色不错，还流露出一种果断的神情。穿着比我以前历次所见的都更为考究。

他说：“现在我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要是我有时间考虑考虑的话，当时我就会弄清楚的。但我是个思维迟钝的人，而可怜的埃德．布鲁姆又那样全神贯注于主持伟大表演，表演又进行得那么顺利，以致于我也跟着他跑了。自然喽，我一直在试图稍微弥补一下我无意之中造成的损失。”

“你总不能使布鲁姆复生啊，”我郑重其事他说。

“对，我不能，”他也同样郑重其事他说，“不过还得考虑到布鲁姆企业公司。表演时候发生的事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对失重场来说）这可是糟糕透顶的广告。把事情加以澄清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我要求见你的原因。”

“哦？”

“假如我是个思想敏捷的人，我当时就会弄明白埃德所说的台球在失重场中会缓缓上升那番话纯粹是无稽之谈。决不会如此！要是布鲁姆不那样藐视理论，要是他不那么固执执，他应该明白那光柱的含义。在失重场里，意味着质量的丧失。任何无质量的物体只能作一种运动。”

“那是什么？”

“以光速运动。试想，一个象台球那样大的物体，又具有光速，该有多么大的能量。它在千分之一秒内就穿出了大气层，现在也许仍在宇宙中飞行，只到某一天撞到某个天体上，恐怕还会砸出一个大的陨石坑。”

“你刚才说的光柱的含义？……”

“那哪是什么强紫外线。那是空气分子进入失重场后，获得大量能量，不断逸出的结果。但它们运动的动能却转化为能量辐射。因为新的分子不断在飘游进去，又都达到了光速并再冲脱出来，因而这辐射光柱是持续不断的。”“那么能量也可以持续不断地产生出来啦？”

“一点儿不错。这就是我们必须向公众阐明的东西。反引力主要并不是一种运送宇宙飞船或使机械运动革命化的手段，而是取之不尽的免费能源，因为可以把产生的部分能量再转用于维持场的功效）使局部宇宙永远保持平展。埃德。布鲁姆并不知道他发明的不仅仅是反引力装置，而且是首次研制成功的第一流永动机它能毫无成本地制造能。”

“那么，”我对他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那个台球打死，是这样吧？教授？它可能向任何方向冲出来？”

普利斯说：“对。任何光源均以光速向各个方向漫射出无质量的光子。灯可以照亮四面八方，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重场冲出来的空气分子也是奔向四面八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会发出辐射。但是台球只是单一的一个物体，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冲出，然而它毕竟只能朝某一个方向，某个它任意选择的方向冲出来。这个偶然的方向恰巧就是使它打中埃德的方向。”

事情就是如此。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人类获得了免费能源，所以世界才会成了今天的样子。布鲁姆企业公司董事会任命普利斯教授负责这项开发研制工作，他终于象当年的爱德华·布鲁姆一样豪富、一样显赫了。除此之外，普利斯还有那两项诺贝尔奖。

只不过……我不断地思索。光子从光源冲向四面八方，是因为它们是一瞬间形成的，在选择运动方向上自然没有理由厚此薄彼；空气分子从失重场冲向四面八方，是因为它们原是从四面八方进入失重场的。

可从特定方向进入失重场的单个台球又会怎么样呢？它冲出来的时候是方向不变呢还是可能冲向任意方向呢？

我作了周密的调查。但是理论物理学家们似乎都拿不准，在布鲁姆企业公司里，我也查不到曾作过这方面实验的档案记录，而该公司又是研究失重场的唯一机构。有一次，、公司里有人告诉我测不准原理决定了一个从任何方向进入场中的物体会随心所欲地飞出去，可那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实验试试呢？

那么，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普利斯的头脑一度也曾敏捷地思维过呢？会不会是在布鲁姆力图施加于他的压力下。普利斯突然悟出了点什么呢？他一直在研究失重场周围的辐射现象，他可能已经摸清了它的成因，肯定了任何进入该场的物质都将以光速运动。

那他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有一点可以确定，普利斯在球台旁边所做的一切都绝非会是偶然的。他是个行家，台球准确无误地干了他想让它干的事——我眼看着他把球打出去。我眼看它从球桌边沿弹回去，对准特定的方向朝失重场滚过去。

事故？

巧合？

谋杀？……

# 《太超绝了》作者：吉泽景介

亚瑟博士发明了一种新药。据说，服下那种药，无论在什么样的物质中都能够自由穿行。

博士充满着自信，称赞新药的效果是“超群”的，以后就是赶紧设法解决向实用化发展的问题。政府当局立即设置防范体系严防泄密，派出重兵将博士的研究室封锁了起来。

看着那日趋严密的警戒线，一天，一名助手向亚瑟博士提出疑问：“老师，那种药真的可以称为是无懈可击吗？”

“是啊。你说得没错。新药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铁壁中，也可以自由通行。博士信心十足地答道。

“这么说来，”助手朝围着建筑物的武装警备队那边瞥了一眼，“服用了新药的人，即使被枪击中也不会死吧。”

“是啊。就是铅弹，都可以穿过身体啊。”

“只要这一点能够得到确认，你就没有用了。”

博士大吃一惊。助手的态度出现了１８０度的转弯。不知什么时候，助手的手上拿着一枝手枪。

“你……”

“哈哈哈哈……为发明新药，你真是劳苦功高啊……怎么样，你很意外吧。我不必向你隐瞒了，我是S国的间谍。新药的制造方法，已经全部记在我的头脑里了。接下来的问题让我们国家的优秀科学家们进行处理吧。你的作用已经结束了，准备受死吧！”

间谍用枪瞄准了博士的心脏。

“等等！等一下。”博士用颤抖的声音喊道，“你怎么样才能逃脱如此严密的警戒网？你逃不出１０米远啊。”

“别说浑话！你刚才不是已经向我解释过了吗？”这时，间谍毫不犹豫地把新药吞了下去，“这药只要发挥出效果，就无所畏惧了。我的身体，无论在什么样的物质里都可以穿透啊。怎么样？没想到我的头脑有这么好使吧？哈哈哈哈……”

间谍右手的食指动了一下。

“等一等！”亚瑟博士做了一个请求的姿势说道。

“怎么回事。你还不死心吧。如果有事想说，赶快把话说了。”

“其实，这药有一个缺点。我之所以急于向实用化方向进行研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博士鼓起勇气，用尽浑身的力气说道。

可是，间谍丝毫不为所动。

“你不要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信口开河。刚才说无懈可击的，是你吧。你说完了吗？所谓的无懈可击，就是指没有缺点。”

“对，真是那样。新药的缺点，就是无懈可击。”

“哈哈哈哈……梦话可以结束了吧？你的解释真是煞费苦心啊……你去死吧。”

可是，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手枪从间谍的手上突然滑落，发出声响掉落在地板上。药终于奏效了吧？亚瑟博士不由地松了一口气。危险已经过去了。博士这么想着，眼看着间谍的身体被吸入了地板。

“呀！——”间谍就像从高楼的屋顶上掉落下去的人那样，发出长长的惊叫。

地板上，间谍穿在身上的东西，从内裤一直到靴子，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这个笨家伙，我们常常是受重力吸引的，这一点，他忘了？”亚瑟博士撮着装新药的瓶子说道，“新药的缺点，就是服用它以后，无论什么样的物体都可以穿透。靴底、地板、还有地球，都……”

# 《太古巨人在哪里》作者：[日] 小松左京

高兵译

——对于养鱼池，你熟悉吗？孵化出的鱼苗先放入幼鱼池中，待他们长到一定的时候，就把它们移到其它池子里。这就是养鱼池。——究竟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待遇，鱼儿们是无法知道的。

一

“进来！”长官的话音未落，门就开了，一个细高个儿的调查员走了进来。他那缺少起伏的脸上，好象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奇特而又混乱的表情。

“报告已经看到了，”长官请他坐下，操着因伤风而变得沙哑的嗓声说，“报告上说这是三千年前的记录，这是真的吗？”

“历史学家们是这么说的。”调查员用他那清脆动听的声音回答，“我想这不会错。语言学家还从记录的材料和语言的角度证实了年代。”

“已经把它翻译成现代语了吧。”

“已经译完了。”调查员轻轻地把有关材料放在长官的写字台上。

“甭管怎么说，保存下来不容易啊！”长官哗啦哗啦地翻了几下材料，自言自语地说，“这三千年前的记录虽说是三百代以前的人写的，可还是……”

“保存状态是良好的。”调查员应承着边说，“我估计很可能采用了什么特殊的保存方法。这材料是在古代人类群居的地方发现的，装在一个铅制的箱子里，箱子密封的，里面残存着看上去很象是干燥剂那类东西的残渣。”

“古代人能有这样的智慧，真叫人……”长官抱着胳膊，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你是搞历史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解释，”调查员说，“我们的历史，已经搞清楚的只有最近的这二千年，再往前就都是极度混乱或者根本还无人研究。我只知道这些，再多就不懂了。不过，有的专家说，在更遥远的古代，反倒存在过高度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是合理的，而且找到了一些古代遗物。”

“这个材料也算其中的一个啦？”

“这是……”调查员面带犹豫的神色，“一份非常奇物的记录。假如这里写的都是真的……”

“假如是真的又怎么样？”

“我想它就可能成为证明古代文明曾经存在的直接证据。”

两人沉默片刻。

“量还真不少呐。”长官看了一眼厚厚的材料说。

“那个箱子里装着好几种记录材料，其中有的根本无法理解。”

“大概是好几个人写的吧？”

“看来是这样。这是第一份，条理最清楚，而且内容也最令人吃惊。”

“哎，我说，你给我念念吧！”

调查员拿起材料，从第一页读起。

“‘在我消失的这一天，’……”

“这是什么意思？”

“好象是题目。后面有些地方意思很难懂，是直译，请您谅解。”

“念吧。”

我觉得我好象在短时间里变成一个大人……

“等等，这材料上说‘我好象变成了一个大人’，也就是说写这份材料的是个孩子罗？”

“似乎是这样，不，其实，好象又不是这样。我想，这个问题您听下去就会明白。”

“好！我不插嘴，你念下去吧。”

我觉得我好象在短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大人。自从那件事发生，想来到现在只过去半年。在这半年里，我觉得好象过了许多许多年。尽管如此，当时发生的一切，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它是那样不可思议，同时又是那样令人毛骨悚然。无论怎样想，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怪事。山口君说大概会弄明白的，可我已经没有时间听他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了。再说，山口君也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只是在编造自圆其说的空想。

不过，甭管怎么说，那的确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想起半年前的那件事，我现在能够写下这份东西，简直就是一场梦。但是，这不是梦，这是真事，不存在被人拧嘴巴从梦中惊醒的问题。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再怎么为过去的一切伤心也白费。况且，我今后还不知会遇上什么事呢？坦白地讲，我现在很害怕，但我清楚害怕是没用的。既然世界的构造就是这样的，那我就得拿出勇气去正视它。说实在的，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害怕得我全身发抖。可是，光这样等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决定把事件的前后经过写下来。我要写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的。三、四年之后，能够清楚地记住这些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把我记住的东西先写出来，等到现在的小朋友们将来能识字读书时，也可以读到它。

那天发生的事情好象就在昨天，仍然记得一清二楚。看来我应该从事情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写起。那天晚上，你们大家也都很清楚，半夜里，天空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飞碟”。大人们慌恐不安地议论，说是整个世界到处出现了飞碟。可是，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了。所以我只是迷迷糊糊地看了几眼。那些飞碟很可能，不，准是和这个事件有关。山口君说，这次事件肯定是其他星球来的那些可怕的宇宙人干的。山口君说的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发生事件当天的情况。所以我在这里不谈飞碟，而从发生事件那天写起吧。

那天早晨，第一遍上课铃响之后，同学们还在教室里吵吵嚷嚷地议论着昨晚飞碟的事情，乱打乱闹。有的揪女同学的头发，有的看小人书，还有的模仿着武打剧里的动作，扮演起眼下时髦的侠客来。

“大家安静些！”班委高山君大声喊叫，可大家还是安静不下来。我想，别的班都已经上课了，这样乱闹会影响别的班，老师会批评的。

“老师还不来，”田中君说，“今天放假吗？”

“不会的！”洋子说，“今天早上，我来学校时见到教师了。高山君，你快去叫老师来吧，班里越来越乱，看来安静不下来呀！”

一向不爱说不爱道的高山君，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教室。教室里的乱哄劲儿开始有些好转。

然而，老师仍然没有来。

“洋子，你带手表来了吗？”我问了一句。

洋子特别好胜。她的表是同她姐姐的表一起买的。当时她姐姐买表，她说她也要，不然就不吃饭。结果就这样买下了。大家都议论她，说一个小学生带表有点太狂气了。可女同学有些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显得象大人，有什么不好。

洋子听我问她，高傲地看了一眼手表，忽然皱起眉头说：“不对劲儿啊，上课铃响了已经有二十分钟了。”

“高山君怎么也不回来啦？”田中君说，“咱们到楼道上看一眼。”

光雄君他们三个人开门往楼道看了看，楼道上空荡荡的，还能闻到一股油味。奇怪的是，其他班的教室里也传来吵闹声，从隔壁教室里，三班班委阿欣探出头往楼道上看着。

“你们班老师也没来？”我问阿欣。

“是呀，你们班也是？”

“高山君现在找去了。”田中君回答道。

“真是怪事。老师们是不是开会啦？”

这时，高山君出现在楼梯拐角处。不知为什么，他脸色苍白，走得很急。

“高山君！”我们一齐喊，“老师呢？”

“不在！”高山君声音颤抖地回答。

“去办事儿啦！”

“不！”高山君走到我们跟前，一下子紧紧地抓住我和洋子的手，“不见了，老师们都不……”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都这样想。现在是上课的时间，老师们当然在教员室里啦。

“不！不对！”高山君大声喊叫着，眼里闪着泪花，“刚才，我去教员室之前，先到各班教室转了一趟，结果……”

“哪个班教室里都没有老师，是吗？”洋子不敢相信地噘起小嘴说，“一个老师也没有？”

“跟我来！”高山君猛地转过身去说，“咱们去教员室看看！”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便跟他走了。高山君的话，我们还没弄明白。谁说不是呢，没有任何先兆，老师们这就么都消失了，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可是，我们走过楼道时，发现各班教室的门都开着，班委们都探出头来张望着。

“老师不来了吗？”

“你们班也是？”

“什么？老师都不见了？”

“真的？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开会吧？”

“是不是又罢工啦？”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走进教员室的人越来越多。走在前面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起来了。

“老师不见啦！”

这喊声在楼道中回响，很快就传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

当我们拉开教员室的门时，我的心里祈祷，班主任吉田老师准会站在那里，象往常一样，眼角泛起皱纹，和颜悦色地大声说：“呀，对不起、对不起，有点小事情，所以……”

可是，教员室里别说教师的影子，就连一只小猫也没有。教员室里空荡荡的，但空气却暖融融的。看来直到刚才，这屋里还有许多人，空气里还残存着发蜡和纸烟的气味。这些都是大人们的气味。我们大家简直就象悄悄走进生人家里一样，慌慌张张地东张西望着。从吉田老师桌上的烟灰碟里，忽然悠悠飘起纸烟的烟雾，看来这烟刚刚摁灭没多长时间。

“老师原来是准备上课的。”高山君目不转睛地望着桌子，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

“点名册和语言课的教师用书不见了。第一节是语文课吧？”

“老师们都到哪去了呢？”

二

“校长在吗？”我问。

“不在，”高山君摇摇头，“刚才来的时候，我往校长室里扫了一眼。”

“那么，咱们去问问学校的工友或其他什么人吧。”田中说。

“白费！”打开教员室门走进来的阿欣面色苍白地说，“我刚从工友室和医务室来，那儿都没人。知道吗，所有的大人都从学校里消失了。”

我们静静地呆立在教室里。一起跟来的、直到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别的班的和低年级的同学们，听到这话都一言不发地向四下张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直到刚才响第一节课铃之前，大家还都在教员室附近见到了老师们，可他们却在短短的十分钟内消声匿迹了……

“这不可能！”洋子喊道，“老师们准是去什么地方了。我给教育委员会打个电话。”

洋子的爸爸是ＰＴＡ的会长。

“等等！”长官说，“ＰＴＡ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调查员回答道，“很可能是一个什么协会。”

洋子查电话簿，拨动号码盘时，楼道里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一个看上去是一年级学生的小女孩探了一下头。

“老师呢？”女孩问，她口齿不很伶俐地说，“嗯，田森跟中里两人打架了，还有，她尿裤了。”

另一个小女孩抽抽搭搭地哭着，裤子湿呼呼的。二班的班委水江正在帮她处理。这时，我和高山君互相对视了一下。

“老师都不在，这一、二年级的同学怎么办？”我问，“先送他们回家吧。”

“嗯…，等一下，”高山君表情认真地沉思起来，“我总觉得，很可能是……，我说，阿欣，你到外面看一看行吗？”

“外面？你指的是哪？”

“到路口的文具店和面包店稍微看一下。”

“没有接！”正在打电话的洋子恼怒地咔嚓一下把听筒放下，“到底都干什么去了？！”

“洋子，你往你自己家里打个电话。”高山君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说，“我来打１１０！”

“１１０？那不是警察署吗？”我很吃惊，“没发生犯罪案，你乱打１１０，警察会发火的！”

“虽然不是犯罪案，但也是个大事件啊！能不管吗？

说着，高山君象是下决心似地涨红了脸，抄起洋子身旁的另一台电话。

１……１……０……

我屏住呼吸，看着高山君的手指拨动号码盘，一种难以克制的惶恐不安的情绪直向全身各处扩散。难道？不，不会的……

“没人接！”洋子哭丧着脸，跺着脚喊，“家里人都跑哪里去了？！爸爸、妈妈、女佣人都不……”

“我这个电话也没有人接……”高山君把铁青的脸转过去喃喃自语道，“按理说，１１０应该是一拨就有人接的。”

“文具店和面包店也都是一个人也没有。”刚从外面跑回来的阿欣呼呼地喘着大气说，“文具店老板家刚生下来的婴儿哇哇哭个不停，可却不见老板和老板娘的影子。我给婴儿喂了点牛奶就跑回来了……”

我们四周充满了越来越浓的惶恐不安的气氛。大家都开始渐渐地明白了所发生的事，但谁又都不敢相信。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难道会有这样倒霉，不，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这时，突然另一架电话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地看着电话机，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离电话最近的我伸手抓起电话，把听筒放在耳边。电话里传来了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儿童的声音，而且说得很快。

“喂喂、喂喂！你是第二小学吗？我是第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代表叫藤井。我们的学校的老师都不见了。学校周围住家的大人也都不见了。你们那里情况如何，有没有大人？不是老师也可以……”

三

高年级的同学都已经知道出了大事了。我很担心哪个女孩子会哭。一旦哭起来，那可就没办法了。现在，高山君最沉着。他平时不说不道，少言少语，可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很勇敢，很果断，而且格外聪明。不知不觉地，我们大家都围拢到高山君身边，都觉得他是依靠。

高山君面色苍白，眼里充满了血丝，狠狠地咬着双唇，沉思了好一阵子。

“眼前的事情我很难相信……”高山君嗓音嘶哑地费力地说，“倘若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情况将是严峻的……”

“你说倘若是真的，这话什么意思？”洋子声音颤抖地反问。

“我说倘若大人们真的都消失了的话！”

“你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怎么可能呢？！”洋子抓住高山君的胳膊摇动着，“这种事，从来就没听说过！”

“我说不出为什么，”高山君说，“这事恐怕连大人们也不会明白的。哎，你听着，倘若所有的大人都消失了，今后该怎么办，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

“大人全部？”洋子尖声自语道，“那我爸爸妈妈也……”

我怕洋子哭出来，一下子紧紧抓住她的胳膊。

“别再说别的了，快把六年级、五年级、四年级各班的班委全部召集起来，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下一步怎么办。我考虑，低年级同学由高年级同学领着送他们回家。”

“送他们回家，可如果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呢？”田中君问。

“对，说得对！这个问题我正在考虑。”高山君低声说，“要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那不……”

听他们这么一议论，我也想起爸爸妈妈。此时此刻，我真恨不能马上飞回家。“会在家里，爸爸妈妈会在家的！”我极力地安慰自己。可是，我忽然觉得心里没有底，很想放声大哭一场。

“还有，要尽快和其他学校取得联系……”高山君把脸转向我，“我们要多方了解一下情况，给中学也打个电话看看。再派一个同学去寻找比我们年龄大些的人。”

高山君眨了眨眼睛，他也想哭，但正在极力克制自己。想到这里，我也咬牙忍住眼泪，驱赶走胆怯，拨动了电话号码盘。

当我和阿欣领着许多与我们同路回家的低年级学生走出学校时，街上死一样地寂静，令人发瘆。空荡荡的电车东一辆西一辆冷冷清清地停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到处都停着汽车，其中有的卡车还撞到了电线杆上。

一望无尽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大人的身影。

风卷起柏油路上的尘土，报纸被呼呼地吹上天空，无论是高楼出入口，还是摆满货物的商店，都见不到一个人。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大人。不，不光是指大人，还包括所有比我们年岁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给中学、高中、大学打去了电话，但都没人接。中学、高中的附属小学的学生来电话说，中学里空荡荡的，见不到任何学生。

一、二年级的学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说能提前回家，都高兴得又喊又叫。这些小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假如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怎样呢？想到此，我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不知道在哪儿又有婴儿的哭声！”阿欣走在静静地街道上，侧耳静听。

“快看！阿欣……”我把手指向道路远方冒起淡淡褐色烟雾的地方，“着火了！”

“可能是哪家阿姨开着熨头忘关了。”阿欣自语道，“说不定我们家也起火了。”

当我们回到我们家所在的集体住宅区时，看到一个没上幼儿园的三、四岁的小孩在沙坑里专心地玩沙子，顿时觉得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挤压住，喘不上气来——那些可怜的孩子如果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的话，那该会……

“我们要把他们考虑进去。”我低声对阿欣说。

“嗯。不过，人手不够哇。”

在幢公寓楼前，我们又遇见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场面。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使劲地敲着门哭喊着：“妈妈……妈妈……开开门……尿尿……”

我真不忍心再听下去。但是，我们领回来的一年级的小孩子们也发生了类似的麻烦：这些小孩子回家后都发现家里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虽说集体住宅区的小孩从小就习惯了独自看家的生活，但是看来他们也感到了今天有点不对劲，每个人都站在自家门口哭起来，转眼间四处响起“妈妈、妈妈”的哭喊声。

房屋的锁大部分都是开着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扔在这些没有大人的家里不管，必须把已经进家的孩子再拽出来，这可是件麻烦事。

终于，我领来的孩子全都哭起来了。最后，我想尽各种办法，总算把他们连哄带骗地集合到屋外。这时，阿欣领着一群也是呜哇哭个不停的孩子们忍着泪水从远处走来，于是我把我领的孩子暂时交给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家里。

家中空荡荡的。今天早晨爸爸和妈妈一块吃早饭后留下的筷子、碗碟等东西，还泡在水池子里。饭厅里的餐桌上，妈妈没写完的家庭生活帐簿还打开着。我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拉开门轻声地喊了一声：“妈妈。”

我仿佛觉得妈妈象往常一样从里间屋走出来，睁着动人的大眼睛问：“哎呀，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然而，这些只是幻想。家里饲养的小鸟在隔壁房间里啾啾地叫着，水池里水龙头的水叭嗒叭嗒地有节奏地滴着水。听着这声音，我突然泪水夺眶而出。我紧跑两步，来到窗前手抓窗框，仰头望着白云朵朵的蓝天，哇哇地放声大哭起来：“爸——爸——妈——妈——你们在哪——”

大哭之后，我的心情多少平静了一些。我想，光哭不行。于是，我按照高山君说的，大致清点一下家中的食物，用集体住宅区的公用电话给学校挂了个电话。

“对，就是这样，大人们全都消失了。”高山君说，“你把低年级学生再领回学校来，还是大家集中在一起的好。这样的话既安全，也不会感到孤独。”

“三、四岁的小孩子总哭个没完。”我说。

“可我们总不能仍下他们不管呀……哭也没关系，就是拉也要把他们拉回来！”高山君语气坚定地说，“现在，我们这些小学六年级学生是最大的大人啦。所以，必要的时候，还得打他们几巴掌，让他们听话。”

不过，我没有马上动手，先是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板起脸大声讲道：“听着，你们还都太小，一切都要听我的。现在，你们就是再怎么哭、再怎么找，也不会找到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究竟到哪去了，为什么都不见了，这我不清楚，反正是不在了。你们现在肚子饿也罢，尿裤子也罢，爸爸妈妈是不会来照顾你们的。所以说，从现在起，你们的一切由我们来照料，让你们吃上饭。因此，你们要听我们六年级大学生的话。”

几乎所有的低年级学生都被我的气势震吓住了，连连点头表示听从指挥。但也有几个不太好弄，硬是连拉带拽才拉回学校。

四

回到学校一看，校内乱成一片。被集合起来的低年级学生和婴儿哭喊声连天，就连负责照看他们的四年级同学最后也一块哭起来。六年级的女同学在准备伙食。

“这是山手一小的藤井君。”高山把一个长得很高、皮肤黑黑的小孩介绍给我，“他是开车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啊……，你好！”

藤井象大人似地仲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来，两人紧紧地握住手，就仿佛我们变成了大人。

“我们学校的情况也和你们这里大体相同。”藤井说话很快，“刚才已经决定，由我来把市内小学的所有代表召集在一起开个会，总之，眼下只有小学生啦，我们要设法度过这段时间。”

“这个世上就真的连大人都没有了吗？”我问，“会不会有大人留下来，哪怕是一个也好。”

“全世界究竟怎样？我也不知道，”藤井说，“不过，我想很可能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给邻市的小学打电话，查问了机场的情况，本来应该是今早九点二十分着陆的国际航班飞机一架也没有到。待会儿我还要和国外联系一下。”

“可是，有谁知道怎样使用无线通讯设备呢？”

“噢，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校的天才，山口君，他上小学三年级时，用他哥哥的名字获得了业余无线通讯许可证。”

一直躲在藤井君身后的一个戴眼镜的白脸小个子，机敏地鞠了一躬。

“山口君是个书香门第，真正的天才。”藤井说，“虽然他今年才五年级，但他的英语和法国已经说得相当流利了。微积分之类的高等数学，他七、八岁时就已经掌握了。他爸爸对他搞天才教育，原打算明年办手续让他上大学。”

“我觉得我能和美国联系上，”他尖声说道，“美国的洛杉矶也有一个和我水平差不多的天才。”

“如果你有天才的话……”我说，“我想你能解释得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吧。”

“我想，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我能办到。”名叫山口的这个孩子说，“这种事情虽然现在还不能解释，但他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为了消遣读过一本书，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好象说在１８８０年８月２３日，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加拉琴附近，有个名叫达维德·朗的人，大白天在家人和朋友眼前消失了。１９３０年，在阿拉斯加，也可能是加拿大，曾经发生了爱斯基摩人的一个部落的所有的人消失了的事件。十八世纪，菲律宾的一个连的士兵突然全部消失，而在同一时间，他们却出现在墨西哥。还有一条名叫玛丽·塞莱斯特的船，船上所有的人，留下满桌子的佳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够了，别说了。”我再也听不下去天才那绘声绘色的叙述了，“可是，光是大人消失，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正是这次事件不同其他事件的地方。”山口君推了推眼镜说，“说不定真正消失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呢。”

“这话怎么解释？”我吃惊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的旁边可能有个我们用肉眼所看不到的但与这里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世界。”山口解释道，“而且说不定在那另一个世界，大人们正在为小学六年级以下的孩子的突然失踪而慌乱不安呢。”

山口接着说：“有一种学问叫基本粒子论，专门研究比原子更小的电子和质子等粒子。我刚才说的看法，就是这种理论的延伸，叫平行世界论，是有其合理之处的。这种理论在科幻小说中常出现，有时这种观点也能很完美地解释现今社会中的许多怪异现象。”

“这次事件怕也是这样吧？”我浑身哆嗦地问。

“这次的情况很特殊。”山口君答道，“如果查一下失踪的人就会发现，这里有个很准确的年龄界限，一满十二岁便立刻消失。”

“不骗你们，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因为生病留级一年，”藤井说，“事件刚发生时，他还在，可是没过多久，在我们眼前，他嗖地一下子不见了。当时正是他十二岁生日。而且，我偶然知道了他出生的时间，他消失的时间正好是他出生的时间。”

“可是，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荒唐，不由地喊起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知道，说不定是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出了偏差。物质本身不发生变化，当某个时刻到来时，只有生物体越过时间和空间，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其中的原因，我弄不明白。”说完，山口君闪动了一下高度数的近视眼，咬了咬嘴唇。“很可能和昨晚的那些飞碟有关。说不定是飞碟人要利用我们干什么事情。不过，还得再进一步研究。”

“比起这些为什么来，眼下的实际问题更让人担忧。”高山说，“粮食，暂没大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世界人口一下子少了很多。现在最叫人担心的是电、煤气和自来水等等。”

“对，”藤井君说，“发电厂和水厂都已经全自动化了，所以短时期内会自己工作的。不过，我不太懂，我想有些部位是靠人工调节的，这些地方一旦没有人，迟早会出故障，发生爆炸事件的。”

“这件事嘛，我看就交给我吧。我能读懂电厂所有难懂的机器说明书，还能把操作方法教给大家。而且，现在光剩下小孩了，不需要那么庞大的工业。”山口君继续说，“总之，冬天快到了，只要我们有火、粮食、住处，就够了。”

“我们好象倒退倒了原始时代。”我这么一说，大家哄堂大笑，这是这次事件发生以来听到的第一次笑声。

五

不久，冬天来了。不过，我们总算能够维持着。

开始，我们的联络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接力式传送，这样做很费时间。尽管如此，要组织一个协议会的呼吁还是传达到县内全部小孩子那里了。小学五、六年级的代表会议是在我市召开的。火车、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对我们来说还很危险，不能驾驶。（当我们刚学会了驾驶时，动力也都用完了。）所以，大家是骑自行车来的，也有的是骑摩托车来的。会上，我们讨论了如何生活下去的问题。高山君建议大家尽可能集中在一起生活。城镇里有许多空闲的房子，大家可以凑到一块住。而且，年龄小的孩子们的生活料理也是集中分工去做最容易。

山口君在会上谈了很多有关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但其中大多数是我们所不懂的。会议上，山口君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妈妈也能生下婴儿来。这道理我弄不明白，但我在医院里亲眼看到了婴儿从天而降的情景。在那个世界里，母亲们生下婴儿的瞬间，婴儿便消失了，她们一定在为这事吃惊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把这些婴儿喂养好。已经决定全体五年级以上的女同学看书学习育婴法，四年级女生当助理。

我们组织了生活委员会，作了具体分工，研究了如何确保食品，如何维持生活，住宿、衣服如何保持卫生等问题。最可怕的是生病，除了山口君之外，又发现了两个脑瓜很聪明的小孩子，但是要读懂医书，还必须学习外语。要学会正确的治病方法，看来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我们决定把患麻疹的孩子们送进医院隔离。

另一方面，还剩下一个工业怎么办的问题。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要想开动火力发电厂，首先得运来重油，这就需要懂得油泵的用法和大型油罐车的驾驶方法。如果海边的重油油罐里没油了，还要开动石油公司的机器从原油里提炼重油。原油是要用油船驶过大海从美国或阿拉伯运来，原理虽然懂，但这些小孩子自己是根本办不到的。于是，我们决定只开动一个火力发电厂，如果这个电厂不行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只能用油灯或蜡烛凑合。由于用电量减少，只要安排好了，可以靠火力发明存贮的重油设法对付过这个冬天。但是从明年春天开始，我们必须准备下一个冬天的用油。

看来，我们所能干的只有在农田里种庄稼，养鸡（牛虽然会养，但不会杀），到山上拾柴禾，钓鱼这几件事。乡下的孩子说，他们进城后在城市边上种米。乡下孩子真了不起。一块地里能收多少大米、能够养几个人，这些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庄稼的耕种方法，他们也大都知道，养鸡的方法也很熟悉。他们虽然不太懂电视节目、汽车的型号等等，但却牢牢地掌握着很实用的知识。

再没有人们叫他们乡下佬了。

穿衣方面，靠城里剩下来的布，足够维持很长时间，虽然大人不在了，但城里却留下了许多各方面的用品。冬天来了，我们再三强调防火。可因为我们不会开救火车，所以有时火着大了也没法救，结果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成了废墟。

大人们失踪以后，这个世界顿时变得荒凉了。我们能干的事都干了，可无论怎么说，大人们的世界太宽广了，让小孩子去操纵那些交通工具和各种机器，那太需要力气了。不过，个头高大的孩子还能开动小型汽车的，所以我们在特殊情况下也使用汽车。此外，还用汽车、摩托车进行两地联络、巡逻检查火灾和运送刚生来的婴儿。后来，在山口君指导下，市外电话也能用了，所以和其他府、县的孩子也联系上了。我们不断地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孩子们建立了联系，还和附近县的孩子们一个月开一次会，互相交流新的生活方法。我们这里的确搞得不错。大概是因为有山口君、藤井君、高山君他们这些聪明的同学。可是在其他一些县中，有的地方的孩子头儿总逞威风，搞得很不好。还听说有的地方年龄小的孩子也随便摆弄交通工具，结果出现了死亡事故。不过，后来他们学习了我们的方法，把高年级的同学组织起来，一件一件地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慢慢地也搞好了。

“我们得考虑一下教育问题。……”山口君说，“我们到了十二岁，就会进入那个世界去。在此之前，要尽可能把知识教给我们下一年级的同学。”

我们大家比以往更加拼命学习，这决不仅仅是为了升中学的考试，而是要把更多的实用知识一点点地教给年龄小的同学们。山口君还想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新学习科目。

年龄小的孩子开始最想爸爸妈妈，让我们很为难，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集体生活。而年龄稍大点的同学，就很难从思念中摆脱出来。因为年龄越大些，对父母的记忆也就越清楚。有的人工作间隙偷偷溜走，站在学校楼顶，或是荒凉无人的道路中央，向着天空大声呼喊“妈妈”！最令人伤心的是，一个叫多美子的快满四岁的小女孩原因不明地发烧，最后死去了。我们曾经通宵护理她，我们所知道的药都喂过了，可还是没有用。凌晨，多美子睁着一双泪眼，说了声“到妈妈那里去”，就咽气了。洋子，已经成了一个出色的护士，见此情景，再也克制不住，失声哇哇大哭起来。

大家，就连藤井君和山口君在内都扒在枕头边呜呜哭起来。

之后，我们排好队向多美子告别。我当时觉得最好让年龄小的孩子们也看看什么叫死。多美子躺在用彩色手工纸贴好的装桔子的纸箱子里，大家都把心爱的礼物一个一个地放在里面，其中有纸迭的鹤、娃娃、玻璃球、奶油糖、自己喜欢的运动员的照片、鲜花……

“原来能得到这么多好东西，我也想死……”有的小孩这样说，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我们在城边的山岗上挖好坑，把多美子埋下去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懂得了葬礼是多么令人悲伤，多么可怕。寺庙里长大的孩子穿上父亲的衣服，模仿父亲念起经来。埋完之后，又在四周整齐地堆了石头。为了不让野狗刨开。我们又点燃了从家里找来的香。之后，不知是谁，朝着冬天的灰色的天空呼喊起来：“爸——爸——，妈——妈——！”

六

春天来了。我们六年级的学生马上就要到十二岁了。我们将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掉，到那里去。在那里，能否见到爸爸、妈妈，这谁也不知道。不过，已经有人比我们早一步进入十二岁，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所以我们的消失也是确实无疑的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大人们说不定知道。如能到那边，我要想法弄清这个原因。山口君说，到那个世界时，在这里的记忆会全部消失，所以我写这份记录，带着爸爸妈妈的照片一起去。在那边，如能见到大人，我打算把小孩们如何努力，又是怎样孤独等情况转告给大人，并设法让这两个世界联系上。

我再写一份同样内容的记录留给你们——五年级的同学。

你们五年级同学要好好干下去。六年级同学将要离开这里，今后这里的一切都要由你们担负起来，你们要管小年龄孩子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有，要是发电厂停电了，这对你们是不利的一面，不过，你们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接过我们的工作，可以不断改进，新工作就是你们的工作，祝你们把我们无法办到的事办好。

大人是什么样的，这你们还记得，可年龄小的孩子和今后降生的婴儿，他们就不知道了。婴儿们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你们就要做他们的爸爸妈妈，并告诉他们真正的爸爸妈妈年龄更大、更慈祥。我写这些是为了告诉后来的人们，世界本来并不是这样的，婴儿不是从什么也没有的空间生出来的。人本来并不是一到十二岁就消失的，而是这个世界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必须告诉他们还有个大人们的世界，建设了这个大城市和工厂的就是这些大人们，告诉他们那些停着没有开动的电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是干什么用的。你们这样作了，年龄小的孩子们说不定将来能使这个世界正常运转起来，可能还会同外国的小朋友们联系上。

马上就要分手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份记录放在熟睡的你们的枕头边。因为我是半夜生下来的，所以只能在你们安睡时离开。你们托我向你们爸爸妈妈转告的口信，如果我在那边真的能见到大人们，我一定转达。

再见啦，小弟弟、小妹妹。好好干！别看光是小孩子，但只要集中力量和智慧，就一定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你们就是大人，你们必须成为大人。说句迷信的话，可能就是命运吧。另外，说不定还能突然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去。但是，这归根到底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办到的。现在不要去想那些毫无指望的事，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把你们的世界建设得更好。

时间到了。再见。

要好好听山口君的话，他是个天才，在你们的世界中是个很宝贵的天才。但是山口君迟早也要离开的。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发现第二个第三个山口君。

好啦！告别啦，祝大家好。

山手第二小学六年二班

吉村达夫

又启

把我的塑料模型玩具供到多美子的墓前，从教室地板的缝儿中把手伸进去就能摸到。

“您有何感想？”读完之后，调查员朝正在低头沉思的长官问道。

“啊，啊——”长官象是刚从梦中醒来似的，慢慢抬起头来，“真是个奇怪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类似的传说已经有过很多了。”调查员把记录的影印本放到办公桌上，“但是发现记录得这么清楚细致的材料还是头一次。我们可以相信这份记录吧？”

“你是让我相信太古的巨人传说、长命传说吗？”

“至少最后已经在各地发现了巨人的头骨，……”调查员说，“而且有许多巨大的遗迹正在陆陆续续被发现。就在前不久，从覆盖着平原的大森林里，还……”

“知道了。”长官说，“那或许是真的，但是，巨人传说是从幼儿看我们大人的印象中产生出来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的。”

“但是，在古代遗迹中，有许多东西与我们现代人的成人的体格、尺码完全不一样。这份记录上也说，在更远的古代，人比现在的人还要大得多、高得多，如果这种巨大的长命人类能生存到今天，他们的知识积蓄率也一定会很高，会创造出巨大的文明来。”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现代人类就是他们的儿童阶段啦？”长官把视线投向窗外，“不，不可能有这种事。你看看我们的文明，人类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明的角度，都已经发展到成熟的成人阶段。”

“果真如此吗？”调查员有些不赞同地说，“可是，随着我们到达成年时期，经济伴随而来的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解释的不满足的心情，我们总在想，在这个社会的前面会有更美好的未来，这种毫无根据的憧憬……，难道你不觉得这正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成熟吗？”

“就算我们在太古巨人的孩子阶段被夺去了未来，”长官凝视着窗外自语道，“那么，那些巨人们都到哪去了呢？为什么扔下孩子消失了呢？”

“不知道。”调查员低头说，“不过，这份记录里出现了‘飞碟’这个词，并说它的出现与他们社会的突变好象有关系。这也是个值得研究的线索吧。”

“古代的确是黑暗的，”调查员继续说，“当时人类赤身裸体、饥寒交迫、瘟疫横行，人们相互残杀。但是，我们很难因此得出结论，说太古时期比古代更黑暗，太古时期说不定真的有过高度文明。不过，享受着这种文明的巨人们突然消失了，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懂得这一文明，所以只能眼看着地球荒芜下去，您说这样的分析对吗？类似的情况这份记录中是有的。”

调查员把目光投入窗外。繁星开始出现在黄昏的灰蓝色天空中，万家灯火在安逸、宁静的城市中点亮。

“不知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你仰望着黄昏的星空时，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会蓦然袭上心头，仿佛我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被比我们更高大的父母抚抱过，对那遥远的天际充满了奇妙的幻想。”

“是啊，茫茫宇宙的的确确是个迷，太古巨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 《太空安魂曲》作者：Ｌ·Ｍ·布琼尔德

王荣生 译

那艘破碎的飞船悬挂在太空，在幽暗的天幕里凸出一个巨大的黑色的物体。飞船仍在转动，却慢得难以觉察，它的边缘遮蔽、吞食了一颗星星的亮点。救援组灯光闪烁，在飞船残骸上形成弧光点点。“像一群蚂蚁，在撕裂一条死虫，”费雷尔心里想，“一群食尸者……”

他对着面前的观察荧光屏哀叹了一口气，几周前飞船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残骸在他的脑海还原成一艘宇宙飞船，灯火辉煌，宛若一艘开狂欢晚会的游乐船掠过黑夜的江水。飞船犹如一面明镜，反映出船长戴着耳机的大脑思路，人机穿透彼此接合处，融为一体。飞船风驰电掣，光灿夺目，性能良好……但都灰飞烟灭了。他瞟了一眼右方，不自然地清了清喉咙。

“喂，医学工程师，”他招呼站在他的岗位旁边的一位女士，她同他一样久久地、默默地凝视着屏幕，“这是咱们的起飞点。我想，现在咱们可以出发，开始搜寻航行了。”

“是，开始吧，少尉。”她的语调庄重，呈女低音，与她的年龄相称，费雷尔估计她约摸４５岁光景。她的左袖佩戴着Ｖ形军士章，上面注有五年军龄，抹有一层薄银，辉映着一身暗红色埃斯科巴尔军医制服，熠熠闪光。一头黑发冒出几丝灰发，头发剪得短，便于梳理，谈不上什么发式。臀部呈中年妇女的沉甸。看来，她是一位老兵，而费雷尔的衣袖连第一年龄的条纹都没有，他的臀部以及身体其它部位依然是少年般紧绷绷的。

他提醒自己，她不过是技术员而已，连医生都没有当上。而他呢，已是一位羽翼丰满的空军少尉了。修完了神经移植学、生物反馈学全部课程，学业圆满结束，获得毕业证书——只可惜晚了倒霉的三天，未能赶上“１２０天战争”。尽管事实上，从巴兰牙侵略军的先遣舰队渗透埃斯科巴尔的空间开始，到最后一批幸存者逃离反攻，仿佛凿孔似的打通蠕虫洞出口，逃回家园为止，战争仅持续了１１８天零一小时多一点。

“你想站在旁边吗？”他问她。

她摇了摇头。“暂时还不想。近三周来，已对这个中心地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因此，我并不期待会在前四轮搜寻中发现什么，当然，搜寻愈彻底愈好。我自己的工作区域还有一些事情要安排，然后，我要打一会儿盹。这几个月来，我的部门忙得团团转，”她歉意地补充说，“人手不够，你知道的。如果你发现什么，请通知我，不过，只要有可能，我宁愿自己操纵牵引车。”

“这也好。”他在转椅里旋转到控制台前，“你至少需要多重的一块飞船残骸？”

“一公斤正合我的标准。”

“一公斤！”他瞪大眼睛，“你在开玩笑吧？”

“开玩笑？”她的眼睛也睁大了，随即似乎有所顿悟，“哦，我明白了。你想的是一整块——而我用极小的碎片就能进行有效的区别，即使比一公斤更小的碎片，我也不在乎。当然，如果比一公斤小得多，你就会在陨星以及其它废料发出的假信号上面劳神费时。一公斤似乎是最现实的选择。”

“扯蛋。”但他却顺从地将探测器调至探寻至少一公斤重的碎片，然后编好了搜寻行动程序。

她向他点了点头，便退回到斗室大小的导航控制室。这艘老掉牙的信使飞船从是废料轨道打捞上来的，并仓促进行大修。本想将它改装成载人飞船，然而，正如费雷尔本人一样，旧船改装太迟，没能参加战役。于是，他只得指挥飞船，沿着新的航线航行，去执行枯燥乏味的任务，他私下认为这无异于在太空打扫环境卫生，甚至更糟糕些。

他在荧光屏上最后一次瞧了瞧战争留下的残骸：飞船龙骨如同一根根骨头戳进伤痕累累的船壳。面对这堆废墟他摇了摇头，然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颇有点沾沾自喜。接着按下头上的耳机与太阳穴和前额中央上面的银圈相接触，闭上眼睛，开始操纵他自己的飞船。

他周围，太空仿若大海起伏，茫茫无涯。他自己仿佛就是飞船，就是一条鱼，一条男人鱼；呼吸自如，魔力无边，没有疼痛。仿佛火苗从他的指尖跳出似的，他点燃了引擎，开始了缓缓的螺旋式搜索航行。

“博妮工程师？”他按对讲机键，接通她的船舱，“我相信搜到了你需要的东西。”

对讲机屏幕上显出她睡眼惺忪，正在揉眼睛。“有了吗？什么时候了——哦，没有想到我这么疲倦，我这就来，少尉。”

费雷尔伸了伸懒腰，开始在椅子上自动进行肌肉收缩锻练。他搜寻了许久，都无所获。肚子也该饿了，可是现在他在荧光屏上，目睹的情景却大败胃口。

博妮很快出现了，滑进他旁边的座位上。“哦，太好了，少尉。”她将控制装置卸到牵引车传动杆上，松弛一下手指，然后轻轻地握住传动杆。

“是的，没错，就是那东西。”他背靠转椅，注视她工作。

“开牵引车干吗这么轻柔？”他好奇地问，注意到她用的是低档动力。

“要知道，他们都冻僵了，”她回答道，眼睛仍盯着图像数据，“容易碎。如果你开得太快，而且毛里毛糙的，他们准会粉碎的。咱们先让那讨厌的旋转停住吧，”她补充道，半是自言自语：“慢转才行，似乎是这样的。当然，有时候会转快的——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你觉得对吗？”

他望着屏幕上那东西，这才回过神来，凝视着她：“可他们是死尸呀，女士！”

她嫣然一笑，此时，尸体正缓缓地被拖向货舱。尸体腐烂肿胀，四肢扭曲，仿佛是在瞬间的痉挛发作时冻僵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是吗？——是自己人，我从军装看出来了。”

“扯蛋！”他自言自语，随即尴尬地笑了，“瞧你的样子，似乎挺喜欢这工作似的。”

“喜欢？谈不上……不过，我在救援队干了已经九年了，习惯了。再说，在真空里干活比在地球上舒服些。”

“舒服些？跟恶心的腐烂打交道吗？”

“没错。当然要考虑温度效应，不会腐烂的。”

他吸了一大口气，小心地呼出来：“我明白了。我想，你是食腐不知其臭，心变硬了。听说你们叫他们冻僵尸来着，真的吗？”

“有些人是这么叫的，”她承认道，“但我不。”

她小心翼翼地将扭成一团的僵尸送进货舱门，按了按键，门自动关上。“温度调至缓慢融化，过几小时就可以处理他了。”她喃喃自语。

“你叫他们什么呢？”她起身时，他问道。

“人。”

对他的困惑，她报以微笑，仿若致意，随即退进货舱旁搭建的临时停尸房。

第二次休息时，他受病态好奇心的驱使，亲自去看个究竟。他从门框往里瞧去，只见她坐在书桌前，屋子中央的那张桌子空着。

“喔——哈罗。”

她抬起头来，莞尔一笑：“哈罗，少尉。请进。”

“哦，谢谢，不必太讲礼了，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就叫我法尔康吧。”他说着便进去了。

“好的，只要你乐意。我的教名是特莎。”

“哦，是吗？我有一个表妹，也叫特莎。”

“这名字很普通，我读书时，班上就有三个特莎。”她起身，检查货舱门边的仪表，“处理他的时间到了。打个比方，就是将他钓上岸。”

费雷尔又是鼻孔出气，又是清喉咙，犹豫是呆下来还是找个借口离开。“荒谬透顶的钓鱼。”他想，还是找借口走吧。

她拿起浮动托盘的操纵杆，拖在身后，进入货舱。听见一阵嘭嘭的撞击声，随即她回来了，身后漂浮着托盘。尸体身着蔚蓝色的飞船军官服，全身铺着厚厚的霜，滑到验尸台上，霜便纷纷扬扬，落在地板上。费雷尔不寒而栗。

“我还是溜之大吉吧。”可是，他却滞留下来，背靠门，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她从检验台上方拥挤的工具架上取出一只仪表，接到计算机上。仪表状如铅笔，对准尸体眼睛时，发射出一束淡淡的蓝光。

“检查视网膜。”特莎解释说。她又取下一个类似拍纸簿的玩意，以同样的方法连接，然后压在丑尸的双手上。“这是指纹检查，”她接着说，“我两种检查都做，然后交叉验证，因为尸体眼睛可能会扭曲得太厉害。辨认稍有差错，对死者家属是残酷的。哼，哼。”她检查屏幕上的数据。“马可·德莱尔少尉，２９岁。喂，少尉，”她喋喋不休地讲开了，“我看一看能替你做些什么。”

她将一只器械安在尸体的关节上，使之松弛。接着，她开始脱尸体的衣服。

“你经常向——他们讲话吗？”费雷尔不安地问。

“经常。要知道，这是礼貌。我对他们做的事情有些是相当不雅观的，但仍然可以做得彬彬有礼。”

费雷尔摇了摇头：“我觉得太下贱了，我自己的感觉。”

“下贱？”

“完全是和死尸胡闹：我们劳命伤财去收集死尸，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乎什么？５０公斤或１００公斤腐肉。倒不如让他们留在太空，还要干净些。”

她耸了耸肩，并不在意，注意力仍在工作上。她将衣服折叠好，清点衣包，掏出里面的东西，摆成一排。

“我挺爱搜衣包的，”她说，“这使我回想起小时候上别人家玩的情形。我独自上楼，走到浴室或什么地方去。窥探别人家的房间，瞧一瞧他们拥有什么东西，怎样摆设的，我总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如果摆设井井有条，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摆整洁过；如果摆设零乱，我就觉得一见如故。一个人的东西往往是其气质的外部特征——正如蜗虫的壳，或什么东西。我爱根据尸体衣包里的东西来想象他们是哪种人。整洁，还是乱糟糟的；很寻常，还是装满了稀奇古怪的劳什子……拿德莱尔少尉来说吧，他准是非常有条理的人，除了这个从家里带来的小影碟外，所有东西都是常见的。我猜想，影碟是他妻子送的。想必他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她将那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插有标签的装尸袋里。

“你不会听影碟吧？”费雷尔问。

“哦，不会的，那是窥视别人的隐私。”

他哈哈大笑了；“我没有看出区别来。”

“嗯。”她验尸完毕，准备好了装尸袋，然后开始洗尸。她往下洗，小心翼翼地洗尸体生殖器周围部位，以便使括约肌松弛。费雷尔终于逃之夭夭。

这个女人是性变态，他暗自想。不知这是她选择干这一行的原因呢，还是结果？

又过了整整一天，他们才钓到另一条“鱼”。费雷尔在他的睡眠周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深海船上，打捞起一网网尸体，湿漉漉的，泛着鳞光，扔在船舱里，堆成一大堆。他从梦中醒来，大汗淋淋，却两脚冰冷。他回到驾驶室，滑进飞船里面，心里才踏实了。飞船整洁、坚固、完美，神一般不朽，坐在里面足以使人忘记自己曾拥有括约肌。

“尸体旋转真怪。”当医学工程师在牵引车操纵器旁就位时，他说道。

“是呀……哦，我知道了。他是巴兰牙人，远离家乡。”

“哦，他妈的，把他扔回去吧。”

“哦，不行，我们有他们所有失踪人员的名单。要知道，这同交换俘虏一样，是和平方案的一部分。”

“想一想他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俘虏的，我觉得我们并不欠他们什么。”

她耸了耸肩。

那位巴兰牙军官身材高大，肩宽腰圆，军衔是海军中尉。医学工程师像处理德莱尔少尉一样细心对待他，甚至更周到些。她不厌其烦地舒展尸体，使其伸直，而且还用手指尖按摩那张斑驳杂色的、变形的脸，使它多少恢复男子汉的一些特征。费雷尔看在眼里，心里一阵阵恶心。

“但愿他的嘴唇不会往后翘得太厉害，”她按摩尸体的嘴时说，“嘴唇一翘，就面目全非了，与他本来的相貌判若两人．我想，他准是长得挺帅的。”

尸体衣包里装的东西中有一个小盒，盒里装了一只极小的玻璃瓶，盛满了一种洁净的液体。金质盒盖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秀美的巴兰牙字母花体字。

“是啥玩意儿？”费雷尔好奇地问。

她若有所思地将小盒拿到灯光前：“是一种小饰物，或什么纪念物。这三个月来，我对巴兰牙人了解很多，十有八九衣包里都装着护身符呀纪念章呀之类的玩意儿。从士兵到高级军官，统统如此。”

“愚蠢的迷信。”

“我说不准是迷信，还是风俗。有一次，我们治疗一名受伤的俘虏，他说，那只是风俗而已。人们将护身符之类的饰物当做礼物送给士兵们，谁也不真心相信这些玩意儿。可是，当我们脱他的衣服做手术，把他的护身符拿走时，他却拼命争夺。我们三个人一齐才将他按倒，打麻醉针。那伤兵双脚都给炸掉了，居然还能拼抢，真是了不起。他哭了……当然，他受了惊。”

费雷尔摇晃着小盒短链条的终端处，着迷了。原来，小盒还悬吊着一个小东西，那是一绺头发嵌在一个塑料悬垂物里。

“是什么圣水吧？”他问道。

“差不离，造型非常普通，被称之为母亲的泪水护符。让我看一看，能否辨认出来——他似乎已经携带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刻印文字看来——我想是‘海军中尉’，至于日期——小盒准是在他执行任务时赠给他的。”

“不会真的是他母亲的眼泪，对吗？”

“哦，当然是，正是这样，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但好像并不怎么有效。”

“那当然……没有效。”

费雷尔讥讽地哼了一声：“我讨厌那些家伙，但对他的母亲感到几分惋惜。”

博妮接过链子连同悬挂在上面的饰物，将嵌在塑料里的头发放在灯光下，读其铭文。“不，你错了，她是幸运的。”

“怎么会呢？”

“这是她死后留下的一绺头发，根据铭文，她是三年前去世的。”

“这怎么能说是幸运呢？”

“当然，不一定就是幸运。就我所知，只是一种纪念物，挺好看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护身符。更奇特的是，有个小皮包挂在一个家伙的颈上，里面装满了泥虫和树叶，我一眼瞧去，还以为是类似青蛙的什么小动物骨骸呢，大约十厘米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具人胎儿骨架，太奇怪了。我想是什么妖术驱邪物，居然戴在一个技术军官的身上，你说怪不怪？”

“好像全都不顶用，对吗？”

她露出了一丝苦笑；“是呀，如果起作用了，我还能见到它们吗？”

她进一步处理死尸，擦洗干净巴牙兰人的衣服，细心给他穿戴整齐，然后装进尸袋，放回冷藏室里。

“巴牙兰人全都尚武，”她解释说，“因此，我总是给他们重新穿上军装，这对他们太重要了。我敢肯定，他们穿上军装舒服多了。”

费雷尔皱了皱眉头，“我还是认为，应该把他同其余的垃圾一道扔掉。”

“那可不行，”医学工程师说，“想一想，他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十月怀胎、出生，垫了两年的尿布，这仅仅是开始。成千上万餐饭、上千个催眠故事、多少年的学习、多少教师，还有军事训练，花费了许许多多人的精力才培养他成人。”

她将尸体的一绺头发舒展到位。“这颗头颅曾托起过一个世界。他这般年龄，官衔可不低了。”她补充说，又瞧了瞧监测器，“阿里斯特德·福·卡龙勒，３２岁，海军中尉。这名字听起来颇像少数民族，典型的巴兰牙人。Wor（福）也属于武士阶层。”

“还不如说是战争狂阶层，甚至更野蛮。”费雷尔脱口而出。不过，他的火气多少消了些。

博妮耸了耸肩：“反正，现在他已经加入了我们伟大的民主国家。再说，他的衣包挺漂亮的。”

整整三天过去了，没有进一步遇上险情，只有少许零星的机械垃圾，费雷尔真希望那位巴兰牙海军中尉就是最后一具打捞的尸体。搜寻航行快结束了，再说，他憋了一肚子气，这次行动完全扰乱了他的睡眠周期。不料，医学工程师却提出了请求。

“法尔康，如果您不在意的话，”她说，“咱们再转几圈，那我就太感谢了。要知道，当初的命令就是基于这个预计的平均轨道速度，因此，在飞船爆炸的一瞬间，如果船上某人遭到了额外的冲击力，那么，他的旋转很可能超过这速度。”

费雷尔并不怎么动心，不过，再航行一天自有其诱惑力，于是，他勉强同意了。她的推理得到了证实：不到半天，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恐怖的遗物。

“哟！”他俩走近一瞧，费雷尔咕噜了一声，原来是一具女军官尸体。博妮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打捞上来，这次，他实在不愿意观看了，可是医学工程师似乎期望他呆在一旁。

“我——真的不想看肿胀的女尸。”他想找个借口离开。

“哦。”博妮说道，“不过，死人也是人，弃之不管，这公平吗？她活着的时候，你一点也不会讨厌她的身体吧。”

他笑了一下，感到毛骨悚然：“死人也享有同等权利吗？”

她的笑容罩上了阴影：“为什么不应该呢？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死尸。”

他嗤之以鼻。

她的语气更严肃了：“我——有点喜欢和这具死尸作伴。”于是，他同往常一样，站在门口。

医学工程师将女尸平放在验尸台上，脱下衣服，列出清单，洗干净尸体，并且使其挺直。完了之后，她俯身亲吻死者的嘴唇。

“哦，上帝，”费雷尔失声叫道，惊骇不已，直发恶心，“你疯啦！你真他妈的是恋尸症患者！简直是同性恋尸狂！”他转身要走。

“这就是你的感觉吗？”她的声音柔和，没有怨气。这声音停住了他，他转过头瞧去。她正温柔地望着他，仿佛他是她的一具珍贵的尸体似的。“你准是生活在臆想里，一个怪异的世界里。”

她打开一个手提箱，抖出一件外衣、一套内衣内裤、一双白色的绣花拖鞋。费雷尔意识到是婚礼服。这个女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精神病患者……

她给女尸穿戴整齐，又细致入微地梳理好她那乌黑的柔发，这才装进尸袋里。

“我打算把她放在那位高大、英俊的巴兰牙军官身旁，”她说，“我想，假如他俩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相遇的话，准会彼此相爱的。再说，德莱尔少尉毕竟是已婚的。”

她插好了标签。费雷尔虽然心乱如麻，但在潜意识中却有所顿悟。他竭力克服惊惶茫然，开始引起注意了。他猛然一惊，意识到：她没有检验这具女尸。

他暗自想：还是一走了之吧。然而，他却硬着头皮走到尸体跟前，检查尸体标签。

标签上注明：萨尔瓦·博妮海军少尉，２０岁。居然和他的年龄相同……

他浑身直打哆嗦，仿佛是寒冷，不过，那间屋子确实冷。这时特莎·博妮装好手提箱，拖着浮动验尸台转过身来。

“你的女儿？”他问道，他只吐出了这一声。

她咬了咬嘴唇，点了点头。

“这……这准是偶然的巧合。”

“一点也不巧合，是我要求搜寻这个区域的。”

“哦。”他倒抽一口冷气，转过身去，又转身过来，脸羞得通红，“对不起，我说了——”

她露出惨然的微笑：“没有关系。”

他俩又发现了一些机械垃圾，于是决定再螺旋形搜寻一圈。果然，他俩又搜寻到一具尸体，正在飞快地旋转，模样令人发指，肚腹炸开了，肠肠肚肚冻成一条条冰棍悬挂着。

死亡之友干收尸脏活连眉毛都不皱一下。费雷尔忽然说。“我可以帮忙吗？”

“太好了，”医学工程师说着便挪到一旁，“咱俩分享荣誉无损于荣誉自身的光辉。”

于是，费雷尔动手洗尸，战战兢兢地，犹如医生助手洗第一个麻风病人。

“别害怕，”她说，“死人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给你带来痛苦，只是你在死人脸上看到了自己死亡的阴影而感到痛苦。不过，我觉得这种痛苦是可以面对的。”

是呀，他心里想，死人的脸会带来痛苦。然而，真正的人，会拥抱这种痛苦。

# 《太空舱疑案》作者：不详

严小渤 毛羽群 译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

国防部对陆军中土乔纳森·Ｔ·斯特姆，番号Ａ１７５７３，在德国的一次战斗中失踪一事，表示诚挚的哀悼。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寻找你们家庭的成员。一俟有新的情况，即行通知。

签字Ａ·Ｓ·伯顿 一级准尉

ＤＯＤＳＩ 档案回信地址：华盛顿 国防部

引子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５日。阴云密布，细雨霏霏。

波罗的海乌日德蒙岛。

一支美军特种部队从天而降，奇袭了小岛北端的班内蒙德——德国纳粹的Ｖ－２火箭基地，从矿井的坑道中掳走了Wunderwaffen的绝密资料……

二十四年过去了。

特拉维斯·斯特姆望着这张２４年前拍给母亲的破旧发黄的电报目瞪口呆。ＤＯＤＳＩ，这不正是艾尔·桑顿提到过的国防部特别分局吗？把父亲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和让他光荣退伍的竟是同一个单位！

斯特姆似乎又听到了那个使他心灵震颤的长途电话。

“特拉维斯，根据一份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入伍当时二十四岁名叫乔纳森·斯特姆的档案来看，你的父亲还活着！”桑顿激动地说道。

“艾尔，我母亲说他在战场上失踪了！”

“不对。这份档案清清楚楚记载着他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光荣退伍的！”

“什么档案？”

“ＤＯＤＳＩ，我想大概是指国防部特别情报分局吧！”

太奇怪了！父亲到底是活着“失踪”了呢，还是死后“退伍”了！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斯特姆很小的时候，母亲嫁给了一个名叫伦纳德·威廉森的人，所以他长大后只知道自己叫特拉维斯·威廉森。可是，十多年前，在他要参军时，终于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秘密，他立誓要找到有关父亲的记载。

当艾尔·桑顿——他的在南达科州美联社的一位朋友到华盛顿去作参议员梅尔文·哈尼特的行政助理时，他言辞恳切地拜托了这位老朋友。

桑顿果然不负所托。

“妈妈，自从爸爸参军之后，你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没有。”母亲摇了摇头。

“难道连一封信或一次电话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在他行将离去之时，我们之间达成了协议：我们的关系算完了，今后永不联系。我清楚地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怪不得你在收到电报前就结了婚？”

“够了，够了！”母亲的目光中，透露出心灵上巨大的创伤。

斯特姆马上懊悔不该提起那些往事。

“爸爸的亲戚中，谁和他最亲近？”

“是他的姐姐吧。”

“她叫什么名字，住在这个镇上吗？”

“她叫珍妮·威尔森，住在南公园大厅。”她长时间审视着儿子的眼睛，“特拉维斯，你究竟要干什么？”

“寻找父亲！”

斯特姆找到姑母家，果然得到了一封父亲的信，他大喜过望。这是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邮戳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

斯特姆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八点半了。他吻了吻母亲，道了晚安，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靠在床头上看信了。

他从信封中抽出厚厚的一扎纸，大约一共有５０页，两面都写满纤巧而又异乎寻常干净的手迹。粗略浏览了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亲从１９４２年６月７日到１９４４年圣诞节前的日记。

第一页是给姑母的信。

一九四四年圣诞节亲爱的珍妮：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收到这封信和这本日记，但是我相信，十之八九我是不能回来了，这一定得让你们知道：我们Ｓ·Ｓ·Ｓ部队，即将踏上德国的土地，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

姐姐，参军前我在大学里结识了一位姑娘，她在那个政府规划处的速记服务部工作。我从来没和你谈过她，但我和她真正相爱了。因为我参加的是一支特别部队，这里不收有家室或就要结婚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结婚……

下面用一页半的篇幅叙述了乔纳森和斯特姆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他们在那所大学里是怎样相遇的，怎样坠入情网，可是因为部队的任务而不能结婚。他告诉姐姐说，他确信那姑娘怀孕了，还说他临走前曾要她答应另嫁人。

在信里他请求姐姐注意一下这位姑娘，弄清她是否安好。如果她已出嫁就不要与她联系，除非她需要帮助。

最后，他写道：

也许我是做了件错事，但我并不这么看。生活是复杂的，本来我是要和她结婚的，但是这项任务太重要了。请保存这份日记和这封信，说不定在哪个时候它们会派上用场的。

保重

爱你的

乔恩

斯特姆把信放在一边，又靠在枕头上。他心里乱糟糟的，这是他出生以来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第一次信息。他闭上了眼睛，于是父亲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悠闲地站在一条三岔路口，双手揣在裤兜里，脸上漾着笑意，头上歪戴着一顶军帽，显得洋洋自得。斯特姆的心灵越过二十五年时间所造成的鸿沟，向父亲飞去……

日记逐年逐月地记叙了乔纳森·斯特姆和他的８５个同伴在一支名叫“Ｓ·Ｓ·Ｓ”的特种部队里的军营生活，他的寂寞感，以及那种近乎惨无人道的艰苦突击训练：猎取情报技能、使用各种武器、绝境中的生存训练……

斯特姆把日记一篇篇翻下去，越往后越显得杂乱无章。十二月份的唯一的一篇日记便是整个日记的结尾。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看来只有把这份日记毁掉了。无法把它带出去，再说，这些记载也算不了什么。

太阳放射出的金红色光束刚好抚摩到树梢，这时，“克格勃”美国事务处首脑西格弗里德·阿德诺尔走出了会议室，向他的轿车走去，他的脸上挂满微笑。会议进行得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踏上美国的国土了。

第二章

斯特姆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他驱车穿过市区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注册大楼，想查找父亲的档案记录。

结果大失所望。注册处主任，一个侏儒似的小矮子告诉他，政府规划处的一切档案统统送到国防部了，交给了一个名叫索伦森的上尉。

父亲在这所大学里究竟干什么工作？为什么一个士兵的档案要交由国防部保管？……斯特姆百思不得其解。他又到“首都时报”的资料处查找，除了一则招聘广告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斯特姆正打算走了，就在这时候，身后有一个柔和的女声在叫他。他转过身来。

“帕特！’他惊喜地叫了起来。

“是哪一阵风把你吹来的？”帕特里克·兰丽问道。

“我正在度假。”

“妙极了。我现在要去吃午餐，请我喝一杯吗？”

“你在这里上班？”斯特姆一边走一边问。

“来了差不多一年了。”她笑盈盈地说。

“比美联社强多了吧？”斯特姆扭了扭嘴。

“我听说你和爱伦的事了，”帕特岔开话题，“孩子们还好吧？”

“还不错。”

“我还以为你是来采访一篇我们忽略的轶事呢。”她热情的笑容又浮现在脸上。

“是一篇轶事，不过‘首都时报’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

她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差不多同时他也看出她那新闻记者的本能。“轶事？”

“吃饭时谈。”他说完，二人便一起离开了大楼。

帕特里克·兰丽虽已二十九岁了，可她还象斯特姆记忆中七年前一样漂亮。她身材苗条，有一头美得惊人的黑发和极为漂亮的仪容，不过真正吸引斯特姆的还是她那高耸的乳峰、丰腴的臀部和修长的大腿。

他们走到州议会大厦广场上的派克·蒙托旅馆，在里边的酒巴间找了个背静的单间坐下。

“真高兴又见到了你。”帕特一边呷着酒，一边说开了。

“我难以理解，你怎么会一直在这个小报社工作？”斯特姆说，“根据你的水平，你早就该在‘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工作了。”

她耸了耸肩膀：“因为没有成绩呗，现在看来我是要在中西部扎根了。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斯特姆感到一阵颤栗通过全身。

“哦，那个轶事是怎么回事？你说了要告诉我的。听起来似乎有点神秘呢？”静默了一会儿，帕特问道。

“是有点神秘。”斯特姆转过脸来，表情相当严肃，

她没有作声。

“你还记得吗？我曾和你谈到过我的生身父亲。”他说。

她点了点头：“你不至于已经找到他了吧？”

“不清楚，不过我发现了一些线索。”他简略地告诉了她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高兴地发现她的目光中流露出极大的兴趣。

那天晚上不管是谁看到特拉维斯·斯特姆和帕特里克·兰丽，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斯特姆身着一件很昂贵的蓝色运动茄克，下面是灰色的便裤，里面是开领白色织绵衬衣和一条深蓝色阔领带。兰丽穿着一件闪闪发光、质地近乎透明的便服，衣服的下摆很短，领口低得惊人。他们去用餐的那个优雅的酒巴濒临湖边，因此得名“濒湖酒家”。他在为她扶正椅子的当口，两眼痴迷地在她迷人的乳峰间逡巡。

她抬头发现了他的目光：“调皮的孩子。我们还是先吃饭，我饿了。”

他笑了起来，一边在她对面落了座，一边想着：吃了饭还得跳舞，真他妈的难熬。

侍者领班对他们的光临表示了欢迎，接着把菜单递了过来。紧跟着，小厮忙着给他们倒水和端调味品。

“帕特，今夜你真漂亮。”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只不过是穿上这件衣服而已。”她嗔怪地说。

他点了点头：“远不止此吧，你是我称之为绝妙的记者中的一员。”

两个人都笑了。斯特姆觉得和帕特在一起非常轻松自在，帕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特拉维斯，这五年来我是多想你啊！我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知道，”斯特姆说，“我也常常在想你。不过我一直认为你已经嫁人了，正和你的两个孩子在某地生活呢。”

“你在放荡的时候我可是老老实实的，”她抓住他的手说，“现在我可一刻都不让你走开了。”

他们无言相对良久。

午夜时分。帕特走进公寓的起居室，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几乎完全透明的囡囡式睡衣。斯特姆看到这付模样简直喘不出气来，他心醉神迷地盯着她。

“这就是我得到的唯一问候吗？”她说。

“我……”斯特姆口干唇燥，她比想象中的模样还要漂亮得多。

“你的声音就象一个十八岁的新郎在新婚之夜一样。”她笑着向他迎来。

斯特姆张开双臂抱住她那轻盈的身躯，虽然胸前隔着一件衬衣，他仍然感觉得到她结实的乳房紧贴着自己，可以听到双方的心跳完全融合在一起。她长叹了一声，全身都颤栗了。

“特拉维斯，我早就在盼这一天了。”

第三章

根据父亲日记中提到的姓氏，加上母亲和姑母的回忆，斯特姆终于找到了父亲在麦迪逊的三个朋友的线索：乔治·柯蒂斯、汤尼·凯科斯和斯蒂文·格罗尼麦耶。

斯特姆翻阅麦迪逊市的电话号码簿，上面没有叫凯科斯的，但有一个叫格罗尼麦耶的，还有三个叫柯蒂斯的。

斯特姆挨个打电话，可是，不是没有人接，就是找错了人。但寻找父亲的强烈愿望，支撑他硬着头皮打下去。终于，有一个电话给他带来了好运：

“柯蒂斯太太吗？”斯特姆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他马上就问。

“是……是啊。”对方结结巴巴地说。

“我叫特拉维斯·斯特姆，我正在找一个叫乔治·柯蒂斯的人。你家有……”

“你找乔治？”那边插嘴了，“你是大学里的吗？”

斯特姆觉得心跳加快了：“不，乔治在大战时和我父亲是战友。”

“是的，乔治参加过大战……”

“柯蒂斯太太，”斯特姆插嘴说，“我正在试图找到乔治，今天中午我可以到你家来谈谈乔治的情况吗？”

“好……我会……在家的。“老妇人口吃地说。

斯特姆按照电话簿上的地址，匆匆驾车穿过市区向西驶去。这是一座坐落在快车干道旁的白色小平房，他向门口走去，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正在等他。

“柯蒂斯太太吗？”斯特姆推开纱门问道。

她点点头：“嗨，乔恩，你怎么没和汤尼、斯蒂文他们一起来呢？”

斯特姆跟在老妇人的轮椅后面走进起居室，这间屋子极像一个摆满了三、四十年代纪念品的古玩商店。

老妇人示意斯特姆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则在屋子那头的收音机旁安顿了下来。

“乔治在哪儿？”斯特姆心平气和地问。

老妇人茫然地看了他好一会儿。“我看他是在大学里，每天这个时候他都在那个地方。”她终于开口了。

“在政府规划处上班？”斯特姆问。

“当然啦，”她有点诧异，“你该知道呀，你和他在一起工作。”

她在屋子那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斯特姆觉得很对不起这位显然老得发昏的老太婆。但这毕竟是一个加深对父亲了解的机会，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线索，都可能对此事大有裨益。

“你说乔治打仗去了？”

她点了点头，突然她好象疲倦了：“这是一场可恶的战争，他去得太久了。”

“他从来没给你来过信吗？”

“没有，没有信。不过，我收到过一封电报。”

“电报还在你这儿？”斯特姆问。

“当然。”说着她从身上的厚毛线衫口袋中抽出一封发黄的电报。

斯特姆起身走过去，拿起电报，小心翼翼地打开。在昏暗的光线下，只能勉强分辨出那差不多朽烂了的纸张上的字迹，不过他一瞥就可以确定，这封电报和母亲那封一模一样，也是通知柯蒂斯太太，说他儿子在德国基地的一次行动中失踪了。署名是ＤＯＤＳＩ的Ａ·Ｓ·伯顿，日期也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

差不多两点钟光景，斯特姆驱车开上把市区东西两端联接起来的麦迪逊环行高速公路。他本来打算两点半在派克·蒙托旅店与帕特会面的，看来要迟到几分钟了，他还得给桑顿打个电话。

“艾尔，你查到另外的情况了吗？”斯特姆问。

“我还没机会。”桑顿说。

“现在我再向你提供一些别的情况。”

“说吧。”

“我发现了三个和我父亲同属一支部队的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和我父亲在同一天失踪了。他母亲一直留着那封电报，上面的措词和我妈妈的那封一模一样，也有国防部特别情报局的签名。”

一阵沉默，待到桑顿重新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特拉维斯，这里面一定有鬼！在大战期间参加这支部队，又在同一天在某次行动中失踪的人到底有多少？”

“我敢打赌，一定是八十五个。”斯特姆说。

“对，是整个部队！”

第四章

清早九点钟斯特姆和帕特·兰丽就驾车离开了麦迪逊，三天后他们到了华盛顿，下榻在玛略特汽车旅店。

斯特姆拿起话筒，要接线生给他查艾尔·桑顿在阿林顿的地址，并请他帮助接电话。过了几分钟，电话接通了。

“喂？”声音听起来象刚哭过似的。

“苏珊吗？我是特拉维斯·斯特姆，我这会儿在华盛顿。艾尔在家吗？”

“天哪！”桑顿夫人抽泣了。

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换了个男人坚定刻板的语词：“我是艾尔·桑顿的兄弟，你是谁？”

突然，一阵不祥的预感通过斯特姆的全身，他觉得浑身毛骨悚然：“我是威斯康星的特拉维斯·斯特姆，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对方说，“昨夜出的事。”

斯特姆一下子跌坐在床上，觉得天旋地转，几乎昏倒，周围的墙壁、屋顶似乎在挤他、压他。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勉强支撑着问。

“是在五角大楼停车场出的事，是那种肇事后就逃跑的车祸，人当时就死了。”对方冷酷地说，“他们正在查是谁干的，不过……”

“什么时间出的事？”

“大约凌晨两点钟，六点钟才发现的。”电话中没有声音了，斯特姆又听到对方在和什么人争论。

过了好久，对方又说话了：“苏珊坚持要你来一趟，她说这很重要。”

“大约二十分钟我就可以到。”斯特姆挂了电话，转身对着帕特，“他死了。”

“我听到了。”帕特平静地说。

他们离开旅店，乘车绕过飞机场朝桑顿在阿林顿附近的住宅驶去。

在门口他们受到一个魁梧强壮的大汉的迎接，来人穿的是一件仿佛因穿着睡觉而起皱的服装。

“斯特姆吗？”他看了看特拉维斯，然后又瞟了帕特一眼。

斯特姆点了点头。

“我是艾尔的弟弟马克，进来吧。”这个人的声音低沉得很，紧接着他为他们打开了门。

艾尔的妻子从里屋走了出来。

斯特姆震惊了。自从他们上次分手到现在，只不过几年时光，可这次见到的她却好象老了二十岁。斯特姆心想，今天凌晨出的事太严重了。

“你好，苏珊。”斯特姆刚一开口，她就嚎啕痛哭起来，过了好久，苏珊才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

“艾尔知道你今天到，他盼着和你见面。特拉维斯，他正在为你办一桩事，是吗？”

斯特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前两天他提到这件事。昨天晚上他很不安，他给吓坏了，我清楚。昨天半夜里他接到个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就走了。他吻了吻我，说不知什么时间能回来，也没说到什么地方去。”

她紧盯着斯特姆的眼睛，仿佛想从里面找到丈夫为什么被害的答案；又仿佛在恳求斯特姆说几句可以抚慰她的痛苦的话语。

“他没说是谁打的电话吗？”

她摆了摆头：“他是在书房内接的电话。”

斯特姆的大脑在急剧运转，一定有什么重要情况，重要线索：“艾尔留下过字条一类的东西吗？”

“字条？”苏珊不解地问，“也许在他的办公室里……”

“他的秘书叫什么名字？”

“莉拉·舍恩伯格。住在哥伦比亚特区。”

“你有她家的电话号码吧？”

“艾尔书桌上的地址簿里有。”她对她的小叔说，“马克，你去找一下，怎么样？”

马克·桑顿点点头，他一离开这间屋，斯特姆就压低声音说：“苏珊，我很抱歉。天哪，我太抱歉了。”

“特拉维斯，这不能怪你，”她温柔地看着他，“这只是偶然事故，一件愚蠢的、毫无意义的偶然事故……”她说不下去了。

马克·桑顿拿着张书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走了进来。“就是这个。”他语气生硬地说，同时把纸条递给斯特姆。

“谢谢，”斯特姆抬了抬头，随即又转向桑顿夫人，“什么时候举行葬礼？苏珊。”

“星期一上午。”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第五章

汽车在高速公路旁的一个电话亭前停了下来，斯特姆从这里给桑顿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这位莉拉·舍恩伯格小姐，显然是尽力地控制着悲痛，答应三点半钟在德拉威尔大街的老参议员办公大楼见他们，会面的房间是三百六十二号，参议员办公室。

斯特姆和帕特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梅尔文·哈尼特的办公室。

在接待室里，艾尔·桑顿的秘书，一位头发灰白，目光忧郁的老小姐正坐在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后等待着他们。他们一进办公室，她就站了起来。

“是特拉维斯·斯特姆吗？”她的声音好象有点发抖。

她的举止神情透着由衷的悲痛，可是，好象还有点什么。是恐惧吗？斯特姆暗中猜测。

“是的，”斯特姆在帕特身后把门关上后说，“这是帕特·兰丽，我的朋友。”

“桑顿先生给你留了点东西，”这个女人飞快地说，连自我介绍一下都忘了，“星期五他下班的时候有点不放心，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锁在保险柜里了。”

秘书小姐递给斯特姆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然后她又缩回椅子中，好象很惧怕他，看来她觉得离来人和信封越远越好。

斯特姆抚摸着封得好好的信封，他下了很大的劲才克制住要把信封撕开看看内容的冲动，而把目光投向那个女人。

“上个星期他和你谈起过他正在干什么吗？”

她犹豫不决了。

“你认为他是被谋杀的，是不是？”

女秘书又摇了摇头，身体蜷缩得更小了。

“我对此一无所知，”她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桑顿先生什么都没告诉我。”

斯特姆转过身去，仿佛厌恶得要离开这里似的，可是旋即他又转过身来，靠在办公桌上，双手撑着桌面，两人的脸相距仅仅几寸。

“我跑了一千多英里路，竟然发现我的好朋友被谋杀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信封里的东西。”斯特姆咬着牙说，“说不定凶手今夜就来找你的麻烦，说不定此刻正在找你。”

她完全被恐惧压倒了，嘴角淌下一滴浑浊的唾液，挣扎着说：“保护，他们说他们会保护我。”

“什么？”斯特姆叫了起来，“你说什么？”

对方的眼睛呆滞了，斯特姆此刻简直想吼叫了，这时帕特轻轻地把他从办公桌前拖开。“用这种方式是不会从她那儿得到多少情况的。”帕特说。

“她知道一些情况，这该死的。”

“让我来试试。”

斯特姆回头看了看，只见那女人正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好吧，我在大厅里等你，”他说，“看你的了。”

斯特姆点了支香烟，在参议员办公室前的走廊里慢慢地踱来踱去，各种推测充斥着他的大脑，可没一个有着落。他猜想桑顿在五角大楼停车场遇到了什么？一部汽车竟撞倒了他……就在这时候，帕特在他身旁出现了，把他从冥思苦想中惊醒了过来。

“特拉维斯，事情闹大了。”

“她说了些什么？”

“她上个星期一直在帮桑顿办这件事，后来，他们通过她的一个在国防部工作的男朋友，搞到了一部分你父亲的档案。信封里就是。”

“等等，”斯特姆又觉得全身毛骨悚然了，“听起来有点太牵强附会了吧！桑顿显然不大走运，可突然他的女秘书有了一个男朋友，恰恰又是在他需要的地方工作！”

他们回到旅店已经差不多五点半钟了，一进屋，他们就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在床上，其中有两张小纸条，上面是桑顿所做的一些记录，看来是他星期五下午打电话时记的。桑顿把这两张纸条和他得到的一些文件都锁到了保险柜里，其中包括斯特姆的父亲和他那三个伙伴每人收到的一份军事命令。

斯特姆先把这些命令浏览了一番，他注意到，父亲入伍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任务一栏写的是：“基本战斗训练，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山姆·豪斯顿要塞。”在靠近命令结尾处的注释栏内，有一段含义不明确的注释：“新兵将于八点钟到Ｓ·Ｓ·Ｓ特别计划的军官处报到，有效日期，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命令必须在保密情况下传送。这个委派是为了武装部队的利益。”

给凯斯科·格罗尼麦耶和柯蒂斯的命令基本一样，所不同的就是日期，可都相差不到几天，就连他们报名入伍的地点都是一样的：“麦迪逊城，威斯康星大学。”

斯特姆未加任何评论就把这四份命令一起递给帕特，然后拿起桑顿写的纸条看起来。

乔纳森·斯特姆 —电机工程师

安东尼·凯斯科 —机械工程师

斯蒂文·格罗尼麦耶 —化学家

乔治·柯蒂斯 —火箭专家

第一张纸条的末端有桑顿秘书的姓名和家庭电话号码，以及“国防部特别情况局档案”的注脚。

第二张的上端写着“索伦森上校”，字母是大写的。在那些乱涂乱画和潦潦草草毫无意义的图表之间写着：

Ｓ·Ｓ·Ｓ——科学搜索与捕捉部队

第三者对Ｓ·Ｓ·Ｓ感兴趣——是特拉维斯吗？

不要提起这次谈话！

就要与索伦森见面了——他会打电话给我——五角大楼——马上！

在纸的下方用很粗大的笔迹胡乱涂写着“神秘”这个单词，而且在单词下还画了好几条粗杠。斯特姆暗自纳闷，桑顿到底是指的什么？是指那种情况还是指索伦森上校这个人呢？

斯特姆把纸条交给帕特，然后靠在床上思考着刚才看过的这些材料。斯特姆寻思，纸条上的内容和他掌握的军队档案是否就是导致桑顿被害的原因呢？这个索伦森上校是个什么人呢？

帕特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就是这些？”她说着拿起了那些命令。

斯特姆站了起来：“是啊，还有纸条。”

帕特又看了命令一眼，然后抽出一张递过来：“看看右上角。”

斯特姆的目光停在一个标有“共二页，第一页”的小方格上。“每份都有一页不见了。”他说。

“是的，”帕特点点头，“第二页到哪儿去了？”

第六章

斯特姆没有注意到从五角大楼起就跟在他们后面的那部深蓝色轿车，也没注意到车上下来两个人跟着他们，那两个人一直跟着他们走到他们的房门口。他们停了下来，那两位也停了下来。

“是特拉维斯·斯特姆吗？”一个人在特拉维斯的背后说，同时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斯特姆吃了一惊，猛地转过身来，身后有两个人，其中有个高个子递过来一个打开了的皮夹，里面有一个徽章。斯特姆朝那人点了点头，后者微笑着。

“我是斯蒂尔曼上尉，哥伦比亚特区警察署的，这是我的同伴，史密斯上尉。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打算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是哪方面的问题？”斯特姆恢复了镇静。

“有关艾尔·桑顿的，”叫史密斯的那位说，“我们了解到你是他的朋友。”

“可以，他是被谋杀的。”斯特姆脱口而出，但是帕特在他的胳臂上用力捏了一把，他这才没有说下去。

“为什么你认为桑顿是被谋杀的呢？”进屋后上尉开门见山地问。

斯特姆本来是打算把一切都告诉警察的，可现在这个念头却被不信任所代替了。

“我是这么猜想的。”他终于开口了。

“多妙的猜想啊，”上尉多少有点象在开玩笑，“是什么促使你认为桑顿是被谋杀的？”

“听着！”帕特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还想问我们什么问题，我建议还是到城中心警察署去问的好。当然啰！要是你有搜查证或是逮捕证也行。”

上尉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帕特镇定自若地起身朝电话机走去：“也许给警察署打个电话就能很快把问题搞清楚。”

“没有必要吧。”

帕特转身对着他：“我看有必要。现在我请你们出去，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

上尉朝门口走去，就在他即将跨出房门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说：“记住我说的话，把事情让给警方办理。”然后和他的同伴走了。

斯特姆松了一口气，回身对着正在踱步的帕特：“我的天哪！帕特，到底是怎么回事？”

帕特站了下来：“他们不是警察，你看不出来吗？”

“说老实话，看不出来。”斯特姆说。

“特拉维斯，你瞧，”她站在他身旁严肃地说，“桑顿调查你父亲的档案，可是在国防部碰了壁。突然一个掌握所有答案的索伦森上校愿意会见他，就在他们要见面的那天夜里，桑顿被杀害了。你不明白？”

霎时他明白了帕特的意思，每一桩每一件都可以解释得通了：桑顿一定是上了圈套，唯一能安排这个圈套的人就是索伦森。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结论使人胆寒：他和帕特就是黑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

和参议员梅尔文·哈尼特的见面安排在四点钟，地点还是参议员办公室。

一张相当巨大的、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办公桌后坐着身躯魁梧的哈尼特参议员，他正在和苏珊、桑顿、莉拉·舍恩伯格谈着什么。看见斯特姆和帕特，他只抬了抬头，红脸膛上俨然一副严肃的表情。

“斯特姆，即使你不要求这次会面，我也要安排一次，”说完，参议员咬了咬嘴唇，“时间不会太长。”

现在斯特姆清楚了，这个人不会帮忙，可这个人会造成多大的妨碍呢？

“就我所了解的来看，艾尔出事时正在为你办一桩事。事实上，为了你那轻率的把戏，他已经忙了一个多星期了。”参议员说。

斯特姆刚想争辩，参议员就把他的话头截住了：“年轻人，我不是到这里来和你争论的。我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两件事，然后你就可以上路了。你不要再管这桩事了，这是苏珊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事实上，我们希望你今晚就离开华盛顿。”

“葬礼呢？”斯特姆问。

“没有邀请你。”

“可他是我的朋友啊。”

“就是因为你他才死的！”参议员咆哮起来，“如果你明天早晨还不离开华盛顿，我就要叫警察来逮捕你。”

斯特姆转向桑顿的遗孀。“苏珊！”他刚一开口，她就抬起了头来，那一派悲伤和痛苦的表情使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特拉维斯，请你走吧。”她的声音又低又轻，几乎听不清楚。

过了半晌斯特姆才点了点头：“我们一早就走。”

“那样最好。”参议员满意地说，“现在，还剩第二件事了。”

斯特姆觉得莉拉·舍恩伯格的目光在烧灼着自己。他朝她看去，只见她满脸是胜利的表情。

“你今天上午从我办公室拿走的那个信封，”参议员说道，“我想把它拿回来。”

斯特姆摇着头：“那是写给我个人的，和你或你的办公室毫无关系。”

参议员砰地一拳击在桌上：“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和我有关。老天作证，我要收回那个信封。”

第七章

星期三午夜时分，斯特姆和帕特终于回到麦迪逊，接着很快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清早吃过早饭后，斯特姆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把自己回到麦迪逊的消息告诉她。母亲说那天早晨有一封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寄给他的航空特挂信，上面没有回信地址，他听后匆匆赶回家拿信。当他拿到信回到公寓时，帕特正在煮咖啡。他在厨房里坐下，拆开了信封，原来里面是苏珊·桑顿写的一张便条和四份文件，他一眼就看出这些正是那几份命令中失踪了的第二页。

他把那张便条飞快地浏览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帕特。“我们可能会得头彩，听着！”接着高声朗读起来。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亲爱的特拉维斯：

现在我把今天上午我在桑顿的办公桌里找到的一些东西寄给你，也许这些东西对你有些用处。我知道，艾尔认为你做的事很重要。

星期天在参议员办公室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心里太乱了，所以不知道当时我对你说了些什么。就在莉拉撒谎的那会儿，我心里更糊涂了。

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她来看过艾尔，给了艾尔一些文件。至于她星期天为什么不对参议员说实话，我就难以弄清其中的奥妙了。

特拉维斯，不管怎么说，我只想让你知道，艾尔对你极其敬重和喜爱，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爱你的 苏珊

接着，斯特姆选出他父亲的那一份命令。这页纸的上下端都印有“绝密”二字，右上角有一个小方框，上面印着“共两页第二张”，下面是父亲的姓名和他在大学里的住址。

这页纸的大部份都是旅行笔记和训练日记的记录，时间和地点与父亲日记中的记载是相符的。

下面的一栏引起了斯特姆的注意。开头的几个单词是：“战斗部署。”

以下都是大写字母：“Ｓ·Ｓ·Ｓ部队必须于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左右到达英国诺瑟里尔顿皇家空军第一百一十三联队报道，听候最后命令。然后，该部队将实施对德国乌斯德蒙岛上的班内蒙德火箭发射站的行动计划，最迟不得超过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开始行动。”

“我打算去德国！”斯特姆下了决心，对帕特说。

第八章

斯特姆到了西德首都波恩，通过联邦档案局的赫尔·温兹勒了解到，《明星》杂志社首席记者狄尔特·席厄生前有一篇关于Wunderwaffen的报道。

一九五三年春，席厄被分配撰写一篇有关“Wunderwaffen”的小说。显而易见，这就要求记者尽量了解德国科学技术的成就，那些研究资料后来的命运，以及它们有什么样的效用和对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其目的显然是想揶揄整个世界，以此来炫耀德国的科学技术是至高无上的。

席厄从盟军那里收集到一批标明是“班内蒙德火箭基地非主要雇员”的人的姓名，共一百多人。很显然，这些人都是些看门人、木匠、泥水匠，以及零售商等。可是与此同时，那些重要人员不是神秘地消失在铁幕之后，就是消失在美利坚合众国了。

席厄随即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直到六月二十七日，卷宗就是在那个日期结束的——追寻这些人。按照他本人档案上所标注的来看，他的工作差不多快要完成了，在他从盟军那儿得到的名单上只剩下三个人的姓名，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突然因心脏病去世了。

不过席厄所进行的这一系列会晤中还有一些有趣而又新鲜的事实，斯特姆对此极感兴趣。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美军的一支小部队对班内蒙德进行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袭击。

一位看管资料的老人在即将咽气时说，就在那一天，一小股美军找到了戈斯拉附近的矿井坑道，那里藏着大约六吨多有关“wunderwaffen”的研究资料。

那位老人告诉席厄，三月十二日，一小队自称来自布莱歇里德的年轻德国士兵请他代管那些资料。可是当美军出现时，他束手无策。就在他们忙着把资料装上卡车的时候，他逃上了山，在山上饿了三天后，他才鼓起勇气跑回家去。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些资料的消息。

斯特姆的手在翻到席厄从柏林盟军总部搞来的那份名单时停了下来，他注意到那最后的三个姓名，这三个人是席厄生前没来得及拜访的。

当晚，斯特姆与住在汉堡的两人挂电话，只找到其中一个名叫沃纳·弗兰森的人，老人同意第二天早晨8点和他会面。他顺便又挂电话把此事告诉了帕特。

可是，当斯特姆第二天驾车刚驶进弗兰森居住的那条街道时，一个警方设的路障拦住了他。

一位身穿深绿色皮衣，头戴白色头盔的警官走到他的汽车旁，斯特姆急忙把车窗摇了下来。

“很对不起，你得绕道走。”警官笑容满面地说。

“出了什么事吗？”斯特姆问。

“偶然事故。”

斯特姆往警官身后看去，只见一辆救护车停在一幢低矮的砖房前，车上闪动的红灯映照着房屋的正面。突然他觉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那幢房子的号码正是弗兰森告诉他的那个！

上午，将近十点钟时光，斯特姆驾车离开高速公路，在凯撒斯劳滕郊外的一家埃索公司加油站停了下来，他又一次回到莱茵兰——法耳茨州了。

从汉堡起就有一部坐着两个人的绿色小型波尔格埃特牌汽车跟在他后面，可他一点也不知道；同样，这两个人也不知道他们的追踪活动也处于全国各地监视人员的注视之中。那个加油站的服务员一俟加油完毕，就从站上往法兰克福打了个长途电话：

“锡格尔巴赫。”

汽车驶近了锡格尔巴赫，这是一个有五百多人口的、依傍着一片小树林的、小小的村庄。时间已将近十一点了，他在紧靠着大路的汉撒旅馆前停下了汽车。

斯特姆跨上旅馆的阶梯，走进敞开的店门。一个主妇模样的老妇人走到斯特姆面前：“请随便。”

“一杯啤酒。”

斯特姆落了座，然后转过脸去，端详着坐在长桌周围的客人们，他们之中有个人正在看着斯特姆，这时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了，那人点了点头。

“日安。”那人说话了。他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苍老与虚弱，光秃秃的脑袋上爬满了皱纹，而且到处还点缀着雀斑。他以一种友好的姿势举起酒杯，可是他的手却微微有些打颤。

斯特姆笑了笑。“日安。贵姓？”他探问了一句。

“史密特。”那人报以一笑，说。

斯特姆全身僵直在椅子上，连大气都不敢出，唯恐会把这个时刻惊走似的。老人从他的表情中察觉出了什么，笑容消逝了。

“史密特先生？”斯特姆慢慢地、谨慎地问道，“是台克宁·史密特吗？”

老人起身走到斯特姆面前，改用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

“台克宁是个稀奇的教名，是吗？可你又是在哪儿听到这个名字的呢？”

“从狄尔特·席厄那儿。”

老人皱起了眉头。

“你对台克宁·史密特的兴趣是什么？”

“我要尽一切努力找到我父亲。”

史密特眯起眼睛：“他和‘纸夹行动’有关系？”

斯特姆点了点头：“是的，他在参加那个行动的两周后就失踪了。”

“我明白了，”说着，史密特站起身来，“现在请到我家里去。”

他们走进屋内一间舒适的书房，这里的书籍排得整整齐齐，屋里有一扇对着田野和树林的窗子。

“你是台克宁·史密特吗？”斯特姆猝然问道。

老人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才点首认可：“其实我的名字应该是威廉·史密特，台克宁①是我学生时代人家取的绰号。”

“你刚才提到‘纸夹行动’，”斯特姆往前探了探身体说，“你对这个行动知道些什么？”

史密特靠在椅子里，沉思地吐着烟圈。他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幽深的阴暗角落，带着一种梦幻般的味道：“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这一切的书，你知道吗？从一九三九年我到班内蒙德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被送入战俘集中营以来的每一件事。”

“你亲眼目睹了‘纸夹行动’？”

“是的，”史密特转过脸来看着斯特姆说，“我把我了解的一切都告诉你，也许会对你有些帮助。”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早晨，阴雨绵绵，寒风凛冽，空军少校威廉·史密特走下Ｓ号列车，他就是乘这趟火车抵达几乎废弃了的班内蒙德基地的。他匆匆地通过幽长的林荫道，向隐蔽在一群整洁的两层建筑物之中的北方试验指挥部走去。

这些建设物昨天还住满了科技人员，可今天已空空如也。他的办公室在其中一幢的二楼上，进屋之后，他凭窗眺望。

树林的一边有一条环绕着一座钢骨水泥建筑的宽阔的公路，那里驻扎的就是Nummor NuII NuII Eins①特别处。这是该基地中最重要的部分，这里的一切都是为这个处设置的。

史密特听到远处传来什么声音。过了五分钟，他看到开来十辆美军卡车，这些汽车全部停在环绕○○一的公路上。有一部卡车里跳出二十来个人，刹那间，他们就与那里的保安部队交上了火，那些保安部队的士兵都隐蔽在碉堡中，因此无法看见。

不久，枪声平息了，史密斯不想离开自己的有利位置去支援自己人。即使那样干了，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次军事行动（后来史密特才得知这就是代号为“纸夹”的行动）只用了三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十部卡车扬长而去，带走了那个处的每一张纸片和每一件设备。

台克宁·史密特重新点燃刚才熄灭了的烟斗。

“以后又怎样了呢？”斯特姆问。

“年轻人，看来我帮不了你多少忙。”

“特别处怎样了呢？”

“你指的是○○一吗？”

斯特姆点了点头。

“看来，我是爱莫能助啊，”史密特开口说，“我能向你指出的唯一一点就是，那是个极其重要的单位。”

“哪些人在里面工作？”

“不清楚。美军抵达该处时，他们都还在那里，但是没一个活出来，直到我离开基地，我也没见到一个人。看来，他们在激战中被杀死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保安部队杀死了他们，以免他们落入美国人的手中。”

第九章

特拉维斯·斯特姆昨天深夜从德国回到麦迪逊，他急于去看看帕特，把此行的收获告诉她。可是，给帕特打了五次电话都没人接。斯特姆只好往报社打电话了，这次他找到了编辑主任，他问帕特是否在上班。

“她在医院里，”编辑主任叹了口气，“在麦迪逊综合医院。”

斯特姆突然觉得一阵头晕，忙伸手抓住桌子：“出了什么事？”

“车祸。”

斯特姆心烦意乱，思绪万千，一种冰凉的感觉摄住了他的五脏六腑：为了弄清父亲的那支部队从班内蒙德的○○一究竟拿走了什么，已经有三个人遇难了，如今又发生了谋害第四个人的企图。

第二天，帕特一看到斯特姆走进病房，就欣慰地抽泣着投进他的怀抱，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

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她，并且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特拉维斯，当时太可怕了！”

斯特姆告别帕特，驾车匆匆穿过市区，赶到东华盛顿林荫大道上的一个现代化停车场。帕特的一九六八型大众牌轿车整个车头部分七歪八扭，挡风玻璃全碎了，车顶上到处都是碎玻璃。

只花了两分钟就证实了斯特姆原先的预料。看得出来，方向盘的接头处差不多已经锯断了，是用弓锯干的，机油上沾满了金属锯屑。他战栗了，网开始收紧了。

斯特姆刚踏进门槛，母亲心情激动地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华盛顿的电话号码。

“参议员哈尼特要你马上给他回电话。”母亲气喘吁吁。

“斯特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参议员的声音在电话内轰鸣，“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

“我到德国去了一趟。”

“你找到了什么吗？”

“可以说一无所获。”斯特姆谨慎地说。

“那么，我还给你找到了点东西，一些你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斯特姆没吭声。

首先我得声明，现在我站到你这边来了，年轻人。”

“好啊。”斯特姆仍然小心翼翼。

“我找到艾尔打了记号的影印文件。”

“你发现了些什么？”斯特姆感觉到了内心的激动。

“那个索伦森上校不在五角大楼，那里没有他。我们认定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与国防部特别情报分局有什么关系吗？”斯特姆问。

“对了，那是一成立就归中央情报局管辖的几个间谍机构之一。”

“你还发现了些什么呢？”

“Ｓ·Ｓ·Ｓ这个话题是他们最敏感的。局长亲自告诉我，这个问题不许再追问下去，没有总统的许可，就不应该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什么？”

“今天上午我见到了总统，他只和我谈了几分钟，他说他对此也一无所知，因此要过一阵才能答复我。”

斯特姆简直不敢相信参议员所说的这一切。他的调查正在逐步升级，已从基层摆到了总统的面前，这实在使他相当震惊！

一个主意在斯特姆的脑海中成形了，他马上对参议员说：“莉拉·舍恩贝格怎么样？”

“她还在我这儿工作。”参议员说。

“她的那个男朋友还有接近国防部档案的门路吗？”斯特姆满怀希望地问。

“可能还有。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斯特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孤注一掷了：“我需要一份Ｓ·Ｓ·Ｓ部队每个成员的花名册，他们的家庭住址、入伍日期，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退伍的日期。我还需要知道他们的专业。”

当斯特姆放下电话时，他才注意到母亲默默地坐在房间的那一头。她脸色苍白，把一个盒子递给了他。

“这是你继父的。”

斯特姆打开盒盖，里面是一把用棉纸包着的０．４５自动手枪。

第十章

下午一点钟，两个男人正在参议员梅尔文·哈尼特家的书房里和参议员密谈。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参议员对这两人中的那个高个子说，此人的证件表明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萨杜·斯蒂尔曼。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斯蒂尔曼说，“我们监视舍恩伯格小姐已有两年多了，我们知道她的接头地点和接头的人。”

“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参议员满腹狐疑地问道。

斯蒂尔曼的同伴，自称史密斯的那位开口了：“她和斯特姆以及那个叫兰丽的女人有来往。你听说过西格弗里德·阿德诺尔吗？”

参议员点了点头：“两年前，我和他会过面。他是苏联外贸部的。”

“不对，”史密斯严厉地说，“他是克格勃美国事务处的。”

参议员瞠目结舌了。

“他现在正在华盛顿。”斯蒂尔曼说。

“随着他的到来，舍恩伯格小姐的接头地点也改变了。我们跟着她一直到了大使馆，阿德诺尔就在那儿。”

“你们为什么不逮捕她呢？”

“原先我们并不想摊牌，”斯蒂尔曼说，“可是，由于斯特姆与兰丽的卷入，我们只好在她的接头地点抓住了她。”

史密斯补充说：“她随身携带着一份Ｓ·Ｓ·Ｓ部队所有成员的花名册。”

参议员脸色煞白。

“花名册的副本还在你手里吗？”斯蒂尔曼和和气气地说。

参议员哈尼特摇了摇头：“昨晚上我就把它送走了。”

斯蒂尔曼俯身向前：“送走了？”

“交给我的行政助理带走的，我叫他在麦迪逊把名册交给斯特姆。”

斯蒂尔曼与史密斯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斯蒂尔曼转向参议员，不紧不慢地说：“去旅行几天好吗？”

斯特姆的母亲打开房门，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站在走廊里。他微微笑了笑，那是一种强悍的笑，她立刻就吓坏了。

“威廉森太太，我叫拉尔夫·格尔曼，参议员哈尼特的助理。”马丁·凯特纳冒名顶替。

“是吗？”她说。

“恐怕我们搞错了一件事。”

她注视着他。

“参议员的信使是不是给你儿子送来一个包裹。”

“是的，送来了。”斯特姆的母亲不假思索地说，但是她马上就后悔不该说出来。

“我们必须把包裹拿回去……”那人开口了，可是她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把包裹带到他在坎布里奇的寓所去了。”

那人皱了皱眉头：“什么时候带走的？”

“大约一小时之前。”她说。

凯特纳差不多立刻就断定这个女人在撒谎。

当斯特姆一踏进房门，就发现自己的屋子显然被搜查过了。书桌附近到处撒满了纸片，卧室的衣柜被打开了，衣架上和抽屉里的衣服都给翻了出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地上。搜查这个房间的那个家伙一定是慌慌张张干的，斯特姆疑心自己很可能与这个不速之客失之交臂。

他迅速地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东西都没丢，这就意味着，来者寻找的东西并不在这儿。这真有点令人费解，于是斯特姆回顾了两天来发生的一切，他突然醒悟了。

给参议员打的那个电话被窃听了，当时他希望能找到一份Ｓ·Ｓ·Ｓ部队全体成员的花名册，显然莉拉·舍恩伯格的男朋友成功地把那东西搞到手了。

斯特姆拿起电话，匆匆地拨了母亲家的号码。

“妈妈，你好吗？”

“特拉维斯，谢天谢地，你总算打电话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焦虑。

“出了什么事？”斯特姆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

“今天上午有两个男人来找过你。其中有一个从参议员哈尼特那儿给你带来一个包裹，另一个自称是参议员办公室的，他要把包裹拿回去。”

“你给他了吗？”

“没有。我说把东西带到你那儿去了。”

斯特姆的脑筋在急剧地活动着，母亲的电话是被监听的。

“此刻包裹还在你那儿吗？”

“是的，还在，特拉维斯。”

“好的，听我说。”斯特姆压低声音，“我希望你马上离开家，把包裹带到——”他顿了顿，“凯文家。”

母亲还想说点什么，可是随后又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她平静地说：“好，我马上走。”

斯特姆挂了电话，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他浑身冒汗，母亲差点砸锅了，幸亏在最后一刻她听懂了他的暗示。孙儿的名字使她明白了她该到斯特姆的前妻家去。这一招真绝！

第十一章

特拉维斯·斯特姆一夜没有睡好，他觉得自己的神经已紧张到极点了。

哈尼特参议员给他摘来的那份名册上有Ｓ·Ｓ·Ｓ部队全体八十五名成员的姓名、年龄、专业，而更重要的是还有这些人应征入伍的地点。

他父亲的名字靠近名册的末尾：

斯特姆，乔纳森·Ｔ，二十四岁，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大学，电子专业。

其余的条目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子，大多数象他父亲一样年轻。然而最使斯特姆惊奇的是，各种专业简直是包罗万象：从医学到精神病学，火箭工程到化学工程，电子工程到机械工程，电子计算机专业到语言史。差不多人类所有的行业、科学或技术都有，其中有一人的专业竟是“哲学”。

名册的开头有一个对斯特姆来说是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重要的姓名，这个条目很简短：

索伦森，威廉·Ｓ，行政勤务部队，中尉。

毫无疑问，这个索伦森就是战后把威斯康星大学的那些档案送到华盛顿的国防部去的那个索伦森上尉，也就是桑顿被害的那天夜里要去拜访的索伦森上校。

斯特姆认为这就证明了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个名册里至少有一个人在那次行动中没有失踪。

可现在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离目标太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答案一定在这份花名册上。

最后一件事是比任何事都使斯特姆困扰的，就是说，他该怎样看待帕特。是相信她呢？还是怀疑她？但是如果她是一个特务，他们绝不会冒险让她出一次可能致命的事故。他们不会这样做。他突然感到自己的猜疑太蠢了，对实行下一步的计划觉得轻松了许多。

清早八点钟，在麦迪逊的马丁·凯特纳作出了决定，他必须给局长打电话，让他知道目前所发生的一切。

局长听了凯特纳的报告后，显然给气坏了，不过他还是尽力保持着镇静：“这么说，他和兰丽是拿到了那份名册了？”

“是的，先生。”凯特纳说。

“我现在不想过问这到底是怎么搞的，不过你必须制止他们。”

“在他们到达那个目标之前吗？”

“不，”局长终于发火了，“见鬼，那个地区布满了阿德诺尔的人。”

“这么说，他们要干掉他？”

“我看还不会。他们需要他把最后的结果搞出来。”

“我真不明白，他要那份名册有什么用……”

斯特姆一无所获，现在这份Ｓ·Ｓ·Ｓ部队的花名册上只剩下一个名字了，这个名字使他有点困惑不解。韦德·纽哈斯是个逻辑学家，不过，与那个部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的应征地点是明尼阿波利斯，可是他的家庭住址却注明他来自加拿大的桑德尔湾。使斯特姆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征召一个加拿大公民去参加这样一项超级机密的行动。

傍晚时分，吹来一阵带着初秋气息的清新的微风。斯特姆在纽哈斯家居住的那幢简陋的小木屋前停下了汽车，然后走进了屋子。

离此不远有一幢无人居住的房屋，屋前的车道上停着一部汽车，车内的凯特纳目睹了这一切。他从工具柜内拿出一只小工具箱，出了汽车，若无其事地慢慢走到斯特姆租来的那部野马牌轿车旁边。

附近没有人，纽哈斯家旁边也没有人，周围只有一幢楼上有一处灯光。只要运气不坏，就可以乘斯特姆从那木屋出来之前拿到那份Ｓ·Ｓ·Ｓ部队的花名册。

小木屋内，斯特姆一边呷着一杯淡色啤酒，一边与那个唠唠叨叨的老头交谈着，尽管这个老头看起来弯腰驼背的，可他的头脑好象相当敏捷、精灵。

“纽哈斯先生，你的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斯特姆问。

“他是个逻辑学家，一个顶呱呱的逻辑学家。”

“当时他在从事哪一类规划，你知道吗？”

“不知道，”老头子说着把啤酒放在他坐的那张破烂椅子旁的矮桌上，“他从来不谈论那个规划。那是完全保密的。”

“你也收到过一封电报？”

老人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过脸来，满脸轻蔑和嘲笑的神态：“那正是你们美国人的可鄙之处，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说他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了，时间是一九四五年春天。”

“是三月三十日吗？”

老人点了点头，脸上依然是刚才那副神气：“可那是弥天大谎，我早就知道了。”

斯特姆猛地向前挪了挪，差点把啤酒泼出来：“为什么？”

“等一等。”老人吩咐了一句。他站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过了一分钟，他拿着一个信封走了出来。他从信封里抽出一封信递给斯特姆，然后又坐回原位。

斯特姆的目光在第一页上端书写的日期上停留了很久，他的头脑晕眩了：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斯特姆眨了眨眼：“信封上有邮戳吗？”

老人若有所思地笑了一笑：“那地方就在你们的后院。”他把信封递给斯特姆。

斯特姆接过信封的双手微微发颤。邮戳的颜色几乎褪尽，但是他还是看清了日期：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外面一圈是威斯康星州俄勒岗。

斯特姆目瞪口呆地看着老人。俄勒岗就在麦迪逊以南十英里处！

斯特姆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极快地挂通了长途电话的接线员。

“请等一下，先生。”接线员说，“你要的那个号码正占着线呢。”

“你可以为我把那个电话插断吗？”

“对不起，先生。那一方正在打国际电话，我是不能插断的。”

斯特姆又觉得头发晕了，他和兰丽之间的来往太多了，这一切必须有某些合乎情理的解释才行。

过了几分钟，他第二次拿起电话。电话铃响了，一次、两次、三次——他数着钤响的次数。响到第十次，她终于回话了，声音显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帕特，是你吗？”

“特拉维斯，你在什么地方？”

“加拿大，”斯特姆简洁地说，“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可你的电话正占着线。”

“不可能，我不在这儿啊。我刚才才进来，电话铃正在响。”

又是一个准备好的解释，太熟悉了！如果她……想到这里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转过身去，此时他才第一次发现这间屋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天色逐渐黑了下来，凯特纳转回自己的座位，按熄了烟蒂。他正要点燃另一支烟，这时从纽哈斯家的屋内传来一声枪响。

他从前门冲进屋子，看见一个大汉仰面朝天躺在厨房的过道里，胸口被打烂了一大块。

看不到斯特姆，有个老人正在电话里对什么人讲他的地址。据推测这就是纽哈斯。

“他妈的！”这个特工人员压低声音骂了一句。他两步就穿过房间，从呆若木鸡的老头手中夺过话筒。

他和电话里的警官通了话，担保一定等他来。他刚把电话挂上就听到外面有一辆汽车起动的声音，他跑到门外，只见斯特姆的野马牌拐过街角，消失了。

凯特纳此刻倒给弄糊涂了。这个人显然是斯特姆杀的，可他为什么要杀这个人呢？

他走回那个老人的身边，老人正在椅子上哆嗦。

“快说，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

“因为那封信，”老人声音嘶哑地说，“这个人从后门进了屋，想从那个年轻人手里夺走那封信。”

“什么信？”凯特纳问，同时觉得肾上腺素开始涌向全身。

老人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我儿子在一九五○年寄给我的信。”

这个特工人员顿时大惊失色。“天哪！”他低声说。

斯特姆减低了车速，发现国境线的两边都没有车辆。在加拿大这边的一幢岗亭里走出一个卫兵，斯特姆看见那人正在看一张小纸条。

那上面一定是车牌号码，斯特姆确信。他已经被发现了，并且预料到他会走这条道。

他把加速器踏板猛踩到底，轻便的野马牌猛地往前一冲。就在最后一刻，边防卫兵挥着手跳到了旁边，汽车撞断了木质的障碍栏，从被吓坏了的卫兵身边冲过，呼啸着沿高速公路而下，消失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之中。

第十二章

午夜刚过，野马牌汽车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森林深处的一条黄土路上停了下来。

一个小时之前，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气温骤然下降，虽然斯特姆打开了车上的加热器，可还是冷得直发抖。他成了一名杀人犯，毫无疑问，加拿大警方已经通知了美国当局，人们正在追捕他。过去他觉得自己象一只掉在陷阱内的野兽，而现在他觉得自己更象一只被送往屠宰场的动物，末日正在无情地一步一步向他逼近过来。

那个胸部被打穿一个大洞的人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的情景不断地扰乱着他的心灵。那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口吐鲜血，嘴巴令人厌恶地扭动着。不管此人是谁，反正他觉得斯特姆知道得太多。

斯特姆拍了拍装着那封信的口袋，苦笑着，这是拼板玩具的最后一块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反正他已经知道Ｓ·Ｓ·Ｓ部队驻在麦迪逊近郊的一个小农庄俄勒岗那儿。就这一点来说，只要他能躲开追捕，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找到那个地方。

凌晨五点钟，斯特姆从后门走进了爱伦的寓所，他轻轻地敲着门，足足过了五分钟才把她唤醒，她在那紧闭的门后问是谁在敲门。

“是我——特拉维斯，”他急忙压低嗓门说，“让我进去。”

门打开了，看到他后她呆呆地立了片刻，然后把他让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我的天哪，你上哪儿去了？”她说，他则横穿过房间，在那一头的沙发上如释重负地躺了下来。

“加拿大，”斯特姆说，“有什么人来找过我吗？”

“没有，只有那个叫兰丽的女人来过。她每隔两小时就要打电话来，说有紧急事情。”

斯特姆闭上了眼睛，帕特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爱伦仔细审视着他，目光落到他那身又皱又脏的衣服、乱蓬蓬的头发，最后是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上。“你简直象个鬼，”她直率地说，“想吃点东西吗？”

他笑了笑：“要吃。”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到厨房里来，给我讲讲。”

“那么，现在你还要到俄勒岗去？”爱伦听完他的叙述后问道。

他点了点头，点燃了她递给来的一支香烟。“现在我停不下来了，”他说，“我离目标太近了。”

“天哪，特拉维斯，他们会杀死你的！”她激动地挥舞胳臂，“你就不为孩子想想吗？不为我想想吗？”

斯特姆推开桌子，慢慢地站了起来。随后，她猛地投入他的怀抱，一边啜泣着，一边不断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则一边拍着她的肩膀，一边抚摩着她的头发。透过她身上的睡衣和开门前匆匆套上的薄裙，他感觉到了她躯体的曲线，昔日的欲望被唤醒了，他回忆起在他们短暂的婚姻中共同享受过的那些乐趣。他们离婚已有五年之久了，可是对斯特姆来说，离婚后的每一天都有一百万年长似的。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俄国大使馆的保密室内，西格弗里德·阿德诺尔正在打电话。在这间绝对保密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电话线已经检查过了，所有的录音设备都已关闭，因此他的那些愤怒的话语只有他本人和电话线那头的那个人听得见。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用了，”阿德诺尔正在说，“那个蠢货在加拿大把一切都搞糟了，差点把此事完全公开。”

在距麦迪逊商业区一个街区之外，是西华盛顿林萌大道，在大道旁的一个电话亭里，负责在美国中西部寻找Ｓ·Ｓ·Ｓ部队的克格勃头子正在听电话。“你必须紧紧缠住斯特姆。”

“我会被发觉的。”

“你这个傻瓜，”阿德诺尔吼叫起来，他的怒气又上升了，“你一开始就被发现了的。”

沉默。

“按吩咐的去做，会有人照料你的。”

“那么是要我当诱饵？”

“你会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待你述职汇报和度过一个假期之后，我们将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

在一个位于角落上的安静的包箱里，斯特姆坐了十五分钟，这时帕特进了咖啡室，坐在他的身旁。她的目光里充满着期待的神色，他的决心又一次瓦解了。只要他们遇到一起，他就无法不信任她。只有他们分开了，他才会有其它那些想法。

餐厅里坐满了吃午餐的人，在他们等待上菜时，斯特姆默默地把那封信递给了帕特。他看得出来，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惊讶之情，脸上神采飞扬，嘴也张大了。

“你成功了，”她说完抬起头来，“你找到了它。”

“不一定吧，”斯特姆报以一笑，“十九年前，Ｓ·Ｓ·Ｓ部队是在俄勒岗附近。可是现在呢？”他耸了耸肩，从她手中拿回那封信，塞进衬衣口袋里。

“还在那儿，”帕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调说，“那地方是威斯康星女子学校，那是唯一的理想地方。”

午夜刚过，帕特把斯特姆从沉睡中唤醒，她深情地吻了吻他。他笑了，接着伸开双臂，可是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去。

“怎么啦？”他问。

“咱们离开这儿吧，特拉维斯，别去找那个基地了，求求你！我们随便到哪儿，到墨西哥或南美洲都可以，我们永远在一起！”

她的面容突然苍老了许多，嘴唇变得生硬、呆滞，目光中有一丝悲伤的成份。

在六楼外面，一个穿着件皱折的制服的大汉步行到了大楼的后面，在高高的草丛里选了个位置。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能捕捉到窗内一闪即逝的身影。

他用那支装着消音器和红外线夜间瞄准器的大口径步枪瞄准了窗户上的玻璃，只要他选中的目标在窗前逗留一两秒钟，他就可以准确地击中目标。

“准备好了吗？”斯特姆说着，穿过房间朝帕特走去。

她神经质地张望了一下周围，目光从斯特姆的身上跳到敞开的卧室门上，然后又回到他身上。“你吓了我一跳。”她说。

她走到窗前，斯特姆跟着她走了过去，俩人凝视着无月的苍穹。就在这时，她沉重地向后倒了下去，一阵玻璃碎屑崩得他们全身都是。

帕特蜷成一团躺在地上，双手抱头，两腿弯曲地压在身下。斯特姆迅速地蹲下来，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的躯体。他的心脏狂跳着，胃部痉挛，差点就呕吐了。

她是被枪打中的，子弹穿过她的左眼打进头部。几块白骨碴和泛泡的鲜血撒在地毯上。除了那个可怕的洞孔之外，她的脸色基本上是安祥的。

斯特姆的目光落到了窗子上。玻璃被打穿了一个孔，孔的周围象蜘蛛网似的延伸成许多细小的裂纹。开枪的人一定是在寓所后面那块空地上等了好长时间了，等到他们一出现在窗前，他就开了枪。可他是向谁开枪呢？他的靶子是谁呢？

第十三章

斯特姆就象一个机械人似的，驱车穿过市区，开上朝俄勒岗方面的十四号公路。他查过的地图上标明那所女子学校是在公路右边的一条乡村公路边，在本市北面四英里远的地方。

他来到一块林中空地的边缘，离这里一百码的地方是一群围绕着一座小山的建筑物。斯特姆借着一棵树的掩护，仔细地观察了好几分钟这块荒凉的空地。离他最近的那幢建筑是一座三层砖结构大楼，好象是什么行政指挥部之类的机关；大楼后面的左边有一座小建筑物，屋顶上有一个巨大的烟囱，看来是锅炉房或发电站；附近排列着六幢象是美国兵营的低矮的平房，其它那些坐落在各处的建筑物大部分则是钢筋水泥建筑。到处都黑灯瞎火的。

斯特姆正打算向前穿过空地，这时有一样东西顶住了他的后背，身后传来一个人压得很低的命令式的声音。

“请你给我老老实实地站着别动！”

斯特姆顿时僵住了，那支０．４５口径的手枪也被搜走了。

期特姆被押解进了大楼的门，顺着楼梯上了三楼，走进一间灯光明亮的娱乐室，那人指了指靠墙的一排沙发。

“坐吧，上校马上就来。”

斯特姆好奇地回头去看那个押解人，他注意到米色工作服上佩有姓名标志。霎时间，他完全丧失了自制力：

“柯蒂斯！”

斯特姆猛然觉得头晕目眩，双膝发软。

就在这时候，进来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一看到斯特姆就大笑起来：

“特拉维斯·斯特姆，你到底到这儿来了！”

“索伦森上校吗？”斯特姆抬头看着他说。

索伦森点了点头。“年轻人，你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呀，”他又转向柯蒂斯，“乔治，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斯特姆默默地看着索伦森，他的怒火又开始沸腾了。他所经历的一切又回到他的心中，而这一切都是端坐在对面的这个面带笑容的人一手策划的。

斯特姆鼓了鼓劲，把桌子向那老头的上身掀了过去，接着他向来时的那条走廊拼命地跑去，朝闻声而来的卫兵迎面一拳，把他打倒在楼梯上，抢走了那人的0.45口径手枪，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楼下奔去。

楼梯顺着一楼通向地下室，斯特姆在通向大楼外的门口犹豫了片刻。大楼里仍然死一般地寂静，但是可以听到外面有许多人奔跑和呼叫的声音，他的路被截断了。显然警报已拉响了。

头顶传来一阵柔和的、金属的咔嗒声。斯特姆抬头看见天花板上一个格状的扬声器，索伦森的声音在里面轰鸣，听起来低沉而又逼真。

“斯特姆，特拉维斯·斯特姆，”经过放大的声音回响着，“我知道你听得见我的话。你已经跑不出去了，每一条通道都封锁了。”

斯特姆没有理会，他从房间的一头拖了一个沉重的包装箱到气窗下，接着又在上面放了一个较小的箱子，然后把手枪插在腰里，钻出窗子。

斯特姆弯着腰匆匆穿过那片草地，向百码以外的那些矮房子跑去。房屋后面是一片树林，他估计那后面就是公路干线。如果运气不错，他就可以穿过树林，然后设法回城去。他轻手轻脚地绕过一幢碉堡式的房子，马上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十五尺开外有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两个人背朝着他。吉普车上架着一挺机枪。

斯特姆抽出手枪：“不准动！下车！”

斯特姆的目光在那扇带有按钮号码锁的沉重金属大门逗留了片刻：“就在这儿，是不是？你们从班内蒙德弄来的东西！进去！”

一个卫兵按了好几个号码锁上的按钮，门卡嗒一声打开了。进了门，他又迅速地按了六个按钮，电梯开始向下降落。

过了几分钟，电梯停了，门向一旁滑开，一道强烈的光线射了进来，斯特姆又听到了扬声器中索伦森的声音：

“……你是逃不出这个基地的，斯特姆。投降吧！”

斯特姆握着枪，倒退着走出电梯，他感觉到了空气的凉爽和身后宽敞的空间。

“斯特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找到白色的电话机，我们就可以交谈。你现在干的事是没什么好处的。”

斯特姆综观了一番房间的全貌：这间房子每边至少有二百英尺长，背后那面墙的中部是电梯门。天花板至少离头顶有十五英尺，周围纵横交错地布满了电缆、空气调节管道和各式各样的电子仪器。

在房间中心，有一个又宽又矮的黑色基座兀立在当中。基座上有一个好象是塑料的支撑物，上面是一个小小的泛着光泽的金属立方体，每边约有十二英寸长。强烈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的各个角度照射着这个东西。

斯特姆仔细看了看灯光照耀下的泛着光泽的金属立方体，就是这个玩艺！这就是他长期以来寻找的东西！

一股莫名的怒火燃烧着他的胸膛。这东西简直毫无意义，毫无用处．害人精！一切都是它引起的。

他把枪口对准那块金属立方体，压紧扳机。

两个士兵同时尖叫起来：“我的天！别这样，斯特姆！”

这种强烈的请求和近乎绝望的喊叫制止了斯特姆，他转脸看着那两个吓坏了的士兵，手里的枪仍然对着那个目标晃动。

“要是你毁了它，你就是毁了至今为止最伟大的东西。”

斯特姆不知所措了：

“好吧，我先和索伦森谈谈。”

听筒里索伦森的声音也象如释重负似的。“这么说，你看到那玩艺了。”他简单地说。

“是的。”

“你想要什么？”

“一些解释，”他说，“事实真相。”

电话里出现了暂时的沉默，接着就传来一阵熟悉的嗓音：

“是斯特姆吗？我是参议员哈尼特。”

斯特姆大吃一惊。参议员居然在这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我可以和索伦森一起上你那儿去吗？我们想和你谈谈。”

还不到五分钟，电梯门打开了，参议员跨了进来，后面是索伦森，前额上有轻微的擦伤。

斯特姆疲乏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现在就解释吧。”

“其实，这个故事有两部分，”索伦森说，“第一部分是你的介入，第二部分是这一切存在的原因……”他朝那块金属立方体挥了挥手。

斯特姆没吭声，索伦森继续往下说。

“三月十七日，我们部队完成了在班内蒙德的任务，二十号回到了慕尼黑。”

“这就是‘纸夹行动’吗？”斯特姆问。

“是那次行动的第一部分。我们从慕尼黑飞回美国，在阿拉莫戈多集中。后来就把火箭研究所送到亨茨维尔，以后又迁到卡纳维拉尔角。我们其余的人于一九四六年初春来到了此地。”

“那时候我父亲也和你们在一起？”

“是的，”索伦森说，“还有其余的Ｓ·Ｓ·Ｓ部队成员。”

“可为什么要编造那些失踪人员的电报呢？”

“我会在后面解释这些问题的，现在让我谈谈迫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斯特姆对这样的回答极不满意。

“那一年的春天，克格勃开始寻找我们的驻地，那是他们有史以来最长远的计划之一。他们把我国分为七个大区，每个区由一个特务负责，这就是他们搜寻的开始。”

索伦森脸上的表情有点稀奇古怪，斯特姆顿时明白了他的下文将是什么，他干脆自己说了出来：“帕特·兰丽负责中西部。”

索伦森点了点头。

“昨天夜里是你们杀死了她？”

索伦森又点了点头：“她受命于今天早晨从这里出去后就在半路上杀死你，拿走那封信。”

斯特姆向椅子后靠了靠，回想着帕特死前与自己的那次谈话，她曾想和他远走高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对付着问起了桑顿的事。

“他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克格勃干的。”

“这是为了什么呢？”斯特姆问。

“就在桑顿在华盛顿到处打听这件事时，我们曾试图要他别干下去，可他不听。与此同时，你又和帕特·兰丽搞在一起了，这一来问题就复杂了。我们只好抛出一些材料给你——实际上是给她——想把你们引入歧途。我们计划由我在五角大楼会见他，把一些假情报交给他，好让你们去绕圈子，以便争取足够的时间谋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料到参议员的秘书，那个叫舍恩伯格的女人背地搞我们一手。他们设法通过向桑顿提供足够的真实情报来让你继续干下去，然后他们杀死了他。他们认为，杀死他能促使你更加坚定地为他们干下去。你也正是这样做的。”

“那么在加拿大的那个人又是怎么回事呢？”斯特姆尖刻地问。

“是兰丽向他们提供了你的行踪。”

斯特姆把这句话回味了一番，然后慢慢地掏出一支烟点燃，他直视着索伦森的眼睛：“我的父亲怎么样？他在什么地方？”

索伦森低下了头：“他死了。他在我们开辟这个基地的头三个月里就死了。”

“是谁杀死了他？”

“他不是被杀的。他死于一次高压电试验中，那是一瞬间的事。”

“他的尸体呢？”斯特姆心平气和地问。

“就在这个基地里。”

斯特姆强自抑制着喉咙里的一阵哽咽，这就是结局：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索伦森看了看手表：“恐怕我得再说简单些，时间不多了。”

第十四章

“首先，我得向你介绍一点背景，”索伦森说，同时点燃了一支香烟，“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军方和科学界就相信人们谈论的ＵＦＯ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

斯特姆点了点头。

“三十年代初，德国人在柏林附近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由维恩哈尔·冯·布劳恩主持。一九三六年，这个科研机构迁到了班内蒙德。”

“所以你们决定用Ｓ·Ｓ·Ｓ部队去袭击那个部门？”斯特姆说，巴不得他马上说到关键部分。

“基本上是这样。可是另外又有一个情况通过我们在德国的情报人员传来了。这个东西叫Spiesskapsel——即太空舱。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就在○○一里。袭击成功了。我们搞到了五吨多科研资料和我们听说过的那个太空舱。”

“那真是个太空舱吗？”听呆了的斯特姆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

“是的，”索伦森干脆地说，同时向房间中心点了点头，“你已经看见了那个带着信息的立方体，它是由一颗离我们十一光年的陶·塞蒂星球发射的。

“陶·塞蒂星人利用电子蚀刻技术在一块金属立方体上写上了许多信息，然后把它装入火箭发射进地球的轨道，掉到班内蒙德的海岸边。”

斯特姆向后靠了靠，慢慢地摇了摇头。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发现，”参议员几乎喘不过气来地说，“想想吧，我们收到了来自外星球的、另一种有智力的生命带来的信息。”

美国事务处备忘录

绝密 绝密

呈：克格勃主席

来由：Ｓ·Ｓ·Ｓ

该基地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郊。我马上返回莫斯科制定渗透计划。

签名：美国事务处处长

西格弗里德·阿德诺尔

# 《太空恶棍》作者：[美]罗伯特·Ｊ·索耶

赵轶迅译

“这儿有趣的是，”当他和奇恩向西行走在广场（指美国国家广场）上时，豪普特曼指着白宫说，“它提供的食物竟然很好。”

“那有什么有趣的？”奇恩问。

“呃，它是个旅游景点，对吧？一个历史古迹。世界各地的人都想来看看在还有政府统治的时期，美国政府的大本营是什么样的。现在拥有它的家伙们完全可以就无聊的东西定下令人咋舌的价格，而这个地方仍会挤满人。不过它们提供的食物真的很好吃。明天这里一定会人山人海；趁现在人少，我们还是在这儿吃吧。”

奇恩点点头说：“好吧，我们去尝尝。”

豪普特曼和奇恩坐在曾经的国宴厅里。它那橡木镶板的墙上展示着政府被废除前所有做过总统的６１位男士和７位女士加有外框的肖像。

“你想他们会喜欢这样吗？”当他们点过菜后奇恩问。

“谁？”豪普特曼反问。

“太空人。那些宇航员。”

豪普特曼皱着眉，考虑着。

“问得好。他们离开地球起航——是在？”他瞟向自己那用皮绳系在前臂上的网连。当然，这个装置一直即时跟踪着交谈，它立刻把豪普特曼的问题提交给了网络。“在２１０年前，”豪普特曼读着１０厘米长、５厘米宽的显示器上的数字。他抬起头。“呃，那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官僚，政府，受限制的自由。”他摇摇头，“我们的世界对于他们就像一股新鲜的空气。”

奇恩笑了：“在星际飞船上呆了一个多世纪后，他们确实最需要新鲜空气了。”

豪普特曼和他的网连都没有指出奇恩话里显而易见的错误：虽然自奥都维飞船从弗兰克林世界起航返回，地球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可是在飞船上时间只过了十几年而已，而且对于大多数船员来说，他们都一直处于低温睡眠状态。

侍者呈上他们的食物，豪普特曼是一份克林顿（猪排加捣碎的带汁土豆泥），奇恩要的是一份诺斯沃西（豆腐烧茄子）。他们边吃边继续聊。

当账单送来时，有一会儿他们谁也没动。然后，奇恩问：“这次你能为我们付账吗？我明天回请你。”

奇恩提出要求时，豪普特曼的网连自动向网络发送出询问，寻找包含奇恩名字和像“延误的个人债务”这类短语的文档资料。豪普特曼瞟向网连屏，上面显示有七个采样。

“事实上，老朋友，”豪普特曼说，“你的追踪记录可不太让人对此感兴趣。为什么你不为我们付账，我明天回请你？我这方面的信用可是很好的。”

奇恩瞟向自己的网连。“是很好。”他说着，伸手拿过账单。

“别太小气了，”豪普特曼再次咨询自己的网连后说，“戴夫·普雷斯顿张帖子说去年他同你一起晚餐时你付账的比率只有５％。”

奇恩相当自然地微笑着，伸手拿出借记卡：“如今你是逃不开一切的，对吗？”

白宫的主人们是非常聪明的，绝对聪明。

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接受到的信息相当简单：“美国航空航天局奥都维飞船船长约瑟夫·柏拉图发往太空行动管理委员会。你好，地球！很久不见了。我们全体船员都已经从休眠中苏醒过来，我们会在十二天内到达。我们计划让着陆舱在原始发射地——肯尼迪太空中心着陆。如果我们的预期可行请通知我们。”当世界其他人还对此吃惊不已时——谁还会记得那艘老太空调查船，它延迟到今年才返回？——白宫的主人们发出了回复：“你好，奥都维！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都很安全。肯尼迪太空中心已于１５０年前关闭。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在白宫草坪上降落呢？”

当然，信号是定向发射到太空的；那时，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发了什么信息。可是每个人都听到了柏拉图发送回的回答：“我们很高兴能在白宫着陆！预期我们会在东部时间８月１４日中午降落。”

当人们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时，大家普遍同意这是后政府统治历史上的极大成功。

以前，从没人能把上百万的人聚集在广场。三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也只是号召了２５万人。当然，自从没有了供人们抗议的政府，目前国家广场也只能吸引一些历史迷们而已。那些历史迷们会凝视着那光滑的越南黑墙，凝视着纪念朝鲜战争的１９士兵雕像，他们会凝视那血红的哥伦比亚尖塔——那是在提醒人们为什么政府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今天，豪普特曼想，这儿真的组成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画卷：尽管无疑会有数十亿的人在自己家中通过虚拟现实转播收看，可这儿确实像是聚集有上百万人亲自观看地球送往外太阳系后唯一返回的宇航员们。

即便站在拥护的人群中，豪普特曼也觉得非常安全。任何可信等级低于８５％的人走近他周围１０米以内，他的网连都会通知他；即使不戴网连的人，依据他们特殊的生物测定也会在一定距离内识别出来。豪普特曼曾看过记录一个即将行窃的扒手穿越人群的电影片段。当这个女人通过人群时，在人们网连的报警声中，大家匆匆地避开她。

“在那儿！”站在豪普特曼旁边的奇恩指着天空大叫着。穿越云层底部的是奥都维的着陆车：一个下面带着黑支架的银色半球。它中心引擎上的排气装置并不比现在垂直起落的任何飞行器更有效。

随着着陆车越来越接近地面，它在豪普特曼的视线里也变得越来越大。当飞行器最终降落在往昔曾是总统住处的草坪上时，豪普特曼同其他人一起拍手欢呼。

这是一艘很漂亮的飞船——这毫无疑义，可是技术上却明显很陈旧：能量柱、抛物线状天线、铰接支架和装有铰链的舱门。当然，它还带有前自由时代的标记。飞船上有五个国家的国旗和不同政府太空机构的标志。

很短时间后，飞行器旁边的一道门打开了，站在内部平台上的一个人形显露出来。豪普特曼站得足够近，所以他能看到当这个男人对着人群大幅度挥手的同时在咧着嘴笑。

豪普特曼周围的许多人也对他挥着手，那个男人开始沿着梯子向下走。母船的整个回程经过了一Ｇ的加速和减速，可弗兰克林是一个重力比地球大２０％左右的世界。所以这个男人——豪普特曼瞟着网连，网连确定他就是柏拉图船长——完全平稳地自己走下梯子，走到白宫的草坪上。

豪普特曼还没疯狂到整夜在广场露营以便能靠近着陆区，不过他和奇恩确实也是在东方刚刚破晓时就来的，所以也相当靠前。豪普特曼可以清晰地听到柏拉图说：“大家好！很高兴能回家！”

“欢迎回来。”人群中有些人大叫着。而另一些人大叫：“你能回来真好。”豪普特曼只是笑，不过奇恩和人群一起大叫。

当然，柏拉图不是一个人。他的２４个探险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梯子步入夏天的炎热里。人群中的人们——有一些，豪普特曼推断，确实是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子孙——他们同太空人握手，拍他们的背，拥抱他们，度过了十分难忘的时刻。

最后，尽管船长已经转向白宫：可他看来对飘浮在玫瑰园上“吃”的全息标记有些震惊，所以他又转向自己周围的人们。“我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他说，“请原谅我这么问，你们哪个是总统？”

除了宇航员外的每个人都笑了。奇恩戳着豪普特曼的肋骨。“怎么样？”奇恩说，“他是在说‘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

“再也没有总统了，”靠近柏拉图的什么人回答，“也没有国王，没有皇帝，没有首相。”

另一个家伙，很明显认为自己很有智慧，接口说：“莎士比亚曾说要杀了所有的律师；我们没有那么做，不过我们废除了所有的政治家……紧跟着也摆脱了律师。”

柏拉图比让正午的阳光刺到更猛烈地眨着眼：“没有任何性质的政府了？”

周围的人们都点着头，也有人齐声回答：“是的。”

“那——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船长问。

豪普特曼决定大声回答：“干什么，当然是你想做的任何事了。”

那天晚些时候，豪普特曼确实有机会同柏拉图交谈。尽管有些太空人有亲属提供给他们住处，但柏拉图和许多其他的宇航员一样，没有来自自己家庭的亲属迎接他们。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柏拉图说，“我是说，我们的薪水从我们离开起，应该是由政府发的，可是……”

豪普特曼点点头：“可是应该为你们发薪水的机构已经不存在了，另外，政府发行的钱也一文不值了；现在你需要的是公民点。”

柏拉图耸耸肩：“可是我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豪普特曼是个太空迷；那也是为什么他要亲自去那儿看着陆的原因。有机会同一个太空船船长深入地谈谈可是令人特别兴奋的。“你想同我住在一起吗？”他问。

柏拉图看来对这个提议很吃惊，但是很明显，他得睡在什么地方——除非他想返回轨道上的母船，他当然答应了。“呃，当然，”他说着去握豪普特曼的手，“为什么不呢？”

豪普特曼的网连显示了一些他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在“约瑟夫·泰勒·柏拉图的可信等级”后，紧接着“未知”这个词。不过当然，这也是预期可以得到的唯一一条评语了。

奇恩很明显在嫉妒豪普特曼可以招待一位太空人，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个借口来到豪普特曼位于塔科马帕克的家中。

豪普特曼和奇恩着迷地听着柏拉图给他们讲弗兰克林世界：它那四个月亮，它那橙红色的轨道环，它那露出地面岩层高耸入空的巨大水晶，它那明亮的氖瀑布。没有发现生命，当然那也是为什么他们返回时不需要经过任何检疫。没有发现本土生命体是一个巨大的失望，柏拉图说，他和他的船员们仍在争论是什么样的结构让基于地球标准的分光镜在扫描弗兰克林世界时发出有氧信号，不过，不管是什么，它们都不是生物体。

“我真的很吃惊，”当上午稍晚些时，他们休息喝咖啡时柏拉图说，“我本来以为会有询问汇报，呃，坦白说，以为会有为我们返回做好准备的政府。”

豪普特曼同情地点点头：“很抱歉会这样。不过废除政府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我想其中一个坏处就在于，那些联邦密探们没有工作了。”

“我们收集了很许多科学数据要与大家分享。”柏拉图说。

奇恩笑了：“如果我是你，我会等着有人出高价。有些公司会认为你们收集东西的某些地方可以为它们带来效益。”

柏拉图轻拍着头：“呃，到那时，我，嗯，我会需要一些你提到过的公民点。”

豪普特曼和奇恩同时瞟向他们的网连；这只是出于习惯，真的，没有别的什么，不过……

不过显示器上再次显示出讨厌的“未知”。奇恩和豪普特曼面面相觑。

最后奇恩说：“这是个问题。”

第一个明确显示有真正麻烦的是中午的新闻广播。当新闻播报时，柏拉图、奇恩和豪普特曼都惊呆了。利奥·约翰斯顿，奥都维上的一个船员，试图在新水门城堡附近强奸一名女士。那名女士订阅的安全公司及时回应了她网连的帮助呼叫，约翰斯顿被阻止了。

“这个白痴，”报道一结束，柏拉图就来回晃着脑袋诅骂着，“这个该死的白痴！”他先看着奇恩，然后看向豪普特曼，“当然，在我们飞行任务中有许多对配偶，不过约翰斯顿是单身。他一直说他等不及要回到坚实的地面上。他曾经说，当我们返回时我们会成为英雄的。”

豪普特曼的眼睛张得大大的：“他真的这样想？”

“噢，是的。”柏拉图继续复述着约翰斯顿的话，“他说‘我们是宇航员’，‘我们就是太空先锋（美国１９９３年的一部影片）’。”

豪普特曼眼向下瞟，他的网连忠实地显示出对船长提及的那个神秘短语的注释。

柏拉图抬抬眉毛：“约翰斯顿现在会怎么样？”

奇恩大声呼出一口气。“他完了。”他温和地回答。

“什么？”柏拉图吃惊地问。

“完了，”豪普特曼赞同着，“你瞧，直到现在他还没有一个可信等级。”柏拉图的表情表明了他的疑惑。

“从我们出生那天起，”豪普特曼继续解释着，“其他的人就一直在网上评论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例如‘弗雷德欺侮弱小’，‘吉姆偷吃了我的午餐’，‘撒拉考试做弊’。”

“可是的确没人会在意你孩提时代做过些什么。”柏拉图说。

“这种情况会终你一生，”奇恩解释着，“人们在网上不断地谈论着别人，而我们的网连……”他举起右手以便柏拉图可以看到那个装置——“搜寻我们将涉及或将面对的每个人的一切信息。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再需要政府，政府存在就是为了调控。感谢可信等级，我们的社会可以自我调控。”

“这是必然的，”豪普特曼接口说，“从网络诞生的那天起，从第一代搜索引擎发明出来的那天起，这一切已经是必然的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更聪明的搜索引擎，更大的带宽和每个人都在线而已。”

“可是，你们这些太空人，”奇恩说，“是这一切发生以前的事了。噢，你们有一个原始的网络，可是其中许多记录都因为哥伦比亚战争而失去了可用的电磁脉冲。你们这些人无不良记录。那并不是说明你有零度可信等级；而是你们完全就没有任何可信等级。”

“除了你的约翰斯顿，”豪普特曼悲伤地说，“如果这是新闻报道，”他竖起拇指指着墙上的监控器，“那它就会散布在网上，每个人都会知道此事。一个麻风病人都会比有他这种评论的人更受欢迎。”

“那他该怎么办？”柏拉图问，“我们所有这些从奥都维上回来的人该怎么办？”

这次广场上没有上百万人了。这儿甚至只有不到一万人。而且气氛也不再是喜气洋洋；每个人都充满了忧郁。

可是每个人都明白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奥都维的着陆车已经被粉刷一新，地球轨道太空站的工作人员也去过母船，改进并粉刷了它。

柏拉图船长看起来很沮丧，约翰斯顿和２５名船员中其他几个公然抵触人们可接受行为标准的人都看起来很局促不安也很懊悔。

这次豪普特曼和奇恩没遇到什么麻烦就走到人群前面。他们已经知道柏拉图要说些什么，他们在途中已经同他讨论过这个话题了。所以他们看着人们的脸——仍有很多人，可是肯定和几天前的人数是天壤之别。

“地球的人们，”柏拉图对着面前的人们和观看转播的观众说，“我们知道我们回到了一个已经有了太多改变的世界，一个距我们出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地球世纪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这些人也祈祷过——它会是个好地方。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它确实是个好地方。”

“我们会找到一个新家，”柏拉图继续着，“对此我深信不已。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像你们这种和平而有效的社会。我们——我们２５个人一致同意——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他看着他船员中的男男女女，然后转身最后一次面对着自由地球的人们，“当我们找到要定居的新世界时，我们不会再在地面上插任何国家的国旗了。”

# 《太空海盗》作者：[俄] 德·比连金

一、飞船被劫

波雷诺夫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前一拱，在白棋的防御纵深插进了一把尖刀。

居斯曼皱起眉头，用毫无血色的手遗憾地摸了摸老王，又看了看表。

“这盘棋就到此为止吧，怎么样？”他建议道。

“您今天怎么早早地就认输了，亲爱的神甫？”

为了摆脱作为一个宇航心理学家在旅途中所担负的繁重工作，波雷诺夫决定以一个普通乘客的身份飞往火星。可他没有想到，无所事事地呆在像“安提诺乌斯”这样的豪华飞船上，竟令人如此烦闷。旅客们在尽情欢娱，以消磨时间。他呢？要不是这位沉静的神甫能陪他下下棋，他会感到自己简直像个被遗弃的孤儿。

“这只是暂时认输！”神甫回答说。“因为好剑者终将死于剑下。怎么样，您喜欢这个辩证法吗？”

神甫那清癯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笑得很淡——只是嘴角微微一动。波雷诺夫萌发了一种职业兴趣。

“您认为我是好剑者？”

“是的，包括您。你们就像我们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辩证法，不过，这个辩证法将会毁了你们。”

“不见得吧？”

波雷诺夫高兴起来。“大概这位神甫也来了职业兴趣。”他想。“一个过了３０年布道生涯的人，忍不住了，很想找个地方布布道……”

“肯定会毁了你们。”神甫执拗地说。“因为你们的辩证法说：否定者必将被否定。他们否定了我们，那么，有一天你们自己也将被否定。”

“我很同情你们。”波雷诺夫表示理解地点点头。“现在教民们不再到教堂去了，对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历史不能倒退。”

“却能迂回。”

“今天需要……”

正说到这里，小桌轻微地晃荡了一下，几个棋子掉到了地上，玻璃门外猛地闪过一个人影。但这一切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旅客们继续在震耳欲聋的爵士乐中跳舞。

“……需要安慰安慰您，”波雷诺夫一面说，一面弯腰去捡掉在地上棋子，“但您不能搞诡辩……”

他抬起头。居斯曼却不见了，像蝙蝠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飞船已在旅客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刹了车。波雷诺夫耸耸肩，把棋子收到盒子里，走出旅客舱。爵士乐疯狂的旋律让他烦透了，他真后悔搭上了这艘每天都在狂欢的豪华班船。

驾驶舱门口用五种文字写着“禁止入内”。波雷诺夫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舱里光线昏暗，各种仪表的表盘刻度闪着荧光，椭圆形的观察屏上是深邃的星空，上方的信号盘上闪亮着蛛网般的蓝色线图。

“谁在那儿？”值班驾驶员严厉地问，波雷诺夫立即就听出是贝格尔的声音。贝格尔胸前挂着无线电话机，带有金色彗星标志的制服领口敞开着。“啊，原来是您……我就猜到您会上这儿来。不，不是碰上了流星。”

“那是怎么回事？”

贝格尔用头指指观察屏。第二驾驶员往旁边闪了闪。观察屏上，在死寂的繁星当中闪亮着能表明方位的呼救信号。

“是哪条船？”

“什么‘王—艾克’号。没听说过这条船。”

“这没什么，现在飞船太多了。不过，您应当知道它是哪条航线的……”

“它不是班船。”

“看来您说得对，”波雷诺夫仔细看了看荧屏，“它是条探测船。这是怎么回事？它把信号灯灭了！”

荧屏上只剩下了一个红色的光点。“出事后，他们想节约能源。”

“用无线电联系了吗？”“这里是沉寂区域。半小时前进入的。”

“糟糕！哪有这样节约能源的，这样连出事的性质也搞不清楚！”

“他们已开始向我们靠拢。”

“真的吗？”

“当然。他们说详细情况见面再谈。”

“需要我帮帮忙吧？我当过医生。”

“没有通报伤亡情况。瞧，信号灯又开始闪亮了，说他们马上开始放救生艇。”

明亮的光点开始在荧屏上移动。

“救生艇启航了。”第二驾驶员说。

救生艇喷出的橙黄色火焰所形成的光点愈来愈大，愈来愈近。

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感到飞船被轻微地撞击了一下。

“停靠的技术非常出色。”贝格尔夸奖道。“很想看看是些什么样的客人。”

“至少将耽误我们３０小时。”第二驾驶员咕哝道。

“不要紧，能抢回来。”贝格尔说。“想喝点啤酒吧，宇宙心理学家？”

波雷诺夫点点头。贝格尔便开了一罐啤酒。

可是，还没来得及喝，舱门就被砰的一声撞开了。两个人影出现在门口，一道明亮的手电光照得舱里的人连眼也睁不开。

“这是干什么？”贝格尔把罐头捂在胸前，眯缝着眼睛大叫道。

“安静点！”一个人影冷冷地说。“举起手来！”

波雷诺夫看见，对面与自己的胸部齐平的地方，闪亮着一支激光枪的锥形枪口。罐头从贝格尔的手里掉到了地上，啤酒沫喷了一地。第二驾驶员想扑过去。激光枪抖动了一下，从枪喷口出一道淡紫色光束。第二驾驶员顿时瘫坐到地上。

“举起手来！”人影命令道。“别犯傻！”

波雷诺夫和贝格尔屈服了。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贝格尔咕咕哝哝地问。

“别作声！转过脸！到通道里去！”

“受伤的人呢？”波雷诺夫指指第二驾驶员。

枪口把他顶到了门外。

吓得浑身发抖的旅客和飞船乘务员很快便在通道里沿墙壁站成一排。波雷诺夫觉得自己仿佛在作梦，梦见希特勒的党卫军从已翻过去的历史篇页里爬出来了。

一个充当看守的匪徒端着激光枪一动不动地站在舱门口。不一会儿，看守突然往旁边一闪，让进来一个脑袋大得出奇的匪徒。大脑袋匪徒把站成一排的俘虏扫视一遍，得意地笑了笑，便开始搜俘虏的腰包，不管是钱包还是证件，掏出来看也不看就往提包里装。匪徒手里的提包渐渐鼓胀起来。

波雷诺夫恨得直咬牙。看守靠在门框上，把激光枪夹在两腿中间。看来他对眼前这些吓呆了的俘虏比对绵羊还放心。应当对准大脑袋的下巴狠命地打上一拳（这时他正好已走到贝格尔的身边），两边的人则朝看守扑过去——他肯定来不及把激光枪举起来。这样就能夺过两支枪，解决掉两个匪徒。船上一共有多少匪徒？救生艇只能乘五个人，最多六个人……

胡思乱想！制服匪徒这样容易？只需有决心，只需互相信任、配合默契就行？不，不可能。在这条船上不可能。这些匪徒了解人们的心理，否则他们不会这样满不在乎。

“我抗……议……！”一个女人突然叫嚷起来。

人们一惊。

“我是议员夫人！是美利坚合众国议员的夫人！你们竟敢……啊！”

议员夫人浑身在哆嗦，帽子上插的极乐鸟羽毛不停地颤抖。大脑袋匪徒冷冷地盯了她一眼，随手给了她一耳光。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打得很熟练。议员夫人大张着嘴，脑袋往左一歪，又往右一歪。大脑袋匪徒又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惬意地把浓密的烟雾往她脸上喷去。议员夫人啜泣着，却不敢伸手去抹泪水。

“天哪，这像什么话，干吗折磨……”波雷诺夫听见有人低声说。他悄悄扭过头，看见一双透着稚气的蓝眼睛。

蓝眼睛姑娘咬着嘴唇。这时大脑袋匪徒已经走到她面前了。看见这个姑娘后，匪徒那张冷漠的面孔变得有点生气了。他伸出那双肮脏的大手先摸摸姑娘的肩膀，随即顺着肩膀往下摸，并喷着鼻息。

“住手，混蛋！”波雷诺夫忍不住叫出声来。

大脑袋匪徒往旁边一闪，举起了激光枪。波雷诺夫没等枪响，抢先在他的下巴狠揍了一拳，匪徒像个大麻袋似的撞在墙上，倒下了。看守立即开始用激光枪朝俘虏们的头顶上扫射。大家像听见口令似的，一齐趴下了。只有波雷诺夫和蓝眼睛姑娘没有趴下。姑娘死死抱住波雷诺夫，想用身体掩护他。这就限制了波雷诺夫的行动，使他无法扑过去夺下大脑袋的枪。看守却及时地把枪口对准了波雷诺夫。波雷诺夫好不容易才把姑娘推开。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高声叫道：“不许开枪！”

看守慌乱地放下了激光枪。旋梯口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居斯曼。

二、道德问题

大脑袋匪徒像只半死的螃蟹似的趴在波雷诺夫的脚边。他晃着脑袋，啐着带血的唾沫，企图伸手去拿掉在一边的激光枪。

居斯曼走到他面前，弯下腰低声说：“爬起来，笨蛋！”

大脑袋匪徒却嚎叫起来。

“我叫你爬起来！”居斯曼突然大吼一声，连波雷诺夫也惊得一哆嗦。

大脑袋不作声了。他竭力想站起来，但两只膝盖却总往外撇。

俘虏们全都满怀希望地望着居斯曼。居斯曼发现了这种目光，便冷冷地一笑，并轻蔑地命令道：“转过身去，面冲墙壁！”

又立即对波雷诺夫说：“不包括您，亲爱的。我还没有为刚才输的那盘棋报仇雪恨呢，不是吗？”

一个爱好和平的神甫转瞬间竟成了海盗头子，而且那样心安理得，这比枪声和暴力更令人毛骨悚然。

他用下命令的语气口么喝了一声。两个穿着灰色连衫裤的匪徒跑了进来。一个搀起大脑袋，另一个根据居斯曼的低声吩咐，带走了波雷诺夫。

……身后的门被咔把一声锁上后，波雷诺夫一时间是还没有心思去考虑眼前的处境。后来，他突然发现自己被带进的这间舱室竟如此豪华。精致的孔雀石雕花小桌，柔软的地毯，两张席梦思床。台灯的光线柔和。屋里散发着香水味和雪茄味。盥洗间里放着一个大大的浴缸。波雷诺夫坐下来，竭力想弄清这一切的含义，弄清为什么要把他关到这间豪华的舱室里来。却找不到答案。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用肩膀去撞门。这是在干吗？他明明知道飞船舱室的门锁是极其牢靠的。

“别犯傻了！”他对自己说。

烟灰缸里有一支没有抽完的雪茄，烟蒂上残留着女人的口红印。虚掩着的床头柜里露着闪闪发光的酒瓶。一小时前，住在这儿的人简直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享受。“可把我带到这里面来干吗？是另有图谋，还是为了取笑我？”

他下意识地转动了一下电视机的开关。简直想不到，电视机还能收到节目。立体电视的荧屏深处正海浪滚滚，浪花簇拥着一个骑着海豚的小男孩。

波雷诺夫就像看一个外星生物似的看着小男孩，小家伙兴高采烈地用脚后跟敲打海豚的脊背，身后映着一道浪花形成的彩虹。一时间，孩子的笑声响彻了整个舱室。

这与眼下的处境太不协调了，波雷诺夫赶紧关掉电视。笑声中断了。

“镇静，要镇静！”他对自己说。任何噩梦都有它的逻辑性，应当好好分析一下。既然电视能收到节目，就是说，飞船已离开了沉寂区域……离开？别太天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进入什么“沉寂区域”，而显然是匪徒们捣的鬼，使飞船无法同地球取得联系。

可这是为了什么呢？太空行劫？简直不可思议。

可以感觉到飞船在加速。这不难理解：海盗们想远离航线。可是上哪儿去呢？

波雷诺夫走进盥洗间。没想到镜子里出现的竟是一张毫无血色的陌生面孔。他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一分钟，然后便用手捧起水擦了擦额头和太阳穴，又梳了梳头，整了整领带。这些日常生活的活动使他镇静下来。

他开始考虑是否能指望来自地球的救援。眼下地球上还没有任何人知道飞船出了事。不错，地面跟踪站已收不到“安提诺乌斯”号的无线电讯号。但这是常有的事。值班员们会在那儿抽香烟，讲笑话，等着讯号的重新出现。却一直没有出现。于是便向太空发出探询电波。也得不到回答。这时候才会在地球上引起恐慌。

不，这时候还不会。飞船公司将迟迟地不宣布这一消息，希望这是一场虚惊。要知道，这关系到公司的声望和收入！人们要很久以后才会知道“安提诺乌斯”神秘失踪的事。直到那时才会往推测的出事地点派调查船。但已经晚了。再说，人们想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场空中行劫。“海盗”在太空里？嘿嘿，别逗乐了……”

这也正是匪徒们所期望的。

不，不能指望来自地球的救援。

这时，波雷诺夫突然听到舱门的锁孔里有钥匙响。他赶紧关上水龙头，并再次往镜子里瞟了一眼自己的模样——不错，还可以。

还没等居斯曼跨进门槛，波雷诺夫就尖刻地大声问：“您是羡慕弗林特的声望吧？”

居斯曼被这宏亮的声音惊得皱了皱眉。他随手紧紧地关上了舱门。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

“我为您又恢复了幽默感而感到高兴。”居斯曼终于打破沉默，一边说一边坐在了床沿上。

“我不过是想起了，海盗都是死在船桁上的。”

“不是所有的海盗，亲爱的波雷诺夫，不是所有的。”居斯曼摇摇头。”有的海盗当上了总督。”

“可现在不是１７世纪了。”

“不错，现在的规模也不一样了。可是人的本质并没有变。而您好像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是吗？”

“您是想给我一次求生的机会吗？别妄想了，我不会接受的。”

居斯曼叹了口气。

“何必逞强呢？我知道，您并不怕死。可是您得同意，死在曾被您打掉下巴颏的大脑袋朋友手里，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小心，别发火！”波雷诺夫暗暗告诫自己。

“居斯曼，您忘了，只要我愿意，我是能出奇制胜，摆脱您的魔爪的。”

居斯曼眯缝起眼睛沉思了一会儿。

“咱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让我们来订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吧。”

“您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不是气量狭小的人。问吧。”

“第一，你们将怎样处理那些旅客？第二，你们的目的何在？第三，我们现在正往哪儿飞？”

居斯曼掏出一支雪茄，不慌不忙地点上，一下子喷出五个烟圈儿，又喷出一缕烟从烟圈儿当中穿过。流行影片中的英雄，如此而已！

“我很吃惊，”他说，“吃惊的是高尚的情感竟如此妨碍人们好好地生活。您好好考虑一下吧。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这不是回答。”

“回答会让您失望的。我们是什么人？这您已经说了：是海盗。第二，我们干吗要这样作？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能得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怎样处理那些旅客？一切取决于他们是否明智，您根据自己的经验便能证实这一点。我们往哪儿飞？往小行星带飞。”

“干吗往那儿？”

“别让我对您的分析能力感到失望。您不是心理学家吗？”

波雷诺夫暗自骂了一声。

“好吧，那你们要我干什么？”

他说罢像主人那样站了起来，以此向居斯曼表示：他不愿意留客了。

“您太骄傲了，波雷诺夫，太骄傲！”居斯曼苦恼地叹息道。“您竟如此确信真理在您那一边。”

“这只狐狸究竟想干什么？”波雷诺夫困惑不解地想。“这场劝喻式的谈话目的何在？”

好像是为了回答他心里的问题，居斯曼接着说：“咱们还会有时间进行哲学上的争论，当然，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的话。不久前我们失去了一个医生。而您曾经当过多年医生。明白了吧？”

“原来是这样……您建议我和你们一起干那种肮脏的勾当？”

“人毕竟是人，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您说什么，勾当？我不在乎这种侮辱性的言词。如果咱们能达成协议的话，我想我会让您相信，咱们的买卖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

波雷诺夫感到一阵恶心。

“不行！”

“您再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咱们别急。就算我现在没有听见您这一回答。您再想一想。”

居斯曼站起来，向波雷诺夫点头告别：“祝您想得愉快！”

居斯曼走后，波雷诺夫比见到他之前更加不安了。

但这次他很快就镇静下来。旁观者可能以为他正聚精会神地在摆弄手里的指甲刀，其实这只是波雷诺夫集中思想的一种方式。

海盗……

他把指甲刀弄得咔嚓一声响。

海盗就海盗吧。愚蠢，不可思议，却是事实。他们需要他。就是说，有保住性命的机会，到时候也就有可能同他们进行斗争。

波雷诺夫满意地点点头。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给匪徒治病？看着他们干那些肮脏勾当而保持沉默？这可受不了……如果需要呢？一道简单的逻辑推理题：第一种方案——仍然说“不行！”多么简单、豪迈、骄傲……同时也毫无益处。

第二种方案——说“行！”不带感情色彩。“行”，是为了战斗。如果失败了呢？那结局是可悲的。可这会给谁带来损失呢？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

也还有第三种方案——和第二种一样，可是最后胜利了。那么，今天说“行”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取得胜利的话。

如果。所以这一方案还是错误的。因为一旦失败后果就严重了。要知道，人们迟早会查明这帮海盗。到那时人们多半会这样来看待他今天的行为：一个意志薄弱的胆小鬼，他也许真的想同匪徒作斗争，也许只不过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推断。

波雷诺夫皱起了眉头。现在他才感到自己目前处境的可怕。

他往周围看了看，习惯地用目光搜寻着书架。可是这里没有书架。再说书又帮得上什么忙呢？这不是科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书本是无能为力的。

波雷诺夫仍然下意识地翻了翻舱室里唯一的一本书——放在床头柜上的一本圣经。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句话：“在幸福的日子里你就享受幸福吧，在不幸的日子里你就思考吧。”

波雷诺夫懊恼地把书一扔。书本落地的声音恰好被门外的嘈杂声盖住了。“进去！”一个粗鲁的声音说。舱门被踢开了，一个姑娘被野蛮地推了进来。波雷诺夫刚跑过去把她扶住，舱门就关上了。

三、克丽丝

“是您？！”

波雷诺夫松开手。姑娘的蓝眼睛里闪着既惊恐又快活的光芒，下巴颏上凝结着一道血污。

“怎么，他们打您了？”波雷诺夫问。

“打我？这……”她摸摸下巴。“您是指血吗？这是我自己咬的。我咬住嘴唇，免得大叫起来……没事儿。您呢？您……”

“您不看见了吧，一点事也没有。”波雷诺夫简直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其他人呢？”

“全都单个儿地被带走了。我是最后一个。我还以为……”

“他们一定弄错了，怎么能把您带到这间屋来呢！”波雷诺夫想去敲门。

“没必要！”姑娘抓住他的手说。

“为什么？”

“您怎么不明白！”她绝望地说。“那又将在通道里和那些……”

没有必要解释了。

“可是，如果能同自己人在一起，不是更好些吗？”

姑娘觉察到了波雷诺夫那很不自然的目光。

“同您在一起也一样！您……”她皱起了双眉。“不，不一样……同您在一起更好些。您像我们那些人，您不会哭天抹泪……”她猛地抬起头：“你要我给您下跪吗？”

“你说到哪儿去啦，孩子！”波雷诺夫不知所措了。

“别叫我孩子！我已经是大人了……就把我当作您的妹妹吧。就这样办……”

“这一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波雷诺夫心想。“不过，这姑娘是对的，现在顾不到这些小节了，而且她看来得很有性格，竟冲过来掩护我，傻姑娘！没什么，就这样吧。不过我倒想知道，干吗把她带到这里来……不近情理……不近情理的事越多，对某些问题就越难理解，这就是他们的算计。哼，咱们走着瞧，看谁斗过谁……”

“就这样吧……”他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叫什么名字？”

“克丽丝。您可以对我以‘你’相称。愿意的话，也可以骂我。”

“干吗要骂你？”

“不知道。”她慌乱地瞧瞧四周。“以防万一。”

她脱下鞋——这一来，她还没有波雷诺夫的肩膀高了——跳到床上，把垂在前额上的头发往后一甩，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这是女人特有的本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拘束地为自己安排一个舒适的窝，三下两下，窝就弄好了。

“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她突然问，睁得大大的两只眼睛里又充满了恐怖。

“我也想知道……”波雷诺夫咕哝道。

“我简直没想到会落到海盗手里。您是干什么的：商人？工程师？”

波雷诺夫告诉了她。

“啊！”克丽丝兴奋地叫道。“那我们可就得救了！”

“为什么？”

“很简单。心理学家不是会催眠术吗？等匪徒进来的时候，比如送饭来的时候，您就把他催眠了，激光枪归你，手枪归我——我会放枪！咱们就去夺取驾驶室和……”

波雷诺夫大笑起来。

“您笑什么呀？我说蠢话啦？”

“不，克丽丝，你说得对，”波雷诺夫不再感到拘束了，“但你把一个普通心理学家的本领想象得太大了。”

没有必要给她解释催眠学的理论。不错，他听说过某些研究者有瞬间催眠的本事，要把他们搬来就好了。而他的本事，很遗憾，太有限了……不过，她说得对，这种本事能派上用场……

“遗憾，”克丽丝失望地说，“不然的话就太好了……不过，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对吧？”

“一定能，克丽丝！”

半小时之后，波雷诺夫对这个姑娘的情况已知道得很多了，比他希望知道的还要多：她怎么厌倦了大学生活和没有生气的小城圣克拉拉，怎么强迫父亲让她到他所在的火星上去，她有一个多么忠实的朋友——牧羊犬奈特，为什么她不喜欢那些把爵士乐放得震天响的男孩子以及她为什么爱吃糖。还了解到：别人都说她的性格有点古怪；她希望将来当一个动物学家；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契诃夫和埃克久贝里；她讨厌政治；她同情傻瓜，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残废人；她不怕死，因为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自己不会死……

波雷诺夫越来越对她的坚毅性格感到震惊，刚才发生的事好像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仍然是她——直爽、坚定、有棱有角。波雷诺夫躺在床上听她讲述，为她的天真感到可笑，心里想：多么可爱的性格！他觉得，他仿佛早就认识她了，同时又感到遗憾，遗憾她不是她的妹妹。不用怀疑了，克丽丝不可能是居斯曼的工具。

但他很快发现有一点他估计错了：刚才发生的事并非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感到冷，盖上了被子，开始打寒战。显然，她的坚毅只是精神上的，而肉体上……要知道，连他都感到精疲力竭了……

“睡觉吧！”他打断了她。“我和你都需要休息一下。”

“可我们还没有订出解救计划呢！再说，我并不累。”她执拗地说。

“可我累了。”

“是吗……既然这样，那我也累了。”

她把脸颊枕在手上，闭上了眼睛。

波雷诺夫躺在床上，久久地听着姑娘不那么均匀的呼吸声，心想，现在他又为另一个人的生命承担着责任了，这既增加了他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他的力量，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有了一个帮手。要是贝格尔也在这儿就好了，那海盗们就完蛋了：为同一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三个聪明人能战胜十个海盗。得了，别去想这种不现实的事，还是考虑考虑怎样用自己唯一的武器——用知识去战胜激光枪，去战胜并不愚蠢、对心理学也并不外行的居斯曼吧！

船舱被飞船发动机的运转声震得微微颤抖着。根据发动机均匀的嗡嗡声可以判定，海盗们没有继续加速。看来他们确信，即使有追击者也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他们将顺利地躲到小行星带，到那儿以后，哪怕找上十年也找不到他们。比起过去的海盗来，他们有着无比优越的条件，因为地球上的海洋面积虽说很大，但和太空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海盗活动不会有多大的风险，可以不受惩罚地再这样抢劫两三艘飞船。然后呢？然后就偷偷地回到地球上。有偷偷回去的方法。这一来，旅客们的尸体将永远在太空中飘游。而地球上则会出现一些腰缠万贯、道貌岸然的富翁，他们将在海边的疗养胜地怡然自得地晒太阳，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杀人犯。

“不，”波雷诺夫对自己说，“牺牲品不会只是死去的旅客，还会有另一类牺牲品。那么，这些糊涂虫难道不明白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悬着定时炸弹吧？有人明白，有人不明白——就要在这上面做文章……要善于利用这一点！一定要利用这一点！太好了！现在可以睡觉了……”

第二天，他们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第三天也如此。好像把这两个囚犯给忘了。只是每天送三次饭来——早饭，午饭，晚饭，总是两个匪徒一起来。波雷诺夫几次想同他们谈谈话，他们都不答理。当电视机关上的时候，两个囚犯就像来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与外界完全不通消息，寂寞和安静使人感到压抑。波雷诺夫怀疑这是匪徒们故意搞的鬼。不过，他倒无所谓，如果说太空生活教会了他什么的话，那就是学会了耐心等待而不丧失斗志。他只是为克丽丝担心。

囚徒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过得却也很快：尽管他们每天都在交谈，但当有一天突然进来一个匪徒要带走波雷诺夫时，两个人都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来得及谈似的。

波雷诺夫被押着往驾驶舱走去。快走到门口时，他看见一个人正从那里面出来。

“贝格尔！”他认出了值班驾驶员。

贝格尔猛地一惊，差点跌倒。波雷诺夫发现他的脸红了。

“贝格尔！”他又叫了一声。

“不许交谈！”押解他的匪徒说。两个人擦肩而过时，贝格尔眼眼望着别处，急匆匆地低声说：“策略的需要……您也同意吧……他们的态度很强硬……”

他说罢加快了脚步，缩着脖子，那模样一点也不像豪爽的瑞士人了。波雷诺夫不由得怔在那儿。匪徒在后面推了他一把，他才清醒过来。

驾驶舱门口仍然亮着“闲人禁止入内”几个荧光字。波雷诺夫走了进去。

仍然和上次一样，驾驶舱里光线昏暗，各种仪表的表盘闪着荧光。观察屏的功率调到了最大限度，千万颗不会眨眼的星星正望着舱里的人们，明亮的银河仿佛伸手可及。

居斯曼背朝控制台坐在第一驾驶员的圈椅里。星光把他那瘦骨嶙峋的面孔映成了银白色，只有眼窝像是两个椭圆形的黑洞。

屋角模模糊糊地晃动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闪亮着激光枪的枪口。

“请坐，波雷诺夫。终于得到安慰了，对吗？”居斯曼的话里暗含着嘲讽。

“你们的如意算盘里有一疏忽之处，”波雷诺夫决定把谈话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这一疏忽无论对您还是对我都是危险的。”

“有意思！愿洗耳恭听。”居斯曼讥诮地说，两颗眼珠子在椭圆形的黑洞里闪着光。

“迟早你们得回到地球上去，因为劫来的财富在太空里毫无用处。对吗？”

“就算如此吧。”

“到那时候你们不得不把某些同伙除掉。他也可能被除掉。”他用头指指屋角那个守卫。

“为什么？”

“难道您不明白？奇怪。因为某些人必定会泄漏你们的秘密，这一来你们就完蛋了。所以你们一定会把不可靠的人除掉，以防止发生这样的事。我是肯定会被除掉的。您自己也不保险，因为内讧是不可避免的。”

波雷诺夫聚精会神地盯着居斯曼的脸，想看他有什么反应。

“完全符合逻辑。”居斯曼点点头。“可是有一个情况您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会把您那美妙的设想化为乌有。”

“什么情况？”波雷诺夫故意漫不经心地问。

“如果您接受这建议，以后我会告诉您的。”

波雷诺夫不安起来——这发炮弹没有击中目标。为什么呢？他是故作镇静吗？不是。显然不是。

“就算我是白担心吧。”波雷诺夫说。“不过，既然您要同我作交易，那我就有权提提自己的条件。”

“真的意思。我已经答应保全您的性命了，您还需要什么？”

“第一，我需要得到您的保证：保证所有旅客和全部机组人员的安全。第二，亮你们的底牌！”

居斯曼恶毒地大笑起来。

“您可真幽默，波雷诺夫！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竟关心自己的敌人的安全，哈，哈……别忘了，你们共产党人可是敌视议员夫人、百万富翁这类寄生虫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不关您的事。接不接受我的条件？”

“别逗乐了，我已经够开心的了。告诉您吧，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亮出底牌吧？这没什么，可以，只要您接受我的建议。至于旅客的安全，这与您无关。我唯一的可以答应您的，是保证一个漂亮姑娘的安全。您明白吗？”

波雷诺夫哆嗦了一下。原来如此！一个圈套。看来他们非常需要他。所以把克丽丝当成人质。

“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居斯曼把身子凑到波雷诺夫面前，竭力想看清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得预先警告您，这个可爱的姑娘是那个大脑袋合法的猎获物，是我们付给他的报酬。可他有一个坏习惯——喜欢折磨他所爱的姑娘。所以您要明白：作为交换的不是您一个人，而是两个人的生命。甚至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样的条件您该满意了吧？”

波雷诺夫愤怒得喘不过气来，看见居斯曼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扑过去拧断那根瘦筋筋的脖子。

“好吧……我接受……”他决定制造一个自己已被制服的假象。

“您同意当我们的医生啦？”居斯曼急不可待地问。

“对。”

“把您的信仰也一块儿放弃了，好吗？……啊，我这是开玩笑。”居斯曼根据波雷诺夫脸上的表情，明白自己太过火了。于是赶紧把手一挥改口说。“好，一切问题都圆满解决了。为了表示庆祝，来杯白兰地怎么样？”

“不用。”

“那就下盘棋吧？”

“可以。”

“太好了！”

居斯曼打了个响指。守卫出去了。居斯曼直起身子，把一只手插进了口袋里。

“用不着提防，”波雷诺夫说，“我不会掐死您的，只要您履行诺言。”

“我说话算数，不过我并不怕您。”居斯曼目空一切地说，但并没把手从口袋里伸出来。

守卫把棋具拿来了，两个人便开始下棋。波雷诺夫下得心不在焉，竟把王后给丢了，只好认输。这一来，居斯曼更加得意了。

“顺便给您看一件东西。”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子晃了晃。“看见了吧？这是录音机。我们这次谈话的录音，经过整理后将被收入一盘总的资料带。一旦我们失败了，它将是人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证据。您大概不会忘记，我们的谈话中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您同意当我们的医生啦？’‘对。’‘那就下盘棋吧？’‘可以。”我对您是非常坦率的，希望您对我也如此。”

当波雷诺夫回到自己的舱室时，克丽丝立即扑过来抱住他，哭着说：

“真好，你活着回来了……”

“要是她知道了我的行为呢？”波雷诺夫恐惧地想。

四、海盗的基地

他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只是没有谈那个大脑袋匪徒以及她已被当作人质的事。她皱起眉头，用双手托着下巴听他讲述，除了信赖和专注之外，波雷诺夫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任何东西，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赞赏。波雷诺夫渐渐对她产生了一种陌生感。他甚至暗暗叫苦：“唉，你要是个成年男子的话，我就会猜到你的一切心思了。可你却是个孩子——一个难解的谜！”

他本来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办不到。

“我的祖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段故事。”他说，竭力不去看克丽丝的眼睛。“很久以前，一个强大而残暴的汗国占领了罗斯，征服了所有的公国。之后汗同时把两个大公叫去，让他们穿过赎罪的火堆。这并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而只不过是一种宗教仪式。第一个大公按照汗的吩咐穿过去了。第二个大公拒绝这样作，于是被砍掉了脑袋。人们已忘记了这个大公的名字，但对那个穿过了火堆，而从汗那里争得了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的大公却永远的不会忘记，他便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战胜了瑞典人和日耳曼人，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他当初穿过火堆……”

“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我明白。”克丽丝打断了波雷诺夫的话。“可是，如果他的妥协后来被证明毫无用处，他又会成为什么人呢？”

“站在一边评论总是容易的，”波雷诺夫掉开了目光，“非常容易。”

“别这样！我……我并不想……并不想委屈你……”

她低下了头。

“你说到哪儿去啦！”波雷诺夫装做满不在乎地说。

“我只是想……”她抬起头，挑衅地看着波雷诺夫，“只是想，我们必需战胜居斯曼，别无选择！”

波雷诺夫还想说点什么，但马上明白，已经不需要任何解释了。

他们仍旧被关在那间舱室里。谁也不来打扰波雷诺夫，既没有把他当成俘虏来传讯他，也没有把他当作医生来请他治病，只是给他们送饭的匪徒不再沉默不语了。

经常来送饭的是两个在各方面都恰成鲜明对比的匪徒。先进来的是个名叫格列戈里的浅色头发、浅色眼睛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用自己那高大的身躯堵住整个门框，极其无礼地把屋里扫视一遍，然后才让提着饭盒的阿明进来。阿明则个子矮小，而孔黝黑，态度冷漠，两道紧锁的浓眉使他的神情显得非常忧郁。在他往桌上摆碗碟时，巨人格列戈里就站在门口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里的激光枪，仿佛是无意地忽而把枪口对着波雷诺夫，忽而对着克丽丝。对正在桌前忙碌的阿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度。一次，当阿明把一只叉子掉到地上弯腰去拾时，他竟随随便便地在阿明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把他踢到了桌子底下。这使格列戈里大为开心，而被踢者则毫不动气。

波雷诺夫利用一切机会使这奇怪的一对开口说话。这种努力在阿明身上收效不大。看来，这个被吓傻了的没有文化的农民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除了绝对服从和准确执行所得到的命令外。仿佛是某种魔法把他从中世纪弄到这艘超现代化的宇宙飞船上来了。

格列戈里的见识则要广得多。他得意洋洋地回忆他所参加过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回忆曾在那儿寻欢作乐的小酒馆。这个世界上唯一欣赏他的人就是他自己。他为自己强健的肌肉，为自己的种种奇遇，为自己的勇敢和残酷而感到骄傲。这使克丽丝感到愤慨。她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波雷诺夫对这些肮脏的事情却听得津津有味。

“这是心理学家的职业兴趣。”他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很意思的智能人的标本，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个匪徒而已。”

“阿明也是匪徒。但他们有哪些区别，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我不相信阿明也是匪徒。他是那样可怜！”

“如果命令他去掐死一个孩子，他，你那个可怜的人，会去的。”

“我不信。”

“但愿我估计错了……你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他自己不会去掐死孩子。就像一个机器人，没有给它输入某种程序，它自己不会去干某件事。”

“他是人，不是机器。”

“受到侮辱无动于衷，已经不是人了。”

“我对你如此细致地询问这两个人感到很不愉快……”

“不，克丽丝，你感到不愉快的是我当着你的面往狗屎堆里钻。可我必须这样干。我要让格列戈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怎样烧杀掳掠，连老人孩子也不放过。我要从阿明的沉默中听到比格列戈里的烧杀掳掠更可怕的东西，需要这样。”

“那就请允许我在他们讲述的时候塞住耳朵。”

不过，克丽丝不善于久久地生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又恢复了对波雷诺夫的理解。

飞船终于开始减速。经过几次平稳的震荡之后，船体开始颠簸起来。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小时左右。后来，发动机的轰鸣声沉寂了。波雷诺夫把烟灰缸往上一抛；烟灰缸没有悬在空中，而是慢慢地落到了桌子上。

波雷诺夫和克丽丝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都想着同一个问题：他们在匪巢里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

船上乱哄哄的，脚步声、说话声和吵嚷声响成一片。却没人来带他们，仿佛把他们给忘了。只是当一切声音都平息下来后，格列戈里才从舱门外伸进一个脑袋说：“出来！”

“这个小行星叫什么名字？”波雷诺夫站起来问。

“上帝的天堂！”格列戈里不满地讥讽道。

波雷诺夫希望能看见哪怕是一个旅客，却大失所望：他们是走在空空的飞船上。来到隔离舱后，开始穿密闭服。趁格列戈里正在戴头盔的时候，波雷诺夫抓住机会飞快地问阿明：“其他的旅客呢？”

“真主会保佑所有的人。”阿明几乎连嘴唇也不动地小声说。

隔离舱的外门打开了。连波雷诺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致：深邃的星空中挂着三个像残缺的镜子似的小月亮。正对面是小行星的黑色山峦，山峦笼罩在锯齿状的火环里，火焰在锯峰之间跳跃着，像燃着一支支石头蜡烛。当耀眼的太阳刚刚露头时，波雷诺夫急忙放下护目镜，并转过身去用手掌遮住克丽丝的眼睛。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格列戈里的大笑声，原来没有经验的阿明忘了放下护目镜，被阳光灼伤了眼睛，痛得他直抽搐。

当他们沿着舷梯往下走时，阳光已把小行星的大地弄得光怪陆离：这里亮得耀眼，那里漆黑一片，这里是明亮的光带，那里是破碎的黑斑。不过，波雷诺夫的眼睛是经过训练的，在这似乎不成形状的大地上，他惊异地发现了一些显然是人工垒成的石头建筑。不仅如此，不知从哪儿还冒出来一种气体，像一根闪光的腰带似的绕着小行星。

他想仔细看看那些奇怪的建筑，但舷梯很快就走完了，下到地面后立即就走上了一条夹在高大岩石之间的道路，所以只能看见那条由气体组成的银色光带和那三个小月亮。

道路通到一个高耸的崖壁前时，进入一个岩洞。他们一走进洞里，拱顶上立即亮起了电灯。由于刚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来，所以电灯的光亮显得很微弱。岩洞陡直地向下延伸，尽头是两扇很大的门。格列戈里举起双手说道：“以上帝的名义！”

门扇缩进了石墙里。

“原来是暗语！”波雷诺夫心想。

隔离室像个洞穴，只是地下铺着金属板，磁性鞋底立刻被吸在上面，这一来，人们便又有了一种类似重力的感觉。

“常有陨石落在这个行星上吗？”波雷诺夫一面摘头盔一面问。

“多极了。”正在脱密闭服的格列戈里回答。

“那你们在地面上搞建筑可不明智。”

“什么建筑？啊，工厂……那不关我的事。”

“关谁的事呢？”

“别问这个，大夫！”格列戈里审视地看着心理学家说。“喂，将来您的药房里有酒精吗？”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酒精？不知道……怎么啦？”

“我知道会有的。给我点，行吗？”

“经上面批准给，还是偷偷给？”

“聪明人是不提这样的问题的。”

格列戈里的浅色眼睛里没有半点难为情的神色。阿明的在场没有使他感到丝毫不安。不过，他显然急于结束这个谈话。

“一言为定，好吗？”

“您来看病时，咱们再商量。”

格列戈里使劲摇着头说：“那里没法谈话。就在这儿说定吧。”

“为什么没法谈话？”

格列戈里神秘地笑了笑。

“到时候您自己会明白的。快决定吧，大夫！”

“我已经说了：以后再商量。”

格列戈里像看一个傻瓜似的看了看波雷诺夫。

出了隔离室后，他们沿着凿在石壁上的梯级继续往下走。在修建这个地下基地时显然很注意经济原则，所有的地方，只要可以，石头全都裸露着，这就使得地下室像是一座古堡。要不是头上亮着电灯，脚下踩着成几何图形的梯级，还以为时间倒退到了中世纪呢！

波雷诺夫以为一路上将看到许多东西，谁知所有的门全关着，整个基地好像是空的。有好几次，当他们走到一堵石壁前眼看没有路的时候，格列戈里便走过来冲着石壁低声说几个字，石壁立刻就让开了——或者退到一边，或是升了起来。波雷诺夫更为不安了。这不像是海盗的基地。修建这种规模的地下基地，即使抢劫十艘飞船也收不回成本。再说，海盗在这儿盖工厂干吧，无论生产什么都毫无用处。花了那样多钱，可目的何在？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罪恶计划？修建这个足能抗住核炸弹的巢穴，养着这么一帮子匪徒，极其不明智地抢劫和平飞船并扣押机组人员——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同飞船的那间舱室相比，天花板上装着两支日光灯，还露着一个空调器的屏蔽网，两个床垫直接放在金属地板上。没有桌子。再说，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未必还放得下一张桌子。

克丽丝慌乱地四面顾盼。在路上时她一直拽着波雷诺夫的胳膊。小行星光怪陆离的景色、神秘的地下迷宫、阴森的牢房——这一切显然把她摧垮了。

“从这里更难……”

波雷诺夫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并用眉毛的动作指指天花板。她立刻不作声了。在空调器的屏蔽网后，不知什么东西在闪着微光，波雷诺夫毫不怀疑那是暗中监视他们的电眼，暗藏的窃听器会录下他们即使是小声的谈话。

克丽丝苦笑了一下。波雷诺夫理解了这一苦笑的含义：从现在起，他们如果想谈什么重要的事，只能互相揣度了。

两个人沉默不语地面对面坐下来。他们已被剥夺了最后一点自由——即使是囚徒也有的交谈自由。

电磁门闩轻轻地响了一下。两个人一惊。

“请出来，大夫！”

波雷诺夫向克丽丝点点头。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格列戈里把心理学家带到一个长长的混凝土走廊的尽头，停在一间门上写着１１号的屋子前。

“委托我正式通知您，大夫，”格列戈里说，“这是您的医疗室。屋门在听到‘药房’这个词时便自动开启，请记住。贵重药品在保险柜里。”说到这里时格列戈里别有含义地看了波雷诺夫一眼。“保险柜的门锁只听从您的声音，您说‘芝麻’，它就会开启，听清了吧？您的住房的开启暗语是‘晚安’……”

“这么说，我随时可以从那间牢房里出来？”

“可以。午饭时间是１３点到１３点３０分，在７号房间。早饭也在那儿，时间是……”

“那间屋也有开启的暗语吧？”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可以自由出入。就这样吧，现在有人找您看病来了……”

格列戈里转身走了，一边走一边高声哼唱：

远方的世界，

熊熊燃烧的村庄，

远方的世界，

满天的星光……

波雷诺夫还没来得及把各种医疗用品检查一遍，门外就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接着便走进来一个神情忧郁、身子瘦弱、邹巴巴的工作服胸兜里插着一支试电笔的男人。他站在那儿，眼镜片闪闪发光，一双眯缝着的聪明的眼睛极其无礼地审视着心理学家。

“我叫埃利贝特，”他忧郁地说，“是电子工程师。他们都叫我总工。这里的混蛋们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请坐。”波雷诺夫说。“哪儿不舒服？”

埃利贝特苦笑了一下。

“失眠……服一片药——睡不着。辗转反侧。服两片药——睡不着，痛苦不堪。服三片药……这样下去大概离死不远了，对吗？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我是什么病，没有……”

“别着急，我来试试。您会重新睡得香香甜甜的。”

“是吗？难道在这里能睡得香香甜甜？”埃利贝特嘲讽地把嘴一撇。

他像老头那样拱腰驼背地坐下来。

“讲一讲您的病，从头讲起。”波雷诺夫把诊断器推到病人跟前。

“没什么好讲的。曾经是一个聪明的笨蛋。受他们雇用，就上这儿来了，来不久就失眠。毫无办法。听说您来了，就来找您看看。没信心，但抱着希望。”

波雷诺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他那单调的声音里听出许多东西。心理学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病人可不那么简单，所患的病也如此。

“过去到过外星吗？”

“没有。”

“失眠很久了吗？”

“快三个月了，可能会永远失眠下去。”

“找前任大夫看过吗？”

“没有。我害怕。想自己对付。”

“怪您自己耽误了。”

“当然怪我自己。相信了，抱着希望……结果大失所望。”

波雷诺夫把传感器安在他的太阳穴和手腕上，转动了一下旋钮开关。诊断结果使波雷诺夫很感兴趣。

“您想念地球吗？”他柔声问。

“地球……”

埃利贝特的嘴角垂了下来，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

“地球……地球上有草地……可有人会把它们毁了。”

“不可能。”波雷诺扶斩钉截铁地说。

“您这样认为？”埃利贝特兴奋起来。“您敢保证吗？……最近几天我的情况很不好，有人认为我的神经不正常……但我认为我是正常的，对吗？只是失眠……”

“只是失眠。”波雷诺夫表示同意。“别害怕，您的精神状态几乎是完全正常的。虽然您这种病即使在地球上也很少见，但您可以工作。”

“我一直在工作。这里的专家无法替换。您能帮我摆脱痛苦吗？”

“当然。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嘛。”

“谢谢。您准备怎么治？”

“我已经说了，这种病很少见。不是一下子就能治好的。我先给您开点药。明天您再来，我需要知道药的效力如何。”

“我愿意相信……”埃利贝特第一次用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看波雷诺夫。“多么希望能看见草地啊！”

“您应当相信，”波雷诺夫毫不客气地说，“不然我就无法保证您能看见草地。”

“草地……绿色的草地……我想看见，我想……”

埃利贝特兴奋一阵之后，又忧郁地诉起苦来，没完没了，像是在说梦话似的。

“别说了！”波雷诺夫站了起来。“病人也应当帮助医生，而不只是医生帮助病人。要控制住自己！”

埃利贝特也站了起来。

“别嚷嚷。我这就控制住自己。我的情况很不好。全部希望就寄托在您身上了——如果还存在希望的话。”

“当然存在，别怀疑。”

其实，连波雷诺夫自己也有点怀疑。

送走病人以后，他开始清理医疗用品。药物的种类很全，医疗器械也很理想。他放了心。桌子的抽屉里面放着前任医生留下的一盘病案录音。他听了听。没什么东西——这儿很少有人生病。就一次刀伤，一次颌骨脱位，都是斗殴造成的……这是什么病？“急基噻中毒……”

基噻！

波雷诺夫坐下来，竭力控制住自己。得了，大概是自己的神经有毛病。基噻在这里有什么用？胡思乱想。多半是某个发音相近的词，这里的工厂生产的可能根本不是基噻。不过，这个神秘的工厂总得有产品啊！如果真是基噻，那就可怕了。

他的思想乱糟糟的，无法集中。囚室般的屋子、电子监视系统、同埃利贝特的谈话、基噻……该散散步去，既然给了他这种自由。

不出波雷诺夫所料，走廊的两旁是用铁板封死的，无法同其他囚徒取得联系。就是说，他仍然只是个俘虏，一举一动都受着监视。（他发现，在他的医疗室和走廊里也装着电眼，有的甚至没有伪装。）

波雷诺夫觉得，他目前的处境就像是钻进了玻璃捕蝇罩里的苍蝇。他既不了解这个地下基地的结构图和匪徒的人数，也不知道在基地里自由通行所必需知道的各种魔法般的暗语。克丽丝的担心无疑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采取什么行动是非常困难的，照匪徒们的说法，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只要不失去信心，总会找到办法。

“波雷诺夫，您的午饭时间快过了！如果不想饿肚子的话，快去吃饭！”

声音是从上面什么地方传来的。心理学家皱了皱眉。愚蠢，竟想用这种办法来吓唬人，使人失去斗志！不过应当承认，还是有效果的。

五、亮出底牌

波雷诺夫垂头丧气地走进食堂。猫捉老鼠的游戏还在继续。这是眼下他可以走的唯一的一步棋：让居斯曼为他的狼狈相而感到高兴，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波雷诺夫如何沮丧地走进给他指定的就餐处。

食堂里就他一个人用餐。食物通过一台升降机从楼上的厨房送下来后，由就餐者自己去取。显然，严格地限定他的吃饭时间是为了不让他在食堂里碰见其他人。可是，像埃利贝特那样的人随时都可以去找他看病，并未限制他们的接触。就是说，这里还关押着其他囚徒，而且不让他们互相见面。

食堂的天花板上突然响起了居斯曼的声音：“现在，当您吃饱以后，正是交谈的好时机，对吧？我要诚实地履行诺言，满足您在谈判时提出的条件。您不是要我亮出底牌吗？我这就满足您的要求。您不会拒绝到我这儿来一次吧？”

“处在这样的境地还谈得上什么拒绝！”

“您明白这一点，很好。格列戈里在门外等您。对了，要注意，他有一个缺点：馋酒。无论如何不能给他酒精。”

扩音器沉默了。

“没什么，”波雷诺夫心想，“我的预料之一得到了证实。”

格列戈里两手插在裤兜里，在门口闷闷不乐地打着口哨。

“闷得慌吧？”波雷诺夫随口问道。

格列戈里耸耸肩。

“肯定是闷得慌。”波雷诺夫作出结论。“应当同居斯曼谈谈，安排您到一个快活地方去。”

格列戈里不解地瞧瞧心理学家，没有吭声。

他把波雷诺夫领到第１３号门前，低声说了个暗语。门开了。里面是一道往上的螺旋形楼梯。格列戈里让心理学家走在前面。绕了一圈又一圈，就像是在爬一座钟楼。

旋梯终于爬完了。楼梯间面对着一扇门——唯一的门。格列戈里敲了敲。门自动启开了。格列戈里留在了楼梯间。

“请进，请进，亲爱的！”

屋子里有一面透明的双层玻璃墙，墙外是行星表面光怪陆离的景色：到处是黑白分明的山岩，在一片被清理出来的空地上矗立着一些巨大的立方形建筑，这些建筑波雷诺夫在下飞船时看见过，现在它们没有往外冒气体，但山岩上方的某些地方却笼罩着一层白色雾霭。星光透过雾霭闪闪烁烁。两个月亮在天上不慌不忙地慢慢赶路。

“很美，对吗？”居斯曼问。

他懒洋洋地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里。左边是一个控制台，上面的荧光屏和各种旋钮闪闪发光。此时的居斯曼已既不是温良敦厚的神甫，也不是凶狠残暴的海盗头目。他傲慢地用手示意让波雷诺夫坐下。心理学家坐下了。

“听说，您想让我手下的人快活快活？”居斯曼讥讽地问。

“既然我同意当你们的医生，我就有责任关心人们的健康状况。某些人出现了神经衰弱迹象，在这个太空地下室里这是很自然的。”

“小事一桩！不过，我为您已经开始关心海盗而感到高兴。”居斯曼冷笑了两声。

“人毕竟是人，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关心他们。”波雷诺夫说。

“对，说得对……好吧，您想个办法让小伙子们快活快活吧。总的说您是对的，呆在这里的确有点闷得慌。”

居斯曼若有所思地搔搔鼻梁。

“咱们言归正传吧。”他突然说，并把身子坐直了。“您无疑认为窗外的那个工厂对普通的海盗来说似乎毫无用处，并为此而百思不解。您别想否认。要知道，我的心理学知识比您丰富得多。”

“我并不想否认。”

“那就好……现在，听我告诉您一件您不可能知道的事。咱们从寒冷的太空中看看我们所热爱的故乡——地球吧！看见了什么呢？纠纷、矛盾、道德沦丧、普遍的惊慌和不满情绪。不错，热核战争的威胁已经减弱了……”

“这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不是你们的。“波雷诺夫为自己打断了这种高谈阔论而感到惬意。

居斯曼不满地把眉毛一扬：“别打断我！……是的，现在热核战争的威胁虽然减弱了，但火星并没有熄灭，矛盾并没有解决，现在人们的生命仍然受着威胁，这一威胁来自未来。惊慌、烦扰、饥饿……”

“全面自动化引起的空前规模的失业……”

“我不是叫您别打断我吗！否则我就什么都不告诉您了！”

“对不起，我以为咱们是在交谈。”

“我讲完了再交谈。现在是我谈！再说我也有这个权利，因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就是如此。各种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人类就像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一样，需要一个救星。甚至比过去更需要，因为科技进步的战车正载着我们疾驰着，而且越跑越快。原子弹之后是氢弹，接着是导弹，遗传病毒，激光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天知道到哪里为止！”

居斯曼喘了喘气，压低了声音。

“特别是地球物理武器。我们的地球上空覆盖着一层臭氧。一旦臭氧层遭到破坏，太阳强烈的紫外线就会灼死所有的生物。可是不知好歹的人类就发明了基噻！基噻能像喝水那样迅速吞食臭氧，一支小小的装着基噻的导弹就可以把英国那样大一个国家的上空搞一个空洞！这是一种连小国也可以生产的廉价的、无法核查的轻便武器。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它至今未被采用。因为你把敌国烧毁了，敌国同样可以烧毁你。没有一个国家能靠使用基噻武器得到好处。请注意，波雷诺夫，我讲的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中得到好处。要是基噻导弹掌握在个人手里呢？如果这些勇敢的人不是住在地球上，怎么样？您猜到了吧？您当然猜到了。这些人就能任意摆布地球。摆布整个地球！而且不会受到惩罚。”

波雷诺夫不禁毛骨悚然。幸好没被居斯曼发现。居斯曼站了起来，搓着手，仿佛整个人类已被他那双干瘦的手掐住了脖子。

“啊，您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力量多么现实，多么可怕！这就是辩证法。当毁灭性武器积累得太多时，它们迟早会变成可以兑换的钱币，并落到不受任何人控制、摆脱了偏见和良心束缚的人手里。如果他们再怀着某种理想，而且是有组织的、聪明的、无畏的，他们就能主宰人类。而这已经成为现实！我，我就主宰着人类！”

“您想主宰一个已烧焦的地球吗？”波雷诺夫说，他生怕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居斯曼高傲地把头一扬。

“上帝把这一武器交到了他的忠实的儿女们手里。把地球烧焦？绝不会。我们是拯救地球。有那么一天——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将宣布自己的权力。人们将会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对那些犯傻的人当然要给点小小的教训，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力量。不过，但愿不会弄到这一步。我们不是恶人，我们与人为善。”

“既然目的是靠恐吓和暴力手段达到的，那这一目的本身显然就是肮脏的。”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理论。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权力来建立恐怖统治。我们要在地球上建立保守的社会主义！”

“什么？！”波雷诺夫大吃一惊。

“您被吓坏了吧？太好了。我们早就料到，像您这样的人首先会张惶失措。不过别急，听我往下讲。人类自己会支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销毁任何武器。全球性地销毁！我们要实现你们的纲领，哈哈……难道您认为人类不会喜欢那些给他们带来了永久和平、使他们摆脱了战争恐怖的人吗？他们会加倍地喜欢我们，还因为我们将把过去用以制造武器的钱用来生产粮食！

“您会反驳说，您的朋友们将很快找到制服我们的方法。不，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第三个口号是：停止科技进步！您又被吓坏了，是吗？可是亿万普通老百姓将支持我们。因为对他们来说，科技进步首先就意味着核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和其他毁灭性武器的发明；科技进步就是使他们失去工作的生产自动化的出现。他们把这种进步恨透了。他们自己——请注意，自己！——将起来捣毁实验室，烧掉科技书，打死科学家。”

居斯曼停了停。

“这样，科技进步就会停止，反对我们的人就会被捆住手脚。这不是策略，而是战略。保守主义——多么伟大的词！上个世纪人们并不害怕仰望天空。是科技进步使天空布满轰炸机和导弹。过去大家并不为人类的命运担心，不会做放射性污染的噩梦。是科技进步使人们不寒而栗！所以，保守主义万岁！”

波雷诺夫此刻已不再打断居斯曼。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希望被演说所激动的居斯曼会说出某种多余的话。看来有可能。居斯曼满脸通红，鼻翼不停地扇动，眼睛里闪亮着勉强抑制住的怒火。

可是，居斯曼却突然控制住自己。他默默地看了一眼波雷诺夫，从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块糖扔进嘴里。

“这一哲学很有趣，虽然并不新鲜。”波雷诺夫见居斯曼已渐渐平静下来，便说。“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切合实际的纲领。”

居斯曼一面嚼着嘴里的糖块，一面满意地点点头。

“您的问题证明了，普通人理解不了天才的思想。老百姓想要的是什么？是稳定、面包、安全。是某种信仰。是光明的前途。这就是我们的切合实际的纲领。”

“信仰上帝？”

“对。不过是现代上帝，宇宙上帝。您正确地领悟了主要的东西。信仰，是我们纲领的基础。越是深入地研究人，就会越清楚地看到：对一个人来说，信仰是不可须臾缺少的空气，信仰什么并不重要。否定信仰也是一种信仰。今天任何一个笨蛋都会说：‘不存在上帝。’这就是宗教的致命缺点。而我们的上帝将是现实的、看得见的，他能给人们带来面包、稳定、安全和光明的前途。”

“这个上帝就是您啰？”

“啊，不！虽然希特勒的例子证明，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人要当上帝也并不太难。但这种上帝除了尊严之外缺点太多。首先，他有民族属性，这就会使其他民族不满。第二，他会死，这就很糟糕。第三，这种上帝并不新鲜，人们已经有过某种教训，这点应当考虑到。而我们的上帝将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因为这是宇宙上帝！”

居斯曼两手撑着桌子，向波雷诺夫俯过身去：“您不明白吗？看来您没有明白。太好了。这说明我没有弄错。通过您可以检查一下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反应，我们的逻辑，你们这种人将是我们最大的反对者。就是说，您不明白？太好了。告诉您吧，我们的上帝——就是外星人！”

“他得了神经病。”波雷诺夫心里想。

“啊哈！”居斯曼洋洋得意地叫道。“您竟如此呼惊，竟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不，我很正常。只有你们这些人才高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而一般人却打心眼儿里盼着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这个人能代替他们思想，能指挥他们，能使他们免于自己作决定。就是如此！至于这个人的象征叫什么，是叫上帝还是叫外星人，这无关紧要！”

“那何不把他公开叫做新法西斯元首呢”？波雷诺夫冷笑道。

“不行，这个称号已经声名狼藉了。那我们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批评。”

“你们又如何具体地玩弄这套‘外星人’的把戏呢？”

“这并不复杂。他们，也就是我们，将通过……通过什么人下面再谈。总之，他们将宣布说，他们早就注视着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人们不会忘记神秘的飞碟），认为现在已到了不得不干预的时候了。但他们是人道主义者，非常人道，绝不想改变地球上现存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不会干预地球上的阶级和民族斗争。他们要下的唯一命令是：解除武装。必须解除武装，因为武器已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人道吗？非常人道。绝对符合关于高度文明社会的神话的精神。当然，他们将以能破坏地球臭氧层的基噻导弹相威胁，以保证这一命令得到执行。然后，他们将只提出建议。建议暂时停止（实际上是永远停止）科技进步。建议人类遵从他们的建议，以便把地球建设成一个天堂……”

“隐身的宇宙上帝是没有诱饵的鱼钩。”

“小事一桩！必要时我们可以让他们在电视上露面。到时候，哈哈，地球上的观众将会看见一片电磁云，看见外星上的动物和风景……您知道谁将代表外星人讲话吧？您以为是我？从这个基地上？完全猜错了。让人类看见基地就会露馅儿。不。代表外星人讲话的将是……坐稳了！……将是您！”

“我？！”

“当然不是您一个人。‘安提诺乌斯’号的全体乘务员和旅客都被外星人请去了（人们不会忘记这般艘飞船的神秘失踪）。外星人决定同地球人的代表面谈一次。这些代表对外星人的英明和人道感到欢欣喜舞，于是自己——请注意，是自己！——请求他们干预地球的事情，并成了他们的使者。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要是旅客不同意呢？”

“第一，旅客里面有我们的人。第二，大多数旅客已经同意了。第三，我们可以说服其余的人。即使少几个人也无关大局。但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旅客中唯一的共产党人，而且有点名望。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聪明的合作者。非常希望能听到您的意见。”

“还有什么意见可谈呢，既然你们这个计划注定会失败。”

“请问，为什么？”

“原因有上千条。你们会被识破的。而且很快。”

“就算被识破了，又怎么样？希特勒也被识破了，可这对他并没有妨碍。”

“您忘了我们的外星站，忘了我们在其他行星上建的居民点和宇宙舰队。很难发现你们，这是你们的优势。可是你们同样难于发现前来寻找和消灭你们的人。”

“这点我们考虑到了。不可能。”

“最后，这是主要的，你们还忘了你们所依靠的只是那些市侩，是他们的心理特点。这种心理特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而且有这种心理的人在地球上已越来越少。就是说，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难道您讲的这些做法是有力量的表现吗？不。这是讹诈，是绝望的挣扎。派您到这儿来的人——别故作惊讶，你们就是被派来的——派你们到这儿来的人想得不错；让他们，也就是你们，让他们去吧。他们要是失败了，与我们无关；要是成功了……他们以为你们的成功能拯救他们。救不了！人类渴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的愿望是不可扼止的。历史上的残暴政权中，您要能给我举出一个长命的例子，我就承认我错了。您一个也举不出来。顺便说说，你们自己也受到你们这个孤注一掷的冒险计划的威胁。一切秘密终会水落石出。您知道到那时等待着你们的是什么吗？”

居斯曼听着，面带高傲的微笑。当波雷诺夫讲完后，这个老奸巨猾的诡辩家第一次没有反击。

“您这番蠢话使我大为扫兴。”沉默一会儿后，他说。“不过，我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这么说，您拒绝与我们合作啰？”

“他着急了。”波雷诺夫暗忖。

“眼下我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现在轮到波雷诺夫懒洋洋地坐在圈椅上了。“我习惯于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决定。记得咱们前两次的谈话吧？经过慎重考虑后，我改变了自己一时冲动作出的决定。现在我也需要慎重考虑一下，需要分析分析您的论据，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您准备给我多少考虑的时间？”

“不能给您很多时间。快点考虑吧。我希望您能自愿与我们合作。不过，即使您自己不愿意，您也会成为宇宙上帝的使者。但那时您就不是波雷诺夫了。先别走。我让您见识见识。”

居斯曼把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揿了一下。控制台边上的一个荧光屏亮了，上面是一排排高傲地直指天空的尖头导弹。导弹的数量很多，擦得锃亮。

居斯曼换了一个画面，现在荧光屏上是工厂的车间，装配线上站着许多人。波雷诺夫从中认出了几个“安提诺乌斯”号的旅客。左边站着无畏的自由主义者贝格尔，他正用单调的动作往导弹的弹头里装填一种半透明的黄色胶囊。

“其他人的命运并不更好些。”居斯曼说。

“我们太无忧无虑了，”波雷诺夫想，“对隐藏在未来世界里的毒瘤太掉以轻心了！”

“我考虑考虑。”他说。

格列戈里把他带回了住处。他刚进门，屋子里的灯就亮了。克丽丝不在屋子里。

六、老爷和奴隶

不知为什么，生活总是变化万千。各种事件忽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忽而又沉寂了。时间那样单调而平静地流逝着。

仿佛谁对波雷诺夫都不再感兴趣了。只要愿意，他可以随时从囚室出来散散步，或是去医疗室呆几个小时，居斯曼好像已忘记了他的存在。但波雷诺夫没有上当。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新的诡计：用无所事事和紧张的等待来折磨他，然后来一个突然袭击。那个奇怪的电子工程师又来过一次。谈得不错。但从此便没有再露面。这使波雷诺夫有些担心。

两个匪徒来看过病，但说话很谨慎，波雷诺夫没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任何东西。

如果居斯曼知道波雷诺夫为什么那样仔细地清理医药用品，一定会警惕起来。但波雷诺夫成天都在他的视野里。心理学家极其细心地擦拭灰尘、归置药瓶、检查医疗器械——总而言之，在做一个医生应当做的事。至于某些药物被他装进了衣兜，那是监视电眼所察觉不了的，因为电眼是从两个角度对着屋里，使波雷诺夫有可能在需要时不让自己的手的动作落入电眼的视野。

只有专家才明白几安瓿咪克索那、一小瓶盐水、几个棉花球和一个微型分析器具有多大价值。当把这些东西都拿到手后，波雷诺夫立即做了个小小的试验。他装作不小心把几滴氨水弄到了地上，隔了一会儿后便回到自己屋里，趴在床垫上偷偷观察分析器。分析器上的显示使他高兴万分；不出他所料，地下基地各个屋子的通风系统是连在一起的。

波雷诺夫确信匪徒们不了解咪克索那的神奇力量，否则一定会把这种药用七把锁锁上。所有匪徒对智慧和知识的力量都估计不足。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他现在虽然已有了武器，却还不能使用它。通道的分布图、各个门锁的暗语——这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此外，他还不知道囚犯当中是否有他的同盟者——愿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同盟者。居斯曼说他总会有办法把他波雷诺夫变成宇宙上帝的使者，这显然不是夸口。心理学的最新成就他波雷诺夫是了解的。一个人动过这样一种心理手术后，便只剩下外貌是原来那个人了。尽管如此，万不得已时他们也会要丧失记忆、动作呆板、笑容像个婴儿似的波雷诺夫，让他在电视里露露面。

波雷诺夫已想出办法如何在需要的时刻让屋里的监视电眼失效，以免引起怀疑但他没来得及利用这个办法……

一次，他走进食堂，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铃兰香水味儿。他按捺住激动心情在食堂里走来走去，想弄清香水味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没有结果。他便去传送食物的升降机前取自己的饮食。他抓住绞链，放下分配器，装作是无意地摸摸连接环的凹口。有！他用手指头从那里面抠出来一个小纸团。现在连手指头也闻到铃兰香水味了——这是克丽丝喜欢的香水！

他竭力克制住自己那急不可待的心情，装作若无其事地慢慢吃完饭。直到回到医疗室后，他才把纸团展开。而且不得不重温小学时代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看小抄的技巧。

“安德烈？我活着，安然无恙。同议员夫人（你还记得她吗？）及其他的贵妇人们在一起。她们劝我妥协，但我不愿意。这太可耻了。我们像奴隶一样在工厂里干活。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参加‘宇宙上帝’计划（你肯定知道这个阴谋）。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于是就把不同意的人带走，送回来时已简直不成人样了。暂时还没有碰我，但我怕……”

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但波雷诺夫毫不费力就读懂了。还在飞船上时，他们就约定了密码。

字条期发着浓烈的铃兰香水味儿，克丽丝肯定把整瓶香水都倒上去了。波雷诺夫遗憾地用酒精灯烧掉了字条，并不自由主地想：要是咪克索那的气味能扩散到地下基地的所有房间就好了！

他突然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但他连头也没有回。

“喂，大夫，怎么犯愁了？”格列戈里咚的一声坐在椅子上说。“没什么了不起！想当年我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犯愁过。”

“找我有什么事？”波雷诺夫懒洋洋地问。

“好事，大夫，好事。您忘了上次的谈话啦？”

波雷诺夫还从来没见格列戈里这样放肆过：两手插在裤兜里，满不在乎地叉开两腿坐在那儿，流里流气地眨巴着眼睛，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气。波雷诺夫意味深长地用眉毛指指冰顶上的监视电眼。格列戈里却哈哈大笑起来：

“监视器出了一点小小的技术故障，大夫！它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了。我们已达成了协议。”

“原来是这样……故障会持续很久吧？”波雷诺夫又准备投入战斗了。

“得修一个小时，肯定。弟兄们也想弄点酒喝。所以他们给咱俩安排了这次谈话。您想想，三天一瓶威士忌，哪儿够……给点酒精吧，怎么样？”

“好吧。不过，交易就是交易。不能白给。”

“那当然。您要多少？”

“我不需要钱。我需要你们的暗语，需要知道各个房间的布局，需要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格列戈里的脸刷地变白了。

“这是背叛……我……”

他本能地抓住了手枪。波雷诺夫却若无其事地笑了。

“亲爱的，您知道我干吗需要这些情况吧？”

“想逃跑！可您逃不掉！”

他说罢掏出手枪，并站了起来。

“告诉我，格列戈里，”波雷诺夫仍然笑着说，“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能逃出基地吗？能吗？你明明知道不可能。那你说，我干吗需要这些情报呢？”

匪徒仍旧目不转眼地盯着波雷诺夫。看得出来，他在竭尽全力猜这个谜。

“一切非常简单。”波雷诺夫接着说。“打牌的时候，最好的致胜办法是知道对方的牌，对吗？”

“那还用说。”

“我和你们的头头也在玩牌，也在做一笔交易。可是他已知道我的牌，我却不知道他的。这对我可不利。交易就是交易嘛。”

“是这样！这还不错。”格列戈里重新坐下，但仍把枪拿在手里。“但我干这件事不合适。我自己为这样的事还惩罚过别人呢。”

波雷诺夫没有回答，而是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大瓶酒精，拿在手里晃了晃。

“不行，大夫。”格列戈里苦恼地叹了口气。“不行。”

“谁也不会知道。”

格列戈里突然容光焕发：“就这样给我。不然我就去报告，说您想收买我。”

“那你会吃子弹的。为酒精，还为……”波雷诺夫停了停，“还为那小小的技术故障。”

“您想威胁我，坏蛋……”

他握紧拳头，向波雷诺夫逼近一步。

“小心，有人偷听！”波雷诺夫低声说。

这一回格列戈里倒是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他一个箭步跳到门口，猛地把门推开。门外站着阿明。

格列戈里狂叫一声，揪住阿明的脖领把他拖到屋里往地下一扔，随手把门撞上。

“狗东西，狗东西……”格列戈里狂暴地嚷道。“竟敢偷听……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

他踢了阿明一脚。这个可怜虫却并不准备辩解，只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格列戈里。于是格列戈里又飞起一脚，差点把他踢到天花板上去。即使如此，他也只是恶狠狠地冷笑了一下说：“我要告你……”

格列戈里一下子惊呆了。

“好啊你！”他威胁地说。“你敢吓唬我？像你这样的家伙我弄死了好几百，你想再凑个数吗？”

他说罢抓住阿明的手猛地一拧。阿明痛得连叫也叫不出来，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的喘息声，一张脸顿时变得煞白。

“放手！”波雷诺夫叫道。

“不干你的事，大夫。而你，阿明，咱们可要把话说清楚。不好受吗，狗东西？更不好受的还在后头呢！你想告谁？……马上向你们的上帝起誓，说你不对任何人讲！”

阿明瘫坐到地上，眼珠子骨碌碌地打转。

格列戈里稍稍松了松手。

“清醒了吗？快起誓，狗东西……”

阿明唔噜唔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不对！”格列戈里又把他的手一拧。阿明痛得呻吟起来。“我知道你们的誓言，不是这样的……”

波雷诺夫听不懂阿明又讲了几句什么话。格列戈里露出满意的神情，这才把阿明提溜起来，像扔一只小狗似的把他扔到了门外。

“他们全是这样的混蛋，大夫。”格列戈里厌恶地在衣服上擦擦手。“你的听觉倒挺灵！”

他敬佩地看看心理学家。

“你认为他不会去告密吗？”波雷诺夫问。

“不会。他极端迷信自己的上帝。同这些乡巴佬打交道，得知道对付他们的办法。而我知道！得了，把酒精给我吧！”

“你把暗语也告诉我。”

“听着，别把我惹火了！你要再说‘不’，我就把你宰了。就说你想逃跑。明白吗？”

“完全明白。你把阿明的手拧脱臼了吗？”

“怎么？”

“让他来找找我。”

“干吗？”

“我给他复复位。”

“管他呢！我跟你谈正事哩……”

“我给你酒精，如果你让他来的话。”

“嗬！看来你是个热心人……心肠软。好吧，给我酒精，我让他找你。你去给一个死人的手复位吧……”

“什么？”

“没什么。对告密者我自有我们军人的规矩，与你无关。”

格列戈里把自己的水壶灌满酒精以后，便走了，快走到门口时又突然转过头说：“听我说，大夫，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今天你给了我酒精，将来你万一出了事落到我手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这样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谢谢！”

门关上了。

“这就是刽子手的正直！”波雷诺夫苦笑了一下。“而他还为自己的宽宏大量感到得意呢！”

格列戈里没有食言。没过１５分钟，阿明就来找波雷诺夫了。

身材矮小的农民仍然很冷漠，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顺从地让波雷诺夫给他治手，复位时没叫一声痛，末了也没说一句感谢的话。当他已经准备离开的时候，波雷诺夫叫住了他。

“你知道格列戈里要干掉你吗？”

阿明眨巴了一下眼睛。

“你不信？”

“我已经起过誓了。”

“这也救不了你。”

阿明不解地用那双冷漠的黑眼睛望着波雷诺夫。波雷诺夫不知如何是好了。

“您为什么要上这儿来？”

“他们答应给我很多钱，我就可以买到土地。”

“你偷听了谈话，格列戈里会打死你。这样你就不会有土地了。”波雷诺夫一字一顿地说。

沉默。

“他是我的老爷。”阿明突然说。

“他是你的什么老爷！你们两个都是奴隶。”

“强有力的人永远是老爷。”

“我也是吧？”

“不，你是弱者。”

“如果一旦证明我比谁都强有力，那我也是老爷啰？”

“对。”

“要是你变得比谁都强有力呢？”

“我也会成为老爷。”

“为什么？”

“从来如此。”

“那我把您变成格列戈里的老爷，怎么样？”

“你办不到。”

“你要帮帮我，我就办得到。”

“我不相信你。你是弱者。”

“原来是这样……不，我不是弱者。我比谁都强有力！你瞧着！”

愈是愚昧，习惯力量越是强烈的人，越容易受心理作用的支配。波雷诺夫站起来，煞有介事地摸摸阿明的肩膀。

“你的手动不了啦！”他非常自信地说。“别想试，动不了。它们被定住了。”

阿明扭动了一下肩膀，想把手抬起来，但两只手就是不听使唤。他眼睛里充满恐惧。这个可怜虫有着根深蒂固的受别人控制的习惯，现在他完全无能为力了。

波雷诺夫卸上了他的手枪。

“你看见了吧？”

阿明一下子跪倒在地。

“你是强者，你是强者！”他叫道。“你比谁都强有力，因为还没有任何人能把阿明变成石头！你是我的老爷，你能打死格列戈里，能拯救我！阿明知道你需要什么，阿明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讲吧！”

“阿明没有弄错，你是个好老爷。快把魔法解除了吧！阿明把一切都告诉你！把格列戈里打死，救出我以后，你会给我钱，很多很多钱，我就能买土……”

１０分钟后，波雷诺夫就知道了想知道的一切。

七、决斗

他什么行动都没有来得及采取。门开了。居斯曼像命运之神似的出现在他面前。身后站着一个匪徒。

“够了！”没等波雷诺夫定下神，居斯曼突然厉声说。“考虑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同意，还是不同意？”

“是吗？可我还没来得及……再给我一两个小时……”

他飞快地思索着。是被阿明出卖了？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被居斯曼识破了？

“奇怪，犹豫不决不是您的性格。”居斯曼像拿破伦似的把两手抱在胸前。“再等一秒钟也不行！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一分钟之前波雷诺夫本想说“同意”，以便赢得时间。但他没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和厌恶感，神经受不了了……

“遗憾。津特尔！”

身后的匪徒打了个立正。

“带走！带到刑讯室去！姑娘已经在那儿了吧？”

“在那儿！”

“亲爱的，”居斯曼转身对波雷诺夫说，“先给您看一个少见的场面。您就不可怜她吗？”

居斯曼没来得及闪开，脸上被猛地揍了一拳。可惜狂怒使波雷诺夫的眼发花，打得不够准。匪徒立刻向心理学家扑去，剪起了他的手。居斯曼捂着脸说：“您以为我会……以为我会处死您吗……不！我要等到看您跪在我面哀求我的那一天……会有那一天的！带走！”

波雷诺夫走着，余怒未息。

不过，他仍然下意识地发现身后没有居斯曼的脚步声。他斜着眼往后瞟了一下。匪徒斜端着激光枪，像在地球上押人一样走在他身后两米远的地方。走廊上没有别的人。他突然作出决定。既然这个糊涂蛋不懂得地球和小行星的区别……

当他们经过一间空屋子时，波雷诺夫突然打了个趔趄。往下倒时，他用尽全力朝墙上一推。押解他的匪徒还没回过神来，波雷诺夫已像一支导弹似的飞到他面前，往他的肚子上狠命踢了一脚。匪徒倒在地上，高声嚎叫起来。波雷诺夫在空中截住正往下掉落的激光枪，用枪托往匪徒的脑袋上一击，结束了他的嚎叫声。

警报器拉响了——无疑有人通过电眼监视着他们。波雷诺夫冲进空屋子，用枪托打灭里面的电灯，然后从兜里掏出咪克索那、盐水和棉花球。他把棉花球蘸点盐水塞在鼻孔里，随即敲破了装着咪克索那的安瓿。

波雷诺夫趴在屋角里，把枪口对准屋门。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几个匪徒往屋里探了探头。

“在这儿！快来！”

“喂，出来！”

波雷诺夫没有吭声。他在等着咪克索那起作用。

“乖乖地自己出来吧！不然就用烟把你熏出来！”

“他们会熏的。”波雷诺夫想。“笨蛋才会顶着枪子儿往里冲。一定会用什么玩意儿熏。大概是用瓦斯弹。此刻正等着取瓦斯弹来。”

波雷诺夫悄悄爬到门边，猛地把门整个儿推开，以便咪克索那的气味更快地扩散到走廊里。从门外顿时射进一条紫色光刺，但波雷诺夫已经闪到一边去了。

难以忍受的等待紧张地持续着……

突然，走廊里好像炸了锅。

“翅膀啊翅膀，我飞起来啦！……”

“多少个通道，多少个美妙的蔚蓝色通道啊……”

“你们疯啦……快把蛇拿走……”

波雷诺夫松了口气。“先生们，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咪克索那吧？现在就知道了！吸吧，深深地吸吧！叫你们做个真正的梦，做个从来没有做过的梦！”

波雷诺夫冲出屋子，用激光枪打掉了天花板上的监视电眼。五个匪徒像瞎子似的在走廊时东跌西撞，全都大张着嘴，像在没完没了地打哈欠。一个身躯高大的匪徒竟把枪口杵到了嘴里，还无心地抠了一下板机。一声枪响。波雷诺夫厌恶地闭上了眼睛。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喷到了他手上、脸上。接着是躯体倒下时发出的沉闷响声。波雷诺夫跑了起来。地下的血差点把他滑了一跤，塞在鼻孔里的棉花球也妨碍呼吸。

后面还不断传来匪徒们的呓语：“我看见了天国……”

“苹果掉下来了……”

“嘿嘿……”

截断走廊的铁板在波雷诺夫说了暗语后，顺从地升了起来。一个两手拿着瓦斯弹的匪徒差点同心理学家撞个正着。匪徒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波雷诺夫掐住了脖子。

波雷诺夫把两颗瓦斯弹装在兜里，沿着昏暗的石梯往下跑。

已没有时间寻找哪儿藏着监视电眼。后面还响着警报器的声音。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敌人多快能明白咪克索那是通过通风管道扩散开的，取决于他们是否能立即启动空气滤清器。

下完石梯后是东拐西拐的狭窄的通道。拐了两个弯后，来到一个井口前。斜井的石头梯级很陡，下面是一扇铁门。波雷诺夫纵身一跳，用身体的重量撞开了铁门。

铁门里灯光通明。屋中央是一张结构怪异的桌子。桌上方的滑车上挂着几根粗绳。屋角有一个铁皮小桌，桌旁的瓦斯炉正噗嗤噗嗤地喷着火焰。铁篦子上放着一些烧红的金属条。一个像蛤蟆似的大屁股男人正在瓦斯炉前忙活着什么。旁边的墙上铐着克丽丝。

听见身后的响声，像蛤蟆似的男人猛地转过身来——原来就是那个大脑袋匪徒。但波雷诺夫没等看清他是谁便开了枪。匪徒撞翻瓦斯炉倒下了，直到死脸上还挂着愚蠢的惊惶神情。

克丽丝在墙上挣扎着，张大了嘴叫不出声音。波雷诺夫狠命地拽墙上系锁链的铁环。铁环却纹丝不动。波雷诺夫无可奈何地往四周看了看，抓起放在桌上的一件像老虎钳似的刑具（其实就是老虎钳），用它剪断了克丽丝手腕上的锁链。

姑娘肩部的衣服被撕破了。他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弯腰从大脑袋匪徒的尸体上取下手枪（波雷诺夫发现匪徒的脸上有两道深深的抓痕）。

“快，克丽丝！”

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声。波雷诺夫扭头一看，好像又坠入了一场噩梦：沉重的铁门慢慢地关上了。

“小鸟想飞走……”屋角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冷笑声。

波雷诺夫往门口冲去。

“晚啦！”居斯曼嘲弄地说。“你利用咪克索那搞的这场恶作剧很妙，但我预见到你会被自己的崇高感情给毁了。波雷诺夫，现在你已经落入了陷阱，哈哈……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忘记装着电磁锁的门能自动关上呢！眼下你就在那儿呆着吧，等着吧……”

扩音器沉默了。

克丽丝慢慢地把手枪对准自己，傻呆呆地盯着那黑魆魆的枪口。她的下巴变尖了，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镇静点，克丽丝……”

波雷诺夫拨开了抖动着的手枪，松开了克丽丝的手指。

“干这件事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他甚至冲她笑了笑。

他用激光枪烧毁了屋角的监视电眼，然后掏出两个棉花球，润湿后递给克丽丝：“塞在鼻孔里！看来居斯曼没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说罢便单腿跪地，用激光枪对准铁门和墙壁的接缝烧了起来。顿时浓烟滚滚，火花四溅，接缝处渐渐变成深红色，熔化的铁水淌了一地。波雷诺夫不停地烧着，迅速地移动着光束。

“烧不透！”克丽丝担心地说。

“也用不着烧透。能烧坏电磁锁就行……”

铁门抖动了一下，随着一声吱口丑响，打开了一道缝。波雷诺夫立刻往旁边一闪，并把克丽丝拽到身后。他等着外面的枪声。但没有枪声。井口也没露着激光枪的枪口。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叫嚷声，但听不清讲的是什么。看来咪克索那已基本上扩散到了基地的各个地方。

从井里出来后，两个人又沿着石头梯级往上跑。跑到一扇铁门前时，波雷诺夫说了个暗语。但铁门动也不动。

发生了波雷诺夫最担心的事。敌人已经关闭了基地所有的要冲，暗语已失去作用。现在，他俩是出了一个捕鼠笼，又落进了另一个捕鼠笼——无非是比较宽敞而已。波雷诺夫不抱希望地看看激光枪的弹药储存指示表。果不出所料：用来作战还够，用来破坏障碍物就不够了。

“克丽丝，”他绝望地说，“咱俩只好在这里同匪徒们决一死战了。走，回到井里去！那是一个不错的战壕。”

返回斜井途中，波雷诺夫找到并打掉了暗藏的电眼。这一来，敌人便看不见他们，而他们却能看见敌人。

“难道没有希望了吗？”已经趴在井口时，克丽丝突然问。

“是的，没希望了。瞄准左边的通道……别紧张，你握枪的手在发抖。”

“我这就用两只手握着它。匪徒会很快就来吗？”

“不知道。他们现在也许顾不上我们，正在收拾咪克索那造成的混乱局面。可能得等１０到２０分钟才会来。”

“那我还来得及镇静下来。”

“没问题。你很勇敢。注意，你的枪是喷射式的，没有后坐力。”

“我会注意的。你知道吗，我就是希望能这样死。”

“什么——？”

“希望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床上。这样就能很快死去，免去等待，免去思想上的重负。遗憾的是早了点。还没来得及好好生活一下。”

“是这样……任何时候死都太早。”

“也许。瞧，我的手不发抖了。”

“应当这样。”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远处的叫嚷声还没有平息。

“匪徒怎么还不来！”克丽丝忍不住了。她紧靠着波雷诺夫，急促地低声说：“吻吻我吧，快……否则我会大哭起来。”

波雷诺夫弯下身子吻吻她那干裂的嘴唇。克丽丝怯生生地回了他一个吻，然后轻轻推开他，像小猫那样沉默了。波雷诺夫的心顿时被一股柔情激动得怦怦地跳了起来。

“不能这样！”他止住自己。“应当多想想即将出现在通道里的人影，想想怎样才能不活着落入魔爪，想想那对准地球的导弹——装着基噻的尖头导弹……”

他终于发现前面好像有个人影一闪，于是端起还没有冷却的激光枪，开始瞄准。

可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电灯全灭了。到处一片黑暗。

“啊！”克丽丝叫道。

“别作声！”波雷诺夫兴奋地跳了起来，仿佛根本没有绝望过。“现在我们占上风了！”

他在黑暗中摸着克丽丝的手，把她拉到身边。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事故吗？”

“有人支援我们，克丽丝……小心点，前面是石梯……”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看得见。前面是铁门。断了电，咱们可以通行无阻了……”

波雷诺夫没有夸口，长期的太空工作教会他在任何不可想象地黑暗中辨别方向。第一道铁门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容易就打开了。

他们摸索着往前走，忽而上坡，忽而下坡，手指头被一些突出物和铁门扎出了血。前面，一些穿着密闭服的匪徒时不时地晃动着手电。呵斥声、咒骂声以及已被咪克索那麻醉的匪徒发出的呓语声此起彼伏，乱成一团。

突然射来一道手电光，他们赶紧趴下了。一个匪徒被波雷诺夫的腿绊了一下，怒气冲冲地打了他一枪托。另一个匪徒又尖叫起来，原来一个被咪克索那弄得失去理智的匪徒竟端起激光枪向他开火。失去理智的匪徒很快就被打死了。波雷诺夫和克丽丝赶紧爬开了。波雷诺夫趁这混乱时刻，往匪徒群里扔去了一颗瓦斯弹。瓦斯弹爆炸了，又引起一阵新的混乱和恐慌。黑暗中响起了枪声，子弹在通道里东蹦西跳。

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匪徒说：“啊，简直是地狱……”

“对，对，当然是地狱！”波雷诺夫附和道。

晃来晃去的手电光和子弹的火光使波雷诺夫更易于辨别道路。走到较为平静的最下层的通道里时，两个人才停下来喘了喘气。

“你在后面掩护我，克丽丝！”波雷诺夫说。

“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里应当是车间的出入口。瞧，那不是门吗！”

“小心点，里面有监工！”

“没问题。我倒想知道……”

他把门推开一条缝。一道惨白的亮光射了出来。波雷诺夫松了口气；正如他的预料，工厂有着独立的应急电源。

他等了几秒钟，让眼睛习惯明亮的光线后，才悄悄挤进门去。

车间不大，空中成辐射状的管道往地面投下一条条宽阔的阴影。中轴线上是一排罐子，形状像是巨大的八角形奶油罐。带有防止陨石伞的圆形半透明顶棚罩住了整个车间。顶棚外亮着晦暗的星光。

车间中央，在八角形罐子的底座旁聚集着一堆人。此刻已很难从中认出谁是“安提诺乌斯”号上的高贵旅客了。他们双手包着后脑勺站在那儿，三个匪徒在后面用枪对着他们。还有一个匪徒坐在高高的玻璃岗亭里，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车间。

波雷诺夫朝岗亭里的匪徒扫了一束激光。顿时玻璃碎片四溅。耳旁响起了克丽丝的枪声。也许是她走运，也许她的确会打枪：一个监工倒下了，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

“举起手来！”波雷诺夫大吼一声，同时冲到了一个“奶油罐”的底座后面。

要不是匪徒们一时被吓懵了，波雷诺夫和克丽丝将会很难办：囚犯们到处乱跑，开枪很容易误伤他们。剩下两个匪徒醒悟过来后，举起了枪，但他们忘了防备后方。几个已经不再屈从于他们的“羔羊”从后面扑了过来。一个匪徒被扑倒；另一个刚举起枪，也被人们打翻在地。

不是所有的囚犯都开始向匪徒进攻。有些人一直像电线杆似的一动不动地戳在那儿，另一些人是被枪声吓得趴到地上，用双手抱住脑袋。不过，核心力量的行动却是迅速、准确而有组织的。波雷诺夫还没来得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穿着“安提诺乌斯”号制服的小伙子已跑到他面前。

“我叫莫里斯。”身躯高大、面孔黝黑的小伙子像打报告似的说。“地下抵抗小组已做好战斗准备！”

莫里斯的制服已被撕破，一只眼睛也被打肿了。但另一只眼睛却闪闪发光，透着愉快、勇敢和坚决的神情。

“克丽丝给我的字条上谈到了您。”波雷诺夫说。“讲讲你们的计划！”

“越过整个生产过程，直接向管道加压，把工厂给破坏了！”

“不行，夜长梦多。只能马上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全都会被消灭。”

“没有武器！”

“从被打死的匪徒身上取。大声呼喊。喊得震天响！”

“我不明白……”

“待会儿就明白了。眼下敌人极其混乱。对了，记住，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喊：‘地狱！’这样我们就能分辨出自己人。前进！”

没有时间讨论细节了。突击队立刻消失在黑暗里。战斗开始了，怪诞的、猛烈的、可怕的战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呼喊声和枪声响成一片，激光束和手电光辉映交织。进攻者一方的优势是：进攻突然，人人目的明确，咪克索那对敌人士气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匪徒们则是各自为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明白进攻者是什么人，从何而来，有多少。不过，匪徒们在人数和战斗经验上却占了优势，而且对基地的地形比对方要熟悉得多。在匪徒们已结成小组、有了统一指挥的地方，反冲锋的力量是极其可怕的。他们端着激光枪，一见前面有人就扫射，也不管是进攻者还是自己人。

波雷诺夫和克丽丝已经有了在漆黑的通道里穿行的经验。他们撤出战斗，悄悄往设在下面的发电站走去，走得非常急。波雷诺夫清楚地知道：一旦到处都亮起了电灯，起义者立刻就会被禁锢起来。

配电室的门虚掩着，门口没有人把守。波雷诺夫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往门缝里瞧了瞧。屋里闪着手电光，光束忽而照着石头墙，忽而照着白色的大理石配电板，忽而又照着被破坏了半圆形控制台。借着手电光能看见两个穿着密闭服的人。他们正在控制台前紧张地忙活着什么，手里闪亮着工具。

波雷诺夫和克丽丝相继钻进配电室。克瓦丝的一条腿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手电立刻灭了。闪起了一道耀眼的激光束，波雷诺夫的头发被烧焦了，幸好克丽丝及时向暗藏在屋角的第三个匪徒——喷着激光束的火眼开了一枪。激光束熄灭了。继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只能听见从远方传来的枪声和呼喊声。谁也看不见谁，敌对双方在黑暗中一声不响，竭力屏住气息，都知道，谁要先发出呼吸声，这便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呼吸。

波雷诺夫的头顶上突然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他本能地举起了激光枪。谁知这是匪徒的诡计。工具飞了过来。波雷诺夫立刻扣动板机。晚了！激光束打在了刚刚撞上的第二道门上，溅起一阵深红色的火花。

两个匪徒跑掉了。

波雷诺夫从被克丽丝打死的匪徒身上摘下手电，用桌子堵上了第二道门。

“守住前门，克丽丝！”

他走到被破坏的控制台前。波雷诺夫不是电力工程师，但作为宇航员，即使他只是心理学家和医生，对各种技术也都懂得一点。他看出来，控制台被破坏得很巧妙。断电事故制造者不是简单地破坏了转换器，而是破坏得相当彻底：用某种办法将它们烧成绿色糊状物，死死地焊在了配电板上。要把它们卸下来并换上新的转换器，首先得把已经硬结的糊状物解体。他们撞见的两个匪徒修理工刚才干的正是这件事。控制台边上还放着几个备用转换器。

波雷诺夫把手电光转到独立的应急电源板上。那双巧妙的手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不过，也许这个人受到了干扰，也许他有自己的打算，这上面的转换器只是被弄坏了，并没有被烧成糊状。刚才那两个匪徒已快把这个电源板修好了。

“我那个病人真是好样儿的！”波雷诺夫暗自赞叹道。“要不是他……”

波雷诺夫一面接着修这个电源板，一面凝神倾听远方的战斗声。不知谁战胜了。要是自己人战胜了，就应立即给电。要是匪徒……现在想知道谁是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听我说，克丽丝……”

他把手电光转到她身上。姑娘倚墙站着，用双手握着手枪，右肩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血迹。

“受伤了？”

“没事儿……擦破一块皮……”

波雷诺夫迅速检查了一下伤处，这才松了口气。的确问题不大，但血流得不少。使波雷诺夫吃惊的是她还一直坚持战斗。他把自己衬衫的一只袖子撕下来，细心地给她把伤口包扎好。此刻必须做的一件事使波雷诺夫有点担心，但别无出路。

“听我说，克丽丝……”他竭力不表现出自己的激动，“你还得在这里坚持一会儿。坚持半小时……”

“我一个人？”

“对。事关全局……我得到无线电室去一趟。瞧，这是电闸，看见了吗？合上后就接通了应急电源……你应当在１５分钟后把它合上，给无线电发报机送电……这样的话，无论是谁战胜了，我都来得及通知地球。明白吗？”

她全都明白，于是点点头，竭力表现得精神抖擞，并发誓说她什么都不怕，能坚持住。

波雷诺夫总觉得过意不去，却又知道别无办法，于是给克丽丝拉过一把椅子让她坐下，并把手电筒和刚缴获的那支激光枪交给她。

“用不着。”她低声说。“我拿不住……有手枪就行了……不用……”

波雷诺夫走了，没有回头去看她一眼。不敢看。要知道，已经牺牲了好多人，还将有好多人会牺牲呢！

莫里斯此刻在哪儿？突击队在哪儿？还有那个患失眠症的电子工程师呢？咪克索那引起的混乱刚开始，他就全都明白了，而且立即采取了果敢的行动。好样儿的！他的良心觉醒了……

使波雷诺夫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在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障碍。通道里散发着焦糊味，脚下不时会踩到一些尸体，但一个活人也没有遇到。只有远处的枪声还表明，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

无线电室没有遭到破坏，只是保险柜敞着，地上散落着一些纸片。还在路上时，波雷诺夫便从一具匪徒的尸体上搞到一只手电，此刻他捡起一片纸，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看不懂，显然是密码。保险柜是空的——里面的东西大概被转移到可靠的地方去了。也可能是销毁了。没时间考虑这个。

波雷诺夫打开发报机，把扫描指针调到呼唤“地球”的频率上，便开始等待。如果突击队失败了，那现在地球的命运就取决于克丽丝是否能坚持住了。

１５分钟过去了。没有来电。

连波雷诺夫自己都感到意外，此刻他的心情不是绝望，而是冷漠。他今天经受的磨难太多了，已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限度。他太疲倦了。

不过，他仍然强打精神用一些桌子椅子把门顶住，并竭力鼓励自己：克丽丝的牺牲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了，迟早会有别的人去把电闸合上。如果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发现和被打死，就还来得及向地球发出警报。至于这以后会怎么样，那就无所谓了。

他毫不怀疑克丽丝已经牺牲。

可电灯突然亮了。很暗，而且闪闪烁烁。波雷诺夫紧张地注视着发报机指示灯的闪亮：这样的电压根本无法把电报发出去。

突然，门被撞得轰隆一声响。顶在门后的桌椅被撞得直摇晃。

“投降吧！”外面有人喊。

波雷诺夫蹲下来，举起激光枪。他用眼睛估计了一下门的厚度，便扣动了扳机。

枪口没有喷出激光束。

波雷诺夫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阵头晕。他发狂地晃动着已经毫无用处的武器，仿佛想把已在战斗中耗尽的弹药晃回来。门嘎吱嘎吱地响，已经被撞开了一道缝。

波雷诺夫像抓起一根棍子似的抓起激光枪，朝已经伸进门里的枪管冲去，想在枪响之前把它打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突然看见了一张黝黑的脸……

“波雷诺夫！”冲进来的人狂喜地叫道。

波雷诺夫两手无力地垂下了。

“莫里斯……”

几秒钟后，两个人已紧紧搂在一起，发出神经质的笑声。

“我差点把你……”

“我也是……”

“啊，天哪……”

波雷诺夫首先镇静下来。

“这么说，我们胜利了？”莫里斯为难地瞧瞧心理学家。

“我也想知道……我的小组完了。全牺牲了。”

“嗯，”波雷诺夫又重新打起精神，“明白了。你懂无线电吗？”

“那还用问！我是‘安提诺乌斯’号的报务员。”

“那你留在这儿。我去配电室试着调整一下电压。如果能成功的话，你立刻向地球发电报！”

“明白了。等等，你忘了带上激光枪。”

“要我带着这根烧火棍吗？”

莫里斯全都明白了。

路上，波雷诺夫从一个匪徒尸体上重新弄到一支激光枪，并仔细检查了一下弹药储存。

通道里一片寂静。既没有枪声，也没有呻吟声和脚步声。此刻，当电灯重新亮起的时候，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藏了起来，因为都不知道究竟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

可是，波雷诺夫刚拐进配电室的通道，就从壁龛里蹦出一个人。波雷诺夫匆忙射出的激光弹没有打中，因为那个人一蹦出来就跪下了。

“别开枪，老爷，别开枪！”

“阿明？！”波雷诺夫把枪放下了。

“对，是我！你答应过……”

“站起来！拿起武器！不许任何人过来！但只能对基地上的匪徒开枪！”

“是！……愿为你效劳……格列戈里已经死了！我把他打死了！我打死了好多人！”

配电室门口躺着两具抱在一起的尸体：一个是格列戈里，一个是‘安提诺乌斯’号的旅客，头发灰白、身躯高大的宇宙学教授杰里？卡尔克。两个人是被同一束激光烧死的。

波雷诺夫急忙跨过尸体，推开配电室的门。

克丽丝靠在控制台上，哆哆嗦嗦地握着手枪，枪口正对着他……

“啊！……”

姑娘一声惊叫。这是波雷诺夫在失去知觉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接着，眼前一团漆黑，一切都沉寂了……

八、最后一击

好像风从远方刮来一阵絮语声。他开始感到疼痛。奇怪，既然他没有躯体，哪儿来的疼痛感呢？

可是，躯体突然复活了，并告诉他：确实是他自己感到痛，他正躺着，不知是谁正握着他的手腕。

他微微睁开眼睛，看见一张好像很熟悉的大写字台，还有一张熟悉的脸……啊，克丽丝！

一切都想起来了。战斗，地狱，正对着他的枪口。而他此刻正躺在居斯曼的办公室里，克丽丝正跪在身旁……

“这么说，我们胜利了？……”

克丽丝好像被电击了似的，猛地战栗了一下，脸上顿时露了无比惊喜的神情。

“活着，活着，他活着……”

她激动地把脸埋在他的手掌里哭了起来。

“当然活着。”一个仪表优雅的陌生人说。“您感觉怎么样，波雷诺夫？”

“好极了。”波雷诺夫说，并没有太违心，他的力量的确恢复得很快。

他试图坐起来。

“不要紧，可以坐起来。”陌生人给他垫了一个枕头。“小小的休克，不要紧……这位小姐准确地打偏了。”

波雷诺夫摸摸头上缠的绷带。经过锻炼的意志力抑制住了右额的疼痛。

“这都怪我……”克丽丝抽泣着说，同时紧紧地抓着波雷诺夫的手，仿佛怕他会突然消失。

“得了，得了……”波雷诺夫抚摩着她那散乱的头发说。“莫里斯呢？活着吗？”

“在这儿！”

莫里斯往床头靠了一步。小伙子的模样狼狈不堪，但仍和原来一样神采奕奕。

“可以吗？”他小声问那个陌生人。

“不管可以不可以，你都讲吧！”波雷诺夫极其果断地说。

“对，对，”陌生人急忙点点头，好像有点害怕似的瞟了一眼病人，“什么都可以讲。我当然允许！”

“那我就向您报告。”莫里斯对波雷诺夫说。“是这样的：我们还剩６个人。敌人基本上全被消灭了。”

“准确点！”

“打死１９人，伤７人，５个被麻醉了，藏起来３个。我们还没来得及搜查整个基地。”

“毕竟还是胜利了……尼斯曼呢？”

“藏起来了。”

“见鬼！”

“他一个人能干出什么来？”

嗯……得了。通知地球了吗？”

莫里斯不安地掉开了目光。

“我等了好久，可是……”

“可是电压还是没有上去，对吗？往下讲。”

“我就跑去找您，看见克丽丝在那儿……我们就把您抬到这里来了，既然这里是指挥中心，而且……”

“明白了。就是说，你们返回去时，无线电台已经被破坏了，对吗？”

“对。”

“这是必然的。我要是居斯曼，我也会这样作。为什么电压不够，弄清楚了吗？”

“偶然事故。当时克丽丝非常虚弱，晕过去了，苏醒过来后虽然接通了电源，但……”

“晕倒时我的肩膀撞了电源板一下……”

“不要紧，克丽丝！原谅她吧，莫里斯……她还小。”波雷诺夫把姑娘低着的脑袋扳起来。“小姑娘，我……我该立刻就问问你……”

“问我还难受不难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我已经不难受了。不是我向你开的枪，是我的恐惧……”

“忘掉这件事吧，克丽丝！莫里斯，岗哨是怎么布置的？”

“我们四个人在这儿。第五个人守着配电室，第六个人给我们担任警戒。对了，有一个匪徒投降了，说您……”

“这是阿明。情况很困难……得了，把武器还给他吧，此刻正需要这样的合作者。不过我不喜欢这样的兵力部署。任何一个还活着的匪徒，只要没有完全丧失斗志，都可能……”

“我自己也不喜欢。倒是还有一些人，他们……”

“是什么人？”

“过去的囚徒。”莫里斯不屑地冷笑了一下。“这些人获得自由后立刻就藏起来了。”

“太好了！快去找找，找到后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去抓还活着的匪徒。”

“这会玷污武器！他们过去心甘情愿地承认居斯曼是他们的元首！”

“不要紧。现在是我们更有力量，就是说，除了帮助我们，他们别无出路。其实，他们现在会兴高采烈地去执行我们的任何命令，只要能恢复自己的名誉。”

“听您的吧，波雷诺夫，不过，要我相信这种胆小鬼……”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相信他们。要知道，怕死的心理可以大大地帮助他们正确估计形势。”

莫里斯又咕哝了几句，但不再争论了。

“我可以走了吗？”他问。

“可以。”

莫里斯走了。

“克丽丝，”波雷诺夫立刻说，“守住门口。至于您，大夫，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反正我暂时什么也干不了。”

陌生人的眼睛里又闪过一道恐惧的目光。他用哆哆嗦嗦的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副眼镜，好久才把那块已有裂纹的镜片弄正。

“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利贝格。”

“当然知道。您是这里的医生，我的前任，对吧？除了您，谁还能准确地告诉莫里斯还剩下多少活着的匪徒呢！”

“对，对。您想问我什么？我……”

“放心吧，我知道，您已经赎清了自己的罪行，或者叫做愚蠢的过失，怎么叫都行。我现在想知道：居斯曼的背后是谁？”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您。很遗憾您不知道。”

“我和他们不一样！坦率地讲，我的观点……”

“形式上是知识分子，实持上是法西斯主义的……”

“不对！啊，对。您说得对。”利贝格蔫了。“不，不能说是法西斯主义的，不能用这个词！再说后来我……”

“谁也不想审判您。”波雷诺夫突然温和地说。

站在门口的克丽丝听到他们的说话感到困惑不解。

“我给弄糊涂了。”她终于忍不住插嘴说。“利贝格大夫是和我们一样的囚徒，又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

“一样，但不完全一样。”波雷诺夫打断了她。“我说得对吗，大夫？”

“对，对！”利贝格低声说，并无力地坐了下来。“请问吧，我会把知道的都讲出来，我不应有任何隐瞒。”

“亲爱的利贝格，我已经讲过了，这里不是法庭，您也不是被告。我再说一次：放心吧！现在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让我来替您讲这个不愉快的故事，免得您感到痛苦。什么地方与实际情况不符，您可以纠正。好吗？”

利贝格点点头。

“那我就开始了。”波雷诺夫微微闭上眼睛。“您是一个优秀的医学专家，但有着非常反动的观点。您对此非但不隐瞒，而且为此感到骄傲。此外，您还有着丰富的太空工作经验。是这样吗？”

“是这样。可是您……您怎么知道我的过去呢？”

“有一天，”波雷诺夫接着讲，“您接到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邀请。邀请您到小行星带的一个科研基地去工作一年……”

“一年半。”

“报酬极为优厚。您甚至会为这笔钱的数目之大感到吃惊。”

“对，当时我很吃惊，于是……”

“于是就同意了，虽然对有些情况感到困惑不解。比如对基地的秘密性。”

“对。”

“可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到这儿来了。并立即就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科研基地……”

“还要早些，我发现这一点还要早些。我们这些专家是被一起送到这里来的。天哪，原来都是些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过，彻底弄明白是到这里以后。”

“对。”

“当时我觉得……”利贝格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停了停，才又继续往下说：“我觉得他们这个计划的某些主张含有合理的内核。管理全世界各民族的统一权力，统一信仰，统一目的……可是方法，方法！”

“当您明白将用什么样的代价来实现你们的理想，您就被吓跑了……”

“我表示坚决反对！我反对……”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说服您。可您……”

“我是坚定的！我反对把崇高的哲学思想加以庸俗化地歪曲，这一点我是公开讲的！”

“于是就把您打发到工厂去了。让您在枪口下干活。”

“还在鞭子下……”利贝格低声说。

“在我们到来之前，同您一起干活的，全是从各种各样的雇佣军里招募来的愚昧无知、没有文化、受尽折磨的士兵。”

“您怎么连这个也知道？”

“很简单。要实现‘宇宙上帝’计划的第一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人？首先需要修建基地的苦力。这是一些‘死人’。大概地球上的某些监狱已宣布他们被处死了。其次，需要在工厂干活的奴隶式的工人。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些人就是从藏污纳垢的从事新殖民主义战争的雇佣军里弄来的。还需要不知廉耻、没有良心的走卒——基地的守卫者。这些人基本上是从白色雇佣军里招募来的。第三，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这些人是从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站在居斯曼的新法西斯主义一边的人里挑选出来的。当然，由于这种事极为复杂和秘密，难免会挑错。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人，一个电子工程师。”

“埃利贝特？”利贝格惊叫道。“不可能！这个无耻的家伙……”

“他比您要滑头些。他同意了，参加了，宣了誓。可我刚一到他就来试探我。谈了两次。几乎已经完全谈妥了，但最后一次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来。大概已受到怀疑。可不管怎么样，我们仍然得感谢他。是他在关健时刻使基地变得一团漆黑。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甚至想到了最好给工厂保留一点光明。”

“毕竟我们还是走运！”克丽丝轻轻地叹息道。由于她全神贯注地在听他们谈话，所以没注意这时门已被推开了一道缝。

“走运？”波雷诺夫笑了。“当然，我们是走运。但不仅是这一点。还由于他们有一种错觉，总以为暴力是不可战胜的。而实际上暴力却是弱的。因为它依靠的不是人，而是只具有人的面貌的机器。你们想一想，这些从各处网罗来的互相仇视的几十个匪徒，挤在太空中一个小小的基地里，又处处受到监视，神经本来就紧张到了极限，要他们去同整个人类作对，连傻瓜也明白这是蚍蜉撼树。要消灭这个处于神经分裂边缘‘集体’，根本无需枪炮，一场突然掀起的混乱就够了。给他制造这样一种混乱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们所作的。而我们确实走运。”

“你们再也不会走运了！！！”突然响起一声狂吼。

克丽丝惊叫了一声。晚了。居斯曼已经在门口用枪对着屋里的人。

他用目光命令克丽丝站起来。克丽丝像中了魔法似的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放在膝盖上的激光枪掉到了地下。

“你们输了！”居斯曼洋洋得意地说。“我把你们的人关在了工厂里。叛徒已被处死。你们的无线电报也没有发出去……你们完蛋了！”

“你是个笨蛋，居斯曼。”波雷诺夫若无其事地挪挪头下的枕头，甚至看也没看居斯曼一眼。“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你还敢逞能！……”居斯曼慌了神。

“我不过想指出你犯的一个错误。”

居斯曼浑身发抖，面孔变得极其可怕。

“不！我不会再犯错误了！”他狂叫道。

“实际上还是犯了。由于这个错误，等着你的将是不太美妙的下场。”

居斯曼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你还犯了一个错误，”波雷诺夫一字一顿地说，“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波雷诺夫停顿了一下，死死盯着居斯曼的眼睛。

“你没有看见此刻你背后站着谁！打！！！”心理学家大吼一声。

居斯曼猛地转过身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一个枕头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后背，同时响起了波雷诺夫的一声咆哮——一声令人的神经难以忍受的猛烈咆哮。

居斯曼突然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喉咙和领口，咚的一声倒在地板上。

利贝格吓得捂住胸口从椅子上滑溜了下来。克丽丝急忙去捡跌落的激光枪。

“用不着，”波雷诺夫说，“他已经死了。”

利贝格竭力镇静下来，爬到居斯曼身边。他扳起这位新法西斯分子的头，往门外的通道里望了望——那里自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把目光转到居斯曼身上。

“死了。”他惊恐地低声说。“真怪……”

“一点也不怪。”波雷诺夫的声音小极了，他突然感到极度的疲乏。“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利用了它。他的神经坚持不住了。他是被吓死的！……”

“天哪，神经休克，于是就死了，死了……”利贝格还是怎么也弄不明白。“可是，他为什么不立刻就打死我们呢？”

“为什么？奇怪的问题……他是被演说家所具有的一种共同性格害了。这些人都喜欢装腔作势。”

# 《太空潜艇》作者：[美] 哈里·哈里森

清晨，淡淡的朝阳笼罩着丹麦名城哥本哈根。北欧航运公司杰出的船长黎汉逊坐在面向大海的阳台上一边用早餐，一边打开刚送来的报纸。

头版头条新闻赫然入目，令他大吃一惊：昨天傍晚，丹麦外交部长办公室发生窃案，窃贼撬开了存放Ｄ字反应机密文件的档案柜，并用无声手枪杀害了值班的警卫人员。

外长办公室被窃、警卫人员被杀，这件事当然非同小可。黎汉逊预感到这个案件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他不禁想起了Ｄ字反应成功的那一天那一天，他被秘密带到一个名叫特拉戈尔的偏僻渔村，上了岸边的一艘快艇。半小时后，快艇停在一艘军舰旁边。黎汉逊跟着艇上的水手登上舷梯。迎面走来一个海军军官，请他到休息室去。

宽敞的休息室内坐着十几名穿军服的人，他们都是丹麦陆海空军的将领，还有４个穿便服的人，黎汉逊一眼认出其中一位是罗穆生教授，他是丹麦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罗穆生教授站起来说：“各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的朋友，以色列著名的物理学家克莱因教授。”旁边一个貌不惊人的小矮个向大家点头示意。

罗穆生教授继续介绍说，他和克莱因教授经过多年的共同研究，决定明天在这里进行Ｄ字反应的大型试验。这项工作将为太空飞行插上神奇的翅膀，人类今后可以像开汽车或驾驶轮船一样，驾着潜艇朝太空中的任何天体飞行。为此，他们特地邀请黎汉逊一起参加这次试验。

第二天黎明前，军舰驶入波罗的海公海水域。一艘小潜艇从船舷一侧吊落到海面，黎汉逊跑下舷梯，登上潜艇。

罗穆生教授拍拍老友克莱因教授的肩膀，说了句：“祝你好运！”然后，目送他进入潜艇舱口，关上舱盖。潜艇开始拐弯，离开军舰。

克莱因精神抖擞，对黎汉逊说：“请起飞吧。”

“好！”黎汉逊坐在驾驶室里，他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驾驶盘向左右转动可以控制潜艇方向，两个喷气引擎推动潜艇变换速度，而尾舵的摆动调节潜艇升降。按照规定的程序，黎汉逊关闭全部喷气引擎的活塞，使发电机保持输出状态。克莱因准备开动Ｄ字反应仪器，这样只要很少的动力，潜艇就可以飞上１００米的高空。他的手指专心地摆弄仪器上的按钮。

突然，天空响起一阵尖利刺耳的高频波，直刺头顶，令人难以忍受，但它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低沉的轰鸣，如同大提琴的弦音。黎汉逊看着舷窗外的波光，潜艇一点点离开水面。测高器上显示出１００米的高度。

克莱因调整好仪器，准备飞到更高的高空。嗡嗡声在增大强度，引擎运转很正常。海面在下边变得像镜子一样平滑，看不见波漪了。他们的潜艇轻快地向上直飞，不久就钻入云层。

突然，引擎平稳的节奏改变了，潜艇摇晃起来，克莱因问：“电流减弱了，哪儿出了毛病？”

熟悉飞行技术的黎汉逊答道：“这是大气压力减小的缘故，我们已经到达大气层顶部，空其中的氧气很稀北引擎抖动着，发出咯咯的响声，几乎停下来，潜艇哆嗦了一阵，急剧下降，Ｄ字反应仪器断了电，不起作用了。黎汉逊决定用储备电池维持电流。他摇摇晃晃地取来电池，将电源接好，然后坐进椅子，缚紧安全带，伸手开动各种开关。

过了片刻，窒息感消失了，他们猛吸一口气，振作起来。

潜艇又恢复正常了。克莱因问：“还能继续试验吗？”

“只要不出这种事，我同意试验下去。”黎汉逊回答。

“好吧，我们再升上去，等电池消耗掉７０％，我们就返回。”克莱因说。

潜艇再度上升，测高器显示５０００米高了。这时，他们看见大气层像蓝色的饰带衬着黑色的太空，阳光从舷窗射入，把舱内照得通亮。

黎汉逊望着下面的地球，那蓝色的星球煞是美丽，“１５０公里了！”他兴奋地说。

“电池才耗去２５％，电能消耗得很慢。太棒了，飞翔所耗去的电力比上升要少得多。”克莱因说。

“我们成功了！”黎汉逊情不自禁地像小孩子般雀跃起来，“我们可以到任

何星球去了”太空潜艇的试验成功了，但它声名远扬，为世界所瞩目，完全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

一天，丹麦和世界各国报纸登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俄罗斯的太空船在月球着陆。关闭引擎时，三脚支架突然有一只脚失去平衡，致使太空船侧向一边，一个引擎被撞脱，液体燃料全部流失，无法飞回地球，３位宇航员的生命危在旦夕，一旦氧气用尽，他们的结局将是十分悲惨的。对此，俄罗斯宇航局表示无能为力，其他大国亦表示爱莫能助。

在登月舱里，纳尔托夫上校拿着麦克风正和地面宇航中心作最后一次通话。

另一名宇航员兹洛尼柯透过厚厚的玻璃舷窗，望着浩渺的太空，感叹生命将如流星般坠落。突然，他看到繁星满天的空中，有一艘细小的潜艇，朝着月球的沙石荒原降落。

“上校！”兹洛尼柯上尉惊叫起来。纳尔托夫扭头向窗外望去，正在徐徐降落的潜艇瞭望塔上飘着丹麦国旗。

接着，收音机里传来对方很差劲的俄语：“‘伏斯托克４号’，你们好！我们是来救你们回地球去的”俄罗斯宇航员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奇迹，他们搭着黎汉逊驾驶的太空潜艇又重返地球了。

但是，丹麦——这个北欧的小国，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据国家安全局调查，现在飞往丹麦的间谍特务比游客还多，全世界都想刺探Ｄ字飞行的秘密。

“嘟——嘟——”汽车喇叭声打断了黎汉逊的回忆，来接他的汽车到了。黎汉逊穿上外套，走出房子，坐进汽车。汽车飞快地驶出城市，穿过田野，来到海岸边。

岸边停着一艘与众不同的船只，两舷呈圆形，船体完全是流线型的。它比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还要大，将载着旅客到太空作首次航行，去观赏太空美景。

岸上已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洋溢着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乐队奏起国歌，全体肃立，只有海浪拍打海岸的哗哗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丹麦国王向太空船的船长黎汉逊和科学家罗穆生、克莱因授勋。首相紧接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在古老的传说中，丹麦雄鹰睡着了，随时准备醒来，在丹麦需要时为她效力。现在我们以这个名字命名这艘太空船，它将不仅为丹麦效力，还将以一种无法估量的方式为全人类服务，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他的演说被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

两天后，“丹麦雄鹰”号载着许多国家的代表，踏上了飞往火星的旅程。

克莱因教授在走廊上遇见一位老朋友——以色列军方代表哲夫将军。哲夫将军把他拉到自己的舱房，开门见山地说：“我认出乘客中至少有两名间谍。我看过所有国际刑警的报告书，他们一定是冲着Ｄ字反应飞行起来的。”

克莱因一惊，立刻和哲夫一起到值班室找黎汉逊，并告诉他详细情况。他们正说着，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电视电话的荧屏上出现了一张惊慌失措、鲜血淋漓的脸，他还没来得及喊叫，荧屏的影象就消失，电话断了。

间谍已经动手了！黎汉逊认出那个满脸是血的人是船上的厨师，看来出事地点在厨房。哲夫将军指着墙上的船舱平面图，分析说：“餐厅和引擎室只有一墙之隔，他们只需破墙而入，就可以到达引擎室”但是，事态比哲夫将军预料的还要严重。一个超级大国的间谍从太空船的厨房破墙而入，占领了引擎室，那里安装了太空船的动力装置和Ｄ字飞行仪。另一个间谍用炸药炸开了船长室的房门，闯进了太空船的指挥中心。哲夫将军连中３枪倒在血泊中，黎汉逊和克莱因被匪徒绑住手脚，失去了自由。混乱中，只有无线电报务员没有离开岗位，她向哥本哈根汇报了所发生情况间谍头子等报话机传来地球的回话时，厉声问：“他们说什么？”他听不懂丹麦话。

黎汉逊冷笑一声，说：“你以为我们会将Ｄ字飞行仪乖乖奉送吗？船上早已安置了５吨炸药，由地球发出的电波马上将会使它引爆。”说完，他走过去紧紧握住教授的手，另一只手扶起了身负重伤的哲夫将军。３人脸上浮起了坚毅的笑容。

扩音器里传来丹麦雄壮的国歌，一道巨大的火焰在空中爆发。顷刻间，“丹麦雄鹰”号在熊熊烈火中化作片片火花，洒向苍茫大地。

# 《太空人遇险记》作者：[澳] 赖特森

苏河译

悉尼城里的一片旧房子将要拆掉盖新公寓，原来的居民都搬走了，房间一下子都空了出来。孩子们见此情况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像猫似地四处乱钻，爬累了，直起腰来，提一提裤子，又攀到阳台上，个个神气活现，仿佛自己是房子的真正主人。

乔治从一间空房子里爬过来，一转身，刚好撞在戴维身上，他俩和外号叫“到处乱钻”的卢克刚好１３岁。乔治和戴维过去打过赌：乔治说这里会盖起一幢幢新公寓，戴维说建筑业很不景气，政府不会改造这片旧建筑的。现在房子要拆掉了，戴维输了，谁输要付给对方两个先令。戴维说新公寓还没盖，他要赖账。

乔治生气了，眼睛像把手钻，狠狠地瞪着戴维。戴维不示弱，也回眼瞪着他，他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一直对视着。

戴维忍不住要笑起来，拚命克制着自己。乔治的脸一直保持死板的表情，再坚持一分钟就要战胜戴维了，忽然觉得一股强烈的视线介入了这场视线交锋，他转过头一看，那是一个看上去和他岁数相仿的男孩子，目光强而有力。乔治忍不住接受了这新的挑战，瞪眼对视，只见那孩子摇摆了一下，轻得像片树叶一样转过马路跑掉了。

戴维坚持不给乔治两个先令，乔治赌气离开了他。乔治跳过一道陡墙，在夹竹桃树前，有一个小铁屋。他走进阴暗的小屋里，见一条白色小狗钻了进来，它见了乔治也不嚷不叫，低头嗅着一堆废纸，又跑掉了。他拾起一张纸，是一幅画，画上涂着干泥，但仍透出鲜艳的颜色，上面画着一只两边翅膀一大一小的蝴蝶。

一个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钻了进来，她１２岁，叫卡西，有一张热情的瘦脸，一头棕红色的卷发。

小女孩对乔治说，她住在前面公寓大楼里，每天都看见一个男孩在这里转来转去，她感到十分奇怪。乔治连忙解释说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他不是那个男孩。

小女孩卡西要乔治和她一起好好检查这间空房子，看看那神奇出没的小男孩倒底有什么秘密。小狗汪汪叫了几声，墙角泥地上发现一个旧鲱鱼罐头。卡西说一个星期前她来这里并没发现它，而现在突然摆在那里，里面还有肉。

他俩又跟着小狗来到外面的一个汽车房里，那里有一只废弃的烤箱，卡西细细观察那不到１８英寸的烤箱。

乔治嘲笑卡西，心中暗想，这小小的烤箱难道还会藏有什么东西？小女孩卡西邀乔治以后再来这里查询那个小男孩的秘密，乔治答应了。

乔治和戴维比视力，他们眺望远处带塔楼房上的杜鹃报时钟。乔治眼力不如戴维，他输了。乔治兜里没装先令，便答应带戴维到那间神秘的小铁屋里去。

在海边的人行道上，乔治又看见那次和戴维打赌时碰到的小男孩，他走路轻轻地，简直就像一片树叶。在栈桥边上，“到处乱钻”的卢克正抱着那条白色小狗坐在那里。他俩想躲开他，谁知这个家伙竟偷偷跟了上来。

卢克是个长得黑黑的男孩，喜欢到处游荡，从悉尼最繁华的街道到幽静的小树林，到处都留有他的身影。

小铁屋里，乔治发现地上涂了干泥的画被擦干净了。画上有点潮湿，翅膀不对称的大蝴蝶也变得鲜艳了。这时，传来一阵脚步声，是红卷发卡西走进来，她对乔治领来一大帮人很不高兴，戴维显得很不自然，卢克却调皮地对卡西说，他来是要当证人。

乔治告诉卡西，那幅画有人动过了，并且发现墙边原来的鲱鱼罐头盒突然多了不少肉。

卢克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最近发现一个老太太，经常在夜晚出来，她拿着食物到处奔走，喂楼洞里的野猫。在全城，她有几百只野猫。这又是个谜，卡西说，过去从来没听说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卢克认为卡西和乔治对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拉着戴维便跑了出去，外面的一切太诱人了，他不愿躲在黑洞洞的铁屋子里。

白色小狗跳了起来，直奔汽车房里废弃的烤箱，只见那里发出蓝幽幽的光，一个小男孩从里面钻了出来。乔治眨了眨眼，他正是那个走路轻得像树叶的孩子；卡西也跳了起来，她又一次看见了这个神秘的小男孩。那小男孩和普通小男孩没有什么两样，长得比乔治小一点，眼睛里闪烁着灼人的目光。

小男孩看见乔治和卡西，显得很高兴，他说自己是太空人，每天都睡在烤箱里。

卡西小声问那小男孩，是否知道那个喂猫的老太太，男孩说他每天晚上都听到她喂猫的声音，但她不知道他睡在烤箱里。乔治和卡西很喜欢这个太空人，给他起了有趣的名字：马丁。英语里的意思是火星人。马丁说他非常喜欢那张画有蝴蝶的画，在下一个月新月出现时，他要把那幅画带到太空去。

乔治看见马丁又钻进那烤箱里睡觉，便悄悄拉了一下卡西，他准备弄清另一个谜，夜晚的时候跟踪来这里喂猫的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马丁出现在他们身后。于是三人一起躲在墙角，等候那喂猫老太太的到来。

窗外传来一阵树叶的沙沙声，空屋里的猫呜呜地叫着，一个包着蓝头巾的老太太推着一个两轮手推车轻轻走来，她在鲱鱼罐里盛了肉，然后又推车消失在夜色里。

三人紧紧跟在老太太后面。在海湾的码头边是一排阶梯，车子是无法从这里走过的，谁知那老太太却像风一样飘了过去，只见蓝色头巾飘来飘去，人影溶进浓浓的夜色里看不见了。

乔治和卡西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到处乱钻”的卢克走上来，他嘲笑他俩大惊小怪，他说他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喂猫的老太太。

那天晚上，乔治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讲喂猫老太太的事，他们正在看电视，对他的事并不很热心。

乔治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担心马丁被别人发现，特别是那个“到处乱钻”的卢克，如果让他知道，那就什么秘密也保不住了。

早晨起来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在睡觉，乔治胡乱弄点早餐吃了，他又想起了马丁，担心马丁会饿着，便从家里拿了两个红苹果和一只香蕉来到小铁屋里。

卡西也来了，她带来一根冷香肠和一块肥肉。马丁很感谢两位新朋友。

乔治和卡西坐在马丁对面，微笑地看着他，“你真是一个太空人？”

马丁点点头。这时，卢克和戴维突然钻了进来；偷听了乔治他们的讲话。

卢克的眼睛像手钻那么尖利，用鳄鱼般龇牙咧嘴的笑脸看着马丁，大声叫嚷：“绿色小人。”戴维也格格地笑着。

马丁站起来，生气地说：“你们比垃圾堆里的猫还要蠢，没有礼貌！”

卢克生气了，他伸出手来，拍了马丁一下。马丁突然旋转起来，翻了几个跟头，又蹦了两三下，抓住卡西的脚才站了起来，好像船上的乘客碰上了大风浪。大家都吓了一跳。

卢克愣住了，喃喃地说：“我只是用手轻轻拍了他一下，并没有打他……”

马丁并没有生气，他告诉卢克，如果他事先知道有人打他，便不会这样蹦跳起来。卢克和戴维见马丁这样有礼貌，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乔治和卡西带着马丁到了多美恩公园，这里有很多人正在听演讲。马丁很感兴趣，挤进人堆里去听。乔治担心马丁暴露自己，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一个拿着录音机一样的黑盒子的年轻人，在演讲人周围来回走动。马丁向他走过去，那人又把黑盒子举起来，他说他对这里的一切言论都非常感兴趣，他不仅能录下人们的讲话，还可以记录人们此时的感想。

乔治跑了过来，拉起正要讲话的马丁的手，告诉那年轻人说这个男孩有病，把马丁拉出了公园。

乔治上课的时候心神不定，他总担心马丁会发生意外的事情。刚一放学，就匆忙奔向铁屋子。在那里，见马丁把他和卡西送的香肠、苹果和香蕉都挂在窗口上，感到很奇怪。

马丁说他有从太空带来的食物：狗饼干。只要吃上一点点，肚子就不饿了。马丁特别喜欢那幅有蝴蝶的画，总是翻来复去地观看着。

乔治和卡西怕马丁太孤独，便带他到商店去买东西。马丁一进商店，欢喜得不得了，他觉得递上一个硬币后就会得到一件东西十分有趣。

一个戴大花边帽子的女人买了好多好多用品，仿佛要把商店的东西都买下来。马丁跟在那女人身边，帮着拿东西。他对那女人说，拿钱买东西一定很有趣。那女人一下子拿出一叠钞票送给马丁，她说她碰巧弄到不少钱。

马丁非常感谢那女人，他接过钱来刚要买东西，乔治跑了过来，埋怨他不该随便收人家这么多的钱。他抓住马丁的衣襟，拖着他去找那个女人，把钱还给她。

马丁被拖得蹦蹦跳跳，有些生气了，他张开手，把满把的钱向天空扔去。街上，人来人往，闹闹攘攘。大家见钱飘落下来，便抢了起来，一时间，交通阻塞，乱成一团。警察跑了过来，抓住了他俩，急得卡西在街上直跺脚。

他俩努力向警察解释，警察听也不听。这时从岗亭一角露出“到处乱钻”的卢克招手叫乔治跑过去。刚巧，在公园里那个带着黑盒子的年轻人向警察走来，他介绍自己正在调查法律执行情况，趁着他和警察讲话的时候，乔治一手拉着马丁，一手拉着卡西朝卢克那里跑去。卢克真机灵，带领大家绕过警察，一直跑到动物园里。

在动物园里也不是平安无事，马丁看动物的时候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不是朝着野兽的方向，而是背着它们哈哈大笑。也许他身上带着什么特殊的物质，动物见了他变得惶恐不安，黑豹凶猛咆哮，大象打着响鼻，斑马和长颈鹿也瑟瑟发抖。乔治他们见了这种情况，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只好把马丁从那里拉了出去。

星期天，乔治、卡西邀请马丁到戴维的小船上去钓鱼，他们带了一包包食物和几瓶汽水在栈桥上集合。

小船向大海划去，船头下面响起柔和的沙沙声，一列小机帆船掠过水面，激起一阵阵微浪，天气睛朗，阳光明媚。

马丁坐在船的一角，细细地观看大家钓鱼。

乔治一动不动，向钓丝弯过身去，像一只猫盯着老鼠洞。卡西缺乏耐心，常常拉出鱼钩来看鱼饵，或者把钓丝朝新的方向扔去，戴维用力划着船。

一条小牙鳕鱼上钩了，乔治从鱼钩上摘下那条小鱼，嫌它太小，又扔到海里。

马丁对孩子们这种钓鱼方式感到不理解，他原以为地球人捕鱼，会是带着刀跳进大海去戳，或者投下炸弹去炸……

乔治、卡西和戴维都被逗乐了，他们说，钓鱼本身是一种情趣，不在乎钓的多少。

马丁似乎明白了，他坐在船上，透过金光闪闪的水面直看水下映出的影子。

回家的路上，乔治警告马丁，在他上学的时候，必须一直呆在烤箱里。乔治好容易盼着下课，急匆匆赶到铁屋里，卡西也到了，他们到处找也找不到马丁的影子。卡西在地上拾起一个练习本，发现马丁原来画的一匹马的身上突然增加马鞍和马缰绳，这是怎么回事呢？

乔治突然想起来了，他曾向马丁解释过马鞍和马缰绳的用途——一旦马被人们捉住，便会戴上这些东西。画上的意思很清楚：马丁被捉走了。

马丁没有狗饼干会挨饿的。乔治从废烤箱里拿出一块小小饼干跑出来，到处寻找卢克，这个家伙什么事情都知道。街上没有卢克的影子，乔治垂头丧气朝花园岛走去，正下石级时，碰上了“到处乱钻”的卢克。

卢克考虑了一小会儿，便断定马丁被警察送到“圣克莱尔庄”儿童福利院那里，福利院里有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乔治高兴极了，连忙向那里奔去。在院墙外的缝隙里，乔治看见马丁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色严肃，若有所失，像一个被俘的王子。乔治在木栅围墙外把马丁喊过来，先给他一块狗饼干。马丁很快吞了下去，乔治后悔没能把所有的狗饼干都带来。

马丁说他刚从废烤箱钻出来，就碰到一个巡逻的警察。那警察认为他是无家可归的孩子，硬把他拉到福利院这里来。马丁告诉警察他是太空人，警察十分震惊，于是把马丁送到儿童法庭。在法庭上，马丁跳来蹦去，钻到纸篓里，法官们大为吃惊，又把马丁送到儿童福利院，并准备让医生给他检查一下身体。乔治听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福利院的医生对马丁做了身体检查，医生说，这个孩子一定是脑子出了毛病，他们在诊断书上写下：“精神分裂症。”

马丁气极了，他爬到福利院的旗杆上，人们吓坏了，赶紧让人叫来消防车。

马丁在人们慌乱中从旗杆上蹦跳到房顶，又从房顶的排水管里滑下来，刚巧碰上乔治和卡西给他送狗饼干，他一下子钻进盛狗饼干的纸袋里。

乔治和卡西把马丁带回小铁屋，马丁太累了，钻进烤箱里就睡着了。天色暗下来，烤箱里发出绿幽幽的光芒。

还有三天时间，新月就要在天空中升起，那时候马丁将乘飞船离开地球。乔治和卡西对马丁依依不舍。他们怕马丁被别人发现，便把他藏在悉尼地下铁道的小隧洞里，然后买了一大把车票到那里去看马丁。

只剩最后一天了，乔治回到家里，从报纸上看到联合国动员了十多个国家将在悉尼海岸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时间正是马丁乘飞船离开地球那一天。情况万分紧急，乔治焦急地从家里跑出来，和卢克、戴维一起奔向小隧洞，看见卡西正陪着马丁说话。

乔治把报纸上的事说了，马丁却很沉着。他说太空来的飞船装备着极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它会巧妙地躲过联合国军舰和飞机的控制，把他安全带回太空去。

星期日晚上，夜色迷蒙。乔治、卡西、卢克和戴维划着小船，他们要把马丁送到栈桥那边去。

暮色中，栈桥静悄悄的，几个孩子心情十分沉重，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快到栈桥时，突然发现桥上长椅上竟坐着喂猫老太太，戴大花边帽的女人和拿黑盒子的年轻人。这些人都见过马丁，他们一定是“间谍”。乔治想让戴维把船划到远离他们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发现了小船。

那个拿黑盒子的年轻人喊他们赶快上岸，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太空人，分别来自不同的星球，在地球上扮成普通人生活，彼此谁也不相识。这次，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候宇宙飞船，才知道彼此都是外星人……

几个孩子划着船登上岸来，这时马丁像想起了什么，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他像枯叶一样跑来，原来他想起丢在小铁屋里那张画有翅膀大小不一样的蝴蝶的那张画。

这时，一阵微风旋转着刮过来，他们产生了一种耳鸣的感觉，这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是宇宙飞船来了，它把几个外星旅客都吸上了天空。

马丁飘飞起来，他热泪涟涟，挥手向乔治、卡西、戴维和卢克几个好朋友告别，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夜空里。

联合国的飞机、军舰出动了。各国军队接到搜索信号，都报告说远处骤然消逝的不过是一颗陨石。

# 《太空少年》作者：[澳] 默文·德穆普西

黎明译

一、离开太空

它像火箭一样划破夜空，没有一个人能再看上它一眼，看起来酷似一颗普通的流星。夜沉沉，天很冷，除了送奶员和一两个开车的人外，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

静悄悄地，这一物体降落在桉树丛中。它在落下的那个地方闪闪发光，形成了一个闪烁的紫色光环。这个小玩意儿只有英式足球那么大。

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它着陆。它一直停在那儿，静静地在树下发着光。

格雷戈和史蒂夫在踢足球。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们正在练习传球。

“史蒂夫，来一个高球。”格雷戈一边喊，一边朝院子的另一边跑过去，拉大了距离。

“当心好球。”史蒂夫自负地说。他把球猛力踢了出去，飞过格雷戈的头顶，滚进了桉树丛。

“真有意思，”格雷戈大声说：“你去捡球吧！”

“哎！你这个家伙，你不是要一个高球吗？”史蒂夫回答道。不过，他还是跑下坡，到院子底下的树丛中去找球了。格雷戈１５岁，在哥儿俩中是老大。史蒂夫１４岁。格雷戈理了理搭在眼睛上的黑发，站在那里等候，史蒂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斜纹粗布夹克，衣服的后面有自己画的一个大黑十字，并用红颜色写着“魔鬼”二字。格雷戈透过树林，不时地可以瞥见这件夹克。最后，他忍不住喊了起来：“难道找不着了吗？”

“找不着！”史蒂夫生气地喊，“快过来一块儿找一找。”

“啊！你真没用。”格雷戈一面吼着，一面慢悠悠地走下坡去帮弟弟找球。

他们家的后院就像大多数学校的操场那么大，房子后面是一个斜坡，上面长满了野生树木和灌木丛。

多年前，当孩子们的父母亲第一次看见山坡上这座嵌有封檐板的老式木房子时，他们的母亲就说：“这是抚养孩子的好地方，宽敞的住宅，清新的空气，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很有好处。我现在找到了工作，我们能买得起这座房子了。”

布朗先生欣然同意。“亲爱的，这座房子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害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啦！”就这样，格雷戈、史蒂夫和他们的妹妹约兰达来到郊外，住在这座灌木丛生的小山上。

约兰达１２岁，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上学。她长着一头金色的鬈发，总是乱蓬蓬的，几乎环绕住了她那活泼的、带有雀斑的脸庞；一双晶莹的蓝眼睛，在她圆圆的脸蛋上闪闪发亮。在房后不远的地方，她正忙着自己的事。每个星期六早晨，她总要拌好一些食物，放进篮子，然后悬挂在树枝上喂野鸟。

她看见格雷戈消失在树丛中，便喊道：“别吓走了小鸟！”

“好，好！”他回答道。因为他是老大，不愿意让他的妹妹得到这样的印象：她可以给他下命令。他看见史蒂夫在前面认真地寻找，他那带有雀斑的脸庞和蓬松的鬈发，在树丛中依稀可见，一闪一闪，看起来有一点儿像他的妹妹。

史蒂夫的脚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便转身大喊：“嗨，格雷戈，快来看我碰到的这个玩意儿！”

格雷戈把他的满头黑发从额头向后理了理，慢步穿过树丛，他看见弟弟弯着腰，正看着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

“哎哟，这是什么呀？”格雷戈问。他被球体表面的紫色光环吓了一跳。

兄弟俩站在那里看了好久。最后，史蒂夫弯下腰，把球从地上拣了起来。格雷戈喜欢当头儿，而史蒂夫却是个实干家。

“好像不怎么重，”史蒂夫说，“真好玩儿。”

格雷戈摸了摸，把球拿在手里。“还有点儿热呢！”他说着，把球又递给史蒂夫。

“小心！”史蒂夫叫了一声，把球扔在地上。

格雷戈跑回来，突然被吓呆了。史蒂夫笑了。他为了吓唬吓唬格雷戈，故意把球扔在了地上。他有点儿爱跟别人逗趣，一旦有把握，他总喜欢把他的哥哥、妹妹惹恼。

“你看见了吧！”格雷戈气喘嘘嘘地说，“这个球快到地面的时候，就停住了！”他弯下腰，拣起球，抛向空中。球又下来了，然而，快到地面时，球体停住了。史蒂夫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这个球。过了一会儿，他也弯下腰，拣起球来。他把球高高举过头顶，使尽全身力气，向地面摔去。同样，球还没落到他们脚下的草上，便停止了。格雷戈和史蒂夫都感到他们碰上了一件怪异的事情。他们恐惧得跳了起来。正在这时，他们听见有人说话。

“你俩在我们这儿干什么？”原来是杰克·婷赛的声音，这个姑娘就住在布朗家的屋后。她跟格雷戈一般高，但身材更加苗条。她头上戴着一顶斜纹粗布帽，棕色的长发披在蓝、红条子布夹克的后面。

史蒂夫沉默不语，看着他的哥哥——他俩不假思索地穿过铁丝篱笆，爬到了邻居的后院。杰克比格雷戈年岁小一点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格雷戈常常取笑她。这时，她有了一个回敬他的机会。格雷戈感到有点儿扫兴，他并不是真心想取笑杰克，只不过是已成习惯罢了。

“我们把球踢丢了。”格雷戈叽叽咕咕地说。他拨开草丛，拿起那个奇异的球，穿过树丛，一溜风向回跑去，史蒂夫慢吞吞地跟在后面。

“格雷戈，我们为啥要跑呢？”史蒂夫质问，“让她看看有什么了不起。”

格雷戈心里愿意，然而他说：“这个玩意儿太有趣了，谁想让她来摸！我想把他拿给爸爸看。”他把头发往后理了理。

他们回到家时，看见爸爸在大门口，正跟一个邻居说话。

“这么个谈法，”格雷戈说，“可能还得等几个钟头呢！”

史蒂夫大声喊：“爸爸！妈妈叫你哩！”

他知道，这个办法通常几分钟就会见效。果然，没多一会儿，爸爸便朝孩子们等候的地方走去，他们刚好站在车库门里面。

“嗨，爸爸！快来看我们发现的这个玩意儿。”格雷戈喊道。

“要知道，如果你们再把那些破烂玩意儿往家里收拾，你妈会怎么说的。”爸爸说。然而，当格雷戈从史蒂夫手里接过球，拿起来仔细察看的时候，他不再说话，也呆呆地望着这个奇异的球。

“唔，看起来像个什么灯。你们从哪儿捡到的？”他从格雷戈手中接过球，仔细地观察起来。

“爸爸，往水泥地板上扔下去。”史蒂夫建议道。

“会摔破了。”

“哎，不会的。”格雷戈和史蒂夫异口同声地说。

爸爸照办了，果真没有摔坏。

“你看怪不怪？”格雷戈问。

“是呀！”爸爸慢慢地说，“它弹不起来呀！”

“再试一试。”爸爸又把球摔了一下。

“看见了吧！它根本就没有着地。”史蒂夫非常兴奋地说。

“是呀！”爸爸又慢腾腾地说，“的确是这样。”

爸爸突然转过身，蹑手蹑脚地走进车库，拿来一把鎯头和凿子。透过紫色的光雾，他把凿子放在球上，举起鎯头，使劲猛打了一下。鎯头好像打在橡皮上一样，被弹了回来。这颗黑色的球依然闪闪发光，并没有打上丝毫的痕迹。

那天晚上，这只神奇的球一直使他们迷惑不解；夜里，他们把球锁在车库里。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时，这件事便成了谈论的唯一话题。妈妈和约兰达没有见到球。她们好奇得不得了，终于叫史蒂夫去车库把球拿来。

史蒂夫很快就回到了厨房，结果使大家大吃一惊。天刚黑时，他们就打开顶灯，这时突然变得亮多了。爸爸迷惑不解地说：“史蒂夫，请把球拿出去！”灯光恢复了正常。

“史蒂夫，再进来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史蒂夫走了进来。

灯又变得亮多了。爸爸把球拿在手里，离开桌子，走进了客厅。他打开电灯，电灯比平时亮得多。他穿过大厅，那儿的灯也亮多了。全家人都默然相随。爸爸突然灵机一动，砰地推开前门，走到仪表箱前。他打开小小的箱门时，其他人都围在一旁。

“仪表不走啦！”格雷戈急促地说。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电流通过，在电表上都会显示出来，可是，电表此刻一动也不动。

“快去打开暖气，打开烤面包的电炉，打开一切电器。”爸爸命令道。孩子们七手七脚地忙了一阵，打开了一切电器开关。刹时间，整个房子充满了吸尘器、洗衣机、电扇、电冰箱及其他电器设备的嗡嗡声和震动声。妈妈和其他人匆忙跑回仪表箱跟前；真奇怪，电表的轮子还是不转。爸爸不解其意地搔了搔头。

“大家回屋里去吧！”妈妈说，“外面太冷啦！”怪球的魔力以及黑沉沉的夜，使她有点儿害怕。

他们回到屋里，刚一坐下，爸爸便饶有风趣地说：“好啊！看来我们再也不必担心交电费的事儿了。”

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谈论了好久好久。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阐述这个球究意是怎么一回事。往常就寝的时间早已过去了，爸爸和妈妈催困倦的孩子们去睡觉。

格雷戈和史蒂夫一起睡在后面的房间。这间房子对孩子们来说是十分理想的——远离厨房、十分寂静。房间的墙壁是用大幅彩色广告画装饰的，画面上尽是些直升飞机、拖兜自行车以及那些被妈妈称为“双轮见鬼车”的玩意儿。格雷戈和史蒂夫都渴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拖兜自行车。两个孩子低声谈论着，不久便进入梦乡——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令人惊奇的梦。

格雷戈醒来时，他立刻意识到离天明还早。万籁俱寂，空气凉爽，没有一点儿车辆的嘈杂声。他极力回忆吵醒他的是什么声音。正在这时，他又听见那种响声——一种柔和而又深沉的嗡嗡声，从半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他谛听了一会儿，希望这种声音会走远点，好让他能再睡一觉。可是，响声慢慢地变大了。他气愤地坐在床上，掀开软百叶窗帘的板条，向后院瞥了一眼。

“哎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史蒂夫，史蒂夫，”他低声喊，“快醒一醒。”史蒂夫打着呼噜，翻了翻身。可是，格雷戈仍不停地叫着。

“你怎么啦？”史蒂夫有点儿烦躁，睡眼惺忪地说。

“到这儿来，看看窗户外面！”格雷戈的声音里含着惊讶和恐惧的紧急信息。史蒂夫立即跳下了床，跨过地毯，走到窗户跟前，兄弟俩一起偷偷向后院望去。史蒂夫惊讶得喘不过气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银灰色的玩意儿，徐徐飘落在后院的草坪上。这东西大约有１０米长，５米宽，中间大，两头尖。一条又薄又平的带状物，大约２米宽，突然从中间发出亮光。正要落地时，这个东西停了下来。深沉的嗡嗡声消失了，只能听到微弱的咝咝声；好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

史蒂夫抓住格雷戈的臂膀，狠劲地握着。他突然吃惊地说：“看！”

在这个奇怪的飞船的银色表面，出现了一束黄色的光线，并且越来越粗。

“那是个门。”格雷戈低声说。他掀开了史蒂夫的手——如果他要跑的话，谁也别想让他停下来。

他们刚一站到地上，看见舷梯落了下来。透过光亮的门道，走过来一个看起来非同寻常的小动物。

“我叫爸爸去！”格雷戈叫道。他把披在脸上的头发向后一甩，冲了出去。不一会儿，爸爸、妈妈和约兰达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的寝室，蹲立在窗下。

“格雷戈，它还没动呐！”史蒂夫报告说。

飞船门口的小动物仍静静地站在那儿，它好像正在朝房子里张望。除了头之外，周身裹着一种闪光的橘色物质。小动物似乎戴着一顶黑色的大钢盔，比宇航员戴的帽子要大得多。奇特的是，钢盔上没有一个孔洞，小动物的躯体很小，四肢又细又长。

这个奇怪的小动物以惊人的速度爬下舷梯，越过草坪，朝房子走来。

“我去拿枪。”爸爸惊叫了一声，踉踉跄跄地向屋外走去。其他人在后门附近的过道里等着。他提着一支破旧的０．２２式来福枪，回到他们跟前，笨手笨脚地往里面上子弹。妈妈打开了电灯。爸爸装好子弹，砰地一声打开后门。那个小动物正好站在门口，一家人都呆若木鸡，一个个傻眼了。

两个男孩、妈妈和约兰达急忙后退。约兰达吓得毛发耸立。爸爸端起了枪。

“不许动，不然我就开枪了。”他傻头傻脑地大喊了一声，因为那个小东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动。

“喂！快走开吧！”妈妈哭声哭调地喊。她双手紧紧地扯起睡衣，拉上她的脖子。

“再敢走近一步，我们就要狠狠教训你！”格雷戈怒吼起来。

小动物慢慢地举起一只手臂。忽地出现了一道蓝光，好像有一股冷风朝他们吹来。突然，他们发现自己不能动了。小动物进入门道，从他们身旁穿过，消失在房子里。过了一会儿，它又出现了，腋下夹着那个发光的黑球。

小动物在门口停顿了一下，从它那伸出的臂膀上，又发出一道闪光。就跟刚才一样，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又能走动了。

“啊，这个家伙把我们的球拿走了！”约兰达叹了一声。

小动物停了一下，向前走了几步，又犹豫了片刻；然后，俯身把手里的五个小球抛到地面上。这些球跟那个大球一模一样，只是小一些。接着，小动物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滚动这些球。一个球快要碰上另一个球的时候，这个球就会滚开。它又把那些小球拨弄了一番，让他们看看这些球是怎样被滚成一个小圆圈的。布朗一家静静地站在一旁，观看着它为他们表演的小戏法。

“真像滚木球游戏。”爸爸说着，长叹一声，放下了枪。

妈妈小声说：“嗨，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件礼物！”小动物友好地挥了挥手，离开了放在地上的小球，箭步奔向飞船停留的地方。它登上舷梯，走了进去。舷梯收了回去，门关上了。微弱的嗡嗡声变成了呜呜声，飞船腾空而起，急骤加速，向北远去。

一家人茫然、困惑，回到了屋里，小心翼翼地锁上了后门。

“你们都别说，让我先告诉学校的小朋友们！”约兰达兴奋地说。她的头发看起来还是那么乱蓬蓬的。

“嘿，”格雷戈带着讥讽的口吻，模仿约兰达的腔调说，“‘亲爱的教师，同学们，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从太空飞来的东西。’你在撒谎吗？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他讲得对，”妈妈说，“在未搞清楚这件事之前，我们全家一定要保密。”她笑了笑接着说：“或许，我们明天一早会发现原来只是做了一个梦。”

爸爸站在窗前说：“它的脸是个什么样儿，我一直没有看清。”

“我也没有看清。”史蒂夫说，“或许，宇宙飞行帽上的玻璃，跟我们见过的防护钢盔上的玻璃一样，不透明，我们看不过去。”

“也许是这样。”爸爸说着，打了一个寒颤，“你妈妈讲得对，在弄清楚以前，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更不能告诉警察，我同他们闹的纠纷已经够多了。”

史蒂夫悄悄地站起来，走了出去，拿起五个小球，很快回到了房间，刹时间，灯光亮多了，爸爸拿起一个，走到仪表箱跟前，电表的轮子也不动了。他心不在焉地把小球放进箱子，关上了门，困惑不解地走了回来。他们谈论了好长时间，想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行啦，回去睡吧。天亮前，我们必须睡一会儿。”妈妈最后说。大家都上了床，但谁也睡不着。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两个男孩不再是那样蹦蹦跳跳了，他们不时地在低声谈论着什么。家里一片寂静，就像死了人一样。爸爸心不在焉，别人跟他讲话，他总是答非所问。妈妈显得非常忧虑。约兰达坐在她房间的地板上，不厌其烦地放着她的唱片。整整一天过去，在熄灯就寝时分，全家人似乎才有一点儿喜色。屋子里除了爸爸古怪的鼾声外，显得一片宁静。

夜里，刮起了大风，一阵阵狂飙摇撼着房子，刮得窗户和百叶窗格格作响。格雷戈起初以为是这些响声把他吵醒的。远处还不断传来狗叫声。在嘈杂声里，似乎可以听见一种嗡嗡声。格雷戈匆忙坐了起来，才不迷糊了。他跳下床，走到窗户跟前，拉开百叶窗帘，偷偷地向后院看。

“史蒂夫！”他急促地叫道。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阵令人烦躁的呼噜声。

“它又回来了。”

史蒂夫二话没说，很快下了床，同格雷戈一起站在窗户跟前。接着，他转过身，打了个趔趄，还是迷迷糊糊的。他穿过房间，走出了门。外面尽管很黑，他还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父母亲的床前，摇了摇爸爸的肩膀。爸爸在朦胧中睁开一只眼，看见了他这个１４岁的儿子的身影依偎在自己的床头。

“你想喝的话，自己去吧！”他懵懵懂懂地说。

“它又回来了。”

爸爸没说什么，只是伸手推了推妻子的脊背。“你听到了吗？”他叫了一声，对在半夜里被叫醒仍然感到烦恼。

“啊，别喊了！”妈妈呻吟着说，立即下了床，走出房间。不一会儿，一家人都同格雷戈一起站在窗下了。

飞船安全回来了。舷梯正在从闪着黄光的门里放下来。门口出现了两个小动物。一个站在那里不动，另一个步下舷梯，向后门走来。同前次一样，它仍穿着橘黄色的衣服。可是，站在飞船门口的那一个却穿着一身蓝。

“大家静一静，”妈妈小声说，“它可能以为我们不在家。门锁着吗？”她面向爸爸。

“当然啦！”他吸了一口气。

这个小动物在他们眼前消失了。不一会儿，他们听见钥匙在后门上转了一下，把手咔嗒一声，门突然大开了。妈妈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

“我一定要逮住它。”爸爸勃然大怒，从房间跑了出去，格雷戈紧紧跟在后面。爸爸比一般人身材矮小，可是一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要挺身而出，好为他人打抱不平。格雷戈继续了爸爸的这些优点，或者说美德；他也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他们一起向站在过道上的小动物冲去，可是，还没等他们到跟前，小动物举起一只手臂，他们就像前天晚上一样，感到有一股冷风扑来。他们不能动了。小动物从他们身旁走过，进了厨房，

那几个黑色的发光球就放在厨房的长凳上。妈妈、史蒂夫和约兰达蹑手蹑脚地走到门旁，作好准备，一有危险，就立刻逃跑。约兰达的头发又竖立起来了。他们看见这位不速之客，拿着东西，向门口走去。他们匆忙跑回走廊的末端。

当小动物走向后门的时候，史蒂夫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句：“真是个送了东西后又要回礼物的小人！”他脸色苍白，雀斑显得更加清晰。

小动物似乎耸了一下肩膀，作为对他的回答。它再次向爸爸和格雷戈举了一下手臂，父子俩又能动了。他们站在原处，看着这位客人返回正在等候的飞船。它爬上舷梯，走到了那个在上面张臂等候的、穿蓝衣服的小动物跟前，交换了小球。接着，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正在等候的那个小动物举起手臂，指着穿橘黄色衣服的小动物的头。霎时，出现一道闪光，穿橘黄色衣服的小动物头晕目眩，摇晃了一下，从舷梯上摔了下来。

穿蓝衣的小动物立刻退进舱内，舷梯收起来了，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飞船腾空而起，迅猛加速，消失在夜空之中。爸爸和格雷戈跑过草坪，去扶摔在地上的小动物，忘记了先前的气愤。

“天哪，穿蓝衣的小动物要开枪打它啦，还是怎么的？”史蒂夫问。

“快帮我把它扶起来。”爸爸对格雷戈说。

他们异常惊奇，原来这个奇怪的小动物非常轻。更使他们吃惊的是，那个小动物居然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我现在会好的。请把我放下。”

他们差点儿丢开手。不知怎么地，他们意识到这两位不速之客及其飞船是从太空来的，他们也曾考虑过，可能会存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然而，他们现在和这个小动物用英语交谈，就像和自己人交谈一样。首先恢复镇定的是妈妈。

“可怜的小东西，快到厨房来吧！刚才那个畜牲对你多么凶狠！他爸爸，快架起茶壶。我想，我们大家都该喝杯茶了。”

大家穿过过道，拥进厨房，站在这位宇宙人的周围，都不知该怎么办好。妈妈却很有主见，忙着摆弄杯子、碟子。约兰达赶上去帮忙，很高兴有点事可做。爸爸凝视着宇宙飞行帽，然后向后拉了拉，此时，他那热情的脸上露出了副可怕的面容。

“别……啊，别看它的脸，孩子们。”

当然，他们都瞥了一眼，吃惊地向后退去。头盔似乎是空的。约兰达手中的茶杯掉在了地上，接着，便眼泪汪汪地哭起来。不论什么事，在她看来都严重得不得了。

“我非常非常抱歉，”空钢盔柔和地说，“我把你们吓了一大跳。我无意要这样做，可是，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露出个什么样儿才好。”

“什么！你是说，你是看不见的，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自己？”格雷戈说着走近了一点，透过宇宙飞行帽的小孔又看了一眼。“天哪，看来你那儿真是空的。”

“如果能使你们感到容易辨认的话，”钢盔帽说，“我可以变成一种颜色，你们就可以看清我了。”

“请这么办吧！”妈妈恳求道，“快一点变吧！真是有趣极了。”所发生的一切都使她大为震惊。

“你们喜欢我变成某个特定的人吗？”这位宇宙人问。

史蒂夫匆忙跑出房间，一会儿又返回来，手里拿着一幅很大的摩托车锦标赛的彩色广告画。

“你能变成像他这个样儿吗？”他问。广告画上的人大约２５岁，棕色浓发，蓝眼睛，咧嘴含笑。

“当然可以！但是，当我脱掉身上这套衣服时，大概得请你们离开一会儿。我现在不需要这套衣服了。我必须长胖一点。我比这张图片里的人瘦多了。假如你们能给我几件衣服，并让我单独呆几分钟，我就会改变颜色，长胖一些。我变身的时候，不会使你们惊恐。”

“妈妈，我可以呆在这里看一看吗？”史蒂夫地问道。他咧嘴笑了起来，眼里闪烁着调皮的目光。

二、诺曼停了下来

十分钟后，宇宙人从洗澡间回来，全家人无不惊讶异常。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一个微微含笑、相当时髦的青年人。

“我变得跟你的体型一模一样，衣服很合身。”他对爸爸说。

爸爸突然从迷茫中清醒过来，伸出一只手说：“我姓布朗，你可以叫我约翰。”他们紧紧地握手。

青年人停顿了一下，无言以对。还是妈妈欢快地开了腔：“我们应怎样称呼您呢？”

青年人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最后说：“也许，你们应该把它写下来。我的称呼符号是Ｎ０１２Ｒ９３Ｍ２４Ａ７４Ｎ２３。”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谈中又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妈妈又开了腔，声音有点急促：“简单点怎么称呼？”

他笑了，笑得是那么轻松愉快“噢，用每个符号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Norman（诺曼）。”

妈妈多少有点失望，她期望知道更多的非同凡响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跑过去围在诺曼身边，向他问好，同他握手。接着，大家都坐在桌旁，开始喝茶。诺曼细细地品尝着妈妈做的饼子，不断地发出赞叹，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史蒂夫已悄悄地把诺曼端详了好一阵子，最后，他鼓足勇气问道：“诺曼，你从哪儿来的？”

“我从Ｄ４星系的第五行星上来的。”

“哦！”格雷戈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喊着，“你怎么会讲英语呢？”

“我不会！”他微笑着说，“可是，有了这个东西，我就会了。”

他拉下衬衫的领子。在颈前两侧，各有两颗银色的珠子。这两对珠子很小，还没有火柴头大，用一根细细地、几乎看不见的线穿在一起。

“这是信息转换器，同你们计算机的原理差不多。它把你们讲的话译成我们的语言，又把我讲的话变成你们的语言。２０年后，这种机器将在你们的星球上普遍使用，不过，要比我的这一个笨重得多。”

“你们的语言怎么发音呢？”约兰达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她从恐惧中刚刚平静了一点儿，她那敏锐的蓝眼睛，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诺曼笑了笑，从脖子上取下了小珠子。他动了动嘴唇。一阵尖锐刺耳的噪声持续了几秒钟，震得他们的耳膜作响。这种尖叫，有点像许多蟋蟀在一起鸣叫的那种响声。要是在厨房里，这种声音就更不得了。

“你刚才说了些什么？”约兰达把手从耳朵上取下来，问了一声。诺曼笑了起来。

“我们居住的那个星系周围，有许多恒星，距我们最近的有１０００个。刚才，我把它们的名字给你们讲了一遍。”

“用这么短的时间讲完了？”史蒂夫不大相信地喊了一声。

这时，他的脸蛋恢复了红润，引人注目的雀斑不那么明显了。

“噢，是的。我们需要以非常快的速度讲话。因此，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里，我们研究出了现在的这种高速语言。”

“诺曼，”这一次是格雷戈提问了，“你到底像个什么样儿呢？”

诺曼想了想，说：“你们安静一点儿好不好？我要给你们讲一讲我是谁，从哪儿来的，来这儿干什么。”

格雷戈向后靠了一下，松了一口气。他吃惊地发现，原来他一直都直挺挺地坐着。

“等一等，”史蒂夫说，“我有点儿冷。”他跑了出去，穿上他那件背上画有黑十字和红色“魔鬼”字样的斜纹粗布夹克，很快又跑了回来。

诺曼开腔了：“在第五行星上，我通常是作为一个思维单位而生存着的，这种思维单位跟通讯网络和计算机存储单元连结在一起。我的工作是进行思维，发现宇宙的新知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另有１０００万个思维单位跟通讯网络相连系。我们与你们不同，没有躯体，而是一种泡状能。当我们星球上有建设或修理任务时，有许多许多我们这样的单位，从泡状能变成适合工作要求的形体，这种躯体要能随高炉中的高温或深海的强大压力。

“千百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是有躯体的。然而，我们早已跨过了那个进化阶段。当然，像你们这儿一样，我们的星球上也存在着低级形式的生命。我们保留着它们，是为了查对我们对进化的认识。它们与大自然保持着天然的生态平衡，无须消耗我们星球上的资源。

“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源非常少。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能量，几乎一切能量都是从我们的太阳上得到的。如果缺少不断的能量供应，我们都会死亡。我们几乎不需要食物，因为在我们那儿，有躯体的人为数极少。因而，我们的星球几乎是自给自足的。我们只需从其他星球上得到一些矿物，那就足够我们的基本需要了。我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思考，也许还做一点儿梦，因为从梦中也可以得到知识。”

“啊！你们也从地球上获得矿物吗？”格雷戈惊奇地问。诺曼看着格雷戈，会意地笑了。

“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矿物质，早在几百万年前就被我们开采了，带走了。”

“你们的人从前到过这里吗？”史蒂夫插了一句。

“没有！没有！”诺曼笑了。“那一定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来过这儿。”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说。

“诺曼，从地球上都带走了什么矿物？”爸爸问。

“噢，有金子、铅、银、铂、铀。剩下的那些东西，没有多少值得开采了。无论什么人，在他们开采完所有值得开采的东西之前，谁开采，谁就会找到那些价廉物美的矿藏。要么，”他皱了皱眉头接着说，“除非是他们的星球到了末日。你们知道，所有的星球，都会像破旧汽车那样，迟早要完蛋。“不管怎么说，我是我们那里第一个访问地球的人。我变成了一种便于驾驶飞船的形体，开始了一次探险旅行。要知道，我们定期这样做，为的是寻找新的、可以生活的住地，寻找矿物，寻找像我们那样文明的星球。”

“像我们这样的星球！”史蒂夫显得十分高兴。

“啊，不是！”诺曼大笑起来，“你们还相当原始，要赶上我们那样的文化，还需要几百万年呢！”

“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许多有生命的星球？”约兰达急忙插了一句。她想问个问题，急得要死，就是插不上嘴。

“对，已经发现了一些。”诺曼点了点头，“可是，真难找啊！发展到我们那样水平的星球极少，我们是很不寻常的。”诺曼看起来有点儿沾沾自喜。

“诺曼，那个人，噢，那个家伙，为什么要把你推出飞船？”格雷戈问。他喜欢追根问底，他想询问的事还有许多许多。

诺曼的眼神里仍闪烁着快乐的光芒，然而，他却竭力装作忧愁的样子。

“他就是——”他摇着头，看起来很不高兴，“我们的飞船队长，名叫Ｄ３７Ｅ９４Ｖ６９Ｌ２４，一个十分自私的家伙。我回去后，一定要把它报告给计算机存储器。我们以为，所有的坏蛋早已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不时地出现。我们简直不能容忍五号行星上那些性情暴躁的思维个体。”

他环视着周围一张张嵌着铜铃般眼睛的脸庞：“我想，你们会认为在我那个世界里万事如意；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仍然有我们的小问题。”

妈妈插了一句：“好啦！今晚大家就谈到这儿。快两点了，我们睡吧！”她显得很疲倦，事实上也够累了。

爸爸马上表示支持：“哦，好，大家都起来，赶快睡觉去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可是，诺曼不再往下讲了，两个男孩和约兰达只好站起来，向他们的房间走去。

“别忘记刷牙。”爸爸顺便叮咛了一句。史蒂夫低声嘀咕着，显然不大高兴。不过，大家都走开了。妈妈忙忙碌碌，找来了多余的毛毯和枕头，在长沙发椅上，很快地给诺曼铺好了床。诺曼咧着嘴笑了笑，表示他已经明白，并开始准备上床。

没过多久，房子一片寂静。可是，孩子们怎么也睡不着。

天快亮了，晴朗、暖和的一天就要开始。格雷戈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他以为太阳已经老高。该叫醒其他人了。他穿着拖鞋走进起居室，想看看诺曼醒来了没有。睡椅上空无一人。顿时，他从朦胧中清醒过来，快步跑回他的卧室，惊恐地叫起来。

“史蒂夫，醒来！快！他不见了！”

史蒂夫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屋外，亲自察看。他已从痛苦的经历中得到一条教训：不能轻信。格雷戈坐下来，等候史蒂夫的判断。史蒂夫很快返回，一边进门，一边脱掉睡衣裤。“他已经跑了。”说着，便去拿他的衣裤。

兄弟俩很快穿好了衣服。他们一块儿向后门跑去时，互相挤撞着，就像被热气冲开的瓶塞那样，奔进了后院。一到那儿，他俩猛然停住了。诺曼正站在车库门口，一只手拿着烙铁，一只手拿着半导体收音机零件。他向孩子们笑了笑，弯下腰，又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那台小型的袖珍收音机。格雷戈生气地尖叫起来。

“嗨！你拿我的收音机干什么？”

“我的信号枪需要些零件。”诺曼满面春风地回答道，显得比刚才更加喜气洋洋。

“可这是我的呀！你把它弄坏了！”

“是这样，你们还有吗？我还需要许多这样的收音机零件，才能使我正在安装的机器性能良好。我要同我们的行星取得联系。”

“你是不是想拆坏我们更多的收音机？”格雷戈惊呆了。诺曼像刚才一样，仍满面笑容。

“我只找到了两台。一台在这辆汽车里，”他顺手指了指车库地板上的零件，“另一台在起居室里。像这样的收音机，我大概还需要六个。”

史蒂夫小声嘀咕了一句，接着，便快步进屋。最近，他刚弄到了一台新收音机。他把收音机从梳妆台上取下来，塞到了床垫下，然后，很快地又返回来，同其他人站在一起。他听见格雷戈说：“可是，这是偷窃行为，诺曼！”

诺曼不知所云，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这样好，”他一边说，一边挨个儿地看着两个孩子，他们一个个吊着长脸，“不是吗？嗯，没关系。它们再也不会干扰任何一个人的思维了，所以说，没有关系。”

爸爸打着呵欠，来到门口。“早晨好！你们在干什么？”

“爸爸，”格雷戈慢腾腾地说，“你知道小汽车里的那个漂亮的袖珍收音机吗？

“嗯，”诺曼兴高采烈地插了一句，“你们还有吗？我大约还需要六个。”

爸爸被弄得莫名其妙。格雷戈指了指车库地板。爸爸气急败坏，咳嗽了一阵。他紧握拳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格雷戈又温和地开腔了。

“我想，在此之前，没有听说他偷过东西。”

“我要让他看看。”爸爸气急败坏地嘶哑着嗓子说。诺曼不大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再有六个收音机，拆下的零件就足够我装一支信号枪用了。我现在就要准备好，今晚要用。”

爸爸显得芒然：“你要信号枪干什么？”

“当然是用它给我们的星球上打信号啰！晚上是最理想的时间。”

“可是，把信息从这里送到你们的星球需要几千年时间啊！”格雷戈惊叫起来，他在中学学过一点儿天文学知识。

“我想，信息大约只需１０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再过１２个小时就可以得到回答。这就是说，假如我今晚１０点钟发出信息，飞船将会于明晚太阳落山后不久到达。”

“诺曼，”格雷戈耐心地问，“你不是说你的家在另一个星系里吗？”

诺曼点了点头。

“这个，”格雷戈继续说，“离我们最近的星系在９万光年以外，换句话说，以光速旅行，到达那儿，也要这么长时间！”

“啊！我明白了，”诺曼说，“原来你们以为我们旅行，传递信息是以你们地球上的时速进行的。我们在星系之间旅行，时间仅仅花费在加速和减速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后天，新的飞船一到达，我就做给你们看。你们也许会发现这件事不可理解。”他继续神气十足地说，“然而，当你们进入星系间以高能速运行的时候，你们会在途中赢得时间，而在返回时失掉它。路途中浪费的时间是很少的。当然，你们必须以高能速前进。这正像你们的手表，当你们离开地球时，它反时针走，而在回来的路上顺时针走。”

“诺曼，什么叫高能速？”史蒂夫带着敬畏的心情问道。

“啊！好孩子，你再拿六个这样的原始收音机，我就给你们示范。”诺曼回答道。

“你为什么不先问一问，这些收音机能不能拿？”爸爸指着扔在车库地板上的空盒子问道。

“你们的生活方式真有趣！”诺曼说，“在我们第五行星上，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尽管拿好了。”

“假如别人也需要这种东西怎么办？”格雷戈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质问，满以为可以将诺曼一军。诺曼向格雷戈会意地笑了一下。

“嘿，那你就拿另一个呗！”

“你们不花钱买吗？”史蒂夫问。他仍然不懂诺曼星球上的规矩。

诺曼想了一会儿，便开始解释：“我们没有钞票。我们使每一个人应有尽有，各取所需。由于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躯体，所以需要的东西很少。”

“我认输！”爸爸低声说，“格雷戈，去把你妈妈的收音机拿来。最好不要告诉她，不然，解释一遍太费事了。史蒂夫，把约兰达的收音机也拿来。我感到高兴的是，有人终于让这些收音机派了用场。”

半导体收音机马上拿来了。诺曼很快拆下了他需用的零件。这时，从厨房窗户里传来了开早饭的声音，他们只好停了下来。

他们吃咸肉和鸡蛋时，爸爸漫不经心地说：“亲爱的，我想，我今天得装病。”

“你要这么干，就找个别的借口吧！”妈妈满怀感情地说，“孩子们，你们也找个借口。现在快吃饭。吃罢饭，你们都走吧。”

早饭后，诺曼帮助布朗夫人洗完了碟子，然后返回车库。他不时地返回来，为装置信号枪向布朗夫人要这要那，使布朗夫人感到厌烦。当发现她的收音机已被拆坏时，布朗夫人更为恼火。诺曼看见布朗夫人眼里射出冰冷的目光，便呆在车库里，好让她平静下来。

对于在校读书的格雷戈、史蒂夫和约兰达来说，这一天似乎显得特别长。终于放学了，他们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飞奔到了家里。他们三个几乎同时到了大门口。他们拚命地跑着，在车库门口突然停住。车库里闪烁着一束束刺眼的光芒，最初，他们简直连向里面看一眼都不可能。

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一些，他们才看见诺曼已经做好了一台电焊机，他忙忙碌碌，正在搞一个异常古怪的装置。这台机器大约２米长，似乎是用铁条、管子、电线以及三个等距离地横放在上面的小盒子做成的。浇水用的软管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横绕在机器上。许多电线绕来绕去，并成对地连接在晶体管和接头上，一些电线松松地吊着，几乎拖到地面。诺曼抬起头来，眼睛离开了刚焊好的一个部件。

“快搞完了，”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你们想帮忙吗？”

史蒂夫跑回去放下书包，很快又跑了回来。他穿上了那件旧斜纹粗布夹克，更像个干活的样子。格雷戈也脱掉了上学时穿的外衣，卷起了袖子。约兰达干脆扔掉了书包，站在诺曼的身旁。诺曼要工具，她就敏捷地把工具递到他伸出的手里。

格雷戈干活不声不响，毫不马虎，而史蒂夫却讲个不停。他喜欢帮助别人，并有点自我陶醉。格雷戈以他丰富的想象力展望未来的时候，史蒂夫总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史蒂夫忙忙碌碌，热情很高，但他却没有动脑筋，没想过这台机器对诺曼是多么重要。最后，他们帮诺曼把机器抬到后院，加了一块４米长的木板，机器的长度增加了不少，这个新发明的玩意儿被竖立起来，以极小的夹角对准星空。史蒂夫扛来一个活动梯子；摆置时，差一点把机器打翻。诺曼登上活梯，拿着一个盒子，看起来真像装冰淇淋用的空盒子，两端各有一个很小的孔。诺曼花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两个孔同机器另一端的三个盒子调整在一条直线上。

车轮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爸爸的小汽车停住了。

“他一定是借故提早下班的。”格雷戈说。

“诺曼，你需要第二个人上手吗？”爸爸问。

“好，我现在急需一架望远镜。”诺曼说。不一会儿，爸爸同史蒂夫驱车外出，从史蒂夫的一个同学那里借来了一架。诺曼小心翼翼地把它接在信号枪的底端。正像猎枪上的望远瞄准器一样，望远镜用在信号枪上起了准星的作用。经仔细检查，最后一切就绪，诺曼感到满意。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屋里，穿过走道，到了厨房。

格雷戈走到后门停了一下，回头向远处篱笆附近的树丛中望去。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那里。它头戴一顶粗斜纹布帽，身着颜色艳丽的条纹夹克，细斜纹布裤子塞进靴子里。原来是杰克。她把丢失的那个足球扔过铁丝岗，挥了挥手，穿过树丛不见了。格雷戈感到有点儿心烦意乱。他觉得应该追上这个姑娘，向她表示歉意，因为他星期六早晨的行动实在粗鲁。然而，他还是转过身，跟大家一起进了屋。

诺曼已取出黑色的小球，在桌子上不断地把小球从这只手滚到那只手。他的脸上一本正经，自相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格雷戈首先注意到这一点。

“诺曼，有什么问题吗？”他轻声问道。

诺曼叹了口气。“这个小球是我同家里取得联系的唯一希望。它将成为信号枪的能源。发信号时将用掉很多能量，这只小球就会被消耗殆尽。”他环视了周围的一张张脸庞，“假如我弄错目标，我的信号就不会被接收，我就要被丢在这里，也许被永远丢在这里。”

妈妈深表同情。“诺曼，不用担心，”妈妈说，“你在这儿也好啊！我们关照你。”

诺曼眨了眨眼睛。“请放心，”他说，“我不会成为你们的包袱。我想，凭我的知识，我在你们这个世界里是可以应付得过去的。”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可是，我将十分想念我所有的老朋友。”

“诺曼，你家里有妻子吗？”妈妈问。诺曼眨了眨眼。

“这一点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以理解。我们的星球上没有男女之分。旧的思维个体变老，逐渐消失时，新的思维个体便从成熟的思维个体中分裂出来。这有点儿像你们的细胞分裂。请不要忘记，我们通常是没有躯体的。”

诺曼环视了一下这一家人：“甚至在我们从躯体中演变过来以前，我们的体型就已是你们未来发展的那种体型了。”他说。

“那么，诺曼，你们那里的人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呢？”史蒂夫兴致勃勃地问。

“哦，同你们差不多。两只眼睛、两条腿、两只耳朵、两叶肺。可是，我们的大脑已进化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分。你们大脑的每一部分，只控制身体的一半。大脑一受伤，对人就太糟糕了。此外，我们有两颗心脏，这就安全多了，而你们只有一个——太危险了。”

爸爸的脸上露出茫然的神色。大家一声不响地吃饭，每一个人都在想象着那种具有两个大脑、两个心脏的生物。在收碟子洗碗，打扫房间时，史蒂夫笑呵呵地问：“诺曼，你在第五行星上洗碟子吗？”诺曼笑了笑，滑稽地摇了摇头，然后说了声“请原谅”，就向后院走去，来到了他的怪机器跟前。爸爸和格雷戈也借故走开了，留下了史蒂夫和约兰达，要他俩帮妈妈收拾东西。

诺曼再一次检查了沿机器放置的那几个盒子的位置，然后把那个黑色的小球放进一个金属环里，从环里向外引出许多根电线。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像五分硬币那样大的小圆盘。

“这就是我的信号。”他以神秘的口气告诉大家。

格雷戈非常喜欢诺曼那种以假乱真的言谈举止，他问诺曼：“信号枪怎么工作呢？”

诺曼似乎对提问感到高兴：“看见小圆盘上的小孔了吧！”爸爸和格雷戈都点了点头。“每个孔都有它特殊的含义。看，这个孔表明我是谁，这五个连在一起，表明我在哪儿，底下的这一串，表明我的情况；中间的这个图样，是特别紧急信号，通过它，可以要求派遣飞船，前来营救。我开动机器后，黑色小球的能量通过这台装置，并在沿晶体管穿过圆盘时大大加速，小球的大部分能量是在这儿消耗掉的。这种能量的转化，在每一条管子里，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重复地进行着。”

诺曼依次顺着四个管子，搓了搓手。“这种高能速是你们光速的两倍。在这种速度下，能量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力，就在一刹那之间，被小圆盘上的孔分离出来。现在，这种力能够以超时障的速度传递，而这个时障，有点儿像你们的声障。什么也阻挡不住它，它能够很容易地穿过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即使紧靠恒星运动，恒星也只能使它稍稍偏离航向，而无法捕捉到它。”

格雷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似乎一切都像２＋２＝４那样明白无。然而，可怜的爸爸却两眼出神，好像正为什么真正的问题犯愁。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信号能直接穿过坚硬的岩石、行星和宇宙间的一切东西？”爸爸问。诺曼自豪地点了点头。“哦，那么，”爸爸哼着鼻子说，“人们如何接收它，如何把信号译出来呢？”

诺曼耐心地微笑着。“我们有一个行星，就像你们的木星那样大。它能够把穿过它的这种力记录下来，有点像照相那样。然后信息到达计算机的存储器，在那儿显像，发出指示。”

“要是没人知道你出了事，计算机存储器会自动地开始营救工作吗？”约兰达听了这话，有点儿害怕，气喘吁吁地问。她和妈妈、史蒡夫刚才到了这里，听他们谈话。

“啊，是这样。”诺曼不慌不忙地回答，“当然啰，这要看具体情况，譬如与我相关的某个思维单元向计算机存储器询问有关我的消息。”

“依我看，这真有点儿冷酷无情。”爸爸生气地说。

“啊，如果你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我们的联络工作比你们组织得好。我们几乎可以在瞬息间互相直接联系。假如我们的朋友无暇旁顾，而我们又不想打搅他们，我们只需给计算机存储器打个电话，就可以知道有关他们的一切情况，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健康和我们想知道的其他事情。”

“哦，真好笑，”约兰达说，“我想，我真不会喜欢有人能够马上了解我的一切！”

“你要知道，只有那些关心你的人，才会询问你的情况。”诺曼和颜悦色地回答，“它也能控制住那些说谎的人、骗子、爱吹牛的人，叫他们规规矩矩。”

诺曼一边说，一边在机器上敏捷地操作着。他通过望远镜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机器稍微调整了一下，在一片纸上作了许多计算。格雷戈认为这又是谈话的机会了。自从诺曼宣布他要制作这台机器以来，有一种想法一直使他迷惑不解。

“嘿！遥望你们的星球，一定会像我从这儿使劲儿观看月球上的一只蚂蚁那样困难吧！嗨，即使用那架望远镜，你也难看见你正在找的星球！”

“差不多。”诺曼说着，打了个寒战。

格雷戈仍然惦记着，如果诺曼的信息不能被接收，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希望诺曼保持冷静。

诺曼继续说：“我几乎能找出我们行星所在的确切位置，但准确无误地用信号枪是最大的问题。我想这只高能球会提供足够的能量，也许可以打３０枪。我仅仅希望，有一枪能击中目标就行。”

“我们都为你祈祷，诺曼。”妈妈和善地说。他对她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上帝，你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都希望我们逃出苦海。不管怎么说，是我们创造了他们。”他回到望远镜跟前，“现在，你们从这儿看过去，就能看到我们的星系。”

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爸爸和妈妈，都轮流看了看。这个星系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光点，很模糊。接着，它的形状变得越来越明显，宛若一个铁饼，四周薄，中间厚。这一形状全是由亿万颗恒星组成的，其中每一颗恒星又相距亿万公里。

妈妈不慌不忙地说：“由于它很像银河系，它一定有１０万光年那么长，１万光年那么厚吧！”

布朗一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都有一种同样的想法——诺曼击中目标的机会看来仅有百万分之一。夜幕降临，寒气逼人。大伙儿一个个沉默寡言，一想到失败，真使他们有点伤心。诺曼仍在不停地调整着、计算着。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史蒂夫拖着脚，不停地走来走去，担心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际萦绕。接着，诺曼说话了。

“我马上开始打信号了！往后站，离机器远一点。机器开动时，不管是谁，都不允许到跟前来，都不允许乱摸机器。”

然后，他蹲下去，透过望远镜凝视着。时间过了似乎有好几个小时，而实际上只过了几分钟。他伸出一只手，按了一下电钮。霎时间，一道耀眼的光束照亮了整个院子，紧接着是响亮的卡嗒声。眼睛恢复了夜幕下的视觉功能以后，布朗一家看见诺曼正在忙着工作。他轻轻地挪动了一下机器，又在他的本子上飞快地写起来。

“天哪！诺曼，你的视力真好，那么刺眼的闪光之后，你还能看见！”格雷戈说。

诺曼没有停下来回话，他异常紧张地工作着。１５分钟之后，又一道闪光照亮了院子，又一个信号发出了。

最后，当爸爸开腔时，已是晚上１１点了。“好啦，孩子们。约兰达，你睡觉去吧！诺曼，你喝杯咖啡，吃点东西再干吧！”

“不，我必须在夜间一直干下去。”他摇摇头回答道。

全家人一起进屋了，留下诺曼一个人在继续工作。后院里只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尽管不断闪现道道白光，全家人还是很快上床入睡了。大约三点半左右，后门开闭了一下，睡椅的弹簧发出了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

一听到开门声，格雷戈就醒了。他悄悄地下了床，摸着黑向起居室走去。他小声说：“诺曼，一切都好吧！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

“不，我的好朋友，谢谢你！回去睡吧！我可以等到吃早饭的。”听声音，诺曼非常疲倦。接着，他轻轻地笑了一声。

“不要开灯，要不，会把你吓一大跳。有躯体真是件讨厌的事情，所以，我已消除了躯体，只消除了一点儿。你知道，这样有好处。好，回去睡吧！早晨见！”

诺曼的声音渐弱，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深呼吸的响声。格雷戈摸到了自己的床上，可是没有睡好。他一直在想象着：诺曼会不会像水中的一块糖那样溶解了呢？

三、诺曼收到回讯

新的一天开始了，和前一天的情景相差无几。布朗一家忙得团团转，不停地从洗澡间和厨房里出出进进，最后又出没在大门外边。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一切都比平时推迟了五分钟。诺曼站在一旁，没去干扰他们，直到他第四次听见门砰地一声关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时为止。他走进厨房，看见布朗夫人疲倦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神情有点儿恍惚。她正在呷着一杯茶。

“如果你们早起来五分钟，恐怕就不会这样忙乱了吧！”

“嘿，”她不高兴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的人类。不过不用担心，也不用为其他任何人担心。好啦，”她慢慢地站了起来，“你早饭想吃些什么？”

“哦，不用了，谢谢！我一个多小时以前才吃过。”

“啊，是吗？”她以怀疑的神态这样询问，“那么，用过的盘子在哪儿呢？”

“噢，我洗过放下了。”他快活地笑了笑。

“啊！诺曼，你将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你一定有点懒。过来，帮我干这些活吧！”

诺曼帮布朗夫人做家务、买东西。他问了有关人类生活细节的许多问题，似乎掌握了不少基本知识。比如，虽对薄纱的用途感到迷惑不解，可是，当一列长长的银色客车从售货中心驶过时，他一点也不惊奇、忧虑。布朗夫人曾暗自期待诺曼会对此深有感触，但他并没有询问什么，这使她有点儿失望。反之，他十分骄傲地给她详述了火车的构造，而她过去一点儿也听说过这些事。这一天过得平静而充满欢乐。诺曼是一个令人高兴、乐于助人的伙伴。那天晚上，他期望得到回讯，可他还是十分镇静。该做的事都做了，现在只在等结果。他暂时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在学校里，格雷戈碰见了杰克，她穿着制服，褐色的长发分成了两个小辫子，看上去判若两人。格雷戈首先开了腔。

“嘿，杰克，唔……谢谢你还了足球。”

“哦，那算什么。”她热情地笑着说，“昨晚，你家后院的闪光是怎么回事？”

“什么？哦，那是我们向一个星球发信号。”他笑咧咧地回答。杰克看起来有点伤感，转身走开了。格雷戈突然意识到，她一定认为他的取笑太过分了。

“好啦，好啦！我告诉你，可你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

当然，起初她不相信。为了同她友好，格雷戈午饭时送给她一杯牛奶和冰淇淋搅拌成的饮料；放学后又送她一杯可口可乐。最后，她才同意晚饭后过来亲眼看看。她感到他已不再同她开玩笑了，但这件事确实使她难以相信。

晚饭后，杰克来到布朗家的后门。格雷戈一直在那儿等着她，把她领进了车库。诺曼正把他的宇宙帽抱在怀里。

“杰克，这位是诺曼。诺曼，请见见的我朋友杰克？婷赛。”格雷戈介绍了一下。诺曼严肃地点了点头。

杰克微微含笑地对他说：“您好。”

格雷戈从诺曼手里拿过宇宙帽，对杰克说：“想试戴一下吗？”她默默地摇了摇头。

爸爸说：“杰克，我们不骗你。这对诺曼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的新飞船可能很快就要到达。假如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后院观看。可是，我要求你不要给任何人讲这件事。假如讲出去，对诺曼、对我们都会有很多麻相当困难的。”杰克笑着说。格雷戈显得十分高兴，走过去拉起她的手。

诺曼和其他人一起，默默地出了门，向后院走去。可是，让他们好等呀！９点过去了，天空没有出现任何迹象。１０点钟到了，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了，几乎谁也没说一句话。可怜的约兰达有点儿疲倦，妈妈让她把头枕在自己的肩上，贴着她的身子躺了一会儿。

格雷戈第一个看见了飞船。“来啦！来啦！”他不住地喊，在杰克的背上拍了一把。

猛一看，飞船像一个发着黄光的小球，可是，很快地变得越来越大。当它直朝他们飞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浅碟倒放在另一个同样大小的浅碟上一样，两碟相接处，有一个凸起球状物。然而，当它缓慢地在他们头顶盘旋时，草坪上的观众目瞪口呆，看得更清楚了。这是一艘宇宙飞船，身长大约为宽的两部，前面比后尖一些。

照亮飞船外壳的黄光渐渐暗了下去。整个飞船在月光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空气中有一种很特殊的气味，闻起来，真像热熨斗散发的那种味儿。飞船慢慢降落，越飞越低，最后，几乎在这一群默不作声的观众的脚下着陆了。它产生的唯一噪音，是一种轻微的嘶嘶声。靠近船体的中间，出现了一条透着黄光的裂口，并且越来越大，就好像一扇门被悄悄打开一样。一架舷梯从里面放了下来，直达地面。杰克双眼惊呆，一把抓住了格雷戈的手臂。

诺曼走上前去，登上舷梯，进了飞船。舷梯立即收回船体，门关上了。史蒂夫喘了一口气，正想跑上去时，爸爸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格雷戈担心，诺曼的许诺——进行一次有趣的探险旅行——会不会马上成为泡影。可是，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舷梯放了下来，诺曼满脸笑容地出现在门口。

“布朗先生，就像你们停汽车一样，我已把它停放好了。”他沾沾自喜地说，“喂，你们谁愿意上来看一看？”

他们登上舷梯，挤进了一间小房子。这间房子的长度大约有２米，宽１米，高２米多一点儿。

舷梯收了上去，门关上了。这个小房间是密封的，墙壁发黄，光线还显得充足。房间另一端的门打开了，出现了一条通向两个方向的狭窄的过道。

“这儿是空气供应间，”他解释说，“可以使空气始终清新。”

他领着大家，沿过道向另一个门走去。他打开了门，好让大家向里看一看：“这儿是我们的控制中心。这些机器控制着飞船上的所有机件，使这艘飞船能够顺利地工作。”

“喂，请大家看看这个房间，”他一边说，一边把大家领到隔壁的房间，“这儿有专门收集情报的部件，因而，控制室里的机器能够正常工作。”

诺曼带大家看了沿过道的另一些房间——计算机室、备件储藏室、宇宙服储藏室和其他一些房间，里面储存着许多奇形怪状的设备零件。

他们沿着过道，一直走了好长时间，这时，爸爸用困惑不解地语调说：“现在，我们该不是又回到入口处了吧！”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在一个像蜗牛壳般的螺旋形里走着吗？”诺曼答道，“我们现在站立的这个地方，几乎就在飞船的中心。看，绕过这个角落，就是飞船的尾部了。”

他们看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个直径约为３米的巨型圆柱，没有门。

“这里面是飞船的发动机——一个质／能转换器。你们进去太危险，就不好让你们参观了。这个东西能使少量的物质，例如，普通的粉笔，转变成大量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使飞船高速运行，而且，几乎没有热量及辐射产生。你们的科学家在大约５０年后才可能发现这种能量。那时，他们该多么高兴啊！”

“我想当一个科学家。”格雷戈说。展望光辉的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首先提出制作质／能转换器的设想！

“刚一进门，往另一个方向的那条过道通到什么地方呢？”史蒂夫以他那追根究底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就让我们走回去看看吧！”诺曼回答说。

他们沿着黄光照亮的通道，鱼贯返回，向出口处走去。接着，他们右转弯。过了第一个拐角，光线略呈绿色，他们走进了一排排小室，每一间都有一张睡椅，似乎是用一整块透明的塑料做成的。

“那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杰克问。

“是专供星际旅行用的，”诺曼说，“我们预订的这些床位，足够你们几位住了，如果你们愿意进行一次时空旅行的话。”

“哦，暂时还不想。”爸爸喃喃地说。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即也许随时会从梦境中惊醒。

越过小室，在过道的顶头，有一个狭窄的小门。

“从这个门进去，就是我们的起居室。”诺曼以主人的那种充满自豪感的口吻说。他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门哗地一声开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型电梯。里面相当拥挤，然而，大家都设法走了进去。电梯徐徐下降，把他们带到飞船的下半部分。他们一行步出电梯，走进一间小小的起居室。他们在小寝室、洗澡间、厨房里游荡了一番；然后，顺从地跟在诺曼后面，返回电梯，来到飞船的上半部。这儿的形状，很像一个乒乓球的上半部分。房子中间，有一排安乐椅，摆成了半圆形。飞船前端的那一头，摆着另一排椅子，以直线形排列在一套仪表盘前面。诺曼把他们领到屋子中间的椅子跟前。

“喂，诸位请坐，我要给大家看看飞船的一些工作情况。”

大家匆忙坐下，都不想耽误一分一秒的时间。

“嗯，还挺舒服的。”妈妈说。他们的主人多少带点儿自负，等待着每个人坐好。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迈着八字步，戏剧般地走到房子一端的控制台前。他按了两个旋钮，转身看着他们的脸。

拱形的顶棚上，闪了几道光亮。突然，整个屋子全黑了，只有诺曼身后的仪表盘微微发光。他们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在暗处观看东西。格雷戈吞了一口气。他抬起头，看见了迅速出现在夜空中的繁星和月亮；稍一低头，看见了树木和屋顶阴影的轮廓。

“啊，这真像天文馆！”他对其他人喊，“诺曼，是屋顶打开了吗？”

“不，”他说，“整个顶棚就好像你们的电视机的荧光屏一样，当然薄得多——大约有两张纸那么厚。好，看这个吧。”

星星好像从前面向后移动；这时，布朗家的房子呈现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从打开的后门里及窗户里射出的灯光。

“转一转这个小球，你们就能看清另一个方向。”诺曼指着控制台上一个光亮的球形旋钮解释着。格雷戈第一个离开座位，到跟前看了看。诺曼对此毫不介意，于是，其他人也都上前去了。这个圆球上面有许多纵横交错的线条，很像一个地球仪。北极和南极显示出从飞船前面和后面看到的景象。只要飞船指向哪里，那些方向的景象都能显示出来。转动这个小球，就可以向任何方向察看。看起来，诺曼似乎已下了决心，准备干一件什么事。

“喂，你们谁愿意作一次环球旅行？”他们一个个吃惊地看着诺曼。爸爸咳嗽了一声，看了看表。

“已经１１点钟了，孩子们该睡觉了。诺曼，你想想，我们不能让他们整夜不合眼呀！”

“只有几分钟的功夫。”他轻松地回答。

妈妈坐回安乐椅，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她喜欢探险，并且有点感情冲动，而爸爸却十分谨慎。

“我去。”她说。格雷戈、史蒂夫、杰克和约兰达赶忙回到座位上，一双双眼睛，注视着爸爸和诺曼；一张张脸上，挂着期待的表情。爸爸知道自己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只好跟他们一起去，但向诺曼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说真的，这次旅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我想，我可以安排个把小时的旅行。当然，要是这样安排，你们在飞行时就只能看到沿途的一些东西。”

“船长，快出发吧！”史蒂夫用力挥着手，喊了起来。下决心的事，他很少忧柔寡断。诺曼微笑着，向控制台走去。

“往天空看！”杰克惊叫起来。一双双眼睛立刻向飞船的顶部望去。一排排树木和房子，在濛濛的夜色中向下逝去。胳膊、腿就像捆上了铅一样沉重。他们的肚子感到很不舒服，就像乘高速电梯似。

“我们要爬上２００公里的高度，才能向西赶上太阳，绕地球转一圈。”诺曼宣布说。除了天空越来越黑之外，没有什么能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急剧地升高。星星不再眨眼，而是持续、明亮地照耀着；大气层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大家默不作声，兴奋得简直说不出话来。

出发后大约十分钟，飞船船舱里不再那么昏暗。太阳从一个很大的球体——地球的边缘急速升起，映入眼帘。约兰达和妈妈屏住呼吸，从依稀可见的地球上空，观看着日出的壮丽图景。

“啊！真好看！”格雷戈兴奋地叫了起来。

诺曼又开腔了：“你们尽管看太阳好了，不用担心伤眼睛。镜头已经把太阳光线过滤了，因而不会伤害什么。你们向太阳中心看去，就会发现几个黑子。在左缘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太阳耀斑，从这儿看起来非常小。”诺曼转动了一下另一个旋钮，太阳在他们面前的荧屏上被放大了１００倍。“然而，你们可以看到的、从太阳表面升腾的火焰，比地球的直径还要高三倍哩！”

诺曼又移动了一下操纵杆，太阳恢复了原状。当他把镜头向下移动时，一双双眼睛都向太阳下方的世界——地球——望去。

“朝那儿看！那是非洲！”史蒂夫喊了一声，高兴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辨认出非洲大陆的轮廓，并不是一件难事。它的北端呈棕色，向南渐呈黄里透绿的淡褐色，中部是一片深绿，南端又呈淡淡的绿色。

“看，那一定是撒哈拉沙漠。”妈妈喊了起来。她指着横跨这块大陆上半部分的很深的浅黄色地带。

“唉呀！那是……不，不可能！是，就是！那儿起了沙暴。”格雷戈指着一块在沙漠上空悠悠浮动的云朵，惊叫了起来，“可是，这块云朵很大，一定有几百公里宽。”

非洲从脚下逝去，深浅不同、蓝绿相间的大西洋，现在似乎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大洋的表面，到处飘浮着羽毛般的块块轻云。

“南美洲就要出现了，我要飞船减速，让大家看一个城市。”诺曼宣布说。突然，舱顶上呈现出淡黄色。

“现在，我已经把镜头调到了红外区。”诺曼说，“你们将要在荧幕上看到的深红色的地方，就是人类存在的见证。我们一会儿要飞越的那个城市，就是巴拉那河口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注意红色的出现。”

他刚一讲完话，大家就看见了下面的河流。河流入口的浅海呈现出一块粉红色，而周围却是一片橘红。在河流的北岸，这座城市以一个巨大的红点出现，周围还有许多小红点以及与红点相连的红线。诺曼轻轻地转动了一下调节器，颜色又恢复正常。

“下面的小方块是房子吗？”格雷戈问。他从额前拂去长长的黑发，好像这样一来，他会看得更加清楚似的。

诺曼笑了：“不，那是街坊。那些小方块，或者说长方形，是由街坊周围的街道组成的。”

他们快速掠过星空，极目远望，直至安第斯山脉出现在他们眼前。从上面看过去，就好像是一片深灰色的皱纹纸，而皱起的顶端被白色覆盖着。这一切，都随着似乎正在下落的太阳一起，被抛到了后面。

当他们静悄悄地从大西洋上空驶过时，诺曼再一次轻轻地把镜头调到了红外区。荧光屏上不时地出现一个个小红点，标志着下面很远地方的一个岛屿、一艘轮船或一架飞机。最后，一块很大的红色马蹄形出现在眼前。

“又回到墨尔本了。”爸爸喊了起来。沿海湾和岛屿的住宅和建筑物的形状越来越大，他辨认出来了。飞船渐渐减速并开始降落。不一会儿，他们就回到了起居室。由于刚才的旅行，他们多少还有点儿头晕目眩的感觉。

“可是，我们并不像宇航员那样，有失重的感觉啊！”格雷戈抱怨说。他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体验失重现象的机会。比起他的弟弟，他更倾向于把问题考虑得深入一些。

“嗯，我忽略了你们还没有发现重力这件事。”诺曼说。

“不，我们已经发现了。”史蒂夫回答，他不想让诺曼觉得人类太愚昧无知，“艾萨克？牛顿许多许多年前就发现了。”

“我的意思是发现什么使得重力起作用。”诺曼轻声说。

在刚才的旅行中，爸爸是全家受震动最大的一个。他甚至还没有乘坐过现代化的喷气式飞机呢！因而，他很难相信自己从一次持续了不足一小时的环球旅行中刚刚返回。他曾充满信心地计划在几年内进行这样一次旅行，然而，他期望用半年时间做这件事。他真感到不可思议。心想，假如他告诉一起工作的朋友们，说他在一小时内周游了世界，他们会怎么想呢？“也许会把我关起来。”他忧闷地想。

布朗一家都感到同样的忧虑。他们已经亲身经历了许多奇异的事情。然而他们深知，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他们。约兰达把大家都想知道的事讲了出来，她明亮的蓝眼睛察看着诺曼的脸。

“诺曼，你现在有了宇宙飞行器，你打算干什么呢？你要离开我们吗？你准备回家吗？”

诺曼从容、善良的性格，已很快赢得了他们一家人的诚挚友谊。他们屏着呼吸，等待他的回答。他们深感诺曼的离去，将会使他们更加忧虑、更加寂寞。

诺曼看了看约兰达，又看了看其他人。他知道他的新朋友们此刻正在想些什么，因而，他小心翼翼，字斟句酌。

“我很想多住些日子，可是，我必须马上回去，不然，我的朋友们会为我担心。布朗夫人，也许在我走之前，”他转向妈妈，“你和布朗先生会允许我带上孩子们进行一次短暂的旅行。也许我们要到星际间去，还可能对我的家乡所在的行星作一次快速访问。你们也愿意一同去吗？”

爸爸慢慢地摇摇头，感到茫然。“我不会去，谢谢，诺曼。亲爱的，你呢？”他说着转向妈妈。

“不，谢谢你，诺曼。星际旅行，我也吃不消。”

诺曼、爸爸和妈妈转向孩子们。四个孩子听到邀请，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默默下定决心，想用意志力使爸爸和妈妈允许他们前往。

“诺曼，安全吗？”妈妈疑虑地问。

他笑了笑说：“如果不安全，我会请他们去吗？”

爸爸心头的疑云依然未消：“诺曼，旅途需要多长时间？”

“至少一天，两天更好。”

爸爸懂一点天文学知识。要在少于人生的时间内，去星际旅行并返回地球的想法，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同时，他已习惯于把这位奇怪的客人的话当作事实加以采纳。他向妈妈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一双双眼睛又向妈妈望去。她迟疑了片刻，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接受诺曼的邀请。孩子们高兴得全跳了起来。

“什么时候，诺曼？什么时候？”史蒂夫在一片喧闹声中喊。

“周末行吗？”他问道。孩子们都忧郁地哼了一声作为回答。而妈妈坚定地说：“行，周末可以，谢谢。这样，孩子们不会误课。”但孩子们都嗥叫起来表示反对。

“好，这件事就谈这么多，大家都去睡觉吧，否则就不让你们去了。”类似这样的威胁，妈妈至少一天来一次，但从来没有实行过。杰克慢慢地站了起来。格雷戈也站了起来。

“杰克，等一等！我去拿手电，送你回家。”格雷戈说。

四、星际旅行

“这次星际旅行，只好在星期六清晨进行，并且，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开始。”诺曼解释说，“星际旅行的规律之一，就是尽可能在夜间起飞，在夜间降落，避免打搅那些可能看见飞船的远离文明世界的人们。以往发生的类似情景，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影响。有时，这种情景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前兆；有时，一些部落惊慌地逃离了他们的村庄。原始的居民，根据自己看见的宇宙飞船和宇宙人之类的景象，甚至虚构出了宗教和上帝。”

杰克为了保守关于诺曼的秘密，她告诉父母亲说，她已经接受了邀请，要在布朗的家里度过周末。她的父母亲高兴地看到女儿跟布朗家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同意她星期五晚上在布朗家过夜。

不用做多少说服工作，两个男孩、杰克和约兰达，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然而，他们怎么也睡不着。格雷戈是一家人中瞌睡最少的一个。整个晚上，他不时地猛然醒来，想看看时间到了没有。钟表的闹铃拨在５点，但他总担心闹铃到时不响。正当他第一次进入梦乡的时候，闹铃响了。这铃声，闯入了全家人各式各样的美梦。

开始吃早饭了。杰克穿着深绿色天鹅绒裤和深绿色天鹅绒短夹克，十分引人注目。约兰达已穿上了她最好的白裤子——两只口袋上绣着花，衬里的颜色十分艳丽。史蒂夫穿着他那件带黑十字的斜纹粗棉布夹克。

格雷戈把杰克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嘿，你打扮得漂亮极了。”

在格雷戈的身后，爸爸向妈妈使了个眼色，笑呵呵地说：“我想，他终于认出了杰克。”接着，他继续讲，显得更加严肃。

“离开这儿后，你们这些孩子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举止，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妨碍诺曼的工作。并且……”他停住了，把话咽了下去。他想说的是：“并且平平安安地回来。”

诺曼走过来，拉住爸爸的手。“布朗先生，”他很文雅地说，“不要担心，他们将会比过马路、骑自行车还要安全。我保证把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诺曼，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妈妈说。她知道，诺曼有时说一些古怪的话，做一些古怪的事。可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全家人已认识到，诺曼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只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他自己民族所取得的成就有点骄傲。

出发时间到了。格雷戈胸部感到有点儿闷，憋得透不过气来。史蒂夫一句话也不说，猛烈地吻了一下妈妈。杰克显得十分严肃，也吻了吻妈妈。约兰达亲了亲妈妈，拥抱了爸爸，十分信任地拉住诺曼的手。不知怎么地，她同诺曼已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她经常渴望帮他做一点事，而他也总是以温柔的态度对待她。约兰达有点不大习惯。她感到同两个哥哥在一起，生活总显得杂乱、无趣。

为了缩短那种令人感到别扭的离别场面，他们一行登上舷梯，走进飞船。在飞船门口，他们每一个人都稍停了一下，向站在下面的爸爸、妈妈挥手告别。诺曼指挥孩子们到了控制室，坐在圆屋顶房子的中间。屏幕忽闪了一下，出现了图像。诺曼扭动着控制柄，让星空滑了过去，直到可以看见爸爸和妈妈在下面挥手时为止。飞船开始上升，爸爸和妈妈变得越来越小，不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了。诺曼扭了扭控制柄，又看到了星空的图景。

“喂，宇宙的伙伴们，”诺曼开始说，“我们不打算在太阳系的这些行星上浪费时间，而是要直奔我们的星系。也许在归途中，我们会看上一两个。为了很快地到达我们的星系，我们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旅行。飞船正在加速，快，我们要做好准备。”

他把孩子们领到外面走廊的一排睡椅前，立刻教给他们如何进出装有睡椅的船舱。格雷戈第一个钻了进去，放下盖子，他感到非常舒适。所有的人，包括诺曼都很快躺在各自的睡椅上。诺曼讲话了，他们通过某种内部联络系统，听得很清楚，可是，谁也看不见这种装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正迅速地接近光速。我们的身躯已蜷缩成一团，整个飞船已经变得跟篮球一般大小。然而，你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要变成豆粒那么大。待到超光障的那个时刻，我们将变成另一种形态，到那时，我们谁也看不见谁。我将同你们在精神上保持联系，因为你们听不见我的声音。从现在开始，无论你们做什么事，都绝对不能把舱门打开。等我说安全了，才能打开。”

诺曼好一会没有讲话。格雷戈、杰克、史蒂夫和约兰达，都注意到天空似乎突然变得明亮起来。格雷戈扭了一下头，想看看杰克是不是也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望去，他能看见的，只是一片浩瀚的紫黑色天空，繁星密布，闪闪发光。当诺曼再次讲话时，他突然感到极度的寂寞，惊惧涌上了心头。

“大家镇静点，不要动。我们所处的这种形态不会很久。我们很快就要减速，恢复正常的速度。我们已经越过了光障，但仍相互看不见。现在，我们正贮存时间。只要我们继续以直线向我们的星系飞行，并沿原路返回，除了加速和减速消耗时间以外，我们在旅途中不会损耗时间。你们一定会说，我们的旅行根本没有花费时间。”诺曼笑了一下。

格雷戈意识到一切都正如诺曼所说的那样。他不是通过耳朵，而是通过思维，听见诺曼在讲话，就像人们在梦中互相交谈那样。

诺曼继续说：“如果你们向右看，很快就会看见一种非常有趣的景象。快要到参宿５星座了，这是你们正南天空中的一个最大的星球。”

他的乘客们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已越过了那个庞然大物。这种情景真使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

“参宿５星座使你们的太阳显得很小。它的半径，大约相当于太阳到你们称为金星的那颗行星的距离。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样想象的话，它的直径约为２．２５亿公里。它的确是你们宇宙空间的一颗巨星。它虽然很大，但我们离它很远，不会伤害我们。”

格雷戈把这颗星跟地球夜空的月亮作了比较以后，感到异常惊愕。这颗星距他们非常遥远，但看起来居然有足球场那么大，长长的红色火舌，在这颗看起来皱折不平的星球表面上跳跃、翻腾。这使他回想起了他看见过的一个大脑的彩色图片。但是，这些折痕皱纹似的表面在不停地改变形状。诺曼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的星系——银河系的美妙景象。你们离它挺近，能仔细看清了。”

银河系犹如一个巨大的轮子，在他们下面展开，它的中央，嵌着一颗沉重的圆球。

“下面的那些星球，足够你们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各占据一个。或者说，你们身上的细胞有多少个，下面的星球就有多少个。整个星系约有１０万光年长，１万光年厚。所有的星系都在不断运动，现时，银河系同其他星系相比较，显得相当有条理。看看你左边远处的那一个吧！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星系，看起来有些混乱。”

他指的那个星系跟银河系一般大，可这个星系没有旋转轴，它只是一个特大的星团，同仙女座和银河系不一样，没有一定的形状和次序。可是，前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星系，正变得越来越大，它像银河系一样，显得很有规律。飞船愈来愈近，这个星系外缘的星球一下子就滑了过去。

“我们现在已来到我们的星系，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星球；我想，我们一定会很有兴趣。我们要放慢速度，仔细地看一看。”

格雷戈注意到，天空又在一点点地变化着。他向周围看了看，使他宽慰的是，他又一次看见他的同伴们躺在附近的舱里。墙壁和地板重新出现了。在荧光屏上，一颗特殊的星球正在逐渐变大，最后变得和太阳差不多一般大小。

诺曼揭开他自己舱上的盖子，喊道：“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他们来到诺曼跟前，一个个感到两腿有点僵直，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似的。格雷戈看了看手表，知道他们离开地球已有５个小时了。这期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而他们感到旅行似乎仅持续了几分钟。诺曼领着他的朋友们乘上电梯，又回到了控制室。已成为他们新太阳的那颗星，现在正好位于飞船的左边。在半球形的荧光屏上，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正迅速接近一颗行星。

“诺曼，那是你们的行星吗？”约兰达高兴地问。诺曼皱了一下眉头，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这是我的祖籍行星。所以，我认为你们会对它现在这个样子感兴趣的。”

“哎呀！那好极了！”杰克喊了一声。

“啊，妙极了！”格雷戈和史蒂夫异口同声地说。

可是约兰达却保持沉默。她已经注意到了诺曼脸上的表情。他通常总是含笑、开朗、友好的，可现在却露出不甚愉快的神色。

当他们再次变得缄默不语时，诺曼继续说：“许多许多年前，我们行星上需要的许多物资开始荒歉。那时，我们的文化很发达，我们的人民住在宽敞的、漂亮的楼房里，看起来不缺少任何东西。可是，维持这种豪华生活的原料开始枯竭了。

“我们星球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发动了战争，因为他们总想多得到些东西。和平稍一恢复，我们的领导便决定寻找另外的行星，向那儿迁徙，另择家园。建造可用的宇宙飞船，花去了许多年时间。在我们离开之前，许多贪得无厌的集团，又开始了许多小型的战争。我们的‘行星警察部队’无法完全控制这些人。

“当我们迁走的时候，正在打仗的那些人不得不被留了下来。在我们的人民当中，有许多人不愿意改变他们陈旧的生活方式，接受新行星上将要实施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英明领导，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了如何生活，以确保新行星上的原料不被浪费，并能持续许多代。对于食物、衣服以至住房，严格限制在需求的范围之内。一切机器归人人所有，以便能够最广泛地利用。不许浪费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祖先的亲属要加入我们的行列已为时太晚。我们能够接受变革，因而我们在不断地进化，从而我们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祖辈总不愿接受变革，因而至今一点变化都没有。他们使我想起了你们地球上的蚂蚁——５０００万年以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当诺曼讲完话的时候，飞船在它下面那颗行星的高空暂停了一下。远远望去，这颗行星没有什么与地球不同的地方。透过浮云，下面是大块大块的陆地和海洋。陆地与大海的颜色不同，陆地呈棕色，大海被一大片浅绿色覆盖着。

“我给这个照相机换上一个望远镜头，我们无需靠近，就能看见下面的景象，而用不着打搅那儿的居民。”

史蒂夫向前倾了倾身子，格雷戈把头发向后理了理，想看得更清楚一些。约兰达向诺曼靠了靠，在淡淡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显得有些鬈曲。

下面的陆地，在荧光屏上迅速地变大，他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辨出溪流、山脉，以及植被的存在。然后，诺曼调到红外区，搜寻下面生命的踪迹。镜头缓慢滑过陆地，一片红色终于出现了。在红色区域内，有某种动物生存的痕迹。诺曼把控制荧光屏的两个旋钮按了按，穹形荧光屏上的图像变成了原来的颜色。他把下面的图景放大，直到看起来像在几百米以外。这时，飞船停了下来。

他们看见一个小湖泊，有条小溪流了进去。湖边住着一簇人，准确地说，一共有四群，每群约有六十人之多，沿着湖泊的一边站成一排。每一群都由男人、妇女和小孩组成。除两点外，他们和地球人很相似。他们的头呈心脏形状，身躯瘦得吓人。

从他们的行动来看，好像白天的活动才刚刚开始。有几堆火正在燃烧。一些人还在睡觉，而另一些人却正在吃饭。四组男子正在集合，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庞大的狩猎队。其余的男子正在向小溪上游走去，手里拿着细长的杆子，看样子准备去钓鱼。飞船里的人都坐在那儿，仔细地观看着。当他们看到下面的情景跟地球上的原始部落生活相差无几时，一个个神魂颠倒，简直着了迷。时间过得真快，他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二十个人组成的狩猎队的活动上来了。他们带着弓、箭、飞镖和粗制的斧子。一些人还带着形似尖钩的长矛。

他们登上了一座贫瘠的、布满岩石的小山，越过了一段泥土似的开阔地面，进入了一块稀疏的纺锤形的灌木丛。这些树丛延伸了几公里长，逐渐消失了。当狩猎队走过开阔地带的时候，整个狩猎队的态度改变了。人们不再漫不经心地边谈论边比划着手势直朝前走，而且充分利用路上出现的小坑，跑一阵、爬一阵，很快到达了开阔地带的另一端。

他们到了那儿，在矮小的灌木丛中和低矮干枯的树林中分成几组，排成了一个防御性的半圆形，好像害怕进攻似的。可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了一会儿，领头的发出信号，五个侦察兵跑到大队的前面。飞船上的那些人可以看见，他们正朝着另一大群人前进。那儿有三四百人在一条小溪旁宿营——小溪一边是陡峭的悬岩构成的天然帐篷。

这个村庄很小，房屋简陋。村外五公里处，一群妇女正从树上摘硬果。狩猎队的侦察员搜索到了这些采硬果的人，大队人马便向她们靠近。那些女采集者的周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荷枪持械的男人。他们矛枪向外，形成了一个防卫性的圆圈。那儿有十五个妇女、八个男人。这些男人赤条条的身体上，系着黄白两色的布条。妇女们提着藤篮。

这些人在灌木丛中择路前行。妇女的手指灵活，动作迅速。她们都急于采满系在身前的篮子。她们不时地向四周张望，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男人们则从来没停止警戒。

坚果树长得东一棵，西一株，采集起来很不容易。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劳动，多数妇女的篮子已装满了。每当一只篮子装满时，篮子的主人就把它提到一个卫兵跟前去，卫兵点了头，她才能到完成了任务的妇女们那边去。一位年轻姑娘的篮子装得不十分满，一个卫兵厉声训斥她，用长矛戳她的腿。她蹒跚地回到一棵树前，站在一位仍在吃力地摘着果子的老太太旁边。

有个卫兵留下看着她俩，其他人站在前面，不耐烦地等着。当这两个妇女快摘满的时候，这个卫兵对其他人喊了一声，这些人拿起篮子或武器，开始离开树丛，向村子前进。这个卫兵跟在队伍的后面，接着是老年妇女，最后是那个姑娘。她的腿有些毛病，很难跟上。她逐渐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那个卫兵转身催促她快点走，同时担心着自己的生命。

狩猎队早已在树丛中隐蔽着。当这个卫兵和这两个妇女走过他们隐藏的地方时，一名狩猎队员仔细地朝这个远去的卫兵射了一箭，射伤了他的胳膊。

这个卫兵中箭时惊叫了一声，老年妇女马上扔掉篮子，钻进树丛，跑得无影无踪了。那个姑娘被吓瘫了。没等清醒过来，她已被一阵雨点般的飞箭射中。她的身躯还没倒在地上，四名狩猎队员就赶了上来。他们用斧子一阵猛砍，可怜的女孩就被砍成了血淋淋的肉块。他们似乎早已习惯这么干了。他们动作迅速、准确，简直像屠夫杀猪宰羊一样。

与此同时，远在高空的飞船里，恐慌万状的旁观者发出了一阵尖利的吼叫声。

“你们这些杀人的魔鬼。”格雷戈大声喊叫。约兰达尖叫起来。杰克在呜呜咽咽地哭泣。史蒂夫握紧拳头，猛击椅子的扶手。而诺曼却默默地静坐着。

下面那个受伤的卫兵，紧跟在他的伙伴们后面逃命。几个狩猎队员在后面追赶，用箭射他，但未射中。前面的男男女女都听见了那个卫兵的叫喊，也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妇女们丢下篮子，惊慌失措地向村里跑去。男子汉组成一队，跑回去搭救他们的伙伴。

狩猎队员看见卫兵们向他们冲来，便停住了。他们胡乱射了一阵箭，扭头就跑了。砍杀女孩的那些家伙拣起血淋淋的肉块，也逃跑了。

在几百公里的上空，史蒂夫朝着这帮家伙怒吼：“你们这帮胆怯的魔鬼！”

卫兵们只追赶了一阵。他们看到虽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担心其他暗藏的袭击者可能乘机杀害更多未受他们保护的妇女。狩猎队员向前奔跑，直到把卫兵远远地抛在后面，才停了下来。

残害那个可怜女孩的凶手不慌不忙地跑着，又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村庄。他们漫步穿过营地，把女孩的碎尸举过头顶。有些人还挥舞着长矛和弓箭。其他的人在跳一种什么舞。妇女们、孩子们都跑了过来。狩猎队走过时，他们欢呼、鼓掌。

格雷戈在高空愤怒地大喊起来：“他们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英雄呢？砍杀了一个女孩子算得上什么功臣？”

孩子们跑去抱柴禾，不一会儿，熊熊大火燃烧了起来。这一群男男女女，从女孩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用棍棒一片片地挑着，架在火上烧烤。

飞船上的人个个惊恐万状，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孩的尸体很快就被吃光了。下面的景象简直就像一桌欢乐的席宴。杰克紧闭双眼，不忍目睹。史蒂夫看样子快要哭出声来。格雷戈脸色苍白，吓得呆若木鸡。

约兰达啜泣着：“我一定会病倒的。”说着，从房间里冲了出去。

“你们看到了，我们这个行星上曾经有过高度文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诺曼悲愤地说，“我们不看了，休息一会儿吧。”

“他们为什么倒退到像动物那样生活？”格雷戈惊奇地问。

“不要太不客气地去判断他们，这一切涉及到一个生存的问题。为了得到足够的蛋白质维持生活，他们被迫互相残杀。大气的污染、水土的流失，以及人类的贪得无厌和愚昧无知，使绝大多数野兽绝种。大量的病虫害和过度的种植对优质土壤的严重破坏，使食用植物很难生长。现在，他们被迫去吃昆虫和杂草，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他们也就互相残杀。他们都力图杀死并残食其他部族的成员。对于本部族的成员，只有当他们死了以后才吃。”

“他们真是坏透了，应当统统杀掉。”史蒂夫愤怒地说。诺曼看着他，摇了摇头。

“很早很早以前，你们的人民也是这个样子。假如你们仍以贪得无厌的方式生活，那么，你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告终。够了，下面那些可怜人的生活情况不必再看下去了。咱们到起居室去，吃点东西，睡一会儿，再继续旅行。”

看了刚才发生的那些事，没有一个人想吃东西。诺曼给他们讲了下面那颗行星的许多情况，使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杀人、人吃人的残酷意境中转移开来。他给他们讲述了巨大的沙漠如何占去了大量的土地；新的耐寒植物怎样逐渐形成，改良了土壤、净化了空气。海洋仍然被大片杂草覆盖。然而，鱼和鸟类已经进化，能食用杂草。许多地区已经恢复了生态平衡。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已经减少，温度下降。这就阻止了杂草的疯长，使其不能超过有用植物的生长。

“１万年以后，”诺曼解释道，“这个行星将会充分地恢复到一种简单形式的文明。”

“这种混乱状态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了？”史蒂夫问。

“大约１０万年了。要不是我们居住的行星尽力帮助，这个行星要进化，可能还需更长的时间。”

“你们帮助他们已经有多长时间了？”约兰达问。

“起初，当他们还处于所谓文明的时期，他们不想接受我们的帮助。事实上，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跟我们的行星打仗。他们说，我们的生活准则对他们是一个威胁。因而，只是在他们的文明全面崩溃之后，我们才能够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帮助他们。甚至现在，他们仍然流传着魔鬼从天而降的神话。他们为这一切编造了一种简单得出奇的解释。

“这个行星有两个月亮，一个被看作天上的凶神，另一个被看成和霭可亲的上帝。当这些变革在行星上出现时，他们便说好月亮在尽力赶走坏月亮。”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约兰达插了一句。

“他们不是真正的坏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生存。好啦，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上床休息一会儿吧！明天，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所居住的行星。”

诺曼一说休息，他们确实感到有点疲倦了。于是，各人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子。除了诺曼，所有的人都很快进入了梦乡。诺曼回到控制室，又把镜头对准下面的那个部族，眼里噙着泪水。

“我希望……我希望这一切不要在他们美丽的行星上再次发生。”他低声地自言自语。很晚了，诺曼才回他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的黎明以它美丽的色彩降临飞船。住处的墙壁在孩子们就寝之后，曾很快变成了黑色，清晨，墙壁又变成了深红色。一轮红日从美丽的群山上冉冉升起，照耀着波浪滚滚的草原。一觉醒来，看到这种景色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墙壁就是荧光屏，映出了远方一个行星上的黎明。孩子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在一片草地的中间。从每间房子墙壁上的小气孔里吹进了令人愉快的、温暖的空气，微风拂面，草浪翻腾。

这些宇宙旅行家们，一个接着一个跟诺曼一起去吃早饭。他们一边吃，一边从小餐厅周围墙壁上的电视屏幕上观看着部族的活动。那些人露宿在地面上，一堆一堆地挤在一起。他们没有下功夫去建造真正的房子。晚上，他们只是用芦苇编织的粗席子遮身。

吃罢早饭，这些旅行家又回到了控制室。诺曼已作好了下一步到他的祖籍星球旅行的一切准备。他调整了一下荧光屏，他们头上便映出深黑色的星空。在横跨天空的巨大的星带中，他指出祖籍星球的位置。

由于格雷戈的坚持，就在飞船发射之前，诺曼又将镜头对准下面的部落，好看上最后一眼。这个部落正开始一天的工作。诺曼把镜头以弧状扫过周围的乡村，向这一地区告别。正在这时，他愣住了。他调了调镜头，对准了离营地约有两公里的一座小山，并增加了放大倍数。孩子们都向他围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诺曼，什么事？”格雷戈情不自禁地小声问。

距营地较远的那头有一座陡峭的小山。一大帮武装人员藏在山的另一边。他们一看见信号，就一跃而起，翻过小山，成群结队地直奔村庄。他们跑得真快，被发现时，已经跑了一半儿路程。紧接着，这些男男女女便很快地朝四面八方跑去，女的匆忙去抓小孩；男的拿着武器和其他东西沿湖边跑。大伙儿都向一个巨大的灌木丛逃去。这个灌木丛生长在小溪和湖泊相汇的一个拐弯处。

一小队渔民被这些人截住了。他们不得不跳进湖里，向对岸游去。霎时间，万箭齐发，乱石如雨，一齐向渔民们飞去。有四个人竭尽全力游出了射程以外，到达了对岸。有两个人没有游过去，他们被箭击中，消失在水下。进攻者随后袭击逃走的村民，时而停下来搜寻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抢走。这一短暂的停留，使老人及小孩有充足的时间逃进灌木丛里的避护所。

“这是一场战争。”格雷戈大声说。他感到既兴奋又吃惊。

“他们是一伙杀人犯。”杰克吼叫了起来，她异常恐惧。

“他们在为那个女孩报仇。”史蒂夫说。他希望进攻者能赢得胜利。

诺曼把镜头调向大树丛，再次增加放大倍数。两个男孩直喘气，约兰达惊叫起来：“哦，看那些蒺藜。”

灌木丛实际上是一个缠结着３米多高藤蔓的大树丛，藤蔓足有人的手臂那么粗，结满像利剑一样的刺，村民们早已在这里挖了地道。他们通过地道，已到达这一安全地带。进攻者向灌木丛射了一阵乱箭。然而，除了炮弹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穿透这藤蔓萦绕的树丛。

进攻者试图跟随村民进入地道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地道口防守很严，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然后，进攻者企图烧掉灌木丛，也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挥舞了一阵矛枪，大喊大叫了一阵便走开了。过了好一会儿，侦察人员才从地道里钻出来，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察看，想搞清楚敌人是真的走了，还是施展什么诡计。

诺曼解释说：“这是一场复仇战争，进攻者是那个被杀的女孩的部族，他们报了仇，而且多杀了一个。”

“如果一边是因他们中的一个被杀而向另一边报复，”史蒂夫又以复杂化的方式提问，“那么，另一边为什么不停下来？这样一来，不是没有报复了吗？”

“他们会吸取这个教训，将来会变得较文明一点。”诺曼解释说，“需要帮助他们做的是：从自然界生存的许多种动物中变革出一些适合的食用动物。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动物中的大多数是不容易变革的。例如，最普遍的动物是一种像你们的老鼠那样的生物。假如只增加它的体重，而不先使它不像原先那么凶猛，势必带来一场灾难。”

“你们为什么不在这个行星上建立一种警察队伍，去制止他们打仗和互相残杀呢？”格雷戈问。诺曼忙着调节控制仪表，暂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飞船迅速离开下面的这一行星。

“我们一直在尽力帮助那里的亲属。但是我们认为，控制他们根本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社会变革和体型变革的过程中，这种作法只能把他们禁锢在目前的状态。他们将永远不会变革。他们必须从自身经历中学会，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如何最好地向前发展。”诺曼扭头瞥了格雷戈一眼，看他是否听懂了。然而，格雷戈似乎迷惑不解。他继续说：“假如你们始终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人民，他们将永远不会成长起来，他们将永远不会学会什么是责任心。”

格雷戈点了点头，表示他现在已经懂了。杰克也点了点头。

“现在，我们只好到我们各自的小舱里去，星际飞行马上就要开始。”诺曼说，“这仅仅是一次非常短暂的飞行，可是，我们必须做好超越光速飞行的准备。大家都来吧！”他把大伙儿领向电梯。

此刻，下面的那颗行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看起来只有针尖那么大。

五、未来的行星

过了一会儿，这些旅行者又聚拢在控制室里。他们在舱里呆的时间似乎比上次短多了。他们对于飞船越过诺曼称之为“光——时障”时自己变成的特殊状态，也不那么害怕了。

在拱顶形屏幕上，一个仍很渺小的行星，正在迅速地变化，越来越清晰。

“那就是我的家。”诺曼亲切地说。

飞船在一个行星表面大约１００公里的高空迅速掠过。这个行星比地球略小一点，海洋比陆地也略多一点，并且只有一个极冠。诺曼使飞船在一大片陆地的上空停住。一个个环状的小片，整齐地点缀在下面的陆地上，呈现出与周围乡村全然不同的色彩。诺曼加大了屏幕上的放大倍数，好让他的同伴们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发现那些环状物，原来是被灌木丛围起来的小块土地。在每一块土地的中心，有一座小小的圆形建筑物。

“我们有围起来的圆形土地，”诺曼解释说，“因为我们农业的全部耕作过程，都是自动化的，机器放置在土地中间的那个建筑物里，并在那里控制操作。每台机器都用电缆连接着，当机器犁地、播种或收获时，它自动向控制中心发出信息。”

“可是，这不是太浪费土地了么？”格雷戈问。

“请不要忘记，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只有极少数人使用躯体。这就是说，同地球上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需要少量的食物。况且，每块土地周围的天然灌木丛，又是害虫的天敌——鸟、昆虫和动物的栖息之地。我们用不着使用有毒的化学药剂，也不使用化肥。那些土地已经使用了２０００多年，然而，仍与其周围的生物界保持着完全的平衡。我们的土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所以，那些土地仍可以持续使用若干万年。顺便说一下，这个行星上一年有４１０天，一天有２８小时。”

“野兽不糟踏庄稼吗？”史蒂夫问。他可以看得见土地周围根本没有篱笆。

“是，糟踏一些。我们每年计划的种植总量中，包括了这一部分损耗。”

“嗯，要是我就不客气了。”格雷戈说，“假如它们惹怒了我们的农民，我们就要开枪。”

“破坏生态平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你们杀死野兽，就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在我们的行星上，还给野兽创造生存环境。好啦，让我们向前走走，看看我们的发电站吧！”

飞船直奔赤道。在拱形屏幕上，很快地出现了一个低矮的平顶建筑物，上面有一座锥形小塔，就像蛋卷冰淇淋似的。塔的尖端，深深地插入建筑物。一行类似的建筑物，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陆地和海上都有。

“这是我们的太阳能发电机组，是用来发电的。”诺曼说，“每一台发电机都能够做４５°的转动。这种发电机环绕我们的整个世界。一系列曲形镜子把太阳光集聚到热能转换器上，然后，热能使液体汽化，蒸汽带动发电机，工作原理同你们的旧式蒸汽机差不多。”

“雨天怎么办？”史蒂夫问。

“我们有大量的天然瀑布和我们自己筑起的大坝，可以提供大量的水电，以备急需。况且，在同一时间内，不会到处都下雨！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行，看看我们的一座城市。”

当地球上的来客第一眼瞥见诺曼指给他们的那座城市的时候，个个大失所望。这座城市同他们在地球上看过的城市相比较，简直太小了，可能容纳不了２０００人。没有道路，所有的房子都是单层，并且紧紧地挤在一起。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会有摩天大楼、单轨铁路和其他奇特的东西呢！”格雷戈说。

“在这儿，没有必要像你们地球上一样，要那么多的房子。”诺曼说道，“这儿没有学校，没有警察局，没有监狱，没有医院。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你们地球上那样的高楼大厦。”

“商业中心和停车场在什么地方？”约兰达插话问道。

“啊！约兰达，别这么傻。他们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史蒂夫替诺曼这样回答。他总喜欢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纠正他妹妹的错误。

“对吗？”她疑惑不解地问诺曼。诺曼点了点头。

“他们应有尽有。有些东西天天都送，就像你们地球上每天送面包、牛奶、报纸一样。送来的食品全是现成的，只管吃好了。”

“是热的吗？”杰克问。

“对，有些是。热饭保存在特殊的容器里，保温时间可长达一星期左右。新衣服、干净的毛巾和床单，也是每天分送。”

“哎呀！那就没有什么家务活了。”约兰达说。

“洗碟子怎么办呢？”史蒂夫咧着嘴，笑着问道。他记得诺曼做信号枪时，一直避而不谈这类家务琐事。

“噢，”诺曼向他笑了笑，回答道，“所有的碟子都要回炉，它们是用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很容易熔化。新碟子很容易造出来，供下一顿使用。食物残渣变成有机肥料，供农场使用，没有白白浪费掉的东西。

“然而，不要忘记，这里没有父亲、母亲，没有丈夫、妻子，没有小孩。他们都是工人，干一会儿活，就要回到思维中心去。他们需要的东西非常少。至于交通工具，他们使用一种反重力腰带，去各地漫游。这种腰带，能使每个工人每小时旅游５０多公里，并保持距地面３米的高度。”

“真带劲儿！我要是能有这样一条腰带就好了！”格雷戈把遮在脸上的头发向后理了理，笑着说，“可是，它们是怎样工作的呢？”

“还记得你们发现的那个高能球吗？”诺曼问。格雷戈点了点头。“那就是我们飞船上的动力单位。一个用完时，我就另换一个。这种高能球，很像你们汽车上的电瓶，但是能量比电瓶大多了。腰带上安装的，是一种非常小的球，就像我给你们玩的那一种。这种球能像喷气发动机一样工作，但没有热量，也没有噪音。它释放出的能量，能把系这种腰带的人推向空中，接着，就可以自由飞翔，想飞向什么地方，就可以飞向什么地方。”

“我想，我并不喜欢生活在下面的那座城市里。”杰克语气坚定地说，“我认为应该有男人、女人，应该有小孩才好。那座城市似乎很像一座工人群居的蚂蚁穴，而不是生活的乐土。”

诺曼咯咯地笑了起来：“那儿非常像一座兵营，而不像一座城市。工人们在那儿的时间非常短暂。他们在那儿一干完活，就返回思维中心。事实上，他们都喜欢这种变换。以躯体的形态出现，劳动一会儿，就好像欢度节日一样愉快。有许多思维单位，常常渴望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劳动，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形体变换，它们可以暂时停止思维和梦幻，愉快地度过这一段时间。”

工人们的房子非常小，还没有吉卜赛人旅行用的大逢车大。

房子的形状多种多样，但所有的房子都有斜面屋顶，并向地面逐渐延伸下去，成了一面面墙壁。房子没有窗户，房门天衣无缝地安装在墙壁上。给人的印象犹如从高空观看下面一块长着大西瓜的田地一般。

“墙是半透明的。”诺曼解释说。

“为什么？”史蒂夫问。

这一下可使约兰达得到了回敬的机会。她高兴地喊：“啊！史蒂夫，别傻了！半透明的意思是光线能透过，就像光线能透过灯罩那样。谁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她捞回了一把，谁也不赢谁了。她输一次，一定要捞回，而且经常这样干。

史蒂夫看了看诺曼，从他眨眼的神态里，便知道她讲对了，因此，只好保持沉默。

格雷戈问道：“诺曼，那边是什么？”

他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建筑物。它处在远处微微起伏的小山岭的褶皱中间——山岭太低，还不能称为山脉。太阳照射着这座建筑物巨大的嵌板，就好像许多六角形拼在一起，形成了有几层楼房那么高的一块巨大的水晶体。建筑物呈现出不寻常的淡紫色，表面看起来毛茸茸的。它跟格雷戈许多天以前在后院发现的那个高能球具有相同的嗡嗡声和功能。

“那是一所思维中心。”诺曼说，“在我们不需要躯体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种建筑物里。这样的思维中心，共有１０００个，每一个能容纳１００万个智力单位。”

飞船已经接近这座思维中心。诺曼指着一些似乎是从这个中心辐射出来的、像车轮辐条状的线说：“每一条线就是一根电缆，同其他工作系统相连接，同你们的电话电缆差不多。电缆把所有的思维中心串连起来，并同能源和计算中心相连接。”

他把飞船稍向前移动了一下，另一座建筑物便进入视野。

这座建筑物呈圆柱形，直径约一公里，大概有２０层楼房高。

“那是计算中心。在这颗行星上存在过的一切信息都储存在计算中心里。每一个思维单位可以用无线电同任何一个计算中心取得联系，并且可以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我们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尽力得到更多的知识上面。有时，我们需要躯体来使用像放大镜之类的工具，并进行探矿之类的旅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要有躯体的另一原因。”

飞船继续悄悄地飞越行星表面。诺曼奇特的家乡到了。从地球上来的旅游者看到了许多奇妙的景象。当然，他们对其中许多东西不十分理解。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停机场；看到许多美丽的建筑；在美丽的公园里，也看到不少珍奇的动物。这些动物都用壕沟或篱笆保护着，免得受天敌的侵害。为了建造动物园，他们从非常遥远的行星上带回了这些动物。飞船一直没有着陆，诺曼看起来连一会儿都不愿意多停，这一点使孩子们迷惑不解。最后，他作了解释。

“我身负重伤外出，现在已经返回。送我走的朋友会认为我目前的作法是浪费时间。甚至现在，他们对我的不满情绪仍在不断地增长。如果我惹怒他们，时间一长，他们就可能从天外抓回这艘飞船，等到他们争论完毕是否让你们走的问题，你们就很老了。有时候，他们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决心做一件事。”

“听起来跟地球上的议会差不多。”格雷戈说。

“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先返回你们的地球。”诺曼说，“如果我们现在出发，我们就能在夜间着陆。好，大家快一点！都到小舱里去。准备好！我们不久就要穿过星系了。”

大家争着抢先进入小舱，留下了轻盈的脚步声。可是，约兰达却跟在诺曼身后徘徊，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水。

“你很快就会回到这里，可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你了。”她低声说着。

诺曼沉思了许多，然后轻声对她说：“我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工作以及我成为现在这种状况的全部原因，都同我们的行星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你们的生活同你们的行星、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朋友亲戚相关一样。然而，我们是朋友，你和我是朋友，我们相互理解。这和男孩子们的感觉是不同的。他们是友好的，而我们则更进一步——我们是朋友，并且将永远是朋友。地球上不同国家的朋友，能够通过书信往来，保持联系。我们却能越过星系而保持联系。”

“可是，怎么联系呢？”约兰达小声问道，她的眼睛满怀希望地盯着诺曼的眼睛。

“你听说过精神传心术吗？”她摇了摇头。

“你们世界上的一些人，能猜透另一个人的心思，要办到这一点，你们必须对那个人十分了解。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已懂得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躯体，因而不能谈话。我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传心术。过一会儿，我要让你看如何集中精力，才能同我谈话。我可以非常容易地同你谈话。看，我的嘴唇现在不动，你听不见我的声音。然而，你却知道我的脑子正在给你的脑子说什么话。”

约兰达正要开口，然而却没有回答，她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她告诉诺曼，她懂了。

诺曼笑了：“好孩子，注意，飞船要加速了，我们需要小舱保护，安全地越过光障。”

他俩同其他人一起钻进小舱。飞船在宇宙太空中疾驰，每秒钟都在加速。速度越来越快，飞船也变得越来越小。当接近每秒３万公里的时候，漆黑的太空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霎时，天空似乎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黑洞，飞船彻底消失了。假如太空中的什么庞然大物想俘获飞船的话，它必须使用高倍放大镜才能看见它。这时的飞船，比一个原子还要小，运行的速度极快，可以毫不减速地直穿行星。

有小舱的保护，孩子们根本感觉不到这些。他们好像在作梦一样。空中的星球好像汽车上的前灯一样，急促地从他们的身旁驶过。看起来，与汽车高峰时刻公路上的夜景毫无二致。孩子们提心吊胆地穿越星空时，只听到诺曼安慰他们的声音。他们看见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星球一晃而过。可是，他们谁也看不见谁，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见。随后，一切开始变化，他们能感到飞船在减速。突然，轰的一声，他们又能相互看见了。他们以为他们看见了满天繁星的夜空，然而，这些仅仅是电视屏上的图像，是摄像机摄制的飞船外边的情景。

一切又恢复正常。当飞船减速行驶时，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一切东西都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这是因为飞船内的一切东西都以同样的比例缩小，又以同样的比例重新变大。

“我们走得晚了一点，”诺曼从小舱里爬出来对大家说，“我们没时间访问其他行星了。可是，我们很快就要从土星旁经过。如果我们抓紧时间，赶到控制室，就能好好地看一看。”

大家匆忙爬出小舱，刻不容缓地到达上面的圆形屋，正好看见土星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天边。它离地球有３０亿公里，其景象非常壮观。这颗太阳系中的第二大行星，形似圆球，稍微有点儿扁。土星周围有许多带状光环，颜色由淡黄到深绿。然而，其中最为壮观的景象是环绕土星的三个巨大的光环。首先是距土星表面大约１２０００公里的黑色光环；紧接着是一个宽阔而明亮的光环；最外层是一个不太宽，不太明亮的光环。就是这个光环，宽度也有１５０００公里。

飞船越过土星，朝地球飞去。飞船上的游客吃惊地看到，这些光环的厚度同它们的宽度相比较，显得只有纸那么薄。然而，当飞船高速行驶时，大家高度紧张，都想捕捉到首先映入眼帘的地球上的景象。

史蒂夫目光敏锐，第一个发现在天空中迅速出现的斑点——地球。他们聚拢在一起，以钦佩、兴奋的心情，凝视着这一瑰丽的景象。地球，活像一个光辉闪闪的圆球。他们透过一层层浮云，能够看到一块块明亮的、蓝色的东西。这些旅游者滑行到地球黑暗的一边，经过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几分钟后，飞船在布朗家的后院里着陆了。

起初，孩子们仍然坐在那里。半天没一个人讲话。诺曼在控制盘上摆弄着，满脸愁云。约兰达望着他，眼泪滚落两颊。格雷戈看着杰克和史蒂夫。

“好啦，我们又回到家了。”格雷戈说。可是，还没有讲完他想说的话，声音却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怎样去说“感谢您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奇妙的时刻”。

外面传进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喂，你们在里面吗？快出来吧！”

这是妈妈的声音。爸爸站在妈妈旁边，粗壮的手臂搂着妈妈的腰。

孩子们潮水般地涌出飞船。顿时，大家一齐打开了话匣子。妈妈不止一次地喊：“好啦！等一等，一个讲了另一个讲。”

最后，她对爸爸笑了笑，示意让孩子们尽情地说。过了一会儿，格雷戈沉默了，他望着爸爸，撒娇似的一只手臂搂着妈妈。他又看了看杰克，她也不讲话了。她远离其他人站着，显得有点孤独。格雷戈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喉咙似的，他走到她跟前，一只手搂住她的腰。她转过身，笑了。她似乎毫不介意。格雷戈感到有点头晕目眩，非常、非常高兴。

过了一会儿，谈话渐渐停了下来。诺曼轻轻地走了一圈，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最后，他慢步走回飞船。“诺曼，别走啦！”史蒂夫喊了一声。他哭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

“你不能再呆几天吗？”妈妈问。她的脸色显得苍白。

诺曼摇了摇头，默不作声。他登上舷梯，走向飞船舱门，转身挥手告别。

“或许某一天我会回来的。”他喊了一声，接着就不见了。他们紧紧地站在一起，看着他远去。除了约兰达以外，他们都觉得永远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约兰达望着她的两个哥哥，暗自发笑。对他们来说，诺曼很快会变成一种记忆，变成一个偶尔出现在记忆中的美梦。可是对她来说，诺曼仍然是真实的，仍然是熟识的朋友和同伴。在未来的年月里，她将与他同甘共苦。许多人将会对这位漂亮得出奇的姑娘感到惊奇——她似乎超越了许多时代；她能突然解出复杂的数学难题，或者提出建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异乎寻常的见解。偶尔，她会提到一个名叫诺曼的朋友。可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一定会见到他。然而，这却是另一个故事了。

# 《太空神曲》作者：[俄] 卡赞采夫

杜建译

拉托夫带领了一个考察组飞往火星。行程中，航船控制系统的一部喷气式推进器出了故障，航船再也不能返回地球了。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宇航员，人们建立起拉托夫纪念像：一张大理石坐椅，一条大理石围带，系住一尊大理石飞行员。飞行员仿佛正从失去归宿的航程上，忧戚而深沉地眺望着……

虽然他久已离开人世，但他还活着。航船上制造人工食品的设备还可以运转许多年。这段时间里，宇航员们深知自己必遭灭亡的结局，但仍然继续向未知的星球飞航。

拉托夫考察组曾竭尽一切可能保持与地球上的联系。由于离地球越来越远，航船上远程电波发射器的信号逐渐衰减，甚至高灵敏度的射电望远镜也越来越难以觉察到了。

拉托夫发回的最后一份电讯的收录人员中，有他的儿子阿尔谢尼。他听着逐渐消逝的亲人的电波，心都碎了。

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朋友柯斯嘉，也是一位无线电天文工作者。他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派一个救援小组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大海捞针；但是，大海捞针比起在广漠浩渺的苍穹中去找寻这粒微尘也还要容易些。

阿尔谢尼沉痛地忍受着这种不幸的折磨，立誓完成父亲未竟的星际探险的伟大事业。为了把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提高百十亿倍，他提出了近地宇空全球天线的设计。

无线电天文台领导人施洛夫教授是位曾经提出过多项科学设想的著名学者。但是，当别人提出设想时，他总是受不了。柯斯嘉曾戏谑地将教授比之为古俄罗斯目空一切的一位大公，此公因为颈椎骨粘连的毛病，脖梗从来不能向前弯。这次审查通过阿尔谢尼的设计时，他仿佛使足了劲，才使灰白脑袋点了一下。

丧偶不久的施洛夫教授，早就有意于年轻姑娘维琳娜。维琳娜却属意于在体育馆偶然相识的阿尔谢尼。

当时维琳娜在钢琴上弹着即兴的乐曲给练习自由体操的妹妹阿文诺莉伴奏。阿尔谢尼在隔壁一间屋子里练习举重。他正把扛铃拎了起来，提到胸前，准备“挺举”，一阵乐曲传来，猛然间一用力，打破了举重记录。他认为是音乐给了他帮助，便跑向邻室，钢琴家正是维琳娜。她体态匀称，动作娴雅，有着明净的前额和一双安详的绿玉般的眼眸。那眸子里射出的令人惶乱的专注的眼光，使阿尔谢尼顿时失去了说话的本领。

他们一见钟情，几天之后，两人并排走着居然挽起了胳膊，气坏了在场的教授。

一天，阿尔谢尼从全球天线上收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维琳娜听说这一消息，也十分激动。可是不久，他们的关系又变得扑朔迷离了，阿尔谢尼尽量回避着维琳娜，原来他向往着星际飞行，不忍心牵累自己心爱的姑娘。

全球天线收听到地外文明世界的呼唤，语言学家卡斯帕亮破译了“天籁神曲”。人类在宇宙中决非独一无二的智慧生命。

列勒星距地球２３光年。全部往返航程，按星际航行的计时方法，共需飞行五年，根据相对论有关时间反常的学说，一去一来，地球上则将度过５０年。阿尔谢尼航天归来时才３０岁，但是维琳娜则将成为７０岁老态龙钟的老太太了。难道他能让自己挚爱的姑娘经受如此不幸吗？

阿尔谢尼的冷漠像尖刀扎心一样使维琳娜十分难过。当她了解到真实原因后，心头顿时敞亮起来，更感到阿尔谢尼品质的高尚。她下了决心，为了纯真的爱情，愿意牺牲这一生中余下的时光。

年轻人听从激情的呼唤，他们立即举行了婚礼。

阿尔谢尼出发了，临行前，他请求妻子维琳娜从健康出发，不要去宇航中心送行。

“照料好小家伙。”这是他最后一句嘱咐。维琳娜凝望着丈夫闪着喜悦光采的眼睛，也极力微笑着。只有母亲和外婆才会知道，她为了这个笑容，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阿尔谢尼步履沉重地、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以后，维琳娜也晃晃悠悠地迈着快步，跑到自动电管车上，赶往宇航中心。她在郊外采石场的山岗脚下停了车，沿着泥泞的林间小路爬上山岗，遥望离开支架飞腾而去的火箭，直至完全消失。她眼眶里噙着泪水，身子晃动了一下，摔进了采石场的坑口，昏了过去。

当她在医院里醒来，只见外婆咬紧嘴唇，嗓音沙哑地说道：“失掉的是个男孩……男孩。”

妈妈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一下外婆，搂住了放声大哭的女儿的头。

借助于全球天线，在无线电天文台，维琳娜与“生活号”宇航船上的阿尔谢尼进行了一次屏幕上的会晤。

屏幕上，阿尔谢尼气喘吁吁地奔过来，维琳娜一把抓住软椅的扶手，唤了一声“阿尔谢尼”，再也说不出话来。坐在维琳娜身后的施洛夫教授皱起眉头。维琳娜努力控制住自己，讲自己怎样摔倒，又讲到将来的儿子，将来的孙子，这位孙子将会迎接“跟自己同年的”祖父天外归来……

施洛夫耸了耸肩膀，不客气地说：“当代最先进的无线电设备，竟然是为了用来传递这类‘情报’的吗？！”

当然，教授没能看到维琳娜的眼睛，他们更用眼波来交淡。阿尔谢尼从她脸上生动的无言的电讯中，读到了任何书面信件都无法表达出的内容。她默然地凝望着屏幕，告别阿尔谢尼的仅仅是投向他的一道惜别的眼光。“飞吧！”她耳语般地悄声说道。

阿尔谢尼最后说：“再见吧，亲爱的！我全明白了，比起你来，我要舒坦一些。”

维琳娜哭了。关机以后，她对阿尔谢尼的友人万尼亚说：“我对他竟也说了谎话，摔伤之后，我们的孩子没有能保全。”

万尼亚说：“这是神圣的谎言，只有心地坚强的人才能做到，您给了他安心远航的可能。他说得对，您的日子比他的艰难得多。”

冬天，维琳娜又来到无线电天文台，万尼亚给她朗诵了描写睡美人的诗歌，一个新的主意激励着她直奔生命研究所，来到著名的罗登柯院士办公室。

院士猜出她的心事：“您打算冬眠半个世纪，等待那位心上的王子。”

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请您跟我多谈谈冬眠了七年的大狗拉达的事儿吧，我正想接替它在玻璃密闭室里的位置呢。”

第二天，她来到实验室等待实验结果。

被催醒过来的大狗拉达龇牙咧嘴，咆哮着扑向罗登科，院士作出判断：“狗大脑内发生了不可逆过程，醒过来的已经不是入眠时的生物了。”

维琳娜用一种沙哑的似乎是别人的嗓音说道：“醒来了，但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比死亡还要糟！”

试验的狗死了。她已经无法指望从这条路上走向将来，走向她的阿尔谢尼，那么，就用时间反常的规律来战胜反常的规律——她也要飞往太空。

负责准备第二批星际远航的威耶夫告诉她，最近就要公布飞往艾当诺行星的计划。艾当诺在猎犬星座，阿尔谢尼正在飞向列勒星，在天蝎座。到达艾当诺行星的航程是２２光年，在近光速飞行中一去一回，得在飞航中度过五年。两组探测人员在分别六年半之后都从天外归来，回到地球上的时候，年岁相仿。

维琳娜懂得，参加航天飞行的人，只能是航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不能单纯为了爱情去创立功勋，只能为了科学文明去历尽艰辛。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宇航员，就必须在剩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掌握宇航员需要多年学习的全部教程。

维琳娜发狂地学习，全家人都陷进了苦海，母亲甚至病倒了。她在母亲床前看护，手上还拿着一本书。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她想起了睡眠教学法（睡梦中记忆的学习方法）。她在一个晚上带回家一盘物理讲稿的录音带，打算夜梦中学好几个章节。

当得知荷兰学者金·卡切正进行一种大胆的试验：唤醒应诊对象大脑中的祖先的记忆时，她两次飞往荷兰，经受两个疗程的试验。

父亲评价她得到的不仅是祖先的记忆的综合，而且是先辈们天资的总和。

维琳娜由威耶夫领到操作台前，自己按动电钮，测验仪开动起来……

考试通过了，她成为获得物理、数学博士学衔的科学家。

维琳娜身着“银河”色美丽服装，神情振奋，带着地球上的一束小草登上了“生活二号”星际航船。

这时候，在“星际冬眠”了两年多之后，“生活号”星际航船指令长决定派一艘宇宙渡船，把三人探险小组送上列勒星球：阿尔谢尼是负责人，生物学家兼医生库兹涅佐夫，担任研究行星上的生态，卡斯帕亮随带电子翻译器，尽可能地跟外星人取得联系，找到“共同的语言”。

他们踏上地外文明星球上陌生的土地，生物学家的运气好，第一个看到这星球上的动物（看外形，有些像海豚），并由他命名为“艾诺”（单词‘神奇的’第一个字母的读音）。他们又发现从丛莽中鱼贯地走出一长串身着白色长袍的直立行走的生物，生物学家命名为“艾姆”（单词“有智慧的”第一个字母），因为他认为它们穿着衣服，这是讲究文明的标志。开始，艾诺生活在水里，长成艾姆后就开始栽培植物，培育活体组织供食用以及制造机器用。

艾姆扁圆的特大眼睛里横卧着裂缝形的瞳仁，这是能接受和发射电波的天然的狭窄频带的光波接受器。他们身材低矮，走路像企鹅似的一摇一摆，生有四肢，长长的鼻子该算是第五肢了，他们用鼻子来打手势。

地位特殊的艾姆，生物学家管它叫特艾姆，跟地球来客进行了会谈。不久，“文明艾姆”作出决定：艾姆们与宇宙间进一步联系活动，一定得有位地球来客参加。

阿尔谢尼跟艾姆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告诉特艾姆，自己不能再和艾姆们待在一起了。星际航船能不能顺利返航，将取决于在航程中是否和太空加油车及时相遇。所以说，航行预定日程是一点儿也不能耽误的。

特艾姆不理睬。反常的异怪世界包围着阿尔谢尼：变体的蝾螈、“蚁垤”般的蜂房、“远距离口”以及各种各样的活体机器……

他猛然冲向特艾姆的住房，但他在门坎上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美貌姑娘。

她对阿尔谢尼说：“我曾经是被你们唤作特艾姆的，变形之后，我成了长翅膀的雌艾姆，如果你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途程上，我会为自己挑选一个普通的雄艾姆，拥抱着飞行，翱翔在大海上，然后在海底产子，新生的小艾姆便出现了……可是，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带你一道飞，为的是你能返回地球。”

阿尔谢尼拥抱住挥动起巨大翅膀的特艾姆，赶到火箭上，与库兹涅佐夫、卡斯帕亮会合。他们向滞留在运行轨道上的星际航船发出电报：全部人员正在飞返。

再说阿尔谢尼的父亲拉脱夫宇航船在太空中迷失后，三位宇航员决心在失去归宿的航程中坚持到最后一刻，但华列里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在精神错乱中毁坏了“食物制造机”，并把备用燃料排放到太空里。它像是彗星拖曳的光带一样拖在宇航船后面，被地外星球上智慧生物的宇航母舰发现了，它们发射出的紧挨着的三个飞碟向拉托夫的宇航船飞来，把它尾舱朝前地抽送着，离开了太阳的引力场，三位吃尽了苦头的宇航员终于登上了前来救援的墨西哥人航天器。这时，拉托夫才得知了对他来说是个很沉重的消息：他的儿子阿尔谢尼参加了历时半个世纪的星际航行。

不久，拉托夫又组织了一次新的星际探险，他们乘“地球号”真空能星际航船，寻觅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外行星。

第一批降临未来人类居住的星球——盖雅星的，有火红头发的波兰姑娘夏娃和年纪最轻的鲍里斯。在探测中，不幸一束眩目的黑色电矢击中了鲍里斯。他们为盖雅星球上的第一个死难的人兴建起纪念的标志。

而维琳娜乘坐的“生活二号”星际航船，来到艾当诺星球，寻觅曾向地球发出邀请电的文明友人。他们发现这是钢铁机器人的世界。一辆坦克形控制器，张开一柄巨钳把维琳娜钳到半空中——仿佛打量着一只昆虫似地，转眼间就能扯下这捕获物的脚爪和翅膀，维琳娜忍不住地尖声叫唤起来。

威耶夫发觉自己也被坦克的控制器凌空举起，他赶紧摸到胸前的电子翻译器，向艾当诺星上的智慧生物，用超声波信号联系。

他们听懂了。两辆坦克同时把地球来客放置到地上。在这冰冻的陆洲上，长生不死的智慧生物把自己的器官用假体改装过了，他们借助于机器进行新陈代谢。只有在青春岛上，才有越来越少的未换成机器的智慧生物。

维琳娜的到来，给活着的青春岛居民打开了眼界。他们认为像维琳娜那样蕴含着祖先的记忆代代相传，才是真正的永生，而不愿置换成毁灭了祖先的长生不死的机械器官。

一个被维琳娜取名为安诺的艾当星人，想学会地球上催醒祖先记忆的方法，以便运用到他们星球上来，他表示愿意随维琳娜一起飞向地球。长生不老者没有表示异议，他们和地球来客一致认为，安诺的地球之行，是两个文明世界的友谊象征。

阿尔谢尼乘坐的“生活号”星际航船在返航途中，由于耽搁了三分钟，拉下了五百万公里，错过了与太空加油车的会合点，航船缺乏足够的燃料，只得在原先的运行轨道上，无休止地作环状飞行。后来，阿尔谢尼突然收录到来自地球的电讯通知：太阳系外的宇宙空间还有一艘“地球号”，因为它不受燃料储备的限制，直接从宇宙真空中取得能源。

地球回答阿尔谢尼的疑问：真空是物质，它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并且可以提供能量。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地球上的伟大物理学家维琳娜的发现。她作为一位天文航行学家参加了“生活二号”的星际航行。……

一个新的消息又击昏了阿尔谢尼。原来“地球号”星际航船的指令长竟然是他的父亲……

“生活二号”的宇航员和艾当诺星人返回地面。迎接维琳娜的妹妹阿文诺利已是头发苍白的老妇人，作为水利应用专家，她曾在水下生活很久，甚至于她的儿子也是出生在水下的小屋里。

“我是拉托夫！我代表自己的儿子向您表示欢迎。”一个头发苍白的男人说着，向维琳娜伸出一只大手。

维琳娜惶惑地小声说道：“航船不是失去归宿了吗？您是怎样飞回来的呢？”

“‘飞碟’作业。我没有衰老是因为飞航到盖雅星上去了一趟。最近正在开始向盖雅星球移民的工程。到盖雅星的远航是由‘地球号’真空能星际航船完成的。我们以您而自豪。这是您的发现。”

阿尔谢尼在“生活号”的星际航船上终于收到了电报通知：“地球号”开始追赶浪迹太空的同行们了。他们即将摆脱灾难，转危为安。

维琳娜来到莫斯科近郊她十分熟悉的宇航中心。在这里，半个世纪前，她跟心上人分别了。如今，她来迎接自己的阿尔谢尼。

他第一个走出舱门。

阿尔谢尼和维琳娜默默地拥抱在一起，仿佛化成了一对石像，如同古老的歌曲里歌唱的一对渔民夫妇。

# 《太空司机》作者：[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他们刚要出门，电话铃响了。“别接，”她央求道，“我们会错过演出开幕的。”

“谁？”他还是回答了，显示屏亮起来，是奥尔加·皮尔斯，她从科罗拉多州泉市的跨月运输公司办公室打来电话。

“呼叫彭伯顿先生。呼叫——哦，是你，杰克，原来你在呀。２７号航班，从‘空中纽约’到太空终点站，直升机二十分钟后来接你。”

“怎么会这样？”他抗议，“名单上我应该排在第四的。”

“以前的确是排在第四，但现在你得顶替希克斯——他没通过刚才的心理检测。”

“希克斯出现了心理问题？不可思议！”

“最优秀的人有时候也难免，老兄。快准备，再见。”

他妻子站在一旁，把手中那方价值十六美元的蕾丝手帕揉来揉去，“杰克，三个月时间没见你，我都快记不得你长什么样了。”

“对不起，宝贝，你和海伦去看演出吧。”

“哦，杰克，我不在乎什么演出；我只想把你带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去。”

“就是在剧院里，他们也会呼叫我的。”

“奥，不会的！我把你的留言删掉了。”

“菲莉斯！你想让我被开除吗？”

“不要那样看着我。”她停下来，希望他开口说话。她很后悔自己提起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自己的烦躁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他的每次太空作业都会让她承受巨大的痛苦和担忧。

她绝望地继续说：“这次你并不是非去不可，亲爱的。你在地球上的时间远远低于规定时限。求求你，杰克！”

他开始脱下晚礼服。“我都说过一千遍了，宇航员的工作时间不可能象律师手上的法律条款限定的那么死。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留言删了，菲莉斯？想让我搁浅在这儿吗？”

“不是，亲爱的，我只想这次……”

“他们让我飞，我就得飞。”他径直走出了房间。

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换上了去太空的衣服，心情明显好多了，还吹着口哨：“……四点半，来电话找凯西，他吻别他的……”看见她脸色有些不对劲，他停止了吹口哨，改口问道，“我的外套呢？”

“等会儿给你拿，我先给你弄点儿吃的。”

“吃得太饱，飞船加速的时候会很难受的，这你知道。还有，干嘛要为增加的一磅重量多付三十美元呢？”

他虽然只穿着短裤、汗衫、凉鞋，系着窄腰带，但重量也早比规定的多出了五十磅。她又对他说，一块三明治、一杯咖啡的重量罚款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但这句话只不过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误会。

他俩都不再多说话了，直到出租飞机轰隆隆地降落在屋顶上。他和她吻别，让她不要出来，她顺从地照办了……可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她还是爬上屋顶，直到它消失在视野里。

旅行者常抱怨没有从地球到月球的直达航班，区区二十五万英里的距离需要换乘三艘飞船，两次在空间站进行中转才能到达，而这样费尽周折主要是为了省钱。

商业委员会把这段行程的运费定为每磅三十美元，直达航班能比这便宜吗？到月球的直达飞船如果在地球上升空，降落到没有大气层的月球，再重返有大气层的地球，这需要飞船配备更多的大而笨重的特殊设备，但这些装置用过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如此下来，每磅收取一千美元也无法赚钱！这有点像把轮渡、地铁和快速升降电梯合二为一，费用自然昂贵。

因此，跨月运输公司在从地球到卫星站“空中纽约”的飞行过程中使用火箭发射升空，回程则使用有翼飞行器着陆。行程中间的这一段是从“空中纽约”站到绕月飞行的太空终点站，这段旅程需要舒适的飞行器，但是不需要着陆装置，用于这段航程的“飞翔的荷兰人号”和“菲利普·诺兰号”两艘飞船甚至就是在太空中组装的，从未着陆，它们同带机翼的“天空精灵号”和“萤火虫号”飞船之间的区别就像卧铺车厢同降落伞之间的差别。

“月亮蝙蝠号”和“小精灵号”只适于进行从太空终点站到月球的飞行——他们没有机翼和茧状的加速着陆防护装置，巨大的喷射器只依靠很少的几个按钮来进行操作。

虽然太空换乘站的外表像个装了空调的箱子，但它的功能简直像座城市，从这里有飞往火星、金星的航班。不过即使到了今天，“空中纽约”站仍很简陋，只有一个加油站和一家餐馆，而这家为在失重环境中感到恶心的旅客提供舒适的重力环境的店，也是五年前才开放的。

彭伯顿在太空港办公室称过体重，便匆忙赶往“天空精灵号”的停泊处，它已经被装进了弹射器里。他脱下外套，一边打着寒战，一边把衣服递给保安，然后便钻进了飞船。他躺到加速度吊床上，倒头便睡。从地球到“空中纽约”站这段行程他不用操心——他的工作是外层空间的飞行。

他在起飞弹射的剧烈震动中惊醒了，当飞船离开派克斯山的峰顶时，他的神经分外紧张。在“天空精灵号”进入自动飞行，从山巅直冲天际时，他屏住了呼吸。此时，如果飞船不能点火，飞行员就必须让飞船滑行，然后在机翼的辅助下降回地面。

飞船准时点火，杰克重又睡着了。

“天空精灵号”与“空中纽约”号对接完毕，彭伯顿走进了空间站星际导航室，高兴地发现值班的是肖迪·温斯坦。杰克十分信赖肖迪提供的飞行数据——飞船、旅客、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有赖于这些准确的数据。要做一名宇航员，彭伯顿必须比一般数学家更加精通数学，他有限的天赋也使他由衷地佩服那些能够计算飞船轨道的天才。

“勇敢的宇航员彭伯顿，太空航道的征服者——嗨！”温斯坦递给他一页纸。

杰克看过，脸上现出惊异的表情。“嘿，肖迪——你犯了一个错误。”

“唔？不可能，梅布尔不会出错。”温斯坦指着嵌在远处墙壁中的一台航天计算机说。

“你的确犯了一个错误。你给了我一组非常简便的定位方式——‘织女星，心宿二，轩辕十四’，你让飞行员的工作变得太容易了，你的同行会把你撵走的。”听了这话，温斯坦有些不好意思，但很高兴，“十七小时内我都还走不了，我本来可以坐早上的航班离开的。”杰克说这话时又想起了菲莉斯。

“联合国取消了早班飞船。”

“噢——”杰克不说话了，他知道，温斯坦所知道的也跟他一样有限。也许航班的飞行路线与那艘向警察一样环绕地球飞行的导弹飞船距离太近。总之，安理会总参谋部不会泄露保卫地球和平的高端机密。

彭伯顿耸耸肩。“噢，如果我入睡了，麻烦三个小时以后叫我。”

“好的。到时候你的飞行磁带就准备好了。”

在他睡觉的功夫，“飞翔的荷兰人号”平稳地停泊在了空间站，气闸与空间站紧密连接，卸下了来自月城的乘客和货物。等他醒来时，货物已经装好，燃料也加足了，乘客也开始登船。在走向飞船的途中，他在邮局信号台前停下来，查找菲莉斯的来信。没有找到，他告诉自己可能信寄到太空终点站去了。他又走进餐馆，买了份影印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一言不发地坐下来，边欣赏漫画，边享用早餐。

一名男子在他对面坐下，问了许多有关火箭技术的愚蠢问题，很是烦人，更糟的是那人认错了他衬衣上的肩章，竟叫他船长。杰克无心闲聊，匆忙用完早餐，取过自动驾驶仪的磁带，登上了“飞翔的荷兰人号”。

在向船长报到之后，他拉着拉环漂浮着进了驾驶室。然后，他坐在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开始进行起飞前的检查工作。

就在他快要结束对弹道跟踪仪运行情况的检查时，凯利船长进来坐到了另一个座位上，“抽根烟，杰克。”

“稍等会儿。”他继续检查着。凯利微微皱着眉头，观察着他。像马克·吐温的小说《密西西比河》里的船长和舵手一样，飞船船长虽然掌管飞船、船员、货物以及乘客，但飞行员却是飞船从起飞到旅程结束整个行程中决定性的、法定的、最无可质疑的主宰者。船长可以拒绝使用某个飞机员——仅此而已。凯利摸索着裤兜里那张叠好的纸条，脑海里掂量着值班心理医生把纸条交给他时说的话。

“我批准这个飞行员继续飞行，但船长，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意见。”

“他这人不错，怎么了？”

心理医生回想早餐时自己假扮成一个愚蠢的旅客骚扰他时他的反应，说：“跟过去的记录相比，他情绪有点反常。他心里有事，但不管是什么事情，目前他还能忍受，只是我们要多加小心。”

凯利问：“你能跟我们一块儿飞行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看就不必麻烦您了——我就用他，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免费乘客。”

彭伯顿将温斯坦给的磁带放入机械领航员，转头对凯利说：“仪器检查完毕，船长。”

“准备好后就起飞，飞行员。”发出这条不可更改的命令后，凯利舒了口气。

彭伯顿向空间站发出脱离的信号，在空间站气压活塞的强大推力下，庞大的飞船瞬间就来到了一千英尺外的太空中，船身与空间站之间只系着一根安全绳索。他转动安装在飞船重心支架上的飞轮，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当飞轮迅速旋转时，飞船就会缓缓转向相反方向。

根据磁带中的数据，机器人领航员调整着导航潜望镜的棱镜，织女星、心宿二、轩辕十四这三颗星要重叠到一起，才能保证飞行方向正确。彭伯顿留神地看着——飞行角度误差一分最终将导致偏离目的地二百英里。

三颗星终于重叠到一起了，他停下飞轮，锁定陀螺仪。然后，他又用肉眼直接观察每颗星的位置，已进一步确保方向正确。这和船长在海上航行使用六分仪定位船只相似，只是他的仪器精度更高。这些观测并不能告知温斯坦计算出的轨道是否正确——他必须把数据当成他的福音书——但他确定领航员和磁带都在正常运行。一切确认无疑，他收回了缆绳。

还有七分钟——彭伯顿打开开关，机械领航员开始准备在设定的时间点火。他等待着，把手放在按钮上，一旦机器人操作失败，就要马上转换为人工操作，那种无法摆脱的、熟悉的兴奋感在他心里翻腾。

即使肾上腺素升高让他感觉到时间变得漫长，耳朵也嗡嗡直响，他脑中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菲莉斯。

他承认她的一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宇航员不该结婚。倒不是因为如果他某次着陆失败，她就会挨饿，而是因为女孩子需要的不是保险赔偿，而是丈夫——离点火只有六分钟了。

如果自己能飞定期航班，她就可以住在太空终点站了。

这也不好——在太空终点站，无所事事的女人很容易变坏。当然，菲莉斯绝不会变成荡妇，也不会变成酒鬼，她只会疯掉。

还有五分多钟——连他自己都不喜欢太空终点站，也不喜欢太空！“浪漫的星际旅行”——报纸上写得那么诱人，但对自己而言，那只是：一份工作。单调乏味。没有任何风景。有的只是突发事件和无聊的等待。也没有家庭生活。

为什么不能找份安稳的工作，晚上可以按时回家呢？

他知道原因是什么！自己是个太空司机，现在换工作已经太迟了！

对于一个习惯了挣大钱的三十岁的已婚男人来说，还有机会找个更好的职业吗？（还有四分钟了。）做买直升机的生意，从中提成看上去不错，但自己能行吗？

也许可以买块田地——但实际一点，伙计！你对庄稼的了解并不比母牛对立方根的了解多。自己当初接受飞船驾驶训练的时候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如果那时挤进了电子部门，或者得到了ＧＩ奖学金，一切都会不同，但现在为时已晚。服役期一结束，自己就进入哈里曼月球开发公司运送矿石。这让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怎么样，伙计？”凯利紧张地问。

“还剩两分零几秒。”他妈的——凯利应该清楚，起飞倒计时期间不能和飞行员谈话。

他最后看了一眼潜望镜。心宿二好像有点儿偏了，他松开陀螺仪，倾斜并旋转飞轮，片刻工夫后，猛地停下飞轮。那三颗星又重叠到一起了。他无法解释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那是艺术化的精湛技巧，也是准确的杂耍动作，这些是从教科书和老师的课堂上学不到的。

二十秒。随着代表秒数的光点在计时仪上滴落，他的神经紧绷着，随时准备进行手动点火，如果形势严峻，他甚至必须决定是否切断电源，放弃航行。谨慎过度会使劳埃德公司取消他的保证金；而决定过于莽撞，他就可能被吊销执照，甚至丢掉自己和其他人的性命。

但此刻，他没有考虑保险和执照——甚至性命的问题，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想。他只是在感觉，感觉这艘飞船，神经末梢似乎触及到飞船的每个部件。五秒钟……安全连接断开。四……三……二……一……

一听到飞船传来轰鸣声，他迅速按下了点火按钮。

飞船点火成功后产生的模拟重力让凯利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但他仍然保持着警觉。他有条不紊的忙碌着，一会儿查看仪表，一会儿记录时间，一会儿又利用“空中纽约”站的雷达信号检查飞行状况。温斯坦的数据、机械领航员，以及飞船本身全都运行正常。

几分钟后，到了机器人让飞船熄火的关键时刻。彭伯顿将手放在手动熄火按钮上，一刻不停地查看着雷达显示仪、加速仪、潜望镜和计时仪。就在刚才，飞船还在点火产生的强大动力下轰鸣，转眼之间，飞船已经进入无重力轨道，无声地向月球飞去。人和机器配合得天衣无缝，最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让飞船熄了火。

他再次扫视操作台，然后解开安全带。“烟呢？船长，你可以让旅客们解开安全带了。”

太空飞行不需要副飞行员。许多飞行员宁愿与人共用一支牙刷，也不愿与人分享驾驶室。除了例行检查和临时故障外，飞行员在飞船点火时工作大约一个小时，在抵达时再工作大约一个小时，在此期间，除了例行的检查、调整以外，别无他事。在余下的一百零四个小时里，彭伯顿所能做的只能是吃饭、读书、写信、睡觉——尤其是睡觉。

一阵警报声将他从梦中惊醒，他查看了飞船的位置，开始给妻子写信。“菲莉斯，亲爱的，”他写道，“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没有陪你看演出，可能让你觉得扫兴，其实我自己也很遗憾。相信我，亲爱的，很快我就可以飞固定航班了，而且不出十年我就退休了，那时我们可以一块儿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或别的什么。我知道你很难……”

这时对讲机传来声音，“嗨，杰克——作好准备，我要带个人过来。”

“驾驶室谢绝参观，船长。”

“是这样的，杰克。这傻瓜拿着哈里曼他老人家的亲笔信。上面写着‘尽可能接待’之类的话。”

彭伯顿明白，他的确是可以拒绝——但完全没必要得罪大老板。“好，船长，时间不要太长。”

来访者是个兴致勃勃的大个子男人，体重估计比太空运输规定限额足足多出八十磅。他身后是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子，一进门，他就直奔操作台。彭伯顿一把拉住他的手臂，委婉地说：“拉住那个拉环，年轻人。我不希望你碰到头。”

“放开我！爸——让他放开我。”

凯利接过话说：“他最好还是拉住拉环，法官。”

“唔，好的。照船长说的做，孩子。”

“啊，前进，爸爸！”

“沙赫特法官，这是第一驾驶员彭伯顿。”凯利飞快地说，“他带你们参观。”

“认识你很高兴，让您费心了。”

“你想看什么，法官？”杰克谨慎地问。

“噢，随便看看，都是这孩子——这是他头一次上飞船，我自己是太空的老兵了——飞行的里程可能比一半船员都要长。”说完，他笑了，但彭伯顿没有笑。

“在自由飞行阶段没什么可看的。”

“对，我们随便好了——是吧，船长？”

“我要坐驾驶座。”小沙赫特说。

彭伯顿退到一旁，凯利急忙说：“杰克，给这孩子介绍一下驾驶系统。介绍完了，我们就回去。”

“不用介绍，我全知道，我是美国少年宇航员——看见我的徽章了吗？”男孩往操作台靠去。

彭伯顿一把抓住他，把他拉到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他又断开了操作台的电源。

“干什么？”

“我切断控制电源，好给你讲解。”

“你不点火吗？”

“不。”杰克开始快速向他解释每个按钮、开关、仪表、视镜等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这个年轻人根本坐不住。“如果撞上流星怎么办？”他问。

“噢，那个……从地球到月球的旅程中，五十万次飞行才可能碰上一次。流星非常罕见。”

“那又怎样？万一撞上，岂不是麻烦了？”

“一点也不麻烦。防护雷达监视着五百英里范围内来自各个方向的飞行物。如果什么东西持续存在三秒钟，它就会启动飞船自动点火，当然首先会响起警报，让人们有时间抓牢飞船上的固定物。一秒钟后……轰！……我们已经飞远了。”

“老生常谈。看着，我让你看看卡特赖特队长在《大彗星》中是怎么干的……”

“不能碰操作按钮！”

“飞船又不是你的。我爸爸说……”

“噢，杰克！”听见叫自己的名字，彭伯顿像鱼一样迅速扭头面对凯利。

“杰克，沙赫特法官想知道……”杰克从眼角看到男孩伸手去碰操作台。他转回身，大叫起来——但飞船的速度已经加快了——点火的轰鸣声响了起来。

突然从失重状态转到加速状态，老宇航员通常能够像猫一样很快适应，但这次，杰克抓住的是那个小子，而不是锚杆。他仰面向下摔去，为了不撞上沙赫特，他转动了一下身体，不料头撞到了下面打开的空气密封门门框上，又弹回到下一层甲板。他立刻昏了过去。

凯利摇着他的身体，“还好吗，杰克？”

他坐起来。“好，还好。”他意识到了飞船的轰鸣声，感觉到了甲板的颤动，“关掉发动机，切断电源！”

他一把推开凯利，爬进驾驶室，猛地按下熄火按钮。在一片寂静中，他们又恢复了失重状态。

杰克转身，解开小沙赫特的安全带，把他往凯利跟前推，“船长，把这个危险人物从控制舱带走。”

“放开我！爸——他把我弄痛了！”

老沙赫特突然火了，“什么意思？放开我儿子！”

“你的宝贝儿子启动了喷射器。”

“孩子——是你吗？”

男孩瞪大眼睛说：“没有，爸爸。是……是流星。”

沙赫特听不懂。彭伯顿哼了一声：“我刚刚才告诉他雷达怎样让飞船自动点火，避开流星。他在说谎。”

沙赫特经过一番自称为“下定决心”的思索后说：“这孩子从不说谎。一个成年人想把责任推给一个无助的小孩，你难道不害臊？我要向你的老板报告，先生。咱们走，孩子。”

杰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船长，在这个人离开之前，我要求把按钮上的指纹拍下来。这事与流星无关；所有操作按钮都是关了的，是这小孩子打开的。此外，如果防撞击系统启动的话，应该听到警报响起才对啊。”

沙赫特立即警觉起来。“可笑。我不过抗议他诽谤我儿子的人格，再说又没带来什么损失。”

“没有？旅客们碰伤了胳膊，扭伤了脖子，不是损失？刚才点火已经浪费掉的燃料，我们返回原来的航线还需要更多的燃料，这不是损失？你知道吗，‘太空老兵’先生，再把轨道调回与空间终点站一致的方向时，一点点燃料有多宝贵？——如果在完成调整前燃料不足了会怎么样？还有，为了拯救飞船，我们甚至要抛掉一些货物，而这些货物仅运费就达每吨六万美元。指纹将会告诉商业委员会的人应该由谁来为这件事情负责。”

沙赫特父子离开后，凯利焦急地问：“真的要抛掉货物？不是还有储备燃料吗？”

“我们可能到不了终点站。飞船启动了多长时间？”

凯利抓抓头，“我自己都糊涂了。”

“我们打开加速测量仪看看。”

凯利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噢，对了！如果那小子浪费得不是太多，我们还能掉转飞船，用同样的时间沿来时的路线回到原来的轨道。”

杰克摇了摇头。“你忘了，重量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噢……对！”凯利有些难堪。重量比……燃料在飞行中消耗掉了，飞船的重量就变轻了。如果推动力不变，推动的重量减轻，飞船要重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航线和飞行速度，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你能解决，对吧？”

“我必须解决。温斯坦要是在这里就好了。”

凯利起身去看旅客。杰克开始投入工作，他首先通过天文观测仪和雷达信号确定目前飞船的情况，雷达很快给出三个参数，但精确度都不够高，他又接着通过观测太阳、月亮、地球，找到了自己此时的位置，但却无从知道航线和速度，如果等待太长时间，又得进行第二次观测定位。

结合温斯坦计算出的飞行数据，和估算出的小沙赫特给飞船带来的损失，杰克推测出飞船的大致状况。但他还是无法确定，能否让飞船回到原来的航线抵达目的地。当务之急是计算出回到原来的轨道需要多少燃料，以及剩余的燃料够不够支持飞船减速并重返原先的轨道。

在太空中，要到达旅行的终点，无论是以每秒几英里那种闪电般的速度飞行，还是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慢悠悠地飞行，都无关紧要。关键要在盘子里面抓住鸡蛋——不能瞎碰。

他开始坚持不懈地计算如何操作最省油，但是计算器毕竟不是“空中纽约”站上那些数吨重的ＩＢＭ计算机，自己也不是温斯坦。三小时后，他终于理出了一点头绪，便呼叫凯利：“船长，你可以先把沙赫特父子俩扔下飞船。”

“非常愿意。真没办法了？杰克。”

“如果不抛弃部分重量，就无法保证飞船的安全。要抛现在就抛，就在我们点火前。这样可以减少损失。”

凯利犹豫了，他更愿意失去自己的一条腿。“给我点儿时间看看到底抛什么好。”

“好。”彭伯顿沮丧地再次检查刚计算出来的数据，希望能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呼叫信号台。“请接‘空中纽约’站的温斯坦。”

“不在正常服务区。”

“我知道。我是飞行员。有安全优先权，情况紧急。请接通‘空中纽约’并保持通话不被中断。”

“噢……好，好，先生。我试试。”

温斯坦没有把握。“见鬼，杰克，我现在不能替你导航。”

“他妈的。你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的破数据有什么用？”

“是没用，但你知道飞船上的设备，也了解我的驾驶水平，帮我想个好办法。”

“我试试。”温斯坦四小时之后才与他联系，“杰克吗？以下就是答案：你原计划用预定的速度飞回原轨道，恢复原来的位置和方向，这种方法很传统，也不够经济，我让梅布尔算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的办法。”

“好！”

“没这么快。这样做能节省燃料，但远远不够。飞船不扔掉部分货物，恐怕很难回到原航道和终点站。”

彭伯顿沉思片刻说：“我会跟凯利说。”

“等等，杰克，何不试试一切从头开始。”

“什么？”

“就当它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忘掉磁带上预设的轨道，根据目前的航向、速度和飞船所处的位置计算出能够到达终点站的最便捷的路线。一条新的轨道。”

彭伯顿觉得自己太蠢了，“我怎么就没想到！”

“那是自然，以你飞船上的那只单片计算器，解决这个问题要花上三周时间。准备好做记录了吗？”

“当然。”

“这是你的数据。”温斯坦开始把数据传过来。

待他们核查完毕，杰克问：“这能让我到达吗？”

“也许。如果你提供的数据完全正确，如果你能像机器人一样准确无误地操作，如果你能精确地点火并且能够做到对接一步到位，不做任何修正，你也许能够到达。只是也许而已。不管怎样，祝你好运。”嗡嗡声淹没了他们的道别。

杰克给凯利发了个信号。“不用抛货了，船长。让乘客系上安全带。十四分钟内点火。”

“好。”

点火和检查之后，他又闲了下来，于是他取出那封没写完的信，读了读，撕了。

“亲爱的菲莉斯，”他重新写道，“在这次飞行中我一直都在苦苦思考，发现自己太固执了。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喜欢家，我想见到你。

“为了往太空运那些垃圾，我干嘛非得提着脑袋冒险，让你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为什么要随时候命，准备运送那些想去月球的傻瓜——他们连划小船都不会，只配在家好好待着！

“钱，当然是钱。我一直害怕改变。我再找其他任何一份工作，薪水都不会有现在一半高。但是，如果你有勇气的话，我可以放弃一切，重新开始。

“爱你的杰克”

他把信放一边，睡觉了。梦中，一大队年轻宇航员走进了他的驾驶室。

在靠近空间站的太空中近距离观看月球，这种景色仅比从太空中看地球略为逊色，但彭伯顿要求所有乘客坐在自己位置上，系好安全带。就剩下那么一点点宝贵的燃料来进行对接了，他可不想为了让这些观光客看到更好的景色而放慢速度。

在月球的突出部位，终于能够看到终点站了——当然那只能通过雷达观测到，因为飞船船尾朝前。每次减速的时间都很短，减速完毕，彭伯顿会将新的雷达数据与根据温斯坦数据绘出的坐标图对比——他不停地忙碌着，看时间，通过潜望镜观察，找坐标方位，查油量表。

“杰克？”凯利不安地问，“我们行吗？”

“我怎么知道？随时准备弃货吧。”他们已经商量决定，要扔就先扔那些液化氧，因为它们可以从外层阀门抛出，直接燃烧掉，无需搬运。

“别这么说，杰克。”

“他妈的——这也是迫不得已。”他的手再次摸到按钮，飞船点火的轰隆声盖过了他的声音。飞船刚熄火，他就听到呼叫声：“‘飞翔的荷兰人号’，这里是飞行员。”杰克答应了。

“终点站控制台——‘空中纽约’站报告说你们的燃料不够。”

“是。”

“不要靠近，就在外围调整速度，我们会派飞船来给你的飞船补充燃料，并接走乘客。”

“我自己能处理。”

“不用冒险了。等着补充燃料吧。”

“轮不到你来教我如何开飞船！”彭伯顿关掉对讲机，看着操作台，愁眉苦脸地吹起了口哨。凯利在脑海里给曲子填上了词：“凯西对消防员说，‘年轻人，你最好跳吧，因为两个火车头就要撞上了。’”

“你停下来等着吧，杰克？”

“嗯——不，去他妈的。有乘客在船上，我不能冒险停靠到空间站侧面的船坞，但我也不愿在五十英里外调整速度，等着补充燃料。”

他完全凭着自己的直觉，对着终点站外边一点点距离的位置飞过去，此时，温斯坦的数据已经没有用了。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因为他不想在最后关头为了避免撞上终点站而反复修正飞船的位置，徒然浪费燃料。当确信飞船不用控制也能安全滑行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减慢了飞船速度。就在他关电源的时候，喷射器抖了抖，停下了。

“飞翔的荷兰人号”成功地漂浮在距离终点站仅五百英尺的空中，速度与空间站完全一致。

杰克打开了对讲机。“终点站——准备好线路，我这就将飞船靠过来。”

杰克填完飞行报告，冲了个澡，出发去邮局发信，却听到随身的通讯器呼叫他去飞行员总指挥办公室。不好了，他想，沙赫特向老板打小报告了。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来头？他还有另一个麻烦——自作主张，不听从指挥。

他机械地报告：“一级宇航员彭伯顿报告，长官。”

总指挥索姆斯抬头看着他。“彭伯顿——是你。你擅长两项技能，太空飞行和无大气环境着陆。”

别兜圈子了，杰克想，于是他大声说：“对于这次飞行，我没有任何话可说。如果对我的驾驶不满意，我可以辞职。”

“你在说什么？”

“我，噢——不是有顾客投诉我吗？”

“噢，那事儿！”索姆斯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到过这里，但我也有凯利的报告——还有你们组长的报告和来自‘空中纽约’站的特别说明。这是一次完美的飞行，彭伯顿。”

“你是说公司不会处罚我？”

“我什么时候不保护我的飞行员啦？你做得对；要是换成我，早把他扔出去了。言归正传：你目前在太空飞行组，但我要安排一个特别航班到月城去。你能帮忙跑一趟吗？”

彭伯顿犹豫了。索姆斯继续说：“你运来的那些液化氧将用于太空研发项目。他们在施工时炸坏了月城的北通道，损失了几顿氧气。工作全都停下了——每天光日常开销、员工工资和罚金就要十三万美元。‘小精灵号’就停在这里，只是要到‘月亮蝙蝠号’回来才有飞行员——当然没把你算进去。你看怎么样？”

“但是我——瞧，总指挥，总不能把别人的脑袋押在我的这次冒险着陆上吧。我很久没进行过无空气着陆了，而且我需要休息，做个检查。”

“没有乘客，没有机组人员，没有船长——只有你自己。”

“那好。”

二十八分钟后，他坐进丑陋硕大的“小精灵号”出发了。在强大的推力下，飞船摆脱了原来的轨道速度，朝月球降落下去。这样，在着陆以前都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他的心情一直很好——直到他拿出两封信，一封是他没有来得及寄的，另一封信是菲莉斯寄到终点站的。

菲莉斯的信很有感情，但没什么具体内容。没有谈到他突然出行的事，对他的工作也只字未提。这是一封标准的家书，但让他感到担心。

他把两封信都撕得粉碎，动笔又写了一封，部分内容如下：“——你从来没有直接说过，但你的确讨厌我的工作。”

“我必须工作，养活我们。你也有工作，这是一份女人们长期从事的传统工作——要么坐着马车穿过平原千里寻夫，要么在家等待从中国归来的航船，要么徘徊在发生爆炸的矿井旁等待——在丈夫远行时含笑与他告别，在丈夫回家时对他悉心照顾。

“你嫁给了一名宇航员，所以你的部分工作就是愉快地接受我的工作。我想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能够做到。但愿如此，照目前这样下去对你我都不好。

“相信我的话，我爱你。杰克”

他沉思着，直到该他亲自驾驶飞船的时间到了。他先让机器人为飞船减速，从二十英里的高度下降到一英里，然后在飞船依然缓慢下降的过程中切换到人工操作。完美的无空气着陆与战斗机起飞的过程正好相反——自由降落，然后是一次长时间的点火喷射，最后飞船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稳稳停住。飞行员必须能感觉到自己的下降，速度不能太慢；在面对金星的一侧，飞船着陆时与重力对抗的时间过长可能会耗尽所有的燃料。

四十秒后，下降速度为每小时一百四十英里多一点，他透过潜望镜看到了那些静静耸立的一千英尺的高塔。在三百英尺时，他开始点火喷射，飞船在一秒多时间内产生了相当于五倍地球引力的力量，而后停止，进行正常的月球喷射，力量仅相当于地球引力的六分之一。他松了口气，感到很愉快。

“小精灵号”盘旋在空中，喷射出的火焰溅落在月球表面的土壤上，飞船稳稳地降落了。

地勤人员过来了；他乘上一辆封闭的小汽车钻进了通道。在月城里，他还没来得及写完报告，就听见广播里在叫他接电话。他拿起话机，索姆斯在显示屏上冲他笑。“我从现场的摄像头里观看了你的飞船着陆。彭伯顿，你完全不需要休息。”

杰克脸红了。“谢谢你，先生。”

“如果你不是一定要飞太空对太空的航线，我想掉你到月城飞固定航班。你选择哪里？同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他听到自己说：“月城，我同意。”

走进月城邮局，他把第三封信撕了。在电话桌旁，他对穿着蓝色宇航服的金发女郎说：“请给我接杰克·彭伯顿夫人，堪萨斯道奇城区６４０３号。”

她上下打量他：“你们宇航员真会花钱。”

“有时候打电话反而便宜些。快点，好吗？”

菲莉斯正琢磨着该怎么写一封早就该写的信，自己并不抱怨孤独和乏味，只是不能忍受对他安全的担心，但她的推理始终得不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难道他不放弃太空，自己就放弃他？真的想不明白……正在此时，电话铃声令人惊喜地响了起来。

显示屏上依然一片空白。“长途，”声音听不太清楚，“月城电话。”

她不由得心中一紧。“我是菲莉斯·彭伯顿。”

长长的停顿——她知道无线电波从地球到月球要三秒钟时间，但此时，她却忘了，就算记得，她也不觉得好受，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破碎的家，自己成了寡妇，杰克，她亲爱的杰克死在了太空里。

“是杰克·彭伯顿夫人吗？”

“是的，是的！请讲话。”又是等待——是自己不顾一切地惹他生气，害他操作失误了吗？他死的时候，是不是只记得自己的抱怨，说他为了工作撇下妻子？是不是在他需要的时候，自己却让他失望了？杰克不是那种可以系在围裙带子上的男人；他是个男人——一个长大了的男人，不再是母亲的孩子——他从母亲的围裙带子下挣脱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系在自己的围裙带子上呢？——他应该知道，母亲就曾警告过自己不可以这样做。

她开始祈祷了。

接着传来的声音使她顿时轻松下来，几乎瘫软在地上。“是你吗，宝贝？”

“是的，亲爱的，是！你在月球上做什么？”

“说来话长了。一分钟一美元，还是先别说。我想知道——你愿意来月城吗？”

现在轮到杰克来忍受等待的煎熬了。他害怕菲莉斯会支支吾吾，下不了决心。终于他听到，“当然愿意，亲爱的。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你不先问为什么吗？”

她说这不重要，然后才问：“为什么，告诉我。”时差现在不再是任何障碍。他把那个消息讲了，又补充说：“到泉水城去，让奥尔加·皮尔斯为你办理手续。要我回来帮忙打点行李吗？”

她迅速思索着。如果他真要回来，就不会打电话来问了。“不用了，我自己会处理。”

“太好了。我给你发封长信，告诉你带什么东西。我爱你。再见！”

“噢，我也爱你，再见，亲爱的。”

彭伯顿吹着口哨走出电话亭。菲莉斯，真是个好姑娘，如此忠实可靠，他不明白先前自己为什么竟会怀疑她。

# 《太空知音》作者：[美] 琼·斯塔可

武绍智 译

这是２０２８年，美国黑人总统怀特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沉思。美国总统是个孤独者，他为全国人民服务，但全国人民的孤独感却都由他一个人承受。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要告诉人们是非曲直，要向他们说明方针政策，并要使他们相信，人类每天都必须进行新的战斗，和平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这种职责越来越难以履行。他曾生活在黑人贫民窟，靠顽强的奋斗，跨进了总统的办公室。

门开了。总统的私人助理、怀特的儿子约翰走进办公室。他告诉父亲，“太空寻知音计划”的主任麦克唐纳博士从得克萨斯州的波多黎各基地打来长途电话，说是破译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无线电讯号。

总统听了一阵紧张，仿佛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总统接通电视电话。

一个已过中年的人出现在屏幕上，他表情平静、坚定而有些疲惫。“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其意义不亚于我们发现原子能反应……我们收到了智慧生物发来的电文，他们生活的行星绕着一对叫卡佩拉的太阳旋转。我们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茫茫太空有我们的知音。该怎么给它们回电呢？”

麦克唐纳博士的声音里充满兴奋。但总统关心的是怎样保密，不让外界知道电文的内容，至于怎样给外星人发回电，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麦克唐纳直截了当地批评总统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总统不喜欢有人说他错了。他准备带约翰去基地亲自处理这件事。

约翰站在门口显得犹豫不决，“总统先生，博士说得对。你错了，这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又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在总统看来，凡是与人有关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从华盛顿到得克萨斯州的飞行短暂而又平稳。约翰兴致勃勃地读着有关“太空寻知音计划”背景材料的简短介绍。监听宇宙信息是通过在轨道上环绕地球旋转的射电望远镜进行的。

开始执行计划的头３０年中，监听人员听到的只是一片沉默。

巨大的努力，丰富的想象，没有引出任何结果。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的热情也逐渐衰退了。基地的主任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工作人员的士气一直不振，提供资金也只是敷衍塞责，马虎了事。后来，麦克唐纳来了，他重整计划，确认了工作的长期性，使得研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这些计划执行了５０年之后，人们才接受到了来自外星的信息。

波多黎各幽然寂静。麦克唐纳正在大楼里等候，他将那份电文原件交给总统。这是计算机把电波信号解译出来的第一份材料。怀特很勉强地接过电文，那情景就好像是接过一张法院的传票。他看了看电文，只见一张白纸上乱七八糟地排列着无数黑点。这算是什么电文？他把电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似乎要从那里看出点名堂。麦克唐纳耐心向总统解释说：这是一份非常特殊的电文，它是由５８９个点与空白，１９个横空格和３１个竖空格组织的一个图案，一张卡佩拉人画的自身图像。

怀特又对图案端详了一番，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这种画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看懂。

麦克唐纳告诉总统，画中的好多地方还没弄懂，但有些地方基本弄明白了。左下角和右上角的两个方块可能指两个太阳，右上方太阳下的小方块也许是行星。正中间的卡佩拉人好像用他的双臂——或许一只是手臂，一只是翅膀——一只指向左上方的太阳，一只指向卫星。这里面的含义是：这是太阳，另一个是他们居住的星球。怀特不知不觉被吸引了，这简直就像在读侦探小说。

麦克唐纳继续解释那张神密的图案。卫星下面是一至九的数字，数字是二进制。这是他们的计算系统。左边一排好像是他们的文字。这些词似乎同平行的图示有关。图画上卡佩拉人用右上肢指着的两个词，也就是卡佩拉文字中的“卡佩拉人”一词。这个词重复了三次，最后对着卡佩拉人下面的一点。如果这一点不是毫无意义的杂音的话，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一个蛋，可能表示他们是生蛋繁殖后代。这样卡佩拉人的第二对肢体就可以解释了。那可能是一对能飞或者是退化了的翅膀。在这个图形里，卡佩拉人告诉了人们许多信息：他们是什么人，住在哪儿，叫什么，如何繁衍生息，如何思维。

怀特不无忧虑地想，卡佩拉人和人类一样用语言、数字和形象思维，但他们考虑的问题也和人类一样吗？是否也会考虑利弊得失，胜负成败之类的事？任何生物，如果在其生活的星球取得了支配地位，一定是好斗的。

麦克唐纳又递给总统一张画，这是他请一位艺术家画的。

画上是一只大鸟模样的生物，有一对退化了的翅膀，头上戴着透明的头盔。透过头盔，可以看到异星人的脸，那脸型显然是经过进化了的鸟脸，但显示了智慧。由于发展了智慧，其整个形体就像人类的远亲。

麦克唐纳请求总统同意公布电文，让世界所有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一起来解读，等完全解译后再给卡佩拉人发回电。

总统没有回答，拿起一支钢笔在鸟的脸上涂抹了一番，然后把图片还给麦克唐纳。

那只鸟现在看上去已不像人类的远亲。它的嘴尖而长，嘴尖向下弯，这种鸟嘴是用来咬人的。鸟的眼睛向外突出，显得十分冷酷。这是一只在寻食的鸟。

“如果是这样，那情况会怎样呢？”总统问。

卡佩拉人发出的电讯号中有模仿英语的声音，显然他们接收过地球的无线电广播，知道人类的存在，他们也许要入侵地球，把人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麦克唐纳反驳说，人类同样也把卡佩拉人置于自己的手中，这实际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在总统眼里，这些科学家太善良了，智慧是不断追求利益的工具，仅此而已。

麦克唐纳博士还是坚持要发回电，总统让他谈谈这其中的理由。

博士回答说理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异星人之间的交际对双方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除此之外，还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能给世人留下点遗产。当回电到达卡佩拉星球之前，他早就离开了人世，但他能留下一扇洞开的门，一条通向宇宙的畅通的航线，一种对新世界的憧憬。

正在这时，中国大使给总统打来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了卡佩拉人的电文，他代表本国政府请求总统，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要给卡佩拉人回电。

紧接着，英国大使也打来电话，他对美国政府不透露电文内容的做法深感不安。

苏联也收到了电文，正在草拟回电。

“完了”，总统听完电话无可奈何地说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电文的？”总统问。

麦克唐纳双手一摊，“知道的人太多了，‘寻知音’不是什么秘密计划，中国和俄国的交换学者在这个科学实验站同美国人一起工作，一起分享取得的成功。”他说道。

总统考虑的是社会的安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类已经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大家生活在福利时代。而“寻知音”计划也是这福利运动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小小的施舍，让那些科学家有事可干，不至于惹事生非。现在这项计划已危及社会的安定，它就应停止了。

总统建议麦克唐纳，假装正在考虑回电，并正在搜寻新的电文，然后在别的地方建立新基地，做些别的研究。

麦克唐纳拒绝了，他不愿说谎。

总统叹了口气说：“那我们找个会说谎的人。”

麦克唐纳试图说服总统，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他们就会把这看作一种探险事业，看作献给未来的一份礼物。从地球发电到卡佩拉，卡佩拉再回电，这一来一回需要９０年！

怀特虽然还在说：“不，这完全错了。”但在内心深处他也为大家感到难过。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星际交流，也不是因为他不能以长远的目光看待问题，他不能冒险。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允许你发回电，你在回电中写些什么？”

麦克唐纳从写字台上拿起最后一张纸，把电文交给怀特，说道：“这很简单，把解译的密码反译过去，告诉他们：我们是谁，住在哪儿，如何繁衍生息，如何思维。”

怀特看着纸上的图案，哈哈笑了。图案上明显地画着父亲、母亲和孩子。

正在这时，扩音机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约翰·怀特对电文有新解释！

约翰高兴而又激动地闯进办公室。

两个太阳的符号不一样，右上方的太阳向外伸出一条线，左下方的太阳向外伸出两条线，科学家们把它解释为：太阳、较热的太阳。

约翰从这些信息中，发现了卡佩拉人要告诉地球人的事情：远处的那个太阳也许增加了能量的释放，变得越来越热，也许变成了一颗新星。怀特立刻想到，天空中的太阳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引起地球上万物的根本变化，如果那样，人类会怎么办呢？是把这个灾难告诉宇宙中的其他智慧生物，还是保守秘密？

麦克唐纳说：“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带着头盔。远处的太阳热度升高，这也许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他们的太阳，显示了变成新星的迹象。”

“那他们就要灭亡了？”怀特问。

“是的。”麦克唐纳相信这种解释。

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了。他们在为卡佩拉人哀伤，好像这些异星人是他们的朋友。也许，他们确实已成了朋友。麦克唐纳期望与他们一起生活，已经整整２０年了。现在他发现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际，结果却发现，他们要消亡了。

电文中看不出他们有逃跑的打算。恰恰相反，电文表明，他们接受了自然条件所带来的变化。电文中没有提到宇宙飞船，也许他们的人生哲学是逆来顺受，乐于安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地球人去不了他们那儿，他们也来不了地球。

“我们帮不了他们的忙，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白等，他们与宇宙其他智慧生物的最后通讯获得了成功。而且，我们还要让他们知道，宇宙中的知音了解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处境，并要向他们表达良好的祝愿。”麦克唐纳说。他拿起那张回电，用钢笔在小孩头的上方画了一个卡佩拉人伸开双臂与人类拥抱的图像。

怀特看了看画，想了想，看懂了画的意思。公众会接受这个回电的，这种交际会打开他们的眼界和理解力，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好吧，把回电发出去吧！”怀特说。

夜幕下，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在慢慢地转动。怀特站在窗前，竭力想象电波穿越太空的漫漫旅程，但对自己的决定正确与否，尚存疑虑。他希望自己做对了。

在想象中，他似乎听到地球人类和卡佩拉人都在说：“干得好，怀特！”

# 《太阳传说》作者：[美] 希瑟·尼克尔森

李芳译

“哎呀！”他们在塔顶叹息，“看看这些可悲的生命。他们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被杀人机器毁灭掉，那样他们在阴间还有可能再见到太阳。”

人们蜷缩在炉火旁窃窃私语：“太阳绝不会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但是谁知道它何时才会回到人间呢？”据说，太阳逃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所在，即使是大毒蛇阿格利西斯也无法发现它的藏身之处。在那漫长而漆黑的白昼里，人们整日都在谈论太阳，以打发自己的时间。当世间没有丝毫希望时，他们把这种谈话视为唯一可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甚至是一个伟大的传说，一种新的信仰。大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拼打厮杀；小人物只是讲故事。

太阳在天空中“缺席”，已将近８０年了。如今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忆起阳光的容颜。但是这些曾有幸生活在太阳时代的人不舍得浪费他们的资本，他们成了智者，在废墟上一遍遍地讲述着太阳的传说。

智者向人们描述太阳时代的先进机器以及金属城市，但可惜的是，世人无法想象智者口中的世界。点燃１００万支蜡烛的天空会是什么样子？就像不可能对一个先天性的盲人描述颜色那样，这些自小就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是无法理解光明这一概念的。

智者说，很久以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爆发了，之所以说它史无前例，是因为它是由杀人机器而非人类发动的。天上飞满流火，空气中弥漫着毒气，成堆的尸体堵塞了河流。在那漫无尽头的惊骇中，手无寸铁的人们任凭杀人机器宰割。杀人魔头置身于安全的堡垒中，若无其事地对机器下达命令。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一串串数据滚过电脑屏幕。这些数据对他们来说只是逻辑字符串，但实际上却是活生生的生命——显示着人类的数量和位置。又一批死了、又有几百万人死了。

杀人魔头用杀人机器，不费吹灰之力就毁灭了美国东部的一座大都市。同样，他们也轻而易举地碾平了美国东部的第二大城市。

对于杀人魔头来说，屠杀简直是太容易了，他们自己并不住在城市里而是呆在地底深处的安全窝点中，这使得他们免于惨死在自己的机器下，也使得他们免于目睹那血淋淋的场面。他们从未看到濒临死亡的母亲还在拼死保护自己的孩子，从未看到人们为了逃避遭杀人机器的毒手而不得不自杀的情景，也从未看到野狗在西方文明的废墟上打洞。他们看到的只是毫无意义的数字。

这场战争结束时，不再有炸弹落下，杀人机器已吞噬了一切生命，它们在２０秒内屠杀无数，而以前的人类战争要用２０年才会死这么多人。就在这当儿，杀人魔头又打开了他们的窗户。

他们不能想象他们亲眼所见的世界，电脑上的数据可没有这么恐怖。这已不是两年前的世界了，这是一个黑暗的、死气沉沉的世界。看吧！这是他们亲手创造的世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他们决不会那样做，但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看着满目疮痍的地球，他们其中的某些人突然第一次有了良心发现。

只有极少数的生物在这场惨无人性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人类更是少得可怜。被亵渎的地球成了一场噩梦。这些杀人魔头离开他们的机器后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不会医治伤员，他们只知道快速杀人指令的电脑编程。一些幸存者教会他们如何去做正常人的事，如疗伤等。

在这之后又过了许多年，人类文明继续堕落。一些人还奢望他们能重整旗鼓，但当他们意识到太阳不再会回来时，这些希望就变成了绝望。这该死的、永无尽头的黑暗，无情地撕裂了他们的希望。

刚开始时，人们还认为天空中的毒气和尘埃很快便会散开，而他们也可以重见天日。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天空在燃烧。这是由于大气中的有毒物质浓度太高了，就像一条油河一样，它自燃了。天空着火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所有幸存者的脑海中，远比一个个城市的倒塌要恐怖百万倍。有些人称之为天堂怒火，他们认为上帝翻脸了。这很像《圣经》中的哈米吉多顿（即：世界末日中善恶决战的战场），不同的只是黑暗之外没有救赎，唯一的救赎是死亡。一向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此时荡然无存，“传说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被遗忘掉的过去是这出悲剧的主角。一个个炉边故事讲述着逝去的种种往事。

这些年对人类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讽刺。战前的知识灭绝了，人们不再记得如何制造炸弹、机器、医药、电脑、通讯设备、电力、大坝、书本、航船——所有使得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的物品。

为了生存，这个世界又退回了原始时期，但是一些天才和人类过去的习惯存活了下来。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在废墟上生存，如何打发他们的时光。那些还记得希望为何物的人不敢再去想象还有几分希望。或许，在极度恐怖过后，和平会到来。

不，这种奇迹永远不会发生。虽然人类会不计一切代价地生存下来，但是人类灵魂中的兽性还在。他们还会发动战争，还会杀人。虽然有一些人会在事后反省，杀人魔头们还是沉迷于他们的机器世界。他们想方设法赢得名利，拉帮结派。有流言说会成立新的政府，但是没有希望，因为希望像黑暗天空中的毒尘一样，愈去愈远。

这就是８０年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就是太阳传说的起因，确切地说应该是太阳消失的传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太阳的了解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理解加到传说里去。现在的太阳传说讲的是：大毒蛇阿格利西斯想吞掉天光，火神与之大战却在最后落荒而逃。他逃到了世界最遥远的尽头，在那里疗伤，伺机再战大毒蛇。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人类将永远生活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

“死亡，”他们在通天塔上叹道，“可悲的逃亡者，赐福于他吧，这样我们才能重见太阳。”

# 《太阳的故事》作者：雷·布雷德伯里

“准备好了吗？”

“好了。”

“现在吗？”

“很快了。”

“科学家们真的知道吗？就在今天，对不对？”

“看呀，看呀，你自己看”

“孩子们紧贴在一起，像许许多多玫瑰，又像许许多多小草，混杂在一起，探出头凝视那躲藏着的太阳。

下着雨。

雨下了七年了。无数的日子里，雨一刻不停地下着。有时雨声轰响，大雨倾盆；有归下些阵雨，雨点好似甜蜜的水晶，有时暴雨来临，声如雷鸣，又无数次重新长了出来，等待下一次毁灭。这就是金星上永远的生活方式，这里就是孩子们的学堂。这些孩子的父母是太空人，他们来到这个雨下不停的星球，建立文明，顽强地生存下去。

“要停了，要停了！”

“是呀，是呀！”

玛格特站得离他们远远的。这些孩子不记得曾有过一段日子，那时不像现在，雨下呀下呀下个不停。他们都只九岁，就算七年前有那么一天，太阳出来一个小时，把脸儿转向目瞪口呆地世界，他们也不记得了。有时，晚上玛格特会听到其他孩子在回忆中微动，她知道他们在做梦，想起了黄金、黄蜡或者一枚大得可以买下全世界的硬币。她知道他们认为自己记得那种温暖，它就像是一道红晕，出现在脸上，身体上，胳膊、腿和颤抖的双手上。但之后他人便会惊醒，因为他们听到敲击的鼓声，从屋顶上不断滴落下来的亮晶晶的球链发出的声响，走路声，花园里的声响，森林里的声音，然后他们的梦便消失了。

昨天一整天上课时他们读到的都是有关太阳的故事，关于它怎么像一个柠檬，还有它多么热。他们还写了些小故事、散文或者诗。

我想太阳是朵花，只开一会就谢啦。

那是玛格特的诗。在宁静的教室里，她用一种平静的声调读着。这时，外面雨正在不停地下。

“哦，你不会那样写吧！”一个男孩抗议道。

“不”，“玛格特说。”我是那样写的。“

“威廉！”老师说。

但这些都是昨天的事了。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小，孩子们都挤在又大又厚的窗前。

“老师在哪儿？”

“她马上就来。”

“她最好快点儿，我们会错过的！”

他们激动不已，像是兴奋的轮子上弄乱了的辐条。

玛格特孤零零地站着。她是个非常柔弱的女孩，看起来象是在雨中迷失了很多年，雨水冲掉了她眼中的湛蓝，唇上的红润和发丝的金黄。她是相册中一张尘封的旧照片，早已褪色。开口说话时，她的声音活象个鬼魂。她远远地站着，瞪视着雨和窗外那又湿又吵的世界。

“你在看什么？”威廉问。

玛格特没有回答。

“别人跟你讲话要回答。”威廉使劲推了她一下。但她没动，或者不如说，她只是让自己被推动了，仅此而已。

孩子们从玛格特身边悄然走开，看也不看她一眼。她感到他们离开了。这都是因为她从不和他们在地下城那充满回声的隧道中玩耍。如果他们逗弄她，她只在他们身后眨着眼，却不跟上来。当全班唱着歌，歌颂幸福，生活和游戏时，她几乎都不张嘴。只有当他们唱到有关太阳和夏天的歌时，她才动动唇。而这时，她的眼睛是话着铁栅窗的。

当然，她犯下的最大罪行是她5 年前才从地球来到这里，她记得太阳和天空的样子，那时她四岁，住在俄亥俄州。而其他孩子呢，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金星上，上次太阳出来时，他们才两岁。他们早已忘记了太阳的颜色和热心热量，以及它的真实情况。但玛格特记得。

“太阳就象枚硬币，”一次她闭眼说。

“不，不是的！”孩子们叫道。

“它就象炉子里的火，”她又说。

“撒谎，你不记得了！”其他孩子叫道。

但她记得。她静静地站着，离他们远远的，凝视看雕花窗根。一个月前，她曾拒绝在学校浴室淋浴。她的手紧护住头和耳朵，尖叫着不让水碰到她。那之后，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与从不同。其他孩子也知道了她的奇怪之处，离她远远的。

据说玛格特的父母打算明年将她带回地球去。他们这么做对她非常重要，尽管这意味着她们要损失很多钱。其他孩子因为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恨她。他们恨她雪般苍向的脸，她那有所期待的沉默，她的瘦弱以及她可能拥有的未来。

“走开！”威廉又狠狠地推了她一下。“你在等什么？”

然后，她第一次转过身来看着他。她所期待的全写在眼里了。

“喂，别在这儿等！”威廉狂暴地说。“”你什么也看不到的！“

她的嘴唇动了动。

“什么也看不到！”他叫道。“这只是个玩笑，对吗？”他向其他孩子：“今天什么也不会发生，是不是？”

其他人全都冲他眨着眼，然后大家都明白了。大伙大笑着摇头：“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什么也不会！”

“噢，但是……”玛格特轻声说，双眼显得那么无助。“但就在今天，科学家们预报说，他们说，他们知道，太阳……”

“全都是开玩笑！”威廉说，粗暴地抓住她。“喂，伙计们，老师来以前，把她关到柜子里去吧。”

他们上来围住了她，不管她又是抗议又是哀求最后还哭了。他们抓住她，推着她穿过隧道，进入一个房间，把她关进柜子。他们用力关上柜门，把门锁好。

他们站在那儿，看着门，看着它因她的捶打和撞击而颤动。然后他们笑着走出房间，回到隧道里。这时，老师来了。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老师看了看表。

“是的！”大家齐声回答。

“都来了吗？”

“是！”

雨下得更小了。

孩子们挤到大门口。

雨停了。

现在就象是在看一部有关雪崩、龙卷风、飓风、火山爆发，总而言之是不好的东西的电影时，音响设备出了故障，于是声音变得模糊，最后一切声响都消灭了，所有噪声、回音和雷鸣都不见了。之后，象是把那部影片的胶片从放映机中取出来，又插入一部平和的热带风光片，它可是既不抖又不震的。整个世界静止不动。这寂静无边无际，令人难以置信。你可以感到双耳朵，互相站得远远的。

大门慢慢打开，他们闻到了那沉寂而期待着的世界的味道。

太阳是烧红的铜的颜色，非常大。它周围的天空是令人炫目的蓝瓷砖色。从林像是被阳光烧着了，从咒诅中解放出来的孩子们冲出隧道，叫着喊着冲进了春天。

“不要走太远，”老师在后面叫道。“你们知道只有两小时。不想在外面被抓到吧。”

但他们只顾跑，把脸儿仰向天空，感受看太阳照在脸上的感觉，就像是一块温暖的烙铁；他们脱下夹克，让阳光照耀自己的双臂。

“比太阳灯还好，是不是？”

“好多了，好多了！”

孩子们停下来，站在覆盖着金星的巨大从林中。甚至在你看的时候，它一直都茂盛的生长，从未停止过。它像个章鱼的窠，其间丛生着巨臂般的肉质野草，在这短暂的春天里摇摆开花。因为多年未见阳光，这片丛林呈现出橡皮与灰颜色，呈现出石块，白色奶酪和墨水的颜色，呈现出月球的颜色。

孩子们在丛林辅成的地毯上散开，大声笑着，听见丛林在他们脚下叹息、吱吱作响，逐渐恢复了活力，再次复苏。他们在树丛中奔跑，他们滑倒在地，他们互相推搡，他们玩捉迷藏和捉人游戏。但大部分人只是斜睨着太阳，直到泪水从面颊上滑下来，他们伸手去够那金黄和令人惊异的蔚蓝，他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倾听着令自己疑心置身于一片无声无息、寂然不动的神圣的海洋。他们观察一切，他们欣赏一切。然后，他们像从笼中逃出的动物一样，疯狂地围成圈又叫又跳，跑了一个小时都没打算停下。

然后——跑着跑着一个孩子哭了起来。

大家都停住了。

女孩站在空旷处，伸出手来。

“噢，看呀，看呀，”她颤抖着说。

其他人小心地凑过去看她那只张开的手掌。

那只卷成杯状的手中，有一点雨滴。

看着那雨滴，她哭了起来。

他们静静地注视着天空。

“噢，噢。”

几滴冰凉的雨点落在他们的鼻子，脸颊和嘴上。太阳在一团雾后显得黯淡了许多。一阵风吹得他们顿生凉意。他们转过身，走回地下房屋，每个人的手都垂在身体两侧，笑容早已消失了。

一阵迅雷惊醒了他们。像台风来临前的叶子一样，他们互相推搡着，跑了起来。闪电照亮了十里，五里，一里，半里。一瞬间天空便如午夜般黑暗了。

他们在地下城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直到雨下得大起来。他们关上门，听到倾盆大雨落下来发出的巨大声响，无处不在，永不停息。

“还要等七年吗？”

“是的。七年。”

一个孩子轻叫了一声。

“玛格特！”

“什么？”

“她还在那个我们关她的柜子里呢。”

“玛格特。”

他们就像是被人强迫似的站着，像一根根钉进地里的木桩。他们面面相觑，又躲开彼此的眼光。他们看看外面那不停地下着雨的世界，不敢对视，面孔严肃而苍白。他们看看自己的手脚，脸儿都垂下了。

“玛格特。”

一个孩子说：“那么……”

没有动弹。

“去吧。”那女孩悄声说。

他们在冰凉的雨声中慢慢走进大厅，在雷声和风暴声中穿过门闸进到房里。

闪电照在他们脸上，蓝幽幽的，分外狰狞，他们慢慢走到柜门前，站在旁边。

柜门后只有寂静。

他们更缓慢的打开门，把玛格特放了出来。

# 《太阳帆船》作者：阿瑟·克拉克

紧紧系在悬索上的大圆盘形太阳帆，已经鼓满了宇宙间的长风，像一名斗志昂扬、整装待发的勇士。

三分钟内比赛就要开始了，约翰·默顿的心中却异常的轻松与平静，不管“狄安娜”号把他载向成功还是失败，他终于亲自驾驶飞船，去实现梦想了。

“最后两分钟，”座舱无线电发出指令，“请检查准备情况。”

船长们逐个回答。

“１号——‘游丝’号，准备好出发！”

“２号——‘圣玛利亚’号，一切准备就绪！”

“３号——‘阳光’号，准备就绪！”

“４号——‘投标器’号，一切系统正常！”

“５号——‘列别捷夫’号，我们准备就绪！”

“６号——‘蜘蛛’号，准备就绪！”

默顿在出发线的末端，听着朋友和对手们的声音，现在轮到他回答了。

“７号——‘狄安娜’号，准备好出发！”

“１至７号的回答，全部听到。”裁判员的声音异常平静，“现在，最后１分钟。”

“……５、４、３、２、１，断缆！”

刀片割断了把飞船拴在为其进行总装和维护的母船上的细线。七艘帆船开始散开，宛如蒲公英的花籽在轻风中飘散。

优胜者将是第一个飘过月球的人。

座舱仪表表明“狄安娜”号正以千分之一的推动力增加着速度。这全是太阳风的力量！按这个速度，绕地球两圈之后，就能达到第二宇宙速度，那时它将向月球飞去。

默顿回忆起在地球上向听众解释利用太阳帆船航行时的情景，不禁苦笑了一下。

“把手伸向太阳，”他曾对听众说，“你们会感觉到热，但是却感觉不到压力，因为它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宇宙空间，即使像这样的压力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而且免费获龋我们可以造太阳帆来采集太阳的辐射压力。”

说着，他掏出几平方厘米制太阳帆的材料，向听众抛去。

银色的薄膜像烟云一样卷曲盘绕，然后随着这气流徐徐飘向天花板。

“它是那么的轻，一平方公里薄膜只有１０００公斤重，可采集２公斤辐射压力。假如给它系上悬索，它就能拉着我们上天。第一秒钟，我们移动５毫米，一小时后，我们以每小时１３公里的速度移动，一天之后，我们以每小时３０００公里的速度移动，一二天内就可以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一切，无需耗用一滴燃料。”

他说服了听众，也说服了宇宙公司，在过去的２０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游戏，被称为亿万富翁的游戏。

“狄安娜”号出师顺利，航行良好。默顿看到了他的对手们，他们犹如朵朵银花绽放在幽暗的宇宙空间。

默顿决定休息一下，在别的飞船上有两名乘员，可以轮换睡觉，而他却无人替换。做了４０多年的飞船设计师，他渴望独自驾着飞船，赢得成功。

刚睡了两个小时，警钟响亮而刺耳的声音就把他从无梦的酣睡中惊醒。默顿敏捷地检查了一下指示吊索拉力的仪表，在太阳帆一侧，读数正常——可是，在另一侧，拉力在慢慢下降。

默顿突然醒悟，他抓起潜望镜，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已开始偷偷滑过太阳帆闪闪发光的镀银表面。“狄安娜”号失去了光线，也失去了推动它的动力。

在离地球３万公里的高空是没有云的，假如有阴影，必定是人为的。

默顿不肯轻易就范，他打开３号、４号操纵仪，使太阳帆倾斜了２０度，阳光倾泻进太阳帆里，“狄安娜”号冲出了阴影，重新进入轨道。同时，默顿也看到“游丝”号落荒而逃的锥形黑影，“卑鄙小人！”默顿轻蔑而又自豪地笑道。

光线在渐渐消失，“狄安娜”号静悄悄地滑进地球的阴影里，太阳垂直落在不可见的地平线之下，夜幕降临了。飞船已经走过四分之一的轨道，进入短暂的夜晚，一小时后太阳才能从巨大的黑影中浮现出来，在这一小时中，飞船将做无动力滑行。

在６０公里之后，默顿从无线电中了解到，“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陷入了困境。它们在面对面地航行，不久，它们的轨道就要交叉在一起。但两位船长都很固执，不肯把率先通过的机会让给对方，因为太多的名誉、声望和金钱正处于得与失的关键之际。没过多久，“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像冬夜静悄悄、轻悠悠飘落的雪花，撞在一起了。

几分钟后，“阳光”号由于自旋而过于稳定，无法正常抢风转变航向，它的巨大环形帆正面对着太阳，而不是侧面朝着太阳，因而被沿轨道向后吹去。

当剩下来的飞船经过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航线刚刚开始有动力的一半轨道时，又一次发生了减员。默顿在“狄安娜”号上看到，巨大的风帆在跷起采集作为动力的射线时绷得很紧，加速度开始从微重力向上升高，尽管需要几小时才能达到最大值。

“游丝”号却永远也达不到最大速度了。默顿看到侧面与他相对的“游丝”号开始扭动，乘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２０分钟后，塑料薄膜撕裂了，并在光线压力下慢慢向外发展，宛如火中升起的烟般上升着。

现在只剩下“狄安娜”号、“列别捷夫”号和“投标器”号了，但“投标器”号为了追赶前两艘太阳帆船，把悬索减修到最小重量，但当它再次从几千公里高的出发线上经过时，太阳射线的额外能量把悬索压断了，帆船像一块手帕在太空中飘动着。

“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展开了直接对抗，“狄安娜”号暂时领先。

默顿毫不感到疲倦，他只有两种担心：第一是担心８号悬索，它已不能调整了，只能用其他悬索尽力做最佳航行；第二是担心“列别捷夫”号，它正在３００公里之后尾随着他。俄国人的飞船有可围绕中心帆而倾斜跷起的四块巨大翼板，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

然而，在比赛的第五十个小时，接近地球第二圈末尾时，“列别捷夫”号使默顿略吃一惊，帆桁和悬索与中心方形帆分离开，飘然进入宇宙空间。“列别捷夫”号放弃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样，它很快达到了第二宇宙速度。默顿在像火柴盒那么大的计算机上算出，“列别捷夫”号将正好在他期待的通过月球的时刻赶上他。

但此时此刻，在１亿５千万公里外的地球上，指挥官已经在裁决比赛的结果了。

官方救险发射装置上的指挥官范·斯特拉注视着从高悬在太阳炽热表面的太阳观察站上发回的照片，他的双眼，充满了失望。

在太阳表面的深处，正集聚着巨大的能量，随时都可能发生令人畏惧的爆炸。船帆像纸一样薄的太阳帆船对这种威胁是没有丝毫保护能力的，比赛将不得不放弃。

默顿为自己和“列别捷夫”号遗憾，他们都应该赢得比赛，而今胜利却不属于任何人。太阳处于愤怒中，没有人能争胜负了。

默顿切断了悬索，银色的太阳帆飞走了，他搭上了救险的太空飞艇。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他永远不能赢得飞往月球的比赛了，但他的帆船却将是飞行在星际的漫长航程上的第一艘人造太阳帆船。

# 《太阳舞》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一

白天你在Ａ区解决了五万多只老饕，现在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一大早你跟赫顿便架着直升机向东飞去，在金绿色的曙光中，沿着叉河一路投掷神经性毒丸，涵盖了一千公顷的面积。然後你们转至叉河对岸——第一批殖民的预定地，那里的老饕已经解决得清洁溜溜。你趴在厚实柔软的草毡上享用午餐，赫顿摘了几把蜜汁花，两人足足享受了半小时的轻度幻觉。然後当你正走回直升机，准备开始下午的任务时，赫顿却突然没来由地说道：“汤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老饕不是害兽，而是一族外星人，有语言、仪典、历史……你会做何感想？”

你马上联想到了你的族人。

“得了吧！它们根本不是！”你回答他说。

“我是说假使，如果，这些老饕……”

“不是就不是，谈点别的行不行？”

赫顿就是这麽一个刻薄的家伙，也只有这种人，才会想到这种问题。专挑别人的痛处下手，他就喜欢这样！他不经意的一句话，整晚徘徊在你脑海。假使老饕是外星人……假使老饕……如果……万一……

你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会儿，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条血河中泅泳。真傻！怎麽会这样？你明明知道，在第一批移民到达之前，将所有的老饕尽快解决有多重要。老饕只是一种外星“动物”，而且还不能算是益兽，它们是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拼命消耗掉这个星球的释氧植物。如果不将它们除去，人类根本无法在此生根。当然，至少还要保留一些活标本，提供动物学家研究之用——其他的通通都得杀光。这就是一种惯例，根绝“不好”的生物是人类的传统。不过，你对自己说，可别让这种良心上的疑虑妨碍了工作，别再梦见血河了好吗？

更何况，老饕的体内根本没有血，所以根本不可能血流成河。它们靠一种类似淋巴的体液，渗透身体的组织来输送养分；而排泄物也一样靠渗透作用排出体外。这种渗透性的传输功能，可说与人体的循环系统作用相仿，只是它们没以任何血管网络，也没有像心脏那样的唧筒。所有的东西全都靠渗入渗出，就像变形虫、海棉或其他低等动物一样。然而，就其他方面而言——例如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四肢结构等等，它们又是百分之百的高等动物。真绝！你这麽想。外星生物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告诉自己，见怪不怪，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和同事们最欣赏老饕的一点，就是它们的生理组织帮了你们一个大忙，让你们可以乾乾净净地解决它们。

你飞过老饕群集的草原，下了大量的毒丸。它们立刻争先恐後地抢着吞食。一个钟头以内，毒性就会传遍老饕全身各处，老饕一命呜呼，接着细胞组织便迅崩溃——一旦不再有养分供应，老饕的身体便会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细胞。淋巴似的体液，在老饕体内成了化的强酸，不一会儿就可以将体销溶。肌肉、软骨，甚至骨骼。两小时之後，原来一只活生生的老饕，将只剩下地上的一滩黏液；然後再过两小时，就什麽也没有了。想想看，你们必须解决几百万只老饕，如果它们的体不是那麽懂得自爱，这个星球岂不是要横遍野了？

假使老饕是一族外星人……

都是那个该死的赫顿害的，你感觉好像是记忆被规范了一次。其实，如果你够胆，应该主动要求刮除这个念头。如果你有胆，如果你敢尝试的话。

二

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提不起勇气。他一想到记忆规范就害怕，所以决定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摆脱这种新发现的罪恶感。他开始试着说服自己——老饕，这种没有心智的食草动物，是人类扩张主义之下又一个不幸的牺牲品。

虽然如此，却也实在不值得感情用事地同情它们，它们被消灭并不能算是悲剧，只能说是遭透了。如果人类决定在这个星球定居，老饕当然只好让位。他又对自己说，这与十九世纪时，北美平原的原住民与野牛的悲剧不可相提并论。他每当想起这些，就会对大量兽群被屠杀而感到难过；为数百万高贵的长毛野牛感到可惜。但是对於他的祖先——苏族的遭遇，他不只是难过而已，而应该说是义愤填膺。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再度提醒自己，省省你的感情，留到适当的时机再用吧！

他走出了自己的气囊，慢步走到营地中央。石子路十分湿滑，水溶溶的晨雾尚未完全散去，每棵树都因饱载着露水而被压弯了头，长条带有锯齿缘的树叶也沾满了水珠。他忽然停下脚步，蹲下来观察一只类似蜘蛛的动物，它正在结一张不对称的网。正当他看得出神的时候，一只小型的两栖爬虫，外表是灰暗的蓝绿色，正小心翼翼地那滑过长满苔藓的土地。不？它似乎仍然不够小心，因为还是被他发现了。他轻轻地捏起这个小动物，将它放在自己的手背上，小爬虫吓得浑身发抖，两片鳃吃力地不断拍动。不一会儿，它的颜色竟精明地变做古铜色，那正是他皮肤的色调，真是绝妙的欺敌伎俩。他觉得玩够了，於是把手放下，小爬虫一溜烟地跳进了水坑。他则继续前进。

他年已四十，比这个探险队的大多数成员都要矮些，但是肩膀宽阔，胸膛厚实，配上黑亮的头发与钝阔的鼻梁，使他看来仍然十分出色。他是这个探险队的生物学家，这是他的第叁个职业。在此之前，他曾经当过人类学家与房地产掮客，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名叫双丝带的汤姆，曾经结过两次婚，但都没有子女。他的曾祖父死於酒精中毒；祖父使用迷幻药上瘾；父亲则不时得去做记忆规范。汤姆心知肚明，自己终将逃不过家族的恶运，只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找到自我毁灭的方法罢了。

进了营地中央的大帐，他遇到了赫顿、茱丽亚、爱琳、舒瓦兹、老张、迈克森与尼古拉，他们都正在吃早餐，其他的队员则已经上工去了。

爱琳看到他进来，马上起身走过去送他一吻，短而柔软的金发搔着他的面颊。“我爱你！”她喃喃地说。“我爱你！”汤姆回了一句，顺便在她的胸部轻划了一下。然後他转向迈克森，後者对他点点头，再送他一个飞吻，他就知道没有猜错，爱琳昨晚是睡在迈克森的气囊中。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是好朋友，汤姆这麽想。

“今天轮到谁药丸？”他问道。

“迈克森和老张，”茱丽亚说：“在Ｃ区。”

舒瓦兹接着说：“再过十一天，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半岛给清理完毕，那时就可以向内陆进军了。”

“如果我们的药丸供应不缺的话。”老张附和了一句。

“昨晚睡得好吗，汤姆？”这是赫顿问的。

“不好！”汤姆没好气地答道。他找了个位子坐下，掏出了早餐磁卡，发现西面山上的浓雾已渐渐蒸散。

他到这个星球已经有九周了，经历了此地一年一度的季节变换——从乾季到雾季。现在的雾季还会持续几个月，在下一个乾季之前，老饕早就全部解决，而移民也早已来到。他瞪着薄雾出神，突然发现早餐已经沿着输送槽滑过来。他开始用餐，爱琳坐在他身边，她几乎比他年轻一半。这是她第一次的外星探险，负责的工作是文书记录，但她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忆规范师。

“你看来有心事，”爱琳对他说：“我能帮什麽忙吗？”

“没什麽，谢了。”

“我不喜欢看到你沮丧的表情。”

“这是我们族人特有的忧郁气质，没办法。”

“我怀疑你这种理论。”

“好吧！老实说也许是我重建的人格快要磨光了，我过去的心灵创伤又要浮现到意识层了，我简直是个行走肉！满意了吗？”

爱琳却吃吃地笑了起来，她只穿了一件泳装，皮肤还很潮，因为她刚才跟迈克森去游泳，才回来没多久。汤姆这时突然兴起向她求婚的冲动，想要在这个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就娶她。自从他的房地产生意垮掉之後，他就一直打光棍到现在。当初所以会离婚，也是因为心理医师的建议，做为人格重建的一环。他有时也会想知道，前妻现在芳踪何处？跟什麽人在一起？

爱琳这时说：“汤姆，别逗了，

我感觉你蛮稳的吗。”

“谢谢！”她还年轻，还不懂这些心事。

“如果只是突如其来的莫名沮丧，我可以喀嚓一下就让它消失。”

“谢谢你的好意，”他答道：“不用麻烦了。”

“我忘了！抱歉，你不喜欢这种……”

“我老爹……”

“怎麽了？”

“过去五十年间，他的记忆被削得……”汤姆答道：“他把自己对祖先的记忆全部刮除，再来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妻子儿女，最後是自己的姓名。然後他终於可以整天坐在屋角痴笑终日……我受够了，谢谢！我绝对不要碰那玩意！”

爱琳赶紧改变话题说：“你今天在哪里工作？”

“在保留区，做几个实验。”

“要不要我跟你作伴？我今天上午都没事。”

“谢了，不必！”他立刻回绝。也许因为回答得太快，她看来有些难过。汤姆只好抓住她的手臂，柔声说：“也许今天下午，好不好？我也想和你谈谈心，好吗？”

“好！”她又笑了，还送给他一个飞吻。

用过早餐之後，他就一个人走到保留区。这个保留区总共占了基地东边一千公顷的面积，在它的边界，每隔八十公尺树立一个神经场发射器，这样就可以围住区内的二百只老饕。这些老饕是留下来供研究之用的，所以它们将是整个星球仅存的幸运儿。在保留区的西南角有一个实验气囊，汤姆就是在那里进行实验——新陈代谢、生理、心理、生态等等的实验。

保留区被一条小有斜穿过，东侧还有一个不太高的青翠山坡，五种密集的杂树林被致密的草原从中切开，释氧植物生长在草丛的荫庇之下，除了行光合作用的穗状物突出约叁、四公尺高，其他的部份全都被草丛遮掩；行呼吸作用的枝干则呈淡黄色，大约长到齐胸的高度，会散发出一阵阵甜美醉人的香气。

老饕们在草原上叁两成群，一口一口地嚼着释氧植物的枝干。汤姆先在小河後面窥视着这些老饕，然後慢慢地接近它们。结果一不小心，被隐藏在草丛中的一株释氧植物绊了一跤，但他很轻巧地立刻恢复了平衡。他抓住那株植物的枝干，对着皱摺的呼吸孔深深地吸了一口，沮丧的情绪立刻消失无踪。

他渐渐地接近一群老饕，它们的身体浑圆，体积庞大而笨重，外面覆盖着粗厚的皮毛。在狭窄而富弹性的嘴唇上方，突出着一双碟状的大眼。老饕的腿又细又长，而且还布满鳞片，有点像是放大许多倍的鸡爪，两只粗短的手臂则紧靠着身体。这些老饕以温和的眼光注视着汤姆，丝毫没有表现出陌生好奇。“早安，兄弟们！”他今天竟然用这种方式跟它们打招呼，连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

三

我注意到今天有点不太对劲，也许是因为刚才在草原上吸了太多的纯氧；或者是我真的相信了赫顿的话？也可能是我遗传性的被虐狂突然出现了。反正当我观察这些保护区中的老饕时，竟然第一次感到它们表现得好像有智慧，它们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

我花了叁个小时的时间跟随它们，在这段期间中，它们找到了六株露在草丛外面的释氧植物。每次在它们大快朵颐之前，都会进行一些形式化的动作：

——在那株植物的周围形成一个疏疏落落的圈子

——仰天望向太阳

——看看圈子里的左右邻伴

——发出一串模糊的嘶鸣（一定是在完成前述过程之後）

——再度仰望太阳

——走近植物开始大嚼

如果这不是一种谢恩的祷告仪式，那还会是什麽呢？而老饕如果真的懂得祷告谢恩，就代表它们在灵性上极为进化，那我们岂不是正在进行大屠杀吗？黑猩猩会这一套吗？天啊！我们对付黑猩猩，都没有这样地赶尽杀绝！当然啦，黑猩猩不会破坏人类的农作物，所以才有可能跟人类达到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存。可是老饕却不同，它们跟人类的农作物绝对不共戴天。

然而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我们进行灭种行动的理论基础，是假设老饕的智力大约与牡蛎相当，顶多只能比得上绵羊。我们自认问心无愧，因为我们使用的毒丸发作得既快，又不会带来任何痛苦。而且老饕死後完全分解殆尽，省了我们火化几百万具体的工作。但是如果它们真的在祷告？

我现在还不要对其他人提起这件事，我要再集更多的证据，要坚实而客观的证据，例如录音、录影或立体全像。如果我能证明，我们正在灭绝一种有智慧的生物，那就有好戏看了！毕竟我的家族对於灭种行动有点概念，那种事就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我很怀疑自己能够阻止在此地所进行的行动，但是至少至少我自己可以抽身而去。回到地球去公布真相，唤起许多人加入抗议的行列。

我希望这一切都是我在胡思乱想……

但是这全都不是幻想，它们围成一个圈圈，它们仰望太阳，并且发出嘶鸣来祷告。它们的外型随然是长了鸡爪的肉冻，但是却懂得进食前要感恩祷告。老饕们的大眼睛现在瞪着我，好像在兴师问罪一般，这群被驯服的老饕知道正在进行的一切——我们从天而降，准备杀光它们的同类，只有它们少数幸免。这些老饕没有办法还击，甚至无法对我们抗议，但是它们的确知道！所以一定恨透了我们。

天啊！从来到这里那一天起，我们已经杀掉不下两百万只老饕。老套的说法，就是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血腥，我应该怎麽办？我又能做什麽呢？

我必须很小心的行动，否则我的下场不是药物控制，就是记忆规范。我不能表现得有任何异样，也不能站出来公开抨击。我得先找一些夥伴，第一个就要去找赫顿——他当然知道真相，因为最初便是他提醒我的，就是我们一起去毒丸那一天。当初我还以为，他又在耍那一套刻薄的把戏。

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

四

他说：“我一直在想你提到的，我是说关於老饕。也许我们对老饕的心理研究，还没做得很仔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它们真的有智慧的话……”

赫顿眨眨眼睛，他的身材高大，有一头光亮的黑发，配上浓密的胡须与突出的颧骨。“谁说的，汤姆？”他回答说。

“你自己说的，上次我们飞到叉河对岸，你说……”

“那只是我乱猜的，随便找个话题嘛！”

“不！我相信不只如此，你自己真的相信。”

赫顿显得有点烦了。“汤姆，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麽药，但是请别再说下去了。要是我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屠杀智慧生物，我会以超音速的速度，立刻去找记忆规范师。”

“可是那天，你为什麽要那样问我？”汤姆追问道。

“随便聊聊嘛！”

“你挑起别人的罪恶感，只为了自己解闷？你这个混蛋，赫顿，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冷静一点，汤姆！如果我早知道，你会对我的猜想那麽认真……”赫顿摇摇头，继续说：“老饕不是什麽智慧生物，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否则我们就不会奉命来消灭它们了。”

“对！很明显啊……”汤姆回答。

爱琳说：“不！我不知道汤姆想干什麽。但是我可以肯定他需要好好休息一阵子。他在一年半以前刚做过一次人格重建，在此之前，他的人格曾经重度崩溃。”

迈克森查了一下图表，然後说：“他已经接连叁次拒绝出任务了，藉口是他的研究进行到了紧要关头。妈的！我当然可以找人代他，可是他逃避责任的态度让我很为难。”

“他在进行什麽样的研究？”尼古拉问道。

“反正不是生物学的研究，”茱丽亚说：“他一直在保留区内与跟老饕泡在一起，但是我却没有看到他做任何实验，他只是一直盯着那些老饕。”

“还跟它们说话呢。”老张补充道。

“没错，他还对老饕说话。”茱丽亚附和着。

“说些什麽啊？”尼古拉又问。

“谁知道！”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爱琳。

“你跟他走得最近，”迈克森说：“能不能劝劝他。”

“我得先弄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麽，”爱琳说：“他现在对我都守口如瓶。”

五

你知道自己一定要很小心，因为他们人多，他们关心你的精神状态，而且已经知道你有困扰。爱琳也开始在刺探你，想知道你的困扰从何而来。昨夜你躺在她的臂弯中，她就藉机旁敲侧击，很有技巧地问你，可是你明白她想问的是什麽。当几个月亮都出来的时候，她建议两人一起到保留区去，在熟睡的老饕之间散散步。你拒绝了，但她已经看出来你与老饕之间不寻常的关系。

你自己也在刺探——希望能做得很巧妙。你了解自己根本无法拯救老饕，无法挽回的罪行又发生了！早在公元一八七六年，那时的对象是野牛；对象是苏族，两者都必须消灭，因为铁路就要来了。如果你在此时此地说出你的发现，朋友们都会试图安慰你，让你平静下来，并且帮你做记忆规范，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见你所目睹的一切。如果你回到地球去将事件公开，换来的只会是冷嘲热讽，别人会建议你再去做一次人格重建。你无能为力，你束手无策！

你无法拯救老饕，但也许可以将老饕记录下来。

走到大草原去，与老饕共同生活，跟他们交朋友，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後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做成老饕文化的完整记录，这样至少可以为他们留下一点什麽。你学过田野人类学，就如同人类学家过去对你的族人所做的一样，现在你也可以对老饕如法泡制。

六

他找到了迈克森，问他说：“请问能不能放过我几星期？”

“放过你？汤姆，你这话什麽意思？”

“我要做一些田野调查，想离开基地，去找野外的老饕。”

“保留区里面的有什麽不好吗？”

“这将是我观察野生老饕的最後机会，麦克，我非去不可。”

“你自己一个人去，还是跟爱琳一道？”

“我自己去。”

迈克森缓缓地点了点头说：“好吧，汤姆！你要去就去吧！我不会把你关在这里的。”

七

我在大草原的金绿色阳光下舞蹈，老饕聚集在我身旁。我剥光了衣物，赤身裸体，汗水令我的皮肤闪闪发光，我的心在澎湃。我藉着舞步与老饕交谈，他们都听得懂。

他们都能听得懂。

老饕的语言是轻声的呢喃。他们也有一个上帝，他们懂得爱、敬畏与欢喜。他们有仪典，他们各个都有名字，他们有自己的历史，我完全相信。

我舞在厚实的草地上。

我要如何与老饕沟通？用我的脚、我的手、我的轻吼、我的汗水？我在跳舞，数百、数千的老饕聚集我的身旁。我绝不能停下来，他们围着我唱出他们的歌。我是一种奇异力量的导火线，曾祖父应该来看看现在的我！他当年坐在怀俄明的家门口，手中抓着火酒，脑子被一点点地腐蚀——现在，老爷爷，看看我！看看双丝带的汤姆舞蹈！我用舞步与这些异形朋友对话，在一个不同色彩的太阳下，我舞着，不停地舞着……

“听我说，”我对老饕说道：“我是你们的朋友，只有我，你们可以相信的只有我一个人。相信我，回答我，教导我，让我为你们保留一切，你们的劫数就要来临了！”

随着我的舞蹈，金绿色的太阳缓缓升起，老饕们开始喃喃低语。

他们的领袖就在那里，我朝着他而舞，前进，後退，再前进。我弯下腰，再仰望太阳，想像生存在那个火球中的生物模样。我模仿老饕的声音，我跪下，再站起，仍在不断地舞着——双丝带的汤姆为你们而舞。

我召唤出祖先所遗忘的舞技，感觉一股力量流遍全身。祖先舞在野牛的时代，而我舞在此时此地，在叉河的彼岸。

我继续地舞着，现在老饕也加入了。慢慢地，带些犹豫地，他们渐渐向我接近，他们转换重心，轮流举起双脚，左右摇摆。

“对！就像这样！”我吼道：“与我共舞！”

我们一起舞蹈，直到太阳来到头顶。

现在他们的眼光不再兴师问罪，我能看见的只有温暖与手足之情。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的红肤兄弟，我现在与他们共舞。他们在我的眼中不再分笨拙，举止间自有一种持重的优雅。他们在跳舞，他们在跳舞！他们在我身旁跃起，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愈来愈近！

我们舞出了神圣的狂潮。

他们也在歌唱了，是一种模糊的喜悦颂歌。他们将双臂向前送，张开小爪子，然後整齐画一地挪动重心——左脚抬起、右脚抬起，左脚、右脚、左、右、左、右……狂舞吧，兄弟们！与我共舞，共舞，共舞！他们向我挤过来，我能看见他们身上肌肉的颤动，闻到他们发散出的甜美气息。他们温柔地将我簇拥通过草原，来到一处茂密而从未被践踏的草地上。

我们仍继续舞着，同时在这片草地上找到了数丛氧植物。他们在祷告过後，用笨拙的双手举起食粮，将呼吸枝干与光合穗分开，植物痛得拼命释放氧气，我感到天旋地转，开怀大笑又放声高歌。老饕们开始咀嚼那些淡黄多孔的果球，也不放过茎干的部份。他们还要让我分享，我知道这是一种宗教仪式，代表着共享身体血肉——加入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享、同当；同当、同享。我弯下腰来，将淡黄色的果球放进嘴里，并没有大口咬，而是学他们那样细细地嚼。我用牙齿将果球的皮撕开，果汁喷溅到我嘴里，同时纯氧也从鼻孔钻进心肺。

老饕们在唱着赞美诗歌，我应该全身涂满祖先传下的彩绘，再戴上羽毛，然後在畴缭绕中加入老饕的宗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释氧植物的汁液在我血管中流动，我拥抱着我的兄弟，我引吭高歌，歌声离开了我的嘴唇，化成一道弧线，闪耀着精钢的光芒。当我将歌声的音调降低，弧线的光芒立即转成晦暗的银色。老饕们挤成一团，他们发出的气息充满着火红的色彩，他们轻声的吼叫化成了一股轻烟。太阳现在分外温暖，发出的光芒是参差不齐、满布皱摺的破空之声，几乎达到了我的听力极限。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此际厚实的草地也对我哼着歌，那是一种深厚的歌声。

草原上的风卷来了点点火星，我吞下另一个果球，然後又再来一个。兄弟们笑闹着，告诉我有关众神的故事，温暖之神、食物之神、喜悦之神、死亡之神、神圣之神、邪恶之神等等等等。他们还对我背诵历代帝王的名姓，声音好像晴空中的点点绿霉，他们又教导我神圣的仪典。我一定要牢牢记助，我这样告诉自己，因为这些即将永远消失了。

我又开始跳舞，他们也跟着开始，山丘的颜色变得愈来愈粗糙，像是气态的金刚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一起共舞！他们是多麽地温柔！

突然间，我听见了直升机的嗡嗡声！

直升机在远方盘旋，我无法看清楚驾驶是谁。“不！”我大叫。

“别来这里，不要对付他们！听我说，是我，双丝带的汤姆！听不到我说话吗？我正在这里做田野调查！你没有权利……”

我的声音使周围飞绕的蓝霉边缘现出了红色火星，它们缓缓地飘向天空，最後被一阵风给卷走了。

我又继续吼叫，大声咆哮。一边狂舞，一边挥动着我的拳头。从直升机的机翼上，张开了投毒丸的机械臂，闪亮的喷嘴开始旋转扩张。接着神经性毒丸如暴雨般落，每一颗都在天空留下一道明亮的轨迹。直升机的噪音变成了地平线上展开的兽毛地毯，将我尖锐的吼声全部吸收进去。

老饕们立刻从我身边散开，争先恐後地奔向毒丸落之处，用他们的爪子拨开草地仔细寻觅。我赶紧跳进他们中间，将每个爪子里的毒丸打落；将毒丸丢进小河里；将毒丸捏成粉碎。老饕对我发出了不满的咆哮，赶到别处去寻找其他的毒丸。直升机飞走了，只留下一道带着浓厚油污的声音。而我的兄弟们，正在狼吞虎咽着——那些毒丸。

我根本无法阻止他们！

吃了毒丸的老饕，在兴奋过度之後，累得翻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只是偶而四肢会抽搐一下，不久之後连这个动作都停止了。接着他们立刻开始分解，数千个老饕的体溶解在大草原上。他们球状的身躯渐渐销溶，滴滴答答落在草地上。体内的分子再也无法黏住组织结构，原生质开始毁灭，使他们整个解体了，消失了。我在大草原上狂奔了数小时，现在我吸了纯氧，吃了淡黄色的果球。在一阵沈重的音调中，日落了；东边的黑云吹出黄铜管的旋律，愈来愈紧的风像是打转的黑色猪鬃。天地终归静寂，夜幕低垂，我独自一人又开始狂舞……

直升机又回来了，找到了你。当他们将你推进直升机的时候，你并没有反抗，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痛苦的临界点。你很冷静地解释你的行为，包括你所学到的一切，还有为何消灭他们是大错特错。你向其他人描述刚才吃过的植物，还有它对感官的种种影响。当你提及那些美妙的“共感觉”——风的质感、云的声音、还有太阳的音色。他们点点头，笑着告诉你说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没事了。然後你感到手臂一阵冰凉，冷得几乎到了紫外线的范围，所以你根本无法看见。嗡嗡声充斥耳中，解毒剂渗入了血管，失神的兴奋很快褪去，只留下了无限的疲惫与悲哀。

八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学到一点教训，对不对？我们将地球上的恐怖带到了每个星球。消灭掉亚美尼亚人，消灭掉犹太人，消灭掉塔斯梅尼亚人，消灭掉印地安人，反正挡路者死！然後我们来到这里，继续干这种残酷的大屠杀。你们没有跟我到那里去，你们没有跟他们共舞的经验，你们不知道老饕的文化多麽丰富细致。让我告诉你们，他们的部族结构复杂无比：首先，有七重的婚姻关系，然後再加上异族通婚的因素……”

爱琳轻轻地说：“汤姆，亲爱的，没有人要伤害老饕。”

“还有他们的宗教，”他自顾自继续说道：“总共有九位神，每一位都职有专司。他们同时供奉神圣与邪恶之神，他们有圣歌、祈祷仪式，还有神学。而我们，就是邪恶之神的使者……”

“谁说我们要消灭它们？”迈克森说：“你还不明白吗，汤姆？这都是你自己的幻想，你受了药物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帮你解毒了。不久之後你就会完全恢复，可以重新开始工作。”

“我的幻想？”他凶巴巴地说：“药物导致的梦境？我站在草原上，亲眼看见你们下毒丸，再眼睁睁地看着老饕在死去之後溶化。这些可都不是我的梦！”

“要我们怎麽做，你才能相信呢？”老张一本正经地问道：“是不是要我们带你飞过老饕群聚的区域，让你亲眼看看那里几百万头的老饕。”

“但是我们已经杀掉的，也有好几百万了！”他回嘴说。

大家仍然坚持是他错了。爱琳再度向他强调，说没有任何人想要伤害老饕。“我们这是科学探险，汤姆，我们来这里是只要研究他们。伤害智慧生物，违反了我们所有的宗旨。”

“所以你承认他们有智慧？”

“当然啦！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那我们为什麽要毒丸呢？”他继续追问：“为什麽要大肆屠杀？”

“汤姆，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爱琳将他发高烧的手，握在她冰冷的双掌中，然後苦口婆心地说：“相信我们，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他却冷冷地回答：“如果你想要我相信，为什麽不做得乾脆一点，去拿记忆规范器对付我好了。光是这样讲讲讲，绝不能动摇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你一直都受到药物的影响。”迈克森说。

“我从来没吃过什麽迷幻药，除了我在草原上跳舞时吃的果球——但在此之前，我已经目睹了数周的屠杀行动。你难道要说这是“回溯妄想”吗？”

“不，汤姆！”舒瓦兹开口说：“你一直都有这种妄想，其实这也是治疗的一环——你来到这里，就是一种人格重建的过程。”“不可能！”他吼道。

爱琳亲吻着他滚烫的额头，然後说：“你知道吗？这是为了要让你适应人群。你对於族人在十九世纪的迁移，一直抱持着憎恶的心态。你无法原谅工业社会将苏族驱散的事实，所以心中充满了恨意。你的主治医师认为，如果让你参与一场模拟的灭种行动，你要是能看出这里头的必要性，就有可能清除掉心里的仇恨，重新回到社会……”

他突然一把将她推开。“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你懂得一点点人格重建治疗，就应该知道根本没有你胡诌的这一套。不！别碰我！走开，走开！”

他拒绝相信这一切只是药物造成的梦境。这并不是幻想；也绝不是什麽治疗过程，他告诉自己说。他站起来，走了出去，其他人并没有跟着他。他上了直升机，准备去寻找他的兄弟。

九

我又开始跳舞，今天太阳特别炎热，老饕来得也特别多。今天我涂了彩绘，今天我也戴上了羽毛，我身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也跟我一起舞蹈，表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狂热。我们用脚猛踩着伤痕累累的草地，我们用手捕捉太阳，我们歌唱，我们吼叫，我们哭泣，我们将一直狂舞到倒下为止。

这不是幻想，他们是真真实实的。他们有智慧，却注定要毁灭，我知道！

我们继续舞蹈，纵然恶运当头，我们继续舞蹈。

现在曾祖父也来加入了，他也是真实的。他的鼻子尖如鹰钩，不像我的这样钝。他戴着很大的头饰，棕色皮肤下的肌肉如绳索般结实。他在歌唱，他在吼叫，他在哭泣。

我的家族其他成员也加入了我们。

我们共同享用释氧植物，我们拥抱着老饕，我们都知道被捕猎的滋味。

云层响起了音乐；微风展现了纹理；而太阳的温暖也显出色彩。

我们共舞，我们狂舞，我们都不知道什麽叫疲倦。

太阳渐渐地胀大，遮盖了整个天空，我现在看不见老饕，眼中只有我的族人——数个世纪以来的先人，数千个闪闪发光的胴体，数千个钩鼻。我们一？吃着果球，将植物的尖刺扎进肌肉，甜美的鲜血流出来，在太阳的烈下逐渐凝结。我们继续狂舞，不停地舞。有些人已经累得倒下，其他人继续下去，大草原上数千个头饰上下舞动，舞出了一片羽毛的海洋。而我们仍在舞，我的心跳成了雷鸣，我的汗水变做河流，太阳的火已将我吞噬。我在舞中跌倒，又再挣扎起舞，最後我终於倒下，终於倒下，终於倒下……

十

他们又找到了你，又将你带回来。他们将冰冷的金属管放在你的手臂上，将释氧植物的成份从血液中吸走。然後为你注射了一针，让你能好好休息。你乖乖地躺着，心情很平静。爱琳亲吻着你，你则轻抚着她柔嫩的肌肤。然後其他的人也都来了，都对你说些安慰的话，但是你听不进去，因为你想找出事实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好像陷在迷宫里面，要找出唯一的一条活路。

在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的治疗过程，是为了要使你这个可怜原住民，学习面对白人入侵的事实，在这里并没有任何生物真正被消灭——你这样告诉自己。

随即你否定了这个想法，转而想到其实是那些朋友在接受治疗。他们承载了数个世纪所累积的罪恶感，必须来到此地卸下这个心理重担。你来这里是为了要帮助他们，以你的宽恕与他们的原罪互相交换。

然後你又放弃了这个念头，现在你看到老饕只是一种低等动物，威胁了这个星球的生态，所以一定要清除。那些文化，都只不过是你自己从古老的记忆中滋生的幻想。於是，你决定不再反对这个必要之恶。

然而你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这回发现连消灭老饕的行动也只是幻想，源自你对於祖先所受的欺压无法释怀的怨怼。你站了起来，想要向那些朋友道歉，因为你将这些清白的科学家当成了刽子手。

可是这时你又再度改变了心意……

# 《太阳下的月球跋涉》作者：[美] 杰弗里·兰迪斯

黄培清 杨文睿译

驾驶员们有句老话：着陆后还能平安无事就是好着陆。

萨吉夫当时若没死的话。或许他会做得好一些，但崔茜已竭尽全力了。不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着陆远比她预料的要好得多。

笔杆细的钛质支柱当然抵不住着陆时的压力，薄如纸的耐压壳先是变形，接着就裂开了。碎片溅入真空中。散布在方圆一平方公里的月面上。就在飞船坠毁前的一瞬间，崔茜没忘记甩掉油箱，所幸没有发生爆炸，但再怎么缓冲的着陆都无法让“月影号”保持完整。在一片可怕的沉寂中，不堪一击的飞船像只废弃的铝罐，被撕碎压扁了。

驾驶舱已裂开，从飞船的主体上掉了下来，残骸落在了一个火山口壁旁。等它停下来后，崔茜解开了驾驶座上的安全带，慢慢滑向机舱顶部。她忍着一时还无法习惯的月心引力。找到了一个未受损的舱外活动装置。接到太空服上。然后沿着生活舱连接口的一凹凸不平的小洞爬了出去。

崔茜站在灰黑的月面上，凝视着远方，她的影子在前方拉得老长。活像一滩泼在地上的墨水被神奇地拉成了人形。地表崎岖不平，寸草不生。只有各种形状的灰色和黑色，好不荒凉。

“真是不毛之地啊！”崔茜低声自语。在她身后，太阳刚越过山头，照耀着散落在火山口平原上的钛和钢碎片。

崔茜看着眼前荒凉的景色，真想痛哭一场。

要紧的事先来。她首先把无线电台从七零八落的船员舱里挖了出来，试了一下，什么也接收不到，这不足为奇——地球正处在月平线以下，而且地球和月球之间也没有其他飞船。

她不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萨吉夫和特里莎的尸体。在地心引力小的条件下，扛他们的尸体变得出奇容易。既然他俩已“升天”了，埋葬也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崔茜把他们的尸体安置在两块巨石之间，面朝西，向着太阳，向着在远处绵延不断的黑色山脉背后的地球。崔茜觉得该说点什么。却想不出合适的悼词，或许她对人死后的哀悼仪式也不怎么清楚吧。

“永别了，萨吉夫；永别了，特里莎l我多么希望结果不是现在这样，对不起。”她哽咽道，“随上帝而去吧！”

她尽量不去想再过多久她自己就可能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这种情况下。姐姐凯伦会怎么做呢？崔茜忍不住想。求生！对，凯伦一定会想办法活下去的！——她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伤，真是奇迹；她的真空太空服也还可以用。生命支撑装置是由太空服上的太阳能电池组供电的，只要太阳还在照耀。她就不会缺水和空气。她还从残骸里翻出了不少未受损的食品包。也不至于挨饿了。

接下来得求救了。当前，就是最近的救援也在月平线以外的２５万英里处。她得站在能看到地球的山尖上用高灵敏度的天线才能发出求救信号。

在“月影号”的电脑里储存着一张最清晰、翔实的月面图，如今已不存在了。飞船上还有其他的月面图。但早已随着残骸散落到四面八方。她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张牛碧海的详图和一小张勉强可作参考的简易月面全图，根据她所能做出的最精确的判断。飞船坠毁地点恰好就在史密斯海的东部边缘上，远处山脉应该就是海陆分界的地方。运气好的话，在上面应该可以看到地球。她检查了一下太空服，指令键一按，太阳能电池组就完全展开了。宛如一对硕大的蜻蜓翅膀，一转动迎向太阳。就闪烁出瑰丽的色彩。她确定太空服的各个系统运转正常后，就出发了。

等到走近了，她才发现这山并不像坠毁点那儿看上去那么陡峭。由于低地心引力小，爬山就跟平时走路一样，尽管两米长的碟形天线弄得她踉踉跄跄的。到达山顶后。崔茜看到一条细细的银蓝色露出了月平线。而远在山谷另一边的山脉仍然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她推了推扛在肩上的无线电台。开始穿越下一个山谷。

到了下一个山顶，地球像块蓝白色的大理石。被黑色的山脉遮住了一半。

她支起了三角起落架和天线。小心翼翼地调整信号发送器，开始输出信号：“呼叫！这里是宇航员莫里根来自‘月影号’的呼叫！紧急情况。重复，这里有紧急情况。有人收到吗？”

她松开了信号发送键上的拇指，等待回应。可是除了来自太阳的轻如耳语的静电干扰外，她什么也听不到。

“这里是宇航员莫里根来自‘月影号’的呼叫！有人听到吗？”她稍作停顿后又开始输出信号了，“‘月影号’呼叫！这里有紧急情况。”

“……‘月影号’，这里是日内瓦控制中心。我们收到你的呼叫了，你的信号很微弱但很清晰，请坚持住。”

她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在屏着气。五分钟后，由于地球的旋转。地面天线接收不到信号了。在这段时间里——在人们从“月影号”尚有幸存者的意外中回过神来后——崔茜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的着陆点十分接近地球的黄昏线——恰好就在月球向阳面的边界上，月球尽管转动慢。但一直在不停地转动着。日落将在三个地球日后来临，然而，月球上没有栖息之处。没有地方可供她熬过这长达１４个地球日的漫漫“月球夜”。太阳能电池需要阳光以保持空气新鲜。她找遍了飞船的残骸也没有发现任何未损坏的储存罐或电池，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储存氧气。

而且他们也无法在黄昏来临之前发射一个救援组上天。

她静静地坐在月面上，盯着前方崎岖荒原尽头那一弯纤细的蓝色新月状地球。陷入了沉思。

几分钟后，天线又接收信号了。无线电台“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月影号’，收到了吗？‘月影号’，收到了吗？”

“‘月影号’收到。”

她松开了信号发送键，静静地等待着她的话传送到地球。

“收到，‘月影号’。我们已确定最快的救援发射时间将在30天之后，你能坚持那么久吗？”

她把心一横，摁下了发送键：“‘月影号’宇航员莫里根呼叫。我会在这里等你们，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等了一会儿，没有收到回应。接收天线不可能这么快就收不到信号。她检查了一下无线电台，揭开盖子后发现供电模块上的电路板因飞船坠毁而微微裂开了。不过她注意到所有导线和零部件都没有明显的移位迹象。她用拳头敲了敲电台——这可是凯伦对付电子产品惯用的招数：如果失灵了，就敲一下——然后再对准天线，可还是不管用。显然里面有某个零件坏了。

凯伦会怎么做呢？肯定不会坐在这等死。赶紧向前移动吧！老姐！太阳一落山。你就必死无疑了。

地面肯定收到了她的答复，她必须坚信他们收到了答复并会来救她。她所要做的就是尽力撑到那时候。

碟形天线太笨重了，无法随身携带，她只能轻装上阵，带些基本的必需品。太阳一下山。她就没有空气可用了，于是她丢下无线电台。开始步行。

月球探险队队长斯坦尼睁大眼睛查看引擎的×光图片。现在是凌晨四点。他不能再睡了，按计划他将在凌晨六点飞往华盛顿向国会请示。

“您来决定吧{队长。”引擎技师说。

“我们从拍摄的飞行引擎的×光图片上看不出有任何毛病，但有可能被掩藏起来了。正常的飞行引擎速度达不到１２０，因此即便有点毛病，旋转叶片应该也能撑得住。”

“检查引擎会耽搁我们多长时间？”

“如果没发现问题，会耽误一天，若有问题，则两天三天都有可能。”斯坦尼不停地转动着手指头，他一向不喜欢仓促作决定：“按常规程序要怎么做？”

“通常会再检查一下引擎。”

“那就马上行动吧！”

他叹了口气，又得延误时间了。在天上的某个地方，崔茜正指望他能快点去救她。但愿她还活着；但愿电台信号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其他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

要是她能找到一条不依赖空气存活下来的途径有多好！

在地球上，这相当于一场马拉松，可在月球上，这只不过是小跑罢了，容易得很。走了１０英里之后。跋涉逐渐形成了一种轻松的模式：时而散步。时而像慢跑，时而又像行动缓慢的袋鼠那样蹦跳。她最不喜欢一成不变地做事。

学院里的同学曾逗她说这次飞行任务只需在月球方圆几公里内转一圈。无需降落就可以回来了——这玩笑当然带着几分妒忌，她是学院里成绩最优秀的，理所当然成了这次任务的首选人物。如今，她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有机会同月球进行“零距离”接触的人。她真想知道同学们现在的想法。如果这次她能活着返回地球，那她就有故事可讲了。

低电压警报的鸣叫声把她惊醒了，她开始按着维护清单检查各项指标。舱外活动时间：已过８．３个小时。系统各项功能：正常。不过，一会儿她就发现了毛病所在：太阳能电池组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把灰尘擦掉就行了。看来得采用一种能避免将尘土溅到太阳能电池组上的行走速度，否则她就得时不时清扫一下这个家当。她重新检查了一下电池组后，就继续上路了。

太阳在她前方一动不动。那一弯梦幻般的蓝色新月状地球缓缓地旋转着。不为人所察觉地在月平线上爬行。她开始胡思乱想了。这次“月影行动”被认定为一场轻松的行动。采用一次低轨道的月面勘测飞行以确定将来建立月球基地的地点。“月影号”从来没有想要着陆，不管是月球上，还是任何别的什么地方。

但她最终还是让“月影号”着陆了。她非那样做不可。

向西穿越荒原时，崔茜又想起了刚才夹杂着血腥和坠落的噩梦般的经历：萨吉夫在她身边断了气，特里莎已死在实验舱里；月球猛地变得硕大无朋，在舷窗外以一个疯狂的角度旋转着。制止住旋转，对准月球的明暗界线，要以低太阳角为参照。借助太阳照明可以更容易看清月面的崎岖程度。燃料得省着用，但要记得在撞地前那一刻甩掉油箱以免发生爆炸。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还是着眼现在吧！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向前。

低电压的警报又开始鸣叫了。灰尘？不是已经擦掉了吗？

她低头看了一眼助航器，不禁吓了一跳。她居然已经走了整整１５０公里。

该休息一下了。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从背包里掏出一个食品包，给定时器定了１５分钟。食品包上不漏气的速封是为了配合面板较低部位的匹配舱口而设计的。封口上切不可有砂砾。她先把真空的封口检查了两遍，才把食品包打开塞进太空服里。然后把棒状食品放进去。这样她就可以转过头来咬几块，食物硬邦邦的，微带着一丝甜味。

她向西眺望着微微起伏的荒原，月平线看上去平坦得不像是真的，形成了一幅如画的幕布，几乎一伸手就够得着。在月球上应该很容易保持每小时１５英里甚至２０英里的步行速度——就算扣掉睡觉时间，大概也有１０英里。她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凯伦喜欢这种跋涉，她总是喜欢翻越荒山野岭。“真美啊！一种独特的美。不是吗？姐姐？”崔茜自言自语。“谁能想到会有这么多庇荫的地方。这么宽广而又不拥挤的沙滩呢？只可惜得走好长的路才能到有水的地方。”

该继续上路了，接下来的路主要是岩石层，基本上还平坦，虽然处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火山口。月球表面出奇地平坦。只有百分之一的月面坡度是大于十五度的。那些小山丘她轻轻一跳就跳过去了；少数稍大的。她就从旁边绕过去。在小的地心引力的作用下。这对步行并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她继续前进，并不感到累，只是低头检查读数时。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走了２０小时了，于是她刻意停了下来。

睡觉是个问题。为了便于维修，太阳能电池组设计成可拆卸式的，但一拆下来就不能向生命支撑系统供电了。最后她找到一个办法，把短短的电线从太空服里拉出一个足够的长度，让她既能躺下。又能将电池组放在身边而不至于把电源切断。她还得小心不让自己翻身。一切就绪后。她发现自己无法入睡。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迷糊了一阵子并做了个梦，不是梦见“月影号”。反而梦到了她的姐姐凯伦。在梦里，凯伦并没有死，只是在装死跟她开玩笑而已。

醒来后，崔茜先是觉得一阵子晕头转向、浑身酸痛，尔后才回过神来。地球已跃出了月平线，宛如一只平底锅。她起身打了个哈欠后又继续沿着灰色火药粉般的砂石路朝西走去。

她的脚由于靴子的摩擦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她变换了脚步：由慢跑转为蹦跳。继而又像袋鼠那样跳跃。这样稍微好一点。不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她可以感觉到脚已经开始起泡了，可她无法将靴子脱下来检查。

凯伦曾让她拖着起泡的双脚长途跋涉过，而且不许她抱怨或偷懒。她本该先穿穿靴子，使之合脚后再出发的。不过月球上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至少这疼痛还是可以忍受的。

过了一会儿。她的双脚已经完全麻木了。

史密斯海的西部是一片崎岖地。地体也变得凹凸不平，她只好放慢速度。下坡的路段阳光十分充足，而火山口底部和峡谷里却仍然照不到阳光。

脚上的泡泡磨破了，引起了一阵阵的剧痛。她咬紧牙关，忍住泪水，继续前进。又走了几百公里后，她来到了史比门斯海一“福诺斯海”——显然又得进行一番艰苦跋涉了。过了史比门斯海，就到了“富饶角”，之后则是“宁静区”。大概在开始跋涉后的第六天她一定会路过“宁静基地”；她边走边仔细地在月平线上察看了一番，却什么也没看到。按照她所能作出的最准确的猜测，她可能在几百公里前就错过了；为了寻找“朱里斯·恺撒火山口”北部的一条进入“维伯伦海”的通道，以避开难走的山脉，她已经偏离方向，朝北部走去了。旧的降落站太小了，难以发现，除非她恰好从旁边走过。

“同志们。都往这边走啊！”她自言自语，“方圆百里之内唯一的旅游景点已经关门了。好像事情的结果总是这样。不是吗？姐姐？”

没人回应她的调侃，过了一会儿。她自己无趣地笑了笑。

从混乱的梦境里醒来，回到漆黑的天空与静止的阳光下，伸了个懒腰，然后睡眼惺忪地开始赶路。抿一口淡而无味的温水。尽量不去想那是从哪儿回收来的：休息一下，小心翼翼地擦一擦太阳能电池组，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再走，再休息……再次睡觉醒来后太阳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第二天重复同样的生活，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

虽说她吃的食物残渣很少，但每过几天总免不了要排泄，这是生理规律。生命支撑系统无法回收固体废物，因此得等太空服将这些废物烘干成褐色粉末后。才能排入真空中。这些同黑色的月面尘土差别不大的粉状废弃物成了崔茜行程的标识。

向西，一直向西，追赶着太阳。

地球已高高挂在天上，她现在不扭脖子回头看就看不见地球了。地球挂在天顶时，她停下来庆祝了一下。她做了一下打开香槟酒的动作，向她的“旅行伙伴们”敬酒。现在。太阳高挂在月平线以上，经过六天的跋涉，她已经绕过了四分之一的月面。

她从哥白尼山的最南端绕过去，这样既能远离陨石区又无需翻山越岭。这个区域实在可怕，巨石有的像房子一般大。有的大如巨型油箱。有的地方根基不坚实，松软的表土上布满了岩石丛，放射状的壕沟是亿万年前大灾变冲击的痕迹。

她摸索着前进，把无线电台打开，边走边进行实况报道：“这里可要小心啊！根基不怎么坚实，爬到小山丘上来。想想这儿我们是爬过去呢，还是绕过去？”

无人回应。她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座岩石山。判断出这可能是座古老的火山，虽然她并不知道这地带曾是火山活跃区。火山周围地区的路面可能很糟，她可以在山顶上观察到前方的路况。

“喂，大家听清楚了。这地方不好爬。跟紧我，看清我的落脚点，别拿生命开玩笑，宁可慢点保平安也不要匆匆忙忙赴黄泉啊！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很好。

“那走吧，到山顶后我们休息１５分钟。”

穿过了哥白尼山间的乱石，博鲁赛拉仑海平坦得犹如高尔夫球场。崔茜以轻柔均匀的滑步穿过沙滩。凯伦和那个荷兰人要么落在后面。要么远远地跑到前头，看都看不见了。那条愚蠢的小狗仍旧围着凯伦团团转。尽管自凯伦上大学后。每天都是崔茜负责喂它并给它水喝。凯伦不肯跟她走在一起，这让崔茜甚是恼火。凯伦已答应这次让她走在前头——但她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凯伦一直称她小跟屁虫。她下决心要做出大人的样子给姐姐看。不管怎么说，地图在她这，如果姐姐迷路了，那是她活该。

为了能沿着地图上标出的平坦地带走。崔茜再次把路线定得稍为偏北一些。她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凯伦。却意外地发现地球低低地挂在月平线上，像个隆起的球。当然，哪儿都找不到凯伦，她早已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只有崔茜一个人夹在这件又臭又痒几乎要把她大腿的皮磨掉一层的太空服里。她真该预先穿一穿，可谁能想到她会穿着这件鬼东西走这么长的路呢？

她得穿着这件笨重的太空服。而凯伦却不用，真是不公平！凯伦可以做很多她做不到的事，但她怎能不用穿太空服呢？人人都得穿太空服，这可是规矩！她转身问凯伦，凯伦苦笑：“傻妹妹，我用不着穿太空服，因为我已经死了，像只小虫子一样被压碎后安葬了，还记得吗？”

哦。没错，凯伦死了。是用不着穿太空服的。两人又默默地走了好几公里后，崔茜突然想起：“嘿，等等——你要是死了。又怎么会在这？”

“我不在这，小傻瓜！我只不过是你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罢了。”崔茜吃了一惊，扭头一看。凯伦真的不在身边。凯伦一直都不在她身边。

“对不起，你回来吧！求求你了！”

她的脚绊了一下，摔了个狗吃屎。滚进了一个环形火山口，身后卷起了一阵阵尘土。下滑的时候，她极力挣扎着，保持脸朝下的姿势。不让自己翻身以保护背上易碎的太阳能电池板。终于不再滚动了。耳朵却一时什么都听不到。头盔的玻璃被刮破了。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划痕，像道未愈合的伤疤。幸亏护面罩撑住了，否则，恐怕她的双眼也要遭殃了。

她检查了一下太空服。基本上未受损。但支撑左太阳能电池板的钛支柱被向后压得几乎要断了。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破损。真是奇迹！她把电池组拔下来，研究了一番钛支柱的破损情况。尽量把它折回原处，再用活动铅笔和两根短电线把接口固定住。这根活动铅笔原本是个累赘，幸好她没想过把它丢掉。崔茜小心地试了试，新接口不能负担过多的重量，但只要她行走时不蹦得太厉害应该就没问题。现在该歇会儿了。

醒来以后。她仔细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不知不觉地。她已经进入多山地带了。接下来的路会比原先的难走。速度也会慢一些。

“该醒醒了，小懒虫！”凯伦在叫她。

她打了个哈欠，伸了伸筋骨。回头看看自己留下的一串串脚印。就在路的尽头，小小的蓝色地球挂在月平线上，成了单调乏味的灰黑月面上唯一的点缀，看起来一点都不遥远。

“２０天就绕了月球大半圈。”崔茜自语。“不错。小子，不算很棒，但也不错了。你这是在训练马拉松还是别的？”

睡醒起身后。崔茜又开始慢跑了。双脚自动变得有节奏起来。她边跑边抿一口太空服回收器里的水，以清除口腔里的臭味。她头也不回地朝身后想象中的凯伦大喊：“快点啊！我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跟上了吗？”

由于太阳光的直射。月面一片煞白，几乎没有阴影。在这二维空间里，很难找到平衡点，崔茜一不小心就给岩石绊倒了——在没有立体感的月面上，岩石几乎看不见。一步一个脚印。一、二、……

跋涉开始时的刺激感老早就消退了，只留下了必胜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反过来又蜕变成精神的麻木。崔茜和凯伦拉起了家常，向她透露自己生活中的小秘密，暗暗地希望姐姐会高兴，会说点她为这个妹妹感到自豪的话。突然间她发现凯伦并没有在听。而且有时趁她不注意就开溜了。

她在一道狭长的、弯弯曲曲的沟纹前停了下来。这沟纹看上去就像在等待暴风雨来填满的河床。但崔茜知道它从不知水为何物。沟底里只有尘土。干得跟碾成粉的骨头似的。她慢慢地拣着路下到沟底。尽量小心不再摔倒，以保护易碎的生命保障系统。她抬头看看顶部，发现凯伦正在边上朝她挥手：“快点！别磨蹭了，瞧你慢吞吞的——难道你想永远呆在这儿吗？”

“着什么急啊！我们已经比原计划提前了。瞧。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我们已绕月半圈了，不用担心，我们能走到的。”

凯伦从斜坡上滑了下来，犹如在尘土上滑雪。她的脸紧贴崔茜的头盔，气势汹汹地瞪着崔茜。差点把她吓坏了。“真让人急死了，我的懒妹妹，虽然你已经绕了半个月球。但你走过的路都是比较好走的。剩下的可都是山脉和崎岖地，你还得穿着那件破太空服再走６０００公里呢！一旦你慢下来让太阳跑到你前头去了，再碰个什么小问题，只要一个。你就死定了。死定了……就像我一样。你不会喜欢的。相信我。快打起精神来，走啊！”

的确是走慢了。她不能像先前那样，从山坡上跳下来，否则她就得停下来费力地修理已破损的电池板支柱。前面就不再有平原了，不是巨石遍地。就是大大小小的火山口或绵延不断的山脉。

到了第１８天，她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拱门前，拱门高高地耸过她的头顶，崔茜敬畏地盯着眼前这神奇之物，寻思着月球上怎么会有这种建筑物。

凯伦说：“这肯定不是风造成的，我看，像是熔岩。岩浆穿透了山脊。留下了这个大洞，之后历经上亿年的微流星体的撞击，它的棱角被磨平了。很美。不是吗？”

“是啊。很壮观。”

过了这道拱门不远，出现了大片的针状晶体丛。起初。这些晶体很小。在她脚下。像玻璃一样一踩就碎。但走着走着，渐渐有大块晶体拔地而起，耸入云天。有的呈尖顶状。有的呈尖塔状。都闪着梦幻般的色彩。她小心地从它们之间穿过。满眼都是那些宝蓝色六棱柱的反光。看得她眼花缭乱。最终。晶体丛渐渐稀疏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型晶体块，在阳光下闪着彩光。是翡翠石。还是钻石？

“我不知道，小家伙。我只知道它们挡了我们的路，最好赶快走出这里。”

没过多久，这些亮晶晶的巨石便消失不见了，身边的山坡上只闪着稀稀落落的几抹彩光。最后。连这些也消失了。只剩纯粹的石头。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终于到了代达罗斯环形山了，它位于月球背地面的正中。但这没什么好高兴的。太阳早就不再慢吞吞地爬坡了，而是向着她们面朝的地平线悄悄坠落。

“这是在和太阳赛跑。小家伙。要知道太阳是不会等人的，情况对你很不利。”

“我很累。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很累吗？我可能是病了。全身上下都疼。别在我耳朵边唠唠叨叨了，让我歇歇。就几分钟。求你了。”

“等你死了再歇吧。”凯伦尖声笑了起来，听起来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似的。崔茜觉得她马上就要疯了。突然，她停住不笑了，说道：“赶快，小家伙。快走吧！”

她机械地走着。月球表面在她脚下不规则地延伸着。

虽然崔茜很卖力，一心想走快。但太阳的下落速度还是占了上风。每天她睁开眼睛都会看到正对她的太阳落得更低了。几乎有点直刺她的眼睛了。

在这了无生气的荒漠里，面朝太阳，她望见了一片绿洲。一个水草丰美、树木繁茂之地。她还听到了一阵蛙声：呱，呱，呱！

不对。那不是绿洲。那声音也不是蛙鸣，而是故障报警音。她茫然无措地停下了脚步。发现系统显示温度过高，原因是宇航服的温控系统失灵了。她用了半天时间找到了堵塞的散热阀，又花了三个小时来疏通。她干得大汗淋漓，还得小心不让这些宝贵的液体流出去。太阳向着地平线又坠落了一大截。

现在。阳光直射在她的脸上。岩石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包围着她，仿佛一根根触手。要将她生吞活剥，连那些最小的影子看起来也是虎视眈眈的，不怀好意。

凯伦又走在了她身边，但只是闷闷的。一言不发。

“干吗不说话？我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让你生气了？告诉我。”

“我根本不在这儿，小妹妹，我已经死了。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不，你不可能已经死了。”

“在你的记忆中，你把我完美化了。让我走，让我走吧！”

“不行，别走。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有一次我们存了整整一年的零花钱。想买一匹马。后来捡到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我们就带上那只塞满了我们所有积蓄的鞋盒子和那只猫去看兽医。医生给小猫看了病，但却没要我们一分钱。”

“是啊。我记得。但是我们存的钱总是不够买一匹马。”凯伦叹了口气，说道，“我容易吗？从小到大，总是有个烦人的妹妹跟在身后，亦步亦趋地模仿着我的脚步。”

“我没想烦你。”

“你就是烦我了。”

“我没有。对你我只有崇拜的份。”

“我知道你崇拜我。但是小家伙。你以为那样就会让我好受吗？你以为每时每刻都要做出榜样来被人崇拜的滋味很好是不是？老天，上中学后，每当我想嗑药，体验飘飘欲仙的刺激，我总得偷偷摸摸找个地方单独做。不然，我知道我那讨厌的小妹妹也会学我的样子去嗑药的。”

“你说谎，你从不嗑药的。”

“拜托。小家伙，我没说谎。我知道。你总是对我深信不疑。不管我做什么。你马上也会跟着做。我不得不拼命为你做出榜样。而你却毫不费力地跟在后面。知道吗？你比我聪明。你明白这给我带来了什么感觉吗？”

“好啊，那么我又怎么样呢？难道我就容易吗？你死得早，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旁人总会对我评头论足。什么‘你就不能学学凯伦’，‘凯伦不会这样做’。‘要是凯伦在的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你可能无所谓，而我则要处处努力，生怕不能像你一样完美。”

“这确实不容易，小家伙，但活着总比死了强。”

“可恶，我是那样爱你，直到现在还爱着你。你为什么那么狠心一走了之？”

“我都知道，小家伙。但我也是不得已，抱歉。我也爱你，但我要走了，放我走好吗？从现在起，做自己的主宰，不要再做我的影子，好吗？”

“我……会努力的。”

“再会了。我的小妹妹。”

“再会了，凯伦。”

暮色渐沉，她独自一人站在空旷崎岖的荒野上，面前的一切，除了山脊，都沉入了黑暗。她脚下扬起的沙非但不向下落。反而盘旋而上足有半米来高。正纳闷着。她看到周围的尘土都静静地飘离了地面。有一会儿，她心想这一定又是幻觉。但很快她发现这其实是一种静电反应。在这升起的尘雾中，她又动身前行了。太阳是红彤彤的，天空一片深紫。

黑暗像恶魔一样向她袭来。在她身后，只有山巅还能够得到阳光，其余的部分都沉入了阴影中。而在她面前，阴影像浓墨一样，洒得这一滩那一滩的。她只能小心绕道而行。她拧开了身上的无线电定位器。但只能听到静电噪音。只有当她足够靠近飞船坠毁点时才能接收到“月影号”定位器的信号。而她断定自己一定就在坠毁点附近。但是周围的景物看起来又是那么陌生。面前的那道山是不是她曾经爬过并向地球发信号的那座呢？她说不上来。她登上山顶，但没有看到大理石状的蓝色地球。难道是下一道山？

阴影漫过了她的膝盖。她看不见脚下。跌跌绊绊地走着，她的脚踩在岩石上。打出了火花，身后留下了一行微微发光的脚印。这是摩擦生光，她想，这是别人都不曾看过的奇观。她现在还不能死，不能这么快就去另一个世界。但是黑暗正向她扑来。环顾四周。暗黑如潮水般不知不觉地上涌，未被湮没的岩石贪恋着即将消失的阳光。阴影漫到了她的太阳能电池组。系统开始发出低压警报的蜂鸣。“月影号”坠毁点一定就在附近，难道是定位器发射塔坏了？她爬上一道还照得到阳光的山脊。四下张望。搜救组怎么还没来呢？

再看看地球上的行动。人们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准备着救援工作。顷刻间，就完成了对仪器的检查。确保每个环节都正常运作，但是。救援准备工作还是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略微耽搁了一些时间。在一般航天任务中，耽搁是家常便饭，但这回。面对如此紧迫的时间。任何耽搁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工作进度紧凑得让人窒息。原先四个月的准备时间被压缩到了四星期。原本要休假的工程师们自愿留下加班加点，要数周才运到的配件转眼就运来了。工作人员在加紧组装“拯救者号”飞船，它本名“探索者号”，原先计划用它来取代退役的“月影号”飞船。“月影号”失事后不到两星期，工作人员就将“拯救者号”的服务舱发送到了空间站，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好几个月。很快。两批推进物质也送抵空间站，服务舱也与减速伞对接并经受了测试。当救援组成员在模拟器上进行虚拟救援演习时，工作人员紧急检测并更换了登月舱的引擎。使之可以带动三个人的重量上升。经过一番检测。登月舱被发送到空间站与“拯救者号”会合。“月影号”失事后四周，飞船各个部件都准备齐备，加足了燃料。总部向救援人员下达了指示，并计算了发射轨迹。在一片浓雾中。工作人员将座舱发送至空间站与“拯救者号”其他部分对接。

自从收到那意想不到的电波。得知“月影号”还有一名幸存者之日算起。这已是第３０天了。这一天。“拯救者号”离开其运行轨道向月球驶去。

站在坠毁点西面的山脊上。队长斯坦尼再一次用探照灯扫过“月影号”残骸。十分感慨地摇了摇头，说道：“真是个了不起的驾驶员，看起来她是用ＴＥＩ发动机进行制动，然后利用重返控制系统微调发动机着陆的。”

“难以置信。”队员坦尼娅·娜克拉低声说道。

残骸附近的沙土记载了崔茜·莫里根的行踪。在对残骸进行搜寻后。搜救组发现了一排脚印。它们向西延伸，穿过了山脊，消失在地平线那一端，没有发现有折返回来的脚印。“看来她想在氧气用完前好好看看月球，”斯坦尼放下望远镜说道。“她能走多远呢？”

“她还活着吗？”娜克拉问道。

“那么机灵的一个人。”

“再机灵的人没有氧气也活不了。别傻了。这个援救行动一开始就是个政治骗局。没人能撑到现在的。”

“不管怎样，我们总要找找看吧。”

斯坦尼摇了摇头，用手敲了敲头盔，说道：“稍等，我的无线电设备出了点毛病。现在能收到一些信号，听起来就像什么人在说话一样。”

“我也听到了，队长。但不知是在说些什么。”

这时无线电中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别关灯。别关探照灯……”

斯坦尼朝娜克拉望去：“听见了吗？……”

“听见了，队长……但这是真的吗？”

斯坦尼捡起探照灯。向地平线扫去。

“呼叫，‘拯救者号’呼叫宇航员崔茜·莫里根。你在吗？”

原本纯白的宇航服变得灰扑扑的，满是尘土。全身只有一个地方经过了精心擦拭，一尘不染，那就是身后背的太阳能电池组，但也已经扭曲变形。破损不堪。宇航服里的那个人也一样精疲力竭。憔悴不堪了。

吃了些东西，经过简单梳洗后，她有了些精神，开始讲述这些天的历险经过。

“我当时在一座山顶上。为了抓住最后的一丝光线，我爬上了山顶，刚好达到高度，收到了你的呼叫。”

娜克拉点了点头，说：“这些我们都猜到了，但是其他的呢，这一个月里，你真的绕着月球走了一圈吗？有１．１万公里啊！”

崔茜点头答道：“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算过了，我等于是从纽约走到洛杉矶，再折返回来而已。有人就曾做过这样的徒步行走并成功。我的时速是差一点１０英里。月球的背地面比较难走，因为那里的地势比向地面陡峭。但是，那里有些地方宛如仙境。啊，你不知道我都看到了些什么。”

她晃了晃头。轻轻地笑了：“有时，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月球有着无穷的宝藏，而我们对它只有一知半解。队长，我还会回到这里的。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斯坦尼望着她说道，“相信你会的。”

飞船从月球上起飞了，崔茜向舷窗外望去，向着这片荒原投去最后一瞥。

有一会儿，她看到一个人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向她挥手告别。但她没有举起手向那个人挥别。

她再次看去时。那人已不见了，只剩满目荒凉。

# 《太阳之矛》作者：大卫·朗福特

大卫·朗福特是一位物理学家兼科幻小说迷，其在月刊《阿思博》上发表的作品曾多次荣获雨果奖，（《阿思博》收集在另一期刊《交汇地带》上，读者也可以从网络上获得。其本人也被评为最佳科幻迷作者。迄今，他仍被誉为科幻迷世界中最为诙谐的作家，大多数作品收集在小说《让我们代他聆听》中（朗福特双耳失聪）。朗福特同时还是几部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及一本严肃科幻小说——《太空吞噬者》的作者。他偶而创作的几则短故事（和他在《阿思博》上的长篇大论截然不同）则充满了智慧，但不失为严肃的硬科幻作品。本文在风格上与他过去的作品不尽相同，唯其机智不减半分。在这篇宇宙故事中，Ｇ·Ｋ·切斯特顿被誉为科幻小说流派的鼻祖，与Ｇ·Ｋ·切斯特顿同时代的还有Ｈ·Ｇ·威尔斯。切斯特顿以写反映天主教生活的小说和神秘小说见长，其代表作有《布朗神父》系列，幻想小说《一个叫星期四的男人》，科幻小说《洛丁山的拿破仑》。本文初版在《交汇地带》（其插图相当精美，作者注），《交汇地带》上刊载的许多科幻小说家如：布赖恩·斯坦博福特、金·纽曼和斯蒂分·巴克斯特的作品，其特点是以科幻小说的创始人诸如威尔斯和凡尔纳等作为故事的人物。

自一九二五年以来。Ｇ·Ｋ·切斯特顿的《科幻小说选刊》中最著名的系列故事当属这位广受爱戴的星际间侦探布朗神父（在后来的年表中被称作阁下）之冒险的经历了。之后，以布朗神父为素材的小说也大量出现，下面仅罗列其中几位作家：希拉里·贝洛克、格拉海姆·格雷、乔治·路易斯·博吉斯、科特·斯奇尔、克拉克·来昂里尔·范索普，此外还包括《未来》选集中《当代天主教作家》一栏中的许多名家。正如我们一向欢迎更多的人加入此题材的创作，下面这篇便是Ｇ·Ｋ《科幻小说选刊》所翘首以待的、科幻小说成就奖（“吉尔伯特”）获得者大卫·朗福特的新作……

豪华飞船Ｈ·Ｍ·Ｓ·阿昆纳斯号航行在浩瀚的星河中，在它有力的引擎下，漫长的距离仿佛也只是眨眼的功夫。缕缕强光从弦窗中射进，窗外黑色的天幕上，一个个星星点点却又闪亮的光点（恒星），有如上帝所作的点画。它是如此广袤，退后都不能看到它的全貌。飞船里，乘客已对那些恒星的强光产生了厌倦，正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阿斯特朗——最新宗教的高级神父，正对一个衣着寒酸的旧教牧师滔滔不绝：

“不是有一位伟大的作家曾评价星际空间正是上帝的隔离政策吗？我想上帝当时遇到的困境正如今天的人们所遇到的，脾气乖戾的独身主义者从一个星球转到另一个星球，散布他们负罪和恐惧的毒害人的教条，以至让一个又一个的星球上的人日渐悲观……”

而那被人为是脾气乖戾的牧师此刻正啜了一口酒，显得异常快活。那牧师便是布朗神父，他正以使者的身份从地球上英国的考波核尔教区前往帕瓦尼亚三号的殖民地，而阿斯特朗也指望在那里招纳无数的皈依最新宗教的信徒，顺便为他的环球神庙募资。

“火神庙在十分注重陪衬科学的同时，也摆脱掉了迷信的枷锁。它所崇拜的是每颗恒星中心的原子强光，崇拜的是超级对称的公理和混沌学说。而宣传迷信的旧教即便在梵蒂冈三号也会因为理屈词穷而不堪一击。”

个儿不高看起来甚至带点傻相的布朗神父喃喃道：“我们不需要借助混沌学说来推断邪恶自身将会不战而败，日渐势微，尽管这通常是注定了的。”他这句话没有引起阿斯特朗的注意。

阿斯特朗语音低沉，预言那些挡住宇宙光的将会被太阳之矛给击倒。阿斯特朗魁悟的身材，粗犷的面容和黄白相间的头发使他看起来更象一个异教神，他手上的戒指在闪闪发光。他的助手西蒙·特瑞尔尽管沉默，但相貌却更加英俊，也许他是对阿斯特朗的自我吹嘘而有些不安。两人都穿了件纯白的长袍，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听他们的教义，主要是女士居多，布朗神父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红发女郎伊丽莎白·布莱尼，这个十亿万家财的继承人，尤其离特瑞尔很近。她脸上有种女人一旦打定主意后的危险神色。

“见鬼，”一个声音传入布朗耳中，“请原谅，神父，但注意到阿斯特朗怎么攻击独身主义了吗？他又在那伙女人中搞门派，想要排除异己了。你注意到西格拉·马罗利神色阴沉地站在后面了吗？现在她对阿斯特朗先生来说是有点多余了，但在刚上船的头两天，她还有他想要的东西。可能是他的神庙基金出了点什么麻烦——不过，也许你不明白。”

“这类故事偶尔在忏悔室可以听说，”布朗一边搪塞着，一边注视着那个黑黑的年轻人，约翰·霍恩考是一个矿井工程师，他到现在为止谈得最多的便是帕瓦尼亚三号星球的铝土岩，货物的先进测量法以及他随身携带的挖掘切割工具。布朗神父了解这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的愤慨，于是又把话题转回了刚才几个乘客所感兴趣的太空行走，让大家稍稍平静一下。

但不一会儿，霍恩又把话题扯了回来，“当阿斯特朗用他所谓的科学宗教来讽刺您的落伍时，您不觉得怒火中烧吗？”

“当然，科学的进步实在太快了，”布朗神父用一种含糊的热情道：“你知道，牛顿·艾萨克爵士的机械力学中三维问题并未得到普遍的解决。后来提出的相对论学又使两维问题一筹莫展。这以后，量子论又发现，即使如微小的粒子，其间的复杂性也是人们所不能了解的。而现在，他们又告诉我相对量子论学说又对虚无问题，即真空本身犯了难了。我几乎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又会告诉我一些什么惊异的发现了。”

霍恩有些不肯定地望着神父。

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响了起来：“乘客们请注意，晚饭定于六点。当我们从地球５／８重力加速度暂时加速到１５／１６时，飞船将会校正航道。”

“我得离开了，”阿斯特朗有种造作的怒气，他站起来，整理好长袍，“我得一个人对着圣火冥想。”说罢，他大步离开了座舱。而特瑞尔紧跟在后面。

“这比任何事都还让我恼火，”霍恩一边忧郁地说，一边朝伊丽莎白·布莱尔的方向望去。“飞船上明令禁止烟火——而他却在他的客舱里燃起一堆‘圣火’！安全官员要是知道了，决不会饶过他！”

但当消息象三月狂风刮走树叶般传遍阿昆纳斯时，却不是安全官员受到怀疑了。事情是这样的：三副在改变航线前作最后的查房时发现穿着长袍的身体倒在了宇宙之火旁边，被烧得面目全非，飘舞的长发被烧成灰烬。这个追寻科学的人的人最终解决了虚无的问题。

幸运的是，飞船的安全工作已由Ｍ·赫卡尔·法兰博统一负责，他曾经是一个犯罪高手，也是布朗神父的老朋友，有一种法国式的热情。出于对他这位老友独特判断力的信任，法兰博立即请布朗神父来到了出事的包舱。这是一间空旷、简朴的客舱，里面有巨大的炭火盆（尽管现在它的火苗已经熄灭）以及三副从火中拖出的可怕的尸体。

“他似乎正蹲在火旁祈祷，”布朗沉思着。“他本应该抬着头欣赏窗外的星光，而不是低埋着头……但在这个可恶的地方，即便是那些恒星看起来也有点诡异。也许他是自然死亡，然后才倒在火盆上？这也许不太令人舒服，但并不可恶。”

高个子的法兰博摸出一叠计算机纸：“神父，虽然我们不能相信事物的巧合性，但……特瑞尔失踪了，飞船的记录显示一小时前阿斯特朗离开主客舱后，最近的气塞转动过一次。似乎圣火教的使团被他的报仇者一网打尽似的，一个死于非命，另一个被丢弃。这儿半数的女人和所有的男人都可能有这种潜在的动机。飞船上还有别派的宗教——奎尔贸易俱乐部、十个茶杯等，天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但是看在上帝份上，他们又怎样进来的？”

“别忘了还有那群打击人类灵魂的僧侣！”布朗不失时机地，“最后一次看见阿斯特朗时，他还在有意攻击他们。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有一种明显的犯罪的神色。”他边说，边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神父，我不信你会干这事！”

“好吧，我也向你保证我没干过这事。”布朗神父好奇地在屋里转悠着，打量那张超大的床。然后又透过观景孔凝视窗外的星星，好象是要从它们身上找出什么隐蔽的线索似的。最后，他又仔细看着死尸被烧焦的面孔和苍白的手，突然浑身有点发抖。

“太阳之矛。”布朗神父喃喃自语，“阿斯特朗曾用它来威胁过他的反对者。但一个聪明的人会把箭收藏在哪儿？”

“我想是在军械库里。”法兰博语音低沉。

“在可怜的愚蠢的威廉·布莱克的兵工厂里，还记得吗——所有的星体都扔下它们的利矛？但伊苏雷尔天使也带着一支矛。对不起，我知道我也在东拉西扯了，但我已经明白事情的一半了，只是一半……”布朗神父在那儿，揉揉紧锁不解的眉头，最后他又说道：“你以为我是因为他烧焦的面孔而发抖，但我其实是因为他的那双手而惊讶。”（注：伊苏雷尔天使的矛可以检验真伪。）

“但那双手并无什么明显的标记。”

“是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但它上面本应有一枚很大的饰有宝石的戒指，你看，这双手的主人应比阿斯特朗要年轻，死者一定是西蒙·特瑞尔。”

法兰博惊得目瞪口呆，“这不可能，这让一切都乱七八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了。”

“方程式也是这样的，甚至是靠它才幸存下来的。”布朗神父轻声道：“我还需要一点证明，”他匆匆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然后又把它折了起来，“让你的手下把这带给约翰·霍恩。我希望他能立即回答。”

没说什么，法兰博还是照他的吩咐做了，当厅里只剩下他和神父两人时，他又问道：“霍恩就是那个痴恋布莱尔小姐而不喜欢她对神职人员感兴趣的小伙子？他就是你选中的被告吗？”

“不，是证人，”布朗神父坐在床边，纯白色的缎子被褥上让他黑色的长袍显得更加暗淡，他短粗的腿差一点才够到铁甲板。“我想这事刻发生在吃晚饭时霍恩谈论起他的货物。于是我问他，是否他的东西有迷失。话归正传：当你发现锁好的客舱里的这起被火烧死的命案，开矿和探测的仪器让你想起什么？”

“只是月光，”法兰博讽刺他说，“我向你保证，飞船上的每一寸地方都被我们搜查过了，以确定没有谋杀犯可能会爬过的四英尺的矿井。”

“这就是故事的悲哀之处了，即使你看着它，你也不能看见它：但飞船上每间客舱里都有扇死亡可以降临的犹大之窗，并且——”布朗突然睁大双眼，“当然，这柄太阳之矛还是双刃的，我的朋友，我预言……我估计你可能永远也抓不到真凶了。”

法兰博咒骂了一句站起身来，这时手腕上的通讯器响了起来，“什么？他说他确实丢了东西？神父，霍恩确实丢了东西。”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整个事件的始末，”布朗神父道：“阿斯特朗俘获了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但他最渴望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女人。据我的观察，伊丽莎白·布莱尼小姐被西蒙·特瑞尔吸引住了，因此阿斯特朗很生气地离开了主舱。”

“我想他的作法是让特瑞尔为他守着圣火，而另一个穿着长袍的身影却溜出去执行另外的任务，但阿斯特朗这次的任务却是不可告人的。他知道压力服在哪儿，因为不久前才有过一个太空行走聚会。他知道在霍恩的货物里有他所想要的矛。”

“是什么——？”

“激光器。”

一阵死寂后，布朗神父又以一种梦幻般的声音继续说道：“想起阿斯特朗正飘浮在弦窗外，窗户大开，而他手里就是那令人胆寒的无形的矛。想想他的毫无察觉‘情敌’特瑞尔倒在火上，脸却被射中，而那火焰就慢慢地焚烧了所有可以断定他死因的痕迹。”

“空话！”法兰博叫道：“他一定还在外面，我们会抓住他！”

“你永远也抓不住他了，”布朗神父缓缓摇了摇头，“我说过，这支矛是双刃的。这些头脑简单的斯多葛派学者居然会有这种鲁莽的念头！阿斯特朗讽刺我们虚浮和迷信，但他自己却缺乏哪怕是最粗浅的量子电动力学知识，第一个研究员都会在学拉丁语和他的圣·奥古斯丁的同时了解到。他只想到弦窗的水晶是透明的，但却忘了还有衍射，还有部分反射。结果就是当他的激光击中特瑞尔时，反射回来的光线也刺瞎了谋杀者自己。”布朗神父颤抖了一下：“上帝的玩笑可能是很残酷的。阿斯特朗自以为看见了所有人眼中的瑕疵，而他现在终于发现了他自己的一大缺点……”

“想想阿斯特朗现在正躲在他的压力服里东飘西荡，当他在一片无休无止的漆黑中意识到他再也找不到飞船时，脸上的恶梦般的可怕表情。而且随着航道的纠正，他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他心中所崇拜的那片真空将最终成为他的巨大石棺。”

“我想，”法兰博缓缓地说：“来杯白兰地一定不错。上帝，一切都源于那只失落的戒指。”

“不仅如此，”布朗神父又说道：“观景孔的水晶因为激光束穿过时散发的热量而有点变形了。我早就说透过它窗外的星星看上去都有点诡异，但你却以为那是我的多愁善感。”

在我们的下一期中：fr·布赖恩·斯坦博福特将继人们已经遗忘的科幻作家的传记系列，并天才地使十九世纪幻想作家Ｈ·Ｇ·威尔斯的作品重现。在我们每期的《不可能的信仰》上又刊载了另一篇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辟尔唐效果，——在Ｇ·Ｋ《科幻小说选刊》的专栏作家如希拉里·贝洛克，吉米·斯瓦格特等其他五位名家的作品中，所描述的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基因体，但试想——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如果人类并非基因型！当然，在读者往来这一专栏中，将继续探讨“女性作家是否该被Ｇ·Ｋ·《科幻小说选刊》所接纳”的问题，其令人尤为哭笑不得的便是对她们的称谓，卡笛根将会有何新作？卡尔沙根对科学上至今无法解释的哭泣或神秘的“液化”现象将进行大胆探讨。届时，美洲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将一饱眼福，见到关于殖民地编辑加德纳·多若斯的特别报道，及他所编辑的全美科幻小说选刊——《交汇地带》我们将期待我们的桂冠……

１、读者请注意，菲利浦·琼斯·法莫斯先生的未经批准的作品（《布朗神父和危险的胡满初》，《布朗神父ｃｈ＋》以及《布朗神父在臭氧层》等等）并非是完全合符教规的。

２、法兰博向布朗神父忏悔，并在请求了４２次之后，成为了一名牧师：所有这一切都将在马丁·戈登的小说《无情的法兰博、波斯肯和明：布朗神父的反面人物新说》（１９８７）一一展现。

３、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础和布朗神父》中，老读者仍将会读到关于将神圣星际帝国从世俗的“心理历史学家”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的这种洞察力的一些推想。

# 《贪得无厌》作者：星新一

孟庆枢译

“喂，宇宙飞船的飞行状态正常吗？”

Ｎ博士问道。飞船窗外，一望无垠的宇宙空间密布着星群。

博士是地质学家。他为了到各处的行星进行考察，现在正进行着宇宙航行。

“一切正常。”回答的女人是驾驶兼助手。这艘飞船的乘员仅此二人。这是不会发生什么特殊问题的，一切都配合得很默契。要问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夫妻嘛。

Ｎ夫人一边看仪器，一边询问：“这次我们想以哪个星球做目标呢？”

“等一等，我正在研究呢。”

博士一边翻阅眼前的资料，一边一直反复考虑应该作为目标的星球。

这时，通讯机接收到了微弱的ＳＯＳ电波。当尽可能放大后，可以听到拼命求救的声音。

“……ＳＯＳ、ＳＯＳ，我发现了黄金的行星。可是……哎呀！糟了！……”

接着，电波中断了。

“快回答！”

几次呼叫都没有回音。博士问：“知道刚才发出电波的方位吗？”

“嗯，因为有自动记录装置，马上就能知道。”

“好的，就向那个方向前进！”

“可是，按规定，如果收到求救信号，必须首先和就近的基地联络，根据它的指示行动。”

“我知道，可是，方才的通讯里不是说过什么黄金的行星吗？通报给基地虽然也可以，但是可就难以保密了。那样妥当吗？”

“不必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好吧，快点行动吧。”

意见取得一致，他们先确定了航线，逐渐加快了速度。夫人以耽心的脸色说：“不知呼救的宇宙飞船怎么了？还来得及吗？”

“嗯，从那声音的情况和通讯中断这一点考虑，好象是突然发生的事故。恐怕难以救助了吧。”

“真遗憾，好不容易发现了黄金行星，却出了事，我们去找到这些黄金，替他们分享快乐吧！”

夫人现出高兴的表情。宇宙飞船笔直地飞跃太空。不一会儿，在前方出现了一颗行星。

“好象就是那颗星。靠近些仔细观察。用望远镜观察一下！”博士指着前方说，夫人顺着所指的方向望去。

“啊！既有空气，又有水，还生长着植物呢！虽然小，却象是个很不错的星球啊！”

“如果这样，也许会有居民的。情况如何？”

“好象有居民。从四处升起的炊烟来看，似乎有一定的文化啊。好象人数不多。”

“或许它遭到那些居民的袭击了吧。要仔细观察一下。看这艘宇宙飞船着陆在什么地方了？”

两人乘坐宇宙飞船围着那个行星转了一圈。一直在窥视望远镜的夫人说话了：“哪儿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造成了事故。不管它，还是找黄金吧。有什么和它类似的东西吗？”

“嗯，在草原和山的斜坡上，尽是一些发出黄色光亮的岩石。可能就是黄金吧。”

“让我瞧瞧就知道了。”

博士拿过望远镜观察。因为他的专业是地质学，从颜色和亮度上立刻就能辨别出来。

“是真货。一点不错。居民们是不可能给岩石镀金的，所以肯定是黄金块。这太好了！啊！着陆后再好好调查一下吧。”

博士怀着期望，兴高采烈地说着。即使如此，宇宙飞船还是十分谨慎地向地表下降。他们一边调查气流和大气成分，确切地查明安全程度，一边缓缓下降。因为如果发现有病原菌或者对金属有害的气体等情况就严重了。

宇宙飞船降落在一片广阔草原的正中间，这里视野开阔些，即使有当地居民或者野兽袭来，也能立刻发现。

居民们从远处向这边窥视，并没有特别要靠近的样子。博士说道：“喂，到外边去吧。不要忘记准备好武器。如果居民靠近来，就毫不留情地发射光子枪！”

“嗯，应该这样。”

两个人从宇宙飞船中走出来：在绿色的草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发出金色光辉的岩石块。这是在其他行星上看不到的景象。博士走近一个岩石块，利用仪器进行精密的调查。

“确实是真金。几乎接近纯金。就是说，在这个星球上有不可胜数的黄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能够成为大财主了！”

“是的。这个地方对其他人还要保密，最好经常来取。”

“真是太妙了！”

夫人乐得手舞足蹈。博士也是如此。但是，总是陶醉在激动中也是不现实的。“来，装在宇宙飞船上运回去吧！”

两个人开始行动起来。因为是纯金，分量很重，但这可不是道什么辛苦的时候。任意装上多少黄金，全是归自己所有。两个人就象往巢里运食的蚂蚁一样，舍不得休息，豁出命来也要加紧搬运。

“哎呀，危险！”

博士突然喊了起来。起初还在远处窥视的几个居民正在悄悄地向这边走近。博士端起了光子枪，扣动了扳机。

当然并不打算杀死这些无辜的对手，只是吓唬一下子。从枪里射出的光线打在草上，草蒸发掉了，只留下一丝痕迹。

居民们停住了脚步。他们也有人喊着什么，但是博士再一次用光子枪恫吓的时候，就都慌忙逃开了。

“必须在天黑以前装完。不然的话，说不定他们趁黑夜还要再来。”

“啊，这简直象梦幻一样。如果回去了，先用黄金买一艘大型运货宇宙飞船，再用它来运更多的黄金。”

“是啊，那可就是高效率了。无论什么都能弄到手。为了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必须吃一番苦。”

很快，飞船里的仓库装满了。虽然还想再装一些，但是很遗憾，这次只好作罢了。

“喂，出发吧。”

“我好象有种坐上了宝船的滋味。”

宇宙飞船缓缓起飞。由于黄金的重载，要迅速上升是很困难的。

“再加大一些喷射力量，这样的速度是不成的。”

“可是，已经到顶了。”

宇宙飞船刚刚上升一些，马上又下降一些，摇摇晃晃，一会儿，终于无能为力象失去平衡似地开始摇摆起来。

“这样不行啊！虽然舍不得也得往下扔一些。”

“糟了！来不及了！船体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再说，仓库门也打不开了。如果不快些逃出去就要爆炸了！”

“等一等，发出求救信号之后再说吧。”

博士开始发信号，虽然不想泄露黄金的秘密，但是生命是难以买到的，为了使救护队更积极地采取行动，只好用黄金作诱饵了。

“ＳＯＳ、ＳＯＳ，发现了黄金的行星。可是，哎呀，糟了……”

舱内的红灯一亮一灭，宣告危险迫在眉睫。两个人立刻跳伞逃出舱外。

降落伞平安地张开了。他们一边在伞上摆动一边向远处张望，火箭已经倾斜，坠落到地上，发生猛烈冲撞，引起了爆炸，船体粉碎，四处飞散。一想到坐在那上边的后果，可真令人毛骨悚然。

两个人相继落到地面，虽然性命得救了，可是未来的计划全完了。两个人悲伤地面面相觑。

“你说，今后怎么办好呢？”

“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吧！如果有谁收到方才的信号就好了。咳！我们也有点过于贪婪了。”

如今即使再反省检查也晚了。这时夫人发出惊惧的叫声。

“哎呀！居民们从四面靠拢来了，我们要被杀死吧？”

“不知道。只好听天由命了，没有拿出武器的功夫了。”

居民向他两人逼近，他们既不能逃也不能斗。博士豁出来了。他故作笑脸地对居民搭讪着。此外也别无良法啊！

“你好！今天天气真好啊！”

这样一说，那些居民也都寒暄致意。

“欢迎！”

“你说什么？……”

博士和夫人瞪圆了惊呆的眼睛。可是，居民们都很沉着。

“是说欢迎你们。怎么，不行吗？”

“没什么不行，但是，你们懂得地球的语言，这可……”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们就是地球人嘛！”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博士急促地问，居民们仍然很平静地回答：“不需要说明了吧。和你们是一样的。”

“是吗？不过，可以放心了，方才在遇难前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不久就会来援救的，那时便可回国了。”

但是，对方并未显出高兴。

“大家都那么说，可是又怎么样呢？你们又怎样呢？我们提醒你注意，可是你却用光子枪阻止我们靠近。今后这种事还是要继续下去啊！”

“毫无办法了吗？”

“很遗憾……”

两个人了解了事态真相，抱起了头。

“真倒霉！以后会怎样呢？”

“就在这儿安心生活吧。气候也不坏，也有食物。如果习惯了，这是个好地方。也可以欣赏那些黄金。象你们一样，新加入的人还会增加的。来吧，请加入我们一伙吧！”

“除此别无办法。那么，请多关照吧！如果和各位相处很好的话，那倒也不错。”

“这一点是靠得住的，都是同样的品性，同样反省的主儿。而且是以同样的灰心，同样的希望生存下去，象这样同是知心人的社会，大概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吧！”

# 《探照灯》作者：罗伯特·海因莱因

“她能收到么？”

“如果她正好在月球这边，如果她还能逃出那艘飞船，如果她配备的无线电装置完好，而她又恰恰还把它开着....但愿她还活着，但迄今为止飞船那边没有任何信号，很可能，她和飞行员都没能生还。”

“我们一定能找到她！ 发送信号，目标空间站。泰克基地，请确认收到。”

信号从华盛顿到月球，延迟3秒左右：“月球基地，我是将军。”

“将军，请派遣所有人员在月球搜救贝茨！”

几秒钟声音的延迟——光速的限制，让人觉得对方有些傲慢：“长官，您真了解月球有多大吗？”

“这个有关系吗？贝茨·巴纳就在上面。所有人听好了，立即展开搜救，直到找到为止。如果她死了，你们的王牌飞行员恐怕也危险了！”

“先生，月球表面积有一千五百万平方英里。就算我紧急调用全部人马，每个人也要负责超过一千平方英里的范围。我给贝茨安排的是最优秀的飞行员，他即使不能回复讯息，我也不会听任何人对他的攻击，任何人！先生。我讨厌那些对月球情况一无所知的家伙对我指手画脚。 我的建议——我的正式建议是， 命令梅迪尔基地开始搜找，也许他们行。 ”

带点恼火的回复很快回来了：“不错啊，将军，一会儿再聊。梅迪尔站！报告你们的计划！”

伊丽莎白·巴纳，“盲女贝茨”，从小就有很高的钢琴演奏天赋，正在参加美国劳动联合组织的月球活动。刚刚在泰克基地受到热烈欢迎，随后她将搭乘“月球火箭”前往“福赛得”军事基地，去和那些驻扎在月球背面孤单的导弹发射人员举行联欢活动。事实上，她早该在一个小时内到达了。给她配备的飞行员绝对一流，而且，每天都有很多这样的飞船——而且是无人驾驶的——来往穿梭于泰克和福赛得基地间。

按预定计划离开了泰克基地，随后她所在的飞船就在雷达信号中消失了，不知所踪。

肯定飞船没有飞入太空，它的求救信号会被诸如飞船，太空站，月球地面站之类的接收到。它一定是坠毁了，或者紧急迫降了——在这广漠的月面上，在某个地方。

“梅迪尔太空站，我是指挥工程师。”华盛顿和这里的距离仅仅两万两千多英里，四分之一的延迟几乎无法察觉，“我们已经联系了地面站，改用我们的信号覆盖月球，另外一信号将覆盖离牛顿站较远的区域——靠近三体稳定结构上，从泰克站起飞的飞船正沿着月球边缘的轨道飞行，可是那里对于我们和牛顿站都是雷达盲区，但愿我们能够……”

“啊，对，雷达搜索结果如何？”

“先生，这么说吧。一艘月球上的飞船，在雷达的扫描下，跟它周围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我们唯一方案就是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希望行吧。超高频雷达一点一点寻找，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装备的氧气只够他们维持六个小时。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听到回话吧。”

“他们一回话，你是不是就向他们发送方向查找器？”

“不会。”

“看在老天的份上，这是为什么？”

“先生，方向查找装置除了告诉我们，信号来自月球，其他一点忙也帮不上。”

“博士。你是说你能收到她的回话，但还是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们彼此的情况都差不多，无法确定对方所在。但只要她能收到我发的讯息，就能告诉我方位。 ”

“你们会怎么做呢？”

“用激光，一束强烈的激光。她能听见它。”

“是听见一束激光吗？”

“对，先生。我们加紧安装了设备，它的工作原理类似雷达，但不显示什么。大家调整光的频率，把信息加载在频率上。信息是音频的，由一架钢琴来编写。只要她听见，我们就马上告诉她注意信号，同时调整音调，扫描月面。”

“这个女孩已经这样了，而你们就只会做这些吗？”

“总统先生，请安静！”

“你是谁？”

“我就是贝茨的父亲，刚刚给他们紧急从奥马哈召来。请不要打断我们的工作，总统先生，我比谁都希望我的女儿能平安归来。”

总统很快回话了，一字一句的：“好的，巴纳先生，就照您的意思办吧，一切由您调遣。”

梅迪尔太空站。 总指挥使劲抹了一把脸，问：“收到什么了吗？”

“还没，头儿，信号站那边没出什么问题吧？频率正好。”

“该给他们扔砖头，扔炸弹了！乔，通知总统。”

“明白，指挥。他们没有回话！”

“嘘——小声点。贝茨，听的见吗？”接线员紧张地大叫着，手上飞快地调整着设备。

接着扬声器里穿来了女孩轻柔甜美的声音：“终于听见有人叫我了，真开心。你们能不能快点来，梅杰受伤了。”

总指挥几步就跳到了话筒前：“是我，贝茨！我们正赶来救你呢！你要配合我们，知道现在你的方位吗？”

“我猜还在月球上吧。当时我们撞的真狠，飞船打滚时，我还想和他开个玩笑来着。后来我松开安全带，发现梅杰没动了。他肯定没死，我们的宇航服都鼓起来了，我用自己的头盔去撞他的头盔时还能听见一些什么声响来着。我正要去开门了”她接着说，“肯定不是福赛得那边，那边现在是晚上吧？可现在太阳真大，真热。”

“贝茨，你一定要呆在外面，让我们能看的见的地方！”

她咯咯地笑了：“真有意思，我用耳朵来看——”

“没错，你会用耳朵看见我们。我们会用一束激光扫描整个月球，你会听见一些钢琴音符。听见了，你就大声回答我们。马上开始，告诉我们你听的音符，能行吗？”

“小意思。”她的回话底气十足，“但愿音乐还合拍子。”

“就是了，一切就绪，开始——”

“现在是什么音符？贝茨？”

“E平调，头个八度要比C中调高。”

“是这个音？”

“就是我说的。”

总指挥大声问着：“现在确定是什么位置？在云海？快报告将军！”他对着话筒高声叫着，“就好了，宝贝儿贝茨，现在扫描你所在的区域。”

“我们正重新设置，不想和老爸聊上两句吗？”

“天，这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宝贝儿。”

20分钟以后，他重新切回频率，那边传来她的声音：“当然没有拉，老爸。飞船刚刚翻的时候是有点吓人。但是大家一直都对我很好，一直都很好。”

“贝茨？”

“什么？”

“准备——一切照旧。”

“现在。”她说，“是一个高音G调，降三个八度。”

“就是这个？”

“当然。”

“确定坐标，通知将军，请他准备发动飞船！现在那里给我们划分为以一平方英里的小范围了，贝茨，已经知道你的大概方位了，我们正赶来。想进去凉快一下吧？”

“我不热，也就出了一点汗而已。”

４０分钟以后，传来了将军的答复：“飞船已经找到了！她正在那高兴地挥手呢！”

# 《汤米》作者：彼特·曼森

作者简介

彼特·曼森是一位“科幻小说大奖赛”的获奖作者。他这样谈起自己。“虽然我在一九九○年大奖赛中获了奖，但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我们仍然靠开长车谋生。我还没有回到学院读书，还是个单身汉。我和我哥哥往在休斯敦，他是一名飞机机械师。

“然而，一九九○年大奖赛却使我变成了一个作家。我利用工作之后的时间，勤奋写作，并在《安娜罗格和玛丽安·布兰德莉幻想作品杂志》上刊登大量作品。不久前，我把我的小说《冰川》寄结了《纽约》杂志，我希望它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莉莎在海边漫步，沙滩在她的脚下延伸。昔日往事一幕幕浮现在她眼前。

一

“汤米！别闹啦。”

他躺在地上，一支箭穿透了他的心脏。她俯身望着他，他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还是一动也不动。

“汤米？”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七岁了，已经懂事了，但是，懂事和感情还不一样。她哭起来。

他睁开一支眼睛。

“汤米！”

他笑了。箭从他的胳膊和身体之间倒了下去，他伸手把她的头发弄乱。她一向讨厌他这么干，可是此时此地，那算不了什么。

“对不起，我吓着你啦，妹妹，”他说，“我只是逗你玩玩。”

她生气了，用拳头使劲捶他，“不准你再这么干，汤米。我认为……我认为……”

他咧嘴笑了，“你认为我真的死啦？”

她抽泣着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你能保证不再这么干了吗，你永远也不要离开我，永远，永远，你能保证吗？”她断断续续地说。

他眨眨眼，跳起来，紧紧地拥抱她，“我保证。我们比赛，看谁先跑到那房子那儿！”

二

“骗子，”莉莎嘀咕着，“骗子，骗子，骗子”。他离开她，把她一个人扔下了，不是吗？他终于到了一个她找不到的地方，到了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她顺着海边走着。海浪拍击着沙滩，海风吹在她身上，就好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搔她的脸，抓她的胳膊和脖子一样。一辆汽车在远处公路上滴滴地鸣着喇叭，在这里，这种声音显得很陌生，它是惟一不属于大自然的声音。

三

“看样子他没死，埃瑞克森夫人。在他苏醒之前，他处于麻醉状态。只是他的肉体会逐渐老化，即使对他施行静态平衡麻醉，也于事无补。除此以外，他的状态很好。我们一天给他做两次运动。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应该回家休息休息。”

她看着他的身体躺在长方形的透明罩里，他的面容英俊而安祥。

她心里空荡荡的。

四

银色的月光倾泻在海滩上。她踩着浪花，漫步在海边。一群海鸥挤在不远处一座沙丘上，像印弟安守望者一样，注视着她。她仰望天空，发现星星还没有完全出来，她只看见巨蟹座、小犬座和部分双子座。毕竟，天还早着呢。不用等太久，它们都会出来。

她继续漫步。

五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莉莎。”

格力高里医生是个很和蔼的人，但是今天，他的声音很严厉，这让她想起了她父亲。她父亲常常责怪汤米不该深更半夜跑到村子周围的小山上去。后来他们搬到城里以后，父亲还是责怪汤米不该跑到房子后面的小巷里直到很晚才回家。

“我知道，”她嘟囔了一句。

“坦率地讲，莉莎，我原以为你会更坚强些。我给你使用这种麻醉疗法，是因为我想那会帮你适应没有他在你身边的……情形。可是，现在却成了滥用药物。已经有九个月了？还是十个月？最后三次的剂量，完全没经过我的同意，我给药剂师下过医嘱的。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戒掉这个瘾。对不起，但是，作为你的精神病医生，我必须这么做。”

“我明白，”她说完就走了。

结果，她在街上找到的麻醉药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有点贵。

六

她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一个沙洲上，卷着细浪的海水把她同岸边隔开了。远处一只捕虾船上的灯光在上下起伏的海浪后面，忽明忽暗，宛若闪亮的星星在海天之间默默地向她眨着眼睛。

这让她想起了那个信号。

七

“真是太好啦，莉莎！就是它！你知道我等它出现，等了多久吗？”

二十年来，她从没见他这样兴奋过。“坦率地说，汤米，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得了的。我们一直都知道它们在那儿呢。问题是什么时候跟它们联系。”

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开了。她笑了。她想，他还像个孩子似的。每当他有很多话要对她讲的时候，他总是由于激动而语塞。他不能等，因为他知道，世界上没有谁能理解他，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可是，我从没想到会在有生之年，有这样的机会。”他的话终于连惯起来，“现在他们在给我们讲技术问题，他们谈到一项秘密工程，好像是要我们去见他们，我听说只有某些人能够胜任，你得去接受测试，如果，我是说如果……”

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而她却在心不在焉地听。尽管这样，他的热情还是很有感染力的，这让她想起，他小的时候，半夜里出去探险的事，想起她自己稍稍长大一点后，也跟他一同去的情景。

“你和我一样，”他说，“你也想知道山的那一边是什么。”

她当时就否认了他的话，现在，她仍然不承认。

八

最后，她趟过海水，回到岸边，继续顺着海边走，沙子在她脚下沙沙作响。她回头望了一眼沐浴在银色月光中的研究所的大楼。她不能离它太远，不能离开他。要是他醒过来的时候，她不在那儿，那怎么办？想到这儿，她的心狂跳起来，她想回去。

急促的心跳刺激着她服用的麻醉剂。她有些神智不清起来。

九

“你不能这样对我，汤米！你不能！你是我的一切，我不让你走。”

他站在窗前，凝望着远方。她想，那个信号改变了很多事，那该死的信号。现在她哥哥要走了，可是，他曾经保证过他永远不离开她的。

“我必须这么干，妹妹。你没看出来，我被他们选中了是多么幸运吗？这种机会，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不会有的。第一次跟他们联系，我的意识就被那台他们教我们制作的机器吸出体外，穿过猎户座，发射到他们住的地方了。我将成为第一个看见他们，跟他们交谈，给他们讲地球上的事的人。等我回来的时候……”

“如果，”她说，“如果你还能回来，汤米，我不相信他们，我不想失去你。”

“他转过脸对她笑了，可是他的眼神空空的，她知道她已经失去他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说，“你用不着怀疑，你也不要装作听不懂。我太了解你啦。”

她摇着头。

“生活在地球上，我一直很高兴，”他说，“你知道那是真的。该看的，我都看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我已经尽了全力。这是我惟一的机会成为……成为我自己。”

然后他告诉她，如果她要他留下，他会的。她自私地想留住他，可是那对眼睛……那对眼睛……

十

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可是星星还在慢慢地移动。夜已经很深了，海风吹在她身上，让她感到凉意，带咸味儿的空气刺激得他鼻子痒痒的。然而，她仍然顺着海滩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

十一

记忆的闸门已经无法关上，她闭上眼睛，往事历历在目。

她甚至想起了那件事。

“有危险，”又有一次格力高里医生说，“我并不是给每个病人都下这样的医嘱。可是我相信你，我要你保证严格按剂量服药，如果发生异常，立即向我报告。”

她答应了。

她记得她答应了。

她记得十个月之后，当药局停止给她提供麻醉品的时候，她就到街上去买。

“有危险。”

“汤米！”

他在山里迷了路，直到早晨还没回来，她只好向父亲坦白。

“他是夜里溜出去的，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

父亲因为她隐瞒事实而暴跳如雷，他也为自己的疏乎大意而生气。

“难道他不在乎我的感受吗？”父亲嘟囔着。

他们在十二英里以外的树林里找到了他。他浑身上下都被树枝划伤，而且已经快要冻僵了。

后来当他意识到她是多么担心的时候，他说：“我很抱歉。”

“你保证不再那么干了？”她请求道。

“我保证。”他说。

十二

就在那儿，在海的那一边，有四颗明亮的星星，其中一颗像血一样红，它位于三颗星星当中，像一柄倒挂的宝剑。它的光芒映入她的眼帘。

“‘猎户座，今晚你能为我唱支歌吗。’”她哼着这支歌的曲调，努力回忆着歌词。可是她已记不清歌词了，于是只好默默地望着那颗星星。

汤米在那儿。虽然他的肉体还在这儿，可是他的灵魂早已飞到那颗星球上了。她要和汤米的意识联络。可这一次，他走得太远、太远了。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追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听说过什么“信号”啊、“指令”啊、“制作”啊或是“志愿者”啊什么的。那时，她跟着她崇拜的大哥哥在黑黢黢的山里奔跑，远离尘世，却从不彼此分离。

汤米的意识没有出现。

她凝望猎户座，只见它缓缓地爬上当空，她要等，要看着它开始落下去。汤米的意识还是没有出现。

她从兜里掏出药瓶。那是一只半月形的瓶子，内中寄托着她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平静生活的希望。她想了格力高里医生，只是想想罢了。

“我相信你，莉莎，相信你不会干蠢事。”

她扔掉了第一片药，然后，她把一整瓶药都抛进了大海。再也不会有药啦，她要好好生活下去。

她再一次仰望天空，突然想象着汤米会在那儿，不是成年的汤米，而是儿时的汤米。他正在遥远的群山之中奔跑，追寻着她做梦也梦不到的奇景异物。最终，他会回来的，带着他的故事，热情澎湃地回到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是，她不想就这么等下去。她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她也和他一样，她不能就这么让别人来安排她的生活，决不能。她要保留一点自我。

莉莎叹了口气，回头望了一眼她走过的路。研究所的大楼已经离她很远了，她又往前走了几步，大楼被蜿蜒的海岸线拦住了。

猎户星座在西沉。

她决定再多走一会儿，等天亮的时候，晨光将向她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

# 《汤姆·爱迪生的长毛狗》作者：小库尔特·冯尼古特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个老人坐在汤帕市公园的一张长凳上，沐浴着佛罗里达州明媚的阳光。其中一位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显然合其口味的书，另一位——哈瑞德·Ｋ·布拉德——正讲述着他的生平，声音如通过广播系统对公众演讲般雄浑、圆厚。在他们脚下，伏着布拉德的拉布拉多（加拿大北部一半岛）猎犬。这毛茸茸的家伙用湿漉漉的大鼻子在上了年纪的听者脚脖上嗅来嗅去，使他越来越心烦意乱。

布拉德是个在退休前颇多建树的人，热衷于向他们复述自己重要的经历。但是，他面临着一个问题——也就是食人者生活艰辛复杂的问题——一个人只能被吃一次，下顿饭就得另找别人。所有和这人与狗在一起待上一段时日的人，都拒绝再跟他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所以布拉德和他的狗成天上公园逛悠以寻找新的面孔。今天他们运气不错，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陌生人，他显然刚到佛罗里达，还没适应这里暖和的气候，仍然紧扣着厚厚的哔叽外套，还是穿着硬领衬衣，打着领带，无所事事，只好看书。

“是的，”布拉德说道，他生平回顾讲座的第一个钟头已近尾声，“在我一生中有五次大的起伏。”

“你已讲过了。”陌生人——他的姓名布拉德根本不在意，问都没问——说道。“别激动，伙计。不，走开，停下。”他对狗说，这家伙对他的脚脖子采取进一步的侵犯。

“哦？我已经讲过了吗？”布拉德说。

“两次。”

“两次在房地产上，一次在废铁，一次在石油，还有一次运输。”

“你也讲过。”

“是吗？对，也许讲过了，两次房地产，一次废铁，一次石油，一次运输，这样的经历哪怕减去一天我也不愿意。”

“我相信你不愿意，”陌生人说，“对不起，劳驾把狗挪挪地方，它一直……”

“它？”布拉德说，洋溢着热情的欣慰，“世界上最友善的狗。不用怕它。”

“我并不是怕它。它在我脚脖子上嗅来嗅去，快使我发疯了。”

“塑料。”布拉德说，轻笑着。

“什么？”

“塑料。在你的吊袜带上准有什么东西是塑料的。我敢打赌那是一些小纽扣。就像我们坐在这儿一样真实，那些小纽扣是塑料的。这条狗对塑料着迷。不知为什么，它总能嗅出塑料的味儿来，只要有一点，它就能把它们找出来。一定是食物里缺少些什么，虽然——老天在上——它吃得比我还好，一次它吞下了整个塑料烟盒。你不行吧？我本想做塑料生意，这不是自夸，如果不是大夫叫我放弃这项计划让心脏得到休息的话。”

“你能不能把狗拴在那边那棵树上？”陌生人说。

“这年头我看见年轻人心里就有气！”布拉德说，“一个二个只是游手好闲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这里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可以开拓的新领域，你知道霍瑞斯·格瑞里活到今天会怎么说吗？”

“它鼻子是湿的，”陌生人说，并把脚挣开，但狗又不厌其烦地弓身凑上来，“住手，伙计！”

“它鼻子湿说明它很健康，”布拉德说，“搞塑料去，年轻人！”这是格瑞里今天会说的。搞原子去，年轻人！

这狗又探明陌生人吊袜带上塑料纽扣之所在，摇头晃脑地思量着如何对那些美味下口。

“滚！”陌生人吼道。

“搞电子去，年轻人！”布拉德说，“不要说什么机遇难得，在这个国度里，机遇正在挨家挨户敲门，想要进去。我年轻时，人们要上街去寻找机遇，牵着它耳朵把它揪回来，如今——”

“对不起，”陌生人说，心平气和。他合上书，站起来，从狗那里抽回脚。“我得走了，再见，先生。”他迅速穿过公园，找到另一张长凳，如释重负地坐下来，又开始看书。还没完全回过神来，他猛地感到湿软的狗鼻子又嗅到了他脚上。

“哦——是你！”布拉德说着在他身边坐下，“它刚才在追寻你呢，我见它发现了什么气息就让它自由活动。我刚才对你说塑料的什么来着？”他心满意足地环顾四周，“难怪你要移到这儿来，那边闷热，说不上有树荫，而且一点儿风都没有。”

“如果我给这狗买个塑料烟盒，它会离开吗？”

“好一个笑话，你真幽默。”布拉德说道，一脸的和气。突然他在陌生人膝盖上一拍，“嘿，你该不是搞塑料的吧，啊？我一直在吹嘘什么塑料，说不定这是你的老本行。”

“我的本行？”陌生人干脆地说，并放下书，“对不起——我从来没有什么本行。自从我九岁那年，爱迪生在我家隔壁建立了实验室，并向我展示智力分析仪后，我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爱迪生？”布拉德问，“是托马斯·爱迪生，大发明家吗？”

“如果你想这样称呼他，就随你的便吧。”陌生人说。

“如果我想这样称呼他？”布拉德放声大笑，“我看我确实想这样称呼他！电灯之父以及其它，我并不知道的种种发明。”

“如果你坚持以为电灯是他发明的，悉听尊便，这并没有什么害处。”陌生人继续看他的书。

“喂，这是怎么一回事？”布拉德有些好奇，“你想捉弄我吗？智力分析仪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陌生人说，“爱迪生先生和我发誓保守这一秘密，我从没告诉任何人，但爱迪生先生却违背誓言告诉了亨利·福特，但福特让他发誓不再告诉其他任何人——这是为人类着想。”布拉德听得入了迷。“嗯，这个智力分析仪，”他问道，“该是分析智力的吧？”

“那是个电动搅乳器。”

“别开玩笑了。”布拉德道。

“也许说出来会好受些，”陌生人说道，“年复一年地把这秘密憋在心里怪难受的。但是，我怎样确保它不会传开呢？”

“我以君子的名誉担保。”布拉德向他保证。

“我看再也没有比这更有力的保证了，是吗？”陌生人审慎地说。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保证了。”布拉德傲然道，“如有泄露，天诛地灭！”

“很好，”陌生人向后一靠，闭上了双眼，好像在追忆往事，整整一分钟默不作声，布拉德恭敬地注视着他。

“那是１８７９年秋的事了，”陌生人终于轻声开了腔，“在新泽西州一个叫门罗公园的村子里，我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有一个我们大家都以为是术士的年轻人在我家隔壁建了一所实验室，里面火花飞溅，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在工作着。邻居的小孩都被警告说离实验室远点儿，不要发出噪音，以免打扰那个术士。

“我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爱迪生的，但他那条叫斯帕克的狗和我混得很熟。那条狗很像你这条，我们在周围打打闹闹，真的，先生，你的狗简直和斯帕克一模一样。”

“真的吗？”布拉德说，得意地笑起来。

“绝无虚言。”陌生人答道，“有一天，我和斯帕克打闹着，一直闹到了爱迪生实验室的门口。接下来我只记得斯帕克一下子把我推进了门，我一屁股坐在实验室地板上，抬头就看见了爱迪生先生本人！”

“他一定生气了。”布拉德幸灾乐祸。

“我吓住了，”陌生人说，“我以为我见到了撒旦本人，爱迪生耳朵上挂着电线，连在他膝上的一个小黑盒子上！我想溜出去，他却一把抓住我衣领，让我坐下。

“‘孩子，’爱迪生说，‘黎明前总是黑暗的，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好的，先生。’我答应道。

“‘一年多来，孩子，’爱迪生对我说，‘我一直试图找到一种能在炽热的灯中经久不坏的灯丝。头发、弦线、木屑——都不起作用，因此当我试验另一方案时，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以分散过多的精力。我组装了这个，’他说着，给我看那小黑盒子。‘我以为智力也是某种电能，所以我做了这个智力分析仪，它能起作用！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事的，我的孩子，然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理由不让你知道，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将在一个把人也能像橘子一样轻易分类的新的世纪中成长。’”

“我不相信！”布拉德说。

“如有半句虚言，天打雷轰！”陌生人说，“那台智力分析仪还真的管用，爱迪生已经在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身上试过了，但没有告诉他们干什么用。人越是聪明，老天在上，分析仪上的指针往右摆得就越是厉害。我让他给我试了一下，指针只在原处颤动。但无论我有多蠢，在这个时候，我对世界做出了我的一份也是惟一一份贡献，而且我未费吹灰之力。”

“你怎么做的？”布拉德急切地想知道。

“我说，‘爱迪生先生，我们在狗身上试试吧。’我希望你能看见我说这话时那条狗怎么折腾，斯帕克又吼又叫，挣扎着想出来，当它看我们是认真的，它溜不掉时，就向智力分析仪扑过去，把它从爱迪生手中打落在地上，但最终我们还是抓住了它，爱迪生把它按住，我把电线连在它耳朵上，如非亲眼所见，你绝对不会相信指针清楚地划过刻度盘，远远超过刻度盘上一个小的红色铅笔做的记号！”

“狗打破了纪录！”布拉德说。

“‘爱迪生先生，’我问，‘那个红色记号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爱迪生说，‘它意味着纪录破了，因为那红色记号是我的智力。’”

“我就说它被打破了嘛。”布拉德说。陌生人严肃地说：“然而仪器没有被摔坏，没有，先生。爱迪生仔细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当爱迪生告诉我这一点时，斯帕克发疯似的想冲出去，露了真相。”

“怎么露的？”布拉德急于知道下文。

“我们确实把它锁在里面了，明白吗？门上有三把锁——一副钩环，一个插销，还有专门的弹簧锁。那狗立起来，取下挂钩，拉开插销，当爱迪生阻止它时，它已把把手咬在了嘴里。”

“这不可能！”布拉德说。

“真的！”陌生人说道，两眼发光，“也正是那时，爱迪生让我看到了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面对现实，无论这现实是如何使人不舒服。

“‘果然！’爱迪生对斯帕克说，‘人类最好的朋友，嗯？愚昧的动物，嗯？’“斯帕克才有趣呢，它假装听不懂，它做着各种动作——挠挠痒，咬咬跳蚤，跑来跑去，对着耗子洞嗥叫——并不正视爱迪生的眼睛。

“‘很舒服，是吧，斯帕克？’爱迪生说，‘让别人去为衣食操心，去建筑住房吧，你则酣睡于火炉前，或者去追逐姑娘们，要么和男孩子们打闹，不用抵押财产，不用过问政治，不用打仗，不用工作，不用担心一切东西。只需要摇摇尾巴舔舔手，你们就会被照顾得很好。’“‘爱迪生先生，’我说，‘你的意思是狗比人还聪明吗？’“‘聪明？’爱迪生说，‘我可以告诉全世界！过去的一年我在忙些什么？殚思极虑想发明电灯，好使狗们在夜里也能玩乐！’“‘嘿，爱迪生先生，’斯帕克说，‘为何不——’”

“住口！”布拉德吼道。

“安静！”陌生人得意地叫道，“‘嘿，爱迪生先生，’斯帕克说，‘为何大家不保持沉默？沉默使大家千百年来心安理得，睡犬勿扰，免生是非。你把这一切忘掉，销毁智力分析仪，我会告诉你用什么做灯丝的。’”

“天方夜谭！”布拉德说道，他的脸色发紫。陌生人站起来。“我以君子的名誉担保，作为我保持沉默的报答，斯帕克告诉我一项证券情报，让我生活富足不再为余生操劳，斯帕克最后的话是对爱迪生说的。‘试一试碳化棉线。’它说，后来被一群在门外偷听的狗撕成了碎片。’”陌生人解下吊袜带并递给布拉德的狗：“一点小小的敬意，先生，为您那位不幸的祖先，再见。”他把书夹在胳膊下扬长而去。

# 《逃离裸奇点》作者：詹姆斯·Ｃ·格拉斯

出去执行探险任务的时候有两艘飞船，可是只有一艘飞船脱险归来。听了幸存者讲述了他们惊险的经历，卡桑德拉一号飞船上的全体乘务人员和搭乘飞船的移民们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也为他们能幸免于难而感到万分欣慰。要不是及时采用果断的办法平安脱身，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堕入另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去了。

一

大家把一腔愤怒都向霍尔瓦船长发泄着，可说实在的，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飞船上的那些科学家的好奇心。在卡桑德拉一号飞船上有上千人，它的使命是将这些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孙安全护送到波江星座的蓝星上去，而不是去探索什么隐藏在厚密的分子云里的引力异常现象。三代人离开了奥里盖星及其星群，卡桑德拉一号飞船率领着由三个星球的飞船组成的小型舰队加入了银河系猎户星座的武装，他们已经飞行了３０年，旅途上一直平安无事。他们得到了足够的反应能源块，能维持后两代人一路到达波江星座的蓝星所用。太空飞行危机四伏，任何人异想天开的轻率行动，都可能造成惨重的损失，大家可不想为此而妨碍飞船的飞行。

然而，科学家们说这次探测不会使飞船的飞行速度减慢，而且经过几光日（光一天所经过的距离）的路程之后，卡桑德拉二号或三号飞船就会跟踪而来，可以捎上探险的船员。似乎这次探险研究的机会是绝无仅有的，错过了恐怕就不会再有机会。终于，霍尔瓦船长同意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大家都沮丧地嘟囔着，发着牢骚。因为太空探险凶险异常，充满了变数，随时有可能遭遇不测。

每一艘探险飞船上都配备了３名乘务员。这些机组成员都曾在最近的冷冻休眠状态中休整过，休眠一周期为２０年，他们恢复正常状态工作也有５年了。穿越浩渺的太空，移民到外星系，需要耗费漫长的岁月，而人生不过百年，因此不得不轮流让他们冬眠以延长寿命。驾驶员安娜和尤里·珀考尼为了此次飞行任务，把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丢在了家中。船员林恩·克鲁格和埃里克·布罗干负责操纵控制虚通信联系。科学家们让格雷德·亚当斯和萨密欧·泰上船负责导航并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他们真正的职责是将他们在航行中所观察到的一切制作成天体物理学的模型。最终，萨密欧以其英勇果断的表现，在卡桑德拉一号飞船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

决定探险任务后，安娜第一个驾驶飞船飞离停泊地点，尤里驾驶着另一艘飞船紧随其后，它们相隔几分钟的路程。虽说那里只有几光日远，但是他们对此次飞行的目标几乎是一无所知。目标可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六七个天体，其中４个以四极方式振荡着，似乎是在对某种强大的引力波做出反应。这就是最为引起科学家兴趣的地方。他们以前见过黑洞，现在他们所面对着的或许是成群的黑洞，它们振荡着回应某个从未见过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隐藏在星云之中，但是它被一个张开的外壳环绕着，很可能是超新星爆发的激震前沿，席卷着宇宙中的气体和尘埃掠过而形成的。

一旦他们靠近这个激震前沿，他们就能够辨别出隐藏在它后面的单个物体，或许还能找到这个异常的引力波的来源。这次飞行有可能解开这个秘密。

“我已经锁定了程序。”安娜一边说着一边用她的右手故着手势，同时注视着视网膜显示器。在她身旁，挤在狭窄沟船舱里的埃里克打着哈欠，萨密欧兴奋地做着手势表示要加强飞船上新安装的望远镜和传感器的部署。

“明白，”尤里回答道，“亲爱的，我已经赶上来了，就在你飞船后面。”

埃里克笑道：“你们俩离得太近了，你老公会为此陶醉头脑发昏的。”他转身面对着萨密欧，拍着他的肩膀说，

“嘿，放慢点儿。离我们到达那里还早呢，放松一些。慢一点，哥们儿。”

“别开玩笑了。”萨密欧镇定地说道，“这是个飞越点，我得在几分钟之内捕捉到所有波长的一切事物。每一个传感器都得正常运转，不能有丝毫的误差，也不能错过任何一秒中的机遇。”

埃里克不屑地摇晃着脑袋：“得了吧，什么成堆的黑洞啊，全是胡扯。我们以前没见到过这样的星团，这一次肯定还是一无所获。”

“那可不一定，”安娜不以为然地笑着说道，“埃里克，检查一下飞船的链接处，把它打开。无论如何咱们得快一点了。在34秒之后飞船就要熄火了。”

埃里克顺从地照着做了，突然发动机熄火了。“就要看已目标了。” 萨密欧高兴地宣布道，“不过不是在可见的频带，下一步我要做红外线测试。”

安娜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认真观察着实时轨迹的轮廓图像，飞船的窗外掠过外部世界的画面，越来越近。前面是漆黑一片，没有星光闪烁，在很小的星云里只有两股红色，那里是互相依偎的炽热的蓝星在忽隐忽现。现在它们就在那里面，就像是隔着一层非常薄的云雾。

“真令人兴奋。”尤里激动地说道，“虽说能看到的东西不多，但是格雷德已经开始进行伽马射线磁场强度扫描。一旦我们发现了点什么，就会立即对外公布。”

“很好，”安娜说，“祝一切顺利。”

三

又过了令人心烦意乱的４个小时，Ｘ射线望远镜上终于出现了图像，一个模糊粗糙的圆形光斑显现在他们面前，标志着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希望揭开其奥秘的震源气泡。气泡中的光斑越来越亮，不过它们相互之间靠得太近以致无法分辨清楚。

飞船发动机突然点火，飞船剧烈的震动让他们吓了一大跳，这是飞船对控制其轨道的程序的重差计的反馈反应，飞船是沿着双曲线轨道进出震源的气泡。尤里赶紧呼叫安娜，话音中表现出深切的担忧。

“发动机点火有些早了吧？我们离目标还有两天的距离呢。”

“两秒钟的点火，不过是自动飞行系统对飞船速度进行的微小调整吧。”安娜说道。其实，飞船这么早点火也让她吃了一惊，因为凭着多年的飞行经验，任何速度的变化都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不过她仍然保持着镇定。

当一般的太空微波传播时间延迟超过了３０分钟时，埃里克就会打开小瓦伯格发生器，进入虚拟真空，经由外来物体将即时的信息流畅地传回卡桑德拉一号飞船。在此之后的几个小时内，让他们吃惊的事情更是接连不断，飞船又自动点火４次，其中有两次时间不超过一秒钟。安娜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并立即向卡桑德拉一号飞船呼叫。霍尔瓦船长对此表示同情，但是很明显，在他回电时肯定有科学家在他的身边徘徊：“当你们离那个玩艺近一些时，那些在震源气泡里的东西就有可能开始看得清楚一点。是它们的分布状态影响了飞船的轨迹，安娜。这不过是细微的调整。”

“没错，可是我记得在计算运行轨迹的燃料需求时，我们并没有将这些补充的点火估计在内。这些点火时间虽短，加起来消耗燃料也不算少。”她说道。

一段短暂的沉默之后，对方又开口了：“安娜，看起来问题并不很大。不必为此担忧，我们在密切关注着你们。”

埃里克轻声笑道：“哦，听了这话我觉得心里头好受多了。”

安娜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说的没错。”萨密欧说，“这些星团现在已经可以分辨清楚了。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轨道计算了。现在，我已经看到7颗星星。格雷德，你能完成这项任务吗？我想坚持进行轨道的校正工作。”

“我正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格雷德说。在两艘飞船之间，６种不同的声音在同一条频道上抢着说话，尽管埃里克和林恩偶尔会转换到另一个频道，私下说一些他们俩之间的悄悄话。

四

和卡桑德拉一号飞船保持联系的通信设备一直开着，每当一次新的发动机点火提醒他们燃料有限，霍尔瓦船长就会继续不断地说些安慰的话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格雷德恢复进行轨道的计算，显示器上首先看到的图像是科学家们所认为的引力波。光标移动着，指出了特写的画面。“第一眼看上去有7颗星星，但是仔细看，这一个又能分成两个，一个黑洞和一个与其相伴的矮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是这个星团中可见范围里最为明亮的一个。另外６颗都是单星。我估计在８颗星中这６颗是普通的星星。可能在几百万年以前这些星体聚合在一起构成了Ｂ型星云。”

“它们肯定是在超新星的几次爆发的短暂间隔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７个间隔这么紧密的星星产生的冲击波在这个星云里面共同作用，就吹出了这么一个大气泡，甚至把我们通常所见到的超新星的残余部分都清除一空了。”

“这是一种新型的天体吗？”安娜好奇地问道。

“不是的，我找到了有着相似结构的两三个黑洞构成的星系的有关记录，但是从未有人在这么近的距离观察过它们。先让我研究一下这个活生生的星云图像，然后我会让你们看到有什么新发现。”

他们耐心地等候着。

“说实话，这个天体的运行不够清晰，不大和谐，但是其模拟运行轨道表明它始终是这样的。大概如此吧。”格雷德终于有了结论。

７颗星星，一块在视网膜显示器上运动着，五彩的星球在各自的运行轨道上徒劳地跳着一场复杂古怪的舞蹈。其中的４颗星星和谐地在其轨道上前后振荡着。“振荡幅度非常夸张。”格雷德做着讲解，“这些星星实际上振荡的振幅可能只有几米。但这已经相当大了。它们以强大的引力波互相影响着，对了，这就是咱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找到这种引力波的起源。”

埃里克摇了摇头，对着麦克风咕哝着什么。

萨密欧皱着眉头，有些不大相信：

“你对它们的运行轨道有多大把握呢？”

“把握不大，我不过是通过几个小时的测量推断出来的。再用上几小时应该能够得到其振荡周期将近２０％的情况。”格雷德说道，“不过关于它们的运行轨道现在可能尚无定论。”

“可能吧，”萨密欧若有所思地况，“刚看第一眼，我就觉得这些星星全都在围绕着一个大家伙运行着，反正这个大家伙肯定就藏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那里根本就一无所有。”安娜怀疑他的说法。

“我看最慎重的办法就是赶快远远离开这些古怪的星星，萨密欧。”格雷德忧心忡忡。

“可是我们的飞船发生了好多次临时点火的现象，这是我们的轨道模型所长曾预测到的。那大概来自于引力大小的变化。这儿有一个我们没看见的什么玩艺，格雷德，肯定是一个大家伙。”声密欧固执己见。

这时安娜也皱起了眉头。她的显示器表明，在他们前面的路线上只有一些斑：“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要进入到那个大气泡里面去了，到时候应该能比现在多看到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们的模拟装置上显露出什么危险的迹象，要立即通知我。明白了吗？”

“明白，夫人。”格雷德和萨密欧异口同声地回答。

“各就各位。”尤里提醒道。尤里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酷爱读书，对于小卡塔林娜来说他是个称职的父亲。这些尤是安娜深深地爱着他的原因。

五

格雷德和萨密欧继续调整着他们的通信装置，安娜收到了霍尔瓦船长的另—份报告。船长似乎和以前一样乐观，信心十足。卡桑德拉一号飞船上的科学家们在他们的巨型计算机上继续计算着，他们与格雷德和萨密欧进行着单线通话联系。他们聊着天，有时打一会瞌睡，从塑料瓶里吸食糊状食品充饥，吃完了饭立即把四周环境打扫干净。这时飞船穿过了环绕着这一群阴暗星体的大气泡的外壁，他们发现自己又在清晰明亮的太空中了。

他们立刻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了，这倒没什么令人吃惊的。７个星体中的６个看起来像是微弱的发光气体的漩涡，在可见的区域显得暗淡无光，紫外线和x射线倒还亮堂一些。第７个星体是一个由两个彼此互相环绕的星星构成的双星系。一根明亮的气体卷须被一个深红色的伴星吸引，形成了一个中心有个黑点的漩涡。萨密欧做了个紫外线和Ｘ射线覆盖图，然后做了１２个小时的伽马射线积累资料的统计工作。现在他们发现，在星团的中心附近有一个暗淡的圆形斑点，一条很细的带子从圆形点向相反的几个方向发着光。

“哎呀！”萨密欧失声叫道。

“简直太暗了。”格雷德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新发现的天体，“它悄无声息地躲在这儿，一直没人发现。尽管它可能有很高的能量，但是现在我们的探测器只适用于１００兆电子伏以内的目标。”

“我仍然相信，”萨密欧说，“这里气体的密度肯定接近于星系际之间的水平。关于这一点，这里的其他星体是最好的指示器，它们光谱的最高点是在紫外线的位置上。而这个新发现的家伙的光谱最高点可能会达到伽马射线的范围。这就会使它的重量特别大。”

太空舱里一片沉默。安娜忧虑不安地望着萨密欧：“是它造成了我们飞船这么多次意外的点火吗？”

萨密欧点了点头：“很有可能。”然后他又转向了格雷德，“嘿，格雷德，把那些星体的轨道周期弄出来怎么样？”

又是一阵沉寂。安娜盯着她的显示屏。这个暗淡的天体在那里闪烁着，好像形成了一个新的天体模式，这使她想起了曾经在银河系边缘看到过的一种螺旋形的天体。那儿肯定有一个大家伙！她一阵战栗，真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

“出来了。”格雷的激动地说。—随后一帧星球们在其轨道上运行的图像出；现了。这些星体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跳着诱人的舞蹈，但是没有一条轨道是闭合的，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向前运行着。

“没有封闭的轨道？”萨密欧皱起了眉头，感到困惑不解。

“我知道了。真是一塌糊涂。我不知道前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格雷德也是一筹莫展， “资料的样品太小了，我们根本看不清楚它们到底是怎样运动的。”

“所以它就更像是一个模拟的天体运动。那么好吧，咱们现在就照猫画虎，模仿这个模拟运动。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密集成团的星体，是吧？先利用伽马射线图来确定中心引力的来源，然后使这个模拟的星团发生变化，直到使它们的运行轨道变得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一团糟。这起码能使我们知道这个看不见的家伙到底有多大。请你们看看这儿。”萨密欧在轨道运行模拟图上叠加了伽马射线的显示，“你们看到了吧，它不在那些运行轨道的中心位置。这些运行轨道可能是非常奇怪的椭圆形。即使不考虑它们是密集成团的，甚至相对论性质的相互作用都能使它们产生运动。”

“没错，那么我来试试看吧。”格雷德说，“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资料的样本还是太小了。我们做的模拟可能从一开始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而且……”

他们的谈话被飞船发动机启动点火产生的震颤打断了，这次点火很猛烈，持续了好几秒钟。

六

安娜下定了决心：“不管你们怎 样去做，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地查明这个看不见的家伙到底是什么玩意。我们为了待在远离它的位置，已经耗费了过多的燃料。”

“明白。”格雷德坚定地回答道。

“埃里克，立即给我接通霍尔瓦船长。萨密欧，告诉他，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必须的话，我不想再靠近这个星系一步。”安娜的话音铿锵有力。突然之间她又成了一个掌有指挥大权的飞船驾驶员了。

几秒钟之内就和霍尔瓦船长联通上了。萨密欧将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的汇报。在霍尔瓦船长和科学家们交换意见的时候他们等了一会儿。当他又回来讲话时，所说的话让安娜感到很不愉快。

“坚持到底，这是命令。我们估计到完成这次任务还有２０％的燃料储备。你们获得的伽马射线图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可能让你们飞得比原计划更近一些。”

“对不起，船长先生，但是我们既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那个看不见的家伙到底有多大。”安娜急切地说道，“船长先生，那个家伙能够产生伽马射线，它个子肯定十分巨大。我想要缩短航程，集中全力得到一个较好的伽马射线图，然后我们立即离开这儿。这就是我们的请求，船长先生。”

一段漫长而令人难耐的静寂。埃里克摇晃着脑袋，脸上又露出了微笑。萨密欧好像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漫不经心地和卡桑德拉一号飞船上的巨型计算机连通，做着什么研究。

“目前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改变航程的必要。”霍尔瓦船长说着，语气非常强硬，“安娜，你是一个优秀的宇宙飞船驾驶员，所以才派你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发生了什么紧急事件的话，你可以依靠你的本能来解决危难。但是当前并没有发生任何紧急事件。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你们飞船的燃料消耗。我看你们一切顺利，毫无危险可言。”

“问题就在这儿了。”埃里克不满地嘟哝着，安娜立即把一只手指放到嘴唇上边，示意警告他不许再出声。

“在通讯联络上有什么问题吗，埃里克下士？” 霍尔瓦船长厉声问道。

“没有问题，船长先生。”埃里克低声下气地答道。他裂开嘴笑了笑，然后又耸了耸肩膀：“线路畅通，声音很清晰。”

“保持现状，万事顺遂。”霍尔瓦船长说完就中断了联络。

埃里克怯懦地瞅了安娜一眼，说：

“对不起。”

“不必多说了。”她斜过身看着显示器，“如果有所帮助的话，我会同意你的意见。现在你只要记住霍尔瓦船长所说，的在紧急关头要依赖我的本能。到时候在军事法庭上你就这样为我作证。”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安娜。”尤里担心地说，“开不得丝毫玩笑。”

“我根本就没开玩笑。”她温柔地答道。

七

“我有一套适用于评估１０００倍标准质量星体的设备，但是这个家伙的质量可能是１００倍或者是１００万倍。它的运行轨道太奇怪了，我现在对它的循环周期还不能取得可靠的数据。”格雷德说。

萨密欧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中间的那个家伙真是个巨大的星体，我看这个星团不会长期稳定存在下去，因为它将会变成超新星。但是这个家伙肯定在放出伽马射线。”

“这个图像真是乱七八糟的。”格雷德慨然长叹。

“是的，然而频带却显得好一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就像我们正在看一个磁碟的边缘。我也没看见任何气流从这个巨大的碟上垂直喷发出来。可能是这里没有足够的烟尘和气体来造成这样的喷发。”

安娜使劲眯眼看着；“我看到这个频带了。但是没有任何中心点像它这样明亮。”

“在空气如此稀薄的情况下，从这即使是大型的黑洞也不可能看得见。我们离它还有一个光日呢。”萨密欧说道。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有些蹊跷。

发动机又启动点火了，持续了仅仅两秒钟。

“飞船只有６０％的燃料储备了。”安娜不安地说。

一个小时后，霍尔瓦船长打电话来说，燃料储存的情况会有所变化。新改变的飞行轨道将使他们离目标接近半个光日。

安娜的脸色变得通红：“真有这个必要吗，船长先生？依靠所有这些周围的巨大而振动的星体的弹弓式的作用似乎是非常危险的。”

“计算表明你们能为此节省2％的燃料，安娜。”船长说道，“但是这个改变还有一个理由。你们的重差计显示的振动我们认为可能是引力波造成的。你们现在看到的伽马射线摄像机中的巨大的天体可能就是引力波的源头。我们要求你们再接近一些，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引力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曲线的基本估计。这是你们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安娜。风险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我们也不会对你们不闻不问、置之不管的。何况一旦发生什么未能预见到的错误和问题，你还可以自行做主改变航程啊。”

安娜咬紧了牙关：“我会遵循你的命令完成任务的，船长先生。”

“只有在你有充足的理由的时候才能做出改变。”霍尔瓦船长还有点不大放心，反复叮嘱着。

“好吧，可是谁来决定什么是充足的理由呢？”安娜只是在心中这样想着，并没有说出口。

八

按照可见光的标准，他们正处于一个黑暗的空间里，在他们飞船的上上下下，一缕缕炽热的红色气体形成了微小的漩涡。一颗鲜红的星球向另一个漩涡伸出了长长的气态的卷须。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走上了捷径。伽马摄像机显示的东西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不过是比他们原来所看到的图像清晰一些罢了。只是好像有一条细细的由高能光子构成的带子在半路“拦截”他们。萨密欧开始监测他所接收的从卡桑德拉一号飞船上发过来的重差计的数据，看起来十分忧虑不安。引力波的强度在不断增加，引力的源头就在他们前头，并在持续不停地发射着伽马射线。难道它是个圆盘形的星团吗？难道这个圆盘在不断增大吗？难道引力波是它发射出来的吗？不，不是这整个圆盘，而是在中心的那个神秘天体发出来的。那是一个黑洞，一个大家伙！悄悄地藏在那里飞速旋转着。

“肯定咱们还是把什么地方给搞错了。”萨密欧立即把他的新想法告诉给了格雷德。

“我想克氏黑洞能够发出可测量的引力波，但是它应该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旋转得飞快。”格雷德畅抒己见。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黑洞它肯定会使这个圆盘不断扩张增大。咱们还应该看看整个光谱，别只看伽马射线部分。我们所看的频段全都在高能量区段，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全都在使劲思考着。“对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如果这个黑洞在飞速旋转的话，我们应该能看到这个铺展开的圆盘内部的绝大部分。其他部分发出的光线太微弱了，根本看不见。”

他讲得很有道理，瞬息之间萨密欧就觉得他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没错，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咱们就得赶紧离开这儿。”

“过４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最近点。”格雷德说道，“引力波的强度在增大，但是引力波的源头肯定是个椭球形天体。”

“不出所料的话，它还在高速旋转着。咱们赶紧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好好享受这次太空漫游吧。”萨密欧十分自信地说道。

安娜静静地坐在一旁倾听他们俩的谈话，心中却不敢确信他们是否明白飞船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她是飞船的驾驶员，而不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她的本能与解数学方程式、用数据模拟处理物理现象以及制作精巧简洁的数学模型毫不相干。她观察着飞船的飞行轨道，注意到按照新的飞行路线图前进后，飞船点火频率增加了，她不禁若有所思，觉得在周围的景象中缺了点什么，有个不祥之物隐藏在什么地方，她必须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她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船，格雷德和萨密欧则轻松地用飞船上的大计算机干着一些个人的研究工作。

此时安娜呼叫着尤里：“你到底想离我们有多远哪？我要你离我的距离在５０米之内。” “出了什么问题吗？”尤里焦急地问道。

“没事，不过你离得近一点，我觉得更可以像慈母般的照料你。”她说。

尤里咯咯笑着照着做了。

九

在离圆盘形星团边缘一小时的路程时，他们都精神抖擞，警觉万分。这时飞船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还带着一阵低沉的隆隆的共振声音。一瞬间，含有双星的黑洞的图像好像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位置发生了偏移。然后随着震动的突然停止，一切又变得清晰可见，就像震动开始时一样让人感到突兀不安。

“尤里，我们这儿刚刚发生了强烈的震动。请帮助检查一下我们飞船的船体外壳。”

“我们也感觉到了。”尤里回答道，“经过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安娜，飞船完好无损。好像我们的船体擦碰到了什么棘手的讨厌东西。你们没事吧？”

“刚才我吓得心都差点跳出来，现在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安娜大喘了一口气。她转身看看萨密歇，他正双眉紧锁若有所思。埃里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僵直，好像是在等着再次发生什么不测事件。

“真是一片新气象啊。”她半开着玩笑说，“萨密欧，你在那儿傻呆呆地想什么哪？”

“我也不知道。”他答道，由于这次震动，他感到心中是一片混乱，他竭力想把自己刚才在飞船天文档案中看到的支离破碎的新材料拼凑到一起，“我们离星团的边缘起码还有一个光时的距离，离中央的黑洞可能还有几个光时。”

“嗯，萨密欧，”格雷德说道，“我们已经把这个星团中央的那个星体从其他星星的运行轨道中分离出来了。不过还没有进行实际测量。”

“从伽马摄像机摄制的图像上，我们已经获得两个位置的坐标，但是第三个坐标尚未确定。”萨密欧说。

“问题就在这里。你看，那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星群运行轨道模拟数据处理操作时遇到了这么多麻烦的原因吧？”

“马上给我解决，先生们。”安娜说道，“这一切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萨密欧使劲咽下了一口吐沫。“这就意味着这个庞大的黑洞我们在视界上几乎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我们现在可能合好处于这一位置上。”他说着，头脑中又冒出另一个想法。

“这听起来倒像是长时间点火离开这里的一个绝好的理由，先生。”安娜况道，“可你对此有把握吗？”

“没有，”萨密欧回答道，“我倒是希望自己能有这个把握。”

“那咱们就忍耐一下，坚持待在这儿别动。埃里克，马上接通和霍尔瓦船长的联络。”

安娜以镇定如常的语气向船长做了汇报，她将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和飞船上宇航员们的推测都——详细地向船长讲了。霍尔瓦船长立即去和他飞船上的科学家们商量怎么办，命令安娜等候他们的答复。可这时安娜的飞船距离星团边缘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了。在飞船的外边仅仅能够看到一条由高能辐射物形成的细细的光带，然而萨密欧却清楚地知道：就在那边有一个大家伙，离他们或许有几个小时，或许仅有几秒钟的行程。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十

在震动再次开始的时候，萨密欧收到了答复，这一次语气比较缓和，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萨密欧赶紧看显示器屏幕。黑洞双星的图像又出来了，不过这一回不是一个图像，而是突然出现了好几个，都在杂乱无章地迅速运动着。

萨密欧觉得不能再犹豫了。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尽快！”他高声叫道，“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黑洞，这是一个裸奇点，我们正在沿着它的封闭的能层边缘飞行。”

安娜的眼睛睁得老大：“你说什么？”

“那是一个迅速旋转的黑洞，因为它旋转得太快了，它不存在于视界中。那里有一个能层，那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围绕着黑洞旋转，时空随之一齐旋转。我们现在正好位于它的外部边缘。如果我们掉到它里边，只有一种办法能够逃出来，而这完全是理论上的一个说法。无论如何，裸奇点的存在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而且……”

“住嘴！”安娜粗暴地喊道，“你没有跟我说该怎么去做！”

“我建议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夫人。”埃里克说。

“在临界的最近点，我们的飞行速度接近于达到最大极限。现在飞船发动机会长时间处于燃烧状态以便随时对我们的飞行轨道做轻微的修正。这次真正是长时间的燃烧。”安娜满腹牢骚。

震动增加了。一瞬间安娜似乎变得冷冰冰的了。萨密欧在孜孜不倦地思考，他想利用的那个理论是从未经过任何人证实的，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进行计算了。离他们采取行动最多还有几分钟。

突然之间，霍尔瓦船长又给他们回电了。当安娜对他尖叫时，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我们简直都要被震碎了。我不得不中止这次飞行了。萨密欧，赶快告诉他你的想法！”

萨密欧一五一十地向船长讲述了他的想法，对方却根本不相信。说在几年前就已经证明裸奇点是不稳定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所谓能层的观念完全是胡说八道。飞船发动机用１２秒钟进行启动，完全可以把他们送到相当安全的飞行轨道上去，而且还给他们留下了２％的能源储备。

这就是给安娜下的命令。

两分钟之后，她启动了太空飞船的发动机。

震动并没有停息，他们发现飞船的运行轨道的变化简直是微不足道。

无论能层是否存在，他们现在已经落入了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庞大无比的星体运动的轨道之中，要想逃离此处，燃料已经不够用了。甚至连霍尔瓦船长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道歉说他对情况的估计不足。“你们就稳坐不动，静观待变吧。”他说道，“我们总会做点什么事来想办法让你们脱离险境的。”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此时安娜却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她呼叫尤里，他们一起商量他们遭遇横祸以后由谁来照顾小卡塔林娜。埃里克安静地对着话筒咕哝着，毫无疑问，他是在对几米以外另一艘飞船上的林恩倾诉着什么。萨密欧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紧张地进行着计算。这时霍尔瓦船长又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不要丧失信心，科学家们仍在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工作着。飞船的震动仍在继续。他们很可能会缓慢地下落到一个螺旋形的轨道上，直到他们到达奇点，湮没无闻地堕入那万劫不复之地。但是在这里，靠近能层的顶点，他们还有一线机会。当霍尔瓦船长挂断了电话，安姻陋在暗自嘲笑他愚蠢透顶时，萨密欧下决心立即采取行动。

十一

“夫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可以想办法让咱们离开这里。”

安娜摇了摇头：“如果你是利用15秒钟的启动来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会相信你。这是我们剩下的全部燃料了。”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夫人，咱们没必要用净所有的燃料。我们从高速旋转的奇点上获得的自旋能，足以使我们产生反冲而喷溅出去。我只是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别把咱们撕得粉碎。不过很可惜，咱们不得不牺牲一艘飞船。”

“哦，那可是个好消息。”埃里克让人反感地吼叫着。安娜扬起了眉毛。萨密欧激动得脸色发红。

“看啊，你们谁要是有其他办法，马上提出来。我的想法是基于一个未经检验的理论，确实，但是现在条件完全具备。瞬息之间，我们将和能层一齐旋转，你们能看到外边相邻黑洞的相对运动。由于这些相对运动，能层的旋转和我们飞船原来的飞行轨道方向是相反的。在计算机的档案库里，存有一个叫做彭罗斯的家伙提出的理论。你向能层旋转的相反方向射入一个粒子，你就会使这个粒子碎成两半，其中一半会被附近的裸奇点俘获，另一半会借助于奇点的自旋能反冲被喷溅出去。它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我做过粗略的计算。这样做不会使我们回到原来的飞行轨道上去，但是足以使我们逃脱险境死里逃生。”

埃里克哈哈大笑：“那么我们就是这个粒子了。如果咱们让飞船爆炸，那么它的一部分就能够逃逸了。得了吧，萨密欧。咱们还是向别人求救，让他们到这儿来把咱们救出去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安娜焦虑不安地说，“萨密欧，这个粒子到底是什么呀？你刚才不是说咱们不得不牺牲一艘飞船吗？”

“首先我们两艘飞船必须进行太空对接。”萨密欧胸有成竹地解释着，“咱们所有人都登上其中的一艘飞船。主要的启动点火是对着能层流的，而后是空着的飞船短暂的二次启动，然后我们将两个飞船的链接部分炸断，使二者瞬间分离。我的计算很是粗略，夫人，不过我确信这足以使我们逃脱出去。”

“这简直是疯了。”埃里克不屑地嘲笑说。

“是的，这是个疯狂的想法。”安娜有些被说动了，“我懂得一点物理学。如果外边的那个星体有我所想象的那么大的话，我们无需耗费多少能量就能从这里逃脱出去。现在我们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突然之间，飞船东倒西歪举步蹒跚，好像是在对她的话做出响应。安娜立即呼叫尤里，他俩交谈了仅一分钟，尤里让她当机立断，将一切都托付给她。安娜说马上就会给他回话，于是又让埃里克和霍尔瓦船长接通联系。

“没有什么新消息，安娜。”霍尔瓦船长说，“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想办法解决危机。”

安娜听了反感得皱起眉头来：“现在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无论如何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船长。我们这儿马上采取行动尝试一下。如果我半小时之内没给你回话，那么我们可能全都完蛋了。”

“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没有我们的……”霍尔瓦船长话还没说完，安娜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她转身对着埃里克：“除非我们平安逃生幸免于难，否则就不要再和他联络了。”她冷冰冰地说。

“好的，夫人。”埃里克一边答着话一边对萨密欧怒目而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这个疯狂的想法非得把我们大家都给害死。

十二

但是，安娜却立刻按照萨密欧的想法采取了行动。她命令尤里驾驶飞船和她对接，这在正常的太空飞行中不过是一项十分简单的任务。而且他们两艘飞船此刻相距不过几米远，完成对接应该轻而易举。但是全部完成却花了将近半个小时。他们进进出出地与不断旋转变化的坐标系周旋，尤里自始至终在与新产生的科里奥利自转偏心力进行搏斗。两艘太空飞船一前一后，一会儿飞到能层的边缘，一会儿又回到了一般的太空之中，真正取得进展只是在短暂的几秒钟之内。在对接之时，萨密欧屏住呼吸，心惊肉跳，他缄口不言，严守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一旦他们完全掉到了能层的里面，就不可能完成对接了，他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当他听到金属的铿锵声表明两艘飞船对接的舱口已经锁合到一起了，此时他才如释重负，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他长长地喘出一口粗气来。

尤里、林恩和格雷德走到前边的飞船驾驶员座舱，与大家静静地举行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庆贺对接成功的短暂仪式。然后大家又走到舱尾能容上百人的宽敞的客舱里，把自己用带子固定住。安娜和尤里闭上眼睛，偎依着将前额顶在一起。

萨密欧给计算机装入了新的程序文件，这是一个让飞船火箭发动机换向点火的控制程序，先是两秒钟点火降入能层，紧接着对着能层流５秒钟的点火，然后是在链接装置爆炸分离前两秒钟让空无一人的飞船点火。

其他人能够采纳他的主意这使萨密欧感到惊诧不已。但是，此时已经别无选择了，只有缓慢盘旋降入到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轨道上。飞船的外边，一个幽灵般的星体的在发射着高能伽马射线。萨密欧觉得自己要是有一个看到更远范围的伽马射线探测器就好了。那些射线形成了一根根细绳的样子，并铺展变平就成了中间微微鼓起的大圆盘子形状。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安娜紧紧抓着肩膀上的安全带，迫不及待地问。

“用不着，夫人，不过你还是要抓紧些。我希望咱们能以切线方向平安离开能层，但是一旦降入能层，里边，情况可就难说了。当我们被喷溅出来到达裸奇点在控制范围以外时，会产生短暂的加速度。短时间内加速度就会达到很高的峰值，就像遭球棒击打而疾飞出去的棒球。再绑紧点吧，夫人。”

安娜顺从地用了好几分钟时间帮着大家都绑紧了一点，然后长叹了一口气，转身面对着萨密欧，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搞得萨密欧都有点脸红了。

安娜把萨密欧也绑得紧紧的，使他身体根本动不了窝，只能伸出食指去移动电脑显示器的光标。

检查了两艘飞船的发动机均处于良好状态之后，在差２０秒钟时萨密欧开始倒数计秒。在差１０秒钟时他打上“执行”两个字，然后把头紧紧向后靠到椅子背上，闭上了双眼。

飞船突然颠簸起来，噪音震耳欲聋，发动机点火的声音倒是十分熟悉的，但是整个驾驶舱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萨密欧觉得晕头转向，然后轰地一声响，随后他觉得好像先是脸猛地撞上了一堵厚厚的墙，待在那儿憋闷得透不过气来。他终于窒息，昏厥了过去，不过只有短短的一会儿。等到他睁开眼睛，只看到电脑显示器里的空间漆黑一片，远方炽热的星星闪烁，发出了蓝色的光芒。这时他听到霍尔瓦船长的声音在耳机里厉声嚎叫着：“安娜！安娜！真他妈见鬼。你们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十三

不出所料，由于他们及时地采取了自救行动，裸奇点的能层将他们的飞船喷溅了出去，他们落到的轨道差一点把他们带回到卡桑德拉一号飞船，只可惜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他们不得不等候两天以后到达的卡桑德拉二号飞船。此时他们的飞船燃料已经耗费殆尽，只好让另一架穿梭飞船把他们拖回去。令人惊讶的是，经检查发现他们的飞船竟然完好无缺，只是有一些不紧固的部件在加速飞行时受到了损坏。各种仪器都很坚固耐用，经受住了考验，而人们的生命力更是难以置信地坚忍不拔。飞船的加速计上升到了１５８（万有引力常数），而在逃逸加速时甚至都超出了加速计的计量范围。大家都觉得浑身到处疼痛不已，肩膀和肋骨都有撞伤，好在都是皮肉之伤，没有多严重。

不过精神上的问题却出现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与飞船上往日忙忙碌碌的世界相隔绝了，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持续处于一种睁着眼睛做梦的状态，精神上恍恍惚惚，总是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得救了，甚至到了向上级做了执行任务情况的汇报并且参加了盛大的庆祝宴会之后还无法恢复正常。其他人对他们的冒险经历都感到既兴奋异常又惊骇不已，希望能听他们亲身详细讲述历险的全部经过。安娜和尤里亲切地相互依偎着，讲了一部分情节。埃里克和林恩双手紧握，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安娜用优美的语言赞扬萨密欧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解决了天大难题，拯救了大家的性命。但是等到安娜想起来向他建议举杯恭贺之时，萨密欧已经默不作声地站起来，离开了宴会大厅。

安娜派格雷德去把萨密欧请回来，他在前边休息室找到了萨密欧。萨密欧正悠然自得地靠在一个深陷的沙发上休息，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屏幕中展现出的外边全景摄像机所摄下的景色。格雷德也拉过一把椅子，在他俩面前的矮桌子上摆了一瓶酒和两个杯子。

“我本来应该把你拉回去参加庆祝宴会的。”格雷德边说边把两个玻璃杯斟满了香槟酒，“安娜想要为你的赫赫功绩举杯庆贺呢。”

“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做的，格雷德。”萨密欧神情泰然，并想让格雷德分享功绩。

“那可不是真的，我可不敢贪天功为已有。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感谢你。”格雷德边说边递过去一杯酒，他抬眼看着屏幕，“那片小小的星云，从这儿看去真是一片漆黑。你从未想过那里边是什么吗？那片星云就是注定要死亡的命运。”

“我们甚至都没见过它的面。”萨密欧轻声说道，“咱们离它太近了，差一点被它害死。它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门户，格雷德，可咱们还没有看见过它。”

“这个门户可太狭小了。”格雷德望天兴叹，“它的核心最多只有一米宽。对我们可不大合适。”

萨密欧呷了一小口香槟。他的眼睛突然变得十分明亮：“下次如果我们带着足够大的、更好的射电望远镜探测器回去，我打赌咱们肯定能够看见它。”

格雷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咧开嘴笑了，他举起酒杯说：“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干杯。”

“我宁愿为彭罗斯先生干杯。”萨密欧说着，也开怀大笑起来。

他俩在笑声中碰杯，酒杯发出了悦耳的丁当声。

# 《逃命作家》作者：[美] 加贝·西蒙扎

陈荣生译

梅尔写出来的东西都会发生。

梅尔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前，用键盘打出：“卡尔墨斯１０秒钟后死亡。”

梅尔向后倾靠，使自己离显示器远些，看着她写出来的那些文字，然后，看着挂在前面墙上的圆钟。红色的秒针走得很慢很慢。５秒，６秒，７秒。

梅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像在吸最后一口气似的，看着时钟的指针走过１０秒的位置。

接待生尖叫起来：“哦，上帝！来人啊！我想卡尔墨斯是心脏病发作了！”

卡尔墨斯是一位记者，是梅尔的竞争对手，是一位身体健康强壮的３０岁男人。但是，他那头耀眼的金发却是长错地方了。一束通常是梳到左耳后的头发此时盖住了他的右眼。他的右脸颊摔到瓷砖地板上。他脸色通红地躺在僵硬的地板上。他死了。

“求你们了，来人啊！”接待生莫纳呼叫着，浑身发抖。她丈夫是一位医生，但是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呼吸了。他没有呼吸了。”她抬起头来往周围看，眼睛睁得大大的，整个眼球虹膜以及虹膜周围的白色部分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它每隔几秒钟就会膨胀一次，尽管办公室内的光亮程度跟以往一模一样。

莫纳的尖叫声惹恼了梅尔。她怎么就不把嘴闭上？

梅尔离莫纳和死者只有１０英尺远，躲藏在一群不知所措的同事身后，但是尖叫声还是传到了梅尔的脉冲耳鼓。梅尔慢慢地把手放回到键盘上，很生气地将那些尖叫声枪毙掉。

“现在，莫纳会被枪击中头部而死亡，”梅尔敲打着键盘，“血溅到她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句话刚写完，这事真的发生了。

莫纳摔倒到地板上。一颗子弹从太阳穴的一侧射进去，从另一侧穿出来，钻入到附近的墙中。

“此时，美元纸钞开始从吊灯上面散落下来。”

这事真的发生了。

这群同事满身是血，还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过来的，他们躺在地板上，软纸钞从屋顶上飘落到他们的背上。

“出什么事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间。

“快去叫警察！”另一个人尖叫道。

梅尔被整个局势吸引住了，她继续写下去。梅尔是这间小办公室里唯一一位不畏缩在地板上的工作人员。“此时，这间办公室雷声骤起。雨水倾盆而下，但我所坐的地方除外。”

这事真的发生了。

地板上的那些工作人员难以相信地躺在地板上。他们全都受惊了，无法判断当时正发生的事是否是真实的。

“此时，雨停了。接着，天花板和门口将会着火，还会从天上传来一种深沉的声音，‘你们全都要进地狱！’”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停止写作，从键盘脱身站起来。火焰沿着天花板翻卷过来；就好像它们有自己的感情似的，把梅尔微笑着的脸烤得暖暖的。

“梅尔，快下来！你会被烧死的！”

“叫人打电话去求救！我们无法离开这里了！”

梅尔坐下来，接着写道：“这个天花板的火此时将会消失。这间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我本人、卡尔墨斯和莫纳之外，此时都将变成青蛙。”

这事真的发生了。

１７只青蛙，被刚才的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卡尔墨斯和莫纳僵硬地躺在地板上动也不动。

“这间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我本人、卡尔墨斯和莫纳之外，此时都将变成老鼠。”

这事真的发生了。

办公室里的老鼠向四周奔逃。这些老鼠既惊慌又不知所以然，还未来得及以它们具有的速度逃跑，就逃到墙中，或者躲在桌脚旁。它们全都弄出了一些轻微的唧唧声，都在设法赶快寻找掩护。

但是，梅尔无法看得住所有的老鼠。

“此时，这间办公室里的老鼠全都瘫痪不动了。”

这事真的发生了。

那１７只湿漉漉的老鼠原来在瓷砖地板上乱窜，此时全都不动了。有些是在书桌底下，有些则是在无遮挡的地板上。

梅尔再次从书桌旁站起来，走进厕所，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冲洗她那双抖动的手。这真是太有趣了。

梅尔看着镜子，对着自己的影像哈哈大笑。“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一回４５岁的黑人妇女。”她说。

在镜子前面度过短暂的一阵子，梅尔走进门口，绕过那些僵硬的老鼠，走向她的书桌。

梅尔坐下来，对身处南非已经感到腻味了，就再次伸手抓住键盘。

“此时，我将回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回复到我自己的身体之内。”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重新出现在她的床上的时候，看起来跟她去南非之前没两样。她伸了个懒腰，发出一声高兴的叹息声。

“梅尔！吃晚饭了，乖乖，”梅尔的妈妈在厨房大声叫道，“把手洗干净。”

梅尔从床上爬下来，向浴室走去。浴室跟她房间一样，也是在楼上。她进入浴室后，就站到一张木脚凳上，对着镜子看，以便证实自己的样子没变。她看到的是一位１２岁的白种女孩，这个女孩右眼下方有一处发紫的伤痕，额头上有一个伤口。梅尔按下肥皂液喷嘴，把手涂满泡沫，使劲擦洗，直到把在办公室火灾时留在手指甲中的烟垢彻底洗掉为止。

“我们走吧，梅尔。晚饭就要凉了。”

梅尔用一张绿色的毛巾擦干手，蹦蹦跳跳过走进门道，然后走下楼去。

“你好，妈咪。”

“你好，乖乖。你洗手了吗？”

“洗了，妈妈。”

“好姑娘。你好好地睡了个午觉了吗？”

“是的，妈咪。我做梦我去了南非。”

“那是你和你的想象，梅尔。你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了？”

“首先，我去观看狮子和大象。然后，我到一家报社工作。”

“真的？你给他们写了些什么了吗，乖乖？”

“嗯嗯。”

“嗯，好。现在喝汤吧，不然汤要凉了。”

梅尔用一只大的银调羹来舀鸡汤面条的汤喝。因为她无法将整个调羹放进她的小嘴中，所以她只好把汤吸吮掉。

“你父亲今晚回家，梅尔。他已经完成了出差任务。你的房间干净吗？”

“干净，妈咪。”

“你肯定？”

“是的，妈咪！”

“ＯＫ。你是知道的，你父亲回家后看到一个乱糟糟的房子会是多么生气的。”

一提到她父亲，梅尔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我不喜欢爸爸，妈咪。他伤害了我。他不爱我。”

“梅兰妮·安妮，理查兹，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种话。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但是，他并不爱我。他不爱！”

“你知道你父亲为了我们每天要干很多小时的活，所以他有时会发疯。就这么回事。”

“我要告诉别人，妈咪。我恨他。”

“梅尔，够了。回你的房间！”

梅尔“砰”的将闪闪发光的银调羹摔在桌面，向楼梯跑去。“我恨爸爸，”她尖叫道，“我恨他。”

“还有，不要上电脑！”

梅尔没有理会她母亲的斥责，砰地关上她的房门，反手将门锁在身后。此时，她哭了起来，并冲到她那张白色的小书桌，按下她的电脑的电源开关。电脑嗡嗡地响，停了一会，就接通了。

电脑屏幕上一出现文本文件，她就开始写作：“此时，我将会在爱尔兰的一棵大树房子里。”

这事真的发生了。

在爱尔兰一处绿林山丘的风景秀丽的森林中，梅尔独自一个人坐在大树房子之中，审视着这间高挂在空中的小屋内的四周。这个地方空荡荡的，既没有桌子，也没有茶杯，更没有玩具。她打开那扇红色的小前门，沿着钉在粗大、多皮的树干上的木板往下爬。她一下到地上，就立即去找了一根尖棍。她找到一块没有绿草的地方之后，手里拿着那根短短的树枝跪下，在地上书写：“此时，这间大树房子里堆满了玩具和洋娃娃和衣服和其他漂亮的东西。”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抓了几大把泥土放进她那棕色灯芯绒外套前面的小口袋，然后沿着那个木板梯又爬回到大树房子内。在她坐到刚铺上地毯的地板上的时候，她把塞在背后左边口袋的那根尖棍给弄断了。

正像她所写的那样，这间舒适的小屋堆满了玩具、洋娃娃、衣服和漂亮的东西。新采摘的鲜花就摆放在她面前的白色架子上，她闻了闻鲜花散发出来的香味，弯下身子，她抽出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套在她的衣服上面。她用双手抚平裙子上的一个皱褶，然后把玩着披到她肩头的金发。接着，她把一个塑料汉堡包放进玩具炉中。

“这很好，甜心，”她对着她想象中的丈夫说，“你今天干活真的很辛苦了，我要做饭给你吃。”

她将塑料肉从炉子里取出来，对着它吹气，好像它很烫手似的。然后，她抓过一只小茶杯，拿起一把白色茶壶对着茶杯灌空气。

“喝这个，甜心。你辛苦地干了一整天活，肯定口渴了。”

她把茶杯无目标地递出去。

“我现在去做菜了，宝贝。你得歇一会儿。我爱你。”

她撅起嘴，亲了一下空气：“嗯谢谢你。我今天买了件新衣服。”

梅尔站起来，弯下腰，摆弄了一下她那双高档白鞋上的扣形装饰物：“好的，甜心。我这就去做菜。”

她走到大树房子的另一端，从一扇小窗口往外看。她揉搓了一下她的下眼皮，抓起一把带柄的小镜子。她在她的伤痕上施了一层淡妆，用口哨吹着《安迪—格里菲思》中的主题曲（注：《安迪—格里菲思》是美国著名演员、导演朗·霍华德参与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８年的电视系列喜剧片）。

“好的，甜心。菜做好了。要给你拿点什么吗，宝贝？”

没有回答。

“我想我们的啤酒喝光了。你要我去商店买吗，甜心？”

在听不到回答之后，她坐下来，把她那瘦长的腿交叉在一起，哭了起来。她把裙子拉下来，把手伸到身前右边的小口袋，抓出一把泥土。她将泥土均匀地撒在她面前地毯的柔软部分，用手指写起来。这句话很长，她不得不不断地抓出更多的泥土：“此时，我将到科罗拉多州，那里正下着雪，我成了一个高大的成年男子。”

这事真的发生了。

出现在离丹佛６０英里以外一座山脚下之后，梅尔看着山谷河流，哭得更厉害了些。“这里多么美啊。”他说，声音相当深沉和稳重。

梅尔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孤独。眼泪慢慢地变成冰柱。他蹲到雪地上，写道：“此时，我将回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回复到我自己的身体之内。”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回到她的家中，躺在她的床上，伸了个懒腰，很不高兴地叹了一口气。她看了看时钟。当时是晚上８点。她父亲很快就要回家了。她感到有点担心，所以又把房间整个地看了一遍，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在她的眼里，房间是完美的：毫无疑点。滴答，滴答，时钟不断地变化着，快８：３０分了。她从地毯上抓起灰色的绒毛球，把脸贴在地板上，将整个地方都扫视一遍，看看她是否把什么东西放错地方。

梅尔不是很确定是否该下楼去，所以，她打开一台小收音机，把音量调得很低。电台将那些爱情歌曲发送到这个小盒子，而梅尔则跟着那些她会唱的歌哼着。

“我们憎恨中断这次广播，但是，南非的皮奥里亚爆出一条惊人的新闻消息，”收音机中一位播音员说，“《联合报》报道，在今年最离奇的犯罪案件中，《皮奥里亚时报》有２位雇员死亡，１７位雇员失踪。《皮奥里亚时报》是当地一家大型日报，以详细报道中东动乱事件而出名。官方说，死亡者中，有一位是普利策新闻记者奖的获得者，名叫卡尔墨斯·雷丁，他是因心脏病意外死亡。报社发行部接待生莫纳·博尔拜恩很明显是被枪击中头部而死。奇怪的是，现场发现了17只瘫痪了的老鼠，每只老鼠也许代表一位失踪的雇员。当地的警察官员对此尚未作评论。最新的消息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报道。”

梅尔听了报道后，摇摇头。她从未使用她的力量去杀害任何人，而且也很少让任何人遭难。如果她能够及时将她的行程写回去，她肯定会这样做。但是，有几件事她是无法让它们发生的，而这是其中的一件。

梅尔正在为她伤害了的那些人感到遗憾的时候，她听到楼下前门打开的声音，还有她母亲的尖叫：“梅尔，下来！爸爸回家了。”

梅尔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身朝门口走过去，打开门锁，然后慢慢地将门打开，无意中让几滴尿液滴到她的粉红色内裤上。

梅尔的父亲杰克站在前门，把手提包放到地上，然后解开领带。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亲爱的，”梅尔的母亲对杰克说，“这次出差怎么样？”

“还可以。晚饭吃什么，苏珊？”

“我做了个烤肉面包，”她说，然后用手拥抱他那胖胖的脖子，“你现在就要吃吗？”

“是。我得去一下厕所。”杰克把苏珊的手臂从他的脖子上拉开，把大衣挂到前门后面的一个衣钩上，然后直接向主楼层的洗浴室走去。

这时，梅尔就站在楼梯脚下，抱着楼梯扶手。她父亲就这么从她身边走过，甚至连拍一下她的头都没有。他已经离开一个多星期了。

“去把手洗干净，梅尔，”她母亲小声说，“我不用每天晚上都这么对你说吧。”

梅尔急忙跑回楼上，往左拐进房，站到脚凳上。她格外使劲地擦洗，然后将双手擦干，一次一只手。她将毛巾对折，再对折，把毛巾挂到墙上的一个金色圆环上，把毛巾挂下来的边缘长度完全对齐。

她对着镜子看，发现脸上的伤痕变得有点黄了。这是最令她讨厌的部位。伤痕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在她的手臂、大腿或背部，将会有新的伤痕取代这个旧的伤痕。

她尽可能地张大嘴笑着，把所有的牙齿都露出来，头稍稍地向左拧，然后从脚凳上跳下来，把灯关掉，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去。下到楼梯底后，梅尔看着饭厅的餐桌。她父亲已经在吃了。他什么也没说。她母亲也是什么也没说。对梅尔来说，晚饭总是令她感到很不舒。她吃东西的时候，她敢肯定她父亲能够听到她的咀嚼声。

“过来坐下，梅尔，”她父亲命令道，“让我看看你的手。”

梅尔把手伸出来，手掌向上，朝她父亲走过去。

“好的。坐下。吃。”

梅尔说了声谢谢，然后眼睛就再也不看餐桌上的任何人了。

“好吧，跟我们讲一下你出差的事吧，亲爱的。”她母亲说。

杰克大口大口地嚼着。一小块烤肉面包粘在他的嘴角上：“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是又一次旅行。”

梅尔的母亲放弃了交谈。晚饭的其余时间是在沉静中度过的。梅尔拿起一块烤肉面包，一会儿把青豆推到盘子的远端，一会儿把胡萝卜推到盘子的远端，来回轮换着。

１５分钟之后，杰克吃完了最后一口。他没有感谢苏珊做的晚饭，相反地他却说：“梅尔，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间房间。”

能把盘子中还未吃完的东西留在身后让梅尔感到高兴，但是即将到来的事却让她感到害怕。她知道，不管她的房间有多整洁，她父亲都能找出一些放错地方的东西。也就是说，她将会挨打。她这个晚上太累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平时晚饭都是在下午５点钟吃的。她那小身子在这个时间已经习惯要去睡觉了。

到了楼上，梅尔站在父亲背后。杰克打开房门，按亮电灯，不出声地站了一会儿。他走进房间几步。梅尔站在门口往房内扫了一眼，害怕是否留下一件衬衫或裙子没有收拾好。她已经把房间检查了至少５０遍以上，但是她总是会忘记某些东西。

“这是什么，梅尔？”她父亲问，“这是什么鬼东西？”

“什么，爸爸？”她反问道，细小的声音颤颤抖抖。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该怎样整理床铺了？”他问，声音既深沉又粗大， “瞧上面的床单！全都错了！还有你的鞋呢？我告诉过你把它们放到鞋柜里！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不知道，爸爸。”梅尔说。她的嘴唇开始打颤，她开始吮吸拇指，就像她更小的时候那样，“对不起，爸爸。我把这些事给忘记了。对不起。”

“过来这里！马上！”

梅尔慢慢地向前走了两步。

杰克对她拒绝快速走过来感到很不高兴，他抓住她的手臂，使劲把她往床上拉。

梅尔撞在床垫的边上，摔到地板上，背部正好对着杰克。

杰克用脚踢他女儿，先是踢在她的一根脊骨上，然后又踢在她的肩胛骨之间。“起来，你这该死的！起来！”

楼下，苏珊安静地坐在餐桌旁。她拿起一杯水来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她每听到一次喊叫声或者拍打声，她的身体都会轻轻地跳一下。

楼上，梅尔站在那里。她的背部已经很疼，泪水洪水般地从脸上流下来。

杰克坐到床上：“趴在我的腿上。”

梅尔照做了。她腹部趴在父亲的膝盖上，感受到了重重打下来的第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在她屁股上，她疼得喊叫起来。第二巴掌打得更重了。第三巴掌更糟。

苏珊从餐桌旁站起来，走进起居室。她在起居室里打开立体收音机。收音机正在播放贝多芬的乐曲。她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大，调到让路过的邻居无法听到楼上打人的声音的程度。

杰克又打了梅尔一顿。越打越狠。

梅尔的屁股疼得像火烧，她父亲打不到她的小屁股时，她的背部就得承受那挨打的刺痛了。

杰克在抽打了约２０下之后，将梅尔推倒在地上，然后出房间走进过道。

梅尔躺在地上，在哭泣，在发抖。

杰克走去睡觉了。

苏珊跟着他一起走上楼。

梅尔艰难地爬到她卧室的门旁，使劲一推把门关了。她把门锁上，然后把被打疼了的背靠在门上。“我恨他。”她小声地说，而且不出声地哭泣着。她想写：“此时，我爸爸将会死去。”但是，她绝不可能写这种话。她知道她母亲会拽出父亲的死亡原因的。想到她母亲会因此而不爱她了，这也令她无法忍受。

梅尔爬到她那张白色的小书桌旁，挣扎着坐到椅子上。她坐到椅子上面之后，因屁股伤得太重了，只好从床上抓过来一只枕头，垫在她的身下。但是，这还是没有多大作用。

电脑还开着。梅尔动了动鼠标，让荧屏保护消除，使电脑出现文本文件。她思考着要写些什么。她可以到任何地方。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梅尔哭着想了一分钟，然后开始敲打键盘。“此时，我将在大山中的一处风景秀丽的小溪流旁边，我将是一位漂亮的成熟姑娘。”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出现在一条小溪流旁边，小溪流的两边是两座长满了常青树的山丘。此时的她３０岁左右，相当漂亮。这个地方还是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刚落到最高的那棵树的后面。梅尔很激动地想看到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急忙弯下身子对着水面，看着那个在旋转的影像。她看到了一双最明亮的蓝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长发。她很喜欢看这个向她回望的妇人。她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梅尔仍然沉浸在小溪流的秀丽风景之中，她伸手去抚摸水中回望着她的那张脸。她的手碰到水面之后，引起一阵涟漪，将那个漂亮的脸蛋驱散了。几秒钟之后，这个漂亮的脸蛋又出现了，还直接对着她微笑。

梅尔闭着眼睛，倾听着潺潺的流水声。水有节奏地撞击岩石，从岩石上面流过。这里对她来说是那么地平静。接着，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咧开嘴笑了。“我多美啊。我将找一位非常可爱的丈夫，他每天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们晚上就来这个小溪边游玩，”她说，“到时，他就会吻我，对我说我是多么漂亮。我们还会与我们的狗一起玩耍，跟我们的邻居一起喝茶。”

当晚留在这个溪谷过夜的想法强烈地吸引着她。但是，太阳还是在慢慢地消失，暮色让人感到害怕。她用手指戳着泥泞的河堤。接着，她写道：“此时，我将来到一处阳光灿烂的地方，而且我还是现在的我。”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再次出现的时候，还是那位漂亮的妇人，坐在一处热带海滩上。太阳就挂在头顶，她只好眯着眼来享受阳光的温暖。她身前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天边。大海是如此之大，让她突然间再次感到自己是如此之小。扫视着左右两边一望无际的海滩，她感到孤独起来。

她将右手食指插入到潮湿的沙中达一英寸深，然后写道：“此时，我将回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回复到我自己的身体之内。”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回到她的家中，躺在她的床上，伸了个懒腰，很不高兴地叹了一口气。当时已经是晚上９：３０。她父亲随时都会来查看她了。

她把被子拉起来，还穿着衣服，就爬进被窝里。她想她已经没有时间换睡衣了。

几分钟之后，梅尔听到有脚步声接近她寝室的门。脚步声很沉重。她装着已经睡着了。

杰克打开梅尔房间的门，走到她的床前，听她的呼吸声。“我知道你在假睡，”他说，“你以为你比我更聪明？”

梅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是否该说什么，既然他已经知道她还没睡着。她那小小的心脏开始快速跳动起来。

“我再多给你一次机会，梅尔。”

“对不起，爸爸，”她终于说道，“我很想睡着，但是我就是无法做到。这次我会更加使劲去睡着。我保证。”

“还不够好。好姑娘应该早就睡着了。现在，你起来，到厨房拿一只木调羹过来。”

梅尔赶紧起床，绕过她父亲，跑进过道，跑到楼下去。她一进饭厅就往左转，然后走进厨房。接着，她打开一个抽屉，抓起一只长的木调羹。用调羹打人比用手打人要疼得多，她还记得。

梅尔转身往回跑的时候，看到厨房柜台上有一本拍纸簿和一支钢笔。她停了下来，看看调羹，然后又看看拍纸簿和钢笔。她把调羹摔到亚麻地毡上，把钢笔抓到手中。她害怕她父亲听到调羹掉到地板上的声音，所以快速写道：“此时，我将成为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站在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的门外。”

这事真的发生了。

梅尔出现在她家前面的走廊。她看着前门上嵌着的玻璃上的影像，看到一位６英尺５英寸高身穿一件黑色皮大衣的白种男人。他的头发长长的，用一条红色大头巾扎起来，使他的脸露出来。

他按下门铃。

杰克此时还在梅尔的房间，他听到门铃响声后，冲下楼去。“什么鬼人？谁这么晚了还来串门？”

杰克走到前门，透过嵌在门中的玻璃往外看，看到了一位健壮的陌生人。他打开门，问：“有什么事吗？”

在好几秒钟内，梅尔什么也没说。接着，他向前走了一步。

杰克，这位身高只有６英尺多的男人，想把门关了。

但是，梅尔猛然伸出一条强壮的手臂，插在门与门框之间，用他的体重硬是将门完全推开。

杰克摇摇摆摆地向后退：“你想要什么？你是谁？”

梅尔还是保持沉默。他只是向前朝他父亲走过去。

“是要钱吗？你想要什么？”杰克被逼入绝境，说话也不用他一贯使用的那种深沉的声音了。他背靠到一个衣柜上：“求求你。不要伤害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梅尔已经讨厌交谈了，抬起拳头，一拳击在他父亲的鼻子上。

杰克摔倒在地上。

梅尔用脚踢他的肚子，然后又踢他的头部。“你不该打小孩子，爸爸。”梅尔终于开口说道。

杰克的鼻子出血了。他的肋骨摔得很痛。

梅尔又踢了他两脚，然后弯下身子，用一只宽大的手，抓住他父亲的头发。梅尔将他父亲的脑袋使劲地敲打着地面，一次接着一次地敲打。

苏珊此时已经完全被吵醒了，她在楼上的楼梯间尖声喊道：“杰克！杰克！发生什么事了？”她没有听到回答。

梅尔继续将他父亲的脑袋使劲地敲打着硬邦邦的地面，直到他的身体不动了。

苏珊跑进主人房，把门关上并上锁，然后拨打９１１报警。

梅尔站起来，往下看了一眼他父亲，然后又往死者身上踢了一脚。

杰克死了。

梅尔站在那里，对着死者看了一分多钟，然后听到警笛声离他们家越来越近。

梅尔爬上楼梯，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慢慢地，海上一级楼梯，都要往上拉一下那双黑色的大长统靴。梅尔进入房间之后，把门关上，朝计算机走过去。

梅尔坐下来，写道：“此时，我将回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回复到我自己的身体之内。”

这事真的发生了。

在刚才那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坐的地方，此时坐着的是梅尔。

警察到了前门，她听到了从主人房传出来的她母亲的尖叫声。

梅尔甚至连头都不转过去看一眼，就开始写那件她总是想写的事：“此时，我将到天堂，和我敬爱的上帝在一起。”

这事真的发生了。

# 《陶工海克》作者：[美] 埃莉诺·阿纳森

刘利华 译

１９７８年，埃莉诺·阿纳森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剑鱼史密斯》，后来又写了《熊大王的女儿》、《到复活站》等作品。１９９１年，她最有名的长篇小说《铁族的女人》刚一发表，就受到广泛的好评，并获得了小詹姆斯·提普垂纪念奖。阿纳森的短篇小说经常发表在《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幻想与科幻杂志》、《惊奇》、《轨道》和《世外桃源》等杂志上。她最新的长篇小说是《剑环》。２０００年，阿纳森的短篇小说《收获恒星》入围雨果奖。

下面这篇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一个奇异星球的中世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科学是如何诞生的......这也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动人故事这个叛逆、聪明的女人超越她生活的时代，看到了别人拒绝看到的东西。

南方大陆的东北海岸是一个多山地带，很多小海湾都是良港。这里的海水很深，陡峭的山坡和灰色悬崖可以挡住吹来的风。小山上覆盖着深色的森林。这里有布满鹅卵石的海滩，还有很多小城镇。

这一地区属于热带气候，极地的海流有时会沿着海岸流过来，带来大量的鱼和雨水。当地的家庭有的以打鱼为生，有的依靠内陆茂密的半热带森林为生。森林里生长着黑檀木和闪亮的灰树，还有大量观赏植物：有夜间开花的星花，有白天开花的天空花，以及树中女王火焰之冠。前两种树被伐作木材，后三种植物的树苗被移植在花盆中，运到遥远的港口，那里许多富裕的家庭会买去装点他们的庭院。

当然，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暖房里现在都能培育树苗，但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野生森林中收集的树苗。在野生环境中，它们由南方的大飞虫授粉，由海岸的雨水浇灌，最后再由一个森林人把它们挖出来，森林人的前辈世世代代都是挖掘工和制陶工。这种树苗比人工培育的更好。这个领域出现了许多著名品牌，比如“海岸雨”，它的标志是一个手持铁铲的森林人，还有一只夜间甲虫，张开宽阔的毛茸茸的翅膀，飞在花朵之上。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出生在一个海边城镇，母亲是一名优秀的渔民，父亲是一个水手。通常说来，一个像她父亲那样远离亲属的陌生男人，人家是不会要求他让任何女人怀孕的。但这个男人既聪明又有礼貌，还有最奇妙的皮毛：不是这个地区常见的灰色皮毛，而是金褐色的。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浅黄色，耳朵很大，向外伸展，使他看起来机警聪明，很吸引人。这种长相很难令人拒绝！图沃镇的主妇们渴望她们的子孙后代也拥有这些外貌特征。

摆在他前面的是漫漫长途，谁也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到达自己的故乡。但他同意了她们的提议。一个男人应该服从家里年长的妇女，或服从附近的女族长。他的相貌在自己的国家是很普通的，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也有机会抚育后代。除非能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才能有自己的孩子，而他了解自己，所以并没有这个打算。他是自己想要孩子吗？

有些男人想。或许，经过大洋上的冒险、返回家乡以前，他想在这个陌生的海岸留下些什么，以证明他曾经来过？我们不知道理由。他和我们女主人公的母亲交配了。但没等孩子出生，他便乘商船去了北方，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一个骨制项链和图沃·海克。

当父母亲的毛发是红色和灰色时，通常会生下暗褐色皮毛的孩子。但或许海克的父亲不是第一个来到图沃海岸的红色水手，或许她的母亲也有红色基因，隐藏了几代以后，这种基因最终表现出来。不管怎么说，生下的孩子有着红色的皮毛、巨大的耳朵和明亮的绿色眼睛。多么美丽啊！她的家人叫她火焰之冠。

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死去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沿着海岸的洋流向东流去，把图沃人的鱼群带往大海深处。图沃人跟随着洋流，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几天之后，一场风暴吞没了整个船队。母亲、婶婶、叔叔和堂兄妹们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回来，只有几片碎木块：破碎的桅杆和船桨。于是，图沃镇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

在森林里没有亲属们吗？有一些，但图沃人一直依靠海洋为生。

附近的家族提出愿意收养这些幸存者。“不，谢谢你们。”图沃女族长说，“这个海湾的名字叫做图沃港。我们的家族留在这里，我们也要留在这里。”

“既然如此，随你们的心愿吧。”附近的家族说。

海克在一个几乎空荡荡的城镇中长大。为家族提供收入的森林人大部分不住在镇上。留在镇里的成员大部分已经皮毛变自，腰板也弯了：都是祖父祖母那一辈的，他们不会想把最后的岁月耗费在修整房子、照看孩子上。所以，海克长成了一个野孩子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她并不是个坏孩子。海克喜欢独处，在鹅卵石海滩上游荡，爬上悬崖。这些悬崖由沉积岩构成，多数被风雨侵蚀，坍塌了，并不特别难爬。海克可以从坍塌的石堆走上去，或是从长满灌木的陡峭沟壑中爬上去。她寻求的不是冒险，而是孤独。假如你是个喜欢新词、新思想的人，或许可以说，她寻求的还有“亲近自然”。在那时，自然被称为“五方面”，抑或“水、风、云、树叶和石头”。虽然她是个水手的女儿，被森林抚育，她却对树叶和水不感兴趣。她研究的是岩石以及岩石中的东西。这些岩石都是沉积岩，她在里面发现的不是水晶，而是化石。

当然，她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贝壳被掩埋在悬崖中的人，但她强烈的好奇心不同寻常。这些贝壳是怎么被埋在悬崖中的？它们是怎么变成石头的？为什么很多贝壳看起来很陌生？

于是她问她的亲戚。“它们一直就在那里。”一个婶祖母说。“一场风暴引起了很高的潮汐，形成了那种样子。”另一个说。

“是女神造就的，”一位年长的表兄告诉她，“我们不会对她的行为提出疑问。她自有原因，这些原因她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她的伙伴，那些图沃年轻人，认为这个问题很没意思。谁在乎这些石头贝壳？“它们不像活贝壳那样闪亮，里面也没有可以吃的肉。想想活贝壳吧，海克！或是那些鱼！或是那些支撑我们家族生活的树木！”

假如她的亲属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她就会自己去寻找答案。海克继续她的研究。东北海岸的土层没有扭曲和折叠，这一点对她的帮助很大。土层上部较新，底部较旧。爬山的时候，她就可以追踪这个地区生命的历史。

起初，海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找到一把锤子，把那些化石凿出来，拿到镇上一座空房子里。在那里，经过很多试验，犯过很多错误之后，她最终学会了如何清洗化石并打开它们。她称这一过程为“用锤子揭示秘密”。

现在，我们并不鼓励这种无知的试验，特别是重要的遗址。但是请记住，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能教海克，而她破坏的化石，也会在古生物学建立以前漫长的历史中被侵蚀。

她开始收集贝壳，把它们摆在那些被遗弃的空房子里的桌子上。想象一下：她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光线从窗子斜照进来，地面上有厚厚的尘土，墙上画着鱼和开花的树，壁画正在剥落。海克一个穿着束腰上衣的红色少女弯着腰，摆放着她的贝壳。她已经发现了智能生物的乐趣之一：组织和分类。

这不是她的发明。所有人都会对信息进行组织分类。但是大部分人都有明确的目的，比如，对不同的鱼及其习惯进行组织分类。海克发现了没有明显用途的知识的快乐。或许，你还可以在一片朦胧中想象出一位年老的女人，正以极大的兴趣看着海克。老太太毛发雪白，穿着粗糙的束腰上衣。她光着脚，脚上沾着泥土。

一段时间之后，海克注意到，她发现的贝壳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在悬崖上部找到的贝壳看上去很熟悉，她可以在图沃海滩上看到类似或同样的贝壳。但是越到悬崖下部，石头里的生物变得越奇怪。使她迷惑不解的是，某些地层里的骨骼明显属于陆地动物。海洋是不是曾经上升，陷落，然后再次上升？这些东西有多大年纪？它们生活的年代距今有多久？海克一些年长的亲戚认为这些只是矿石，只不过形状很像动物的遗体，“这个世界充满了重复和相似，”他们告诉海克，“证明女神没什么创新的兴趣。”

但海克没有放弃自己的判断。她发现了一只鸟的骨架，如此完美，她几乎毫不费力就可以想象出这副精美骨骼上的肉体和羽毛。这只动物的双翅假如那是它们的双翅的末端是爪子。是什么样的过程能使悬崖顶部的矿石看起来像贝壳，又是什么样的过程能形成这个可爱的既熟悉又不熟悉的骨架？假如女神没有创新的兴趣，如何解释在悬崖底部发现的那个多刺多节有无数腿的动物？它们的模样不像海克见过的任何动物，它们又是在模仿谁？

十五岁的时候，她的亲戚对她说：“别再做这些荒唐事了！我们是个很小的家族，挣扎在灭绝的边缘。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挑选一份有用的职业吧，我们会送你去当学徒。”

她的大多数堂兄弟姐妹都成了森林人，少数已成为水手。由于图沃族人现在只有平底小船，这些水手就跟随着附近的家族出海。但海克生活的激情是石头。这个城市没有泥瓦匠，却有一个制陶工。

“我们的森林人需要陶器，”海克说，“拉凯年纪越来越大，把我送到她那里去吧。”

“聪明的选择。”婶伯母们赞同地说，“这么多年来，这是你第一次为家族着想。”

海克去了拉凯的房子，和她住在一起。这里大部分房间是空的，里面只有陶器。空气中飘浮着灰尘，地面上是一块块黏土。这个年老的制陶工总是与这些材料打交道。“年轻的时候，我到处寻找合适的泥土，”她说，“但现在我要做的事太多。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做这种工作没有坏处。如果愿意的话，你去找吧。但是你要记住，再过一年、两年或三年，我可能就不在了，再也没法子教你了。”

于是，海克开始寻找制陶的泥土。她是一个爱整洁的孩子，但是她记住了拉凯的警告，学习得很认真。她喜欢上了制造陶器。今天的制陶工可以从手工艺商店买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很多制陶工都这么做。但是在过去，每个制陶工都必须挖掘自己需要的泥土。

拉凯是在一个贫穷的城镇工作，她为陶器上釉的时候并不使用特殊的矿物。“这些又不是富有的女族长喝水用的精美杯子，”她对海克说，“这些是花盆。普通的釉色就可以了，使用我们这里能找到的矿物就可以了。”

于是，海克又一次发现自己拿着锤子和铁铲走在外面。她喜欢这种准备工作：挖掘泥土，从基岩中砸下矿物。研磨工作虽然不容易，感觉却很不错。研磨的时候，她喜欢手里湿土的黏滑感。这时的海克还不知道，这些黏土在她手里时几乎像液体一样跟她那些有关石头的问题密切相关。

陶轮上塑形却很不容易，使她很受挫折。当拉凯年老的手指触到一块黏土时，它就会变成一个陶器，就像春天里植物从地面上生长起来一样，完整，完美，在海克看来几乎没费力气。但是当海克学着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却不成形。

“我就像一个玩泥巴的小孩儿！”

“要有耐心，多多实践。”年老的拉凯说。

海克认真听着。渐渐地，她学会了如何制陶，如何把陶器放到拉凯在房舍后面建造的窖中烧制。她的第一批作品并不好，但她还是保留了几个，用来装她心爱的石头。有一块红铁矿石，研磨之后，它可以制成闪亮的黑色釉料。其他都是化石：贝壳、奇怪的海洋生物，以及翅膀上有爪子的鸟。

故事讲到这里，理解海克所说的语言中的“制陶工”是很重要的。和我们的语言一样，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制造陶器的人。但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指把东西放进陶器的人。海克仍然在学习制造陶器，但她已经是一个把石头和骨头放进陶器里的人。这可不是一件琐事，而是科学。永远不要低估分类的重要性：任何知识的基础都是事实，而未经整理的事实是没有用的。

几年过去了，海克学到了老师的技能，可她的作品仍然缺少拉凯的优雅。

“这是因为那些悬崖，”老制陶工人说，“还有你从悬崖上带回来的石头。它们进入了你的灵魂，你在努力用泥土重现它们。我向植物学习制陶，植物是高雅对称的。但是你”

海克的一个陶器正在陶盘上：一个矮粗的东西，表面粗糙，有着不对称的把手。起初，这样的东西是由于缺少技能偶然产生的，但她后来发现自己喜欢稍微歪斜的作品。她制作了一种无色透明的釉料，涂在罐子上海克突然意识到，它的效果就像水漫过岩石表面一样。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拉凯说，“我们都是向周围的环境学习。假如你想做一个模仿石头的陶工，很好。石头和骨头假如你发现的那些东西真是骨头的话。石头、骨头和贝壳，向什么学都行。”

老制陶工蹒跚着走开了。海克想，她是否应该打碎这个陶器？喜爱悬崖和悬崖所包含的东西，这有什么错吗？拉凯已经告诉她并没有错。她得到了老制陶工的允许，可以做自己的东西。在突发的灵感中，海克在陶器上画了一个动物。它的头像一把锤子，两侧都有巨大的复眼就在锤子两边的击打面上。长长的身体有体节，每段体节都有一双腿。最后的体节上是两条鞭子一样的尾巴，比这只动物身体的其他部分加起来还长。没有任何来自遥远地方的旅游者向她形容过这种动物，那些吹牛说大话的人更没有。然而在岩石中，她经常会发现这种动物，它处于悬崖比较低的岩石中，海克把这种岩石命名为“深灰色下层岩石”。

这是女神的一个玩笑吗？大多数动物遗体都已遭到破坏，只有仔细观察、寻找，她才能发现完好无缺的样品。她认识的人都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难道是女神建造了这个悬崖，并在里面放上动物遗体，以此愚弄图沃·海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海克看着自己的画作。这个动物的身体稍有点扭曲，它的两条尾巴分别伸向两边，它像是个活物，似乎要从她的陶器上爬下来，游人图沃港。女孩呼出一口气，她的心在快速地“怦怦”跳动。这里面包含着真理，她所画的这个动物一定曾经存在过。也许它仍然生活在海洋中某些遥远的地方。（她是在贝壳之中发现它的，它的家一定是在海洋中。）她拒绝相信这种动物的存在是一个偶然。多年来，她一直在混合、揉捏、旋转和摔打泥土。像这样的东西决不是偶然出现的。认为女神做事不加思考是对神的不敬。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不可能是神明随意投下某种物质产生的，也不可能是经她手指无意识地揉捏产生的。海克拒绝相信这种动物是一个玩笑，因为女神还有比玩笑更好的事情要做。另外，这种动物虽然奇怪，但却蕴含着一种美。女神很幽默，而且通常没有恶意，为什么她要制作这样一个复杂而可爱的虚假之物？

海克在陶器的另一侧也画上了这个动物，姿态稍有不同，然后烧制、上釉。釉料清澈而不均匀，就像一层水，漫过这个深灰色的陶器。

你也知道，在世界上的有些地区，假如血缘关系足够远，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允许的。比如第三个大洲的有些巨大家族可能有五万或十万人，这些家族认为，近亲结婚当然是不合适的，但与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的堂表兄弟姊妹成为爱人却无可厚非。不过，海克的家族并没有居住在这样的地区。他们的家族这么小，住得又这么近，他们没有远亲。

由于这种原因，直到海克二十岁乘坐商船来到祖古尔卖陶器的时候，她才初次尝到了爱的滋味。

这是一个远离海岸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市场。海港在岛屿朝向陆地的一面，以避免海上来的风暴。这里有木制的仓库和码头，斜坡上一排排建筑物由木头和灰泥制成，大多数灰泥被涂成黄色和浅蓝色，木头被涂成深蓝色和红色。到达这里的时候，海克想，这真是个色彩绚丽的城镇，而盆栽植物会给它增加更多的色彩。人们站在阳台和屋顶上，站在门口，站在街道的楼梯上。这是个销售拉凯和她自己作品的好地方。

事实上，在一位被派来此地销售图沃其他产品的年长森林人的帮助下，她的陶器卖得很好。

“我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你的老师，小姑娘，一句批评都没有。”他告诉她，“但你的陶器和我的树太相称了。我的树木是这么精美艳丽，而你的陶器则粗糙简朴。看！”他指着一棵开花的火焰之冠小树，它被栽种在一个粗矮的黑陶花盆中，“丑陋中的美丽！黑暗中的光明！你会为我们的家族赚大钱！”

可她并不认为这些陶器丑陋。陶盆上是贝壳的浮雕，覆着釉彩。贝壳是一个系列，来自图沃悬崖的不同地方，彼此明显是有关联的。在她最初发现贝壳的地方，贝壳只有简单的一圈螺旋。往悬崖上方走，贝壳的螺旋增加了，形状也更加复杂。陶器上也表现了这个过程。贝壳按照顺序排成一圈，最后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锥形贝壳，排在它花纹简单的祖先旁边。

海克想过这个过程吗？她已经理解了进化吗？可能还没有。不管理解与否，反正她没有对自己的亲戚说起。

那天夜晚，在一家小酒馆里，她遇到了一个从索格来的水手，一个又高又瘦的傲慢女人，她身体的毛发剃成花纹，白色毛发和露出来的黑色皮肤相映成趣。她们边喝海林酒边聊天，那个女人抚摸着海克的胳膊，对她的红色皮毛惊叹不已。“它和你的绿色眼睛这么相衬。你很年轻，你和外国人做过爱吗？”

“我从来没做过爱。”海克说。

这个女人看上去很感兴趣，她说：“你不可能那么小。”

海克解释说，她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连附近的城镇都没去过。

“我一直在学习制陶。”那个索格女人喝下了更多的海林酒，“我愿意做第一个。有兴趣和我做爱吗？”

海克考虑了一下这个女人，她的样子很有异国情调。“为什么你要把毛发剃去？”

“我的国家天气非常热，我们也乐意看上去各有特色。其他人可能愿意像城里人似的，全都是一个模样。可我们不愿意！”

海克打量了一下房间，看到了其他索格女人，发现她们的毛发都剃成相同的样式。但她还年轻，加上出于礼貌，她没有指出这个显而易见的现象。

她们走向这个索格女人的船，船系在船坞上。甲板上还有其他情侣，都是女人。

“我们的船员中有几个男人。”她的性伙伴说，“他们都上岸找情人去了，到准备起锚时才会回来。”

海克后来想，这种经历很有趣，虽然她从来没想到第一次做爱是在一条外国船上，周围是其他发出各种动静的情侣。这使她想起了在浅滩中产卵的鱼。

“你看来很喜欢做爱，”这个索格女人说，“可你为什么这么不爱说话？”

“我的亲戚说我是个喜欢沉思的人。”

“你不该是那样的人。你有像火焰一样的红色皮毛，你这样的人应该燃烧。”

为什么？海克想，然后就睡着了，梦见自己在和一个年老的女人说话，这个女人穿着一件简朴粗糙的束腰上衣，双脚沾满泥浆，手上的指甲没有修剪，长长的指甲像爪子一样从手指尖向下弯去。指甲盖里很脏。这个老女人说：“假如你是一头动物而不是一个人，你会与一头雄性动物交配，你会由于性欲而不是繁殖协定生下孩子。繁殖，繁殖，繁殖无处不在，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你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人类才会思考性交这件事，只有人类才会精心安排繁殖计划。”

黎明时，海克醒了，记起了这个梦。那个老女人似乎是某种使者，但她要传达的信息却让人难以捉摸。海克和索格女人吻别，她穿上外衣，蹒跚着走下跳板。周围的空气又冷又湿，她在浸着露水的木板上留下了脚印。

她又和这个索格女人睡过几次觉。后来这条外国船起锚了，海克的情人离开了，只留下一根贝壳项链。

“还会有其他的女人使你燃烧，”她的情人说，“但我是第一个，我想被记住。”

海克收下项链，向她道谢。然后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在这个岛屿的山丘间四处漫游。这里的石头是深红色的沙石，里面似乎没有化石。这以后，她和亲戚们乘船向北方驶去。

从那以后，海克做了安排，让自己每年都能出门旅行几次。假如船上的水手是女人，她一上船就开始寻找情人。如果水手是男人，她会在船到达一个海港之后再寻找。有时候她只找一个情人。有时候，她会换情人，或者加入一个小组。她童年时代的绰号早就被大家忘到了脑后，但现在又提起来了，不过现在她被称为“火焰”，而不是“火焰之冠”。她是一团火焰，不需要别人点燃，自己就可以燃烧。

“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感情，”一个情人对她说，“对你来说，这些只是性。”

这是真的吗？她对拉凯和家人有感情，对跟泥土和石块打交道的工作有激情。但对这些女人呢？

据我们所知，与女人相比，男人是更加炽热和忠诚的情人。他们会围绕着感情建立自己的生活，而大多数女人虽然喜欢她们的情人，却仍然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他们。当然，分手不像现代社会这么快。到了现代社会，分别也越来越无所谓了。这都是因为现代的旅行工具速度越来越快一一假如情人们愿意付飞机票，一年里他们可以相聚五十次。

海克享受着性和她的性伙伴，但她离开后却毫不后悔，她的灵魂并没有被触动。

“因为火焰只在你那些隐秘部位燃烧。”另一个伙伴说，“你的头脑并没有燃烧。”

二十五岁的时候，她的家族决定让她生育。她无法拒绝。假如图沃人想要延续下去，每一个健康的女性都必须生孩子。经过讨论之后，几个年长的女人去了祖古尔，对方同意签署一个繁殖协议。海克不愿意让后来发生的事情留在记忆里。从祖古尔来了一个年轻男人，和她们的家族住在一起。他们交配，直到她怀孕，这个男人随即带着礼物回去了。大部分礼物都是她和拉凯制作的精美陶器。

“我的制陶场里不能有小孩。”拉凯说。

“我会把孩子给我的亲戚抚养。”海克说。

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婴，孩子长着茶褐色的皮毛和明亮的绿色眼睛。海克看着她们，突然想自己抚育她们。但这种想法只是一时兴起，是生育的精疲力竭、生育之后的如释重负导致的一个念头，一会儿就过去了。她还不具备母性，她更想要的是石头和陶器，而不是孩子。一位堂姐妹带走了她们，她是一个家境宽裕的女人，有三个自己的孩子，

“五是个幸运的数字。”她对海克说。

似乎真是这样。这五个孩子都像星花树一样健康成长。

海克快三十岁的时候，拉凯死了。在最后的年月里，这个老制陶工变得糊涂了，开始在她的房子外面游荡，寻找泥土或者早已淹死的亲戚早在十年前，她就已经把挖掘泥土的工作交给了海克。冬天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她又出去了。最后发现这个老女人的时候，她已经全身湿透，冷得直打哆嗦。后来她开始咳嗽，不久就死去了。海克继承了制陶场。

到这时，海克已经树立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坚实而粗矮的陶器，上面画着奇怪的生物。有时候，陶器的把手也被塑造成奇怪的生物：翅膀上有爪子的鸟，或者像花朵一样的节状动物。海克发现，有些动物成了化石以后仍旧抓住它们的猎物不放。大多数情况下，猎物是小鱼。这样看来，这些生物就应当是海洋中的食肉动物。但她的顾客认为它们是花朵很奇怪的花朵，花瓣像虫子一样。“你的想象力多么丰富啊！”

把手也经过雕塑的陶器都是精制品，用来栽种昂贵的小型植物。但她的大部分作品则巨大而坚实，没有会断裂的把手。她的釉料仍然像以前一样普通：无色或黑色。

她是一位制陶大师了，她的作品在海岸地带已经小有名气，但她仍然在继续搜寻化石。她在老师的房子里放满了架子，架子上放着各种石头。海克为每一种生物起了名字，并用一枝铅笔把名字以及发现这种生物的地点写在架子边缘。她举着灯笼在房间里巡游，在昏暗的光线下，她看到了演化的历史，并且理解了她看到的东西。化石像这样分门别类摆放得有条有理，她怎么会看不出来？

第一个架子上放的是贝壳和有模糊压痕的石头，压痕可能是海草，然后是有着众多肢体的动物，然后是陌生古怪的鱼类，最后是有四肢的动物，形状也很奇怪很有可能是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

海克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知道泥沙在一定的环境中可以变得很坚实，这些生物可能是受困于海洋里的淤泥或陆地上的沙砾，最后变成了石头。其间的过程她还不能理解，可能就像把黏土放在窖中烧制一样动物消失了，很可能是腐烂或被烧掉了，最后会留下印痕。如果石头中的空隙被渗入的液体填充，液体沉淀以后，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东西。那个翅膀上有爪子的鸟就只有一个印痕，而大部分贝壳化石却都是固体。

是不是她太聪明了？像她这么大年纪的人能推导出这样的理论逻辑吗？

原因是她懂得泥土、铸模，还知道水中悬浮着矿物质。她的村子里有些人使用灰泥建房子，附近村子里有人用蜡进行浇铸。

所需的信息都在这里。但是除了海克之外，没有人用这些信息来解释在图沃悬崖中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她的亲戚很少留意这些化石，他们也没有好奇心，他们不会收集化石，贴上标签，在夜晚巡游，观察这些石头并进行思考。

生命随时间而改变。最初的形态非常奇怪，然后不那么奇怪了，最后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在悬崖顶部埋藏的有些动物至今仍然还可以看到活的样本。所以，产生化石的过程仍然在发生，或者只是最近才停止的。

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镇上的老年人说物种没有改变。据海克所知，传说中也没有说以前的动物跟现在不一样。当然，怪物的故事还是有的。但没有关于奇怪的贝壳和鱼类的故事。所以，物种改变需要的时间肯定比人们的记忆更长久。

想一想她了解到、想象到的东西！一个有漫长历史的世界，动物在改变，在消亡。她感到恐慌！她自己的家族会不会也同他们所熟悉的鱼和植物一起消亡呢？她的家族很小，很不稳定。可能所有的生命都不稳定。

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她在悬崖顶端俯瞰图沃城。下面的房子看起来非常遥远，无法企及。她周围什么都没有，一片空旷。（她的身后是森林，她没有转身。）在她身边是一个老女人，她长着白色的毛发，有一双肮脏的脚。“你已经走了很远了，”她说，“也许你应该考虑回去。”

“为什么？”

“你所做的没有意义，没有人会相信你。”

“相信什么？”“那些关于我的生物的事情。”

“你是女神？”海克问。那个女人点点头。

“可你怎么一点儿也不光彩照人？”

“拉凯光彩照人吗？她在泥土中工作，我在物质中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干干净净、轻轻松松的。还有，我需要以形象打动别人吗？”

“事物真的会消亡吗？也许它们仍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些地方？”“我不会回答你的这些问题，”这个老女人说，“你自己领会存在吧”

“你建议我不要再想了吗？”

“我从来不给出建议。”女神说，“我只是告诉你，没有人会相信你关于时间和改变的看法。啊，可能有一两个人会。你可以使一些人相信，但明智的人会取笑你的。”

“我应该介意吗？”海克问。

“这是个问题，不是吗？”女神说，“但我刚才说过，我不提出建议。”

然后她消失了，海克跌落下来。她在拉凯屋里的床上醒来。星光在窗外闪烁，却并不能给她安慰。

她想了想这个梦，然后决定去旅行。可能她的问题是缺少性生活。她把最好的陶器和一些大盘子用稻草包裹着装在柳条篮里。有些陶器很普通，但大多数上面都画着奇怪的生物：翅膀上有爪子的可爱的鸟、有很多腿的甲虫、披着盔甲而不是鱼鳞的鱼，以及头上有独角的四足兽。

一只船停靠在图沃，它要去北方。海克上了船。船上的水手是个巴特宁女人，所以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她有很多性生活。但是她仍然感到孤独和恐惧，似乎她站在深渊边缘，周围和下面没有任何东西。

她在一个海港下了船，这里住着麦斯人族。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家族。虽然他们有一个海港，但大部分人是农夫，他们种植谷物，干制水果。出口这些产品。这里也制造上等的海林酒。

她的陶器在麦斯市场上卖出了很好的价钱。这时她已经很有名气，被称作“制作奇怪动物的陶工”，或是“喜爱贝壳和骨头的陶工”。“你亲自到这里来了，”她的顾客说，“真是太好了！两个著名的女人同时在镇里！”“另一个是谁？”海克问道。“演员戴泊尔。她的剧团刚在这里演出了几场。她们现在正在休息，然后要继续巡演。你一定要见见她。”

那天晚上，她们在一个小酒馆里相遇了。海克被几个顾客簇拥着，她们是深色毛发的中年女人。在屋子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几个深色毛发的麦斯女人围着另一个人，她高挑苗条，宽肩膀，毛发是银色的。人家为她们作了介绍。演员站了起来，在灯笼的光照之下，海克可以看到她银色的毛发上有黯淡的小斑点。婴儿时期的斑点在成人身上很难见到，但有一些人却保留下来了。

“你真可爱，”这个演员说，“红色毛发在这个地区很少见。”

海克坐了下来，告诉她自己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以及她是如何在图沃镇长大的。说完以后，她看到麦斯女人都不见了，只有她和戴泊尔坐在桌子旁，旁边是燃着的灯。发生了什么事？“海克问。你是说别人吗？大部分人都知趣地离开了。不知趣的那些是被我的人打发走了。”“我没注意到这些。”“我认为，”戴泊尔说，伸伸腰，“你不太注意自己兴趣以外的事情。麦斯人已经给我们租了一所房子。”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到那里去呢？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在那里再喝点海林酒，多谈一会儿不过我刚才一直在想你不穿衣服是什么样子。“

她们去了那所房子，并肩走在黑暗的街道上。院子里种满了树，星光照耀下，她们在院子里做爱。戴泊尔从房间里取出一些毯子和枕头，让她们感到舒服些。”我一生里睡在硬地上的时间太多了。“这个演员说，”所以只要有可能，我就尽力避免不舒服。“然后，她那双手开始动作，她的嘴不像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女人的嘴，似乎是某些传说中的精灵的嘴。海克想，一个满足愿望的精灵。一个使人快乐的精灵。

制陶工积极应和。没有人能和戴泊尔的做爱技巧相比，她也不例外。但这个演员的声音显示出满足。最后，当她们停下来时，演员的双手放在头后部，看着星星说：“你能给我一个陶器吗？”

“什么？”海克问。

“我以前见过你的作品，我想要一个作纪念，记住你。”

火焰终于开始燃烧。海克站起来，看着身旁这个修长的浅色形体，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只有今天晚上吗？”

“我签了协议，”戴泊尔说，“已经定下明天早晨乘船离开了。演员没有固定的生活，海克。我们也没有固定的情人。”

海克的感觉就像在梦中，在向下沉。但这一次她不是在自己的床上醒来，而是在麦斯的庭院里。

女神是对的。她应该放弃困扰她的问题。没有人会关注她在悬崖上发现的东西。他们关注她的陶器。但是她可以离开陶器一段时间。

“让我和你一起走吧。”她对戴泊尔说。

演员看着她，“你是认真的吗？”

“自从十五岁之后，我再也没做过别的，只是在制陶，收集我喜欢的石头。十五年了！我必须要做的都是什么？陶器，更多的陶器！石头，更多的石头！我愿意有些冒险经历，戴泊尔。”

演员笑了，说：“我一生中做过很多愚蠢的事情。现在我要再做一件。来吧，加入我们吧！”她把海克拉到身边亲吻起来。她的舌头是多么奇妙啊！

第二天早晨，海克到她的船上收拾自己的东西。她把物品装在一个篮子里。旅行的时候，除了陶器，她从来不多带东西。现在陶器都卖光了，钱装在一根腰带里，沉甸甸地缠在她腰上。

海克来到海港女管理员那里。在这个女人的小房子里，她给亲戚写了一封信，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她为什么没有回家。

“你肯定这是个好主意吗？”女管理员问。海克把信卷起来放进信管，用蜡把管子封好。

“是的。”海克告诉女管理员。这封信将被下一条船带到南方去。她把自己一半的钱留给管理员，图沃人会从她这里取走的。

“这是个愚蠢的计划。”海港女管理员说。

“你恋爱过吗？”海克问。

“我很高兴告诉你，我没有陷得这么深。”

海克正要开门，又停了下来。房间窗子开着，海克被一束光线照亮，红色的毛发像火焰一样闪亮。她的眼睛清澈碧绿，就像海浪的颜色一样。啊！海港女管理员想。

“我三十二岁，直到昨天晚上才开始恋爱。”海克说，“我最近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孤独的所在。”她把篮子搭在背上，向戴泊尔的房子走去。

一个奇怪的女人，海港女管理员想。

演员们的船乘着中午的潮汐离开，海克和她们在一起，站在甲板上，在她的新情人旁边。

讲到这里，需要描述一下戴泊尔。海克遇到她的时候，她四十岁，是第一个职业女演员，也是第一个组织女性表演团的人。她早年生活很艰难，但现在已经成名，并且有了自信。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也是优秀的剧作家。她写的一些作品流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只是一些片断，那些话语仍然像钻石一样闪亮，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褪色。

戴泊尔是她的艺名。她真正的名字是海沃·埃尔，她的家乡在海沃岛，是南大陆东北角的一个海岛，她很少回去。大多数时间，她和她的表演团在东部海岸来回巡演，有时候甚至去伊汀那种遥远的南部城市，她在那里有很多朋友。

现在她们要往南部去，本来可以带着海克的信件，但是海克不知道这些。她们的船是一艘很快的商船，直接驶往胡镇，中途不停留。她们向东部驶去，只有当船驶到浪尖时才能看到一条细细的黑线海岸，其余的时间，她们是孤单的。派萨鱼在船头成群游动，海鸟一路跟随着她们。

海克很熟悉这些鱼，虽然以前她从来没有看到过活着的派萨鱼。当圆滑的鱼背露出水面时，它们呼气的声音是如此响亮。哇！哇！然后潜下水去，长长的尾巴像插入水中的刀子一样。它们还有一个名字：蓝鱼。这个名字来自它们皮肤的颜色。死亡和制革的过程都不能使这种颜色黯淡，派萨鱼皮革是很有名的奢侈品。

“我曾经有一双派萨皮靴。”戴泊尔说，“皮靴破了无法修复，一位富有的女族长就送给了我。我曾在演戏的时候穿，直到它们变成碎片。你真应该看看我装扮成武士，穿着那双靴子昂首阔步的样子。”

几年前，一条死去的派萨鱼被冲到图沃海滩上，他们都去看：他们的亲戚在淹死以前曾经捕捞过这种深海动物。它有一个大块头的女人那么大，长着四个鱼鳍，一条像海藻一样的尾巴，软绵绵地躺在鹅卵石海滩上。图沃族的一个老年男人用刀子把它切开。大部分女人都回去了，但是海克留下来继续观看。它的肉是紫红色，像陆地动物的肉。骨骼很大很重。她也去摸了一下它有名的表皮。皮肤不像一般的鱼那样粘糊糊的，也没有鱼鳞。虽然海克的亲戚已不再出海，但她还是知道有些鱼是没有鱼鳞的。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鱼鳍。她请求那个老年男人给了她一块后鳍。鱼鳍很小，几乎没有肉，上面的皮革也没有什么用处。“拿走吧，”年长的亲戚对她说，“不过你的好奇心不会带给你什么好处。”

海克把它拿到老师的房子里，放到后面一间拉凯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屋子。这里有她的化石，还有其他物品：一副几乎完整的鸟的骨骼，一些小动物的头骨，以及从图沃海滩找到的贝壳。她把鱼鳍放在桌子上，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把它切开，里面是五排长而窄的白色骨骼，隐藏在蓝色皮肤和紫红色的肉里。

她把它们洗干净，按原样摆在桌子上。两排靠外的骨骼比较短，大拇指她可以这么叫吗？很短，中间的三排骨骼长一些，是弯曲的。很明显，它们是鱼鳍的框架结构。最外面的骨骼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女神在一只海洋动物的鱼鳍中隐藏了一只手？

“啊，”戴泊尔听了海克的故事之后说，“你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吗？”

我不知道。“海克说，她害怕谈到她的理论。她能确定什么呢？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实。从这些东西里，她得出了一种关于时间和改变的可怕观点。

在她们旁边有一条派萨鱼浮出水面呼气，斜着身子看她们，咧嘴露出了尖利的白色牙齿。

拉凯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相似和一致。女神是一个重复者。人们总是这么对我说。”

女神也喜欢开玩笑，“戴泊尔说，”也许她觉得这么做挺有趣，鱼和陆地动物的某些部分很相似。“

“可能吧。”海克用一种怀疑的腔调说，“我晾干了鱼鳍上的皮，做了一个袋子，但是我却无法用它，似乎这么做是不道德的，是错误的，似乎我是在用一个妇女手上的皮装东西。所以，我把派萨鱼的骨头装进袋子里，把它们放在我的一个架子上。然后我做了一个陶器，画上派萨鱼。那个作品不好，那时候我不知道活的派萨鱼是怎么游动的，但现在我可以再做一个陶器了。”

戴泊尔抚摸她肩膀上的红色毛皮，“像火焰一样，”这个演员温柔地说，“你燃烧着好奇心，还有寻找真理的欲望。”

“我的亲戚说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女神赋予我们想象、疑问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演员说，“假如她不想让我们使用这些能力，为什么她要这么做？我思索的是人的行为，你思索的是岩石和骨头。对我来说，这两种活动都是我们的职责，也都很有趣。”

戴泊尔的声音显得很开心，这让她感到不舒服。在图沃，自从那次淹死事件之后，人们都是忧郁的。他们并不想让孩子们远离这个世界的快乐，但他们失去了这么多，他们变得害怕，虔诚的顶点就是对神明的恐惧。

船继续向南方行驶，远远地把图沃海岸抛在后面。这段时期，海克全身心沉浸在爱情中。她被爱情击中了！她什么也不想，脑子里都是戴泊尔的身体：对于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来说，她的四个乳房特别大，修长的四肢，突起的乳头和“下部深灰岩石”的颜色一样，还有这个演员两腿之间的部位，那是一个快乐的洞穴。海克能用泥土做出一个乳房形状，做成一个有盖的陶器，盖子的把手处是一个乳头。但是她如何做出那隐藏的部位？如何做得出戴泊尔的嘴唇和金黄色的舌头？不可能，再说现在也没有陶窖。现在最好不要想陶器场的事情。

她们经常做爱，通常是在甲板上，在闪烁的热带星空之下。她被爱情灌醉了！爱情让她发狂，而她任由自己发狂！

从祖古尔岛向南行驶五天之后，船向西部驶去。她们进人胡镇一个宽阔的海港。这时候已经看不见派萨鱼，鸟儿变得更多了。在蒙蒙的雨雾中，出现了一条绿色的低低的海岸线。

海克和戴泊尔在甲板上向前看，海克看到了胡镇：白色和蓝色的建筑物，红色和绿色的房顶。渔船排列在海港码头上。船上卷起的帆，有红色、白色、绿色和黄色的。“一个色彩绚丽的地方。”

“这就是南方。”戴泊尔赞同地说。她像往日一样可爱，倚靠在船栏杆上，看起来很高兴，“北方的人称他们是野蛮人，不够文雅，不能体会事物的微妙之处。但戏剧不是微妙的。”她举起一只胳膊，又落下来，几“戏剧是正在挥下的剑刃，是愤怒和疼痛的呐喊。假如没有到过南方，我就写不出我的这些剧本。”

她们把船系在渔船之间，正午的渔船里空无一人。图沃·海克随着表演团上岸了。她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远的南方。街上的人穿着色彩艳丽的束腰上衣和打褶的短裙。她们的体形也很陌生：宽阔的胸部，粗短的四肢。这里的妇女要比北方女人个头高一些，比本地的男性高出一个头。每个人都长着灰色的毛发，一路上有很多人瞪着海克看。

“我可能会失去你。”戴泊尔觉得很有趣。

“她们很丑。”海克说。

“只是长得和我们不同，亲爱的。习惯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她们好看了。”

“你在这里有情人吗？”

戴泊尔笑道：“很多。”

她们的目的地是一个有院子的旅馆。院子里有盆栽的树木：天空花树、星花树，还有一种海克不认识的树，长着银蓝色的叶子和带褶边的艳黄色花朵。有几个花盆是拉凯做的，一个是海克制作的，是她的早期作品，还不算差。海克把它指给戴泊尔看。

店主出现了，她是个大块头女人，长着像树干一样的四肢，还有四个巨大的乳房，几乎要撑破她的马甲。“我最好的顾客！”她喊着，

“你会在这里演出吗？”

“很可能会。海克，这是胡·阿齐兹。”戴泊尔把一只手放在海克的红色肩膀上，“这个美人是我的新情人，陶工图沃·海克。她放弃制陶和我一起旅行，直到我们彼此厌倦对方为止。”

“永远不会厌倦的！”海克说。

“你在图沃镇制作的东西棒极了！”店主说，“我有一个邻居，他说北方人没有什么好东西，而我回答说，有戴泊尔、陶器和花树。”

她们走进公共休息室，围坐在桌子前。一堵墙上有一个泥制壁炉，里面烧着木柴。旅馆主人带来一个很大的金属碗，里面盛着果汁混合的海林酒。她把一根铁棍放在火里烧，随后把烧红的一端放进盛满液体的碗中。液体腾出蒸汽，嘶嘶作响。然后，旅馆主人开始给大家倒酒。海克表示感谢，她用双手捂着热杯子，吸着芬芳的蒸汽。我远离家乡，在陌生人中间，现在正要喝这种叫不上名字来的东西。她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这种酒很容易喝醉。”戴泊尔警告说。窗外，雨落到庭院中，花盆中的树在颤抖。我很高兴，海克想。

那大晚上，她躺在戴泊尔的胳膊中做了一个梦。那个年老的女人又出现了，这次她的双手双脚很干净，“存在是为了享受。要永远记住。”

“你为什么杀死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海克问。

“杀死她们的是一场暴雨。你认为每阵风都是我的呼吸吗？你认为是我的双手捏碎了甲虫，把鸟儿从天空中拉下来？”

“为什么你创造会死的东西？”

“你为什么用黏土做陶器？你的所有陶器迟早都要碎掉。”

“我喜欢这种材料。”

“我喜欢生命，”女神说，“还有改变。”

第二天，海克帮助演员们在码头附近一个仓库里搭建起舞台。仍然在下雨，她们无法在室外表演。这个表演团很大：有十个女人，都来自北方城镇。其中，五个人是团里的正式成员，三个是学徒，另外还有一个木匠和一个服装师。需要的时候，后两个人会做些杂活。她们互相协作，轻松熟练。只有海克笨手笨脚，需要别人告诉她做什么。“你能学会的。”戴泊尔说。

上午，戴泊尔不见了。“去写作了。”木匠说，“我看得出来她在思考。这些南方人喜欢粗鲁的戏剧，我们一般不演那种戏剧，除非到了这里。你可能以为他们喜欢英雄剧，你也许会想象他们中间有很多真正的英雄。其实不是这样，他们想要的是有很多阴茎的喜剧。”

海克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们在旅馆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因为要演出，所以不能吃得太饱，然后她们冒雨回到仓库。舞台周围沿墙点着一圈灯。在黯淡的灯光下，可以看到这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油味、潮湿的毛发味道和激动的情绪。

“演出的事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戴泊尔说，“你站在一边注意看。”

海克照她说的做了：斜靠着边墙，站在一盏闪着黄光的灯下。她很少考虑自己的外表，所以没有想到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她红色的皮毛和绿色的眼睛在闪光，观众中的半数女人都想和她做爱，半数男人都希望她是男性。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怎么还会这么不通世事？这都是因为那次“淹死事件”使图沃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家族，而海克在这个家族中生活得太久，另外，她思考得也太多了。

戴泊尔的新剧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结束后，人们过来和主要演员交流。海克则帮助木匠和服装师清理场地。“伊汀·泰因，”谁？“海克问木匠说，”我不知道他在城里。“把一个面具放进盒子里。”那个瘸腿男人。“

她向四周张望，看到一个矮小的人瘸着腿向舞台走来。他的毛发是灰色的，肩部和脸上的毛发变成了银白色。他的一只眼睛不见了，但没有戴眼罩。

“他是伊汀族级别最高的战争首领，”木匠说，“他们是这个地区最危险的家族。戴泊尔叫他的母亲‘婶伯母’。你像我一样觉得他很吓人，对吗？不过，瞧瞧他母亲的模样吧，那才真正吓人呢！”

戴泊尔被崇拜者包围着，那个男人无法接近她。他喊着木匠和服装师的名字，和她们打招呼，却没有直视她们。海克想，这个人还挺有礼貌的。

“考克瓦和你在一起吗？”服装师问道。

“他在南方，在冷海岸的野蛮人中间。我派了一些人保护他，以防那些野蛮人不喜欢他的喜剧。我可以问一下你旁边这个人是谁吗，这不会无礼吧？”

服装师说：“这是陶工图沃·海克。她是戴泊尔的新情人。”

这个男人抬起头来，显然吃了一惊。海克看到那只深陷进去的眼窝，另一只完好的眼睛是蓝色的，像正午的天空一样闪亮。瞳孔在昏暗的光线下扩张，仿佛眼睛中间的一块锈斑。“制作奇怪动物的陶工。”他说。

“是的。”海克说，她很惊讶，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有人知道她。

“世界充满了巧合！”这个战士告诉她，“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巧遇！去年我买了你的一件陶器送给我的母亲。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但她喜欢那个陶器的质地。她尤其喜欢触摸你制作的那个动物把手。翅膀上有爪子的鸟！多么好的主意！它们能飞吗？”

“我想它们可能不会飞。”海克说。

“这种鸟存在吗？”战士问。

海克停了一下，思忖着。“我发现了它们的遗体。”

“你没有回答。这个世界充满了两件事，那就是：巧合和怪异。”他向戴泊尔望去。大部分崇拜者已经离开了，“抱歉我要离开一会儿，我想把考克瓦的消息告诉她。他们彼此刚刚错过了。他的船两天前刚刚离开，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本来我打算骑马回家，但是我马上又听说戴泊尔到了。”

他瘸着腿走开了。

“他和考克瓦是情人，”木匠说，“然而考克瓦生命中真正的爱人是演员彭瑞格。彭瑞格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很不好。他和戴泊尔的亲戚住在海沃岛，考克瓦仍然在旅行。男演员的生活和女人一样乱七八糟的。”

海克已经把演出中用的所有面具放到了一起。她发现，派萨鱼的面具是新的。蓝色的油漆仍然有些黏，面具用布和胶修改过。

“我们有一些空白面具。”木匠说，“只要戴泊尔有了一个新主意，我们就可以画上新的动物。”

“这样的事我可以做，”海克说，“制作面具，喷漆。”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木匠和服装师，“除非这些工作是属于你们的。”

“我们什么都做。”服装师说，“假如你和我们跟在一起，你会发现你也会登台表演。”

他们把每样道具包起来，然后回旅馆的公共休息室里喝海林酒。伊汀人的首领也和她们一起去了旅馆，他的酒量大得惊人。他不断地去小便，但从来没有明显的醉意。巧合这个想法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谈起战争中的一些巧合，有些巧合对他有利，有些则有害。

曾经有一次他去攻击瓜族人，在半路上遇到了对方的部队，对方正是来攻击伊汀族的。“我们都选择了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们都在同一条山路上，互相瞪着，张大了嘴，然后开打。”他把海林酒倒在桌子上，画出双方部队的部署，“双方的处境都很糟！没有一方有优势，没有一方有比较好的退路。我知道我必须赢，后来确实赢了。但我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个兄弟，很多瓜族战士逃跑了，所以我们无法再奇袭他们的住处。这是一次糟糕的经历，由于巧合产生的。毫无疑问是女神一手造成，让我们无法完全施行原定计划，一个好的首领必须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想法。”

离开的时候，他虽然瘸着腿，但步伐却很稳健。戴泊尔说：“我曾经对自己发誓：有一天我会把他写进剧本中。真实的英雄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必须从头开始，写一个全新的故事，跟他本人不一样。他的生活并不是悲剧。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艰难的选择，他想要的每样东西名誉、亲戚的爱戴、考克瓦的爱都得到了。”

海克想，她也学到了新东西。刚才她并不认为这个男人是一个英雄。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上演了头天晚上那场戏剧。仓库里挤满了人，伊汀·泰因又一次出现在观众中。他观看演出，海克则观察他。他看得聚精会神，不时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上面一个门牙不见了，毫无疑问是在战争中丢失的，就像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灵敏的腿一样。海克的男性亲戚只和森林中的肉食动物搏斗，并不特别危险。如果男人死在森林中，通常是被有毒的小动物咬伤、蓄伤，或是死于事故。老人讲过海盗的故事，但是近百年没有人袭击东北海岸。图沃人害怕的是水和风暴。

海克想，她现在是在南方。在这里，战争还在继续，有些家族消失了，男人被杀死，女人和儿童被收养。如果缺少像伊汀·泰因这样的战士，一个家族不会存活下去。

她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是想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而这并没有什么新意。

演出结束后，首领又一次和她们一起去旅馆。这一次他喝得少一些，问了很多问题。起初问演员们，后来问海克：她的家族具体在什么地方？除了制作陶器，他们还生产什么？

“你打算侵略我们吗？”海克问。

他看上去很震惊，“我是战士，不是强盗，年轻的女士！我只和我认识的人战斗。战争的目的是扩大我们的家族，增加我们拥有的土地。这些只能在我们周边的领土进行，不断向外扩张，接收邻近的土地、女人和儿童。我要确保土地的连续完整，并且如可能的话寻找可以保护我们的天然屏障。只有这样的策略才可以守住领土。”

“他不打算侵略你，”戴泊尔总结说，“你们相隔一太遥远。”

“的确如此。”首领说，“强盗和海盗的策略跟战士不同，他们要的是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土地和人民。在南部也有海盗和强盗，我们也和他们战斗。”

“怎么战斗？”海克问。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去那里杀死所有的男人。问题是，你必须为强盗的女人和孩子做些什么，不能让他们饿死。可是没有家庭愿意接受这样的成员，这很明显。”

“那你们怎么办？”

“收养他们，但把他们分散到很多家庭中，同时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人生育。通常，孩子们长大后还是不错的，经过一代人以后，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性无论是好还是坏就会消失。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工作量巨大。因此，我们只杀死足够多的男人，这样一来，当强盗想再次袭击伊汀的时候，他们就得考虑一下。但我们也会留下足够的男人，以养活那些女人和儿童。”

那个木匠是对的。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男人。

戴泊尔说：“图沃族以森林为生，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木材和花树。海克就是为这些树制造花盆。”

“你有孩子吗？”首领问海克。

“两个女儿。”

“有你这种能力的女人应该有更多的孩子。有兄弟吗？”

“没有。”

“表兄弟？”

“很多。”海克说。

首领看了一眼戴泊尔，“是否可以考虑让一个图沃男人到这里来，使我们的女人怀孕？你情人做的陶器棒极了。我的母亲很喜欢花朵，我也是。”

“那是一个小家族，”戴泊尔说，“住得又很远。和他们签订一个繁殖协议，不会给你带来政治上的好处。”

“主要是因为生活，不是因为政治。”首领说。

“图沃男人不擅长打仗。”海克说，她无法确定是否想和伊汀人建立某种联系。

“你不是说他们是胆小鬼吧？”

“当然不是。他们在野外工作，是森林人和伐木工人。在家族里大多数人淹死之前，他们也曾经在海上航行，这些工作都需要勇气。不过，我们和邻居的关系始终处得还不错。”

“如果没有野心，做做那些也不错。”他咧嘴笑了，“我们不需要培养野心和暴力。我们天生富于这些品质。但是艺术和美丽，”他的蓝眼睛瞥了海克一眼，“不是我们的天赋，虽然我们能够欣赏它们。”

“我知道你很欣赏考克瓦。”戴泊尔说，她的声音流露着愉悦之情。

“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他是我见过的这个年纪最好看的男人。但是几年前，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决定，他不应该为伊汀族留下后代。首先，他从来没提过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家族。假如伊汀人想签订一个繁殖协议，他们该和谁谈呢？我们伊汀人有自己做事的方式！无论如何，表演并不是一项完全受尊敬的艺术。假如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演员，那会给伊汀人的后代留下什么样的品质？”

“你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孩子吗？”戴泊尔说，头向木匠抬了抬，

“而我的这个亲戚有两对双胞胎，因为她的天赋是制造道具。我们不告诉亲戚们她也参加演出。”

“演得不多。”木匠说。

“演得也不好。”海克旁边的一个学徒小声嘀咕。

首领又待了一段时间，和戴泊尔谈他的家庭和她最新的剧作。最后他站起来，“我年纪太大，熬不了通宵。另外，我打算明天一早离开这里回伊汀。我想，你会向我的母亲致以爱和敬意。”

“当然。”戴泊尔说。

“还有你，年轻的女士。”他的一只眼睛转向海克，“假如下次你再来，请为伊汀带些陶器。我会跟我的母亲谈一谈，和图沃人签订一个繁殖协议。相信我，我们是值得拥有的盟友！”

他离开了。戴泊尔说：“我想，他要的是一个长得像你的男人，晚上和伊汀女人过夜，白天就和他在一起。”

“多么繁重的工作！”木匠说。

“没有长得像我的图沃男人。”

“对伊汀·泰因来说，这真是个悲伤的消息！”戴泊尔说。

他们从胡镇出发，和一支商队一起向西向南旅行。演员和商人都骑着斯纳，虽然海克以前很少骑，她对这种动物还是很熟悉。驮货物的动物是彼特尔：这是一种身体巨大、皮肤粗糙的四足动物，头上有三对角：一对向身体两侧生长，一对向前弯曲，剩下的一对向后弯曲。商人们把这种动物看得像斯纳一样珍贵，给它们起了名字，用铜环和铁环装饰它们的角。海克觉得这种动物十分奇特，走得不是太快，但是很稳，每走一步，它们粗大的身体便摇晃一下。受到骚扰时甲虫，风中的气味，或其他彼特尔它们就会摇晃着有六只角的脑袋大声嚎叫。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啊！

“你有没有把它写进剧本？”她问戴泊尔。

“还没有。它们能代表什么品质？”

“可靠，”旁边的一个商人说，“力量、耐力、固执，还有很好的奶。”

“我会考虑的。”戴泊尔回答说。

平原起初是绿色的，雨水丰沛。当他们向南部西部行进的时候，空气变得干燥起来，平原变成了暗褐色。这不是一次短途旅行，海克有足够的时间习惯骑行。她非常喜欢野外，如此宽广！如此空旷！

商队里的商人属于一个家族，男人和女人一起旅行。演员们和女人一起搭建帐篷，而男人就在更远的地方站岗。尽管有这种保护，海克还是感到心神不宁。头上有些星星已经陌生，周围的黑暗似乎永无尽头，商队的篝火好像很微弱。远处的平原上，野苏林在嚎叫，它们比家养品种更具野性。

戴泊尔告诉她：“野苏林更丑，鳞片覆盖着一半身体。我们北部的苏林，身体上只有一小部分覆盖着鳞片。”

在海克的国家，苏林身上长的是皮毛。只有到了春天，雄性胸部褪毛后会露出一块有鳞片的皮肤，深绿色，闪着光。它们有时候会互相攻击，都想破坏对方胸部的装饰。这种行为被称为“咬宝石”。

坐在广阔陌生的天空下，海克思考着苏林这种动物。各地的苏林都是同一种动物的变种，当然，性格温和、长着皮毛的图沃苏林和戴泊尔描述的野性动物差别很大。人人都知道它们是一种动物。还能继续变化吗？有手的动物会变成派萨鱼吗？是什么导致了变化？当然不是戏剧中演的欺骗手法。戴泊尔伸过手，打断了海克的思索，她想的不再是演变，而是爱情。

他们到达了一个城镇，位于一条携带着泥沙的大河边。河岸两边生长着低矮的灌木丛。商人们把他们的车围成一圈，在树林边搭起帐篷。男人们带动物去吃草，而女人们商人和演员则到这个城镇去。

街道是压实的土地，房子是用砖砌起来的，有木门和横梁（海克可以看到横梁的两端全都从墙里探出来）。这里的人和胡镇人体形相似，长着灰褐色的毛发。有些人还有黯淡的斑纹不是戴泊尔那样的斑点，而是窄窄的断裂条纹。这里的穿着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束腰上衣，或短裤加马甲。

海克突然想到，为什么人有不同的颜色？大多野生动物都是单色，有时候会有例外，但也只不过是黑白相间。家养的动物却有各种花色，原因很明显：人们根据用途或美丽的原则有意识地繁殖它们。人类也是通过繁殖，决定自己是灰色、灰褐色、红色和茶褐色等颜色的吗？有可能。海克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被别人的不同之处所吸引，例如伊汀泰因，再例如图沃主妇们对她父亲的反应。

于是，除了关于时间和改变的问题，她又添加了一个关于差异的问题，也许还有关于相似的问题。假如动物的发展是趋于一致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假如发展趋势是各自不同的，为什么只是偶尔才会看到这种不同？她和父亲一样，皮毛是红色的，她的女儿们则是茶褐色的。想到这些，她的头都疼了。她理解了年长亲戚的智慧。假如一个人开始对所有的事情都提出疑问岩石里的贝壳，派萨鱼鳍中的手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向各个方向延伸，然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会充满天空，就像迁徙鸟儿的叫声。

“你还好吗？”戴泊尔说。

“我在思考。”海克说。

城镇中央有一个广场，地面是压实的泥土。商人们搭起一个帐篷，摆出货物样品：胡镇的干鱼，来自北方的织布，珍稀木料雕刻的盒子，用银色和深红色贝壳制作的珠宝。最后，他们取出一块特别精致的布，把它在地上展开，然后把他们最珍贵的财宝倒在布上：一个高高的、闪闪发亮的白色盐堆。

人们围聚过来：驼背的女族长，精力充沛的主妇，苗条的女孩和男孩，甚至还有几个成年男人。他们都是灰棕色的毛发，几位年长者的毛发已经变成了白色。

总的来说，人们的长相和他们的亲戚相似，人人都知道存在着家族特征。否则，何必如此谨慎地选择繁殖后代的伴侣呢？在人们中间一定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类似，另一种则是差异。动物一定也是这样。家养的苏林有不同的颜色，人们通过选择交配的动物，把这种多样性表现出来。这种多样性一定也存在于野生动物中，只不过平时显现不出来，除非是极个别的例外。海克蹲在商人帐篷后面的阴影里，苦苦思索着，几乎没注意到在她周围进行的交易。

现在，遗传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中发生的变异是由孤立人群的迁移造成的。原本孤立的人群融人主流，使主流发生了改变。我们像培育苏林一样培育自己的后代，使之能适应不同的环境，迎合不同的审美观。

但海克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她怎么知道野生动物比她看到的具有更广泛的多样性？在遥远的北方岛屿，野生苏林和当地的人类一样，长着厚厚的白色皮毛。而在第三个大洲，还有一种十分珍贵、几乎灭绝的野生苏林，它们是黑色的，全身覆盖着鳞片，只有背部有一片铁锈色皮毛。海克只在一个大洲旅行过，她手头的证据不足，只是在猜测。尽管如此，她却瞥见了遗传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怎么会这样？一个像海克这样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人，竟然得出了近似于遗传基因的观点？

我们的祖先不是傻瓜！他们是农夫和猎人，他们近距离观察动物，取得科技上的进步利用繁殖得到了我们今天仍旧赖以为生的新植物，以及我们今天仍在利用的新动物。除了进人太空的成就，我们没有其他成就可以和祖先相比。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家族特征方面的一般知识以外，海克还从化石中得到了启发。有些人知道，某些植物和动物通过繁殖可以改变，家族特征好也罢坏也罢也能够被遗传。但大部分生命似乎是不变的。野生动物的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是一样的，森林和平原上的植物也看不出什么变化。大多数人觉得，女神想让这个世界保持原样。但是海克却不这么认为。

戴泊尔走过来说：“我们需要人手帮助搭建舞台。”

那天晚上，在漫长的夏季暮色中，演员们表演了派萨鱼的喜剧。表演之前，戴泊尔需要进行一番演讲，解释什么是派萨鱼，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深人内陆。演出和商人们的交易同样成功。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西前进。

整个夏季，海克和戴泊尔一起旅行。她学会了如何制造面具：在纸上涂满胶水，然后一层层粘在一个木制面具框架上。

“这是我们携带的最珍贵的东西。”服装师说着，举起一张厚厚的白纸，“使用的时候要带着敬意！没有别的材料会这么轻巧，这么容易成型。可惜，它的价格太昂贵了！”

海克对彼特尔很感兴趣：这是活生生的动物，却像她在岩石中发现的化石一样陌生！她制作的第一个面具就是一只彼特尔。面具干了之后，她在上面涂上褐色，六只角涂成闪亮的黑色，张大的鼻孔里面是红色，嘴巴张开，伸出红色的舌头。

戴泊尔写了一个关于一只强健的雌性彼特尔的剧本：她的奶被一只狡猾的蒂利骗走了，彼特尔的其他动物朋友利用智慧把奶夺了回来。戏剧结尾，戴泊尔扮演这只母兽，在失而复得的装满奶的陶器之间跳舞。由于蒂利的聪明智慧，这些牛奶变成了新东西：可以长久保存的美味奶酪。这个剧本在西部平原的城镇上大受欢迎。在这个地区，海洋只是传说，只有半数的人相信海洋的存在，但大家都知道并喜爱彼特尔。

观看戴泊尔的表演时，海克问自己另一个问题：假如在派萨鱼的鱼鳍中有一只手，在彼特尔硬化的只有两个脚趾的脚中会隐藏着另一只手吗？是否每一种活的生物体内都包含着另一种生物，就像戴泊尔穿着彼特尔的服装？

多么棒的想法！当一种叫做“秋之火焰”的植物开始改变颜色时，商队转向东部。图沃人不知道这种植物，但它在平原很常见。起初，植物上只出现了一些明亮的斑点，就像滴落在一张浅棕色地毯上的几滴血迹。但这已足够让商人们改变方向。随着一天天过去，这种颜色越来越明显，斑点连成了线。最后，整个平原呈现一片鲜红。有时候，商队穿过的地带生长着大片这种植物，斯纳和彼特尔的下腹部被染成了深红色，似乎它们涉过了血液或火焰的河流。

到达潮湿的海岸平原后，这种植物变得越来越少。这里的植被大多是黯淡的银棕色。雨落下来，有时候很冷。当冬天的第一场风暴降临时，他们到达了商人的家乡。海克看到翻滚的海浪冲击着岸边，激起白色的浪花。这是海水带来的快乐！海藻和鱼的味道带来的快乐！

冬天到了，商人们安顿下来。演员们进行最后一次旅行，向北方的胡镇走去。那里的旅馆老板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卧室、休息室里的炉火，还有海林酒。

冬天过了一半的时候，戴泊尔去了伊汀。海克留在海边，她厌倦了外国人。她已经半年多没有制造陶器，没有爬上图沃悬崖寻找化石。现在她认识到，只有爱情是不够的。她在胡镇的海滩漫步，凿起冰块寻找贝壳。大部分贝壳和图沃地区的很相似，但是她也发现了一些新品种，她见过其中一种的化石。难道这意味着其他生物翅膀上有爪子的鸟、锤状头部的甲虫仍然还在某些地方活着吗？可能是。不好确定。

戴泊尔冒着暴风雪回来了，安顿下来写作剧本。伊汀人总能给她带来灵感。“在南方的时候，我演喜剧，因为那里的人喜欢喜剧。但他们的生活教会了我如何写悲剧，我的天赋就是写悲剧。”

海克的天赋在泥土和石头中，而不是语言。南方的旅程充满趣味和激情，但现在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做什么呢？胡镇没有制陶场，这个地区的岩石里面也没有化石。最后，她拿出一些珍贵的纸，用纸和金属丝做成奇怪的动物。颜色是个问题。她必须依靠想象，参考她所知道的图沃的鸟、甲虫和动物。她把头上有锤子的甲虫做成红色和黑色，类似花朵的食肉动物则是黄色，它咬着一条亮蓝色的鱼，翅膀上有爪子的鸟是绿色。

“啊！这些真的与众不同。”戴泊尔说，“这就是你在悬崖上发现的东西吗？”

“是的，骨骼和贝壳。有时候，动物在岩石里只留下印迹，没有色彩。”

戴泊尔拿起海克制作的一个盘绕成一圈的白色贝壳，紫色的触须从里面伸出来，海克给这个生物做了两个巨大的圆圆的黄色玻璃眼。眼睛是根据活着的海洋生物猜测出来的。但海克曾经在石头中见过触角的痕迹。戴泊尔倾斜着这个贝壳，直到一只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亮光。哈！它好像活了！“也许我可以写一部关于这些动物的剧本，面具由你来做。”

海克犹豫着，然后说：“我想回图沃的家。”

“是吗？”戴泊尔放下这个玻璃眼睛的动物。

海克解释道，她需要她的制陶场，那里的悬崖充满化石。她还需要时间思考这次旅行。“你不会由于爱情放弃表演吧？”

“不会！”戴泊尔说，“我计划明年夏天去北方演出，演出悲剧。演完以后，我会去图沃访问。我想要一个你的陶器，或是一个这样的小生物。”她抚摸着那个类似花朵的肉食动物，“你以一种别人没有的目光看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世界充满了奇迹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天晚上，海克躺在戴泊尔的臂弯里，做了一个梦。那个老女人又来到了梦中，她双脚肮脏，穿着一间破旧的束腰上衣。“你学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海克说。

“太好了！”这个老女人说，“这就是领悟的开始。但我要再次警告你，除了领悟和我的承认，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在人类居住的城镇里，你的领悟和我的承认毫无价值。”

“我还以为这个世界是由你统治的。”

“‘统治’这个词太大，也太沉重了。”老女人说，“我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享受它。但是统治？一棵树会统治在根部发出的芽吗？女族长可能会统治她们的家族，但我并不这样看待我自己。”

春天来临的时候，演出团前往北方。她们的船在图沃靠港，海克下了船，很多盆栽的树被搬上船去，船都快装不下了，一些树只好摆放在甲板上，用绳子捆住以防恶劣天气。船离开的时候，就像一片浮动的小树林。戴泊尔站在树丛中，那些树大部分是火焰之冠，还没有开花。海克站在岸上，看着她们离开，直到再也看不见她的情人和那条船。然后，她回到拉凯的制陶场。所有的东西仍和海克离开时一样，只是多了一层尘土。海克拿出她的奇怪动物，摆在桌子上。然后拿起扫帚，开始清扫。过了一会儿，年长的亲戚们来了。“你喜欢你的冒险吗？”

“是的。”

“你回来是要留下来吗？”“也许。”婶母和伯父们互相看看。海克继续扫地。

“你回来很好。”一位堂兄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陶器。”一位婶婶说。

房子打扫于净后，海克立即就开始制陶：首先是简单的形状，没有任何装饰，只上了一层单色釉料。然后，她添加一些结构：在陶器边缘加上绳子形状，陶身上添加“十”字形的划痕。把手是扭曲的黏土，看似不经意地放在上面。有时候她会留下自己的掌印，就像一个影子，她用泼溅的方法上釉，大部分图画或掌印都被覆盖在釉料下面。架子上放满新陶器后，她去了悬崖，顺着深深的沟壑爬上去，在狭窄的悬崖边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把锤子。风化暴露出新的化石，大部分是甲虫和鱼。她发现了一个头盖骨，既不是鸟类的，也不是小型陆地动物的。清理十净后，这个头骨完好无损，非常精致，细小的牙齿仍在下巴或接近下巴的地方，她从来没见过这种牙齿。她用灰绿色的黏土复制了一个头骨，比原来那个大一些，所有牙齿都恢复了原位。这个复制的头骨，被她做成一个大花盆盖子上的把手。花盆上画了很多奇怪的鸟和动物，上了薄薄的一层无色釉料。烧制之后，釉料上出现了很多裂纹，花盆看上去好似覆盖了一层薄冰。

“谁会买那个东西？”她的亲戚问，“有这个盖子，你没办法把一棵树种在里面。”

“我的情人戴泊尔，”海克回答道，“或是伊汀族著名的战争首领，他们会买的。”

仲夏季节，有一段时间很热，没有海风吹来。人们只在最必要的时候才肯动一动，她们张着嘴，喘息着。在这段时间，海克被梦境缠绕着。大部分梦没有意义。一些梦中出现了女神。在一个梦里，女神在吃阿格拉这是一种南方的水果，图沃人没有见过。这种水果的中心部位有一个核，核的外面一层层包裹着果肉。最外面的一层果肉是红色的，甜甜的，越靠近核心，果肉的颜色越浅，味道也越苦，最里面的一层是骨白色，吃下去会让你的舌头发麻。有些人剥开水果，就像打开一份包裹着的礼物，然后只吃某些部分。另一些人，比如海克，会一直吃到果核，享受着甜味和苦味的结合。女神也像她那样吃，海克很感兴趣地看着。果汁从这个老女人的嘴里喷出来，流到下巴上，把稀疏的白色毛发粘在一起。这就是这个梦的全部内容，只是女神在一团糟地吃东西。

在另一个梦中，这个老女人和一只雌性彼特尔在一起。那只毛发蓬松的动物有两只幼患，都覆盖着黄色的软毛。“它们是双胞胎，”女神说，“但是两个并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中一个更大更强壮。这个会活下来，另一个会死去。

“这有什么新鲜的。”海克说。

女神看起来有点生气，“我在尽力向你解释我是如何繁衍物种的。”“通过死亡？”海克问。“对。”女神爱抚着母兽蓬松的腰部，“还通过容貌的进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你的父亲才会在图沃留下一个孩子。他在逆境中仍然存活下来了，他很美丽。图沃的主妇们看着他说：‘我们想要自己的家人也有这样的特征。’”

“这也是经过驯服的苏林有毛发的原因。人们挑选了它的这种特征，而这种特征对野生苏林来说并不重要。对后者而言，更重要的是体形大小、尖锐的牙齿、脊背上坚硬的鬃毛、身体两侧和腹部闪亮的鳞片，还有野性。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而经过驯服的苏林的特征使它们能够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派萨鱼曾经生活在陆地上，彼特尔曾经爬在树枝之间。在时间的长河中，所有的生命都在改变。通过容貌的进化和死亡转变。

“在我的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能够有能力塑造自己和别的物种，他们利用领悟和判断去达到目的。这是我给你的天赋：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懂得我做的是什么。”这个老女人碰了一下那个小一点儿的彼特尔幼崽，它摔倒了，海克醒了。

一个令人烦恼的梦，她躺在黑暗中想。这所房子像往常一样，有一种泥土的气息。房子里的一些小动物发出轻微的声音。她站起来，穿上衣服走到海岸边。微风从海面上吹来，几乎把热空气吹走了。海浪轻柔地翻滚着，被星光照耀着。海克沿着海滩走，海水不时拍打她的双脚。她所知道的事情都汇集到一起，互相关联，她明白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进化论。啊！女神是以宏观视角俯瞰万物！这是修整生命的最好的方法！它并不迅速，也不经济，但是看看这世界吧，女神喜欢丰富，而且她似乎并不着急。

死亡是有意义的，没有死亡就不可能有改变。美丽是有意义的，假如没有美丽，就不会有发展，至少不会有多样性。对海克来说，似乎每件事情都解释得通了：派萨鱼的鱼鳍、翅膀上有爪子的鸟，还有她在图沃悬崖上发现的所有动物。它们不是矿物结构。它们曾经是活着的生命。大多数动物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只出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工艺品中。

她看看无云的天空。这么多星星，无法计数！这么多时间，后退成遥远的距离！这么多死亡！还有这么多美丽！

她累了，回家躺到了床上。早晨醒来时，她虽然没有睡好，仍然感到进化论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她没有可以讨论的人。自从那次淹死事件之后，她的亲戚们就不再注意生命。不要为此指责她们。她们为许多地方提供了美丽的盆栽树木，很多城镇的家庭都赞美图沃的树和花盆。但是她们的家族很小，未来无法确定。她们没有能力长途旅行，或思索一些高深的问题。因此，海克做了更多的陶器，收集更多的化石，却只字不提自己的理论。到了秋天，戴泊尔来了。她们一连几天充满激情地做爱后，戴泊尔看看这个巨大空旷的城镇，以及四周深灰色的悬崖，说：“这可不像一个冬天居住的好地方，亲爱的。和我到南部去吧！带上陶器，伊汀人会非常欢迎你。”

“让我想一想。”海克说。“你最多还有十天，”戴泊尔说，“我认识的一个船长正在向南方航行，我请她在图沃停一下，以防你的家乡跟我想象得一样沉闷。”

海克在情人肩上轻轻打了一下，然后走开去思考。

海克和戴泊尔一起走了，带着陶器、一个制陶盘和几口袋泥土。在通往南方的旅程中在波浪翻滚的海浪上，雨雪击打着船身海克向戴泊尔讲述自己的进化论。

“这意味着我们是从虫子变来的吗？”演员问。

“女神告诉我，这个过程扩展到人类，然而我从来没有在悬崖里找到人类的骨骼。”

“我一生中那么多时间都在假扮这种或那种动物。这样想一想很有趣，那些动物可能就隐藏在我身体里，藏在我的过去！”

在这次旅程中，海克说，“我的家族想让我再生孩子。我们的人太少，我还强壮聪明，已经有了两个健康的孩子。”

“他们这么做当然很正确，”戴泊尔说，“你挑选父亲了吗？”

“还没有，但他们告诉我，这是我近期的最后一次旅行。”

“那我们最好充分利用它。”戴泊尔说。

这次旅行引起了一场家族内部的争论，最后海克说，如果不让她走，她就不同意交配生子，这样她才得到允许离开。但她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戴泊尔。家丑不可外扬。

她们在胡镇度过冬天。这里比较暖和，雪也不大。戴泊尔写作，海克制陶。到了春天，她们带着陶器前往伊汀。

伊汀·泰因的母亲仍然活着，已经一百多岁了。她几乎完全瞎了，毛发雪白，但是仍然身板笔挺，就像泰因所说的，“我想她会身板笔挺地走向火葬场，在火焰中坐得笔直笔直的。”

他当着这位老妇人说这些话，老人笑了，显露出了还几乎保留完整的全部牙齿。

伊汀人买走了海克的所有陶器。泰因特别细心地挑选了一个。这是一个简朴的小型陶器，把手是一个花朵形状的食肉动物，有一个盖子，上了纯白色的釉色。“装我母亲的骨灰。”首领平静地说，“虽然我害怕这一天，一直拿它开玩笑，但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海克和这个女家长坐在一起。老人显然对她很感兴趣。她们谈论陶器、双方的家族和进化论。“我很难相信我们是从虫子和鱼进化来的，”伊汀·哈塔利说，“但你的梦里包含着真理，而我知道很多遥远的祖先长得很丑陋。通过近代长辈聪明地选择，伊汀人一直得到发展，假如我们逆着这个过程一直寻找回去和你开玩笑可能会达到虫子那个阶段。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女神是在她非常喜欢开玩笑。”

“这些我都考虑过。”海克说，“我可能是个傻子或疯子，但这个想法似乎很不错。它解释了那些曾经让我迷惑的事情。”，

春天终于来了。伊汀的山岭变成了浅蓝色和橘红色。在谷地，巴特尔和斯纳生出了幼患。

“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双眼失明的老女人告诉海克。

“什么？”

“我想让伊汀族和你们的家族交配。我会派我们家族的两个年轻人和你一起到图沃。小伙子是伊汀年轻一代中最像我儿子泰因的，女孩儿是个聪明健康的年轻妇女。假如你们家族年长的女性同意，我想让这个男孩儿他的名字是嘉林使你怀孕，而一个图沃男人将使赛怀孕。”

“这次旅行可能只会浪费时间。”海克警告说。

“当然，”女家长说，“不过他们都很年轻。他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浪费。戴泊尔的家族决定不让她有后代，因为他们有很多孩子，而她又特别古怪。当然，到现在已经是太晚了，戴泊尔的特性已经无法传继下去。但是，你的特性不会中断，我们希望伊汀人能分享你们家族的特性。”

“这些只能由家族中的年长女性决定。”海克说。

“当然。”伊汀·哈塔利说。

老女人所说的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比海克高出一个头，毛发是钢灰色。他有两只眼睛，腿也不瘸。然而，他和泰因的相似之处很明显：一个彪悍直率的男人，很有幽默感。海克立刻就喜欢上他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塞三十岁，是一个结实的女人，有灰褐色的毛发，性情极平和。见过她的人不可能不喜欢她。

戴泊尔大声笑着，说：“伊汀人在行动了！他们活着就是要击败敌人，并且和任何有用的家族联姻。”

死亡和美丽，海克想。

他们四个人一起前往东方。海克把制陶的工具存放在胡镇的酒店里，戴泊尔在胡镇见了很多老朋友，然后，她们四个人搭乘船只前往北方。

经过讨论后，海克的年长亲戚同意和伊汀人缔结联姻关系。她们看到嘉林精力充沛，他妹妹安静沉稳，还给图沃人带来了大量礼物。另外，海克讲述了这个南方家族的很多事情，这些都给她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今天我们有了人工授精，不需要忍受下一步发生的事情。但嘉林却使海克觉得发生的一切是可以忍受的。嘉林既礼貌又幽默，善于处理令人尴尬的事情。嘉林自己也承认，他缺少泰因过人的精力和彪悍。“但这种情况不需要我叔叔那种能力。他年纪太大，已经不适合交配了。再说把他从哈塔利身边带走也不好，谁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他们彼此的爱多年来一直照耀着伊汀人。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

这两个外国人在图沃一直待到秋季。两个女人都怀孕了，伊汀人离开了。海克回到她的制陶场。她在春末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男孩儿出生后很快死去了，女孩儿的个头比较大，很健康。

“她在子宫里夺去了她兄弟的力量。”图沃女族长说，“这种事情有时会发生，活下来的通常是女孩。”

海克给这个女孩儿起名“阿尔”，她的毛发和姐姐们一样是茶褐色，但是颜色更红。在阳光下，她的皮毛闪烁着红色和金色。她的小名叫做“金子”。

两年后，戴泊尔回来了，她宽阔肩膀和消瘦上臂的银色毛发有些发白了。她赞美着这个孩子和那些新陶器，然后告诉海克一些事情。赛生了一个女孩，一个强壮的孩子，显然很聪明。伊汀人给这个孩子取名海克。他们希望图沃·海克的一些能力能够出现在她们的家族中。“她们很贪心，”戴泊尔说，“想拥有一切力量。另外，她们十分羡慕你拥有和制造的美。”

“你可以离开女儿一段时间吗？你到南方去销售陶器，我去演戏。相信我，胡镇和伊汀的人们问起过你。”

“可以。”海克说。

一个表姐妹领走了金子。孩子很可爱，性情也很好，很多人都愿意照顾她。海克和戴泊尔乘船走了。这次旅行很顺利，海上的风温和平稳，天空晴朗，只在高空有稀薄的云，它们被称作“缠绕的旗帜”和“鱼群”。

“你的进化论怎么样了？”戴泊尔问。

“没有什么。”

“为什么？”

“还能做些什么呢？假如我说这个世界的历史久远得无法理解，存在过许多种类的生命，而且按照我的判断，大多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有谁会相信我呢？”

“听起来是不太可能。”戴泊尔承认。

“还很亵渎神灵。”

“这倒不一定。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女神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

“我在陶器上画上奇怪的动物，也给金子和其他孩子做动物玩具，但我不想引发一场关于宗教的可怕的家族争论。”

你可能会认为海克缺乏勇气。但请记住，她生活在现代科学创立以前的时代。是的，有些地方有渊博的学者，但是她居住的地区没有。她必须走过很长的路程，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一然后才能和陌生人谈论关于时间和改变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对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的证据在图沃悬崖里，而她又不能随身携带。你真的认为那些学者那些投身于历史、数学、文学、化学和医药研究的人会相信她吗？很可能不会。她有孩子、一个亲密的情人、一个手工艺厂和一些朋友。为什么她要抛弃所有这些？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可能没有人相信的真理？最好还是待在家里，或在海岸地带旅行。最好还是制造？自己的陶器，并和戴泊尔相爱。

初夏时分，她们到达了胡镇。旅馆里的盆栽树开着紫红色和蔚蓝色的花。

“制造奇怪动物的陶工！”旅馆老板喊，“我已经买了你五个陶器栽种树木。”

事实上，这个女人的确这么做了。海克在庭院里走来走去，欣赏着自己的作品。有四个是她第一次从南方回去时制作的，陶盆上装饰着划痕，上着白色或黑色的釉色。第五个用浅浮雕绘着水下的景色，尖嘴巴的鱼群聚集在陶盆上部，在它们下方，从陶器底部伸出长长的蜿蜒的植物。海克已经给它们命名为“海洋之鞭”。它们似乎不可能是动物，可她有一两次发现，石头上的印痕很像有牙齿的嘴巴。在这种植物和动物之间是节状甲虫。花盆的釉色是深蓝色。

“这个是最近做的。”海克说。

“我买它，是因为你这个制造奇怪动物的制陶工，但是我更喜欢其他陶器。它们把我的树陪衬得很美丽。”

人家买了你制作的五个大陶盆，你怎么会和她争论关于艺术的看法呢？

戴泊尔的演出团住在旅馆里，她们已经到达几天了。除了几个新学徒工，海克认识所有的人。一段时间里，她们在海岸地带的小城镇表演喜剧，有时候也表演悲剧。海克被她们的悲剧打动了，特别是那些关于妇女的悲剧。她们是那么顺服压抑！没有粗鲁的玩笑，动作轻柔，偶尔有几句安静的台词。演员们穿着颜色黯淡的简朴长袍，脸上没有戴面具。大部分时间只有一根笛子伴奏。那种声音让海克想起飘浮在动荡水面上的一根线，在水流中缠绕着又慢慢展开。

“根据我的观察，女人受的痛苦和男人一样多。”戴泊尔解释道，

“但人们期待我们更坚强，更有忍耐力。结果就是，我们的痛苦很安静。我在尽力真实地表现出来。啊！我已经厌倦了那些吵闹粗鲁的喜剧！也厌倦了那些痛苦男人吵吵闹闹的悲剧。”

最后，她们从遥远的南方城市泰斯向内陆行进，这一次没有和商人一起旅行。伊汀族的北方边界很平静。很多家族已经结成世代的盟友，互相通婚，连轻微的犯罪活动也没有。现在已经是夏末，平原被太阳灼烤着，就像一块磨光的黄铜。伊汀的山丘很炎热，灰尘弥漫。到达哈塔利的房子时，大家全觉得松了一口气。家里的女人向她们致意。男人们牵走斯纳，拿走装着道具和演出服的包裹。她们的住处有一个院子，还有两个洗浴池。一个洗浴池里的水没有颜色，很冷。另一个冒着气泡，是明亮的绿色。整个表演团的人都脱去衣服下到水中。虽然两个洗浴池挤满了人，可是多么令人愉快！海克想，过一会儿她要慢慢洗浴，把一路上积攒在肌肉和骨骼里的酸痛都浸泡出来。

洗完穿上干净衣服后，一个女人来到戴泊尔和海克面前，“伊汀·泰因希望你们去见见她的母亲。”

“当然。”戴泊尔说。

她们穿过阴凉的大厅，一路上很安静，一只听到鸟儿在屋檐上鸣叫。叫声像水流过石头。那个女人说：“一个月前，哈塔利摔倒了。她似乎没受什么伤，只摔伤了一只脚，现在还有点儿跛。但自从摔倒之后，她一直心事重重，什么都不愿意做，只坐着和泰因谈话。我们担心，她那种伟大的力量快要终结了。”

“不会的！”戴泊尔说。

“你知道年老和死亡。我们在你的戏剧中看到了。”这个女人一边说，一边打开一扇门。

外面是个阳台，被中午的太阳照得很亮。哈塔利坐在一张高背椅上，倚在椅背上，双眼紧闭。她看起来是那么苍老！那么消瘦脆弱！她的勇士儿子坐在旁边一个小凳上，握着母亲的一只手。看到她们进来，他轻轻地把母亲的手放到她的膝盖上，然后站起来，“考克瓦去北方了。我很高兴见到你，戴泊尔。”

她们坐下来。哈塔利睁开眼睛，但她显然看不见。“谁来了，泰因？”

“戴泊尔和她的情人制陶工。”

老女人笑了，“最后一次演出。”

“演出，是的，”戴泊尔说，“但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哈塔利的脸上掠过一丝厌烦，“制陶工带来陶器了吗？”

海克道歉，暂时离开一下，去找她的包裹。现在她知道为什么房子里这么安静了。大多数孩子已经被打发到外面去玩儿，而成年人她在大厅里碰到过几个都轻手轻脚，表情严肃。像哈塔利这样的女家长，一个如此有尊严的女人，当她决定是活着还是死去的时候，不应该被喧闹声打扰。

海克回到阳台时，哈塔利似乎睡着了。但当海克把陶器放在她手里的时候，这个老女人拿了过去，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抚摸着。“它是什么？”

“在顶部有一个头骨，是我在石头中发现的一个头骨的复制品。”

“它的形状像一个蒂利的头骨。”哈塔利说。

“有点像，但牙齿不一样。从牙齿来看，我猜想这个动物有鳞片，而不是毛发。”

哈塔利呼了口气，又仔细抚摸。“在陶器的两侧是什么？”

“这是我想象中的一种动物的样子，我想它们活着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我先发现了它的头骨，然后做了一个陶器。戴泊尔买走了那一个。现在我又发现了整个动物，它和我在第一个陶器上画的不一样。所以我又做了这个。”

“这些是浮雕动物吗？”

“是的。”

“如果不是蒂利，它们看起来像什么？”

海克边想边说：“这个动物差不多有我的胳膊那么长，四条腿，有一条尾巴。脊骨在背部，向外突出，似乎有类似鱼鳍的东西。有一点我没想象到：脊骨。尾巴也不一样，尾巴是扁平的，像鱼尾巴。”

“釉料是什么颜色？”

“黑色，头骨是白色。”

“泰因。”这个老女人说。

“母亲？”

“它美吗？”

“海克是制造奇怪动物的陶工。这个陶器很奇怪，但是做得很好。”“我想用它来盛我的骨灰。”

“好的。”他说。

她把陶器递给儿子。他用笨拙强壮的双手翻转着陶器，仔细察看。哈塔利那双失明的眼睛转向海克，“你一定仍然相信你那疯狂的想法，我们是虫子的后代。”

“我相信这个世界很古老，而且充满变化。”海克说。

“坐下来，再和我讲一次。”

海克服从了。当她解释美丽、死亡和变化的时候，这个老女人认真地听着。

“啊，通过谨慎地挑选交配双方，我们已经提高了我们家族的素质。”哈塔利最后说，“赛和你的族人生了一个很好的小女孩儿。虽然我仍不确定你关于时间和改变的想法是否正确，但我希望她像你一样聪明。为什么女神不直接制造人呢？为什么要从虫子开始？”

“她显然喜欢虫子，”海克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虫子。它们比人类更普遍，更多样。可能女神的计划原本是想通过容貌的进化和死亡制造品种繁多的虫子，在繁殖虫子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你相信这一点吗？”

“不。女神告诉我，我们有一种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天赋：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这种天赋不是一次偶然。她希望我们有理解力。”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说法，海克这么说是不对的。现代科学家认为，生命完全是偶然出现的。这种偶然性经常出现，因为许多星球上都有生命。智能生命比较少见，但至少也在两个星球上出现过，并且可能以我们不知晓的形式存在于其他地方。近代思想家也说，生命是一次偶然。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理论很难令人相信，海克生活在遥远的过去，我们不能期望她提出太超前的想法。

“啊，假如女神对你说话，你当然要听她的。”哈塔利说，“什么时候会听到你的表演，戴泊尔？”

“还要准备几天。”

女族长微微点点头，表示同意。

她们离开哈塔利，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想让你为一个新剧本做几个面具，”戴泊尔说“做五个奇怪的动物。哈塔利对它们很感兴趣。当你工作的时候，坐到她的旁边，把你的想法告诉她。泰因是个很好的男人。没有人比他更好！但母亲的疾病使他感到害怕，像他这样，对哈塔利的情绪可没什么帮助。可能她知道她在做什么，也许是她该死去的时候了。但是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因为摔了一跤被吓住了？一个像哈塔利这样的女人，是不应该死于恐惧的。”

“她没有女儿吗？”

“有两个。很好的女人，但是不及她的一半。她和任何一个女儿都处得不好。她一直最宠泰因。”

第二天早晨，泰因离开了，瓜族人的队伍出现在了西部边境。他们的老对手可能听到哈塔利要死了。难道还有更好的进攻时机吗？

“他们以为悲痛会摧毁我。”泰因说，他站在房子的前院里，穿着金属和皮革的盔甲，一柄剑挂在腰间，一把战斧挂在鞍具的套圈里，

“也许会，但是当家族需要我的时候，不会。”尽管年纪已大，腿脚也不灵活，他还是很轻松地跨上了坐骑。坐稳之后，泰因向下看着海克和戴泊尔。

“她是上一代人的最后一个。他们多么值得敬佩啊，特别是那些女人！像石墙和石塔一样坚实！我一生都生活在他们的保护之下。现在这堵墙倒塌了。只有一个石塔存在。当哈塔利死去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保护伊汀人。”戴泊尔说。他拿过坐骑的缰绳，咧嘴笑了。“你是对的。假如我幸运的话，也许我们会抓到一个瓜族的间谍。”

他走出大门，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稳稳地向前行进。他的人跟随在后，顶盔带甲，携带着武器。

“你可能不知道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戴泊尔说。海克张嘴说不知道。“有些男人在杀死囚犯之前会强奸他们，以此寻找乐趣，或是用别的法子折磨他们。我以前就怀疑泰因是这种人，现在我可以肯定了。”

这就是他处理自己悲痛的方法：使别人痛苦地死去。

“按照你的说法，”戴泊尔说，“容貌的进化和死亡是女神组织世界的方式。”

随后几天，她们待在伊汀·哈塔利的阳台上。天气干燥，阳光灿烂。海克在制作面具，戴泊尔坐在一边，面前放着笔和纸，她有时候写作，更多的时候在聆听。

第一个面具是盛哈塔利骨灰的陶器上的动物：长而窄的头部，下巴是活的，可以用一根绳子拉动，嘴里满是尖锐突出的牙齿。咬！咬！

海克想，皮肤应该是绿色斑纹，眼睛很大，圆圆的，红色。有些活着的动物身体上有鳞片的小型捕食动物有三角形的瞳孔。她应该给这种动物画上这样的瞳孔。背部的脊骨应该像旗帜一样竖起，由一截绳子绕过戴泊尔的肩膀，控制这张面具。她的情人跳舞的时候，它会随之抖动起来！

海克一边做，一边把面具的样子讲给哈塔利听。

“你发现过大型动物吗？”这个老女人问。

“没有完整的。但我发现过大型骨骼，牙齿比我双手的宽度还要长。它们在悬崖上部的地层里，是当那片土地升出水面的时候沉积下来的。它们是陆地动物，那些动物比现在活着的任何生物都大，至少比我去过地方的动物大。它们的牙齿像鸟类的牙齿，不过要大得多，也不整齐。”

“你的眼光令人惊叹！”哈塔利说，“能看到遥远的过去！你果真相信这些动物曾经存在过吗？”

“的确如此。”海克坚定地说。

随着谈话深入下去，这个老女人开始吃东西：先是坚硬的饼干、几片水果，然后她拿起一个方形小陶杯喝海林酒。哈塔利现在坐得笔直，她的双肩也在刺绣的长袍下挺直了。哈！她在舔手指！

“你会写字吗，海克？”

“会。”

“我想让你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并把你在石头中发现的动物画出来。我会让我的一个女亲戚制作一个副本。”

“你相信我？”海克很惊讶地说。

“你讲的大部分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哈塔利回答，“一个女人活了这么长时间，看到一些特征反复出现在人类、苏林和斯纳中间，她怎么会不知道遗传呢？但是我缺少一个框架，无法把我的知识串在一起。而这就是你给我的。这个框架！织布机！想一下伊汀人能够织出的前景，现在我们理解了女神用性、死亡和时间创造出了什么！”

这个老女人在椅子里变换了一下姿势，在她身边的折叠椅上有一杯海林酒。她摸到了，拿过来喝下去，然后又取了一片水果，“我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死了？你们注意到了吗？”

“是的。”戴泊尔小声说。

“黑暗难以忍受，但是生命很有趣，我的亲戚也告诉我，他们仍然需要我的判断。我几乎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但是当我跌倒的时候，我想我知道这种疾病。它像一根大棒把女人击倒在地。就算她们还能站起来，谁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损伤：是瘫痪、昏迷，还是失去讲话或思考的能力？”

这一次我只伤了一条腿。但我可能会再次跌倒。我曾经看过一些亲属，一些年长的表姐妹，变得比动物还不如失去了智力，并且很悲痛，虽然她们不记得悲痛的原因。我想，最好在我仍然能够选择死亡的时候停止进食，然后死去。

“但是我想先看到你的书。你愿意为我写这本书吗？”

海克看了一眼戴泊尔，她在无声地说“是的”。

“是的。”制陶工说。

女家长叹息了一声，向后倚去。“太好了！你真是令人惊喜，戴泊尔！你给伊汀族带来了一个多么好的客人啊！”

第二天，海克开始写她的书，并根据记忆画出化石。幸运的是她的记忆力非常好。服装师和学徒接替了她制作面具的工作。面具制作得很好，虽然无法与海克制作的相比，但一个学徒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分。

这个老女人现在满怀热情地吃东西。房子里又恢复了原样，充满各种声音。孩子们在院子里喊叫。成年人互相开玩笑，高声呼唤。

有一次，海克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头来，看到阳台下面的河里有一些少女在游泳：赤裸的苗条的女孩，毛发被水浸湿，变得十分光滑，姑娘们兴高采烈。

伊汀的军队回来了，泰因在前院下了坐骑，他看上去很满意。关于进化论的书已经完成了。泰因和她们打过招呼，匆匆忙忙一瘸一拐地走向母亲的阳台。那个老女人站起来，看上去比二十天前强壮得多。

战争首领看了一眼戴泊尔，“这是你做的？”

“是海克。”

“伊汀人会购买你做的每一件陶器。”首领激动地低语着，然后去拥抱他的母亲。

后来，他看着海克的书，“就是这些重新燃起了哈塔利对生活的热情。这些贝壳和骨骼的图画？”

“是思想。”戴泊尔说。

“啊，”泰因说，“我从来不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思想属于女人，只有战略和战术上的思想才属于男人。我所能做的就是表示感激和惊讶。”结果他翻着书页，“母亲说我们将更加谨慎地繁育，可以考虑更长远的，而不是立刻显现的优势。所有这些都来自骨骼！”

不久以后，演员们进行了演出，他们把舞台搭建在这座住宅里最大的庭院中。演出开始了，一条鱼对陆地充满好奇，然后爬出了海洋。尽管有很多不适，这条鱼仍旧待了下来，变成了有四条腿的动物。哈！一旦它有了四只脚幼，看看它是怎么跳舞的吧！

这条鱼的后代都是四条腿的动物，它们对环境不满意，一起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有些认为它们祖先的决定是一个错误，于是返回海洋，变成了像派萨鱼和卢汀这样的动物。一些变成了鸟，它们的变化过程没有进行描述。海克对于鸟的进化知道得太少。其他动物则选择了皮毛，有的还混有鳞片。

只有一种动物选择了皮毛和判断力。

“多么可笑！”它的伙伴说，“思想和判断能力有什么用？判断不能吃，思想也不能在晚上使你暖和。傻瓜！”它们跳着舞走开了，唱着歌赞美它们的皮毛、牙齿和爪子。

那个有着皮毛和智力的人独自站在舞台上，“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戴泊尔对观众说，“背上没有脊骨，没有长长的爪子，没有羽毛。刚才我的亲戚嘲笑我的选择，我从我的选择得到了什么？思考过去和未来的能力。我可以从过去学习，并运用这种知识看到未来、看到我现在行为的结果。这不是很有用的礼物吗？你们自己决定吧！”

这是表演的最后一幕。观众沉默着，只有哈塔利喊道：“太棒了！太棒了！”

其他人受了老女人的举动的启示，也开始跺脚大喊起来。

一天之后，演员们又上路了。他们留下了海克的书和新面具。

戴泊尔说：“我的戏剧没有取得舞台效果，可能永远也不会。艺术是关于已知而不是未知。人们怎么会在陌生的动物身上看到自己呢？”

海克说：“我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我不需要这本书的副本。”

“我会接受你们的礼物，”哈塔利说，“我会把副本送到另一个伊汀家族。假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仍然还保留着你的思想。我不会停止进食，直到我确信我的某些亲戚理解了这本书。”

“这需要时间。”海克说。

“这比死亡更有趣。”哈塔利说。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海克回到图沃的家里制作更多的陶器。尽管泰因许诺过，伊汀人还是没有买走她的全部作品。商人们携带她的陶器在海岸地带游走。其他城镇的制陶工开始模仿她的风格，然而他们从来没有研究过化石，所以做的动物并不准确。海克的作品成了陶艺的一种风格。现在，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发现一些“古代南方的有趣动物”。

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几个陶器甚至可能是海克做的。但是，没有人注意过它们的准确性。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学习艺术的学生通常不学习古生物学。

戴泊尔继续写作和表演，在南方表演动物戏剧，在北方表演英雄悲剧。她的作品现在只留下一些片断，但仍然很出名。

这两个情人一年相聚一两次，她们从来不在图沃见面。戴泊尔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地方。通常，假如她的演出团去伊汀，海克就带着陶器和她们一起旅行。

海克五十岁的时候，她对年长的亲属说：“我要离开图沃。”

亲属们抗议着。

“我已经给了你们三个孩子，培训了五个学徒。让他们为你们做陶器吧！足够了，已经足够了！”

这些亲属还能说什么呢？很多，但是没有用。

海克搬到了一个海港，在图沃和胡镇之间。这里气候温和，阳光灿烂，周围有低矮的山丘，纹理细密的奶黄色石头里隐藏着有趣的化石。

海克建了一个新制陶场。戴泊尔厌倦了她多雨的家乡，到这里和海克一起居住。

她们的住处很小，只有一个院子。一株火焰之冠种在院子里，这是一株长成的大树。每年春天，屋子里都充满了甜蜜的芳香，花朵落下之后，在庭院里铺了一层地毯。“美丽和死亡。”把花朵扫起来的时候，戴泊尔唱道。

想象一下这两个女人一起变老吧，戴泊尔写她的剧本，海克制造陶器并收集化石。那些埋在山里的生物令人惊叹！它们比图沃悬崖里的动物更加奇怪。

据我们所知，海克从来没有再次写下她的思想。就算她写过，那本书也和她的化石一起丢失了。她是否应该更加努力地尝试？假如她不但说服了伊汀·哈塔利，还说服了其他人，历史是否会改变？让其他人去争论这个问题吧。这只是一个故事。

伊汀人在签署繁殖协议的时候极其谨慎，他们所有的远期计划都取得了成功，这使他们很有名。

南方的人们都说，“这是一个理解原因和结果的家族！”

在现代社会，他们已经变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一族。这是由于海克的思想吗？可以这么说吗？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比较守旧，但他们乐意接受新思想。

“时间在改变，”伊汀人说，“思想在改变。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不再一样，也不应该一样。没有迹象表明女神喜欢原地踏步。

“那些愿意从女神那里学到东西的人很可能会向前发展。即使没有发展，至少他们显示出了对伟大母亲的尊敬，而她作为回报赠与他们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宇宙。”

# 《特威格》作者：戈登·迪克森

这篇小说又一次提出了其他有智慧的生物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为这个问题作了与以前迥然相异的解释。以前曾出了不少关于植物灵性的文学作品；但是本文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合乎逻辑的推论，因而备受推崇。

特威格经过四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后，终于鼓起勇气挨近了供应点，站在夯得非常结实的土墙旁边。下午的太阳像一个桔黄色的大圆球把南瓜色的光辉洒在她身上。离她不到两米的地方有一扇半开着的门，里面黑洞洞的，传出了一阵粗哑的男高音歌声。唱歌的人喝得醉醺醺的，他那干燥的嗓子不时发沙变音，表明他不是个青年歌手，而是个中年人。

……人们常常说要像内德·凯利那样雄赳赳，气昂昂，

今天他们又在说要像内德·凯利那样雄赳赳，气昂昂……

内德·凯利是澳大利亚民谣里的绿林好汉。他穿着特有的盔甲，在最后一次同警察拼个你死我活时被打死了。要是唱歌人的口音是澳大利亚的，那才够味儿了，至少有点味儿吧。可是哈克·伊利昂斯从未见过地球，更不用说澳大利亚了。他自称跟地球上的这块地方有关系，他的惟一根据是他的父母出生在澳大利亚。但他们早已死了２０多年了，而且葬在这个叫吉森的行星上。连特威格也知道哈克跟内德·凯利和澳大利亚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是牵强附会地沾上一点边而已。不过，她还能接受他扮演的澳大利亚人角色，就像她能接受他的其他举止一样：当他酗酒的时候，笨得要死；当他清醒的时候，勇得出奇；他对植物爷爷的信仰虽然摇摆不定，但始终不渝。

特威格来到供应点的时候，哈克已经在里面喝酒了，到现在至少已经有４个小时。他现在一定醉得连话也听不清。特威格把自己的身体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紧贴在粗糙的土墙上，动作轻得像掠过两片云霞之间的阳光。她悄悄地听着里面的嘈杂声音，她很想鼓起勇气闯进去，闯进这个她的同类称之为建筑物的陷阶，黑洞洞的像箱子一样。那里面除了哈克外，还有其他人，至少是这个供应点的管理人。那些其他人可能也醉得跟哈克差不多，要是他们不怀好意的话，恐怕还会动手动脚来抓她。她不禁打了个哆嗦，因为她不仅想像得出他们那些粗糙的大手，而且还担心他们抓住她时，她肯定会伤害他们。到那时她是控制不了自己的，为了让他们放开她，她必定要伤害他们。

特威格在土墙旁边蹲了下来，不高兴地用两只脚跟轮流蹲着，心中暗暗地有点沮丧。要是哈克走出来多好，她就不用进去找他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在里面，已经４个小时了。那里面一定有什么可供他消遣的地方。这样的话，他不到手头没钱或被人家撵出来的时候，是不会出来的。可是，那帮来抓他的人现在肯定已离此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了。

“哈克！”她喊道：“快出来！”

可是，她的喊声轻得像耳语。即使她跟哈克单独在一起时，她讲话的声音也从来不比耳语更响一点。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她跟哈克相遇之前，只跟植物爷爷交谈，根本用不到出声。可是现在，她多想能像其他人一样叫喊呀，只要一次实际上是人类一样叫喊……

可是她那发病的喉咙除了发出一阵丝丝的空气摩擦声外，什么声音都喊不出来。特威格有发音器官，但这些年来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跟植物爷爷进行无声的交谈，因此发音器官不起作用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办法。她把身上穿的树皮衣服的绳子紧了紧。哈克总是要她穿上人类的服装，他说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得受人欺侮。可是除了在这样一个像关紧的匣子一样的建筑物里外，谁也没办法在别的地方捉住她，再说她穿上这种其他人用以遮身的东西以后，老觉得身子被捆死似的，实在受不了。特威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就往半开的门里直冲进去。

她的动作是如此轻快敏捷，所以当她穿过屋子中间时，谁也没注意到她，她就已来到哈克的身边了。哈克站着，他的一只手用肘撑在一个齐腰高的架子上，他们管这个架子叫柜台。柜台很长，从屋子里的一头到另一头，柜台后面的空间足可供管理人走来走去拿酒杯或酒瓶之类的东西。管理人现在正站在柜台后面，他面向哈克这一边，但并不跟哈克迎面相对。跟哈克迎面相对，而且同在柜台外面的是一个大高个儿。他跟哈克差不多高，但要比哈克笨重得多，长着一部又长又黑的大胡子。

当特威格悄悄地走近哈克，并使劲拉他衣服的时候，这个黑胡子大个儿第一个看到了她。

“嗨！”黑胡子喊了起来，他的嗓子又低沉又粗，“哈克，看你！你不肯告诉我，这不是那个由树木养大的野妞儿吗！要不是她才怪呢！肯定是的！你一直把她藏在什么地方呀！”

正如特威格早就料到的那样，黑胡子伸出粗大的手来抓她。她一间就躲到哈克的背后。

“不要碰她！”哈克口齿不清地说，“特威格，你快出去，在外面等我。”

“别忙，等一会儿。”黑胡子想绕到哈克背后来抓她，他腰带上的皮套子里沉重地挂着一把矿工用的铁钻头。哈克手头没有家伙，但他仍然挡住了黑胡子。“滚开，哈克！我就是要看看这妞儿！”

“别碰她，伯格，”哈克说，“我说话是算数的。”

“你？”伯格轻蔑地哼道，“你是什么东西？还不是个吃白食的，我白白地喂了你一下午的酒。”

“哈克！走吧！”特威格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好，好！”哈克说着，他虽然醉了，但还保持着尊严，“伯格，你这种行径……特威格，我们走吧！”

他转过身来向门口走去。伯格一把抓住了他宽大的皮茄克，不让他走。特威格看见伯格身后那个管理人在笑。他是个肥胖的白人，两肘撑在柜台上冷眼旁观，不说也不动。

“别走，”伯格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哈克，你留在这儿，这妞儿也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把你们两人捆起来。有人要来看你。”

“看我？”哈克转过身来面对黑胡子站着，他晃了晃身子，望着对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是呀，一点不错，”伯格说，“哈克，你当这个地区的议员的任期昨天已经满了，你现在已经没有豁免权了。”

特威格的心不禁一沉，情况看来比她原来想像的还要坏。哈克喝醉酒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有人故意灌醉他并留住他，以便让那帮人赶来，这就要命了。

“哈克！”她在他耳边拼命地喊，“快跑！”

她从哈克身后过来，在伯格抓住哈克的手臂底下，钻进两人之间，面对着伯格。黑胡子傻乎乎地盯了她一眼，她就扬起右手在他脸上抽了一记反手耳光。她的每一根手指像一根弯弯的细树枝梢，每一个指甲像一把剃刀。

特威格的指甲是如此锋利，因此伯格还没有立即感到疼痛。所以他还兴奋地大叫，“什么？你也想玩……”

这时，鲜血流进了伯格的眼睛。他怒吼一声，放掉了哈克，往后打了一个趔趄，赶快用手去擦眼睛。

“你想干什么？想弄瞎我的眼睛吗？”他一面喊，一面把眼睛擦干净，往下一看，只见两手沾满了鲜血。他又大吼起来，活像一只痛苦得发狂的野兽。

“哈克，快跑！”特威格拼命喊道。当伯格又一把向她抓来时，她就从他的手臂底下一闪而过，把那把铁钻头从他的皮套子里抽出来塞进哈克的皮带。“快跑！”

伯格放开哈克后就去追特威格，可是即使他眼睛里没有血，他也只是像一只笨狗熊在追赶灵巧的蜂鸟一样。特威格就在他身边窜来窜去，一会儿近一会儿远地吸引住他。他像疯子似的在她后面跌跌撞撞，黑胡子上沾满了鲜血。

哈克最后终于清醒过来了，他意识到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就举起特威格给他的铁钻头，面向管理人和伯格，一步步向门口退去。

“特威格，快走！”哈克高声喊道。他大概使劲太猛，所以最后一个话音反而失声了。“跟我来！”

特威格一闪身又躲过了伯格的大手，她飞也似地跑到门边跟哈克在一起。

“伯格，向后退！”哈克手挥铁钻头咆哮着说，“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捅穿你！”

伯格摇摇晃晃停步不前了，他恨恨地咧着嘴站在那儿，脸上又是血又是胡子，两排雪白的牙齿在红黑两色的陪衬之下，更加突出，几乎有点闪闪发光了。

“老子宰了你……”他嗓音嘶哑地哼哼说，“把你们俩都宰了……”

“甭想！”哈克说，“我看你是想先找死，好吧，不许动，还有你，掌柜的，你们俩都不许动，不许跟着我。快走，特威格！”

他轻快地走出门外，特威格跟着他。两人就向森林直奔而去。

他们刚跑到森林边上，特威格就用手往树身上一摸，他们面前的那些密密麻麻的树干和树枝就纷纷向两边分开，让他们跑过去后，又恢复了老样子。他们跑了大概几公里，哈克已经噗哧噗哧地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放慢了脚步。特威格可以按照这个速度一直跑下去，跑上一天，但她看到他改跑为走，自己也就跟着他走起来了。一会儿后，哈克终于喘过气来。

“怎么回事呀？”他停下来问特威格，以便听她轻轻地回答。

“有一帮子人，叫做什么小分队的，”她回答说，“里面有10个男的，3个女的，都带着钻头和激光枪。他们说要成立一个什么公民法庭，把你绞死。”

“是吗？”哈克气呼呼地说。他浑身酒味，怒气冲冲，不过，现在已经清醒过来，恢复了理智。特威格爱他，她对他的爱甚至超过了她对植物爷爷的爱。她对他身上那股味儿早已习惯了。他噗通一声坐了下来，背靠着一棵树干，向她挥挥手，意思叫她也坐下。

“咱们坐下来考虑考虑，”他说，“光跑也没用，他们现在在哪儿？”

特威格刚坐下，听他问话后，立即起身向他背靠着的那棵大树走来。她尽量伸开双臂抱住树干，把脸亲切地贴在粗糙的树皮上，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心灵与树身沟通。特威格的心灵进入了茫茫的黑暗之中，并沿着树木花草的根部向四方延伸出去。植物爷爷的儿孙们把她的心灵像信息一样传出去，终于使她遇到了她要找的那些小兄弟们。小兄弟就是地球上称为“草”的那一类植物。就在距离特威格和哈克两人所在处不到４０分钟路程的地方，一些小兄弟正在受到某些金属制品的蹂躏，它们被残暴地压在沉重的车身底下，断的断，死的死。

“安静，兄弟们，安静。”特威格在心底里哄着说，她想通过小兄弟们的根部来抚慰它们。地球上各种各样的动物，以及像特威格这样的人类受到伤害时，总要感到痛苦。在这个行星上，小兄弟们受到伤害时，虽没有痛苦感，但它们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感受或遭受着可怕的折磨。这种折磨使它们无用的形体叶断枝折。那些被压得快要死去的小兄弟们哭哭啼啼，悲叹它们的命运，它们是命中注定要落得这样下场的。植物爷爷就在吉森行星上一切活着的植物下面，他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小兄弟们的悲号哀叹共鸣。他对自己的儿孙们在来自异域人的手中或牲畜的蹄下遭到如此的浩劫已感到厌倦。

“安静，爷爷，安静。”特威格向植物爷爷发出了信息，但他没有回答。她两手放开了树干，睁开眼睛向后退去，回到了哈克身旁。

“这帮人乘在车里，”特威格告诉哈克。她还把这些人和他们所乘的敞篷履带车形容了一番，好像她亲眼看到似的。其实，这些情况都是她的树兄树弟传送给她的信息。它们一直低头看着这些在草地上行进的车辆。“当他们开始出发时，一共８个人，而且是步行。现在又多了５个人，还带来了车子。要是咱们俩呆在这儿，他们就会在半小时内赶上我们。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那些车子会摧毁许多树木和植物爷爷的其他儿孙。”

“那我就到高石区去，”哈克说。他皱起眉头，一双蓝眼睛中间的皱纹就更深了，瘦瘦的脸上满是胡子茬茬。“他们就得下车跟着我走，这样他们就伤害不到什么植物了。此外，他们在高石区追上几星期甚至一个月，也追不上我。实际上他们真正想抓的是你，他们想把你抓住，让你讲出植物爷爷的下落来。不过，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可以诉诸法律，他们还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在这个吉森行星上，总算还有一点法律，而且是跨行星的法律。这使我想起了……”

他用两只手指从衬衣口袋里夹出了一小张塑料纸片，递给了特威格。

“当我还在首都议会里的时候，我要求总督派人到星际政府去请一位生态学专家来，他是一位法定的有正式审查权的专家，这就是他的名字。”

特威格蹲下身来，打开了对叠的纸片。她为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其他教育感到自豪。她的这些知识都是一架教学机教的。这架教学机是哈克从首都到乡下来时带给她的。她一看纸上的宇原来是用蓝颜色印的，可是哈克的汗水已把它弄得几乎辨认不出来了。

“约翰……斯通。”她最后还是念出来了。

“就是这个人，”哈克说，“我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所以请他到这里来这件事完全是秘密的。不过，我估计他两天前已经到了，现在正在到这儿来找我。他要是往北走小路，用不了一天就到这儿了。他已经听说过你。你去接他，把这张纸片给他，并把那帮人最近的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把这帮人引到高石区附近，明天下午我就到铁锈泉去，你跟斯通在那边等我，我们就在那边等这帮人，让他们赶上我们。”

“可是到那个时候，你们也只有两个人呀。”特威格不太同意地说。

“甭担心，”哈克站起来，伸手拍拍她肩上的树皮衣服，“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他是个星际政府的官员——就像警察局的人一样。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不敢冒违法的风险。这批垦荒人确是想在植物爷爷的树林子里放火烧林，烧出几块新的庄稼地来。但只要他们知道约翰·斯通在这里，他们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到斯通走的时候，他会向议会推荐一套法律的，永远禁止乱烧森林，”哈克说，“特威格，现在你往南走吧，你找到他后就跟他在一起。这帮家伙在找我，也在找你，只要他们发现你的踪迹，他们就会来缠住你的。”

他又拍拍她的肩膀，然后就转过身，向树丛走去。他走得很快，除了特威格以外，任何人看见他这种速度，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翻山越岭的人。

特威格看着哈克离开，很想跟他一起走，同他在一起。但她得听他的话。哈克说这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约翰·斯通就是他需要的人，那她就得去找到他。不过，她总是觉得别扭。她周围的一切东西，以及她平时喜欢的一切事物，现在看上去好像都不顺眼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压倒了她。哈克走后，她俯下身去把脸贴在地上，伸开双手，好像能把大地抱住似的。

“植物爷爷！”她只是从心灵深处发出了呼喊。当她呼唤植物爷爷的时候，不需要通过树木花草的传播。但是植物爷爷没有回答她。

“植物爷爷！”她又喊道，“植物爷爷！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她感到一阵恐惧，“怎么回事呀？你到哪儿去啦？”

“安静，小跑腿，”植物爷爷那昏昏欲睡的缓慢的心音终于传来了，“我哪儿也没去。”

“我以为人家在地下发现了你，”特威格说，“你不回答我，我还以为有人伤害了你，甚至杀了你……”

“安静，安静点儿，小跑腿，我厌倦了，我非常厌烦跟你是同类的那些人，不久之后我可能真的要睡着了，”植物爷爷说，“要是我真的睡着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还会不会醒过来。不过，我不相信我会被杀死。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会被弄死，我没有把握，也许它们只是样子改变一下，暂时不说话而已。等到宇宙记起它们来的时候，它们又会成长起来说话了。我不像你的那些同类人，他们只有一个形态。我有几种形态，无论是根呀、枝呀、花呀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差别。小跑腿，不管我回不回答你，我总是在这个世界上等你。”

特威格的泪珠滚滚而下，把她脸下的上全弄湿了。

“你不知道！”她哭着说，“你会死的，你会被他们害死的。你不了解，可你还以为这不过是睡着罢了！”

“我才了解呐！”植物爷爷说，“我比你这黄毛丫头知道的不知多多少，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片刻而已，而我已不知活了多久了，我曾看见过高山从地上耸起又落下。这些人只能找到树根和摧毁树根，可是我的形体何止是树根一种呢，因此，我怎么会死呢？要是树根完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植物呢，我仍然是各种各样植物的一部分呀，我也是你这个小跑腿的一部分呢。要是有朝一日这些东西都完了，这个星球毕竟是土和岩石构成的呀，我还是土和岩石的的一部分呢。如果连这个行星也完了，那还有其他的兄弟行星和姊妹行星，我仍然是行星的一部分呀。如果连行星也没有了，宇宙中还有其他天体呀。我曾在这里孤独地教我自己说话，教我跟所有大大小小的植物兄弟妹妹说话。而在另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离我们的星球太遥远了，以致连我也看不到。但就在这个遥远的世界上，与你相同的人类一直在教自己说话。所以，现在我跟你能在一起谈话。要是我们以前不是混成一体，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我们怎么能心灵相通呢？”

“可是就我来说，你还不是死了！”特威格呜咽着说，“我受不了！我不能让你去死！”

“那我能给你讲什么呢，小跑腿？如果你思想里真的认为我死了，那我也就完了；如果你认为我是不可能被害死的，那我就死不了。你会永远感到我跟你同在，除非你对我毫无感情。”

“可是你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呀！”特威格哭着说，“你是无所不能的，当我还是一个孤苦伶什的婴孩时，你就照顾我，我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记不起来，他们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是你使我活下来，把我抚养成人，并一直在照顾我。而现在你想让自己被人毁灭，我怎么能不管呢！你完全不应该自暴自弃，让他们来毁灭你，你可以在这些人面前打开地壳，让火热的岩浆毁灭他们，你可以把江河的水舀干，让他们喝不到水。你可以把有毒的花粉、种子传播出去，让他们生病。可是你就是无所作为，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躺在那儿，让他们找到你，并把你害死！”

“照你说的那样去干也不是办法呀，”植物爷爷说，“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还不久，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反正这不是宇宙发展的规律。按照你刚才讲的那样破坏与毁灭，岂不是一切东西都完了，也谈不上什么生长发展了，当然也谈不上我的生长发展了。小跑腿呀，你总不希望我生病和停止生长吧，是不是呀？”

“可那总比死好呀。”

“看你又来了，这种思想是没有头脑的思想。小跑腿呀，要是你偏要悲哀，那我也没有办法使你不悲哀。在你脱离你自己的同类，一个人孤零零地成长时，我已经动用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植物兄弟姊妹来照料你，因为我希望你高高兴兴地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一辈子。而你却并不高兴。我知道的事情虽然远远超过你，但在丰富的知识面前，我懂得的东西太少了，我还得不断地学。正因为我懂得的东西太少，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使你高兴。要是你非感到悲哀不可，那就随你的便吧。反正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跟你在一起，也许你不会相信，但我将跟你在一起，现在和将来，永远在一起。”

特威格感到植物爷爷的注意力已不在她身上了。她就躺在那儿对着身底下的土地啜泣，她为自己的孤独而流了一会儿泪。不久泪水就少了，她想起了哈克交给她要办的事。于是她就慢慢地站起来，开始向南跑去，迎面而来的清风把她脸上的泪水吹干了。

特威格跑呀，跑呀，她那富有诗意的动作开始慢慢地把她内心的恐惧和悲哀驱散了，就像温暖驱散严寒一样，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步逐步的。要是约翰·斯通这个人真的能像哈克所说的那样会办事，那就什么事值都好办了。她突然想起来，最好还是去核对一下来的那帮人的情况，于是就来了个急转弯，回头向供应点跑去。特威格来到了森林里的那块空地边上，供应点就在那里。她向前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那些男男女女和他们的车辆已经到了。她站在那里不用担心，因为这帮人虽然与特威格是同类，但他们的视力和听力都不如她，而且她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树丛作掩护，他们根本看不到她。

特威格离他们不算远，所以她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她看得出来，有辆车的履带断了，需要修理。一些男的正在车左侧的履带旁边忙忙碌碌。那条履带像一条巨大的金属手表带一样松松散散地挂在车侧的驱动轮上，而那敞篷的车身就像一只朝天开口的盒子。其他没有参与修理的人则在夕阳的余辉下站在一旁，蝶蝶不休地在争论什么。

“……臭婊子！”这是伯格的声音，他正在说特威格。他脸上的伤口早已不流血了，原来的血迹也擦干净了。不过他额头上的伤口还是红红的。“我们把他俩抓到后，先在哈克面前把她吊死，然后再吊死他！”

“不行，”说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瘦瘦的细高个儿，上身穿一件短短的褐色皮茄克，下着一条乡里乡气的皮裤子，屁股右上方的黑皮套子里挂着一把激光手枪。“先得让她说话，该杀的是那个叫什么植物爷爷的老鬼。然后再把她送到哪个合适的家庭里去。”

“合适的家庭……”伯格喊道，他正想再往下说，另外一个女的打断了他。这个女的长得比较矮壮，她穿的是女式服装，但外面罩着一件齐膝长的风衣，脚登一双皮靴。她那件风衣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可不白了。尽管她没有带什么武器，但她看上去比那个细高个女的更加武腔武调，说话也更加粗声粗气。

“伯格，闭上你的臭嘴！”这个女的说，“你开口之前，最好先想一想，免得懊侮都来不及。我们一本正经的庄稼人家庭早就为这个小姑娘作好安排了。这几年来她虽然跑出去变野了，但她毕竟是人类的后代呀，只要对她进行好好的教育和训练，她就会变成一个懂规矩的好女人的。等我们抓到她以后，你可别起坏念头，或动手动脚。这一帮人里，只有我们做老婆的会使她讲出那个什么鬼爷爷的藏身之地来，你们男的甭想。”

“看你能……”伯格咆哮着说。

那个矮壮的女人哈哈大笑起来，特威格听到她的这种笑声不禁全身都哆嗦了。

“你以为我们能不让你说话吗？”这个女的边笑边说，“要是你真的不说话，那岂不是也跟那个小丫头差不多了？”

特威格缩回身去，前面的树叶挡住了她的视线，她就看不见这些人和车了。不过。她要知道的已经全知道了。那些车辆现在不会开，所以哈克在到达高石区之前，就没有被他们追上的危险了。高石区是一个丘陵地带，地上布满了大块大块的鹅卵石和其他石头，车子根本走不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抓住他，但至少现在他们是抓不住他了。这一点她是可以肯定的。

特威格转过身来，又向南跑去，去找那个叫约翰·斯通的人。这时候，太阳已经在森林后边消失，暮色苍茫的黄昏笼罩着大地。

她又飞奔起来了，而这种飞奔又使她觉得陶醉和温暖，把她刚才听见那帮人说话时的浑身哆嗦和寒颤渐渐驱散了。在她飞跑的时候，谁也抓不住她，更不用说对她采取什么可怕的行动，逼她讲出植物爷爷根体在地下的藏身之处了。

太阳早已下山，一轮又大又白的明月高挂在吉森行星的上空。特威格的眼睛一经适应，就觉得这轮满月的光芒几乎跟夕阳的余辉差不多亮，所不同者仅仅是月光只有白色和灰色两种不可思议的色调，没有其他色彩。就在这种光线之下，大大小小的树丛纷纷向两边分开，让她过去。而她脚底下的那些小兄弟们则像一块柔软的灰绿色地毯，在她面前铺开，形成了一道月光和阴影交差的过道。特威格就在这条过道上轻快地向前飞奔，好像脚不沾地似的。

她一点不费劲地跑着，速度越来越快，好像就在地面上、树丛中和月光下滑行一般。四野里万籁俱寂，她耳边的呼呼风声就像阵阵音乐，陪送着她一往直前。周围空荡荡的，好像除了森林和月光外，什么也没有，而她就在这静悄悄的空间跑着。有一阵子她觉得天底下好像只有她一个人了，她甚至把植物爷爷和哈克也忘了，更不必说乘车来的那帮人了。他们好像都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在永无休止地跑着，除了她那手舞足蹈的身影在皎洁的月光下飞奔外，什么人也没有，只有她跟世界。她觉得孤独，永远是那么的孤独。

太阳下山后的夜空，是月亮和星星的天下。那一轮明月现在比刚才升起时小多了，它在繁星点点的苍穹中徘徊，显得非常突出，非常孤立。特威格就在这明月当空的深夜里一路跑下去，植物兄弟姊妹们则为她开道让路，并在跟她的心灵进行微妙的联系。她终于从孤独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听到它们在告诉她，她要找的那个人已经不远了。它们把那条为她安排的过道铺向这个人，让她顺着方向去找。特威格在溶溶的月色和疏疏的树影中，发现前面有一点黄色的光亮在忽明忽暗地闪耀。她在夜风中闻到了一股气味，那是烧枯树枝的气味，中间还夹杂着一个人和一头动物的气味。

她终于找到他了。他正在林中的一块小空地上露营。那块小空地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砾石，上面长满了苔薛。一条小溪从林中流出，在砾石底下绕了个半圆后又向对面的林中流去。这首小溪不宽，特威格很容易跳过去，她隔着小溪望去，只见一堆小小的篝火在燃烧，旁边坐着一个男子汉，他身材高大，穿一身黑色的野外服装，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堆篝火，乍一看他好像也是一块长满苔藓的砾石。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一只有蹄的大动物，她的同类人管这种动物叫“马”。这个动物不是嗅到就是听到了特威格，所以它昂起头来朝她所在的方向喷着鼻息。

这个汉子抬起头来看看马，然后又回头向特威格看来。

“喂，过来坐坐吧。”他说。

他的目光正对着她的方向，但她不想贸然上当。特威格认为他肯定看不见她，因为她藏在距他至少有四米多远的树丛里，而且那堆火花使他眼花缭乱，他只不过是根据那匹马的动作判断出有人在这个方向罢了。

“你是约翰·斯通吗？”她冲口而出地问道，忘记了只有哈克才能在这样的距离下听懂她的耳语声。可是他却出乎意料地回答了。

“是呀，你是特威格吧？”

她大为惊异，于是就从树丛中走了出来，让火光照在她身上。

“你怎么知道的？”

他笑了起来。他的嗓音低沉宏亮，笑声更甚——不过这是一种和蔼友好的笑声。

“这儿只应有两个人知道我的名字，”他说，“一个是叫哈克·伊利昂斯的人；另一个可能是叫特威格的女孩子，你的声音像特威格，不像是哈克。”他接着肯定的说：“我现在已经看到你了，你看上去就像特威格。”

她向前走去，一直来到小溪边上，跟他只有一溪之隔。现在她终于看清他的脸了，那是一张方正、白晰、英俊的脸，淡黄色的头发密而不长，稍为有点卷曲，不太浓的眉毛下是一双蓝湛湛的眼睛，蓝得像那夏天的湖水。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身后的那匹马不断地喷着鼻息，蹄子不停地在地上刨着。

“你干么老坐着？”特威格问道，“是不是躲着什么事情？”

他摇摇头。

“我不想惊吓你，”他说，“哈克·伊利昂斯留话给我，让我不要在第一次看到你时突然动作或碰你。如果我站起来，不是要把你吓坏了吗？”

“不会。”特威格说。

可是她估计错了。当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时，她还是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因为她从来没看到过如此高大的人。他比她想像中的任何人还要高大。当他站直后，他好像凌驾于一切之上，凌驾于她，凌驾于那堆篝火，凌驾于那块巨大的砾石，甚至凌驾于他身后那匹高头大马之上。说真的，特威格认为那匹马已经是够高大的了。她的心脏又开始跳得快起来了，就像她还在飞跑似的。不过她看到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小溪对面等着，身上丝毫没有威胁或邪恶的气息。她觉得他跟伯格，跟供应点的管理人，跟那一帮人里的男男女女大不一样。于是她的心跳又慢慢地正常了。她为自己感到害臊，接着就一跃跳过小溪，与他面对面地站着。

“我不怕，你再坐下来吧。”她对他说。

说着，她自己盘着双腿在他面前的地上坐下了。这时，约翰·斯通就像一座高山沉入大海似地也坐了下来。即使他们俩都坐着，他仍然好像凌驾于她之上。不过特威格觉得他这种凌驾于人的气势很亲切，就像她偎依在参天大树的枝叶下，丝毫不感到树哥哥有盛气凌人的味儿。

“我的马打扰你吗？”约翰·斯通问她。

她看看那高大的动物，带着点蔑视的口气说：“它脚上有金属的东西，会像车子那样把小生物踩断和压死的。”

“这倒是真的，”约翰·斯通说，“不过它脚上的马蹄铁不是它自己要钉上去的。再说，它喜欢你呢。”

他的话一点不假。那动物正在把它那个有点像锤子的头低下来，并不断地向她点头。它跟特威格之间有一段距离，但它好像要伸过头来跟她亲热似的。特威格的心软了，她伸手向它表示亲善，它就安静下来了。

“哈克·伊利昂斯到哪儿去啦？”约翰·斯通问道。

特威格的忧虑与焦急像潮水似地一下子涌回来了。

“在高石区，”她说道，“有人在追他……”

她把所有的情况都说给约翰·斯通听，她尽量用他能理解的方式来讲。因为她过去曾跟哈克以外的人说过话，可是他们只懂她说的一个一个词，不理解这些词合在一起的意思。但她现在对约翰·斯通讲话时，他不断地点头，而且看上去很能领会她讲话的意思，神情也非常关切，好像他对她的了解在不断地加深。

当她讲完以后，约翰就问她道：“这个铁锈泉离这儿多远？我们从这儿去要多少时间？”

“一个普通人得走六小时。”她说。

“那么，要是我们在太阳出来以前动身，我们就可以跟哈克同时到达那边了，是不是呀？”

“是呀，”她说道，“不过，我们应该现在就出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等他了。”

约翰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然后又看了看周围的树林。

“天黑，我走得慢，”他说，“哈克对我讲过，你不喜欢走得慢。再说，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坐在这里谈总比走着谈要好一些吧。我们还是等一会儿再走。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及时赶到铁锈泉的。”

他说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语气是那么的平静、安详，使特威格想起了植物爷爷讲话的口气。她虽然还没有十分信服他的话，但疑虑总算消除了，于是她就重新坐了下来。

“你吃过饭没有？”约翰·斯通问她，“噢，对了，你喜欢不喜欢像我们这样的人吃的东西？”

他微微地笑了笑。特威格顿时觉得他可能在笑她。

“我当然吃你们吃的东西，”她说道，“哈克跟我总是在一起吃饭的。我不一定非吃这些东西不可，但吃也没有什么关系。”

约翰严肃地点点头。特威格心中暗暗地在嘀咕，不知道他猜不猜得出来她没说出来的话。事实是植物爷爷虽然见多识广，但他并不真正了解人类的味觉。他给她从小吃水果、干果和其他叶绿素的东西，她是靠吃这些东西长大的。这些东西的味道虽然不错，直到现在还是不错，但她认为哈克给她吃的人类的食品要比这些东西有味道得多。

约翰开始张罗起两个人的饭来了，他一面打开一些小包小罐，一面问她一些问题。特威格尽她所能地回答，不过她认为，约翰这个人虽然很了不起，但对她的经历必然难以理解。

她甚至连自己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也记不起来了。她只知道植物爷爷曾经告诉过她，当她刚会走路的时候，她父母就双双病死在他们的小屋里。她一个人信步走出了小屋，植物爷爷发现她后就在冥冥之中点动她的心灵。由于她那时年幼，所以一经指点就跟他心灵相通，真是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她不仅能听到植物爷爷的声音，了解他的心意，而且还信奉他，相信他的一切。

植物爷爷指点她离开了小屋，穿过了她父母烧荒后想种的那块地，来到了树林里。树林里的树木把枝叶交织在一起，为她提供了一个躲避风雨的栖身之所。树林里有各种给她果腹的东西，她饿了后伸手就可拣到。在她长大之前，植物爷爷一直没有让她走近那个小屋的地方。直到特威格成年后，她才回到那里，当她跨进那间小屋时，只见绿色的藤蔓爬满了两张吊床，吊床上赫然躺着两具白骨。植物爷爷事先曾告诉她不要去动它们。她对这两堆枯骨毫无骨肉之情的感觉，而且她以后再也没去过这间小屋。

但她对哈克这个人却有点不一样。３年以前，当她与哈克相遇之时，植物爷爷早就把她叫做小跑腿了。哈克原来也是一个垦荒人，就像现在正在追捕他的那帮人一样。垦荒人跟固定农是不一样的：固定农把荒地开垦成熟地后，就定居下来，年复一年有规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耘、施肥和下种；垦荒人的谋生之道则很不一样，他最多在一块地上连续种两年就要换地方。

吉森行星上只有一块大陆，这块大陆上的大部分肥沃土地都被第一批来到这个行星上的移民们占了。那些后来的移民发现这块大陆上的其余土地比较贫瘠，土层也不厚，上面长满了植物爷爷的子孙。他们对这种土地上能长植物是毫不怀疑的，但要长庄稼那就得把植物爷爷的子孙都烧了，把它们的灰当肥料。这就是草木灰的由来。庄稼有草木灰作肥料，长势非常好，于是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林区流入城市。不过，连种两年庄稼后，草木灰里的养分被吸收得于干净净，再也没有肥力了。对于垦荒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只要另外找块草木茂盛的地方，再烧一次荒就行了。

3年前，当春雨还没有下的时候，哈克来到了特威格经常出没的这个地方。按说这时正是烧荒的最好季节，因为即将降临的春雨可以使草木灰里的养分渗到地里去。但哈克搭起帐篷后却闲逛着打发日子，他既不点火，也不烧荒。转眼就是夏天，再要种地已来不及了。特威格已来窥探过好几次了。开始她总是躲得远远的，以免被他看见。后来她越来越挨近他。她认为他是个不烧荒的垦荒人。他除了采集水果和干果这类植物爷爷给特威格准备的食品之外，从来不拿树林里的其他东西。她觉得这个人真是怪。

后来她慢慢地对这个怪人了解了。哈克是一个酒鬼。他跟其他垦荒人本来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有一年秋后，他拿了卖庄稼得来的钱去赌博，在打牌中赢了一大笔钱。接着他的头脑清醒了一阵子。对此他大概会感激一辈子的，因为他听从了当地一个银行家的话，把这笔钱存人银行生利。他只拿出一部分利息去买一些日常必需品，然后就带着这些必需品到林中去烧荒开垦新地。

可是，哈克第二次到森林里去的时候，却带了许多酒去。他搭起帐篷后，没有立即开始烧地垦荒，而是拖拖拉拉的不想动手，整天举杯自酌，安享清福。

他一个人单独在树林子里，没有必要像在城里那样匆匆忙忙地大口喝酒，他尽可输愉快快地慢酌慢饮，一直到酩酊大醉，看不清周围的景色。再说，他有钱存在银行里，根本不用担心没钱用，即使这一年颗粒不收也没关系。

所以到头来，哈克一无所获。

但是到头来，哈克也开始变了。他变得越来越少喝酒了，他不需要借酒浇愁。因为在树林里，他不用再为这个法或那个法生气了，这些像荆棘一样的法律往往刺得他怒气冲冲的想反抗，要不他就喝酒，一醉百了。哈克不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但他慢慢地开始注意到季节的变化了，他注意到了随着季节的变化，树林里每天以上千种方式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他把树叶、灌木和植物的根茎都看成是个别的东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觉得它们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绿色而已。最后，他两年毫无收成，于是就不得不开始工作。不过他还是舍不得把他住过的这块舒服地方烧掉。于是他就把那里的树皮刮掉，表示这块地方已有主，免得让其他的垦荒人来烧荒。然后他就挪了个地方。

哈克到了新地方后又与那里的自然环境打成一片，他怎么也不忍心放火烧荒。于是他又挪了个地方。这一次他来到了特威格所在的地区，当然他又没有烧荒。就这样，哈克与众不同的行动像鱼钩上的香饵一样，引起了特威格的好奇心，并在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把她引上钩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特威格大着胆子走进了哈克的帐篷，站在他前面不到几尺的地方。她已经观察了好几个月了，所以对他并不腼腆或害怕。

“你是谁呀？”她轻轻地问。

他对她打量了一番。

“我的老天，小姑娘，难道你不知道你不穿衣服不能这样跑来跑去的吗？”

穿不穿衣服只是他们俩需要互相了解的许多事情的第一件。特威格并不是不知道衣服，也并不是不知道其他人都穿衣服；她就是不喜欢穿上衣服后的那种感觉。事实上，她一点也不愚昧无知。植物爷爷早就留意到她的教育问题了。在她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他就按她每一个时期能吸收的程度，尽量学习她的同类人的知识。他曾不断打发她到跟垦荒人的农场毗邻的树林边上去，让她有机会观察她的同类人的工作和生活，并听他们讲话。植物爷爷甚至还决意要她用自己的嗓子发声，练习讲话。这一切特威格都听从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不加思索地盲从的。

特威格在植物爷爷的督促下，不仅学得了人类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许多其他不用语言表达的智慧和本领，这些智慧和本领大都是属于植物爷爷所生存的那个环境里的。此外，她从植物爷爷那儿获得的人类知识在传递过程中也受到了这样一种影响，即植物爷爷终究不是人类，他的思路当然是跟人类不一样的。

例如植物爷爷也知道人类是要穿衣服的，但对他来讲，这毕竟是一种异端概念，所以他没有强迫她非穿不可。特威格不愿意穿衣服，植物爷爷就教给她调节自己皮肤的温度来适应气候的变化，然后就随她的便了。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反正特威格爱怎样就怎样，他让她自由发展。这样，特威格在许多地方又跟她的同类人不一样。

所以她跟哈克见面时，就好像是两个异乡人的相会，彼此只有一点有限的共同语言和阅历。他们俩觉得双方之间的差异非常有趣，于是两人的伙伴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你现在终于穿上衣服了。”约翰·斯通听到这里插了这么一句话，并对她身上穿的那套软软的树皮衣服瞟了一眼。

“那是哈克的意见，他当然是对的，”特威格说，“我不在乎这点树皮，这点树皮以前是活的真树皮，我开始穿上这套衣服时觉得它有点擦皮肤，不过我让我的身体适应它，不使它在接触到我的肌肤时让我感到难受。”

“是吗？”约翰·斯通点点头说，他那一头卷曲的浅色头发在火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不过哈克怎么会跟这儿的行星政府发生关系，从而作出安排把我召来的呢？还有他自己的选民为什么现在要杀他呢？”

“哈克有一架教学机，他用它教了我许多东西，”特威格说，“不过他在这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知道了植物爷爷和其他许多事情。他不会跟植物爷爷说话，但哈克现在确确实实知道植物爷爷是存在的。”

“在城市地区，你的同胞好像认为植物爷爷是迷信。”约翰说。

“植物爷爷从来不注意城市地区的人，”特威格说，“不过，这儿的垦荒人都知道植物爷爷。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把他找出来，并杀害他，就像他们要杀哈克一样。”

“为什么呢？”约翰耐心地问道。

“两年前，哈克去竞选议员，”特威格说，“起初，其他的垦荒人认为有自己的代表到议会里去，这可是个大好事，所以他们都投他的票。可是他当选以后，却在议会里宣传植物爷爷，并大讲特讲禁止烧林开荒的道理。这时候，那些垦荒人就对他恨得要命，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放火烧荒的行当。但因为他是议员，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不敢碰他。可是，哈克当议员的两年任期昨天满了，所以他们认为谁也不会再管他了。”特威格讲到这里，不禁又悲愁起来。

“别怕，你放心……”约翰说，“其他星球上的人会管的，他们会照看哈克这类人的，他们也会照看像你的植物爷爷那样的生灵的。我就要来管。我可以向你保证，哈克和植物爷爷不会遭到不测。”

但特威格只是跪坐在脚跟上摇摇身子，她想到不能让自己听这种安慰话而掉以轻心，因为她微妙地感到这样做会招致灾难。

他们睡了一会儿，大约４小时后就起身。天还没有亮，约翰打点好行装后上马，特威格在旁边步行引路，两人穿出树林后，直向铁锈泉走去。

拂晓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一半多路了。开始的时候，那匹马因为天黑走不快，后来天越来越亮，它也就越跑越快了。特威格刚才还在为他们的速度慢而发愁，但现在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脚底下速度的变化。她的注意力已被约翰·斯通吸引过去了。她对他越来越入迷。他不仅身材魁梧，而且思想开阔。特威格一面走一面琢磨着这个高大的人，她觉得好像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尽管他对她有问必答，但她仍然不能一下子弄清这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呀？”她老是问他这个问题。

“生态学家。”约翰说。

“可是你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有时候有点像顾问，给新世界上的社会当局当顾问。”

“哈克说，你的工作有点像警察干的。”

“我想倒也是。”

“可是我仍然不了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约翰反过来问她。

她有点冷不防。

“我是特威格，”她说，“一个小跑腿，”然后她想了一想又说：“我是个人……是个姑娘……”她不吱声了。

“这就对了，”约翰·斯通说，“你现在明白了吧？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身分或干好几个工作。这就是我们对天地万物要小心行事的原因。在没有弄清楚移动或改变天地万物的结果，以及它们对我们自己的影响之前，可别随便去乱动或乱改变事物。”

“你讲起话来像植物爷爷，”特威格说，“只是他从来不对别人报复，甚至像垦荒人放火烧林这一类伤害他自己和他的儿孙的事，他也不报复。”

“他也许是聪明的。”

“他当然是聪明的，”特威格说，“但他是错误的！”约翰·斯通在马上低头向她看了看，他一直侧着脸听她那微弱得像耳语一样的讲话声。

“你有把握吗？”他问她。

特威格张了张嘴，然后又闹上了。她没有吭声，只是目不斜视地在他旁边向前跑。

“天底下凡是不死的东西，都在成长，”约翰说，“凡是成长的东西都在变。你的植物爷爷在成长，也在变化，特威格，你也是一样。”

特威格不想听他这种话，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说不出她想要听的话来。

他们俩在午前赶到了铁锈泉。那地方有一个不大的悬崖，一股小小的瀑布从接近山顶处直泻下来，流入一个宽阔的大水潭。水潭不深。底下的石头略带浅红色的条纹，因此看上去好像满潭锈水，再加上水中有股强烈的铁器气味，因此人们就称它为铁锈泉。当约翰和特威格来到的时候，哈克已坐在潭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等他们了。

“你们来得正好，”哈克看到他们后说，“再过几分钟后，我就要走了，不再等你们了。你们听见那边有声音吗？”

他以头示意让他们注意水潭对面的树林。这一回特威格不用借助植物爷爷的子孙就知道有情况了。其实她比哈克和约翰两人听得更清楚，有一帮人正在林中披荆斩棘地向他们走来。

“哈克，快跑！”特威格轻声地说。

“不用跑。”哈克说。

“别跑，”约翰·斯通高高地坐在马上说，“等他们过来，我们可以跟他们谈谈。”

他们三人就一起站在那儿，静静地等着。那帮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会儿后就出现在空地上了。他们一共13个人，10个男的和3个女的。他们走出树林后，一看到哈克、特威格和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斯通就站住不走了。

“你们在找什么人吗？”哈克问这帮人，他的口气里带着点嘲笑的味儿。

“你很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伯格说道。他又弄来了一把铁钻头挂在身上。他一面向哈克走过来，一面就从皮带上拿下那把钻头握在手里，“哈克，我们现在就来照料照料你们，你、那个小妞儿、还有你那个朋友，不管他是什么人。”

那帮人也跟在伯格后面向他们三人涌过来。

“别动！”约翰·斯通开腔了，他那低沉的嗓子使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

他慢慢地跨下马来，站在地上。在他下马之前，他先在马镫子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才一提腿翻身下马，他的动作和神气真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概，所以那帮人又停步不前了。斯通接着就对这帮人说：

“我是星际政府的生态学家，奉命到这个星球上来调查有没有危险地糟踏自然资源的现象。因此，我在某些方面得到政府的授权。其中之一就是可以传唤别人到官方的听证会上作证，说明情况。”

斯通说着就把左手的手腕举到嘴边，他手腕上有什么东西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他就对着那东西说道：

“哈克·伊利昂斯，我责令你一旦收到传票，你必须以证人身份出席听证会；特威格，我责令你一旦收到传票，你也必须以证人身份出席听证会。你们出席听证会的一切费用由公家负责。出席听证会是你们当前的首要义务，任何地方法律，地方当局或个人都不许以其他义务或借口来限制你们出席听证会。”

约翰把他的手腕从嘴边移开，并轻轻地放在他旁边的马脖子上。那匹马站在他身旁温驯得像一只大狗，他轻轻地拍拍它。

“你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这些证人，知道吗？”他又对那帮人说。

“嗬，好吧，知道了。”那个身材结实、穿白色风衣的女人说。

“知道了？你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知道了？”伯格勃然大怒，“他没有带家伙，这个叫什么生态学家的只有一个人，难道我们就让这小子来阻止我们吗？”

伯格向约翰一步步走来，约翰稳如磐石地站在那里。伯格越靠近约翰，就越显得矮小。等到他离约翰还不到几步的时候，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他的头顶还不到约翰的肩膀。他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站在一个成人面前一样。伯格停下来回头一看，那帮人里谁也没有跟着他。

当伯格回头瞧的时候，那个穿白风衣的女人突然嘲笑起来。

“你呀，伯格，真是有勇无谋。”她洋洋自得地说。

她说着走上前来，用肘把伯格推向一边，然后就站在他前面，双眼恶狠狠地瞪着约翰。

“生态学家先生，你吓不倒我，”她说道，“我这辈子见过的人可多着呢，你吓不倒我，你那个星际政府也吓不倒我，什么也吓不倒我！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把哈克抓起来绞死，并把这小姑娘带回去好好养大吗？告诉你吧，这并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是因为没有必要。哈克并不是惟一跟首都有关系的人。两个钟头以前我们就在手提电话中听到了消息，说你正在到这里来。”

约翰点点头。

“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道，“不过，这也无济于事。”

“无济于事？”她说话的口气很傲慢而且还带着几分得意劲儿，“我们要搞哈克和这个姑娘的目的，无非是想知道那个植物老鬼的下落罢了。哈克找你帮忙，我们就找仪器设备来帮忙，把那个老鬼头找出来。两天以前我们就把这种设备装在飞机上，开始在这个地区勘测这老鬼的根部系统。我们估计它可能藏在这个地区的什么地方，因为它是在这儿把这个姑娘拉扯大的……”

“完全没有那么回事！”特威格以最大的嗓门喊道，“到处都有爷爷的踪迹，整个大陆，整个世界都有。”

可是那个女人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听到了可能也不会注意她。

“昨天我们已经发现它了。生态学家先生，你爱保护哈克和这姑娘，你就保护吧。可是你怎么阻止得了我们在自己的地上挖掘，并把我们找到的东西烧掉呢？”

“胡乱摧毁有智能的生命……”约翰刚开口，那个女人就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生命？你还没有找到它，你怎么知道它是有智能的呢？而且即使你找到了它，你能干什么呢，发传票把一些根传唤来吗？”

她说着大笑起来。

“好呀！”伯格转过身来冲着她。她仍然笑个不停。伯格说：“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她向伯格探过身来，好像要对他的黑胡子啐一口似的。“告诉你？相信你？你配吗？”

“我有同样的权利……”伯格提出了抗议。

可是她不等伯格说完话，就绕过他走到她的同伙那儿去了。

“得啦，我们走吧，”她对他们说，“等听证会结束以后我们再来收拾他们俩。不管他们跑到哪儿，我们总会找得到的。”

那帮人像突然惊醒过来的牲畜一样动起来了。她领着他们向前绕过水潭，在特威格、哈克和约翰·斯通三人一马面前走过去。她离特威格只有一臂之距，所以她一面走一面伸出手来在特威格的右肩上拍了一下，应该是说在她肩膀的树皮衣服上拍了一下。特威格被她拍得往后退缩了一下，但露西·阿罗迪特只是对她咧嘴笑笑，并在她面前走过去了。她带着那帮人走进了树林，顺着约翰·斯通和特威格刚才来的那条路走了。伯格也跟着他们走了。几分钟之后，他们的声音就消失在远处。

“是这样的吗？”哈克在一片寂静中问约翰，“确有这样的设备能找到植物爷爷的盘根错节根系吗？”

约翰皱皱眉头，眯起了那一双蔚蓝的眼睛。

“有，”约翰回答说，“这是一种新式的热跟踪设备，它能觉察出非常细微的差别，只要植物根部的液体一流动，它就能测量到最微小的热量变化。我想在你们这个星球上谁也不会知道这种东西，更不用说……”他突然住口不说了。然后又换个话题说：“我真不相信有人竟会把这种东西送到这儿来，而我却没有听说。不过在商业地区，总是有人会冒险投机的。”

“把他们抓起来！”特威格轻声地说，“宣布他们用这种东西是非法的！”

约翰摇了摇头。

“我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你爷爷是有知觉的生物，”他说道，“没有这种证据，我是没有合法的权力来保护他的。”

‘你不相信我们？”哈克的瘦脸在胡子茬底下显得更瘦了。

“不，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相信你们的，”约翰说道，“甚至在人类开始离开地球之前，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像，即：要是有人想把一种植物砍掉或烧掉，它就会在微电流计上显示出反应来。很久以来，人们就认为植物具有智能反应，并能作出智能反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植物与人类进行智能交流的现像是合乎逻辑的，你们说的那个植物爷爷就像这种情况。不过我还得亲自跟它接触，了解一下，或者取得某种证明它存在的确凿证据。”

“不过，照刚才那个叫露西·阿罗迪特的女人说，再过一两天，恐怕没有什么东西好接触了。”哈克接着说道。

“是呀，”约翰应了一声就回过头来问特威格：“你知道植物爷爷在哪儿吗？”

“到处都有他。”特威格说。

“特威格，你应知道斯通的心意。”哈克转回头来又对约翰说：“斯通，她知道他的下落。”

特威格对满脸是胡子茬茬的哈克瞪了一眼。

“你应该告诉我，”约翰·斯通说，“我越早碰到植物爷爷，就能越早保护他。”

“不！”特威格轻轻地说。

“宝贝，你可要懂事呀！”哈克说，“你不是已经听见露西·阿罗迪特说了吗，他们会找到爷爷的。假使他们知道，你为什么还不让约翰·斯通知道呢？乖，对他说吧。”

“我不相信！她是在撒谎，她根本不知道！”特威格说。

“如果她知道，你这不是太冒险了吗！”约翰说，“如果在我碰到植物爷爷之前，他们就挖掘到他并把他毁了，你这不是失去你最想挽救的东西了吗？”

“植物爷爷的儿孙们即使会说话，也绝对不会讲出他的下落来。”特威格低声说，“所以我不会讲出他的下落来的。”

“不讲也行，那你就把我带到他那儿去吧。”约翰说。

特威格摇了摇头。

“特威格，听着，”哈克插进嘴来，特威格对他望望。“特威格，你得听斯通的话呀。”她又摇摇头。

“那你就问问爷爷本人吧，让他作主。”哈克说。

她第三次摇摇头，然后就走到一棵树旁边，伸开两臂抱住了树干。她倒并不是光想让树枝帮她跟植物爷爷谈话，还想把她的脸藏在树于背后，不让哈克和约翰两人看见。

“爷爷！”她在心中说，“爷爷，你听到我在说话吗？这叫我怎么办呢？”

没有回话。

“爷爷！”她的心灵在呼唤。

仍然没有回答。特威格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她觉得她一点也接触不到植物爷爷了，他不是被害就是沉睡去了。于是她竭力地把自己的灵感延伸出去，最后终于感到他还在，不过，他没有注意到她在呼唤。

“爷爷！”

可是，毫无用处。这种情况就像一个人站在远远的高山顶上，她用耳语般的嗓子向他呼喊一样。植物爷爷已经陷于沉思之中，她叫不应他。她竭力抑制住向她心头袭来的阵阵恐惧和悲痛。过去，爷爷总是跟她息息相通，只是最近这几年自从垦荒人大片大片烧荒以来，他才开始独自沉思，并谈到他要去长眠了。

特威格慢慢地放开树干，并回过身来面对哈克和约翰两人。

“他就是不答理。”她说。

三个人谁也不说话。

“那就由你拿主意了，是不是呀？”还是哈克先开腔，他的口气很温和。

她点点头，心里乱极了。不过，她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不带你到爷爷那儿去，”她举目向斯通脸上望来，“我想自己去，去看看情况怎么样，那些垦荒人是不是已经发现他了，你们在这里等着我。”

“不行，我不能等，”约翰说，“我到这儿来想亲自看看那些被烧过荒的地区。现在有时间，我应当去看看。如果我在采取措施保护你爷爷之前，把这个案子提交到法院去，我就得尽量收集证据。”

“我陪你去看。”哈克对约翰说。

“不，”约翰说，“你应一直向南走，到你第一个碰到的集镇或村庄去向当局报告，说你是我传呼的证人。这样，就可以把你受到法律保护的事列入公开记录。你能避开刚才走的那帮人吗？可千万不能让他们抓住你呀。”

哈克哼了一声，表示对那帮人既憎恶，又蔑视。

“那好！”约翰说，“我得把事情搞得有把握些。那你就到最近的居民点去吧，喔，这居民点叫什么名字？”

“法尔维尔，”哈克说，“在西南方向十几里的地方。”

“法尔维尔，好。等我看过几个被烧荒的地区后，我到这个地方去找你。我有张地图，上面标有被烧地区的位置。”约翰回头对特威格说：“特威格，你就去看看植物爷爷吧，看看他有没有被人发现的迹像。然后你就尽快来找我，你看能做得到吗？”

“当然罗，”特威格傲慢地说，“无论你走到哪儿，我的植物兄弟和姊妹一定可以告诉我你的下落。”

不过，她转身要走之前，犹豫了一下，她对哈克不放心地看看，一阵阵的担心好像是什么动物的锐利牙齿在啃她似的。

“喂，你可千万别喝酒呀，”她对哈克说，“假如你喝醉了，他们就会想法子要你好看的。”

“我答应，一滴酒也不喝。”哈克说。

她仍然有点犹豫。不过她知道，她越是在这里久留下去，就越是不想走。所以她狠狠心就扭头走了。一会儿后，她就消失在树林中间，看不见他们两人了。

特威格疾走如飞。以往，她只要一跑就高兴得什么东西都忘了，可是现在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满腹心事，那些使她担心的情况像一群看不见的恶魔一样紧紧地跟随着她。她的心灵在不时地唤呼着植物爷爷，可是他没有回答。只要有可能，她就停下来跟植物爷爷的根子根孙接触。

森林每天在成长和变化。当特威格需要在林间快走时，她从来没有计算过她到底走得有多快。她毕竟是个人类呀！在地球死亡之前，人类就开始向空间进发了。那时人类还在地球上举行马拉松赛跑。特威格走路的最快速度就和当时马拉松赛跑的冠军差不多，要快也快不了多少。不过，差别就在于特威格必要时，可以整天按这种速度或接近于这种速度不停地跑下去。现在，她就是在这样跑，也不知道自己跑得有多快。反正，她飞快飞快地在赶路，林中大大小小的树木和树丛纷纷向两边退缩，为她让出一条走廊来，让她飞奔。她的两条腿在晌午的阳光下倏忽摆动，几乎没有在地上投下影子。

当特威格到达目的地的边缘地区时，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不久，她就来到了目的地，植物爷爷的盘根错节的根系就在这个地区下面１５至４０公尺的深处，上面是一片森林。从边缘地区到这里，一路上的植物兄弟姊妹都向她显示，没有一个垦荒人的足迹曾经踏上过这里的原始森林。不过，在她没有来同它们接触之前，它们都未能事先跟她通声气。特威格一到之后，就伸开双臂抱住一棵高高的树姊，让那些思想滞缓的树叶回忆这一周来逐日逐夜的所见所闻。

可是，除了飒飒的风声之外，这些树叶想不起来还听到过什么别的声音。没有人在它们旁边经过，甚至远远的地方也没有；附近也没有传来过什么机械的声音。除了太阳、月亮和星星每日每夜定时在它们头顶上来来去去外，只有云彩飘过，有时间或夹杂着一场阵雨。

露西·阿罗迪特一定是撒谎，这些垦荒人要么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设备，要么就是没用这种设备在这里找过植物爷爷。特威格宽慰地舒一口气，就倒身扑在地上，在小草兄弟之间张开双臂拥抱着她的天地。

爷爷安安全全，仍然像以前那样安安全全。特威格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着这一阵子宽慰。这样，睡意就突然向她袭来了。事实上，她已经足足跑了几个小时，真是又急又累，现在这一松弛，使她马上就睡着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轮明月高挂在明净的夜空。植物爷爷正在思索，他没有专门思念她，只是在想别的什么事情的时候联想到了她。他好像若有所思地缅怀着她，感到她不会听到他的心声。

“……这个世界是被大气所包围的，我可从来没有延伸到大气以外的地方去过，”他心中在想，“不过现在，我的小跑腿将要跑到世界的尽头去。尽头过去是星星，星星过去还有更多的星星，过去，过去……直到宇宙深处，越过去越深。在那宇宙深处，一个个巨大的星系像朵朵云彩在飘浮，或像一大群撒开腿的孩子一样在四散奔跑，你追我赶。它们从一个共同点向四面八方扩散出去，一直散到时间和距离的最终边缘，在这广袤无垠的空间有着许多许多生命。我的小跑腿会慢慢地了解它们，了解它们的起始和结局，以及中间发生的一切过程。她将会了解它们的诞生和生长过程，她将会了解时间和空间中一切生命所经历的过程究竟是偶然的呢，还是有意安排的。所以，有破坏就会有创造；有沉睡就会有觉醒；有失败就会有胜利。就像这个世界的两极，有严寒的冬天就会有温暖的夏天一样。他们干尽一切来摧毁我，到头来只会使我的小跑腿获得新生，成为一个来往于星际间的伟大的使者……”

“爷爷！”特威格叫了起来。植物爷爷的思路突然被打断了。

“小宝贝，你醒了吗？”爷爷问道，“如果你睡醒了，那你就该走了。”

“走？”特威格问道，她仍然有点迷迷糊糊。“走……为什么？到哪儿去？去干什么？”

“你的老朋友哈克快要死了，你以后的朋友约翰·斯通正在快马加鞭地赶到他那儿去，”植物爷爷的心灵在对她说，“那些想摧毁我和哈克的人设下圈套把他害死了，他们很快就要到这儿来也想把我弄死，现在你该走了吧。”

特威格这才完全惊醒过来，她一骨碌爬起身来。

“怎么回事？”她急忙问道，“哈克在哪儿？”

“在法尔维尔北面的一条山沟沟里，看起来他好像是喝醉了酒，迷路走到那儿失足跌死的，其实他是被人家从悬崖上推下来的。我们的敌人设圈套让他喝酒，然后把他带到那里往下一推，他就摔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告诉我呢？”特威格哭起来了。

“告诉你也没有用，”植物爷爷说，“哈克的死是免不了的，正像他们要到这儿来弄死我，也避免不了一样。”

“到这儿来？”特威格火冒三丈，“谁能到这儿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他们知道，”爷爷说，“当你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个叫露西·阿罗迪特的女人在你肩膀的树皮衣服上钉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小玩意儿能够发出呼叫信号，她那里有个听得见这种信号的东西。因此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她都知道。你到这里不再往前走了，他们就知道你找到了我，因此也就知道我所在的地方了。”

特威格伸手向肩膀后面摸去，她的手指摸到了一个又圆又硬的小东西。她把它从树皮衣服上拨出来，拿到前面一看，只见那玩意儿在月光底下像一颗没有光泽的珍珠，底下有一根尖尖的小针。这家伙就是靠这根小针插在她的树皮衣服上的。

“我把它拿开！”她说，“把它拿到别的地方去……”

“那也没用了，”爷爷说，“别折磨你自己了。在他们来以前，我就要去长眠不醒了，他们只能摧毁我的根部，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特威格说，“你等一等……我跑去找约翰·斯通。在他们使你的根部受到重大伤害之前，他能赶到这儿来。这样你就不用去睡了……”

“小跑腿呀，小跑腿，”爷爷说，“即使约翰·斯通今天救了我，他也只不过是把我不可避免的命运往后推一阵子而已。自从你的同类人踏上这个星球的那一天起，我迟早总是要去长眠的，这是必然的。要是你了解我现在高高兴兴去安睡，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悲哀了。你要把我有用的东西传下去，传到我不能传的地方去，传得远远的、深深的，要超越距离和想像。”

“不！”特威格哭着说，“我不会让你被人弄死。我要跑到哈克那儿去找约翰·斯通。他会来救你的。你等着我，爷爷！等着……”

她心灵中对爷爷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转身向法尔维尔跑去了。草兄草弟们在她前面开路，大大小小的树枝为她让路。可是她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动作。她一心只想着爷爷不能死……不能死……

她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可是当她跑到法尔维尔附近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草见草弟们把她引到那个又深又黑的山沟沟里。在山沟沟远远的那一边的树林里，微微发白的天空下衬托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和一匹高头大马的黑色轮廓。但山沟里仍然是一片黑暗，沟底下有一堆什么东西躺在那儿，那就是哈克。特威格一看到哈克，暂时把植物爷爷忘了。她不顾一切地从山沟边沿上直冲下去，要是换个人，准保跌跌撞撞摔上几十个跟斗了。可是她头脑中对哪些地方崎岖不平，哪些地方有树丛或荆棘非常清楚，所以她连趔趄也不打一个就跑到了哈克身边，跪了下来。

“哈克！”她又哭又喊，泪流满面。

山沟沟那边传来了一阵巨物坠地的响声，那是一个体重显然不轻的人跳下地来的声音。接着约翰·斯通就步行来到哈克身边，他在她对面蹲了下来，伸手用手指在哈克瘦削的下巴下面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喉咙。

“他已经去世了，特威格。”约翰说，他的眼光从哈克身上转到了她身上。

她悲痛得五内俱焚，把哈克的头捧在膝上一面摇，一面哭泣。

“哈克！我叫你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她哽咽着说，“你答应过我！你答应过你不喝酒……”她悲哀得说不下去了。

她意识到约翰·斯通已从她对面走到她旁边蹲了下来。他在她旁边像一座巨大的峭壁笼罩着她。约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背上和肩膀上，他的手是那么大，好像一扇拱门绕着她一样。

“特威格，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他那深沉的嗓音在她耳朵里隆隆回响，“有些事情总是会发生的……”

这口气多像是爷爷说话的口气，她突然想起了植物爷爷，立即机警地抬起头来听着，可是什么也没听见。

“爷爷！”她大声呼喊，这喊声不仅出自她的心灵，而且还是她平生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嗓子喊出来的，喊得如此清楚，如此响亮。

可是，没人答应她，而且连回声都没有，这也是第一次。过去，只要她一喊，尽管植物爷爷不在听她，但她总可以听到回音说爷爷在。可是这一次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由植物爷爷儿孙们组成的那个难以想像的联系网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在听，在等，并把她的呼唤一直传到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去。可就是没有反应。这个行星世界没声音了。

“他走了！”她失声痛哭起来。这句话在树叶和树枝之间传开了，从草叶传到草叶，并沿着丘陵、峡谷、平原和高山之下的植物根部一直传出去，“走了……”

她颓然倒在她坐着的地方，连哈克的头还放在她膝盖上也忘了。

“你是说植物爷爷吗？”斯通问她。她本然地点点头。

“全完了，”她高声说道，她刚刚会出声的嗓子变得麻木不仁和死气沉沉，“他走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

“不！”约翰·斯通低沉地说，“决不会完的。”

他看着她，在她旁边站了起来。

“特威格，”他的口气温和，但很坚定，“绝对不会完的。”

“会的，会完的，你听……”她忘记了约翰跟别人一样，他是听不见植物爷爷的声音的，“这个世界现在没声音了，像死的一样，没有别的人了。”

“有，有人，”约翰说，“你不就是，有你就有一切。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不了解植物爷爷，更不用说别的世界上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去向他们说明。”

“我不会跟别人谈话，”她仍然半跪半瘫地倒在哈克的尸体旁边，“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告诉你，什么都完了。”

约翰·斯通弯下身去，把她抱了起来。他抱着她向山沟沟那头走去，走到他的马旁边，并抱着她上了马。她挣扎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约翰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把她压服了。

“时间在过去，”约翰说。特威格把她的脸贴在他宽宽的胸膛上，只听见他的嗓音在一层肌肤后面低沉地说：“事物在变化，这是永远也不会停止的。即使植物爷爷和哈克仍然活在这儿，即使吉森行星仍然处于过去那种状态，你还是要成长和变化的。凡是没死的东西总是要成长的，凡是在成长的东西总是要变的。反正，不管我们想不想，我们要作出的决定会越来越大；不管我们计划不计划，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会越来越重。归根到底，总要作出这样的选择：要么热爱一切，要么什么也不爱。在其他的世界上可能会有像哈克这样的人，也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会有另外一个像吉森行星这样的世界。但我们不可能像找到这个植物爷爷那样去找到另外一个植物爷爷，也不会找到另外一个特威格。这就是说，你应当像植物爷爷那样去爱一切星球世界和一切在成长中的事物。他不可能到别的星球上去，而你是可以去的。特威格，这就是你的任务。”

她不吭声，也不动弹。

“去试试看吧，”他说，“爷爷把这个任务全交给你了，你就把他留下的担子挑起来吧。你要向吉森行星上一切生长的东西讲话，告诉他们，失去爷爷并不是什么都完了。”

她偎依在他胸前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不会，”她说，“这没用，我也不会。”

“去对他们讲吧，”他说，“不要放任不管，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还有你呢，难道这不是爷爷要你干的事吗？”

她又摇摇头。

“我不会……”她呜咽着说，“要是我对他们讲了，那爷爷就不会醒来了，真的永远长眠了。我不能这样干。我不能永远撇开他，我不干！”

“那爷爷指望的一切都完了，”约翰说，“哈克所干的一切也白费了。哈克怎么样？”

她立即想起了哈克。哈克什么话都没留下。现在，那马每往前走一步，哈克就离他们远一步，最后也将被湮没在忘却之中。

“哈克！我不能……”她在心中默默地对他说。

“不能……？”哈克的形象朝后向她看看，他向她眨眨眼睛，接着就开始唱起来了：

人们常说要像内德·凯利那样雄赳赳，气昂昂，

今天他们又在说要像内德·凯利那样雄赳赳，气昂昂，

哈克那沙哑的破嗓子唱出来的这些熟悉的歌词像阳光照遍了她的全身，像利箭穿透了她内心那一堵阴暗、沉重的悲痛之墙。这堵墙是她失去爷爷时堆砌起来的，堵塞了她的心灵。她马上想起了地下的鲜花现在也要失去她这个伙伴了，而它们还无声无息地处在蒙昧之中。她心里充满了内疚。从现在起，她也要走了！

“没有关系！”她用心灵和声音同时对这些花儿说，“没有关系，我，特威格，还在这儿呐。你们决不会孤独的。我答应你们，即使我到其他地方去，我总会设法跟你们联系的，不论我在哪儿……”

她的心头话马上被植物兄弟姊妹们接过来，传出去。从山谷到丘陵，从平原到森林，到处传开了她的话。从最小的草弟草妹到最大的树兄树姐都在高兴地传着他的话，它们传呀，传呀，一直传到世界的尽头。

特威格闭上眼睛，最后躺在约翰·斯通的宽大的怀抱里。她不知道他要把她带到哪儿去，肯定是离古森世界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过她现在知道，没有一个世界会是太远的；她也知道，在爷爷曾经梦想过而无法到达的老远老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正在等着她，等着她去说话。

爷爷是一去不回了，哈克也是一样。不过，这可能不是结束，也许是刚刚开始。也许……至少她已经对爷爷的儿孙们讲了，他们决不会孤独的。这样，她的难受程度就稍微减轻了一点，就减轻那么一点儿。那匹马不停地走着。蹄声得得，非常有节奏，特威格就在一起一伏的颠簸中睡着了。

# 《天才》作者：西奥多·斯特金

布伦特太太和普雷舍斯坐在农舍的走廊上。小乔基从牲口棚后面侧着身子溜出来，蹑手蹑脚地向他们走过去。普雷吉斯七岁，有一头卷发，很干净。她在摆动式沙发椅里停止了摆动，注视着乔基。布伦特太太正在看一本杂志。乔基在台阶底下停住了脚步。“妈！”他刺耳地大喊一声。

布伦特太太吓一大跳，沙发椅在后面摇过了头，她那时髦的头发碰到墙板上。“我的天啊，你这小——宝贝，吓我一跳！”

乔基笑了。

普雷吉斯冲着他说。“小歪牙！”

“你要找妈妈，”布伦特太太说，“为什么不到里面去叫她呢？”

乔基“啊——”了一声，厌恶地否定了布伦特太太的建议。他脸朝房子，用预示灾难和死亡的声调叫了一声：“妈！”

厨房里晔啦地响了一声，接着是轻轻的脚步声。乔基的母亲，珀尼太太走了出来，把一缕头发从吃惊的眼睛上方掠到脑后去。

“我的宝贝儿，”她轻声说道，飞快地冲出来，在乔基身边跪下来。“它把它的小崽压坏了吗？哎呀，它——”乔基说：“给我一枚镍币！”

“给他吧。”普雷舍斯建议道。

“当然，我的宝贝，”珀尼太太焦急不安地说，“一定给。只要我们一进城，我就给你一枚镍币。要是你乖的话，我就给你两枚。”

“给我一枚镍币，”乔基不祥地说道。

“可是，我的宝贝，你要它干吗？你在这里要一枚镍币干什么呢？”

乔基伸出一只手来。“你不给，我就憋气，把自己憋死。”

珀尼惊慌地站起来：“哦，我的宝贝，不要憋气。哦，请你不要憋气。我的拎包哪儿去了？”

“在书橱顶上。我够不着。”普雷舍斯说道。她不记前仇。

“哦，是的，是在书橱顶上。乔基，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她的喊喊喳喳声在屋子里逐渐消失了。

布伦特太太眼睛朝上，一言不发。

“你是个讨厌鬼。”普雷舍斯说。

乔基庄严地望着她。“妈，”他迫不及待地喊道。

珀尼太太立即来到他身边，手里拿着一枚镍币。

乔基伸手接过镍币，顺手一指，告状说：“她叫我讨厌鬼。”

“真是的！”珀尼太太气呼呼地说，“布伦特大太，我看你的孩子太不懂礼貌了。”

“她懂，用尼太太。需要礼貌的时候，她就有礼貌。”

珀尼太太好奇地望着她，断定布伦特太太说这话（当然，这话是不对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于是转向她的儿子。她的儿子正迅速地走回牲口棚去。

“帕德尔斯，别碰伤了。”她喊道。

她没有得到回答。她对布伦特太太和她的女儿淡然一笑，走回她的厨房里去。

“帕德尔斯，”普雷舍斯沉思默想地说，“我知道她为什么叫他这个名字。记得格拉迪斯的小狗——”“普雷舍斯，”布伦特太太说，“你不应该用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

“我也认为不应该，”普雷舍斯沉思着，她表示同意，“但他的确是一个——”布伦特太太凝视着她那雕刻般的粉红色嘴唇，警告她：“普雷舍斯！”她摇摇头。“我已经叫你别那样说了。”

“爸爸他——”“爸爸被汽车门夹住了拇指，情况不同。”

“不，”普雷舍斯纠正道，“你说的是他在黑暗中只打开车门下半部的那一次。当他被夹住拇指的时候，他说——”“你想看看我的杂志吗？”

普雷吉斯站起来，很娇气地伸了伸懒腰。“不，谢谢你，妈妈。我要到牲口棚里去，看看乔基拿了那枚镍币要干什么。”

“普雷舍斯—－”“什么事，妈妈。”

“哦——没什么。我想这也好。可别跟乔基吵架。”

“我不跟他吵，除非他跟我吵。”她回答道，笑得很甜。

普雷舍斯穿着一双新的漆皮鞋，后跟很硬，鞋扣很宽。干净的鞋扣在黄袜子的衬托下闪闪发亮。她一路小心地走着，避开那些伸到路上来的湿草，沉着地踩过一小片泥地。

乔基不在牲口棚里。普雷舍斯穿过牲口棚，闻到稻草末、干草和畜粪混合的强烈味道，心里很高兴。外面是猪圈。乔基站在栅栏旁边。他脚边有一小堆绿苹果。他捡起一只苹果，用尽全身力气朝那头棕色母猪猛掷过去。“扑”的一声正好打在母猪的肩隆上，母猪“嗷”地叫了一声。

“晦！”普雷舍斯说。

扑——嗷！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普雷舍斯，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又捡起一只苹果。扑——嗷！

“你这是要干什么？”

扑——嗷！

“听见了吗？当我打中妈妈的肚子时，她也是这么嗷嗷叫。”

“她也这样？”

乔基举起一只苹果说。“瞧，这是一块石头。你听。”

他掷了出去。嗖——嗷！

普雷舍斯印象很深。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往后退了一步。

“晦，瞧你往哪里走，你这傻瓜。”

他向她跑过去，粗暴地抓住她的左上臂，把她推出去，撞在栅栏上。她痛得大叫起来，站起来直揉手臂，连皱都搓掉了。此时，他虽害伯，但更生气。

乔基根本不理睬她。“你和你那双发亮的脚，”他咆哮道。他半跪在地上，抚摸着两根插在地上的树枝。距离大约八英寸左右。“刚才你要是踩在这两根树枝上，你会把它们压扁的！”

普雷舍斯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新鞋上。她站着，转动一只脚，看着从鞋头上和擦亮的鞋帮上发出的亮光，沾沾自喜的情绪又逐渐回到了她身上。

“什么？”

乔基用树枝把松土挖开，一连刨出了埋在地下的五个瞎眼的小东西。它们大约只有四分之三英寸长，四肢很小，已经干枯了，鼻子在抽搐着。它们在蠕动。还有蚂蚁，忙忙碌碌的蚂蚁。

“这是什么呢？”

“老鼠，你这傻瓜，”乔基说，“是小老鼠，我在牲口棚里发现的。”

“它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呢？”

“是我放进去的。”

“它们在那里呆了多久？”

“大约四天，”乔基说着，重新把小老鼠掩埋起来，“它们可以活很长时间。”

“你妈妈知道那些老鼠在这里吗？”

“不知道，你最好什么也别说，听见了吗？”

“你妈妈会打你吗？”

“她？”他用不相信的嘲弄口吻吐出了一个字。

“你爸爸呢？”

“哼，我猜他很想打我，可是他没有机会。他一打我，妈妈的病就发作。”

“你是说她会对他发火吗？”

“不，傻瓜，是病会发作。就是双手在空中乱抓，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浑身抽搐。”他抿着嘴笑了。

“可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大概是她对付爸爸的唯一办法。他总想干涉我，她不让，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那你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有天才，这是妈妈说的。”

“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

“你真是有点爱管闲事。”

“我不相信你能做成什么事。”

“什么，我不能？”乔基涨红了脸。

“不能，你就是不能！你吹的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什么也做不成。”

乔基逼近她，当面威胁她。就象在星期六那部电影中那个留灰白胡子的人对绑在烈性炸药桶上的牛仔发出威胁一样。

“我不能吗，嗯？”

她坚持自己的看法。“好吧。要是你真这么能干。咱们就看看你拿那枚镍币能干什么吧！”

奇怪得很，他倒不好意思了。“你会笑我，”他说。

“不，我不笑你。”她坦率地说。她住前走，眼睛睁得老大，摆头晃脑，好让她的金耳环摇未摆去。她彬彬有礼地说：“真的，我不笑你，乔基－－”“好吧，”他说着，把脸转向猪圈。那头有斑纹的母猪正在栅栏上路蹭着，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她只稍微瞟了它们一眼，重又想她自已的心思。

乔基和普雷舍斯站在栅栏上，往下看着那头猪宽阔的背部。

“你对谁都不会讲吗？”他问道。

“当然不会。”

“那好。你看着。你看见过猪形的瓷储蓄筒吗？”

“当然看见过。”普雷舍斯说。

“有多大呢？”

“哦，我有一个这么大的。”

“哼，那算什么。”

“我的女朋友格拉迪斯有一个这么大的。”

“呸！”

“呜，”普雷舍斯说，“在城里的一家杂货店里，我看到过一个这么大的。”

“那可真大，”乔基只好承认。“现在我要叫你看一样东西。”他对着那头有斑纹的母猪严厉地说，“你是一个猪形储蓄筒。”

那头母猪马上就不在栏栅上蹭蹭了。它一动不动地站着。它的鬃毛缩到皮下去了。它变得又便又亮——象小女孩的鞋子一样硬，一样亮。在宽阔的背部中开出现了一个开口——普雷舍斯认为，那开口是本来就有的。乔基取出一枚冒着汗水热气的镍币，从开口处扔了进去。

镍币在母猪体内“当”的一声反弹起来，声音显得遥远而空洞，象是玻璃发出的声音。

珀尼太太走到走廊上来，吱吱嘎嘎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疲倦地叹了口气。

“他们总共没有几个人，不是吗？”布伦特太太说。

“你不知道，”珀尼太太悲叹道。

布伦特太太的眉毛往上一扬，说：“老师说，普雷舍斯是个好样的。那可真不容易。”

“是的，她是个很好的小姑娘。可是我的乔基姆有——天才，这你是知道的。这就更不简单了。”

“他有什么天才？他能做什么？”

“他什么都能做。”珀尼太太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道。

布伦特太太睨视了她一眼，看见她疲倦的眼睛闭上了。她耸了耸肩。这使她感到舒服了一点儿。为什么当母亲的总要坚持说自已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强呢？

“哟。我的普雷舍斯，”布伦特太太说，“请你注意。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孩子。她年岁很小，钢琴却已经弹得很好了。她还不满八岁，已经弹第三册了。”

珀尼太太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乔基不弹钢琴。如果他要弹，他肯定也会。”

布伦特太太心里明白，她这个牛皮已经吹到家了，所以也就不再举别的例子了。她改变了策略。“珀尼太太，难道你没有发现，对孩子严格，容易使他们听话懂礼貌吗？”

珀尼太太终于睁开了眼睛，忧虑地望着布伦特太太。“孩子应该爱父母。”

“那当然！”布伦特太太微微一笑，“可是现在人们如此溺爱孩子，给他们那么多自由，他们简直成了小暴君！我实在无法理解！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乔基姆。”她马上又亲切地补充了一句：“他是个可爱的孩子，真的——”

“这孩子无论要什么都得给他，”珀尼太太用奇怪的声调咕哝道，既痛苦又生硬，“必须时时保持让他快乐。”

“你一定非常疼爱他，”布伦特太太不怀好意地说。她突然决定要让这个弱不禁风、溺爱孩子的女人作出反应。她的目的果真达到了。

“我恨他，”珀尼太太说。

她又闭上了眼睛，现在她几乎笑了，好象她早就盼望说出这句话。她突然坐得笔直，苍白的双眼瞪得溜圆，她揪着自己的下唇，拼命在下拉，样子十分可笑。

“我的话不是当真的，”她喘着粗气。她跪倒在布伦特太太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话不是当真的！别告诉他！他会对我们进行报复的。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会把屋梁松开。他会把早餐变成蛇和青蛙，把炉门变成一张露出牙齿的大嘴。别告诉他！别告诉他！”

布伦特太太大吃一惊，这些话她一句也听不懂。她本能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了这个女人。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乔基说，“我什么事都能做。”

“哎呀，”普雷舍斯望着那头瓷猪，悄悄间道，“现在你要用它来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想，我要再把它变成一头猪。”

“你还能再把它变成一头猪吗？”

“我不用变，傻瓜。它自己会变成一头猪的。我很快就会把这件事忘得精光。”

“你总是这么健忘吗？”

“不。如果我把那头老瓷猪打破，时间就需要长一些。而且它再变成猪的时候也是破碎的，一切内脏支离破碎，鲜血淋漓。”他窃笑着补充道，“我曾经对一头小牛这样干过。”

“哎呀，”普雷舍斯说，眼睛依旧睁得很大，“将来你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对，”乔基显得很高兴。“不过，现在我想做什么也都能做。”他蹙了蹙眉头，“有时候我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你长大以后会知道的。”她满怀信心地说。

“那是毫无疑问的。我要住在城里的一幢大房子里，向窗外眺望。我要把人打碎，把他们变成鸭子变成蛇等等。我要把苍蝇变得象老鹰一样大，甚至象马一样大，并且把他们放到学校里。我要把大楼撞倒，把人压扁。”

他捡起一只绿苹果，准确地朝那头棕色的猪掷去。

“天啊，你用不着练习钢琴，也用不着听老先生讲课，”普雷舍斯对将来可能发生地事产生了兴趣，“你甚至不必——哎哟！”

“怎么回事？”

“那只甲虫。我讨厌他们。”

“那不过是一只鹿角甲虫，”乔基自以为了不起的说。

“你看，我让你看一件东西。”

他拿出一盒火柴，划着了一根。他用一个肮脏的食指把甲虫的头在下按，用火柴的火焰烧它的头。普雷吉斯聚精会神地看着，直到甲虫完全不会动弹为止。

“我很怕甲虫。”他站起来时她说道。

“你是个胆小鬼。”

“我才不是呢。”

“你就是胆小鬼。女孩子全都是胆小鬼。”

“你脏，你是个讨厌鬼。”普雷舍斯说。

乔基迅速走向猪圈，蹲下身来，从饲料槽旁边抓起一大把脏东西，如她劈头盖脑地撒过去，淋沥沥落了她一身，有一大团粘粘的东西落在她那左脚铮亮的鞋尖上。

“现在谁脏？现在谁臭？”他得意地问道。

普雷舍斯提起裙子来看，心里既怕又恨。她的双眼充满了愤怒的眼泪。她啜泣着向他冲过去。她以小姑娘笨拙的姿势打了他一下，手拍在他的肩膀上。她又打了他一下。“嗨！你在打谁呢？”他惊讶地叫道。他往后退，突然大笑起来。“我会收拾你的。”他二话没说，人就不见了。

普雷舍斯又气又恨，低声吸泣着。她拔起一撮青草，开始擦鞋子。

突然，某种东西闯进了她的视野。她瞥了它一眼，不禁尖叫起来，连忙往后退。原来是一只其大无比的鹿角甲虫，有实物的三倍大，正迅速地向她爬过来。

在拐弯处又遇上一只——也许是同一只。

她用又黑又亮的硬鞋子使劲往甲虫身上踩下去，由于用力太猛，小腿肚子足足痛了半小时。

她回到屋里时，男人们已经回来了。布伦特先生刚才一直在审查珀尼先生的电子围墙设计图。在他们离开之前，没有人想起乔基。珀尼太太的脸色很难看很恐怖。乔基还没有回来吃晚饭，布伦特太太就要走了，这使珀尼太太很高兴。

布伦特太太问普雷舍斯，为什么衣服搞得那么脏，她一声不吭。在这种情况下，布伦特太太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再追问了。

在汽车上，布伦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她认为乔基把珀尼太太都快逼疯了。

第二天早上，当乔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自己差点被吓疯了。

他们十分惊异地发现，普雷舍斯那只坚硬的黑鞋上竟然粘着那么多甲虫碎儿。而且，到了适当的时候，那些甲虫碎儿还会在他们女儿的床底下变成更可怕的东西呢！

# 《天龙星座的黑太阳》作者：[美] 里加

刘勤霞译

在灿烂的星海中飘浮着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体——一只外表粗糙、边缘模糊的碟子。星星在碟子里的一边隐退，半个小时后又从另一边出现。只有在这儿，那些熟悉的星座才显得更明亮，它们的式样也显得更复杂，更精美。在所有这些星座中，唯独飞鱼星座有一颗特别出色的星——我们自己的太阳，天上最亮、最美的星。

但是，我们这时没有望太阳，也没有欣赏恒星绣出的精美图形。我们的眼睛都盯着这个黑色的圆形物体，尽管在一片浓重的阴暗中看不清一点细节，无论是用肉眼还是用望远镜。我们这艘宇宙飞船上的全套人马一共有六人：查鲁欣，领导这支探险队的老头儿，我们都叫他爷爷；瓦伦佐夫两口子，儒尔达谢夫两口子，再加上我——拉迪·布鲁克辛。

“唔，我们掉转头飞回去吗？”查鲁欣爷爷问道。

“没有一点办法啊，”总工程师托利亚·瓦伦佐夫回答说：“我们的火箭只适合在陆地上着陆，而那儿却都是水，到处是一片海洋，我们固然有手控车床，可以在飞船内对火箭加工，六个技术半熟练的人要干一年才搞得出一点名堂。就是到了那时候，我们在水上着陆也会淹死，我们不能冒那样的险。”

“再说，我们的燃料也快消耗完啦，”拉辛姆·儒尔达谢夫补充说：“我们跟你算过这笔帐。一次登陆，意味着要耽误七年时间。我们没有足够的空气来满足这额外的七年的需要，何况我们都不年轻啊。”

阿耶莎扯了扯拉辛姆的袖子。在爷爷面前提到年龄的问题是不礼貌的，拉辛姆忘记了。爷爷已经九十多岁啦。

“我们总不能空手飞回去吧，”盖丽娅·瓦伦佐娃说。

这时，查鲁欣说了一句：“那么，只有一条出路。”

我们都望着这位领导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一个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的是阿耶沙。

“决不能空手飞回地球！”她几乎是尖声叫喊着。

“衡量生命的是行动，不是言词。”

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查鲁欣爷爷这么说。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看他的情景。那是深秋季节。潮湿的风，寒彻肌肤。一架袖珍飞机载着我飞过百草凋零的田野，飞过叶落枝空的树丛，飞过古比雪夫海面上铅灰色的波浪。于是，在一片泥土的悬崖上，我看到一道明亮的蓝色篱笆和一幢绿色的玻璃似的小屋，门口有一位身穿温暖的人造豹皮的老人，他浓密的头发已经闪现点点银霜，好象也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我已经从照片上认熟了他。我关上袖珍飞机，在老人脚下笨拙地着陆，笔直降落在一条沟里。

“来，换掉衣服，再作自我介绍吧，”他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来。

我就是这样认识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查鲁欣的。这位著名的宇宙飞船船长，第一次飞往金星的宇航员中有他，第一次在木星的人造卫星上进行探险考察的指挥员是他，他第一个登上土星，第一个登上海王星，还做过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在这儿，在古比雪夫海的海岸上，他正在消磨他辉煌的一生的晚年。

我自己也和宇宙空间的星球有关系，不过那是一种间接的关系。从个人受的教育来说，我是个建筑工程师，我的工作是在非洲东部的乞力马扎罗山上建设行星星际总站。一个专家，当他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奇异的领域内，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改变周围的事物，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再说，我的年纪轻，又充满自信心。因此，我正在拟订一项计划，准备把整个太阳系重新改建。当时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情况已经查明，太阳系内其他的行星都不适宜于住人，对人类差不多没有用处。我建议把这些行星重新加以安排。要使金星和火星进入地球的运行轨道，给火星增添人造大气层，净化金星大气层中的碳酸气。我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原子爆炸的方法，使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分裂成更小的星体，以便减少它们原有的引力，再使这些分裂而成的星体一个个更加靠近太阳。我提议在海神星上建立探险队的殖民地，派遣探险队进行恒星星际的航行。根据我的计算，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内，海神星可以在邻近的所有恒星系之间环航一周。此外，我还想在木星上教育儿童，利用木星引力特别大的条件，使孩子们的肌肉和骨胳长的结实，回到地球都成为身强力壮的人。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样美妙的计划一个也没有被采纳。然而，我并未罢休，仍然顽强地在各个机关里来往奔走，拜访一些卓越的专家。一点也不奇怪，我当然会去找查鲁欣，因此不怕麻烦，飞向了古比雪夫海滨。找他的人多着哩：梦想在外层空间工作的年轻人啦，作家啦，初露头角的科学家啦，还有选他当苏维埃代表的当地群众啦。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象我见过的很多人一样，这位老人倾听着我的谈话，脸上露出带着优越感的宽宏大量的微笑。

“你的问题，拉迪·格利戈里耶维奇，”他说：“就在于你向前跑得太快了。我们没有必要住到太阳的所有星球上去，地球上还有足够的地方，也舒服得多。你的主意三百年以后才用得上。你肯定会对自己说：瞧，我多么敏锐啊！其实，毫无益处。忙着去考察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当问题必须解决又可能解决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开始改建太阳系的全部行星。到那时，他们自然也轻而易举地考察你今天忙来忙去的这些事。”

我不同意这位老人的见解，但并没有跟他顶撞。我觉得，一个人在自己的想象里能够生活在未来的时代，这是值得赞许的。因此，我继续唠唠叨叨地把我的计划的细节说给老人听。老人微笑着，批驳我的设想中的一些漏洞，但还是坚持邀请我下次休假日再来作客。他也许是喜欢我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自信心，也许还因为他感到乡间别墅太沉静孤寂了。夏季的几个月和冬季不同，他的孙儿女、曾孙儿女都来别墅小住，花园里洋溢着孩子们的笑语喧哗。但是，在冬季里，仅仅只有信件和电话。

这样一来，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就常常倾听我的谈话，我也听他向电子速记机口授他那著名的回忆录。《共青团真理报》当时刚刚开始连载这部回忆录。当然呐，你一定会想起回忆录开头的那句话：“我们的探险队飞往月球，去开始准备……”

我记得我当曾对老人说过：“您不能象这样开头，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人们写回忆录，开头总是谈童年，谈他们诞生的日子，甚至还附有家谱表。您呢，却对您生命中的四分之一绝口不谈，开头就说‘我们的探险队飞往……”

正是在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他说：“拉迪，我们宇宙专家有计算生命的特殊方式。我们不是用年月来衡量生命，而是用发现和探索来衡量生命，所以我这本书一开始就谈第一次发现的故事。”

“可是读者却想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您怎样走上探索行星的道路的，他们对这些事很感兴趣。”

老人不同意。

“你错了，年轻人，人们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我做的事。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心爱的职业。有的时代尊敬水手，另一个时代尊敬代表、飞行员和发明家。我们宇航员是二十一世纪的宠儿。人们总是记得我们，总是把请帖首先送给我们，总是把第一排的座位留给我们。”

在那本回忆录第一卷的后记里可以找到上面的那些话，也可以读到下面的这一段话：“我非常幸运，生下来的时候正是外层空间有了伟大发现的时代的黎明期。我的童年时代和宇宙航行的婴儿期正好吻合。我还没有长大，人类就已经掌握了月球。青年时代，我梦想飞往金星。成年时代，梦想登上木星。老年时代，梦想登上海王星。技术的进步使我的这些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实现。在我的一生中，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速度由每秒８公里上升到每秒８００公里。人类支配的空间不可估量地扩大了。在上一个世纪中期，人类只掌握一颗行星——一个半径为６３００公里的球体。今天，人类掌握的星球领域，半径已经达到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公里。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大。由于把自己的世界和别的世界互相比较，我们丰富了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只有一个梦想还没有实现：我们还没有遇到别的能够思考的理性动物。我们并未厌倦，但目前却不可能再前进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太阳系的极限，访问了太阳系内所有的行星。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恒星之间的宇宙空间。已经走完了四个光时的距离，但是离太阳系外最近的一颗星却有四个光年的距离。我们已经达到了每秒８００公里的速度，还需要把速度再提高一百倍。我们显然不能很快地飞向别的太阳，有人说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光子火箭和其他更大胆的计划到目前为止还只不过是计划。在外层空间进行发现的时代也许要中断三个世纪或四个世纪。”

人们到外层空间去遨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拿我自己来说吧，作为一个工程师，吸引我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在行星之间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内进行建筑。帕惠尔·查鲁欣却想去发现理性动物。怀着会见理性动物的希望，他飞到外层空间去发现新世界。现在，我们却来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终点。再没有可以发现的东西了，但是查鲁欣却不愿意仅仅作一个宇宙飞船的驾驶员。平静，荣誉，孙儿女，回忆录，乡村别墅……如果我的头脑里没有突然出现可能有黑太阳的想法，查鲁欣也许会在象一潭死水的平静生活中了结他的一生。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实际上就是查鲁欣自己向我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不甘心承认再没什么可以飞去的地方了。

那么，我是怎样推论出可能存在着黑太阳的呢？

太阳系全部距离的极限是四个光时，到太阳系外最近的一颗星的距离是四个光年，中间是一片广阔的空虚。但是，是否能够断定那儿是一无所有的空虚呢？我们仅仅知道那儿没有明亮的星星，否则就会被我们看到。可是，那儿也许有黑暗的不发光的物体啊。我们的天图也许象我们的大部分地图，上面仅仅标出了“星的城市”，却完全没有标出“星的农村”。

就拿直径为十五光年的一个领域来说吧，其中有四个太阳——我们自己的太阳，半人马座的主星，天狼星，小犬座的主星。我们也可以说有七个太阳，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太阳外，其余三个太阳都是双星。

但是，在上面说的这一片广阔的空间内，还有几十个光线暗淡模糊的星星——红矮星，次矮星，白矮星。这些星星离我们都不远，但是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用肉眼看到。只是在二十世纪，我们才知道它们离我们这么近。

因此，在这一片空间里，既有肉眼看得见的一颗颗星星，也有在望远镜里才看得到的星星。那么，就在这同一片空间内，会不会有望远镜也看不到的千百个天体呢？当然，在我们已经知道的千百颗暗淡模糊的星星里，要找出其中一百颗靠近我们的小星星，那是非常困难的！

天体的温度也提示了同样的结论。

在星星的世界里，规律是这样的：星越大，它的温度越高，越小，温度越低。太阳比红矮星大十倍，红矮星的温度只有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假设某些天体的大小相当于红矮星的十分之一，它们将有多高的温度呢？也许是１０００°，６００°，３００°或者１００℃吧。这类天体，即使是其中最大的，它的发光度也是无足轻重的，其余那些的发光度更是等于零。温度低于６００℃的天体，只能发出看不见的红外线。那就是看不见的黑太阳啊！这些黑太阳中，有一些是温暖的、黑暗的行星，从内部发出热力，表面温度达到零上３０℃。这些星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这些星星呢？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人寻找它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容易找到它们。一般来说，在地球上不可能看到黑暗的行星的。地球本身也辐射红外线，我们自己就生活在红外线火焰的海洋中。生活在红外线火焰里，却要注意到遥远的一颗小星星的光芒，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怯生生地向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谈了上面的这一切看法。我从眼角注意到老人脸上那种带有优越感的微笑消失了，蓬松的眉毛皱了起来。我认为我自己的推理是逻辑谨严的，难道还有原来未估计到的缺陷吗？我多少有点迟疑地说完，等着他来驳斥。

“这倒很有趣，拉迪，”他说：“一颗从内部发出热力的行星，一个由内向外的世界。那儿的一切跟地球上都不同。那儿可能有生命，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呐，如果没有光，就不可能有植物，但是有没有动物呢？在地球上，有些动物生活在黑暗里，在地穴中，在海洋深处。动物界比植物界更古老。可是，有没有高级动物呢？高级形式的生命能够从永恒的黑暗中产生出来吗？”

于是，他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肩膀。

“你我两人也许又要飞往外层空间了，拉迪！你是不是准备飞到外层空间去寻找你的黑太阳呢？”

“您呢，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发起脾气来啦。

“我为什么不飞去呢？我还不老嘛。我还没有满八十岁呢。要知道，我们的统计数字把中年确定为九十二岁半呵。”

六个月后，月球中央观察站宣布发现了第一个黑太阳，即使是我也感到惊奇。

没有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这一切要推迟很久才会发生。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事务和娱乐。他拔掉他的温室中璀灿绚丽的鲜花，将温室改成车间。他停止写回忆录，让一个没有写完的句子就那样戛然中断。那架电子速记机什么也不干，只是不停地写信给科学机构、群众团体、对外层空间有兴趣的老朋友、同志们、学生们、在月球和火星上的人以及远距离的宇宙飞船等等，每封信都不屈不挠，热情洋溢，有说服力，呼吁组织一次寻找黑太阳的宇宙远航。我不得不赞美这位老人充沛的精力，仿佛他过去坐在乡间别墅里，只不过是在等待这一声信号。他也许真正是在等待这个信号，然后就奔向伟大的目标——尚未发现的世界。他能够飞往外层空间，他能够寻找搜索，作出发现。

在天琴星座、人马星座……中，都发现了黑太阳。离我们最近，我们最感兴趣的黑太阳是在天龙星座之中。它的表面温度是零上１０℃，它和地球的距离仅仅只有七个光日，只比海王星远四十倍。宇宙火箭可以在十四年的时间里飞完这段距离。

一年后，火箭出发了，其中装载着瓦伦佐夫两口子，儒尔达谢夫两口子，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和我。只有我才知道老人花了多大力气才说服宇航当局，让他和我参加这次远航。他的不利条件是年龄太大，我的不利条件是年轻，没有经验。

远航的最初的日子，正象我第一次旅行到莫斯科，一切都趣味盎然，却又非常熟悉。这些情况，我已经在书本里读过上百遍，也在电影里看过上百遍了。从高处看来，地球象一个在天空里投下阴影的巨大圆球，首先是四倍的地心引力，然后出现了失重的奇迹，月亮是奇异的黑与白的世界，表面上布满了麻麻点点的凹痕，深深的黑影，陡峭的深渊，年代久远的尘埃。这些景象，我在书本里读到过，自己也想象过。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惊奇不已。接着来的却是宇宙飞船日常生活的单调沉闷的岁月，这往往是作家们避而不写的，一间小小的睡觉的舱，长三米，宽三米：几张吊床，一张桌子，一个碗柜。隔壁是一间稍微大一点点的工作室，里面有望远镜、控制板、仪表和计算机，再往前面就是储藏室、发动机房和半公里长的燃料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沿着燃料罐散步。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穿上飞行服，在飞船四周的宇宙空间里翻腾。然后，又是那张吊床，那张桌子和那个碗柜。实际上，就等于监狱里的牢房，三十年的单独监禁。

黑暗和星星，星星和黑暗。

我们的表上有二十四个刻度，否则真会弄不清时间，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毫无区别。

白天，窗外是星星；夜晚，窗外还是星星。

一片沉寂。一片平静。然而，我们确实是在飞行——一条直线上的稳定的运动状态，每小时将近一百五十万公里，每天三千五百万公里。

我们写下了飞行日志：“５月２３日，已飞越１０亿公里。６月１日，已穿过土星轨道。”

穿过土星轨道的时候，我们举行宴会，唱歌欢庆。实际上，这纯粹是传统的形式上的里程碑，因为到达轨道以前是什么也没有的一片空虚，穿过轨道后同样是什么也没有的一片空虚。就事实来说，轨道本身是在离我们遥远的另一侧。这时眺望土星，就象一颗普通的小小的星，不会比在地球上看得更清楚。

正是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设计了各种各样庆祝的仪式。他是善于消磨时间的大师。即使是在宇宙火箭里，时间也不够他消磨。睡觉醒来后，至少搞一个小时的空间操练。不搞这种操练，肌肉在永久失重的情况下就会萎缩退化。然后，每人都必须在宇宙空间里巡游，首先检查火箭外部，再检查火箭内部。接着，在望远镜旁工作，再就是吃饭，饭后，他向我口授回忆录两小时。因为要避免超重，我们不能把电动速记机带来，每天由我笔录。然后，阅读缩微书籍（译者注：每张可缩印印刷物几百页，供以后放大阅读）。爷爷每天阅读一小时，时间一到就把书搁下。这既是消遣，又是为了保持饱满振奋的情绪。爷爷常说：“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明天。”

至于我，我尽力仿效他的榜样。我完全懂得：只能这样作。如果纵容自己的坏脾气，就会忘乎所以，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头闷闷不乐，第二步就会懒散消沉，最后就会病魔缠身。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外层空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悲据：有人纵容自己意气消沉，居然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以前掉转头来飞回去。

工作是医治情绪不好的唯一良药。但是，要做的工作不多。日常的检查和修理并不需要很多时间。我常常把时间花在重建行星的计划上，但那只不过是聊以自慰。一个人孤军奋战，绝不可能超过全人类这个强有力的集体所作的工作。而且，随着每一年的消逝，用地球上的标准来衡量，我的知识是越来越陈旧落伍了。在地球上，全人类奋发前进，我对他们的进展却一无所知。

消磨时间的唯一有意义的工作是进行天文观察。我们编了一套目录，测量星体之间的距离，通常采用三角形测量法，三角形的底边是地球轨道的直径，底边的两角引向要测量的星球。三角形的高——地球到所测量星球的距离，由底边及两角来决定。但是，三角形越来越狭长，可能出现的误差也就越大，因为这方法只适用于离地球最近的星球，我们进行这项测量就比较容易——我们现在离太阳比地球离太阳远一千倍，我们的三角形底边比原来的长一千倍，测量距离的精确程度也要高一千倍。大体上说，这一点运用于所有在望远镜内看得见的星球，在我们这次宇宙远航的全部航程内，始终可以进行这项工作：测量和计算，计算和测量。于是，在飞行日志内列出项目，在目录里编上号码，光谱等级ＡＯ，距离７１１８光年。有时，我们一边写下这些数字，一边为这些数字激怒。我们度过漫长的一生，也仅仅只相当于七个光日。谁也不能飞越七千多光年的距离，谁也无法飞到ＡＯ级的太阳那儿去啊。

沉闷无趣，单调厌烦，还得加上持续不断的警惕。可能整年整月平静无事，然而每分钟却又可能出现毁灭性的灾难，因为外屋空间并不是完全空无一物，其中有到处飞动的陨石和陨石尘。按照我们的火箭的飞行速度，即使与“气云”相撞也是危险的，那就好象猛然跳入水中。在外层空间，我们确实遇到了科学上前所未闻的稠密区域。一进入这样的区域，所有的东西都开始移动，胸部也感到压抑难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弄不明白。陨石尘腐蚀火箭外壳，金属发生疲劳，出现干扰电流。这样一来，所有的一切都逐渐损耗掉，会出现漏气、操纵失灵、仪表指示紊乱等乱象。

多年平安无事，可是突然……因此，在整个航程内，随时都必须有人值班。

单独值班是最难受的时候，使人情不自禁地怀念地球。你不由自主地渴望在田野和树林中散步，渴望看到盛开的皎洁的雏菊，渴望看到在蓝天中歌唱着的云雀。你如饥似渴地盼望和人群在一起，走进地下铁道，来到运动场，参加集会。你想听到大声的叫喊，而不是一片沉寂。你想置身于稠密拥挤的人群中，膀子被周围的人推来擦去，很多很多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女人和姑娘……你闭住眼睛，仿佛看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游行的队伍、鲜艳明亮的彩旗……你睁开眼睛，看到的却仍然是那个吊床，那张桌子，那个碗柜，窗外仍然是星星和无边的黑暗。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我们六个人在宇宙火箭里轮班工作，轮班守望和睡觉。

在轮班守望的时候不能睡觉，我倒受得了，爷爷却不行。他毕竟是个老人，心脏越来越衰弱。最初轮到他值班守望，他还能对付。后来再多次值班，他就心脏痛，左肩膀痛，有时昏厥过去。

我们的医生阿耶莎，有一次看护他四小时，然后宣布说：“如果爷爷再担任值班守望的的工作，出了事就不是我能解决的啦。”

整整十四年，我们一直迅速飞向那个看不见的目标，最后，能够看到目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是一个遮住星星的黑暗的圆形物体。我们准确地到达了目的地，证明地球上天文学家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原来天龙星座中的黑太阳有两个：黑太阳Ａ和黑太阳Ｂ，Ａ小些，Ｂ稍微大一点。Ａ距离地球近一点，Ｂ稍微远一点。所谓“稍微”，当然是在宇宙范围的意义上来说的。实际上，Ａ与Ｂ之间的距离比地球与土星的距离还要大。

我们都激动不宁，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更是这样，虽说他没有流露出来。为了在行星之间进行对话，他已经准备了一整套武器：各种光信号，各种红外线探照灯。还有一套配上浮雕图画的字母，一套几何图形。

我们和目标相遇的伟大的日子到来了。

早晨，我们开始启动制动器。到了中午，黑太阳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见，星星一个接着一个消失。最后，那个黑色的碟子悬挂在我们面前，我们停住不动了，我们已经成了黑太阳的暂时的卫星。

可是，请想象我们的失望吧，我们的天文学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们断定这个黑太阳的表面温度是１０℃，结果却是零下６℃。大气层中存在着各种气体：象木星上一样有甲烷和氨，象金星上一样有二氧化碳气，还有大量的氢和水汽——稠密的云。大气层下面是结了冰的海洋：冰，雪野，冰丘。积冰厚达几十到几百公里。我们运用炸药来测量冰的厚度。

整整飞了十四年，到头来只看到一个普通的北极区的黑夜，这真是不值得啊！

爷爷完全失望。最后的努力失败啦！他毕生的梦想没有能实现。

正是在这时，我们作出决定：再去访问黑太阳Ｂ。

乍一看，这仿佛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离它不远，干嘛不去呢。但是，外层空间有自己的计算根据。在外层空间里，一切取决于燃料。在地球上燃料决定行驶距离的长远。在外层空间里，燃料决定速度。整个航行的时间并非时时刻刻都消耗燃料，仅仅在起飞和降速时才消耗燃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准备了足够两次起飞与降速的燃料。要访问第二颗黑太阳，那就意味着要把回去的时间推迟三年或四年。我们并不想增加这次远航的岁月，但是一来一去既然要花三十年的时间，再加上三年也就无所谓了。我们之中，谁也不愿对没有探索过的世界置之不理。

我们用了一整年时间，从一个黑太阳慢慢地爬向另一个。

现在，那个小黑点已经变大，变成了一块墨黑的圆盆。我们再一次减速，再成为一颗暂时的卫星，同时向黑暗中发射出自动侦察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黑暗并非真正的漆黑一团。在大气层中，有时出现夏季的闪电和风暴。荧光屏上可以看到云彩的轮廓。

自动侦察器送回了无线电报告，空气温度为零上２４℃。地球上的天文学家计算错误，也许是因为他们把结冰的黑太阳和有风暴的黑太阳发出的射线结合在一起了，零上１０℃的平均平均温度和实际情况是相距不远的。

但是，我们一定是在自己的计算中忽略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失掉了侦察火箭，它一去不复返，显然是沉落了。在侦察火箭失踪前最后的那一瞬间，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到的是一片水面和汹涌的巨浪。

我们又发射出第二枚火箭，它围绕这颗黑太阳飞行了几周，我们看到了云朵和雨。这儿的雨垂直落下，不象地球上的雨通常斜着降落；这儿的雨滴比地球上的雨滴重。我们又看到了起伏的波涛，到处都是一片海洋，除了海还是海，没有一个小岛。赤道地带是海洋，两极地带也是海洋，完全没有冰。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黑太阳上，热来自内部，温度到处相同，两极地带也不比别的地方冷。

没有大陆，没有岛屿，甚至也没有火山顶。海洋，到处都是海洋。

在外层空间，有多少使人惊奇的事物啊。要说只有单调的千篇一律和沉闷无趣，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原来是怎样估计的呢？我们原来以为，正象地球上一样，黑太阳也会既有陆地，又有海洋，理性动物当然只能在陆地上发展起来（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遇见他们）。我们打算研究海洋。但仅仅只是从岸上来研究，从岸上游入海中，放下一个小小的观测深海的球形潜水器。我们的星际航行飞机只能在陆地上降落。

哦，在灿烂的星海中飘浮着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体——一只外表粗糙、边缘模糊的碟子。星星在碟子的一边隐退，半个小时后，又从另一边出现。只有在这儿，那些熟悉的星座才显得更明亮，它们的式样也显得更复杂，更精美。在所有这些星座中，唯独飞鱼星座有一颗特别出色的星——我们自己的太阳，天上最亮、最美的星。

但是，我们这时没有望太阳，也没有欣赏恒星绣出的精美图形。我们的眼睛却盯着这个黑色的圆形物体，尽管在一片浓重的阴暗之中看不清一点细节，不论是肉眼还是用望远镜。

“呵，我们掉转头飞回去吗？”查鲁欣爷爷问道。

这同一个问题已经问过千百次了。是的，我们必须飞回去，我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这种局面。

“那么，只有一条出路，”查鲁欣宣布说。

我们都望着这位领导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一个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的是阿耶莎。

“决不能空手飞回地球！”她几乎是尖声叫喊着，“我知道，您要坐在球形潜水器里下去。”

我们都非常惊愕。坐在球形潜水器里到黑太阳的海底去是办得到的，问题是怎么回来。自动侦察器不能飞行，球形潜水器将永远留在海底……可是里面还装着一个人啊。

“我们决不放你走！”阿耶莎坚持说。

但是，爷爷只耸了耸肩膀。

“你知道，阿耶莎，”他说：“你的脑袋里装满了医学上的偏见。你以为一个人只有权死于某些严重的疾病。我们宇宙专家对生命有自己的计算方法。我们不是用年月衡量生命，而是用事业衡量生命。”

“这是不必要的牺牲！”拉辛姆说：“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工作下去，回到地球去报告情况。要特别准备好第二次探险，再来研究这儿的海底。”

再来探险！可是什么时候来呢？三十年以后吗？托利亚？瓦伦佐夫正要介入，准备自告奋勇地到海底去。这时，盖丽娅拖住了他的袖子。于是，我坚持说，只有我才是到海底去的最合适的人。

“决定已经作出啦，”爷爷说：“不要浪费时间白白争论啦。我命令你们开始准备降落。”

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我们还是很难把这件事完全接受下来。

起飞的前夕来到了，老船长吩咐安排一次告别晚餐，他亲自拟订了菜单。

我们放了最心爱的录音——从新闻短片《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录下来的。然后，我们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爷爷喜欢这支乐曲，因为它是一支振奋人心的交响曲，召唤人们去进行斗争，我们喝了香槟酒。在一支失重的火箭里喝香槟酒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香槟酒在这儿总是向空中飘走。

接着，我们唱起歌来，唱的是外层空间的赞美诗，没有人知道是谁写了这支歌：

我们也许需要永恒的时间

去发现那整个无限，

但是在目标达到以前

船长已不在我们中间，

但是，如果需要

仍然有找到别的人类的一天……

阿耶莎和盖丽娅哭泣着。

我微微有点醉意，问道：“你不害怕吗，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

他回答说：“拉迪，年轻人，我害怕，但我最怕的是我的努力会白费，我在那儿只能看到黑色的水，看不到别的东西……”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那儿确实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请您收回自己的命令吧。”

现在，我们只有五个人了，大家紧闭着嘴唇，站在扬声器前面，扬声器中传来隆隆的雷声，啸叫声，轰鸣声和呼嚎声。黑太阳的大气层饱含电荷，造成了障碍。

最后，查鲁欣平静的声音终于冲破大气放电的骚扰，从扬声器里传来了。爷爷跟我们在一起啦！我们听熟了的他那沙哑的男低音充满了整个机舱。

“我关掉了探照灯，”他说：“这里并不完全是漆黑一团，时时都有片状闪电和叉状闪电。在闪电的亮光中，看得见毛毯一样的扁平的云朵，就象木星上的云一样。边上有积云。空气密度大，在气流的边缘有旋风。”

这时，大气放电现象更多了。爷爷话中的有些词、短句无法听清楚。过了一会，情况好转，可以听得清楚了。

“空气越来越清洁，”爷爷说：“我看到了海，表面象黑搪瓷一样，微波粼粼。我正在慢慢降落，空气密度很大。重力大得简直使人难以相信，动一下很困难，就象在冰川黑太阳上一样，甚至连动一动舌头都不容易。”

突然传来了快乐的喊声。

“鸟！发光的鸟！又一只，又一只。三只啦。电视屏幕上放映出来了吗？我设法看到了：圆圆的头，粗壮的躯体，小小的拍动着的翅膀。它们很有点象地球上的飞鱼。也许就是鱼，不是鸟，但它们飞得可高哩。”

传来一声重重的水浪溅泼声，接着是片刻沉默。

“听到了刚才那声水响吗？那是我，我降落到水中来了，重重地撞进水里，不过没有关系。我关住了灯光，对黑暗渐渐习惯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在水中慢慢沉落，速度是每秒两公尺。我重新打开了探照灯。窗外是猛烈的风暴：旋风，波浪，云朵。这儿的小生物真多啊！可能跟地球上的虾子相象。我在水里下降得越深，这些小生物就越多，跟地球上的情况恰巧相反。在地球上，海洋深处的生命少得多。地球上的热来自上面，这儿的热来自下面。

“啊，这是什么东西呢？长长的，黑黑的，无头无尾。是一条鲸鱼，一条巨头鲸吗？它迅速游动，游过的波痕闪闪发光。它的两侧有一排亮光，正象船的舷窗一样。这难道是一艘潜水艇吗？也许是别的东西吧，不好用什么来比喻，无论如何，我要用探照灯向它发出信号：二——二——四，二——三——六，二——二——四。

“它完全不理睬，向左边走了，看不见了。”

“还有别的更多的怪物——介乎海龟和章鱼之间的某种东西。我叫它们海龟，只不过是比喻的说法，它们实际上有五条腿——五根触角：背后有一根象船的舵，其余四根在两侧，尾端加粗，带有吸盘。前面的触角中，有一只上面有发出强光的器官，好象一盏前灯。它射出的笔直的光线照耀着海草。它的背上有背甲。它的眼睛长在可以活动的肉柄上，象螃蟹的眼睛一样。它的嘴巴的形状象喇叭。我这详细地描写它，是因为这种动物正朝着我游过来。现在，它们笔直地对着我的前灯望着。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它们的眼神完全是有智慧的，瞳仁有水晶体，虹膜发出暗绿色的磷光，象猫眼的虹膜一样。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地球上的章鱼眼睛里有人类的表情，但我从来没有看到，所以无法进行比较。

“探照灯正在扫过海底。海底有一些纠缠着的根，象珊瑚，或者象海白合，茎干粗壮，枝条上悬挂着一个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向下，有些小杯就靠着海底。地球上的海白合，它们的杯口一律向上，以便捕捉从上面下来的食物。这儿的海白合在沉积的淤泥里寻找什么东西呢？是寻找正在腐烂的残物呢？可是腐烂的残物并不会都沉到海底呀。难道是从下面吸收热吗？那是不可能的。顺便说说，红外线来自海底。是否可能利用红外线的能量来合成蛋白质，分解二氧化碳呢？能量不多，需要积累。不过，地球上的绿叶也积累能量。实际上，看得见的光线本身并不分解二氧化碳。

“我被耽搁了，”爷爷继续说：“下面的海草把我缠住了。我可以在这段闲暇的时间里随意看看四周的景象。我越来越相信下面有植物。一条肥肥的没有脑袋的鱼正在吃细嫩的枝条。另外一条有牙齿的长长的鱼捉住了那条肥鱼，向上面游去。这儿的‘食物流’是由下面流到上面去的。最后的例证就是那发光的鸟。”

扬声器里传来了在金属上刮擦的声音和撞击金属的沉闷的声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球形潜水器移动起来啦，”爷爷说：“有个东西抓住了球形潜水器，拖着它走。我看不到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在潜水器的头灯前面，什么也没有。”

“海底向下倾斜。海草一望无际。奇怪的是，那儿的植物好象在一所果园里一样，都排成笔直的行列。有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在慢慢移动，砍倒植物根部周围的灌木丛。这个狼吞虎咽的的怪物正在吞掉这些砍下来的灌木。我无法看清楚，这个活的收割机正爬向旁边的某个地方去。前面有一堆岩石，我们驶过这堆岩石。一个漆黑的深渊，球形潜水器掉进去了，压力正在增加，再见！向莫斯科问好！”

停顿了一秒钟，突然传来一声喊叫，简直就象一声长嚎：“破裂啦！！！”

传来了一连串更急促的、响亮的声音。很明显，水已经通进了球形潜水器。

老人的声音哽噎着，他可能已经灌了几口水。接着，一长串话象连珠炮一样匆匆忙忙地说了出来：“深渊的底部有建筑物。一座城市。街灯。圆形层顶，球形建筑。游动着的塔。奇怪的生物……他们到处都是……他们难道可能是……”

一声巨大的爆炸。一声痛苦的叫喊，一串喀喀喀声音。

接着来的就是天电干扰的那种持续不断、得意洋洋的嚎叫和呼啸声。

在意味深长的沉默中，我们五个人望着那黑色的圆形物体，尽管那儿什么也看不清，无论是用肉眼还是用望远镜。

“三十年后，我们再回到这儿来，”托利亚·瓦伦佐夫说。

他现在是探险队的头头啦。于是，盖丽亚轻柔地唱着：

我们也许需要永恒的时间

去发现那整个无限，

但是在目标达到之前

船长已不在我们中间，

但是，倘若需要

仍然有找到别的人类的一天……

会不会找到他们呢？

# 《天幕坠落》作者：大卫·赫尔

王荣生 译

一

妈妈病倒不久，爸爸就失业了。他常常呆在家里，开始还早早起床，不等我和姐姐米兰达上学，就穿戴整齐出门了。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变得不修边幅，爱睡懒觉了。我们下午放学回家，总是看见他只穿着裤衩、仰卧在起居室的睡椅上，满身黑红相间的彩纹，呈棋盘方格状，衬以苍白的皮肤，绚丽夺目。爸爸对他的文身感到自豪，可我和姐姐却看不顺眼。爸爸在我们这个年纪可棒极了，他说，简直不明白我们怎么变得这么少年老成。

“嘿，小家伙，”他招呼我们，“瞧一瞧这个。”

我们脱下帽子，用毛巾擦掉脸上的油膏，走过去看个究竟。爸爸正在看电视７频道，这是“遮阳天幕计划”实况转播。之间镜头聚焦在一叶小舟上，在黑茫茫的天空背景下，小艇犹如一个银色的亮点，尾部彷佛蜂蛛抽丝，喷出一丝双分子线。一和真空接触，双分子线立即扩展千倍，形成一张巨大的七彩薄膜，继而组成围绕地球的巨伞的一小部分，遮蔽世界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辐射。

“妙极了，”爸爸叫了起来，他一直是个科技迷，“瞧吧，孩子们，人们在创造历史。”

“另找时间好吗？爸爸？”姐姐说。

随后我们姐弟俩坐下来做功课。作业不做完不准出去玩，而且不到傍晚，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呆在家里。这还不行，出门前爸爸一定要我们戴上帽子、手套和太阳镜，并且在脸上涂满油膏。５分钟后，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坚硬干燥的地面，躲躲闪闪地穿过荒芜的枯树林，来到公园里。我们的小伙伴们大都住在城市地下，因此，通常我们都是在西部中心公园侧第７２号大街地铁站自动扶梯口同他们碰头。有时候，小伙伴们取笑我们住在地面，但姐姐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哑了。

“爸爸说遮阳幕工程一完工，那时候人人都想回到地面上来，”她以１２岁女孩在的自信心说得可坚决了，“毕竟，谁想住在又黑又旧的洞子里呢？”

那天下午，爸爸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

“孩子们，有坏消息告诉你们，”他说，“你们还记得妈妈上周去医院检查吗？医生作了几项检验，今天上午打电话告诉了我们结果，是癌症。”

我们不必问妈妈患的是哪种癌，因为自从我们到了可以独自出门的年龄以来，父母就一直训练我们防止这种疾病。姐姐说：

“可是您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每次出门您都戴了帽子、太阳镜的。”

“这我知道，亲爱的，但你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哪里知道这些。我们不懂什么臭氧层枯竭，也不懂什么紫外线，也不懂如果不小心太阳光会多么厉害。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在暑假期间好几次给太阳晒起了水泡。太阳就这么毒辣。你们小时候要是给太阳晒凶了，长大后就可能得皮肤癌。”

在以后几个星期里，我和姐姐才得知问题并不出在医学技术，当时的医术几乎什么病都能治疗。通常，采用一种基因培育出来的病毒治疗，就足以在皮肤癌转移前，甚至在妈妈的病情开始扩散时治疗。即使这种治疗失效，用激光照射或动外科手术，一般也能治疗皮肤癌。不，问题出在钱上面，父母都没有享受医疗保险。妈妈一直是个自由撰稿人，以前全靠爸爸的医疗保险金治病。可是，爸爸丢了饭碗，同时也丢了医疗保险。

到那时候，姐姐真的恨起爸爸来了。她很少理睬爸爸，而且一开口，就数落他的文身多么丑，他的玩笑多么无聊，他失业后长得多么肥胖。姐姐主动照顾妈妈，给妈妈端茶、递水、喂药，呆在床边朗读妈妈喜爱的维多利亚的小说给妈妈听，一读就是几个小时。她不让爸爸搭手，爸爸一插手帮忙，她就狠狠地瞪他几眼。他只好退到起居室，整夜抽烟，看电视播放遮阳天幕建设工程的缓慢进展，有时候在凌晨我发现他仍然呆在那里。

二

一天下午，我跟着姐姐来到东６０号大街的一架商店，招牌上写着：“人体器官商店：收售器官。”

姐姐推开沉重的玻璃门，进门的正对面是一张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胖老头，生了一双多色的眼睛，他放下手中的报纸，说：“想买些什么吗？”

“是的，”姐姐回答，“皮肤。”

“哦，是皮肤？，皮肤可贵了，亲爱的。这些日子人人都想要皮肤，是因为太阳的缘故，这你知道的。”

“我知道。”

“你是想要一、二码大的皮肤，还是全身的皮肤？”

“我想要够一个成人全身的皮肤。”

“哦，哦，成人全身的皮肤。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

“比我大，但大不了多少。这儿，这儿除外。”姐姐指着她的胸部和臀部比划着。

“我明白了，你需要的是八号尺寸，小姐。这个尺码一般要卖１３万５千元，不过，既然你有卖有买，我就优惠你，只收１０万元。你觉得怎么样？这么划算的生意哪里去找？”

“是１０万元吗？”姐姐重复道。

“这当然不包括手术费。通常，手术费另收４千元，我是指植皮。不过，截除手术免费。当然，信用卡也好，医疗保险金也好，我们都收。”

姐姐仍不相信。“我就是连手脚都卖给你，也不够买全张皮肤，是吗？”

“没错。我说过，这些日子皮肤紧缺，很难收购到。无论是谁进来卖给我们一个手指，或一颗牙齿，或一只肾，几个小时后就走出去了，没事。皮肤可不同，就和心脏一样，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那么，我全身卖多少钱？”姐姐问道。

“目前的行情是１０万５千元。”

“我简直搞不懂，”姐姐叫起来，“我如果卖出全部身体，你才只出１０万５千元的价。可是，我只是买皮肤，就要花１３万５千元，还外加４千元的手术费。太不公平了！”

“这是做生意，亲爱的，市场有市场的规则。规则又不是我制定的，我只是办事人员。”

姐姐的脸涨得通红，我还以为她会发火，或大哭一场。然而她镇定下来，平静地放下衣袖。“打扰您了。”她说着便从我手中接过夹克大衣，牵起我的手，转身走出门去。

三

以后的几个星期，妈妈已经病入膏肓了。爸爸依然关心着遮阳幕的事。“快完工了，有好几百万平方英里大，再过两三周就完工了。听说，紫外线已经下降了２０％。不久，你们就可以白天出门了，再也用不着戴帽子、太阳镜和手套。也不用全身涂得油腻腻的了，就像妈妈和我小时那样自由自在的。树木又会长起来的，还有青草、松鼠、鹿子、浣熊，动物都是野生的，不是关在动物园的。人人都会又重新住到地面上来，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你们等着瞧吧，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

爸爸描述的前景令我神往，姐姐却勃然大怒。

“你又喝醉了。我知道你在楼下干什么鬼名堂，我闻到了你身上的酒味。你喝醉了说醉话，吹的天花乱坠，谁又在乎呢？妈妈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是你的过错。”

姐姐泣不成声，身子猛烈地颤抖着，我真怕她会倒下去。爸爸默不作声，木然呆立，望着我们，走开了。

“孩子们，”妈妈说，“我想要你们理解爸爸。爸爸和我一样也有病，你们看不出来，但病却是实实在在的，如同高在天空的遮阳幕。他一直在努力恢复健康，但都失败了。他在很久以前，甚至在生你们之前就得病了。我以为我能帮助他康复，可是，光凭爱是治不了病的。知人要知心。你们的父亲是好人，他让我开心的时候多，伤心的时候少。他爱你们是全心全意的，为了你们，为了我，做什么都愿意，这才是最重要的。”

四

几天后，妈妈去世了。爸爸从火葬场捧回妈妈的骨灰。

我们不知呆立了多久，一直望着下面的水流。终于，我抬起头来。

“爸爸，那是什么？”

“哦，上帝。”

“那是什么，爸爸？”

爸爸没有吭声。

我们身后，桥上的交通，主要是州与州之间过往的卡车，全都陷于停顿，人们都下车来观看。

从遥远的地平线到头顶上空，从四面八方，天空充满了躁动。在高高的天空，可能在大气层边缘，一条条亮丽的巨大彩带漫卷，飘扬。多么神奇，多么美丽！我兴高彩烈，没有注意到周围大人们的表情。没人说话。巨大的遮阳天幕缓缓地降落，愈来愈大，也愈发奇美，五彩缤纷，在外层空间蠕动，犹如一个有生命的庞然大物，笨重而又轻柔地落向大地。不一会，连晚霞和高空卷云也给遮蔽了。天幕还在降落，遮天蔽日，笼罩世界，这壮观景像亘古未有。突然，有人叫起来，我一惊，原来是爸爸。

我吓坏了，走到爸爸跟前，脸靠着他。“出什么事了，爸爸？”我问道。

“是遮阳幕，儿子，”他回答道，“遮阳幕落下了。”

这是人人都想知道的问题。附近一位卡车女司机，走回驾驶室，拧开收音机，让车门开着，以便我们大家都能听见。尽管有干扰声，很快大家还是听清除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原来一场太阳能风暴经过百年甚至千年的热能积蓄，突然释放，威力之猛，超过人类的预测，更远远超过遮阳幕的防护装置能力。太阳光的凶猛辐射摧毁了遮阳幕的控制系统，将它扯出其运行轨道，驱使到大气层，正如我们所目睹的，四分五裂碎成大得不可思议的彩色纸条。部分碎片相互摩擦起火，团团火焰忽燃忽熄。碎片向我们徐徐地降落，裹挟着云团，愈显浩大，乃至遮盖了整个天空。

“完蛋了。”爸爸悄声低语。

“什么？爸爸？”我问，“你说什么？”

“还记得我讲的吧，儿子，遮阳幕是我们最后的机会。现在，事情糟了。不久，甚至连空气都要污染，我们将再也不敢在户外呼吸了。因为阳光强烈，万物不生长，空气得不到补充，我也说不准我们的命运将会如何。也许，你们的母亲是幸运的。”

那天晚上，爸爸喝醉了，星期天他又醉了整整一天。星期一他有了好消息。

爸爸讲一家专门替没有留下遗嘱的死者查找其亲属下落的公司联系上他。原来，他有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姨妈。姨妈死后留下一大块房地产，其中一部分用来付给公司查寻他的费用，剩下的足够我们迁居，并过一段舒服日子。

３周后，搬家公司开车来将我们的家俱搬到地下城堡。

五

后来，爸爸告诉我们他要出远门，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南极，”那天晚上他说，“我将在大陆架下面的海底石油钻机上干活。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准带家属，不过，我已经作了安排。银行将每月为你们提供充裕的生活费，并且支付你们的水、电、煤气费。至于房子，你们不用担心。另外，我还雇了一妇女和你们作伴。我签了两年的工作合同，中间没休假，因此，我要去很久才回家。儿子，你可要听姐姐的话。”从此，我们再也没见到爸爸。

爸爸关于没有遮阳幕的世界的命运的话不幸言中了。到了我念大学、姐姐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变得不适合居住了。地下城的每个入口都设有空气闭锁室，凡未带独立的供氧系统者不得入内。太阳光特别毒辣，哪怕只是晒一会儿都有危险。大江小河湖泊都干涸了，海洋也在萎缩，新鲜干净水已成为往日的回忆。千百万人，其中大都是穷人，或死于太阳光辐射，或死于窒息，或死于口渴，或死于暴动骚乱，因为地下城人满为患，容不下这么多人。

我和姐姐总算幸存下来了，居住在地下城。

一天，我在游泳馆游泳。游完了习惯性的２０圈后，刚刚离池上岸，突然瞧见某种亮光一闪，颜色黑红相间，呈方格状，分外眼熟。

我用毛巾擦干身子，向我注意到的那位男子走去。他五十多岁光景，估计是个商人，但由于他只穿着游泳裤，看不出他的来历。我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

“我忍不住瞧你的文身，花纹真奇特。”

“你喜欢吗？”

“那当然。”

“还有人喜欢？！可我自己却受不了。”

“怎么会呢……”

“当时我是迫不得已呀。他们来推销人体全身器官。你要知道，我急需皮肤，而又没有现存的货。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文身弄掉，可就是没有办法。”

我豁然醒悟，原来根本就没有死时没留下遗嘱的神秘、富有的姨妈，至于远在南极的海下工作也纯属子虚乌有。爸爸没有凑到足够的钱救妈妈的命，不过，他卖皮肤和器官所得的１５万美元却足够给我们在地下城买一小套住房，并在我们长大成人前给我们提供生活费。

妈妈说对了，爸爸对我们确实是一片爱心。

# 《天堂里的陌生人》作者：艾·阿西莫夫

他们是兄弟。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人，或者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保育院里的孩子。根本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是“兄弟”，是“亲骨肉”——这是几百年前世界大灾难以前的古老名称，当时，家庭的概念仍然起着作用。

这多么使人难堪呀！

过了这么多年，安东尼几乎忘却了他童年的羞耻。有时候，好几个月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但是自从他和威廉又一次错综复杂地走到一起以来，他发现自己这一段时间生活得非常痛苦。

如果整个环境里这种关系都很明显，那就不会这么糟了——譬如，在大灾难以前的时期（安东尼一度非常爱读历史），人们都姓父姓，关系一望而知。

现在当然不一样，人们都自行选用自己的姓名，而且可以任意更改。毕竟，重要的是在你出生时就编上号的标志牌。

威廉把自己叫“反自”。他坚持用这个名字，因为它带有清楚的专业特点。当然，这是他自己选的，可是这表明他的情趣多么低！而安东尼却在满１３岁时就决定起名叫“史密斯”，从此没有改变过。这个名字简单、易拼，而且与众不同，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任何人起这个名字。在大灾难以前的人们中间，这个名字一度是很常用的，也许这正说明它现在之罕见。

但是，当两人走到一起时，名字的不同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他们长得很相像。

他们俩并不是双胞胎——当时，双胎受孕的卵子中只许一个胎儿成活。他们两人只是在非双胞胎情况下偶然出现的外貌相似。安东尼比他的哥哥年轻５岁，两人都是鹰钩鼻、厚眼皮，下巴上有道微微的凹痕。这个结果是父母自找的，他们由于偏好单调，重复生下了这两弟兄。

兄弟俩到了一起以后，他们的外貌开始引起人们吃惊，接下去是心情复杂的沉默。安东尼不去理会这件事；但是威廉出于刚愎任性，很可能要说：“我们是弟兄。”

别人会说“噢？”，在他们旁边转一转，好像想问他们是不是亲兄弟，后来出于礼貌，就走开了，似乎对此事毫无兴趣。当然，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水星计划”总部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呢？——但他们都注意不提这件事。

威廉这人并不坏，一点也不坏。要是他们不是弟兄的话（或者，即使是弟兄，但相貌很不一样，不会让人发觉），他们可能相处得非常好。

事实是……

他们童年时曾在一起玩，他们在同一个保育院里受了早期的教育，这都是他们的母亲想办法安排的，但事情并不顺利。她和他们同一个父亲生了２个儿子，这样，她已经达到了她的限额（她没有完成生第３个的要求），她想出一个主意，能够一次见到他们弟兄两人。她是个奇怪的女人。

威廉是年长的一个，先离开保育院。他从事科学——搞遗传工程学。安东尼还在托儿所时，从他母亲的一封来信里知道了这一点。当他长大到足以明确地向女管事谈话时，这些信件就不来了。但是他始终记得那最后一封信带给他耻辱的痛苦。

安东尼有天赋，最后也从事科学。他记得曾经有过一个狂想，害怕会碰上自己的哥哥——现在他发现那是有预兆性的——因此选择了遥测学，人们想像它同遗传工程学的距离是再远也没有了。

或者人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是，由于“水星计划”的精心发展，新的情况出现了。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水星计划”看来走进了死胡同。有人提出一项建议来挽救这种局面——而同时却把安东尼拖进了他的父母亲造成的困境之中。这件事情上最有意思的、同时又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天真地提出这项建议的正是安东尼自己。

安东尼那位不受约束的哥哥威廉·“反自”知道“水星计划”，但是他只知道那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星际探索——在他出生以前，它已经在飞行探索途中，而且在他死后，它还是在飞行探索途中。他所知道的就是火星上的移民点以及不断设法在小行星上建立类似的移民点。这些事情只在他脑子里遥远的一角，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他记得，那项空间活动中没有什么内容曾经引起他内心的兴趣——直到那天见到那份刊登着“水星计划”参加者照片的报纸。

威廉的注意力被吸引，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当中有一个标明是“安东尼·史密斯”。

他记得他的弟弟选择的这个古怪的姓，他也记得他的名字“安东尼”。肯定不会有两个安东尼·史密斯。

然后他看看照片——没有错，就是那张脸。他向镜子瞧瞧，没有错，就是那张脸。

他感到很滑稽，但也有些不安，他意识到各方面即将来到的难堪。“亲兄弟”，这个称呼多么令人作呕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亲当初大缺乏想像力呢？

他准是在下班前不经心地把那份报纸放在口袋里了，因为在午饭时他正好又掏了出来，他盯着它看。安东尼的样子看来挺利索。照片印得极好——当时的印刷质量是非常高的。

他在午餐桌上的伙伴马科（不论什么名字都是在那个星期起的）好奇地问：“威廉，你在看什么？”

威廉出于一时冲动，把报纸递给了他，说：“那是我的弟弟。”

马科拿起报纸端详了一番，皱起眉头说：“谁？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不是我，那个相貌像我的人是我的弟弟。”

这下子马科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报纸送回给威廉，小心地保持着平淡的声音说：“同父母弟兄？”

“是的。”

“父母都是同样的？”

“是的。”

“简直不可思议！”

“我也这么想。”威廉叹了口气说，“是呀，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在得克萨斯搞遥测学，我在这里研究‘自我中心’①问题。可是那有什么区别呢？”

【① Autism，“自我中心”，也译“我向思考”、“我向作用”，是心理学名称，指一种病态的孤独癖，患者常根据自身的愿望和需求，依照自身的意念，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

威廉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他把那份报纸扔掉了。

在那以后很久，至少有一年，兰德尔的事情出现了。

如果威廉在那以前没有进一步想他的弟弟（他没有想），那么在那以后他肯定没有时间去想了。

威廉第一次接到有关兰德尔的消息的时候，兰德尔１６岁。他过的是越来越孤独的生活，带他长大的肯塔基保育院决定要“取消”他——当然只是在“取消”以前８～１０天才有人想到把他的情况汇报给“纽约人类科学研究所”（通称同源学研究所）。

威廉接到了有关兰德尔和其他一些人的报告。当时关于兰德尔情况的报告中没有什么特别引起他注意的地方。那是他对各保育院进行枯燥无味的视察的时候，在西弗吉尼亚有一个可能性较大的对像。他就到那里去了，他想到自己承诺过（已经有５０次之多）以后要通过电视进行视察，但尚未实现，因此颇感失望。可是，既然已经到了那里，他想倒也可以在回家前看一看肯塔基保育院。

他没有指望能看到什么。

可是，他拿起兰德尔基因特征档案，还没有看上１０分钟，他就给研究所挂电话，要他们进行一次电子计算机检查。他坐下来，不禁出了一身汗，想到自己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到这里走一走，要是不来的话，兰德尔就已经被无声无息地“取消”了。一种药物会毫无痛楚地渗透他的皮肤，渗进他的血液，他就会陷入平和的睡眠之中，逐渐加深，乃至死亡。这种药物的正式名称由23个字母拼成，但威廉叫它“解脱灵”——人人都这样叫它。

威廉问那管事的说：“他的全名叫什么？”

保育院管事说：“他叫兰德尔·诺温，学者先生。”

威廉暴躁地说：“什么！谁也不是？”（诺温Nowan同“谁也不是”No one谐音——译注）

保育院管事拼了拼“诺温”的名字说：“那是他在去年挑选的名字。”

“你看到这样的名字不注意吗？它的发音像‘谁也不是’！你没有想到去年就把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报告一下？”

“他似乎并不……”那管事慌张地说。

威廉摆摆手不让她说下去。那有什么用呢？她怎么会知道呢？在他的基因特征里没有什么能提醒她注意的迹像。一般教科书上的标准在这里是没有用处的。那是威廉和他的工作人员２０年来通过对“自我中心”儿童的试验而得出的一种微妙的结合——他们从来没有在活人身上见到过这种结合。

差一步就给“取消”了！

威廉的小组成员中讲求实际的马科埋怨保育院太急于搞打胎和“取消”。他主张所有的基因特征都应当容许发展到初步检查的时候，主张非经同源学家同意不得任意“取消”。

威廉告诉过他：“同源学家太少了。”

马科说：“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把所有的基因特征通过电子计算机检查一下。”

“为了抢救我们想使用的任何东西吗？”

“为了这里或其他地方在同源学方面的用途。如果我们希望对人类自己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必须研究在活动中的基因特征——正是那些畸形和怪异的特征能给我们提供最多的资料。我们在‘自我中心’力面进行试验所得到的有关同源学的情况，要比我们开始以来直到今天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还要多。”

威廉还是主张用“人类遗传生理学”而不用“同源学”的名称，他摇摇头说：“反正一样，我们都得谨慎些。不管我们自称我们的试验多么有用，我们只是在社会很不痛快地容许下进行工作的。我们摆弄的是生命。”

“是些没有用的生命，只配取消。”

“迅速而痛快地取消是一回事，我们的试验却是另一回事，那种试验总是旷日持久而且有时很不痛快的。”

“我们有时候会对他们有帮助。”马科回答说。

“可是有时我们也对他们没有帮助。”

这样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可能得到解决。辩论的结果认为有意思的畸形现像太少，也没有办法敦促人类多多生殖。大灾难的创伤不会以多种方式消失的，包括这一种。

空间探索的热潮，其起因可追溯到人们（其中有一些社会学家）由于大灾难而认识到地球上生命的脆弱性。

没有关系——那是另一件事。

从来没有过像兰德尔·诺温那样的人，反正威廉没见过。那种极为罕见的基因特征的独有的特点就是“自我中心”的慢慢发展，说明对兰德尔的了解要多于对以前“自我中心”病人的了解。他们甚至在实验室中抓到了他思想活动的一些最后的微光——然后就完全隔绝，终于在他皮肤包裹下的躯壳内无声无息、不受注意地完全萎缩了。

然后他们开始那项缓慢的工作，使兰德尔受到较长时间的人为刺激而产生脑子的内部活动，从而找出一切脑子内部活动的线索——包括所谓正常人以及和兰德尔类似的那种人。

他们收集的数据极为浩瀚，威廉开始感到自己立志要治愈“自我中心”的梦想可能并非仅仅是梦想。他为自己选择了“反自”这个名字，心头感到喜悦。

正当他在研究兰德尔的工作中感到极为愉快的时候，他接到了达拉斯的通知，于是现在就出现了那种沉重的压力——要他放弃目前的工作而承担起一个新问题。

后来他回顾起来，实在想不出他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同意去访问达拉斯的。当然，到头来，他可以看到这样做是多么幸运——可是是什么东西说服了他呢？他在一开始是不是对于可能的结果有过一种模糊的、不很清楚的想法呢？肯定，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终于被说服来访问“水星计划”了。直到他听到飞机的微型电池动力系统轻柔的嗡嗡声改变了音响并感到失重系统开始运转、准备降落的时候，他才记起那张照片——至少是意识到了。

安东尼在达拉斯工作，而且威廉现在记起他正是在“水星计划”工作。那张照片下面的说明词就是那样的。飞机轻轻颠动了一下，他知道旅途结束了，咽了口唾沫。这事儿可真令人难堪。

安东尼等在屋顶接待区欢迎即将到来的专家。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许多欢迎代表之————欢迎人数之多足以说明他们已处于走投无路。而且安东尼在那里只是个较低层的人物；他之所以出场，完全是因为最初提出这项建议的是他。

他想到这一点，心头就感到一种轻度而持续的不安，他把自己摆在战线上了。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许多赞同，但是他总是不断想到那是他的建议；如果事情结果是大失败，那么他们都会一个个退出火线，让他独自留在众矢的之的地位上。

后来，在有些场合，他曾经细想过：是否由于自己隐约记得有个哥哥在研究同源学而促使自己想出这个主意呢？也许有可能，但也不一定。这个建议很合理，而且非提出来不可，即使他的哥哥是幻想小说作家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人，或者他根本没有哥哥，他也会提出同样的建议来的。

问题在于内行星——

月球和火星上已经有移民去了。较大的外行星和木星的几个卫星都已去过，关于进行一次飞向土星最大的大力神卫星①去的载人飞行计划正在进展之中。现在正在进行计划，要把人送到太阳系的外层去，但由于担心太阳辐射，所以还没有机会进行对内行星的载人探测。

【① 即土卫六。】

金星是地球轨道内两个世界中吸引力较少的一个。另一方面，水星……

在安东尼参加这项计划以前，德米特里·巨大（事实上他很矮小）已经作过那个演讲了，世界代表大会被那个演讲深深感动而投票同意拨款进行“水星计划”。

安东尼听过录音带上记载的德米特里的演讲。演讲采取传统的即席形式，但内容组织得很完美，实质上包括了那时以来“水星计划”所遵循的每一点指导原则。

主要内容是说，如果把内行星的研究搁置起来直等到技术进步到使载人的空间探索有可能通过严酷的太阳辐射的时候，那是错误的。水星上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有很大益处，而且从水星表面上可以进行对太阳的持续观察，这是任何其他办法所不可能做到的。

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人的替代物——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机器人——放到那个行星上去。

制造一个具备必要生理特点的机器人，到水星上软着陆是易如反掌的。但是，一旦那机器人到那里着陆以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它可以进行观察，并根据那些观察来指导它的行动，但是“水星计划”要求它的行动十分复杂和精密，到少要有这可能性，而且“水星计划”人员不太肯定它能做些什么观察。

为了尽可能性达到一切预期的复杂要求，那机器人身上需要装备一台复杂和万能的电子计算机，使得一只哺乳动物般的脑子能降落到那个小行星上。

但是这样高要求的电子计算机还没法缩小到足以用在他们所计划制造的那种机器人身上。或许有朝一日，机器人专家现在研究的那种正电子电路装置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那个“有朝一日”现在没有来到。

另一种替代办法就是让那机器人把它在水星上进行的每一点观察都传回到地球上来。然后地球上的一台电子计算机根据那些观察来指导机器人的每一个行动。简单说来，机器人的身体在那里，它的脑子在这里。

一旦作出那个决定，遥测学家就成为关键的技术人员了。安东尼正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了“水星计划”，参加研制在５千万至１４千万英里以上距离之内接收和发射脉冲的办法，而脉冲要面对太阳，有时还要越过太阳，太阳却有可能最强烈地干扰那些脉冲。

安东尼对工作很热情，而且（他自己肯定认为）有技术，有成绩。不是旁人，正是他设计了３个转换站，并已发射到水星上空，长期绕水星运行。这３个站的任分都是从水星向地球以及从地球向水星发送和接收脉冲。每个站都能比较长期地防卫太阳辐射，而且每个站还能过滤太阳于扰。

还有３个同等的轨道运行站发射到离地球１００万英里以上，位于黄道的南、北平面上，这样它们就能接收来自水星的脉冲并转发到地球，或者接收来自地球的脉冲并转发到水星，甚至当水星位于太阳背后而任何地面站都无法直接接收的情况下也能进行。

至于那机器人，它是机器人专家和遥测学家出色技艺的共同表现。那个机器人是１０个连续型号中最复杂的一个，它的体积只略大于人体2倍，质量为人体的５倍，如能得到指令，它在感官和行动上能比真人强得多。

可是，指导机器人的电子计算机必须非常复杂，这一点很快就明白了，因为每一步反应必须加以修正，以容许可能的感觉变化。由于每一步反应本身肯定了越来越复杂的可能发生的感觉变化，早先的步骤就要加强。它要像一局棋一样不断加强自己，因此遥测学家开始使用一种电子计算机来对另一种电子计算机进行程序控制，后者要为操纵机器人进行程序控制计算机制订程序。

因此这一切就把人弄糊涂了。

那机器人正放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基地，运行得不坏。但是，即使是在完全清楚的地球条件之下，达拉斯的电子计算机也不能很好地操纵它。

要么怎么办……

安东尼记得他提出建议的日子是７—４—５５３。他之所以记住那日子，因为他记得７—４是世界上达拉斯地区在５００多年前——说准确些就是５５３年前——大灾难前人们中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作者在这里指的是美国独立纪念日７月４日——译注）

那是在晚饭的时候（而且，那是一顿丰美的晚餐）。达拉斯地区曾经仔细地进行了生态调整，“水星计划”的工作人员有取得现有食品供应的最高优先权——因此菜单上花样很多，安东尼挑了烤鸭子。

烤鸭使他异乎寻常地高谈阔论起来。事实上，那时人人都有自我表现的心情，里卡多说：“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永远做不到。”

不知道有多少人多次想过这一点，但是一般没有人说得那么露骨。公开的悲观主义会成为停止拨款的理由（最近5年来每年的拨款越来越困难），而只要一有机会，拨款就不来了。

安东尼平时并不是特别乐观的，但是现在吃了鸭子以后兴高采烈地说：“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你说出为什么，我就来批驳它！”

里卡多听了这种挑战，立即眯起了他深色的双眼说：“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当然。”

里卡多把他的椅子转过来，面向着安东尼。他说：“这没有什么神秘。德米特里·巨大在所有的报告里不会那么公开地说，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要把‘水星计划’顺利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一台同人脑一样复杂的电子计算机，不论是在水星上还是在这里，这一点我们就造不出来。因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只能对世界代表大会耍耍花招，领些钱来制造些东西，可能出些有用的副产品，如此而已。”

安东尼得意地笑笑说：“那很容易反驳。你自己有了答案了。”（他这么说，到底是在耍花招吗？是因为吃了鸭子以后的一时兴头吗？是想戏弄里卡多吗？还是由于觉察不到的考虑自己哥哥的心理触动了他呢？后来，他也说不清。）

里卡多站起来说：“什么答案？”他这个很高，格外的瘦削，他的白上衣总是敞开的。他两手抱在胸前，似乎竭力要在坐着的安东尼面前站得高高的，像根没有折叠的米尺。“什么答案？”

“你说我们需要一台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电子计算机。好吧，那我们造一台。”

“笨蛋，我的意思是我们造不出……”

“我们造不出。还有别人。”

“哪些别人？”

“当然是那些研究脑子的人啰。我们都只是固态机械师。我们不清楚人脑复杂的方式、复杂的地方或复杂的程度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一位同源学家来，要他设计一台电子计算机呢？”说完，安东尼夹了一大块烤鸭肚里的填料，得意地品尝起来。过了那么长时间以后，虽然他记不清后来发生的情况，他还能记得那块填料的滋味。

他似乎记得当时没有人认真地把它当一回事。大家哗然大笑，总的感到安东尼用聪明的诡辩摆脱了困难，因此大家的笑声是嘲笑里卡多。（当然，后来每个人都声称是认真看待那个建议的。）

里卡多发火了，他用手指着安东尼说：“你写下来！我谅你不敢用白纸黑字把那个建议写下来。”（至少，安东尼记得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后来里卡多却说他当时的态度是热情的评论：“好主意！安东尼，你干吗不把它正式写下来呢？”）

安东尼就写下来了。

德米特里·巨大却很赞同这项建议。他在同安东尼私下交谈时拍拍安东尼的背说他自己曾经也在这方面想过——虽然他不愿在正式记录在案的书面材料中对这项建议表示自己的贡献。（安东尼想，他是在防备万一计划失败。）

德米特里·巨大设法寻找合适的同源学家。安东尼觉得自己不必对此操心，因为自己既不懂同源学，也不认识同源学家——当然，除了他的哥哥，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有意识想到他。

因此，安东尼等在屋顶上接待区内，他是个小角色，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下来了一些人，在一一握手过程中，他发现他看到了一张自己的脸。

他的脸发烧了，他想尽一切力量使自己远在千里之外。

威廉真希望自己早些记起自己的弟弟。应该早些记起的——当然应该记起。

但是那时尽听到提出要求时的恭维话，而且自己也开始越来越感到激动了。他有意识地不让自己记起这些事。

一开始是德米特里·巨大兴奋地跑来见他——他亲自正式来了。他从达拉斯乘飞机到纽约，这也使威廉感到非常激动，他的秘密嗜好就是爱读惊险小说。在惊险小说中，人们要想保守秘密时，就得独来独往。在惊险小说中，电子传递消息是人人都能使用的公共财产，但那里每一道载波辐射都是受到窃听的。

威廉说了那些话，他几乎是病态地喜好幽默，但是德米特里似乎没有在听。他盯住威廉的脸看着，思想似乎到别处去了。他最后说：“很抱歉，您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人。”

（甚至那样说也没有把事情泄露给威廉。那怎么可能呢？）

德米特里·巨大是个矮胖子，他的眼里似乎总是闪耀着高兴，甚至在他谈到担心或恼火的事情时也是这样。他长着一个圆圆的洋葱鼻，高颧骨，周身全是肉。他强调自己的姓，说得很快，威廉觉得他把这句话时常挂在嘴上：“我的朋友，巨大并不全是由身材来说明的。”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威廉提了很多意见。他说自己根本不懂电子计算机。什么也不懂！他一丁点也不知道电子计算机是如何运转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编制程序的。

德米特里说“没关系，没关系”，用一个表情十足的手势把那问题推在一边。“我们懂得电子计算机；我们能编制程序。你只要告诉我们：电子计算机应当做成什么样子，才能像人脑那样工作而不是像一架电子计算机。”

威廉说：“德米特里，我不敢肯定我对人脑的活动是否已足够了解而能告诉你们这些情况。”

德米特里说：“您是当今世界上第一流的同源学家，我已经认真核对过了。”那就把事情解决了。

威廉越来越犯愁地听着。他想那是不可避免了。一个人深深地、长期地专心致志于一个特殊的专业，那么当他看到一切其他领域里的专家时，以自己的无知比人家的智慧，就感到他们都是魔法师——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廉对“水星计划”的了解比一开始要多得多了。

最后他说：“为什么要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呢？为什么不用你们之中的一位工作人员或者若干名替换人员呢？让他们接收机器人发来的材料，然后发回指令。”

“噢，噢，噢，”德米特里激动得几乎在椅子里跳起来，“你要知道，你还没有意识到。由人工来分析机器人发回的一切材料，那是太慢了——那将包括：温度、气压、宇宙线流量、太阳风强度与化学组成、土壤结构等等，可以很容易地再列出３０～４０种项目——然后设法决定下一步。人类只能指导机器人，而且是效率不高的指导；一台电子计算机就等于是机器人本身。”

他继续往下说：“而且，人类有时又不适应于缓慢。因为任何种类的辐射在水星和地球之间一次来回行程大约要10至21分钟，视两者在轨道上的位置而定。那是没法加快的。你收到了一项观察资料，你发出了一项指令，但是在作出观察和发回反应之间的时间内会发生许多情况。人类无法适应光速的慢速度，但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则可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来吧，威廉，来帮帮我们吧。”

威廉发愁地说：“当然欢迎你们来和我商谈，不管对你们有多大帮助。你们可以随时使用我的私人电视线路来和我联系。”

“但是我要的不是同您商谈。您必须跟我去。”

“亲自去？”威廉吃了一惊说。

“当然。这样的计划不能依靠双方呆在莱塞射线的两端，用一颗通信卫星在其间进行联络。长远来说，那样太费钱、太不方便，而且，那样就完全无法保密了。”

威廉心里想，这确实像是部惊险小说。

德米特里说：“到达拉斯来吧，我给您看看我们在那里有些什么。我给您瞧瞧设备。您可以同我们的一些电子计算机研究人员谈谈。把你的思想方法的好处告诉他们。”

威廉想，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了，他就说：“德米特里，我在这里有我自己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很重要，我不想离开。要完成你要我做的工作，可能要使我离开我的实验室几个月。”

“几个月！”德米特里明显地吃了一惊地说，“亲爱的威廉，那得要好几年。但是那肯定会是您的工作。”

“不，不会的。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指导水星上的一个机器人不是我的工作。”

“为什么不？如果您正确进行下去，只要设法制造一台像人脑那样运行的电子计算机，您就能知道有关人脑的更多情况，您最终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而且那时您更加具备条件来从事现在您认为的本职工作。而且在您离开以后，您难道没有一些同事可以继续进行吗？而且您难道不可以和您的同事用莱塞射线和电视来进行经常连系吗？您难道不能偶然短短地访问一次纽约吗？”

威廉被感动了。关于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人脑的想法，确实打中了要害。从那时开始，他发现自己在寻找去那里的借口了——至少是去访问一次——至少是去看看那里究竟怎么样，反正他总是能回来的。

接着，德米特里访问了老纽约的废墟，在那里他以质朴的激情欣赏了一番（可是，那时候的老纽约已经不再有大灾难以前那种处处是无用的庞大和巨型的宏伟景色了）。威廉开始想到，也许自己也可以趁出访之机去观光一番。

——可是，当他刚开始知道一些需要做些什么而对其他还一无所知的时候，难道答案就已经像一丝遥远的闪电那样来到他面前了？

所以他终于到达拉斯来了，他跨出飞机踏上屋顶，德米特里在那里，神采奕奕。然后，这矮胖子眯起眼睛转身说：“我知道——多么相像呀！”

威廉睁大双眼，看到那边显然缩在后面的是一张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脸，他立即肯定站在他面前的是安东尼。

很明显，他从安东尼的脸上看出一种希望掩盖这层关系的心情。威廉只要说：“是呀，多么相像呀！”事情就过去了。人类的基因特征毕竟是够复杂的，可以容许人与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而有各种程度的外貌相似。

但当然，威廉是一位同源学家，他研究人脑的错综复杂，因此对这方面越来越满不在乎，所以他说：“我可以肯定这位是安东尼，我的兄弟。”

德米特里说：“你的兄弟？”

威廉说：“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生了两个孩子。他们是行为古怪的人。”

然后他走上前去，伸出手来，安东尼只能拉拉手，别无他法。这件事成了往后几天中的话题，惟一的话题。

后来威廉发现自己这么于的影响，感到相当后悔，这使安东尼略为有点慰藉。

那天晚上，他们饭后坐在一起，威廉说：“我要道歉。我原想如果我们把最糟糕的情况一下子就端出来，那么事情就了结了。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反正我没有签合同，没有正式的协议书。我想走了。”

“那又有什么用呢？”安东尼粗鲁地说，“现在人人都知道了。两个人同样的脸。这就够使人作呕的人。”

“如果我离开……”

“你不能走。这个计划完全是我的主意。”

“把我弄到这里来也是你的主意？”威廉的厚眼皮尽量站开，眉毛提得高高的。

“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只是提出请一位同源学家到这里来。我怎么知道他们会派你来呢。”

“但是要是我离开……”

“不能。现在我们只能战胜这个困难，如果有办法的话；到那时就没关系了。”（他想，对成功者，什么都能原谅的。）

“我个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必须来试试。德米特里把这项任务加给我们。这个机会太好了。”——“你们俩是弟兄，”安东尼模仿着德米特里的男中音声调说，“你们相互了解。为什么不在一起工作呢？”然后，他用自己的声音生气地说：“所以我们必须得干我们从头说起吧，威廉，你是干什么的？我意思是说比同源学这个字的含义更加确切些说。”

威廉叹口气说：“我研究‘自我中心’儿童。”

“我恐怕还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来，我专门研究那些不与外界联系又不与别人交流的儿童，他们完全沉湎于自己个人，只存在于自己肉体范围之内，到目前为止，对他们是无法了解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治愈他们。”

“是不是你给自己起名叫‘反自’其含义就在这里？”

“是的，确实如此。”威廉回答。

安东厄笑了笑，但是他并不真正感到好笑。

威廉感到一阵寒心，他说：“这是个老老实实的名字。”

安东尼赶忙嘟哝着说：“我的确感到是这样的。”他说不出更多特殊的道歉话了。他鼓起勇气，又谈到这个题目说，“你的工作有进展吗？”

“在治疗方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进展。但是在了解方面有进展。我越是了解……”

威廉说着，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他的眼睛更加深邃了。安东尼看出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谈到他一心向往的事情的缘故。他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觉。

他仔细地听着，他对不太懂得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必要的；他也会希望威廉能好好听他说。

他记得很清楚。他原先以为他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但是那当然是因为他还不清楚发牛的情况。事后回想起来，他发现自己可以逐字地记起整个句子。

威廉说：“因此我们似乎觉得，那些‘自我中心’儿童不是不能产生印象，或者甚至也不是不能深刻地解释这些印象。而是他不赞同或反对这种印象——如果发现某个他所赞同的印象，那就不会失去充分交流的潜在能力。”

“啊！”安东尼说，他只发了个音以表明他是在听着。

“你也没法用普通方法说服他脱离他的‘自我中心’，因为他反对你，反对他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但是如果你使他处于意识停止状态……”

“处于什么？”

“那是我们采用的一项技术，它实际上能使得脑子与肉体相脱离，能使脑子的活动同肉体无关。那是我们实验室里设计的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事实上……”

“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安东尼轻轻地插嘴问。

“是啊……是的，”威廉一面说，脸有点红，但显然很高兴，“在意识停止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肉体输送设计好的幻觉，并观察脑子在微分电子脑部照相中的情况。我们可以立即了解有关自我中心人物的更多情况；他最需要的感官印象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到有关人脑的更多情况。

“啊，”安东尼说，这回是个真正的“啊”。“你所已经了解到的有关脑子的一切情况——你能不能使它适应于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呢？”

威廉说：“不能，一无可能。我已把这情况告诉德米特里。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对脑子的了解也不够。”

“如果我教你电子计算机，详细地告诉你我们需要些什么，那怎么样？”

“那不成的。那……”

安东尼设法很诚恳地说：“哥哥，你应该帮助我，请你真心实意地设法考虑考虑我们的问题。把你所了解的有关脑子的一切知识应用到我们的计算机上吧。”

威廉不安地说：“我了解你的处境。我试试，我真心实意地试试。”

威廉试了，而且正如安东尼所预料的，他们两人被指派一起工作。开始时，总有人常来找他们，威廉采取争取主动的办法，宣布他们俩是弟兄，因为否认是没有用的。最后，这种情况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有意识的回避。每当威廉来找安东尼或者安东尼来找威廉时，在场的任何其他人就悄悄地消失在墙后了。

他们俩甚至逐渐勉强地相互习惯了，有时，他们相互谈话时好像几乎不存在外貌相似的问题，不存在共同的童年生活。

安东尼用适当的非专业语言说明了电子计算机的要求，威廉经过长时间思索以后，说明他感到一台电子计算机怎样才能多少完成人脑的工作。

安东尼说：“那样可能吗？”

威廉说：“我不知道，我并不急于试验。这可能不行，但也可能行。”

“我们必须同德米特里·巨大去谈谈。”

“我们自己先谈谈，看看我们已经做到什么。我们去找他时应当带去一个我们共同的合理建议。否则就不要去找他。”

安东尼犹豫地说：“我们两人一起去见他吗？”

威廉微妙地说：“你当我的发言人吧。我们没有必要一起去。”

“谢谢你，威廉。如果这件事有任何结果，那全是你的功劳。”

威廉说：“我对这事没有什么担心。如果能有任何结果的话，我想我是惟一能使它运行的。”

他们经过4～5次会议，把方案反复推敲研制出来。如果安东尼不是亲弟弟，如果他们之间没有那个棘手的感情问题的话，威廉就会毫不为难地对于那年轻人——他的弟弟——能迅速了解一个陌生的领域而感到高兴。

接着就是同德米特里·巨大的长时间会谈。事实上是同所有的人会谈。安东尼天天不断地见他们，然后他们来见威廉。最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怀胎，称之为“水星电算机”的东西就呱呱堕地了。

然后，威廉松了口气，回到纽约。他并不计划呆在纽约（两个月以前他会认为那是可能的吗？），但是在同源学研究所里有许多事要办。

当然，还需要开许多会来向他自己实验室的人说明那边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请假，并了解他们怎样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他们自己的计划等等。然后又来到达拉斯，这次的配备就更加周全了，带来了重要的设备以及两名年轻助手，因为停留多久难以限定。

用个比喻的说法，威廉甚至也不向后看了。他自己的实验室和它的需要在他思想里淡忘了。他已经完全专心致志于他的新任务。

这段时间对安东尼是最难受的。威廉不在的宽松心情并不发展深入，却出现了神经上的痛苦和难受，他一再希望威廉是否有可能不回来。威廉会不会派个代表来，派另外一个人——任何其他人？派任何相貌不同的人到这里来，那么安东尼就不会感到自己是双身怪物的一半了。

但是来的还是威廉。安东尼望着那架货机静静地飞过天空，望着它在远处卸货。但即使在远距离之外，他还是认出威廉来了。

就是这样。安东尼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他去见德米特里。“德米特里，我确实没有必要留下来了。我们已经制定了细节，其他人能够接过去办。”

德米特里说：“不行，不行。首先，这个主意是你出的。你必须看到底。不必要地把功劳分割开，是不对的。”

安东尼想：别人谁也不愿担风险。还有可能是个大失败。我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还呆头呆脑地说：“你知道我没法和威廉共事。”

“可是为什么呢？”德米特里假装惊奇的样子，“你们两个合作得很好呀！”

“对这件事，我可把自己的神经弄紧张了，德米特里，我受不了。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这相貌吗？”

“我的好伙计！你想得太多了。确实人们很注意。他们毕竟是人。但是他们会逐渐习惯的。我就已经习惯了。”

安东尼心里想：你这撒谎的胖子，你没有习惯。他说：“我可没有习惯。”

“你没有正确看待这问题。你的父母是古怪的——但是他们所做的毕竟并不违法，只是古怪而已。总而言之，那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威廉的过错，你们两人都不应当受责怪。”

安东尼说：“可是标记在我们身上”，他很快地对脸部作了一个手势。

“这不是你所认为的标记。我有不同的看法。你在外貌上显著地更年轻。你的头发更绻曲些。只是在第一眼时感到有点……相像。来吧，安东尼，你要时间有时间，要帮助有帮助，要设备有设备。我肯定这个计划将会出色地成功。想想到时候有多满意！”

当然，安东尼软化了，他同意至少帮助威廉把设备安装起来。威廉似乎也肯定这计划可以出色地行之有效。他不像德米特里那么狂热，但是具有冷静的确信。

他说：“这只是一个正确联络的问题。虽然我必须承认，这里所说的‘只是’，份量是很重的。你们这一边需要有专门的屏幕来检查机器人的感官印象，以便我们能进行——这里，我不能说手工操作吧？——以便我们在必要时能进行智力操作来加以克服。”

安东尼说：“那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让我们动手吧。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来部署联络装置，并保证指令……”

“程序。”安东尼说。

“是的，可是这是你们的地方，所以我使用你们的术语。我的助手和我将为水星电算机编制程序，但不是用你们的方式。”

“我就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一位同源学家编制一套比起仅仅一位遥测学家所能编的复杂得多的程序。”他并不设法掩饰他话里的自怨自艾之情。

威廉不管安东尼的语气如何，同意了他的话。他说：“我们从简单行动开始，先让那机器人行走。”

一周以后，那机器人在１０００英里以外的亚利桑那行走了。它走得很不灵活，有时候还摔倒。有时候它把脚腕叮叮当当地撞在障碍物上，用一只脚急速旋转，然后突然奔向一个新的方向。

威廉说：“它是个娃娃，还在学步。”

德米特里偶然来一次，了解了解进展情况。他总说：“大好了，太好了。”

安东尼并不这样认为。这样过了好多个星期，过了好多个月。随着水星电算机输入越来越复杂的程序，那机器人也就不断地进行越来越多的活动了。（威廉总是把水星电算机称为脑子，但安东尼不同意。）但所有这些进展都不够好。

安东尼最后说：“威廉，那不够好。”他上一天整夜没睡着。

威廉冷静地说：“这难道奇怪吗？我却正想说我们已经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安东尼几乎难以支撑了。同威廉一起紧张工作以及眼看那机器人笨手笨脚地活动，安东尼感到难以忍受。“威廉，我要辞职了。我想辞去这整个工作。我很抱歉。这不是因为你……”

“安东尼，那是因为我。”

“那并不全是因为你，威廉。是因为失败。我们于不成的。你看那机器人行动多笨拙，虽然它还在地球上，只在一千英里之外，信号来回只消一秒钟的许多分之一。在水星上，信号来回就要有几分钟的耽搁（那几分钟还是水星电算机所容许的）。认为它能奏效，那是发疯。”

威廉说：“别辞职，安东尼。你不能现在辞职。我建议我们把那机器人送到水星上去。我相信它已经具备条件了。”

安东尼高声地、使人难堪地大笑起来：“你疯了，威廉。”

“我没有疯。你好像认为它到水星上去会更困难，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它在地球上会更困难。因为这个机器人是以地球正常重力的１／３设计的，它在亚利桑那是在地球重力下活动的。它是为摄氏４００度设计的，而现在它在摄氏３０度情况下活动。它是为真空条件下活动而设计的，可是现在它却在大气包围下活动。”

“那机器人可以适应这种差别。”

“我想，金属结构是可以的，但是这里的计算机怎么样呢？当那机器人不是在为它设计的环境里活动时，计算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安东尼，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要一台和人脑一样复杂的电子计算机，你就得容许有些特殊性格。来，我们来作个交易，如果你帮助我取得同意把那机器人送上水星，它在路上要花６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休休假。你就可以摆脱开我了。”

“那谁来照看那水星电算机呢。”

“你现在已懂得它怎样活动得好，我还要派我的两个人在这里帮助你。”

安东尼挑战式地摇摇头说：“我不能为那台电子计算机负责，我也不愿负责去提出把机器人送到水星去。它没有用的。”

“我肯定它能起作用。”

“你无法肯定。而我是要负责的。受责备的是我。你不会受责难的。”

安东尼后来回忆起当时是个紧急关头。威廉可能会由它去。安东尼可能就辞职了。这一切可能就付之东流，

但是威廉说：“同我没有关系？你看，爸爸同妈妈干＊了这等事，是的，我也是感到遗憾的。我和任何人一样感到遗憾——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一些古怪的结果已经产生了。当我说爸爸时，我的意思也是指你的爸爸，许许多多人也有共同的爸爸，两弟兄，两姊妹，兄妹或姊弟。然后，当我说妈妈时，我的意思也是指你的妈妈，许许多多人也有共同的妈妈。但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其他任何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爸爸和妈妈的。”

“我知道这点。”安东尼冷冷地说。

“是的，可是你用我的观点来看看这个问题，”威廉急忙说，“我是一名同源学家。我研究基因特征。你想过我们的基因特征吗？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特征要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两人的基因特征更接近。我们的相貌就显示了这一点。”

“我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如果你因此而取得荣誉，那证明你的基因特征是对人类大有用处的——这也意味着我的基因特征。你懂得吗，安东尼？我和你有共同的父母。共同的相貌、共同的基因特征，因此也就分享你的荣誉或耻辱。我的几乎也就是你的，因此，如果有任何表扬或责难，那是对我们两人的。我必须关心你的成功。我在这方面有个动机，那是地球上任何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完全自私的动机。安东尼，我是站在你一边的，因为你几乎就是我！”

他们相互对看了很长时间。安东尼头一次没有注意他们相同的脸。

威廉说：“因此，让我们要求把那机器人送到水星上去吧。”

安东尼让步了。德米特里批准了这项请求——他毕竟也在等待这一步——安东尼很多天处在深深的沉思之中。

然后他找到威廉，说：“你听着！”

等了好长一会，威廉也不说话。

安东尼又说：“你听着！”

威廉耐心等着。

安东尼说：“你真的没有必要离开。我知道你不愿意让别人来操纵那台水星电算机，除了你自己。”

威廉说：“你是说你想离开吗？”

安东尼说：“不，我也留在这里。”

威廉说：“我们不需要过往太多。”

对安东尼来说，这一番话就像一双手卡着他的气管似的。这种压力现在似乎更加紧了，但是他没法说出了最难出口的话：

“我们不必要彼此回避。我们不必要。”

威廉不太肯定地微笑了。安东尼根本没有笑；他很快走开了。

威廉的目光从书上抬起来。至少一个月以来，他对于安东尼来访已经不感到惊奇了。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吗？””

“谁知道呢？软着陆正要开始了。水星电算机开始运转了吗？”

威廉知道他的弟弟对那电子计算机的情况有充分了解，但他还是说：“到明天早晨，安东尼。”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等待软着陆。”

“是的。”

安东尼说：“总会出点毛病。”

“什么毛病也不会出。”

“许多工作会白费的。”

“还没有白费呢。不会白费的。”

安东尼说：“也许你是对的。”他两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走开了，在门口又站往了，说：“谢谢！”

“谢谢什么，安东尼？”

“谢谢你……安慰我。”

威廉苦笑了一下，他没有表露自己的感情，感到宽心。

在关键时刻，水星计划的全体人员都到场了。安东尼没有具体任务，他站在后边，眼睛望着监视屏幕。那机器人已经活动起来了，而且有视觉信息送回来。

至少，看起来像是视觉反应。到目前为止只见到一片模糊的光色，也许是水星表面。

有影子掠过屏幕，可能是水星表面的不规则部分。安东尼光凭眼睛无法判断。但那些在控制屏前的人员正在用比肉眼复杂得多的方法来分析种种数据，他们显得很冷静。那些表明紧急情况的小红灯一盏也没有亮起来。安东尼没有去看那屏幕，他注视着主要的观测人员。

他应该和威廉等人一起在楼下电子计算机室里；电子计算机将在软着陆完成以后启动；他应该在那里，但他不能在那里。

掠过屏幕的影子越来越快了。那机器人正在下降——太快了吗？肯定是太快了！

最后有一阵模糊，然后是平稳，焦点有了变动，那片模糊部分变深了，后来又变淡。听到了一个响声，还没有过几秒钟，安东尼开始领悟到那个响声是什么，

“软着陆成功了！软着陆成功了！”

说话声响起来了，大家在激动地低声祝贺，然后，随着屏幕又一次发生变化，人声笑语就像撞在吸音墙上一样立即静止下来。

屏幕改变了，变得清晰了。在明亮的阳光下，通过仔细滤光的屏幕，他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很清楚，一面是耀眼的白色，另一面是斑斑点点。镜头转向右边，然后又转回左边，好像一双眼睛正向左眺望，然后又向右看。屏幕上出现一只金属手，好像那机器人在看它自己。

安东尼终于大叫起来：“电子计算机已经启动了。”

听到这话，就像是别人呼叫一般，他飞奔出去，冲下楼梯，跑过走廊，把喋喋不休的人声抛在后面。

“威廉，”他一头冲进电子计算机室就大叫起来，“十全十美，真是……”

但是威廉举起手来说：“嘘——请安静，除了那机器人以外，我不希望任何激情加进来。”

安东尼低声说：“你是说它会听到我们吗？”

“也许不会，可是我不知道。”水星电子计算机室里还有一个较小的屏幕。上面的图像不一样，而且在变化着；那机器人正在行动。

威廉说：“机器人正在探索着前进。那些步子一定是不灵活的。在发出指令和作出反应之间相距7分钟，那是必须容许的。”

“可是它已经走得比在亚利桑那稳多了。你觉得怎么样，威廉？你觉得怎么样？”

安东尼抓住威廉的肩膀，摇撼着，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屏幕。

威廉说：“我对它是有把握的，安东尼。”

太阳炽热地照射在一个黑白分明的炎热世界上，白色的太阳，黑色的天空，白色的起伏大地，混杂着一些斑驳的黑影。太阳晒在每一平方厘米暴露的金属面上，散发出明快的新鲜味，这同另一面的毫无气息适成对比。

它举起手来盯着看，数着手指。热，热，热——转过来，把一个个手指放到另一只手的阴影里，然后热气慢慢散失，触觉改变了，使他感到那清澈、舒服的真空。

但是并不是完全的真空。它伸直手臂，双手举过头，伸出手去，两只手腕的敏感点上冒出了蒸气——那是稀薄、模糊的锡和铅的色调飘过水星。

更厚实的色调从它的脚上升起来；各种硅酸盐由每个金属离子单独或共同的清楚铿锵接触声标志出来。它慢慢地挪动一只脚，踩在吱吱作响的尘土板块上，这样的变化就好似一支柔和的、并非任意的交响乐。

太阳照在当空。它抬起头看看太阳，又大又亮又热，它听到了太阳的欢歌声。它注视着太阳边缘缓慢升起的日洱，倾听日珥的爆裂声；还倾听太阳广阔表面上其他的欢快声响。当背景的光度变暗以后，一缕红色的氢气像圆润的女低音奔放而起，在飘渺、动人的太阳光斑低低的哨音声中，出现了太阳黑子深沉的男低音，偶尔有一股火焰的淡淡悲歌闪起，有伽马射线和宇宙粒子乒乒乓乓的嘀嗒声，而在各个方向都能听到太阳物质那轻柔而依稀可闻的不断重复的低吟，在向它吹来的、使它光采夺目的宇宙风中，忽高忽低，无穷无尽。

它跳跃，慢悠悠地长到空中，这样的自由自在是它从未感受过的，落到地面以后它又跳起来，然后又跑，又跳，又跑，它的身体完全适应了这个光辉的世界，它发现自己是在天堂之中。一个长期迷失方向的陌生人——终于到了天堂。

威廉说：“一切正常。”

“可是它在干什么呢？”安东尼叫道。

“一切正常。程序在发挥作用。它已经测试了它的各个感官；它已经作了各种视觉观察；它遮住了阳光。对太阳作了仔细观察；它试验了大气和土壤的化学性质。一切都收效。”

“可是它为什么跑呢？”

“我想那是它自己的主意。如果你把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程序编制得犹如人脑一样的复杂，你必须估计到它会有自己的思想的。”

“跑？跳？”安东尼着急地望着威廉。“它会碰坏自己的。你操纵一下那电子计算机，制止它，要它停下来。”

但是威廉坚决地说：“不，我不这么做。我宁可冒险让它碰伤自己。你可懂得？它很高兴。它在地球上的时候，对这个世界它是始终没有条件来适应的。现在它是在水星上，它的身体是完全适应于它的环境的，非常适应，就像是１００名专门科学家所能做到的那样。这是它的天堂；让它尽情享受吧。”

“享受？它是个机器人。”

“我谈的不是机器人。我是在谈那脑子——脑子——这里的脑子。”他指了指那电子计算机。

那台罩在玻璃箱里的水星电子计算机，线路非常精细和复杂，它浑为一体，保持得十分精巧和微妙，是台能够呼吸的活机器。

“在天堂里的是兰德尔，”威廉说，“他‘自我中心地’逃避这个世界，为的是现在找到的那个世界。他有了一个使他的新身体能够完美地适应的世界，来替换那个使他的老身体根本无法适应的世界。”

安东尼惊异地注视着屏幕说：“它似乎安静下来了。”

“当然，”威廉说，“它心情愉快时可以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安东尼笑着说：“那么，你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们到别人那里去，让他们恭维我们吧，怎么样，威廉？”

威廉说：“一起去吗？”

安东尼挽着威廉的手臂说：“一起去，哥哥！”

# 《天外来客》作者：威廉·科兹文克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皎洁的月光照在树丛中，给人一种雾气弥漫的感觉。在一处植物繁茂的山岗上，突然降下了一艘来自遥远星际的太空船，它轻盈地停在一块齐整的林间草地上。舱门迅速打开，从里面走出几个侏儒似的太空人，他们那畸形的脑袋，下垂的胳膊和矮胖的身材，不由使人联想起古怪的精灵。这是一群来自太空的植物学家，尽管飞船上的地球植物馆已拥有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奇花异草，但是采集工作尚未最后完成。太空人一下飞船，立即四处采集各种植物标本，不论是灌木、树苗，还是美丽的花朵，甚至是毫不起眼的苔藓，他们都小心翼翼连根带土地挖出来，然后爬上舷梯，走进飞船，把标本放进飞船中心的一个巨大温室里。

他们中有一位走进一片高没头顶的草丛，他感兴趣的是一棵水杉树苗。他在这棵树苗旁边停下来，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开始挖掘。他的身体散发出朦胧的迷雾，将那丑陋的身躯遮掩了起来。

正当太空人忙于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山脚下的小镇开始骚动起来。雷达和平他扫描监测装置发现了降落在地球上的太空船的信号。一时间，搜索太空船的车辆在公路上奔驰，政府机关的专家们连夜出动，用报话机不断地传呼着。

那位采集水杉树苗的植物学家站起来，一眼瞧见山谷中的小镇灯火，也许因为这是考察的最后一夜了，他对山谷中的灯光感到特别亲切，有点恋恋不舍，他不由自主地走出水杉林。这时，他的心光亮了起来，这是太空人互相联系的方式，他看到飞船的过道和舷梯上，伙伴们的心光也亮了起来，像星星点点的萤火。于是他放心了，知道暂时还没有危险，就沿着一条林间防火路朝山下走去。他那有蹼的大脚走起来很不方便，特别是膨胀的大肚子一直拖到地上，看起来很滑稽。

可是那山谷中的灯光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一会儿，他的心光不自觉地又闪亮了，与房子里的光相互呼应。他知道，他已经爱上了地球。忽然，他的大脑收到飞船发来的预备警报，他犹豫了一下，继续迈开那双带蹼的大脚，朝前走去终于，他如愿以偿地看清了月光下的城镇：繁星满天的夜空，寂静无人的田野和黑黝黝的树林。他深情地想最后看一眼地球人，却没有一个人影，但这也足够了，“再见吧，地球人！”

他心中默念道。

突然，他的心光警报系统发出紧急警报：“全体船员，火速返回！危险！危险！！危险！！！”与此同时，他发现一道道炫目的亮光，正从那条防火路朝他这边迅速移动。太空植物学家这下慌了，意识到自己处境十分危险，他一面用双手遮挡着闪烁的心光，以免暴露目标，一面朝飞船方向奔去。他那鸭子一样的脚无法适应地球坚硬的路面，尽管心急如焚，但无论如何也跑不快。四周响起了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地球人用陌生的语言喊叫着，刺眼的白光在灌木丛中扫过。太空植物学家起动他的保护装置，散发出一团迷雾，然后悄悄溜过防火路，钻进了杂草丛生的山谷。等到人声渐渐远去，他便一跃而起，朝飞船奔去。他的心光更加明亮，这是伙伴们的心在向他呼唤。他奋力拨开挡路的树枝，终于感觉到了飞船发射出的强大的辐射波，他甚至看见了舱门还开着，有一位船员站在门边，在招呼他遗憾的是，他长长的脚趾被一些杂草缠住，使他动弹不得。当他好不容易挣脱羁绊，冲进飞船光区的外围光晕时，一个集体决定的信号传来，舱门像合拢的花瓣一样地关闭了。可怜的太空人惊恐万状地站在草地上，眼睁睁地看着那发出炫目强光的飞船掠过树顶，盘旋而上，瞬间，便在夜空中消失了他太可怜了，孤零零一个人，离开家乡有３００万光年。他还能回得去吗？

玛丽太太和她的３个孩子住在镇上一幢有院子的楼房里。院子不大，四周围绕着篱笆，里面有几棵橘子树和碧绿的菜圃。几年前，玛丽太太和丈夫离了婚，靠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最叫她心烦的还是几个孩子，成天除了打闹就是玩，不仅不能帮她一把，还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

天黑下来了，玛丽太太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翻着一张报纸。楼下传来阵阵喧闹声，这是淘气的孩子们在玩一种魔怪棋。

“救命！妈妈！救命！”喊叫的是小儿子埃利奥特，他从院子里风风火火地冲进卧室，转身锁上了门。“工具棚里有个怪东西，”埃利奥特哆哆嗦嗦地说，“它朝我扔了一个橘子。”

原来，埃利奥特刚才溜进院子，从树上采了几个半生的橘子，他发现很难吃，随手扔了一个到工具棚里，没想到这只橘子被什么东西掷了回来，狠狠地砸在他脑袋上。正在玩魔怪棋的孩子们神色不安地站了起来，一起朝门口走去。“站住！全给我待在这里！”玛丽走到门口想挡住他们。但是孩子们并没有理会她的劝阻，一窝风似地冲进了院子。玛丽拿着手电跟着孩子们来到院子里，她朝工具棚照了照，里面除了坛坛罐罐、化肥、农具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时，草地那边传来大儿子迈克的喊声：“大门被打开了”几个孩子闻声赶去，也大声嚷着：“瞧，这么大的脚印！”

玛丽太太四处看了看，什么也没发现，便把孩子们赶回房间。

在她看来，这不过是埃利奥特的胡思乱想，大概是玩魔怪棋中了魔吧。

埃利奥特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原来，那个太空植物学家被飞船遗弃后，在林子里躲了一会儿，直到确定没有危险，才大胆地沿着林间防火路，朝小镇走来，一直走到玛丽太太家的院子外面。他笨拙地翻过篱笆，不料却摔了个四脚朝天，他忍着疼痛，蹑手蹑脚地躲进了院子边的工具棚。就在这时，他被埃利奥特扔过来的橘子打中了胸膛，他也毫不示弱，用橘子回击了地球人，这下把埃利奥特吓坏了。此刻，外星人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没料想大脚不小心踩着了地上一柄铁锨，铁锨的木柄弹了起来，碰巧打中了他的头。外星人疼得发出一声尖叫，跌倒在玉米地里。

熟睡中的埃利奥特猛然从梦中惊醒，他忽地从床上跳起来，带着他的狗哈维一道走出房门，一溜烟跑进了院子。他打开手电，照射着工具棚，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他转过身来，拨开高高的玉米，朝里一瞧，顿时吓得尖叫起来。趴在玉米地里的外星人浑身瑟瑟发抖，一见埃利奥特，拔腿就跑。他慌不择路，一口气跑到山上的树林里，他又饥又累，浑身无力，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末日要到了。忽然，太空人发现那个小男孩骑着一辆满身铁锈的自行车来到山上。男孩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东西放在地上，接着走了几步，又放上一个。就这样男孩隔不多远就放一个，沿着一条小路越走越远等埃利奥特走开后，好奇的太空人钻出灌木丛想看看小男孩究竟放了些什么。他拣起地上的东西，原来是巧克力，和太空营养食品很相似。他把巧克力放进嘴里，味道好极了。

老植物学家早已饥肠辘辘，于是沿着男孩的足迹，一路上拣起巧克力吃，他发觉地球上的食品不仅好吃，而且使人精力充沛。不知不觉地，他又一次来到了玛丽太太的家门口。埃利奥特睡在蔬菜地旁的一个睡袋里。突然，他醒了，用惊恐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怪物。外星人也凝视着小男孩，并向他伸出长长的手臂，他那多鳞的掌心有一块正在溶化的巧克力。

太空人指了指手掌，然后又指了指嘴巴。埃利奥特似乎懂得这个怪物的意思，他取出巧克力，然后照老样子走几步放一块，太空人紧跟其后，从地上拣起一块块巧克力，贪婪地塞进嘴巴，巧克力汁从他的嘴角流出来，沾满了手指，他发狂似地舔着。

太空人跟在埃利奥特后面爬上楼梯，沿着走廊走进男孩的房间。他筋疲力尽地躺在地板上，渐渐睡着了。埃利奥特给他盖了一条毛毯，把他藏在了壁橱里。

第二天，埃利奥特向妈妈撒了个谎，说他病了，这样他便可以不上学了。等妈妈的汽车开走后，他从床上跳了下来，冲着卧室的壁橱说：“喂，走出来吧。”

外星人忐忑不安地走出壁橱，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用那双特大的眼珠四处张望，他第一次看见地球人的房间，样样都感到新奇。埃利奥特试着和他说话，可这个呆头呆脑的外星人什么也听不懂。埃利奥特无可奈何地带着外星人，一起下楼，走进厨房。“我最爱吃鸡蛋饼，你吃过吗？”埃利奥特拉开抽屉，边说边搅拌起鸡蛋、牛奶和面粉，给外星人做了一顿美味的早餐。用完早餐，他又把怪物带进了洗澡间。外星人进了浴盆，像一条鱼一样潜入水中，水流使他安静下来，他感到特别舒服。但埃利奥特却吓了一跳，他一把拖起外星人，“嘿，这样会淹死的，你这傻瓜！”说着，用一条毛巾替外星人把身上的水擦干。外星人用感激的目光望着这个１０岁的小男孩，却无法用语言和他沟通。埃利奥特接着说：“我们各人都用自己的毛巾，这是我的，”他指着墙上挂的毛巾，“这是迈克尔的，那是妈妈的，那是格蒂的，你保存这块毛巾，我们要写上‘Ｅ·Ｔ’的标记，这是外星人的简称。”外星人听不懂男孩在说什么，但他从埃利奥特那里接收到一种温和的波。他们回到卧室，外星人猛然发现桌上有一台收录机，正在发出悦耳的旋律。这个发现使他很兴奋，他躺在壁橱里盘算，一定要给飞船发信号，让同伴们设法来营救自己。

埃利奥特的秘密很快被迈克尔和小妹妹格蒂知道了，唯有玛丽太太一个人还蒙在鼓里。迈克尔感到忧心忡忡，他怕外星人会给全家带来麻烦，劝埃利奥特把他交给当局。但埃利奥特坚决不同意，“迈克尔，如果我们把他交出去，他就永远回不到家乡去了。我们应该帮助他找到同伴。”埃利奥特一本正经地说，可具体该怎么做，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第二天，兄弟俩上学后，他们５岁的妹妹格蒂拿着玩具进了埃利奥特的房间。她一点也不怕那个怪物，还握住外星人的手，把自己的布娃娃、牛仔衫、说话一起读机给他看。外星人正在思考高深的技术问题，他可不需要布娃娃或别的玩具，但那个长方形的拼读机使他突然心跳剧烈，心光震颤不止。

“这机器会教你怎样拼读。”小女孩边说边操作。外星人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立即明白，这个机器将会教他说地球上的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是一台微型计算机。他的心灵扫描进入到计算机内部，扫过微处理机、语言综合器和储芯片。外星人专心地研究这台机器，一遍又一遍地按着上面的键盘，他把存储的语言全部调了出来，仔细研究，终于弄懂了神秘的地球语言。

不知过了多久，埃利奥特推门而入，发现外星人和格蒂钻在壁橱里。

“埃利奥特！”那个老怪物向他招手。

埃利奥特张大嘴巴，厚厚的镜片后面，小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教他怎样说话了。”妹妹神气活现地说。

“你快对我讲话呀！”埃利奥特兴奋地喊着，“再说一遍！”

“埃利奥特。”

这时迈克尔回来了，他也感到十分高兴。这毕竟是太空人和地球人的第一次沟通埃他们望着那个怪物，只见他用手指了指电话，又指了指窗户。

“嘿，Ｅ·Ｔ，你这是什么意思？”

“Ｅ·Ｔ要和家里通电话。”外星人一边说，一边重复着刚才的动作。迈克尔和埃利奥特面面相觑，这个问题可把两个孩子难住了。

一连几天，外星人着魔似地在制造一台通信装置，为的是和他的飞船沟通信息。孩子们都诚心诚意地帮助他，凡是外星人需要的零件，都想方设法帮他弄到。这下玛丽太太可倒霉了，她的许多发夹不见了，雨伞也失踪了，电视机也不亮了，最不能容忍的是，她的汽车报警系统也不能工作了，为此她被警察罚了款。而外星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些零件，制作了一台精致的通信设备。外星人和孩子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忙着制造通信设备时，警察因连续接收到奇怪的信号，已经对他们的居住区进行了监视。

转眼到了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埃利奥特决定把外星人带到外面去玩玩，外星人担心他丑陋的模样会被人认出来，可埃利奥特却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打扮得古里古怪的。孩子们把外星人抬进自行车的货筐里，把通信设备挂在书包架上，来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万圣节给小镇带来了欢乐的气氛，大街上到处是化装游行的孩子，有的扮成美丽的公主，有的扮成凶恶的海盗，也有扮成滑稽可笑的小丑，还有凶神恶煞般的魔鬼外星人盘腿坐在货筐里，看得着了迷，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周围的人们也注意到外星人奇怪的样子，都惊讶不已。外星人干脆跳下自行车，走进了狂欢的人群。每到一家，他便像走江湖的艺人一样，伸出一个小筐，哄笑的人们纷纷往筐里投放糖果，他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但是，当他们走家串户来到兰斯家时，外星人突然感到害怕，因为这个红头发的低能儿站在门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外星人和埃利奥特，一步步向前进逼。他们向后倒退着，急忙跳上了自行车，但是兰斯似乎早有准备，也跳上了自己的自行车。埃利奥特想甩掉兰斯，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蹬着，但这低能儿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似乎有某种东西通过心灵感应在牵引着他，使他与外星人的系统保持联系。尽管埃利奥特骑得飞快，但兰斯也毫不示弱，他像一个职业赛车运动员，紧紧地咬住埃利奥特不放。两辆自行车飞快地穿过大街小巷，渐渐地外星人发现距离飞船的着陆地点越来越近，他的心跳急剧加快。他想，应该赶快把通信机安装好，向太空发信号，事不宜迟，要争分夺秒。于是，他喊了一声：“抓牢！”然后动了一下手指，自行车像一架直升机似的突然从地上升了起来。自行车擦过灌木丛，掠过树梢，飘过了树林上空。埃利奥特紧握车把，张大着嘴，头发竖立起来。他吃惊地俯瞰下面的树林，那条林间防火路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可辨。他简直无法相信这梦幻般的情景是真的。自行车朝着林间的开阔地徐徐下降，外星人用灵敏的指头控制着。当车轮在草地上滑行的时候，外星人的长脚趾被车轮的辐条卡住了，自行车立即翻倒在地。外星人顾不得脚趾的疼痛，从筐子里爬了出来。埃利奥特也迅速爬起，搬出通信机器。当他们确信周围没有人埋伏时，立即动手安装发报机，然后外星人开始向太空发报。埃利奥特站在那里听着太空语言转换成的电波信号源源不断地传出，盼望着奇迹能够出现。外星人也默默地凝视着茫茫夜空，浮想连翩。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灌木丛里还藏着另一个淘气鬼——兰斯，他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茫茫夜空，万籁俱寂，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着，埃利奥特熬不住瞌睡坐在草地上睡着了，躲在灌木丛中的兰斯也推着自行车回家了，因为他看不出什么名堂。只有外星人独自守在发报机旁，呆呆地仰望着深邃的星空。

麻烦事终于来了，警察的窃听器发现了孩子们的秘密，一张捕捉外星人的大网撒开了在玛丽太太家里，外星人的情况也有些异样。埃利奥特回到家，打开壁橱门，发现外星人躺在枕头上，脚趾伸在空中。他想让外星人直立起来，可外星人却前扑后倒地晃来晃去。

“头痛，埃利奥特。”太空植物学家痛苦地说。埃利奥特慌了神，他用力扶着外星人，但觉得这个老怪物重得离奇，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么重的东西。忽然，他接触到外星人眼中一种从没见过的来自宇宙的眼光，这眼光像电流一样击中了他，埃利奥特立刻变得和外星人一样沉重了。这可不是好兆头，外星人的密度急剧增加，他变成了太空中的一个黑洞。外星人意识到这种危险，他知道，他的全身在急剧收缩，说不定会收缩成针尖那么大小的体积。但是，他不能让埃利奥特同他一起灭亡，“走开。”他有气无力地说。但埃利奥特却仍然紧紧依偎在他身旁，使他感受到爱的温暖。

夜幕降临，埃利奥特把家里药橱里存放的所有药片都拿出来了，但无济于事，外星人愈来愈虚弱，甚至影响到屋子里所有的植物，这些花草也随之枯萎了。埃利奥特痛苦极了，他很想帮忙，却不知该怎么办。他突然想起外星人神奇的手指，那个曾经使他手上的伤口愈合的手指，“把你自己治愈吧！”他恳求道。

外星人强打起精神，几乎是央求似地对男孩说：“离开我，带我到远处去我对你们是个致命的危险，对你们星球也是个致命的危险。”

第二天，迈克尔发现埃利奥特睡在走廊里的一张床上，目光呆滞，迈克尔慌忙把他摇醒，扶着他回到自己的卧室。但奇怪的是，他感到埃利奥特很重，好像一个沉甸甸的大铁球。

好不容易把弟弟拖进卧室，迈克尔又看见外星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脸色异常苍白，神智恍惚，嘴里说着呓语。迈克尔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觉得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在冲击着他，他伸手摸了摸埃利奥特和外星人，发现他们烧得滚烫，他知道必须把他俩的体温降下来。于是，迈克尔不顾一切地用一只胳膊夹着埃利奥特，同时又用另一只胳膊抱起外星人，使出全身力气，好不容易将他们拖进了浴室。他把他俩放进澡盆，打开水龙头，想浇灭他们身上燃烧的“火”。

然后，他急忙下楼去找妈妈。玛丽太太顺从地跟着他上了楼。她推开浴室的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缠绕在一起的“爬行动物”，她吓得闭上眼睛。等到大着胆子睁开眼睛时，终于看清了浸在水里的是埃利奥特和一个丑陋无比的怪物。这时，她不知哪来的勇气，一把将埃利奥特拖出浴盆，迅速用浴巾裹住，然后，把几个孩子都往楼下赶。此刻她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赶快避开这个缠着埃利奥特的湿漉漉的“爬虫”，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外星人仍旧泡在浴盆里，埃利奥特抗议似地喊道：“妈妈，我们不能把他扔下不管”玛丽太太毫不理会，她不顾一切地推着３个孩子，向大门走去。但为时已晚，门口站着许多身穿宇航服的人，她的家已经被团团包围了。大门口停着一辆大篷车，大篷车的后门连着一个巨大的软管，软管的另一端有一个空气密封门，从那里才能进入房子。房子里挤满了人，他们都是被召集来的专家。现在，他们把外星人和埃利奥特放进一个便携式的清洁室内，用各种仪器对他们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外星人的身体构造和地球人完全不同，他的整个胸部好像是一颗心脏，专家们的知识几乎都派不上用场，他们像解剖尸体一样用针戳外星人，将他的四肢朝不同方向弯曲，还用解剖刀切开他的耳槽，试图揭开外星人生命的秘密。然而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因为地球上的医疗手段和仪器，比起外星人的实在太简陋、太不值一提了。外星人静静地躺着，意识到他的生命正在不断地崩溃。

在这所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一队医生正在为玛丽太太一家人治疗，不时还询问有关外星人的情况。埃利奥特依然昏迷着。这时外星人的情况开始急剧恶化，很快，血压测不出了，脑电图也成了一条固定不变的直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几乎就在外星人心脏停止跳动的同时，埃利奥特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这是因为外星人在他奄奄一息的最后时刻找到了和地球男孩屏蔽开来的方法，这样他们体内的感应切断了。

埃利奥特猛地坐了起来，尖叫道：“Ｅ·Ｔ，不要走！”

医生们摇着头，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外星人静静地死去。玛丽太太走过来，把手放在埃利奥特肩上，但他没有觉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老朋友，眼睛里充溢着无尽的悲哀。他们被带离清洁室，透过透明的塑料屏障，看见外星人被装进一个塑料尸体袋，上面盖了干冰。接着，特工人员将外星人放进一个铅制的棺材。埃利奥特等特工人员走后，独自走了进去。

他俯下身去，用手拂去外星人脸上的干冰，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Ｅ·Ｔ，我原以为我能永远和你在一起我还有好多好多东西要给你看氨泪水顺着脸颊，滴落到塑料薄膜上。

忽然，一束来自太空飞船的金光射入，触到了外星人那具有治愈能力的手指，使它发出神奇的光。外星人用自己的手指治愈了自己，而且，他发现了飞船的船长近在眼前。“晚上好，船长。”外星人说。外星人全身笼罩着夺目的光辉，他的心光又明亮了，由金黄色变成鲜红色。埃利奥特惊喜不已，他机警地朝门口一看，赶忙用双手遮住外星人的心光。

“Ｅ·Ｔ要和家里通电话。”外星人睁开眼睛说。

埃利奥特连忙俯下身，“好，我一定把你带出去，不过你先忍耐一会儿。”他脱下外套盖住了外星人的心光，然后将干冰重新放在外星人身上。他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双手捂着脸，径直来到厨房。他悄悄对着迈克尔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迈克尔点点头。接着，迈克尔从侧门溜了出去。停放外星人的棺材被特工人员抬进了大篷车，埃利奥特吵着要和Ｅ·Ｔ在一起，特工人员没有办法，只得让他上了车。埃利奥特一上车就敲了敲驾驶室的门。司机座上坐着的是迈克尔，他猛踩油门，大篷车像百米运动员离开普跑线似的，猛地开动，将连结着的巨型软管和围罩房屋的塑料外壳撕裂开来，发出刺耳的巨响。迈克尔拼命按喇叭，大篷车像发疯的野牛向街道上疾驰而去。玛丽太太如梦初醒，带着小女儿跳上自己的小汽车，拼命追赶大篷车，她开始意识到，那个怪物肯定没有死。

迈克尔把大篷车开到一条通往远山的路上，山上有一群孩子正在引颈张望。半小时前，迈克尔打电话让他们骑上自行车在这里接应。大篷车停了下来，埃利奥特和迈克尔搀扶着外星人走了下来。小伙伴们被样子古怪的外星人吓了一跳，好半天才清醒过来，七手八脚帮外星人爬进埃利奥特的自行车货筐里，然后骑上各自的自行车向上山的公路急驰。这时，警车拉着警报尾随而至，玛丽太太的汽车也追了上来。他们发现大篷车的车门打开着，里面却空无一人。

忽然，灌木丛中冒出那个低能儿兰斯，他冲着警察和特工歇斯底里地喊道：“他们骑自行车跑了！我知道他们去湖边了！”警察和特工人员立即跳上车，向兰斯指的方向驶去。

这时，兰斯冲玛丽太太笑笑：“到森林去，我带你去找他们。”

“可是那湖。”

“嘿，我并不傻！”低能儿做了一个鬼险。

警察和特工们受了骗，当他们发觉上当时，又重新回到公路上猛追上来。外星人在自行车货筐里颠簸着，路面坑坑洼洼，但这却是通向远山森林的必经之路。外星人的大脑已接收到飞船的信息，他向飞船发出了求救信号。

眼看自行车就要进入森林，马上可以脱离危险了，不料从城镇的最后一个街口，突然冲出一群隐藏在暗处的警察和特工人员，把路堵死了。与此同时，后面的追兵也赶到了，混乱的探照灯如同漩涡一样，把孩子们包围了。

这时，不知谁大喊了一声：“豁出去了！”孩子们踏车向前，像一把锋利的剑劈向前面的人墙。

忽然，外星人抬起一个手指，顿时，自行车队像一群鸟儿一样腾空而起，从围捕的车队上空飞过去。所有的警察、特工人员全都傻了。自行车队在夜幕中轻盈地滑翔，外星人伸出手指指点着，渐渐降落在通信机安放的草地上。一束炫目的淡紫色的光芒忽地照在地上，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仰望着夜空。大家惊呆了，一艘太空船在他们头顶上空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像圣诞树上一颗硕大的装饰物从漆黑的夜空降落下来。孩子们沉默不语，沉醉在飞船巨大的威力之中。埃利奥特转过身，深情地望着外星人。

外星人的眼睛比往常大多了，“谢谢你，埃利奥特。”他说。

这时玛丽太太他们也赶到了，格蒂朝外星人跑过来，把拼读机放在他手上：“给你作个纪念。”

外星人双手抱起格蒂：“谢谢，好孩子。”

远处出现了警察的影子，外星人一怔，慌忙放下格蒂，转身向埃利奥特伸出双手。他们拥抱着，外星人慈爱地抚摸着埃利奥特的心脏，用指尖在上面划了个复杂的波形符号，于是指尖的光芒在埃利奥特胸前闪烁不停。“我就在这儿。”他安慰道，然后外星人走上了飞船的跳板，走进迷雾般的光晕里，他回过头，依依不舍地望着埃利奥特。一团五彩缤纷的光晕在埃利奥特的眼前升起。

两行泪水顺着埃利奥特的脸颊流淌，“再见了，Ｅ·Ｔ！”他低声说着。

# 《天外陨石》作者：[苏] 瓦莲蒂娜·茹拉夫廖娃

陆平译

５００年以前，一块陨石落在离德国上莱茵河一座小镇不远的地方。该小镇名叫“恩齐谢姆”。小镇的居民把陨石用链条锁在教堂的墙上。这样，这块从天外飞来的石头就不会再飞回到天上去了。他们还在石头上刻了一行字：“不少人对此石块知之甚多，每个人对其也都略知一二，但没有人能深知其奥秘。”

每当我想起帕米尔陨石的历史，我就会回忆起这块陨石上的铭文。是的，对此陨石，我深有了解，也许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但我还不能说我了解它全部的奥秘。不过，有关这颗奇特陨石的种种事实，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如画，历历在目。

半年前，报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一颗大陨石降落在帕米尔地区。这立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一般人都不会想到，生物化学家会对陨石降落地球的事情感兴趣。事实是，我们生物化学家对每一则有关陨石的报道，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天外陨石”的碎片能告诉我们有关地球上生命起源的许多信息。简单说吧，我们可以研究陨石中的碳氢化合物。

报纸上有关帕米尔陨石报道的第二则消息是说，探险队找到了陨石，并用直升机把陨石从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地方运来。陨石很大，长约３米，重４吨多。

我刚读完这则消息，并准备马上给尼科诺夫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电话铃就突然响了，是尼科诺夫打来的。

我得先交代一下叶夫根尼·尼科诺夫其人。我做学生的时候溉认识了他。就我所知，他处事极端冷静，自我克制力极强。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有慌乱不安的时候。可此时此刻，他一开始讲话，我就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他声音嘶哑，说话断断续续，语不成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从他急促的谈话中，我总算弄明白了：我必须立即赶往天体物理学研究所，不得延误！

我要了一辆车。立即驱车前往天体物理学研究所。夜深人静，街上寥无人影；纽雨蒙蒙，雨水淋湿的人行道上映出霓虹灯的广告。穿行在沉睡的城市里，我想到了在这深夜里还在忙碌的人。他们正俯身在显微镜上、试管上，或写满一长串、一长串公式的笔记本上，聚精会神地探索着新的知识。这些新发现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为不断探索奥秘的人类打开了新的视野。

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的大楼灯火通明。我想，这可能是与帕米尔陨石的消息有关吧！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看法。一颗陨石怎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研究所里人进人出，忙忙碌碌，犹如一个马蜂窝。人们在走廊里来来往往，压抑着自已兴奋的神情。从两旁半掩着门的房间里，传出兴奋的谈话声。

我径直向尼科诺夫的办公室走去。他在门口迎接了我。我必须承认，直到此刻，我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深夜把我召来研究所。难道事情真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科学家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会夸大其词，大肆宣扬。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实验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预期的结果：那时那刻，我也常常想爬上屋顶，高声欢呼一番。

但尼科诺夫……像我这样了解他的人，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如此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

他握了握我的手——默默地、迅捷地、有力地一握！他那兴奋之情在这一握之中传递给了我。

“是帕米尔陨石？“毅问道。

“是的。”他答道。

他拿出一叠照片放在我面前——是陨石的照片。我仔仔细细地观察着这些照片，无法预知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我这时已有思想准备，肯定会有惊人的发现。

我一生中亲眼看过的陨石和看过的陨石照片，可说是数不胜数。在我看来，这颗陨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一颗纺锤状的陨石。看上去是一种劣质石灰石结构，边缘有熔化的痕迹迹。

我把照片还给尼科诺夫。他摇了摇头说：“这不是陨石，包在石头里面是一个金属圆柱体。圆柱体里面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

他压抑着自己的兴奋，但说话的话气还是有点异样。

现在回忆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怎么会过了好久才理解尼科诺夫所说的话的含义呢？其实，事实十分简单。但正因为太简单了，反而使事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梦幻一样。

那颗陨石原来是一艘宇宙飞船！石头实际是圆柱体的外壳，只有７厘米厚；而圆柱体是一种黑色的重金属铸造的。尼科诺夫的假设是，石头的外壳是飞船免遭陨石撞击和防止高温燃烧的保护层。后来，他的假设得到了证实。我原来认为是劣质石灰石结构，实际是陨石撞击的凹痕。从上面的众多凹痕来看，这艘飞船在太空已经航行好多年了。

“如果圆柱体是实心的金属体，”尼科诺夫说，“那至少得有２０多吨。但现在只有２吨多重。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三条细细的金属丝。这些金属丝都断了，可能是圆柱体外面连接金属丝的什么装置在坠落过程中脱落丢失了。接在金属照断头的电流计记录，证明有微弱的电流通过。”

“你为什么确信圆柱体里面有生命体妮？”我提出异议，“很可能里面是一个自动装置什么的。”

“不，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他马上回答说，“它会敲击。”

“会敲击？”我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下，感到困惑不解。

“对，”尼科诺夫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你走近圆柱体，里面就会发出敲击声——不管里面是什么生物，它似乎用什么方法能看得见外面…”

我感到尼科诺夫的推测有问题。

“很明显，”我表示不解，“这个圆柱体直径约６０厘米，长度不到３米，怎么能容纳一个生命体呢？更不要说还得携带水、食物和空气转换调节设备呢！”

“别急，”尼科诺夫说，“一刻钟之后，我们可以亲自去看一下。我正在等另一个人。圆柱体放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

“不过，你得承认，你的假设有点儿玄乎。”我坚持自己的看法。“里面不可能有人。“

“人？你所说‘人’是什么意思？”

“哦，会思考的生物呗。”

“有手臂、有腿，“尼科诺夫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啊，就算是吧！”我回答说。

“不，飞船里当然没有这样手脚齐全的生物，”他说，“但里面有一个会思考的生物体。至于是什么样子的生物体，那就很难说了。”

我可无法同意住的看法。我提醒他说，在欧洲人发现新太陆和其他陌生的地区之前，他们想象那些地方的人有三头六臀，或者长着狗头，要不就是侏儒或巨人。但后来，他们发现，澳洲人、美洲人和新西兰人，都和欧洲人长得一样。同样的生活条件和同样的自然规律，其发展结果是一样的。

“你说的完全正确，”尼科诺夫说，“你怎么会认为，我们现在遇到的生物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生活条件呢？”

我解释说，高级形式的蛋白质，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温度、压力和辐射强度，都有一定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在宇宙中，有机物的进化，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

“老朋友，”尼科诺夫说，“你是顶尖的生化学家，是生化合成领域的最高权威。”他弯腰鞠了一躬，明显带有幽默的神情。这时，他重又显得平静而古怪了：“就蛋白质的合成而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恕我直言，一个制砖工人，可能对建筑学一无所知吧！”

对此，我并不生气。说实在话，我对其他星球上有机物的进化问题没有多少研究．那毕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啊！

“在中世纪，人们以为生活在世界另一方的人，长着狗一样的头。这后来当然证明完全是胡思乱想，毫无根据的，”尼科诺夫接着说，“当然，我们地球上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大部分地区差不多。但有的地区与其他地区差别很大，人的外貌体型的差别也就大了。在秘鲁安第斯山区，海拔高达３５００米，那里有一个侏儒印第安部落。这个部落的人平均体重不到５０公斤。但他们的胸部和肺活量特别发达，是欧洲人的１５倍。他们生活在空气稀薄的高山地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改变了有机体的生理特征。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地球上的生活条件与外星球的生活条件会有多大的差别啊！首先，引力的差别就可能很大。你好像忘记了这一点。譬如，水星上的引力是地球的１／４。如果水星上有生物，他们就不需要发达的下肢。但木星上的引力就大得多。就我们所知，在那样的条件下，脊椎动物的进化，就没有必要让肢体直立。”

我发现他的论点有明显的弱点，我就抓住不放。

“老朋友，”我说，“你是一位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是恒星大气光谱分析的绝对权威。就行星而言，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完全能了解制砖的过程……我的意思是说，你忘了手这个上肢——没有手，就没法劳动。说到劳动，正是劳动创造了人。如果身子匍匐在地上，四肢的作用就只能是支撑身子。”

“对，但为什么只能有四肢而不能有更多呢？”

“外星生物可能有六条手臂？”

“可能吧！在引力特别大的星球上，脊椎动物完全可能朝这个方向进化。当然．还得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说行星的地面条件。如果地球一直由海洋覆盖，动物就完全可能朝另外的方向进化。”

“变成鱼美人喽？”我开玩笑说。

“可能吧，”尼科诺夫泰然回答说，“海洋中的生物也在不断进化，尽管比陆地上的生物进化的速度要慢得多。对一切有理性的生物来说，不管生活在哪里，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发达的头脑、复杂的神经系统和能工作和活动的器官。但仅凭这些，我们还难以想象出他们的外貌。”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若是像我们这样能思考的生物，那他们所能生存的自然条件，应该和我们的地球差不多吧！”

“这不是不可能。”他表示同意，“但可能性极小。你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时间。人的外形是有变化的。１０００万年以前，人类还有尾巴．但没有前额。那么，１０００万年之后。人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很难预料。如果认为人类的外貌不会改变，那岂不荒谬透顶？你谈到了相似的行星。是的，有些行星的自然条件和我们地球相似。但在这些星球上，理性生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一句话，老朋友，世间万物之多，难以穷尽……”

现在我已记不起那次谈话的细节了。谈话老是被打断——电话铃声不断；人们匆匆忙忙，进进出出；尼科诺夫不时地看看手表．不过，现在回忆起来，那次谈话本身，意义就非同一般。尽管我们的猜测有点儿不着边际，但后来揭示的事实，更大大超乎我们最大胆的想象。

当然，我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非常简单。一艘飞船穿越无垠的茫茫太空，从另一个星系来到我们地球，那个陌生星球上科技之发达，肯定不是我们地球人所能想象得到的。仅此因素，我们就不应该匆匆忙忙得出什么结论。

科学院院士阿斯塔科夫的到来，打断了我和尼科诺夫之间的谈话。应该交代一下，阿斯塔科夫是航天医学专家。

“飞船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发动机？”还未进门，他就问尼科诺夫。

他站在门口，用手罩住耳朵，等待尼科诺夫的回答。

我至今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不禁对自己感到恼火。这个问题可是关键所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知道许许多多信息——天外来客的技术水平、他们的星球离我们多远、他们在太空中的航程花了多长时间、他们的机体能忍受多大的加速度……

”飞船里没有发动机，”尼科诺夫回答说，“在石头外壳保护层下的金属圆柱体，表面非常光滑。”

“没有发动机？”阿斯塔科夫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下。他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后。脸上出现了十分惊讶的神色，“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的是引力发动机。”

“正是这样，”尼科诺夫回答说，“非常可能。这就是答案。”

“能用引力做飞船的动力吗，”我问。

“理论上是可能的，”尼科诺夫回答说，“自然界中存在的力，人类没有不能最终了解和征服的。是的，目前我们对引力的知识还非常有限。我们知道牛顿的万有定律：宇宙中任何物质粒子都吸引其他物质粒子，吸引力同两物质粒子的质量乘积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理论上，我们至少也知道，引力加速度的极限是光速。但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而产生引力的原因以及引力的本质——这些我们还都不了解。”

电话铃声又响了。尼科诺夫拿起电话听筒，简短地回答了对方的询问，就挂了电话。

“走吧，”他对我们说，“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走出房间，进入走廊。

“有的物理学家认为，引力是称之为引力子的一种特殊的粒子的特性。对此假设，我不甚了了。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引力子要比原子核还小。我们知道，原子核比一般粒子都要小。因此，引力子的能量肯定比原子核的能量要大得多。”

楼梯很陡，盘旋而下。我们匆匆拾级而下，来到地下室的一个狭窄的走廊。研究所里不少工作人员站在一道巨大的金属门外等着我们。有人按了一下按钮，金属门就慢慢向一边滑动。

里面停着一艘宇宙飞船：一个由暗灰色金属铸造的圆柱体，表面一分光滑。在圆柱体底部，伸出三条金属丝。罩住飞船的石头外壳已经拆卸下来，上面己有不少裂痕。

尼利诺夫离飞船最近。他朝飞船走近几步，从里面立即传出了沉闷的敲击声。声音肯定不是机器发出的有节奏的机械声，而是什么生物发出的声音。我想，会不会是什么动物——我们不是也把猴子狗和兔子等动物放在宇宙火箭里送上太空的吗？

尼科诺夫一离开飞船，敲击声就停止了。接下来是一片寂静，连有人粗重的喘气声都能清晰地听到。

奇怪的是，在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刻是人类科学发展新世纪的黎明。只是到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才感到现场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亿中：天花板低垂的房间，灯火通明：房间中央，暗灰色圆柱体闳闪发光．周围聚集着一群兴奋而紧张的科学家。

我们立即开始工作。工程师的职责是确定圆柱体里面到底是什么生物。阿斯塔科夫和我负责提供双重生理保护：保护飞船里的生物不受地球细菌的感染，也保护我们自己不受飞船所带来的外太空细菌的感染。

我不知道那些工程师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任务的。我没有时间去看他们工作的情况。我只记得他们用超声波和伽马射线对圆柱体进行辐射。阿斯塔科夫和我来到生理保护工作的地方。几经商量之后（阿斯塔科夫耳朵有点背，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决定用遥控的操纵器打开圆柱体。停放飞船的密封的房间，用紫外线进行了消毒。

我们知道，圆柱体里的生物正等待着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加紧工作。我们不遗余力，竭尽所能。

操纵器使用氢气切割机，小心翼翼地切开飞船的金属外壳。透过房间水泥墙上那个狭长的窗口，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那巨大的机械手工作起来有条不紊，精确无误。氢气切割机一厘米一厘米地切割开闪闪发光的金属外壳——这是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金属。最后，终于可以把圆柱体的底部拆卸下来了。

圆柱体内藏着的是什么呢？它不能说是什么生物，而是有生命的什么东西——一个有生命的、正在悸动的大脑。

我用“大脑”来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因为我找不到更确切的词汇。当时，我觉得，那东西看上去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脑的复制品。但仔细一看，我知道我错了。那只是大脑的一部分。稍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大脑中缺少那些控制感情和本能的神经部分和中心。再者，人脑的“思考”中心难以数计，但这个大脑的“思考”中心则寥寥无几，但是却大大地放大了。

说得更确切一些，这是一个中子计算机；这样的计算机本应是二极管和三极管组成的，但这里用的是人造的大脑物质。我从这个大脑结构的种种迹象．作出了上述的推测。后来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在某个我们未知的行星上，科学的发展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在地球上，我们只能合成最简单的蛋白质分子。他们已经能够合成最高级形式的有机物。我们的生化学家正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得承认，这艘宇宙飞船里的东西，大大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可能只有阿斯塔科夫除外吧，他第一个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开口说话。

“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他突然大声说，“我的预言今天终于得到了证实。你们还记得吗？两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曾写到……人类无法跨越星际之间的巨大距离。只有全自动的宇宙飞船，才能进行不同宇宙空间之间的旅行。全自动的！电子机械？也许吧！哦，真太复杂了。这不可能！能进行星际旅行的，是最完美的机械——大脑！两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有些生化学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当时说，要进行星际旅行，我们必须制造出生物－自动系统；这个生物－自动系统能进行细胞的自动再生。”

两年前，阿斯塔科夫确实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了上述的观点。在当时，我认为这个观点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现在证明。他是对的。他预见，合成最高级形式的物质——大脑的神经组织——是可能的。这一科学预见，要过好几个世纪之后，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也得承认，科学家在自己的狭窄的领域进行研究工作，难以预见未来。我们过度专注于自己当前的研究工作，就无法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今天，我们有汽车。１００年之后，我们还是有汽车，只不过速度要快得多。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当代的飞机与未来的飞机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提高了速度而已。天哪！我们的想象力有着多大的局限性啊1这正是为什么往往是一些非专业人士，倒反而能预见未来发展的趋势。

有时候，未来似平那样地令人难以置信、匪夷所思，更令人感到不可企及！然而，许多东西还是都变成了现实。海因里希·赫兹①是第一个研究磁辐射的科学家，但他认为，运用无线电波进行通讯是不可能的。然而，没过几年，亚历山大·波波夫②就发明了无线电。

是的，我当时不相信阿斯塔科夫的看法。要制造生物－自动装置，首先必须解决许多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合成最高形式的蛋白质，有能力操纵生物－电子运行过程。并使生物物质和非生物物质结合起来一起运作。在我看来，这一切纯属幻想。可现在，未来就在我们眼前。是的，这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智慧生物的科学成就，但这足以证明，科学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正如俗语所说的：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我们不知道圆柱体内的空气成分，也不知道我们的空气会对人造大脑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事前准备了空气压缩机和各种气体的容器，以便把密封的房间里的空气成分调整到与圆柱体里的一致。圆柱体打开后。发现里面的空气成分是１／５氧气、４／５氦气，气压比地球的大气压高１／１０。人造大脑继续在悸动，但速度明显加快了。

压缩机发出“嘶嘶”声开始工作，以提高房间里的大气压。很快，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

我回到地面上尼科诺夫的办公室。把他的椅子移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夜幕正在降临，又一个夜晚开始了。这是我被召到研究所后的第二个夜晚。但我的感觉是，好像只过了几小时。

飞船里的空气中，２０％是氧气，与地球空气中氧气的含量一样。这是巧合吗？不，这正是人类有机体所需的氧气成分。因此，也可以推断，飞船里定有某种空气循环装置。但如果大脑有一部分坏死，循环过程就会受到破坏，然后，整个大脑就会死亡。

一想到这里，我立即起身，匆匆向地下室走去。

回忆起当时我们竭力拯救大脑的过程，我现在还是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痛心万分。

开始，大脑的下面部分逐渐开始干瘪，直至变成黑色，但上面部分还在继续悸动。如果有人靠近的话，它的悸动会加速，甚至会激烈跳动，好像在竭力呼救。

我们能做什么呢？无能为力。真的是无能为力啊！我们眼看着外星球来的智慧生物创造的大脑慢慢地终止了呼吸。

现在，我们才知道，那大脑呼吸的是氧气。当时，我就推测，该大脑是靠类似血红蛋白的化学合成剂的帮助进行呼吸的。我们也研究了给大脑提供氧气的那个装置。该装置能制造氧气，排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但我们无法停止大脑细胞的死亡。情况大概是，在某个星球，那里的智慧生物能合成最高级形式的物质——大脑物质。他们制造了一个大脑，并把它送入太空。毫无疑问，在这个大脑的细胞里，藏有无数的宇宙奥秘。但我们却无法探索到这些奥秘。大脑就在我们面前逐渐死亡。

我们实在也竭尽所能，无所不用其极——从使用抗生素到动外科手术。

我是科学院专业委员会的主席。因此，我召开了一个委员会会议，请大家想想办法我们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已经是半夜了。科学家们坐在小会议厅里，脸上都是疲惫的神色。尼科诺夫把手掌在脸上一擦，似乎想抹掉自己的倦意。

“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了。”他平静地说。

其他人也都同意他那悲观的结论。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大脑只有少数细胞还活着，我们则继续不断地观察着。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了解的东西，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最有趣的是发现了保护活组织不受辐射的那种物质。

飞船的外壳相对较薄，很容易为宇宙线穿透。因此，这提醒我们从生物－自动装置本身入手，探究保护大脑不受辐射的物质。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这种物质是细微的结晶体，使大脑免受强大的辐射。这一发现使我们有可能简化宇宙飞船的设计。这样，我们就不必使用重金属制造原子能反应堆的保护层，从而使我们利用原子能动力飞船进行宇航的时代大大地提前了。

更有价值的是那个氧气再生系统。一簇不知名的海草，仅一公斤重：它们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在飞船内起着许多年的“空气调节”作用。

所有这些，只是生物方面的发现。我们所获得的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也许重要得多。正如阿斯塔科夫所推测的，飞船使用的是引力发动机。工程师们尚未了解其机械原理。但可以肯定，我们的物理学家将修正他们关于引力本质的概念。原子工程时代必将为引力工程时代所取代。到那时，人类就有更充裕的能源，并能大大地提高飞船的航行速度。

飞船的外壳是钛和铍的合金。与一般合金不同的是，整个外壳是一整块结晶体。一般来说，我们的合金总是有无数的结晶体组成的。尽管每块结晶体是十分坚固的，但合在一起，总难做到天衣无缝。未来我们将能制造整块合金结晶体，但其性能我们尚需努力发现。而且，如果能控制各种结晶方法，人类也能控制其光学性能、耐久性及热传导的性能。

当然，最最重要的发现是大脑，尽管至今我们尚未揭开其中的奥秘。那三条附在圆柱体上的金属丝，是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放大器连接大脑的。在一个星期中，示波器记录了生物－自动装置的脑电波。这些脑电波与人类的脑电波迥然不同。这也正是人类大脑与其大脑之区别所在。一句话，飞船里的这个大脑基本上是一个全自动控制的装置，只不过是用活的细胞替代了电子管。尽管结构复杂，整个大脑却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其作用也比较专门化，不像人脑那样是综合化的。因此，其电子源码所表现出来的模式，比人类生物波的模式更为复杂。

整整一星期，示波器记录了数千米长的波形图。能不能解开图中的奥秘？这些奥秘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也许就是这艘飞船宇航的故事吧？

很难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在继续研究这艘宇宙飞船，而且每天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到目前为止。不少人对此石块知之甚多。每个人对其也都略知一二，但没有人能深知其奥秘。但我相信，最终揭开这块天外陨石的奥秘，已经为期不远了。

到那时，利用引力发动机的宇宙飞船，将从地球起飞，深入无边无垠的茫茫太空。但那些飞船并非是人类驾驶的，因为人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而宇宙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星际飞船将由生物－自动装置驾驶。经过数千年的宇航之后，到达遥远的星系，然后，飞船回到地球，给人类带来的是永远燃烧的知识的火炬！

【①海因里希·赫兹（１８５７—１８９４），德国物理学家，第一个播出并接收了无线电波。１８８３年开始研究电磁理论。他证明，光和热都是电磁辐射。】

【②亚历山大·波波夫（１８５９～１９０６），俄国物理学家和电器工程师，研究电磁波的先驱者之一。１８９５年发明了无线电接收装置。虽然人们一致赞赏波波夫所进行的与赫兹波相关的实验，但一般不承认无线电通讯是波波夫发明的。有证据说，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更早一些时候就进行了传送无线电报的实验，但在前苏联，则将波波夫尊为无线电的发明者。】

# 《天线场小夜曲》作者：[俄] 季米特里·萨莫辛

李志民译

一

“克列姆别力士”牌电吉他震耳欲聋的鸣奏伴随着隆隆的雷声和直击大地的闪电，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闪电就像照相机闪光灯一样瞬间照亮了窗外死沉沉的树林。乐曲跌宕起伏，仿佛你是坐在轿车的后座上，而车子正奔驰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马路上似的。

带爱尔兰萨满口音的女声练习曲盖过了滂沱大雨，像榔头敲击铁皮屋顶的声音。

“碰上这样的天气想必是好运。”克拉皮温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从苏联时期造的一米七长的床上爬了起来。一个人如果高过了这个普洛克洛斯忒斯①床的极限，那他就只得以母腹中胎儿的姿势卷曲着过夜了。

克拉皮温光着脚轻轻地跺了跺那久未擦洗的镶木地板。木板下面放着一幅弗列吉·缅尔基尤利的画像。画像裱在一张硬纸板上，是属于儿子的。克拉皮温在光身子上套上那件迷你色彩的外套，又把光脚塞进有化学保护层、齐臀部的长筒胶靴里，美美地喝了一口已开了瓶的“斯米尔诺夫斯基”牌啤酒，把头埋在风帽里，便登上了凉台……

弗列吉·缅尔基尤里从地板下面露出迷人的笑容，穿一身雪白雅致的礼服，腆着小肚子，右手握着话筒，在提醒人们多加小心：“请注意身后，亲爱的！”

克拉皮温在凉台上“嗒”的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房间里立刻充满了梦幻般的灯光。到处贴满了儿子画的陈旧的连环画。画的都是普通的乌龟和欢乐一窝鸭。灯光在灯管里抖动，犹如有关弗列吉·克留盖尔或是迈里林·门松的恐怖影片的背景。正在此时，灯突然灭了。房间又陷入黑暗之中。录音机哑了。剩下的只有拍打着屋顶的哗哗雨声和隆隆雷声，还伴随着渐渐消失到地里去的闪电。雷雨继续袭击着这避暑山庄。

“既然断电了，那有的地方就会出事。”克拉皮温心里这么想着。他把原翘向风帽的强盗式的细毡帽低低地拉了下来。这顶毡帽戴了多年早已破旧，“今天网里可能会兜到什么东西的。哎，我把开板棚门的钥匙放到哪里去了？”

克拉皮温来到前厅门口，门上挂着门钩。他把全部钥匙从门钩上取下来放到地板上，但是没有找到他需要的钥匙。他把门闩取下，门就哗地一声敞开了，并笨拙地撞在门廊上。一束电光蓦然刺入他的眼帘，使他一时看不清东西。

“把手电挪开，兔崽子！”克拉皮温一边用手遮住光线，一边喝令道。

“是，马上照办。”斯杰潘·波克申答应着，口里散发出一股酒气。

灯光挪开了，挪到墙上，搜索着。

“你已经看到什么了吗？”克拉皮温问，同时也打开了手电。

“好像有个东西坠落下来。但距离太远，看不大清楚。”

板棚钥匙终于找到了。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呢？走吧！”

两人进入了院子。

克拉皮温冒着大雨，缩着身子，来到了板棚跟前。板棚夹在新旧澡堂之间。钥匙好半天塞不进这储备室的锁孔里。波克申把手电凑近。克拉皮温则把自己的夹在腋下，但是雨幕下他还是看不清锁孔。

屋后，田野的上方迸发着闪电的火光，风在呼啸，在天线的空隙之间不停地窜来窜去。

锁在钥匙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低头，开口了。

克拉皮温和波克申溜进了棚子，顶着从外面吹来的风把身后的门关好。克拉皮温用手电扫射了一遍左边的墙壁，“啪”的一下把发电机的开关打开，发电机一转，脚下的地板就开始振动起来。灯亮了，棚子里的塑料摆设一下子就从黑暗中显露出来。克拉皮温和波克申正好站在那道属高度保险级别的、厚厚的钢铁门前。

克拉皮温先把大拇指放到识别指纹的电脑荧屏上，接着又把自己的个人密码输入电脑的记忆库，然后再俯身对着显微镜样的圆筒目镜，把自己的眼睛角膜印留给密锁。波克申也照样跟着做了。锁“咔嗒”响了一声，门便慢慢地往一边退开，现出了一条过道。敞开的房间里，电灯突然亮了。

“一切都按模式进行。很平常。”克拉皮温紧接着发出了指示，“趁联邦的人还没来，我们先弄好装备，检查一下网络。”

房间呈长方形，墙白得就像精神病院里的一样。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工具设备，犹如在展览。

克拉皮温从墙上取下一把带不锈钢手柄的激光切割器。切割器的样子像一把大手术刀，由电脑操纵。他把它挎在肩上，再把送话器的听钮贴近耳朵。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去看个究竟了。”克拉皮温在确认波克申也装备停当之后说。

他们离开了秘密厅室。身后的铁门随之自动关闭，电也自动切断。

二

一大片开阔的田地已被一块块马铃薯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被大风吹得匐地蔓生的马铃薯茎叶在闪电光的照射下时隐时现。顶端带红灯的天线塔高耸入云。地面立柱全都用钢筋混凝土牢牢地加以固定，并由不同高度的钢绳牵引。天线连同支架就像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帐篷式树皮小屋。这片土地上共有１２４座３０米天线塔，看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移民居住区。天线顶端明亮的红灯则像一只只眼睛。在天线塔脚下，在支离破碎的马铃薯田地间，有一个不时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黑色东西。

“那正是坠落下来的东西！”波克申激动地说着理了理切割器的宽背带，“上校先生说过，最近一周内肯定会有什么东西落下来。看来他说对了。分析部门已经发出了这一季节是活动高峰期的预告。”

“斯杰潘，闭嘴！我们压根儿就不应当把灾难带到这片土地上来。你这么哇哇叫，是想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吗？人家可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呢。”

克拉皮温和波克申顶风冒雨沿着田地走向天线场。

“趁我们还没碰到别人的时候，来给自己挑点小玩意吧。”

团里乐队演奏的乐曲在克拉皮温和波克申的头顶上方回荡着。乐队只配了一架乐器，可现在却突然冒出一阵震耳欲聋的鼓声。克拉皮温遇此突变，急忙用双手捂住耳朵，蹲了下来。波克申则跌倒在地，而这些本能的反应恰好救了他们的命。一大个闪烁着五彩火光的东西呼啸着落到了被闪电射穿的地上。那东西看上去有“卡马”牌带拖兜的汽车车库那么大。

大地震动了。

“就差那么点，要是来个正着，那我们可就完了。”克拉皮温虔诚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说。

“简直就在身旁！”波克申企图压过雷声，尽力扯开嗓子大叫着，并从地上爬起来，“没事，上帝保佑了我们！”

“可我们走路还是得更加小心一些！”

他们躬起身子，冒着大雨绕过那个差一点儿就砸着他们的那个扁球形的东西，匆匆走到天线塔脚跟前。这里就像一片高速列车颠覆场地，所有车厢都由折棚连接，构成了一个金属大废物堆。在这堆从天而降的单一色的废物当中看得到一些球形、卷烟形、立方形、书本样、圆筒状、碟子形和多角甲虫形的东西。

离这一堆大杂烩稍远的地方，有一架机头栽进土里、左翼折断的老式双座飞机。与其他飞行器不同的是，这架飞机显然是人类的手工制品。克拉皮温判断着、辨认着机身上那些稀稀落落的五角星。

“我的妈呀，老妖婆！”发现这架反常的飞机后，波克申骂了一句，“今天运气不错！你怎么看？这是什么东西？”

“一架飞机呗！”克拉皮温一边回答，一边蹦跳着走向那只摔坏了的铁鸟。

这时，身后某处又有一个沉重的东西轰隆一声落到地上。接着就听到钢材断裂的咯吱声，大地颤抖了，努力要把这两位不速之客摔开，毕竟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

“这一点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它是什么飞机呢？……”波克申停顿下来，寻找着适当的词语。

“老式机呗。”克拉皮温提醒道。

“一点没错，是老式机。这类飞机如今已不再飞了。而且谁也不会容许它们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飞机实物呢。你可是对它很熟悉的吧？”

“嗯！”克拉皮温点了点头，但是在闪电间隙的黑暗里，他的这一动作是看不到的，“这是上个世纪与纳粹德国作战时期的军用飞机。我就这么认为。”

“那么，它飞到这里来干啥呢？”波克申惊奇不已，紧紧抓住从肩上落下来的切割器。

“是被吸到这里来的，就像其他东西一样。似乎是跌进了一个旋涡。”克拉皮温一边说着，一边跳过拖在地上的刺铁丝。

“我认为，是我们的天线把这些外星物体吸来的。”

“好像不是这样。”

三

“我认为，这不适合上校先生的胃口。”波克申说着，拍了拍飞机被风蚀的外壳。

“鉴于新的情况，他要是不隐瞒整个计划就好了。”克拉皮温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同时从肩上取下了切割器，“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天空闪电不断，雷声依旧。透过金黄色的闪光看得到机群带到地面的硕大水滴。还有一个飞速向地面急驰的黑影。

“小心！”波克申发现危险后，大喊了一声。

此刻，那个尚未辨清的失控飞行器已经一头栽进离人们较远的地里，发出吱吱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是一个刚到达床上的病人发出的呻吟。

“希望你能把舱室切开。”克拉皮温说着开动了切割器，并把它指向已变形的舱门。

“这是第一件事。你还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

“快帮一把呀！干吗老愣站着不动？”

波克申把切割器切进舱门的另一侧。

被熔化的金属流淌到地上。电切火光在面材上画出了一个矩形。雷声咆哮，闪电猛击。舱门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最后终于倒下。

“我们爬进去吧。”克拉皮温在胸前又画了一个十字，祈求在他们进到里边的时候，天线不要再把外星中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吸引下来，把他们给埋在下边。尽管爬进去是危险的，但他值得冒这个险。从飞机上切割下来的任何小玩意儿在黑市上人们都肯出上千欧元。如果找到什么大的东西，那就可以卖到上万欧元。在这个以别墅村庄来掩人耳目的政府秘密工程里当看守，２００欧元的月工资与之相比算得了什么！

克拉皮温拧亮了手电，潜入飞机的腹舱。波克申紧跟其后。他对同伴并不那么放心，他不愿让他单独行事，他担心同伴会偷偷地把什么贵重的东西独吞了。

闪电、雷鸣已经远离。不过克拉皮温仍然能看出，向飞机左侧倾斜的那块地板上有一堆废物。从废物堆下面露出一双人脚。脚上穿着军靴，一只手还握着一支手枪。脸已经被一个箱子砸飞了。俩人撑着天花板和墙壁继续往里走。边走边四下查看，寻找着有价值的东西。

“你去看看座舱里！”克拉皮温命令道。

波克申往机头方向钻去，暗自留心着飞机内部的装饰特点。

克拉皮温则往机尾方向搜索。兴许，这架飞机是某个博物馆收藏的，或者是某位疯狂的收藏家收藏的。在克拉皮温看来，只有疯狂的收藏家才会收藏各种飞机和电话机。地板上散落着生锈的铁器、木箱碎屑、玻璃碎片。从碎玻璃那里飘来一阵阵酒香。放在舱口被雨水淋过的纸板在拍打着已经破裂的舱门。

雷雨大作，闪电划破田野，好像在与风玩着追逐游戏。飞机也震动起来。在离克拉皮温两步远的地方，从地板上传来低微的呻吟。克拉皮温用手电往地板上一扫，马上就找到了呻吟之源。原来那里躺着一个穿军服、戴眼镜、左镜片已裂纹斑斑的瘦弱男子。地板上重重地压着一个木箱。箱里装满破碎的瓶子，还有一把盒子被砸破的低音提琴。看得出男子的军服是美国的，但一点不像现代美国军需部所提供的制服。克拉皮温尽力回忆着，最后终于明白，这种制服正像这架飞机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克拉皮温觉得这个呻吟的美国人好生面熟。

“我那里空空如也！既没有驾驶员，也没有乘客！”身后传来波克申的叫嚷声，而这声音正好在雷声暂停之间隙传了过来。

“快到这儿来！这儿有一个伤员！”克拉皮温也大声喊叫着，同时还俯身面对那个瘦弱的男子。听见有人说话，那美国人睁开了蒙蒙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克拉皮温。而克拉皮温这时已把由于空难而形成的、压在伤者身上的废物堆扒开了。

“您是什么人？”男子用英语以虚弱的声音问道。

克拉皮温懂英语，但他的英语不是在中学，也不是在大学学的，而是得益于对音乐的爱好，是从大量的英语歌词中学到的。

“他在那里呱呱叫些什么？”刚赶过来的波克申问。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脸。看上去他心里抑郁不欢。

“闭嘴！”克拉皮温用俄语冲着波克申吼道，而对面熟的美国人则自我介绍说，“奥列格·克拉皮温。”

“你是俄国人？”美国人惊奇地问。由于疼痛，他的脸都扭曲了。他紧紧地捂住肋巴。在手电光照射下看得到那里有一块发黑的血斑。

“俄国人！俄国人！”波克申高兴地点了点头。他已经弄懂了陌生人的简短谈话。

“我是美国人！美国——苏维埃——友好！”那男子说完，翻了翻白眼，又呻吟起来。

“听我说，”克拉皮温转向波克申，“必须把他弄到我们那儿去。没准，还是个大人物呢，而且我对他还有些面熟。”

“弄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头脑还清醒吗？”波克申气愤地说，“你以为，我们用在田地里搞试验的时间来闲逛，上校先生会高兴吗？再说，如果他得知此事，我们瞬间就会丢掉工作的。你还能上哪里去找到这样的工作呢？”

“可不及时救助这人就会死去的呀！”克拉皮温反驳说。

“好吧，就这样对待这个美国人吧。我们一块儿到那儿去。他显然也活不长了。哦，如果人们知道我们以这个外星臭狗屎来做买卖，我们就会受到谴责，而且很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人们还会说我们在用具有放射性的铁块毒害人民呢。”

“不对，波克申！”克拉皮温坚决反驳说，“在这事上我并非帮手。我不想知道有关这个美国人的事情。我现在就去报告上校先生，说有一架军用飞机坠落在天线场。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去过。让他们自己去弄清楚吧。”

“可那美国人见到过我们了呀。”波克申指出。

“我会要求他，让他别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克拉皮温说完，就转向那男子，向他保证，救援很快就会到来，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美国人使劲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由于点头过猛，连眼镜都滑到下巴了。

“我们走吧。”克拉皮温拍了拍波克申的肩膀，两人就匆匆离开了飞机。

到达天线场中心后，波克申突然焦急起来，戏剧性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大声对克拉皮温说：“啊呀，我把切割器忘在飞机上了。”说完便转身而去。

“快回去拿！１０分钟后，上校先生就会大驾光临。”克拉皮温冲着波克申的背影说了一句。

四

克拉皮温把切割器扔到值班室桌子上，打开新澡堂的第二道铁门，一屁股就坐到控制台前，打开了全部监视天线场的屏幕和从《ＯＣＡ》观察站通向天线场的通道。图像从每一台录像机调到有４０台终端显示屏的总台上，４０台视频终端沿着墙壁排开，宛如一只巨大的复眼。

启动录像之后，克拉皮温起身走向音乐中心，他要选择合自己心意的音乐。他的头碰到了黏糊糊的黏蝇纸带，带子上已经有８只死苍蝇。他已经多次轰开那些死乞白赖地往他头上爬的苍蝇了。天线场吸引ＵＦＯ，正像黏蝇纸吸引苍蝇一样。ＵＦＯ坠落在天线场而毁坏，苍蝇则黏在纸上而死亡。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难道不是吗？

克拉皮温开始挑选高密度光盘，一张接一张抛弃的有：《RollingStones》、《DeepPurple》、《DefLeppard》②路易·阿姆斯特隆、大卫·布鲁别克尔、费尔柯林斯……由于不停地选择，他的双手都颤抖起来。突然，他发现，一张光碟封面上有一双眼睛正看着他，那人正是那个现在还躺在坠毁飞机上穿军服的美国人！光碟上的他穿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最时髦的礼服，手里拿着一根管状的东西，克拉皮温不知道那东西的名称。

“噢，当然要选这张喽！”克拉皮温欢叫起来，“格林·米歇尔。他令我想起了一个人。”

但马上他又犯起愁来。

克拉皮温按下指挥台的呼叫键，便坐到椅子里，继续握着那张碟，陷入沉思。

格林·米歇尔是一位著名的爵士乐作曲者，《太阳谷小夜曲》的作者。其乐曲旋律悦耳动听，甚至受到最普通的民众的欢迎。音乐家布加乔娃、基尔科罗夫、莫依谢耶夫对他的几首乐曲也很赏识。格林·米歇尔曾以自愿者的身份奔赴二战前线，率领过军乐队。在１９４４年，或许是１９４５年（确切的年份已记不清）圣诞节，米歇尔的军乐队本来要在巴黎举行一场庆贺音乐会，并通过无线电台向全世界转播。但这次音乐会未能举行。因为米歇尔乘坐的飞机比自己的乐队提前两天起飞，不幸突然失踪，以后一直没有被找到。

现在克拉皮温明白，这架飞机从何而来、躺在坠毁于天线场飞机上的那个人是谁了。

“天线能吸引外星的飞船和其他的东西。天线就是为此而发明的。这里的天线是政府防卫计划的一部分。它们的设立，是专门为了防御外星人可能的入侵。但是也可能发生错乱。它们也会把伟大作曲家连同他所乘的飞机一股脑儿从２０世纪的１９４４年搜寻到２１世纪的２００４年来。我们找到了他。现在他应当感谢《太阳谷小夜曲》，或许称为《天线场小夜曲》。究竟怎么称呼呢？以我的意见，后者更好！”

“波克申……”克拉皮温猛然醒悟，不觉心痛已极。

他这时意识到，这家伙为什么要返回飞机去！他完全不是为了去取切割器……

克拉皮温从桌后猛地跳起来，迅速离开了值班室，急不择路地向天线场奔去。

此时身后响起了指挥所传出的呼叫声：“克拉皮温中尉……克拉皮温中尉……”

五

“你们这些挨砍的美国佬碰上了我。你们总是把别人的生活破坏掉。为了不让你干扰别人的私事，你绝不能活过今天。”波克申嘟囔着，从地板上拾起了先前故意掉落在地的切割器，“你闯到这里来干啥？是为了砸我的饭碗吗？我有两个女儿正在成长。你这狗杂种能供养她们吗？”

美国人惊得晃起脑袋来。他感觉到了此人的敌意。他很想表白自己没干任何坏事，也没有想干任何坏事。

“哦，美国佬，你瞧瞧你真实的内心世界。你不会供养她们的，你只想让我失去工作。”

波克申朝受伤的男子弯下身去。

雨水敲打着飞机的顶壳，像一名年轻而勤奋的鼓手在敲打邻居的脑壳。

闪电怒放，雷声大作。

波克申把切割器对准那美国人的伤口。伤口上还残留着玻璃瓶的碎片。他开动了切割器。一束激光从管里射出，直接进入伤口。美国人大叫起来，但是叫声已经虚弱无力，并消失在隆隆雷声之中。波克申继续把伤口扩大加深，把它变成了一个大洞。被雨水冲淡的血流涌进了舱门的大孔，染红了整个地板。美国人最后挣扎了一次，便不再动弹。但嘴边却带着微笑，仿佛已经捕捉到了美妙的音乐。

波克申站起身来，关闭了切割器。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便转过身去。舱门已被来人的身躯堵塞。

克拉皮温一看波克申的脸色，就已经明白，他来晚了。克拉皮温悔恨得咬牙切齿。

风把他头上的细毛毡帽吹落，露出了他的秃顶，并把毡帽卷进被闪电滤净的黑暗之中。

注释：

①普洛克洛斯忒斯：希腊神话中著名强盗。他有两张床，一长一短。他把路过的矮人抓来置于长床上，使之拉长而死。又把高人捉来，置于短床上，砍去其双脚，使之与床一样长。

②英语，歌名。参考中译为：《滚石》、《深紫色》、《狄福·莱帕德》。

# 《天涯》作者：[俄] 瓦西里·戈洛瓦切夫

李志民译

季米特里正在前往海洋猎民——爱斯基摩人和楚科奇人——居住地乌埃利卡利小村的路上。小村位于东西伯利亚海海岸。他拐进小村并非出于考察的需要。而是出于生活的实际需要——他的食盐已经用完了。尽管他身后有几十个其他的考察队在考察俄罗斯北部边境、北海各岛屿和各山地国家，但他仍立志要只身走遍北冰洋的全部海岸。他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一位大名鼎鼎、号称旅行之王的旅行家维塔利·孙达科夫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能在极限条件下生存的专家。

季米特里·赫拉布罗夫年满３０岁，个子高挑，筋肉健壮，身材精瘦，不时还留着胡须——特别是在考察时期，他还要留长发，看起来更像一位独居修道士，而不是一位斗士和生存能手。他２２岁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一年半以后，他辞去了莫斯科市郊一家报社的工作，结了婚，但后来却迷上了旅行，家庭生活也因此告终。妻子不愿再等他，因为他每个月挣的工资还不够她买化妆品用呢，她只好离开了他。

季米特里长时间忍受着失妻的痛苦，他爱妻子斯维特拉娜，甚至已经打算放弃自己的旅行和考察职业，但是他的老师帮他解除痛苦，介绍他与一位研究过西伯利亚古代北极人村落的考古学家认识。季米特里心中燃起了考察北极人分别迁入俄罗斯领土居住历史的强烈愿望。他在乌拉尔度过了三年，查明了数千年前就已在欧亚北部形成的阿尔卡依姆人、曼加塞尤人、俄罗斯人及北极人的后裔的村落。

离别了考古学家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位民族志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他继续在那些当今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寻找先辈们留下的物质和文化遗迹。

季米特里对北部边疆各民族的民间创作颇有了解，因此计划根据历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不是自己的想当然来进行考察。季米特里打算走遍俄罗斯北部海岸寻找大约两万年前传说中位于楚科奇海岸的北极人城堡——拉穆利。这一愿望是建立在一种近乎疯狂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奥龙奇人、尤卡吉尔人、楚科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的传说里都讲述过这个城堡。季米特里是从一位熟人那里得知那些传说的。这位熟人对他的考察很有争议，同时他本身也跟民间创作及民族志考察团成员杰明有过交往。杰明对楚科奇人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几年。

在季米特里之前就已经有人沿着北冰洋海岸。从穆拉曼斯克到乌厄连寻找过拉穆利城堡。但是，不知为什么，季米特里总相信走运的只有他。

季米特里是在６月初。也就是当地初春的时候登陆乌厄连的。之后，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沿着楚科奇海和西伯利亚海以东海岸走了８００公里，但是，北方的夏季很短，到８月初气温就降到了零下８摄氏度。开始下雪了，行走的速度明显下降。但他不愿停下来，而是顽固地继续走下去，争取在严寒到来之前到达科雷马河河口。如果不走运，那他就不能去寻找北极南部文明城堡的遗迹了。

临近吃中午饭的时候，季米特里到达韦尔卡尔。

不久太阳就低低地坠到地平线上方，正准备躲到远方的那片丘陵后面去。楚科奇高原就从那里开始。极地的夜晚已经临近。白天越来越短。光线越来越暗。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季米特里。当地的游牧民族已经在准备度过长长的冬天。为了、争取多出一次海，为冬季储备食品，大家都十分珍惜这里的白昼时光。

韦尔卡尔的猎人能够使已经被遗忘的民族意识得以复兴——猎捕格陵兰鲸，在短得可笑的夏季里，抓紧时机备足美味的越冬食品。美味食品有：环斑海豹肉、髯海豹肉、白鲸肉、海象肉、鲸油以及其他的海洋礼物。但是，季米特里对这些美味食品毫无兴趣，在考察期间他自己能够猎捕森林和海洋野兽，他从来还没有缺少过食物。

乌埃利卡利村有５０来间小棚屋。屋子呈圆锥形，是由树杆和鹿皮建的。楚科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小屋从结构艺术上看，虽不尽相同，但都比较昏暗。有四问屋子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用做办公室、商店、学校和幼儿园。所有的房子都建在离海岸大约１００米的地方，但不是乱建，而是围成圆圈。更确切地说。是构成三个近乎标准的圆。每个圆圈中心都设有公共场所。整个村虽然只有３５０人，但看上去。并非是一个临时的营地，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生存在天涯的城市了。村子的背后是一片山丘稀少的永久冻土带。既没有大马路，也没有人走的小路，只有似乎是被压路机压平的东西伯利亚海岸带。

乌埃利卡利村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很少，每年只有5～6次。届时有飞机载着省里的援助、快艇和高舷渔船燃油以及其他的一些商品飞来。但是，经常有客人来到小村，特别是当狩猎季节结束的时候。那时有省长派来的特使和商贩，他们乘坐越野车来廉价收购皮毛。

这一切都是当地的一位萨满。一位拉穆特人，或是埃文人米尔加羌讲述给他听的。米尔加羌是第一个在海岸上遇到他并邀请他到家里做客的人。米尔加羌住在一间宽大的棚屋里，屋子由两层鹿皮铺盖。屋里铺满了鹿皮，因此就成了一张豪华而柔软的床，即便两三个家庭的人在此安睡也绰绰有余。萨满５５岁了，还不算老，但仍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不打算娶老婆。许多年前他曾经是位猎人，有一次掷镖枪猎一头海象没中，与海象搏斗的时候，受了伤，差一点送了命。从此他腿瘸了，右眼也视物不清，见人就躲开。为什么要当萨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但他是正儿八经的萨满。受封后，就居住在乌埃利卡利村。在这里他找到了安宁。得到了人们的理解。

季米特里别有兴致地观赏了棚屋的内部装饰，还摸了摸顶棚上用鲸须和海象牙制作的各种兽、鸟和人的形体。他还瞟了一眼那些最现代的水暖设备：村里有一个锅炉供暖中心。司炉就是中心主任，在居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文明已经进入了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立在墙壁旁的日产电视机和电炉也是例证。

萨满住房的气味完全与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有草味、皮革味、鲸油味和燎毛的糊臭味。为了不伤害主人的自尊心，季米特里不得不忍受。

季米特里喂了马。把马留在米尔加羌的鹿群旁。他的马只是用来驮运生活必需品的，这样走起路来要轻松得多。屋里很暖和，但是季米特里并不想宽衣就寝，他只想跟萨满聊聊。米尔加羌拿出一瓶已开过的正牌冰镇伏特加、一条干鱼和一块特制的环斑海豹肉。季米特里谢绝了伏特加。他遵循禁用含酒精饮料的忠告，但是鱼和肉他都尝了一点。

米尔加羌几乎能自如地运用俄语交谈。能有机会和“大陆”来的人交谈他是很高兴的。他给季米特里讲了不少令人感兴趣的故事，其中有两个故事季米特里做了录音。

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猎人们和一种特别大的野兽遭遇的情况。这种兽长着巨大的龙头。背上还有长长的脊梁骨。

第二个故事具有浓烈的神秘色彩。这个故事似乎是米尔加羌的师傅：一位老萨满讲给他听的。故事讲述：在游牧民族集居地曾出现过一种奇怪的双面人。这种人当时正在寻找“光明世界的一个洞穴”。

季米特里被这个故事迷住了，正想进一步向主人探问细节，此时屋外却响起了一阵嘈杂声，接着还传来了或远或近的呼叫声，一个精瘦的小男孩掀开门帘钻进屋来。他用爱斯基摩语大声地说了句什么，看了季米特里一眼。马上就跑出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季米特里问。

米尔加羌哀叹着站了起来：“又是那些商贩在干坏事。我们这儿总是这样：只要到猎工们领工资的日子，他们就会来到这里，卖烧酒和伏特加，谁要是不买。就要挨揍。”

季米特里大惑不解地看了看萨满：“就是说，他们可以随意打人？难道他们有权强迫他人购买他们的商品吗？”

米尔加羌摆了摆手：“许多人本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但却又爱喝酒。再说，这些商贩别的东西几乎都没卖，而且他们又都是搞实物交易。”

“简直霸道极了。政府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这儿哪有什么政府？”萨满又摆了摆手，“发工资的总会计师、司炉帕雷奇都爱酗酒，我也如此。”

“那么警察局呢？派出所呢？”

“哪有警察局呀。依尔片那儿倒是有，我们这儿没有。那些贩子全都身强力壮，大家都怕他们。你稍坐片刻，我去试试，看能不能使他们平静下来。”

“我跟你一块儿去。”季米特里站起身来。

他们走出了棚屋。天已经亮了，到处布满白茫茫的雾淞，这里每年的这个时候气温一般都保持在零下5～6摄氏度。但是。寒风却使气候变得刺骨难忍。

整个住地人来人往：孩子三五成群；男人身着油污衣服、脚套充革布高筒靴；老太婆及年轻妇女则身穿色彩艳丽、图案别致的皮毛民族服装，完全可以与首都那些身着豪华皮毛的美女相媲美。每当发工资的时候，村里就是真正的过节，没有任何人干活。全村的居民都集中到中心广场上、商店门前来。眼下那里停着一辆商贩开来的越野车。车旁拥挤着想用毛皮和肉去交换酒、烟草和其他日用品的猎人。

当季米特里和萨满走到越野车跟前的时候，有三个穿黑夹克的年轻人在殴打一个身穿旧迷彩工作服、体格健壮但性格懦弱的男子。乌埃利卡利村的居民基本上都一声不吭地在一旁观看。只有妇女们有时会冲着年轻人吼叫两声，但是当正要去参与殴打的第四个伙伴恶狠狠地朝她们瞪眼时，她们便吓得不再吭声。

那男子已经倒下了。年轻的大力士们仍不罢休，改用脚去踢他，还想踢他的头。

“住手！”米尔加羌边从同乡背后挤出来。边呵斥道，“这不好啊。”

“滚开，瘸子！”第四个伙伴厌恶地推了萨满一掌。这家伙戴着一顶坦克头盔，“我们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个窝囊废，让他知道，他究竟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米尔加羌脚站不稳。跌倒了。

季米特里忍不住了：“喂。冠军们，大概够了吧？”

年轻人中断了殴打，四下看了看。那个刚刚推倒萨满的人把自己稀疏的淡白色眉毛往上一举：“哎，你这高挑个儿是打哪儿钻出来的？你也是想来尝尝挨揍的滋味是吧？”

米尔加羌什么话也没说，他先扶米尔加羌站起来，然后走到那个穿工作服在压实的砾石地上缩成一团的男子跟前，把手伸给他，说：“起来吧，我帮你。”

此刻似乎有一只惊恐的眼睛正通过陌生男子脑勺散乱的黑发惊奇地看着季米特里，但是随后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男子动了动，把手从未修边幅的脸上挪开，他看了季米特里一眼，眯起眼睛，默默地抓住季米特里伸过来的手，困难地站了起来。他的手发烫，汗漉漉的。

越野车上下来的年轻人被季米特里的干涉及他的镇定自若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你算什么卫士？”戴头盔的“坦克手”感叹地说。“你在保护什么人呀？他是小偷！”

“他首先是人。”季米特里冷冷地说，“如果他偷了什么东西，那就让我们来查清楚吧。”

“不关你的事，不要插手，否则没准儿你会掉头发的！”

“那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劝告你们：收拾好你们的货物，离开这里吧。”

气氛紧张起来。过一会儿。“坦克手”惊讶地吹了一声口哨，向自己那些虎视眈眈的朋友们挥了挥手，那些家伙便向仍在搀扶着被殴打的陌生人的季米特里扑了过来。就在接下去的这一刹那，谁也弄不明白。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季米特里好像在原地一动没动，既没有挥手。也没有跳跃。但是来进攻的三个人全部突然背朝天、脸啃地，趴倒在砾石和冻土地上。斗殴还来不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季米特里转过头，对着“坦克手”眯起了寒光逼人的双眼。

“快从这里滚开！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们要是再到村里来——谈话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喽。你还没有听懂吗？”

“什么？”“坦克手”干瞪着眼睛问。

“你还没有听懂吗，丑八怪？”

“坦克手”舔了舔嘴唇，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一把手枪。但是，他还来不及使用，季米特里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旁，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他的手枪夺下。并把枪口对着他的脑门。

“我问你，听懂了吗？”

“听……听……懂了……”“坦克手”全身冒出了冷汗。

“那就去收拾吧！快点！”

就在此时，车门突然大开，只听到车厢板“砰”的一声响，一个上身穿肮脏棉袄、下身穿牛仔裤的少年从车里跳到地上，大声呼叫着跑到米尔加羌和季米特里跟前。

“救救我！我不愿跟他们一块生活。我是他们抓来的。”少年紧紧抓住萨满不放，声泪俱下。季米特里此时才突然明白，这原来是一个姑娘，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几乎还是一个少女。

“但是。请你安静下来。”米尔加羌一边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姑娘的头发，一边说着，“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从科拉别利拉来。”她忍住了泪水说，“我叫伊妮娜，他们抓到我。就带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米尔加羌理解季米特里目光，摇了摇头，说：“她从科拉村来。但是科拉离这里有100公里远呢。伊妮娜俄语说得很棒。也许她的父母正在找她呢……”

“我已没有父母。我住在卡依阿特家，俄语就是叔叔家……”

“你几岁啦？”

“18岁……很快就满18岁了……”

季米特里把目光移向“坦克手”，“坦克手”马上立正站直，同时举起双手，吓得面如土色，哀怨地哭述道：“这不是我干的……这是瓦希达的主意，是他抓的……我连碰都没有碰过她一下……”

脸被石头和冻土块擦伤的小伙子们动起来了。他们四下环顾。互相观望了一番。埃利卡利村的居民们声音低沉地议论起来。

“应当把他们处死！”一个身穿破烂皮袄和细毡靴的老太婆大声吼叫着，“他们欺骗了多少人哪！他们把男人都变成了酒鬼！还拐骗孩子！”

叫嚷声越来越强烈了。

“请静一静！”米尔加羌冲着乡亲们大吼了一声，看了看季米特里。“本来匪徒应当是送警察局的，只是警察局在哪里呢？”

季米特里举起枪，枪管指向上方，朝那被吓得面色苍白的“坦克手”看了看。

“如果照我的良心办，那我要把他们统统处死！”他朝那个被救的男人看了看，那男人长着满脸的络腮胡。他又把目光转向那个叫伊妮娜的姑娘，然后继续道，“你们跟省中心有联系吗？”

“有。”一个中年妇女挤到前面来回答。

“那么请你们打个电话。把这些……商贩的特征转告给中心。人家会找到他们的。而我呢？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也要把他们的情况重述给中心。现在就让他们收拾东西去吧。”

“你们就走吧。但是，”米尔加羌挥了挥手。“以后可别再到这里来了。”

“我对你别无他求……”“坦克手”看了看季米特里，失落地说，“请把枪还给我吧，高个子，枪可不是你的。”

季米特里走近他，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一个好发善心的人。但是，如果需要，我可以把你们全部打死，并埋葬在冻土里！懂吗？你们最好还是从这一带边区滚开吧。我会回来的，我找得到你们的！”

穿夹克的小伙子们胆怯地看着季米特里手里的枪，一个个退到越野车跟前，钻进了车厢。

“坦克手”是最后一个钻进去的，他还稍稍打开车门，龇牙咧嘴地说：“我们自己会来找你的，高个子。那时你会因自己好管闲事而后悔的！”

越野车发动了，车子在原地打了个转，把村民们吓得跑开了，从履带下溅出两行砾石和沙子，接着越野车便绕过村子。沿着海岸奔驰而去。

被季米特里救的那个陌生人斜视着向他瞥了一眼，默默地在他的左脚上俯下身去，随后离开，接着就侧着身子挤进人群消失了。

人们用混杂的楚科奇语、爱斯基摩语和俄语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开始散场了。妻子拖着来不及把自己的东西换成酒的犟脾气的丈夫往家走。孩子们敬佩地看着季米特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后来也四下跑开，继续去玩自己的游戏。商店前面的广场上只留下了四个人：季米特里、萨满、伊妮娜姑娘和总会计师瓦连金·谢棉诺夫的妻子。

“谢谢您干预此事。”她以内疚的口吻说，“我们的男人都是胆小鬼。受人家支配，讨厌地争吵，为那些人辩护。您到我们这儿来很久了吗？您住在哪儿？”

“在我那儿。”米尔加羌说。

“我只是顺路到这里待一会儿，”季米特里摊开双手说。 “来买点盐和火柴。我还要赶路。这个姑娘就请您照管一下。要是能把她送还给她叔叔就更好。”

“目前就暂时住在我这里好了，过一个礼拜中心就会有直升机到这儿来买肉，届时我们会安排她回家的。”

“我不想回家！”伊妮娜坚决地表示，同时挣脱萨满的手，走到季米特里面前，“我跟您一块走，行吗？”她央求地把双拳贴到胸口上。

季米特里否定地摇了摇头，在那双棕褐色吊角眼的哀求下。他有些不知所措。

“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跋涉可不同于散步，我又不需要向导，再说……”季米特里本想说的是，多添一张嘴，他可养不起。但是，他忍住了。

“我们走吧，亲爱的。”瓦连金娜·谢棉诺夫娜拉住伊妮娜的手说。“你总得洗洗脸，换换衣服，暖暖身子。你还想吃点东西吧？”

他们走开了。姑娘眼睛里噙着眼泪，一边四处顾盼，一边仍在顽固地央求着。但季米特里只是摇了摇头，就转过身去，他明白，带着这样的累赘，他是走不远的。再说嘛，一个大男人带一个姑娘做旅伴一这还不惹人闲话吗？

“谢谢，格尔基（埃文语。意即“朋友”）。”萨满说，“那几个贩子眼下是不会来了。但是，你可要小心一点，他们都是坏人。”

季米特里点了点头。他不能肯定那帮家伙不会再来。他们大概控制着海岸地区的全部居民点，他们未必会放弃其中的一部分，乌埃利卡利村是他们已经获取的一个商业网点。法律在这里，在天涯，是不起作用的。敲诈勒索的匪徒自己会制定自己的法律。

告别是在萨满的屋旁进行的。

“你带上一只鹿吧。”米尔加羌劝说道，“你的马是走不远的，它会冻死在路上。没有鹿可不行。”

“这恐怕不太好吧。”季米特里犹豫不决地说，“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换鹿的。马换鹿并非等价交换。”

“你就白拿吧。”萨满宽宏大度地挥了挥手。说。“如果需要，猎人们会把任何一只鹿牵来给我的。”

“这么说，恐怕还可以。”

季米特里从马身上把行李包等物品搬到漂亮的鹿身上，并摸了摸它的脖子。

“它不会跑掉吗？”

“它很听话，不会跑掉的。”米尔加羌心情轻松多了。

“那我就上路了。谢谢你的盛情款待，谢谢你的交谈，谢谢你的鹿。我不能久留了，再见。”

萨满微微点点头。把一个从鲸须上割下来的形体塞给季米特里。那形体既像一只兽，又像一个人。

“这是护身符。是善良的神灵。它会帮助你驱赶图格那加克的。”

“驱赶什么？”

“驱赶图格那加克，就是你们说的恶鬼。”

季米特里提起已经变得暖和的形体，把它放在胸前的衣袋里，鞠了一躬（按照当地迷信的习俗是不应当为此礼物而表示谢意的），抓起代替马笼络的皮环带。鹿便乖乖地起步了。没有任何人陪送季米特里。那些商贩已经走了，用商品换实物的投机买卖也随之停息。村民们已各自回家。只有三五成群的孩子们还在米尔加羌的屋子旁一会儿那里、一会儿这里嬉闹不停。

季米特里往村边仔细看了看，但是，他没有看到萨满。这位村里的“神灵大师”不喜欢绵长的告别。他已经躲进屋里去了。而那个遭到年轻商贩毒打的、穿迷彩服的男人却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他赶上了没有戴帽子的季米特里，然后斜吊着眼看了看鹿，看了看旅行者，还看了看大海。

“我知道，你要去找什么。”这陌生人嗓音尖细。带有喉音，很特别，“我可以给你指路。”

“这蛮有意思。”季米特里冷冷地说，“我觉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该往哪儿走，我在找什么。”

“你在找拉穆利。我认识路。”

季米特里悄悄地走近了一些，用怀疑的目光仔细观察着这陌生人。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面色灰暗。这脸不像俄罗斯人的。也不像“高加索人”的。他再次观察，猛然发觉他不是有两只眼，而是有四只。

“你是怎么知道……拉穆利的？”

陌生人嘴唇堆笑的模样变了：“这无关紧要。你想找到城堡吗？”

“想啊。”季米特里略加思索后，回答。

“那我带你去。你帮助过我，我也应该帮助你。但是得走快点。”

“为什么？”

“他们可能会返回来的。”

季米特里明白，他指的是那些痛打他的商贩。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

他居然得意忘形地一笑：“有人偷了他们一听咖啡，他们认为是我干的。”

“明白了。但你究竟是从哪儿知道拉穆利的？”

“我是很早以前……”这黑发壮汉耸了耸肩。看上去他壮得像一头牛似的。季米特里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壮汉不反抗越野车上下来的那些小伙子呢？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随您便。您可以不相信……”

“怎么称呼你呢？”

“艾夫塔纳依。”

“我们到拉穆利的路远吗，艾夫塔纳依？”

壮汉看了看偏低的太阳，又把目光转向鹿和季米特里的脚，似乎在盘算着。

“两天路程。”

“如果你没有准备食物。没有武器，没有旅行装备。你怎么到得了那里呢？或许，关于拉穆利你只是闲扯一通。掩盖一下而已。到了夜里，你把我窃掠一空便逃之夭夭。也很难说呢？”

“我有武器。”艾夫塔纳依把手伸到脖子后面，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刀，“其他的，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能走到。”

“好吧，那就一块儿走吧。”心怀好奇的季米特里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我得先打好招呼，如果我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乍看起来，我是挺温和的，但我能怎样保护自己，你是已经见识过的。”

“我并不想耍什么阴谋。单独一个人是到不了拉穆利的。”

“为什么？我要是知道了地址，我就能走到。”

“拉穆利是设防的……它被女巫的魔环包围着……需要有像你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季米特里冷笑了一下，怀疑地仔细看了看艾夫塔纳依毫无表情的脸庞，随后拽了一下鹿套绳：“那好，咱们走吧。”

村子很快就从视野里消失了。

两人沿着海岸赶了大约１０公里路。这才停下来喘口气。就在这时，灰白色平坦的海岸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黑点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正在追赶他们的人。这人好像就是伊妮娜姑娘。她穿了一件鹿皮翻毛皮衣和一双软底便鞋，头上戴着一顶环斑海豹皮帽。她满脸通红，洗得干干净净，头也梳得漂漂亮亮——她显得非常美丽。她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毛皮包。

“我跟你们一块去！”她冲口说着，一边停下来，她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请把我带上。”

艾夫塔纳依的眼里闪出了怒火。

“滚开！”他粗鲁地吼道，“你不能到男人去的地方。你会受不了的。”

伊妮娜乞求地看着季米特里。

“我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我受得了。瞧，我连吃的东西都带来了。”说着她就把包举起来，“干肉和面包。”

季米特里笑了笑：“这么一点东西连赶一天的路都不够用。离最近的居民点都有３００公里。你到不了的。还是回去吧。”

伊妮娜高傲地把头往上一昂：“我在学校里跑得比所有同学都快！我到得了！你们不愿意带我，我就自己跟在你们后面走。”

季米特里和艾夫塔纳依互相对看了一下。黑头发向导摇了摇头：“她还很年轻，又愚蠢，她不能跟我们一块走。绝对不能。”

“我们把她赶走，她也会跟着我们来的。”

“我把她送回村去，把她留在村里。”

“不要靠近我，双面人！”伊妮娜迅速地从皮衣前襟下面拔出了一把带弧形刃口的刀，“否则。我会把你眼睛挖出来的！”

季米特里皱起眉头，看了看旅伴，旅伴对这一威胁一点也不发窘。他又看了看姑娘：“你为什么叫他双面人？”

“我在科拉见过他。那时他在跟一些小伙子吵架。他们都叫他双面人。”

“可能是双面人吗？”

“这有什么区别呢？”伊妮娜感到诧异。

季米特里笑了笑：“真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好吧，我们来谈一谈吧，女旅行家。我们带你一块走，但是，得有个条件：你可不能叫苦！而且要听从我。不然，你最好还是返回去吧。”

“是，是。”姑娘高兴得连连点头，“我一定听话。”

“话又说回来，你从收留你的人那里跑出来，还拿了人家的食品和衣服，这可不好啊。”

伊妮娜窘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随后看了看季米特里的眼睛，说：“一切我都会还人家的！我已经给瓦连金娜·谢棉诺夫娜留了字条，让她不要为我担心。”

“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艾夫塔纳依闷闷不乐地说，“我反对她和我们一块走。我们够忙的了。”

季米特里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也不必忙着把一个顽固的本地人赶走吧。（有趣的是，她的父母到底是什么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他们有可能是爱斯基摩人，或是俄罗斯人？）看起来她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使人不容怀疑，她实际上是有能力跟随他们到远方去的。

“那就一起走吧。”季米特里吐了口气，说道。

姑娘眼睛里闪出了光。她转过身去对着艾夫塔纳依伸了伸舌头，然后就奔向季米特里，但是马上就害羞地停住了。

两天时间他们艰难地走了６２公里路，来到了楚科奇高原的支脉。低低的太阳已经藏到了山脉的背后。此时此刻，白昼和黑夜仅靠发光的苍穹才能加以区别。明亮的白昼在这里总共只有四个来小时。接下去是同样时间的黄昏，剩余的时间就被即将到来的极地夜晚所占据。

在带领一行人曲折行进的时候。艾夫塔纳依遵循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在第二昼夜结束的时候。他却转向了西南方，他们离开了平坦的海岸，开始行进在慢坡丘陵、垅岗中。原本多沼泽，还没有完全结冰的冻土带已被多岩堆、光秃秃的地表所代替。偶尔也见得到稀疏的灌木丛和野草。

鸟儿大多已经从这一带边陲飞走，只有留下过冬的山鹑除外。季米特里偶尔猎捕几只，为午餐、晚餐增添一道野味。

要是在夏季。蚊子对人和动物来说可就是真正的灾难。但是。随着天气转冷，它们就消失了。随之而去的是那些在夏天来不及吸收丰富食物的鸟群。间或可以见到几只正在追捕旅鼠和野兔的猫头鹰。那些小动物也是留下来过冬的。当然还有小塍鹬和雪鸡。

萨满赠给季米特里的鹿的确是一头很温顺、很有耐力的牲口。在歇脚的时候，它就抓紧时间吃地衣。而人吃的自然就要多样些，但也不太多，就吃点风干或晒干的肉、佩米坎（当地人上路携带的干粮）和鲜鱼，当然还有在篝火上烤熟的山鹑肉。伊妮娜的面包早就吃完了。烧柴用岸边的漂木和干地衣来充当。有时还拾一点动物的疏松的骨头添着用。

季米特里对这种跋涉生活完全适应。艾夫塔纳依虽然很少吃东西。而且只吃他偶尔捉到的鱼。但是，他走起路来非常快，对严峻的边陲条件毫不在意。姑娘伊妮娜的血统，有一半是乌克兰人的。一半是爱斯基摩人的。她真的没有叫苦，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兴致和乐观精神，还时常唱上几首爱斯基摩人的歌曲，而且没有以各种问题，或者空洞无聊的唠叨来使旅伴心烦。季米特里深知。在这里的恶劣条件下，一般的靴子很快就会穿坏的。而她的鹿皮软底便鞋，鞋底虽然只有两层皮，可她的鞋子还挺牢实。所以省得他为她换鞋而操心。眼下这里的气温还保持在零下８～１０摄氏度，还没有迫使他们一定要用皮毛裹住身子，用头巾包住脸颊。

季米特里在后来不只一次地思考着使他带上伊妮娜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他这么做，是有意违背艾夫塔纳依意愿而行的。艾夫塔纳依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得知他此行的目的，而且表现诡秘可疑。至于他喜欢上这姑娘——这一点，他还不打算自我承认。

到了第三天，艾夫塔纳依首先表现出不安。他时而久久地观察山岗和丘陵的斜坡，仔细地查看土地；时而又仰望天空，嘟嘟嚷嚷。这一天，他们总共只走了１５公里路。到达了高原边境的第一个岩石和碎石堆地段。高原在渐渐地往上升，往后就是大山。艾夫塔纳依对这个地段的特点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时而跑到这一群岩石跟前，时而又跑到另一群去，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失望地说：“我迷路了……偏离了目标……我已经找不到原来那条小路了……”

季米特里本人也看出，他转来转去老是在原地转。他几次改变了道路的方向，但他总认为，向导只是在回忆特征，在寻找通向目标的最短道路。

“谁使你迷路了？”季米特里感兴趣地问。

“古堡的鬼神……”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需要怎么做？”

“应当直直地走……这些岩石就是打开通向……城堡所在峡谷的大门的钥匙。”

“往前直走，是朝哪个方向？是朝南？朝西？还是朝东？”

艾夫塔纳依看了看暗色的天空，天上布满层层密云。然后用手指着他们右边的那些岩石，说：“那里。”

“那就是西南方向。”季米特里把答案明确化，“好吧，那明天我们还是照这个方向走。你肯定，拉穆利就在那里吗？”

“它躲藏起来了。不让我们看见……不过……通向它所在峡谷的入口就在那里。”

“那好，我们来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吧。收集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休息吧。”

他们选了大岩石后面一块比较平坦而又背风的场地。支起帐篷，生好篝火。帐篷不大，只够一个人住。以往的旅途中，季米特里就一个人睡在里面。可现在是三个人。最初一段时间他们把食物储备和旅行用品搬到外面。然后三个人挤在一块睡。后来艾夫塔纳依就不愿跟他们挤在一块睡了。因为那样他睡不好，辗转不安，夜里还会突然大叫起来。最后季米特里只好向他挥了挥手。季米特里和伊妮娜在一块已经度过第三个夜晚了。她睡在睡袋里，而他则裹在一床被子里。他们从不谈亲近的事。伊妮娜原来是一位聪明而又博学多识的姑娘。她不断询问，渴望知道首都和世界的情况，季米特里很乐意回答她的问题，他感觉出她不断增长的吸引力。但是他不敢有丝毫的歹意。

当她轻轻地解开睡袋滑到他的被子下面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惊奇，他克制着自己的欲望。为了不欺侮她，并且不犯错误，他长时间地给姑娘讲述自己的生活。她很快就完全信赖地在他胸脯上睡着了。而他就抱着她年轻、芳香的身体，惊诧而激动地倾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心里想着。要是有人对他讲述像他这样的经历，他是根本不会相信的。但是，他深知，他做得对。伊妮娜比他当时对她所做的更值得尊重。

篝火噼噼剥剥地响着。风在岩石丛中呼啸着。艾夫塔纳依去什么地方转了一趟，又转回来，埋怨着，向篝火里添了些树枝，不时在帐篷门帘那边徘徊。季米特里吻了一下伊妮娜的耳朵就睡着了。

第九天一大早，他们早早起来了，但是天还没亮。这里要过了１０点钟天才亮。早餐后，他们就上路。他们保持朝西南方向行进：季米特里和伊妮娜在前；艾夫塔纳依在后，他躬着身子，闷闷不乐，也不东张西望。

他们就这样挑选着或多或少比较平坦的地段，绕开岩石、冰川和垅岗的堆石，走了几公里。快到１２点钟的时候天才破晓。而这时太阳还没有升到地平线上，可在楚科奇高原就已经开始了秋季漫长的黄昏了。

季米特里突然发现，他已从原先预定的方向向北偏离。他开始经常查看指南针。但这也没用。是该脱离原先的想法，考虑一下别的问题了。他们的行迹怎么会变得弯来绕去，他们开始曲折迂回地行进，似乎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使他们迷路。季米特里把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旅伴做了交流，艾夫塔纳依嘟嘟囔囔地说道：“这是巫环……魔鬼不让我们进古堡……也许我们根本就到不了那儿……”

季米特里仔细地看了看他：“以前你已经试着寻找过拉穆利了吧？”

艾夫塔纳依转过身去，过了一会儿才很不情愿地承认道：“找过多次了……从所有的方向都找过……就是没有成功……”

“那你到底打算在那儿寻找什么？”

这个黑发向导的眼里闪出了光。他许久没有回答，只是用他的软皮鞋尖刨着冻死的地衣，还翻着白眼看了看艰难地爬上岩石来的伊妮娜。

“古堡里什么东西都有……”

“谈具体一点，行吧？”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语。

“怎么啦，朋友？”季米特里生气了，“要么你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要么我就打道回府！”

艾夫塔纳依突然抬起头来。审慎地看了一眼旅伴。他明白，对方不是开玩笑。

“那里……宝藏……各种都有……根据传说，拉穆利是被地震海啸吞没的。因此它还没有被人动过……活下来的人后来与鬼神达成了关于保护古堡的协议。”

“你说得如此自信，似乎你参与了谈判。”

艾夫塔纳依斜着眼看了看季米特里，本想说点什么。就在此时传来了伊妮娜响亮的话音： “前面那儿有东西在发光！”

艾夫塔纳依颤抖了一下，便奔向那块开裂的巨石。转眼之间他就爬到上面去了，季米特里也紧跟着爬上去。他把手掌放到额头当做遮阳，举目眺望，在西南方５～６公里远的金字塔样的岩石堆之间，确实有一种透明发光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

“古堡呗！”伊妮娜突然说。她没有参与男人们的谈话，但却听到了，因此她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

“怪事……”艾夫塔纳依含糊其词地嘟哝着，眼睛却盯着那发光的东西不放，“从这么远的地方。古堡应当是看不到的呀……但是，也许发生了什么变化……”

向导后脑勺上的头发动了一下。头发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光。季米特里觉得，那是一只眼睛！就在此时，艾夫塔纳依突然从岩石上跳到土地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奔进岩石群里，朝着发光体跑去。

“你往哪里去，艾夫塔纳依？”季米特里大声喊着他。

向导没有回答，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这是怎么啦？”伊妮娜惊奇不已。 “他疯了吗？”

“他认为。现在可以甩掉我们了。”季米特里嘟哝着。他感到厌恶。

“应当赶上他！否则他把一切都独占了。”

“他占不了。”季米特里微微一笑， “我完全相信，我们是会找到一点东西的。”

伊妮娜惊异地把眉毛往上一扬：“那你为什么要同意寻找那座北极的古堡呢？”

“我很想让当地的传说反映过去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发现了拉穆利的遗迹，我们就可以像什里曼那样进入历史！许多人都寻找过它们，但都没人能找到。”

“什里曼是什么人？”

“是一位找到并发掘出特洛伊的学者。”

“特洛伊又是什么呢？也是一座城堡吗？”

“一点不像拉穆利。”

季米特里从岩石上滑下来，把手伸给伊妮娜。可是她却轻松地跳下来？。

“我们走吧，去看看发光的那地方到底有什么。”

他们跟踪在艾夫塔纳依后面，一边细心地倾听着岩石堆里嗖嗖的风声。远远的地方时而有海鸥，或是猫头鹰呜叫。不知从何处还会传来像马达轰鸣样的声音。接着就是万籁俱静。季米特里和伊妮娜对视了一会儿，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越野车！但是这马达声再也没有重复第二遍。季米特里继续往前走着。为防万一，他从马鞍袋里取下了“赛加羚羊”牌猎用卡宾枪。

他们走的小路朝着发光地的方向逶迤而去，很快就变成了一条裂罅，而后又变成一条把岩石和山坡劈开来的、真正的峡谷。峡谷几乎是直线而行，但很窄。若两人对面相遇，那就错不开了。但它还能通行。

他们在更昏暗的环境里艰难地走了几公里，终于来到了峡谷的尽头。他们惊愕地停下了脚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在那个碗状的凹地上耸立着一座透明而发光的城堡，它的样子有点像古俄罗斯的那些内城城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的、斯摩棱斯克的和其他的。这就是拉穆利啊！它的一道墙壁和一座座宝塔在微微波动，不断闪耀出光波，仿佛是用发亮的巴里纱织就而成似的，时时放射出银白色的荧光，轻轻摆动，童话般美丽、和谐。但是，他们刚走近一步，光就马上熄灭了；拉穆利的塔和墙也随之消失。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因为眼前出现的竟是一片废墟！

“哦！”伊妮娜惊叫起来，停下了脚步。

季米特里看着那些雉堞、砌体和残壁，直发愣。随后他后退了一步，又重新看到了城堡发光的墙壁和宝塔。他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见鬼！”

“什么？”姑娘四下望了望。

“到我这儿来。”

伊妮娜乖乖地回到他跟前，马上忍不住惊叫起来：“卡那……衣克特棱古特！”她内疚地看了看季米特里，“对不起，我是不由自主地说的……”

季米特里理解，姑娘是在用自己的语言骂人。他向前走了几步，已经平静地接受了发光古堡变为废墟的变换事实。他又照样重新试了一次。季米特里确定出古堡神秘变成废墟的界限，这时他才真正懂得艾夫塔纳依所说的女巫魔环的含义。这环会使游人离开古堡建筑。只有置身于这个环的界限之内，才能看到跟从前一样的古堡。

天完全黑了。鹿突然执拗起来，断然拒绝跟随主人继续往前走。主人只好把它留在魔环界限外，把它的一只脚拴在一块大石头上。季米特里拿了卡宾枪，就朝着至今仍旧很宏伟的、北风之神前哨的围墙走去。围墙是用大理石块和玄武岩石板砌成的。被弄得糊里糊涂、心情沮丧的伊妮娜紧紧地拽住他的衣袖，生怕落在后头。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看得出一些按棋盘模式镶嵌的六角形石板。石板有明暗之分。显然这是通往古堡之路的遗迹。近处有一道石门，门梁已经倾斜，眼看就要倒塌。在一些凸出的菱形片上刻着一些文字和几何图形。有几个字母就像古代斯拉夫语中的“「”、“p”和“a”。但季米特里不能读懂门上所刻的文字和图形。

“应当到那里去看看……”伊妮娜一边悄悄说着。一边直打寒战。

季米特里把那一大堆石块照亮，石头后面就是残余的城墙。有些城墙非常矮，完全可以抓住那些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地方翻爬过去。他很想知道：艾夫塔纳依是怎么进到城堡里去的？为什么他要这么匆忙地把旅伴抛开7他希望在这里找到什么？总而言之。他究竟是什么人7是双面人吗？为什么有时候自己真的会感到他后脑勺上有商只眼睛呢？……

“怎么样，爬吧？”伊妮娜迫不及待地拽了拽季米特里的袖子，她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迟缓下来，“我看这里是可以爬上去的。”

“让我们绕过这些废墟吧。我们试试能不能找到更方便的通道。要能知道艾夫塔纳依从哪里通过的就好了……”

“最好不要这样，”伊妮娜迅速说道，并且神经质地笑了起来，“他是一个怪人……另类人……心怀鬼胎的人！我怕他……”

季米特里向左边迈出了脚步，在石堆之间寻找着道路。手电的亮光在黑暗中时时会照亮一些翘起的石板、陷入细石和沙子的石块、破损的土墙和碎砖。要沿着废墟往上爬到城堡宏伟的城墙上是有困难的。季米特里顺从直觉的判断，他们应该折回到城堡的大门口。

这古建筑的右面保存得还比较完好，但是也没有一座完整的塔。从大门数起的第二座从下到上都已被劈开，爬上那堆已经向外倒塌的地段就可以从这条劈开的缝里爬过去。说不准，艾夫塔纳依就是通过这个缺口进到古堡里去的。

“奇怪……”伊妮娜喃喃自语道。

“你说什么？”季米特里一边问，一边估量着怎么样才能进到塔里。

“为什么废墟不发光？从远处看是发光的，可……”

“可能是某种效应在起作用……”

“是魔法吗？”

季米特里微笑了一下：“谁知道呢？可能是魔法吧。有这样一种假说：数万年前生活在北方大陆（现在已成了冰天雪地的区域）的古代北极人就是些魔法师、巫师。”

“如果他们现在还躲藏在这里呢？！”伊妮娜天真而惊恐地说。

“这个古堡的历史不止两万年。魔法师是不能活这么长时间的。”

他们爬上倒塌的残壁和破塔的土围后，就通过那足够宽的缺口进入了塔基的内部。这里的断裂处和石头特别多，但其间仍有通道可行。他们沿着通道绕过了一个处所。由于墙壁倒塌、天花板坠落，处所早已面目全非。后来季米特里在处所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的地板上看到了足迹。

“我们的判断没错。”他小声地说着，一边仍在仔细地观察那不太清楚的足迹，“是有人从这里跑过。是足迹。双面人选择的就是这条路。”

“艾夫塔纳依吗？”

“不会再有其他人了。再说足迹是新的。”

季米特里顺足迹望去，足迹通过低矮的处所几乎是一条直线。这说明，艾夫塔纳依是知道他自己该往哪儿走的。可能，他已经多次来过这里。一种出乎意料而又不祥的预感涌入心头。

足迹一直延伸到塔的内墙。在手电光之下，可以看到一些阶梯级呈螺旋状往下而去。不知何故梯级上竟然没有灰尘，好像它已经被吸尘器吸净了似的。阶梯闪烁出半透明的黑色玻璃反光，这种抛光面好像是刚刚才装配上去的。季米特里用手电往开口处照了照，但因为梯子是以螺旋状旋红下去的，所以下面有什么就没法看到了。

“我……害怕！”伊妮娜畏缩起来。“难道非得爬到那儿去追赶双面人吗？”

季米特里照了照地板、天花板及整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石板及类似黑色玻璃材料制成的梁柱支撑着。然后他又把手电光转向墙壁，这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黄铜样的壁龛。这原来是从塔里到院子去的出口，更确切地说，是到古堡区域去的出口。从前出口有一道木门关着。但是，时光对木料是无情的，现在门只剩下几根粗大的横梁悬在已变黑的金属合页上。

“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再回来。”

季米特里钻进两人高的壁龛，走到门前，扒开灰尘，用卡宾枪托捅了一下有尖端而又已经裂变的横梁（可能门已经被破坏），试图要把门推开，然而门却变成了碎屑。手电光照亮了场地的石板。在石板缝隙和场地坑凹里堆着一堆堆石块和墙壁碎片。其后看得到一些圆屋顶和已经倒塌的塔的模糊轮廓、石山、尖顶和巨大的拱门，要看清整个广阔的城堡区域，手电的光是不够的。这只能在白天才办得到。

“那里有东西在发光……”伊妮娜悄悄地说。

季米特里关闭了手电，马上看到，在那些金字塔式的石山上空正在升起一团暗淡的光云。

“那会是什么呢？……”

季米特里摸了摸姑娘紧抱在他胳膊肘上的手指。

“我们是到不了那里的。连魔鬼都别想到达那里！”

“那么还是让我们转回去等到天明……”伊妮娜胆怯地建议道。

“既然来了。我们就检查一下，这梯子究竟通往何处。”季米特里做出决定，其实他自己并不特别想在黑暗中盲目地乱爬。“艾夫塔纳依也是从这里下去的。让我们看看。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他们开始下楼梯。一边数着梯级数，一边尽量，不弄出声响。到第４９级的时候，梯级就变得很高，几乎达到半米高，下起来就不是那么轻松了。梯子终于下完了。他们来到了一个灰暗的六角形处所，这里有低矮的拱形天花板、方形柱。柱子也是用类似黑色玻璃的材料制成的。

处所的地板是用六角形的是石板拼成的，石板上面薄薄地起了一层绿色而光滑，但样子令人不快的东西——要不是霉菌，就是黏垢。上面清楚地印着艾夫塔纳依的鞋印。鞋印通过一条拱形通道进入走廊。季米特里看了看旅伴，便进入走廊。

手电光从黑色玻璃巨块砌成的隧道壁上反射过来。隧道壁上布满了缝隙和灰色的钟乳石。墙壁有的地方张着许多大口，但是如果不考虑霉菌的话，走廊地板就是很干净的。似乎有人已经把从墙壁上掉下来的霉菌带走了。走廊路面非常宽。上面简直可以让一辆电车通行。正像季米特里估计的那样，它一直通到古堡的中心。如果按照拉穆利遗迹所在峡谷长短来判断，它是相当长的。他们在上面蹒跚地走了大约三公里，在拐弯之前。一路上都没有碰到什么障碍。拐弯后，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是朝相反的方向走。但是这条走廊很快又拐弯了。季米特里数着，拐了几拐之后，他终于明白，这条通道是螺旋形的，或者，也可能是回纹形的，他们仍然处于城堡区域之下。

伊妮娜受地下沉闷气氛的影响，不再吭声了。季米特里感到不安和难受。这种心情一直有增无减。但是艾夫塔纳依的足迹仍在把他们引向远古时代建造的地下走廊的神秘黑暗之中。中途转回，他们又不愿意。又走了几分钟，前方终于闪出了一点微弱的亮光。

季米特里放慢了脚步，抬起了手中的卡宾枪，同时抚摩了一下姑娘的肩膀。

“别怕，我们的向导懂得废墟的危险，他未必赶得到那里。”

伊妮娜勉强一笑：“奇怪的是，通道保存得这么完好……而上面的一切都已经毁坏……”

“是啊，是有点奇怪。”季米特里表示同意，“有些东西也把我弄懵了。比如，为什么直到现在拉穆利废墟还找不到。难道只有从高处才能看得出它们。”

“也许。魔环是会把人们的视线挡开的吧？”

“视线倒也是。但是，航空航天摄像机却挡不开呀。也许艾夫塔纳依会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吧？如果我们赶上了他……”

通道又一次拐弯。季米特里关了手电。前边出现了一个进入一间地下室的、明亮的直角形入口。一股淡淡的灰绿色的光从那里射入隧道。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羽翼簌簌声，一群蝙蝠凄厉地叫着向两个惊愕的人扑了过来。

伊妮娜惊叫了一声，用手护着脸。蹲了下去。

季米特里一次又一次地挥动着卡宾枪……忽然。他胸口衣袋里萨满送给他的护身符动了一下，并且开始发热。蝙蝠马上就不见了，好像它们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似的。

季米特里放下了枪，用手电向四周照了照，然后低沉地说：“好像开始了……”

“什么？”伊妮娜·边环顾着四周，一边大声地问。

“没有什么……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魔力！”姑娘摇了摇头说。

过了一分钟。他们鼓起勇气继续前进，很快就来到了隧道尽头的一个拱形墙洞跟前。从洞里冒出一种淡银灰色的光来。季米特里把卡宾枪塞进洞里，为防备来自地下守卫的具有威胁性的反应，他尽量往后跳开。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这才迈步向前，来到了一间方形大厅里。大厅的天花板呈锥体形。是用黑色玻璃制成的。在它的拱顶下悬吊着一个歪歪扭扭、奇奇怪怪的东西。样子像一对倾斜的十字。十字是由一种白色材料制成的。刚从黑暗的走廊出来。看这东西确实有些刺目。其实它闪出的光并不那么明亮，只勉强能照见大厅。但地下的主要物体并不是它，而是处于中央，在双十字之下的那个透明圆顶。它覆盖着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建筑物。建筑物由珍珠母鳞片、缘木以及精雕细刻的“雪花”构成，样子既像一只方舟，又像一尊宝座。

“瞧。就是它！”季米特里喜不自禁地说，“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说这么宝贵的建筑物还完好地保存在这里！”

“也许是我们在做梦吧？”伊妮娜有气无力地回应着，“要不就是我们神经失常了？”

“是我们俩都被弄得神魂颠倒了，”季米特里说，“但是，由于这一发现而神魂颠倒是不会持久的。”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那个透明的圆顶跟前，特别留心地看着脚下，以防陷阱。地下大厅里的地板是黑色、光滑而清洁的，因此艾夫塔纳依的足迹在上面就看不出来。就在此刻，突然发生了惊变：季米特里刚跨出一小步。那透明而凸出的圆顶连同其内部清晰可见的建筑物仿佛就塌落到地板上，变成一种与原来完全不同，而且看了令人讨厌的东西。圆顶变成了碗状物，“方舟一宝座”则翻转过来，构成理想的“火山口”状，形成又一个深洞。其表面依然镌刻着先前所有细微的图样。

季米特里颤抖了一下。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

伊妮娜在嘟哝着什么。

寂静中突然爆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声音像一阵短促而响亮的笑声。季米特里用手电光扫了一遍大厅的墙壁。然而他什么东西、什么人也没有看到。

“让我们转回去吧……”伊妮娜几乎没有声音地说，“这里有鬼，他们会把我们吃掉……或是把我们变成石头的……”

“那就让他们试试看吧。”季米特里喃喃道，同时关掉了手电，然后就走近碗形物的边缘，并仔细地观察了“宝座”的刻图，“那里可以下去。你看到那缘木了吗7那不是梯子吗？”

“不行！”姑娘惊恐地说，“主人要是突然醒来，恐怕会对我们发威的？”

“什么主人？”季米特里大惑不解。

“哎。就是住在这儿的人呗……我已经感觉到他了……最好什么都不要碰。”

“你在这儿等我，我下去看看这‘宝座’的里面。不要怕，这里什么人都没有。”

“那双面人呢？”

“艾夫塔纳依大概在这里，他也许还会出现。你会使用卡宾枪吗？”

“没试过。”

“这是机头保险。需要的时候把它一推，松开这个护圈，就可以射击了。”

“那你呢？”

“首先，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危险；其次，我马上就会回来；再说武器也不能永远保证安全；更何况，我还有一只从匪徒手里夺来的手枪呢。”

季米特里开始小心谨慎地沿着“火山口”光滑的表面下到有棱、像梯级样的印迹那里。但是，季米特里还来不及深入到倒翻过来的“宝座”内部。大厅里就突然出现了一些正向碗形物奔来的人。伊妮娜转过身去，刚举起卡宾枪就被打倒在地。在凹处的边缘出现了四个穿黑皮夹克青年。他们就是在乌埃利卡利村从越野车上下来狠揍艾夫塔纳依的那一伙商贩。

“敬礼。高挑个儿。”那个戴坦克头盔的小伙以嘲笑的口气说。“好久不见了。你在那儿丢了什么东西啊？”

季米特里仔细看了看这些年轻人。他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坦克手”还端着一挺“卡拉什尼科夫”式空降冲锋枪。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季米特里冷静地思考着：有这样的武器装备，他们在乌埃利卡利村本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撂倒，可他们为什么却要匆匆地撤离。

“怎么样，大师，你不想跟我们再比试一次吗？你上次曾经很明显地向我们展露了你的才能呀。”

伊妮娜动了动，伸手去拿枪。可是“坦克手”一脚踢到她的侧身上，把她踢到了一旁。

季米特里脸色变得忧郁起来：“不要打她，畜生！”

“打了又怎样？”“坦克手”咧着嘴大笑起来，“你要打电话给警察局吗？还是想试一试亲自来捍卫她的贞洁和尊严？”

他的三个同伙也哈哈大笑起来。“坦克手”又踢了伊妮娜一脚。季米特里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战斗。

他身处“火山口”里，深度约四米，为了让条件平衡一些，他必须减少敌人的数量，并爬到光滑的碗面上。但是有四双眼睛和四个枪口在盯着他。他必须奋不顾身，先发制人。

就在此刻，伊妮娜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她滚到一旁，大骂了一声：“衣克特棱古特！”

“坦克手”的注意力在这一瞬间被引开了。他受窘地四下打探着。季米特里趁机开始速射。他先用手枪射中了最左边的那个小伙，转眼间就飞身跃上了“火山口”，把第二个大个子手里的武器打飞，马上就转身对着第三个家伙，但这时他突然明白，他已经来不及收拾他了。

时间好像突然凝固了。

季米特里使尽全力，眼睛都鼓得发红，扑向那个家伙，但是，慢了……那家伙已经转过身来，把枪口对准了季米特里的胸膛，扳机只差一毫米就扣到底了，慢慢地，从容不迫地……已经无法阻止……啊。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随着对面吧嗒一声响，小伙子胸口突然冒出一把血淋淋的、长长的匕首尖。或者说，一把刀尖。

小伙子目光迟钝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便面朝地倒了下去。季米特里看到了那个把他从铁定死亡的危难中挽救出来的人。他——就是艾夫塔纳依。

季米特里的这个旅伴此时看上去特异非常，他穿一件闪光的肥大外衣。外衣上有许许多多的闪光条纹和小眼，然而要把他和别的任何人混同起来却是不容易的。他的脸没有改变，仍旧是灰暗、略带忧郁、长满灰白色硬毛的。只是眼里燃烧着黑色而凶恶的火光。季米特里呆了一会儿，但马上一个健步就跳到正举起冲锋枪的“坦克手”跟前。狠狠地一击便把他打昏在地。

此时此刻万籁寂静。

“你们跟踪我来到这里，”艾夫塔纳依边说着，边用被他杀死的小伙子的皮夹克擦着自己的匕首， “这是一次错误。你们本不应当看到你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季米特里放下了手。心情平静了许多。他看了看躺在地下室地板上的那几个想发财的猎手。

“难道我们应当征得某人的批准吗？要知道。是你把我们带到城堡来的呀。”

“这是一个错误。”艾夫塔纳依重复说。他蓦地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插入被季米特里打昏的小伙子的脊背。 伊妮娜突然大叫了一声。 季米特里握紧拳头，向前跨了一步，但是看到向他伸过来的匕首后。便停住了。

“站在原地，不许动！”艾夫塔纳依咬牙切齿地大吼了一声。

“你干吗要这样做？”季米特里小声地问。

“他们都是目击者。”黑发旅伴耸了耸肩， “你们也一样。我不能留目击者。”

伊妮娜一瘸一瘸地走到季米特里跟前，扑到他的肩上。由于身子被打伤，她疼得弯着腰。

“你是杀人犯，双面人！你还想杀死我们吗？”

“我别无选择。”

艾夫塔纳依龇牙咧嘴地笑了笑。他令人难以察觉地快速移到“坦克手”跟前，用刀子刺入他的喉咙。

季米特里开了一枪。子弹射中了艾夫塔纳依的刀刃，把他的刀子打飞。刀子在地板上叮当响了一阵，打出一串金黄色的火花。

艾夫塔纳依愣了一会儿，然后就转身背对着旅伴，后脑勺上的头发立刻竖了起来。一只细长细长像狭缝一样的眼睛露出黑色的凶光，紧紧地盯着季米特里和姑娘。

季米特里的手枪突然脱手，飞出几米远，落在已死的“坦克手”身旁。而艾夫塔纳依的刀子却像有生命似的自己从地板上跳起来，飞到主人的手里。双面人转过身来用第一张面孔对着呆若木鸡的旅伴。并用刀子指着伊妮娜，说：“让你先死，艾迈艾赫辛（雅库特语，意即：老婆子）！”

季米特里尽力动了动口袋里的护身符，使自己从发呆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朋友。我们并不想要财宝。”

“那不是财宝。”

“是什么呢？”

双面人用刀子向大厅地板上的那个碗形物挥了一下，凹形的表面立即发生了逆转性的瞬间变形，变成一个凸起三米的物体。透明的圆顶恢复了。里边生成了一个非同寻常、透花的鳞状物体。要不是古代方舟，就是一部飞行器，或者宝座。

“这是禁备的克星。或者用现代的语言说，是一台时间机器。我就是靠它获得自由的。她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艾夫塔纳依用手朝伊妮娜一挥，咧着嘴笑了笑，“因为她不是她现在装扮出来的这个人。”

季米特里看了看姑娘，为她的脸部变化大吃一惊。伊妮娜挺直了身子。她原来幼稚弱嫩的脸一下子就变得倔强自信起来。眼里闪出火光。两颊泛起红晕。她捕捉到了季米特里的目光，坚决而又内疚地点了点头。

“请原谅。季米特里·维塔利耶维奇。他说的是真话。请认识一下吧：他，艾夫塔纳依·切尔诺加阿德，魔法师，一名因出卖北极国人民而被判刑后潜逃到未来的在逃罪犯。我们找了他很久，最终才在这里，在天涯，在地球的病源区附近找到了他。嗯……那就是他留在这里的‘禁备克星’。”

“那么您呢？”季米特里疑惑地看了一眼女旅伴，又把目光投向那几个被打死的小伙子。

伊妮娜走到“坦克手”跟前，朝他弯下身去，碰了碰他的脑门，然后就直起身来。

“为了抓获这厚颜无耻的家伙，我们不得不长期扮演商贩，扮演讹诈勒索的匪帮。现在我们终于如愿以偿。”

季米特里震惊地把目光从死者转回到伊妮娜的脸上来。

“他们……也是……您的……同事？总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艾夫塔纳依径直走到透明圆顶跟前，把刀子插了进去。刀刃划破了圆顶膜，发出一阵深蓝色的光，可这个地方。圆顶表面周围已经布满了闪电的网络。随后刀子又自动跳回来。

“您是一位深知传说的人，季米特里·维塔利耶维奇。”伊妮娜微笑了一下，“您应当记得，两万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改变现实的大西洲和北极洲魔法师之间的战争。艾夫塔纳依当时是北极洲的魔法师。他也参加了那场战争。但是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由于他的背叛，战争造成了全球性的、多方面的意外灾难。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实质上讲。两个文明都消失了。为抓艾夫塔纳依，一支非常巨大、具有摧毁力的部队被派到了外地……最后我们抓到了艾夫塔纳依。”

“‘我们’究竟指的是谁？”

“我们指的就是安全部队。艾夫塔纳依受到了审判，并关入监狱。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力量、很有本事的魔法师。所以他逃到了未来。我们找了他好几百年，找到了他的‘禁备克星’，关闭了这个区域。但是，我们还应迫使他回来。他找到了您。结果就穿过了防卫魔圈。企图跑得更远。”

“这地方真的有拉穆利吗？”

“真的有。这不是神话，从前这地方真的有一个北极国设在亚细亚大陆的前哨。”

“那就是说。你……您是安全部队的……代表喽？”

“马加大尔的提特。”伊妮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用俄语翻译过来就是反间谍处的上校。我的年龄也不是18岁。而要……比这大得多。”

“可如果他知道，你……您就是上校……”

“噢，如果艾夫塔纳依知道或者只是猜到的话。那我早就不在这世上了。”

“可是，他已经杀死了你的助手，还威胁要杀您！要杀死我们……”

伊妮娜看了看艾夫塔纳依。这个北极魔法师还在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把透明圆顶壁划开，然而他徒劳无益。圆顶射出闪电。像有生命似的抖动着，还冒出烟雾。最后转向 “火山口”，又变成了三米高的建筑物，始终不让双面人靠近“宝座”。艾夫塔纳依后脑勺上的头发散开来，第三只眼睁开了。眼里燃烧着仇恨的阴暗怒火，放出让机体感觉得到的能量流。

艾夫塔纳依疯狂地在圆顶壁上砍了一刀，大厅的空间扭曲了，墙壁发生了碰撞，地板出现了裂缝，整个圆顶破裂、消失了。

双面人高兴得狂叫着奔向宝座，用刀子触了触宝座的鳞片。“方舟”展开来。变成了一朵带有利爪形花瓣的奇特蓓蕾。

“他要走了！”季米特里提醒道。

艾夫塔纳依转过头来，笑容已从他嘴角消失。他皱着眉头。过了好一阵子，然后挥舞着刀走向他们。

“现在谁也阻挡不了我。”他自信而高傲地说。“甚至反问谍处也如此。这台克禁星法定是我的f你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废除。我们不是在北极国的领土上。别了。朋友。常言道，没什么个人恩怨，只是你不该此时来此地而已。”

艾夫塔纳依用刀子向季米特里的胸口刺来。

“护身符！”伊妮娜大叫了一声。

刀刃变长了，变成了一条淡蓝色火焰的溪流，就在这一瞬间，萨满赠给季米特里的护身符一下烧到赤热。把他的衣袋都烧着了，从而阻挡了继续前进的刀刃。刀子碰到了正在发出不能承受闪光的护身符，就发生了类似电焊闪光的情况，啪一一地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声音，刀子被烧断了，接着叮当一声掉落在地板上。护身符也随之消失不见。

艾夫塔纳依失望地看了看已经不见火光的刀子残片，又看看季米特里，再看看伊妮娜，然后急急忙忙伸手去摸自己发光衣服的领口。就在此时，季米特里跳到他面前，把自己的怒火和为正义而惩罚的渴望倾注出来，飞起一脚踢到他的胸口上。双面人倒退了几步，便像一个大土块似的扑通一声仰翻倒下。

有东西发出一阵响亮的喀嚓声。从已经变成“克禁星宝座”的火红“蓓蕾”深处飞出了一团摇晃着的半透明的云彩，径直飞到艾夫塔纳依身旁，把他吸入其内，带着他飞回到“蓓蕾”深部。然后又重新飞来把已经牺牲了的、伊妮娜的搭档一个接一个地带走。

季米特里和姑娘默默地观看着这一过程，直到大厅里只剩他们两人为止。

“结束了。”这位北极国的反间谍侦探半微笑、半忧郁地说，“再见吧。季米特里·维塔利耶维奇。谢谢您的帮助……也谢谢您的纯洁。”

季米特里的脸一下就红了起来。

“您是一位很纯洁的人，季米特里·维塔利耶维奇。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在地球上不是太多了。我将记住您。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谁知道呢？”

“什么时候呢？”季米特里冲口而出。

伊妮娜又细看了一会儿他的脸：“您想再见面吗？”

“想。”

“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艾夫塔纳依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逃到未来的、唯一的人。你们国家许多方面的困难处境都是在你们这儿找到藏身之所的、过去的魔法师造成的。好了，现在就再见吧。”

“等一会儿！”季米特里把手伸向她。央求道。“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允许的话……”

伊妮娜向“克禁星的蓓蕾”迈了一步就停下了。

“请讲。”

“如果说北极文明已经消亡……那么你们寻找逃到未来的罪犯还有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对你们已经没有用了。”

“北极文明没有消亡。”姑娘摇了摇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它在把自己的潜力传给移居到南方大陆乌拉尔山脉的后代之后，是消失了。”

“移居到俄罗斯！”

“正是这样。乌拉尔是魔法师战争的产物。在这块地方从前有南部海湾。这个海湾和其他三个海湾一起发生了巨变，这是北极国强大的象征。北极国后裔的潜力还没有发掘出来，那是很有危害的知识，一旦落入狂徒之手，它就会彻底消灭人类，但是。我们寄希望于俄罗斯在某个时候的腾飞。恢复自己过去曾有的精神威力。但要实现这一点，只能靠像您这样纯洁、正直、善良而又勇于捍卫自己和他人的人。”

伊妮娜很快地走到季米特里跟前。吻了他那鲜红而又热乎乎的双唇。接着就走向“蓓蕾”。最后她环视了一下，挥了挥手，说道：“再见，旅伴！我的职责范围就是天涯……”

轰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蓓营”及其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大厅里的光也灭了。只有刚才停放北极国“时间机器”的那地方还有一点红光闪耀了片刻。

季米特里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嘴唇，嘴唇上还留着伊妮娜嘴唇的滋味。他不由得笑了笑，急急忙忙从大厅走向出口。他完全准确地懂得，自己在考察返回之后该做什么——那就到天涯去……

# 《天狱与地国》作者：[日] 小林泰三

丁丁虫译

卡姆罗迪他们到达的时候，地面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血腥战斗的迹象。只有星星点点闪烁着光芒的红色光点，带着尚未褪尽的热量，诉说着曾经发生过的战斗的激烈场面。

“这些空贼们干得可真是干净得很，”卡里特伊咂了咂嘴说，“虽然不用再收拾了。看起来好像挺恨咱们‘拾荒者’的嘛，什么都没给剩下。”

“哪里的空贼？”尧修阿扭扭脖子，“阿芙罗狄蒂的家伙们做事情不是这种风格，宙斯的位置又不对。应该是哈迪斯或者赫菲斯托斯，要不然就是盖娅的家伙吧？”

“就算知道是谁也没什么办法，”卡姆罗迪怔怔地看着前面，“这里有二十块‘飞地 ’，不管被哪边的家伙劫掠，我们的工作总是不变的。我们只是趁空贼意外失手的时候捡点现成的猎物罢了。就算我们找到了什么明显的踪迹，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手头的飞船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飞到 ‘飞地’去。”卡姆罗迪赌气似的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在天空底下，永远都安然无恙。”

“不一定吧，”卡里特伊不同意卡姆罗迪的说法，“考虑到轨道上‘飞地’的间距，从前一共有二十四个‘飞地’，其中顺行 的和逆行的各有十二个，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飞地’消失了四个，如今顺行的‘飞地’只剩下十一个、逆行的只剩下九个了。”

“卡里特伊姐又开始唠叨她的古代史了，”邻船的奈塔开玩笑说，“接下来就要说地面上有地国了吧。”

“好了，都别说了，”卡姆罗迪拦住话头，“燃料只够维持两三个星期了。要是在这里找不到燃料，咱们就得赶快到别的废墟去找了。要不然省一艘船也行。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两个人乘一艘船，操纵席里就会你推我搡拥挤不堪，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拉屎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卡姆罗迪，要让我和谁一起乘船都可以，但要是和卡里特伊——抱歉，我可不干。确实，我最近对女性好像是有点不友好，但谁让她总是唧唧呱呱说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我可实在受不了这个。”奈塔好像完全不知道该闭上他惹人生厌的嘴巴。

卡里特伊似乎还想回敬几句，但卡姆罗迪已经听腻了，伸手关掉了通话器。

每艘船都以三枚锚固定在地上之后，所有人都穿上宇航服，分别从自己的飞船里爬出来，站在飞船的背上。连接锚与飞船的钛合金锁猛然拉紧绷直。大家仔细检查了锁的状况，然后开始察看锚的固定情况。如果锚从地上被拽出来，或者锁断了的话，飞船就会彻底失去平衡，摇晃起来。运气更糟时，飞船会被扔出去，倒着坠落到星空之中。等待着这些坠落者的只有缓慢又无法抗拒的死亡。

以可见光来看，战场遗迹上散落的“残余热源”像是红色的星星一样，让人不禁生出天地连在一起的错觉来。

卡姆罗迪调整了观测器，切换到红外线状态。刹那间视野出现雪盲现象，但马上便自动调节到正常感光度上。在卡姆罗迪的头顶上，荒凉的大地向着四周无边无际地扩展开来。

“村子的位置在北边，”尧修阿的声音从通话器里传来，“和我们的降落地偏离了两三百米。怎么办？把锚拔出来，换一个地方？”

“不，算了，”卡姆罗迪想了想，“刚刚发生激烈战斗的地方岩盘 常常会松动。能找个固定锚的地方不太容易。好了，吊行出发吧。”

“两百米以上也吊行？”奈塔问。

“怎么，你这么年轻还有意见？要不你留在这里看着飞船好了。”

“怎么会？我是没有意见的。只要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我都没问题。可是那个女的胳膊大概受不了吧。”

“我可不用你操心。”卡里特伊的宇航服的尖处弹出几十厘米长的金属爪，射到头顶正上方，顶部的探测器自动寻找到岩石的缝隙，改变外形嵌到里面。

“把时间浪费在说话上不可惜吗？快点行动。”卡姆罗迪也出发了。

宇航服是用很轻的材料做成的，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四十千克左右。双臂的爪子一起嵌入岩石当中的时候还可以承受得住，可是在前进的时候便不得不用一只爪子支撑全身的重量，更要命的是连休息的时候都只能保持着双手抓着大地吊挂的姿势。他们才前进十几米就已经满身大汗了。虽然宇航服的关节处都植有伺服系统，但他们拿到这些宇航服时伺服系统早就动不了了。他们既判断不出到底是坏了还是缺少保养无法运转，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它弄好。伺服系统本身很重，所以宇航服也更加沉重，但是，如果能够在不影响宇航服功能的前提下把伺服系统去掉，当然也是可以的。

“差不多……快到……一半了吧？”吊行到一半的时候，奈塔已经不行了，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

“早着呢，”卡里特伊开玩笑似的说，“刚刚只前进了三十米呀。唔，其实我早就想再吊行得快一点了，都是为了等你，反倒累死了。”

从通话器里听起来就知道，卡里特伊的话说得虽然很轻松，但其实也快要不行了。自己可能确实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卡姆罗迪有点后悔了。

无意中，他往下面看了看，正好看见“飞地”由东往西而过。

“那个‘飞地’是吗？”卡姆罗迪问。

“等等，我查一下飞船的数据库……哦，那个是波塞东。”

“用望远模式找找维纳斯。应该正好可以看见它们回去。”

五个小小的光点慢慢靠近“飞地”，与只要简单上升就可以朝向地面的出击相比，以“飞地”这样的小目标为目的地的归还行动显然必须慎重得多。卡姆罗迪看见光点一个接一个排列着被吸到了“飞地”里。

“是他们袭击了这里吗？”尧修阿的声音里带着一股怒气。

“不知道，”卡姆罗迪在宇航服里摇摇头，“我知道从空贼开始出发到他们到达目标发动攻击为止，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不过回去需要多少时间我就不知道了。好像要等到时间吻合，他们必须围着世界转上好多圈吧……”

空贼的出击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据点、直径十千米左右的“飞地”，从地表看来，如果是顺行，那就是以六百三十一万千米的时速在深度五万千米的轨道上移动；如果是逆行，则是以时速六百一十六万千米在深度七万千米的轨道上移动。空贼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由这样移动着的“飞地”上出发，上升到地面附近，并且在接近地面的同时也需要对准南北方向上的位置。这一阶段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内完成。上升结束之后就进入减速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接着，减速结束之后便是战斗和掠夺的阶段。当然，最初出发的时候就需要计算好时间，以便在完成减速的时候刚好可以到达掠夺地点。

但是，归还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虽说最好的做法就是和出发的时候类似，在结束加速之后刚好到达“飞地”的正上方，但是实际上，空贼一旦结束掠夺，为了避开村里残余兵力的反击或者邻村的增援部队，他们总是会尽可能早地离开掠夺地点。因此，当他们加速到接近“飞地”的速度之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调整速度，以便准确地飞到“飞地”的正上方，然后才能下降。

一行人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废墟的中心部附近。所有人累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特别是奈塔，时不时用他嘶哑的声音发出恶狠狠的恐吓。

“总算是到了，”尧修阿说，“我们是不是要抱着捡到的东西从来时的路回去？”

“开玩笑，办不到的。在这里简单搭个帐篷作为临时基地吧。把东西都集中到这里，然后派一个人回到船那边，再用船装回去，怎么样？反正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不下锚应该也没问题……”卡姆罗迪忽然停住了，“这是什么声音？”

“声音？”尧修阿回答道，“听到有声音吗？”

“我听见了啊。通话器里像是弹奏什么乐器似的声音，很轻很轻，大概是噪音吧。”

“不是。挺大的声音，”卡姆罗迪纠正道，“不是通话器里的。”

“不是通话器里的声音，”尧修阿严肃地说，“那可能是地面的振动，或者是你的宇航服内部的声音。你有发现什么奇怪的现象吗？”

卡姆罗迪感觉到背上开始一阵阵地发冷。假如真的只有自己才能听到这个声音，那它从地面传来的可能也就很低了。换句话说，这声音就是从卡姆罗迪的宇航服里发出来的。卡里特伊听到的声音说不定是从卡姆罗迪的通话器偶然传过去的。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不过还是帮我一下，”卡姆罗迪努力保持着冷静，“看看我的宇航服，看看它外面有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没必要啦。”奈塔看起来连说话都很困难。

“不能说清楚一点吗？”

“之前我也有过求人帮忙的时候，”尧修阿的声音听起来格外轻快，“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让我做三十秒的深呼吸再说。”

这个可以说是好办法，也可以说是坏办法。有三十秒钟的余暇，那就不能算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反过来说，如果连三十秒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再怎么急也都没有用了。卡姆罗迪索性不再多想，照着尧修阿说的开始深呼吸。

“对了，早一点准备总是没错，你说说遗言吧。”

“观测器上出现了裂纹。”尧修阿说。

卡姆罗迪足足叫了一分半钟。

“那，现在干什么？”卡里特伊等卡姆罗迪叫完之后问道，“要是觉得已经叫够了，那就请发出下一个指示吧。或者说你还没叫够，只是想换口气继续叫下去，那么你打算让谁接替你做队长？”

“对不起……我刚刚……确实吓了一跳，不过我想，我还是可以继续胜任队长的职责。”

“还是回去吧，”奈塔发表意见说，“观测镜在真空里裂开的话，可是撑不了几分钟的。”

不是几分钟，是几秒钟。卡姆罗迪刚想这么回答的时候，可怕的声音又一次出现了。这回卡姆罗迪自己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视阈被横着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

“怎么都没时间了，”卡姆罗迪回答道，“这里附近有能进入地里面的入口吗？”

“根据磁场探测器，北边三米左右有一个很深的洞穴，”卡里特伊一副事不关己的口气，“很可能是入口。”

“这个村子的规模再小，一两件宇航服总是有的吧。不管怎么样，先去找找看。”

“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尧修阿的声音终于带上一点严肃的味道，“你打算怎么办？你知道它的使用方法吗？就算知道，你又打算怎么更换身上的这件？”

“尽力而为吧。大多数宇航服应该都有很多自动化的部分。更换就在真空里做就是了。速度够快的话，大概还是能活下来的。”

“胡说八道。就算在正常气压下脱一件宇航服都需要一分钟以上的时间，更何况是在真空里……”

“没时间讨论了，先动起来再说。”卡姆罗迪拦住话头，开始往北边吊行。

其他三个人也跟着行动起来。

到达洞口，卡姆罗迪一只手支撑着身体，用另一手的手背上的灯照进去。从直径一米的入口往上大约三十厘米都是天然的岩石，再往上，洞穴的墙壁就变成了一种光滑的材质。洞穴最顶端距离地表大约五米。墙壁上因为有无数小突起，看起来没有爬不上去的地方。

“你们觉得这个洞是干什么用的？”卡姆罗迪问。

“洞底这么高，肯定不可能是排气口，”尧修阿说，“大概是村民的出入口。本来应该有岩石做掩盖，可能是在空贼的攻击中掀掉了。”

“怎样才能进入地里设施的内部？”

“现在不好说。先进到洞穴里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卡姆罗迪的上半身已经钻到洞里了。卡里特伊和尧修阿跟在后面，最后是奈塔。

“看，”尧修阿指着墙壁靠近正中的地方，“气闸室的入口。”

“能打开吗？”

“我查查看，”尧修阿把周围的图案传送到计算机，开始在数据库中检索，“没有完全一致的图案，不过同卡利斯托 P-301型的气闸室比较接近，指数一致为71。”

“这样的话，没有钥匙卡就打不开啊。”卡里特伊说。

“没办法了吗？”卡姆罗迪的声音有点惊慌了。

“我以前见过这个，”奈塔追上了大家，“门边上的墙里应该埋着控制栓。把其中四个拔下来，把里面的电路弄短路，门就可以打开了。”

奈塔一只手支撑着身子，用另一只手在门的周围摸了一会儿，然后从腰上的工具箱里拿出激光锯，犹豫了一会儿，把墙切开了一个三十厘米的正方形口子。切下来的板立刻掉了下去。卡姆罗迪看着掉下去的墙壁碎片从洞里掉出去，然后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就看不见了。

墙壁后面露出十几个控制栓。奈塔的手在上面犹豫不决地来回摸了几秒钟，然后像是豁出去了似的选了其中四个，一把把它们扯了下来。控制栓立刻也掉了下去。

卡姆罗迪慌忙伸手去抓，可是没抓到。

“你在干什么啊，万一拔错了怎么办？”

“反正没时间了。”奈塔诡异一笑，把导线接到了一起。

什么都没有发生。

卡姆罗迪怒吼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观测镜碎了。卡姆罗迪肺部的内压迅速下降，他急忙张开了嘴巴。同时，伴随着嗖嗖的声音，宇航服里的空气掠过卡姆罗迪的脸颊迅速向四周扩散开来。有那么一瞬间，卡姆罗迪有一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错觉，但随即便出现了残酷的征兆。眼睛干涩的睁都睁不开；鲜红的雾从他的口中喷出，全身的皮肤剧烈地疼痛起来。

卡姆罗迪大惊之下，竟然试图在真空中呼吸。肺里面的空气喷射到真空中，连心脏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虽然真空中不可能有任何声音，但他的耳朵里却响起连绵不绝的爆炸声，那是他全身的血液沸腾的声音。

气闸室的门开了。

卡姆罗迪想要冲进去，但是他的全身都在抽筋，说不出话来。泪水从他的双眼里滚出，瞬间就在真空中沸腾消失。他不顾一切地把惊惶失措的奈塔撞到一边，滚进气闸室里。尧修阿伸手抓住掉下去的奈塔。卡里特伊跟着冲进门里，四下扫视了一圈。卡姆罗迪站不起身，只能双膝跪在地上，全身还在向外喷着污物和体液，这些液体一喷出来便蒸发在真空里。尧修阿和奈塔也冲了进来。两个人喘着粗气，尧修阿一边晃着奈塔的肩膀，一边说着什么，奈塔摇着头。视阈逐渐倾斜、分解、破碎，卡姆罗迪隐约看见内壁上排列着按钮和开关。他全身的关节如同被火灼烧一样疼痛。卡姆罗迪拼命拍打着开关群。尧修阿抓住他的两只胳膊试图阻止他的动作，可他还是拼命拍打着。

入口关上了。

尧修阿放开卡姆罗迪。挟着动作的余势，卡姆罗迪一头撞在墙上，然后身子往后倒下去。他想重新站起来，但是身子下面都是自己的体液，滑滑的爬不起身。这时候再担心空气也没用了。卡姆罗迪索性仰天躺下来，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他决定听天由命了。他全身的皮肤都收缩起来，仿佛裂开一般的剧痛包裹着他。

但是最后的时刻一直都没有到来。卡姆罗迪和恐惧战斗了不知道多久，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冷静下来看看周围，发现三个朋友都在盯着自己，似乎很担心的样子。卡姆罗迪试着做出快点供给空气的姿势，但是听不到回答。三个人互相看着，似乎在说什么。

终于，尧修阿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把头盔取下来，让自己的头部暴露在了真空里。接着，卡里特伊和奈塔也取下了头盔。

尧修阿在真空里对卡姆罗迪说着什么。当然他什么都听不见，但还是试图回答尧修阿。不过能回答的只有血沫，伴随着咳嗽声从他的嘴里喷出来。

卡里特伊把手伸到卡姆罗迪的脑袋后面不知道做了什么。卡姆罗迪感觉到脑袋后面有什么硬硬的东西。

“现在是在用通话器的骨传导 模式和你说话。听到的话，举一下右手。”卡姆罗迪看到卡里特伊的嘴唇动作的同时，在他的头盖骨里有声音响起来。

卡姆罗迪把右手抬起了一厘米。

在干什么呀，这些家伙。这件事情难道比给我空气还重要吗？

“已经没事了。刚刚的情况的确是很糟糕，不过现在又回到可以呼吸的空气里了。”

说什么？空气？

卡姆罗迪转动着疼痛无比的脖子和眼珠，看着地上。虽然污物和血液还在往外流淌，但是已经不再沸腾了。他的全身还是剧痛无比，耳朵里的鼓膜可能也破了，所以才什么都听不见。但是确实应该不在真空里了。

卡姆罗迪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卡姆罗迪注意到自己全身赤裸。在他的周围弥漫着恶臭。

“你们跟我开什么玩笑？”卡姆罗迪突然注意到自己可以说话了，不禁吃了一惊。

“多亏了我们三个妙手回春，把你救活了。”黑色的肌肤、白色的牙齿、结实的肌肉，面前的巨汉正是尧修阿，“话说回来，你的命可真是好得很哪。”

“没有，只是比较顽强罢了。”卡姆罗迪笑着想要爬起来，但是突如其来的痛苦让他的脸都变了形。

“还不行哟。虽然在你全身上下看不到任何伤口，但应该是有内出血。估计内脏也受了不小的损伤，可惜我们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不管怎么说，你先静养十天看看，然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办。”

最糟糕的结果是在内脏受损的情况下前往天狱，是吗？算了，就算真到了那个地步，自己反正都是无能为力的。

可是怎么会这么臭？耳朵坏了，嗅觉就变得特别灵敏了吗？

“臭死了，”卡姆罗迪对尧修阿说，“这里是排泄物处理场？”

“不是。这里可能是避难所。大概是村子的中央机构为了便于逃生而设置的。这地方有最低限度的生命维持系统，还备有一点水和食物。不过村里的人似乎没能用上这个地方。空贼的攻击太突然了，来不及逃到这里。至于你说的臭味吗……”尧修阿伸手搓了搓自己的肋部，然后把手凑到卡姆罗迪的鼻子下面。焦黑色的油一样的东西黏在他的手指上。“是我们的体臭。你有好多年都没有闻到别人的体臭了吧，而且我们都没进过澡堂。”

“喂，拿开。”卡姆罗迪反射性地推开尧修阿的手。污垢和油块四下飞散开来。

卡姆罗迪看看自己的身体，只见自己也是全身都蒙着污垢，除此之外还裹着血液和污物，样子实在难看到了极点，简直就不是人的模样。“‘澡堂’是什么东西？”

“澡堂啊，就是可以进去洗身子的、有好多温水的地方。”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这么奢侈的东西。”卡姆罗迪有点发呆。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被分配到十升的水。他喝的水也在这十升里面，所以必须把用过的水经过再处理之后再喝。算起来，那些水已经不知道再处理过多少次了。他想起当自己把尿撒到管子外面的时候，母亲特别生气的样子。而且因为这件事还被罚了两天都没给他喝水。

“啊，我们村子的上面刚好有一条含水硅酸盐的矿脉。不过只有水是可以随便用的，反而是维持环境的能量严重不足，三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八个人。每个月一次的洗澡就是唯一的乐趣了。”尧修阿的目光望着远方，似乎有点出神。

“我不是开玩笑！”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说。他的肌肤倒是很白，可惜上面到处是污垢。他正朝着一个丰满的有着金色皮肤的壮年女性怒吼：“那家伙差点杀了我！我刚救了他的命！”

看起来像是奈塔和卡里特伊。上一次看到他们的样子是在多少年以前了呢？虽然一直都在一起行动，但平时都是被船呀宇航服什么的遮住了，没有看到他们的机会。

到了这个时候，卡姆罗迪终于注意到除了自己之外其他的队员也都全裸着身子了。当然，只要自己脱了宇航服，也就应该全裸了吧。

卡里特伊看起来正在说服奈塔：“冷静点。你也知道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再迟疑一会儿他可就要死了。”

“生什么气呢？”卡姆罗迪故意以一种冷静的语气说。

“‘生什么气呢’？你问我？”奈塔唾液横飞，“你自己干的事情自己全忘了？你差点把我撞到天狱去了！”

“把你？”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说我死了也没关系？！”

“我发誓，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奈塔恨恨地瞪了卡姆罗迪好一会儿，终于开口说：“好吧，我相信你一回。不过你听好，”奈塔指着卡姆罗迪的鼻子，“再发生一次这种事情，你就别想再当队长了。”说完，他猛地转过了身子，把背对着卡姆罗迪。

“这个村的技术水平是哪一级？”卡姆罗迪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问卡里特伊。

“我查过了数据库，计算机推测可能是Ｂ＋级。”

卡姆罗迪吹了一声口哨：“是我们到今天为止遇上的最高级别嘛。这么说，这村子应该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吧。就算我们的船用不上，也可以拿去和别的村子换燃料。”

“关于这件事，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你看，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怎么样？”尧修阿说，“不管怎么说，那种以船为家四处捡破烂的事情实在不想再干下去了。把这里作为我们的避难所应该也挺好吧。这个避难所有地热发电装置，我算过，它可以提供足够我们四个人用的能量。而且这个村子刚被攻击过，再次被攻击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万一被攻击的话立刻就会完蛋，”卡姆罗迪皱起眉头，“那么，其他两个人的意见呢？”

“我赞成，”奈塔好像很有些高兴的样子，“这个避难所一共有十间房间。我们一个人住一间，还有六间空着。切断这些空房间热和光的供应，我们应该能过得很舒服。想想看吧，我原来的村子，每个星期只能点一个小时的灯，在这里哪怕没有必要的时候也能开着灯，多好啊。”

“我有条件赞成，”卡里特伊虽然在几个男人的面前赤身裸体，却没有一点胆怯的样子，依旧挺着胸，“我在这里最多住一个月，再长的话，即使你们都不走，我一个人也会离开的。”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调查这里的数据库了。

卡姆罗迪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

尧修阿和奈塔的意见确实有道理。完全没有必要执著于船内的生活。但卡里特伊为了探索地国，坚决拒绝长期定居，这未免太固执了一点。况且地国仅仅只是个传说啊。虽然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

“我知道了。那么就如卡里特伊所说，在这里住一个月。”

“为什么只住一个月？”奈塔争辩道。

“请听我说完。我们先在这里住一个月看看，如果在这一个月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那么再去考虑长期定居的事宜。”

“我是要离开的。”

“你如果真的要离开，没有人会阻拦你。不过我需要提醒你的是，一个人出行是相当危险的。”

卡里特伊点点头：“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与其留在这里而放弃探索地国，我还是宁愿选择死亡。”

在那一瞬间，卡里特伊的眼里闪过一丝悲伤。

除开睡觉的时候，卡里特伊一直在操作避难所里的计算机。

时常会有男人们过来看看她这边的情况，但她几乎不和任何人搭话。今天也是。卡姆罗迪一边喝着水，一边站到卡里特伊的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她应该知道有人在看她，但还是连头都没有回。

一天二十四小时赤身裸体，我可没办法一直保持冷静，卡姆罗迪想，特别是有个既非家人又非女友的女人在这儿。她难道就什么感觉都没有吗？除非卡里特伊从一开始就没有穿衣服的习惯。

“啊呀！果然是这个！！”

突然，卡里特伊叫了起来。卡姆罗迪吓了一跳，差点连手中的玻璃杯都掉了。

“你吓到我了。”

“呃，你在这里啊？”卡里特伊好像刚刚才注意到卡姆罗迪，“身体怎么样了？”

“托您的福，一切正常。不过是撒些血尿拉些血便，还有就是每天吐五六次罢了。呵呵，反正不会马上死跷跷。”卡姆罗迪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你好像找到什么东西了？”

“嗯，这个村子里流传的传说，和世界各处的传说有不少共同之处。看，这个地方。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的，”屏幕上奇形怪状的符号转换成了可以理解的语言。卡里特伊一边指着一边朗读，“古代，人类居住在球状世界。球状世界上有重力，而重力则是由外部指向中心的力量，所以人类可以用双脚在地面上行走。”

老掉牙的故事，都是骗小孩子的。用一个荒诞无稽耸人听闻的描述作为开头，这是神话传说的一贯手段。这样的开头一方面可以吸引听故事的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也可以提示他们故事说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架空的世界。

“后来，世界上所有地方都住满了人的时候，人类便造出了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个重力由内向外的世界。人们头朝着中心，脚向着外面，踏上了新的大地。”卡里特伊继续朗读道。

“完全说不通。脚既然朝着外面，怎么可能踏上大地呢。”

“但是，新世界里起了纷争。伴随着血与火、阴惨的战争持续了无数个世纪。终于，那些战败者，还有厌倦了战争的人们，逃离了这个世界。他们越过禁断之地卡达斯，逃往下界。他们由地国逃向天狱。这个地方不同的村子记述有些不一样。比如有的村子说是人们把罪人驱逐出地国，扔到天狱的附近，罪孽越深重的人被扔得靠天狱越近，最重的犯人都被关押在距离天狱最近的‘飞地’里。”

“哈，这个说法倒是有趣得很。”

“有趣？这可是真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说，这个世界由内向外的重力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了？创造重力，这种事情人类能做得到吗？”

“创造人工重力又不是什么难事，利用离心力就行了。”

“是说由惯性产生的力吧……可咱们的世界是在旋转吗，卡里特伊？”

卡里特伊点点头：“大约十二天十四个小时一圈。”

“证据呢？”

“作为间接的证据，星星在做旋转运动。星星总是从东边的地平线沉下去，穿过下面的空间，再由西面的地平线上升起，然后消失不见。如果假设星星是固定不动的，那么就是地面在旋转了。”

“但是如果假设地面固定不动，岂不就是星星在旋转了吗？这种相对性的现象不足以成为证据啊。”

“直接的证据当然也有，就是科里奥利力 。”卡里特伊似乎早就料到了卡姆罗迪的反驳，飞快地在终端上操作起来。很快，她的脚边出现了一个旋转着的红色圆盘的立体图像，直径大约一米，旋转速度大约一秒一圈。卡里特伊伸手指向圆盘的中心，在她的指尖出现一颗小小的珠子。卡里特伊的手指做了一个弹的动作，珠子慢慢滚动起来，然后从圆盘边缘笔直地飞了出去。

“怎么样？”

“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现在，在珠子上加上墨水再试试看。”

一颗黑色的珠子出现在圆盘的中央。这一次，珠子的轨迹变成了黑色，残留在圆盘上面。卡姆罗迪清楚地看到，珠子自身虽然是在笔直前进，但是由于圆盘的旋转，珠子的轨迹变成了螺旋状。

“对于和圆盘一起旋转的观测者来说，珠子是以螺旋状的轨迹离开的。”

“就是说，就是在旋转的坐标系中，看上去物体的移动方向似乎是受到某种力的影响而发生偏移，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力——这种假想力就是所谓科里奥利力？”

卡里特伊点点头：“这种科里奥利力，对于朝东的物体是向下的，对于朝西的物体则是向上的。换句话说，向东边前进的物体会变得更重，向西边前进会变得更轻；朝下面落的物体的轨道会偏向西边，往上升的物体的轨道会偏向东边。”

“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卡里特伊笑了起来，“有机会可以做个实验给你看。扔一个信号发生器下去，直到一万米深度的时候还可以接收到它发出的信号。如果存在科里奥利力，那么信号发生器虽然是在笔直下落，但在落到一万米深的时候，应该就会偏西十八分角了。”

“落下一万米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另外，十八分角是多长的距离？”

“时间大约是二十四分钟。十八分角相当于五十千米左右。”

卡姆罗迪心算了一下：“初始速度好像可以保证不会混入朝西的速度分量……不过，测量系统的精度可能有点问题。十八分角不到一度的三分之一，这么小的角度，是不是有测量误差的影响在里面呢？”卡姆罗迪举手制止卡里特伊的反驳，“不，我不是要和你讨论数值观测的问题。与之相比，你是不是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照你的说法，远古时期人类所居住的地方是所谓原初世界，那里的重力是由外向内的。那么，那种重力也是由旋转产生的吗？或者它的产生和形状有关吗？要是这样的话，空贼居住的‘飞地’也是球形的，按理说应该有同样的重力产生，可为什么没有产生呢？”

“这个……”卡里特伊支支吾吾地说，“大概和大小有关吧……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原理……”

“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自相矛盾吗？人类是逃到这里来的？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原理？说说倒是很容易啊。”

“你才是信口胡说呢，”卡里特伊嗤了一声，“你刚刚不是不相信这个世界的重力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吗？怎么现在又开始讨论远古世界重力产生的原因了？”

“我可没有信口胡说。这个世界的‘由中心指向外部的重力’，是你和我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直到今天，每天都在亲身经历着的事实。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产生的原因，但这个事实总是无法否定的。相反，远古的球状世界的‘由外部指向中心的重力’，只不过是个神话传说而已。要让人相信它，不提供足够的实际证据和理论依据恐怕不行吧。”卡姆罗迪放缓了语调，“卡里特伊，你的想法并不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你只是在相信一个神话，一个地面之上存在地国、你的女儿至今还在那里生活着的神话。”

卡里特伊是在大约十年前加入到“拾荒者”小队的。

卡姆罗迪他们到达废墟时，正好看见下方有一艘飞船像没头苍蝇一样来回乱飞，飞船里就是卡里特伊。

那个村子和大多数村子一样，都有物资不足的问题。虽然说原则上这里的能量可以充分保证生命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但那只是针对儿童的能量消费而言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能量消费会逐渐受到限制，村子里的人一旦过了五十岁就会面临冻死、饿死的命运，至于活到七十岁的人，村子里一个也没有。

即便如此，直到那一天之前，卡里特伊和她家人每天都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在一瞬间被摧毁了。不明身份的敌人突然出现，对村子发起了攻击。

卡姆罗迪认为袭击村子的当然就是空贼了，只不过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空贼罢了。但卡里特伊坚持认为袭击者绝对不是空贼。

“我知道空贼的船是什么样子。空贼的飞船虽然强化了战斗和推进系统，但基本框架还是和我们的一样，都是磁动力飞船。但是袭击我们村子的可不是，那都是些庞大无比的飞船，其中比较小的都有两三百米长，大的能有一千米以上。每艘船的形状都不一样，看上去就像是把人类呀昆虫呀爬行动物等最怪异的部分组合到一起似的，就像有什么邪恶的生物寄生在飞船的骨架上一样。”

当然，这完全是卡里特伊的记忆被痛苦和仇恨扭曲的结果。

村里的防卫队一迎战便被一扫而光，唯有她的飞船被打得失去了控制，没有被袭击者彻底击毁。也许袭击者看到她的飞船在几千千米的半径上做无规则飞行，认为她无法再战斗，便没有进一步攻击，直接去劫掠村子了吧。没必要消耗的能量决不消耗，这本来就是空贼一贯的行为准则。

但是，根据卡里特伊声称，她当时亲眼所见的情况不像是空贼的行为。她说，那些飞船当中的一艘，把非战斗人员——当然也包括卡里特伊年幼的女儿——躲藏的避难所，整个吞了下去。

“如果那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怪物，那被吞下去的人大概都已经没命了。但是，如果那东西是什么机器的话，村里的人，还有我可爱的厄勒克特，很可能是被运到了那些家伙的国家，说不定现在还活着呢！”

不规则飞行的飞船上，传感器很容易产生错误信号，再加上观测者的精神状态不佳，很可能看到某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另外，空气中氧分压的下降也会导致产生幻觉。她的飞船既然失去了控制，也就很可能发生氧气不足的情况，说她看到的是幻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卡里特伊完全听不进卡姆罗迪他们的话。

获救之后，卡里特伊便开始研究各地的神话传说，试图证明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觉。怪物从北方飞来，又飞回到北方，卡里特伊这样认为。如果是空贼，他们应该由东方来、向西方去，不会出现在北边。因为往北去意味着他们要越过北极。

北极的磁场紊乱，飞船在那附近根本无法飞行，所以飞越北极的说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但卡里特伊似乎真的很相信这个说法。她认为北极和南极都是地国的入口，在她的心里，女儿厄勒克特 至今还在地国里活着。

“不是神话，是事实，”卡里特伊焦躁地说，“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个村子都残留着同样神话，这就是证据。”

“那么，天狱应该也在某个地方喽？”

“天狱是伸展在我们脚下的无限真空的象征，是为了说明空贼的起源而作的象征。”

这个看法倒是有些道理。卡里特伊本来就是个逻辑性很强的人，遇事很冷静。可是为什么一涉及她的女儿，就变得这么冲动呢？她应该注意到天狱的解释也可以用来说明地国的呀。

卡姆罗迪不禁有些怜悯卡里特伊了。

他握住卡里特伊的双肩，将她拉到自己的近旁。那张脸上满是常年劳苦刻下的深深皱纹，还有一股不知道是体臭还是口臭的气味扑面而来。

可是请再想一想吧，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都只闻着自己的体臭，现在闻到的难道不也正是女性的体味吗？不过可真是臭啊，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鼻子太敏感，还是卡里特伊太脏……啊，反正都无所谓。慢慢习惯这种气味，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的乐趣吧。

“唔，卡里特伊，”卡姆罗迪温柔地说，“我们住到一个房间里去吧。这样的话既能节省些能源……”

卡里特伊的身体猛然僵硬起来，浑身像火一样发烫。她的眼睛里似乎有怒火在燃烧。卡姆罗迪吃了一惊，双手不禁离开了卡里特伊的肩膀。

“卡姆罗迪，你也这样？！”卡里特伊恨恨地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男人就会不停地发情、发情、发情！真把我当成小女孩儿了是不是？”

“不、不是。你弄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我是什么意思？卡姆罗迪暗暗问自己。

“不要再说了。我需要冷静一下。”卡里特伊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什么事情，“现在，我要回船上去。”

卡姆罗迪慌了手脚，刚要阻止她，她却笑了起来：“我可没说我不回来了，只不过还是暂时离开避难所几天比较好。不然的话，这里肯定会发生不理智的纷争。从这里往北大约一百米的地方还有一个热源，可能是空贼攻击的残余痕迹，也可能是这个村子的卫星地，要不然可能是另外一个村子。不管是哪种情况，应该总会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去那里调查一下。”卡里特伊嫣然一笑，用手指戳了戳卡姆罗迪的脸颊，转身离开了房间。

卡姆罗迪，你也这样？！卡里特伊确实是这么说的。混蛋。可不能对尧修阿掉以轻心啊。

卡姆罗迪出生的村子，在他十岁的时候就被夷平了。

空贼一个接一个地摧毁着村中的设施，在这种绝望的境况下，卡姆罗迪的父亲只来得及给卡姆罗迪穿上宇航服，却没有时间穿上自己的宇航服。一艘空贼的飞船突然在靠近地表的地方爆炸开来，产生的冲击波震飞了邻近的所有东西，这一瞬间周围的空气全都变成了火焰，下一瞬间便身处于真空之中。

磁动力飞船在减速的时候，绝对不会将珍贵的动能白白浪费掉。地表人总是在减速的同时利用弹簧将这股动能储存起来，等到加速的时候再加以使用。但空贼的飞船是要从高达六百万千米的时速开始减速，要储存这种爆发性的能量，弹簧之类的装置根本无法胜任。不过地表人虽然不太清楚空贼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但一般认为他们是利用了重元素合成之类的手段来储存能量的。减速的时候，空贼的飞船每一吨都具有１．５ｐｊ 的能量，合计下来总的能量甚至可以同核武器相提并论。此外，空贼们发起攻击的时候总是喜欢擦着地表飞行，这不单单是为了躲避雷达的侦测，也是为了避免在开阔地带打迂回战。这样一来，村里人唯一能攻击的便只有飞船的推进器了。如果能够击中推进器，便可以使空贼的飞船失去动力，掉落到天空中去。

但是那艘飞船的船头朝上，撞上了地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卡姆罗迪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空无一人。

墙壁、地面、天花板，全扭曲得不成样子，四处散落着灰炭一样的东西——那难道就是村里人的残骸吗？

卡姆罗迪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他打算一直躺到生命维持系统停止运转为止。无论如何，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就在这时候，地面突然被撞开了，几个人出现在卡姆罗迪的面前。卡姆罗迪的心脏猛地一缩，却不知道来的正是“拾荒者”的一支分队。

不过拾荒者并没有帮助卡姆罗迪的义务。他们的领队问卡姆罗迪，是打算干净利索地死在这里，还是希望在饥饿与恐怖中艰难求生。但不管他选择哪一条路，他首先都要明白，在拾荒者的团队里没有“孩子”的概念。如果不能养活自己，就别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卡姆罗迪选择活下去。

他和领队一起坐进一人座的驾驶室里。当他离开村子的时候，看到村子里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样的坑。

“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火山口。”

卡里特伊的声音从无线通话机里传来，将卡姆罗迪从白日梦的状态里唤醒。自己有多少年没去回忆从前的事了？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想起那些往事？

“热源的中心与火山口的中心一致，”卡里特伊继续冷静地报告着她的发现，“目前温度还在缓慢下降。我再接近一些，从正下方进行观测。”

三个人注视着卡里特伊送来的图像。火山口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圆形，内部像镜子一样光滑。这是急速融解与凝固的情况下很常见的现象。这个地方的岩盘大都在爆炸的同时气化、液化、或者直接以固体的形式飞散落入天空了。

卡里特伊的船又向火山口靠近了一些。远远看去光滑如镜的表面上，逐渐显出一些细小的波纹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卡里特伊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很迷惑，“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不管原来是什么东西，这种规模的爆炸，连一点痕迹都不可能留下啊。”

卡姆罗迪意识到自己以前见过这样的火山口。他刚刚下意识地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大概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火山口的缘故。

图像的一角，一块小石头从火山口的表面掉下来。

好好看看，空贼的飞船在地面附近爆炸就会留下这样的一个圆形大坑。

空贼的飞船经常爆炸吗？

不算很经常吧。算上这一次，我才是第三回看到这种爆炸坑。

那也算是经常了。

唔，这么说也行。

那样的话，地面上应该满是这种这种大坑了吧？

不，不是的。火山口的寿命并不长。

为什么？真空中的物体不是几乎不会变化的吗？

这么说吧，这个世界是建立在微妙平衡之上的，明白吗？

唔……不是很明白。

不明白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有那么一种平衡。现在爆炸产生的火山口刚好破坏了这种平衡，平衡一旦被破坏，要不了多久世界就会崩溃了。

叔叔，我害怕。

所以说，世界必须自己排除这些不稳定因素，让自己恢复到平衡状态。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智能体系啊。哎呀，快看，开始了。

“卡里特伊，快离开那里！”卡姆罗迪大叫起来。

尧修阿和奈塔吓了一跳，奇怪地看着他。

“怎么了？”卡里特伊问。

“危险！”卡姆罗迪急躁地说，“别废话了，快离开那里！”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卡姆罗迪的语气好像把卡里特伊惹生气了，“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不想空手回去。”

“排除开始了！”

“排除？”

“爆炸导致的内部结构扭曲、龟裂等等会造成磁场紊乱。为了维持稳定，火山口周围的岩盘会被扔掉。”

“磁场……推进器！”卡里特伊立刻反应过来，紧接着通话机里便传来磁力推进器特有的嗡嗡声。

几秒钟过去了。卡姆罗迪出了长长的一口气，无力地瘫坐在座位上。

“不行！”卡里特伊叫道，“磁场开始剧烈变化，完全无法控制飞船。保持静止都很困难，更不用说移动了！”

“下降！离开岩石越远越好！”

“明白，正在做……”卡里特伊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目前距离火山口表面五十米。很难继续下降。操作稍有失误，就会彻底掉下去了。”

“加把劲。能用喷射引擎吗？”

“我没用过，不过应该没问题。但是离地表这么近的时候用它等于是自杀啊。”卡里特伊的声音里带有一点责备的语气，“你为什么知道火山口的事情又不早说？”

“我忘了，”卡姆罗迪咬着嘴唇，“不，这是借口。我……”

“得了，以后再忏悔吧。我要是能活着回去，总有时间听你道歉。到时候我先把你舌头割了，再把眼珠子挖出来……”通信突然中断了。

“卡里特伊，怎么了？！”

“地面摇晃……飞船在打转……”

“关掉磁力推进器。下降一千米之后再点燃喷射引擎！”

“……无法控制……单靠喷射引擎……动力不够……”

“卡姆罗迪，冷静点，”尧修阿用力摇晃着卡姆罗迪的肩膀，“喷射引擎仅仅是磁动力的辅助系统，单靠它一个对抗不了重力。”

从卡里特伊的飞船发来的声音断断续续，图像全是雪花。

“你就不能把通信系统弄好？！”卡姆罗迪朝着奈塔大喊。

“不行啊。磁暴开始了，而且磁场还在不停变化。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大概还有可能调好，但是一下子不可能弄出来。现在只能先把信号记下来，回头慢慢再做调整。”

卡姆罗迪把屏幕切换到观测状态，通过设置在避难所底部的观测器进行观察。在观测器传来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将火山口都包含在里面。岩盘沿着正方形的各条边裂开，正方形内侧的地面剧烈地震动着，但外侧的却没有一点动静，似乎是岩盘沿着四边在物理上被切断了一样。慢慢地，正方形开始往下掉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埋在地里的立方体被一点一点取出来。立方体的下面一闪一闪的正是卡里特伊的飞船。

“与磁力线保持垂直……在水平方向上启动喷射引擎……”

大约也只有这唯一 一个办法了。正方形范围内的磁场应该是受到岩盘超磁性 的影响才变得极不稳定，如果能以喷射引擎充分加速，说不定可以飞到具有正常磁场的地表范围去。

画面上的光点移动着。立方体已经下降了五十多米，不过光点的速度看起来足够在它砸到自己之前飞出去。几个人屏息静气地看着，终于，光点越过了正方形的裂边。

“干得漂亮！”奈塔叫起来。

可是光点并没有飞向正方形外面的地表，而是突然转了一个近乎垂直的角度，沿着下落的立方体的侧面向上飞去。

“糟糕，被立方体的磁场捕获了。”

“卡里特伊！！”卡姆罗迪大叫着，可是他也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卡里特伊的飞船和立方体岩石一起已经下落了五百米。飞船在复杂变化的磁场影响下滴溜溜地乱转着。

“看来一切都该结束了，”卡里特伊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冷静，“卡姆罗迪，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忘了……吧。我谁都不恨……就算我今天没掉进天狱，总有一天……也……还有……啊，我要说的是，那个……那天……”

通信状况更加糟糕了。被排除出去的立方体一边剧烈地改变着形状，一边释放出强烈的电磁波。立方体表面的碎石块纷纷向周围的空间飞散，连飞船的位置都找不到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卡里特伊！”卡姆罗迪抱住通话机。

几秒钟之后，一个超大规模的磁暴彻底烧毁了卡里特伊飞船上的通讯电路。在这之前，避难所里的人们也只听能到她很微弱的声音。那不是临近末日时的叫喊，但也听不出其中的意义。不过，卡姆罗迪清楚地听到了卡里特伊的最后一句话。

“……厄勒克特拉……”

最初的一周卡姆罗迪什么都记不得。他每天只是躺在床上，不停地喝着酒。

“我处理了一下卡里特伊的遗物，这份是给你的。照我的看法，你本来没资格看这个，可是尧修阿非缠着让我给你发一份。好了，再见了。记得感谢尧修阿。”

直到第八天，卡姆罗迪才开始注意到尧修阿守在身边，到第十天的时候才发现奈塔不见了。

“你烂醉如泥的时候，他好几次都想杀了你。每次都是我救了你啊。”尧修阿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卡姆罗迪说。

“我一定要感谢你吗！”卡姆罗迪微微睁开眼睛，傻笑着说，“那家伙呢？”

“走了。他好像本来打算在这里和卡里特伊一起生活。如今卡里特伊不在了，他就没有理由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尧修阿还说了什么要紧的事吗？什么都无所谓了。

即使如此，一个月之后，卡姆罗迪终于还是开始恢复到可以思考的状态了。他开始思考卡里特伊最后留下的那句话。她的死完全是作为队长的我的责任，和尧修阿、和奈塔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这里无所事事地等死并不是赎罪的最佳方式，应该做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吧。

卡姆罗迪决定着手验证卡里特伊提出的理论：世界在旋转，旋转又产生出离心力。如果这个理论正确，证明起来应该很简单。星星的旋转周期就等于世界的旋转周期，由此计算出的理论上的离心力应当等同于现实世界的重力。如果两者确实相等，卡里特伊的理论就是可信的。

但是，计算的结果并不相等。虽然仅有很小的差距，但已经超越了误差许可的范围。现实世界中的重力比计算得到的离心力小七千分之一。

卡姆罗迪又开始喝酒了。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卡里特伊的一生就是一场梦幻。幸运的是，她还没有从梦中醒来就已经死了。可是，我却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现实。重力与世界的旋转毫无关系。

尧修阿好像说过什么。

我要走了。

随你的便。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秘密？

离心力呗。

如果是离心力的话，一旦物体静止不动，就该漂浮在宇宙中吧。

嗯？

“飞地”一直在旋转，为什么它没有掉到天狱里，反而漂浮在天上？

好像是有点奇怪啊。

这就是说，旋转也罢、离心力也罢，全都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

……厄勒克特拉……

等等，刚才在说什么？“飞地”在旋转？星星的旋转周期是十二天零十四个小时，但是“飞地”……有的比星星快，有的比星星慢，同样的周期里……不对，“飞地”和行星的旋转周期不一样。顺行的“飞地”旋转一周比星星快四个小时，逆行的“飞地”比星星慢四个小时。如果星星是静止的，那么“飞地”就是以三年不到的周期旋转，这样缓慢的速度，“飞地”早就应该被离心力推拖走了。之所以现在没有被拖走，唯一的解释只有：某种未知的力抵消了离心力。

卡姆罗迪拖着鞋子冲到计算机终端的前面坐下来，开始进行计算。卡里特伊提出的科里奥利力与速度的比例系数同星星的旋转周期吻合得很好，不同的地方只有离心力的大小。三个数值当中只有一个不吻合，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理论，首先更应当考虑是否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因素影响了这个不一致的数值。地表重力、科里奥利力、“飞地”的旋转周期、星星的旋转周期。计算机迅速得出了结果。

存在着朝向世界中心的未知的力。它的方向与离心力的方向相反，其大小与物体同世界中心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卡姆罗迪的身子猛地一颤。

果然存在着朝向中心的力。有了这种力，便可以实现一个能让人在地面行走的球状世界。神话果然是事实的反映。发现了这种力，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颠覆了。

很明显的是，从物理上说，基于引力的球状世界，远比基于离心力的这个世界稳定得多。即使如此，自己之所以直到今天都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是唯一的，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原理能够构造出世界了。

但是，既然今天发现了新的原理，便可以很容易推测出，缓慢旋转的球状世界才是更容易自发形成的。与之相反，为了产生足够的离心力而不停旋转着的巨大构造体，才是近于奇迹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自发形成而是人工的产物，那么相应的人类居住区应当在内侧，而不是外侧。是了。是同我们相反的那一侧。

那一侧是个怎样的世界啊。

脚下有着大地，头上有着含有丰富的氧和水的厚厚的大气层。过饱和的水蒸气凝结成细小的水珠，飘浮在天上。在大气层更上的地方有着炫目的光芒，为植物提供着能量。

在大地上，繁茂的植物间，食草动物和捕食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们往来奔驰。低洼的地方蓄积着充沛的水，许多水栖生物生活在这些含有丰富矿物质的水里。

这个世界能够给予人类近乎无尽的空气、水分、食物、空间、热量与光明。仅仅想象一下存在这样的地方，都让人心驰神往啊。

卡姆罗迪猛地转回身，要把他的发现告诉尧修阿。但他身后什么人也没有。是回自己的房间了吗？再不然是他终于忍受不了卡姆罗迪的异常举动，从避难所出去了吗？

卡姆罗迪打开计算机里的留言本看了看。他本来是想找找有没有什么尧修阿留给自己的消息，结果并没有找到，倒是意外地发现了由奈塔发来的一条消息。那不是文本，而是一个小小的影像文件。

卡姆罗迪敲入打开文件的指令。

如果他们真的决定要走，那自己想拦也拦不住。虽然我的确发现了地国存在的可能性，但那也只是窥见了神秘世界的一斑而已。不管是进入世界内侧的方法，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自己也没有任何根据说那里就是传说中的地国，更无法保证卡里特伊的孩子厄勒克特拉就住在那里。自己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和自己一起去？更何况，自己难道就真的想去吗？难道不是出于对卡里特伊的负罪感，才会选择这种近乎自杀的苦行吗？

卡姆罗迪走近窗户，看着宝石一般闪烁着的漫天星斗。

不必惊慌，也不必着急。我的身体已经被真空和酒精弄得破烂不堪，说不定连回到自己飞船的体力都没有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养，等待恢复。今后的事情，慢慢考虑吧。

“叮”的一声，文件打开了。卡姆罗迪转过身，屏幕上，卡里特伊最后的瞬间所见到的画面映入他的眼帘。这个文件大概就是奈塔说的她的遗物，是从她最后传来的图像信号中复原出来的吧。

大地上，在刚刚被挖出一个四方形窟窿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恰好位于村子底部的观测器无法观察到的角度上。

沉睡着的巨大飞船，大得看不到尽头。飞船上盘踞着无数的机器。那些机器有的像爬虫，有的像昆虫。

还有的像是巨人的模样。

# 《天作之合》作者：凯特·威廉

清晨６：３０。

蕊芭一骨碌的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

楼下隐隐约约传来女人的声音，想必是母亲桑雅和丽贝卡姑姑。

她自１２岁起即与姑姑同住，母亲只偶尔来看看她。母女俩感情十分生疏。

四个月前，蕊芭写信告诉桑雅她订婚的消息。不久，桑雅寄来明信片，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一些祝贺的话并宣布她再次征婚。昨日晚上，桑雅和她的第六任丈夫鲍勃专程赶来参加她的婚礼。

据桑雅说，蕊芭的父亲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英俊潇洒，温柔体贴。两人一见钟情如天雷勾动地火。但好景不常，数月后他突然消失，不知所踪。此后，桑雅又多次再婚，每次都只持续了短短的数年。

蕊芭曾和桑雅断断续续的生活过六年，每次都不欢而散。蕊芭和她的继父素来不和而每一任继父似乎都想把她置于死地，所幸每次均能化险为夷。第一任继父死于车祸。与他同行的蕊芭因和她的座垫一起从车里抛出来跌进旁边的湖里得以幸免于难。第二任继父在沙发上午睡时未熄的烟头落在地毯上使房子失火。一个邻居把继父从屋子里救出来，可是他们都忘记了蕊芭也在里面。后来，她跟着狗从狗洞里爬出来。每个人都说这是个奇迹，真是不可思议她是怎么钻过那个狗洞的。第三任继父在和蕊芭，桑雅一起去滑雪的时候，吊车出了问题，他无意中把蕊芭推出车外。本应摔死的她却因落在雪堆里而得救。此后，蕊芭便避免和母亲的丈夫同处一室。

而现在母亲的新任丈夫又和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蕊芭告诫自己蜜月之前必须事事小心。

下楼来只见姑姑丽贝卡和母亲桑雅坐在一起聊天。

“早安，亲爱的！”桑雅叫道，“脸色看上去不太好，生病了还是太紧张了？相信我，甜心，明天会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你的结婚日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经验之谈。”丽贝卡姑姑给蕊芭倒了一杯咖啡，“我正准备去炒蛋。沃特马上就下来。”

“我不吃，”蕊芭说，“咖啡就够了。我晚一点再吃。妈妈，婚礼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你不用担心。”

“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少事要做！我们得一起去购物。我不能穿紫色的裙子，如果丽贝卡一定会穿蓝色的。我还要为你选购一份结婚礼物。餐具怎么样？可是那太老套了。我想买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餐，就你，我，还有鲍勃。也许鲍勃不该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母亲和女儿应该单独吃饭。就我和你——”“妈，对不起，我已经和同事约好了一起吃饭，而且今天我非常忙。”

“她长得跟她父亲一模一样，”桑雅对丽贝卡说，“真叫人不敢相信。”她转向蕊芭说道，“亲爱的，我当然不想让你为我而放弃你原定的计划。可是你就不能为你惟一的母亲抽出一点时间吗？”

“妈，我不是小女孩。我已经２９岁了。我很高兴你能够来参加我的婚礼，我今天确实抽不出时间来陪你。”她放下咖啡杯，抓起皮包和外套就往外冲。丽贝卡在走廊上对她说，“别管她，一切包在我身上。”

“我会打电话给旅馆叫他们再增加两个座位。”

桑雅走来：“亲爱的，你和你的发型师约好了吗？”

蕊芭飞也似地冲了出去。

一整个早上蕊芭忙得晕头转向，她必须在离职前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个交待。她的办公室狭小拥挤，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唯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麦克送的一打黄玫瑰和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一个大大的“１”。麦克和他父亲一样也是眼科专家。他现在在他父亲的诊所里工作。麦克从婚礼的十天前就开始每天送一打玫瑰花。看着这束花使她想起了桑雅说的明天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于是她打了个电话给丽贝卡问她母亲新任丈夫的名字，她还得为他准备一张今晚进餐的卡片呢。

“我需要为今晚的宴会稍着修改。可以留言吗？”蕊芭边说边盘算着下一步应该做的事。

“请稍候，我看看能否找到他的助手。”

蕊芭在办公室里来回的走来走去，看情形自己还得亲自去一趟才行。门开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有不少人。这时，她看见自己的好友依塔也在那儿，她向依塔挥挥手，示意她过来。她把手放在话筒上，轻轻告诉她今天不能和她一起吃午餐了。她正想向依塔解释，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说话声。于是她只好向依塔做了个抱歉的表情，把门关上。“卡梅伦小姐吗？”

“对，是我。”

“沃纳先生的助手出去了。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亲自来一趟。沃纳先生中午的时候有空。”

蕊芭看看表，１１：４０。“我马上就来。”

她挂上电话，从抽屉里拿出皮包，顺手把门打开。接着她听见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转身一看，发现她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修理工，哭丧着脸。

“哦，我的天！我的天！”他不停的叫着。

蕊芭盯着掉了一地的修理工具和一支空针筒，脸色比他好不了多少，一迭连声地说：“我的天，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修理工仍然呆呆站着像个石雕似的。

蕊芭看了不禁心中有气，口气也硬起来。“我已经道过歉了。这不是世界末日。意外常常发生，你想让我怎么样？”

“只想抽你的血样。你可以稍等一下吗？我马上去拿工具。”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她。

“不。这是干什么用的？是谁叫你抽我的血？”

“布雷斯勒医生，”他咕哝着说，“他说这是一项新的研究。他说先抽你的因为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儿。”

“我不认识他。”蕊芭断然拒绝，“我不会参加我不知道的研究。我赶时间，再见。”

哥伦比亚旅馆实际上是个大型的综合性建筑物，除了旅馆之外，它还有会议中心，大礼堂，私人宴会厅……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熙熙攘攘的挤满了人。地上铺满了玩具铁轨和列车，原来玩具列车展览会恰好是这个星期举行。蕊芭好不容易地挤到服务台前要求见沃纳先生，服务员告诉她沃纳先生马上就来。她背靠着服务台，眼睛像探照灯似地扫视着热闹的人群。人们几乎都是为展览会而来的，他们一边看着精致小巧的列车一边对它们评头论足。只有一个年轻人带着微笑饶有兴味的看着大厅的一个角落。蕊芭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惊讶地发现医院里的那个修理工正毕恭毕敬地站着和一位秃头老者交谈。

老者红着脸，很生气的样子。修理工垂着头，一言不发。突然那个老者携着修理工转身离去，而一直注视着他们的年轻人也跟在后面出去了。

沃纳先生也在这时候出来了，亲热地打着招呼并向她保证增加两个位子完全没有问题。本来事情就此圆满解决了，可是蕊芭却随口提到桑雅是她的母亲。

“哦，亲爱的！我们必须把位子全部重新排列。”

“不，不要。让妈妈坐在吉弗特医生的右边，查克先生坐在她的旁边就可以了。”“不，不能这样，这不合礼仪。新娘的母亲必须坐在桌子的一头，新郎的父亲坐在另一头。新郎新娘坐在中间。”

蕊芭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不想让我妈妈代替我姑姑的位子。我不在乎这是否符合礼仪。”

“可是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不能草率。”

“沃纳先生，这是我的宴会，决定权在我的手上。”说完，她不等沃纳先生再次发表意见就朝大门走去。她提醒自己必须在宴会开始前半小时来到以便确定沃纳先生没有擅自改变进餐的位子。她又看见那个年轻人，这次他站在一旁，静静地目视她。一头浓密的黑发特别醒眼。

６：２５，蕊芭到达哥伦比亚旅馆。

大厅里照旧挤满了人。蕊芭来到蓝鹰宴会厅却看见门锁着。她回到服务台前，随手拉着一个服务生问：“我需要进蓝鹰宴会厅。谁能帮我开门？”

“６：３０之前不能进去，私人宴会，闲人不得入内。”服务生匆匆地走开了。

她看看表，已经６：３０了。她决定再回到宴会厅，这表示她必须再次经过大厅。蕊芭又看见了那个秃头老者，他正和一位头戴金色假发，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交谈。他们两个都朝着她看。蕊芭心想也许他们是这儿的便衣保安，可是为什么单单看着她，难道她看起来像是小偷吗？她一面胡思乱想着，一面走进宴会厅。两个女服务生正在整理桌子，蕊芭向他们点点头，径直拿起桌上的卡片，如她预料中的一样沃纳先生并未按她的意思排列进餐的位置。

“小姐，你不能在这儿，宴会还没开始。你不能随便移动桌上的东西。”一位女服务生小心地说道。

“我当然可以，这是我的宴会！”蕊芭毫不客气地告诉她，“如果你移动卡片或告诉别人的话，我会把你的脖子扭断的。”

“随你便。”另一位服务生耸耸肩，毫不在意地回答。

蕊芭坐下，想着今晚的节目。七点开始供应餐前酒，八点正式进餐，十一点结束。包括她和麦克一共22人，全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

蕊芭正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整理自己的头发，宴会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她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的欢声笑语。

桑雅进来，激动地对蕊芭说，“亲爱的，他真帅！你真走运！”

同一时间另一个声音说，“别动，你的头发里有虫子。”

蕊芭转过身，胳臂碰巧打在一个女人的脸上，她大声地尖叫起来。

桑雅叫道，“小心蕊芭，她想打你！”

蕊芭不能置信地看着这个—头戴金色假发、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

“我受伤了，你打中了我的眼睛。”

“妈，把麦克叫来。”桑雅点点头，出去了。蕊芭用手扶着她，“来，我们到外面的椅子上坐下，医生马上就来。天，很抱歉。我没看见你。”蕊芭把她扶到走廊里的椅子上坐下，轻轻地拍打她的手背想使她安静下来。

麦克飞也似地跑来，单腿跪在受伤的女人面前，温柔地把她的手从眼睛上拉开。“让我看看，”他说，“你知道，眼睛是个不可思议的发明。如果有东西太靠近它，它就会本能地闭上。”他边说边检查她的眼睛，然后转头对站在蕊芭身后的一个人说，“你可以去找点碎冰和一个塑料袋，还有两张小毛巾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小伤。”

蕊芭转身看见秃头老者正一脸惊恐地盯着她和受伤的女人。女人对着他大声地嚷道，“我辞职！你去做你的臭工作吧！我受够了！”

当桑雅和丽贝卡出现在走廊里时，老者已经不见了。麦克用医生特有的信心对她们说道，“别担心，只是小伤。我稍候就来。”麦克举起了手，上面沾满了黑色的眉毛油。

蕊芭一个人躲到化妆间，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全身发抖。“我应该看见她的。”她喃喃地说。不管她从蕊芭身后的任何方向靠近她，蕊芭都应该在镜子里看见她。可是她却一点也没看见，蕊芭觉得自己快疯了。她用冷水洗了脸，喝了点水，好不容易才使自己恢复了正常。我一定是太累了，她这样安慰自己。

她回到走廊，麦克正把冰袋和毛巾盖在女人的眼睛上。他朝她挥挥手，“再过几分钟。”

她回身向宴会厅的方向走去。早上盯着她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双手插在口袋里，傻乎乎的看着她笑，还向她比了个胜利的手式。她一走进宴会厅，身旁立即围满了好奇的人，七嘴八舌地向她打听事情的经过。

“是那个女人先动手的，她只是自卫。如果她被起诉的话，我愿为她做证。我亲眼目睹了整个经过。”桑雅大声地宣布。

有人递了一杯香槟酒给蕊芭，她一口气喝干。桑雅仍然眉飞色舞地讲着她看见的“事实”。“我看见她手里握着一把刀。最近这儿有连续谋杀案吗？”

蕊芭已经喝完了第二杯香槟酒，她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麦克还没有进来。她想自己也许糊涂得连时间的长短都分不清了。

麦克终于回来了，他牵起蕊芭的手，温柔地吻她。四周立即响起一片掌声。

进餐时间到了，大家纷纷就座进餐。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晚餐，蕊芭忧伤地想。鱼烤得太焦，沙拉不够新鲜，汤太咸。更可悲的是周围的人均言语无味包括麦克在类。蕊芭看见丽贝卡的脸上有一抹同情，她对这门亲事并不是十分满意。

“夏威夷最适合度蜜月了，那儿非常浪漫，绿色的棕榈树，碧蓝的大海……”

她对每个人微笑直到脸上的肌肉都酸了。

“待会我们去楼上静静待一会儿，我会送你回家。”麦克温柔地说。

“我的车停在这儿。”

“今天你不宜开车，”他笑，“我从来没看见你醉得如此厉害，也没见你如此幸福。”

她依然微笑着，麦克说得对，今天晚上她不宜开车。她点点头。宴会结束时，麦克告诉桑雅和丽贝卡他会送蕊芭回家。

“亲爱的，我会等你，”桑雅叮嘱，“别待得太晚，你需要休息，明天是你的大日子。”

他们来到楼上的咖啡馆。

“双料浓咖啡。”蕊芭一坐下就说。

“两杯，不要咖啡因。”麦克接道。

“我要。如果再不喝点提神的东西我会睁着眼睛睡着的。”

“很累吧？”

她点点头。

“我也是。你认识那个被你打伤的女人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和她的导师聊了一会儿，他是个有趣的人，在遗传学方面甚有研究，得过诺贝尔奖。”

她打个大大的哈欠。

“我对他是早闻其名，杂志上常常刊登他的论文。蕊芭，你在听我说话吗？”

“在，”她言不由衷地说，“啊，太好了，咖啡来了。”

她小心地吸了一口，太烫了，不过她很喜欢捧在手里的感觉。

“蕊芭，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工作，”麦克激动地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像爱因斯坦邀请别人和他一起发现相对论一样。事实上，他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帮他。”

她放下咖啡，慢慢地说，“你说什么？”她从麦克的话里听到了危险的信号。

“如果我们愿意帮他的话，他愿意和我一起分享成果。他不会把你的名字告诉别人。”

“他想让我们做什么？”

“只要我们的血样，他需要检查ＤＮＡ，找一种遗传基因。”

“不行。”

“很简单，只需要用针刺一下就好了。你不是也经常被玫瑰的刺刺到吗。我会很小心的。”

“不行。”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塑料袋，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针筒和针头。“不到一分钟就好了，我会给你一个吻。”

“麦克，我说过不行。把那个东西拿开。不！”

“蕊芭，你理智一点好不好。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用针刺一下。为我想想，我不希望永远生活在我父亲的阴影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蕊芭不等他说完就飞也似的跑出咖啡馆。

“蕊芭，等等！我不会强迫你的。”麦克在后面边跑边叫。

蕊芭头也不回地向大门跑去。

“蕊芭，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走！听我解释。”

蕊芭不小心把旁边一人的饮料碰翻，可乐和冰块流得满地都是。

“蕊芭！别耍孩子脾气！停下……”

身后突然传来轰隆一声，接着就是女人的尖叫声。蕊芭停下，转身看见麦克像大字一样躺在地上。有人跪在麦克的旁边正在检查他伤在哪儿，一个女人大声说道，“他踩在冰块上了。”

一个身着豹纹紧身衣的女人把麦克的头抱在怀里，一迭连声地叫。“麦克！麦克！快叫救护车！９１１。麦克，宝贝，醒醒！”

蕊芭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像猫一样的女人。

麦克呻吟一声，睁开了眼，试图站起来，可是却身不由己。“我的腿断了。”他看见抱着他的女人，“葵丝朵！”

她轻轻拍他的手，“你会好的。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宝贝，别动。”

蕊芭抬起头，看见秃头老者也在人群里。他看见蕊芭马上做了个双手投降的手势转身离去。而一直作壁上观的黑发年轻人却靠在墙上笑。

蕊芭走到一旁去看玩具列车。

“我会选那辆蓝色，有银色烟窗的。”有人在她被后轻轻说。

“我也是。很可爱，很精致。你为什么跟着我？”蕊芭瞟他一眼。

“我跟踪的对象不是你，是布雷斯勒，那个秃头一直都在注意你，所以我才在这儿。那个女人叫葵丝朵·斯布韵。是个舞女。”

“嗯。”

“你是蕊芭·卡梅伦。”

“对。”

“你姑姑的名字也是蕊芭·卡梅伦。开始我把你们弄混了。”

“你在玩猜名字的游戏吗？我是不是也应该猜猜你的名字？”

“不，我叫托尼·马里倜”“干什么的？”

“记者。”

“他伤得并不重。只是腿扭伤了而已。”

“你说得对。”

“他想干什么？”

“抽点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许他会变本加厉。想吃点什么吗？附近有家不错的餐馆。”

“我得去拿外套。”

“来，”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穿我的。很快就到了。”

“你知道个中原因，对不对？”

“我们边吃边谈，好吗？”

“好。”她穿上外套。

“告诉我关于那个秃头科学家的事。”

“对遗传学有幸趣吗？”蕊芭摇摇头。“我会长话短说。布雷斯勒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几年前，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从此欲罢不能。他相信某些人身上带有保护基因，就像守护天使一样。”

“他认为我身上带有这种基因？”

“他确定你有。”

“他疯了。很多人都逢凶化吉。报上经常有类似的报导。那纯属巧合。”

“他把调查缩小到那些至少有三次经历的人。三次以下他相信可能是巧合，但是三次以上？他想检查他们的ＤＮＡ。”

“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的去向这些人要血样呢？大部份人都会合作如果是对人类有利的研究。我在医院看见很多人都自动献血。”

“那些人不是带有保护基因的人。每次他派出去抽血样的人都败兴而归。似乎保护基因不想被研究。”

“哦，我的天，”她笑笑，“他会这样认为因为他是疯子。你呢？你相信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告诉你的吗？”

“一个个来，”托尼叫道，“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医学会议。他给了我一份他的研究报告。他希望我能帮他找到他需要的ＤＮＡ。可是第二天他又把报告要回去了并叫我忘记此事。我复印了一份他的报告，仔细地读了一篇。而且我还亲自去访问了报告里提到的人。他们说的和报告里写的一摸一样。他们从来不自动献血，任何人想抽他们的血样都会发生意外。就像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样。”

“等等，你即然知道凡是接近我的人都会发生意外，为什么你不怕我？”

“因为我不想抽你的血样，你的守护天使自然不会对我有敌意。”

蕊芭摇摇头。“这是天方夜谭，没有任何根据。”

“是吗？”托尼严肃地问，“那你为什么愿意和我出来？我们素昧平生，你不怕我伤害你吗？大厅里至少有一打秃头老头，你为什么会单单注意布雷斯勒？你为什么又会单单注意我，像我这样的人随处可见。”

蕊芭无言以对，她只是随心而已。

“我从谷仓的阁楼上摔下来却安然无恙。”托尼接着说。“闪电击中小船，同在船里的两人都死了，只有我幸免于难。我曾被枪击过两次，如果我不是当时恰好移动了一下，我早死了。现在我皮肤上还有子弹擦伤的痕迹。”

她盯着他。“为什么他不抽你的血样？”

“因为他不知道。关于我的事并未见报。你又为什么不让你的未婚夫抽血样？”

“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我想也许是保护基因还不想被发现。”

“为什么？”

“不知道。不过我认为你不应该再和他在一起，基因会不高兴的。你当初为什么答应他？”

奇怪，她竟然不记得了。“我一直在等一个人，”蕊芭慢慢地道来，“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想也许我会等他一辈子。他恰好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了。”

“我一直在找让我心动的人。”托尼温柔地说。

“我也是。”

托尼的手放在桌上，手心向上。蕊芭不由自主地握住托尼的手。她闭上眼睛，深深吐了口气。她睁开眼，看见托尼脸色发白，闭着眼。

他深呼吸一下，睁开眼，嘎声说：“有些事——是天定的。”

这是蕊芭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 《田间之旅》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一座郁郁葱葱的山上，一所小屋，一对情侣。女孩安吉拉个子不高，一头微卷的红色头发。男孩华莱士瘦而挺拔，正低头脱掉登山靴。

安吉拉狠狠地甩掉登山靴：

“噢！我被蚊子叮，我被磨出水泡！我恨这该死的靴子。”

华莱士安慰女朋友：“安吉拉，你现在真吓人。想一想，我们不是玩得很高兴吗？”

“玩得开心的是你！”安吉拉反唇相讥，“你开开心心地把我甩在身后足有半里路，我可不觉得整整—天都追在你屁股后面有什么可高兴的。”

“那可不是我的错，谁让我腿长呢。对不起，亲爱的，接触自然我真的太兴奋了。”华莱士微笑着说。

安吉拉扑哧笑出声来，然而她的笑脸上迅速掠过一丝疼痛的表情，她扶住自己的头。

“头痛？”华莱士问。

安吉拉点头。华莱士立刻捏着嗓子装出小孩子的腔调：“如果能让你感到好受些，请用石头砸我的脑袋吧！”

安吉拉笑起来：“好了好了，我去洗个澡。”他们拥吻了一下，安吉拉走进浴室，享受着沐浴的快乐。有一阵头痛袭来，她眼前的浴室墙上快速闪过一个黄色的笑脸，瞬间就消失了。然后，她的眼前闪现出这样一幅场面：她被埋在一堆黄色黏液里，无助地尖叫……

她从浴室出来，换上睡衣，坐在床边。华莱士看到她表情严肃，在她身边坐下：“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生气。”华莱士将安吉拉搂到怀里：“我们再也不远足了好不好？从此就待在室内啦。”他注意到女孩子有些异样，“亲爱的，你怎么了？”

“抱紧我。”

他们抱在一起，躺在床上。这个温馨的镜头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具枯骨，摆着和生前同样的姿势，身边，是一片田野。

穆德看着照片上相拥的枯骨：“哇，这两具骨头在床上做什么呢……呃，右边的是安吉拉，左边的是华莱土，他们是新婚夫妇。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们是在北卡罗莱纳的布朗山附近远足。我必须说明，仅仅失踪三天后，他们的尸体就变成了这样，而且室内温度从没高于３９摄氏度。”

“我知道你是说没有达到腐烂的条件，”史卡丽接话，“可那很可能是人为剔掉肉的。”

“哦，你不知道，这些骨架都找不到衣服的。”穆德试图说明这是一起×事件。

史卡丽抗议：“我倒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有可能是一种宗教仪式。先把衣服除下，再把肌肉剥离，或者用酸溶解，之后凶手把骨架摆成某种需要的姿势。总而言之，我认定这是一种仪式。”

“可是没有指纹没有脚印什么都没有！史卡丽，那是布朗山。７００多年前起到现在，不下几千个人目睹了布朗山上出现变幻的光芒。就好像是色彩在山顶跳舞一样。没有哪门科学能解释这个现象。”

“好吧。”史卡丽嘲讽地说，“你的意思是，７００年前ＵＦＯ来到这里，为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把这个山搞得花花绿绿的？”

穆德的表情很受伤；“我只是想把它和这个案子连接起来。想想以前，美国南部那些牲口被杀死剔骨的案件，那些都早就和ＵＦＯ挂钩了。这起也是剔骨案，只是受害的是人。史卡丽，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怪我处理案子的时候痴人说梦，可是你想想，有哪一次是我想错了？我的猜测９８％以上是正确的。”

穆德说完走了出去，留下无语的史卡丽。

北卡罗莱纳州，某医院太平间。验尸官对到访的穆德和史卡丽说：“尸骨都保存好了，将送交政府的高级验尸官做进一步检查。”

史卡丽检查了一下尸骨，结缔组织还基本完好：“您确定这就是照片上的骨架？这两具看起来至少已经放了半年了……麻烦您把骨架的发现时间和确切地点写下来。”

就在验尸官埋头写的时候，史卡丽发现其中一具骨架上有一个小小的黄色黏液斑点。她问验尸官：“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哦，这些痕迹是在沼泽发现的。是一种和淤泥相关的有机物。”

穆德拿过验尸官写的字条：“我去尸体发现处看看，”他发现史卡丽没有一点要跟上的意思，“你不去吗史卡丽？”

“不，你去吧。”

穆德驾驶着租用的商务车来到了发现尸骨的地点。一只灰色的松鼠在蘑菇堆里穿行着。他停车的时候，车轮碾过一片蘑菇，蘑菇散出了孢子，孢子像云雾—样散在空中，而穆德从这孢子的云雾中穿了过去。他看到一片似乎新翻动过的土，他走过去蹲下，看到那里有—种黄色黏液，和史卡丽从遗骨上发现的—模一样。他抬起头，看到旁边有一块挺大的石头，石头后面探出的是——不可思议——华莱士的脑袋！华莱士又迅速躲回到石头背后。

“华莱士？”穆德追着华莱士。华莱士爬进了一个小山洞里，穆德也尾随其后，点亮了打火机。

实验室。验尸官拿出那种黄色黏液的化验报告：“我还以为是淤泥之类的，其实不是。”

史卡丽仔细读着那份报告单：“水，盐酸，电解液，胃蛋白酶，胰岛素，这些是消化分泌物。”

验尸官也说：“非常像是胃液，除了这一种成分——几丁质酶。这也是一种用于消化的酶，但是仅仅限于植物才有。”

“我看过类似的骨架照片，”验尸官说，“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那些骨架都是在失踪几个月以后找到的。有些照片中的骨架发现地点，离这两具相当远。”

史卡丽立刻掏出手机给搭档打电话，而得到的答复是：不在服务区。

“麻烦你把这个样本给ＦＢＩ送一份，让他们再做深入的分析。现在……”她担心起穆德来，“我能借用一下你的卡车吗？”

穆德在山洞里，他的周围都是黄色的笑脸。他看到了华莱士在山洞里躲躲藏藏的。

“求你！不要抓我！”华莱士哀求。

“过来，走近点儿，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是和他们—伙的吗？”华莱士战战兢兢地问。

“和谁—伙？哦，对了，我不想告诉你。可是，华莱士，你应该已经死了。我们在离这儿２００码的地方发现了你的尸骨。”

“那尸骨是假的！是他们放置的！”

“谁放置的？”穆德问。

“你知道是谁！”

“布朗山上的那些奇妙的光？”穆德指的是外星生物。

“他们绑架了我！绑架了我和我的妻子安吉拉！我们被带到甲板上……”

“华莱士，你的妻子安吉拉的骨架，就在你的旁边。”

“不！你还没有明白吗？我们的死亡是他们伪造的！他们有那个技术。大家都觉得我们死了，所以不会再来找我们！他们把我放出来了，可是安吉拉……她还在飞船里被用来做实验……“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首先，从这里出去。”穆德说。

“你背后。”华莱士一指。穆德转过脸看，先前的墙壁变成了一个隧道。

“这是怎么回事！”穆德叫道，“一分钟前那里还是堵死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是那些人！”华莱士捂住自己的头，“天啊！现在我都不知道一切是真是幻了！”

从洞口处传来咆哮般的风声，并且照射进来变幻着的彩色光线。

“是他们！是他们！”华莱士尖声叫着，往山洞深处跑去。

“华莱士！”穆德跟在华莱士后面跑了过去。 史卡丽顺着穆德的鞋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山洞。

“穆德？”她叫着搭档。没有回音。她低头仔细看了看脚印，走回了驾驶来的卡车。

山洞里，穆德和华莱士停了下来。外面风声渐止，浮幻的光线也熄灭了。

“他们走了。”穆德说。

“是啊！感谢上帝，他们没有发现我们。”

“他们本该发现我们的，可能他们是在找别的什么东西。”

华莱士拿出一个奇怪的照明设备，看起来有可能是从飞船上带下来的。他点亮了山洞——“我的上帝！安吉拉！安吉拉！他们放你回来了！”

“安吉拉，你能回忆起什么吗？”穆德问。

“非常的模糊……我和我的丈夫在—起时，突然出现了奇的米……从布朗山山顶的方身来的，不停地变幻，像是在跳舞。抓了我和华莱士。”

“然后怎么样了？”

“一团漆黑……我爬起来，就看不到我丈夫了……”

华莱士告诉安吉拉，他先被送回来了。

穆德接着问她：“你被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白色。没有家具什么的，就是白色。我被放在一个桌子上，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压着我，可是我就是不能起来。”她说着，大哭起来，“有很多人在我旁边，可是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在我身上做实验。”

穆德在她脖子后面发现了一条伤疤，看起来是条新疤痕，没有愈合多久：“这是用来灌输某种东西到你身体里的吧，我以前似乎见过。”

“是的……我想起来了！他们用东西钻，可是我看不到是什么东西。”

“我身上有吗？”华莱士插话。

“没有。大部分的报告里都是女性被植入。听着，所有自称被绑架的人的供词和你们说的一模一样，你们简直就是照本宣科了。除了一件事不同……我们已经发现了你们的尸骨。”

“我说了，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还活着，”华莱士说，“他们不想让你发现真相。”

穆德抬眼看着华莱士：“我们现在就出去。”

年轻夫妇一口回绝：“不！他们就在外面！绝不！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们，会再次抓走我们的！”

穆德一意孤行。他走向洞口。洞口的变幻莫测的光变得十分耀眼，不停地舞动，拼出一个图案——４２。这个４２变得愈发清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穆德眼前的这个４２，逐渐变成穆德的门牌号码。

“……史卡丽？”穆德从床上坐起来。

史卡丽跑过来和穆德拥抱。“史卡丽，”穆德指着坐在房间沙发里的年轻夫妇，“这是安吉拉和华莱士·安吉拉。华莱士，这是我的搭档，探员史卡丽。”

“外星人伪造我们已经死亡了。”安吉拉看着疑惑的史卡丽解释道。

“史卡丽，”穆德温柔地说，“请你先把你的科学偏见放到一边。我想给你看些东西，能改变你我，甚至整个人类的东西。”他将双手搭上史卡丽的双肩，指引着她——那是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外星人，站在床柱子后面看着他们。

“我绑架了他。我和他通过心灵感应聊了很多东西，他告诉我了一切。”穆德自豪地说。

“我……我能听见他说话！”史卡丽惊奇地叫起来，“啊！我的上帝……穆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是对的。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对的。”

穆德非常满意搭档的反应：“你终于认可啦？”

“是的……尔说过的，关于这些灰色的小生物，关于ＵＦＯ，关于外星诱拐……关于……布朗山顶的光。”

穆德的眼睛闪着光：“那两具骨架你怎么看？骨架上黄色的黏液你怎么看？”

史卡丽顺从得像着魔一样：“那些只是淤泥。”

“这些话一点也不像是你史卡丽说的。”穆德说完，走向厨房，打开水龙头。他看到黄色的笑脸顺着水流不断流出来。他关上水龙头，用湿毛巾抹了把脸，回到史卡丽身边。

他对自己的搭档说：“这两个人，这些骨架，这整个故事，其实根本没有意义。”说着，他看到黄色的黏液涌进了他的房间，安吉拉和华莱士很快被淹没在了黏液里。他环顾房间，所有的家具都在扭曲变形，再看史卡丽，她也在黄色的黏液中渐渐融化。

……

洞穴外，站着史卡丽和验尸官。

“你进洞了吗？”验尸官问。

“当然，空的，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应该还在这附近，我带你找找，这一带我熟悉。”验尸官说。

史卡丽低头看了看土壤。她戴上橡胶手套摸了摸，手套上沾满了黄色黏液：“看，是那种消化液，好像正从土壤里不断渗出。”

“史卡丽探员。”验尸官叫史卡丽过去。在洞口附近的田野上，有一句仰面的骨架。史卡丽呆呆地看着它。

……

太平间。验尸官拿着两张×光片，神色凝重的走来。其中一张是死者的牙齿×光片，另一张是穆德的。对照后发现，两张完全一样。

“我知道很难接受……”验尸官说不下去了。

史卡丽将脸转向那副骨架，她很想让自己的脸看起来不会因难过而过分扭曲。可是她做不到，她的声音也随着颤抖：“我们……嗯……与此有联系吗？”

“我不知道。”

史卡丽哽咽着：“那不是很像人的胃液吗？也许他不小心跌了进去……这可能吗？可能吗？”

验尸官看着她：“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凶手，作案后融掉肉，摆成这样，类似一种仪式。”

史卡丽流下了眼泪，擦拭着遗骨。

验尸官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把这副遗骨，送去华盛顿。”

华盛顿FBI办公室。史卡丽站在主管的面前，提交了她对这个案子的报告。报告的结尾是：“穆德死于一种宗教的仪式性谋杀。”

“其实我对他的死并不确定，”史卡丽说，“仪式性谋杀……这听起来很正常，可是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这可你自己写的，你要自己推翻自己？”主管问。

“我在×档案组的角色，一直都是试图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问题。我是穆德的对立方。但是多少次是我对了呢，多少次我能够科学地完整地阐释×事件呢？”

史卡丽抹了抹自己的眼泪，将毕生投入到×事件的穆德，难道自己的死也要成为一件×事件吗？

史卡丽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向穆德的住所。进楼，乘电梯，下电梯，推开穆德的房门。房间里站满了同事，他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史卡丽。

“我还是不能接受……”史卡丽悲恸地说。

“我们也是，”一个同事低声说，“我总是觉得他会突然敲敲门，大喊一声‘惊喜！’你要喝些酒吗？会好一些。”

史卡丽摇头拒绝。

“我们一定会为穆德报仇！”另一名同事接话，“把那个狗娘养的绳之以法。”

“听着，你们这些人。我觉得这不是一起谋杀，你们都觉得是谋杀吗？是人为的吗？我是唯一一个不那么觉得的人吗？”史卡丽在一阵头痛中莫名地发起了脾气，“穆德在哪里！穆德在哪里！在哪里！”

在她的歇斯底里中，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不做声。

敲门声响起。

没有一个人去应门。门继续响着，终于，史卡丽缓步走去开门。

进来的是穆德，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卧室。

史卡丽发现周围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他们俩。

穆德转过身面朝着她说：“史卡丽。”

她呆呆看着这一切。在她视线可及的地方，正放置着穆德的灵柩。

穆德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非常平静：“当强烈的光线袭来的时候，我们正躲在山洞里。那是一种蓝白色的光，强烈得简直要让我瞎掉。他们抓走了我，我被绑架了。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片白色中，周围空无一物，就像安吉拉描述过的那样。”

“穆德，安吉拉已经死了。”

“事实上并没有。”

“可是我们在田野里找到了他们的骨架……而且就在不远的地方……你的骨架也在那片田野里。”

穆德张开手臂：“可是，看看我，我在这儿。”

“你是怎么回来的？”史卡丽问。

“外星人带我到这里。”

“从北卡罗莱纳直接带到你的公寓？”史卡丽质疑，“而且，为什么你要敲门？这是你自己家。看到我在你的家里，你似乎并不惊奇，一点点也不！其他探员去哪里了？穆德，５分钟前这里还挤满了为你守夜的人，现在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穆德看起来一直在思索，最后选择回避问题：“嘿，我不在这儿吗？真的是我。”

“穆德，”史卡丽认真地说，

“这些不是真实的。都是幻觉。或者是我的幻觉，或者是你的，也可能是我们俩同时产生的幻觉。”

“可是为什么会产生幻觉？”

“肯定和我们在那片田野上发现的某些东西有关，我们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有幻觉出现的。野蘑菇！是那些野蘑菇。它们长在田野上，我踩到了一个，它释放出孢子。不少蘑菇都因能致幻而闻名。当我们吸入它们的孢子……穆德，我相信安吉拉和华莱士是被我发现的—种物质消化掉了。这种物质满田野都是。他们被吃掉、吸收，骨头被吐了出来。这些迷幻的物质和用于消化的物质，可能来自于同一个机体。”

“一个大蘑菇？”穆德问。

“一种巨型真菌！这种东西是存在的。生物学家发现了重达几吨的真菌，有好几亩地那么大。它们需要活体组织作为养料。穆德，这种生物可能是用—种迷幻剂，将牺牲品引诱到特定的地方。”

穆德突然感到一阵头痛。

“穆德，我们有没有可能正在地下，浑身覆盖着黏液，这们的幻觉。有没有可能，吃掉，正在！”

穆德的梦似乎醒了。

山洞门前的泥地里伸出了一只手，费力地挣扎着。穆德艰难地从泥潭爬起来，狼狈不堪地咳嗽着。他返回洞里，刨着土，拽出浑身是泥的史卡丽。他将史卡丽背到身上，走了几步，双双精疲力竭地躺倒在一片安全的地上。

“我们就像是处在一个咒语里。你发现了这个咒语的秘密，咒语也就解除了。史卡丽，我们在地下埋了多久？几个小时？还是半天？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没有被腐蚀性的消化液灼伤呢。看看我们，好好的。这说明，史卡丽，这还不是真的，我们还在幻觉中，还在地下。”

史卡丽看了看自己的手脚。远处走来了他们的主管。穆德发疯一样对主管连开三枪。主管的身体里流出黄色黏液……幻觉。仍然不真实。

“这里！这里！”搜救人员的尖叫声打破了沉静。

搜救者发现了穆德伸在土壤外面的手，用尽全力把他刨了出来。

穆德和史卡丽都处在昏迷中。他们身上覆盖着黄色黏液和淤泥，脸上、手上等皮肤裸露的地方被不同程度的灼伤了。

救援小组立刻将两人抬上救护车。

车里，穆德虚弱地睁开眼睛，看着身边的搭档，费力地伸出自己的手。

当他握住史卡丽的手的时候，史卡丽也睁开了眼睛。他们双手紧握，四目相对。

# 《通往宝藏的道路》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Ｎ先生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太大的百货商店，可是情况却并不理想，仅仅能够维持住门面不致于倒闭而已。由于他性格古怪，反复无常，明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一会儿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儿又怒气冲天，破口大骂，所以失败就像影子一样老是追随着他。

Ｎ先生居住在一幢高层建筑公寓靠近顶端的一个房间里，从窗子里望出去，视野相当开阔。

有一天夜里，Ｎ先生在床上睡着以后做了个奇怪的梦。他居然梦到有一座大山在向自己召唤。不过，这并不是像动画片里那种长着白胡子的山爷爷慈祥地笑着，频频招手的情形。也不知是什么道理，反正只觉得自己被那座大山强烈地吸引着，居然难以摆脱，直到醒来时这种印象还记忆犹新。并且，这座山也不是什么陌生的山，而是站在窗口极目远眺时依稀可辨的那座大山。

Ｎ先生醒来之后便呆呆地站在窗边，歪着脑袋纳闷地向远处眺望着。

“就是那座山。这个梦做得实在是太离奇了。也许这个梦是在暗示我，工作太紧张了，该抽空爬到山上去散散心，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吧。”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回想着以往所做过的各种梦，可是到了白天便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结束。这天晚上他又做了个同样的梦。那座大山的形象比昨晚更为鲜明，而他被那座山所吸引的感觉也越发强烈了。Ｎ先生起床以后稍微想了一会儿，突然，他恍然大悟地拍着大腿叫了起来：“哎呀，对了。这一定是关于地下埋藏着金银财宝的梦中启示。我曾经在哪一本书里读到过那种根据梦里的指示可以发现宝藏的故事。也许是幸运之神可怜我，将要降福予我了吧。”

“他心情异常激动，兴奋得险些儿跳了起来。可是，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确定了宝藏是在那座山里，但要把这么大一座山仔仔细细、毫无遗漏地搜寻一遍却是件非同小可的难事。哪怕是全力以赴，日夜不停地去干，也得花好几天，不，甚至是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呢。如果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宝藏所在的确切地点那该多好啊！可是，关于这一点却是毫无线索。

能够依赖的只有梦。到了晚上，“他念念不忘地想着这件事进入了梦乡，果然如愿以偿，山上的一处地方特别鲜明地在梦中浮现了出来。Ｎ先生赶紧一骨碌爬了起来，把这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这可太妙啦！终于找到了这个埋有宝藏的地方。马上就出发吧！”

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带好了镐和锹之类挖土的工具，当然，为了把宝藏背回来，他还特地准备好了一只大而结实的帆布背包。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邻居们看到全副武装准备出门的Ｎ先生，便好奇地问道：“你这是打算干什么呀？到哪儿去呀？”

“不，不干什么。”

“可是，瞧你这副装备，无论怎么看总是给人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呀。”

“别纠缠我了，待我回来以后再给你们解释吧。”

N先生含糊其辞地答了几句。还是不要把这个消息泄漏给他人为好。如果说出来的话，对方肯定会死皮赖脸地跟着一起去的。只要对方稍微帮了一点儿忙，那就不得不把宝藏分给对方一份，这未免太不合算了。

他小心翼翼地出了门，一步三回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随时提防着别人在后跟踪。他乘上了高速列车，下了火车之后又换乘公共汽车，最后便徒步前往目的地。

上山的道路相当陡峭，Ｎ先生的体力本来就不太好，何况还携带着这么多笨重的工具。渐渐地，他气喘吁吁，汗如雨注，快要吃不消了。可是，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去。再过一会儿，光彩夺目的金银财宝就能到手啦！

他一边查看着地图一边摸索着前进，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跋涉，终于接近了那个在梦中出现过的地点。可是，Ｎ先生却站住脚歪着脑袋纳闷起来。在那个地方居然有一间小屋子，看来里面好像还住着什么人呢。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发现了这儿的宝藏，正在进行挖掘吗？这可不太妙。尽管如此，但绝不能就此让步，把宝藏拱手让给别人。

Ｎ先生心里充满着好奇和期望，悄悄地走过去敲了敲小屋子的门，试探着问道：“对不起，里面有人吗？”

“请进来。”从屋里传出了答话声。

Ｎ先生走进去一看，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颤巍巍地从里面迎出来。Ｎ先生定睛仔细地瞧了瞧，看来这位老人不像是猎人或者守林人，似乎是位知识渊博的学者。Ｎ先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呆呆地站着默不作声。于是，这位老人便开口问道：“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哪？”

“老实说，我是由于在梦中得到启示才到这儿来的……”Ｎ先生理直气壮似的高声喊叫着答道。

可是，老人却忍不住掩面笑了起来。Ｎ先生仔细一想，自己没头没脑他说出这句话来被人取笑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对方却越笑越起劲，最后干脆肆无忌惮地捧腹大笑起来。Ｎ先生有点恼火。

“对我的回答感到好笑，这我无权阻止。可是，这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不，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在取笑你。我是因为自己的实验获得了成功，感到非常高兴才这样开心大笑的。”

“什么实验……”

“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就在这荒僻的山野里造了一间小屋子，独自一人住在这儿，长年累月地进行研究工作。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

“那么，这项研究是……”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吸引人的装置。我把这台装置对准城市里，并且启动了开关。结果，你就被吸引到这儿来了。看来这台装置的效果相当理想。谢谢你的大力协助。”老人说完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是一台奇形怪状的装置，其内部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错综复杂的线路，在装置顶端有一根细长的天线直接朝着城市的方向指去。也许这根天线的方位正对准着高层建筑公寓里Ｎ先生的那间房屋吧。老人得意洋洋地笑个不停，可是Ｎ先生却气得两眼冒火，浑身发抖。

“你这个可恶的老家伙，真是岂有此理！竟敢未经他人同意就擅自把别人用来做实验……”

Ｎ先生怒冲冲地挥起了那把带来的镐，对准这台装置猛然砸了下去。只听见“哐啷”一声，装置被砸得粉碎，各种大大小小的零件散了一地。

见了这番情形，老人立刻收起了笑脸，显出了大失所望，极其伤心的神情。

“你怎么这样蛮不讲理！如果我事先向你征求意见的话，肯定会遭到拒绝的，因此也就无法进行实验了。我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才研制成功这台装置，现在已经再也没有精力重新制作一台了。你既然辛辛苦苦地来到了这儿，我本来想把这项发明的专利权转让给你，让你继承我的事业，可是你却……”

Ｎ先生不禁慌了手脚，他冷静地一想。便觉得这确实是一台极妙的装置。如果把这台装置放在自己的那家百货商店里，那将能吸引来多少顾客啊！今后还怕生意不兴隆吗？

“啊，我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情。请务必再制造一台这样的装置。我可以竭尽全力地协助你做这项工作。”

“不，我已经是年迈体弱，无能为力了。并且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外行人是帮不了什么忙的。”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 《通往天堂之路》作者：戴维·伍来尔顿

一个周日，一艘满是尘土的灰色汽垫船在我的店铺前停下来。船门突然打开，一个憔悴的女人挣扎着从黑洞洞的船里钻出来，来到刺眼的阳光下。她的头无力地耷拉在胸前，东摇西晃地往前走。她的黑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右胳膊包扎着绷带，血从绷带里一滴一滴地滴下来。

一个混血的老妇人从船里东倒西歪地走过来，用手划着十字架，嘴里嘟囔着“太可怕了！”

一个小男孩呆愣地看这个瘦女人，小声说着：“一个女巫婆！”

人群里嘁嘁喳喳地议论着，说这个女人一定是个女巫。

她用肩膀挤过好奇的农民们，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的柜台前。把正在流血的那个右胳膊伸到柜台上。她用英语说，“你是安吉洛·奥斯卡先生吗？”

我点点头。

“你能治这个……这个伤吗？”她把身子靠在柜台上，颤抖地问道。

“是的，”我说。我轻轻地戳了一下她没有手的右臂。这个刚受伤的，但很快就会被感染的。“不管怎么样，做一只新的手臂需要数月才能长好。还需要几个月的调养，才能自由活动。它不像准备一顿圣餐那样容易。”

“做一只手。现在就做！”她用既快而又命令的声调说着。一个真正从爱沙坦都·尤尼都狂暴主义阵地来的避难者。我想“她一定是个从圭亚那或中立的巴西利亚殖民地国家跑出来的罪犯。”

“你的右手还在吗？”我问道，“也许我们能接上它。”

我靠近她，看了看。尽管她的骨头也坏了，我也能看出她长着一副柳肩，她的脸窄窄的。这表明她是天生的小骨架。这两个因素说明她的关节直径很小。“你在G国家待了多久？”

“我从未去过G国家。”她撒谎说。

我告诉她，“你应该住在医院里。”我不想和罪犯来往。我说，“我只不过是个药物学家。而我的药也不是像人们所要求的那样能创造出奇迹。”

“给我治一治吧，”她说“我不想去医院，不要提问题了。”她掏出一个像拳头一样大的计算机晶体，悄悄地把它放在我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晶体。

“你还是应该去医院。”我说。

她的身体向前动了动。我看她比我想象的更年轻。她黑色的头发落下来挡住了她的黑眼睛。她满是汗水的脸上由于恐惧而显得很苍白。“如果你不救我，我就死了。”

当她显示恐惧的那一刻，她是很美的。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很强的欲望要帮助她。我对自己说，她不是一个罪犯。

我关了店铺，护送她回到气垫船上。我把我在嘉顿的地址给了司机，并告诉他去那儿的路线。他慢慢地开着气垫船，穿过拥挤的费尔亚大街。那个女人很快地睡着了。我们路过一群混血人，他们正在卖服装、鹦鹉、新鲜的水果和廉价的中国陶瓷器皿。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商船水手们正在寻找高科技产品和其他能走私的物品，准备带到其他港口转卖。气垫船驶上人行道，当地农民愤怒了。他们堵住了去路。司机将水倒到汽垫船的加速器上，使垫气和灰尘吹到人群中，孩子们裸露在外的腿被烫着了。我感到这样很不道德。我真希望我不来照顾这个瘦女人。我插入通讯插孔，叫通乌潘尼撒迪——史密斯公司，订购了一套骨胳再生器械和一个造骨医疗包。

在避税港，我见到了弗兰克。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并不在乎和罪犯往来。我让司机停下来，看到弗兰克正和一些武器商站在一起，他们与哥伦比亚游击队对枪榴弹发射装置进行讨价还价。当他看到那个瘦女人时，他伸出长脸透过窗户，往里仔细地瞧着。

“喂，安吉洛，你怎么带着一个注定要死的女人呢？”他笑着说。“呵，她真漂亮！也一定很聪明。”

我从船里出来，走到这个女人听不到的地方说，“是的，她是一个老年人非常想得到的女人。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当我和他在一起时，她能给草地带来好的肥料。”弗兰克笑了。我把晶体交给他：“这值多少钱？”弗兰克把它放在手上滚动两下：“这上有什么奥妙吗？”

“我不清楚。”

“也许值四十万到五十万元，”他说，“你检查它的注册号码了吗？我想这是偷来的。”

“我还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你给我找一个视网膜扫描器，今晚把它拿到我家。”我小声说’。

“好的，我的朋友。”弗兰克低声地说，眼睛盯着汽垫船里的那个女人。“我曾见过一个腿就像她那样细的蜘蛛。”他说着笑了起来。

我回到汽垫船，离开了避税港。当飞过克隆郊外的高速公路后，我们的船降低了高度。穿行在一排排香蕉树间。因为我以前没有把船开过这么快，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是多么整齐而美丽的果园啊！每棵树的间距都是三米。我的假眼在红外线光谱里自动记录颜色时，就像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金。这一天，果园的深绿色的天空闪烁着红外线光。我从树叶间时而看到一些杂乱的呆床、粗麻布、单斜式帐篷、卡片硬板盒子和旧汽车。这儿是南美洲狂暴主义国家出逃者的避难处。不幸的是，他们不敢冒险穿过哥斯达黎加。因此，许多避难者们挤在一起，等待着有船前往马达加斯加岛或是一些其他幻想中的乐园。

我望着散乱在果园中的一个个避难之家，觉得多么奇怪呀，在整齐的果园中参杂着乱七八糟的不整齐的一个个家庭。它使我想起在童年时期的一件往事。一个叫巴蒂斯达斯·桑哥勒安特的杀人犯的一家。他们在我们村子外边出售人体器官被警察抓住。为了让人们知道他们犯了可耻的罪行，警察把他们带到海滩上，在全体市民面前将他们处死。这个家里有三个男孩，都还是十至十二岁的孩子。谣传说当取出受害者的内脏时，这些男孩经常比赛抢拿最值钱的器官。但巴蒂斯达斯的一家人发誓说这些孩子是无罪的。当警察枪决他们时，队长告诉他们站成一排，三个孩子紧紧地靠着杀人犯的父亲。警察花了很长时间才使得这一家站成一排。当他们一家站成一排时，又过了很长时间，队长才令射击小组开枪。我一直都在相信，队长只是等待以至于他能够欣赏到他们临刑的窘态。当子弹射向这些孩子时，我想为什么队长不在他们挤在一起，紧紧靠着他们的父亲时，开枪呢？这样做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到家时，我把这个瘦女人放到冰冷的一楼，把她放在地板的毛毯上。我摸了摸她的脉搏。地毯上出现了脚步走近的声音，是司机把两个小包拿进来，放到地板上。我替这个瘦女人付给了司机小费，并送他到门外。我问他既然他还走那条路，能否免费顺道带我去趟科隆，取回我在乌潘尼撒迪·史密斯公司的药品。他拒绝了。因此，我只好步行十一公里，回到克隆去拿我在乌潘撒尼迪·史密斯公司的药品。

我喜欢步行回家。我的房子很旧，土墙开始掉渣了。它是此地该维修的房子中的一个。因此，相比它还不算太糟的。因为它在湖边。出售和制造人体器官的商人并不是富有的。很久以前，我已经决定我不想使自己伤心。我不想在迈阿密、在汉城、在北京住间小屋，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营造生活。我更喜欢巴拿马。

当我回到家时，太阳刚刚落下，天气变凉了。弗兰克躺在我前院的木瓜树下，正看着一根棕色的棍子狠狠地砸着最上面的木瓜上，使木瓜里的种子散落在地上。他看到了我，叫到，“喂，安吉洛，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带来了。腿像蜘蛛的女人在里面。她现在醒了。我给她带来美丽的黄玫瑰。她喜欢这些鲜花，就像水果棍喜欢木瓜一样。我想她正在闻着花香呢。”

“这么说，你已经见过她了？”我问道。

“是的，我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是你叫我来取药的。”

“她相信你了吗？”

“是的，我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弗兰克笑着说，还有，晶体上有程序——是军事软件。”

“军事！”

“是的，一个真正的智能软件。”

我还是头一次听一位医生在大会上作关于真实程序的报告呢。军事情报吸引他们。他们为了转移需要收藏好它们。这个真实的程序使转移者避免遭受感觉的丧失。因此，他将不会变成一个患妄想狂的人或精神病患者。这个真实的程序使他的吃饭、工作、睡觉和其他日常锁事都陷入了一个梦中。他还不知道他的灵魂已经脱离了他的肉体。但是真实的程序只能通过综合处理后才能连接起来。如果你能破译它的览测系统，会使你感到惊奇和震惊。“这是偷来的吗？”我问。

“根据注册号码它属于一个叫爱米尔·杰费勒先生的。他住在拉格兰吉轨道上。他没有申请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因此，他喜欢生活在法律之外。他有这个程序是非法的。他不会说出这是偷来的。”

“他是一个医生吗？”我问。

弗兰克耸了耸肩。

“为什么他对智能存储器感兴趣呢？”

弗兰克又耸了耸肩，从衣袋里掏出晶体。他说，“如果你想卖了它，我们就能得到五十七万二千元。”

我盘算着：若有并发症，这个瘦女人的药费电就花掉二万六千元，还剩下一大笔钱呢。我决定要问一问这个瘦女人是否有这个晶体的收据。但愿她不是偷来的。我让弗兰克把晶体收藏几天。

当我回到房间时，瘦女人靠在墙角，两个膝盖顶着下巴坐在那里。三朵玫瑰花放在膝盖上。她睡着了。我打开骨胳再生箱，把装有药膏的小包、洗药和医疗器械堆放在一块干净的布上。

弗兰克大声念着关于一种药品的说明书。然后把一个防毒面具戴在脸上，使劲吸了几下，又把面具戴到那个瘦女人的脸上。我碰了碰她的肩膀，把她叫醒。她爬到地板中间躺下来。

玫瑰花掉到地上，弗兰克把花捡起来交给她。她一边闻着玫瑰花散发出来的香味，一边说，“你知道吗，你若拿着花闻时间长了，就会失去知觉。”我和弗兰克点了一点头。

“顺便问一下，”弗兰克说，“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呢？”这个瘦女人不回答。弗兰克继续用温和的口气说，“安吉洛说我们应该叫你蜘蛛腿。他认为这很有趣。但我告诉他不能这样称呼一个女人。你必须原谅他。他只长了一个种地农民的脑袋。不懂得更好的东西。”

“就叫我塔玛拉吧，”她说。

“啊，塔玛拉，一个很不错的名字，真美。”弗兰克说。

“晶体还在你那儿吗？”塔玛拉问。

“是的，”我回答。

“我可以摸一摸吗？收好它，别丢了。”

我点了点头。弗兰克拿着她的左手在晶体周围转圈摸着，并弹了弹带在她脸上的防毒面具的滤毒罐。她用力吸着滤毒剂的香味，然后扭动着摘下防毒面具，不久她又睡着了。

我给她的手腕扎上了止血带，把带有血的绷带解下来，很多油糊糊的粘液从碎裂的关节中流了出来与绷带粘在一起。绷带上还有一些脓血，伤口开始出血了。因此，我打开塑料AV夹，掐去桡骨的动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出把碎裂的骨头封住，使它们分离开，再长出新的。这种再生药膏功能能够辨认细胞的遗传密码。它渗入细胞后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规律地复制它们了。并按照遗传密码生长出来新的骨头。但骨胳组织不能像其他组织用同样的化学配方，那是不能再生长出来的。只能再生皮肤，除非两个配方同时被使用，才能再生骨胳组织。

我拿了一块处理过的皮，从挠骨和尺骨上开始剥去新长的肉。因为骨头半径小，我想正好在关节下把它们剥下来，而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苍白的、发蓝的，有关节的软骨恰像一个帽子扣在关节上。他们形成一个整体，没有分枝。只有韧带被分开。纤维软骨盖把关节连在一起了。很明显，她的手不是被切掉的，也不是被折断的，而是被拧掉的。我的邻居曾因为一条可恶的狗咬了他的孩子，而给这条狗下了一个套索。这条被套住的狗由于拼命的挣脱而它的脚被套住的套子拧下来了，也是这种病状。我想这个女人为了逃跑而拧掉了自己的手。尽管从她手掌上撕下来的一长条皮肉还在，但所有腕子下面的骨头都没有了。这使我的工作容易得多了。我拿了一个待用的皮放到玻璃片上。把她的胳膊向右翘起，这样大多数肌肉组织就会从露在外面的骨头脱落下来，然后我给它们涂上骨胳再生药膏。

弗兰克一直看着我工作。他有点不耐烦了，拿起这个瘦女人的左胳膊，扑的一声扔到地板上。

“不要那样，”我说。

“为什么？”

“她的骨头可能碎了。我想她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人，她很脆弱。”

“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用拳头击打一个外星人，并很偶然地杀死了这个外星人，”弗兰克说。他开始查看这个女人的包。他拿出一把折迭式化学激光步枪。“哈！你认为怎么样，她会用这把枪捕获食蚁兽吗？”

我嘟嘟囔囔地说出我对这把步枪的惊奇看法。弗兰克把枪放了回去。拿来视网膜扫描仪。我给肌肉腱和皮肤涂上再生药膏。用夹子使一些撕开的屈肌和臂挠骨固定到适当的位置。然后，我用一个松香绷带包扎好有伤的部位。直到认为可以了，才停下来。当然这些再生部位不能做到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这几周里，我必须再夹住一些腱，并把新长出来的组织和原来的神经拼接起来。

待松香绷带温透后，我打开骨质疏松康复包，然后在她腕子上方大约五公分的肉上，我插入一个溶解泵导管，并开始给她输入钙骨胶质，和一些无机的补充液体。当绷带凝干后，它就把导管周围封住了，防止任何感染的机会。

与此同时，弗兰克把视网膜扫描仪拿过来，并摆弄起来。我抬起头望着他。我本期待他拿来一个警察常用的手提式扫描仪。但他却拿来一个工业上用的大家伙。这个扫描仪的包角是凹进去的，这是从别人家的墙上往里随意窥探用的。螺丝是用来把扫描仪固定到墙上，所以这些螺丝上仍然还粘着一些白色涂料和一些墙上的灰泥。为了使扫描仪拿起来方便，弗兰克已经把电线切断了，他正在重新连接电线和插头。

“你从哪里弄来的扫描仪？”我问。

“我是从公共图书馆的身份登记桌上偷来的。”弗兰克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租一台？”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您想要一台个人的——没有什么资料的。”

“那并不重要，”我说。

“假如它使你不高兴，我明天就把它拿走。”

“好吧，”我说。

弗兰克接完了电线，并给扫描仪通了电。然后，我拿掉了她的防毒面具，扒开塔玛拉的眼皮。弗兰克把扫描仪对准她的眼睛，可扫描仪动起来后，我们都没有看到她的视网膜。因此，弗兰克开始对她叫起来，“噢，蜘蛛腿！蜘蛛腿！快醒一醒，我们有好吃的苍蝇！”他这样叫着，同时我拍着她的面颊。几分钟后，她的眼球转动了，弗兰克马上对她进行了扫描。实际上，她还是在睡觉。然后我又把防毒面具给她戴上。想确定一下，她记不记得我们对她进行了扫描。后来，弗兰克插入自己头上的通讯杆呼叫，他读出她的身份号码：ＡＫ—４８３—ＶＯ—９９２—ＲＡＦ。

我把屋子收拾干净。弗兰克去了浴室。五分钟后，他回来说：“用我们的通讯杆，你能肯定我们得到了她的正确的身份证号码吗？”

扫描仍然在进行，因此，我给他读了一遍号码。“根据记录”，他说，“她是塔玛拉·玛丽亚·加拉，出生在塞蒂星系的巴克斯四号区的２—２４—２１６７星球。她八岁时离开那里。用了十七年时间到地球上。两年前她参加了‘地球联合海军陆战队’。她带领一支维护和平的小队去了爱坡塞伦·伊勒坦尼地区。”弗兰克听着他头上的通讯杆传来的声音时，他什么也不看。有时边听边笑起来。“根据她的军事记录的记载，她已经飞了两年了。期望在２２１３年到达爱坡塞伦，伊勒坦尼。”

“噢，”我说。我把手里的药扔下，落到她的防毒面具上。根据弗兰克说的，这个女人几乎离开地球一个光年了。显然，她要么跳过飞船，要么从未离开过飞船。但以后要真是这样，她一定会被列入擅离职守的名单上。很显然，军方已窜改了她的档案。我开始想军方窜改她的档案的原因何在。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后来我意识到只是为了好玩，他们才把她的档案窜改了。

弗兰克在墙角站了一会。“还有，”他说，“两个月前拥有晶体的那个男人，爱米尔·杰弗勒是一个‘地球联合海军陆战队’的Ｄ级上将。他是负责太空宇航员的情报机构的工作，”弗兰克笑道，他还在通话。

我开始理解杰弗勒对智能存储器感兴趣的原因了。宇航员的太空指挥部曾经以拐骗应征入伍者而出名，并把他们的脑髓放到智能软件里存储起来。然后再把他们放到真实的程序里。当确定他们只是活着会做一些日常事的人，而实际他们已变成机器的身躯。但为什么晶体注册为杰弗勒的，而不是联合会的呢？作为一个商业投资家，他不能拿着它不放——因为晶体价格天天下跌。

“我的通讯杆里传出的声音说，他不想让我知道更多的了。”弗兰克眼睛盯着说。他已经不通话了。他设法让自己的语调听起来有信心。他说，“他已经被指控，他去休假了。”

“他们跟踪我们了吗？”

“不，我不这样想。”弗兰克说，“我已跟他通话了。他们不会跟踪我们的。”他坐在地板上望着我。我知道他错了。我知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检查进来的通话，就能找到我们。但是这是需要花时间的。也许要花几天的时间。“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弗兰克问我。

我知道他想让我大胆猜一猜谁跟踪了通话。我谨慎地措着词，设法把谈话转到这个题目上。“我想这个女人不是杰弗勒，所以她偷了这个晶体。”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弗兰克笑着说，“我看你给那个女人治病。我想你在浪费你去学习器官药物学花的钱。你所做的一切就是看这些盒子上的说明。每个人都能做那件事。一只狮子也能做那个。”

“是的，”我说道，“弗兰克已经做了那件事。”

“我对药使用的很好，不是吗？我是一个挺不错的麻醉师。”

“是的，你是一个好麻醉师。”

“我累了。”弗兰克打着呵欠说。

“我也累了。”

“我能睡在这里吗？”他问。

“我们应该把这个女人抬到沙发上，”他说，“多好的地板啊，非常柔软，又非常的实用。

“好吧。”我说，“你能肯定这个贼不会拿走我的值钱的东西吗？”

“我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值钱的东西。”弗兰克发誓说。我们把塔玛拉移到沙发上。然后弗兰克躺在地板上，闭上眼睛。我回到我的房间。

虽然很晚了，我脑子里还想很多的事情。我打开计算机，接通了２６１通报者。他是一个智能阅读机，能读出三天内出版的有关麻醉药物学的所有学者们撰写的文章。这个智能阅读机和我进行易货贸易。为了提供信息，设法调整我的支付计划，他刚一开口就要很多的钱。有时，好像他进行的易货贸易完全失去平衡了。他不理解我对钱的依恋情感。我大声斥责他，并把费用降到合理的程度。最后，他终于同意接通信息。我一直学习到深夜。

早上，塔玛拉把晶体又给了我。我把溶解泵灌满了药液插到她的胳膊上，告诉她尽其所能多吃些东西。多喝些水。留下“医生”弗兰克照看她。我拿着她换下来的绷带到尤潘撒尼迪——史密斯公司去做血样分析。塔玛拉的细胞和抗体标准很低。这似乎很奇怪。受了这么重的伤，她的抗体标准应该是飞速上升的。无论如何，靠人造大气活着的人们通常没有免疫系统的反应。为此，我不必太担心。

巴拿马湿度很高，伤口很容易感染。从公司出来后，我买了一个抗体处理器。然后我来到在费尔亚大街的我的店铺。这一天过得很慢。我卖给老年人两瓶类脂药和胆固醇药水。还有一个足球队员，他想使神经有骨髓鞘，以便加速他的反映能力。可他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我告诉他用银丝接通电脉冲比神经骨髓鞘更快。并推荐了一名医生。他不需要我的同情与关心。天很冷，太阳落下时，我步行回到了家。

当我到家时，看到一只长着白色脚的小灰猫在屋顶上。弗兰克和塔玛拉正在前院向小猫扔一个红色的塑料球。当弗兰克和塔玛拉向上扔时，小猫就藏在屋顶的另一边。球就咔嗒咔嗒地打在屋顶的红瓦上。小猫听到声音就跑过去，用爪子打球，用嘴咬球，直到把它追到从屋顶滚动下去为止。然后，这只小猫就喵喵地叫，把头转到后面，好像很惊奇地看着弗兰克和塔玛拉。它再跑回到屋顶藏起来。塔玛拉和小猫一样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当小猫向球进攻时，它的情绪很兴奋。塔玛拉就格格地笑。她笑得常常用手捂住嘴。我惊奇地发现，当塔玛拉恐惧和笑时，她很美丽。这种情感浮现在脸上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表情特征。与我所见到的呆滞的、无表情的避难者、经商的女人是很不相同的。弗兰克也一定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和她讲话时，他用一种柔和的、尊重的语调。

我看了一阵子塔玛拉，寻找由于荷尔蒙注射引起的痉挛迹象。她颤抖很厉害，靠着弗兰克支撑着身体。但锻炼对她有益处。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抗体器包。我帮她坐到前面的门廊里，给她的导液管里注射抗体。

“我一直想问，”我干完这些活时，我说，“我想把晶体卖掉。你有它的收据吗？”

塔玛拉惊讶地望着我，然后放声大笑，直到流出了眼泪。弗兰克也开始笑了。我感到问这件事太蠢了。但我现在肯定她是一个贼。塔玛拉挣扎着站起来，进屋里休息了。

弗兰克抱住我，“啊，安吉洛，我喜欢你。向我发誓永远不要变。”

我看了看他，想知道该做什么。也许卖掉偷来的东西是错误的。不论怎样，我要从那个晶体上挣到钱。我又一次希望我没有照顾塔玛拉多好啊。并想知道我是否该送她去医院。如果她是一个贼，就让警察把她逮捕。

“她休息得怎么样？”我问弗兰克。

“早上她睡了很长时间。”他说，“我肯定她中午饱餐了一顿。后来她在你的房间待了很长时间。她用了你的梦的计算机控制台。她不喜欢那个。她说那个没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它使一个大的世界变得似乎是固定的。她也抹掉了你在那上边所有过去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生气。”

“不，我永远也不用它。”我真诚地说。

“你应该买一台新的。”弗兰克说，“我有一位朋友专门从其他的小偷那偷东西。他能帮你搞到一台既便宜又好的计算机控制台。而且又要像这个东西一样不是偷来的。”

“不。”我说。

弗兰克进屋拿来一些啤酒。我们就坐在走廊里喝起来。这时候，太阳已落下了。天刚刚黑，我们就听到远处的爆炸声。一个沉闷的、隆隆的响声。这声音把湖南边的丛林中的吼猴吓得嚎叫起来。

“什么？”我问，想知道是否是狂暴主义者们在向我们边界的一处避难者们轰炸。

弗兰克摇着头，拍着手地说，“是游击队，同步拦阻射击。他们正在设法炸掉一门哥伦比亚的灰色大炮。”弗兰克站起来，好像要进屋。

“再等一会，”我对他说，“你会看到有点奇怪。”

弗兰克坐下来等待着。不一会，一只长着灰白花斑的老蛛猴离开湖南边的丛林向大街这边头朝北走过来。由于离开丛林，这只蛛猴很紧张。它经常抬头看有没有敌人，也就是一些在大街上乱跑的狗，这些狗常待在大街放垃圾的地方。弗兰克看到这只蛛猴，笑着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离开丛林的蛛猴。”

“是丛林中的这场战斗和人们使它们恐慌，”我说，“我看现在是它们悲伤的时刻，通常只有一个，两个或者有一帮。他们总是头朝北的。”

“也许这只老蛛猴比我和你都漂亮。也许他是上帝派来的，”弗兰克一边说，一边捡起一块石头，向蛛猴扔去，正打在他的胸上。“走开，到哥斯达黎加，在那个地方会有人把你炖成美味的佳肴！”

这只猴子向后跑了几米，紧紧抓住自己的胸脯，然后转了一圈。最后像飞似的跑过我家。我看到这只老猴子很痛苦，我感到很难过。“你没有必要那样做。”我对弗兰克说。弗兰克正气愤地两眼盯着地看。我知道他正在考虑哥伦比亚对南方的威胁和哥斯达黎加对北方的威胁。一些人们认为这两个国家一定会侵略我们，迫使我们拒绝幻想享乐主义者进入我们的运河区。

“啊，如果他承受不了玩笑，我就对他不敬了，”弗兰克说。然后，他笑起来。我们一同进屋了。弗兰克和塔玛拉把所有的新鲜水果都吃了，然而，没有水果我不想吃饭。因此，我们决定到附近的阿波特达饭店吃饭。我去找塔玛拉。

躺在我的床上，监控器插在她脑袋下的插座上，她的防毒面具拿下来。她身体蜷曲着以至于能碰到下巴。她把手放到嘴里咬着。即紧绷的长脸说明了她很疼痛。

“她总是这样吗？”我说。

“怎么了？”弗兰克问。

“当她使用控制台时总是像胎儿那样蜷曲的姿势吗？”

“希腊乳酪？希腊乳酪？是的，她总是那个样子躺着。”

“别碰她。”我说。

然后，我跑到邻居家。就是曾套住一条讨厌的狗的那个邻居家。我向他借了他不用的梦的监视器。

当我回来时，我打开监视器，并把插头插入观察者的控制台的插孔里。

在海滩上，风停下来。但肌鹞鸟正沿着水边跑着。急匆匆地冲进波浪中，它们漆黑的嘴钻进水里，向前移动着。被漂白的蛤蜊壳、藤壶以及跌落在隐蔽处的蜗牛像骨头似的在沙滩里闪烁着白光。

凉丝丝的空气中夹着正在腐烂的海生物的腥味。一个紫红色的太阳挂在地平线上。把沙子、天空、鸟儿的皮肤染上了红色的和蓝色的玻璃纸颜色。紫水晶似的沙子刺痛了我裸露在外的双脚。在海滩上，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红发女人喂着那些在空中盘旋着，尖叫着的鸥鸟，正等着咬她扔的面包屑。我停下来，呼吸这里的空气，听着海浪声，看着各种颜色。我用我的假眼睛看了很长时间以后，我看到了在只有三原色中变化的这个世界。感觉像是快到了家。

我开始在她梦的世界里找缺点。她的世界里五种感觉。我既能闻到海的韵味，也能品尝到它。它是完整的。我能看到参差不齐的石头外形那黑暗的整体。我看到了在风中搏击的鸟儿和在地平线上不断地改变方向的海滩。诽红色和柔和的棕黄色奇妙地变化着紫红色的主题颜色。她的梦几乎是具有专业特征的。

但我又看了看，我发现一个偏差：在海滩上，一头巨大的死公牛在水里。好像他已经从她的浅意识中冲洗掉了。地平线，这条海岸线，这个沙滩的斜坡，都集中到突出这条公牛。他侧身躺着，头朝我，脚朝大海。尽管他还没有腐烂的迹象，可他的肚子很大并且膨胀了。他长着疙瘩的腿伸直了，僵硬直挺挺地伸着。他的身体在海浪的冲击下，一次比一次往下沉。汹涌的波涛拍打着它的肚皮。当一个浪打来，使他巨大的睾丸和阴茎在他身上漂动着。当海浪退却时，他就伸展着并来回摆动着。我想象着这头公牛极力通过监控器猛推删除命令。监控器闪出一条信息：在观察状态，不能剪辑梦境。

当我把头转向红发女人时，一个海浪快速打向这头公牛，他呆滞的眼睛动了动。看了一会，公牛的眼睛直盯着这个女人。

她的美，是这种下巴生来就有的优美线条，这种线条，不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能设想出来的。然而，她那无生命的表情像是悲惨的死者在避难者后面注视着。我奇怪：为什么塔玛拉选择这样一个女人作为变形的自我。是否我最初在她脸上看到的这种情感是她所不能控制的身体的某种习惯。

“你想要什么？”她正在扔一片面包喂鸥鸟，头也没回地问。

我不知道回答什么。“我来告诉你该吃饭了。”我回头看着公牛。

“他对我说话呢。”她说。好像是在吐露着一个秘密。“即使他死了，他还在急促不清地说着。他对我说，他想让我骑到他的背上，但是，我知道，我一骑上去，他就会把我带走。穿过黑水把我带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就好像似对一个孩子说，“也许你应该跟我和弗兰克走，我们有一顿丰盛的晚餐。你会喜欢的，不是吗？”

由于我的说话语气，她变得强硬和愤怒。“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做完我的事，”她说。

她撕着一块大面包，把它扔给一只鸥鸟。这只鸥鸟尖叫着冲下来，还没等那块面包落到地就用嘴叼住它了。我看着那只羽毛破旧的，胃口变小的海鸥。它那黑色眼睛饿得发疯，使劲瞪着。

我从海边走开，通过一块上面待着一只孤独海鸥的岩石到达了一块高地。在这块高地的另一边，梦在滚动的沙滩中一个模糊不清的景色里结束了。我回头往下看，那头公牛在水里漂着，穿着白衣的女人在喂着那只海鸥最后一块面包。然后举起手。这只海鸥猛冲下来，咬她的手指头。血滴从伤口处飞溅出来。这只海鸥尖叫着向她冲下去，用尖尖的嘴撕碎她的肉。

鸥鸟在我旁边尖叫着，我望着它。下落的太阳光使它白色的羽毛闪烁着紫色的光。它冷冷地用那有着不祥的眼睛望着我。我不愿看到这个女人被吃掉，我拔出了枪。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放下监视器，弗兰克就问我。

“没有什么事。”我说。我一点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我从控制台上拔出她使用的插头。我停止了她的自我折磨。塔玛拉伸了伸腰，挺直了身体。

“该吃饭了吗？”她问。她盯着地板不看我。

“是的。”弗兰克扶她站起来。天已经下雨了。弗兰克去壁橱里拿出了一把雨伞。

塔玛拉盯着地板说，“请你从我的梦中走开。”

“对不起，”我说，“你好像很痛苦。”

“我头痛，你冒犯了我。你没有那种权力。”

“你是我的病人，”我说，“我有责任照顾你。”

弗兰克拿着雨伞过来，我们一同步行去阿波特达饭店。

饭店里只有几个吃饭、喝酒的人。我们都要了鱼。弗兰克使塔玛拉相信并要一种朗姆落日饮料。这种饮料是他的父亲从朗姆和柠檬酒里提取出来，还放了香料的樟属植物中发明出来的。弗兰克也让我喝一杯。但我拒绝了。弗兰克夸口说他的家族仍然还拥有制造做柠檬酒的公司。我指出他祖父的公司和他祖父的臭味都还在他的家族中。塔玛拉一边看着她的手，一边轻轻地笑了。

一个醉汉来到我们桌前，看着我们的饮料说：“哈！是朗姆落日啊。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喝的酒。实际上，它只是好喝的饮料。”

“那么，你应该和发明这种酒的孙子共饮一杯。”弗兰克说。

这个醉汉挨着我坐下，他身上的汗发出的酸味使我感到难受。他狂饮后，就睡着了。但他的酸味却毁了我的晚餐。我们边吃边谈着话。弗兰克讲了很多特别坏的笑话。开始塔玛拉害羞地笑着。但后来，就是最小的事，她也大笑得惊人。那天，我的一位来自客喀基那的避难者顾客，付给了我一些混杂的外国硬币。所以我一整天腰里都带着一大包硬币。我打开钱袋，根据国家和货币单位分别开始摞放它们。当塔玛拉喝光一瓶时，弗兰克命令她喝第二瓶，然后第三瓶。我意识到弗兰克要灌醉她。塔玛拉也看出了这一点。她找了一个借口没有喝第三瓶。她说她头痛。弗兰克继续喝着，而且，把自己喝醉了。

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是关于他的父亲在酒业这一行干得很出色的故事。一直讲到他的父亲去做弥撒并在那睡着了。在梦里，圣母雕像开始哭。弗兰克的父亲问她为什么要哭。她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应该在亚马逊河向印第安人出售帽子，然后再做酒的生意。弗兰克的父亲开始相信他卖帽子会挣一大笔钱。因为这毕竟是圣母玛丽亚告诉他做的事情。后来，他划着船去了亚马逊河。他还没有卖出一顶帽子时，就被有毒的赡蛛害死了。这一事件，大大减少了弗兰克村里的每一个人对雕像的信任。村民们用锤子砸了雕像。

“那么讲点关于你家的事好吗？”弗兰克问塔玛拉。她伸了伸腰，把脸凑近了弗兰克看了看。她并没有喝多酒。但她装出失控的样子。好让我们原谅她的坏行为。“家？想知道我的家？我告诉你，我的父亲——他，就是那边的安吉洛。他只想做两件事：汇票和不朽的名声。”

我刚把硬币摞成整齐错开的一摞摞。就像香蕉树的排列一样。塔玛拉用她那受伤的手把所有的硬币推倒了。

“不能这样讲——”我开始说。

“什么？你是说你不想要不朽的名声？”塔玛拉问。

我年轻的时候，想全部的扩展我的生活范围，就一定会得到回报。像大多数修复器官药物学家一样，从获得扩大生活范围的希望开始，一直到人类解决了致命性的问题。或学会把脑子装入晶体中为止。这是我选择职业的主要因素。“我不想要汇票，”我做了结论。塔玛拉注视着我，好像我说的话某些地方很奇怪。她摇着头说，“你和私生子是一样的。你的肉体可能还活着，但你的灵魂死了。”

“谁是私生子？”弗兰克问道。

“安吉洛。他就像一个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一个想永远活着的人。但是他们为了个人的生存拒绝给予其他人们的生存机会。”我突然感到我被拖回到她的梦境中。就我所能看到的，她对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奇怪谴责使我理屈词穷。

“你简直就是人造肥料。”弗兰克说，“这里的安吉洛·奥斯卡先生，他可是一个好人。他是位有教养的人。”

塔玛拉看着我们，晃了晃头，拿了一杯水，但却没有拿住，水撒了一桌子。“也许他是一个机器操纵的人。”她突然低下了头说。

“我们才不是靠机械来维持生命的人呢，”弗兰克用轻松的语调说，“看，这房间里没有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他把自己的朗姆落日递给了她。

“你头上怎么有一个通讯杆呢？”塔玛拉问。

弗兰克点点头。

“那么，你就是一个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她说，好像她赢了一分。

我记起来我曾经看过一条剪辑的消息，关于苏利南身体纯粹艺术家。是关于崇拜者的转变。新的成员拔掉他们头上的通讯标和头上的插孔。他们完全不用机械的辅助物来生活。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一个身体纯粹派。突然，我明白了，为什么她要一个再生的手而不是一只假手。这就是她的身体被熔接成一台机器的想法让她恐惧。它玷污了她的精神的上帝所在的地方。

“一个通讯杆不能使你成为一个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弗兰克说。

“那就是开始。先是一个通讯杆，然后是一只手合，然后是一个肺子。一次一个零件。

“你呢？”弗兰克说，“你说你要讲你的家。”

“我妈妈和爸爸都是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她靠近了说，“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我是靠精液银行付给的利息长大成人的。假如我的父母见过我，他们也许会大怒的，因为我不是一台洗衣机。”

“啊！那不是一个故事吧？”弗兰克说，“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没有什么故事，”塔玛拉说。我奇怪她的用意是什么呢。为什么她要撒谎呢。侍者给弗兰克拿了另一瓶酒，这一瓶当场就把他灌醉了。塔玛拉要了一些阿斯匹林。弗兰克开始打盹了。在他头要跌落到桌子上之前，我把他吃剩的盘子和他的眼镜移开。塔玛拉坐下来盯着她自己的盘子。因此，我决定拖走坐在我旁边有味的醉汉。并把剩下的菜拿走。

我把桌子上的硬币都放回到我的钱袋里。把醉汉移到他先前的座位上。我刚把醉汉放在他的座位时，我头上的通讯杆传出声音。一个操着很浓的非洲口音的男人说，“奥斯卡先生吗？”

“是的，”我回答道。

“告诉你桌子对面那个女人去接电话。”讲话的人一定是今晚某个时间在这个房间，并知道我和塔玛拉在一起。而他不知道我已经走动起来。显然他已经离这个地方了。“她醉了。失去知觉了。”我撒谎说，并匆匆忙忙跑到门口看是否有人在外边叫我。

我打开门往外看了看。大街上光线很暗，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人。但是，我在远处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闪动。他在小型航天器外边。通话声咋的没有了。这个男人跳进航天器，顷刻间尾灯发着红光，当发动机打开时，这个航天器变成一个光球射向黑暗的空中，形成一道光线飞跑了。

我回到了饭店，塔玛拉奇怪地看着我，好像在问我为什么跑出去。弗兰克挣扎着从桌上举起手说：“我从通讯杆上得到一条关于你的消息，爱勒斯说他有你的一只手，现在他就拥有了你。”

塔玛拉脸色变得苍白，她喝了瓶朗姆落日。

在回家的路上，塔玛拉和弗兰克都醉得很厉害，他们必须靠我支撑着回去。塔玛拉一直在骂着，并咕哝地说她想要一杆枪。弗兰克一直说，“什么？”我把塔玛拉放到沙发上，把弗兰克安置到浴室门前的大厅地板上，然后，我回去睡觉了。

两小时后，我被弗兰克的呕吐和塔玛拉的咕哝声吵醒了。当我再次入睡时，我梦到一条旧广告，它描述一群人在一个赌场里赌博，他们中所有的人都是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他的身上穿着广告设计者赛量切设计的衣服，一个离我最近的人只有一个手臂，这个手臂仍然还是肉体的，这个人带着这个手臂就好像是人类的一种标志，他有一个用金属钨做的红发头颅，他的脸和眼睛周围看上去像个英俊的男人，但他的颚骨部分竟意想不到的弯成异样。他有一双闪着蓝色金属锆的眼睛，他永远在笑，我从前曾经见过这个模样，而且还很羡慕他。但是，突然这个男人的笑似乎含有某种恶毒的征兆，他正在策划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的死亡阴谋，而只有我能看出他的意图。后来，我想，这不是梦，这是塔玛拉的梦。有人把我叫醒了。

“安吉洛！安吉洛！”弗兰克说。

“先生，什么？”我问他。

“喂，你想什么了？那个女人，当她喝酒时，她是个坏女人，不是吗？”

“是的，她是个坏女人。”

“我喜欢那样，我喜欢有狂热精神的女人！”弗兰克慢慢地，深思熟虑的说道。“动一下，我想和你睡在一张床上。”我移动了一下身子，弗兰克爬上床，无意中用鞋子踢了我一下。“啊，这是张好床，”他说。“太舒服了，正好睡两个人，你应该早点邀请我。我说过你有漂亮的乳房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这样的它们很柔软，你比一些女人有更好的乳房。”

弗兰克的说妨碍了我睡觉，直到我明白他在说笑话。“是的，柔软的乳房在我家族中是遗传。你见过我母亲吗？她有好几个乳房。”

弗兰克笑着说：“不要再说笑话了！我想要不是拿坏话嘲笑你，我又要吐了。安吉洛，安吉洛，你认为塔玛拉危险吗？”

“是的。”

“我今天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就像小孩一样很脆弱，我们必须好好照看她。告诉我，你想她是从哪跑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历，”我说，“她是从她的过去跑出来。”

“啊，哲学家的屁话。你晚上总是放哲学家的屁话吗？假如是这样，我们应该经常睡在一起。但我一直在想，她也许是一个名声不好的避难者，也许她正在寻找政治避难，然后，嫁给一个巴拿马人，像英俊的弗兰克先生这样的一个巴拿马人。因此，她就能在中立国住下，对吗？欢迎你到弗兰克先生这里，欢迎你获得了自由！你想什么吗？你仍然在想她是一个碱？”

“是的。”

“我不这样想，”弗兰克说，“我相信自己，呸，伟大的哲学家，我了解贼。她太有活力了，才当了一个贼。懂吗？”

“不懂。”我说。

“啊，这很简单，你看，人类是领土的奴隶，他需要占有财产。如：房子、土地和活动空间。假如他占有一些东西，他就快乐了；他也高兴让别人占有一点，但窃贼们靠扰乱其他人，违背他们原有的本性，他们自己也不安宁，他们因而也就死在这上面。这是一个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懂哲学的人应该知道的。”

“你不是一个狂暴主义者吧？”

“不，我不是一个狂暴主义者，”弗兰克说，“我不相信今天狂暴主义能在人类中行得通。我相信一个人必须自制，必须是自己的主人。但是狂暴主义者不让人们自制，他们夺去了人们工作的意识。我见过一个从布达佩斯来的人，他说他的父亲一直在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工厂被监管起来，因为工人们想坐下来玩牌。政府派军队去强迫工人干活，但有些人还是拒绝了。他们相信会发给他们工资和食品。当机关枪顶在他们背上，他们还是在坐着玩牌。最后，部队对他们开枪了。电台说他们是判徒。这个人告诉我，尽管他的父亲被杀了，但他赢得了反对狂暴主义的胜利。他拒绝那样的死，认为还有第二条路，忍受内心的死亡，在其他人的统治下生活，拒绝你所需要的自由。”

弗兰克欣赏着他自己这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医术，根本不懂政治。我表示敬意地沉默了一会，好像是在仔细地考虑他的话。“因此，你不说过你不相信这个女人是贼吗？”

“不，我认为她是一个脑子被移植的人。”

听了这些话，我坐起来，想了想，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对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些呢？”

“我曾经看过一份文件。当他们把人们应征到靠机械维持生命的部队时，军官就把士兵放到静态平衡器中，直到期限到了，如果一个士兵想以后应征入伍，他就得选择使身体分块出售，然而，这是一个大的丑闻，因为，有时候一个士兵期限到了或想出售他的身体时，却发现他们已经在黑市上出售了。我讲的关于靠机械维持生命的人的事情使我想起这件事，并使我明白这就是塔玛拉怎么被列入一光年积极值班人，并且现在仍然在地球上。”

“你的意思是有人偷了她的身体？”

“我一直在想，会有人偷那无用的身体吗？不，我认为塔玛拉被应征，并且被出售了她的身体，而现在这个女人正利用和损耗它。”

我记起了塔玛拉梦中的美丽红发女人和睡在沙发上的细长而瘦弱，长着黑头发的人是多么不同啊。我意识到一个脑移植者能解释为什么她梦中的自己是如此的不同。我记起她在那顿晚饭上的托水方法，反映出她的脑子还没有习惯身体被改变了的她。“也许。”我说。

“也许？‘也许’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问题的一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们的理论不是真的，它就应该是个脑移植者！”

“我们正在花很多钱，她为治疗只花一点钱，而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的沉默。如果她必须忍受成为一个脑移植者去逃离追踪她的人，也许，我们的问题对她有危险。”

“你没早点告诉我她在危险中”弗兰克说。

我们走出卧室，塔玛拉在梦中动着身子，呻吟着。

“我不知道是否要早点相信她。”

我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想着：如果这个女人已经是一个脑移植者，而且是最近移植的，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当她手拧掉时，她的抗体指标没有急剧上升，她仍然是抗体的抑制者，但我不能肯定。任何一个正统的外科医生都将会使用抗体抑制类药品，一个抑制者才能停止排斥抑制细胞的产生，这种细胞排斥移植器官。但塔玛拉的抗体降到了标准以下，这就意味着她已经被一个普通ＡＢ型的抑制者移植了。我以前给她注射的抗体起了作用，它刺激T细胞的生成，包括抑制细胞。如果我给她的药量太大，他们将对ＡＢ型抑制者失去效力。如果她的脑不与身体一致，塔玛拉的抑制细胞就把她的脑袋当做一个感染的生物体而毁掉它。

我走进屋里，看到塔玛拉正在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她在发烧，这是器官排斥的一种迹象。不幸的是，还有一种常见的感染迹象增加了我的混乱，我给她注射的荷尔蒙加速了她的新陈代谢，这就引起了发烧。她已抱怨过头痛，但一直到她抱怨肌肉痉挛、麻木、休克时，我还不能肯定她有危险，这应是再生合成。事实上，在正确的治疗下，她可能变得昏迷或没有任何前兆地死去。好几种设想在我脑子里像游泳一样反复出现。我找了一块湿布给她擦脸。她醒了，看了看我，“拿住……挽把枪。”她说，然后她眼睛亮起来，“你有那个晶体吗？”她问。我从口袋里掏出晶体给她看。她拿到手里，握住它，然后睡着了。

整整一夜，我不停地擦着她的脸，握着她的手。黎明时，我脑子里传来了通讯杆的声音，我打开通道，一个图象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一个披着长长的黑发，宽鼻子的黑色男人坐在沙发，他穿着一身联合海军陆战队的制服。

“我是上将爱米尔·杰弗勒，”他说“我知道你有属于我的东西。”他的声音烦躁不成语调，缺乏节奏感。他的图象是计算机生成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晶体，“我认为你搞错了。”我回答说。

“让我直说吧，”他说，“我想让那个女人回来。”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失控了。“我向你提个建议：派一个人去带回她，要花去我２０万元，如果你能亲自把她送还给我，这对我们俩都容易。我必须要她。接受２０万吧，把它作为我的酬谢。”

“你要对她怎么样？”我问。上将注视着我，没有回答。我感到这样问他显得我太傻了。

“她病了，”我说，“这几天搬动她是有危险的。”

“这几个月她让我做了徒劳的搜索，必须停止了，你要在日落之前把她带到克隆机场，你明白吗？”

“是的，我懂。”

他似乎审视了我一会，好像他能看到我。“你不会做出任何荒谬的事情吧，是吗？你不是想逃跑吧？”

“不。”我说。

“你知道吗，你是跑不了的。逃走不是办法。”

我说：“我明白。”我不能确定是否要相信他。

尽管他在情报机构工作，但联合地球海军陆战队在地球上活动是不合法的。但我知道这不能阻止他。作为靠机械维持生命的情报机构司令，他能左右军队的联合会，也有晶体脑的来源。这种晶体脑集聚了比一个生物脑能处理亿万次更多的信息。我没有其他方法使我的银行存款达到我需要的数目。打个电话吧，穿过边界，躲过警察的监视。

“好，”杰弗勒说。“我会善待她的，是为她好，我也是人类的一员。”

“我将不会跑的。”我说。杰弗勒切断了通话。我坐在沙发上，感到自己是封闭在盒子里。我仔细考虑着他的每一句话，研究每句话的含意。他最后的一句话还算带点感情。或者说，至少有点感情。我给塔玛拉擦脸上的汗，直到我筋疲力尽为止。

天亮两个小时了，弗兰克从屋里出来，“哎，安吉洛”，他说“可能黑天使来找我了。我拥抱了他。我经常希望我的祖父真的发明了一种酒，一种能让人醉而又没有危险！”

花个小钱而得到更大的欢乐。我随意地哼着过了时的歌曲。弗兰克坐在床上，我用手抚摩着塔玛拉的头发。寻找着受伤的地方——没有任何外部痕迹，她已经成了一个脑移植者。没有伤，并不是没有什么。一个好的芭蕾舞演员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形象。我说：“你必须为我看好塔玛拉。”然后去安排早饭了。我用油炸了一些法国斑豆。一种用褐色豆子做的。还有炒饭。打开好多香喷喷的炸面饼圈。还有调好的咖啡。

不一会，弗兰克走进厨房。“她和天使们在睡觉。”他说。

“好吧。”我递给他一个盘子。他装满了食物，坐在桌子旁吃起来。有好长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讲话。

“我能知道你的想法吗？”我还没有醉到连在哪个饭店接的电话都记不起来的程度。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女人转移到我家去。

“不，如果他呼叫你，他就知道你住的地方了。”

“那么我们把她转移到某个其他地方吧。我们把她藏在香蕉园里。”

“去果园，那太好了，”我说。

我默不做声地吃起饭来。我拿不准是否我应该告诉弗兰克关于从杰弗勒那接到的电话。弗兰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好人。但他的内心里是一个贼。也许他能把塔玛拉卖了作为报酬。

“什么事使你烦恼？”弗兰克问，“你害怕把她藏在香蕉园吗？”

我的手在桌子上的旧塑料上不停地划来划去。塔玛拉起来了，去了浴室。我听到她洗脸的水声。

“不，”我昨天给她作了抗体治疗，那很危险。她可能因它而死。“怎么可能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发高烧。”

“我有点担心这件事。看上去不那么乐观。有人从你脸上就能想到，你是一个狂妄自负的人，你的主人就要快饿死了。”我笑了一会。“看，事情不那么太坏”弗兰克能将每件事情都办好。当塔玛拉进来时，我打算试探她，看她是不是一个避难者。弗兰克给我递了一个眼色，什么也不让我说。

塔玛拉摇摇晃晃走进厨房，他低着头，“我要离开了。”她宣布说。

“我们知道，”弗兰克说，“我将和你一起走。我们和那些避难者一起藏到果园里。没有人会找到你。”

“你们不知道我从谁那逃出来的，你们不知道他们的厉害。”

“那不算回事！”弗兰克说。没有人监视果园——避难者来去都很方便。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那里，而且不检查身份证明。

塔玛拉说：“我不能肯定……”

“啊，但你可混在避难者中。”弗兰克说，“像我一样，你恶狠狠地盯着周围。”

塔玛拉凝视了他一会，好像在想这个笑话的某种深刻含义。然后苦笑了一下说“行了。”就开始吃饭了。“说到避难者，猜一猜，我昨天看见了谁？”弗兰克说：“伯纳多梅兹教授。”我听过这个名子，但记不得在哪听过的。我看了一眼塔玛拉，我们俩都耸了耸肩膀。“你认识伯纳多梅兹？”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在智利于了许多好事。他指出在三代之内利用遗传学工程在人工繁殖过程中消除贪梦的特性！我在弗尔亚的大街上见过他。他带着他的想法去了哥伦比亚，那里的人给他做了脑切除手术，并且把他作为避难者的典型驱逐出边界。他们不喜欢他的狂暴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切掉了他的大半个脑子。现在他在大街上闲逛，傻呆呆地往裤子里撒尿，偷东西吃。”

塔玛拉停下不吃了，转过她那苍白的脸说“也许他是一个梦幻享乐主义者”，我说：“也许他们给他做了脑切除手术造成的。”

“啊，不！”弗兰克说，“那是一个哥伦比亚人，我有一个朋友知道的更确切。”

塔玛拉说：“没有人能肯定什么。”

弗兰克对我眨了眨眼睛。得了得了，玩世不恭够了。这只是早饭时间！看到一个伟大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是一种耻辱。现在他还不如一只鬣狗和一只鸭子好看。”

塔玛拉说：“我们不谈这个吧。”她默不做声地吃完饭。我们打点一些食品和衣物去果园。后面没有人跟踪我们。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没看到一顶帐篷。突然，我们找到一串帐篷像个小村子。这些帐篷没有一顶是属于游击队的。他们离东边还远着呢。弗兰克走进一个帐篷，这是仅有的四顶紧挨着的帐篷里的一间。这些帐篷既脏又有霉味。有两顶帐篷上有白色的废物，夜里小鸡在上面过夜。一顶帐篷外面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坐在洗衣盆里，盆里只有一点点水。这个小孩还没长牙。嘴里有一块碎布他正津津有味地嚼着，嗡嗡的苍蝇在他头上飞来飞去有的爬他的脸上。弗兰克叫着一个帐篷的门，一个年轻的智利女人出来了，她散开的衣服正在给一婴儿喂奶。弗兰克问她，塔玛拉是否可以在那个地方搭个帐篷。这个女人告诉他，一周前一顶住人的帐篷不见了，因此他可以住在那里，通常这些失踪的帐篷——很多避难者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当找到时就被害死了。警察漠不关心。对此也不做任何处理。弗兰克和塔玛拉把帐篷搭得很好看。因此，我又回到费尔亚去工作了。

费尔亚那天很拥挤。我喜欢这样子，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人群——有朝鲜的海员，也有印度商人和南美游击队员，都到这个地方。我站在人山人海的大街前，看着他们身着不同的服饰，没完没了地在街上转悠。空气里充满了汗味，尘土味和食品的香味。有人高声喊着进行着易货贸易。我非常喜欢费尔亚的这番景象。所有进城里的人行道都只有一条挤满人的路。如果行人要去街对面的商店，就得跟着行人一起走过去，然后再往回走到要去的商店。所有的人都朝一个方向走，使我很厌烦。如果给他们都套上钩环，我也决不会发现他们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来巴拿马的情景。正是这些无精打采乱转圈的人们吸引了我。我一直在想：我喜欢缺乏秩序的巴拿马。当想起前天晚上弗兰克说的话。我奇怪我不是享受能够转身的简单自由。而是要和人群对着走。也许这就是我能自由的一种方法。

中午，弗兰克来了从街上的铺子里买了一个水壶。他停下来和我说了几句话，他说：“当我告诉她关于伯纳多的事时你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了吗？”“是的她很难受。”我说。

“肯定她是一个避难者，不是吗？”“是的，她看上去很难过。”我说。弗兰克笑着对我说晚上来，买点水果。我答应了他。我把晶体交给了他。让他把晶体卖掉。他说他试试看。我的生意不错：我卖了一个生命延伸的药。一个多月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一直在店里待到天黑，希望有更好的运气。

弗兰克的帐篷是在运河的快车道南面１１４排。大约在克隆西边３公里处。我摸着黑走到那，提着从费尔亚买来的一篮子水果和矿泉水。香蕉树和温暖的土地闪着足以看得见的光亮。我来到帐篷时，看见一个身材宽大的黑色男人在离弗兰克５０米远的地方，微微弯着身子好像在撒尿。我想别吓着他，悄悄地走过去看一看。但当我走近时，看见他弯个身子正在移动弗兰克，原来他正在解一个套在弗兰克脖子上的绳索。他勒死了弗兰克。我叫喊起来。这个人看见我，转过身子向我扑来，我跳起来，闪到一边。他跑了，我摸了摸弗兰克的脉搏，他已经没有脉搏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他咯了一声，血从他的喉头下的一个洞里泪泊地流出来，我把两个手指伸进洞里看有多深。我的手指够到他的脖子后面，触到了他受伤最重的脊椎骨。我慢慢地站起来，要呕吐。然后大声呼救起来。

智利女人从帐篷里出来。塔玛拉也出来了。这个女人看到弗兰克死了又奇怪又害怕。她嘴里不停地嘟噜着，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架。塔玛拉一动不动地眼睛呆呆地看着弗兰克，由于恐惧嘴张得特别大。

我非常气愤，跳起来追赶杀害弗兰克的凶手。我跑了大约五百米就看到他藏在香蕉树后。我一直向他跑去，他从树后跳出来挥舞着一把刀，向我冲来。我拼力照着他的膝盖骨重重地踢了一下。

刀掉了，他跑开了。我捡起刀，紧追不放。他没跑多远——手一直摸着他的膝盖。一瘸一拐地走。这时我感到心里轻松些。我呼吸也有节奏了。我想：扑向那个男人，把他从大腿处，一撕两半，那一定很容易。他可能过低地估计了我。以为我老了，软弱无力。但是，我感到我像一头刚刚被发现的老狮子，他还有一颗用来杀人的牙。因为，我喜欢这个时刻。我不慌不急，想让他对我产生恐惧。我想让他知道，他死到临头了，他必须得死。然后，我意识到我就像那个在沙滩上枪决孩子的队长。我把刀扔掉了，跑的速度比他快了两倍。我一直紧追不放。通讯杆里传来声音。我答应着。

“你这个老家伙，跑得还挺快。”我前面那个男人说。我没理他。他跑出了果园。穿过了运河快车道。当他越过倒塌的栅栏，跑到快车道很远处的铁轨时，我追上了他。他问道：“老家伙，假如你抓住了我，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挖出你的肝。”我回答道。他穿过老运河的地道，又穿过了新运河。我一直紧迫在后头。他正朝克隆犹太人区跑进去。我们跑过一些商业区，但很快在我们俩之间出现了一个百货商店。我感觉我们好像跑进了一个隧道。我一直盼着能路过一个警察的监视区的小摄影机。但每一次，我看到的监视站，摄影机都被扯掉了。在我和他之间一定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却感到宽慰，但也感到害怕。

“让我们较量、较量吧。找个有点亮的地方，我好看清你。”这个人说。他跑过一些堆满罐头盒的垃圾堆，一只狗正在那找吃的。这只狗嗥叫着追赶他。这个男人跑向一个很宽的胡同，并躲了进去。狗朝那边叫着。我在进这个胡同前犹豫了一会，正当我转向拐角时，一个闪烁着耀眼的亮线的放电管无声地爆炸了。所有的房子都在火光中。出现了一声响，好像是空气的流动声。然后着起火来。反射的火光燃烧着我的睫毛，我得了日炙。

“老家伙，这光线对你够亮了吗？”这个人问道。

我跑进胡同，那条狗被烧黑了，身上冒着烟，死在街上。两边大街上的建筑物的油漆喷出蓝色和绿色的火苗。迫使我往后退。

“啊，你这杂种应该感谢真主。我浪费了我仅有的一颗能量手榴弹。”他接着说，“我想，我日后一定会找到你。”他切断了联系。

他朝我家的方向跑去，我跑向大街。与他跑的路线平行。然后插过去，希望能找到他。但他已经跑了。

我坐在地上哭了。一想到弗兰克的喉咙被割断了，我很气愤，我没有为他报仇雪恨。我开始往回走，天空似乎雾很大。而我感到很累。我一直在想弗兰克死了，我没有杀死我追赶的那个人。我追那仇人时，我跑得很轻松。而现在我感到又冷又累。我抬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在一条从没来过的大街上。我迷路了。

我来回走着，直到认出了一个地方。我走回家，拿了一把铁锹，回到果园，想把弗兰克埋了。

弗兰克的身体已经变凉了。智利女人已经拆了一个帐篷准备走。当她见到我时，浑身开始发抖。她一边捆扎衣物和烹饪用具，一边用眼角看着我。我挖了一个浅坑，把弗兰克放进去。我检查了一下他的口袋，他们都空了。我看着那个女人，她开始颤抖，并昏倒在地上。

“别杀我！”她尖叫着，手在胸前划动着，“别杀我！”她真是吓坏了，我明白她认为我已经杀死了弗兰克，并逃走了。

“你把他的东西拿到哪里去了？”我冲着她喊叫着。

“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可怜可怜吧！”她哭着说。我没有靠近她。“让我留下一点钱乘船去波多黎各岛吧！”

我向前迈着步子，举起铁锹，好像要打她。她开始边哭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扔到地上。里面有弗兰克的钱包。我的计算机芯片，还有圣·克里斯托弗大奖章。我把弗兰克的钱包给了她，然后，我转身走了。那么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和东西慢慢地移动着脚步。我把弗兰克埋了，回到家里。

塔玛拉戴着梦监视器坐在我的床上，放下防毒面具，轻轻地咕噜着，像胎儿似的蜷缩着身子，她拿着激光步枪放在两腿之间，她的皮肤闪着白金似的亮光，说明她烧得很厉害。我轻轻地走过去，把枪拿走，卸了枪栓，把它放到墙角。我检查她手臂的伤口，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发炎和肿起。她的发烧不是感染引起的。

我拿起另外一个监视器，把插头插入观察孔。在海滩上风刮得很大，好像要把我举起来，要把我带走。在暗处，天空晴朗，红红的月亮正在升起，把大海照得金光灿烂。在血红的沙滩上，成千上万个像幽灵似的蟹在小路上急急奔走，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我向被海水浸湿的地方走去。

在岸上躺着一具人的骷髅，它的骨头被剔得太干净了，只有几个幽灵似的蟹在肋骨架里爬着。

“我不想见你。”骷髅说。

“你想见谁？”我问。

“不是你。”

我边往沙滩下看，边说，“弗兰克死了，这太糟糕了。他是个好人。”

骷髅咕噜着。一个幽灵般的女人，披着一件红色浴衣，在我上面的空中站了一会，她把三朵玫瑰花撒到空中，很快她就消失了。我望着天空，那儿没有一颗星星。

骷髅说，“我不待在这儿寻找了，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被勒死的，他的喉咙被刺穿了。”

“那一定是爱勒斯，他喜欢那样杀人。他总是同时用两种方法杀死别人。”海浪在我的脚下拍打着，水很混浊，但却不凉，颜色很红。

“我几乎就抓住了爱勒斯了，我几乎就杀死他了。”

“爱勒斯不错，你可不能杀死他。”

“我几乎就杀死了他了。”我说。

他放了你，使你相信你能。骷髅说。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安吉洛，我要死了，我和你说过，如果你踢开我，我就得死，你确实踢开了我，不对吗？”

“是的。”我说，“也许还有更多的办法。”

“怎么回事？”

“当我给你手术时，我们做了视网膜扫描。检查了你们的政府文件。”

“他们一定已经等待着某种东西。这就足以杀死我了。”

“还有，”我承认到，“我们在肯定你是个脑移植者之前，我给你用了AB刺激药品。你是一个脑移植者吗？”

“是的。”

“那么，你现在很危险。”

“我死了，”骷髅纠正说。它的骨头瘦了。像干细的树枝一样开始噼啪地响。我设法想说某些安慰的话，却做不到。这骷髅看我苦恼，就笑着说，“离开我吧，我不怕死。”

“每一个人都怕死，”我说。冷风抽打着沙子，往我身上刮。在水面上，海中怪兽在移动。这个怪物长得又黑又大，形状不固定。眼睛长在晃来晃去的肉梗上。一朵带刺的玫瑰滑落到海浪中。怪兽沉回到水里。我感到塔玛拉给了一种推力使海怪兽待在那里。塔玛拉控制着她的梦，但这只是受虐待的人不认真的做法。也是绝望的人的做法。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试过死亡。他们下意识的害怕。他们的肌肉结构没有拆散。身体里的液体慢慢地停住了。”

“那么你还没有吧？”我问道。

“不，”骷髅说。“我试过一次，又一次。”说了这些话之后，红发女人的肉体又出现了。蟹开始吃她了。她没有害怕。

“弗兰克为什么死了呢？”我问道。

她停了一会，慢慢地松了一口气。“我猜想，我欠你的！”她说，“我丈夫，爱米尔·杰弗勒上将，想把我的脑子装进晶体智囊里，而把我的身体放到静态平衡器中。”

“为什么呢？”

“我在情报机构工作，我不谨慎。”她又停顿了，加重了她的语气。“我和其他官员的妻子在一个舞会上，他们正谈论有关一个已被杀死的政治家，在他们谈话中，我设想他们都知道是我们干的。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在联合队里，这种不谨慎就要被处死。但我丈夫宣判我在晶体里活着。在那里活着不是活着。”

我的记忆空白了。上将刺耳的声音说，“我是一个人。”好像在肯定他是人类。在水面上，那头死公牛的腿在拍打着，鼻子往外冒水。然后被一个浪冲走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把你的身体放进静态平衡器中？”

一阵凉风吹过，岸边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层。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他想到：当他离开情报机构时，他将拥有它。我一听到他的计划，我没有待在那等待查明真相。我知道我惟一逃跑的机会就是抛弃我原来的身体。所以我在黑市上买了一个身体，我拆卸我的脑袋。我想我有了那晶体，就拿在我手里，看着它。我知道我没在智囊软件中。我把德国牧羊人的头放到我原来的身体上，装在笼子里，送给我丈夫。我在它的脖子上做了个标记，我说，“假如你所想的一切就是这个和忠诚，那我就是你的。”这回忆使她很愉快。

“你的丈夫在通讯线上跟我通话。他要给我报酬，让你回去。他好像挺关心你的。我想很难说。”

“别让他愚弄你了，”骷髅说。“他是死鬼中的一个，一个活着的死人。当他一穿上赛曼切服，他的感情就扔到一边了。”

“我不能这么快就对他作出判断。”

“相信我，使所剩下的是感情的回忆。一切都消失了。”

“那么，这个爱勒斯，他也是陆战队的吗？”我问道。

“不是正式的。但他为他们干点零活。就是干点像他杀死了弗兰克这样的零活。”

“这个人把你的手拧掉了吗？”

这个女人哭了。“不”沙滩消失了。我看见塔玛拉在飞机上。她匆匆忙忙从黑色的米撒比斯小型航天器中出来。看上去很担心进到她头上面新来的航空器里。她把手放在航天器的门缝里，然后她呼地一声把小型航天器的门关上。然后猛地一扭，她的手被拧掉了。她摇摇晃晃地走了。后来，景色变了，塔玛拉躺在沙滩上。很多幽灵似的蟹吃着她。“这个躯体没有用了。”

这件事把我吓坏了。她不该抹去监视器上的整个世界。只显示这个单一的记忆。她正在更进一步探知她的模糊的意识。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安全。“我必须走，”我说。“我要给你找些药品，以防脑损伤。你在这等我好吗？”

黑色的怪兽又从海里钻出来，注视着我。塔玛拉冷漠地耸了耸肩，“是的，我猜到了。”

我拔掉了监视器，也拔掉了她的监控器。太阳升起来了。我有两天没睡多少觉了。药房也没开业。我打算小睡一会儿。我躺下，闭上了眼睛。

我醒来已是下午三点钟。塔玛拉还在睡觉。我摸了一下她的头。她还在发高烧。我赶紧去瓦兹克药店。花了二小时到那里。我买了一些圆木形生长调节剂。还有别的药品。我匆忙返回来。

在屋里，塔玛拉坐在厨房，她无精打采地把头低到桌子上。手里无力地强拿着一杯冰水。她的激光步枪紧挨着她放在地板上。她嘴里咕哝着。她烧得很厉害。我跑上楼，找来医疗用品，把它们堆放到桌子上想尽快给她注射生长调节剂。我拿出注射器，灌满药，扎进她的静动脉。她的头猛的一侧，看这脖子上的针，然后闭上眼睛说，“让我离开这里吧。”

“快了，”我安慰她说。

“我感到冷，我想我要死了。”

“你不会死。”她感到冷这很糟糕。她的免疫系统正在进攻她的脑子。我又给她注射了一种药。这次是注射到她的手臂上。

“安吉洛，你待我已经够好了。行了，你记得你说的……关于汇票吗？要不要汇票？”

“是的，非常想要。”

“那么，快走吧。离开巴拿马。”她猛睁开眼睛坐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想让我在犯第二次错误吗？”她笑了，一阵可怕的冷笑。“我的意思是快走。现在就走！汇票马上就到。去巴拿马后方的某个地方，后方的某个地方……同盟协会和同盟队……”

我设法搞清楚她说的话。她盯着我，好像用她的眼睛给我脑子钻个孔，把信息装入我的脑子里。武装力量同盟从各个国家召集人员组成部队，负责维护宇宙中的地球利益。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把同盟协会和同盟部队并列起来。我记得弗兰克对恐怖主义的警告。“你的意思是在同盟部队里有人为了统治巴拿马已经对某些人造智能定出价了吗？”

塔玛拉点点头。“他们很快就来了。我不知道你还有多长时间。”

我在考虑邻国的问题。“但，我不明白——狂暴主义帮助同盟协会做什么呢？”

塔玛拉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消除记忆细胞，给他们打开去太空的通道。”

我想了一会儿，感到眼花缭乱。自由，她正在谈论自由。一些同盟协会的人正在用他们自己的自由来换取巴拿马的自由。这是个极公平的交易。太值得了。假如我更爱我的自由，我会笑的。

“你应该告诉某个人！”我喊道，“你应该告发他们！”

“我告诉你，”她说。“你说得够多了。”

“告诉当局！”

“安吉洛，你还不明白，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了解他们。我永远也逃不走。”

她把脸转了过去。扒在桌子上。很快她又睡着了。我一边摸着她的头发，一边在想：为什么她是他们中的一个呢？是这个世界上杀死弗兰克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是把自由变成商品的一个人。我了解她什么呢？她是海滩上的一个红发女人。一个狂暴主义独裁者的妻子。一个讲话声音威严而急促的女人。她喜欢闻玫瑰花的香味。她把这个世界变成其他人的一个监狱。把她放在机器里不公平吗？绞死她不公平吗？此时，我感到很后悔我收留了她。我想，我是否应该把她送到医院，告诉当局，把她处死。

她又开始咕囔了，用英语和法语小声说着只言片语。一次她说，“一切都完了，完了。”但我不明白她大多数话的意思。我怀疑他们都是怎样控制巴拿马的？同盟协会控制市场信息，天气预报、图书馆、银行账户、通讯等。另外，他们保持和军队的联系。传说他们会很容易地毁掉这个国家。我望着塔玛拉那张瘦瘦的脸，看着她那脆弱的身体，但愿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一个身份可怜躯体低下的女人，她一定饱受了痛苦。她一定会同情别人。我了解这个女人的都是什么呢，好像是回答我，她突然用英语喊出：“我所想要的就是走！”然后我做了决定。不管她从前是什么人，不管她想成为什么人，现在她是我的避难者。

我把她抱在床上，然后打起精神准备把她送到果园去，我打开收音机，让音乐使这个房间有点生机。过了一会，通讯杆的声音传到我的脑子里，我注意到杰弗勒那种没有语调的声音说，“塔米尔在附近吗？他的信号没有受到干扰，我完全能听到他的话。他正在让自己的信号通过滤波器流入通道，停止扫描。”

“塔米尔？你的妻子吗？她失去知觉了。”我说。“这很重要，”杰弗勒说，“从现在开始不要接待和打电话。情报机构的信号能随时查到你家。告诉塔米尔，同盟会已经把我赶出来了。我只想为她做点事。假如她要被抓住，她将被处死。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我很抱歉。”杰弗勒停止了通话。

我开始打点食品、收拾衣服，准备充足的水。我从厨房取来医疗包，把不用的东西都扔出来。收音机里播放着Ｄ小调《神农的光环》，但突然停了下来，瞬息间，屋子里静下来，我听见前门的铰链发出吱吱声，我感到一股风在往我脸上吹。我记得我关门了。我弯下腰拿起激光步枪。这时收音机又开始播放华格纳的《战神进行曲》，我跳过前楼天井就开枪了。爱勒斯站在楼梯上，他张着大嘴，背靠着墙，他正拿着一只锯短的机关枪。他说：“妈的——”就开始射击了。这时我打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肚子。他射出的子弹打在我后面的墙上。我移动着身子穿过天井来到露天的楼梯口。我看到爱勒斯倒在地板上。塔玛拉打开卧室的房门往外看，她的脸色吓得苍白，她已经站不住了。我打着手势让她快回到房间里。我向屋拐角扫了一眼。

爱勒斯拿枪的手松开了，他肚子朝下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我悄悄地朝他走去。他又试图站起来，挥动着他的机关枪。我照着他的头部踢去，他摔到身后的楼下。他的枪朝房顶上开了火。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看上去他已经失去了知觉。尽管他手里还拿着枪，我用步枪瞄准他的头部，用一只脚踩住他的手用另一只脚踢开他的枪。

我不知道我想对他做什么。我不想杀死他。我的医疗包就在后面的桌子上。我拿出滤毒罐给他戴上防毒面具。然后检查他的伤口。他左手的三个指头已经被打掉了。我在他的肚皮上射开一个口子，他的肠子几乎都流了出来。但是，我没有看到致命的枪伤。我望了一会，感到震惊，事情发生的多么简单啊。我嘴里感到干渴，犹如填满了棉花，我心跳得很厉害。塔玛拉说过，我不能杀死他。我害怕，我知道下一次事情发生也许不会这么简单了。我去看塔玛拉，我准备送她去果园。

她躺在床上，两脚蜷缩到屁股下，两手抱住膝盖。前后摆动着。戴着面具，从梦的监视器里吸吮着影象。那样子不像一个专业人员，倒像个吸毒的人。她继续说着“我所要的一切就是走。我所想要的一切就是走。”汗从她脸上淌下来，她的脸没有一点血色。我走到控制台，拔掉她的监控器，她继续摇动着，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拿下面具，她的眼睛出现白色，来回转动着。她在继续啜泣地说着。牙齿紧咬着。她深深地陷入自己内心世界中，她是一个紧张症患者。

我给她戴上面具给她的梦监控器插入控制台，我也带上面具插入观察孔。

海滩上，风在黑夜中怒吼着，抽打着沙滩的沙粒，就像针扎在我的皮肤上那样尖利，那样疼痛。我认为狂风的声音就像是从人的牙缝中发出的，我抬头看到像鬼一样长着人脸的海鸥，从他们的牙缝里正发出嘶嘶声响。

红发的塔玛拉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来回地晃动着。海浪冲击着海沙在她身下起伏波动。望着黑色的海中怪兽站起的身影，海中怪兽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她把他们推回到海中，她对着海面说某种东西快来了，她几乎是在喊叫。我听不到她的话。幽灵似的蟹子匆匆忙忙离开海去咬她。她踢它们。但是这些蟹钳上夹着她的肉急忙跑开了。那只死公牛在水上漂着，在浅滩上与缠住它的海草挣扎着，好像要设法来到岸上。它哞哞地叫着，像似很痛苦，海浪冲刷着它，使它的阴茎和睾丸挺起，似乎这些海浪要把它们冲走。当海浪退走时，它们又低垂下来，湿乎乎地滴嗒滴嗒地淌着水珠。

我叫着塔米尔她不回答。我喊到爱勒斯死了。但风声、海浪碰撞声和海鸥的吱吱声抢走了我说的话。因此我拼尽全力靠近她。我迎着刺骨的狂风、穿过满是海草纠缠的海滩向她跑去。海中怪兽开始钻出来，当它们靠岸时，伸出了它们的触角。我靠近了塔米尔，她还在继续对着空荡荡的天空喊道：“我想要的一切就是走！”我把她的脸转到我面前。她抬头看了看，尽管风仍在吹，可是她的内心很平静。

“爱勒斯死了。”我大声告诉她，希望给她以安慰。“你的丈夫告诉我，说他不在那个同盟部队了，我们一起逃走吧。”她看着我，摸着我的脸，她明白我告诉她的所有事情。甚至比我知道得还多。

“我死了。”她咬着牙说。

我听到我身后砰的一声。死公牛挣扎着从海草中获得了自由，并向我冲来。我刚转过一半身子，它的牛角已穿透我的胸膛，把我举在头顶，这种痛苦使我看到了亮光。使我肌肉痉挛，使我想要呕吐，我想有人已经向我开枪了，我想跳起来看看我的进攻者。

我脸朝着沙滩跌倒了，我挣扎着站起来，那头公牛正在塔米尔身上踩着跺着呢。它一次一次地抬起它巨大的前蹄，然后再落到塔米尔的身上。把她破碎的身体踩到沙子里。她被踩碎的骨头发出噼啪声响。当它停下来时，就用鼻子嗅她身上的血，发出哼哼声，然后再把牛角插进她的肚子里。把她举在空中，在海滩上来回地走着。最后迈着大步冲进海里。这个世界浸在痛苦的火焰中，坏了的监听器，出现了白色，它爆炸了。

我站起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穿过烟雾在寻找某样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它。我往一个房间里看，看到某样东西——我想，“这是我在找的东西吗？”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看台灯或桌子，而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走向一个开着的门，这好像是别人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不知不觉来到前院，看着兰花和树木。我想这是我想要的吗？后来，我发现自己在邻居的门前，我打开了门。

罗德里戈·德霍约斯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看着我“奥斯卡先生，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喊道。他把我按在一张大而柔软的椅子上。我想站起来，他又把我推回到坐椅上。“你病了吗？”他问。

我坐了几分钟沉思着。但我的思绪很快又回到那死亡的结局。我抓住罗德里戈的衬衫说：“出了一点麻烦。”我告诉他。然后我记起来，我想要的一切就是走。“你必须给我找个航天器。”我向他喊叫着。罗德里戈望着我，计算着，最后他给运输总公司打电话，尽快来一个小型航天器。他刚出去一会，我就挣扎着身体朝家望去，他进来后，又强迫我坐下来。但我把他推到一边，他没拦住我。

我打开自己的房门，发现爱勒斯还在一楼。借助防毒面具喘气呢？他的一个肺叶一定坏死了，使他那样喘气。空气中充满胃液发出的气味还有烧焦的肉味以及毛发烧焦的气味。

塔玛拉坐在床上，身子向前倾。一动不动，我来到她身边，摸了摸她的颈部，轻轻地寻找她的脉搏，她的脉搏已经没有了。我拿下她的防毒面具，望着她空洞洞的眼睛似乎盯着我身后墙上的某样东西。她的脸色很苍白，但表情很平静。一滴大大的眼泪从她左眼渗出来，慢慢地流到面颊上。我把它擦去。惊奇地发现她最后的体温还是很高。我用手帮她合上双眼。低声说着避难者们对他们死去的同志，说的话“最后终于自由了。”

当我正开始想着我需要做的事情，我听到我后面发出的格格声。我转过身，那儿什么也没有。我蹒跚地走到厨房，拿起我的医疗包，装进一个带有一些干净的人造血的标本瓶。由于我的手被射伤了，很多血流到桌子上。

我来到楼下，走到爱勒斯身旁，取下防毒面具，拿出一把解剖用的刀，把刀插入他的右眼睑底部开始绞动，一直到他的眼睛捧出来为止，我把眼睛放在瓶子里的血中，再把瓶子装进我的口袋里。我又听到我身后的格格声。

我转过身看，还是没有人，可我意识到我的颚骨部正在抖动。而我的牙齿也正格格地响。我开始大声喘气，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

我拿起解剖刀刺穿了他的喉咙。

“为了弗兰克，你这个坏种。”我对自己说。我看着血从他的喉咙里涌出，当血渐渐地淌走了，我感到我心里的某种东西也流走了。

我相信上帝会惩罚我。“假如他不能承受一个玩笑，就对他不恭敬了！”我说着，同时我笑着，这样喊道。

面对我身后的尸体，我将冒着去巴拿马法院的危险。我走到木瓜树下，等待着航天器的到来。我的肌肉开始痉挛，我的呼吸感到困难，我伸展一下身子，躺在草地上，没法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时天越来越黑了，当航天器着陆时打水果的木棒正好碰到我头上的木瓜上。

航空器外边有一个安全扫描器。当我一到扫描器眼前，一个机械的声音说，“告诉你去的目的地，并准备身份扫描。”

我开始呼吸困难；我摸索着装有洁净人造血的标本瓶然后拿出眼球。把血也倒掉了。眼球里的蛋白质开始变白。我把它放在手掌上，拿着它对着视网膜扫描器，希望它能记住一个感染者的白色物质。说出了我的目的地，“拉格兰吉星球空军兵站，一个开往外地的集合地。”

扫描器说：“欢迎你，爱勒斯·穆哈穆德·赫斯坦尼费德。我们将从你的银行账户上推断出147，2321Mll’s。我们希望你喜欢他的星球之旅。”

“谢谢，”我平静地回答。“我完成了任务，我将非常怀念地球。”

当航天器起飞时，我摆弄着口袋里的晶体，望着外边的景色。太阳已经转向克隆，但我能看到香蕉园闪着银光。一条阴影线穿过地球向前飞去。世界在我的下面渐渐地变黑了。我查看航天器上的计算机终端，看看是否有什么星球的宇宙飞船雇用一个药物学家。一个也没有。我查看是否有其他另外的银河系里有愿意根据他的目的付给我费用的雇主。来自特图莉林星体非常想要一个器官形成药物学家。愿意付给去巴克恒星的路费。我找到巴克这个图像。它是一个很小的恒星。最近由土形成的。只有三十万人口。画面显示出白色的海滩和棕搁树。像巴拿马一样。它看上去像一个能给予我和平的地方。

我躺下来，有时在夜里我轻微地打盹。不知不觉我梦见了天气已经变暖和了，到处充满了欢乐。当我在费尔亚卖完一副生命延生液后，我走到空空的海滩上；来到弗兰克和塔玛拉建起的沙子城堡处，我站着朝他们笑了很长时间。我不知何故我露出牙齿笑着。然后，我开始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喂，安吉洛，你要去哪里啊？”弗兰克问我。

“我去天国。”我说。

弗兰克说，“哈，好地方！我有一个表兄就住在那里。”

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弗兰克和塔玛拉都对我微笑着。我看了看沙滩。远处，只有空荡荡的沙子。我知道我早就很累了。在我头上，海鸥一动不动。我舒展开我的双臂蹲下，想知道是否风能举起我，让我像鸟一样地飞。我的双臂长出了丑陋的羽毛，然后，我开始上升，我紧紧地夹住胳膊，慢慢地飘入空中。

弗兰克对塔玛拉喊道，“往上看，那个大海鸥将要在你头上干傻事，袭击你。”

我往下看，弗兰克向上笑着指着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球，并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猫。

当我升向天空时，弗兰克和塔玛拉在永不坠落的粉红色的太阳底下跑着，和一只灰白两色的小猫在空荡荡的沙滩上玩球。

# 《同情电路》作者：[英] 约·温德姆

王齐译

珍妮蒂在医院里已经住到五天的时候，她才开始转到家务机器人的念头上来。经过两天的时间，她才发现护士詹姆斯原来竟是一个机器人，她又花了整整一天，才使得自己的惊讶心情平定下来。然后又过了两天，她才意识到，使用一个随身服侍的机器人，会是一件多么舒服的事。

念头这样一转竟成了一副宽慰剂。实际上，她所看望过的每一家都有个家务机器人，它是家庭中的第二件或者第三件最宝贵的财产——女人们倾向于把它估计得比汽车稍稍高一些，男人们则倾向于估计得比汽车稍稍低一些。颇有一些时候了，珍妮蒂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把她当成了一个大傻瓜，说不定把她看得比大傻瓜还糟哩，为了料理一个家，她竟累垮了自己，而那些家务琐事，一个机器人每天只要用上几个小时，就会搞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她也已经知道，乔治每天傍晚回到家里，来到一个为些不必要的琐事而累得有气无力的妻子身边，就会使他感到烦恼不堪。不过，偏见一直是根深蒂固的。那倒不是属于这样一些人的执拗态度：拒绝餐馆的机器人侍者上菜啦，坚决不肯让机器人司机开车啦（有时它们开车倒更安全得多），拒绝接受商店的机器人向导带路啦，或者拒绝去看看时装展览的机器人模特儿啦。她只不过是因为有机器人在身边就感到混身不舒服，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跟一个机器人在自己家里，她不愿意感到这样一种不舒畅的心情。

珍妮蒂自己家里一直没有使用机器人。她把那种感觉归因于她自己家中的保守思想。别的人家，也就是那些已经有了机器人来料理家务的，虽然使用的都是一代以前尚可使用的老式机器人，但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一点点她那种感觉。使她烦恼的是，她知道她的丈夫认为她像小孩那样害怕机器人，她曾经向乔治解释过多少次，事实并不如此，而且那也不是关键问题：她真正不喜欢的事是有个外人闯到她个人的家庭生活里来，可是这正是使用一个家务机器人的必然后果。

叫做詹姆斯护士的那个机器人，是她历来有过个人亲密接触的第一个，她，或者说它，像一个启示那样来临。

珍妮蒂把思想上豁然开朗的情景告诉了医生，他显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下午乔治来探视的时候，她告诉了他，他高兴极了。在他离开医院之前，他们两个商议了一阵。“好得很，”医生说。“跟你说老实话吧，过去我总是在担心我们面对着一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而且是颇为棘手的一种。你的太太可能一直没有健康过，在最近这几年里，她料理家务，把自己累垮了。”

“我知道，”乔治同意说。“在我们结婚的头两年，我费过好大的力气去说服她，可是只不过是引起一场风波，这样，我就只好不提了。这一次，病闹得最厉害——她一发觉到，部分原因是由于家里没有机器人照料，她才不得不来到这里的时候，她便有点胆战心惊了。”

“哦，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她可不能继续像过去那样干活儿了。要是她还想那样干的话，不消两个月，她就得回到这里来。”医生告诉他说。

“那她不会知道。她确实已经改变了想头。”乔治向医生保证说。“有点难办的是，除了肤浅的接触外，她从来还没有碰到过一个现代化的机器人哩。我们所有朋友家里的最新式的机器人，至少也是十年以上的了，其中大多数还要更老一些。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有什么东西竟像詹姆斯护士那样先进。现在的问题是该要哪种类型的呢？”

“坦率地说，山德先生，我担心您的太太今后需要充分的休息和照顾。我真想给她推荐他们现在有的那一型，一种相当新颖的产品，也就是詹姆斯护士那一型的。那是一种特制的、灵敏性很高的产品，装有一个很新奇的相对平衡的同情保护电路——那是一个很巧妙的小型操作器件。一个正常的机器人要立刻服从的任何直接指令，就是由这个电路来判断，来衡量，看看是对病人有利还是有害，除非是对病人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否则，它就不服从。这型机器人搞护理工作和照料孩子已经证明是妙极了的——不过，目前对这型机器人的需求量很大。我怕它们的价格会相当高。”

“多少钱呢？”乔治问道。

医生说出的那个可观的价码使他皱了一下眉头。他随即说，“那就会把有限的钱用光，不过，到底那大部分是珍妮蒂省吃俭用、生活简朴才积攒起来的存款。我该到哪儿去买呢？”

“您是买不成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医生告诉他说。“我得找个窍门，取得优先权，只有这样，我才能买到手。好啦，您就同您的太太把有关外表样式的细节等等商量定了吧。她要什么样式的，通知我一声，我一定赶紧办。”

“要个普通样子的吧，”珍妮蒂说。“在家里瞧着顺眼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可受不了那种用些杠杆和塑料盒子安装起来的东西，两块镜片老在瞪着你。既然它得料理家务事，那我们就要一个像女仆模样的。”

“或者像个男仆模样的，要是你愿意的话。”

她摇摇头。“不。它将来是要照料我呀，这样，我倒宁愿它是个女仆。它可以穿着一件黑色的绸子衣服，系着一条带褶边的白围裙，再戴一顶白帽子。我还愿意要它有金黄头发——一种深金黄色的——身高大约在五英尺十英寸上下，瞧着顶好看的，不过也不要太美。我不愿意去嫉妒它……”

医生又留珍妮蒂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决定了下来。凑巧得很，有人取消了一个订货单，不过要改装成适合珍妮蒂的要求规格，那就难免要有些耽搁——还有，为了适合于做家务事，还需要再增装一个标准式家务模拟记忆元件。

机器人是在她回家的第二天交货的。两个严肃操作的机器人抬着箱子走上了庭前的小径，问是不是要它们把箱子打开。珍妮蒂认为没有必要，便告诉它们把箱子留在棚屋里。

乔治一回来，立刻就想要开箱。可是珍妮蒂摇了摇头。

“还是吃晚饭第一吧，”她这样决定说，“一个机器人才不在乎等一下哩。”

尽管如此，那顿晚餐还是吃得了了草草。一吃完，乔治便把盘子拿了出去，一古脑儿堆在洗池里面了。

“再也不干洗东西的活儿啦。”他心满意足地说。

他走出去，借隔壁的机器人来帮助他把那只箱子抬到房里。这时候，他才发觉他竟抬不起他所要抬的那一头。于是，他不得不又去借来对门一家的机器人。这一对机器人马上把箱子抬进房里，放到厨房地板上，轻松得宛如拿一支鸿毛一般。随后他们就又都走了。

乔治取出了改锥，拧下钉在箱盖上的那六个大螺丝钉。箱子里面有着大量的填屑。他把填屑扔出来，抖在地板上。珍妮蒂提出反对。

“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用不着我们去打扫嘛。”他兴高采烈地说。

箱子里还有一个用胶合板制造的内箱，在箱盖下面有一层雪白的纤维填料。乔治把它卷起，推到一旁，就在那儿，躺着那个身穿黑色上衣、系着白围裙的机器人。

他们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

她的样子栩栩如生，迥然不凡。不知是什么缘故，珍妮蒂一想到它就是她的机器人，她便觉得有点不大自在——有点心神不宁，而且隐隐约约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一个睡美人哩，”乔治边说，边去拿那平放在它胸上的使用说明书。

事实上，这个机器人还算不上个美人儿。珍妮蒂所喜爱的一切，样样都做到了。它表情愉快，相当美观，可又不是美得惊人，不过样样零件都是令人满意的。那深金黄色的头发，相当惹人嫉羡——虽然你明明知道那大概是些塑料丝，上面的波纹永远也不会消失。那皮肤——是另一种塑料涂在精心制造的体形上的——同真皮肤的显著不同处，只是它白皙无疵。

珍妮蒂在箱子旁边跪了下来，大着胆子用食指去摸了摸那洁润无瑕的脸蛋儿，它是冷冰冰的。

她撤回了身子，坐在两脚脚跟上，望着它，那简直是个玩具大娃娃，她自言自语说：一件设备，一件用金属、塑料和一些电路制造出的极其新奇的设备，但总还是一件设备，把它制造成这个模样，无非是如果把它制造成别的样式，那末人，包括她自己在内，就会觉得太冷酷无情，或者是怪里怪气了……可是现在，让它看上去成为这种模样，也是叫人有点心神不安。一个原因是，你从今以后没办法把它想成是“它”，不管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你的头脑总认为它是“她”，一认为是“她”，那就必须有个名字，一有了名字，它就更加成为一个人了。

“‘电池驱动型’，”乔治高声读着，“‘正规要求每四天换上一个新电池。但其他各种类型设计，则根据需要和在需要时，从主线传导其自身的再生现象。’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吧。”

他双手放在机器人的两肩底下，试着要把它抬起来。

“哟！”他说，“一定有我的三倍重哩。”他又试了一下。“活见鬼，”他说着，便又查阅说明书去了。

“‘控制开关一概装在背后，略高于腰线。’好啦，说不定我们能够让她滚着翻个身。”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让这个人体侧身而卧，随后便动手去解她那衣服背后的扣子。珍妮蒂突然间感到那是粗暴失礼的做法。“我来解扣子吧，”她说。

她的丈夫瞥了她一眼。

“好吧，反正它是你的呗！”他对她说。

“她不能只算是个‘它’。从今以后我要叫她赫丝忒。”

“也好，”他同意了。

珍妮蒂解开那些扣子，在衣服的里面到处都摸遍了。

“我找不到那个旋钮，什么也找不到。”她说。

“显然那儿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小门。”他告诉她。

“哦，没有啊！”她带点吃惊的语调说。

他又凝视着她。

“亲爱的，她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是一台机器。”

“我知道，”珍妮蒂简短地说。她又到处摸索着，发现了那个小门，把它打开了。

“你把最上边的那旋钮向右拧半圈，然后关上那个小门，好接通电路。”乔治根据说明书指点说。

珍妮蒂一一照办了，接着身子很快向后闪去，又坐在她的两脚脚跟上，注意看着。

机器人动了一动，翻个身。它坐起来，一下子站得笔直，它站在他们面前，看上去跟舞台上的客厅女仆一模一样。“日安，夫人，”它说。“日安，先生。我很高兴来服侍你们。”

“谢谢你，赫丝忒，”珍妮蒂说着，身子往后靠在那就放在她身后的一个靠垫上。她倒不是非向一个机器人道谢不可，但她有这样一个理论：你如果不对机器人讲礼貌，那么你会很快地忘记对别人讲礼貌了。

还有，无论如何，赫丝忒绝不是一个一般机器人。她甚至也不再打扮得像个客厅女仆了。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成了一个朋友，一个不知疲倦、体贴入微的朋友。从一开始，珍妮蒂就发觉很难相信她只不过是一台机器，随着时光流转，她已经变得愈来愈是一个人了。她消耗电而不吃食品这件事，逐渐变成似乎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缺点。有的时候，她禁不住要兜着圈子走路，还有的时候，她的视力出点小毛病，她便在距离应当工作的地点右侧一英尺开外的地方去作样样事情，这些事不过像随便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小毛病，为她进行调节的那机器人修理师来探视，正像任何别的医生前来探视一样。赫丝忒不单单是一个人；对许多人来说，她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伴侣。

“我猜，”珍妮蒂坐回到她的椅子上，“你一定把我看成是个怪可怜的、脆弱无能的东西吧？”

一个人一定不能指望从赫丝忒口里听到什么委婉的语言的。

“是的，”她直截了当地说。不过她随后补充说，“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脆弱无能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谁都必然会为他们难过。”

珍妮蒂早已不再思索类似这样的事情了：“那一定是同情电路在说话。”她也不再试图想象必然会产生这样一句话的计算、选择、联系和分路过程。她把这句话当成她可能从——嗯，比如说，从一个异国人嘴里听到的。她说：“我想，跟机器人比起来，我们必定显得是那样。你是那么强壮有力，那么不知疲倦，赫丝忒。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那……”

赫丝忒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都是被设计出来的：你们却是出于偶然。这是你们的不幸，但不是你们的过错。

“那么，你宁愿意你就是你，而不愿意变成我吧？”珍妮蒂问。

“当然啦，”赫丝忒告诉她说，“我们身体比较强壮。我们不必常常靠睡眠去恢复体力精神。我们不必在身体里面带着一个靠不住的化工厂。我们不一定要慢慢变得衰老。人是那么笨手笨脚、身体又那么脆弱无能，还有，由于什么东西作用失灵，身体便常常不舒服。要是我哪里出了点什么毛病，或者是损坏了，那并不疼，而且很容易换上一个。可是你们就有种种像疼痛啦、痛苦啦、不幸啦、疲倦啦这些我们必须学着来理解的字眼儿。对我们来说，这似乎都不是什么必要和有用的东西。我觉得难过的是，你们必定会有这些东西，而且必定是那么犹豫不定和脆弱无能。这种情形总是在激发着我的同情电路。”

“犹豫不定和脆弱无能，”珍妮蒂重复着说。“是的，那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人不得不那么惶惶不安地活着，”赫丝忒继续说。“要是我的胳膊或大腿给碰坏了，几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换上一条新的，可是一个人就会受好长时间的苦，最后甚至连一条新的肢体也没有——只落得剩下一个残肢，要是他走运的话。现在倒也不像过去那样糟，原因是在设计我们的过程中，你们学会了怎样制造出让人满意的义臂和义腿，比起那些老式的来，要结实得多，也让人满意得多了。人要是立刻把那脆弱无能的胳膊和大腿换掉，那将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想这样做，只要他们有可能保留住原来的肢体的话。”“你是说他们能够接肢吗？我还没听到过那种事情哩。”珍妮蒂说。“我倒希望我只是胳膊或大腿出点毛病。我想，那我就绝不会犹豫不定了……”她叹了一口气。“今天早上，医生的态度并不是令人鼓舞的，赫丝忒。你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吗？我的体力一直在往下垮：必须更多地休息。我不相信他确实期望我会慢慢变得强壮起来。他以前不过只是想要鼓励我振作起来罢了……他给我做完检查以后，他的脸神有点怪……可是他所说的全部，就是休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只是休息……休息……休息……？还有那可怜的乔治。对他来说，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他对我是那么耐心，那么温存……我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不愿意我像这样渐渐衰弱下去。我真愿意早点死掉算了……”

珍妮蒂继续说下去，与其说是对站在身边那个耐心的赫丝忒说话，倒不如说她是在自言自语。她把自己说得落下泪来，随即抬起眼皮朝上望着。

“噢，赫丝忒，假如你是个人的话，我可会心爱不了。我想，为了你那么强壮，又那么健康，我会要恨你的。不过，我现在并不是这样，赫丝忒。每当我像这样犯起糊涂来的时候，你总是那么和蔼，那么耐心。我相信，要是你会哭的话，你准会陪着我哭一场的。”

“要是我会哭的话，我必定会陪着你哭的，”机器人同意说。“我的同情电路——”

“哦，不！”珍妮蒂反对说。“不可能光是因为那个东西。你在什么地方还有着一颗心，赫丝忒，你一定有的。”

“我猜，这个东西比一颗心还要更可靠。”赫丝忒说。

她走得更靠扰一些，跪下来，把珍妮蒂抱起，好像她一点重量都没有似的。

“你已经把自己搞得很累了，珍妮蒂，亲爱的，”她对她说。“我要把你送上楼。在他回来以前，你还可以睡上一会儿。”

珍妮蒂可以透过衣服感觉到机器人那双胳膊是冷冰冰的。不过，这种冰冷不再使她感到担心了。她只知道是两只强壮的、有保护力的胳膊在抱着她。她说：“哦，赫丝忒，你竟是这样一个体贴入微的人，你总是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她停顿了一下，随后悲伤地补充说，“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我指的是那个医生。我看出来了。他不过是这样想，我以后要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有一天消耗尽了，一死了事……我说过的，我宁可早一点死……不过我并不愿意死，赫丝忒，我不想死啊……”

机器人稍稍摇了摇她，好像她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好啦，好啦，亲爱的，身体并不是坏到那样的，一点儿也不像，”机器人告诉她说，“你千万不要总想着死呀死的。你也一定不要再哭了。你知道，那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再说，你并不希望他看见你刚刚哭过啊”。

“我一定尽力不哭就是了。”当赫丝忒抱着她走出屋子上楼的时候，珍妮蒂顺从地同意说。

医院里的机器人接待员从写字台抬起头来望着。

“关于我的妻子的事，”乔治说。“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我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机器人脸上流露着一种一丝不差的职业性关怀的表情。

“是的，山德先生。我恐怕这对您说来是一件震惊的事。不过，正像我所告诉过您的那样，您的家务机器人立刻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事情确实做得很对。”

“我原想同她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可是他外出了。”乔治告诉她说。

“您用不着担心那些事，山德先生，她已经做过检查，她以前在医院就诊的全部病历都取来了。手术已经预定在明天做，不过，我们当然需要得到您的同意。”

乔治踌躇不定。“我可不可以见一下负责她的医生？”

“我怕他现在不在医院里。”

“是不是——绝对必要？”乔治停顿了一下，随后问道。

机器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点了点头。

“她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虚弱，到现在一定已有几个月了。”乔治点点头。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她还要变得更虚弱，在临终以前多受点罪罢了。”她告诉他。

乔治茫然凝视着墙壁达几分钟之久。

“我明白，”他失望似地说。

他的一只不住颤抖着的手拿起了笔，在她放在他眼前的那张表格上签了字。他注视了一会儿那张表格，可是视而不见。

“她会——她会得到圆满成功的手术吗？”他问道。

“是的，”机器人告诉他。“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不过，圆满成功的可能性总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乔治叹了一口气，随后点了点头。“我希望看看她。”他说。

机器人按了一下电钮。

“您可以去看她。”她说。“不过，我一定请您不要惊动她。

她现在正在睡觉，对她来说，还是不把她唤醒比较好。”

乔治只得满意于此了。不过，珍妮蒂在睡着的时候，唇边上呈现的那副微笑的神情，使得他在离开医院时心境稍微舒畅些。

第二天下午，医院打了一个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来。他们是要他放心。手术看来是美满成功的。人人对于结果都满怀信心。没有担心的必要了。医生们都是十分满意的。不过在这几天里，还是以不让什么人前来探视为好。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一点儿也没有。

乔治每天总在离开办公室以前打个电话，希望会得到许可去探视。医院方面是表同情的，而且是使人精神鼓舞的，只是在有探视的问题上绝不让步。后来，到第五天时，他们突然通知他说，她已经出院回家了。乔治大吃一惊：他早已经做好准备，认为出院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他急急忙忙走出去买了一束玫瑰花，一路上犯了六条交通规则，他也置之不顾。

“她在哪里？”赫丝忒开门的时候，他追问她说。

“她睡下了，我以为这样可能更好些，如果……”赫丝忒开始说。不过当他三步两步抢上楼梯的时候，他并没有听到这句话的后一半。

珍妮蒂躺在床上。只剩她的头可以看得见，头部以下全被被单边缘和一条缠着脖子的绷带遮住了。乔治把花放到床头桌上，然后俯下身凑近珍妮蒂，轻轻地亲吻她。她那双焦虑不安的眼睛向上望着。

“哎，乔治，亲爱的。她已经告诉了你吗？”

“谁告诉了我什么呀？”他问着，在床边上坐了下来。

“赫丝忒。她说过她要告诉你的。哎呀，乔治。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我不认为我的意思是这样……她把我送去了，乔治。那时我是那么虚弱，又是那么心烦意乱。我想要让身体强壮起来。现在想来，那时我简直没有真正地理解到。赫丝忒说——”

“你放心好啦，亲爱的。放心好啦，”乔治微笑着启发她，“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被单下面摸了摸，摸到了她的手。

“可是，乔治——”她开始说。他打断了他的话。

“哎呀，亲爱的，你的手凉极了。几乎像——”他的指头向上滑去，滑到她的胳膊。他的眼睛渐渐瞪大了，怀疑地望着她。突然间他从床边跳起来，扯开了被单，他把手放在薄薄的睡衣上她的心脏所在处——随即把手缩回，好像被刺得好疼一样。

“天哪——不！——”他边说，边注视着她。

“可是，乔治，亲爱的乔治——”躺在枕头上的珍妮蒂的脑袋说。

“不——不！”乔治尖声怪叫地说。

他一转身，张惶失措地跑出了屋子。

在黑暗里，在楼梯的平台处，他在楼梯最高一层梯阶上，脚踩空了，一头栽下，摔到楼梯的底层。

赫丝忒发现他躺在大厅里缩成一团。她轻轻地弯下身来探寻伤处，伤处的面积之大、脆弱的身体结构所遭受的这种伤势，大大激发了她的同情电路。她不打算移动他，只是走到电话那里去拨号码。

“急诊处吗？”她问，接着说出了姓名和地址。“是的，立刻，”她告诉他们。“可能时间很紧迫，好几处复杂骨折，我认为他的脊梁骨断了，可怜的人啊。不。头部好像没有伤。是的，这就好得多了。就算他真的完全好了，也会瘸上一辈子……是的，还是把手术同意书随急救车一道送来好些，这样，就可以马上签字……哦，是的，那完全可以。他的太太会签字的。”

# 《同一时间》作者：[美] 詹姆斯·布利什

……时间周而复始地慢慢流逝，象太空中星球循环那样无休止地、平庸地演变着。时间，各式各样的计时器呀！随着飞船呆板的左右摇晃，我的吊床象钟摆一样摆动着，滴答滴答地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小时，一个又一个年头。它告诉我，时间过去了多少个世纪啊！

——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尔地》

不要动。

这是加拉德醒来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而这也许救了他的命。他躺在老地方，系在床垫上，听着发动机细匀的轰鸣声。但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他根本不该听到这种超速转动声。

他心中暗自说：难道这已经开始了吗？

其它一切看来都还正常。ＤＦＣ－３型宇宙飞船已经达到了星际速度，而他自己仍然活着。飞船还在继续运行。此刻，飞船运行的速度是光速的二十二点四倍——每秒钟足足四百十五万七千英里。

不知怎么地，加拉德对此并不怀疑。在以前两次试验时，超速转动器只要一接上，那些飞船就飘然向半人马ａ星座飞去，而在飞船消逝后的余影恍惚的刹那间，从光谱表看出，所显示的多普勒频移与哈厄特尔所预示的这时的加速度是符合的。

问题并不是布朗和塞利尼没有顺利地飞走，而是后来两人都沓无音信。

他慢悠悠地睁开双眼，感到眼皮异常沉重。根据他的吊床对他皮肤的压力来判断，引力是正常的。可是再动一动眼皮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经过长时间的全力以赴，他终于完全睁开了双眼。仪表就在他面前，靠着它的弯接头伸到他胸前。除了眼睛外，他还是什么也不能动弹，而睁眼睛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他核检了每一个仪表。温度是摄氏二十二点四度。工作温度正常。飞船内温度为摄氏三十七度。空气压力为七百七十八毫米。燃料：一号油箱满，二号油箱满，三号油箱满，四号油箱装满十分之九。引力一克。日历停了。

他仔细地看着日历，眼睛的聚焦也是十分缓慢。当然，这不只是一个日历，还是一只多种用途的钟，设计目的是为了告诉他去双星所需的十个月飞行中时间的推移，就连每秒钟的变化也要显示出来。可是无可置疑的是，秒针现在不动了。

这是第二个不正常的地方，加拉德感到一阵冲动，便想起床看看能不能使钟再走起来。也许这个毛病是暂时的，过去一直是走得很好的。立刻，他头脑中响起了这次飞行开始前整个月中他一直铭记在心的戒条，不要动！

情况未弄清前不要动，不动而能弄清的话就不要动。当初使布朗和塞利尼无可挽回地离开人世的，不管是什么情况，那种情况总是使人慑服，而且完全是出乎意料。他们俩都是出类拔萃的人，聪明、机警，都培养到了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步，毫厘不爽——是这次计划中最好的人选。在制造他们的飞船时，象制造ＤＦＣ－３型一样，对每一种可以估计到的故障，都已采取了预防措施。所以即使有什么问题的话，只能是出在普通的部位，而且也只会出一次而已。

他谛听着那个嗡嗡声，声音均匀柔和，并不太响，可是使他深为烦恼。超速转动装置的声音应该是听不到的，第一艘不载人的试验飞船上的磁带没有录下这种嗡嗡声。这个声音似乎并不干扰超速转动装置的工作，也不显示出它有什么毛病。这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相干的声音。

可是，原因还是有的，在找出原委前，加拉德甚至不想再作一次呼吸。

不可思议的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最初醒来后，事实上竟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呼吸。虽然他并没有感到丝毫不舒服，可是这一发现使他产生了一阵不可抑制的恐慌，以致差不多要在床上直坐起来。幸而——或者似乎是幸运，在恐慌开始消退后，影响他眼睑的那股奇怪的困顿似乎曼延到了全身；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提起劲儿来对付，而那股冲动却已消失了。而那阵恐慌，一时虽很强烈，结果完全归入理性。他很快意识到，他的不呼吸并没给他带来丝毫可以言传的紊乱，而这正是有待解释之处。

或者会使他送命？可是还没有。

发动机嗡嗡作响，眼睑沉重，呼吸中止，日历钟停了。这四件事综合起来并没有构成什么。很想动弹一下，那怕是一个大脚指头也好，但这是不对的，加拉德加以克制了。他醒了只有一会儿，最多半个小时吧，可是已经看到了四种不正常的情况。肯定还有更多反常的事情，要比这四件事更加不可思议；在他不得不动弹前，还会出现需要仔细研究的情况。但除了考虑他本身的需要外，也没有什么他特别需要做的事。设计人员认为，布朗和塞利尼没有返回可能是由于超速转动装置出了毛病，所以使ＤＦＣ－３上的一切都只受计算机控制。从实际意义来说；加拉德只是尸位素餐而已。只有在超速转动装置断开时，他才加以调节。

噗。

这是一种柔和、低沉，很象塞子从酒瓶里脱出来的声音。好象就来自控制架的右侧。他枕在软垫上的头突然朝框架一歪，但给他无力地制止了。他慢慢地移动目光，向那个方向看去。

他看不到有什么可以发出这个声音的东西。飞船的温度表上没有显示出什么变化，这就排除了伸缩差所产生的热噪声，而伸缩差是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

他闭上了眼睛，这个过程与睁开眼睛同样困难，他试图想象他最初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时，日历钟是个什么样子。得到了明晰的印象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那是确切的印象，加拉德又把眼睛睁了开来。

声音是日历钟前进一秒钟时产生的，现在它又不动了，显然是停了。

他不知道，秒钟跳一下通常要多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可以肯定，秒针一下子跳到每秒的末端，动作太快了，眼睛是应接不暇的。

慢慢地，他意识到，他的这一切思索正在使他丧失重要的资料。日历钟已经走动过了。当务之急是，他得弄清楚，日历钟再走动一下要多久。

他开始计数，已经逝去的时间姑且算作五秒钟。六秒、七秒、八秒……

加拉德只数到八秒时，便陷于一种苦痛的境地。

首先，而且完全是平白无故地，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恐惧迅速地在全身的筋脉中散布开来，越来越强烈。他的肠子开始非常缓慢地扭结起来。他全身在缓慢地、轻微地震颤，倒还没有到发抖的地步，只是四肢不由自主地颤动，皮肤一阵阵轻轻地起着寒颤。除了嗡嗡声外，又可以听到一种声音，是一种接近于闷雷的声音，似乎就来自他的头脑中。恐惧还在增长，随之又来了疼痛，还有那个后坠症，肌肉象板似的僵硬，特别是腹部和两肩，而前臂受到的影响差不多同样严重。他觉得自己的身子中部开始非常缓慢地粗了起来，似乎大了一倍；对于这种情状。他简直毫无办法，这是一种可怕的机能麻痹症。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个小时，发展到顶点时，加拉德的思想，甚至连他这个人也完全脱离了躯壳，他只是一只充满着恐怖的皮囊而已。在他那极端空虚的毫无理性的情感中开始恢复了一点理智的时候，他发现他正坐在软垫上，一个手臂已把控制架绕着弯接头推了回去，使它不再翘在他的身子上方。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不蒸发，也并不使他觉得凉快。他的肺部有点儿疼，可是他还是觉察不到呼吸。

究竟是怎么回事？布朗和塞利尼就是这样丧命的吗？这种情况如果经常发生，也会要加拉德的命，这一点他是肯定的。即使只要再发生两次；要是这两次接着第一次很近，也会要他的命。从最好的说，也会使他成为满脸鼻涕口水的白痴；虽然计算机会把加拉德和飞船弄回地球，但计算机不能把这阵无意识的恐怖告诉宇航设计局。

日历钟表明，这段极度痛苦的时间持续了三秒钟。当他带着学究式的愤慨看着它时，它又“噗”的响了一下，神气地使痛苦发作的全部时间达到了四秒钟。加拉德决心开始重新计数。

他小心地使计数成为一个完全连贯而自动的过程，不论他在计数的过程中同时插进其他什么问题，或是情感上的波动妨碍他，这个过程都不会中断。确实，强制地进行计数是任何事情中断不了的，极度欢乐和痛苦万端都中止不了。加拉德明白，要在心中着意地建立起这样一套计数机制是不太好办的。但是他也明白，他非常需要找出时钟滴答一下的时间。他逐渐开始了解，他所碰到的是怎样一种情况，他需要精确的测定才能使他的领悟得以利用。

诚然，关于超速飞行器对驾驶员的主观时间概念所可能有的影响，是有过许多揣测的，可是这些揣测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低于光速时，就驾驶员来说，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是毫无二致的。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在接近光速时；飞船上的时间似乎大大减慢了，而对驾驶员本人来说，则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根据现行的两个相对论，超光速的飞行是不可能的（虽然理由稍有不同）；所以，对于在超光速飞行的飞船上会发生些什么情况，两个理论都没有提供什么线索，甚至也不承认这样的飞船能够存在。ＤＦＣ－３飞行所依据的，实际上是哈厄特尔氏变换，它不属于相对论的性质。它指出，超光速飞行时，在飞行两端，B船时间和地球上观察者时间的消逝应该是一样快的。

可是，因为飞船和驾驶员都属同一体系，哈厄特尔方程的同一公式对两人都适用，所以，谁也不会想到，驾驶员和飞船的时间会有不同，这种想法是很滑稽可笑的。

七百零一秒，七百零二秒，七百零三秒，七百零四秒……

飞船遵循的是飞船时间，飞船时间与地球上观察者的时间是一致的。大概十个月后可抵达半人马ａ星座。可是驾驶员遵循的是加拉德时间，从他看来，似乎根本到不了半人马星座。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可是事实上又存在着这种情况，总有什么东西加速了加拉德对时间的主观理解，并且对之起了毫不马虎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超速飞行器的作用场对人体的新陈代谢产生的一种生理副作用，这种作用在以前对超速飞行器所进行的初步的，机器人导航的历次试验中，是觉察不到的。

日历钟的内部机构开始对秒针提供动力了，这时秒针开始缓慢地、预备性地抖动了一下。七千零四十一秒，七千零四十二秒，七千零四十三秒……

数到七千零五十八时，秒针开始向下一个刻度跳动。跳过这么一点点距离显然花了好几分钟时间，又花了好几分钟完全停止跳动。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噗”的一声。

思想上很兴奋，可是身体实际上没有动弹，他心里对这些数字开始进行核计。数目越大，他数一个数目所需的时间也越长，所以日历钟两次滴答声之间的间隔更接近于七千二百秒，而不是七千零五十八秒。往回数时很快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相同的数字。

飞船上的一秒钟等于加拉德时间两小时。

他数了半天，对他来说，数了确是整整两小时吗？这一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了。看来，前面是一个遥远的行程。

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真是当头给了他一棒。对于他来说，时间减慢到了七千二百分之一。他到达半人马a星座得花整整七万二千个月，就是说六千年。

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加拉德坐着不动。浸渍着温暖汗水的内苏斯衬衫始终裹住了他，甚至不肯凉下来。总而言之，不用忙。

六千年。这六千年，六万年乃至六十万年，都会有食物、水和空气；当然，飞船会合成这些必需品，只要有燃料的话；而燃料是可以自行滋生的。即使在客观时间，即飞船时间里，每隔三秒钟吃一顿，也没有理由担心供应不了。（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他吃一顿饭，飞船得花好几秒钟客观时间准备；如果他按照加拉德时间一天吃一顿，那就好了）宇航设计局在设计ＤＦＣ－３时要排除的许多祸患中，最早的一个就是有关必需品的供应。

可是没有人想出办法能使加拉德永葆青春。六千年后，他这个人将形消骨化，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尘土附在ＤＦＣ－３光泽暗淡的表面上。他的尸体比他这个人存在的时间可能要长些，因为飞船本身是灭过菌的，但他消化道中的细菌会把他消蚀掉。他需要这种细菌来合成他活着时所需的部分维生素乙，但当他不再是一个驾驶员或其他生命那样的复杂、细致而平衡的机体时，细菌便会无动于衷地把他吞噬掉。

简而言之，在ＤＦＣ－３完全脱离太阳前，加拉德就要泯灭，而在一万二千年的平常时间后，当ＤＦＣ－３回到地球时，飞船上连他的木乃伊恐怕也没有了。

这时，一阵寒意穿透他的全身。与他所想到的上面这个发现似乎没有多大关系，这阵寒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就他所能描绘的来说，这阵寒意似乎是一种紧迫感和激动，而完全不是象听到死刑判决时的感觉。幸而这阵寒意并不强烈到象前面的那阵震颤那样难以忍受；时钟两个滴答之后，寒意消失，留下了一片疑虑。

这种时间上的拉长会不会只是精神上的？他肉体上的活动过程可能还是遵循飞船时间。加拉德没有什么直接的理由作其他想法。如果这样，他的动作就只能遵循飞船时间，而要完成最简单的工作得花许多个月的平常时间。

可是他会活着，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他到达半人马a星座时，他的精神比他的肉体衰老六千年，而精神上的错乱程度可能还要厉害，可是他会活着。

另一方面，如果他的肉体动作象他精神一样快速的话，他就得非常小心。他的动作必须非常缓慢，要尽量少用力气。通常一个人的手在做拿铅笔这类的动作时，使铅笔从一种静止状态变到另一种静止状态，传给铅笔的加速度大约是每秒二英尺，减速时，力量当然也是一样。如果加拉德打算对一个遵循飞船时间的二磅物体，给予一个按他的时间每平方秒一万四千四百米的加速度，他得对这物体加上九百磅的力。”

问题并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这样做花的力气，象推动一辆陷在泥中的吉普车一样多。如果单靠他前臂的肌肉，他决不能把那支铅笔拿起来，得用上脊背才行。

人的身体结构，是不能无限制地维持这么大的力量的。即使是本领最大的职业举重运动员，也不能每时每刻都能表演他的绝招。

“噗”。

还是那个日历钟，又过了一秒钟。或许是两个小时。这时间看来确实要比一秒钟长，但也不至于两个小时。主观时间显然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测度。即使在这种微观时间的世界里，至少加拉德的头脑还在活动着，他也能由于对某个问题很感兴趣而使日历钟上滴答声的间隔似乎稍微短暂一些。在醒着的时候，这样是会有所帮助的，这种帮助也只有在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同他的头脑保持不同时值的时候才有。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他在这醒着的许多世纪的时间里，也只是过着一种极其自在的，也许尚能忍受的精神生活。然而，在这同样长久的时间里，他仅仅是由着自己熟睡罢了。

他坐在吊床上，仍然动弹不得，但是意识到有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在面前：他的身体要付出多少力量？他的心神能休息多久？这两者的利弊得失相互交错地出现。日历钟的一声滴答响过以后，飞船——也许是加拉德从这里可以看到的船体的一部分——完全处于刻板状态。听不出发动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的频率或振幅，起码他的耳朵听不出来。他还是没有呼吸，不能动弹，没有变化。

事实是，他还是探测不到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横隔膜或肋架有丝毫动静。他的身体必须遵循飞船时间，否则，他早就会因缺氧而昏晕过去。这种臆测也解释了他所蒙受的两次长得不可思议的，而且似乎是无缘无故的情绪上的恣意放纵：这两次恰恰都是他的内分泌腺对于他早先经历过的纯属智能反作用的感应。他发现了自己没有呼吸，于是感到一阵恐惧，并试图坐起来。在他忘却了这两次冲动以后很久，这种激情便慢慢地从他的大脑经过神经潜入有关的腺素和肌肉里，从而产生了真正的肉体的恐慌。这一阵过去以后，他倒是坐起来了，尽管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使他没能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动作。这之后的一阵寒栗（稍有缓和，但显然因他发现自己可能在完成飞行之前许久就死去的想法密切有关）实际上就是他更早些时候心理上的优势情绪在他身体中的反映：他计算时差时所感到的莫名的狂热的兴趣就是原因所在。

很清楚，他将准备小心翼翼地对付显然是寒冷和智力所引起的任何冲动，要不然，他得付出代价，忍受长久的令人痛苦的腺素反应。这个发现还是使他相当满意。因此，加拉德就任其自然。能高兴几个小时对他决无害处。在心情阴郁的时候，腺素分泌的快感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再说，六千年的岁月里，终久会有许多时机使人沮丧。所以，最好还是争得一切快活的时刻，让后遗反应任其持续下去。这将是些恐惧、害怕和阴郁的瞬间，当它们来到自己心灵里，他就得严加节制；否则，这瞬间将会使他陷于情绪的折磨中，长达四个、五个、六个甚至十个“加拉德小时”。

噗！

现在情况好了，已经逝去了两个“加拉德小时”。在此期间；他实际上并未遇到任何困难，也没有特别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要是真能这样安定下来，习惯于这种时间的推移。这次飞行也许不至于象起初担心的那样糟糕。睡眠可以消磨大量时间，醒着的时候他能进行许多创造性的思考活动。在仅仅一大的飞船时间里，加拉德的思想活动可以比地球上任何哲学家整整一辈子所能进行的还要多。如果加拉德足以自制，他可以花上一个世纪的时间，探索一个问题的结论，直至达到最后的细节，并且还能剩下几千年的时间来思考下一个问题。到六千年的时间结束时，还有什么纯粹理性的盔甲是他不能装配的呢？只要充分集中思想，他就能在飞船时间的早餐和正餐之间，解决“邪恶的问题”，而在一个“飞船月”里，就能指出症结的“根本起因”。

噗！

这并不是说，加拉德自信能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推理能力和清醒的头脑。前景仍然是严峻的，在许多细节上也都是这样。但是时机也还是有的。不过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有点儿遗憾，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哈厄特尔赢得了这一次机会——

噗！

——因为这家伙比起加拉德来肯定更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种环境所要求的人必须在数学上有最严格的训练，并能最理想地运用它。话虽这么说，加拉德还是开始感到——

噗！

——他可以乘机大显身手，他极其得意地觉察到，只要他能基本上保持清醒状态，他将会回来——

噗！

——于十个“地球月”之后重返地球时具备的知识——

噗！

——比哈厄特尔或其他任何人所懂的知识先进几个世纪——

噗！

——任何人想要具备这种知识非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噗！想起这整个前景，他洋洋自得。噗！就连时钟的滴答声听起来也格外悦耳。噗！他现在感到相当安全——噗！虽然规定的指令——噗！是不准他活动的——噗！但是，不管怎么样——噗！他已经——噗！活动了——噗！也并没有受到——噗！什么损害——噗！噗！噗！噗！噗！噗！

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下懒腰，站了起来。但是，太高兴还是不行的。必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处理，例如，当他的高级神经中枢沿着某些纯哲理问题的网络活动时，怎样使激情保持到执行一项飞船时间的工作任务？再说——

再说，他已经动弹过了！

尤其是他已经用他的身体在正常时间里进行了一次复杂的运动；

在加拉德再看日历钟的钟面之前，始终是向他发出滴答声的日历钟信息一直在渗透了。当他还在持续的腺素反应中感到洋洋自得的时候，他起码没有自觉地注意到日历钟在加速运转。

使希腊人相形见细的伦理体系一去不复返了。比狄雷克的难题运算法先进几个世纪的运算法也一去不复返了。在一个n次幂空间的后院里把全能之神降为三等侍者的加拉德的宇宙论也一去不复返了。

他在大学里曾经从事过的一项计划也一去不复返了——他曾想描绘和列举爱情的种类，根据私下的传说，至少有四十八种；而加拉德算来算去不超过二十种，他可能失去了重新计算的最后的机会。

他所处的微观时间至此已经消逝了，就在飞船超速飞行了几分钟的客观时间后便消逝了；他也从麻醉状态中恢复了过来。长时间的智能上的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腺素分泌已经消失。加拉德现在遵循着飞船时间。

加拉德重新坐到吊床上，自己也不知道是更加痛苦呢，还是稍微轻松了些。这两种情绪都不能使他满意；他就是感到不满。持续着的微观时间真是糟糕透了，不过现在看来一切都已正常。但是，这种须臾即逝的事情又怎么会使布朗和塞利尼丧命呢？这两人都是坚实的人，据他自己估计，要比他本人更为坚实。可他倒是经受过来了。有比这个更为复杂的原因吗？

要是有的话——那又该是什么呢？

渺无答案。肘部旁边的控制架上，日历钟继续发出滴答声，在那阵漫长的恐惧刚开始的时刻，他曾把控制架推到一边。发动机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他的呼吸有节奏了。他感到轻松而有力。飞船上也寂静而平稳，毫无变化。

日历钟在滴答作响，声音越来越快。

超速飞行中的飞船时间，第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噗！

加拉德惊奇地抬起头。这一次，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是时针跳过了一格时发出的。分针也已很快地走过了半小时。而秒针却象螺旋桨似地旋转着——就在他注视的时候，它的速度已加快到目不暇接的程度。

噗！

又一小时过去了。接着的半小时也过去了。噗！又一小时。噗！又一小时。噗！噗！噗！噗！噗！噗……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历钟上的指针飞旋起来，直到无法辨认。然而，飞船却仍无变化，保持原样，显得刻板，神圣而不可冒犯，并且无懈可击。当日期转换器加快到加拉德再也不能认读的速度时，他发现自己又一次不能动弹了，虽然他的整个身体似乎要象蜂鸟一样飘起来，他的感官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感觉。房间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红；也许本是这样，而是……

他再也没有看到这个过程的终结。海厄特尔的超速飞行器正在把他带进宏观世界，但是绝不允许他站在宏观世界的顶端眺望汗漫九垓。

他第一次假死过去了。

加拉德并未完全死去，在ＤＦＣ－３进入超速飞行后较短的时间里，这种假死纯属意外，但是加拉德本人并不知道。事实上，他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什么也不知道。、他只是僵硬地坐着，目瞪口呆；新陈代谢缓慢得几乎消失，他的心智几乎完全停顿了。为了响应神秘的生存欲的召唤，时而有低水准的新陈代谢的一丝波动出现在他身上（电工称之为停机保养）；但是这种作用太弱了，以致他对此毫无感觉。这就叫作假死。

当确实有人来观察时，加拉德倒是醒了。即使在此刻，他对于自己所看到和感到的东西也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超速飞行已经中止了，疯狂的时差变化也随之过去了。强烈的光线从一个舷窗里照射进来。飞行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正是由于他的环境中发生了这两种变化，他才苏醒过来。

但是，使他恢复知觉的是——是什么呢？说来也搞不清楚。有一种相当柔弱的结构，把他的吊床整个儿地包围了。不，这不是什么结构，明明是一种活的东西——一个生物，有着横卧式躯体，铺展开来把加拉德围在中间。不，它们象是有好几个，要不然，也可能就是以上这些东西的混合体。

它怎么能进入船舱的呢？这可是一个谜，不过，它已经进来了，也可以说它们已经进来了。

“你怎么听法？”这生物骤然问道。它的声音，或者说他们的声音，是从包围圈的每一个点上以同等的音量发出的，而不是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发出的。加拉德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异乎寻常的东西。

“我——”他说道，“或者说我们——我们是用耳朵来听的，就在这儿。”

他回答时无意识地用了一长串张嘴的英语元音，听起来很滑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怪声怪调地讲话。

“我们——他们曾经想要这样地寻到你们——你们的，”这生物说道。“砰”的一声，ＤＦＣ－３大书库中的一本书落到了吊床边的书桌上。“我们到处寻呀寻呀，寻了许多时候，你是加拉德其人。我们——他们是组合彼德蒙人，向您表示十分爱慕。”

“表示十分爱慕，”加拉德重复着这句话。彼德蒙人的用词造句是古怪的；但是再想一想，加拉德还是找不出有什么合乎逻辑的道理来说明彼德蒙人的这种用法是错误的。

“你们——他们是——是来自半人马a星座的吗？”他迟疑地问道。

“是啊！我们收听复式收音器，就是显露在天窗外边的那种。我们——他们收听到：加拉德其人以极大的爱慕之情来寻求这些复式收音器，不论是低声还是高声，都是悉心倾听。你是怎么听到的？”

这一次，加拉德其人听懂这句话了。“我收听地球，”他说道，“不过声音很低，也显露不出来。”

“是的，”彼德蒙人说道，”这是谐波，不象我们这样直接接收。时空之神就在那里，聆听着善男信女们讲话，但是不通过收音器。让我——我的把你——你的调节一下，使你也具有雅致的彼德蒙人以及其他兄弟和善男信女们的心灵，把你调节到一个加拉德其人感到芳香的频道上。”

加拉德发现自己能毫无困难地听懂这种讲话。他突然想起，能听懂一种语言的种种词句，并且无需在自己心里译回到英语，这是一种必须经过辛勤努力和长期实践才能获得的能力。然而，他接着想：“但是这毕竟是英语。”它当然就是英语。组合彼德蒙人刚才所做的表示是有极大诚意的，反过来他也心领神会，并且充满爱慕，这对他自己和对彼德蒙人来说，都是极为快乐的事。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飞船之间有过许多交接。加拉德其人随着彼德蒙人的调谐，使具有许多天窗的飞船与时空之神对上谐波，而彼德蒙人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表示。

他也说明了自己如何不喜爱超速飞行，因为这种飞行只是寻求空间和时间，着意于标新立异。雅致的彼德蒙人找寻过这个超速飞行器，可是没有跟他联络上。

加拉德其人意识到已经耗去了所有的时间，必须再次收听地球。

“我向你们——他们表示最深的爱慕，”他对彼德蒙人说道。“在地球上，如同在天空中，我将敬慕半人马a星座的收音器。我的下一次超速飞行一定会使我衷心喜爱，使我象喜爱宁静的环境一样来倾心于这样新奇的东西。”

“在你对地球表示敬仰之后，你还会再次被接收到的，”彼德蒙人说道。“时空之神非常喜爱你。我们——他们将等待下一次聚会。”

加拉德内心里并不怎么相信，但是他还是说道：“好吧，我们——他们将会在另一个射道交点上跟彼德蒙人重新相会。向您表示十分爱慕。”

此时，彼德蒙人也表示了敬慕之心；就在这当儿，超速飞行器发动了。在那有着许多天窗的飞船里，加拉德其人看着复式收音器飞遁而去。

接着，假死状态又来了。

加拉德的假死状态犹如无底的深渊。当他的心灵里亮起了细小的烛光时，ＤＦＣ－３早已在天王星的轨道之内了。太阳仍然是那么渺小、遥远，在附近舷窗里透进来的是毫不炫眼的光亮；将近两天了，没有任何东西把他从假死中唤醒过来。

计算机在耐心地等待着他。此刻，计算机就需要他来操纵；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自己就可以将飞船飞回地球。但是，当初设计时，也让计算机考虑到这种情况：当ＤＦＣ－３返回时，他可能会真的死去。所以，在等待了足足一个星期以后，他还是一直睡着，计算机就只好自己干起来。无线电信号开始从一个特殊的频道上发射出来。

一小时以后，回来了一个很微弱的信号。这仅仅是一个指示信号，在ＤＦＣ－３里并未产生任何响声，但足以使这艘巨大的飞船重新运转起来。

这才把加拉德弄醒了。但是，他那醒后的头脑里还象是

他对照着航行图核对了星座。它们没有移动；在仅仅一万二千年内，它们是不该移动的。北斗七星中的两个指极星仍然指向北极星。天龙座象一盘很大的磁带，如同往常那样，迂回在两个熊星、仙人座、仙后座之间。这些星座只是告诉他，地球的北半球已经是春天了。

但是这是哪一年的春天呢？

接着，加拉德突然地想到他有一个办法可找到答案。月球引起地球的潮汐，并且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月球本身如果不受外力的作用，它就不能使地球上的东西移动。这种作用是以月球的角动量显示出来的。月球高地球的距离每年稳定地增加零点六英寸。经过了一万二千年，月球高地球的距离应当是比加拉德离开地球时远六百英尺。

能测量吗？加拉德对此产生了怀疑，但他还是拿出了他的星历表和两脚规，而且画了图。当他工作的时候，地球变近了。在他做完第一次计算时（这个计算是不肯定的，因为误差量大于他想验证的距离），望远镜中的地球和月球很近，可以得出精确得多的测量结果。

他皱起眉头，意识到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计算机已把ＤＦＣ－３带回来，不是带到观察过的太阳或行星上，而只是带回到曾经计算过的一个地点。太阳和月球不会靠近ＤＦＣ－３返回时的地点，计算机不会作出这样的假设。从这里可以看见地球，这就足以很好地证明，已经逝去的时间与开始时所计算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对加拉德来说几乎不是新鲜的事了，早已该置之脑后了。实际上他是为了一个唯一的理由而进行着这整个计算的：因为在他自己控制的头脑深处，有一种要求计算的机制。很久以前，当他还在计算飞船的日历钟时，就已开始了这种强制性的计算——而且似乎他从那时起一直在计算。蓄意开动这样的智力装置是有危险的，这是一种已知的危险之一；而现在，这种计算在这些完全无用的天文练习中正在结出果实。

洞察力正在恢复。他粗略地算出了结果。他头脑深处那个陌生的蠢货终于停止了计算。这个东西至今已计算了二十个月；加拉德猜想，这蠢货会高兴地归隐，如同他高兴地感到它消失一样。

他的无线电发出尖叫声，焦急地说道：“ＤＦＣ－３，ＤＦＣ－３。加拉德，你听见我说话吗？你还活着吗？这下边的人都急得发疯了。加拉德，如果你听见我讲话，请回答我！”

这是哈厄特尔的声音。加拉德颤动地合起两脚规，以致一个针尖刺入了手掌上靠近手腕的地方。“哈厄特尔，我在这儿。ＤＦＣ－３在返回发射基地。我是加拉德。”接着，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又加了一句：“向您表示十分爱慕。”

飞船返回地球，在喧嚣声平静下来后，哈厄特尔对于时间效应特别感兴趣。“这次飞行肯定会扩大我的多方面研究，”他说道。“但是我想，我们能用变异来加以说明，也许甚至能够弄清楚，就飞行员来说，如何消除这种现象。不管怎样，我们以后会明白的。”

加拉德沉思地搅动在高杯里加了冰块的威士忌酒。在哈尼特尔的狭窄的老式办公室里，在发射基地管理处的棚屋里，他既感到不舒服，又象是被压缩似地不好受。他说，“阿道夫，我想我不该那样。我认为那件事救了我的命。”

“怎么回事？”

“我告诉过你，那一阵子我似乎死去。自从我回来后，我一直在阅读；我发现，心理学家对于人的心理个性的估计远不如你和我。你和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们把世界看作是我们皮肉以外的一切——可以观察到的东西，但是并不改变本质的我。然而，显然，这种老掉牙的唯我论者的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我们的个性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环境中的大大小小的事物，这些事物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要是你能用某种方法把一个人跟来自外界的感觉印象切断，他在两三分钟内就不再作为人而存在。很可能他会死去。”

“算了，哈里·斯达克·索利几，”哈厄特尔干巴巴地说，“是这样吗？”

“是这样，”加拉德说，“想一想飞船内部是多么单调的环境。在通常的星际飞行中，在这样的环境里，甚至连锻炼得最坚强的宇宙飞行员也常常会发疯，我想你是和我一样很了解典型宇航员的精神变态的。人的性格变得就跟他周围的环境一样呆板。通常只要他一回到航空站，他就恢复正常，并又与总算正常的世界接触。

“但是在ＤＦＣ－３上，我与我周围的世界隔绝的程度要严重得多。我不能朝舷窗外看——我是处在超速飞行中，而且没有东西可看。我不能跟家里联络，因为我飞得比光还快。然后我发现我好长时间也不能动弹了，而且甚至那些为普通的宇宙飞行员处于不断变化状态的仪表也不为我运转了，它们甚至都固定不动了。

“在时速开始加快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在一个更加使人受不了的箱子里面。仪表动了，好，但是接着它们动得太快，以致我不能读出它们上面的读数。整个情况是彻底地僵化了——事实上，我是死了。我冻结得和我周围的这艘飞船一样地僵硬了，并且，只要超速飞行继续着，“我就保持这个样子。”

“这么说，”哈厄特尔冷淡地说，“时间效应简直不是你的朋友罗。”

“它们是我的朋友，阿道夫。瞧，你的那些发动机按主观时间工作着；它们使它沿着连续曲线变化——从太慢到太快—一并且，我想它又降回来。这时，是一种连续变化的情况。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不足以表明，可以使我摆脱假死；但是足以使我免于完全消灭，我想这就是布朗和塞利尼所遇到的情况。他们两人知道，如果他们能抓得到超速转动装置，他们就能把它关上，而他们就因试验而丧了命。我知道我只好坐着忍受——幸亏，你的时间函数的正弦曲线使我能活了下来。

“啊哈！”哈厄特尔说，“一个值得重视的论点——虽然我怀疑这不会使星际飞行成为很普通的事情！”

他又沉默了，撅着薄薄的嘴唇。加拉德从杯里喝了一大口酒。哈厄特尔终于说道：“为什么你要为这些半人马星座的人烦恼？看来你做了一件好事。你是个英雄，这一点倒没什么——任何一个傻瓜也可能是勇敢的——但是我也知道，你曾想过，布朗和塞利尼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明显地作出反应的。你到达那两个星球时发现的东西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加拉德说，“是的，有。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是什么。当我从假死中醒过来时，我真象谁也可以在它上面作标记的塑料板。我自己的环境，我的平常的地球环境，已经隔得老远老远了。我当时的环境几乎象以前一样僵化。当我遇见半人马星座上的人时——要是我遇见过的话，这一点我完全不能肯定。它们成为我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为了适应和了解它们，我的性格变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变化。

“很可能我的确了解它们。但是，阿道夫，曾经了解它们的我这个人已不是你现在与之谈话的同一个人。现在我已回到地球上来，我不了解那时候的我了。我那时甚至用一种怪里任气的声调讲英语。如果在那个期间我不能了解我自己——我真的不能；我甚至不相信那个人就是我所认识的加拉德——那么，我怎能告诉你或发射基地有关那半人马星座上的人呢？它们在一个受到控制了的环境里发现了我，进入了这个环境，并且改变了我。既然它们走了，就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啦；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认为它们讲的是英语！”

“它们有名字吗？”

“肯定有，”加拉德说，“它们叫彼德蒙。”

“它们象什么？”

“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们。”

哈厄特尔探过身去。“那么——”

“我想，我听见过它们讲话。”加拉德耸了耸肩，又尝了一尝苏格兰威士忌酒。他已在家里，总的看来他是高兴的。

但是在他的柔顺的心里，他听见有一个人说：“在地球上，如同在天空中。”然后，这个人用另一个声调说话，这个声调也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为什么他想是另一个他呢？）。这个人说：“比你想的迟些。”

“阿道夫，”他说，“对ＤＦＣ－３来说，这就是全部情况。难道我们不是将用它继续飞行吗？制造另外一艘更好的飞船ＤＦＣ－４需要多长时间？”

“要很多年，”哈厄特尔说，温和地微笑着。“别焦急，加拉德。你已经回来了，这比其他人设法要做的更重要，并且没有人将要求你再去。我真的认为，在你这一生中，我们要把另一艘飞船造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能办到，我们也会慢点儿发射它。我们掌握的有关你在那里发现的那种游乐场的资料实在太少了。”

“我要去，”加拉德说，“我不怕再去——我想去。既然我知道ＤＦＣ－３是怎样工作的，我可再乘它去，给你带回一些合适的地图、磁带和照片。”

“你真的认为，”哈厄特尔说，他的脸突然严肃起来。“我们能让ＤＦＣ－３再去吗？加拉德，我们将把这艘飞船几乎一点儿一点儿地拆开，这是制造任何一艘ＤＦＣ－４的准备。我们不能再让你去了。我的意思不是存心使你难过。你是否觉得，再去那里的愿望可能来自某种催眠后的启示？如果是这样，你越急于想去，你对于我们大家就越危险。我们要彻底地给你检查，就象彻底地给这艘飞船检查一样。如果这些彼德蒙人希望你回去，他们一定有某个理由——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理由。”

加拉德点点头，但是他知道哈厄特尔会觉察到，他的眉毛轻轻一动，额头皱起了皱纹，脸上的肌肉在抽动，挡住了流下的眼泪，只让悲哀流露出脸上的其他部位。

“总之，”他说，“不要动。”

哈厄特尔很有礼貌，但显得有些为难。然而，加拉德再也不必多说了。他已回到人类的普通时间中，而且永远不再离开了。

加拉德心中对彼德蒙人尚存眷恋之情。尽管模糊地记得自己的诺言，他也永远不再离开人类了。

# 《童言无忌》作者：[美] 特伦特·赫格恩拉德

王孟英译

“爸爸，你知道刚才有个人在监视我们吗？”丹尼尔说这句话的时候，连头都没有抬起来。他正坐在汽车旅馆的褪色地毯上，摆弄着面前的一些“万能工匠”（一种智力积木）。

听到这话，罗素博士诧异地抬起头，放下了手中的《蒙特利尔公报》。他仍然齐整地穿着平常所穿的那件斜纹软呢外套，斜躺在双人床上。他将鞋子放在角落里，以免弄脏旅馆里那条已经褪色的被单。他不解地问丹尼尔：“儿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丹尼尔回答说：“你看街对面，监视我们的那个人就躲在那棵树里面。”同时，他指着那扇“窗户”，可是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了，现在那儿被黑色的垃圾袋堵住了。

罗素的嘴里叼着一个未点燃烟丝的烟斗。由于汽车旅馆不允许抽烟，他只好在嘴巴里塞点东西过过瘾，这样可以避免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指甲给啃光。“别说傻话。那棵树的树枝都枯死了，没有人会爬到上面去，它甚至不能承受一个小孩子的重量，更不用说是一个大男人了。”

“不，不是在树枝上——是在树里面，就在树干里！在树干里通过一个小孔监视我们，他一定是从地底下挖了洞进去。然后从那里爬上去。”

“不要让我早早地把你送上床去，年轻人！”罗素假装凶巴巴地说着，他还把自己的脚从床上挪了一下，想表明自己是要动真格的。

可是他的“威胁”并没有奏效，因为丹尼尔实在是无聊至极。这里的电视只有两个频道，不管天线如何调整，一个频道的屏幕上永远只有垂直的线条，另一个频道则是雪花在不停地闪烁。罗素也没有带一些适合的书籍给他看，他只带了一些实验笔记，以及几本印有密密麻麻字体但又缺乏趣味图片的读物。由于没有足够刺激的玩具吸引他的注意力，丹尼尔除了说话无事可做，而说话就难免会导致他不停地问问题，但是罗素今晚根本就没有心思回答问题。他原本想关了电灯，然后哄孩子上床睡觉。但是看现在这个形势，孩子会越来越清醒，接着肯定会有无数的问题要问，因此最好让他有事可干，那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在地板上玩。罗素心想，或许温柔的斥责可以让孩子不再愚蠢地发问，就一本正经地说：“窥视他人是一种严重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在开玩笑。”丹尼尔说着，将一根木制的线轴插在一条绿色棍子的末端上，“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试试看。”

罗素感觉头皮一阵发麻，出了一身冷汗：“该死的。丹尼尔！现在你让我非常失望！”他把报纸胡乱一卷放在了床头柜上，然后打开了抽屉。他拿出了一本压塑封面的圣经在手中摊开．心中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丹尼尔因为失望而拉长了脸：“爸爸，现在没有时间来传经布道了，现在是说真话的时候了。你先说，我几岁了？”

“你六岁了。”罗素回答说。

“好的，现在我也坦白。那个窗户是我故意打破的。”

“什么？你……丹尼尔，你没事吧？请告诉我你怎么了。”罗素的头开始作痛，史帕克博士的《育婴宝典》就在他露营包的某个角落里，可是他现在无法去找，而且史帕克博士也从来没有研究过一个像丹尼尔这样的小孩。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是与生俱来的不一样。

“那个窗户是我故意打破的。”丹尼尔又指了指那些被风吹得刷刷响的塑料袋子。

“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呢？”罗素感觉胃部一阵刺痛，脑子里感觉像是炸开了

锅，他觉得自己可能是生病了。他解开了衣领，把烟斗放在床头柜上。“你这样做会让我们被驱逐出这个旅馆的，而且我还得出钱修理这个破窗户，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傻事呢？”他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罗素从抽屉里摸出记事本和钢笔。他希望当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心平气和。“是什么东西让你生气吗？”他在那叠俗气的旅馆便笺上乱涂一气，这样钢笔里面的墨水才会流出来。

“我把它打破是因为那个人就躲在树里面。他有一个机器，我看见他拿我们隔壁的房间做测试。他锁定一个窗户，那个机器就会通过玻璃的振动来破解密码，这样他会听到房间里面人所说的话。因此我朝我们的窗户扔了一个棒球，把玻璃打碎了，这样他就听不到我们所说的话了。”

“胡说八道！”罗素无力地说道，“我们正在讨论你的问题，丹尼尔。这件事非常重要，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钢笔终于可以写字了。

丹尼尔舒了一口气，然后一言不发地把他的“作品”搬到床上。大多数孩子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块搭建房子、火车或是太空船等，但是这个孩子的创造力非常奇怪而抽象，他会堆出又长又细的毛毛虫或蛇。丹尼尔用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的“作品”，当他确信它们不会散架以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往后坐了坐。

“你的脑袋瓜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东西？”罗素这样问道，他希望这个玩具可以替代“罗夏测验”（心理学上的一种由看图像说故事来分析受测试人心理状态的方法）。

丹尼尔激动地回答说：“一个科学家应该知道，那是我的晚餐。”

“你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吃过晚餐了，不要再玩了，丹尼尔！我的头很疼，我……”

“我刚才吃了什么了？”丹尼尔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记得了。”他试着回想他们几小时前在旅馆隔壁那间黑暗的餐馆中吃过的那顿饭。罗素试着去构想丹尼尔这样丰富的想象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是去想象一下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想象力，但是最终他失败地摇摇头，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丹尼尔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目光坚定不移。罗素最后摇了摇头，在想开口说话的瞬间，突然念头一闪。他一切都明白了。现在再也无需否认了，就像他在实验室里一次又一次地思考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答案是如此明显的时候，他又很吃惊自己没有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不想太早承认它罢了，他放下了手中的钢笔，捏了捏自己的鼻子。

丹尼尔先开口了：“这是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分子模型。有点像我晚餐时吃的意大利细面条一样。我甚至还可以画出意大利粉酱、小肉丸和其他的食品成分的分子结构图，但是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的，丹尼尔，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罗素低声地说。

“那你告诉我，我几岁了？”

“两岁，九个月，三个星期零四天，”他看着闹钟一字一句地说，“另外还有十一个多小时。”罗素停了一下说：“丹尼尔。回答我这个问题，９６１的平方根是多少？”

“３１。”丹尼尔随口就答了上来。

“那你说，巴林的国土面积有多大？”

“２６２平方英里。”丹尼尔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他回答什么是他最喜欢的冰淇淋一样爽快。

之后，他们之间陷入一阵短暂的沉默。

“收拾你的东西，我们该走了。”罗素博士一边拉起那个玩具的红色线轴，一边对丹尼尔说。忽然他的手停了下来，这个孩子还用得着这些玩具吗？他将那个线轴扔到地板上的吸尘器旁边。丹尼尔此时已经能够对罗素的想法做出判断了。

“是因为在树里面的那个人吗？”

“是的，因为那个在树里面的人，我们必须离开。”罗素说，他冲到浴室角落，将东西倒到垃圾桶里，然后拎起塑料袋，系上袋口，将它扔在地上一个没有拉上拉链的帆布袋里。当罗素手忙脚乱收拾东西的时候，丹尼尔就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罗素从床头柜上抓起烟斗和吃了一半的零食，将它们扔到包里。

“如果我们现在就走的话，他们或许会杀了我们。”

罗素本来是伸手去拿放在电视机上的汽车钥匙，听到这话，他的手僵住了。一阵凉意袭过他的心头：“你刚才说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就冲出去，他们感觉到情况不对的话就会杀死我们，或者仅仅是把你杀了。”

罗素把钥匙重新放在电视机上面，面对丹尼尔说：“我可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吗？”

“当然，爸爸。”他高兴地回答说。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是否应该杀了在对面监视我们的那个人？”

丹尼尔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不，我并不这么认为。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可以用来杀他；第二，他很可能接受过武装训练。能够抵挡来自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小孩子的任何攻击；第三，当我们受监视的时候，很难对他们有所行动。另外，当我们接近他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我们的存在，就会叫同伙来帮忙。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杀死他，因此我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他的死亡对我们的逃亡是没有用处的。”

“你还没有提到我们的行动在道德上的意义。丹尼尔。”罗素博士温和地说。但是说这个现在还有意义吗？

“你是想说皮亚杰博士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吗？”

“不，丹尼尔，我并不想说任何事情。”罗素打断了他的话。理论上的逃跑！罗素感觉自己的心紧了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可以的话请快一点回答。”

“没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情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自己有知道这些事情的能力？”

“几个小时之前，”丹尼尔说，“大约四点半的时候。当这个念头来临的时候，我眼前就像是有一个电视屏幕在放映东西一样。就像当你第一次打开它的时候，整个屏幕有几秒钟的时间里是黑色的，这时你只能听到声音，但是一会儿画面就会出现在你眼前，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清晰，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既然你这么早知道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别忘了，他们正在监听我们的谈话。开始的时候，我把棒球抛向空中然后又把它接住。有一阵子我觉得很好玩，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可以准确地计算每个抛物线的轨迹。接着我注意到那个人躲在树干里面。过了几分钟后我终于意识到他正在干什么。因此，我就用棒球将窗户玻璃打破了。你随后马上向旅馆经理说了这件事，他趁我们去吃早餐的时候把窗户玻璃给胶上了。你还记得吃饭时见到的那个卡车司机吗？那个留着橙色胡须的胖胖的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罗素愕然地眨了眨眼睛。那个卡车司机曾跌跌撞撞地闪进他们在餐厅所坐地方邻座的隔间里，由于他的动作很大，弄得罗素的咖啡都倒到碟子里。

“那个描蓝色眼影穿泡泡裙的女人和角落里戴绿色贝雷帽的怪家伙也是这个团伙的成员。事实上。只有那个女招待和送快餐的厨子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们的举动这么显眼，我原以为你已经猜到一些事情了，但是你一点也不关心我，难道你就没有注意到我在格格笑吗？”

“我注意到了。但是我以为……”罗素想说却没说出口。“我原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的小男孩。”

“现在快点，丹尼尔，你还知道多少事情？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嗯，我猜想我的大脑皮层的额叶里是被嵌入了某种元件，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没有任何高超的动作技能。”

“是这样的。以后我会告诉你这个元件的基本功能，请继续说。”罗素说。

“我猜想我的大脑里有某种信息下载或是记忆预载的缓冲区，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已经经历过的。但是在我知道一个问题之前，我似乎就知道了它的答案，这就像我的脑海里有一个事先设置的图书馆一样。”

“它远远不止一个图书馆，丹尼尔。你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还有多少？”

“我对母亲的形象一点记忆也没有，”丹尼尔平静地说，“我记得那个实验室，但是我的记忆时断时续。我记得你，你总是呆呆地站在那儿，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被包在一条毯子里，然后放进了一辆汽车里，那个羊毛毯子很硬，顶得我脸疼，第二天你开车载着我过了边界，你站在长长的海关过境队伍里诅咒。”

“是的，”罗素回答说，“那是四天以前。”

罗素在深思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一刻他想，他的脑子里要是有个程序来帮助他做决定就好了。窗户上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一只苍蝇在灯管里到处乱撞。

丹尼尔问：“他们原本认为那个实验失败了，是吗？”

罗素回应说：“他们原本认为那个实验失败了。”

“他们当时可能会把我给毁掉，是吗？”丹尼尔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

罗素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只能拼命地摇头。

“没关系，爸爸，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意思。事实上我对你十分感激，而且，我知道失败的实验品应该被处理掉，因为这可能很危险。我知道你偷偷地将我带到这里来已经破坏了好多规矩，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泪水模糊了罗素的视线，过了一会儿他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因为我太爱你了，丹尼尔，而且我相信你会是个成功的作品。你不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时间，我知道我们是多么亲密，一想到他们要将我的孩子夺走，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感觉那个被植入的元件仍然会发挥作用，只要我们耐心一点，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它突然启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想他们到时把你当做工具来使用。因此我就带着你逃跑了。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但是我认为事情没这么严重，你错了，丹尼尔。如果他们抓住我们，他们会很沮丧，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杀了我。”

“噢，他们不会的。”丹尼尔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很怪，“但是他们和躲在树上的人并不是一伙的，这些人是俄罗斯人。”

罗素惊讶得差点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断了：“俄罗斯人？你在说什么？”

男孩耸了耸肩膀：“他们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口音、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都非常独特，这些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是俄罗斯人，还要我再说吗？”

“这不可能，我们必须离开这儿。”罗素抓起了露营包，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把他们倒在床上，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摇了摇头。

“爸爸，等等……”

“把东西丢了，我们必须离开……”

“爸爸，等等……”

罗素冲到电话机旁边，抓起听筒放在耳朵旁边：“我要打电话给实验室，告诉他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会联系有关政府部门……”

“你是在浪费时间。”丹尼尔说，他是如此肯定，罗素不由地停了下来，他的手指就停在拨号键那儿。“他们现在或许已经在监听电话了，别忘了，这是国际长途电话，他们不会让你打通的。”

“那我们去经理的办公室，然后报警。”

“他们会割断电话线，然后把那个经理给杀了。”

“浴室窗户外面！”罗素声音疯狂得变了调。

丹尼尔摇了摇头：“一定有人守在那儿的，他们要确保目标人物不会跑掉。我猜测他们在行动之前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他们会随时出现在这里。”

罗素绝望地将听筒摔到电话机上，发出了一阵响声。“该死的！该死的！丹尼尔！”他大声尖叫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次逃跑的机会？”

“因为，”丹尼尔颤抖着嘴唇说，“这没有用处的，也不能改变什么。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不想其他任何人受到伤害。”一滴眼泪从他胖胖的小脸上滴了下来，“而且我希望尽可能和你呆在一起，我爱你。爸爸，我会想念你的。”

罗素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他将一只已经汗湿的手扶在墙壁上才勉强站稳了身子。他感觉自己的脸麻木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丹尼尔抬起头来看着门的方向，但是罗素博士的眼睛却落在了这个男孩的身上……

# 《偷太阳的人》作者：罗兹·安

孙维梓译

偷窃太阳那天，马丁·汉普顿简直变了个样，一刻不停地在花园尽头那间工棚里转悠。他是位讨人喜欢的邻居，和他谈话哪怕话题与科学无关也很有趣。

马丁还是个相当帅的男子汉，在没有偷来太阳以前，我对他的事情总是劲头十足。我俩的关系可以算是耳鬓厮磨，我预料教堂的婚礼钟声迟早要为我们敲响的。

我叫朱蒂特·卡尔迪丝，是本城《号角报》的一名小记者，就住在马丁隔壁。我长得还算可以：一头短短的鬈发，碧绿的眼睛。人家都说我即使在发怒时也挺耐看。

为了去野餐我整整忙碌了一天，特地烤制了美味的玉米饼。早晨八点半，一粒石子打中我的卧室窗户。马丁跨坐在我们两家花园的隔墙顶上，潇洒的金发在晨曦中飘拂，他用手势暗示我下去。

“野餐被取消了。”马丁说。

我刚开口反对，他就打断我的话头。“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指指工棚，神情激动，“最好你亲眼来看看，我的发明能够轰动全世界！来吧，别浪费时间啦。”

我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自信，我也巴望他早日驰名全球。要知道我非常喜欢马丁。

我第一次看到工棚被收拾得这么干净，中间摆着两台机器。一台很像发电机；另一台则放在一个大金属箱里，上面满是刻度盘和按钮。机器之间用导线连接。

“你的机器并不怎么迷人，”我说，“它们能干些什么呢？”

马丁把我推得更近。箱子上方安了个活动框架，框架中有两个巨大的类似罗盘的玩艺。

马丁拿来伦敦地图固定在框架上：“你可以帮忙把我所要地区的准确坐标通知我。”

我报出数字，他转动几个旋钮。

“现在把地图的比例尺也讲给我听。”

他又对几个地方作了调整，然后按动两个红色按钮中的一个。霎时间，小棚子不知怎的颤动起来。

“我们现在的位置处于地图的什么地方？”马丁问。

我默不作声地指点地图上的某处。

“中心就在这里。”他继续移动指针，一直移到我所指出的地方。“现在去把门打开，”马丁命令我，“告诉我这种天气适合去野餐吗？”

我推门望了下外面的天空，黑云低垂，一片阴霾。“要想出去晒晒太阳是不行了，幸亏我们没有贸然行动。”我失望地说。

马丁没有吭声，他微笑地揿下第二颗红色按钮。

我从门口吓得往后一跳：眼前万道金光，整个花园艳阳当空，无比明亮，乌云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面对这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实的。

“你可以来试试，”马丁说，“只消把指针往右移动三英寸。”

我小心翼翼地按他的指示办，日光又骤然消失了，天空依然一片阴晦。马丁用手示意我向远处眺望，那里的树冠却仍在阳光下发亮。

我不得不信服马丁，我扑到他怀里，搂住他的脖子，打算庆贺他的成功。而他却挣脱我的拥抱，干涩地说：“这次你总算明白了吧？”

我既激动而又委屈，马丁转身回到设备那里，像慈父般把手放在上面：“我给你解释事情的本质，说得尽可能简单，让你能听懂就行。我们的地球是被一层大气所包围的，大气中悬浮着水蒸气和各种各样的微粒。我早就对这些悬浮粒子的分布感兴趣，想弄清它们的分布与磁场的依附关系。”

马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认真。他停了一下，整整领带。以前他从不系领带，在星期日也不例外。

“我成功地控制了大气的磁场，能在指定地区发出足够强度的磁力线以替换自然界中的磁场。阳光随之就能无阻碍地穿透敞开的云层直接照射，不会由于尘埃及水气而漫射开来。”他得意地继续叙述，“我把这台设备称之为阳光机。其伟大之处在于：它的射线能从这里发向地球上的任何地区，只需掌握它们的精确地理坐标。我还能调节射线强度，使作用的面积可大可小，这样就成功地偷来太阳。”

他让我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说是先只搞搞玩玩。两天后花园里的鲜花盛开，我被晒得皮肤黝黑，然后我们听到电台说，赫尔市及其郊区由于瓢泼大雨快被淹了。我们立即弄来那里的地图，让磁力射线每半小时辐射一次这个地区。后来晚间新闻中报道说：该市的天气变得莫名其妙，起先天空中出现雨夹雪，然后突然阳光普照全城。

这一天真是我们生活中的金光灿烂的时刻！

但是我感觉到马丁内心中的焦躁，果然，他对我说了：“你在报社工作，你知道如何让全社会都了解这件事。”显然，他渴望他的这一发明震惊全世界。

我提醒他，我只负责写些婚庆报道或教堂的慈善活动等等，写科学信息我未必能行，而且这份报纸也没有这类专栏。

但我突然灵机一动，试探地问他：“你不会因为从小事做起而不高兴吧？”

“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是从小事开始的。”马丁反而教训起我来，“你就快讲吧。”

“下一个周末是希尔神父教堂的节日，将在公园里举行庆祝活动；再下一个周末美以美教派也要举行慈善活动。还记得八月份有次活动因下雨被取消的事吗？我知道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也是要下雨的，你可以去神父那里要他们按计划活动，让我来报道这桩事。”

“怎么能让教堂了解我的阳光机呢？”

“你自己去把一切都说清楚，穿上一件干净衬衫，向希尔神父保证星期六下午能有好天气。”

“万一他不相信我呢？”

“开始当然不会相信，但如果节日那天风和日丽，在离公园一英里开外雨下如注，希尔神父当然会惊喜得连话也说不出的。这以后就让我来采访他，如何？”

“这主意还算可以，”马丁屈就说，“只是把这么伟大的发明和微不足道的教堂活动联系在一起，未免有点可惜。”

“所有伟大的事业不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吗？快去换衬衫吧。”

希尔神父彬彬有礼，当他感谢马丁的建议后，还忍不住问他是否愿意干些更为实际的工作，例如在售货亭里帮忙出售热灌肠等等。

从希尔神父那儿出来我们又直奔美以美教派，谈话的内容和刚才相似。回家时我心情极佳，而马丁闷闷不乐地说：“他们根本没有真信我的话。”

可是事情的发展证实他的担心实在多余。十天后我去采访时，神父们都清楚记得马丁所做的一切。活动的场面蔚为奇观，尽管这个地区接连两个星期六都下了雨，但是在公园上空却是骄阳高悬。唱诗班的两位妇女甚至还中了暑，差点搅乱了希尔神父的计划，这也为我的文章增添了花絮趣闻。

星期一早上我把那篇采访送到总编那里，五分钟后我被召进他的办公室。

“知道什么是虚假报道吗？”他用这话代替通常的问候，“如果我们发表了您那篇荒唐文章，马上就会受到人们指责的。您还让两位神父也充当这种胡说八道的见证人！”

“我当然知道虚假报道的含义，”我抗议说，“您尽可放心发表我的文章。”

我抓起电话要了希尔神父，把话筒递给了头儿。头儿对他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竟为这种混帐事来打搅您，但是我们有位记者……您说什么？嗯……啊，是这样！”

十分钟后我成了报社的女红人！

《号角报》高度重视这篇报道，用特大号铅字排上标题，在我的名字朱蒂特·卡尔迪丝前还安上了“高级记者”的头衔。

报纸是在周六出版的。星期天一早我在家里看见附近马路挤满汽车，成群的记者带着笔记本和摄影机朝马丁住所蜂拥而来。我急忙绕到屋后，爬进他家厨房后窗，马丁正在浴室里梳头。

“知道出了什么事吗？”我问，“多少人正赶来采访你，而你却若无其事！我们得商量一下。”

“不。”我听到这个回答。

“和记者们谈话并不简单，”我特地加重语气，“这些人会把你放在炉子上烤得焦头烂额的。你愿意让我来和他们周旋，举行一场真正的记者招待会吗？”我问。

马丁没有吭声。

他在出去时，粗鲁地顺手把我一搡，我猝不及防跌进空浴缸，好不容易才从里面爬出来。从这一刻起，马丁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已远离而去。

我经过客厅耐，听到马丁在说：“还有一点声明：先生们！我打算把这个发明贡献给全社会，但并不意味我准备公开它的秘密。我将不和任何人分享这项发明。”

你们大家都该记得后来的事情吧，马丁成了赫赫有名的人士，频频在电视中露面，而我总是及时关掉电视。当然，在那三年中英国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商店柜台上摆满菠萝和香蕉，产地就是我们的祖国英格兰。

马丁在成名后离开了本市，他的双亲依然和我们为邻。政府奖给他一套住宅，那里离原子科研中心很近。他的像片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被疯狂的崇拜者们所包围。他成为民族英雄，成为把太阳赐予大不列颠的人。

马丁风度翩翩，他的像片简直值得剪下贴成相册。他被妇女们所宠爱，从报纸上我总看见他的女伴经常替换，直到两年后才固定为一位少女，她是牙买加一家大制糖厂主的掌上明珠，名叫佩德妮。

这时马丁已成为国家财宝，青云直上，以他所做的一切来说这也理所当然。英国不仅热带水果特大丰收，旅游业更大沾其光。马丁还促进了国际贸易，其它国家纷纷提出要求，冰岛至今还保留着那段时间栽培兰花的温室。

英国宣布了荣誉公民名单，马丁自然跻身其间，并且被授予勋爵称号。

有天当我正要去参加一个葬礼，头儿喊住我说：“亲爱的，把丧服换成一件漂亮衣裳。您得去采访那位刚刚出炉的勋爵。”

“我才不去呢！”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有关他的报道毕竟是从我们报纸开始的，此刻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了。”

尽管我极不乐意，但还是勉强出了趟差。当我来到他那幢私邸时，心情变得更糟，因为我看见屋旁林荫道上停着一辆蓝色汽车。这是佩德妮的汽车，我在照片上曾上百次地见过它。

一位眉毛描得浓浓的侍女为我开门，她的围裙浆洗得特别硬，簌簌作响。“马丁先生去实验室了，您在客厅里先等一会儿吧。”她说。

“我也去实验室。”我说。这时我惊奇地发现了阳光机就摆放在侧屋里，我的心立时怦怦直跳。

侍女不情愿地指了指一条僻径，它通往花园深处一幢砖砌小屋。入口处虽有警察把守，但我出示记者证后就顺利通过了。

不论是马丁或是佩德妮都没听到我的脚步声，当时这对情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你根本没有考虑我的意见，”马丁正在嚷，“我是在要求结婚！”

“你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佩德妮回敬说，“我的答复是：没门！”

“亲爱的，你将成为民族英雄的妻子，这将是一项特殊的荣誉。”

“我还不如去嫁给一座纪念碑更好。”

“许多人都想嫁给我，我可以随便挑选。”马丁的脸涨得通红。

“那就去挑选好啦！去把这荣誉送给随便哪一个人都行。”

马丁吸足一口气，他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听好，我要让你在有生之年永远拥有太阳！我从来没让阳光机这样运转过，但是今天我要这样干。你将会天天有太阳，太阳永远伴随着你！”

这话对于马丁来讲是犯了致命的错误。

“我可受够啦！我到英国本来是为了呼吸清爽而潮湿的空气的，结果我得到什么？是阳光机！如果我那么喜爱阳光，那不如留在家里，牙买加那儿至少还有真正的太阳。”她边说边用鞋尖踢开了门。

从这一刻起马丁就失去了对太阳的控制，当然这并没被马丁和其他人察觉。

当我踮着脚尖轻轻退出这所房间时，生活还在和从前一样运转。我双手空空回到编辑部，挨了一顿臭骂。然后是温暖的冬天，三月份柜台上就出现了夏天的水果。

四月来临，农场主开始抱怨说该下雨啦，“快关上阳光机”的标题频频出现在农村报纸上，接着许多刊物都提醒说：“干旱将不可避免，应该关闭阳光机。”

又过了一星期，我们和格陵兰发生了矛盾。本来我们答应爱斯基摩人用阳光照射他们的桔子园，英国也由此得到数以万计的海狗皮，但结果桔子根本没能接受到阳光。他们的报纸提出责问，英国没有答复而是尽快退回了海狗皮。

夏天又到了。农村所有的绿色都变成了褐色，像被大火烧过似的。河流干枯，泰晤士河重新变成一条臭水沟。

对马丁爵士的议论起先只是在小酒店里悄悄进行，然后出现在刊物上，最后在下议院。大家都要求有个说法。

８月１５日一家电视台在早间新闻中说：今天唐宁街十号正式声明，使英国实现经济革命的阳光机出了故障。声明是首相和马丁爵士共同作出的，这位学者承认年初一次小小震动使机器受了损害。他企图修复，但半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台装置不可能停止，也不可能把射线转向其它地区，所以只能彻底毁掉，此事将在明晨进行。

８月１６日上午９点，阳光机被炸得粉碎。全国电视转播，观众们见到了漫天飞舞的碎片和马丁爵士那神情凄惨的面部特写。

一分钟后人群从家里拥上街头。熟悉的浓雾重新弥漫大地，不列颠岛很快就下起滂沱大雨，干枯的土地像海绵般吮吸水分，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欣喜若狂，赤着脚在水潭里尽情嬉闹。

马丁爵士永远地完了。他失去了一切。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我从卧室窗口看见了马丁爵士，他沮丧地站在潮湿的花园里。我虽无意重新和他为邻，但不再简单交代一下，那么整个故事如何收场呢？

现在马丁爵士人到中年，不久前刚满４５岁，灰白头发使他显得更加衰老。据说他的心理受到严重损伤，他变了，傲慢已经消失，代之以拘谨和矜持。他和从前一样在自己实验室里忙碌，还不许旁人踏进门槛一步。但现在没人对他感兴趣，汉普顿勋爵早已被人遗忘。

两月前马丁来找我，不无尴尬地求我帮他搞点测量：他需要一张精确的花园地图，不仅要标明每棵树和花坛的位置，几乎还包括每一种花。我以为马丁想重新设计花园，出于英国式的礼貌，我慨然答应了。但后来才知道他想的是另一码事，在蔷薇花坛和无花果树之间出现的是一个十字图形。

一张躺椅放在十字形的地点，马丁坐在上面在用椰子油搽身防晒，尽管这时已是细雨如丝……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 《透明人》作者：[日] 有本隆之

李重民译

“做成了！博士高举着盛有粉红色液体的试管，兴奋地说道。

他拿定主意后便喝了下去。

几分钟后。他的双手消失。他急急忙忙地把衣服脱掉，赤身裸体。

博士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做成了，终于完成了透明人药的研制！”

博士喜不自禁，竟然手舞足蹈起来。

——那就这样光着身子到家人面前去试试。移动家具，或者从家具的背后悄悄地推动。家人肯定会大吃一惊，以为出现了幽灵。哈哈哈——

一旦得意忘形，人人就会表现出孩子天真的一面。即使是一贯循规蹈矩的博士也不例外。

家人都在居室里。博士悄悄地走近居室，轻手轻脚地将房门推开一条缝，窥探着里面的动静。

“呀！”博士倒吸了一口冷气。

家人怎么全都变成了只穿着衣服的透明人。

博士慌忙将房门敞开。看衣服的动向，知道家人全都转过身来。

“你们……怎……怎……怎么了？”博士一阵惊慌。语无伦次。

“你……”透明的妻子用哀伤的声音问。“怎么了？！赤裸着身子！”

“讨厌啊！父亲！”透明的儿媳妇说道，“你快躲一躲！”

“你不会是搞研究用脑过度发疯了吧……”透明的儿子说道，“还是精神恍惚了？”

“爷爷，你是要洗澡吗？”孙子用充满着稚气的声音问。

“你们……看得见我吗？”

博士还是一头雾水没有反应过来。

“你在说什么。父亲！”儿子说道，“太丢了人！快把衣服穿起来！”

博士和家人对峙着沉默了片刻。

“呀！是吗？是那样的吗？！”博士突然发狂似的喊道，“什么地方搞错了。我研制出来的不是透明人药，而是生物体透视药！”

# 《图金的时间》作者：德·比连金

图金发生的这件事实在是太有趣了，而且叫人难以置信。这类怪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叫人难以置信。我们在杂志上读到过描写宇宙“黑洞”的文章，说在那里时间不是消失，就是倒转。这真太不可思议了！不过，第一，“黑洞”在很远的不知什么地方，跟我们无关；第二，“黑洞”的存在靠数学计算；再说，科学博士再文章上署了名。尽管这事叫人惊讶，却不由得你不信。至于图金这件事嘛……那就请诸位自己去判断吧。

图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关于他的生平，用“没有”二字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他没有受过奖励，没有受过处分，没有娶老婆，在社会上没有引起过注意，如果您偶然有事跟他打交道，他多半也没有跟您留下任何印象。所以，他发生的这件事多半也没有传开。

事情是从一次电话开始的。一天，图金正在吃早饭，电话铃声响了。

“你好！”电话里传来马里科娃的声音。“请你给我讲讲昨天你讲的那件趣事。”

“什么趣事？”

“关于一只鹦鹉。”

“一只鹦鹉？”

“是呀，某位女性打开冰箱的时候，鹦鹉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时候讲过这个故事？”

“什么‘什么时候’？在我家，我过生日的时候。怎么，你忘了？”

图金还没喝咖啡，所以他的脑袋还不很清醒。但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关于鹦鹉的趣事，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再说，马里科娃的生日决不会在昨天，而应在明天庆祝。

“你搞错了吧，”图金说，为这莫名其妙的事搞的心烦意乱，“因为今天是……”

“１３号。这没什么。那只鹦鹉……”

“今天是１１号呀！”

“１３号，老兄，１３号。血管硬化引起健忘症了吧？也许你还要说，我过生日那天你没过我家吧？”电话里传来一阵笑声。

图金想赌咒发誓说，事情正是如此，但他被搞得不知所措，只结结巴巴地分辨了几句，便把电话挂了。他茫然若失地瞪着发黑的糊壁纸发呆，似乎墙壁能告诉他今天是几号。

然而墙壁并不能清楚今天是几号，什么连今年是何年也说不出来。图金越来越慌乱不安了。他心里暗骂自己遇事慌张，一面赶紧去找报纸查日子。他乘着呜呜响的所谓无声电梯下楼的时候，心里几乎肯定，什么迷惑莫解的事也没有，仅仅不过是一场误会，只要他一拿到报纸，问题就迎刃而解。他打开信箱，取出报纸。

所有报纸上都印着：１３号！

这实在太奇怪了。

没什么，没什么，这事没什么严重的。谁没搞错过日子？谁没忘掉昨天的（更不用说前天的了）这样那样没有意义的小事？这种情况常有，没什么特别的。脑子里忘掉了马里科娃生日的情形，这有啥了不得的！这说明那晚过得没趣。当然，忘掉这件事本身有点奇怪，不过，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图金就这样自解自嘲地驱散不愉快地思绪，上班去了。一到班上就忙碌不堪。都是些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事务，图金陷进工作之中，心情就逐渐平静下来。别人给他发指示，他给别人发指示，电话铃不断地响，各种会议在进行，于是，早晨那桩事越来越远，越小，越淡，被日常工作淹没了。

图金没工夫去思索、回忆，因为今晚他有特别的安排。他衣兜里有两张法国戏剧片的电影票，他早已跟柳多奇卡，即小柳多奇卡，“有刺的”柳多奇卡约好一道去看。

他有种预感，正是今晚他俩的关系将会打破僵局，有新的突破。

图金在７点差一刻来到“宇宙影院”门口，不用说，柳多奇卡还没有来。图金一面踱步，一面不住朝广场那边张望，之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源源不断的洪流马上就会把那个碧眼微眯的姑娘带到他身旁。然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姑娘仍不见影儿.“真有意思，”图金寻思着，“迟到是妇女的天性呢，还是她们玩弄的手段？”

差３分７点了。图金越来越觉得迷惑莫解。他摸出票来看看票上印的开演时间，顿时惊呆了：票已经是检票员撕过的！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票翻过来一瞧，背面印着：１１号。

广场上的嘈杂声骤然消失，图金只觉得车辆行人在眼前变的一片模糊，就像一条无声传送带。

他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了。一到家他就脱掉大衣，木呆呆地倒在长沙发上。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久久地回想昨天一天地情形——不管昨天是几号。他紧张而慌乱地回想着昨天、前天、大前天的情形，就像一个迷路的行人在不住地东张西望，想找到一些标志以判断时间的方位。

可是他越深入的回想过去几天的情形，一切就变得越是毫无二致，似乎每天都是一个样子，组成一条没有尽头的时间长河。每天早上都是闹钟一响，图金就起床，机械地准备早饭，刮胡子，穿好衣服，走到公共汽车站，那儿总是1有一大堆跟他一样地职工在等车。如果说早上的情况能找出点什么区别，那就是有时咖啡煮溢了，有时没有溢；有时街上下雨，有时出太阳；有时能挤上第二辆公共汽车，有时第四辆才能挤上去。不过这些所谓区别也不断重复，所以也不成为其区别了。

他的工作单位负责生产某种金属部件，虽然早就谈论要进行根本性现代化改造，但生产始终还是老样子。采用新技术一事拖延不决，某些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什么实效.不过工作却是挺多的，需要人们花费大量时间，谁也记不清上个月或去年一年时间干了些什么。整个单位人人都相互了解，就像一个村的人那样。当然也免不了有争吵纠纷，不过人们的性格都早已被磨光了棱角，冲突很快就会平息，人们过不了多就也就淡忘了。每天晚上也总是有事，忙碌不堪……图金甚至回想不起来前年他跟谁一块儿过的新年。他懊丧不已，翻了个身，脑子里回忆起一大堆没有时间标记的琐事，但无法确定其时间顺序。有时人家问起他的年龄，他都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他得想想自己是哪年出生得，再从公元几年中减去出生得年代。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没法解释怎么会缺了两天。这是怎么回事？他从没有听说过，也从没在书报读到过这种事。怎么记忆会突然中断，丢失了两天？就像有个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两枚钱币似的，从他生活里抽去了两天。他是不是得了“记忆短缺症”

呢？要不要去找精神病医生看看？不、不、现在还不必，否则……这一晚图金一个人在寓所里心慌意乱。但他自我安慰道：一切都会过去的，不用管它。

果然，此后两周中图金每天一拿到报纸总是先看日期，每次报纸上的日期都与他的记忆相符。于是他的惊慌也渐渐消失，他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一件怪有趣的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打算当作笑话讲给朋友听。不料事情又重演了。这一次可是在大白天眼睁睁地看着时间闹鬼了。他坐在办公桌前，沉思了片刻，可是一抬头，时间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前跳了一昼夜。事情是这样地：办公室里一切如平日一样，同事们进进出出，有人在埋头工作，有人在打电话。图金吁了口气，同一分钟前地情绪一样，无精打采地伸手拿气极度报表。谁知报表已经写好。可他根本还没有动手写呀！这一来他可吓坏了。不能在耽搁，当天下午他就到诊所去了。

给图金看病地医生很负责，介绍他去看另外几位专家检查。经过各种检查、分析，却没有找出任何病症。图金身体健康，记忆力完全正常，心理状况也完全正常，只是有轻度的的神经衰弱。这种病很普通，谁也不当回事。但给图金看病的医生却很认真，他看了所有的检验结果后，给图金开了一打堆药，并建议他开始体育锻炼。

图金跑了那么过医院，却毫无结果，他也不想再找别的医生了。他的这件事就这样记入病历，湮没在病历档案室。从此，图金开始了一种奇怪的生活。表面上他跟别人一样工作、休息、娱乐，而实际上他却不时地少去几天，好像用橡皮擦子擦去了似的，但谁也没有发觉，他也完全跟正常人一样。只是有时别人对他提起某件事或某次约会，恰恰是发生在他丢失地日子里，他便不知所措了。不过别人也不在意，谁都会有偶然疏忽大意的时候啊。

真是荒唐，仿佛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图金的生命剪去一部分，他过着一种不完全的生活，可是跟别人又并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回首以往的岁月，不也是这样吗？好几个月的生活在记忆中只留下一些模糊不清的淡影，就跟没有生活过一样。

现在，失掉的日子越来越长，有时整整一周甚至一个月不翼而飞。譬如说，一次同事们议论说，图金真发财了，财务科都要下班了，他还不去领工资。而他呢，却记得昨天刚刚领过——他丢掉了整整一个月。图金就好像坐在一列时间列车上，有时落后于客观时间，有时又超越客观时间。究竟是他失去了客观时间，还是记忆失灵，主观时间出了问题，这就说不清了。不过，图金明白了这一点，在他提前进入未来时间的时候，他发现那时的生活与现在和过去毫无二致，依然是那么平淡无奇，按部就班。

生活的幸福在于它有充实的内容和意义，而图金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他不但不能确定日子、时间，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存.他想自杀……他想越出自己狭小的世界，到热气腾腾的广阔天地中去，去体会那种充满创造、新的发现和新的构想的生活，去接触那些计算宇宙轨道、演出杰出戏剧、开发地下宝藏、战胜疾病、教育孩子的人们。有时他已徘徊在机场售票窗口前，却又犹豫不决。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依然在老地方，哪儿也没有去。他既然不明白自己生存的价值，那么，谁会需要他呢？

# 《推销者》作者：[美] 约翰·瓦雷

陈立珍吕娜译

事情发生了改变，伊恩·海斯也料到了。但是由于功能和用途的限制，有一些还是老样子。伊恩搜寻着这些东西，几乎从不走眼。

操场已经不是他小时候的样子了，但是操场永远是给小孩子玩耍的。他们总是有东西荡来荡去、爬上滑下的。这个操场还不止这些：繁茂的树林、游泳池，固定设备和耀眼的雕塑融为一体，若隐若现。还有许多动物，不及膝高的犀牛和优雅的瞪羚看上去很温顺，一点也不怕生。

但是最重要的是，操场上有小孩。

伊恩喜欢小孩。

他坐在树林边的木凳子上，在阴凉地方看着他们。男女孩子们穿着样式各异，年龄不等。黑肤色小孩像活泼的干草豆，白肤色小孩像白色的小兔子，棕色的小孩头发卷卷的，更多的棕色小孩是黑眼睛直头发。有些白种小孩，被烤得比棕色的小孩肤色还深。

伊恩只注意女孩子。很久以前他注意过男孩子。

他盯着一个女孩子一会儿，琢磨着她几岁了。他想大概八九岁，太小了。从穿的衬衫来看，另外一个应该十三岁。也是人选之一，但是他想要更小一点的。年龄小的没那么世故，也不会起疑心。

最终，他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孩。棕色的皮肤，一头金发。十岁？可能十一了，至少年龄还小。

他一直注意她，一般确定人选后他就做这种奇怪的事。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但是通常都会奏效。一般只看着她，不管他走到哪里在做什么眼睛都不离开她，什么都打扰不了他。而且敢肯定，几分钟之后，她会抬起头，环顾四周，再和他的眼神相对。她和他对视了一会，又接着玩了。

他没那么紧张了。可能他做的什么都不算。他注意到，如果是成年女性，只要他注意了，他就会盯着看，而她也会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他。好像从来都是这样。他和其他男人讲过这件事，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好像女性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神。

而且，伊恩可能很擅长眼神接触。有好几次他注意到，他盯着女孩子时，她们会摸摸后脖子，耸耸肩。可能她们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超感觉，只是她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现在他只看着她。他保持微笑，这样每次她抬起头来——她越来越频繁地抬头——她都看到一个友好的头发灰白的中年人，有着扁平的鼻子、宽厚的肩膀。他的手强壮有力，握在膝盖上。现在她开始朝他的方向走过来。

看着她的人不会认为她是在朝他走来。连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她边走边停，要么跳到柔软的橡皮垫上，要么追赶一群嘎嘎叫的鹅。但是她是朝着他的方向来的，她最终会坐在他身边的长椅上。

他快速地环顾了下四周。像以前一样，这个操场上没什么大人。他刚到的时候很惊奇。很显然，新的设备已经减少了暴力的数量，最终让父母们觉得孩子们不需要大人的看护在操场玩耍很安全。在场的大人们也都是跟大人们在一起。他到的时候，没人多看他一眼。

这些对于伊恩来讲没什么。这反倒让他的计划更容易实施。他也准备好了理由，但是，要是被问及，为什么一个中年单身男子在操场边游荡，他还是觉得很尴尬。

有段时间他很担心，就算有金属的设施，家长怎么能那么放心。毕竟，在采取措施之前，没有人是受保护的。每天都有人成了疯子，而在他们做出精神错乱的事情之前，和常人没两样。

他想，应该有人给这些父母—个教训。

“你是什么人？”

“我叫伊恩，你呢？”

“不，不是说你的名字，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我的工作？”

“是的。”

“我是个航天员。”

她仔细想了一下，开始笑了。她已经腿了奶牙，恒牙挤在小小的下颚上。

“你吃压缩饼干吗？”

他大笑。“很好，”他说，“你肯定读了很多书。”她不吭声，但是从神情可以看出她很高兴。

“不”，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吃那些了。不过你说得对。”他笑了，她也突然咯咯笑起来，像其他小女孩一样，摆弄着她的小手。

“你多大了？”他问。

“我不告诉你。你鼻子怎么了？”

“那是很久以前被打扁了。我打赌你十一岁了。”

她咯咯地笑了，然后点了点头：“十一岁了。而且刚刚十一岁。”

“你要吃糖吗？”他把手伸向口袋拿出了一个白袋子。

她严肃地摇了摇头：“妈妈说不要拿陌生人的糖。”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伊恩，航天员。”

她思索着。正当她犹豫的时候，他把手伸向那个袋子，拿出一块又厚又浓的巧克力。他觉得有点恶心，但他还是咬了一口，强迫自己开始咀嚼。他一点儿都不喜欢甜味食品。

“好吧。”她说，然后把手伸向了袋子。他却把袋子拿开了。她惊奇地看着他，显得很无辜。

“我刚想到一件事，”他说，“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应该还是陌生人吧。”她看到他眨眼的时候，懂了这个游戏的规则。他以前也试过，眨眼还是很有效呢。

“我叫蕾娣安。”

“真是个奇妙的名字，”他说着，心里在琢磨着名字是怎么一代代演变来的。

天色暗了下来，操场上的人也渐渐少了。她挨着他在长凳子上坐下，两腿荡来荡去。她的光脚还沾不到地面。

她长大后一定是个美人，这从她的脸就能看出来。至于身材……谁知道呢？

不能想那么多，他骂了自己一句。

她身上穿的这一块那一块的，一点都没有他想象中的得体。很多孩子什么都没穿。他刚到的时候很是惊讶。现在他快习惯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她的父母太粗心了。他们真的认为世界如此安全吗，可以让女孩子在公共场合不穿衣服？

他坐在那儿，听着她絮絮叨叨——她讨厌的和她喜欢的玩伴——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偶尔附和一两句。

毫无疑问，她很可爱。她和同年代的孩子一样，很甜美，但也有可能像响尾蛇一样有毒，也许都有。她可能会热情奔放，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在热情底下，她几乎只关心她自己。她的忠诚也只是暂时的，来得快去得也快。

“你还好吧？”

“嗯？我？哦，当然，我很好。你妈妈不会担心你吗？”

“这几个小时不用回去，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呆在外面呢。”突然之间她看上去像大人，他差点相信了这个谎言。

“嗯，我实在不想坐在这儿了。再说糖也吃完了。”他看着她的脸。差不多所有的巧克力都残留在她嘴边，形成了一个圈，有些地方被肩膀和前臂轻轻擦了。“后面是什么？”

她转过身。“那个？那是游泳池。”

“我们去那里吧。我给你讲个故事。”

故事还不足以让她离开游泳池。他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他知道她是个聪明的女孩，爱读书，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她也爱动。他那股冲动太强烈了。他坐在灌木丛下面，远远地看着她和其他两三个小朋友在游泳，天色已经很晚了。

她也许还会回来，也许不会。回不回来对他没什么，但是却可以改变她的一生。

她从黑暗的水里上岸了，身上还在滴水。她又穿上了支离破碎的衣服，穿上总比不穿好。她朝他走来，瑟瑟发抖。

“我很冷。”她说。

“到这来。”他脱下了夹克衫。他给她穿上的时候她看着他的手，她伸出了手，摸到了他坚实的肩膀。

“你一定很结实。”她说。

“还可以吧。我干活很卖力。”

“航天员到底是干什么的？”她说着，止住了一个呵欠。

“过来坐我腿上我讲给你听。”

他确实给她讲了。故事好极了，所有喜欢冒险的孩子都会喜欢。他把那个故事练习了很多遍，经过润饰在录音机里讲了很多遍，直到节奏和韵律都恰到好处，用词简单却适合孩子的口味。

他刚开始讲的时候她已经累了，但是他渐渐吸引了她的好奇心。可能没人那样给她讲过故事。她已习惯了坐在银屏前任凭那些故事塞进她的耳朵。能打断故事问问题并且得到完美的答案还是头一回。阅读也不行。这是讲故事的传统，口头的，它能让电气时代的几代人着迷。

“棒极了。”她说，她确信那时故事已经讲完了。

“喜欢吗？”

“我非常非常喜欢。我长大后也想做航天员。故事真是太新奇了。”

“嗯，那还不是我要给你讲的故事，我给你讲的是做航天员真正是什么样子。”

“你的意思是你还有一个故事？”

“当然。”他看了看手表。“可是很晚了。天要黑了，大家都回家了。你最好也回去。”

她很痛苦，犹豫着该留下来还是回家。如果她是他想象的那样，她不应该有心理斗争的。“嗯……但是……但是我明天还会回来。你……”

他摇着头。

“我的飞船明天—早就离开了，”他说，“没时间了。”

“那现在就讲吧！我可以不回家的。现在就讲。求你了，好不好？”

他先是不好意思似的推脱，接着支支吾吾，然后还是说不行，最后被说服了。他感觉太好了。对于他来讲，她只不过是五镑重的小鱼罢了，而他是20磅负荷的鱼线。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在玩游戏。

最后他开始发挥他的专长了。

有时候他想说这个故事就是他本人写的。但是事实是他不会编故事。他也不想去编。相反，他偏偏想从他搜集来的童话故事和奇异故事中避开不谈自己。如果他是个天才的话，他就能把她身边的故事穿插进去——这样不至于太离奇让她不知所云——又能为她量身定做个结局。

他的故事太精彩了。故事中有坐落在玻璃山上的城堡；有海底的洞穴；有一队队的宇宙飞船；还有金光闪闪的骑士骑着大马穿过银河。还有邪恶的外星人，其他人大都心地善良。还讲到了带鳞的怪兽吼叫着，跑出多维空间来吞噬行星。

在所有的混沌中走出来了王子和公主。他们出生入死，互相帮助。

他的故事一直在延续。他看着她的眼睛。她眼神游离不定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她睁大眼睛的时候，他就知道在后面该插入什么。他要根据她的反应来做判断。

孩子昏昏欲睡了。她迟早都要屈服。他要的就是她的恍惚状态，不清醒也没睡着的时候。那也是故事要结束的时候。

“……尽管医师们使出全身解数，也不能救活公主。她还是死了，远离了她的王子。”

她的嘴巴成了小小的“O”型。故事不应该是那样结束的。

“结束了吗？她死了再也没见到王子吗？”

“嗯，还没完全结束。但是剩下的故事就不是真实的了，我不应该告诉你的。”伊恩有点累了，但是他很愉快。他的嗓子有点痛，声音沙哑。蕾娣安在他腿上沉甸甸的。

“你必须告诉我，说下去。”她理所当然地说。她说得没错。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好吧。在葬礼上，银河系的所有伟大人物都到场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那时最了不起的巫师。他叫……我不应该讲他的名字。因为我讲出来他会很生气。

“那个巫师经过公主的灵柩……也就是……”

“我知道，知道，伊恩。继续！”

“突然他皱眉俯向公主苍白的躯体。‘这是什么？’他大叫。‘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每个人都非常紧张。这个巫师是个危险人物。有一次有个人侮辱他，他就念了咒语，让每个人都头朝后，所以他们只能拿着后视镜走路。没人知道他发起火来会做什么。

“‘公主戴着星宝石。’他说，然后直起了身皱着眉环视四周，好像周围的人都是傻子。我相信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他接着告诉人们星宝石是个什么东西，用来干什么的，以前从来没人听说过。这我不确定。因为虽然大家知道他有勇有谋，但他也是个大骗子。

“他说星宝石能够在公主死去的那一刻抓住她的元神。她的智慧、权力、知识、美貌和力量都会永远保存在星宝石里。”

“她只是暂时死去。”蕾娣安喘了口气。

“非常正确。当人们听说这事的时候惊讶极了。他们疯一样地问了很多问题，但他却几乎不回答。人们开始抱怨。最终，巫师气愤地离开了。他走了之后，人们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他所说的事。有些人认为巫师还对公主复活抱有希望。如果她的尸体被冷冻起来的话，王子回来后就可以把她的元神重新注入她的体内。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公主注定只能活半生，下半生被留在星宝石里。

“但是很盛行的观点是：公主很有可能再也活不过来了。但是她的元神可以从星宝石上飞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如果能够找到那个人的话。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应当是个小女孩。她一定美丽、聪明、灵活有爱心，和善……哦，太多优秀品质了。每个人都怀疑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很多人连试都不想试一下。

“最后人们决定把星宝石交给王子的一个忠诚的朋友，由他来完成任务——在银河系中寻找到那个能代替公主的女孩。只要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存在，他一定可以找到她的。所以他带着很多人的祝福离开了，发誓要找到那个女孩，并把星宝石给她。”

他再次顿住，清了清嗓音，任沉默在他和她之间滋长。

“就这些吗？”最后她终于打破沉默，喃喃地说。

“其实不止这些，”他承认，“我觉得我欺骗你了。”

“你欺骗我了？”

他伸手解开他外套的前襟——他的外套还裹在她的身上呢。他的手越过她瘦骨嶙峋的前胸，从衣服里面的口袋掏出一块水晶。水晶呈椭圆形状，有一面是平的。水晶在他的掌心，闪耀着红宝石般的光芒。

“好亮啊！”她惊奇地瞪大眼睛，嘴巴都忘记合上了。

“是的。你能看得见它的光芒，说明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了。”

“我？”

“是的，拿着。”他一面把水晶递给她，一面还在用大拇指的指甲试图在上面找出什么瑕疵。红色的亮光洒向她的手心，流泻在她的指间，似乎要渗透进她的肌肤里去了。她接过之后，水晶依旧发着光，但已经渐渐暗淡下来了。她的手捧着宝石。

“好烫好烫哦。”她说。

“那就是公主的元神了。”

“那王子呢？他还在找公主吗？”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我想他还在外面吧，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公主的。”

“然后呢？”

他把眼睛转开，不再看着她：“我也说不准。我想尽管你很可爱，尽管你拥有星石，他最后还是要憔悴而死的。他实在是太爱公主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王子的。”她很认真地许诺。

“那也许有用吧。但我还有一个担忧。那就是，我不想告诉王子公主已经死了，但我觉得星宝石总有一天会把他引到这里。如果他来找你呢，我又为他感到担忧。或许我应该把星宝石带到银河系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让他永远找不到。这样，至少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已经死了。这也许会是更好的办法吧。”

“可是我会帮助他的，”她很急切地说，“我发誓我会等他的。他来的时候我一定能代替公主的位置的。你相信我！”

他打量了一下她，想，也许她可以吧。他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露出满意的神情。

“很好。那么，水晶你就留着吧。”

“我会等他的，”她说，“你一定要相信我。”

她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几乎睡着了。

“现在你应该回家了。”他建议道。

“或者我可以在这儿再躺一会儿。”她说。

“也行。”他轻轻地把她抱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先是站着看她，然后他在她身边跪了下来，开始用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前额。她睁开眼睛，全无一丝惊慌。之后她又放心地闭上双眼。他继续抚摸着她。

二十分钟后，他自己一人离开了操场。

他常常会在事后感到沮丧不安。这一次比往常更糟，因为她比他先前预想的还要好得多。谁会想到呢，看起来浪漫多情的他，原来竟是这样污秽的人。

他在隔了几条街的地方找到一个电话亭。在信息栏中输入她的名字后，就生成了一个十五位的号码。他拨了这个号码，并用手遮住了摄像头。

一个妇女出现在了屏幕上。

“你的女儿在操场那边，在游泳池南面的树丛下。”他说着，接着给出操场的地址。

“我们可担心死了！她在做什……你是……”

他挂断电话，匆匆跑掉了。

其他的航天员大多认为他脑子有问题，但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他现在宁愿他当初没有向别人说过他是怎么打发他在地球上的假期的。但他已经告诉过他们了，现在他就得去品尝由此带来的恶果。

所以，尽管他们不在乎他是否会为了取乐而把地球上的小孩的手或脚扯断，他们也是刚刚从地球上休假回来，不愿错过任何刺激打击他人的机会。所以，他们就无情地揶揄他。

“伊恩，这次的秋千架怎么样啊？”

“有没把我要的短裤带回来啊？”

“亲爱的，你觉得受用吗？她有没有呼吸加快呢，或是淌口水啊？”

对这一切，伊恩都默默地忍受了。尽管他们是那么粗俗，而他又总是首当其冲的受气桶，但一切都不算什么。只要他们的飞船再次起飞，这些都会结束的。他们从来都不懂他到底在寻找什么，但他却觉得自己懂得他们。他们讨厌来地球，因为地球上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牵挂的。但是大约他们也在地球上有值得他们留恋的东西吧。

他自己也是航天员中的一员，他对地球上的人也是漠不关心。但对于玛莉安在起飞不久后表现出来的感伤他很赞同。玛莉安刚刚结束她首次出航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的休假，所以她自然是眩晕得最严重的一个。

“地球引力好像会吸人！”她说着，就开始吐了。

去艾米蒂星球要三个月，回来也要三个月。可是到艾米蒂星球到底有多少英里，他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每一次看到十个或十一个零的数字，他的头就好像要爆炸了

艾米蒂！这个见鬼的星球！他甚至都不愿意从太空船里走下来。为什么要那么费劲呢？那里不过就是住着一些怪物，有点像十吨以上的巨型毛毛虫，又有点像是有知觉力的绿色凝块。对子艾米蒂人来说，厕所是很具创新的发明。还有冰棒、冰冻果子露、油炸圈饼、薄荷糖等。在这里，管道装置还没开始使用，但来自地球上各个国家的糖果啊、奇奇怪怪的甜点零食倒都有了。很奇怪的是，为返程太空船准备的物品竟是一些灰乎乎的软泥。在伊思看来，这些烂泥也许对地球上某些人来说是极具价值的吧。还有就是一袋子的表达绝望的信件，那是给那些可以回家的人的信件。不用看那些信伊恩也能猜出里面写的内容了一概括起来就是：“快把我带离这里吧！”

他坐在太空船的观望窗口，观察一家艾米蒂人从宇航港的道路笨拙地走下来。路面是棕褐色的，周边的土地也．是棕褐色的，远处隐隐约约的T型的连绵的山也是棕褐色的。空气中亦似乎飘着一层棕褐色的薄雾，太阳也是棕黄棕黄的。

他想起坐落在玻璃山之巅的城堡，想起王子和公主，想起在各星球之间急驰的金光闪闪的白乌骑士。

回程经历对他来说和去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恒星轨迹上巨大的管道里挥汗如雨。太空船的金属墙上的能量大得超乎人的想象，在这上面；小块的等离子团聚合成大块的等离子团。这个过程进行很慢，人眼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没有每时每刻检查的话，这些覆盖在墙上的东西就会削弱发动机的能量。而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把上面的那些覆盖物清理下来。

并非每个人都是宇航员的料。

那么要怎样看待他自己做的工作呢？至少这是一份诚诚恳恳的工作。早在很久以前他就做了选择了。要下太空船并不容易，因此很多航天员从来都不曾下过飞船。总有一天他也不会再下来了。

有些时候他就这样站着，观察着地球。刚开始他总是要被动地沉浸其中，先适应一下变化。其实任何巨大的变化都对他没有影响了。在他看来，建筑只是世界的装点。至于怎么摆设它们，他一点都不在乎了。细微的变化倒是对他身上器官有些影响，比如说，他的耳朵。他遇见的人中就很少有耳垂的。每次回来，他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从树上掉下来的猿猴。总有一天，他回来时也许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三只耳朵，或是有六个手指；或者是，他会发现小女孩们不再对那些冒险故事感兴趣了。

他站在那儿，踌躇着，慢慢地让自己习惯人们往他们脸上化妆的方式，听着周遭似乎是西班牙语的声音。偶尔，还会有几句英语或阿拉伯语掺杂其中。他抓住一个船员的手臂，询问现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但那船员也不清楚。于是他问船长，船长说在阿根廷——至少太空船起飞时是。电话亭变小了。他对此感到很奇怪。

他本子上总共有四个名字。他坐在电话前，不知道该打给谁。他的眼光落在蕾娣安上，于是他把她的名字输进电话。他找到一个在新西伯利亚的电话和地址。

打电话之前，他先核查了他记下的航班时刻表，找到这小时内的返程航天飞机的班次。打完电话，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做了个深呼吸。猛一抬头，只见她站在话亭的外面。她和他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她看到的他比她记忆中的矮的多了，但是身材却很强健有力。他有着一双大手，肩膀宽厚，但是脸上却坑坑洼洼。不过只要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你就会忘记他脸上的那些坑坑洼洼的。他看到的则是一个年届四十风韵犹存的女子，她真的完全和他预想的一样美丽。不过时间之手已经开始要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了。他琢磨着她可能正在为保持腰身而苦苦挣扎，也可能正为眼尾的细纹懊恼不已。不过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而这件事他马上就可知分晓了。

“你就是伊恩海斯，对吗？”终于，她先开口了。

“其实，这次我能再次记起你纯属运气。”她说。他注意到她的措辞，她本可以说是巧合的。

“大约在两年前吧，我们又一次搬家。我在整理东西时，偶然发现了那块等离子粒团。大概整整……十五年了吧，我从来没有想起过你。”

他说了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话。这时他和她坐在一个饭店里，似门选的是离其他客人很远的、靠近玻璃一边的一个隔间。这隔间的正上方就是太空船要起飞和降落的地方。

“我希望我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他说。

她不以为意地耸耸肩：“你确实曾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吧，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不可能背负怨恨走这么久的。事实上，我当时认为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接着她告诉他，当时他的事在她家里引起轩然大波。那时警察不断来访及盘问她，却只是感到迷惑，最后还是无望地放弃了继续调查下去。因为没人能解释她遭遇的故事。尽管他们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不过得到的答案竟是——他是一个以前离开地球，很久很久没回来的人。

“可是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啊。”他辩解道。

“这就是为什么没人能理解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他们，你跟我说话了，并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然后我就睡着了。但是似乎没有谁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所以我就没告诉他们。我也没告诉他们关于……关于星宝石的事。”她笑了笑，“其实，他们没问这个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决定不告诉他们的，不过把那块石头带回来我觉得有点害怕。我认为他们就是那些，那些……你故事里的提到的坏人是谁？我记不起来了！”

“这并不重要。”

“我想也是。不过有些东西很重要。”

“是的。”

“也许你该告诉我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许你才能回答在我内心深处隐藏了整整二十五年的问题。自从我发现你给我的所谓星宝石原来不过是从太空船发动机上刮下来的等离子团的碎片，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是吗？”他说着，盯着她的眼睛，“你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要说那不仅仅是那样一块碎片，但我要问你是否也觉得那不仅仅是一个那样的碎石。”

“是的，我也不觉得那仅仅是那样一个碎石。”她最后开口了。

“我很高兴你这样说。”

“年复一年，我一直对你的故事深深着迷并深信不疑。但后来我不再相信了。”

“你是在一瞬间改变想法的吗？”

“不是，这是个慢慢的、逐渐的过程。它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伤害。这只是成长的过程都要经历的一部分吧，我想。”

“那你到底是记住我了。”

“哦，这可费了不少周折。二十五岁那年，我去找了催眠师帮我催眠，我说出了你的名字还有你那太空船的名字。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时我是故意提到的。”

她点点头，之后两人再次陷入沉默。当她看着他的时候，他在她眼里看到的已经不是抵御，而更多的是同情。然而，一个问题依旧存在。

“为什么？”她问。

他点点头，却把头转开，朝那太空船望去。他多希望自己在其中一艘的里面。但行不通的，他知道。对她来说，他是一个很古怪的存在，需要彻底弄清楚。他已是她人生中的一个结。除非解开这个结，然后淡忘，不然他总还会让人不快的。

“你是做什么的？”他想起了什么，于是重新问了次，“你是什么人？”

她显得有点吃惊，“我是一名神秘学家。”

他伸展了一下双手，说：“我对这可一无所知。”

“你想想，在你离开地球之前，根本就没有这种职业存在，你怎么会懂得这个呢？”

“也是的，可以这么说。”他回答说，无助之感再次向他袭来。“显然，我还是无法预知你要做的事，无法预知你会变成怎样的人，无法预知那些你无能为力却要降临到你身上的种种。那时我唯一指望的就是你能记得我。因为，那样……”他透过观察窗看到地球隐隐约约的影子。这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他来说在一个挤满了陌生人的星球却只是六个月而已。只有地球才是家呀。

“我只是希望能有个跟我同龄的人，陪我说说话，”他说，“这就是原因了。我要的只是一个朋友而已。”

“或许你已经找到一个了，”她说着，微微笑了，“至少我很愿意去认识你，因为你为此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了。

“你假期有多长？”她问道。

“两个月。”

“那你要不要到我家跟我们呆一段时间？我们家有的是地方。”

“你丈夫不介意吗？’

“我丈夫和妻子都不会介意的。瞧，他们就坐在那边，假装没有看见我们而已。”伊恩看了一下，正好碰到一个女子的眼光。那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女子，她坐在一个年纪与伊恩相仿的男子的对面。那男子也转过头来望了望伊恩，眼里微带疑惑，却没有明显的敌意。那女子笑了笑，那男子却依旧保持着警惕。

蕾娣安有个妻子？看来，时代真的变了。

“那两个穿着红色裙子的是警察，”蕾娣安说着，“还有靠在墙上的那个男人也是，还有在吧台尾端的那个。”

“我刚才就发现其中两个是警察了，”伊恩说。他看她似乎很是惊讶，于是他解释道，“因为警察总是不断地四处观望。这是恒久不变的吧。”

“你经常回去吧？我敢肯定你又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

伊恩想了想，点点头说：“确实是有一些故事。”

“我该去告诉那些警察让他们回家。希望你不要见怪，是我们把警察带过来的。”

“没关系。”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我们就回家。我想我得先打电话跟孩子们说一下，我们马上就回去了。”她笑着，把手从桌子上伸过来碰碰他的手，说，“看看六个月就能发生多少事啊！我生了三个孩子，吉莉安生了两个。”

他抬起头，饶有兴趣地问：“他们都是女孩吗？”

# 《豚鼠特鲁勒》作者：尤汉·霍利兹豪宪

有些动物一生下来就注定要给别人服务，豚鼠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小动物能充当肉食，而且对饲养的要求不高，它们生性好洁，繁殖力极强，很少患上能感染人类的疾病。

这就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很早喂养豚鼠的原因，他们把豚鼠当作食物。四百年前豚鼠被荷兰人带往欧洲作为有闲阶层的宠物，之后成了科学家的实验对象，用来进行遗传研究，也有时注射疫苗以生产免疫血清。

“梅森家有人搬来住了，”早上爱琳娜给大家倒咖啡时说。她约莫３０来岁，和村里大多数妇女一样对周围的事物十分敏感。有人搬进隔壁别墅来对她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里靠近森林，比较荒僻。

“我想要头豚鼠。”儿子杰连撒娇说，他刚满九岁，三年级学生，和别的孩子一样非常喜爱小动物。

“搬来的是一家子人吗？”她丈夫问。

西尔韦斯特个子不高，在一家男子服装店当营业员，每天忙于应付吹毛求疵的顾客，过早就谢了顶。

“我只见到一个男的。”爱琳娜答说。

“６０克朗就能买一只豚鼠了。”杰连只顾说他所想的事情。

“梅森先生曾说过别墅在春天可能会租出去，”西尔韦斯特说，“噢，上班的时间到了，这顿早餐真好。”

“我和你一块走。”杰连的学校就在车站附近。

出门时，西尔韦斯特听到隔壁别墅发出“砰”的关门声，不过他没回头张望，因为杰连正对他呶呶不休：“爸爸，关于豚鼠的事你怎么说？”

“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我要你同意，这只需５０克朗。”

“倒不光是钱的问题，还牵涉到很多别的麻烦。比如说，如果豚鼠溜进厨房怎么说？万一你妈被绊倒呢？它还可能干出各种恶作剧，再说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菲基吗？”

“菲基是大家的铬，又不光是我一个人的。”

“你忘了这里该拐弯吧？”“你别想摆脱我，我豚鼠，豚鼠，豚鼠！……”

西尔韦斯特被搞得手足无措，进退维谷。如果他说“不”，孩子还将纠缠下去；而要是说“行”，那肯定也会遭到爱琳娜的谴责，不过这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请原谅我的冒味……我是你们的新邻居，斯库克副教授。刚才偶然听到你们的谈话，想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我在地下室养了不少豚鼠。孩子只要乐意，可以上我那里去玩。今晚我请您和夫人过来喝杯咖啡，顺便参观一下小动物，同意吗？”

杰连立即奔进地下室，从那里传来他狂热的喊声：“妈妈！爸爸！你们快来呀，这里什么东西都有！”

不错，副教授的确花费过不少精力。地下室里满是笼子，木板及箱子等等，到处都关着豚鼠：有白色的，棕褐色的，肉色的，黑的，还有些竟闪着金色或银色。

“它们有多美啊！”杰连嚷着，“我可以抱抱它吗”

“只要你不怕它们咬你。”爱琳娜警告他。

“没关系，”副教授安慰说，“豚鼠从来不咬人。”

“它们的尾巴真短，比菲基还要短。”杰连手上捧着一个深褐色的小毛团，“听，它在哼哼呢，不是想对我说话吧？”

“它们想吃东西时就像猪那么哼啊哼的，所以才得了豚鼠的名字，英文名字叫guineapigs，意思是几内亚猪。”

西尔韦斯特说，他在午休时特地去了图书馆查找资料，以便在有学问的邻居面前不致丢脸。

“说得完全正确，它的确是饿了。”副教授肯定说，“你不妨从篮里拿一些蔬菜喂它。只要不是干食，那么水倒是不需要的，现在把它放回原来笼子，来喝咖啡吧。”

爱琳娜应付咖啡餐具比对豚鼠要自如得多。出于礼貌，她询问副教授是不是特别喜爱豚鼠，不过他答说它们是用来做实验的。

“这么说它们都是实验动物啦？”爱琳娜瞪大双眼问，“我想，您大概不会也搞那种残酷的活体解剖吧！”

“噢，不不，”副教授向她说，“我所进行的绝对不是折磨动物的实验。”

“不过别人不是用白老鼠做实验的吗？”西尔韦斯特感自己还有点知识可以用来卖弄。

副教授解释说，他在研究一种四氯化碳的酸性化合物，是用来喷洒森林及庄稼的药剂，需要用豚鼠的各种变种来做适应性实验。

“您说的这种药，听说很多人在为此而举行游行抗议呢。”爱琳娜打断他说。

“这正是我得进行实验的一个原因。”副教授兴致勃勃地对她进行比较深入的解释。

西尔韦斯特对副教授把他妻子当作为听众非常乐意，他对豚鼠所知甚少，对四氯化碳药剂也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他的思绪回到白天那个顾客身上：此人昨天买了件白衬衫，今天来店里大肆吵闹：“我绝对不要这件衬衫！袖子简直像是给猩猩穿的，也许是把我当作猩猩吗？”

衬衫在皮包里，皱巴巴的，一望而知已经穿过，西尔韦斯特当然拒绝掉换，于是一场不可避免。柜台旁围观如堵，搞得丢人现眼……

副教授的个别词语偶尔也传到他的耳畔：什么“遗传作用”啦、“除草剂”、“化学杀虫剂”啦、“用药剂量”啦、“生长激素衍生物”等等……，最后那个词西尔韦斯特似乎在广告中听说过，商家宣传把它们洒在草地上，能使蒲公英等杂草疯长又很快死去。

据副教授所知，他所研究的药剂喷洒在草上，树上或果实后，还没有什么动物由此而直接致死。不错，影响当然是有的。有位猎人断言说，山鸡的数量正在锐减，但这完全可能是食物的匮乏而造成的。

“不过报上曾报导过整群蜜蜂群都死绝的消息。”爱琳娜还在提出异议。

“那件事我知道。不过我认为是所用的溶剂出了问题，不一定是药物本身的罪过。虽说有些动物受到影响，但也有不少动物得了益：例如喷过药物的鸡蛋孵出的小鸡长得更快，而如果在老鼠的胚胎阶段就用这种制剂施加影响的话，那么幼鼠的重量也会明显增加。水库里加进这种药剂，鱼儿长得更肥。我们对这些现象的本质还没搞清楚，所以还得继续研究……”

后来他们又和杰连去了地下室，男孩子对一头棕褐色的豚鼠爱不释手。

“我给它取名叫特鲁勒。”

“名字很好听，”副教授赞许说，“你知道它的笼子在哪里吗？”

杰连很快就找到了，副教授说如果万一弄错也不打紧，因为所有豚鼠身上都是作过标记的。

教授还告诉杰连，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来帮助喂养豚鼠。

“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回家时爱琳娜说，“他在谈论动物时简直是铁石心肠，实验中它们往往由于内分泌被降低而死去，或者产生畸变……，人类害死了动物，然后还要残忍地去解剖它们！”

“说得不错。”西尔韦斯特说话时已哈欠连天。

夫妻俩后来再没去拜访副教授，倒是杰连几科每天必到，连父母都觉得太过分了。

“但他的确需要我去帮忙，”杰连坚持说，“他整天读啊写啊，还要跑图书馆，这时就得由我来喂养那些豚鼠，每个笼子都得准备下不同的食物，你们甚至想不到有多少种。”

“你千万别搞错，喂了不该喂的食物。”

“妈你别担心，斯库特伯伯很信任我，而且他自己每天也会去检查的。特鲁特需要喂青草，它什么都想吃，总是最饿的一个。只要一看到我，立马就大哼特哼起来了。”

“喂，特鲁勒最近怎么样？”两星期后西尔韦斯特问他儿子说。

“一天到晚哼得没完没了，今天还啮咬了挡板，想让我看看它饿得有多厉害。它长得实在太快，和它爸爸妈妈已经一样大了！”

“豚鼠的生长的确非常迅速，我记得书上说它们出生几小时后就能跑动，过了两个月就能怀上自己的孩子。”

“斯库特伯伯说它们一年能生三窝呢。”

杰连说他们发现特鲁勒的兄弟长得特别瘦弱，可能是特鲁勒把它们的食物都吃掉了，每次喂食时它都抢着爬在别人身上，把兄弟们挤开后一人独吞。

“它真馋得可以。”

“不过特鲁勒很有趣，把它捧在手上好玩极了。有时它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有时却拼命挣扎，还想钻进我衬衫里，搞得我痒兮兮的。现在它很孤单，因为斯库特伯伯已经把特鲁勒和别的豚隔离开了，否则它们都得饿死。我能把它领回家来吗？”

“这可不行，儿子，别这么干，它会把我们都饿死的，菲基也可能会咬它，难道你希望这样吗？”

有天晚上斯库特副教授来说他的计划有了变化。

“我本打算在这里住三个月，但现在我后天就必须赶回大学上课，明天有卡车来把东西打包运走。我想把房子的钥匙留在这里，你们和梅森先生不也很熟悉吗？”

西尔韦斯特同意接下钥匙。杰连得到２５个克朗的奖赏，他含泪和豚鼠一起度过最后的两小时。

爱琳娜内心暗自高兴：她终于能摆脱掉这位邻居，豚鼠已经占据了杰连太多的时间，边功课都在退步。

二星期后杰连发现自己的练习本丢了，他到处寻找，没能找到。

“你最后一次见到它是在什么时候？”爱琳娜帮助他回忆。

“很早很早了，起码有１４天以上。”

“也许你把它忘记在地下室了，就是你和豚鼠告别的时候。”

杰边眼睛一亮：“不错！”“让爸爸带你去那里好好找找。”

五月的认得我是暖和的，西尔韦斯特感觉自己活像是小偷，他掏出钥匙打开别家的门，还扭开电灯。杰连一阵风地跑进地下室。

“本子就在这里！”他嚷道，接下来有几分钟没有动静，然后又响起他的声音，“爸爸，快来呀！”

西尔韦斯特挺不乐意地沿着楼梯走下去。地下室很空，只有角落处堆着两个满满的口袋和两个撕破的空袋子。

“这里有什么可看的？”西尔韦斯特生气地问。

“当然有！瞧，在口袋中间，看到了吗？”

“我只见到水龙头漏水，去把它拧拧紧。”

“那里有特鲁勒，我瞧见它啦！”

“你胡说什么？副教授不是早把所有豚鼠都运走了吗？”

“我敢打赌那就是它。请把这个口袋挪一下，不太重，里面都是干草。”

现在连西尔韦斯特也看到豚鼠了，壮壮的，棕褐色的身体缩在墙旮旮处，眼睛由于畏光而不停眨闪。

“爸爸，我得把它带走……上我这里来，特鲁勒，你现在长得多大啊！”

豚鼠现在长得比猫都大了。

“宝贝……我的宝贝，”杰连用的最爱琳娜对菲基说话的语气，他把豚鼠搂在怀里。

西尔韦斯特不知该怎么办，他实在不想家里再添一头豚鼠，但不管不问也不行。他决定还是写信通知副教授，可手头又没有对方的地址。要是寄到大学去，那么大学可有七所呢。

西尔韦斯特又叹口气，他转身上楼，这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东西扑通一下掉到地上。

“爸爸，它咬我！”西尔韦斯特仓促中只见有个东西溜到口袋后面。

“它咬到你吗？”

“没有，它在我手上先缩成一团，然后露出尖齿，吓得我把它连忙给扔了。”

西尔韦斯特脑海里飞快地转念：找医生、看急诊、打破伤风针、住院……天哪！“快让我看看，把手伸到灯底下来。”

“它并没咬到我，只是想这么干而已，倒是衬衫被撒破了——瞧，一个小洞，你看到它躲在哪里吗？”

“我们回家去吧，”

“别把它留下，求您了……”

“甭管它，只袋里不是还有草料吗？”

“它得喝水，那里只有干草。”

“水龙头不是也在滴水吗？”

晚间西尔韦斯特给斯库特副教授写信，地址用的是国内的一所名牌大学，信封上注明如无此人，便请再转给另一所学校。他让副教授尽快取走他那头豚鼠。

时来月往，盛夏降临，西尔韦斯特对副教授及豚鼠的事情早已置诸脑后。

一天他们骑上自行车去湖里游泳，回家时，天上乱云疾驰，到家后已变得阴霾满天，四周似漆。大雨滂沱，豆大的雨点打得玻璃嘣嘣直响，殷殷雷声惊天动地，一道夺目的白光闪过，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震耳的雷声，真是雷轰雨摧，金光乱掣……

雨越下越大，路面上水泡翻滚，接二连三的霹雳让人提心吊胆，两个小时后雷雨才渐转渐习，开始平静下来。天空重新发亮。空气清新无比。睡觉时他们打开了卧室的两扇窗户。

夜间，西尔韦斯特被一种奇怪的声响惊醒，起初他以为雷雨又来了，就起身去关窗。结果发现天空明净，繁星闪烁，西尔韦斯特曾上百次为人们能在杂乱无章的星空中分辨出宝瓶座或飞马座而惊奇不已。

他猛然浑身冰冷：书上曾说过，有人半夜醒来听到某些奇异的声音，起先以为是下雨，结果才发现是着了火。

“起来！”他喊道，“醒醒！着火了！”西尔韦斯特拼命跑下楼去，拖鞋踩得噼啪作响。

他冲进客厅，又去了厨房，从那里再转到地下室，到处嗅闻，没看到一点火星，也没闻到任何烟味。他又跑进花园，也没有什么失火的迹象。

他听到身后有抓挠声，那是菲基，狗儿悄悄跟随西尔韦斯特出了家门。

奇怪的声音重新响起，西尔韦斯特已经能够确定声源——是从梅森家里发出的。不过他在那里孔没发现明火，而声音却更为强烈，同时还出现破裂声。西尔韦斯特认定是有贼人在撬门，而且菲基已在耸毛狂吠，西尔韦斯特赶紧把狗带回家里，锁上门再扳下保险，拴上链条，他用颤抖的手拨通警察局，一个平静而稍带严厉的声音接了电话。

“这里有小偷！”西尔韦斯特嚷道。

“您说的这里究竟是哪里？”西尔韦斯特这才叙述了一切。

“知道了，我们会尽快赶来，”那声音说，“眼下所有的警车都在执行任务。请您继续观察邻居家，一有动静就打电话来。”

从厨房里倒是能把梅森家看得很清楚，但他又怕暴露自己，于是火速把窗帘拉上。在黑暗中呆了一会后，他实在困得不行，就轻轻爬上床铺，蒙上被子睡着了。

他被敲门声惊醒时天色已经大亮，时针指着五点。

西尔韦斯特小心从窗帘缝中张望，门外停着一辆警车，门前站着两个警察。西尔韦斯特慌忙披上衣服去开门。

“就是那所别墅。”他说。

“能陪我们去一趟吗？”他们绕着梅森家转了一圈。警察认为最好能取得屋主同意后再进去。

“那可不容易。房主在国外，要到圣诞节才能回来。不过我这里有钥匙。这就去拿来。”

怎么看，屋子里的一切也都不像有人动过：只是厨房的烟灰缸里有几个烟蒂。地窖里的果酱罐头好好的，一切井井有序，还有就是有个装土豆的柜子被打开了，里面滚出不少土豆。

在地下室入口处他们停住脚步，西尔韦斯特指着门上的一个大洞说：“瞧，有人从这个洞口进去过了，我听到的大概就是锯子声。”

“这不像是锯的，”警察老练地说，“不知用的什么工具，倒有点像是凿子凿的。”

“有可能是用冲击钻吗？”西尔韦斯特问，“我觉得他们捣咕了很长时间呢。”

“这下面是什么？怎么有股难闻的气味？”西尔韦斯特向他们解释说这里曾饲养过不少豚鼠，于是他们下到地下室兜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可疑的地方。

“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这里有小孩来过，”警察下结论说，“破门的手法显得非常笨拙，小贼通常只撬门锁，不会用这种傻瓜办法打洞。然后他们抽了两根香烟就走了。什么也没有拿……也许是您把他们吓跑的？”

“我有一条狗，它吠了几声。”

“这就对了。地下室也没什么可偷的，只有一些破麻布袋。我们回去后将写份报告，现在手头工作成堆，这里损失又不大，到此为止吧。门当然得修好，您知道他们在哪家公司保险吗？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来解决这事。如果您还有什么新发现，就再和我们联系好了。”

接下来的几夜令人无法安心，杰连睡了，爱琳娜也入了梦乡，只有西尔韦斯特总得起来巡视，尽管在窗前只听见风声，除了月亮以外他别无所见。

第三天早上去车站的路上，西尔韦斯特经过梅森家的花园。他发现有人把灌所有的树叶都扯光了，还掘开土地，破坏了铺在路上的石砖，于是他又向警方报告。

“是花园被损吗？很抱歉，这可是常有的事，”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可以记下您的汇报，但除非在当场抓获这种家伙，否则我们不会采取其它措施。”

第二天一早西尔韦斯特发现自家的花园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在微弱的晨熹下他看见菜圃被挖得一塌湖涂，胡萝卜、莴笋及草莓等都破坏得狼藉遍地。

当他小心地打开窗子时，听到下面似乎有点动静。

“谁在哪里？狗东西！”他骂道，连自身的危险都忘记了。

但是并没有小偷从树丛中蹿逃出来，也不见抱头鼠窜的小孩，只是在远远森林那边有个土褐色的影子飞速隐没在树丛中。

不，不能轻易地放过这家伙。西尔韦斯特先生生性温顺，但现在连他也怒火填膺。他在客厅里找了一根粗手杖，打开大门时看到菲基，西尔韦斯特把狗唤过来，给它套上项圈，有两个在一起总比一个更安全些。

牵着狗绳，西尔韦斯特愤愤地察看了被毁的菜地，菲基显得异常焦躁，它鼻子紧贴地面，狂吠不已，它挣脱西尔韦斯特手中的绳子，飞快朝森林扑去。

“等等我，菲基！站住！停下来！”但是狗根本不听指挥。

它已老了，但现在似乎重新粗力充沛，它四脚腾空，双耳直竖，背毛耸起，大声吠叫，猛蹿奔很快就进了密林之中。

西尔韦斯特紧跟着跑过去，起先他还能听到菲基的叫声，影影约约看到它朝哪里奔跑，但声音越来越远，以后就完全听不到了。又跑了几分钟，西尔韦斯特只得放慢脚步并停下。他无法确定该朝哪个方向走，周围寥寂无声。他倒是在报上读到过一个猎人的事迹，那人能根据践踏过的小草，缺损的枝叶或地面上的血迹来追踪受伤的野猪。但西尔韦斯特可不是猎人，他怎么也发现不了哪里有踏倒的草茎或损坏的树叶，他只觉得眼前茫茫，不知何处是正确的方向。有一次他仿佛听到了什么吼叫，但也许只是他的幻觉。

适才的怒火已经冷却，森林里老树盘结，古木参天，危机四伏。

他缓缓转身退出，一面朝左右或身后张望。菲基始终不见踪影，但是这条狗的识别能力出众，有好几次它曾在散步时离他而去，结果却比他先回到家中。

家中爱琳娜已经起身，在厨房准备咖啡，然后他又去唤菲基吃例行的早餐，结果狗儿没有反应，来的却是西尔韦斯特。“菲基在哪里？”他妻子问。

“我还以为是您或杰连看到它了呢，”西尔韦斯特讲述了刚才的冒险经历。

“我可没见到它，”爱琳娜说，“还得去找找，也许它被树根钩住了狗绳或跌进洞里面了。”

杰连很快也起了身，他们三人一道去了森林。时近中午，依然没见到菲基的丝毫踪影，他们决定分头继续寻找。

几分钟后，他们听到爱琳娜的尖锐而颤抖的叫声：“快到这里来！我觉得它也许在这里！”

杰连第一个跑过去，他在一个山凹前面探头下望，西尔韦斯特也过来了。

“是菲基，”杰连说，“我对它嚷了又嚷，可它一点也没有反响。”

“你能跳下去吗？”

这个凹地准确说来，是一条大约有两米多深的沟渠，一边是陡坡，另一边满是多刺的荆棘丛。

杰连奋身下跳，发现菲基侧身横躺，已经僵硬。

“爸爸，它被咬死了！”

现在西尔韦斯特也下去了，狗的肚子是被撕裂的，内脏全被吃光，西尔韦斯特从未见过这种惨景。

他迷罔若失地站起身来，喉头有一团东西堵得透不过气来：“你回家去拿条口袋来，”他对儿子说，“我们得把它埋到院子里去。”

“你肯定它是死了吗？”有琳娜在上面问。

“绝对死了，千万请别下来，”他很快又被了一句，“女人家不宜看见这个。”

他们在花园尽头的一块小草地把菲基埋葬了，心中充满凄苦和悲哀，他们全家和这头榀爱的生物具有深厚的感情。狗不仅是他们的伴侣，也给他们以安全感。孤家独舍还真少不了护宅狗呢。

西尔韦斯特对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想很多，不过他完全忘却了副教授的那头豚鼠。他根本不信这里会有恶狼出现，要是说大山猫或许倒是可能的。也许是山猫攻击了菲基？不过山猫可不会去偷吃胡萝卜的，除非是菲基在追踪时，另外有猛兽袭击了它。

第二天夜里那位不速之客又出现在他们花园里，拂晓时西尔韦斯特发觉有生物在醋果树丛下面动弹。他急忙唤醒爱琳娜，让她负责监视，他和杰连高法从后方包抄。西尔韦斯特一手拿电筒，另一手提了根粗木棒，杰连用拨火钩武装自己。

他们蹑手蹑脚的进入园子，在临近一米左右时西尔韦斯特突然打开手电，雪亮的电光照亮了眼前的一切。他们看见一个圆滚滚的深褐色的动物，嘴里在嚼着白菜，它同时把头转过来，朝他们昂首呲牙，露出森森利齿。

“不……这是特鲁勒！”杰连失声叫道，“爸爸，别打它！”杰连向四脚撑地的那头野兽跨前一步。

“它也许还认得我，到我这里来，特鲁勒，来来……”

杰连又突然骤然然往后一缩，特鲁勒已摆出攻击架势。它目光凶恶，眼睛似乎在冒火，它张开血盆大口，前爪撑地，后腰弓起，刹那间已扑到杰连身前，打算噬咬他的腿部。

“快跑，杰连，跑呀！”爱琳娜在远处急叫，其实杰连早已在拼命转身逃跑，西尔韦斯特急忙上前用木棒去捧打野兽背部，但巨豚鼠一下转过身体死死啃住粗棒，那么硬的木榻竟被咬得嘎巴嘎巴直响。

西尔韦斯特在慌乱中丢开棍子撒腿就跑，他在家门口赶上杰连，两人一冲进去就门反锁了。

“你确定它就是特鲁勒吗””

“那当然，我认识它的皮毛和躯体的形状，还有其它的特征。”

“但是它是那么巨大！比獾还要大，你不会弄错吧？……”

“这绝对不是獾，我在博物馆里见过獾的。此外，我还注意到有斯库克伯伯所做的标记。”

西尔韦斯特又打电话给警察局，现在还得赶快通知他们，事态极为严重。

“请马上派警车过来，最好来两辆！我们的狗被杀了，我儿子也受到攻击！”

“您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当然知道，那是豚鼠。”

“什么？！”

“是豚鼠干的，这里曾经有豚鼠实验室……”

“喂，如果您打算愚弄我们，那么我得发出警告，警察局可不是好惹的。”

“求求你们了……”

“请问您怎么称呼？”“我？我叫西尔韦斯特，以前也曾打过电话给你们的。”

“喔……那次电话是我接的。算什么偷窃案哪，纯粹是小孩的胡闹……我猜您的儿子大概太大吧？”西尔韦斯特的嗓音由于愤慨而发抖：“您是不是在暗示……”

“我什么也没暗示，我只是在遵循事实。您的故事该结束了，对不起，请别再提起什么豚鼠了。我本人也养过豚鼠，不妨告诉您，没有比它更无害的动物了。”

谈话就此结束。西尔韦斯特无力地萎缩在椅中，这怎么是孩子的胡闹呢？毫无根据。

他把前后的线索串连起来：地下室里的草料袋在副教授离开时全都是满满的，后来当警察察看时却全部空空如也。肯定是被遗忘的豚鼠把里面的干草吃光了，然后它还对土豆柜采取了行动，它在门上啮咬出洞口并逃逸出去，现在只有设法抓获它，要主动出去才行。

当然，这里也有些地方不大对头，比如说对烟蒂无法解释。但是难道它们不会是副教授或搬运工留下来的吗？豚鼠能长得如此巨大，不会是由于教授试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药剂，或者各式各样的药片所起的作用吧？它们也许会导致返祖现象或者突变诸如此类的事情……

西尔韦斯特决定立即和斯库克副教授联系，这可说他自己培养的怪物！接下来的一段时期相当难熬，一想到可怖的黑森林，到处游荡的猛兽，既孤独又凶恶，既饥饿又残忍，到处在嗅闻寻找猎物……他们就心惊胆跳。

它随时随地可能来到他们的花园里，它曾经在门上咬出过洞口，难道就不会在他们家门上也咬个洞闯进来吗？豚鼠的寿命有六年之久，它已经尝过了血腥的滋味……

他们天天紧张，每个声响都使他们变颜失色，而沉默也似乎意味灾难即将来临。

如果他们有枪……，如果可以投毒……，如果能和副教授取得联系……爱琳娜认定副教授是冷酷无情的，他竟能若无其事地谈论实验中死亡的动物，然后还研究它们的肾脏，胆囊及肝脏……，她甚至怀疑就是副教授故意留下这头豚鼠，也许他自己出于而不敢带走它的……

副教授的回信来了。里面充满歉意地说前段时间他出差在外，现在刚刚知悉有头豚鼠被遗忘了。他表示自己已不再需要它，他还有五头同类的豚鼠，杰连不妨把它留下来，因为他那么喜爱饲养。如若不要，也很容易弄死它，只要拎起来把头部朝墙上撞一下就行。如果他们不愿意这么干，那么还可以把它带往兽医那里，打一针就一切解决了。

让杰连留下这头豚鼠？还可以带它去找兽医？真是活见鬼了！不过现在至少已经有了副教授的地址，他可以用电话通知他，让他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就能置身事外。

说时容易做时难，西尔韦斯特在查号台问不出副教授的号码，对方说这是个保密电话。

“为什么要保密？”

“也许他不想有外人打电话骚扰他吧。”查号台这么猜测。

竟然有这种事！西尔韦斯特脑海中又冒出另一个主意：马上打电报！“斯库克副教授：豚鼠过于硕大，对人有生命威胁，速来！”

西尔韦斯特及爱琳娜次日出门时分外谨慎，一再关照杰连，告诫他把家门锁上，哪里不准去。

但他们刚回到家看见杰连时，就马上知道他并没有听话。

杰连说他已出去过了……时间不长……家里太热……森林里要凉快些……他说自己找到了特鲁勒……就在他们发现菲基的那个山洼里。他起初很害怕，后来看到特鲁勒静静地躺着，眼睛半睁半闭，大概已经死了。

西尔韦斯特眼望窗外，天色还亮。

他觉得自己似乎像电影里的英雄那么勇敢，于是从椅中一跃而起。

“马上去看看。”

他人三人一起动身，杰连跑在最前面，他停在陡坡边并嚷道：“它还躺在这里，没有动过。”

西尔韦斯特小收翼翼地察看那条沟渠，豚鼠就躺在那里面。西尔韦斯特绝对不想跳下去，他也不让杰连去跳，只是说：“杰连，回家带两把铲子来。”

杰连去拿铲子时他和爱琳娜收集不少树枝，把豚鼠尸体盖没，后来三人一起抛下泥土及青苔，这样其它野兽就不会吃掉特鲁勒了，让它安息吧！一旦副教授或警察来时，西尔韦斯特就能让他们目睹这一切的。

他们刚回到家中，斯库克的回电就来了：“我在星期天前无法到达，当我不在场时请别采取任何行动。”

“电话来得真及时。”西尔韦斯特嘀咕说。

副教授在星期天下午饭后赶到。他默不作声地倾听了那段故事：特鲁勒怎么越长越大，怎么咬穿洞口逃了出去，怎么在花园中掠夺，咬死了菲基，攻击人们等等。副教授提出想看看豚鼠咬的是个什么样的洞，不过那扇门被撤换了，原来的木门已被运走。他想看看菲基的作伤口，不过西尔韦斯特断然拒绝发掘狗坟。

“难道它把狗的内脏都吃掉啦？”“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您见到的其实仅仅只是一具狗尸。”

“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惨不忍睹的情景！”

“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兔子也能把圣诞节的火腿吃了吗？”

“或许是豚鼠的天性出现了某种变异它的食欲发生变化呢？”

“好，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头豚鼠吧。”

他们没花费多少工夫就掀去泥土，移开树枝，沟底很快就暴露出来，那里本应该躺着特鲁勒的尸体……

可是那里只剩有一些棕褐色的毛发碎团和少许兽皮，其余什么也没有，杳无一切。“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怪物吗？”副教授问。

“我可以对天发誓，它原来的确就在这里！”

“我也发誓！”杰连支持他父亲说。

晚上副教授乘火车走了，他随身带去兽皮和一团棕神色的毛发。但从他的样子看，他对能发现什么并不抱有多少希望。

“我说，”当他们站在月台上时西尔韦斯特说，“我有一个想法：我听说某些喷洒过药剂的杂草能极其迅速生长，然后枯萎并很快死去，最后什么都消失了，变得无影无踪，您懂我的意思吗？也许这豚鼠……”

“我说不准，”副教授答说，“从来没有一头豚鼠出现过这种情况。当然可以假定我把试验的药剂搞错了，或许特鲁勒偶然服用了不该有的剂量，造成了这种畸形发展……我说不准，茫无头绪。”

他沉默一会后，又决然地说了以下一番话：“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努力去查明真相，对这些遗留的皮毛进行分析，在更大规模上重新进行这项实验！”

“请您千万别在我们这一带进行啦！”西尔韦斯特撅起下巴打断了教授的话。

附录：

作者俄文译名为：Карл－Юханолъцхаусен，现姑且译为卡尔·尤汉·霍利兹豪宪。

根据百科全书介绍：豚鼠英文名为guineapigs，因肥胖及叫声象猪而得名。

豚鼠体型短圆，体长２２．５～３５．５厘米。体重４５０～７００克。头大。眼大而圆，耳圆，四肢短。前脚具４趾，后脚３趾，无外尾。

人工培育了许多品种，除安哥拉豚鼠有长毛外，体毛皆短，有光泽。有黑、白、褐等单色，也有各色斑纹的。

豚鼠为南美洲特产。栖息于岩石坡，草地，林缘和沼泽。穴居，集成５～１０只的小群。夜间觅食。主要吃植物的绿色部分。

终年繁殖。母鼠有2乳头。妊赈期６０～７０天。每胎生２～３仔。幼佴生后几小时即能跑。哺育21天后独立觅食。但性成熟期２个月左右。

温驯易养。在南美洲为家养食用动物。１６世纪引入世界各地，主要用作实验动物。

# 《脱离，变卦》作者：詹姆斯·帕特里克·凯利

詹姆斯·帕特里克·凯利写过《象恐龙一样思考》，是去年（１９９６）的《年度最佳科幻》中的一篇以显著地位地位刊载的小说，赢得了雨果奖。在介绍那篇小说时，我说凯利似乎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完全驾驭了他的才能。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参加了美国梧桐山创作室——人文主义者反对计算机崩克的温床——他还是被布鲁斯·史特宁作为最初的计算机崩克选进了《镜子幽灵：计算机崩克选集》中。他的很多小说都具有严肃的硬科幻的特点，广泛地吸引了这一领域的所有读者。

他的小说《狂暴一面》，包括他的中篇小说《男孩先生》发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更多地出版短篇小说。在１９９６年他发表了至少三篇，其中《脱离，变卦》显然是最出色的。这是一篇由一个曾经在五分钟的时间内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计算机崩克的作家写的。它具有一种聪明的、阴郁、沉醉的态度，技巧——巫术、踩刀尖者／新浪漫主义者未来的后——青春期的焦虑，而且也有奥在上边，内尔的殖民地的强硬，新浪潮派的奇特和萨缪尔·Ｒ·迪内尼的杰作中也有抱负的回忆往事者，“赞成票，和罪恶的地方。”它全是谈话的一方，全是说明。这个人能真正地写作，如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中有一种新的综合性，那就是在本福特、凯利和史特宁汇合的地方。

你知道，在太空中没人穿鞋。

噢，新去的临时工穿拖鞋。他们用那种带粘性的聚合物做成的鞋底，你抬脚时发出的声响听起来象纸张撕裂的声音。到上面去一会儿的临时工穿上这种舒适的贴住你的脚趾头、象手套一样的东西。脱离者，他们赤着脚去。在太空中你真的不得走得太多，因此他们重新创造他们的脚，这样它们就能拿起螺丝刀、勺子和材料。这很难，因为在微引力中你失去了很好的运动神经控制。我有过……一个朋友，艾伦娜，可以用她的脚做西红柿三明治，但是她做了那种把你的大脚趾变成大拇指的手术。我过去经常嘲笑她说也许脱离者是沿着进化梯向下爬，不是跳出去。我们是人呢，还是黑猩猩？她会抓骚着她的腋窝，而且作猫头鹰叫声。

当然，脱离者有幽默感。他们毕竟是人；只是他们不象你了解的那些人。情况是，艾伦娜是如此柔软，她能咬到她的脚指甲。好了，你能修好我的鞋吗？

要花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只是把鞋后跟粘回去就行了？

半小时后我要去赴一个宴会，行吗？

什么，你认为我会赤着脚走过城市？我会等的——只是用这些灯作什么？现在是凌晨两点，你把这个地方弄得象喀土穆的中午一样亮。稍微尊重一下夜晚怎么样？

谢谢。你刚才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是克莱欧。

你是，什么？杰恩·宝贝，很多人想到要去太空，你会很惊讶实际上申请的人是如此的少——脱离者就更少了。那你有多大？

噢，不，他们喜欢他们年轻，只要你有十九岁以上。太空中没有孩子。那些统计数字没有吓着你吧？

没有修鞋的，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能说服他们你是认真的，他们会为你找一些事情做。他们训练了我，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商业专业的学生。我在维克多孤步舞干了将近十五个月的临时工，我从来没能断定我是喜欢还是讨厌它。现在仍然不能，因此，我怎么可能甚至想过成为一个脱离者呢？在那里一切都是松开的，行吗？它让你变得紊乱。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晕空。一个星期内，你的五脏六腑如此翻江倒海，结果你试图用你的小脑来消化你的午餐，用你的大肠来写备忘录。与此同时，你的脸肿胀，你不再能在镜子中找到你自己。你的窦弯里到处都是棉花糖，你天天和不顺从的头发作斗争。我本来可能会立刻变卦放弃的，如果不是因为艾伦娜的话——你知道的，有一双灵巧脚趾的那个人。然后当你完全地痛苦、空虚和晕头转向时，你的大脑又把事情理出些头绪时，你会意识到一切都是魔法。一个宇宙的妖精用巫术迷住了你。你的身体象轻声细语一样轻，象空气一样自由。我会告诉你失重现象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它不会消失，你一直在跌落：往下、往上、往两边，诸如此类的。偶尔你可能会撞上什么东西，但是你永远不会，不会撞到地上。极其的性感，但是的确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习惯。我一直在做关于引力的梦。在下面这里你有整个的行星拥抱着你。但是在太空中，不只是你中了魔法，还有你用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放下牙刷，它就停在那儿，还没有决定是不是从窗户飘出房间，去拜访b舱的艾伦娜。我的这颗饰针曾经是我母亲的——一个银制的鸽子，眼睛是钻石做的——不知怎么地从一个锁着的首饰盒里溜走了。两个月以后出现在一盘黄油斯考奇布丁中，差点磕破杰克·皮兹尔的牙齿。在太空中你要吃很多布丁、燕麦粥、炖汤，稠乎乎的东西吃起来更容易，反正你除了盐和糖的味道也尝不出别的什么味道。

什么，你认为我在唠唠叨叨吗？上帝，我是在唠唠叨叨。一定是这样。在伪装外表商店的妇女说它只应该是一种破冰船，有能摆动的边。你不会需要重新的把它接上去吧，是吗？

嘿，让我来讲吧，宝贝。我知道在太空中他们不允许有伪装外表。不管怎么样，压上特征只是一串前大脑的宣传。伪装外表只是暂时性的——时期。你停止服药后，伪装外表就消失了，你又变成了平常、苍老的香子兰自我；有大量的研究是这么说的。我只是从克莱欧那里暂时离开。也许我会离开一个周末，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但是最终我会回家。总是已经这样，总是会这样。

我不在乎你的耶酥木偶会说什么；你不能相信那些神件，好吗？你知道，我不想说服你，你也不想说服我。停战？

鞋子？四、五年了。让我想想，我36年买的。五年了。在我上去时，我得把它们放起来。

实际上，是习惯了穿高跟鞋走路。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去跑马拉松或去爬麦特霍恩山。艾伦娜有关于男人为什么认为高跟鞋很性感的所有理论。好了，它们是一种短期的身体模式。它们让大腿肌肉受力，这让你看起来紧张，这会使大部分男人设想你能极感兴趣地摇晃导扭动。但更重要的是，当你穿上高跟鞋步履不稳地走来走去时，它告诉一个男人如果他来追你的话，你不会跑得很远。高跟鞋不仅表明你的脆弱，而且说明你自己故意这么脆弱。当然，在微引力中，并不完全是这样。她是我的辅导教师，艾伦娜，被安排来教我怎样在太空生活。

我是一名农技师。在乐园中当一个微生物牧场助手。

微生物。好了，你很可能认为如果你把种子播进土里，补充点水和阳光，等上几个月，大自然的母亲就会交给你一棵莴苣。那样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太空。乐园是互相协作的，共生的生态学。你的碳作物、蛋白质作物和维生素作物——它们都对邻近的微生物大惊小怪的。如果你没有让各项微生物的指数达到平衡，你的乐园会腐烂成一堆肥料。发出恶臭、粘滑的肥料。这是重要的工作——比清算帐目还要枯燥。如果我们能早谈这个工作，情况不会有这么糟糕。但是在乐园里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６％，这对作物很有好处，但如果你不戴上通气装置，你会被杀死。艾伦娜在我的装置上画了一副很夸张的微笑，里面有大约八百颗牙齿，她的上面有嘴唇，嘟起的样子看起来她好象准备好了被吻。阿尔法·拉尔发这个胆怯的人就有这种塑料嘴。只有有时我们才会接通——把自然的情人混淆成地狱。我要告诉你，这个工作会容易得多，如果我们早能把剩下的职员排除在外的话。但是设计这个乐园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食物和消遣娱乐的。在维克多狐步舞，我们必须在８：００到１６：００之间签约承担义务。你知道，在乐园有很多空的空间，我们让它们的温度保持高于职员舱八度。它们一天二十小时被灯和太阳能镜照亮，还有很大的窗户。职员们飘来飘去，汲取这些景色，狂饮光子，和生命力进行交流，撕碎叶子，总的来说妨碍了我们。

脱离者是最糟的；实际上他们决定培养植物就象它们是宠物一样。那不是愚蠢又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一个西红柿在它的茎变得太细长、停止结果实之前，它的生命期是三个月，也许是四个月。我见过成年的男人哭，因为艾伦娜拔掉了他们最喜爱的万寿菊。

不，现在我的所有作物都是蚕丝。在我改变主意时，我意识到我不想任何与白天有关的东西。我的家庭是一群可怜的无名之辈；在我七岁时，我们搬到了夜晚。因此上夜班就象回到了家。事实上，在我上来时，我得到了太多的阳光。太阳不是我的朋友。一年多没有见过真正的阳光；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林肯下街我有白天——黑夜的时间划分。阳光高照时，我在睡觉或者安全地裹在什么里面。黄昏时，我的同屋回家了，我就出去工作和玩。嘿，天天看护豆荚并不是我留恋太空的地方。你呢？什么把你变成了一只猫头鹰？

好了，好了，也许你对脱离很认真。当然，他们更喜欢上过夜班的新手。对他们表明你有生活节奏的纪律。

艾伦娜曾经也说过那样的话。她说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人吓死。这并不是白天太拥挤了，它太沉闷了。夜晚更紧张不安、更使人惊慌。更性感。你会说和做那些在午饭时候你不会想起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属于夜晚。为了在这里生存，我们不得不和所有旧的天性抗争，它们警告我们不要在黑暗里走来走去，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摔下悬崖或者被一只长着锐利长犬牙的老虎吃掉。住在夜晚里给你一种额外的……我不知道……

对，对太空来说也是这样，它甚至更吓人、更性感。好了，也许性感并不完全是一个合适的词，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我认为那是我最留恋的地方。那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活力，也许太有活力了。在那里人们生活的节奏很快。他们知道那些统计数字；他们不得不这样。你知道，你有点让我想起了艾伦娜了。一定是眼睛——肯定不是身体。如果你会上去的话，对她大叫一声。你会喜欢她的，即使她不再穿鞋子。

将近一年了，我希望我们能谈得更多，但是这很难。她转到了马拉松；他们出去勘察土星的卫星了。有过三个小时的延迟时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定期谈话。她寄来了几盘录像资料，但是看它们太让人伤心。都是些愉快的闲聊，你知道吗？其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并没有打算这么想她。那么，你有大学的学分吗？

在哈佛大学和一个网络学校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除非你是个在积木方面的假内行。

现在来问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这个问题。我看起来象什么，一种三星荡妇？不要只是因为我穿着高跟鞋就作一些推测。据你所知，宝贝，我可能会约会一个蓝球运动员。也许我厌倦了在我们跳舞时看着他的肚脐。如果你会以貌取人的话，嘿，那你就是一个有机器点斑的东西。那应该是什么，铁锈还是干了的血？

好，你应该是，尽管实际上，那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事。那点，和你怎样上盥洗室。

事实是，杰恩，性是复杂的，就象所有有关太空的事情。

首先，忘掉所有那些你听说过的有关你在自由飘浮时怎样做的事情。那是危险的、艰难的而且毫无乐趣可言。你想在太空中有性交的话，你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必须得被绑住。大多数异性爱的临时工使用一种快乐皮带。它是有这么宽的环形橡皮带，可以很适合你和你的伴侣。帮助你们一直连在一起，是吗？但是即使有所有这些工具，性可能还是有些微妙。正如有些令人扫兴一样。直到在没有引力时，你才会意识到引力是如何地引起性欲。你想和一个气球作爱吗？一些人只是口头上做做。

当然这些脱离者，他们重新创造了爱，就象其它事情一样。他们进行这种他们不用移动的性交。他们只是飘浮在适当的地方，相互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或别的什么，一直到他们告诉对方是该有高潮的时候了，然后就有了。如果他们是同性恋，他们只是相互触摸。

艾伦娜曾经试图给我示范。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对我没有发生。也许我太尴尬了，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裸体的。她说我最终会学会的，那是脱离的一部分。

不，我认为我要脱离，我当时真的这么想。我坚持了很久，一直到最后可能的一天，很难解释。

我是说，当地球上的无名小辈晚上抬起头来——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杰恩，我自己也曾是——吸引他们的是它的传奇色彩。

高高的边境，是吗？

西拉·史蒂尔和科克船长，牛仔和小行星。小孩子，只是因为癌症，他们不让小孩上太空。然后你上去，一旦你精疲力尽地在呕吐，你就会明白一切都是广告宣传。

太空是枯燥乏味的、同时也是难以描述的魔法——怎么可能是那样？

有时我会在一个乐园里工作，我会从窗户里看出去，我会看到地球，象梦境一样蔚蓝。我会想到那里的人们，一百二十亿只蚂蚁，也抬头望向夜空，也想知道作为我的东西象什么。我发誓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羡慕，就象现在我也能很肯定地感觉到我脚下的地板一样。这是你在太空时支撑着你的东西中的一部分。你知道你不是只蚂蚁；还没有两万名脱离者。你是勇敢的，你的命运是注定的，你不同于其他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只在那时你的夜班结束，该到体育馆去了。花三个小时穿一件紧身衣使劲拉健身器，和肌肉损失抗争，假如你决定再回去的话。我要告诉你，作一个临时工是极大的痛苦。拉健身器就是很艰难的事情；如果你后来没有精疲力竭，你就没有做正确。你要流汗。上帝。看，汗水并没有流掉，它在你的腰背部和你的臂弯、你的下巴底下汇积起来，并且不会流走，象一条变形虫一样颤动。

就在你正在健身器拼命苦练时，艾伦娜的事情做完了，或者在看书，或者在睡觉，或者正和她的脱离同伴在谈论你。

他们的一天要多三个小时，瞧，他们从来不用担心会改变主意。然后每隔九个星期你必须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去参观其中的一个旋转居住舱，用一个星期重新适应你的重量，这样在你回到维克多狐步舞时，你又再次完全晕空了。但是你告诉自己这很值得，因为你正在探索的不只是太空，还有你自己。

有多少人能那样说？

你必须弄清楚你是谁，这样你才决定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对不起，现在我不能再谈这一点了。

不，我会没事的。只是……好了，那你就没必要重新把它接上去。你必须有一种心荡神驰的感觉。

那也可以。告诉你，我会从你那儿买一整升。

噢，有来源的乙醇，但是是一种真正的改变主张种类的药品，杰恩——使你极度地不平衡，而不能很好地显示出引力的作用。而且，那种快感就几乎相当于用瓶子打你的头。想喝一口吗？

好了，已经两点半，宴会该开始了。你让我迟到了，你知道。

帮我一个忙，好吗？把那边架子上的那些鞋子递给我……不，不是蓝色的。对了，很漂亮。真皮的，是吧？我喜欢皮鞋，它们象脸一样。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它们擦亮，但是一旦它们起皱了，你就没办法了。看看我的脸，好吗？看这里的这些皱纹，就在眼角处？在乐园工作时出现的，太多阳光。你认为我有多大年龄？

二十九，但那还行。我上去了十五个月，它只让我衰老了四年。但是我持久的骨头损失还不到８％，我又通过锻炼恢复了我的肌肉，我只接受到１８拉德的辐射量，我还不及我过去的一半那么疯狂。嘿，我是一个变卦的活广告。那么我已经对你谈过摆脱它吗？我并不打算这样，好吗？我很可能再次上去，如果他们会要我这样的话。

不要打算这样；严格说来旋转居住舱是为旅游者而设的。它们的花费是修造一艘微引力驱逐舰的十倍。一旦你进入一个当中，你会被牢牢地固定在边缘上。你也会被宇宙射线、太阳Ｘ射线和能量中子快速杀死。如果你要在太空中冒险生活，你最好还是好好享受它。而且，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是由脱离者完成的。

噍，那是你弄错的地方。就象艾伦娜过去常这样说一样。我们没有征服太空，它征服了我们，脱离，你就放弃了四十年，也许五十年的生命，行吗？统计数字没有说谎，五十六是均数。那意味着有些脱离者甚至更年轻时就死去了。

你没有？好，对你很好。嘿，看起来很不错——比新的还好。多少钱？

那包括伏特加吗？

好，谢谢，听着，杰恩，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个秘密，他们应该在每个人上去之前告诉他们的。

不，我不是。保证。因此不管怎么说，在我脱离的那天，艾伦娜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告诉我她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在太空中生活不会很快乐。

我当时是那样的惊讶，结果我开始哭起来，这完全是一种变卦的做法。我试图争辩，但是她作了几年的辅导教师，知道她在谈论什么。只是有关另一个脱离者——但是，当然，你明白这点，无论如何，当时很奇怪的。

她对我说：“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

接着她就开始脱衣服。你知道，在她和我作爱时，她不会让我对她做什么。

正象我说过的，她过去一直穿着衣服；脱离者对把他们自己展现给临时工看有一种病态的惧怕心理。我是说，我以前看过她的手，她的脚。它们看起来象蜘蛛。我也看过她的脸，甚至还吻过。但是现在我第一次看着她裸露的身体。

她有五十一岁了。我想她一定曾经比我高，但是很难肯定，因为她有一种很明显的微引力下的无精打采姿态。

她的肌肉已经萎缩，因此她象纸一样薄的皮肤看起来似乎是被喷射到她的骨头上，她的两个乳房都预防性的切除了。

“我有４０％的骨头都腐烂了，“她说，“我重３８公斤。”

她给我看切除她的甲状腺和卵巢手术留下的伤疤，臀部上的小孔用于他们每月做白血病测试的活血检查。

“看着我，”她说，“你看见了什么？”

我开始告诉她我看过了广告，看过了所有的录像资料，我为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作好了准备，但是她示意我停下来。

“你认为我漂亮吗？”她说。

我只能看着她。“我认为我是，”他说，“其他人也这样认为。这是我们的特点。克莱欧。这是太空怎样改造我们的。你能告诉我你想这个也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不能。瞧，她了解我胜过我了解自己。我只想永远飘浮，感到与众不同，能和她在一起。也许我已经爱上她了，我不知道那是否可能。但是爱一个人并不是脱离的理由，尤其是如果统计数字说这个人会在五年后死去。因此我告诉她她是对的，感谢她做过的一切。

我在同一天登上穿梭飞船，变卦了，就又变成了一个无名小卒。她也放弃了辅导工作，去了土星。

我们一忘掉有关对方的所有事情，就能从此以后重新开始幸福地生活。

不，这就是秘密，宝贝。心也是肌肉，是吗？那就意味着它在太空会收缩。所有的脱离者u知道这一点，现在你也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和你谈话很令人愉快。

当然，晚安。

# 《妥协》作者：爱莉·冈恩

西风卷帘工作室译

（此文为“２００５年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

生命的气息从那老人身上泄走了。这之前他卧床一个多月，先是在医院，然后在老人之家，都是处于痛苦的境地。他先与死亡的威胁作斗争，然后竭力想再延长生命。最终完全放弃了求生的欲望。他仍旧对每位探望者布置一堆任务，但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监督他们是否去执行。

在弥留之际，他艰难地梳理密密麻麻的往事。他又回忆起过去不为人知的心事和疑惑，最后从中领悟出生活的真谛和那些早已死去的人们对生命的向往。他得出几条理论用以解释在童年时欺凌弱小这微不足道的残忍。年轻时他还计划在危地马拉买一栋房子，开垦一片土地，出版评论集、小说和散文集。那时候一日三餐正常，还有香蕉和黑面包吃，友人来访他就款待他们。全然不担心那些无法确定之事，他会努力解决的。

后来他的心脏在跳了三十亿下后，又因肺炎、糖尿病、暴躁的脾气而心肌衰竭，停了一会儿，无法恢复正常。医生和护士来抢救，他苏醒过来，抓住护士的手，心脏又停了下来，他们只得让他离开。心电脉冲渐渐微弱，他的神经缓和了下来，最后停止活动。他在这个世界建立的秩序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他尸骨已寒，殡仪馆的人来把尸体运走。一个护士帮他把遗物收集在一起，扔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纸片，把剩下的东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他用过的床被重新修整过，还有人等着用呢。

几个朋友来访得知他已经离开人世，消息也就传开了。亲友们为失去这位古道热肠、才华横溢、慷慨大方的朋友而痛惜。对他的关爱不用再付出了，而对他的恶评，无论来源于何处或何种原因，此时尽可能说出。

死的时候他的一本书刚出版，一篇评论在一本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也很快在一本著名的杂志上刊出。还有大量作品和一些手稿没有发表，因他的离世将会大卖。他死后的一段日子，朋友们陆续收到他的明信片和信件。

在死后几个星期里，他女儿为他的离开而难过，却不爱承担作儿女的责任，可是她还是要从外地过来整理他的书籍和其它遗物。她打开公寓的门，走进沉闷而寂静的房间。

房间里老人的气息仍然很浓。他在时总是在私人物品上依次标上印记。

一把柄像鹅脖子一样弯的伞靠在门后的墙上。柄上挂了个标签，上面有她父亲的笔迹：阿瑟·德特韦特好心送我的礼物，三月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在公共图书馆与他相逢。

她环视这狭窄的两室公寓。几堆散乱的手稿和写作素材、衣服、毛巾、没洗的碗碟堆在那里，书桌上唱片盒散得到处都是，还有成堆成堆的书没有整理。

以前她从没来过这里。她父亲在死前不久才搬到这里。在他漂泊的人生中这里是遥远的、也是最后的停靠站。刚搬来不久，小房间里当然很凌乱。住的时间太短，老人还没有把它称为家。有些物品还在纸箱里没取出来，是从前一个居所或是再前一个居所运过来的，还没打开。

有个念头闪过，可能有人闯进来抢夺她父亲所剩无几的财物，把它们装在箱子里拿走。过去他居住的那地方很乱，有个小鬼拿着一把刀进屋要他从钱包里拿出四十美元。想到她父亲住在医院里却有人进来偷东西，她就感到愤怒。不过一转念又认为没关系，她父亲不会带钱去医院，一定也不会放很多钱在这里。他身上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恒心、他的写作技能，而这些东西其实谁也拿不走。

清理工作似乎很艰巨，一下子要处理这么多东西太难了。也许要先泡杯茶，如果能找到茶的话。

厨房里字条贴得到处都是，面板上、开口处、还插在小罐里。一条不知从哪里撕下的有条纹的黄色字条粘在冰箱面板上，上面写着：好大的冰箱，有什么用呢？我是个老头，不煮饭。

女儿心想年轻时你也不煮啊。午餐吃热狗，如果能呆到晚餐时间那就吃中餐。她还是少女时，想给生活随意的父亲营造一个正常的居家生活，在去看望他时试着给他煮饭，可是他却对她的笨手笨脚不耐烦。

一张字条贴在放在炉子的钟上，遮了钟面：不要看这钟，放在炉子上的钟老是不准。

正方形的纸片贴满炉身。

每天早上，如果胃允许，我就泡了一壶咖啡。

热油炸鸡？他们想干什么，害死我？

这烤箱要清理了，我母亲过去常趴在地上清理，每周一次。她自己烤面包，每天晚上做好热菜热饭，每天早上煮好燕麦粥，我们从不吃这样的烤炸速食食品。她自己做衣服，我姐姐也自己做。她三十五岁就离开了，我仍然想念她。

这年轻的女子叹了口气，今后三十五年她会想念她父亲吗？也许人越老想念的人就越多，但过去多年父亲不在自己身边，她也一样过。

过去他为了找工作或追求女人，足迹遍布全国。那时她已完全失去了作女儿的感觉，也感受不到他的呵护。她也不想念他：那感觉似乎就是他没有离开她，只是不断在奔波。

她用炖锅装了水，放在炉子上加热，接着打开炉子边上的柜子，看见一厅发酵粉，一包椒盐混合袋，醋瓶子，香料瓶……

移开一个草药罐，一张黄色字条飘落。普林尼告诉世人野生百里香的气味可以驱蛇，古代叙拉古王朝的暴君戴奥尼索司叙拉古却认为它是壮阳药。有人还告诉我埃及人把它制成香油涂尸，因此我更需要这些功能，而不是一大包草药。

她把手探到草药背后抓出一包茶袋，虽是超市里常卖的那种牌子，聊胜于无。在包装盒上写着：我母亲在世时都喝红玫瑰茶，我当时很奇怪家里整日弥漫着茶的味道，她怎受得了，而那些茶都有引人注目的名字，什么正山小种、黑色火药、俄国商队等。我把这包茶留给不敢尝鲜的客人喝。茶筒里有好茶，标着：发酵粉，别问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她把发酵粉的锡筒拖下来。一张小小的黄色字条塞在盖子里头，在这小条上写着：乌吉的绿茶最出名了，在那有个寺庙能通往英纳里湖，寺庙内有几尊长满青苔的石狐，穿着红色的围胸。她父亲过去到过日本几年，潜心研究禅学。可在她看来学禅并没能让他更平静、更能容纳事物、更能与世界合拍，或是其它她认为东方宗教应有的品质。

打开柜台下的抽屉，里头有个东西，是滤茶球吗？那里没有字条，但刀子和压舌板堆里有个竹制的滤茶网。她拿起来一看，柄上有蛛网般细的墨迹，那几个字是：像筛子一样漏。

坐在小公寓起居室破旧的安乐椅上，手上托着一大杯绿茶，她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办。一周后房子租期就到了，她不打算在这地方再为它付一个月的租金，最好先把书分类打包，再清点其它物品，看什么该买掉，什么该捐献给慈善机构，不想留太多东西。她又想他真的读编了这所有的书吗？

她小时候喜欢看书。看书却是一件耗时间的事，而且看书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脑部活动上，不像看电影或电视，可以和他人边看边聊。这其实就是说，只有一本书相伴的情况下，你要这样独处多少时间。

在她父亲的公寓里，可以了解到他一生中有多少时间与书相伴相知。他不只是写书，某种意义上说，是书成就了他。他本身就是他所读之书和所写之书的产物。如今只剩下书了，还有她自己。

早些年，她已见过这些书，他读的写的都有。她和这些书争夺她父亲的情感，可是她自知难以取胜，早就退出了这场争夺战。

在打字机边上有本巨大的足本词典，合着放在桌子上，是第三版的《韦氏国际新词典》。她翻开词典，发现外皮已经断裂了，封面一下子从扉页上掉下来。词典编辑的名字中有个名字用红色墨水打了个星号。她父亲的笔迹蔓延于书页的底部：戈佛博士是我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老师，在纽约大学的旧大陆校园上课，那大概是１９４０年的事了。他告诉我在大一新生中我是他曾教过的最有前途的一位。

接着在一本塑料封面的廉价《第九版韦氏学院词典》里她又发现了有关戈佛的信息。一张印有编辑人员的书页上有个红色的题名：主题：

Ｐ·Ｂ·戈佛。下面用黑色墨水写着：Ｐ·Ｂ·戈佛死了。

她父亲也死了，她最终也将死去，也留下生活的残余让后人清理，以这种想法看那黄色小条上的字句就有意义了。就如他写的书，它们是他父亲延伸生命的一种方式。他死后，这些书就像钩子，钩住他人的生活。

卧室里有一堆空箱子，这些书就是从那些箱子里取出来的？她拖了几个箱子到起居室里，开始把书放进去。一个箱子装要保存的书，一个装要卖掉的，另一个装毫无价值的，打算捐献给慈善机构。

有很多要卖掉的书，她仔细检查有没有黄色字条，可是只发现旁注。她父亲和所读的每本书都对过话，有时和作者争论，有时用自己的回忆打断作者的思路。

从运兵舰上登岸并不像这里描述的那么容易。

１９６９年我在撒玛尔罕时，这个清真寺对公众开放，拱门上的花饰陶瓦是我见过的瓦中最绚丽的。

１３５７年最经常被说成是这场战斗发生的时间，但其实它肯定发生在１３５８年。

这些笔迹细小的随手涂鸦一定降低书的再售价格，想到这里她不禁皱起眉头来。父亲究竟为何要把这些有再售价值的书弄得到处都是涂鸦之作呢？这似乎看出他不怎么尊重这些书。

她打开塞缪尔·佩皮斯①的日记，看到书中她父亲冗长的手迹：书是记忆，它们记下了作者要说的话，并代代相传。它们记录着藏书者的变更和得书的机缘。书页空白处，作者和读者在辩论，书在做调停。她父亲的书似乎都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可书能填补他们父女之间的空白吗？在人死后你就能和他言归于好吗？

【①塞缪尔·佩皮：１６３３～１７０３英国公务员，他的日记包括有对伦敦大火（１６６５年）和大瘟疫（１６６６年）的详细描述。】

整理这些书时她感到困惑的是平常父亲的住所里最整齐的地方就是书架，可现在的书架却有些乱。一排书之间有很多空缺，但桌上或床上没有几本书啊。她在浴室里发现一本有关希腊字母的书和一本关于伊斯兰建筑的书，还有就是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的Ｅｄ到Ｆｕ卷，用的是普通装帧。遗失了什么？她再次想到是不是有人动过父亲的书？

接下来几天过得较慢，但还是过去了。她喝完了父亲留下的日本茶，吃掉一袋在食品柜里找到的薄脆饼，还叫了外卖比萨饼。她还喝了太多无糖百事可乐。

一家康萨斯州的图书馆愿意收藏她父亲的作品。她替那个图书馆把手稿和信件装了箱。她发现很多不认识的人的照片，但还有一些照片触动了她。

一张她母亲的速照相片，大约是二十岁时候照的，她穿着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橙色衣服和一双厚重的长统靴。另一张是父亲中年时的照片，他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她，两个人的脸都显露出对未来的期盼，再也没有其它表情。

一个廉价的折叠相框里夹着一张她父亲小时候被抓拍的照片，他在一座公寓前的草坪上打盹，旁边一张她本人以同样姿势被抓拍的照片。两张照片配在一起。她认为她和父亲两人看起来真的很像，两个瘦瘦的下海，黑色的头发都剪得参差不齐。她注意到父亲的那个样子很滑稽。

还发现一张小小的照片，一英寸见方，是父亲在二战中照的，那时候他是个清痩的少年，穿着变色军裤，戴着头盔，拿着一把机枪摆着姿势。还有一张相似的照片，上面是另外一个年轻小伙子，照片背面写着：伍迪·赫勒尔德，阵亡于瓜达康纳尔岛。她从未听说过伍迪·赫勒尔德这个人，然而父亲却在五十五年间一直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

在对书进行分类的同时也翻翻这些书，她读读这些旁注，想看更多却没有看到。他在那么多书上作了评注，她只好不按顺序地翻着看。

为什么她知道是自己不按顺序看呢？因为父亲的每个评注都有日期。这就使她确信能把书整理清楚，把这些书排在面前就能进一步解读父亲的心境和兴趣。说不定还能发现某个评注中还提到伍迪·赫勒尔德呢，也许还能发现她和母亲也被提到。

她在家具里不断发现黄色字条。衣柜的顶层抽屉里藏着她父亲过去的钱包、几只停走的表和一打链扣。她猜想，他有穿过国法式软袖吗？随手打开一个箱子，里头有张黄色字条：过去你能从一个男人的链扣看出他的年纪和社会地位，如今却要看整件衬衣，假如他有穿的话。

刚开始她因父亲在书上写评注这个举动而不快，可是随着她读到的旁注越多，她就越能从书上的旁注中了解父亲的为人，那是父亲在生活中从没有表露出来的一面。也许她应该把这些书保存下来，如果送人或卖掉，从它们应该存放的地方挣脱出来，流入世间，这就没有意义了。她很想知道这些评注是为谁而写的，为她吗，如果是，那他怎么知道她会在他死后去看这些评注呢？她不知不觉就把他下过评注的每本书都放在一边准备打包运回去，而非卖掉，即使对内容不感兴趣的书也是如此。

到了第三天晚上她累坏了。还剩很多书没分类。要保留的那堆书此时应该比其它堆的书更多，但不知怎的，要处理掉的书却是最少的。

《时间不对称性物理学》留还是不留？她翻开书，里面密密麻麻都是公式，证明时间不可倒流。她把它放回去，琢磨着父亲不可能理解这些公式，为什么他会有这本书。她躺在安乐椅上，双脚搭在脚蹬上打个盹，就一会儿。

房间另一头传来的声音吵醒了她，一听是从窗户上发出的。窗格慢慢打开，一个小孩爬进来，他长得像罗马神话中的农牧神。由于他是小孩，她的形体比他大的多，所以她没怎么害怕，而是更感到惊奇，就是这小孩弄乱父亲的书吗？这可能是邻居的小孩，父亲在的时候常常和他聊天，给他糖吃。这个想法让她感到不安，这是什么样的小孩呢？这么小就从死者那里偷东西。

只有街灯照亮着房间，在昏暗中他悄悄地溜进来，避开那放书箱和堆着几堆垃圾的地方，溜到摆着父亲作品的书架前，那儿的书还在整理。只见他抽出一本书，一页页翻开看，房间太暗根本看不了书。她十分好奇他在找什么，暗中观察，他的影子是这昏暗的房间中最暗的。看他一页页一本本地翻看，最后她忍不住开口了。

“不管你找什么，这里都没有。”他转过身来，在昏暗中也能看出他的眼睛又大又亮。她起身朝他走去。“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看得见？”

那孩子理着平头，头发黑而卷，眼睛大又亮，外形瘦小，大约九岁左右，看起来眼熟。难道她曾看见他潜伏在外面？

“你是谁？”男孩一动不动站着，好像一只老鼠或花栗鼠知道有人在盯着它一样。她靠得更近了。

“别怕，你在找什么？”

他似乎没有呼吸了。

“你是不是拿走了一些书？”

还是不回答。他的眼睛泛着光。

他是哑巴，还是聋子？

他突然像猴子一样朝她扑来，撞倒她，踢她，抓她，咬她，挖她眼睛。起初她招架着，只是想把他推开，但她越来越难以招架，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这么凶悍。他掐住她的喉咙，她的心一沉，顿感恐惧。一时间不知哪来的力气，双臂插入他的双臂之间，用双肘把男孩的双臂推开。男孩掐着她喉咙的手被打开了。她狠狠把男孩推了一下，他脸朝下撞到地毯上，她连忙翻身压在他身上。可她发现他已不再反抗了。她抓着他的头发，谨慎地拉起他的头，感到他的脖子松软。她弄断了他的脖子。她起身跪在他旁边观察。他不是昏过去，而是死了，身形看起来更小了。

接着下来怎么办？应该叫警察，她并不想害他，可是警察会相信吗？为什么不信？她站起来，蹒跚地走着，怎么能不这么做？

她不敢开灯。小心翼翼地穿过昏暗的房间走向厨房，从水龙头里盛了一杯水，一口喝下。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她还是呆站着，然后走回起居室，应该要叫警察。

她向男孩的尸体走去，昏暗中，几乎认不出哪儿是尸体、哪儿是已分好放在地上的书堆。男孩的样子仍然非常眼熟，像父亲小时候，像那张照片里睡在草坪上的他。

有张黄色的字条在男孩的头旁边，她拾起一看：契科夫写到，只有愚者和吹嘘者知道并理解一切事物。

“说得对。”她说，“有可能知道并理解一切事物吗？过去的时光就不能重现吗？有可能与死者重归于好吗？”她跪在尸体边上，心想他像父亲吗？还是像她自己，不可获知。

地上没有尸体，只有一堆又一堆的书。

她伸手在原来的男孩尸体的那堆书里捡起一本书，一看却是《时间不对称性物理学》。

她拿起一只钢笔，在衬页上写到：由于物理学上未知的原因，时间只朝一个方向流逝，而奇怪的是思想和思绪却能超越时间的限制。

# 《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作者：[美] 阿西莫夫

齐平译

一、奇怪的居民

“戴兹……丢了戴兹我受不了啊！戴兹是我多好的伙伴啊！……现在我多孤单啊！……”

女公民什明曼用绣花手绢擦了擦通红的、近视得很厉害的眼睛和长长的鼻子。

“我敢断定，”她啜泣着继续说：“这事儿准是瓦戈涅尔教授干的！我不只一次亲眼看见他用绳子牵着狗，把它带进自己的住宅里……他要狗干些什么呢？我的上帝，我连想都感到害怕！很可能我的戴兹已经死掉了！……想想办法吧，求求您了！……假如你不管的话，我就自己到民警局去。……戴兹，我可怜的乖乖！”什明曼太太说完又哭了起来。

她的瘦削干枯的双颊泛起了潮红，下嘴唇耷拉下来。

公共住宅负责人茹科夫蓦地在椅子上转了一下身，焦躁地弹着手指：“请安静一点，公民！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而现在，请原谅……我没有空。”

什明曼深吸了一口气，鞠了个躬，走了出去。

茹科夫松了一口气，对着管理委员会的秘书拉托夫说：“哎呀，……真能折磨人！真有这种固执的婆娘。”

“是啊，……”克拉托夫想想，回答说：“真是不好对付的老太婆。事情倒是应该调查一下，仅在我们这个大院，丢狗事件就发生了四起，居民们纷纷来告状。怎么狗总是灾星照头？

假若事实证明真是瓦戈涅尔教授偷狗，那我倒不惊讶，只是他弄它们搞什么鬼名堂呢？作皮大衣领子吗？真是个怪人，是个行为可疑的人！”

“他可是个教授啊！”

“教授又怎么样？还兴许是造假钱的呢。”

“用狗吗？”

“你不要笑，过去有过这样的事。至于狗，你注意，在他房间里通夜亮着灯，从窗帘上可以看见他的影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真是个夜游神。”

“是啊，他真是个怪人……前几天，我坐电车回家，抬头一看，对面坐着瓦戈涅尔教授。他两手都拿着书，同时阅读。我瞥了一眼，一本是俄文书——全是各种数字，而另一本是德文书。使人惊讶的是一只眼睛看一本书，而另一只眼睛看另一本书。售票员走近他说：‘给您车票！’他用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还在看书。售票员‘哎哟’一声惊呆了。人们都盯着看他。大伙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看他，而他却若无其事。……”

“很可能他精神上有毛病吧？”

“完全可能！”

有人敲了敲门，走进的是瓦戈涅尔教授的女管家菲玛。

“你们好！我们老爷让我来缴房钱。”

“从前有老爷，现在老爷全都完蛋了。”茹科夫说。

“对，主人，就是瓦戈涅尔啊。”

“正好让她给我们讲讲。”

“请给我们讲讲，菲玛，你家‘老爷’用狗在搞什么！”

菲玛无可奈何地挥挥手。

“他有许多狗吗？你说真话。”

“他有多少，我可说不清楚。他不让我进放狗的那个房间去。狗是有，还听得见狗叫，夜里，我从小缝里偷着瞧，嗬，你猜怎么样，狗蹲着，带着短短的脖套，它不能躺下，不能睡，看去好象憋得要死，脑袋老是向下垂着。他就坐在狗旁边，还非常亲呢地搔着狗脖子下面的毛，他不让狗睡觉。”

“他怎么会不睡觉呢？人是不能不睡觉的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从来不睡觉。床是早就弄出去了。他说，今后，连‘床”这个词都应当废掉。只有病人才需要它。”

茹科夫和克拉夫疑惑不解地对视了一下。

“这是个疯子。”

菲玛同意地回答说：“我是已经习惯罢了，跟了他十五年了，不然，早就走了。……过去他这个人还不错，只是越来越变得奇怪了，好象精神不正常似的。”

“这些变化是怎样开始的呢？”

“谁知道呢！也许是从眼睛开始的吧？……开始象做体操似的，到他房间一看，他象是在跳舞。他右腿象是在跳波尔卡舞，而左腿象在跳华尔兹舞。而手呢。却在打着不同的拍子。以后是斜着眼睛，他站在镜子前斜着眼睛。有一天，我看见他一只眼睛看着天花板，而另一只眼睛却看着地板，我被弄得发呆，哗啦一声，把手上的杯盘都摔在了地上，我真惊呆了。”

“你知道什明曼的狗吗？叫什么‘戴兹’的。”

“雪白雪白的，毛茸茸的那只狗吗？怎么不知道。”

“你主人是不是偷了这只狗？”

“不管看见没看见，反正都是有可能的，光说话，忘了事，我的电熨斗别凉了。……钱在这儿。”

“怎么这么少？”

“老爷说，我的主人在生委会登记，有权少付一些房费。”

“什么‘生委会’？”克拉托夫问。

“生委会就是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茹科夫猜出来了。

“让他出个证明好了？现在还得按原数付款，你就这样转告他。”

“好吧。”两颊绯红的菲玛用围裙边擦了一下鼻子，走出了房间。

“应该通知民警局。这个疯子也许会烧了房子或者把谁给宰了。”

二、狗案始末

关于起诉瓦戈涅尔教授窃狗案，使大厅里聚满了人。熟识的人见面都相互询问：“您也是因为‘狗案’来的吧？……也得到了传票吗？”

“不，我这是出于好奇！……教授竟突然偷起狗来了……他要这干嘛，要吃狗肉吗？”

“我是接了传票来的。是见证人。我的杜捷克也丢了。它真是一条好狗。我想提出民事起诉。”

“全体起立！”

这时，大厅里进来了法官们。

“现在开庭审理公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瓦戈涅尔窃狗一案。……”

瓦戈涅尔教授走进庭前，从他外表上看，不到四十岁的样子。在他的鬓角和栗色头发里及宽而密的大胡子，只略有几根银发和银须。面色红润，两颊绯红。眼睛炯炯有神，精力旺盛，体格很棒。

法官心里想：听说，这个人总也不睡觉。原以为看到的一定是位疲倦不堪的老人。看看被告，法官不相信了。他饶有兴趣地询问：“您的名字、父名、姓？”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瓦戈涅尔。”

“年龄？”

“五十三岁。”

群众惊讶地面面相觑。

“职业？”

“莫斯科大学教授。”

“工会会员吗？”

“是教育工会会员。”

“是党员吗？”

“不是。没有判过罪，也没被控告过。”

“是苏联公民吗？”

“是的！”

“有家室吗？”

“鳏居。”

“您知道有罪吗？”

瓦戈涅尔教授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不，不知道！”

“您是不是偷过狗啊？”

“请允许我在传讯证人后作一下解释。”

“好。请记下来。”法官转向秘书说，“被起诉者不承认有罪。传证人希特尼柯夫作证。您对本案有何申诉？”

“本管区纷纷收到邦达尔胡同的公民们丢狗的报告。波良柯夫公民丢了一只非常珍贵的塞特长毛猎狗。公民尤什凯维奇丢了一只哈巴狗。而捷留金丢了一只波斯猫。狗丢失后，无影无踪，连它们的尸体也没有找到。看来，狗肯定是被人偷去了。”

“你进行过侦察吗？”

“丢了一只狗不算什么案子，我们没有时间对于这种事逐个搜查。可是，当公民什明曼对瓦戈涅尔申诉和公寓居民委员会起诉，我们进行了了解。差不多所有失主都认为是瓦戈涅尔教授干的。他本人还是个怪人。据说他在夜里不睡觉，或者是在家里工作，或者是上街走。公寓的看门人好几次看见他用套索带着狗回家。在他的房间里，狗又叫又嚎，罪证确凿。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决定对于瓦戈涅尔教授进行搜查和检查他的材料。搜查由我们进行，当时在场的还有集体宿舍的主任和看门人，什明曼公民也在场。

“在被告人的第一个房间里，除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工具和不知何处制造的机器之外，没有找到其它罪证。在第二个房间里，我们发现有六只不同品种、岁数、性属的狗。他们都用短皮带系在墙上。它们当中，有的耷拉着脑袋，好象是要死了，或者是非常疲倦的样子。在桌子上躺着一条雪白的白茸茸的小狗，它的头顶打了一个洞，连脑髓都能看得见。什明曼公民认出这是自己那只狗的尸体。她号啕大哭，昏过去了。……”

在法庭里还听见什明曼抑制的哭声。

“戴兹，戴兹！”她啜泣着念叨。

“我搜查的文件都已呈交法庭。”民警最后说。

“请签名。证人茹科夫！”

茹科夫是公共住宅委员会主任，他完全证实民警的指控。

他补充说：“促使我们搜查的，还在于我们认为瓦戈涅尔教授是个很奇怪的房客。居民们都认为他是个疯子，甚至害怕孩子出来玩，为避免居民产生惊慌的混乱，我建议对瓦戈涅尔教授进行精神病检查。”

“也许他是个危险分子。”茹科夫不知为何皱皱眉头，补充说，“应该强迫他迁移。”

瓦戈涅尔教授微微一笑。

“他危险在哪儿呢？”法官问。

“因为，一般说来，他精神不正常。邻居们都抱怨：在屋里总有什么嗡嗡的响声，再不，有时就是爆炸声，……他还备不住把房子也给炸了呢！……狗整宿地叫……总之，他是个不安分的居民！”

“什明曼公民！”

“法官先生，”她用颤抖的声音说，用手绢擦擦眼泪，马上更正说：“法官公民，……他——是个刽子手！”她用戴着两只订婚戒指的手指指着瓦戈涅尔说：“我是个寡妇，什么人也没有，……他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戴兹！……”什明曼又哭了起来。

“您提出了民事起诉吗？”

“什么起诉，为什么？”

“为了狗啊……对于这一点，请你提出自己的意见。”

“什么也无法使我的损失得到弥补！”她伤心地说，“我不知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其余的见证人没有再提供什么新东西。看门人详尽地讲述了他们院子里的狗是如何失踪的，他看见瓦戈涅尔如何把最后的一只狗“戴兹”弄到屋子里去。……

一位见证人从瓦戈涅尔的“牺牲者”中认出了自己的狗。狗其实是活着，就是看上去显得非常疲倦，领回家里以后，一连睡了三天三夜，弄也弄不醒。

当证人的证词已经结束后，法官说：“关于那些材料，就是从瓦戈涅尔教授那里搜查时弄来的各种记事簿，看来是关于动物实验方面的材料。我现在宣读几份。

实验动物：吉那，塞特种，雌，２２公斤重。精神旺盛状态下血的粘稠度是２．８９，在失眠状态下血的粘稠度为１．４６。”

还有以下一系列统计数字：

正常状态绝对要求睡眠状态下

凝固点０．５９°０．５８°

比重１０６４１０５７

粘稠度２．７１１２．０

“被告瓦戈涅尔教授！证人的证实材料，看到的材料，我完全可以确定您的罪过。为什么您自己不认罪呢？请向我们解释……”

“法官公民！我不否认偷狗的事实。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罪。理由是这样：盗窃都是为了达到私利的，可是，我不是为此目的。你们亲自看了材料，从这里，法庭可以断定，我这完全是为了科学的目的。我做的实验，是对整个人类有巨大意义的。这些试验所能带来的利益，同我使之受到的一点损失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呢？”

瓦戈涅尔教授犹豫了一下说：“我在研究疲劳和睡眠问题。战胜疲倦，粉碎睡眠，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您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任务吗？您自己已经不再睡觉了，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我现在一点不睡可以不疲倦地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

听众里哗动起来。听了这些惊奇的话，他们互相窃窃私语。

“为什么您不公开自己的成果？”

“我还要使自己的方法更臻完善。”

“但是，您采用这种稀奇古怪和不合法的办法，为您的实验得到狗，对这一点作何解释呢？假如您的实验真是宝贵的，难道政府不会为您的工作提供一切必需的东西吗？”

瓦戈涅尔犹豫不决，觉得难以启齿。

“这些实验，起始一般，它们甚至如同幻想。我相信它的成功。但是，在这当中也必然有不可避免的失败。假若不是我获得完全的成功，它就会毁了我的事业和名誉。我决定先在我的房间里悄悄地干，自己承担风险，我个人的钱财不足以买试验用狗。这实验已进行了一半，显然不能中断。我出于万不得已才……”

“偷狗？”法官微笑着补充说。

瓦戈涅尔教授挺直身板，感到自己很有理地回答说：“狗的一生充其量是二十岁，狗的价值——几个卢布，最多——几十个卢布罢了。我弄死几条狗而延长人类三倍的生命，同时还增长了人的生产率的价值。假如为这个而要受审判，那么就审判我好了！我不想再补充什么了。”法官们离座研究去了，而听众喧哗起来，好象炸营的蜂子。

“偷终归是偷嘛！”

“但是，他的实验可以给人类造福啊！……”

“总也不睡觉？”一个笑呵呵的胖子说，“敝人不敢从命。收回他的这个恩赐吧！屠格涅夫说过，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生活中最美好的，无非是梦！”

“可能他是撒谎吧？”

“谁，屠格涅夫？”

“不，不，我是说瓦戈涅尔。好象他真不睡觉。但是人可离不开睡眠！”

“法官来了！……”

人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

根据属实的偷窃事实，法院判定瓦戈涅尔教授在庭外剥夺一个月的自由，鉴于被告没有前科和并非为了私利，惩戒仅属象征性，察看一年，案件应由房管会起诉审理。”

听众从大厅里涌出来，讨论着这段话。看来，大多数人比较满意。从形式上瓦戈涅尔受了判决，实际他得到了自由。

只有几个人批评这个决定。

“这就是说，偷盗和杀戮是被允许的。”什明曼抗议地问。她一边走一边用眼睛寻找支持者。

“不为私利就不算偷窃，应对瓦戈涅尔撤销起诉！”另一些人说。

在众目睽睽之下，瓦戈涅尔教授穿过法院的走廊，他对任何人也不理会，他所关心的是以后做试验的狗怎么到手？

三、不睡觉的人

法庭诉论对于瓦戈涅尔教授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为此出了名，这也许比他估计的还要早。在法庭审讯时，意外地，有一位莫斯科一家小报的记者在场。过了几天，在这家报纸的“法庭拾零”专栏里，出现了冠以一个引人好奇的标题的札记《不睡觉的人》。在札记中，写了对瓦戈涅尔教授的审理过程和报道，说：教授战胜了睡眠，也完全不睡觉，而且可以一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二十四小时。

这篇札记产生了如下效果：过了几天，女管家通知瓦戈涅尔教授说，《消息报》记者来访。瓦戈涅尔教授有点不太乐意接待，他向来习惯于保守自己工作的秘密。但是，他想了一会儿，教授决定接受报界人士来访。假如今后不能再在夜里偷狗，那么剩下的只好是向政府求助了。想继续在保密状态下进行试验，已属不可能。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了。再说，他所获得的成果已经完全可以公开发表了。于是，他接见了记者。

穿过一些堆积起来的机器和仪器，记者戈列夫见到了瓦戈涅尔教授，并且惊奇地停下来。瓦戈涅尔教授站在高高的斜面写字台旁，从鼻子里伸出两只胶皮管子，它们通过窗框伸向外面。这些管子将教授同他周围的机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好象他本身也变成了半拉机器似的。还有一件事也使戈列夫大为吃惊：瓦戈涅尔用左眼在阅读一本什么书，左手在作摘记，而他的右眼注视着来客，并向他伸出右手。

“请坐吧！”他热情地说，但是，左手可没有停止工作。

戈列夫象一切老练的记者一样，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但此时此刻却也惊诧不已，以至使他失去作为记者的常态。他哑口失声，简直不相信地看着在书本和记事本上飞快扫视的教授的左眼，一会儿看看他鼻子上的管子。

教授发现了来访者这种困惑的表情，微微一笑。

“这些管子使您惊讶了吧？”他亲切地说：“这是很简单的。我非常珍惜自己的时间，舍不得出去散步。清新的空气对于健康和清醒的头脑是格外需要的。我制作了一个小仪器：我使两个管子通向外边，安在鼻子里，吸气时，打开一个阀，呼气时，空气的压力关掉这个阀，而打开另一个阀，排出从肺里出来的废气。这个小仪器使我总是能呼吸新鲜空气，您不是看见了吗，我脸上的气色总是这么新鲜，这是很小的发明。但是，却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请您设想一下，那些不能出屋的病人，现代化的通风系统也大有改进的必要。靠这一仪器的帮助，病人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往远看一点，既然古罗马人能造成几百公里长的运水渡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建设‘空气彩虹’呢？可以利用管道取得山间或海滨的空气，其结果，总还比让病人跑到几百里以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便宜吧？配有特殊鼓风机的中央管道将空气供给我们的城市，然后由城市再向下分配。大家可以呼吸到山间的、海边的、草原的或者是浓郁针叶林中的空气……

瓦戈涅尔教授讲得很快，但他从没停止左手的写作。他的右眼还是看着来访者。

戈列夫终于找到了施展口才的机会：“请告诉我，您怎么能达到这样呢？”

他看着教授斜视的眼睛和左手问道。

“您是问怎么能用左手写字，每只眼睛独立工作，怎么能边工作边同您谈话吧？这里的原因在于，我们有两个大脑半球，它们是互相独立的，而且几乎互不干扰。但是，我应该向您解释的是，也可以说，我的出发点，正如您所知，我是个生物学教授，我想您同样知道，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会极为迅速地分离出各自独立的分支。生物化学眼看着成长起来，许多新的科学分枝，如同原子理论，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这每一科学领域，都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才能理解。

“同时，为了前进，我们应该了解相邻近的科学：比如生物与物理，化学与电学，甚至地质学和天文学——它们互相交叉和互为影响，需要有贯通一切的高度智慧，以便掌握所有这些知识。而人的生命又是如何短暂。我五十多岁了，再过十多年，就完了。在我面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堆积如山，首先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想方设法延长生命。开始，我想搞返老还童的试验。瞧，这一点也已经有了成效，很有成果。我看去不是比实际年岁年轻得多吗？很可能我还要重复这些试验。但是现在，我在研究更多地了解我的大脑如何工作。

“首先要研究思想，这是每个大脑半球独立工作的能力。很遗憾，我不能太详尽介绍这一工作，这太费时间了。只是想说，这里主要起作用的是训练。您可能看见过有节奏的达里克罗斯律动体操吧，孩子们会很快地具有搞非对称动作的能力。左手三拍子，左手两拍子，同时是在不同速度下进行的，两只脚同时作出不同的动作。我也能作出类似的动作。顺便告诉您，我的女管家对此却弄得莫名其妙。

“更困难的是掌握眼睛这个器官。我们的每只眼睛都有独立的控制系统。但是，为了习惯于双目看一点，我们养成了协调两眼运动的习惯。这些熟巧的遗传性能使争取两眼的独立自主性更加复杂化了。但是，每只眼睛运动的独立性是完全可能的。变色晰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来作了，这一阶段的效果您已经看到了。

“学着用左手工作和写字并不是难事，剩下的最后一关是学会同时进行两种智力劳动。比如说，两只手同时着手写不同题材的科学文章。对这一点，我搞了好几年，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样，我等于多了一个大脑一样。

“但是，我并不满足。还有八小时睡眠！人类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竟在这种无用的半死状态中失去了，这使我很愤慨。

把人类从睡眠的徭役中解放出来，这是何等美好的远景啊！这将能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整夜都能进行写作，他们会献给我们多少伟大的作品啊！多少未能完成的杰作都能完成了！工人们离开机器之后，可以整夜地学习和从事社会工作。我们再也不会有文盲。而且，一切人都有可能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以多么巨大的步伐前进啊！这就是我想的东西呀。……”

瓦戈涅尔教授朝气蓬勃，他的右眼闪着喜悦的光彩。看得出，这一激动也感染他的另一半大脑：他的右眼同样闪着光彩，左手写字也变得断断续续的了。

看来瓦戈涅尔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左眼马上镇静下来，他又埋头工作起来。他的左手又开始有节奏地刷刷写字了。在这同时，他的左眼还在闪着兴奋的光彩，右手有力地挥舞着。

“现在这是可能的！”教授说：“睡眠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催眠毒素所造成的病态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毒素，人睡了，也就是说人病了。

“当人睡觉时，就不再生产新的毒素。在这段时间，肌体将消灭在工作日所积蓄起来的毒素。所以，一觉醒来，人就恢复了健康——以预备到晚间再病倒，那时，他必须躺在床上。哎，难道这不是很可怕吗？

“睡眠还有传染性。我做了这样的试验：迫使狗不睡觉。当狗的机体中毒以后，我就将这毒素取出，给刚刚睡醒的狗注射上，它又立刻睡过去了。

“所有的任务在于找到‘抗毒剂’——‘抗催眠毒素药剂’。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任务，远远超过我原来的预想。被我找到的‘抗毒剂’不仅能消灭睡眠毒素，同时还可以排除其他毒素。结果，它能使肌体都很健康，当然也有不少障碍。但是，它们终归被克服了，我扔掉了床——这是病人的象征啊！我完全不睡觉，几乎是整夜的工作。我还把这种催眠剂和饭一起吃。用餐时间花一、二个小时。”

这一切真是异乎寻常，使得戈列夫继续发呆，他聚精会神地听教授讲话。

“那么您最初感觉如何？”他最后问道。

“是的，我当然对于睡眠的习惯要对付一阵子。我完全不想睡觉。但是，这个不中断的无休止的工作日——从旭日临窗起一直到夜幕降临，再从夜幕降临到旭日临窗，是真有点奇特。但是，对于这个我很快就习惯了。我在寂静的夜里工作得多么好哇！我也很快产生了这样一个利己的思想，当人们都开始进行这种不要睡眠的夜生活时，那夜里可不会这样安静了。”

“那么您不是觉得这种没有睡眠的生活的远景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吗？”

“我当然相信这一点。”教授微笑着说：“我在一个冬天，曾经给一位家住远乡僻壤的小青年帮忙，他对我不睡觉表示惊讶。他也要尝试一下我的药，我同意了。早晨，我问他‘感觉如何’‘去他的吧！”小青年说，‘闷得要死！整个村子的人都睡了，只听见狗在叫，我走啊走……太寂寞了！去烤火……一点睡意也没有。我觉得这夜没边没沿的！’”

“把人们从习惯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同样会感到忧愁的。”教授继续说：“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文化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的关系。文化素养本身会很快地在合理使用‘无眠之夜’后提到高级阶段。”

“还有一个问题，您说自己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几乎都不睡眠，那您为什么不疲倦呢？”

“很简单。疲倦——这也是一种病态。劳动的脑产生出的催眠毒素，劳动的肌肉产生的催眠毒素——这些都是引起疲劳的毒药。我搞一种‘抗毒素’——列达尔汀，这种药使疲倦消失了。我的列达尔汀能使疲劳产生的病流中断，好象控制回归热，往机体中施用二氧二元胺砷笨二氧水化物。”瓦戈涅尔教授象说拗口令一样地说了这一药名。

戈列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念叨着这个词。他请教授重复一下这个古怪的词的每个音节，把它写在记事本上。他想，这个词在文章中会增加科学价值。

“现在请您计算一下，”瓦戈涅尔教授说：“两个脑半球同时工作，我使产量提高一倍，劳动二十四小时，代替过去的八小时，我又增加了两倍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说，我一个顶六个，而且对健康丝毫无损害。这结果，人如果按三十年的工作时间计算，将等于干一百八十年的活。还可以换种说法，五十岁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走完三百年的里程。

“尊意如何？这区区几条小狗还是值得吧？……”教授微笑着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四、专制者

不久前，买到男爵爵位的银行家噶利特札克的客厅很宽敞，装饰得富丽堂皇，但也显得臃肿。在装饰的橡木扩壁的墙上饰有鹿角和新赐的男爵爵位的徽记。在客厅的一角挂着一位二三世纪穿甲胄，佩剑的骑士的肖像——这是男爵中的“先祖”。在装着窄栅和带花下班的窗子上饰有男爵的徽号：穿着甲胄，戴着铁皮手套，一手握着剑，一手握着黄色的盾牌，在手上面有五颗深蓝色的星。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黑橡木大圆桌，在高高的窄背橡木软椅上，坐着德国的一个政治组织“专制者”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他们正在开会。在一个靠背更高的软椅上饰有德意志国家之鹰——那里坐着一位老将军，是帝国战争的一位“英雄”，德皇的朋友。将军呆板的面孔仿佛是用斧头砍出的一块木头。翘起的胡须下紧闭着双唇，都说明他有坚强的抑制力。在灰眉毛下边的那双眼睛，总是审视着一切，很少眨一眨。在他的制服上，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

在会议主席的右边，坐着房屋的主人——噶利特札克男爵。他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秃脑袋剃得溜光锃亮，还戴着单眼镜。以下是严格依照品级的顺序排列着委员会的成员。第一位是将军，长着窄脑门儿，深凹下去的眼睛，突出的下巴，这个人是一副残忍的凶煞相。再下去也是一位将军，……以下是部里的大员、议员、大工厂主、大银行家、大家团团围坐四周。

一位看上去年轻些的穿燕尾服的人——看风度象位外交官——这是委员会的秘书，他正在作的报告。在他的桌旁放着一张《消息报》，上面登载着戈列夫写的文章，题目是：《瓦戈涅尔教授战胜了睡眠和疲倦》，并排放着这篇文章的德文译文。

“对于文章列举的资料的可靠性，我们还没有完全核实，不过根据现有材料证实完全是真实的。

“我们无须多谈这个科学发现的意义，假如苏俄掌握了它的话，那么它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力量对比，就要发生重大变化。过五年左右，布尔什维主义要惊人地强大起来。

“两个脑半球同时工作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和训练，为此，还不会很快普及很多人。但是，只是战胜睡眠和疲劳这一点，我们的政敌已经使体力和脑力劳动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再加上他们的物质资源也会增加，这样，他们的科学和熟练的工人将能干原来三倍以至六倍的工作，工业产品要剧增，再过几年，他们在各个领域都会有新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一句话，他们的强大是不可遏止的。全世界都睡觉的时候，他们也在工作，在我们劳动之后需要休息时，他们也在工作，……”

“不过，工业的发展不会这样快。”工厂主说，“假设他们的工厂即使能整夜劳动，下一步呢，对于建设新工厂，他们要取得贷款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您，男爵，是不会向他们提供贷款的，对吧？”他微笑着冲噶利特札克说。

男爵同样微笑着，并且吐出烟圈。

“但是，还有一个危险，”传来将军嘶哑的嗓音，“我指的是列宁斯大林的红军军事力量的强大。假如在这一昼夜当中，那‘额外’的十六小时当中，工人、农民要抽出八个点搞搞备战的话，那会如何？这等于创造了千百万军队一样。同时，在战争期间，他们将具有不要休息的战士，而且不需要换防，他们总是精力充沛，劲头十足，而我们这边总要有三分之二的士兵为了睡眠和休息而离开岗位。他们的飞行员也能不知疲倦地进行长期的飞行……他们的指挥机关、司令部都可以不睡眠。不休息，不停地忠于职守指挥战役……很可能瓦戈涅尔的方法也会应用到马身上，他们的辎重马车队和骑兵也是不知疲倦的。所有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

老将军的话，使会议大为震动，特别是对军界，将军们皱着眉，神经质地用手敲打着桌面，狠狠地吸着烟……

“但是，更危险的是……”秘书重新站起来，“还在于它的政治意义。现在布尔什维主义已经震撼世界，使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瓦戈涅尔的办法可以使人干原来的六倍工作，很可能会多出六倍的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个圈子是可以敞开讲的。甚至不知如何对付他们……会有上百万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天成夜不知疲倦，一天干二十四小时地宣传群众和鼓动群众！”

这个结论使人惊愕，与会者的手已经发颤，用手帕在额头和秃顶上擦着冷汗……

“这简直恐怖极了！”

“真可怕，象场噩梦！”发出惊恐声，接着又是瞬间的死寂沉沉，好象是魔鬼突然闯进这会议厅，充斥了死神冰冷的呼吸。

最后，会议秘书晃着头，用毛茸茸的大拳头敲着桌子说：“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他大叫道，“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消灭这种威胁我们的危险！在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财产之前，我们就应该占有瓦戈涅尔教授的秘密！”

这种唤起的惊恐和仇恨，使会议进入了讨论如何付之实施的阶段。

男爵噶利特札克独自没有参加讨论。他已经勾画出宏伟的计划。他在想，如果这一发明的秘密一旦掌握在他的手里，那会产生多少利润啊！

五、“科学爱好者”

经过这次诉讼之后，瓦戈涅尔教授的研究全部被冲击了。在教授家里，什么报刊的记者、教授、大学生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为了“消除睡眠”好奇的群众。瓦戈涅尔教授已经习惯于这些拜访。所以，当他听到有位用德语腔说俄语的人请求进来时，并不感到奇怪。

开门之后，瓦戈涅尔教授看见一位长得很丰满、面色红润、留着短发的青年。不知何故，这张脸上还戴着一副时髦的宽边玳瑁眼镜。从考究的西装上可以证明这位陌生人是位欧洲人。

“请原谅，敬爱的教授先生！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格尔曼？达乌别，是柏林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的成员。我受这个协会和委托来拜访您……您的发明使我非常感兴趣。协会向您提出衷心的希望：关于您的研究工作，您否向我们协会的同人作几次讲演吗？”

“很抱歉，我没有时间。”

“噢，这不会占用多少时间的！”年轻人慌忙说。他带有女人一样尖尖的嗓音，眼睛总是透过玳瑁眼镜死盯盯地注视着教授。他甚至侧歪着头。握紧了手。“务请允诺，一定赏光！您非同意不行！这对我来说，真是如同节日一般！我自己不是学者，可是个科学的强烈爱好者……我的父亲是很富有的，是非常富有的！……假如您希望的话，我们那里完全可以得到您工作的一切必需的东西……我们会给您搞最漂亮的实验室……几十条，上百条狗来供您试验……”

瓦戈涅尔微微一笑。

“您想得很周到。但是，很遗憾，我只能谢绝您的好意，我不想离开俄罗斯。”

“真遗憾！……噢，多么遗憾！我认为在这儿工作……还是在那儿工作……那您总不会拒绝向我们讲讲您的科研报告喽！这只用几天就行了。我们走“空路”，坐“维申特利赫文特的克维穆赫特”——“安全与舒服”，那是名副其实的，它在同“捷露路伏特”竞争中获胜了，我亲自去办理签署护照的这些麻烦事。还有……至于酬金花销之类的事，更不消说了……当然我们一概承担。……”

“我为这些事最多不能花费三、四个小时。我非常珍惜时间！不要忘记我是有六倍的工作效率的。我若是花费两昼夜的时间，那就等于损失十二昼夜。不，我不能接受您的建议！”

“我非常伤心，而我们实验室的领导勃拉乌特教授会更加伤心。他所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和您一样，但是，他的方法不同。……”瓦戈涅尔活跃起来。

“是吗，他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他希望……”达乌别这时有些踌踌，面色有些紧张，他似乎在回忆什么：“他是用剔除毒素的办法，什么反毒……反毒……”

瓦戈涅尔已经猜到了。

“这正是我的方法！我们的报纸对我在这方面的成就有些夸大了……”

“我不是从报上看的！”达乌别脱口而出，他自觉失言，闹了个大红脸。“勃拉乌特教授在这方面也从事了好几年的研究，他很想同您相识并互相交流经济。……现在您使他伤心，这真是遗憾！”

“这倒是另一码事！我想，又浪费了时间，又得不到什么收获。……勃拉乌特教授？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是位很年轻的，又很谦虚的人。……他不愿宣传自己……但是，他非常有天才！……”

“我同意去了！”

达乌别跑向教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万分感激！我去办旅途的事！您不必浪费一分钟的宝贵时间。”

他双足一并行了个礼，关上了门。

“奇怪的年轻人。他是想用狗来收买我！”他走了之后，瓦戈涅尔想道。

六、安全舒服号

清晨，一架邮政民航机从机场穿入高空。在舒服的座舱里的皮面沙发上，坐着瓦戈涅尔教授、格尔曼？达乌别、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信使和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

假如不是因飞机在颠簸中还有没被消音器减掉的马达嗡嗡声的话，简直象坐在火车的车厢里。透过飞机的玻璃窗，可以俯瞰有曲曲弯弯河流穿过和莫斯科市全景，克里姆林宫的圆顶闪闪发光，象小玩具似的。在前面伸展着无边的地毯似的原野和广袤的森林，成熟的燕麦田又被黄色的道路和蔚蓝色的河流侵害成一个个黄色的块，在那儿，田野上、公路上的人和牲畜好象蚂蚁在蠕动。

但是，瓦戈涅尔教授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欣赏这景色。他象吝啬人吝惜每个戈比，瓦戈涅尔珍视每一分钟时间。他拿出书，放在膝盖上的一个折叠托书架上，开始工作了。他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速记符号。

他发现了达乌别探询的目光，就解释说：“我是在写速记文，这是我自己编的。我使工作尽量删繁就简。我创造了自己的记忆法——这是最好的助手。可惜人们对它还不大注意。靠快速记忆法的帮助，我可以记忆惊人多的数字、公式、名称。所以如此轻松，就在于我的头脑总很清新，头脑里的毒素已被清除，已具有不消退的朝气蓬勃的劲头，这也能大大地增强我的工作效率。毫不夸张地说，我工作起来可一以当十。

瓦戈涅尔讲完，又埋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

达乌别凭窗远眺这风光如画的国土。这个国家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它是贫穷的，也是强大的，他们的农人劳动画面显得和平而又那么具有神奇的力量，正是它组织了千百万人的双手去劳动。

远处，一条不知名的河流隐约可见。靠近高山的下面，座落着一座城市。在河的右岸，有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似的带塔尖的齿形内城古城环绕着，一座有个五尖顶的大教堂俯瞰着城市。……

“第聂伯！……斯摩克稜斯克！我们的第一站！”

飞机飞在森林上空，盘旋着降落在一个很好的机场上。

吃过早餐又继续飞行。天空飘着云朵，呼啸的风迎着机身，机身为之颠簸不已，好象船只在大洋的巨流上起伏。飞行速度减低了。总算顺利地飞过了利弗诺，这是到凯兹尼堡的前一站。尽管天气在恶化，但飞机仍在继续飞行。狂风突然又变成风暴，飞机掌握不了方向，被迎面的气浪抬起来，有时又象是失去了翅膀，径直落下来。

法国使馆的信使说：“我可从来没遇到地这样的颠簸！”他神经紧张地抓紧沙发。脸色发青，这表明他已经开始发晕了。

为了寻找良好的气流，驾驶员一会儿将飞机拔高，飞上云雾层中，一会儿下降，临近地面。但是，无论哪里，风都是一样在怒号，好象翅膀猝然折断了一样。风刮得金属缆绳的啸声，甚至透过马达的轰呜都听得见。开始下雨了，灰色的雨幕妨碍了校正方向。

“没关系，我们会飞到的！”苏联商务处工作人员在脸色已经发白的达乌别耳边喊道：“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因斯特堡附近……”

惘然若失、神态不安的达乌别什么也没听懂。

瓦戈涅尔教授对打断他工作的暴风雨骂了一句，书从手中滑掉了，铅笔由于颠簸，写出的字潦草得不能辩认。最后他扔下工作，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干等着。

雨嘎然而止，犹如刚开始时那样，风也停了，一团团向下翻滚的云落在了后面。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时马达失去规律，马达声突然中断了。

驾驶员使飞机迅速下降，预备着陆，紧张地寻找合适的地点。飞机强烈震动之后，带着惊恐的乘客，在已收割了的田野上滑行了一段，停在松林空旷地上。

驾驶员和空中机械师看看马达。

“必须停航一小时以上。”机械师说。

旅客从机舱走出来，揉揉麻木了的双腿。

在如同桅杆似的红松林中间，有一泓闪着银光的蔚蓝色的湖水。

“真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达乌别对瓦戈涅尔教授说：“我们进行一次优雅的散步吧。假如我们能碰见一个当地人，就能知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了。您不反对吧？”

瓦戈涅尔教授点点头，他们一起向森林深处走去。

过了一小时，机器修好了，而瓦戈涅尔和达乌别还不见回来。喊他们，在森林里寻找他们，都不见踪影。又过了四十分钟，那个法国人急着要飞行。

“我带了部里的外交急件，假如我不能在飞往巴黎的飞机起飞之前赶到凯兹尼堡的话，我就要耽误很长时间……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反对这一点，决定再等半小时，继续寻找。但是，仍然毫无效果。

“我们不能在这里过夜！”法国人说，“他们又不是孩子。他们乘火车也会走的。我可是买了加急票的，你们必须保证我的期限！”

驾驶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耸耸肩，其余的人也都跟在他后面。

马达轰鸣，飞机冲入云霄。

七、被俘

瓦戈涅尔教授失踪了。

当莫斯科知道这件事以后，人民外交委员会对这种神秘的失踪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咨询。

不久，从德国外交部得到了回复，他们对这不愉快的事件深表遗憾：“我们曾采取一切办法尽力寻找，但极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无结果。我们认为贵国应该注意的是与瓦戈涅尔教授一起失踪的还有德国公民格尔曼？达乌别。为此，我方认为，从这一事实出发，亦可消除我国政府任何敌视苏联公民瓦戈涅尔的因素。顺致崇高敬意……”

显然，这一回答是不能使外委会满意和相信的。但是，不能确定瓦戈涅尔失踪的真相，只好等待这个秘密的揭开。

原来瓦戈涅尔教授是这样出的事：

当他向森林深处走去，达乌别建议地看看坍塌的古城堡，它就在林中的湖边上。瓦戈涅尔教授毫无戒心，跟在后面。那里早已有了埋伏，三个戴假面具的家伙扑向教授，捂住他的嘴和眼睛。达乌别从教授手中抢走了装材料的皮包，瓦戈涅尔就是去散步的时候也是随身携带它的。强有力的手把瓦戈涅尔捺进预备好的汽车，他们马上上路了。汽车跑了不到一小时，就停了下来，瓦戈涅尔走进屋里。

教授狂怒了。

“这是干什么？”当他眼睛被摘下眼罩后问道。他找寻达乌别，但是，达乌别不在，而且强抢他来的那三个家伙也不见了。

在他面前站着一位优雅的青年人，他穿着军大衣，一副军人的风度，微笑着，特别亲热地说：“亲爱的教授，假若您不会疲倦，那么大概是会饿了吧？我们谈话还来得及，就象在家里一样，请不要谢绝和我们共进晚餐，床是不必给您预备了，因为您是不睡觉的，对吗？”

接着，他用手指指摆着名酒的餐桌。

“谢谢您！我不饿。”瓦戈涅尔回答说。虽然他很想吃饭。“我只想请你们解释一下。”

“很遗憾！”年轻人以同样亲切的假笑回答说。“我们为您预备了您喜欢的饭菜。现在我不能打扰您，很抱歉，我不能祝您晚安，因为您是不睡觉的。”

他带着那种不变的微笑走了。

瓦戈涅尔教授环视了一下四周。这个房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是个匪窝。一切都是很优雅、舒适。他往桌上溜了一眼，桌上龙须菜，青豌豆冒着腾腾热气，还有凉拌菜。他正饥肠辘辘，直咽口水，但他离开了桌子，抑郁地坐在沙发上。除此之外，最糟糕的是他丢掉了皮包，这使他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他走到门那儿去，门紧关着。他掀起窗帘，看见窗框上安着密密的铁栅，跑是跑不出去的。

“真卑鄙！”他骂道，随即又忧郁地坐在沙发上。他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

早晨来了三戴假面具的人，不吱声地又捆上了他的手，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走了。让他坐在软座沙发上，他感觉到飞机的马达发动了，飞机离开了地面，……

飞行了不到三个小时，当他被重新揭开眼罩时，他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年轻人。

“请原谅，亲爱教授，恭贺您乔迁之禧！因为今后我们要一起相处了，那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格利赫·勃拉乌特。”

“是教授吗？”

“不完全是。”勃拉乌特狡狯地一笑。

“听说您也在搞克服疲劳的试验，这是达乌别说的。”

“啊，是那样！……呶，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勃拉乌特。请您进来，看看您的领地，这是您的书房。”他用手来了一个圆圈，指指摆有写字台、橡木家具、书橱的宽敞的房间说。毛玻璃窗后可仍有铁栅。“在这儿，您可以得到研究克服疲倦的一切东西。”

瓦戈涅尔不管眼前情况如何特殊，他抑制不住地走到书橱前。

“普列伊耶尔……艾列尔……布沙尔……克拉巴列德……”他看看书脊，“都很旧了……列扬德尔、毕耶隆……对我还有补益……”

“看来，您远远超过这些人！那么亲爱的教授，我们倒实验室去看看好吗？”

于是，他们走向另一个房间。

八、瓦戈涅尔教授的命运被决定了

当勃拉乌特以异常殷勤的态度使瓦戈涅尔成为“合法占有者”时，那个“专制委员会”决定了俘虏的命运。大多数委员会的成员倾向于把瓦戈涅尔教授干掉。

“在瓦戈涅尔教授的皮包里，我们毫无疑问能够得到他研究的秘密。我们出色地把它搞到手了。但是，这还有危险。假如不消灭这个对我们很不利的罪证的话，或迟或早盗窃的秘密要被揭穿的。”

这个“证据”，当然指教授本人。“消灭瓦戈涅尔”——当然，这句话在会上谁也没有讲，反正大伙都心照不宣，彼此间都心领神会。反对“消灭人证”的，只有噶利特札克男爵一人。

“严格保密可以避免发现瓦戈涅尔教授。加强堡垒和防备逃跑的可靠保护措施，何必采取极端手段。这样的智慧，少有的天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利益，应该想方设法让他为我们效劳。”

噶利特札克没有把他的意思全部讲出来。他盘算着瓦戈涅尔的发现不少可以用于商业上的营利。

但是，很多人反对他。可是，会议秘书的发言改变了局面。他说：“我提个建议，把瓦戈涅尔留下一段时间，使问题搞明白。原因在于瓦戈涅尔写的是他自己创造的别人无法辨认的速写符号，看来那写的是他的发明。我已经叫外交部里最好的译密码专家看过……还有有关部门的专家，现在他们只能确定，是用一个符号代替整整一句话，但是，辨译过来还办不到。或者等待一下结果，不然就要冒揭示不了他研究的秘密的危险。”

最后，大家决定还是等几天再说。

译析密码专家看来确实高明，他们成功地破译了瓦戈涅尔的速记文，当他们找到这一钥匙后，都啧啧赞叹这个体系的高明。

但是，委员会成员仍感失望。当他们读了翻译出来的瓦戈涅尔的笔记之后，看出里面包括了科学领域许多门学科的宝贵材料和知识。在压缩的句子里，意思差不多都是暗示的，在极为简短的公式中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是足可以写出许多卷书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专家们都不理解。所有这一切，更加证实噶利特札克的建议的正确性。瓦戈涅尔的工作具有极为宝贵的价值！但是对于委员会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如何战胜睡眠和疲倦的药剂的事，笔记中却只字未提。

无论如何也要揭开瓦戈涅尔教授的秘密。这件事，责成勃拉乌特去办。为绝对保密起见，他是唯一能和瓦戈涅尔教授见面的人。

“亲爱的教授，”勃拉乌特对瓦戈涅尔说。“我想，您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把您弄到这儿来。我现在可以向您开诚布公地解释，这是出于一种非常的需要，才迫使我采取这种……”

“强盗手段！”瓦戈涅尔激怒地说。

勃拉乌特微微一笑，好象是听到一个亲昵的笑语，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继续说：“我的朋友们是代表一个组织的，他们都是保卫欧洲文明的卫士。哎！对这一文明的最大威胁，乃是布尔什维主义。您是位不问政治的人，可能您本人也想不到您自己的发明，给这一文明的敌人提供了多么强大的武器。因此，我们就以文明的名义，为了整个人类的幸福，促使我们染指了您个人的自由。您，作为一位搞科学的人，同样要珍惜我们古老欧洲的文明，向她献出您的可贵贡献！请相信，这一贡献，将会得到很好的报酬。”

教授离开沙发听着，他双目凝视谈话者。这对他来说，是极为少见的情况。

“是的，我是搞科学的，不问政治。”瓦戈涅尔回答说。“但是，你们如果以为我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话，那可错而特错了。同时，您的错误还在于，那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你们眼里只有毁灭的一面。我可是已经体验过这种心情，我不隐瞒，也有和它同时发生的各种思想动荡，近年来，我观察这个“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建设方面。你们是没有看见或者不想看见的。这种巨大的创造力、宏伟的计划、沸腾的工作使人震惊，它不由自主地征服了我……从来未曾见过这么寻找自然财富的考察队，他们走遍伟大祖国的四面八方，不管资源在什么地方，他们打破极地的坚冰，去赤灼的沙漠，钻透沉寂的地层。我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爱技术。劳动机械化热也从未象今天这样强。勇敢创造的思想从未象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和得到支持。……

“其次，学者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要求安静的工作条件。我们的国家已经受了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叛乱的洗礼。再往后只应该是和平建设。而你们呢？难道不正是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前引起恐怖，才把我抓到这儿来的吗？你们的办法并不高明！不，勃拉乌特先生，我希望在俄罗斯生活和劳动。我的著作只能是属于它的，我不会向你们揭示秘密！”

瓦戈涅尔的回答，被报告给了委员会。

“他自己也一定是个布尔什维克！”那个窄脑门的将军喊道。

“跟他不能讲什么客气！”很多声音喊道。

这次，噶利特札克也觉得不好与大伙抵牾。

不用什么决议，大家心里都明白：瓦戈涅尔教授应该被处死。他们责成勃拉乌特去执行。

勃拉乌特心情不平静地走进教授的房间，觉得右边口袋里的勃朗宁手枪要他分外沉重。但是，他善于控制自己，仍象往常一样，以亲切的微笑同教授打招呼。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把手插在口袋里。

“喂，亲爱的教授，怎么样，您的主意还没改变吗？”他问瓦戈涅尔，一边用手在口袋里摸着枪柄。“我提醒您，您的拒绝，会给您招来极大的不幸！”

“不，勃拉乌特先生，我不改变，就是今后也不改变！”

勃拉乌特的手指勾住扳机，只是没有把枪从口袋里掏出来。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勃拉乌特先生！”

“还可以等一等。”勃拉乌特想。我们应该知道他有什么请求。他的手在口袋里松开了手枪。

“为你们服务，亲爱的教授。”

教授好象很窘的样子，勃拉乌特大为震动，他看到瓦戈涅尔似乎很疲倦，一向红润的面孔显得苍白了。

“问题在于……”教授开始嗫嚅着说。“您的那些戴假面的朋友在搜查中没有发现我坎肩口袋里有一个装着药丸的小盒子上写着无害的商标‘普尔汀’，是一种对于那些不大活动，总是伏案工作的人常使用的药。在这个小盒子里，我储存了战胜睡眠与疲倦的药。但是，如今小盒子空了！昨天，我吃了最后一丸，假如今天我不再服用的话，那我就要睡觉了。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疲劳……如果您，我是非常感谢的……”教授说话也非常慢了。“假如您按我的要求给我一些化学品，假如能够……快……”

教授的头向后仰去，眼皮紧闭，昏昏大睡起来。

“这倒省事！”勃拉乌特大声地说，他悄悄地掏出手枪，对准了瓦戈涅尔的胸膛。

但是，他没有开枪，一个想法制止了他，他把手枪装进口袋，飞快地跑出房间。

九、能量股份公司

“瓦戈涅尔睡了！他已经控制在我手里了！”勃拉乌特跑到委员会秘书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勃拉乌特，说清楚点，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瓦戈涅尔用完了抗睡眠药丸，他需要化学品，换句话说，他现在有求于我们！如果他能交出秘密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我相信现在他能豁出一切！我有把握和勇气和他进行谈判，我这是冒风险干的！”

“您是对的！费几天功夫也上算，当他醒来时，同他谈谈看。”

但是，同瓦戈涅尔谈判看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可是，勃拉乌特没有失去信心，他分析了瓦戈涅尔的心理状态，决定在瓦戈涅尔开始克服疲劳睡眠之后，处于困难的时候就和他进行交易。教授显得非常疲倦。

“我白白耗费了多少时间啊！睡眠对于我来说和死亡差不多，死亡的可怕就在于是永久的安眠，使我永久离开工作。这是没头的，有多少设想付之东流啊！”

在第二天才达成协议。勃拉乌特的朋友给瓦戈涅尔教授弄来了一切他需要的物品，而瓦戈涅尔教授在实验室搞出自己的神奇的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入内。

勃拉乌特小心翼翼地提出条件：要第一个尝尝制好的药丸，而“专制委员会”认为，假如他能明确药丸的组成部分，而且又有药丸，那么德国化学家不费劲就可以办到其他的事。但是，瓦戈涅尔教授使他们的工作复杂化了。他开了个大单子，上面全是药名。显然，很多东西未必是合成抗毒素所使用的。

当得到制好的药丸后，化学家发现多缩氨基酸和氨基酸。找到的物质是包括Ｇ基ＮＨ的东西；还很明显，在药剂制作中肯定还包括一些分解出的基。对于这些，至少学者们都还在实验中，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带来不便。瓦戈涅尔的药丸随同饮食一天服用一次。除了一般制剂通剂的成分外，内含纯制剂不超过０．０５克。只要几公斤就可以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

瓦戈涅尔的实验室完全可以生产。

瓦戈涅尔教授还是允许自己参加这一工作了。当生产就绪以后，对于他来说，整天整夜重操旧业，准备药剂的工作。他不过在一昼夜中顶多用去四小时。干完这个活，他又搞自己的科学研究，不再考虑“产品”的命运了。……

然而，他的药片开始对于德国整个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药片生产刚开始，噶利特札克男爵就出面了。他建立了一个能量股份公司，专门出卖能够克制睡眠的疲倦的神奇药片。公司发放了大量的股票，都控制在委员会成员手中。对世界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到处炫耀这一新药品。

“再不要睡眠！没有疲倦！使您延年益寿！”以标语和报纸的大字号标题招徕生意。

这时，在苏联报纸上出现了关于瓦戈涅尔的一系列文章：发现了睡眠的秘密，同睡眠作斗争，并且在德国领土秘密失踪，以此作为对这些宣传的回答。

但是，控制在“能量股份公司”手中的德国报纸，对这些“诽谤”很是愤慨，并且指出“能量股份公司”是从德国教授费舍尔那里买的这些药品专利权，他早于瓦戈涅尔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个教授倒是实有其人，但是，同行都知道，他是一个毫无天才的平庸之徒。为此，大家都瞠目结舌，费舍尔的“天才”发现和由此而大发横财，使许多德国学者怀疑。但是，他们沉默不语。

“能量股份公司”具有商业和政治的双重目的。

瓦戈涅尔的药丸可是个真正的聚宝盆，钱象流水一样源源而来。“专制”委员会可以随意用这些钱来收买自己的政敌，报刊，选举人，社会民主党领袖，用强大的手段进行各种宣传。为此，“专制者”真正成了全国的统治者了。

第一批药物购买者是有钱的特殊阶层、资本家、高利贷者、自由职业者。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自由职业者服药物是为了自己和社会的利益，用买来的“增加”的时间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教授可以出版三倍的著作，律师可多从事两倍的实践，外科大夫可以多进行大量的手术。……

至于高利贷者，特别是“花花公子”，对于他们来说，“增加”的时间只是增加了享乐，这种夜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奢华”的花朵。舞厅、酒馆、餐厅、剧院在繁衍增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整夜都能在这些地方恣意行乐，放纵淫欲，而不需睡眠和休息。但是，这种生活肯定对身体有害。酒流成河，各种刺激，淫荡方式都严重地操作了资本主义接班人的神经系统。很快，药品得到了广泛应用。一切城市居民都忘却了睡眠，只有那些无力购买的贫民和失业者除外。

“能量股份公司”的药片，对国家的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贸易公司和银行昼夜二十四小时开业，货币周转大为增加，而瓦戈涅尔的发明，对工业的影响特别强烈。

一切大小工厂主很快都理解了这药的利益。首先，他们裁减自己公司管理机关的三分之二人员，之后是三分之二的工人。所有“专制委员会”成员都是金融大亨。这些药是由他们出成本搞的。在工人中间进行了淘汰，政治上不可靠的被解雇，政治上“可靠”的，他们免费服用药丸，一连干两班，是双份薪水。他们劳动之余只有八小时自由支配时间。

“应该让工人有花钱的趣味。假如他们劳动２４小时，他们会储存些钱。这可讨厌，最好是把他们多余的钱通过酒馆回收到我们手里。”

失业在增长。失业者开始斗争，但是，他们受到无情的镇压。

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醉心于自己的科学和事业的瓦戈涅尔教授干的。

他时常问勃拉乌特：“我的药丸效果如何？”

“很好，亲爱的教授！八小时给工作，八小时给科学和艺术，那八小时搞运动和呼吸新鲜空气。工业在增长，科学在繁荣，青年们显得更健康！”

轻信的教授很兴奋。但思想深处有某种思恋之情，一直在萦绕着他，一时还没有形成成型的思想，可它们时常来烦扰他，使他思想上很痛苦。后来，他还是把这股情绪压抑下去了。

“但这只是一个大脑半球工作，应该教青年两个大脑半球同时工作，这还可以再增加一倍的力量！”

勃拉乌特犹豫起来。

“您的方法需要很多训练，您非得花费很多时间来进行个人指导工作不可……但是，假如您能写一下这方面的书的话，那可……”

窗外远远传来喧嚣，人群的喊声和几声枪响，还有呻吟声……

瓦戈涅尔走近窗子，但是从毛玻璃看不见外面在干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大概是节日联欢吧！”

“这些喊声不象是节日人群的喧哗。”瓦戈涅尔沉思起来，深深地感触到了什么，这时，他内心阴沉的调子又在深处晃动。

不管工作条件如何齐备，但他总感到是处于被俘状态。他不知道在那里，窗外都在干些什么。他也不知道在祖国，在俄罗斯正干些什么！……他对于祖国怎能不萦怀呢？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争取自由！而首先应该知道窗外都发生了些什么。

十、窗外发生的事

“勃拉乌特先生，我为了搞新的试验，需要一些新的仪器和零件，这是清单。请赶快按单子把我需要的仪器和材料搞来。”

“我可以知道您要搞什么实验吗？亲爱的教授。”

“我想把光波变成声波。您知道，不少音乐家觉得每上音阶或者每个音调都具有一定的颜色。例如Ｇ调１——白色、Ａ调３——蓝色、Ｄ调１——粉红色……我想确定声波和光波的相互关系。”

瓦戈涅尔开了长串定单。但是，在各色各样彼此毫不相干的材料中间，常常有通常设计无线电所用的部件和材料。

定货得到以后，瓦戈涅尔开始着手工作。这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很轻松。因为幸好勃拉乌特对无线电一窍不通。但是，他也担心勃拉乌特完全可以佯装不懂。瓦戈涅尔为此很机警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实验作了伪装。他同时能干两样工作的本事帮了他的忙。

一个笨重硕大的机器搞好了，这其实是一个外表被很好伪装起来的无线电和一台“光声互感机”的综合装置。机器有两个电话听筒，其中的一个与带框架天线的无线电相连，另一个和“光声器”连接。无线电的这个收听线拿在瓦戈涅尔手里，而另一根却由勃拉乌特满心欢喜地紧捏在手里，他满面春风地执意要听这只听筒：“让我试试看，有趣吗？”

“请便！”

瓦戈涅尔的右眼和右手为勃拉乌特服务，而左手操纵着无线电。瓦戈涅尔的右手旋开小旋扭，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粉红色的光点，瓦戈涅尔同时又调整了密封的感应线圈，在勃拉乌特听筒里鸣叫着，变换着调子。

“听见了吗？这是Ｄ调１”他说。

但是，马上出了麻烦。勃拉乌特是个有绝对辨音力的人，他说：“这不是Ｄ调１音！您相信我，这是Ｃ调１。”他说。

“我不是音乐家……不过，这只能证实将声音和颜色主观地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教授镇静地说。

于是，他左手在搞自己的无线电，在风靡欧洲的狐步舞曲中和无线电信号中，他突然听见了俄语广播。

“同志们，通过这一例证，你们可以看到这样宝贵的科学成就在资本主义土壤里如何被糟塌。本来是可以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提高他们的文明的东西，却变成了剥削无产阶级的武器。非常奇怪在德国失踪的俄罗斯教授瓦戈涅尔的发明……”

“这可真有趣儿！”勃拉乌特尖声叫道。“真惊人！我太感兴趣！应该把一架钢琴放到这里……放上画片，使它变成声音……可能，我们能听到新的交响乐了……或者是舒曼的光的‘联欢节’……”

“抗睡眠药，”无线电继续广播：“引起了可怕的失业……工人的贫困、潦倒，难以形容。不……”

“勃拉乌特在骗我……”瓦戈涅尔想道。他抑制不住，喊了起来：“好大的骗局！”

“骗局！骗在哪儿？”勃拉乌特惊奇地问。

“Ｄ调１染成了玫瑰色！”瓦戈涅尔颤声地说。

“这是您的主观印象罢了！……”

十一、“睡的王国”

一个目的达到了，瓦戈涅尔教授知道了窗外的事情。剩下的就是如何钻出窗子，使自己得到自由，他想好了计划。在眉宇之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然后，机警地端详着勃拉乌特的脸。

他的监护人疲倦地伸着懒腰，打着呵欠。

“这是怎么回事，教授！我怎么直想打盹儿呢。”

“请原谅，我也如此。”瓦戈涅尔说，也故意打着呵欠。“我担心是不是昨天晚上送来的化学药品质量不合格……”

“奇怪……我怎么想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啊哈……哈…总得先去通报一下……”

他强制自己站起来，可随即又倒在沙发上打起来鼾来。

“好了！”瓦戈涅尔教授爽声大笑地说：“现在这个流行病要遍及全国！至少一昼夜他们不会醒来。真是不费吹灰之力！改变药丸的成分，以普通的无害的“氧化镁”粉代替抗眠毒素让他们服用，从昨天晚上起，抗眠药物效用结束了，如今他们象死人一样昏昏大睡，整个柏林、整个德国都成了一个‘睡的王国’！”

“自由了！自由了！”瓦戈涅尔叫道。他一点也不怕叫醒酣睡的人们。

但是，瓦戈涅尔高兴得早了，办公室的厚橡木门反锁着。应该砸碎它！他在整个实验室里转来转去，寻找得手的家伙，而这里只有轻薄的工具和玻璃化学器皿……剩下的只有笨重的橡木家具。他抓住它，好象使用攻城的冲槌，家具折断了，变成碎片，但是，门还没有屈服，仍然岿然不动。

勃拉乌特继续睡觉，现在，就是炮声也震不醒他了。

这种紧张的体力劳动是瓦戈涅尔从未干过的。他不得不几次服用“列达尔汀”这战胜疲劳的药物，以便增加力气。但是，宝贵的时间在飞逝……这种紧张的工作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终于有半个门被干掉了，教授松了口气，他从砸碎的缺口处爬了出去。

现在，他确信对他的防范是如此之好。在隔壁房间里有一帮卫士，他们全都酣睡着，坐在软椅上，或是躺在地板上，他们的鼾声响彻空间。在瓦戈涅尔面前是光滑的钢质门，这种门只有银行的金库才有。

教授绝望地垂下双手，想搞坏这个门是无计可施的，只有把它炸开，但这无异是妄想。

“为什么不可以炸呢？”这想法在瓦戈涅尔的头脑里一闪而过。他立刻跑向实验室，狂热地摇着小药瓶。他同时用两只手工作，又是搅拌又是研磨、调配。经过不到半小时功夫，教授手里已经拿着具有巨大爆炸力的炸药。于是把炸药放在门与墙中间的小孔洞里，在实验室远远的角落里点导火线。

“我或者一死，或者获得自由！”

他望着熟睡的人沉思起来。他掏出表，不满意地摇摇头。

“差几分钟不要紧，要避免不应当的死亡。”他把熟睡的工作人员都拖进了实验室。

做完了这些，瓦戈涅尔又看看表，叹了口气，点燃了导火索，嗤嗤的火星奔向墙边……瓦戈涅尔不由自主地紧靠在墙边……经过几秒钟，但这是那么漫长难耐的等待……

巨大的坍塌声震撼了整个楼房，烟的气浪冲击着教授，使他失去了知觉。……恢复知觉后摸摸自己的身体。

“看来还好！”他马上又看看表：“哎呀，我一直昏过去二十分钟……头有点晕……没关系，赶快走！”他看看自己的四周。

房间里硝烟弥漫。整个实验室都倒塌了，棚顶和墙上的石灰全都落在地上，玻璃器皿全部震碎了。一个卫士好象受了伤，在睡梦中哼哼着。勃拉乌特被抛到实验室的门边，但是，看样子他也很幸运。他在嘟哝着什么，想要醒过来，试图抬起头，但是又沉重地耷拉下来了。

瓦戈涅尔通过他们的身体走进了办公室。

这里又毁坏殆尽。天棚有一半坍塌了。在支出的房梁上挂着破布片，破布吐着燃烧的火舌。家具全都搞得七扭八歪，被掉下的砖头砸坏的写字台歪斜在地上。地板鼓起来折断了。经过这毁坏的地板，瓦戈涅尔走进另一个房间。

从安着钢质门的地方，瓦戈涅尔看到一个被高高的石墙围起来的小花园。再远一点，耸立着一座灰色的高楼，楼房的窗玻璃全碎了。他还看见街上一个路灯的柱子歪斜了。

“真没想到，我是住在市里。”瓦戈涅尔自言自语地走过断开的地板。

他敲敲太阳穴，头还晕得很。刺鼻的烟味儿使眼睛发於。瓦戈涅尔攀着断壁残垣，从那儿到花园里去了。

树木都折断了，树叶也都烧焦了。

“还有一堵墙——最后一道障碍，怎么越过去呢？”瓦戈涅尔环顾四周，花园里有个凉亭，在台阶上，老园丁正在熟睡……应该怎么办？梯子，……

瓦戈涅尔把梯子靠在墙上。

他从高高的石墙上看了看这已经坍塌的监狱，然后通过梯子很快走到了街上，进入了这熟睡的城市。

一片沉寂，没有什么打破这熟睡的安宁。街上的景象是罕有的。满街横躺竖卧着成群熟睡的人们。每分钟都须迈过这些睡着的人。瓦戈涅尔为了走得快些，他不得不走在街中心。在这里停着汽车，车里也是熟睡的人们。

瓦戈涅尔走到十字路口。

人行道上躺着一位胖太太。她的头枕在一个邮差的腿上，帽子从头上掉下来，阳伞也摔在了一边。停着一辆洒水车，司机睡在里面，水箱还在往外流水，冲着躺在街上的人。有的人被水一淋，激灵一下，慢慢地翻个身，又继续睡过去了。大礼帽、圆檐礼帽、包裹、发带、硬纸盒扔得满地都是……一些人脸上充满了惊恐，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机体同睡眠作斗争的时间要长久些，他们眼睁睁看见许多人睡下去，感到这座城市连同他们自己都被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征服了——晕是种叫不出名堂的病，他们睡下去的时候，带着惊恐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是在一瞬间就睡着的，他们的脸上显得很安详。

越是到十字路口，躺在人行道上的人就越多。

又是一个交叉路口。

瓦戈涅尔停下来，看了一下楼房角上的街名：《国王大街》”

“我这是到哪儿了，这几乎是柏林的中心区了！”

在街正中心躺着一名胖胖的德国警察，在电车道上交叉着腿，梦乡中还没忘掉他的警棍。离他两步远停着电车，看得出司机睡眠作了最后挣扎才停下来的。

再远一点，看见两辆相撞的汽车，有一辆车，半个车厢被撞坏了。还有一部分人倒桥上，有的摔死了，有的受了伤。血乎乎的尸体混在熟睡的活人中间。一个胳膊被砸断的小姑娘躺在一位熟睡的妇女身边，看来那是她的母亲……他们醒来之后会是什么情景呢？有几辆电车也受到了损害，一辆撞在路灯柱下，斜着倒下了；还有一辆开到了人行道上，压着了一个穿白西装的青年人的脚，青年人呻吟着，痛得挤鼻弄眼，但就是醒不过来。

“陷入睡梦中的城市看来不可能没有死亡！”瓦戈涅尔教授想。“这是很悲惨的，但又无法避免。”

从高楼大厦打开的窗子和门里往外冒着烟。那里看来起了火。瓦戈涅尔叹了口气，不由得现出不满意的神情。去救火吗？但是，这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吗？而且他没有时间了。离开楼房，他沿着《国王大街》很快地走着，又奔向公侯桥。通过著名的卫生学馆和民族服装博物馆，到了市政管理局（市杜马）。这个楼的柱脚是灰色的大石头和深红色的沙石。有高塔。在入口处耸立着威廉皇帝的雕像。

瓦戈涅尔教授想起来在这座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家柏林最大的餐厅。瓦戈涅尔从早到现在一直没有吃什么，于是他走进餐厅。虽然时间尚早，但早已有很多顾客了，他们不是睡在桌旁，就是打横躺在地下，在溢出的啤酒中躺着，啤酒桶的龙头一直开着。瓦戈涅尔很快地饱餐了一顿放在餐桌上的夹肉面包，又走到街上去了。

在公侯桥上出现几个没睡的人，瓦戈涅尔惊讶极了。他们穿着褴褛的衣衫，尖利的噪音打破了全城沉入梦乡的静寂。这是来自柏林郊区的贫穷的失业者、流浪汉，他们没有得到那些官方分配的抗眠剂，又无力购买那些神奇的药丸。即使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们也未必会买；睡眠——是那些颠沛流离者的安慰。为此，这些从昨夜醒来的人，现在是被“城市在酣睡”的消息吸引到这里来的。

经过咖啡让和商店高大的橱窗，看见这些外来人在地下室餐厅里大吃大喝睡着的人丢在桌上的食物，抓过瓶子喝着啤酒。在商店里，他们扔掉自己褴褛的衣衫，穿上时髦的服装，也不管这些服装是否与自己消瘦松驰的肌肉、没有修面的面孔是否相符，他们往背上一背，匆忙地系上纽扣，就向另外的商店跑去。他们带着东西跳过睡着的人的身体。

在那里又有旁的东西吸引了他们。他们扔下包着糖果、罐头等东西的包裹，以便去弄金子和到珠宝首饰店去弄宝石。他们感到非常满意。他们主宰着一切，谁也不能阻止他们。他们遇见四仰八叉睡着的警察——这是他们的宿敌。他们没有忘掉拿他们取一儿儿乐。他们给熟睡的警察戴上女人的风帽，把狗系在他们的腿上，把酒瓶子塞在他们手里……

公侯桥上有两个姑娘也睡着了，她们睡在侯爵半身像前。整个桥上都是熟睡的人和身体。

瓦戈涅尔好不容易来到了宫廷广场。在这里，他碰见了一群没睡的衣衫破烂的人们。在宫廷喷泉旁边，瓦戈涅尔看见这些赤贫的人们好象在集会。瓦戈涅尔很感兴趣地通过在地上熟睡人的身体，向尼普敦喷泉走去。在喷泉旁立着四个有寓意的雕像：莱茵河、易比河、身德河、维斯拉河像。这个喷泉是柏林市民给威廉二世的礼物，而“海神”当然是他。“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

“哎，这些人的命运好景不长！”瓦戈涅尔想，他停下来。是什么使这强大的“海上霸王”的“文治武功”一扫而空呢？……是革命褫夺了这“海上霸王”的王冠。按顺序是３３号的威廉二世的纪念碑，可它也不再耸立在胜利林荫路的雕像之中……

有一名工人爬到高处，对着人群发表演说：“同志们！快住手！你们做什么？我们的敌人会醒过来的。银行巨头、工厂主、警察也会醒来，他们会重新夺回一切，并把我们送进监狱。没有武装的敌人就在我们面前。他们在我们控制之下。应该到军械库，拿起武器！……应该把政府官员、将军、警察抓起来……应该马上行动，不能迟缓，这样政权就能在我们手里了！”

听见了个别人响应的声音。

但是，当开始讨论行动方案的时候，证明夺取政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神奇的睡眠能延续多久。这些没有睡觉的人，多半是流氓无产者，他们是长期饥饿的一群。此刻，城市里不可胜数的财富能马上到手，这就很难使这群人摆脱抢掠钱财的诱惑。难以在几小时之内把他们组织起来，按预定的方案行动。

“请允许我参加你们的谈话。”瓦戈涅尔教授说。“你们感兴趣的是城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能告诉你们准确的时间。一切睡着的人应该睡八九个小时，他们是在早晨九点左右睡的，现在是一点四十分，应该记着，在傍晚五点到七点钟他们开始醒过来，你们能掌握的时间只有四小时左右。

“在这四个小时里，应该找来载重汽车，打开监狱，把睡觉的敌人送到那里去……都弄到毛阿毕特装得下吗？把他们送到关押柏林人的地方去！但是，司机大概也都睡着了，上哪儿找司机呢？能找到那么多吗？

“听着，卡尔，能不能让莫斯科的人帮一下忙，也许这个城市还能睡上几昼夜呢！”

“城市会很快醒来的！”瓦戈涅尔教授重新插进来说。

“您怎么知道的呢？”

“我说的是第一手材料，我是这场睡眠的根子。他们……”瓦戈涅尔用手指指熟睡的人们，“并没有被毒坏，只是没有得到正常的抗睡眠药丸，就象过去我配的那种，现在他们是在自然状态中睡觉。这完全是正常的，正常睡眠一般是持续八小时，这是最简单不过的计算。……请莫斯科帮助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这还得越过种种外交障碍呢！至少他们总得讨论一下吧。但是，我可对飞回莫斯科感兴趣。我不能耽搁在这里。我使这个城市‘安眠’仅仅是为了我——一个俘虏逃开你们这里的一个武装组织的手段。假如你们能帮我这个忙，我是非常感激的！”

工人卡尔想了一会儿，然后拍了一下一位同志肩膀，用眼睛看看瓦戈涅尔喊道：“和他一起飞吧，阿达夫！假如莫斯科来不及帮助我们，那我们至少应该离开这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我可不想在这里等着他们醒过来。你会开车，拉我们到机场去吧！”

于是，他们走进一辆崭新的汽车里。

“哎，朋友，给我们让让地方！”卡尔从方向盘上后下熟睡的司机说。

“这个狗崽子，滚下去吧！”他拉下车里的乘客。“他大概还从来没有在地上睡过觉呢，让他也去尝尝我们的羽毛褥子吧！”

“对不起！”瓦戈涅尔喊道，“这是达乌别！”

“哪个是达乌别？”

“哎，现在没时间讲了，请你们能不能把他也带上。”

“这是为了什么需要？”

“我以后给你们讲。”

汽车向机场疾驰。瓦戈涅尔托着达乌别熟睡的来回摆的头，心中暗自发笑：当达乌别睁天眼睛，出现在莫斯科教授的书房里，并向他感谢这次在德国的绝妙旅行时，他该作何表情呢？停机坪上停着飞机，一架已牵引到跑道上准备起飞。飞行员、机械师、旅客都睡在自己的位置上。从客舱里弄出旅客后，瓦戈涅尔给飞行员、机械师口里就水灌下抗睡眠药，他们很快就醒了过来，迷惑不解地环顾四周。

“马上发动马达起飞！”卡尔下命令地说。

“到哪儿？”

“莫斯科！”

飞行员拒绝地摇摇头。

这是飞往凯尼兹堡航线的飞机。我的旅客也不是你们。你们有飞机票吗？”

“这就是我们的飞机票！”卡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老式手枪。

“这是暴力！我要喊人求救！”

“叫吧，叫这些人吧！”卡尔指指睡在旁边地上的旅客，又挥挥手：“或者是那些！”

飞行员和机械师惊奇地看着睡着的人。

“我们飞！……”机械师说道，耸耸肩。

他们很快坐下来，飞机呜呜响起来。

在瓦戈涅尔眼下又展现了广阔的色彩斑烂的草原和纵横的铁路线，蜿蜒的河流和整齐的城市。

经过半小时的沉默，卡尔看看窗外，忽然蹦起来喊着，马达的轰鸣淹没了他的声音。但是，当卡尔指指手表和看看太阳时，瓦戈涅尔明白了，斜射的太阳从左边射进机舱，如果此时一直向东飞，那么太阳应该从右边射进来。

卡尔跑到驾驶员那里，指着太阳摇他的肩膀，飞行员指指自己的图囊企图辩解，他是沿着熟悉的航路飞向凯尼兹堡的。由此飞往利弗诺——斯摩克稜斯克——莫斯科，不能直接向东飞，路线不熟。找不到降落地点。

卡尔不加任何解释，他又掏出老式手枪，威胁地将枪口对着飞行员的鼻子，让他直线飞向东方。飞行员鄙视地耸耸肩，并做手势让卡尔坐在自己位置上。现在的高度是五百米，飞机的方向控制在他手里，他不大害怕卡尔的威胁。

但是，卡尔在飞行员耳边喊道：“我现在不打死你，等飞机着陆我就一枪结果你。”

飞行员踌躇了一下，咬紧嘴唇，他转了方向，飞机倾斜着，来了急转弯，向东北飞去。

飞到布伦堡上空时，他们发现街道上有人走动。

卡尔看看瓦戈涅尔，肯定地点点头：“醒过来了！……”

教授想要解释，假使布伦堡已经醒过来了，那么一定是那个地方先服的药，柏林看来还在熟睡，虽然也快醒过来了。但是马达的轰呜打扰了他们的谈话，瓦戈涅尔只是沉默地用手指指沉睡的达乌别。

又是沉默。过了几分钟，感到飞机好象停在原地，大地在下面慢慢地爬着，卡尔打着盹儿……

但是，瓦戈涅尔机警地看着前方。忽然尔觉得身子被撞了一下，醒过来了。阿达夫惊奇地让他看窗外的什么东西。

卡尔往远处看去，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瓦戈涅尔递给他舱内的望远镜，指给他林间空地的一个小白房子看。卡尔接过望远镜一看，顿觉心胸开朗……

在境桩上飘扬着红旗。

“我们得救了！”他喊着，冲窗子挥动着望远镜。

# 《外貌象我的机器人》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史奈斯机器人店是家普普通通的铺子，位于ＫＢ２２大街，在新纽瓦克大区，靠近乌赫鲁捷经。它夹在一家氧化器厂和蛋白质店之间。陈列在店门口的东西你很可以想象：三个象活人一样的机器人，面带笑容，穿的衣服跟他们的职业很相称：ＰＢ２型的法国厨师；ＬＲ３型的英国保姆；ＪＸＳ型的意大利园丁。他们都准备为你服务，给你的家庭带来一点旧世界的典雅。

我走进去，穿过蒙有一层尘土的陈列室，进了车间，那地方象屠场，也象巨人的工场，是二者相结合的使人不安的混合体。脑袋、胳膊、腿、躯干有的堆在架子上，有的支在角落里。除了拖着一根根电线，这些部件跟活人一模一样。

史奈斯从库房出来迎接我。他是个脸色苍白的矮小男人，下巴突出，两只发红的大手耷拉着。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国人——制造非法的机器人就数这班外国人最好。

他说：“已经做得了，华森先生。”（我的名字不叫华森，史奈斯的名字也不叫史奈斯。为了保护罪犯，这儿所有的人名都改掉了。）

史奈斯领我到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在一个机器人跟前站住，那机器人的头上盖着一块毛巾。他一下子把毛巾拉掉了。

光说这个机器人象我是不够的；在形体上，这机器人就是我，从头到脚，丝毫不差，连皮肤和毛发的质地也都一样。我细看那张胜，仿佛第二次看到严峻的容貌上流露出凶狠的神气，深陷的眼睛里射出不耐烦的光芒。不错，这就是我。这会儿我不打算试验他的声音和行为。我付钱给史奈斯，叫他把机器人送到我的寓所。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照计划进行。

我住在上曼哈顿第五垂直马路。住在那地方很费钱，但我为了可以看到天边，不在乎多花几个钱。我的家也是我的办公室。我是个星际掮客，专门做某几类稀有金属的投机买卖。

在这个高速竞争的世界里，我象其他那些想维持自己地位的人一样，生活按照严格的日程。工作占去我的大部分时间，但其他一切都严格地分配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例如，我每周花三小时过性生活，采用陶丽丝·琼斯的性执行计划，也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一周花两小时交友，另有两小时空闲时间。晚上我插上安眠机，保证每晚六点八小时睡眠，同时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催眠机向我输送有关我这一行的文学知识。诸如此类。

我做任何事情都按照日程表。几年前，在一生计划公司的专家们帮助下，我替自己的生活作了全面安排，把数据输入我的私人电子计算机，此后就一直按照这个日程办事。

当然啦，计划是可以修正的。对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都作了补充规定。跟总计划相适应的还有两个辅助方案。辅助方案（一）规定有一个妻子，重新安排了我的日程，允许我一周可以有四小时跟她一起自由行动。辅助方案（二）假定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这样一星期要另拨出二小时。经过仔细的重新安排，这些辅助方案执行后，这使我的生产率相应受到百分之二点三和二点九的损失。

我早已决定，我将在三十二点五岁结婚，妻子由保证婚姻介绍托辣斯提供，这家托辣斯信誉卓著，无可指摘。但接着发生了一桩很意外的事。

我利用某一个“空闲时间”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他的新娘的女棋相名叫埃兰，是个苗条、活泼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象阳光一样灿烂，身段娇小可爱。我发现她很迷人，回家以后就不再去想她。或者说，我自以为不再去想她。但接连几天几夜，她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出现，留连不去。我的胃口减退，晚上开始睡不好。我的电子计算机检查了有关数据，告诉我说，预料我的精神可能崩溃——但最严重的迹象是我害了相思病。

我倒不是完全不高兴。为自己未来的妻子害相思病可能是保证将来夫妻和睦的一个绝对因素。我请谨慎股份有限公司对埃兰作了调查，发现她非常合适。我雇佣了有名的媒人幸福先生替我说合，照一般情况作出安排。

幸福先生——一位白发苍苍的矮小绅士，堆着迷人的笑容——回来时带来了坏消息。“这位年轻小姐好象是个传统主义者，”他说。“她要通过谈恋爱。”

“那到底包括些什么，明确地说？”我问。

“那是说，您必须打电视电话给她，跟她约会，带她出去吃饭，随后去一个公共娱乐场所，诸如此类。”

“我的日程表上没时间干这类玩艺儿，”我说。“可是，如果非常必要，我想我可以安插在下星期四下午九时到十二时之间。”

“这将是个非常好的开端，”幸福先生说。

“开端？我应该象这样花多少个晚上？”

幸福先生估计，正常的谈恋爱一星期至少要花三个晚上，接连两个月。

“可笑！”我说。“这位年轻小姐手头好象没事可做，空闲得很。”

“完全不对，”幸福先生安慰我说。“埃兰象今天这个时代每个有教养的人一样，过着忙碌的、完全安排好日程的生活。她的工作、家庭、慈善事业、艺术嗜好、政治、教育等等，把她的时间都占满了。”

“那么，她干吗还要坚持这种耗费时间的谈情说爱？”

“好象这是个原则问题。那就是说，她要求这样做。”

“她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幸福先生叹了一口气。“唉……她是女人，您知道。”

我在下一个空闲钟点把这事考虑了一番。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我可以放弃埃兰，我也可以照她希望的那样做，从而在谈恋爱时损失估计占百分之十七的生产率，而且消磨那些夜晚的方式我认为是愚蠢的、无聊的、毫无收益的。

两种选择都难以接受。我左右为难。

我咒骂。我用拳头猛击办公桌，打翻了一只古董烟灰缸。戈登，我的一个机器人秘书，闻声急急赶来。“出了什么事啦，先生？”他问。

戈登是斯伯利制造的上等人格化机器人之一，一套二十五个，他是其中的第十二个。他瘦高个儿，走路时背微微有点驼，相貌有点象莱斯里·霍华德。除了按照政府规定在前额上和两只手上打有印记以外，你简直看不出他是人造的。我瞅着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解决我问题的办法。

“戈登，”我慢吞吞地说，“你知不知道，用手工制造单个的、个性化的机器人，数哪家最好？”

“新纽瓦克大区的史奈斯，”他不加思索地口答。

我跟史奈斯谈了一次话，发现他的不法勾当还算正常。他同意制造一个不带政府标记的机器人，完全象我，能够重复我的行为。我付了很大一笔钱，但我很满意：我有的是钱，但简直挤不出一点时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机器人通过空气快递送来，我到家时他已在我的寓所了。我给他输入动力，马上开始工作。我的计算机把有关的数据直接输送到机器人的记忆磁带上。随后我放进一个谈恋爱计划，作了一些必要的试验。结果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好。我高兴极了，打了个电话给埃兰，约她当天晚上见面。

那天的剩余时间我都用来处理春季市场交易，定单已经开始堆积了。到了下午八点，我打发查尔斯二号走了，这是我给那个机器人取的名字。随后我打了个短短的吨儿，又重新工作。

象预先安排好那样，查尔斯二号在子夜准时回来。我用不着问他：史奈斯在他的左眼安装了一个秘密电影拍摄机，晚上的经过情形都已记录下来。我怀着复杂的感情看着、听着我谈恋爱的第一幕。

这不是扮演角色；机器人就是我，一直到我说话前咳嗽的方式和我思考时怎样用食指磨擦大拇指。我第一次注意到，我的笑近于傻笑，不怎么可爱；我决定把这一点和其他某些不好习气统统从我和查尔斯二号身上改掉。

不管怎样，总起来说，我认为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我很高兴。我的工作和谈恋爱都进行得很顺利，效率很高。我实现了古老的梦想：我一人化成两个躯体。谁能要求更多？

我们度过了多么美好的夜晚！当然啦，我的经历是别人代庖的，但照样非常激动人心。我仍记得我怎样第一次跟埃兰口角，她是多么美丽、多么固执，事后我们又怎样甜蜜地言归于好。

事实上，那次“言归于好”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事先作好安排，在肉体上只准查尔斯亲近到某个审慎的程度，不许越出范围。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人无法替两个自主的人规划好谈恋爱过程中每一个动作，尤其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女性。为了逼真，我不得不允许机器人有些越规举动，虽然我本来以为这样做不足取。

在第一次受惊之后，我倒觉得这样做挺有趣味。事实上，我不妨承认，我对有关我自己和埃兰的电影越来越感兴趣。我想，某些自以为是的精神病学家会管这叫观淫僻，或者说得更难听。但那是不理解更深奥的哲学含义。归根到底，哪个男人不梦想能够看见如何采取行动？谁不幻想自己有个隐秘的摄影机能记录自己的每一行动？只要有机会，谁会拒绝既当演员又当观众的特权？

我跟埃兰的这场戏朝着使我吃惊的方向发展。开始出现一种狂热，一种疯狂的爱情，我都无法相信我会变得这样。我们一起度过的夜晚充满了甜蜜的忧愁，仿佛有大难临头的预感。有时候我们都不说话，光是握着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一次，埃兰竟无缘无故哭泣起来，我摩擎着她的头发，她就对我说：“我们怎么办呢？”我看着她，没有回答。

当然啦，我非常清楚，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机器人身上。但机器人是我的一个方面或特征——我的影子、双胞胎、双重人格、主导精神、活人的灵魂。他是我在特殊处境中人格的延伸；因此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成了我的经历。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但最后，我不得不结束谈恋爱。已到埃兰和我计划结婚的时候了。因此，谈恋爱整整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叫机器人提出一个结婚日期，宣告谈恋爱结束。

“你干得非常好，”我对他说。“等这事办完以后，你将接受一个新的人格、一次整形外科手术和在我机构里一个可敬的位置。”

“谢谢您，先生。”他说。他的脸象我的脸一样，总是不动声色。我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点点弦外之音，只是十足的顺从。他带着我送给埃兰的最新礼物离开了。

子夜到了，查尔斯二号并没回来。一个小时后，我觉得不安了。到了清晨三点，我已心烦意乱，开始想入非非，产生他跟她在一起的种种幻觉。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查尔斯仍然没回来，我的幻想变成了虐待狂。我想象用各种缓慢而可怕的方法向他们俩复仇——机器人的罪名是越俎代疱，埃主的罪名是傻得真假不分，竟会受机器人的欺骗。

长夜慢慢过去。最后我时醒时睡地蒙俄睡去。

我一早醒来。查尔斯二号还没日来。我取消了整个早晨的约会，急急地奔向埃干的寓所。

“查尔斯！”她说。“真出乎意外地高兴！”

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她的寓所。我决定保持镇静，直到打听出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出乎意外？”我说。“难道我昨天晚上没跟你说，我可能来吃早饭？”

“你也许说了，”埃兰说。“说老实话，我当时感情太激动了，已经记不清你说的每一句话。”

“可你总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吧？”

她的脸红得很好看。“当然啦，查尔斯。我胳膊上还留着痕迹哩。”

“是吗，那倒好！”

“我的嘴唇也破了。你干吗要那样咬牙切齿的？”

“我还没喝咖啡哩。”我对她说。

她领我到吃早饭的四角里，倒了杯咖啡。我两口就喝完，接着问：“你看我真的象昨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吗？”

“当然啦，”她说。“我已经熟悉了你的脾气。查尔斯，出了什么事啦？昨晚上有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

“是的！”我疯狂地嚷道。“我刚想起，你怎样光着身子在平台上跳舞。”我瞪着她，等她否认。

“那只不过一会儿工夫，”埃兰说。“再说我也不是真正光着身子，你知道，我穿着肉色紧身衣。不管怎么说，是你要求我这么做的。”

“是的，”我说。“是的，是的。”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决定继续刺探。“可是后来，你从我的靴子里喝香摈——”

“我只喝一小口，”她说。“我是不是太大胆了？”

“你干得不错，”我说，感到浑身发冷。“我想，我这会儿向你提起这类事情，是不公平的……”

“瞎扯，我喜欢谈论。”

“记得起咱们互相换衣服穿的那个荒谬时刻吗？”

“我们的确很胡闹，”她说着，噗哧一笑。

我站起来。“埃兰，”我说，“你昨晚上到底干了什么了？”

“什么话？”她说。“我跟你在一起。可是，查尔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

“都是我编出来的。”

“那么，昨晚上你跟谁在一起？”

“我在家里，一个人。”

埃兰沉吟了一会儿。随后她说：“我恐怕得向你坦白。”

我交叉着两臂等着。

“昨晚上我也一个人呆在家里。”

我把一边的眉毛一扬。“还有另外那些晚上呢？”

她深深吸了口气。“查尔斯，我不能再欺骗你啦。我确实希望经过一次老式的谈恋爱。可是到了时候，我怎么也没法安排到我的日程里去。你瞧，我正在学阿兹台克陶器的课程，快要期终考试，我又刚当选为阿留申群岛救济同盟的女主席，而我新买来的那些奢侈品又要我花时间拾掇——”

“那你怎么办呢？”

“嗯——我可没法跟你说：‘瞧，咱们别谈恋爱了，干脆马上结婚吧。’归根到底，我并不了解你。”

“你怎么办呢？”

她叹了口气。“我认识一些姑娘，她们也曾遇到过类似的困境，她们去找那位真正有本领的机器人制造商，名叫史奈斯……你笑什么？”

我说：“我也有件事要向你坦白。我也利用了史奈斯。”

“查尔斯！你真的叫一个机器人到这儿来跟我谈恋爱？你怎么做得出来！如果真是我本人呢？”

“我想，咱们俩谁也没有资格生气。你的机器人昨晚上回家没有？”

“没有。我还以为埃兰二号跟你——”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见过埃兰二号，你也从来没见过查尔斯二号。情况显然是这样的：咱们的机器人见了面，谈恋爱，现在一起逃跑了。”

“可是机器人干不出这种事来！”

“咱们的机器人干得出来。我想，他们也许互相调整了数据。”

“也许他们真的相爱了。”埃兰若有所思地说。

我说：“我会打听出他们的下落。可是这会儿，埃兰，让咱们先想着咱们自己吧。我建议，只要可能，咱们马上结婚，越早越好。”

“好的，查尔斯，”她嘟哝说。我们接吻。随后，温柔地、相亲相爱地，我们开始重新安排我们的日程。

我跟踪追查出那两个逃跑的机器人到了肯尼迪星际机场。他们搭乘区间飞船到了第五空间站台，在那里改乘马人星号特快太空船。我不伤那份脑筋再继续追查。在宇宙里另外十几个世界中，他们不知在哪个世界上生活了。

埃兰和我都从这次经验中取得深刻的教训。我们发现自己太专业化了，太注重生产率了，太忽略单纯的古老乐趣了。根据这一理解，我们采取了措施，每天挤出一个钟点——一星期七个钟点——光是彼此呆在一起。我们的朋友都认为我们俩是浪漫主义的傻瓜，但我们不在乎。我们知道，我们的化身查尔斯二号和埃主二号会赞成。

现在只剩几句附笔。有一天晚上，埃兰醒来，象是歇斯底里发作。她做了个恶梦。她梦见查尔斯二号和埃兰二号都是真人，他们已经逃离了不人道的地球，到了某个更纯朴、更有益的世界。我们则是两个留下来代替他们的机器人，用数据安排好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人类。

我对埃兰说，这梦有多么可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她说服，但终于把她说服了。现在我们都很快乐，过着很舒服的、生产效率很高的、相亲相爱的生活。这会儿我必须放下笔来，重新工作了。

# 《外星访客》作者：[美] 格林·杰克逊

刘晓燕译

一

在漆黑的外层太空中，一艘银光闪闪的星际飞船在疾驰，越来越靠近荒芜的太阳系。飞船准备在木星上降落，就在这时，一颗彗星朝着木星坠落。

木星比地球大１１倍，有１２颗卫星，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飞船开始减速，速度降到光速以下。飞船外壳火光四射，它穿过木星的光环，几乎要和红色火山卫星Ⅰ相撞。瞬间，巨大的彗星从飞船旁擦过，留下一尾尾蓝、黄、绿等色混为一体的奇异的气体。

因彗星的巨大引力，三角形的飞船旋转摇晃着，飞船内部的稳定器平衡着因动力场变化而产生的振动；种种计算机的电路不停地运转，发出信号来处理这可怕的振动。

彗星却安然继续它自己的行程，在苍茫无际的太空中留下一条亮闪闪的轨迹。

在飞船内一个小舱里，有一排生物工程科学设备，一个小生命从营养茧壳中排出来，爬在舱板上——小生命裸露的身体上糊着一层黄色的粘液，一滴滴掉下来，淌了一地。小生命晃晃悠悠地，耸耸肩上那长长的毛茸茸的头发，慢慢长大，看上去有点人样。

小舱内一个巨大的蛤壳慢慢打开，一个足球大小的蜜蜂形状的计算机从壳内飞出来。伴随着悦耳的音乐声，发出一束束柔和的光，照在小生命身上。小生命吃力地移动着手臂，擦着脸。小蜜蜂一面在它头上盘旋，一面用轻柔的嗓音说：

“你终于从排污管中出来了，快开始你的旅程吧。”

“我还没睡醒呢！”小生命答道。

“根据我的标准时间计量仪，现在是二十三个地球年。但对于你来说，才在排污管中呆了一年。”

“怪不得我头还疼！”

“当我们正要着陆时，差点和彗星相撞。”

“是这样，你得把我保护好。”这个小生命试图站起来。

“地心重力影响了我的偏差记录器。没有什么大损失，只是我们回不去了。”

“你说什么？”小生命问道，他把身体移到一个凳子上坐下。

“我们的偏差驱动器坏了。”计算机回答。

“你刚才还说没有什么损失。哎……”外星人用手捂住脸，泪水涌出他的眼眶。他突然感到他已错过了他的生命年限，现在回不去了。

“不是告诉过你，即使你能返回，等待你的那个‘她’也太老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只得和你家人永别了。”计算机继续说。

二

地球上，科研大楼的一间研究观察室里，科学家们正以极大的兴趣观察彗星坠落在木星上的情况。一个大屏幕周围有许多小屏幕，上面正播放着太空中发生的事件。在木星轨迹远端有一颗探测卫星，信息不断地从卫星发回来，显示在小屏幕上。数以百万的信息线以数学信息流的形式发回地球，从哈勃太空望远镜发来的信息显示在大屏幕上。一位女计算员不断地按着键盘上的按纽。

苏珊·德兰勒将两手紧紧地交叉在一起：“看，在这！”她身材健美，穿着一件白大褂。苏珊以前曾是宇航员，后来航空局裁员，把她给裁掉了，但她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再次飞向太空。

“看，那是什么？”一道亮光从屏幕上闪过，一个科学家问道，并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一定是木星的引力把彗星拉过去了。”苏珊回答道，“邓肯，根据弹道学你知道这些彗星碎片将飞往哪里？”

“当然能知道。”邓肯一边注视着屏幕，一边拿起电话查询。

这时，ＣＮＮ的一名女记者向苏珊走过来，问道：“它是朝地球飞来的吗？”

“有这种可能，现在还不能断定。宇宙虽浩瀚无际，但和地球相撞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如果真撞上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巴巴拉·斯坦弗尔斯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黑人女记者。她和苏珊是好朋友，无话不说，又同在一家健身房锻炼。

苏珊认真地听着她朋友的话，并斟酌该怎么回答。她知道新闻界可不是好惹的，有时一句心不在焉的回答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另外，她也意识到巴巴拉担心的事有可能发生。

苏珊小心地陈述她的观点：“如果彗星朝地球飞来，那么我们人类就会像恐龙一样，遭到灭顶之灾。这彗星大如小山，有几英里宽，即使是一些碎片击中地球，也是很危险的。”

“如果这些碎片击中地球，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会引起我们人类从未见过的大爆炸，类似一场核大战，整个人类都会死光。即使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会退回到中世纪时期。”

“能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呢？”

“不行，来不及了。”苏珊回答说，“虽然军方一再努力，但政府还是削减了太空研究和再建一个太空站的经费。”

“苏珊，我能将你的看法公诸于世吗？”

苏珊点头默许了。

三

在外星人飞船的控制室里，那个外星人已穿好一套闪闪发光的黑皮工作服。他的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的，齐肩长，看上去大约三十岁左右，身体很壮。

他的眼睛里闪着忧郁的光，手重重地在控制台上击了一下，说道：“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去？”他口中念念有词，在操作室里踱来踱去。

计算机跟着他怒气冲冲的主人，用一种悦耳的女高音回答：“你必须按计划行事。”

“情况变了，为什么我还必须执行计划？”

“谁叫你遇上了呢？自从那次事故后，我们星球上已没有多少受过训练的宇航员了。”计算机在外星人头上盘旋，发出柔和的金光，照在外星人头上。

“我知道，只是我想念我的家人，妻子、儿子。”眼泪再次从他眼里流出。

“你儿子已经长大，你已经是祖父了。”

“他们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这个新星球的心理动力学，我们的星球正等着你发回消息呢。因此我们必须按计划行事，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毁掉飞船……”

四幅画面在外星人面前形成一体，他一边看图像，一边听解说。图像开始变快，地球上各年代的历史汇成一体，在屏幕上翻滚着。在地球人看来，屏幕上只是一片光亮。

“老是战争，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外星人问道。

“你必须学会他们的一种语言，英语是最有用的。”计算机说。

“英语，听起来好不顺耳。我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

“别紧张，我会帮助你的。”计算机的灯不停地闪着，然后又一次用轻柔的声音说，“你可在锻炼的时候练习说英语。”

“我除了学习就是锻炼。”

计算机不理会他的不满说：“你应当更强壮，更健康。你睡得太久了。”

外星人顺从地爬上一架用合成材料做成的类似自行车一样的锻炼设备，不断地踩着踏板。一架黑白电视机上出现了如下画面：一群暴徒手持冲锋枪，对着一个饭店的顾客射击……

“他们太野蛮了。如果我在那里着陆的话，他们一定会向我射击的，不管是谁，罪犯还是军队。看，又是一场战争。”屏幕上发出爆炸的火光。

四

“太空中那个物体两次改变方向，向地球飞来。”苏珊一边观察一边说，“就我所知，太空中从未出现过那东西。”

“那个物体是不是外星人的飞船？”巴巴拉问道。

“还难以确定，不过在２４小时内，当那个物体更接近地球时，我们就能得出结论了。”

“谢谢你，博士。”巴巴拉切断现场直播的线路，把另一段准备好的节目播放出去。

苏珊和巴巴拉注视着监视器，画面在不断变动。突然巴巴拉听到她自己的声音从监视器中传出：“……那是苏珊·德兰勒博士在讲演。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还记得那次她被国家航空航天局裁减一事吧，后来她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她的前夫理查德开枪打中她的肚腹，被判终身监禁。自那次灾难以后，她……”

“又是这些老掉牙的故事，”苏珊说，“也不怕观众看了发腻。”

“今天，全世界又要关注你了。”

“德兰勒博士，”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军人说，“将军要见你。”

“军方要介入了。”苏珊说道。

“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巴巴拉叮嘱着。

“夫人，这边请。”女军人说。

五

在寒冷的北极，一道道光柱划破天空，三架喷气式飞机轰鸣着起飞，卷起大地上厚厚的雪花，形成一股旋风。三架喷气式飞机在空中追逐着外星人那飘忽不定的飞船，突然，外星人的飞船径直往上窜，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和惊人的灵活，冲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苍茫的天穹中，只留下三架喷气式飞机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空盘旋。

外星人的飞船掉头往回飞，穿过层层冰山。三角形的飞船平稳地在空中停住，往地面投下一道光柱。三架喷气式飞机穷追不舍，但最后只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幅古埃及人作为生命象征的十字图形，一幅带着笑脸的图画和一个天使的画像。

“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奥拉克尔。”外星人这样吩咐他的计算机。他觉得自己给计算机起的这个英语名字很合适，他也给自己取了一个英语名字——奥尔——猫头鹰。他从所看过的资料片中知道，地球上的这种鸟也和他的同族人一样，正面临灭顶之灾。他还非常欣赏“猫头鹰非常机智”的说法，因此，他很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只猫头鹰。

“他们很可能以为我们是去参加狂欢节的，打扮得怪模怪样。”奥拉克尔说。

“你研究过他们的武器系统吗？”猫头鹰问道。

“没问题，简单得很。当他们向我们开火时，我可以让他们自己的雷达转向去控制操作他们的武器，或者只需要立即把他们所有能源都取走，或者……”

“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科学实验室。没有我的指示，你不要擅自使用武器系统。”

“我现有的程序也不会让我违背你的意志的。”

飞船在空中成之字形盘绕，最后出现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欧海尔国际机场上空。军用直升飞机、喷气式飞机在天空疾驰，追逐着这个灿烂发光的飞船，天空留下一道遭烟雾。

外星人默默地驾驶飞船在芝加哥上空盘旋，当他发现格林恩弗优空军基地时，他才把飞船停在芝加哥湖冰冷的湖水上方。业余摄影、摄像爱好者匆匆拍下这一镜头，这时的天空像每年七月四日检阅时一样热闹。因为飞船飞得很慢，全副武装的直升飞机不得不耐着性子跟在它后面兜圈子。

“这里是毁掉飞船的好地方。”计算机说。“在湖上毁掉飞船不会伤人，而且残骸掉在湖底也不易发现。我把你放下去，靠近那些科学家。他们的大楼就在那儿，他们正在大楼外观察我们呢！”

“我不想撇下你单独下去。”猫头鹰说。

“你必须这样做。你的到来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也会很快就飞往其它星系，你只是去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闭嘴！你就是不信任他们。”猫头鹰在控制台上按了几个电钮，然后说，“苏珊，到这儿来。”

“干什么？你会把她吓死的。”奥拉克尔叫了起来。

“是对话的时候了。”猫头鹰说。

“他们应当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隧道中学习一切。”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时间隧道，我认为苏珊很能干，也很聪明。”

“就这些？”

“我还很喜欢她。”猫头鹰回答，“我在新闻资料片中看到过她。”

地面上，苏珊突然被一束蓝色的光柱罩住，她周围的人带着恐惧纷纷逃走。她感到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大糖缸里不能动弹，随着光柱消失在空中。外星人的飞船拐来拐去，然后转了９０度向西方飞去，把追逐、包围它的军用飞机远远地抛在后面。

“你们看到了吗？”巴巴拉·斯坦弗尔斯向她的摄影师叫道，“你拍下了吗？”

“没有。”摄影师一边检查他的照像机一边回答道。

“你这个蠢货！他们把我的朋友带走了。将军在哪儿？”巴巴拉愤怒地转过身，气冲冲地向司令部大楼走去。

六

“这么说来，你就是苏珊·德兰勒？”猫头鹰问，他从控制室的窗口观察这个吓坏了的女人。她比他矮一点，上身一件花衬衫，下身一条整洁的白短裙。苏珊惊呆了，张着嘴站起来，眼睛盯着控制室。

“我从你们的新闻资料中认识了你。”外星人接着说，“你已经被新闻化了。”

“什么？”苏珊费力地说出这两个字，死盯着外星人。

“你已被整个电视发射网罩住，被新闻化了。你懂这个词的意思吗？”

“被新闻化了？就是说我每打一个嗝，都会被播放出去？我知道了，自从我被那束蓝光罩着以后，我猜想，我将会被播放。我相信每个电视台都能看到我。”

“被播放？真有趣。”猫头鹰回味着这个词，“我叫猫头鹰。”

“你必须让她回去。”奥拉克尔边说边在他俩头上盘旋。

“这是奥拉克尔！”猫头鹰介绍他的计算机。

“奥拉克尔？”苏珊重复着。

“是的，你提问它就会回答。”

“我懂了。”苏珊说，“你打算放我走吗？”

“是的，但我们得先谈一谈。”猫头鹰说，“请坐。”他指了一下地板。

“好。”苏珊说，“我早就想成为一名宇航员了。”

飞船继续沿着它的航程飞到了奥勒更·诺斯伍德，猫头鹰把飞船停在山峦中一片荒野的丛林里。

“这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他们正面临灭顶之灾。”猫头鹰说。

“是雪头猫头鹰吗？”苏珊问道，她轻巧地站起来，从观察窗口往外看。

“你是个很好看的女人。”猫头鹰说。

“谢谢。你也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雄性动物。”苏珊鉴定道，“你们就是这样问候其他外族人的吗？”

“不，只因我在太空中呆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我很喜欢你。”猫头鹰尴尬地解释。

“但是我已经成家了。”

“是的，你有一个儿子。你的前夫叫理查德。”

“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们的电视新闻里。”猫头鹰深情地望着苏珊。

“哦，是这样。”

“我也有个家。”猫头鹰深有感触地说，“但我不得不离开他们，也许我见不到他们了。”说着，眼泪止不住往外流。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使你难过的。猫头鹰是你的真名吗？”

“当然不是，我的名字挺难念的。”

“没关系。”苏珊一边回答，一边用手理了一下她那一头金光闪闪的头发，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儿？你的使命是什么吗？”

“我的使命差不多已快完成了。现在你的同胞已经知道你不是单独在宇宙中了，我们欢迎你成为太空中的一员。”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苏珊问。

“需要你告诉你的人民，有些科学发明的危险性已远远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我们曾研究把细菌和病毒制成武器，后来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病毒全部弥散在空气中。”猫头鹰停了一下。

“死了许多人吗？”苏珊问。

“何止死了许多人。开始我们把病毒培养在供给敌人吃的食物里，他们吃米、面，我们吃玉米。后来这些病毒发生了变异，连玉米都死光了，蔬菜也染上了病毒，上亿的家庭都毁了……”

“太可怕了。”

“只有几千人逃了出来。我们决心要制止这类事情重演，不单是在我们的星球上，也包括其它星球。”

强烈的光束照在苏珊的头发上，发出奇特的光芒。猫头鹰为苏珊的头发着了迷，他伸出双手抚摸着美丽的金发。苏珊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

“真对不起，”猫头鹰一边说一边收回了自己的手，“你的头发真太美了，而且孤独的时间也太长了。”

“我也是。”苏珊喃喃道。她握着猫头鹰的手，并把他拉到身前。他们拥抱着，热吻着……猫头鹰的手在苏珊身上不停地抚摸着，说：“我们能相爱吗？”

飞船外，六架全副武装的直升飞机在周围盘旋。武装战士从直升飞机上下来，把飞船包围起来。

“你是我婚后第一个爱上的女人，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我确实需要一个伴侣。”猫头鹰感到哽咽，赶紧转开了脸。

苏珊抚摸着他的脸颊，他转过脸来，深情地注视着她。

“请马上离开飞船。”奥拉克尔说。

“离开飞船？”苏珊疑惑不解地重复着。

“是的，你们俩一起离开飞船，我会自动毁掉飞船和我自己。”奥拉克尔说。

“你瞧，你们的军队来了。”猫头鹰说。

“你需要我的帮助，猫头鹰。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见证人，这样，政府才不会否认有外星人乘飞船到过地球一事了。”

“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猫头鹰问。

“先下去，以后再讨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ＣＮＮ工作，她会帮忙的。”苏珊建议。

“猫头鹰，你不能因为苏珊一人就相信地球上所有的人。”计算机表示反对。

“奥拉克尔，我的朋友，我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我相信地球上总有人是可以信赖的，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些人。然后再造一些飞船，和我们的朋友们一块返回我们的星球。”

“你必须三思而后行，按我的程序不能相信……”

“不要说了，否则我把你扔出飞船。我绝不采纳你的建议。”猫头鹰打断了计算机的话。他坐到控制台前，操作按键，苏珊坐在他的身旁。

飞船又起飞了，消失在太空中，只留下之字形的轨迹。

# 《外星魂附体的人们》作者：[日] 筒井康隆

武夫从换气口慢慢地把身体往下垂，然后跳落在地下室的走廊上。

啊！终于成功啦！他逃出来了。

今天下午，轮到武夫值日，小西老师要他把坏了的椅子搬到地下室仓库去。当武夫来到仓库，把椅子堆放好，正准备出去时，门，“哐”地关上了。任其他怎样用力敲打，都没有人来给他开门，他只能从换气口爬出来。

究竟是谁这么恶作剧呢？武夫猜想可能是藤田。上午，数学测验，藤田想偷看武夫的试卷，武夫没让他看，他一定怀恨在心。当小西老师交代武夫把多余的椅子搬到仓库里去时，藤田是在旁边听着的，他当然知道武夫在仓库里。

明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武夫恨恨地想。现在，他可得快点回家，妈妈正等着他吃晚饭呢。

武夫到教室里拿了书包，急急忙忙往家里走。从学校出来，穿过商业街，这是武夫回家最近的路。

今天，街上的气氛好像很特别，人们都用冷漠无情的眼光瞥了一眼武夫，就匆匆走了，连住在自己家对面的阿婆看到浑身上下都是灰土，脚上的伤口还渗着血的武夫也不打招呼。

好不容易走到家了，武夫松了一口气，打开门，大声叫着：“我回来了！”

妈妈和弟弟茂夫闻声走出来，可他们都不认武夫了。茂夫坚持说，他家只有他一个儿子。爸爸回来了，看到家里闯来一个脏孩子，不由分说就把他赶出来了。

武夫“哇哇”大哭起来，他像发疯一样，在路上跑着。

人世间竟有这样的事情，自己家进不去，亲生父母不认识儿子。究竟是什么事让大家都神经错乱了呢？

武夫绕着自己家团团转，看到家人团团坐在餐桌边，热热乎乎地吃着火锅。这么温暖的家不再是自己的了？武夫的空肚子咕咕直叫，他感到身上很冷。他走到街角的垃圾堆，拣出一捆旧报纸，钻进工地的水泥管中。在地上铺好报纸，又在身上盖了几张报纸，武夫这才明白，报纸原来也是可以避寒取暖的呀。

饥寒交迫的武夫眼角噙着泪珠，今天发生的一切，他怎么也不明白。明天，明天一定要把这一切弄清楚。

天还没亮，武夫就被冻醒了。他决定要去派出所查一下户口簿，那上面一定会有他武夫的名字的，然后再去找爸爸、妈妈说理。

不过，总不能这样脏兮兮地去派出所，他会被当成小叫花子赶出来的。武夫来到工地的洗手处，掏出手帕，把脚上的伤口，以及被灰尘弄脏的地方，都仔细地擦了一遍。肚子照样是空空的。武夫擦干净了身子后，又“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自来水，挺挺肚子，然后，提起精神走到马路上。

朝霞已经染红了天空，武夫抬起头，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双腿一软，差一点摔倒在地上，幸好边上有个人扶住了他。武夫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他打量着武夫，问：“你怎么了，孩子？”

武夫说：“噢，没事。”

那人又问：“那你能告诉我，去天文学研究所怎么走吗？”

天文学研究所，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所，武夫的爸爸就在那儿工作，武夫常去玩。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向中年男子说了去天文学研究所的路。那人道了谢，就走了。

武夫转身向派出所走去。迈进派出所，他笔直走到户籍科的柜台前，向办事员要了自己街区的居民户口册，急急地翻了起来。

“找到了！”武夫兴奋地叫了起来，他看到了户口册上有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年月。

武夫把户口册递给办事员，自己转身就跑，他要赶快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他们弄错了，户口册上有他的。

家门虚掩着，武夫推门进去。妈妈不在客厅，厨房传来“哗哗”的水声，他连忙走到厨房，看到妈妈背对着大门，正在洗菜。

也许是听到脚步声，妈妈转过身来。

“啊！——”

妈妈的这张脸太可怕了。下巴长长的，耷拉在胸前，眼睛睁得圆圆的，通红的舌头，松弛无力地垂着，更可怕的是，脸部全是绿颜色的，还闪动着荧荧绿光。

武夫拔腿就跑，后面的脚步声紧紧跟了上来。武夫越跑越快，幸好他是学校的长跑冠军，这才甩掉了背后的怪物。

妈妈怎么会变成怪物的呢？武夫不明白，看来，只能去找爸爸了。他边想边往天文学研究所走去，可没走几步，就远远地看到刚才问路的那个中年男子向这边走来。

那人对武夫说，他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也没看见天文学研究所，只有光秃秃的一片荒野。武夫更糊涂了，天文学研究所分明是在这条街上的呀！

“看来，我还是去问问警察吧。”那人自言自语道。武夫跟在他后面进了警察局，他也想搞个水落石出。

警察正伏在桌上午睡，中年男子上前推推警察的肩膀，警察盖在脸上的帽子落到地上，露出一张绿油油的脸。那中年男子乘警察睡眼惺忪的时候，拉起武夫拼命跑。

他们逃到一个角落里，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喘着气。

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告诉武夫，他是临近街区的一所大学里的天文学教授，叫白川。昨天傍晚――也就是武夫被关进仓库的那段时间，他无意中看到这个街区的上空，闪过银色的光芒，一只像ＵＦＯ一样的飞行物在这一带飘浮着。所以，他今天来到这个街区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现在看来，外星人的灵魂吸附在人们的身上，把这个街区控制住了。

“不行，我们得赶忙向日本政府汇报，否则日本危险！”

白川又跑开了，武夫紧紧跟在他后面，只要跑出这个街区，就没有危险了。

街口有家食品店，白川教授给自己和武夫买了午饭，武夫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刚吃完饭，就看见远处有一群警察朝他们奔来，白川教授拉起武夫飞快地朝邻近的街区逃去。后面追赶的人越来越多，白川和武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武夫，坚持住，还有１公里。”白川鼓励武夫。

可是，前面出现了一个哨卡，白川和武夫被抓住了。警察把他们押到飞船上，关进一间空屋子。墙上出现了一个鬼影，他说：“地球上的人，知道我们事的只有你们两个，所以我们要把你俩押回我们的安奏星。”

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吗？难道我们就听凭外星人入侵地球？

白川教授和武夫决定破坏飞船的控制系统。因为白川教授发现外星人刚才说话时，长长的影子投射到房间里，这说明这屋里的四堵墙都是幻影造成的“心壁”，是无法真正阻挡他们的。

白川和武夫决定乘外星人不备，孤注一掷，试一试。他们手拉手朝墙上撞去。果然没什么障碍！

白川教授先破坏了电脑控制器，这样可以使附在人们身上的外星魂不起作用，然后他又操起一根金属棒挥舞起来，一个个仪表被砸坏了，飞船打起转来。武夫则在飞船底部挖了一个洞，然后往燃料库里投入一根火柴，自己和白川教授纵身一跃，从洞底跳离了飞船。

“轰”，一股浓烟滚滚而起，飞船被炸毁了。

武夫清醒过来时，发现躺在妈妈怀里，爸爸、弟弟、对门的阿婆、老师、同学都围在他身边，他们的脸又变得像过去一样慈祥、亲切了。

# 《外星稽查行动》作者：[美] 穆瑞·雷因斯特

一

月亮在头顶上方掠过，与在地球上相比，看上去距离近了许多，呈不规则的锯齿状。它飞过天际，沿途遮住了众多的星星，表面上看速度不亚于大气飞行物。此种情形休汉斯见多了，就没有特意走出去瞧一瞧。他正忙着做一些日常文书工作，这有点奇怪，因为严格上讲，他是个重罪犯，他在“劳伦二号”空间站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罪的。他的工作室用的是钢丝百叶窗，里面有一只大秃鹰——没有拴住——靠在墙上三英寸大小的栖息处打盹，这也挺奇怪的。不过，日常文书工作可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唯一的助手被一只夜行兽袭击了，考迪尔斯公司的飞船就偷偷地把他带回去了。休汉斯只好一人干两人的活。据他所知，太阳系里就他一个人。

底下传来了阵阵哼哼的抽鼻子声。斯特卡·比特慢悠悠地起床后，走到它的水槽边，喝着里面的凉水，大声地打着喷嚏。索尔道·查理醒了，发出了隆隆的吼叫声。其他的家伙也起来了，不停地咕噜着。休汉斯对它们安抚性地喊了一声“别着急”，又继续做他的事了。他写完了气象报告，将数字输入电脑，接着又在站工作记录栏输入存货清单，然后开始写工作日志。

“斯特卡·比特，”他写道，“显然已经懂得如何消灭史非克了，它已经明白用前腿抱住史非克不管用，它的爪子无法撕破它们的皮。今天，秃鹰桑巴通知我们一群史非克已发现了我们站的线索。史非克到来之前，斯特卡一直躲着。史非克一来，它就从后面猛地向前冲，用两只爪子紧紧地夹住一只史非克的头，死命地打，类似于用两把十二英寸的夹子双面夹攻，把史非克的脑袋不断地搅拌，像炒鸡蛋一样。那只史非克最终掉在地上死了。它又用同样的方法打死了另外两只。索尔道·查理在一旁看着，不停地咕噜着。当其他的史非克反攻斯特卡时，就轮到它冲锋陷阵了。我当然不能太靠近，以免影响它战斗。费罗·耐尔冲出来援助。史非克目标的转移让斯特卡得以继续采用它的新技能：立起后腿，恶狠狠地摇晃着爪子。一场激战很快就结束了。桑巴飞出来，在史非克的尸体上方不停地尖叫着。同往常一样，它没有参与。”

外头嘈杂声不断，有类似于管风琴弹奏的声音——会唱歌的蜥蜴发出的声音，也有夜行兽吱吱咯咯的叫声，还有各种其他声音，像是大头钉锤子的敲击声、关门声、打嗝声，以及来自四面八方音调不一的杂音。这些都是一些小动物发出的声音，在“劳伦二号”星球，它们如同地球上的昆虫。

休汉斯继续写道：“战斗结束后，斯特卡好像被激怒了。除了那几只它亲自杀死的史非克，它把其他死掉的或受伤的史非克脑袋一个个提起来，用爪子夹住，像打桩机一样不停地敲，似乎在向索尔道展示它的本事。它们咕噜着把史非克的尸体拖到焚尸装置，那场面像是——”

到达铃响了一声，休汉斯抬头看了一下。秃鹰桑巴张开冷峻的双眼，眨了两下。

四周各种声响不绝于耳。底下惬意的呼噜声，外头丛林里的尖叫声，同打嗝声、哗啦声等夹杂在一起——铃又响了一遍，表明高空中的飞船已看到信号灯了——这个信号灯只有考迪尔斯公司的飞船知晓——它正在告知飞船马上要着陆。可这时太阳系里是不应该有飞船的！这是太阳系里唯一可居住的行星，但因为上面有一种有害的恶毒动物——史非克。官方已正式宣布任何个人或团体皆不准一建殖民地。考迪尔斯公司犯了法，未经准就占领了一个新的行星，几乎没有么罪行比这更严重的了。铃声第三次起。休汉斯骂了一声，伸手把信号灯了——其实没什么用，雷达会自行定位。不管怎样，飞船能找到这个地方，并在白天着陆。

“见鬼！”休汉斯叫了一声。他等着铃声再次响起。考迪尔斯公司的飞船会同时响两声，但这几个月不会有它的飞船到来！

然而铃声并没有同时响两遍。太空电话机的拨号盘不停地闪烁着，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声音——因同温层扭曲而显得微弱。

“呼叫地面！呼叫地面！克锐特航运公司飞船‘欧迪希斯’呼叫‘劳伦二号’空间站！我们即将降落一名乘客，请将着陆场的灯打开！”

休汉斯惊呆了。考迪尔斯公司的飞船还好，要是殖民调查团的飞船可就完了。整个殖民地，斯特卡、索尔道、费罗·耐尔和耐格，还有桑巴，都要遭殃。休汉斯也将被带去审判，承担未经批准建立殖民地的一切后果。

还是一艘商业飞船？——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这是一块不为人所知的殖民地，是座秘密的空间站。

休汉斯把着陆场的灯打开，一束炫目的光射入了他的眼睛。他起身，准备采取被发现的应对措施。他把刚才写的材料塞进处理箱，考迪尔斯公司关于这个空间站的任何记录、任何证据都被扔进这个箱子里。然后他关上门，手放在处理键上。只要这个键一按，里面的一切包括它们的灰烬都会被毁掉，无法成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休汉斯迟疑了一下，如果飞船是调查团的，这个键就得按下去，他也得准备长期在监狱里度过了；但假如是克锐特航运公司的——要是太空电话机传出的话是真的——问题就不大，只是令人难以置信。

他摇了摇头，穿上出行外套，带上装备，朝着熊居住区走去。他一开灯，那几只熊立刻就惊醒了。斯特卡·比特起身坐着，眨着眼看他。索尔道·查理躺着，腿朝上——这种睡姿会让它觉得凉快些，它重重地翻了个身，鼻子发出哼哼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兴奋。费罗·耐尔朝自己的单间走去——给它一个单间，否则耐格碍手碍脚的，会触犯到两只大公熊。

休汉斯——“劳伦二号”空间站上唯一的人类，望着这支工作队伍、战斗队伍。加上耐格，它们占据了这个星球上非人类成员的五分之四。它们是变种考迪亚克熊，考迪尔斯斗士的后代，考迪尔斯公司就是以这只熊命名的。斯特卡·比特重达２２００磅，体型笨重，但很聪明。索尔道·查理的体重在２１００至２２００磅之间。费罗·耐尔重１８００磅，极富母熊的魅力——同时也很凶猛。小耐格用鼻子不停地捅它母亲毛茸茸的尾部，看发生了什么事。它还是只幼熊，仅重６００磅。这几只熊满脸期待地望着休汉斯。要是桑巴跟在他的肩膀上，它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

“走吧！”休汉斯说，“外头一片漆黑，可是有人来了，情况也许不妙。”

他打开了熊居住区的外门。斯特卡笨拙地冲了出去。索尔道紧随其后。斯特卡立起后退——它站立时高达十二英尺——用鼻子嗅了嗅。索尔道在它的两边来回徘徊，也不停地用鼻子嗅。费罗·耐尔姿态优雅地走了出去，不时转过头告诫身后的小耐格。休汉斯站在门口，它的夜视瞄准枪已经准备好了。让这几只熊夜里在“劳伦二号”空间站的丛林里带路，他觉得有点难过，但只有它们才能发现险情，他不行。

通往着陆场的那条道路树木丛丛。灯光一照，看上去阴森可怕。拱形的蕨类植物上方是柱形的树木，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披针状矮树丛。地面上的泛光灯从底部将一切都照亮了。映着漆黑的天空，这些树木被照得亮堂堂的——亮得天上的星星都显得暗淡了。亮光和影子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处处可见。

“走吧！”休汉斯朝它们摆手示意。

他把熊居住区的门关好，沿着丛林小道朝着陆场走去。两只大的公熊走在前头，斯特卡走在最前面，索尔道紧跟其后，在它的左右来回徘徊。休汉斯警惕地跟在它俩后面，费罗·耐尔在后面守卫，小耐格紧紧地跟在它身边。

在危险的丛林里行进，这样的队形再好不过了。索尔道和斯特卡分别充当前卫和尖兵。费罗·耐尔是后卫。因为要照看耐格，它对后方的攻击尤其警惕。休汉斯的手枪能发射出爆炸性的子弹，即便对史非克这样恶毒的动物也有作用。他的夜视瞄准枪——他一扣扳机，就会发出一束锥形光——可以帮助确定攻击目标。使用这样的武器似乎不够光明磊落，然而“劳伦二号”星球上的动物也不是光明磊落的敌手，比如夜行兽一不过夜行兽怕光，要是光线太强，它们就只会歇斯底里地进行进攻。

休汉斯朝着着陆场那束炫目的光走去，他非常恼火。考迪尔斯公司的“劳伦二号”空间站完全是非法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必要建这个站，但无论如何还是非法的。太空电话传来的微弱的声音令人不太信服。不过要是有飞船着陆，休汉斯可以折回去，甩掉从飞船下来的人，及时把处理箱的处理键按下，以保护那些派他来这儿的人。

休汉斯沿着灌木丛行进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隆隆声——是降落火箭发出的声音。他越向前走，声音越大。三只考迪亚克熊四处走动，不停地嗅来嗅去，形成了最佳的进攻一防守队形，以适应这个星球特定的形势。

休汉斯到了着陆场的边上。灯光亮得人睁不开眼。几束发散性的斜光射向天空，这样，飞船肉眼就可以控制其仪器导航着陆。以前，这样的着陆场是标准的。如今，所有开发过的星球都有着陆架——面积非常大，利用电离层作为动力来源，以极为轻柔的方式和不受限制的作用力控制飞船的上升、下降。这种着陆场通常在以下几种地方出现：调查队工作的地方，从事严格的、临时性的关于生态学和细菌学方面调查的地方，或是刚被批准的殖民地尚未建立着陆架。当然，居然有人敢违抗法律建立殖民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各种夜里出没的动物早已扑向那束灯光，宛如地球上的飞蛾。无数细小的飞行物不停地飞来飞去，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白色的蠓虫、多翅膀的飞行虫，还有大一点的令人作呕的无毛动物——如果它们不是食肉动物，也许人们还误以为是被拔光了毛的飞猿呢。它们围着那束炫目的光发疯般地转动，呼呼作响，嗡嗡的叫声听起来特别凄切。它们围在一起，几乎形成了一块天然的顶篷，星星都被遮住了。休汉斯透过这块“顶篷”，勉强看到了飞船火箭发出的淡蓝色的火焰。

火箭发出的火焰大小变化稳定，有一阵子显然倾斜了一下——这是在调整飞船着陆的进程，过后又恢复正常。起初只看到一粒炽热的白点，接着像颗大星星，后来像一轮明亮的月亮，再后来像一只会发光的冷峻的眼睛。休汉斯眼睛避开这束刺目的光。斯特卡笨拙地坐着——它的体重有一吨多——聪明地将视线转移到黑暗的丛林。索尔道全然不理会火箭发出的越来越响的隆隆声，灵敏地嗅来嗅去。费罗·耐尔将耐格护在它的大爪子下，舔着它的头，好像在教同伴如何给孩子清洗。耐格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火箭的隆隆声变得震耳欲聋。一股暖烘烘的风从着陆场飘过来。火箭艇向下猛冲，它的火焰碰到了那团飞行物，那些家伙马上被烧死了。顿时处处浓烟滚滚，着陆场的中央燃烧了起来——就像有个东西抛下一团火焰，把那团东西挤平后坐在上面——之后火焰熄灭了。火箭艇停落在那儿，靠在尾翼上，指向天上的星星。

骚动过后出现了一阵可怕的寂静。接着，夜里各种嘈杂声又响了起来，起初比较微弱，而后逐渐加大。突然间，随着一声奇陉的哗啦声，舱门打开了，有个连着飞船外壳的东西被展开，火焰燃烧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条金属通道。

一人从舱门里走了出来，又返回去，同里面的什么人非常正式地握了握手，然后沿着通道的楼梯走了下来，手里提着个旅行包。他下了通道，神采奕奕地走到地面上，快速地挪到空地的边上，朝飞船摆手道别。通道被折回飞船的外壳。飞船的尾翼出现了一团火焰，紧跟着是一股巨大的浓烟和一道刺目的亮光。噪音大得让人无法忍受。那道亮光飞速穿过浓烟，越飞越高，越来越快。休汉斯的听觉再次恢复正常时，只听到了天空中越来越小的隆隆声。那道亮光也变成了一个小点，朝东飞去，追赶刚刚将它降落的飞船。

夜里丛林的嘈杂声又响了起来。“劳伦二号”星球上的生物根本无须理会人类的一言一行。明亮的空地上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精神抖擞的男人，一脸疑惑地望着四周，手里提着个旅行包。

休汉斯朝那人走去。索尔道和斯特卡走在他前面。费罗·耐尔忠诚地跟在后面，并慈爱地照看着小耐格。那人直盯着眼前的这支队列。夜里被降落到一个陌生的星球，飞船又离开了，发现两只庞大的公熊正在靠近——也许看起来像步步逼近——自己，后面还有一只母熊和一只幼熊。谁碰到这种情形，哪怕事先有心理准备，也会觉得不舒服吧。

那个人一脸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吃了一惊，准备走开。休汉斯朝他喊道：“嗨，别害怕，这几只熊是朋友。”

斯特卡到了那人跟前，小心翼翼地在他四周嗅来嗅去。是人的味道，还好，它一屁股坐了下来，友善地看着他。索尔道则继续嗅个不停。休汉斯走上前去，看到邵人穿着殖民调查团的制服。更糟的是，制服上还别着高级官员的徽章。

“哈！”那人说，“机器人在哪里？这些动物到底是什么？你干吗换了空间站？我是罗恩，来查看你们殖民地的进展状况。”

“什么殖民地？”休汉斯问。

“‘劳伦二号’机器人殖民地——”罗恩生气地说，“难道我着陆的地方错了？这是‘劳伦二号’星球，这里是着陆场，不是吗？你们的机器人在哪儿？你们早该着手建着陆架了！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群野兽是什么？”

休汉斯做了个鬼脸，彬彬有礼地说：“这是一块未经批准的非法殖民地。我是个罪犯。这群野兽是我的同谋。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当然无须同一个罪犯打交道。不过我怀疑你是否能活到天亮，除非你接受我的好意。我正考虑如何对待你的到来。从道理上讲，我该开枪毙了你。”

费罗·耐尔在休汉斯的后面停了下来。这是外出行动时，它一贯保持的位置。小耐格还是只幼熊，所以对这个新到来的人显得很友好。它讨好般地向罗恩走去，走到跟前时，害羞地扭动着身子。罗恩有点尴尬，打了个喷嚏。

费罗·耐尔迅速地把自己的孩子拉过来，推到边上。小耐格哭了起来。６００磅的考迪亚克熊的哭声已经相当大了。

罗恩向前跨了一步。“我想，”他认真地说，“我们最好谈一谈。但如果这是块非法殖民地，你当然会被逮捕，你听说的一切也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休汉斯又扮了个鬼脸。

“好的！”他说，“如果你走过来，我们将一起返回站里。我会让索尔道替你拎包——它喜欢拎东西——不过它是用牙齿咬住。我们要走半英里的路。”他转向那几只熊。

“走吧！回站里去！”他朝它们吆喝道。

斯特卡从地上站了起来，嘴里咕噜地叫着，担当起整个战斗队冲在最前的尖兵的角色。索尔道跟在它后面，在它的左右来回徘徊。休汉斯和罗恩走在一起。费罗·耐尔和耐格在它们身后守卫。在“劳伦二号”空间站，在离堡垒式的居住区半英里的丛林里，这样的队形当然是唯一比较安全的了。

回去的路上只碰到了一件小事情。由于路边的灯光比较强，一只夜行兽歇斯底里地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叫声听起来像一阵阵狂笑。夜行兽离休汉斯还有十码之远时，索尔道就把它拿下了。格斗结束时，耐格看着夜行兽的尸体，不停地怒吼，佯装要攻击它，却被母亲重重地打了一顿。

二

底下的那几只熊准备躺下休息了，一阵咕噜声后最终安静了下来。着陆场那束炫目的光也不见了，丛林里明亮的小路又暗了下来。休汉斯把罗恩带进了自己的房间。进门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秃鹰桑巴把头从翅膀里伸了出来，冷峻地盯着这两个人。它展开了巨大的七爪翅膀，不停地拍打着。它的嘴巴张开后又“啪”的一声合上了。

“这是桑巴，”休汉斯说，“桑巴·的兰尼斯，从地球来的另一个成员，由于不喜欢夜间外出，就没有出去欢迎你。”

罗恩朝这只栖息在墙上的大鸟眨了眨眼。

“一只鹰？”他问道，“考迪亚克熊——尽管你说是变种熊，也还是熊——怎么又冒出了一只鹰？你的变种熊战斗队看来很不错。”

“它们还可以当驮夫呢，”休汉斯说，“它们可以驮几千磅的重量，战斗力却丝毫不减。也不用担心它们的食物来源，它们以丛林里的动物为食。不过它们不吃史非克，没有动物会去吃史非克。”

休汉斯拿出玻璃杯和一个瓶子，示意罗恩坐下。罗恩放下旅行包，伸手拿了杯子。

“我觉得有点奇怪，”罗恩说道，“为什么要养只鹰呢？”

“用它狩猎，”休汉斯说，“我们可以调教狗咬东西，同样也可以调教鹰。它是个飞行侦察员。经过我的训练，一发现史非克，它就会通知我们。飞行的时候，它还可以携带一个小小的电视摄像机。它很有用，不过脑袋瓜没变种熊那么好。”

罗恩坐了下来，喝着杯里的水，一面说道：“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但这是一块非法殖民地。我是殖民调查团的官员。我的任务是按照计划汇报这里的情况。不管怎样，我还是要逮捕你。你刚才不是说要开枪把我毙了吗？”

休汉斯执拗地说：“我试着看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建立非法殖民地要遭受种种惩罚。如果你回去汇报，我的处境将极为艰难，开枪杀了你是必然的。”

“我明白，”罗恩理智地说，“既然问题已经说开了——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发炮器是为你准备的。”

休汉斯耸耸肩说：“很可能的是，我的人类同伴会比你的朋友先回到这儿。假如我的朋友回来后发现你在我的尸体旁，你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

罗恩点了点头：“没错。而且，很可能的是，这只鹰和那几头熊会和你配合得很好，但不会与我配合。你比我有优势。此外，飞船离开后，你本可以很轻易地就把我杀了，我当时对你一点戒心都没有。所以也许你不是真的打算要杀我。”

休汉斯又耸了耸肩。

“因此，”罗恩说，“既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避免争吵，那我们暂且撇开谁杀谁这个问题如何？坦白说，我会把你送进监狱。建立非法殖民地是个严重的罪行。不过我想，你可能觉得必须采取持久一点的措施来对付我。我要是你，也会那么做。我们暂且停止互斗怎样？”

休汉斯对他的话无动于衷。

罗恩恼火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发炮器放在桌上，身子往后靠，一脸挑衅的神情。

“留着吧！”休汉斯说，“在‘劳伦二号’星球，没有武器装备是活不长的。”他转向食品橱，“想不想吃东西？”

“是有点饿了。”罗恩答道。

休汉斯从橱柜里拿出两袋食物，摆上盘子。

“这儿官方批准的那块殖民地怎样啦？”罗恩问，“许可证十八个月前就批了。当时来了一批殖民开拓者，并用无人驾驶飞机运载设备和生活用品。之后飞船来联络过四次。那块殖民地该有好几千个机器人，在人类的监控下工作。也该有一块一百平方英里的空地种上了庄稼，以备之后到来的人类之需。还应该有一个至少建了一半的着陆架。显然，也该有个信号灯，以引导飞船着陆。但是没有。从太空上看不到种了庄稼的土地。克锐特航运公司的飞船为了找个地方着陆，已经在太空中盘旋三天了，机长很恼火。后来我们偶然发现了你们的信号灯，也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信号灯，怎么回事？”

休汉斯把食物倒在盘子上，冷冰冰地说：“这个星球上可能有一百来个殖民地，彼此之间互不知晓。对你们的机器人，我只能猜测，我怀疑它们遇到了史非克。”

罗恩拿起叉子正准备夹东西，一听这话，马上停住了，说：“因为要来调查这个星球殖民地的状况，我熟读了相关的知识，史非克是这儿的有害动物之一，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食肉冷血动物。它们成群猎食。成年史非克体重可达８００磅。史非克的攻击具有致命性，但它们的数量太多了，难以消灭。所以不允许人类在这儿建立殖民地，只有机器人可以。因为它们是机器，有什么动物会去袭击机器呢！”

休汉斯说：“史非克当然不会去惹机器人，但机器人会不会去惹史非克呢？”

罗恩把嚼的食物吞了下去，说：“我承认我们制造不出能够狩猎的机器人。机器虽然有辨别能力，却没有做出决定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机器人反叛不具有危险性的原因。只要没给它们下指令，它们就不会去做。我们是在充分掌握了机器人所能做的和做不到的事情之后才建立这块殖民地的。殖民地已经开垦过了，用带电栅栏围起来，史非克只要一碰到就会触电。”

休汉斯切开食物，想了一会儿说：“你们建殖民地的时间应该是在冬季，你们的殖民地已存在一段时间了。而且，据我猜测，最后一次飞船联络的时间是在冰雪融化前。这儿一年有十八个月。”

罗恩点点头说：“没错，是在冬季。最后一次飞船联络也是在春天到来之前。当时的想法是开采矿山、开垦荒地并趁着史非克从热带返回之前用防史非克的栅栏围起来。我知道史非克在热带过冬。”

“你见过史非克吗？”休汉斯问，而后又继续说，“当然没有。想象一下，一只正吐着舌头的眼镜蛇，绕在一只野猫身上，全身涂成蓝褐色，是个患了狂犬病的杀人狂——那便是单只史非克的样子，成群结队的更可怕。它们还会爬树，栅栏是不管用的。”

“是带电的栅栏，”罗恩说，“谁也爬不过的。”

“一只当然不行。”休汉斯说，“但史非克总是成群结队的。打死一只史非克会招来其他史非克的报复。一只史非克的尸体放置的时间若超过六小时，就会招来十几只史非克；若超过两天，会招来成千上百只，若时间更长，就会有威千上万只了。它们围在死去的同伴周围，为其哀号，并替死者报仇。”

休汉斯继续吃东西，过了一会儿又说：“想一下就知道你们的殖民地怎样了。按照书上说的，机器人在冬季里开垦出一片空地，围起栅栏。春天一到，史非克就回来了。看到栅栏，它们会觉得好奇，其中有一只想爬过去看看，一碰到栅栏便触电死了。它的死尸招来了其他的史非克。看到同伴死了，它们异常恼火，就会爬过栅栏看个究竟一一结果也被电死了，它们的尸体又引来了其他的史非克。没过多久，栅栏就被史非克压垮了，成了一座死尸桥——远处闻到尸体味道的史非克会发疯般地跑过来，冲进空地，鬼一般地嚎叫，誓死为同伴报仇。我想它们不难找到仇人的。”

罗恩停止吃东西，脸色很难看：“我读的材料里有史非克的图片。我想，那可以说明……一切。”他拿起刀叉，又放了下来：“我吃不下了。”

休汉斯没说什么，沉着脸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起身把盘子放进清洁器的顶部。过了一会儿从底部拿了出来，放回原处。

“让我看一下那些报告，怎样？我想瞧一瞧他们的设备——那些机器人。”

罗恩迟疑了一下，打开旅行包。里面有一架显微观察器和几卷胶片。其中有一卷上面的标签写着“建造计划书，殖民调查团”，里面详细列出了各种计划，以及各种原材料和设备的质量要求。

休汉斯找到了他要的那卷，插入显微观察器，快速地旋转控制器，在索引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栏，仔细地看了起来。

“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他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在它们该去的地方——在城市里做清洁工作，或是放在没有空气的星球里，那儿不会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不该把机器人放在新建的殖民地里！你们的殖民地开拓者靠这些机器人去防御！该死！人要是同机器人一起工作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大自然的一切同机器人一样，具有局限性！这是一份建立受控环境的计划！受控环境——”他脸色变得苍白，不停地骂着，“自以为是的傻瓜！笨蛋！”

“机器人挺好的，”罗恩说，“没有它们，我们的文明就无法发展。”

“但你不能用机器人去开垦荒野，”休汉斯气愤地说，“一开始你们十几个人带着五十个组装的机器人过去，后来增加到一千五百个——而且，我敢打赌，还有几次飞船联络肯定又带了机器人过去。”

“没错。”罗恩说。

“我看不起机器人！”休汉斯怒吼道，“我对它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待他们的奴隶一样。它们是用来干粗活的——干卑贱的活！”

“好一副贵族气派！”罗恩讽刺说，“底下的熊居住区也是机器人打扫的吧！”

“不是！”休汉斯反驳说，“是我！这些熊是我的朋友。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机器人根本无法理解它们的需要，没有一个机器人能把这活干好！”

他再次气得吼了起来。外头，夜里的各种嘈杂声又响了起来。

休汉斯对着显微观察器说：“我在寻找关于开拓者采矿的记录。他们要是露天开采矿山，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假如他们挖了隧道，在上面监控机器人劳作。殖民地被史非克毁掉后，他们还有一丝存活的可能性。”

罗恩突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么……”

“要是那样的话，我当然要去看一下。否则，他们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有了，尽管这可能性极小极小。”

罗恩异常惊讶，说：“我是一名殖民调查团的官员。你在没有采取隔离措施的情况下，同未经批准的星球联络，你的行为是在拿千百万人的生命开玩笑。我已告诉过你要让你坐牢。你要是真的从机器人殖民地的废墟中救出了什么人，他们岂不成了你所犯下罪行的见证人？”

休汉斯再次打开观察器，来回旋转，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那部分。他高兴地嘀咕着：“他们的确挖了隧道。”

“必要的时候，我才会担心见证人的问题。”他回应罗恩。

休汉斯打开另一个橱柜的门。里面摆满了零零碎碎的杂物，有电线、晶体管、螺栓，还有独居人士所需的小东西。

“你打算干什么？”罗恩语气温和地问。

“我想看看那儿是否还有人活着？先前要是知道有这块殖民地，我早就进行检查了。我无法证实他们全都死了，但也许可以证实还有人活着。从这儿到那儿只要两个星期的行程。这两块殖民地选的位置居然这么近，真是奇怪！”

他从那堆零碎的东西里精心挑选出自己想要的。

罗恩气恼地说：“见鬼！相隔几千英里，你怎么能检查得出是否还有人活着？”

休汉斯关掉电闸，取下一块墙板，墙板背后有电子仪器和电路。他埋头忙了起来。

“有没有想过飞船遇难后是如何搜索遇难人员的？”休汉斯说，“在面积达几千万平方英里的星球上，你知道有一只飞船遇难了，但不知具体位置在哪。假设幸存者能找到电源——只要能找到金属，任何文明人都能很快找到电源——但是，制造太空信号灯需要复杂的、高精确度的技术，短时间内无法完成。那么，为了让救援飞船在广阔无边的星球上找到自己，遇难的幸存者会怎么做呢？”

罗恩不耐烦地说：“怎么做？”

“首先，他会回复到原始人的状态，”休汉斯解释说，“他会做一个原始的信号器，在没有量器、测微计和一些特殊工具的情况下，这也是他所能做的了。他会让信号器发送出的信号充斥在整个星球的空气中，这样，救援人员才能找到，你明白吗？”

罗恩烦躁地摇了摇头。

“他会制作一个火花式送话器，”休汉斯说，“他会将输出信号的频率调到尽可能小——波段一般会在五至五十米之间，但可调整的幅度很大——那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器。然后，他会对着送话器发出求救信号，有些频率会透过电离层传送到星球的各个角落。飞船要是接收到信号，就可以进行定位。两次定位后，就可以确定遇难者的位置了。”

罗恩勉强地附和说：“既然你这么说，当然一”

“我的太空电话机可以接收到微波，”休汉斯说，“我正改变一些元件，以接收到更长的波段，要是有遇难信号的话就能接收到。”

休汉斯埋头做他的事。罗恩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底下传来了阵阵富有节奏的声音，是索尔道的鼾声。它躺着，腿朝上——这样睡会让它觉得凉快些。斯特卡睡觉时还发出哼哼的声音，一定是在做梦吧！在“劳伦二号”空间站的办公室里，桑巴快速地眨着眼睛，然后把头埋进一只大翅膀里，打起瞌睡来。

罗恩生气地说：“听着！休汉斯，你有理由杀了我，但显然你并不打算那样做；你也有充分的理由不管那块机器人殖民地，但那儿只要还有人活着，你就准备去救援。可你又是一名罪犯——地地道道的罪犯！已经有一些可怕的细菌从‘劳伦二号’这样的星球传播到了地球上，多少生命因此而丧失，而你正在拿更多人的生命开玩笑！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去做会对其他人产生严重后果的事情？”

休汉斯咕哝着说：“你只会认为我没有采取卫生和隔离预防措施。实际上有，确确实实有！至于其他的，你不会理解的。”

罗恩恼怒地说：“你为什么要犯罪？”

休汉斯费力地用起子撬开墙板，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套细小的电子组件，然后用大一点的元件将其套入新的绝缘套管组件中。

休汉斯平静地说：“我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你是个忠诚的官员，处事小心谨慎，个性完全适应环境。你觉得自己是聪明的理性动物，但你的行为却表明你不是！你不断地提醒我必须杀了你，但纯粹的理性动物则会试图让我忘记要那样做。罗恩，你是人类的一员，我也是，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刻意去做那些纯粹的理性动物不会做的事。因为我认为那是人所应该做的。人不仅仅是理性动物。”

他仔细地将小螺丝一个个拧紧。罗恩没好气地说：“噢，个人信仰。”

“是自尊！”休汉斯纠正道，“我不喜欢机器人，它们太像理性动物了。监控人员要它做什么，它就会竭尽全力去做；环境要求怎么做，纯粹的理性动物也会尽力去做。我不喜欢机器人，除非它们懂得什么是适合它们的，而当我让它们做别的事情时，它们就会藐视我。底下的那几只熊——它们不是机器人！它们忠诚、正直，但假如我让它们去做违背它们本性的事，它们就会同我作对，把我撕成碎片。要是我杀了小耐格，费罗·耐尔就会同我决斗，它会变得愚蠢，失去理智，最终被打死。但我喜欢它那样！同样的，如果你要我去做违背我本性的事，我也会同你格斗，我也会变得愚蠢、失去理智。”休汉斯咧咧嘴笑着说，“你也会的，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

他继续干活，过了一会儿，将一个手控的旋钮套在铁丝组件的一根轴上。

“你为什么要去犯罪？你在反抗什么？”罗恩问道。

休汉斯打开开关，开始转动旋钮，这个旋钮控制着那架临时改造成的接收器。

“怎么说呢，”他逗乐地讲，“我小的时候，身边的人部试图把我培养成一个忠诚的、处事小心谨慎、能完全适应环境的人，变成具有高度智慧的理l生动物，仅此而已。我俩之间的差别在于，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自然是在反抗——”

他猛地打住话。太空电话机的扬声器劈里啪啦地传来了一阵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这个电话机已被临时改造成能接收短波的接收器。休汉斯侧着头专注地听着，缓慢地转动着旋钮。罗恩的神情异常专注，试图从咝咝的杂音中听出什么。休汉斯点点头，再次轻微地调节着旋钮。

他们从咝咝的杂音中听出了一阵有规律的低语。休汉斯把音量调大。那低语听起来像是一连串不规则的信号，先是三声长达半秒的信号声，每一声间隔半秒；两秒钟后，有三声长达一秒的信号声，每一声间隔半秒；再过两秒钟，又有三声长达半秒的信号声，之后五秒钟没有任何声音。然后以这种模式再次重复。

“没错！”休汉斯叫了起来，“是人发出的信号！是手工做的信号器发出的！实际上，这种信号曾是标准的遇难信号，名称叫ＳＯＳ。里面肯定有人读过老式小说，懂得这个信号。你们那块被毁掉的机器人殖民地上还有人活着，他们正在求救！”

他看着罗恩，说：“明智的做法是不采取行动，等候飞船的到来。同我们相比，飞船可以更好地帮助遇难者，也更容易找到他们。但也许对那些可怜的家伙来说，时间尤为重要。所以我打算带这几只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你要是愿意，可以留在这儿，怎么样？在‘劳伦二号’站上行走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几乎每一步都会有险情，这里的恶毒动物太多了！”

罗恩生气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啦？我当然会去。多一个人机会就会多出三四倍！”

休汉斯咧嘴笑了：“差不多，你忘了还有斯特卡、索尔道和费罗·耐尔，加上你，就有五个了。小耐格当然也会去——他帮不了什么忙，不过桑巴可以顶替。机会可能不会增加那么多。不过，你要是想变愚蠢、失去理智一回，我很高兴你一起去。”

三

河谷上方，一条陡峭的尖坡赫然耸现。下方一千多英尺，一条宽阔的河流向西流向大海。往东二十英里，一座座险峻的山脉耸立在天边。每座山的山峰看上去差不多高。山与山之间的地表起伏，凹凸不平。

一粒黑点从高空急速地飞落下来，展开两个大翅膀，拍打着。冷峻的双眼巡视着满是岩石的地表。随着几声猛烈的翅膀拍打声，秃鹰桑巴飞到了地面。它收回翅膀，脑袋忽动忽停。一个小小的挽具装着微型摄像机，套在它的胸前。它从光秃秃的石头上高视阔步地走到最高点，傲然地立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一阵沙沙声后，又传来了哼哼的抽鼻子声。斯特卡拖着笨重的身躯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它也套了个挽具，里面装着一个包。挽具的设计有点复杂，不仅它正常走路时能拖住包，当它立起后腿时，也不妨碍它用前爪去格斗。

斯特卡机警地在外头走来走去，走到尖坡的最高点，又徘徊到另一头，一丝不苟地侦察着。当它走到桑巴跟前时，桑巴张开大眼睛，生气地叫了一声。斯特卡毫不理会。没有发现什么险情，它就满意地坐了下来，懒懒地伸着后腿。

休汉斯和罗恩跟在索尔道·查理后面，索尔道也驮了个包。小耐格被母亲打了一下，尖叫着从后面跑上来。费罗·耐尔的挽具上绑着一具像是牡鹿的动物尸体。

“我从一张太空照片上看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儿进行方向定位。”休汉斯说。

他把背包放在地上，从包里取出一个自制的装置，把装置上的鞭状天线拉开，然后接通电源，展开一根细细的临时制作的定向天线。罗恩放下包，看着他。休汉斯摘下耳机，抬头厉声说：“罗恩，注意熊的反应，风是朝着我们行走的方向吹的。要是有什么东西盯上我们——比如史非克——它的气味会先传过来。那几只熊会告诉我们。”

休汉斯取出随身带的仪器，忙了起来。一开始只听到一阵咝咝的杂音，听不到人呼救的信号。他伸手把小天线调了个头，一阵刺耳的信号马上传了过来，起初极其微弱，而后逐渐变大。这个接收器能接收到这种特定的波段，效果比太空电话机改造得好多了。接收器先是收到了三声短的信号，然后是三声长的，接着又是三声短的。一遍又一遍：ＳＯＳ，ＳＯＳ，ＳＯＳ。

休汉斯看了一下读数，小心地把定向天线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又看了一下读数。他认真地把每个点都测了一下，记下仪器指数。这样，他通过声音的大小和各方面的特点检测出了信号的大致方向——用手提式的仪器定位，准确度也只能到这份上了。

索尔道轻轻地叫了几声。斯特卡用鼻子嗅了嗅，站了起来。小耐格被母亲打了一下，哭着跑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费罗·耐尔望着山脚，一脸怒气。

“糟糕！”休汉斯叫了一声。他站了起来，朝桑巴挥挥手。桑巴转过头，发出几声粗厉的叫声，马上从尖坡俯冲下来。休汉斯从他的胸前取下摄像机后，它又飞走了，飞到一百多英尺高的地方，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在空中盘旋、尖叫。休汉斯开始转动摄像机查看。

“史非克，”他沉着脸说，“共八只。别以为它们会追随我们，罗恩。它们会兵分两路，两头夹攻。听着，不管碰到什么，这几只熊都可以应付。我们的任务是瞄准单只史非克，开枪打死它，枪里的子弹会爆炸。”

休汉斯摘掉枪的保险机。费罗·耐尔发出几声雷鸣般的吼叫，走到了斯特卡和索尔道的中间。斯特卡看了它一眼，呜呼地叫了几声，好像在嘲笑它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索尔道神情严肃地咕噜着，和斯特卡从费罗·耐尔的身边挪开，拉开了战线。

没有出现其他生物的迹象，只听到一些极其细小的动物的尖叫声，费罗·耐尔低而深沉的怒吼声。还有罗恩拔掉枪的保险机的喀嚓声。

桑巴又叫了起来，低低地在树顶上方拍打着翅膀。

八只蓝褐色魔鬼般的史非克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它们头上长着触角，浑身布满了刺，面目狰狞，好像刚从地狱里冲出来一样。它们一出现就死命地嚎叫，声音比几万只雄猫加起来还要大。休汉斯瞄准一只史非克，开了一枪，一只蓝褐色的魔鬼倒下了。罗恩也开了一枪，没打着。斯特卡用两只巨大的前爪夹住一只，像打拳击一样不停地拍打，又一只史非克倒下了。

罗恩又开了一枪。索尔道呜呼地叫了一声，朝一只正吐着舌头的史非克冲过去，把它的身子翻过来，然后用爪子耙它的肚皮——史非克肚子上的皮比其他部位的要嫩，痛得它在地上哇哇直叫。就在斯特卡同其他史非克混战时，有一只史菲克转身从后面跳到斯特卡身上，另有两只跳到费罗·耐尔身上。罗恩开枪打死了一只。费罗·耐尔勃然大怒，狠狠地把另一只甩了下来。斯特卡整个身子直立起来——好像要把身上的史非克抖掉。索尔道摇摇晃晃地冲过去，把它拖下来干掉了。休汉斯和罗恩又开了几枪。很快，史菲克全倒下了。

激战结束后，几只熊在史非克的尸体旁走来走去。斯特卡提起一只尸体的脑袋， “喀嚓”一声捏个粉碎。它把所有的尸体巡逻了一遍，把脑袋一一捏碎。

桑巴拍打着翅膀俯下来。刚才格斗时，它一直不停地尖叫，好像在为大家鼓劲、加油。休汉斯对每一只熊都抚慰一下，让它们平静下来。费罗·耐尔慈爱地舔着小耐格，边舔边发出可怕的怒吼声。休汉斯用了好一会儿才让它安静下来。

斯特卡又打算坐下来了。休汉斯朝它们喊道：“快来！把这些尸体抬到悬崖上。快！斯特卡！索尔道！快！”

在休汉斯的指引下，这两只大公熊把这些恶魔的尸体搬了尖坡的边上，让它们顺着悬崖滚到山谷里。

“这样做，”休汉斯对罗恩说，“史非克的同伴发现它们的尸体时，也找不到我们的踪迹。如果是在河流边，我会让尸体顺着河水流走；在站里，我就把它们焚化掉；要是不得已，尸体只能留在原地不处理，我就会改变行踪。”

他打开索尔道背上的行囊，取出巨型擦拭棉球和几加仑的消毒剂，开始轮流处理这三只考迪亚克熊。他擦拭了它们身上每一处撕咬和抓伤的疤痕，还细细擦净了每一寸毛皮，以防留下倒可史非克的血的气息。

“这种消毒剂还可以除臭，”他对罗恩说，“否则那些处于我们下风向的史非克一闻到气味就会追踪而至。同样，我还得把熊掌擦干净。”

罗恩一言不发。他的第一次发射没有命中目标——那束光线失灵——他似乎对自己十分恼火。在战斗结束的最后几秒钟里，他疯狂地发射子弹，百发百中。终于，他愤愤地说：“如果你是在教导我如何应对你万一身亡的突发状况的话，我想这些已经足够了！”

休汉斯把手伸进行囊摸了摸，取出一张纸，展开，他事先对星球这块地区的太空照片进行了放大，还在这张地图上注上了里程标，费尽心思勾勒出一条精确的横穿路线。

“ＳＯＳ信号的发源地与机器人殖民地的位置很接近，”他解释道，“我想是在它的南边。可能位于他们开矿的地点，在希尔高原的另一边。注意到我是怎么标识地图的吗？两个坐标，一个是考察站，一个就是这儿。在这儿设定一个坐标，这样的话就有两条方位线指向发射点。信号也有可能从星球的另一面发出，但事实上不是。”

他收拾好装置，向那群熊示意，领着它们走出战场，小心翼翼地擦拭它们的爪子，确保不会留下史非克的气味。桑巴在空中盘旋着，休汉斯朝它招了招手。

“出发吧，”他对熊群大声吆喝着，“那边！”

他们的队伍朝山脚进发，再次进入了丛林。这次换由索尔道打头阵，斯特卡·比特跟在它身后逡巡。费罗·耐尔和耐格负责扫尾，警惕着队伍后方可能发生的危险。费罗·耐尔同时密切关注着小熊的一举一动。它还处于幼儿期，体重只有六百磅。

头顶上，桑巴拍打着翅膀盘旋着，画出一个个巨大的圆圈，与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休汉斯不停地查看屏幕，上面显示着飞行摄像机拍摄到的内容。图像歪曲着、扭转着、倾斜着、摇晃着。这不是最佳的空中视角，但已经是最佳效果了。

突然，休汉斯说：“我们得改道向右了。正前方状况不妙，似乎有一群史非克正在享用猎物。”

罗恩有些心烦意乱。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食肉动物群居不可能达到你形容的那种密度！因为得有庞大数量的其他动物为它们提供食物！本身数量过多会引起饥荒！”

“它们消失了一整个冬天，”休汉斯解释道，“这周围的密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它们向南迁徙之后，其他物种进行了大量的繁殖。气候暖和时，它们也不会经常出没，而是有一个活动的高峰期，接下来几个星期又无影无踪，然后又突然盘踞了整个丛林。它们现在正向南迁徙。显然，它们有自己的一套迁移的方式，但无人知晓。”

他转而略带讽刺地说：“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自然学家。这里的动物也绝非善类。”

罗恩胸中有股无名火。作为殖民调查团的高级官员，他习惯于登陆到一个已经或正在殖民的星球，巡视那些根据设计安装的完工或未完工的设施。而现在，他正处于一个敌对环境。为了人身安全，他必须依靠一个非法殖民者，参与一项令人闻风丧胆且漫无目的的冒险——那些跳跃的机械式信号即使在发射者死后还能持续存在——而且他固有的一些观念正在被一一颠覆。比如说，他之所以活着，得归功于三只考迪亚克熊和一只秃鹰。本来周围会有成千上万的机器人，但似乎都被摧毁了。史非克和机器人可能对彼此都视而不见，史非克只对真正的人类感兴趣，而人类会在四秒钟之内发现袭击者，准备防御，还击，杀死八只史非克。

罗恩脑子里关于文明人的信念也在动摇。机器人是满足人类期许的最奇妙的发明：完成计划工作，适应预计状况。但它们也存在着缺陷。机器人只会听从指示，按部就班——这事发生了，应该这样做；那事发生了，应该那样做。当遇到没有经过设定的突发事件，它就束手无策了。因此以机器人为基础的文明只能建立在没有偶然的环境中，同时人类监工发出的命令永远是意料之中的。罗恩开始觉得惊恐，在他的生活中和职业生涯里还从未遇到过未设定的局面。

他发现小熊崽耐格在他的注视下有些局促。当罗恩看着它时，它就可怜兮兮地耷拉着耳朵。由于缺乏纪律性，耐格没少受费罗·耐尔的教训。他所遭受的肉体上的打击，如同罗恩遭受的精神层面的打击。对外界还懵懂无知，无法在这种环境独立生存成了它的硬伤。

“嗨，耐格，”罗恩的语气悲戚，“我们同病相怜啊！”

耐格的脸上一下子有了光彩，欢呼雀跃，满是期待地望着罗恩——它躬着身子，脑袋在罗恩的肩膀上方约四英尺处，如果直起身子，罗恩就只能远远地仰视它。

罗恩拍了拍它的头，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动物有如此亲昵的举动。

身后传来的鼻孔喷气声让他汗毛直竖，他转过身。

费罗·耐尔正盯着他——一只一千八百磅重的母熊就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和他对视。一时间，罗恩惊恐万分，只觉得一股寒意蔓延开来。接着他意识到费罗·耐尔并没有发怒，也不是在咆哮。它发出的叫声有别于耐格遇到危险时那种令人血液都凝固住的怒号。它看着他的眼神温柔和煦。一会儿，它又好奇于其他事情。

队伍继续行进。耐格在罗恩的身旁蹦蹦跳跳，笨拙地在他身边撒欢。它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敬慕之情，一种幼儿一触即发的由衷的情感。

罗恩步履艰难地跋涉着。他回头瞥了一眼。费罗·耐尔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因为耐格得到一个人类直接的关爱让它感到欣喜，耐格总是让自己放心不下。

过一会儿，罗恩大声呼喊：“休汉斯！看！我快成了耐格的保姆！”

休汉斯听到喊声回头：“哦，必要时教训教训它，它就会去找妈妈。”

“我才不会这么做！”罗恩为它鸣不平，“我喜欢它！”

队伍又向前移动了。

夜幕降临了，他们开始宿营。篝火当然不行，一旦燃起，周围所有夜里活动的东西看见火苗都会兴奋地扑过来翩翩起舞。但也不能一片漆黑，因为夜行兽惯于在黑暗中捕食。因此，休汉斯设置了一圈障碍灯，在营地周围形成了一面发着微光的墙。费罗·耐尔带着的貌似牡鹿的生物做了他们的晚餐。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就沉沉睡下了——熊打着瞌睡，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又醒了过来，再接着打盹。桑巴把脑袋埋在翅膀里，一动不动地栖息在树枝上。整个世界一片肃杀的静默。清晨，一轮初升的太阳划破了笼罩着丛林的暗夜，他们又启程了。

这一天，当史非克在为熊群留下的踪迹疑惑不解时，他们争取了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趁此机会，休汉斯解释了反气味追踪的必要性。他认为必须在人的靴子和熊掌上抹上可以除味的药剂，如此一来，史非克就无法追踪他们的行迹。罗恩表示赞同，进一步建议涂抹一种史非克排斥的气味，这样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疏远他们。可行的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比如九香虫，”休汉斯明显是在挖苦，“多么天才的想法啊！太有道理了！你得为自己感到骄傲！”罗恩顿时泄了气，心里却十分困惑。第三次夜幕降临的时，他们到达了希尔高原脚下，构造奇特的一片荒凉的台地，但从远处看，它像极了一座连绵的山脉。而且有悖于常理的是，高原上是沙漠，而低地却有丰沛的雨水，这个谜团在次日早晨得以解开。他们看到在高原延伸区域的尽头，很遥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如果把高原比做一艘船，那么它就是船头。休汉斯注意到它正处于盛行风向之上，迎面而来风被撕裂，仿佛轮船的船头劈波斩浪。饱含水汽的气流就从高原的两边擦肩而过，高原内部的土地享受不到雨露润泽，赤裸裸地曝晒在高海拔烈日的强光之下，变成了一片死气沉沉的荒漠。

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到达半坡。桑巴来回地飞，发出凄厉的叫声，监视队伍两侧史非克的聚集情况。它们数量之众是休汉斯前听未见的——大约有五十至一百只，通常情况下出动十二只已经算是大规模捕猎了。他盯着屏幕上桑巴在四五英里外传送回来的图像。史非克一只接一只，一条线似的朝高原顶端移动。五十——六十——七十，来自地狱的蓝褐色的恶魔。

“一群恶魔，”他告诉罗恩，“有它们在，没有任何机会。”

“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坦克就可以派得上用场。”罗恩得出结论。

“任何装甲体，”休汉斯承认，“人类呆在我的装甲考察站里可以性命无忧。一旦杀死一只史非克，他就会被围攻。只能潜藏起来，呼吸着史非克尸体腐烂的味道，直到这种气味消失。如果再开杀戒，他会一直被包围，直到冬天来临。” 罗恩并没有暗示机器人其他方面的优点。比如，此时，他们在爬一个平均倾斜度为五十度的陡坡，尽管背着行囊，熊还是毫不费力。对于人类来说，则是一种无穷的折磨。秃鹰桑巴开始对这支人和熊组成的队伍失去耐心了，它轻而易举地扶摇直上，下面的队伍却似蜗牛。

桑巴一个猛子地冲上了高原边缘，那里强大的气流让它有点力不从心。休汉斯注视着眼镜里它传回的图像。

“真是要命！”罗恩大口喘着粗气——他们稍事休息，熊也停止前进，在一旁耐心等待——“你还训练它们这些？桑巴我倒是可以理解。”

“我没训练它们，”休汉斯目不转睛地看着视镜， “它们是变种。在遗传过程中，物理特『生的伴性遗传是标准材料。但在心理因素的基因遗传方面，它们被实施了某种合理的改造。过去在我故乡的星球上，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物种来为他们服务，它得骁勇善战，必须是陆生生物，能负重，还得像狗一样对人类忠诚。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在尝试将所需的物理特性植入到已经具备以上性格特征的一种动物体内，比如说一种巨型犬。这次，我的同胞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先挑选具备所需物理特性的物种，再培养它们的性格，也就是心理因素。这项工作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完成了——一只名为考迪尔斯斗士的考迪亚克熊开启了成功的先例。人类所有的期待在它身上一一实现。这些熊就是它的后代。”

“它们看起来貌不惊人。”罗恩感叹道。

“是啊，”休汉斯言辞有些激烈，“和一只忠实的狗没有两样！它们和桑巴一样没有受过训练，自学成才！”他再次把注意力聚焦到手中的视镜，看到了五千、六千和七千英尺海拔高度的地面，“桑巴没什么头脑，却很出色。它受过驯养，有别于同类。但那些熊像狗一样希望与人类共同生活，它们从情感上依赖人类。桑巴是仆人，但它们是伙伴和朋友。它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经过驯化，但它很忠诚，对人类也有感情。但如果意识到它可以背弃我，它就会付诸行动——目前它认为自己只能吃人类提供的食物。熊却不可能这么做。它们喜欢我们。我承认我也喜欢它们，出于它们对我的爱。”

罗恩故意泼冷水：“你真是个饶舌的人，休汉斯。身为殖民调查团官员，我迟早要逮捕你的。根据你透露给我的信息，我可以找出你的幕后主使并提出控告。要找出哪颗星球培育了一只心理变种、名叫考迪尔斯斗士、还留下了后代的熊并非难事。我现在就能查出你是从哪儿来的，休汉斯！”

休汉斯把视线从视镜上移开，抬起头。

“这对于我来说不算威胁，”他神色淡定，“我在那里也是个罪犯。在官方记录上，我绑架了这些熊，带着它们出逃。在我家乡的星球上，找不到比这更十恶不赦的罪行了，甚至比地球古代的盗马罪更严重。这些熊的家族在我们星球上十分显赫。我到哪都是个罪犯。”

罗恩愣了一下。“你偷了它们？”他不禁问道。

“偷偷告诉你，”休汉斯回答，“没有。但你就当我偷了吧！”他接着又说，“看视镜吧。看看桑巴在高原边上都发现了什么。”

罗恩抬起头，眯着眼寻找桑巴的踪影，它时而掠过长空时而向下俯冲。突然，它疾飞上了高原边缘。

罗恩低头看显示器里的图像。整个屏幕大小只有四英尺乘六英尺，画面却高度清晰，色彩逼真。桑巴携带着摄像机俯冲、盘旋、上面的图像也在不停地运动，旋转。屏幕上显示了陡峭的山脊，渺小如蚂蚁的他们的队伍，接着画面又扫到高原的顶端。

大约两百只史非克组成的群体正快速向沙漠腹地行进。它们看上去从容不迫。摄像机镜头一转，出现了更多的史非克。桑巴越飞越高，罗恩的眼睛也紧盯着屏幕，他看到在这附近的两个狭谷里还集结着大群的史非克正沿着高原的脊背向上爬。荒凉的希尔高原因这群恶魔变得生机勃勃。如此大的规模，难以想象得有多少的猎物才能填饱它们的肚子。一眼望去，它们就像是畜牧星球上遍布的牛群。

太不可思议了。

“迁徙，”休汉斯下结论，“我说过它们会迁徙。它们在向某地进发。我怀疑我们要在铺天盖地的史非克群中穿越高原是否合适。”

罗恩咒骂了一声，心情大变：“可求救信号还在持续！在机器人殖民地还有人活着！我们非要等到迁徙结束吗？”

“他们是否活着还是个未知数，”休汉斯指出，“他们可能急需帮助，我们也义不容辞。但同时一”他看了一眼索尔道·查理和斯特卡·比特，它们正攀附在峭壁上，耐心地等待。斯特卡设法找了个相对平坦的地方，用一只爪子支撑着坐下。休汉斯挥挥手，指着一个新的方向。

“准备出发！”他的声调轻快明朗，“那边。”

四

他们沿着希尔高原的斜坡走，既不朝上也不向下，因为顶端和山脚都集结着大批史非克。他们就顺着山腰和山翼前进。坡度从三十度到六十度不等。渐渐地，他们都忘了平坦的感觉。桑巴白天在天上翱翔，夜晚就会落地进食。

“从食物考虑，熊不是最佳选择，”休汉斯直率地说，“重达一吨的熊，胃口大得惊人。但它们对我们忠心耿耿。桑巴就无忠诚可言。它没有脑子，但我们驯养它，让它认为只能吃人类喂给它的食物。熊比它聪明多了，尽管如此，它们对人还是一心一意。我更喜欢这些熊。”

夜里，他们在一块由陡峭的石壁延伸出来的大圆石上扎营。这已是第六个夜晚了。圆石很艰难地容下了整个队伍。费罗·耐尔小题大作，坚持要把最安全的位置留给耐格，也就是靠近山翼处，它自己则会呆在外沿，和其他熊把人类包围起来。但耐格一直呜咽着找罗恩。没办法，罗恩只好在它身边安抚它。费罗·耐尔这下心满意足了，对着斯特卡和索尔道嗤鼻，它俩立马在边上给它腾出了位置。

大家都饥肠辘辘。有时遇到从山上流下的涓涓细流，熊会喝得饱饱的，人类会把水壶灌满。但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猎物出现。休汉斯也无意从行囊里取食物填饱罗恩和自己的肚子。罗恩没有异议。这种熊与人的关系已经潜移默化到他的意识里，熊绝不是人类的奴隶，他感觉到一种双向感情的存在。

“史非克在上山的过程中没有捕食，看来前面有更诱人的猎物，”他开始焦急，“它们无视一切，只是一个劲地向上爬。”

的确如此。通常史非克的捕猎队形为横队，也就是包抄那些奢望逃走的，围歼那些不自量力的。但这次它们整齐地列队上山，而且明显是顺着固有的路线走。风吹过山坡，带来的只有两侧的气味，但它们仍专心致志地固守自己的路线。一长串蓝褐色的丑陋生物蜿蜒着——很难想象大自然创造出了这种怪物，雌性和雄性都会像其他星球上的爬虫类一样产卵。

“前面还有成千上万只，”休汉斯说，“它们会占用这条路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出现在桑巴镜头里的就有好几万只，总和就难以计算了。最先到达的把猎物都捕杀殆尽了，后来者还是能搜刮出别的食物。”

罗恩还在坚持已见：“同一个地方不可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的食肉动物！我知道实际上它发生了，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它们是冷血动物，”休汉斯提醒他，“它们不需要燃烧食物热能来保持体温。毕竟，许多生物都可以长时间不吃不喝。就连熊也会冬眠。当然，它们既非冬眠也非夏眠。”

他在黑暗里搭起辐射波接收器。但要在这里接收到信号简直没有可能。发射器上处于希尔高原另一边，那儿遍地是“劳伦二号”星球上最凶残、最致命的物种。人类和熊要穿越它们的封锁无疑等于自杀。

休汉斯打开了接收器，先传出了低沉的、沙沙响的背景噪音，接着是信号。三短，三长，三短。三短，三长，三短。如此反复。休汉斯关掉了它。罗恩说： “其实我们应该在动身之前回应他们的信号，让他们看到一线生机。”

“我很怀疑他们是否有接收器，”休汉斯说，“他们不会在几个月后还苦苦期待回应。他们不可能无时无刻地监听它，藏身在矿洞里，还得费尽心思偷溜出去寻找食物一因此，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回应。”

罗恩沉默了一会。

“我们得给熊找点吃的，”他忽然说道，“耐格已经断奶了，我看它饿得慌。”

“会的，”休汉斯做出保证，“我感觉上山的史非克数量比昨天和前天都少，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可能要横穿它们迁徙的路线。它们的数量正在减少。在穿越它们的路线时，我们得提防诸如夜行兽之类的危险。但我想凡是位于它们迁徙路径上的生物应该都已经尸骨无存了。”

他言过其实了。他并非孤独地行走在黑暗中，熊在他身旁打闹着。一阵阵羽毛般轻柔的微风拂拭着他的脸。他猛烈拍打击打灯，霎时间，整个世界模糊起来，掩藏在了一束耀眼的白光中。感觉有东西在空气中飞着。不一会儿，又可见星星在夜空闪烁，营地周围一片空寂。一大团白色的东西向他飞来。

斯特卡呼哧呼哧地喷气，用力挥舞着双手。费罗·耐尔一边咕哝．一边奋力捕抓。它用手掌一把抓住了那个东西，使劲一捏。

当休汉斯意识到时，光已经暗淡下去。他大叫：“别开枪，罗恩！”他屏息聆听，黑暗中响起大口咀嚼的声音。一会儿就消失了。“看这儿！”休汉斯呼喊。

击打灯再次亮起。某种形态怪异、颜色较人类苍白的生物在空中盘旋，疯了似的向他扑来。而且为数众多。四只，五--十--二十--还不止……

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爪子伸到光束里，抓住了其中一只怪物。接着又是一只爪子。休汉斯照了照其他地方，发现大考迪亚克熊都直起了身子，扑打那些晕头转向乱飞的生物，它们如飞蛾般无法遏制亮光的致命吸引。由于剧烈地旋转，没能看清它们的全貌，但可以肯定是种令人厌恶的夜猫子，就像会飞的没毛猴子，其实又不完全相同。

那群熊既不吼叫也没嚷嚷，有条不紊地奋力扑杀。渐渐地，那些生物碎裂的尸体在它们脚边堆成小山。

突然它们都不见踪影了。休汉斯熄了灯。黑暗中传来骨骼被揉碎的声音，熊开始狼吞虎咽。

“这些东西是食肉动物而且嗜血成性，罗恩，”休汉斯冷静地说，“它们像吸血蝙蝠一样吸食猎物的血，连同胞的尸体也要分食。熊有厚重的皮毛，而且是杂食动物一除了史非克，它们什么都能下肚。也许这些夜猫子是为午餐而来，却不幸遇到了克星熊。”

罗恩突然叫了一声，他照了照，血着手掌流下。休汉斯把装着消毒剂和绷带的便携医疗包递给他。罗恩止住血，包扎了伤口。他发现耐格在咀嚼着，就把灯光转向它，它艰难地吞咽。看来它抓住并吞食了吸罗恩血的夜猫子。罗恩不矢口该说些什么才好。

次日一早，他们重新开始攀登陡坡。罗恩感叹道：“休汉斯，机器人根本对付不了这些吸血鬼。”

“哦，它们可以负责监视，”休汉斯压抑爆发的冲动，“但你得自己动手保护自己。这点熊可比你强。”

他带领着队伍继续前进。在一个峭壁上，熊徐徐前行，脚掌紧紧抓着倾斜的岩石，神态还很自得。对于人来说却是千难万险。休汉斯中途停了两次，透过望远镜观察地面情形。他似乎信心满满。那座像船头、形状怪异的山峰在视野里越来越清晰了，将近中午时望过去，那山峰高耸在地平线上，目测距离仅十五英里。正午时，休汉斯命令队伍休息。

“下面谷地已经没有史非克了，”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且方圆几英里都看不见它们上山。”所谓穿越就是给第一拨让路，在第二拨出现前抓紧通过。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已经越过了它们的迁徙路径。看看桑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他朝那只鹰挥手，示意它出动。和人类以外的所有生物一样，桑巴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填饱了肚子接着玩乐、睡觉。最后几英里的路程，它一直停在斯特卡的背上。它一飞冲天，休汉斯从视镜里观察。

桑巴越飞越高——镜里的图像不停旋转、变换一不过几分钟它就飞到了高原边上。他看见了一些植物，摇晃的地面，还有灌木丛。桑巴继续上升，沙漠腹地也出现了，但不见任何野兽的踪迹。只有一次，当鹰突然侧身飞行时，摄像机拍到高原一个长维度的镜头，休汉斯看到了熟悉的踪影，再次目睹了集结成群的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食肉动物不会大规模群居。

“我们直直往上爬，”休汉斯满意地说，“就从这儿穿越高原——可以稍微向顺风方向偏。我想我们会在路上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他向熊示意继续攀登。

几小时后他们到达了顶端——赶在日落前。他们看到了一些生物，不多，分布在沙漠边缘的草丛和灌木丛里。休汉斯还发现了一只本不可能在沙漠地带活动的毛发粗糙而蓬松的反刍动物。天色暗了下去，气温骤然变得刺骨，比他们扎营的地方冷多了，空气很稀薄。罗恩苦苦思索原因。在船头山的背风处，气流平稳，没有云，地面的热能都向空间释放了，夜里可能会天寒地冻。

“白天却很热，”休汉斯持相同观点，“空气稀薄则阳光就会炽热地可怕，这个高原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没有风。这里白天的地面温度会高得让人怀疑这个星球是否有大气层。正午沙子的温度会达到一百四十或者五十摄氏度。但夜里就像掉入了冰窖。”

休汉斯在午夜前升起一堆火。当气温降到冰点时就不用担心夜行兽来袭。

早晨，人类都被冻僵了。熊的鼻子喷着气，活蹦乱跳的，似乎在享受这种清晨的刺骨。斯特卡和索尔道·查理在兴奋地打闹，假装用力地相互捶打，但力道足以敲碎人类的头盖骨。耐格打着喷嚏，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看。费罗·耐尔那雌性惯有的反对态度清晰地写在脸上。

他们又出发了。桑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敷衍似的飞了几圈后就像昨天一样停在斯特卡的背上。它带着傲慢的神情，注视着地貌从半干旱的荒原过渡到干旱的沙漠。鸟儿如果没有好风助力也不愿意翱翔天空。半路上，休汉斯费力地在放大了的太空照片上给罗恩找出了他们所处的方位以及求救信号的来源地。

“你这么做是以防你有什么不测，”罗恩说，“我承认这是必要的，可是——要是没有你，即使找到那些幸存者我又能怎样？”

“你目前掌握的史非克的习性就能派得上用场，”休汉斯说，“这些熊也会帮助你。我们在考察站也留下讯息。灯塔恢复正常了，如果有人降落，会根据指示一路寻来的。”

罗恩的步子变得沉重。希尔高的仅有的边缘上的绿地已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双脚踏在了粉末状的沙子已

“等一下，”罗恩打破沉默，“我想弄清一件事！你说自己在家乡是背负盗熊罪名的通缉犯。你说这是个谎言——为了使你的朋友免受殖民调查团的起诉。你孤身一人，时刻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你冒险选择不杀我。现在你要冒更大危险去拯救那些幸存者，而他们可能会成为你所犯罪行的目击证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休汉斯狡黠一笑：“因为我不喜欢机器人。我不喜欢看到它们超过人类，使人类变成附属。”

“继续，”罗恩态度强硬，“我看不出讨厌机器人和变成罪犯之间的联系。人类也没有变成机器人的附属！”

“但事实如此，”休汉斯粗暴地回应，“当然，我是个怪人。但在这个星球上，我是个真正的人。我按我的喜好生活。我的熊帮手是我的朋友。如果机器人殖民地成功建立，居住其中的人类还能活得像个真正的人吗？不可能！他们得按机器人规定的方式生活，呆在它们建起的电栅栏里，对食物的要求不能超出机器人的能力范围。人不能把床搬到靠近窗户的地方，因为这么做会给机器人打扫带来不便！机器人为他们提供服务——怎么做则是机器人的事——人类最终得到的是维修机器人的工作。”

罗恩摇头：“只要需要机器人服务，人类就得接受它们的不足。如果你不需要——”

“我想自己决定想要什么，”休汉斯的态度没有软化，“而不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动地选择。在我们家乡，人们驯养狗，后来又发掘熊的潜力，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要面临人口压力和空间占用问题，熊、狗和人的生存空间都在缩小。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决定权，只剩下机器人提供的有限选择权。我们越是依赖机器人，选择的范围就越狭隘。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后代只能选择机器人提供的选择！没人愿意看到他们窘迫到抛弃一切机器人无法提供或没有提供的东西！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以按机器人遥控器为生活目的、没有机器人就无法生存的该死的自动装置。如果这还不算附属——”

“你的观点带有过多个人感情，”罗恩辩驳道，“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

“但我是这么想的，”休汉斯说，“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人多了意见难免相左。有一点可以肯定，机器人和依赖它们的人类只能按部就班，无力应对突发事件。将来我们会需要能够处理突发状况的人。因此在我家乡的星球上，我们中间一些人就要求殖民‘劳伦二号’，遭到了拒绝——太危险了。但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扎根，所以我来到这里研究这颗星球，尤其是史非克。然后我们会带着证据，表明有能力应付包括这些怪物在内的所有危险，再次申请许可证。我已经大体做到了。可是殖民调查团颁发的机器人殖民地许可证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它在哪儿呢？”

罗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采取的方式不对，休汉斯。这是非法的。你有开拓者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方向错了。离开地球寻找其他居住星球就是开拓者的功劳，但是——”

索尔道用后腿站立，似乎在空气中嗅到了异常。休汉斯立即拿过枪以备不时之需。罗恩迅速拉开他那支枪的保险栓。虚惊一场。

罗恩不客气地说：“你谈论解放和自由在大部分人看来其本质是一种政治思想。在原则上，我做出让步。但你的行事方式使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另类的宗教崇拜。”

“是自我尊重。”休汉斯改正他。

“你可能一”

费罗·耐尔开始咆哮，用鼻子把耐格拱向罗恩。它快步跑向斯特卡和索尔道，站在它俩中间，面朝着希尔高原上史非克活动的辽阔区域。

休汉斯透过它们扫视了前方，又环顾了四周。

“情况可能会很糟！”他淡淡地说，“但幸运的是没有风。前面有座小山丘。快点，罗恩！”

他跑在最前面，罗恩紧随其后，耐格笨拙地跟着罗恩。他们到达了那块隆起——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比周围沙地高出五或六英尺的土堆，一棵歪歪扭扭、仙人掌状的植物破土而出。休汉斯戴上望远镜，查看前方动静。

“一只史非克，”他简短地说，“只有一只！史非克绝不可能单独行动！几万只同时出现也违背常理！”

他弄湿自己的手指，在空中举着：“没风。”

他又举起望远镜。

“它没发现我们，”他补充道，“爬远了。看不到它的同类——”他踌躇了一会，咬着嘴唇。“嘿，罗恩，我想杀死这只史非克找些东西，极可能有重大发现，但速度必须很快，”他一脸严肃，“得速战速决。我得骑上费罗·耐尔，并由斯特卡和索尔道护卫。耐格跑不快，你能陪它呆在原地吗？”

罗恩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说：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可以。”

“保持警觉。如果发现目标，不管距离多远，尽管开枪。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千万别让它们接近你。千万不能迟疑——目标一旦出现，马上开枪！”

罗恩觉得嗓子眼仿佛被堵住了，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休汉斯走向那群铺开架势、严阵以待的熊。他爬上费罗·耐尔的背，牢牢抓着它的皮毛。

“出发！”他夹了一下腿，“那边！”

三只考迪亚克熊飞也似的奔跑着，休汉斯在费罗·耐尔的背上饱受颠簸。桑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惊，拍打着翅膀飞上了天。一会儿又落下来，努力追随着它们。

一切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了。考迪亚克熊奔跑的速度可与赛马媲美，三个身影如同三支箭般朝着半英里外的目标射了出去。接着从熊背上传来一阵武器发射的巨大声响——爆炸声和枪声，那怪物跃向空中，死了。

休汉斯从熊背上跳下，蹲在地上开始忙活。桑巴侧身盘旋了一会，也降落到地面，停在旁边观望。罗恩远远看着。休汉斯对史非克的尸体大动干戈，两只公熊在一旁戒备。费罗·耐尔好奇地注视着休汉斯。土堆上，耐格小声地呜咽，罗恩心不在焉地轻轻拍拍它，它哭得更凶了。远处，休汉斯站起身，骑上费罗·耐尔。斯特卡转过身，似乎是看到了或嗅到了某种可疑物，它后腿直立。索尔道也向它靠拢。两个庞然大物开始往回飞奔。桑巴吃力地扇着翅膀，由于缺乏风的助力，它在空中拼命扑腾，最后落到休汉斯肩上，爪子不敢松懈。

耐格歇斯底里地哀嚎，要往罗恩身上爬，就像幼兽在危急关头想要爬上最近的树。罗恩被压倒在地，耐格坐在了他身上——眼前闪过一个有着可憎鳞状表皮的身影，耳边响起了史非克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厉叫声、嘶嘶吐着的信子。怪物以罗恩和幼崽为目标腾空而起，扑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罗恩因支撑不了耐格的体重而倒地，让它扑了空。

罗恩只听到史非克恐怖的叫声，斯特卡和索尔道如离弦之箭飞奔而来。费罗·耐尔凄厉的叫声划破天际。柔弱的幼患放声大哭，飞快地向它跑去。罗恩翻身而起，抓过枪，出于本能的愤怒让他无所畏惧。史非克蜷着身子追赶幼崽，罗恩狂怒地挥舞着枪，距离太近而无法射击——也许它只看到了夺路狂奔的熊崽。

史非克猛然转身，罗恩被绊倒在地。一只八百磅重的怪物——形似野猫又似吐着信子的眼镜蛇，携带狂犬病毒，杀人成性——旦被这样的怪物缠绕住，没有人能够逃脱。

斯特卡赶到了，发出震天的怒吼，向史非克发出挑战。休汉斯也赶了上来，由于罗恩也处在弹药爆炸的杀伤力范围之内，他不能贸然开枪。费罗·耐尔怒火中烧，暴躁地嗷叫，急于确认耐格的安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为身处险境的孩子而发狂。

桑巴吓傻了，紧抓着休汉斯的肩膀不放松。他眼睁睁看着斯特卡和史非克一场恶斗却帮不上忙。斯特卡只能腾出一只爪子来解救罗恩。

五

此地不宜久留，尽管斯特卡似乎还想叼起手下败将软塌塌的尸体往地上砸。它已经没愤怒了，因为一个考迪尔斯斗士后代都喜欢的人类险些丧命。罗恩伤得不重，当熊赶到的时候，他还在咒骂。休汉斯一把把他扔到索尔道背上的行囊里，让他坚持住。他并没表示感激，翻来覆去，喋喋不休地叫嚷：“该死的，休汉斯！斯特卡的伤口很深！那怪物的爪子可能有毒！”

休汉斯不予理睬，一个劲地催熊赶路，和时间赛跑。走出两英里多，耐格开始闹脾气，它已经精疲力竭了。费罗·耐尔依偎着它，说什么也不走了。

“可能够远了，”休汉斯让步，“没有风，而且那一大群怪物都在下面，这附近也就出现了两只。也许它们正忙得没空理我们了！好吧。”

他坐到地上，取出消毒剂和棉球。

“斯特卡先来，”罗恩大叫，“我很好！”

休汉斯给熊擦拭伤口。伤口都很小，因为斯特卡·比特对付史非克经验丰富。棉球浸透了臭氧液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罗恩百般不情愿地让休汉斯用它来清洗胸前的伤口。刺痛感袭遍全身，他咬紧了牙关。

“都是我的错，休汉斯。我光顾看你，忘了警惕四周。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在快速解剖，”休汉斯告诉他，“运气不错，第一只史非克正如我所愿是雌性，而且就要产卵了。太棒了！现在我知道了它们为什么要迁徙，迁往何处，以及它们在这里怎么能不需要食物。”

他迅速地给罗恩包扎完，带着队伍继续东行，拉开与史非克尸体的距离。旅途变得轻松起来，只有桑巴义愤填膺地在队伍上方拍打着翅膀，因为它不被允许停在熊背上。

“我之前解剖过它们，”休汉斯说，“对它们的了解还不够全面。首先得掌握它们的习性人类才能在这颗星球上安居乐业。”

“还有熊吧？”罗恩不忘嘲讽他。

“哦，对，”休汉斯不以为然，“关键在于史非克来到这片沙漠是为了哺育后代——交配，产卵，利用这里的阳光孵化。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海豹总是回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交配——雄性至少连续几周不进食。鲑鱼回到出生的河流产卵，它们停止进食，不久死亡。还有鳗鱼——我举的都是地球上的例子一游几千英里到达马尾藻海交配，然后死亡。不幸的是，史非克不会死，但有一点很明确，它们世世代代共有一个繁殖地，它们到希尔高原来存放它们的蛋！”

罗恩步伐沉重，十分懊恼：气自己缺乏最基本的防范之心；他麻痹大意了，一个生活在机器人文明世界中的人类的习惯；当耐格感到危险而呜咽时，他都没有察觉到异常。

“现在，”休汉斯继续道，“我需要一些机器人殖民地的机器。有了机器，我想我就可以着手开始建设一个人可以活得像人一样的星球！”

罗恩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

“机器，”休汉斯不耐烦地重复，“机器人殖民地肯定有。机器人一无是处，它们对付不了史非克。但是即使没有机器人操作，机器照样可以运转！几个月的风吹日晒没那么容易让它们散架！”

罗恩不说话。突然说：“我从没想过你会需要殖民地的东西，休汉斯！”

“为什么不？”休汉斯不耐烦地说，“人们创造机器为他们干活，这无可厚非，即使是机器人——如果它们没有越俎代庖的话。但火焰喷射器必须由人类操作，几百英里土地的清理工作用得上它。还得有土壤净化机——设计的原意是把那些机器人无法应付的植物斩草除根。我们会回到这儿的，罗恩，至少要摧毁这些恶魔的蛋！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也要年复一年地坚持，总会消灭这个种群的。也许还有其他这样的种群拥有自己的繁殖地，我们也要找出来，把这颗星球变成我的同胞们可以生活——可以像人一样生活的地方！”

罗恩挖苦他：“史非克可是机器人的克星。你要把这儿变成对于机器人来说安全的地方吗？”

休汉斯一笑而过。

“你只见过一只夜行兽，”他说，“还有那些在山坡上遇到的怪物呢？——它们会吸干你的血再吃光你的肉。在一名机器人保镖的陪同下，你能安心地在这颗星球上随意走动吗？不能！仅有机器人的帮助，人不可能在这里生存——相反，它们只会阻止你成为真正的人！等着瞧吧！”

又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他们找到了殖民地。期间，许多的史非克、牡鹿样的生物和毛粗而蓬松的反刍动物倒在了他们的枪口和熊的利爪之下。幸存者很快就被找到了。

有三名，都被咬得遍体鳞伤，胡子拉碴，受尽折磨。当电栅关闭时，两个正在矿道里给机器人矿工安装新的控制台；一个负责监督采矿过程。一发现与殖民地的联系中断，他们就警惕起来，坐上装甲车巡视。正因为他们手无寸铁，所以保住了性命。他们看到殖民地已经陷落，到处爬满了史非克，数量之多，他们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不敢相信。史非克闻到了装甲车里人的气味，却找不到突破口。人也伤害不了它们，否则只要他们杀死其中一只，其余的就会一路追踪而来包围矿洞。

幸存者们停止了采矿——试图用遥控机器人进行反击，获取补给。可是这两样任务机器人矿工都无法胜任，因为它们是为开矿而设计的。由于没有武器，他们临时拼装出投掷器发射以火箭燃料为原料的燃烧弹，不时有在门外徘徊的史非克被烧到皮毛，惨叫着夺路而逃。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不会要了史非克的命。但这会消耗燃料。最后，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燃料只用来维持火光信号，期待别的飞船前来寻找殖民地。他们缺乏补给，坐牢一样禁闭在矿洞里，在绝望中等待救援，空对着那些只会挖矿的机器人矿工。

当休汉斯和罗恩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失声痛哭。除了史非克，他们最恨的就是那些机器人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东西。休汉斯安慰他们，并把行囊里的武器分发给他们，接着以雄性考迪亚克熊为后卫和先锋，费罗·耐尔殿后，朝着殖民地进发。一路上，他们杀死了十六只史非克。到达后，在荒草丛中又发现了四只。在建筑物里，他们只找到人类尸体的残片，还有一些食物——不多，因为史非克撕烂了每一样带有人类气味的东西，连装在塑料袋里的射线培育的食物也没有幸免，仅存的是一些存放在金属容器里的食物。

还有燃料，找到机器控制台这些燃料就大有用处。到处都是崭新的机器人，埕埕发亮，却一动不动，被疯长的植物缠绕着，甚至覆盖着。

此时，这些机器人在他们眼里形同废品。他们把带有履带的火焰喷射器的操作系统改成人类控制，加满了燃料，还找出了大型的土壤净化机，它原先是用来摧毁单靠机器人无法清除的杂草或难以栽培的植物。怀着复仇的决心，他们重返希尔高原。

耐格越来越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刚刚获救的人类似乎对任何长大后能成为史非克克星的东西都爱护有加。在宿营时，他们对耐格过分溺爱。

他们沿着史非克的迁徙路径到达了高原顶上。桑巴四处搜索史非克的踪迹，一旦寻获，体形硕大的考迪亚克熊负责引蛇出洞。史非克会发出叫声，吐着信子进行攻击——罗恩和休汉斯就开启武器，大扫射。土壤净化机发出电热光束，被照射到的动物都一命呜呼，甚至植物种子也顷刻干瘪。只有人类能正确地操作它，机器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用于什么对象。

现在，熊的任务告一段落。那些被烧焦的史非克的尸体臭气熏天，即使没有风，它们散布在高原各处的同类已经被吸引过来了。它们繁殖后代的使命应该已经完成，这次是报仇雪恨来了。机器人殖民地的幸存者操纵机器，绕着高耸的史非克的尸山，等待新的目标出现，管叫它有来无回。人类从没在别的星球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清扫，经过这场战役，这片沙地孕育出来的族群应该所剩不多了。在别的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族群、其他繁殖地，但今年史非克的成活率必定大不如前。

或许明年也是。因为土壤净化机将会翻开可疑的沙地，寻找史非克埋藏在此等待太阳孵化的卵。它们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

休汉斯、罗恩和考迪亚克熊此时在高原边上的营地里，这里处于屠杀地点的逆风方向。也许由殖民地的人来实施这一切更为合适，毕竟，丧生的是他们的同伴。

一天晚上，营火上烤着喷香的鹿肉，耐格心急地凑上前嗅。休汉斯轻轻地把它推开，它怯怯地溜到罗恩背后啜泣，寻求保护。

“休汉斯，”罗恩面露难色，“是时候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了。我是殖民调查团的宫员，你是非法殖民者，我有责任逮捕你。”

休汉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如果我供出同谋，你会手下留情吗？”他平静地问，“还是我要请求你别让我昧着良心做证？”罗恩沉不住气了：“你非要惹恼我吗？我这辈子没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可是——我不再迷信机器人了，除非它们呆在属于它们的地方。它们的位置不在这儿。史非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了，但不会就此灭绝，而且机器人对它们无能为力。这里必须由熊和人来居住——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必须生活在电栅栏里，对于机器人提供的必需品无条件接受。这个星球上有太多太多能让人类怀念的东西了！住在‘劳伦二号’这样由机器人管理控制的环境中不是……不是自我尊重！”

“你不会也接受了我们的‘教义’吧？”休汉斯带着讽刺意味地说，“就是你之前关于自我尊重下的另一种说法。”桑巴大声叫着发牢骚，斯特卡·比特在靠近营火时差点踩扁它。斯特卡·比特深深嗅着，休汉斯厉声喝止它，它一屁股坐到地上，盯着那块肉，垂涎三尺。

“你让我说完！”罗恩抱怨道，“身为殖民调查团的官员，我的工作就是在第一批殖民者到达前把目标星球上的前期工作实施状况反馈回去。当然还有殖民者们是否按规章办事。现在，我要报告的机器人殖民地实际已被摧毁，原计划无法开展，它也无法存活。”

休汉斯不置可否。夜幕降临，他把火上的肉翻了个面。

“在危急关头，”罗恩认真地说， “殖民者有权向过往的飞船请求救援，这无可厚非。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个诚实的人，休汉斯——我会在报告中提出这个殖民计划不切实际，建成的殖民地已完全被摧毁，只有三个人因藏身矿洞，成功发射求救信号而幸免于难。这是事实，你知道的！”

“继续啊。”休汉斯有些不屑。

“因此，”罗恩觉得恼火，“你要记住你驾驶着一艘飞船，载着斯特卡、索尔道和费罗·耐尔，当然还有耐格和桑巴——接收到求救信号。于是降落，帮助这些殖民者。你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整个故事。因此你的出现就不是非法的。唯一不合理的就是你居然能在需要的时刻出现，但我们要装作这是—个偶然。”

休汉斯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一直看到他身后暗沉沉的夜。他波澜不惊地说：“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辞，你觉得他们会接受吗？”

“他们不是傻瓜，”罗恩尖锐地说，“他们当然不是！但是如果我的报告说，由于这一连串不可能的事件，殖民这颗星球是现实可行的，推翻之前否定的说法一如果我的报告证明只有机器人的殖民地是完全行不通的，但要是加上熊和你们世界的人，那么这里就能每年接收几千名的殖民者——当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

火光中，休汉斯的侧影似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不远处，索尔道使劲嗅着空气中的味道，一道明亮的光线闪过，会飞的无毛猴子被拍打了下来。对于熊来说，它们味美多汁。

“我的报告举足轻重，”罗恩坚持道， “我们得做这笔交易！机器人殖民地的组织者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计划就只能搁浅。我没有夸大。你们的人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休汉斯摇头的原因也变得明了，他暗暗发笑。

“你连说谎也不会，罗恩，”他忍俊不禁，“毁掉自己—生的清誉来帮我摆脱牢狱之灾是不是太愚蠢、太不合情理、太不理智了？这可不是作为理智动物的处世方法，罗恩。不是到了紧要关口，你不会这么做的。”

罗恩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我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它一定能奏效。”

“我接受，”休汉斯咧嘴笑了，“并且很感激。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还有几代人可以像真正的人一样居住在这个星球。还有——我把索尔道、斯特卡、耐尔和耐格非法带到这里，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保护它们。”

罗恩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使劲地顶着他的背。原来是小熊崽耐格经受不住香味四溢的烤肉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往前挤。罗恩支持不住，身子前倾，趴倒在地。耐格用力地嗅着。

“打它，”休汉斯说，“它就会乖乖坐回去。”

“不！”罗恩抗议了，“我绝不会这么做！它是我的朋友！”

# 《外星历险》作者：[美] 迈克尔·卡萨特

房俊民 译

爱默生写道：“对我们而言，世界实在太大了。”情况的确如此，正如接下来这个故事说明的那样，即使我们想远离它，哪怕远至数百万英里之遥的冰封外星，我们离它仍然不够远……

作为一名专职作家，迈克尔·卡萨特主要因他深刻的短篇小说著称，但过去几十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影视制作。他既是一名实践者，又是一名开创风尚的倡导者。他是电视剧《外部界限》的联合制作人，这部片子赢得了有线电视金奖的最佳剧本奖，他还发行了类似剧集，如《怪诞》、《印度安那州》与《奇怪好运》等，他还是《在麦克斯头上》的剧本编辑，《贫民窟》的不署名作者，还为《星际迷航》、《星际之门》（第一部）等许多系列电视剧撰写脚本。他还为《科幻周刊》的科幻电影电视专栏定期撰写稿件。他出版的小说有《星国》、《龙季》和《失踪的人》，短篇小说集《眼中所见的神圣》（与安德鲁·Ｍ·格里利合作），还有一本传记式百科全书《太空名人录：头２５年》。他还为已故的宇航员德克·斯赖顿代笔撰写了《斯赖顿白传》。迈克尔最近出版的作品是惊悚历史小说《红月亮》。

上个世纪，那是制片人恩斯特·鲁贝奇①或比利·怀尔德②的电影时代。那个时候的电影还有情节，有对白。那个时代的生活和爱情也有规矩。如果在那个时代，我们故事的开头可以称为一次巧遇。

举个相似的例子，苏联大使馆里（提起这个名称，你肯定会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一位英俊的官员拿起电话，听到一位女性的可爱的声音，问他是否能告诉她列宁的中间名，“我正在填纵横字谜游戏。”

这是一种侮辱，他没好气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是对苏联的侮辱！”然后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但不久，他又一次听到那可爱的笑声。

那个晚上，这位官员到英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会上他蓦然间又听到那个笑声，声音发自一位英国女士之口，这个角色应该由奥黛丽·赫本来扮演。他心头怦然一动，来到赫本女士面前，鞠了一躬，说道：“伊里奇③。”

故事于是展开。

我们的故事也是这样展开的。只是——

瞧，你一定得对我耐心点。因为我这个故事里的这一对不止两人，而是四位一体的组合，其中两个甚至根本不是人类。

【① 德国电影制作人，代表作有《天堂烦恼》、《风流寡妇》。】

【② 奥地利裔美国电影制作者。】

【③ 列宁的中间名。】

欧罗巴是木星的一颗卫星，它的表面被冰层所覆盖。此时，当地时间正是正午，但天空一片漆黑，因为欧罗巴稀薄的大气层无法散射充足的光线使它显出颜色。在星体的表面，冰层、白雪和岩石形成灰白相间的一片，有点像个棋盘，只不过没有一条线是直的。

欧罗巴的地质构造十分活跃，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活跃十倍，因此，星球上满是参差不齐的地壳隆起和蜿蜒的裂缝，称为轮转线。

别管这颗星星和它周围天空的颜色了，真正吸引你注意力的是那个带着斑纹的星体——木星，它悬挂在头顶上方，活像一个巨大的空心南瓜灯，好像正向下压，压向这片冰天雪地。而且，由于欧罗巴距木星太近，被彻底锁定了，所以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它巨大的母星，当地的情况于是更趋恶劣。要是你恰好待在欧罗巴的那一面，那么会看到木星始终悬挂在天空中。

木欧联，即木星一欧罗巴联合探险队的几个探测器便正好处在这种位置。这三个小型漫游者降落在冰原之上已经两年了，它们的任务是前期勘测，目的是建立“永久性的”霍普基地。它们还建起了一些必要设施，如临时庇护所（在欧罗巴星球上甚至连机器也会伤风感冒）、一个热核动力站，还有一个通讯阵列。

这一天，漫游者一号，又称“厄尔”，正在位于霍普基地北部约七公里处。这时它从一个运动的信号源（它的接收装置十分灵敏，足以探测到相当微弱的多普勒效应）收到一个问讯，查问临近速度。

探测器厄尔无法看到信号源。它的视频传感器是一个适应性极强的多光谱电源驱动器，能够清晰地显示前方和四周的情景，然而，它缺少一个倾斜向上的装置，所以无法看到上面的情况。

此外，在它的引导系统中，提供临近速度的请求也不具有优先权。厄尔花了一点时间编辑探测器语言，大意是“我是一个探路者级别的漫游型探测器，你应该同霍普基地对话。”

它本来不应该再考虑这次联接，可是，发来的信息中有点儿东西，表明查询者与它……相容。至少，比多普勒信号和霍普基地有更多的相容性。

实际上，这个多普勒信号源是木欧联探测器的后续系列，设计用于在欧罗巴冰壳下面那黑暗冰冷的深海里搜寻生命迹象。

所有这些探测器都被预先包装在一个降落包内，降落包从地球发射的一个飞船中弹射出来，比第一批，也就是厄尔那一批晚了两年。它们是通过光帆能量向欧罗巴推进的。飞船定轨后绕欧罗巴飞行，然后等待来自拉霍亚①的进一步指令，接到指令后再展开降落包，与减速火箭系统脱钩。

【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哥市的一个区。】

这一次飞行不太顺利。部分原因是软件故障，拉霍亚的航空电子设备实验室没有检测出来，此外又遭到木星磁场的破坏。这些芯片虽然很结实，能抵抗核武器的电磁脉冲，但终究无法抵御木星上持续不断的电磁粒子的无情攻击，就像一个人经得起肚子上一拳，拖在卡车后拖死狗却受不了一样。飞船于是受损。

所以，四个探测器中的一个——很快就会被称为“丽贝卡”——在降落过程中便发出联络信号。登陆舱系统很难锁定来自霍普站的信号，这个任务于是落到了身为该系统后备的丽贝卡身上。登陆包没有延迟，安全到达了，在冰原上弹跳了好几次，按设计要求在自己身上打出几个孔，终于卸下四个新的探测器。

一周之后，探测器“厄尔”由于温度原因回到霍普站时，才恰好探测到四个新来的探测器——不是看到。它的视频传感器通常关闭着以节省能量，只按出去的路线原路返回。这四个的作用分别是钻探、运输、潜航，提供便携式能源。它们很快就会展开寻找生命的研究工作。

厄尔靠近了钻探器。后者的诊断程序显示它在着陆时的旋转和摇摆中受损，于是打开了自己的通讯阵列。幸好通讯阵列没有受损。一大串数据从钻探探测器那里发送到霍普中心，同时发送给其他探测器。厄尔识别出了这些信号。信号很熟悉，这是探测器丽贝卡。

它开了个玩笑，把碟状天线对准丽贝卡，将她早些时候查询临近速度的数据送还给她。

木欧联的指挥中心位于一幢破破烂烂的三层结构的房子里，房子在拉霍亚的贫民区，邻近一处海滩。海滩于是也称为指挥中心海滩。这幢建筑物以前是一家网络服务商的。１９９８年，那家网络服务商购买了这个地方，作了些改造，想跟圣迭哥和北郡的高科技公司做生意。当时正值经济空前繁荣，高科技公司个个兴旺发达。

经济繁荣持续了大半个十年，可后来发生了一连串企业兼并，这个地方于是关了张。不过拉霍亚离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不远，翻过山就是。说起来，学校还算在拉霍亚地盘上呢。这家学校的三个研究人员创建了一家新公司——ＡＧＣ有限公司，租下了这幢建筑物，想趁２０１２年小行星内瓦飞过时实验他们的实时超光速光脉冲传播仿真体系（简称ＳＬＩＰＰＥＲ）。这幢房子挺合适，已经架设了光纤，带宽也足够，电力系统、温控系统都合适，足以支持ＡＧＣ公司一万兆兆速度的计算机运行。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租下来再说。

十八年过去了，执行了五次太空探测任务，木欧联指挥中心至今还设在这儿。这个项目不断扩张，但这幢建筑物却无人问津。问题于是出来了，当初那家网络服务供应商的雇员从来没有超过一打，可ＡＧＣ公司ＳＬＩＰＰＥＲ项目的雇员一直都在三十名以上。

停车场的车位怎么都不够用。加上拉霍亚（记住，这是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地区的公交系统只有点儿时来时不来的公共汽车，还有交班时间错不开，而且拉霍亚的房租和家用消费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种种问题加在一起，当然哕，发生纠纷是不可避免的。

厄尔-托兰开着他老掉牙的小卡车拐进一个狭窄的停车巷，向十一号停车位驶去，结果发现一辆崭新的沃尔沃轿车已经停在那里。

托兰今年五十九岁，原来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带着手下干了二十年，有好日子，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后来跳槽到ＡＧＣ公司，成了木欧联的高级操作员。他不是一个无缘无故发脾气的人。

本来他应该很快就看完医生的，结果却令人生气地花了四个小时作体检，让他心情糟透了。回来上班又发现这辆沃尔沃霸占了他的车位，真让他火冒三丈。

在刹车的尖叫声中他把小卡车打了个急转，卡车的后挡板正好对着沃尔沃的车头。在这么狭窄的地方做这个动作有点难度。托兰只得向前开了点，上了人行道，这才把车倒到合适的位置。

就位。指挥中心的伙计们最喜欢用这个词儿。他放下后挡板，拖出一根长长的链条和一只挂钩，这是他经常用来把他的两艘小帆船捆绑在卡车上的工具。他把挂钩楔进沃尔沃屁股上的缓冲器里，链索绕着他的卡车挂钩打了个结。

他钻进卡车，启动慢速挡，把沃尔沃拖出他的停车位，再驶上人行道。做这个动作他不得不又开上人行道，然后开到人行道另一面的车道。刹车锁死的沃尔沃的车胎发出一阵尖叫，底盘也发出不祥的刮擦声，终于被拖到人行道的中轴线上。

托兰就让它放在那儿。

托兰感到一阵宣泄的快感，把自己的车驶入停车位。其实，当他从卡车里蹦出来径直向大楼人口处走去时，他仍然感到十分恼怒。在门口，他和迎面而来的一位妇女擦肩而过。

要不是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定会设法侧身避过这位大步前进的女士，还会留意一下她的长相。她五英尺高一点，但这要把她凉鞋的高度计算在内，灰色便裤里的那双腿显然肌肉发达，一件背心外面套着木欧联的马球衫，里面的身体粗壮结实。她一头齐肩的黑发，有几缕颜色稍浅，正好配得上她五十来岁的年龄。他觉得她的眼睛是绿色，但要靠近些细看才拿得准。

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型。他两次离婚，跟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通常都比这一位在视觉上更有吸引力。

真正引起托兰注意的是这位女人的声音，过去大家消费威士忌和雪茄的时代里通常把这种声音称为烟嗓门，酒鬼嗓子。还有点欧洲口音。不过，引起他注意的也许是她说的话。

“是哪个婊子养的杂种干的，我非宰了他不可。”显然指的是把她的沃尔沃拖到马路巾间的那个人。

这女人平静地向那辆还在微微振动的汽车走去。她双臂一叉，笑了，似乎被这事逗乐了。

托兰完全可以一走了之，虽然他知道不久就会有人把托兰的车位以及从停车位开始一直到沃尔沃之间的刹车痕迹联系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对那双眼睛的颜色感到好奇，好奇得几乎忘记了刚才的愤怒以及历经了两个小时毫无缘由的医学检查后的沮丧。

“我就是那个婊子养的。”托兰说道。

她盯着他。是的，绿眼睛，眼角的笑纹令人着迷，“你还小吗？怎么还不懂事？”

这种抨击对托兰很不公平，他马上就要过六十岁生日了，并且刚刚作完针对这个年龄的医学检查。“显然不是。”

她笑了。这女人的性格真不错。

“我估计这是你的车位。”

他点点头。

“是这样，我刚到这儿，没来得及给我分配车位。警卫告诉我说你今天很可能不会回来。”

“大家都没想到。”他伸出手，“厄尔·托兰。”

“丽贝卡·马尔索。”

“我觉得以前我们见过。”

“科隆？”她问，然后想起了在什么地方，她脸上一阵发烧，“噢！霍普基地。”

像厄尔和丽贝卡这样的操作员通常都是直接参加项目的工作，预先不互相介绍。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是专业人士。

“实际上，大约只有十二公里远。”厄尔一边说，心里却在奇怪为何他觉得有必要说得如此精确。

你肯定觉得自己知道点儿太空飞行方面的事。忘了那些东西吧。ＳＬＩＰＰＥＲ操作员并不是宇航员。实际上，到了２０２６年，宇航员根本没几个。只有几个倒霉蛋，挤在狭窄不堪的地球空间站，一连几个月时间绕着地球一圈圈转个不停，祈祷不要碰上太空垃圾、放射线暴露或精神崩溃，正是这些因素使载人飞船飞往火星的任务难以实现，更不用说欧罗巴那么远的地方了。

但太阳系的探索仍在继续进行，利用无人驾驶飞船，通过数千万英里之遥的远距离控制，差不多实现了人类实时操作。这样做有很多优点：飞行器可以设计得更小，只需要设计成单程旅行，而且有了利用ＳＬＩＰＰＥＲ连接技术的人类操作员，太空船的设计者们可以不用开发极度复杂、时常出毛病的人工智能系统。

木欧联的指挥中心位于拉霍亚，它更像是玩虚拟现实游戏的小房间，不像太空梭时代的控制中心。当然，这里仍然有基本的空间轨道控制台、电子支援工作站，各种操作杆、按键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屏幕，上面显示着来自所有独立探测器的遥感勘测结果，还有操作员选择的镜头所拍摄的画面。

但真正的工作是在控制室后面的八个小工作隔间里完成的，这里，每个操作员都脱得精光，穿上一套紧身的ＳＬＩＰＰＥＲ服装，并戴上跟潜水头盔差不多的头盔，实时操纵身在欧罗巴星球上的探测器。

他可以亲眼看到高悬在欧罗巴上空的巨大的木星！

可以感受到欧罗巴上每一次地震的抖动！

可以听到脚下践踏冰层发出的扎扎声！

可以嗅到放射线焙烤的金属的气味！

当探测器联上发电机充电时，你甚至可以体验到电力的涌动。

当然，这些都是虚拟现实。那些聪明的程序员们创建了这个系统，把探测器传来的数据转换成模拟的“感觉”。这个过程也可以逆向进行，把操作员的肌肉动作翻译成数据化的命令，比如转动一下天线。

最优秀的操作员是那些了解宇宙飞船和它们局限性的人，那些经过考验可以承担任务的人。一心沉迷于机器的人也能够成长为优秀的操作员。为了木欧联这个项目，ＡＧＣ公司想找的是符合上面两种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这些人还必须甘冒风险，一旦出现接口故障，就可能永久性地伤害神经系统。

厄尔发动那辆沃尔沃，丽贝卡则驾驶他的卡车。他把两辆车用链条拴在了一起，尽力消除他干的坏事的后果。他发现干坏事容易，做和好事却很难。因为车道太窄，开卡车的丽贝卡只能斜着拖那辆沃尔沃。

但厄尔刚把沃尔沃的前轮开到人行道上时，她便熟练地一踩油门。汽车一弹，然后是一阵突然排气似的呼哧声，接着是顺理成章的刮擦声，沃尔沃自由了。

“两辆车挨得这么近，真怀疑它们是不是有暖昧关系。”丽贝卡说着，轻轻拭掉眼角的汗水。

现在轮到厄尔脸上发烧了，这种事已经多年没有过了（而且以他的年数，他知道这时候脸发烧真是太糗了）。其实她说的他也想过，“你喜欢车子。”他顾左右而言他，同时明白了她是哪一类操作员。操作员有意无意间都会暗自判断其他操作员属于哪一类，就像两位久未见面的部落友人彼此嗅着对方的味道。

“猜中了，侦探。”她答道，眼睛盯着装着航海设备的拖车。“你喜欢的一定是船吧。”

“都喜欢。轻便卡车和四十五从英尺长的船。”

虽说已经认清对方跟自己是一个部落，但并不是说从此便不存在对抗竞争了。注意，没有出海同游的邀请。

“欧罗巴再见。”

在欧罗巴，研究工作进行得比正常情况要慢。探测器丽贝卡的工作是在霍普基地以北七公里处用钻孔机在冰壳上钻一个洞。那正是设备包抵达那天探测器厄尔勘探的地点。

如果隔得远一点，从宏观角度看，欧罗巴的表面不像太阳系内那些岩石嶙峋的卫星一样崎岖不平。木星潮持续作用于冰层和烂泥，减小了海拔的绝对高差。

但如果站在微观角度，细看探测器的履带或车轮必然穿越的地表，情况便迥然不同了。欧罗巴的表面刚刚形成的熔原，布满了尖锐的巨石，深裂的峡谷，裂缝和轮转线纵横交错。当然，这些情况探测器厄尔初次勘探时便已经标注出来了，收集数据是它的首要目标之一，然后它再将这些数据传回地球，转换成三维图像文件，然后再上传给探测器丽贝卡。

问题在于，几天之内便可能形成新的轮转线，地貌也会因此大变。探测器丽贝卡本来就因为机械故障落后了，没等来到距霍普基地五公里处，她的地图就没用了。

于是她停在那儿，请求引导。

大家一向认为厄尔·托兰没有同情心。最初遇到他的时候谁都不会喜欢他。他既精明又固执，还有个坏习惯，那就是详尽准确地告诉别人应该如何生活才好，让朋友、家庭和合作伙伴感到非常不自在。

有时大家会想——厄尔在偶尔自我反省的时候也会捉摸这个问题，这种性格是不是二十年空间项目研究造成的，在这种研究中，除非对自己掌握的情况很有把握，否则你不会开口说话。又或者，正是因为他这种性格，才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成功。

同时，他又是个任性而又相信宿命的家伙。看看上面的事就明白了。

厄尔为他性格中的缺点付出了代价：两次失败的婚姻，同他的三个孩子关系冷漠、疏远。第一次婚姻是跟克蕾，那位姑娘来自他的家乡田纳西州。过于频繁的搬迁和旅行，加上不合理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婚姻本来已经摇摇欲坠了。厄尔又不管孩子，克蕾只好把她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在一边，单独一人把三个孩子带大，她当然觉得很不公平。那个时候的厄尔甚至比现在更加铁石心肠，他开始跟工作上的一位合作伙伴朱丽安有了关系，她很快就像一枚巡航导弹命中目标一样迅速而彻底地破坏了他的婚姻。

婚姻的失败间接地伤害了他跟三个孩子的关系，当时一个孩子十二岁，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最大的女儿乔丹还算好，认为她父亲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仅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过错，并尽力原谅他，甚至当朱丽安跟厄尔结婚之后乔丹还同她成了朋友。

但更小的两个孩子，本和马西，他们不再属于厄尔。他们虽然很友好，还交换圣诞卡片并偶尔通电话，也许每两年互相探视一次，但他们的生活却再也没有联系在一起。

乔丹跟她父亲的联系频繁一些，对他的了解也更深入一些。如果多花些时间跟厄尔在一起，你也会发现他的另一面的。例如，你会发现他精力有多么旺盛。这些精力用于像木欧联这样的项目上时已经够惊人了。用在其他地方更让人消受不起，比如说，跟乔丹和她的一家一块儿度周末，或者改造她那所位于图森的小房子。

厄尔在生活中受了不少挫折，也得到了教训。现在的他工作得少些了，经常洁牙，即使给人的第一印象不佳也会尽力弥补，不会让第一印象变成他的惟一印象。

“你猜怎么着？我们又有麻烦了。”

这是那次在ＡＧＣ公司停车场愉快相遇之后的某一天。在木欧联指挥中心下面一层，作完体检（现在已经成了常规了）、冲完淋浴的厄尔正扣衬衫扣子。他刚才值的那一班长极了，已经到了ＳＬＩＰＰＥＲ应用中允许的最长时间，这才引导着探测器厄尔回到霍普站。这时，加雷斯·哈斯出现了，他是瑞士人，负责空间飞行的副主任。丽贝卡跟着他，ＳＬＩＰＰＥＲ制服脱下了一半。她汗流浃背，皮肤上沾着传感器上的油迹，绿色的眼睛红红的。看到她这副模样，厄尔一开始真有点反感。

不过他尽量宽容一点，知道自己半小时之前比她的样子强不到哪儿去。还是面对现实吧，他自己这副尊容也不怎么样，矮矮胖胖，头发稀疏，下巴肥硕，眉毛又浓又粗。即使在年轻时的好日子里也远非英俊潇洒。

还有他的体检结果，今早换班之前他刚刚收到。

“我在听。”

哈斯和丽贝卡解释了存在的困难。“丽贝卡，”他说道，指的是探测器丽贝卡，“无法到达那个地点。”

厄尔的胃一阵发紧，“地图出了什么问题？”地图是根据探测器厄尔的数据标定的。

“地图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丽贝卡道，“问题是塔夫茨通道好像变窄了。”她指的通道宽窄刚好够跟超级市场的手推车差不多大小的探测器厄尔通过。“我被阻住了，既不能前进，又退不出来。”

“真他妈的糟透了。”厄尔道。

“原因可能非常简单，厄尔通过时，它的热量融化了一部分冰层，通道于是变窄了。”旁边的哈斯说，想帮上点忙。

“提供能源的探测器就跟在我屁股后头。”丽贝卡说，“阿西夫甚至比我还要胖。”她说的是探测器阿西夫，名字是随着它的操作员起的，是个孟加拉人，厄尔不太熟。

“这么说，你需要我给你另找条路。”厄尔心里想的是头都不回，走出木欧联指挥中心的大门，乘上自己四十五英尺长的小船，扬帆出海，也许再也不回来了。但他嘴里却说：“咱们动手干吧。”

“你上一班值得太长了。”哈斯说，“我不能要求你干这项工作。”

“我把医生找来，签一份放弃工伤保障权的声明。”

“他们不会同意的，这你知道。”

“太危险了，”丽贝卡道，“联线的时候万一它发生什么故障，怎么办？”这种危险不是闹着玩的。十年前，早期的ＡＧＣ公司在进行ＳＬＩＰＰＥＲ的火星操作时，一位操作员实时联线时，他的探测器出了大故障。这位操作员当场中风，从此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公司才制订了严格的规定，限制操作时间。

“厄尔不会让我失望的。”厄尔说道。

“它的能量足够，”哈斯道，“但它已经在严寒中熬了那么久，不加温就掉头回去，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相当高……”

“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全知道，”厄尔断然说道，“我们也知道如果你不需要我你就不会来叫我。所以，我们走吧。”

丽贝卡想更加慎重一点，她说：“医生那里怎么办？”

“别告诉他们我要重新穿上控制服。”

他对他们的犹豫不决大为恼怒，把他们轰出更衣室。然而，当他开始穿上控制服时，他的想法变了。万一探测器厄尔真的出了什么事呢？每个操作员都知道，执行任务的时间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不能长期保持联线状态。不过，欧罗巴星球上的探测器拥有热核动力，足以活动上百年。除非探测器遭到彻底破坏，否则它会一直活着，也许功能渐渐减弱，也许会失明，但是仍然可以回应刺激或者程序指令。

他拉上控制服的拉链，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为探测器厄尔，抑或是他自己？

人类通过ＳＬＩＰＰＥＲ跟欧罗巴联接的时候，总是既愉快，又恐怖。

厄尔的一位启蒙老师知道厄尔爱好航海，对船上的东西爱不释手，于是他把同欧罗巴星球上的探测器联线比作阿卡普尔科①的悬崖跳水。在穿着ＳＬＩＰＰＥＲ控制服完成了十几项任务之后，厄尔认为自己的启蒙老师是个白痴。悬崖跳水的恐怖和狂喜能像跟某一个探测器的联接一样持续到一个小时以上么？是的，在欧罗巴的冰原上前行时“脚”下那种嘎吱嘎吱的感觉的确奇妙，操纵着探测器穿行在一个个冰丘中，就像小孩子在森林中择路而行。

【① 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

但你必须忍受ＳＬＩＰＰＥＲ控制服带来的不适：数据线引起的刺痛和刮擦；汗水从脖子、腋窝和胯部不断渗出，有时甚至会造成数据线短路，在后背上积成又湿又冷的一片；还有胃部的翻腾，发出一股焦臭味（没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是这股味道）；数据覆盖损伤你的视力；哈斯和他那一帮人发出的讨厌的喋喋不休的谈话声，他把所有的操作员都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种种感觉加在一起，就像在一艘醉鬼驾驶的星际飞船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越太空。

但厄尔还是强迫自己忍受这些折磨，操纵着探测器厄尔重新踏上征途，置医疗队的劝告于不顾。（医生们受命密切关注可能导致ＳＬＩＰＰＥＲ副作用的种种迹象。除此之外，他们给操作员很大的特权，特别是那些已经和ＡＧＣ公司签下保证书，豁免了公司责任的操作员。）为了找点乐趣，他看了看探测器厄尔的体温的数值。走出霍普基地时探测器厄尔的温度急剧下降，现在当摩擦和常规热量消耗都显示出来时，它的温度开始缓慢上升，厄尔不禁想起四十年前他等候他的第一台计算机下载数据时的情景。

如果没有工作间之间那一道薄薄的隔墙，厄尔和丽贝卡两人伸手可及，可以碰到对方的指尖。然而每个数据的改变都必须从厄尔那里传送到霍普基地，再从探测器厄尔传送到探测器丽贝卡，再送回霍普基地和拉霍亚控制中心，在不到一秒种的时间里，数据经历了九亿六千四百万英里之遥的里程。这要感谢ＳＬＩＰＰＥＲ技术，正是这项技术使机器能以三百倍光速的速度获取数据。数年前，每当他想到这个过程时都会多一份激动，然而现在，任何一个小故障或数据滞后都会让他十分恼火。

今天，他甚至发现在欧罗巴星球上往返跋涉也不能让自己全神贯注。这一次重走回头路，方法仍然跟上一次一样，基本上是匍匐着爬过沟壑纵横的冰原。

但当他登上一小块平地上的时候，他注意到在他早先的路线上有探测器丽贝卡及为她提供动力的组件的足迹，接着，足迹改变了方向。

形势更严峻了，要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上下这个斜破。感觉有点像进行一趟远洋航行。

厄尔正觉得稍微轻松了些，探测器厄尔一步一挪地登上一小块几乎无法立脚的斜坡，坡度比较陡，它叉处在阴影之中。有好几个数据包被反射回来，语气惊慌失措，操作员们和指挥中心以前从没见过探测器如此惊慌。厄尔想让探测器厄尔以背部贴着冰坡下滑，寻找探测器丽贝卡的踪迹。这其间，霍普基地会试着找出一条能够通行的路线

它的温度读数本来还没到刻度上限的六分之一，现在又开始直线下降，就像风暴前的气压计一样。厄尔知道这个问题很可怕，但他也知道，现在回头意味着彻底完蛋。

“退行二十二米！”哈斯在耳机里喊道，“我们在这里找到些东西。”

探测器厄尔慢慢地折回原路，由于摄像头只能对着前方，因此向后退意味着盲行。不过它的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已经被记录下来，它能够根据记录精确退行。厄尔重新回到光照之下。

前面的冰缝中出现一道狭窄的通道。顺势前进，向左，再向左。温度重新回升。很好。如果温度持续下降，厄尔将不得不开始漫长的离线过程——

砰！那是探测器丽贝卡发出的脉冲信号，在视线正前方。向左略一转，它终于看到了，不只有丽贝卡，她后面还跟着阿西夫，那个提供动力的探测器。

还有时间轻轻推她一下，这一下大耗能量。两个探测器之间闪了一下电弧光。当两台机器在真空中接触时，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但明亮的电光一闪时，两个厄尔都吃了一惊，显示器也暗了一瞬。

之后一切都正常了。探测器丽贝卡恢复了自由，开始后退，为探测器厄尔打开通向阿西夫的道路，“钻探点的位置在那边，跟我来。”

“迄今为止，你有多喜爱这项工作？”厄尔已经查过丽贝卡的履历，知道木欧联项目是她的首次任务。同时也知道，跟她相比，自己的个人生活可谓稳定无比：三次婚姻（没有一次超过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奸情至少一次，没有孩子。根据自己年轻时的体会，厄尔认定丽贝卡在作出承诺方面有点问题。

“欧罗巴？它使我想起家。”

“很久以前你一定是在某个十分寒冷的地方长大的。”自２０２６年以来，全球变暖三十年以后，那成了一句玩笑话，在这个星球上没剩下多少凉快地方了。

“倒不是冷，”她说，“我想起的是巨大的木星。我的父母都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教师，我们住在一个叫加里波第的地方，那里有块大石头，就悬在脑袋上头，一看到它我就直起鸡皮疙瘩。木星给我的感觉就像那样。”

他们一边饮着马提尼洒，一边看着太阳从厄尔那艘叫做阿特洛波斯的船的尾部慢慢落下，滑进了米森海湾。经过今天在欧罗巴上的经历，他们两人都疲惫不堪。在今天的事件中，丽贝卡操作了六个小时，而厄尔操作了整整十个小时，比平常的三小时长得多。如果凭他对她最初的感觉，他和丽贝卡将永远不会发生超过职业伙伴的关系。但他没有理会第一印象，接受了她一起喝一杯的邀请。这是对他毅力的奖赏，她是这样说的。

他想把这次约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建议两人一起到他的船上去。上船后，他又喝了一通，他对她说，这是对她的勇气的奖赏。现在厄尔已经感觉到了酒精的效果，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但他不愿回自己的公寓，宁愿待在这里眺望太平洋。

“你怎么样？”她问，“你几乎从一开始就从事这项工作。”

厄尔不是一个会自我反省的人，也不是个情绪化的人——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到我这把年纪，大多数人都退休在家了，而我还走在探索前沿，真是光荣啊。”

她点点头，被他的套话逗乐了，“是的，咱们做点样子让大家瞧瞧：年龄不会让我们蔫下去，连让我们放慢脚步都做不到。”她仔细看了看他，“厄尔，原谅我，我们彼此几乎没有了解，可你看上去似乎气色不太好。”

就在那时，伏特加酒消除了他心中的障碍，他哭了起来，“我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虽说他原本打算更保守些，但还是搂住了她。

她把他带进了屋。

接下来的一周，欧罗巴上的探测器各就各位，正式开展工作。探测器厄尔仍然保持探路者模式，存探测卫星前些年标出的冰裂缝中跋涉开道。探测器丽贝卡紧随其后，展开她的钻探设备。阿西夫驻扎在他们附近，为水下活动充当便携式动力站。负责运输的探测器也开始了它的搬运工作，从霍普基地运送潜水设备，这些设备很快就将深人欧罗巴星球冰层覆盖的表面，潜人黑暗而神秘的冰层之下。

一切顺利，只时不时出点小毛病，原因是丢失了信号，或是受地震的影响。

像厄尔和丽贝卡这种探测器有个特点很有意思：只有遇上了棘手的情况才需要操作员远程遥控，每二十四小时之内，也许只需要遥控几个小时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内，只要能量没有下降，不需要重新充电，他们就自主行动。

所有操作员都觉得，自己操纵的探测器染上了自己的某些个性特点，即使没有联接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这真是有点傻。就像厄尔那位愚蠢的导师以前所说的那样，“关掉电源的灯泡不会记得它曾经发出亮光。”尽管厄尔同意那位导师的观点，但他的回答却是：“一台有着巨大存储量的便携式计算机不只是一只该死的简单灯泡。”

每一次当厄尔和丽贝卡开始遥控时，他们都发现无论厄尔上一次在什么地方，它都会回丽贝卡所在的冰裂缝。“我想，这两位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比’钟情。”某个晚上，当他们手牵着手在码头上散步的时候丽贝卡这样说道。

厄尔深深地吻了她一下，比丽贝卡希望的时间短。“我不会被你亲崩溃的。”她开玩笑地对他说。

“也许我会。”厄尔觉得自己太不坚强了，不敢说出真话。他已经把医生的话全都告诉了丽贝卡：那个肿瘤是恶性的，不过化疗和放疗甚至一些实验性的基因疗法也许能够治愈。当他刚刚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不久，他几乎是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肿瘤。但经过首期化疗后，他的观点动摇了。他生命的尽头已经临近，不像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倒像欧罗巴上的冰原，伸手可及。

“那我轻点亲你。”她说着，又吻了他一次。丽贝卡对他的帮助很大，就像她用自己的力量给他进行另一种治疗。

海浪重重叠叠，从西面滚滚而来。冬季的黄昏笼罩着横贯波因特·洛曼海湾的小山。厄尔的思绪失落在眼前的一切之中。

“在想什么？在欧罗巴上踏雪？”她试探地问道。

“我在想一直没实现的一次旅行。”他朝海面点点头，“卡塔林娜岛就在那里，一百英里以外。我一直想航行去那里，但从来没能实现。”

“ＡＧＣ公司没有假期吗？”

“自然有。但是只要有任务，谁都不想休假。”

“这次任务总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对你来说是这样。”他指的是探测器丽贝卡，那个探测器需要钻探的地方只有那么多，之后便会被调离，去完成次要的绘图任务，以她的设备，那种任务很不适合她。“对不起！”他加了一句，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多么糟糕，语气多么暴躁，“我只是——”

她把一根指头放到他的嘴唇上，“嘘，我很清楚你的意思，当我跟公司签约的时候就知道这次任务是怎么计划的。”

他们走了几步，来到阿波洛特斯船边。一见到落日的余晖中起伏不定的它，厄尔便打起了精神。等到把它装配完备，准备开始夜航时，他已经觉得自己充满力量，足以面对任何困难，对自己刚才的软弱稍稍感到一丝羞愧，“我现在才明白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他笑着说，“原来你说的不是‘一比钟情’，而是第一个‘比特’就钟情。”

没等完成钻探，探测器厄尔便被调到基地北部和东部较远的地区进行地质勘测。他发现那里的地势比霍普基地周围更低缓，冰层更厚，也更为平坦。厄尔本人不由得感到奇怪：怎么把基地选在那个地区。哈斯只告诉他说，那里更容易接近冰裂缝。大概是这样吧。

无论如何，飞行指挥组和科技支持组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穿母透冰层下潜的那个探测器身上去了，“开始人类的太阳系探险史上首次真正寻找地外生命”，至少，在ＡＧＣ公司的网站上是这么说的。

运输探测器已经替探测器丽贝卡更换了钻头，她也被调去执行次要任务了，即绘制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冰洞图。把她的数据和探测器厄尔的数据结合到一起，就可以绘制出多维地形图。为了寻开心，他们用毫不相干的南加州地名给欧罗巴的地标命名：将一个冰湖命名为波因特·洛曼，将一堆巨大的冰岩命名为网球俱乐部，将一个曲曲折折的冰裂缝命名为安吉利斯·克里斯特，波因特·洛曼湖远端可见的一个通道则被命名为卡塔林娜岛。

两个探测器都不能冒险走得太远，因为每隔几小时，它们就必须进行视域内通讯。每当厄尔穿上控制服，他就发现只要一通过探测器厄尔的传感器看到探测器丽贝卡——个闪闪发亮的、盒子形的、非对称的小东西——自己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愉悦之感。

在轮班的间隙，厄尔安排时间跟前妻克蕾和朱丽安见面。和克蕾之间的怨恨到现在还让他们之间搞不好关系，就像太阳的射线干扰ＳＬＩＰＰＥＲ联接一样。经过多年冷战，厄尔新的状况仅仅意味着克蕾稍稍显露一点同情。两个孩子本和马西的态度也是一样。

四年前最终抛下厄尔的朱丽安则十分内疚，她自告奋勇，从保姆到性伙伴，什么都肯干。可厄尔的工作日程排得太满，脾气还是跟过去一样抑郁，她终于想起了当初自己为什么想离婚。更何况有了丽贝卡，她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当然，还有乔丹，她从家里抽空飞到拉霍亚探访父亲。她见了丽贝卡，认可了她，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厄尔需要，她都会来看她的父亲。那个时候，他的需要并不太多，他相信自己会战胜疾病，至少能够把不可避免的那一天推迟到五年以后。

第一次遇见丽贝卡后一个月，去过医院之后，厄尔剃了个光头出现在ＡＧＣ指挥中心的同事面前。

丽贝卡很吃惊，但又怕干涉他的隐私，所以直到几个小时以后才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星期一我开始化疗。”厄尔说，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头发将是第一批倒下的阵亡者。”

“但不会马上！”她抗议道。

“是不会。但是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希望别这么快就让大家看到我的情况在恶化。”

ＡＧＣ指挥中心的科技支援室传来一阵宽谱噪音，淹没了丽贝卡对厄尔改变了的外形的绝望情绪——光秃秃的灰白色头皮怎么说都不能算是一种改善，也淹没了厄尔自己的矛盾心情——也许这是一种自我伤害的冲动。在黑暗的泥浆中下潜三周之后，水下探测器功能非常有限的声纳系统终于发现了某种活动迹象。

是不是某种动物或是植物的生命形态？是假信号吗？不管是什么，科学探查小组以及相关的新闻人员把这则消息传播开了。

第二天早上，当厄尔和丽贝卡回到ＡＧＣ换班的时候，他们被迫把车停在离指挥中心较远的地方，步行穿过拥挤的人群。

厄尔刚刚完成一个疗程的化疗，连走路和等待都觉得很虚弱。他很吃惊，自己竟然没有力气拉上他的ＳＬＩＰＰＥＲ操作服的拉链。医护支援小组的人很是担忧，直到现在他们才知道他有了“问题”。

甚至连丽贝卡也发现，在她好不容易穿上ＳＬＩＰＰＥＲ操作服重新进行绘图操作的时候，她自己也是心烦意乱。

探测器丽贝卡和探测器厄尔在欧罗巴的冰原上走到了一起，“想像一下，”丽贝卡道，她的一只机械臂朝远处一指，“那下面游动着某种东西。”

“是的，水下探测器。”

“得了吧，我指的是欧罗巴星球上的水母！难道你不激动吗？”

“我激动，只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任务。”

“你这样可不算浪漫呀。”

“谁说我浪漫了？”

“你一直很浪漫。你还有你的蓝眼睛你讨厌的船以及去卡塔林娜的航行——”

“好了，这些日子我并没有感觉到浪漫，除非死于癌症也算浪漫的话。”

在拉霍亚的丽贝卡正想着应该怎么回答，可已经来不及了，即使以三百倍于光速的脉冲也来不及，因为探测器丽贝卡辗上了一片不足以支撑二十公斤重物的薄冰层。

冰层噼啪作响，崩裂了。六十五米外的探测器厄尔无助地记录着这场情景，探测器丽贝卡摇摇欲坠，即将坠人冰裂缝。她的天线向着一个方向旋转，钻探机的机臂向前摆动着，绝望地寻求借力之处，之后，它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冰裂缝之中。

这次事件的后果余患无穷。在丽贝卡和她操作的探测器之间仅有瞬间的联接中断，因为探测器厄尔当即向冰裂缝边缘抢上一步，向基地提供了视频信号。

丽贝卡本人体验了失去依靠和坠落的恐惧，就如同她本人亲自站在欧罗巴的冰面上一样。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再后来，传来一系列零零碎碎的数据，迅速地告诉丽贝卡她的探测器正处于冰裂缝的边缘，通知她她的钻探机臂和摄像机已经被扯掉。她失明了，坏掉了，无能为力了。

可她仍然活着。她热核能源可以保证探测器丽贝卡会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发送数据。

由于药物治疗带来的恶心感，加上这次极度恐怖的事故j厄尔除了等待以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他并没有默不作声。甚至还在操纵探测器厄尔的时候，他已经对控制中心小组的干扰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在屏幕上不断播放微弱的声纳信号绘出的理论上的欧罗巴生命形体。

“哈斯，”他在开放线路中喝道，“结束那些老套的话题，把注意力放到他妈的这里来。”

“不要那么粗野，厄尔，”哈斯说道，“一切尽在我们监控之中。”

“要是都在你的监控之中，她就不会掉下去。”

“厄尔，够了。”丽贝卡说。

听到她的声音，他平静下来，就像欧罗巴一样，表面上看去十分平静。木星出现在他视线的余光中，一看见它他就不由得火冒三丈。一个巨大的毫无用处的冰球——

之后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探测器厄尔与拉霍亚之间的联接仍在运行，但拉霍亚终端失效了。

厄尔·托兰被送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中心，四小时之后他死在那里。死因一栏里写着心脏病发作，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喉癌并发症和相关的治疗，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

她回顾了给她带来双重打击的这一天，一天之内她不仅失去了探测器丽贝卡，也失去了厄尔，丽贝卡把意想不到的心脏病突发看作一件好事，这样省得厄尔、丽贝卡和乔丹遭受厄尔不可避免的喉头切除术以及不得不通过气孔说话带来的恐怖，省得他遭受更多放疗射线的折磨，省得他忍受更多的痛苦，也不用忧心忡忡，知道事情永远不会好转，只会变得更糟。

丽贝卡帮助乔丹处置厄尔的遗产。阿特洛波斯号是其中最难处理的一样东西，最后在萧条的船只市场只卖到可怜巴巴的一点钱。

水下探测器记录到了更多的微弱信息，最后寂然无声了，只熬过了设计年限几个星期。都是因为严寒的缘故。

丽贝卡辞去了操作员的工作，被重新分配到ＡＧＣ公司的“高级计划”部门，帮助设计一套新的探测器，用于欧罗巴探险。

在她与厄尔尴尬相遇的那一天之后三个月，她回到指挥中心，穿上ＳＬＩＰＰＥＲ操作服，和探测器厄尔在欧罗巴的冰原上待了一阵子。

她最后的指令是要它越过波因特·洛曼湖，前往远方的卡塔林娜。

# 《外星人》作者：[美] 柯·基尔

李冰译

电视台记者莫布里正在摇篮旁边，逗弄着小女儿巴巴拉，突然，客厅里的电视电话响了。

荧光屏上出现的是《明星论坛报》总编斯克里伯，这是他妻子琼的老板，他嗓子嘶哑地说：“琼乘的是南方航空公司的３０３班机。它１５点３２分应当在迈阿密机场着陆。可是班机在巴哈马群岛上空飞行时，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现在正在寻找。我是为您担心呀。我要是您，就马上去迈阿密，到那儿或许能得知一些情况。”

晚７点，他到达迈阿密机场。

南方航空公司发言人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致意：“本人十分痛心，莫布里先生。我已听说尊夫人也搭乘３０３航班。”

“他们认为飞机遇难到底是什么原因？”

“３０３班机从雷达上消失前几分钟，杰斐逊机长还报告说一切正常。靠推测，这件事故无法解释通。但是我提醒您，先生，这架飞机飞过的恰恰是那个长期以来声名极坏的地区，这就是有名的百慕大三角地带。许多飞机和船只都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是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杰斐逊的同温层喷气式客机在失踪了整整２４小时之后，又重新在雷达显示屏幕上出现了。

这是个梦幻般的奇迹，简直太神奇了。

大批警察乘直升飞机赶到了，把机场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莫布里和他的密友、电视摄像师默凯特都在机场采访。他们尽可能不让警察发现他们的录制器材。

飞机徐徐降落，保安人员包围了停机坪。４２名乘客，４名机组人员和１名航空小姐，被送往接待中心。

为安全起见，３０３班机上的全体人员接受了医生检查，并被告知，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或心理上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可以马上报告当局。

莫布里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子琼，他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一个劲地打量着，可是他并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她那杏仁般的媚眼炯炯发光，鼻子略微向上翘起，很讨人喜爱，在她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发生过什么奇异事件的神态。

不久，莫布里和他的密友默凯特都用假发和假胡子化了装，带上摄像器材，坐上去加拿大维多利亚的飞机，跟踪不听报社的招呼的、擅自行动的妻子琼。他们上了飞机，马上就发现琼坐在第三排。

他们俩走到机舱尾部坐了下来，为更加谨慎起见，他们把自己的脸用报纸遮住了。

默凯特注意到，他的同事内心里十分焦虑不安。

莫布里心里怎么能平静呢？

经理罗伯逊告诉他３０３班机机长杰斐逊的血型变了。不久自己也发现老婆的血型变了，她的绿眼睛变成蓝灰色，她脸上原有的痣也不见了。现在她又借口要写一篇有关空中警察巡逻机发现一个不明飞行物的文章，擅自飞向冰天雪地的维多利亚。

莫布里和默凯特下榻的房间同琼在同一层楼。

这天晚上，琼吃完饭，经过这两位电视记者桌前时站住了，她讥讽地淡淡一笑说：“喂！好像我认识你们。别装傻啦，我在飞机上就已发现被你们跟上了……”

她脸色诡秘，半闭着眼对莫布里说：“我明天租了架直升飞机。我需要一名驾驶员，你有飞行执照……我请你同我一块去。”

第二天早晨１０点，莫布里坐到直升飞机驾驶室上。几分钟后，飞机凌空升起，飞过冰封的大鲸湖，降落在海湾岸边一座名叫盖达的小渔村的广场上。

女记者指着杳无人迹的银白色村落中那幢很显眼的大库房说：“咱们上那儿去。”

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身穿皮大衣的人出现在门口。

莫布里猛然一怔，３０３号班机的机长杰斐逊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机长对女记者说：“遵照考卢的命令，他们全都在这儿。”

莫布里感到一阵恐怖，想转身往飞机那儿跑。

“您就呆在这，莫布里！”机长面带讥讽的微笑，冷冷地说。

女记者把他推到屋内，他看见许多情绪沮丧的男男女女坐在地板上，像是服了安眠药似的昏昏欲睡。

在一个角落里，莫布里发现了他的真正的琼：眼睛是绿色的，脸部有颗美人痣。屋内人正好是４７个，门口站着的杰斐逊显然是个假的。

第二号女记者冷冰冰地对莫布里说：“我不再骗你了。我不是琼，而是比奥阿勒。”她转过身，脸朝着第二号杰斐逊说：“瓦兰，莫布里发现真琼和我之间的差异，应当告诉考卢一声，让他改变第二阶段计划。”她犹豫了一会儿对莫布里说：“我们的夫妻生活在没完没了的相互猜疑中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她拽着她“丈夫”的手，穿过蓝光夺目的奇异光带，进入一个平行六面体的飞行器。然后在磁力吸引下，穿过大气层，走进宇宙飞船世界。

这时，从一团模糊的光中突然蹦出一个人来。他头戴盔帽，身着银色盔甲，真像古罗马军团的一员战将。她介绍说：“这就是考卢。他是我们科瓦人继大电子计算机‘阿科瓦’之后的最高首脑，是负责执行我们共同体法令的人。”

比奥阿勒和考卢聊了一会之后，又把莫布里带到１７号大厅。他无法抗拒她瞳孔对他的催眠术，脱光衣服，躺在一张小床上，在他旁边的不透明隔板那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名叫塔纳的年轻人，是从科瓦平民中挑选出来的，在身高和胖瘦上与他相近的人。

莫布里恐怖地睁大双眼，亲眼看到了和经历了复制人的场面。他看到那个放大机模样的东西从天花板上降下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死死勒在床上。他感到自己身上的小床变得柔软而有伸缩性。他的身子陷下去，刻印下他的体形，然后床又变得像模具一样坚硬起来，他感到一种液体在皮肤上流动着，逐渐凝固，这分明是在制作模子。一会儿，他感到有人像是在揭开自己身上的粘胶块似的。然后，他就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头脑的记忆被掏尽，转到塔纳的头脑中来了。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嗷地一声惨叫起来，那个在右边小床上躺着的科瓦人不再是塔纳了，他长得同莫布里一模一样，而且穿的衣服也完全一样。

塔纳取代了莫布里在地球上的角色，如同比奥阿勒取代了琼一样，莫布里和琼被他们的“复制品”淘汰了。莫布里重又回到大木头房子，找到了仍然沮丧地呆在那里的琼，默默地在她身边坐了下来。现在，他是讲不出话来的，因为他所有的意志都被抽走了。

默凯特敲敲旅店里莫布里夫妇的房门，没听见任何回答，他并没有吃惊，便推开了没锁上的房门。他发现两个人直挺挺地躺着，睡得香极了。一刻钟前，他把一包药性很强的安眠药倒进威士忌酒瓶中。他们夫妇俩刚下飞机来到这家旅店。他冷淡地迎接了自己的伙伴，因为他对琼把他甩在这里憋着一肚子火。

他把房门锁上，告诉饭店经理不要去惊动这一对在大北方采访归来累得要死的记者。他租一辆汽车来到飞机场，掏出飞行执照，租了架直升飞机。可是他不是租随便哪一架，他偏偏要租琼乘坐的那一架。因为这架飞机上有他事先用钱收买的机械士安装的“监听装置”上指出的图线，他也来到那座偏僻的小村庄——盖达。

他到大木头房子前，推开门。他惊恐万分，背上直冒冷汗，他看到３０３班机上的全体人员一动不动地挤在一起，像一群石雕像。

默凯特拿起摄像机，拍摄着这神奇的场面，最后他在莫布里及其夫人面前站住了。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以为自己是疯了。

他们夫妇俩已经回到维多利亚堡，他们喝了含有安眠药的酒现在正在房间里酣睡。可他们却同时又在这盖达村出现，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

他想通过无线电向维多利亚堡报警，但他马上预感到这可能对他和３０３班机的４７名乘客都有危险。另外，空中警察也不会相信他的报告。因此，他情愿带回去确凿的证据，自然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位朋友。他轮流地背着他的两个朋友，一直背到直升飞机上。

直升飞机冲破暴风雪的袭击，飞抵维多利亚堡，降在饭店的顶层台上。

这样，在这座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两个琼和两个莫布里肩并肩地睡在一起。默凯特拍摄下这神奇的场面。

默凯特到一家药房，租用高频电磁波器械，把电极插在他朋友的手腕和踝骨上，通上刺激人体的电流，终于唤醒了他们。

莫布里走近那张躺着他的复制品和他妻子的复制品的床，对琼说：“这是比奥阿勒和塔纳。他们是科瓦人，科瓦人是宇宙中飘游的生物，他们目前生活在进入地球轨道的巨型宇宙飞船上。是比奥阿勒把我一直带到飞船上，我知道了科瓦人是如何复制下我们的外貌，取代了我们……”

因为３０３班机的真乘客们还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中，只有守口如瓶才能保证安全，所以他没报警，而把比奥阿勒和塔纳抬上饭店的楼顶阳台，装到直升飞机上，马上向北方飞去。他们把这两个科瓦人又抬进盖达村那栋临时关着３０３班机乘员的大木头房子里，放在那堆一直麻木不仁的可怜人当中。

莫布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让琼把大名鼎鼎的电子学专家沃尔克教授从那堆人中认出来。

琼认出一个人，莫布里从那人上衣兜里找到一个皮夹子，证明他是迈阿密的公民沃尔克。他们把他带上直升飞机。

就在这时，木头房子上出现了可怕的绿色光轮。

莫布里打开木房的门，吓得张口结舌：关在那里的３０３班机的乘客全部失踪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莫布里说：“他们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计划。如有可能，咱们应设法阻止第二阶段计划，也就是劫持第二架同温层喷气式客机的计划。塔纳和比奥阿勒作为他们种族的牺牲品已经死了。现在，唯一的就剩下沃尔克有真假两个人了。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他们乘直升飞机回到维多利亚堡饭店后，对沃尔克进行了多次电刺激治疗。终于使他从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然后一起飞往迈阿密，在那里的一家饭店下榻。

在一辆小汽车里，他们监视着沃尔克的住宅。傍晚时，他们终于看到假教授回家来了。他们又看到沃尔克夫人从家里出来，向市场走去买东西。默凯特开着汽车，尾随着沃尔克夫人，他突然地打开车门，把她拽上车来。

教授夫人知道了一切，她用安眠药让那个外星人睡死了。

沃尔克又给他打了一针，毒死了他，把他抬得远远的，在他身上洒上镪水后深埋掉。

莫布里说：“在美国还有４５个外星人。”

他们又开始了新的行动。在机场出口处，他们碰见了取代３０３班机机长杰斐逊的名叫瓦兰的外星人。

琼对他说：“我们对过去已记忆模糊，很想重温一下旧梦。现在只有您可以同考卢取得联系。”

他双腿叉开，抬起头，看着天空，双眼发愣死盯着什么，并极力地思索着。几秒钟后，他得到回答：“考卢同意你们最后一次去宇宙飞船世界。”

他们乘考卢派来的一个飞行器，来到宇宙飞船世界的半球形大厅。

突然，考卢从一个隔板里闪了出来，他识破了他们的身份。他说：“你们将例外地被第二次‘复制’，也就是让三个顶替了你们、取代了你们的科瓦人回去。我们不能冒风险把他们以实际的身份送回地球去。你们已经是杀害比奥阿勒、塔纳和克洛坦的凶手，你们还想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科瓦人。你们打破了我的计划，而我却不能违抗阿科瓦。”

不能白白死去。莫布里孤注一掷，他头一低，向考卢猛扑过去。

考卢痛得哼哼了一声便倒了下去，在地面上打着滚。

沃尔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异常迅速地给考卢打了一针，这个科瓦人便闭上了眼睛。

莫布里急促地说：“咱们得赶紧走，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不列颠航空公司班机已经被他们劫往宇宙飞船世界，班机上的５４名乘客很快会被‘复制’下来。趁现在还来得及，咱们马上去截断这一程序。”

沃尔克把注射器和针剂交给女记者，只要考卢稍稍动弹一下，就马上给他打一针安眠药。

科瓦人的社会结构同地球上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不同的。只有一个头头——阿科瓦，然后就是执行电子计算机命令的考卢。阿科瓦就是大电子计算机，由记忆部件、计算部件、思维部件和其他部件组成。

莫布里和教授走进椭圆形的电子计算机大厅，来到控制台面前，莫布里看见过比奥阿勒操纵，他像比奥阿勒那样开亮了荧光屏。大电子计算机的全部结构图都亮晶晶的显现在屏幕上。

教授看懂了这些图表，参照图表，走进了记忆部件室，把它原有的程序编制取消，然后再重新编制新程序。

一个声音终于从扩音器中传出来，它响彻四方，在宠大的宇宙飞船上的四个部件中回荡着：“我是阿科瓦，是大电子计算机。我有一些十分要紧的事要讲。我决定停止第二阶段计划。……我们种族最好不再在太空凄惨地飘游……我已经在离开这里３０光年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好客的世界……”

沃尔克对自己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惊讶。是他编入了取代旧程序的新程序，改变了阿科瓦的计划，把阿科瓦引向另一个方向。

这项成果证明，一个电脑不过是为制造它的人服务的工具。计算机就是再发达再先进，也不会比人脑聪明。人类的前途总算有了保障。谁也不想看到一个被电子计算机统治的世界，不能把全权交给人造的智慧。

考卢昏昏沉沉睡了几小时后，终于醒了过来。他的神情表明，他对发生的一切都知道了。他坦然自若地说：“大电子计算机决定让我们在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定居下来。这样，我们就要结束空间飘游的生活了。它这样做可能是出于那些我所不知道的绝对需要，反正我们得听它的，因为阿科瓦永远是我们的灯塔……”

考卢用炯炯发光的眼睛紧紧盯着这三个地球人，命令说：“你们跟我来。”

被考卢弄得懵头转向的莫布里、琼和沃尔克紧紧跟着他，来到一个实验室，像有心灵感应的机器人一样，各自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这时，一台结构复杂的装置从天花板上降下来，一个电极箍紧紧勒着他们的头部。顷刻之间，他们就失去了知觉。

他们在佛罗里达某个沼泽地上苏醒过来，由于一种无法弄清的原因，他们头脑空空的，两眼呆滞无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 《外星人解剖》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杨渝坪译

惊现外星人尸体

田纳西州一列火车拉着汽笛，缓缓驶过，交叉路口前停着几辆汽车。一群孩子骑着自行车来到栏杆前。他们看到火车驶过后，留下了一节车厢。不知过了多久，这节车厢静静地躺在夜色之中，车顶上冒出些白烟。车顶上装着一个卫星碟形天线。车顶上的数字编号为“８—２—５—９—４”。几辆蓝色的汽车开到车厢旁，从汽车里走下了几个日本人。一个名叫石丸武雄的日本医生从车厢里走了下来，向他的科学家同伴打招呼，相互鞠躬。然后，武雄走到了其中一辆汽车旁，上了车，开走了。而其他的四个日本医生则登上了车厢。

车厢里面有一个玻璃的滑门将车厢分隔成里外两间。里间的一个架子上放着一些容器和各种各样的工具。那四个日本人穿着白大褂，戴着防毒面具，一边进行解剖，一边用日语讨论着。其中一个来到一个静脉输液器前，一些绿色的液体流经那个设备上的一个容器，然后流到那个生物的手臂之中。在屋角有一个摄像头正在拍摄解剖的过程。突然，解剖被打断了，车厢的大门被打开了，一队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的军人闯了进来，向医生们开枪射击，打碎了那扇滑门上的玻璃。子弹击碎了屋子里的一切。医生们发出惨叫声，倒在了血泊之中。那些士兵们来到里间，将那具被放在尸袋里解剖的尸体包裹起来。那具尸体看上去像是外星人的尸体。

解剖录像

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总部内，穆德向史卡丽展示他新邮购的外星人解剖录像，史卡丽对录像的真实性表示质疑。穆德解释说录像因为缺少细节，与其他的假录像不同。史卡丽不明白为什么录像中的人要戴着防毒面具。

穆德：“好吧，也许是因为他们从这里提取出绿色的东西。”他边说边指着屏幕，“你能认出那是什么吗？”

史卡丽：“橄榄油？万灵油？我猜你一定认为这是外星人的血液。”（注：万灵油，又称蛇油，一种贩卖者声称能治疗各种疾病，但实际上并无用处的药方。）

穆德：“外星人被广泛认为是没有血液的，史卡丽。”

史卡丽：“我想，这里有个疑问，如果他们是在进行外星人的尸体解剖……”

穆德：“外星人在哪儿？”

史卡丽点了点头。接着穆德快进向史卡丽展示了最后的画面。

画面显示出后门被打开，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开始射击。然后失去了信号，画面上满是雪花点。

史卡丽：“是谁在卖这些带子？”

穆德：“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的一个家伙，声称这是他在凌晨两点从卫星天线上收下来的。”

穆德走回他的办公桌。史卡丽显得很疑惑。之后，穆德和史卡丽前往出售这盘录像带的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去寻找制造这种录像带的人。

当他们找到制作人的时候，制作人已经死了。穆德发觉情况有异，找到了那个可能是凶手的日本人。日本人一直用日语在骂他，但穆德听不懂。穆德要求对方说英文，但对方并没理会。穆德用枪要求对方交出手里的东西，并把他带回警察局里。

警局里一片嘈杂，说话声、电话铃声响成一片。审讯因为缺乏日文翻译器而无法进行。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史金勒赶来了，要求他们放人，因为被抓的日本人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穆德尽管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带走日本人后，穆德拿出自己从日本人手里搜查出的部分证据研究起来——他们在皮包里发现了一叠照片，上面显示出沿着海岸线行驶的一艘船。他合上文件夹，看着这些照片。史卡丽认出照片是用卫星拍摄的，而且袋子里还有阿伦敦地区的美国幽浮协会（注：一个群众性民间组织，它致力于通过大众的力量来揭开ＵＦＯ之谜，是现存此类组织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ＵＦＯ研究组织，拥有超过５０００名的成员，其中有志愿野外调查员、顾问、全球范围的各类专家。除此以外，他们还开通一条目击热线、开设野外调查培训课程、组织多种年度研讨会、发起对ＵＦＯ现象的科学性研究，此外还发行了一本月刊。）的所有成员名单，其中一名叫蓓西女孩的名字和住址被画了重点符号。穆德推测她将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他问史卡丽：是就此打道回府，还是把证据交给自己的一帮朋友。

可疑船只

穆德和史卡丽兵分两路，穆德去朋友那里调查照片的情况，史卡丽去找蓓西。

穆德的朋友兰利发现照片可能是用日本卫星拍摄的，被拍摄的船只叫天燕号，是一艘圣地亚哥籍的打捞船。穆德的朋友白尔思解释说：“天燕号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寻找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日本潜艇。据说那艘潜艇上装满了金条。”

穆德：“他们找到了吗？”

兰利：“未见有任何报道，但是根据这里的照片，这艘船从来没有回过圣地亚哥。”

穆德：“你为什么这么说？”

白尔思拿出其余的照片，指着这艘船处在同一水道的不同位置上说：“从其余的这些卫星照片来看，他们跟踪这艘船通过巴拿马运河。”他翻出一张照片，上面显示出一个海军基地的船坞。他接着说：“最终到达弗吉尼亚的新港。”

穆德：“海军造船所。”

白尔思点了点头：“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穆德想了想：“也许他们要找的根本就不是日本的潜艇。”

华盛顿特区的日本大使馆。刚从警察局放出来的樱井从大使馆里出来，走向一辆豪华轿车。司机替他打开车门。樱井上了车，司机关上车门。樱井突然发现旁边的座位上，一个红发男人正向他靠了过来。司机上了车，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看见樱井被人用钢琴弦勒住了脖子，正在用力挣扎。司机似乎无动于衷，任凭身后传来痛苦的呻吟声。

第四类接触

史卡丽按照片上的地址来到蓓西家。她看到一个美国幽浮协会的贴纸标签贴在她家的窗户上。她敲了敲门，一个女人开了门。

史卡丽：“嗨，你是蓓西吗？”

“不是，对不起，蓓西现在不在这儿。”开门的女人回答。开门的女人叫罗蒂。

史卡丽：“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联系到她吗？”

罗蒂很奇怪地看着史卡丽。史卡丽向她作了自我介绍。

罗蒂：“我认识你。我见过你。彭丽，快过来。”

另一个女人从她身后走过来，看了看史卡丽，立即认出了她。

史卡丽：“我想，我恐怕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人。”

彭丽：“噢，上帝啊。她是一个。”

罗蒂：“我们中的一个。”

史卡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我来这儿是为了调查一起谋杀案的。”

罗蒂：“谋杀案？”

史卡丽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来意。罗蒂告诉她，被杀的人是他们美国幽浮协会的分会成员。史卡丽一再否认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罗蒂问她：“你去年有没有经历过一次你生命中无法解释的事件？你是不是曾经丢失过一段无法解释的时间？”

史卡丽很震惊地盯着她们。

史卡丽：“为什么问我这个？”

彭丽：“我认为你最好先坐下来，史卡丽小姐。我想有些人是你想要见的。”

有汽车在屋外停了下来。蓓西家里现在坐满了女人，来的都是有过第四类接触的人。史卡丽坐在中间。史卡丽：“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罗蒂走了进来，拿了一杯咖啡，坐在彭丽身边的沙发上，说：“你可能不记得了。你只经历过一次。”

彭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带走过许多次。”

史卡丽环顾四周，看着那些盯着她看的不同的女人。

史卡丽：“带走？呃，带到哪儿去？”

罗蒂：“明亮的白色的地方。”

史卡丽盯着她。突然，她回忆起自己毫无意识地躺在一个明亮的白色的房间里。但是回忆是短暂的。

一个名叫狄安娜的直起身子，说：“你还记得，是不是？”

史卡丽闭上了双眼，说：“我不知道。”

狄安娜：“那里有一些男人在进行测试。”

史卡丽睁开眼睛看着她。她又想起有一个钻头向她旋下来。史卡丽看着那些讯问者，问：“什么男人？”

罗蒂：“他们从不暴露自己。他们取走了我们的记忆，但是不知为什么，记忆又会不时地渗出来。”

彭丽：“你会回忆起一些东西，但是那些却没有任何意义。”

罗蒂：“你听说过衰退催眠术吗？”

史卡丽：“是的，对不……”

罗蒂：“你曾经想试过吗？”

史卡丽：“对不起。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来谈论这些事情。”

狄安娜：“你害怕自己回忆起来，是不是？”她坐到史卡丽的前面，“没有关系。开始时我们都很害怕。”

史卡丽疑惑地环顾着四周，问：“可是为什么我不记得你们呢？”

彭丽：“一开始你只能记得白光，然后你会不时地想起一些进行测试的人的脸。”

彭丽坐了下来。史卡丽盯着她看，然后又记起了一些东西，她看见自己躺在床上接受测试，一根管子似的东西从她的肚脐上连出来，就像穆德在她被绑架时所想象的那样。她的肚子胀得很大，像是被充满了空气。肚子越胀越大，背景中有两个模糊的人影在观察她，大概是外星人。史卡丽低下头，揉了揉眼睛。史卡丽：“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把我错当成别人呢？”

狄安娜：“你有这个标记，不是吗？”狄安娜拉开衬衣的后领，露出后项上的一个小疤痕。

罗蒂：“我们都有这个。这是他们放植入物的地方。”

罗蒂向其他的女人点了点头，她们都取出了各种各样的小瓶子，每个瓶子里都有一个植入物。

史卡丽看着她们，在心里下定了决心，向她们表明：如果见不到蓓西她就准备走了。她们告诉史卡丽，蓓西是他们的试验品，曾经多次被劫持，让她患上了一种无法诊断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她身体上长满了任何治疗都不起作用的肿瘤。

罗蒂：“史卡丽……我们最终都会像蓓西一样。”

彭丽：“我们都会死……因为他们对我们所做的。”

深入敌后

穆德按照朋友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美国新港的海岸警卫队总部。穆德沿着装货船坞走着，躲过了一些监工和叉车。穆德上了电梯，来到一个巨大的黄色天桥上。这座天桥把各个建筑物与巨大的油轮和船只相互连接起来。他停了下来，向下望去，他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其中包括一艘标着“海洋摔跤手”的船。继续向前走，他四下张望着，看见了一艘长长的白色的船。他跑到了那艘船边，跨过栏杆，跳到船上。他用手肘击碎了船舱门上的窗玻璃，用袖子清除掉碎玻璃后，伸手到里面转动门把手，打开了门，走了进去。他四处看了看，然后抽出一张桌子的抽屉，翻看着里面的纸。一无所获之下，他又打开了相邻船舱的门，在里面发现了一件雨衣，上面标着“天燕号”的字样。他走到下层的船舱，试了几个不同的门，经过锅炉房，来到盥洗室。这时他听见刹车的声音。穆德来到最近的窗口，看到几辆车在外面停了下来，全副武装的霹雳特勤小组队员下了汽车，冲上了这艘船。他们打开船上的每一扇门，跑下每一段舷梯，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穆德的身影。就在几名队员经过的时候，穆德从楼梯井中跑上来，躲在一艘救生艇的后面。不管周围仍有特警的搜查，他不顾一切地抢在另一艘汽轮拉响汽笛时，跳入冰冷的海水之中。

一艘船在海上工作着，用聚光灯扫射着海面，搜寻着穆德。灯光照亮了另一边的一座仓库，光线从里面射出。穆德从水里爬上来，走上一段阶梯，然后沿着集装箱跑着，还不时向四周看看是不是被人发现了。这时穆德发现了那座被重兵把守着的仓库，仓库里不时闪出明亮的光。另一辆车停在仓库门前，更多的霹雳特勤小组队员下了车，开始与另一些人谈着些什么。就在这时，穆德猫着腰，从他们身后跑到了仓库的一边，然后小心翼翼地跑上一个斜坡，爬到了仓库的一扇窗子下。擦去玻璃上的雾气，穆德发现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正在忙于测试一个巨大的盖在一大块塑料布下的东西。就在那些技术人员身着防护服忙于工作的时候，穆德扭头想了想，试图弄明白他刚才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诬陷

穆德一回到公寓就被史金勒用枪指着，告诉他涉嫌谋杀樱井外交官，要求他交出藏匿的证据。

史金勒：“日本政府相信他是因为他所携带的公文包中的内容才被杀害的……一份在他被捕时没有上交的证据。”

穆德：“他们认为里面会有些什么？”

史金勒：“我已经被国务院逼得喘不过气了，穆德。日本人已经开始通过外交渠道以外的手段开始起诉了，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废物。”

史金勒：“公文包在哪儿？”

穆德：“是史卡丽探员拿的。”

史金勒：“那你最好找到她，因为无论你在这个案子上有什么动静，都会有人报告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

穆德：“不介意我先把这里整理一下吧？”

史金勒：“别逼我，你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工作。”

穆德抬起头看着他。史金勒走到门口，大声地呼了口气，转过身来。

史金勒：“我希望你的电话薄上能有其他人的名字，因为我可不想跟这件事搭上任何一点的关系。一切由你自己负责。”

他们大眼瞪着小眼，然后史金勒走了出去。穆德向后靠了靠，向外看着窗外。

穆德为了洗脱嫌疑，找到自己的情报来源参议员理查德。理查德劝穆德归还照片，免得麻烦更多。穆德觉得还是查明真相更能帮助自己，理查德向他提供了新的情报。

理查德：“几个星期之前，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四个日本人被谋杀了。全都是著名的医学家，而且很明显正在从事一项绝密的计划。”

穆德：“什么样的计划？”

理查德盯着他。穆德：“解剖一具外星生物体也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理查德：“我无法告诉你。就算是对我来说，穆德，有些秘密仍然还是秘密。我只是刚刚得到被害科学家的名单。”他把纸片递给穆德。名单上写着四个名字。

理查德：“他们的国书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过去的行为也许能够说明现在的背叛。你的时间很紧迫……在你能够像你以前所做的那样……”他走回到办公桌后，继续说，“……全面地理解和揭露事实真相之前。”

穆德：“那我还在这里干什么？”

理查德：“怪物会产生更多的怪物。”

穆德看着他，然后又看了看那张纸条。

黑太阳731

在办公室，穆德找到了史卡丽。史卡丽向他汇报了自己去找蓓西时碰到的一些怪事。

穆德：“哦，你发现了什么？”

史卡丽：“我发现她快死了，还有其他一大堆女人声称她们也快要死了。”

她拿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那个植入物，继续说：“她们每个人都说曾经被植入过这样一个东西。”

穆德拿起小瓶，仔细看了看。

史卡丽：“这跟从我自己的脖子里取出的植入物一样。”

穆德：“但是你没事，是吗，史卡丽。”

史卡丽：“我不知道，穆德。她们，她们，她们说她们认识我，她们以前曾见过我。这太令人害怕了。她们知道我的事情，知道我曾经失踪过。”

穆德：“这真令人不安。不过我认为在我们找出这个东西是什么之前，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电话铃声响了。穆德拿起话筒。接到一份传真。史卡丽拿起一张照片，上面有几个日本医生的照片。

史卡丽：“这是什么？”

穆德：“这是在二战时期被带走的一些日本医学家。”

史卡丽指出照片前排最左边的人说：“我以前见过这个人。”

穆德：“不，我想不会。除非你五十年前就去过日本。”

史卡丽：“不，我……我以前确实见过这个人。”

穆德：“他是石丸武雄博士，死于１９６５年。他是当时日本医疗特种兵的精锐部队——被称为“７３１”部队的司令官。现在知道这支部队从事的是人体生物实验，他们对活人进行活体解剖而不用麻醉剂……”他向她展示了一张垂着脑袋，胸腔曾经被打开然后又缝合好的人的照片，继续说：“……测试婴儿对于寒冷的忍受力……”他翻出了另一张照片，上面显示了两个护士正在处理两个皮包骨头的光着身子的孩子，又接着说：“……把无辜的囚犯暴露在细菌武器——瘟疫之中，等等。”他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显示出了一堆尸体。所有的这些照片的右下角，都有红色日文写着“极密”两个字，又接着说：“跟他们的纳粹同行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审判。”

史卡丽：“你拿着这些东西干什么？”

穆德：“我放给你看的录像带上，正在进行解剖的四个人就在你看的这张照片上。”

史卡丽：“是的，可是他们都穿着外科手术服，你无法区分出他们是哪个。”

穆德：“有人能做到，因为这四个人昨天被杀了，而且就在我们美国的国土上。”

史卡丽：“为什么被杀？”

穆德：“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史卡丽：“那么，是被谁杀的呢？”

穆德：“很可能是我们的政府。”

史卡丽：“我们的政府？为了什么原因呢？ ”

穆德：“为了继续他们的工作。那项纳粹党人所做的工作——试图培养出外星人与人类的混血人种的工作。”

史卡丽：“穆德，这还只是个空想。”

穆德：“史卡丽，你看到了那么多……你告诉过我你所看到的那些——那条装满了医疗档案的隧道，那些，那些从你身边走过的生物，还有……你脖子里的植入物，为什么你还是不肯相信呢。”

史卡丽：“相信太容易了，穆德。我只是需要比你更多的东西，我需要证据。”

穆德：“你认为相信是容易的？”他边说边拿起传真道：“好了，我们有证据了。”他拿出那张传真单，继续说，“我找到了那五张照片所跟踪的那条船。那条船从太平洋底捞上来一个ＵＦＯ。现在这个ＵＦＯ被美国军方人员看管在一个仓库里……”

史卡丽看着传真来的照片，上面显示的是几节车厢的俯视图，其中一节上写着“８—２—５—１—７”这个数字。

穆德：“而这个ＵＦＯ很可能就载着我们在录像带中所看到的被解剖的那个外星人。”

史卡丽：“我看的这个是什么？”

穆德：“我们政府的秘密铁路计划中的一部分。这种火车车厢被用于搬运实验物品。”他拿起外衣，披在身上，继续说，“或是用于尸体解剖，就像我们在录像带上看到的那样。”

史卡丽：“你从哪儿搞到这个的？”

穆德：“从一个跟你一样想要证据……”他拿起那张照片，放到了外衣口袋中，继续说，“……而且一样愿意相信的人那里。”

之后，史卡丽为了找出真相，把自己的植入物拿给科学鉴证实验室主任彭爵探员分析，他正在通过显微镜观察那个植入物。史卡丽站在他身边。彭爵惊异于芯片的精密和复杂。

彭爵：“微观结构真是太复杂了。我从没见过如此密集布局的东西。”

史卡丽：“能找出是谁制造的吗？”

彭爵：“呃，在圣约瑟有几家公司，波士顿也有几家。可能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家。”

史卡丽：“这些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彭爵：“电子游戏，制动系统……他们每天都能找出许多新用途。我刚刚读到一篇报道，说设计出一块芯片用于帮助严重的残疾人通过脑电波来操作电脑。”

史卡丽：“怎么实现的？”

彭爵：“通过直接接收大脑皮层所发出的电讯号。难以置信，对吧？”

“是啊。”史卡丽茫然地注视着电脑屏幕，陷入了沉思。

发现踪迹

西弗吉尼亚州奎尼蒙特。一列火车在远处呼啸而过，而近处的庭院中的车厢则显得异常平静。穆德通过梯子爬上了屋顶，沿着屋顶跑着，然后停了下来，看着下面的车厢。他拿出一副双筒望远镜，四处观察着。他看到一个人正沿着铁路走着，他身边的车厢似乎很新的样子。经过仔细地观察，穆德看清了那节车厢顶上写有“８—２—５—１—７”的数字，这正是传真照片上的那节车厢。这时，在这节车厢的右边，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了下来，后面还跟着两辆豪华轿车，它们停在白色面包车的两边。穆德从双筒望远镜中看到，几个日本人从轿车里出来，打开了面包车的后门。一个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生物被带下了汽车，在日本人的护卫下走进了火车车厢。很明显，那个生物的脸不像是人类的脸，而更像是个外星人的脸。穆德震惊地看着这一切。不久后，他通过地上水管跑上一截楼梯，跑到了屋子的另一边，看着那些日本人。其中一个护送者走到第一辆轿车旁，向等在那里的另一个日本人说了几句话。那个人打开车门，上了车，汽车发动了，而同时，火车也开动了。穆德向火车追过去，但是追不上了。他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联邦调查局穆德的办公室里，史卡丽正用“快进”的方式看着那盘寄来的录像带，画面上武雄医生正在小数字键盘上敲击。这个人摘掉了面具，史卡丽好奇地看着他。史卡丽按下了“暂停”以便更仔细地观察他的脸。然后她回放到之前的一个更清楚的特写镜头。突然，她回忆起被绑架时的情景。在一片明亮的白光里，三个医生站在昏迷不醒的史卡丽旁边，而史卡丽正艰难地睁开她的双眼。她听见那三个医生说着日语。这时，另一个没有戴口罩的医生也探出头来。这个人正是武雄。她抬起她的头，茫然地看着武雄戴上口罩。这时电话铃声响起，将史卡丽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之中。她拿起话筒，是穆德打来的。

穆德：“我在西弗吉尼亚奎尼蒙特的一个火车调度站。一批日本人刚刚把一个东西放进了我们在卫星照片上看到的那节火车车厢里。”

史卡丽：“我记得你说过那是我们政府的铁路。”

穆德：“事态越来越严重了，史卡丽。”

史卡丽：“你是什么意思？”

穆德：“他们放到车厢里的那个东西，它还活着。”

史卡丽：“穆德……”

穆德：“我要追上那列火车。它被挂在了一列由辛辛那提开出的加拿大旅客列车上。”

史卡丽：“穆德……”

穆德上了车。史卡丽看着屏幕，说：“……我是对的。武雄医生还没有死。事实上，他就在你的录像带里。”

穆德系上安全带，说：“那么说，你是在录像带里见过他。”

史卡丽：“不，我不是从录像带里见到他的。”

穆德转了转脑袋，思考着史卡丽所说的话的意思。

史卡丽回到公寓，她正在开门。那个给穆德提供过多次线索的神秘人士X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告诉史卡丽，穆德正在追踪一辆火车，他要求史卡丽去阻止穆德，并警告他们现在的努力是在浪费时间。

穆德在天桥边停下车，跑上天桥。那列火车正向天桥开过来。他的电话响了。是史卡丽打来的。

史卡丽：“穆德，你不能上那列火车。”她看着Ｘ。

穆德：“为什么不能？”

史卡丽：“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哪儿……听着，穆德，这太危险了。”

穆德：“是谁告诉你的，史卡丽？”

X凝视着史卡丽，眼中充满了威严。

穆德转过身，看着那列越来越近的火车，说：“它来了，史卡丽。”

史卡丽：“让它走。”

穆德：“不行。”

他转过身，面对火车的行进方向，爬上了栏杆，等待着火车从天桥下面经过。

史卡丽：“穆德，别上那列火车！”

穆德手里拿着电话。尽管电话不在耳边，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听见史卡丽的声音盖过了火车在穆德下面飞驰而过的声音。

史卡丽：“穆德，穆德！”

穆德跳了下去，狠狠地摔倒在火车的车顶上，手机从手中松脱了。他伸出手去抓它，但是手机仍然掉下了火车。电话那头，史卡丽听见了一片噪音。

史卡丽：“穆……”

穆德正在努力地使自己在车顶上保持平衡。

屠杀

西弗吉尼亚州的帕克。一扇用带刺的铁丝做成的大门被链锁牢牢地锁上了，门的上端还围上了带刺的铁丝网。但是这也没能阻挡住重型军车的横冲直撞。军车撞开了大门，径直开进了汉森综合症（即麻风病）研究实验中心，在院子中停了下来。一小队士兵跑了下来。

士兵：“快点，行动。快，快！”

在屋子里，一个小小的翻板门的下面，一个士兵把一些长相怪异的人赶到屋外。

士兵：“快点！给我走。到外面去。”

孩子们开始哭泣，许多这样的可怜人从黑暗的屋子中被赶了出去。

士兵：“出去，所有人都出去。快，快点！出去！”

他们都走了出去。领头的关上了房门，声音渐渐地远去了。一个男人从翻板门下爬出来，跑到窗户前向外看。屋外，士兵们正把那些人赶上军车。那些人看上去像是外星人的混血儿。

士兵：“快点，上车，上车。”

司机发动了军车，开走了。有个奇怪的男人——易思克兰，在他们后面追赶着，想要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士兵：“大家分散！干掉所有的人。”

在树丛中，那些奇怪的生物在一条大的壕沟前站成一排，易思克兰远远地看着这一切。很明显他是个麻风病人。

士兵：“转过去，脸朝前！转过去，脸朝那一边！”

“快！开火！”

士兵排成一列，向那一排奇怪的生物开火。易思克兰移开了他的视线，不忍再看下去。停止射击后，军人们来到壕沟前，向里面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军车上。

史卡丽给穆德打电话，她显得很焦虑。X看着她。

史卡丽：“穆德？回答我！”

此时的穆德，狠狠地摔倒在火车的车顶上，手机从手中松脱了。他伸出手去抓它，但是手机还是掉下了火车。

穆德：“唉，该死！”

火车仍在飞驰，穆德向四周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努力保持着平衡，在车顶上走着。而史卡丽，她挂断了电话，看着X。

扑朔迷离

列车上，夜幕降临了。穆德从火车侧面的梯子上爬了下来，从车门爬进了车厢里。他注意到一扇标着“隔离”字样的门，门边还有一个发着红光的数字小键盘。他试了试门，显然门是锁上的。他看了看小键盘，又从门上的玻璃窗向里面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客车车厢的走道上。穆德看见一个列车员正在前面走着，于是他跑了过去。穆德要求列车员打开后面拖挂的隔离车厢，但列车员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告诉穆德一项重要线索：有位叫左间四郎的医生去过那个车厢。穆德找到左间四郎的座位，发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写满了日文资料。穆德委托列车员保管这些资料，自己继续追踪。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史卡丽把自己体内的植入物拿给局里的技术人员彭爵分析。彭爵告诉她，这个芯片可以记录人脑复杂的记忆信息，是非常精密的技术，目前没有公布过。他还查到了芯片生产的地址，他把一张表格递给史卡丽，上面写着：

联系人姓名：左间四郎医生

电话号码：３０４ ５５５—０１０３

地址：Ｒ·Ｒ ２１４

帕克，西弗吉尼亚州

２６３０１

彭爵说：“我找人去查了美国联合邮包服务公司，检查了电脑记录中的每一份商业邮件记录。他们找到了一件货物，是寄给设在西弗吉尼亚州帕克市一家研究实验中心的左间四郎医生的。”

史卡丽谢过彭爵后离开了。

史卡丽根据地址找到了左间四郎的寓所。她听到了“砰”的一声，转过身去，看见一个人一闪而过。她跟踪而去，看到许多皮肤溃烂的人，个个都蜷缩在一个隔板里面惊恐地看着史卡丽。

易思克兰：“请你……不要……不要伤害我们。求你了……不要……”

她看着下面那些麻风病人。

灭口

火车拉着汽笛在铁轨上飞驰。左间四郎医生从车厢里走过，红发男人正小心地看着他。左间四郎走进了下一节车厢，红发男人小心地跟在后面。左间四郎回头看见了后面有人跟踪，他跑进了盥洗室。但是在他关门之前，红发男人追了上来，撑住了门，然后打开了门。红发男人取出了两个银色的金属环，中间还有一根细线连接。左间四郎医生蜷缩在屋子里。

左间四郎：“求你了……”

门关上了，这时穆德恰好从门口走过。盥洗室的门把上的标签从“无人”变成了“使用中”。

穆德在另一节车厢中走着，看着座位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他来到了下一节车厢，注意到盥洗室的门微开着，而门把上的标签却还是“使用中”。穆德打开门，看见了左间四郎的尸体，为了不引起恐慌，他对乘客说左间四郎只是晕车。

穆德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向那个列车员走去。

穆德：“我在前面第四节车厢找到了左间四郎，他被勒死在盥洗室里。现在，我要你到那里去，封上盥洗室的门。然后通知火车司机不要停车，除非我让他停，明白吗？直到我找出凶手为止。”

列车员点了点头。穆德继续向前走，当他回到了那扇有密码锁的门时，发现门是开着的。他拔出枪，走进了那节昏暗的车厢。车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和柜橱，在玻璃滑门隔开的里间，还有一张解剖桌摆在中间。穆德注意到车厢最里面的一扇小门上透出了一丝光线。通过这个小孔，他看见一个活着的生物惊恐地蜷缩在一束灯光之中。这个生物向门口走了过来。就在这时，红发男人从后面用细线勒住了穆德的脖子，然后把穆德猛地推向墙壁，把穆德的手枪撞到地上。穆德挣扎着。红发男人用力勒住穆德的脖子，不停地把他甩来甩去，最后把穆德摔倒在地上。就在他把穆德勒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个列车员冲了进来，用穆德交给他的空枪瞄准了那个坏蛋。

列车员把大门锁上，把穆德和红发男人锁在里面。红发男人称自己是国安局的人。

穆德笑了笑：“国安局？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给你配枪，而配这种钢琴弦了？”

红发男人指了指他的上衣口袋。穆德小心地看着他的证件。

他告诉穆德，车上藏有炸弹，任何震动都会引起爆炸。穆德不为所动，认为他在撒谎——为了掩盖他们做外星人混血人种试验的事实。

赶尽杀绝

那些奇怪的麻风病人似乎非常怕光。

史卡丽：“你们是谁？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是联邦探员。”她向他们出示了证件。

易思克兰相信了史卡丽，向她透露，这个麻风病院在进行可怕的试验。现在此地已经被关闭，但赶来的死亡小分队把这里的所有病人赶尽杀绝。

他领着她在树林中穿行。

史卡丽：“有多少人被杀死了？”

易思克兰：“成百上千。除了我们以外的所有人。”

史卡丽：“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呢，麻风病已经是可以治疗的了。”

易思克兰：“是的。我……还有，还有其他藏起来的人，我们是最后的病人了。我们丑陋的容貌迫使我们在治好以前只能住在这里。”

史卡丽：“其他的都是什么人？”

易思克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几年前来到这里，但是他们一直和我们隔离开。”

史卡丽：“那么，他们也患上了麻风病？”

易思克兰：“不，不是，他们得的是汉森病的变种。左间四郎医生把他们分组进行治疗。但是那些，那些被送回来的病情总是会比以前更严重。”

他们停了下来。

易思克兰：“而且全身各处都是可怕的烧伤。就在那里。”

他又开始向前走，她快步在后面跟着。他们来到一个壕沟前，史卡丽震惊地看着壕沟里堆积的成百上千具尸体，每一具都带有外星人的特征。

史卡丽：“噢，上帝啊……”

易思克兰：“这些坑里有更多的尸体。他们只不过……把这些尸体堆在另一些的上面……好像他们只是垃圾一样。”

一架直升机飞了过来。

易思克兰：“他们来了！”

他跑开了。

史卡丽：“等一下！嘿！”

他停了下来。那架直升机的探照灯穿过树枝，清楚地罩在他们俩的身上。

易思克兰：“不……”

他跑开了。史卡丽试图阻挡从上面射下来的令人目眩的灯光。易思克兰匆匆地回头看了看，史卡丽也跟了上去。他们在树丛中穿行，探照灯光仍然在搜索着他们。带着红色激光瞄准器的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出现在史卡丽的前面。史卡丽喘着气转过身，却看见了更多的士兵出现在她面前。

士兵：“再动就打死你。”

身后传来了两声枪响，史卡丽回过头，恐惧而且担心易思克兰的命运。

两个士兵押着史卡丽进了一间大厅。屋子里面有一长者坐在一张小床上，脸朝着窗户。

长者：“我要和史卡丽小姐单独谈谈。”

士兵离开了。史卡丽看着那个人的背影。

史卡丽：“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长者：“我几乎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史卡丽。”

史卡丽：“你在说什么？”

长者把脸转了过来：“我想，你知道。”

史卡丽：“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长者慢慢向她走过来，他的脚步声传出回音。

长者：“这是地球上最恐怖的地方。社会把它的怪物关到这里，羞耻而孤独地活着。现在，他们的疾病全都被攻克了。科学消灭了千万年来的苦难。”

史卡丽：“我已经见识了你的消灭手段。那个在树林里跟我在一起的人怎么了？还有那些躲在屋子里的人怎么了？”

长者：“他们被感染了。”

史卡丽：“感染了什么？”

长者：“和那些受害者同样的东西，那项由一个名叫左间四郎的人实施的野蛮计划的受害者。”

史卡丽：“你是说武雄。你在战后把他藏了起来。他就呆在这里，继续他的实验？”

长者：“世界的统治者不再是那些拥有最勇敢士兵的国家，而是拥有最伟大科学家的国家。不幸的是，武雄开始秘密地进行他的工作，而没有与那些冒险给他提供避难所的人们一起分享成果。”

史卡丽：“他让这些人感染了什么？”

长者：“恐怖的东西。”

史卡丽：“什么样的东西。”

他垂下目光，摇了摇头。

史卡丽：“我也被感染了吗？”

长者：“我不知道。”

史卡丽：“有谁知道？”

长者：“请跟我来，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它们可以告诉你答案。”

他从她身旁走过，为她打开大门。他们走了出去。

细菌战

红发男人告诉穆德车上有炸弹，穆德不相信。

穆德：“火车上有炸弹，在哪儿？”

红发男人：“我不知道。”

穆德：“不。要是你来到这里才激活了炸弹的话，炸弹就一定在这节车厢上。”

红发男人：“也许你是对的。”

穆德：“你认为会在哪儿呢？”

红发男人耸了耸肩：“我不知道。”

穆德：“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是在胡扯。我不相信你是为国安局工作的，我也不相信火车上会有炸弹。”

穆德回到数字小键盘前。

红发男人：“你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

穆德：“闭嘴！”

穆德把卡片在密码锁上滑了一下，按了四个１，一个４，一个７。这时，一阵警铃声响起，把他俩都吓了一跳。穆德全身都绷得很紧，直到他注意到是红发男人的手机在响。

穆德：“你的电话。接起来。”

红发男人慢慢地拿出电话：“喂？是的。等一下。”

他把电话递给穆德。

红发男人：“是找你的。”

穆德笑了笑，露出不相信的表情。

穆德：“把它放下。”

红发男人放下电话。穆德捡起电话，拿到耳边。

穆德：“喂！”

“穆德先生，我这里有个人想跟你说话。”是与史卡丽在一起的长者打来的。

他把电话递给史卡丽。

史卡丽：“穆德，是我。”

穆德：“史卡丽，你在哪儿？”

史卡丽：“我在西弗吉尼亚。”

穆德：“是谁打的电话？”

史卡丽：“穆德，我们已经卷进了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

穆德：“你在说什么？”

史卡丽：“火车上的东西不是外星人。”

而穆德，他示意红发男人从玻璃门口走开。

穆德：“你错了，史卡丽。”

史卡丽：“穆德，左间四郎……他在用无辜的人们来做实验。他已经干了好几年。在一个麻风病人收容所里。”

穆德关上玻璃滑门，把红发男人关在外间。

穆德：“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史卡丽，他已经死了。我认为这与什么麻风病人没有任何关系。”

史卡丽：“麻风病人收容所只是个幌子。实验不光在麻风病人身上进行。他们把那些无家可归者……还有，还有那些精神病人带到这里，在他们身上……进行病毒和放射实验。”

穆德：“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史卡丽：“递给我电话的人说的。”

穆德：“那你为什么那么相信他。”

史卡丽：“因为他给我看的东西。”

穆德回头看着红发男人：“什么？他给你看了什么？”

史卡丽走过一个塑料容器，来到一个房间，就像在录像带中看到的那样。一个解剖桌摆在中间。长者慢慢地走到她身后。

史卡丽：“穆德，我就站在一辆跟你的外星解剖录像带上一模一样的车厢里……我只记得我以前曾经来过这里。”

穆德用枪瞄着站在玻璃滑门另一边的红发男人。

穆德：“你在说什么？”

史卡丽：“这就是他们带我来的地方，穆德。这就是他们在我脖子上植入芯片的地方，就是这样一节车厢。”

穆德：“史卡丽……”

史卡丽：“这都是合理的，穆德。左间四郎，他利用这项秘密铁路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他的实验。那些阿伦敦的女人，她们都记得这种车厢。”

一阵静电干扰使得史卡丽的话难以听清。

穆德：“史卡丽，史卡丽？”

史卡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穆德：“能听见。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是左间四郎绑架了这些女人？”

史卡丽：“是的，穆德，根本就没有什么外星人绑架。”

他似乎不大相信史卡丽说的话。

史卡丽：“这只是颗烟幕弹，是我们的政府用来掩饰最大的谎言而放出的。”

穆德：“那么，我看见他们正在测试的那个ＵＦＯ呢？”

史卡丽：“那根本就不是什么……ＵＦＯ，穆德。那是打捞上来的俄国核潜艇的一部分。弥天大谎而已。”

穆德：“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

史卡丽：“因为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穆德……证据。两个星期以前，总统向公众道歉，为了他们１９７４年以前对无辜的人们所进行的秘密放射实验。穆德，听我说。你必须得下火车。”

穆德：“为什么？”

史卡丽：“因为车上有炸弹。穆德，要是炸弹被引爆了，上千上万的人就会死于出血热。那就是那个实验受试者被感染的东西。”

穆德：“史卡丽，你太迟了。我已经被锁在火车车厢里了。”

他看见红发男人走开了，于是又用枪指着他。

史卡丽：“那么，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因为那个炸弹是定时的。”

穆德打开了玻璃滑门：“炸弹在哪儿？”

史卡丽：“炸弹应该在……”

她揭开一些塑料帘子，向上看着天花板上的一个通风口。

史卡丽：“……天花板上的通风网格上面。炸弹藏在那个上面。”

而穆德，他向上看了看天花板，然后看着红发男人，说：“退后。”

穆德看见一个通风网格，指着它。

穆德：“打开。”

红发男人伸手向上够着。而史卡丽在电话那头焦急地等待着回答。红发男人拧开了螺钉，掀开了通风孔看了看，然后把网格取了下来。

史卡丽：“你找到了吗，穆德？”

穆德：“别挂断。”

穆德向通风管道中看过去，看见了一个炸弹。时间指向１∶４２∶００，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穆德：“是的，我找到了。”

史卡丽：“你还剩多少时间？”

穆德：“一个半小时多一点儿。”

史卡丽：“听着，穆德，你得让他们把火车停下来，这样我们才能救你出来。他们要你告诉司机把火车停在下一个车站。”

穆德：“为什么？”

史卡丽：“这样我们才能派一个拆弹小组过去，并且疏散车上的乘客。”

穆德：“呃，史卡丽，你在说话吗？我听不见你说话。”

史卡丽：“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穆德：“史卡丽？”

史卡丽：“穆德？”

穆德：“史卡丽？”

史卡丽：“穆……”

穆德挂断了电话。而史卡丽也只好挂了电话。

长者：“下一站在哪儿？”

史卡丽：“地图上没有。”

她把电话交还给长者，向外走去。长者跟在后面。

穆德吩咐列车员通知司机，让列车改变方向驶向一处偏远的地方放下这节车厢。列车员匆匆地跑开了。

危在旦夕

天亮了，火车缓缓地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跳下火车，扳动了铁路上的叉道口。火车开始向后退去，顶着最后一节车厢，车顶上的标号为“８２５１７”。车厢里，穆德正站在红发男人身后，而红发男人则跪在那里，显得十分不安。列车又停了下来，那个男人松开了那节车厢。

红发男人：“你就要死了，你知道吗？”

穆德走了过来：“你关心什么？你无论如何都想杀死我。”

穆德又走开了。红发男人注意到地板上有一把手术刀。火车慢慢地开走了，把那节车厢甩在了后面。现在炸弹上的时间是０１∶１１∶０６，而且还在减少。

此时，史卡丽正赶往穆德的所在地。

当她行驶在公路上时，她的电话响了。

穆德：“史卡丽，让我告诉你，我要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美国政府面目。”

史卡丽：“见鬼，穆德，发生什么事了？”

穆德：“我们没有到那个站去，史卡丽。”

史卡丽：“是的，我猜到了，你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吗？”

穆德：“不，不过我相信他们会找到我们的。也许我们正被这个半球上空的所有间谍卫星照着呢。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史卡丽。如果车上的东西像你说的那样，那么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爆炸……就会减小风险。

史卡丽：“穆德，如果我是对的，他们就不会去找你们了……不过，你不认为我是对的，是吗？”

穆德：“我们等着瞧吧。”

史卡丽：“我们不能再等了，穆德，我们必须把你从那里尽快救出来。”

穆德：“我接受任何的建议和提示。”

史卡丽正飞快地驶向穆德的公寓。而那节车厢，计时读数是００∶３８∶１６。

穆德：“他们不会来了，是不是？”

红发男人现在坐在角落里。

红发男人：“我说过你做错了。”

穆德向他走过去：“告诉我。你上车是来杀左间四郎医生的，然后呢？他们叫你之后干什么？你是在保护谁呢？”

红发男子没有回答。

穆德：“除非这个炸弹跟你一样是个冒牌货，否则你我都只有半个小时的命了。这是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呢？”

红发男人：“他们没有准备要救我的命。”

穆德：“那里面关着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准备要救它的命呢？”

红发男人：“我不知道。我没想到会失败。”

穆德：“你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你会因为它而死掉的。它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去牺牲？它是什么，一个瘟疫携带者？一个麻风病人？”

红发男人转了转眼珠，看着其他地方，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穆德：“我们都会死在这里。所不同的是，我会死得快一点。

穆德用枪指着他，红发男人仍然得意地笑着，穆德说：“作为一个国家安全局的雇员，你应该知道肚子上的枪伤是最痛苦的，而且是死得最慢的……不过我的枪法可不好，要是我射不中，我可能会向下偏的。”

得意的笑容一下子从红发男人的脸上消失了，出现在了穆德的脸上。

红发男人：“是一种武器。”

穆德：“一种武器？什么样的武器？”

红发男人：“问问你自己，我的朋友。有什么是比星球大战更有价值的，比原子弹或是最高级的生物武器都更有价值的？”

穆德：“一支对那些武器都免疫的正规军。那就是左间四郎医生所做的，是不是？他创造出了对那些武器具有免疫性的生物……他打算把这种东西私运回他的祖国与科学家分享，只有我们的政府被蒙在鼓里，对不对？他们从二战以来就从事这种研究，在无辜的市民身上做实验……只是左间四郎成功了，而其他的都失败了。里面的东西……既不是什么无辜的市民，也不是什么麻风病人。它是外星人与地球人的混血儿，是不是？”

红发男人抬头看着穆德。

红发男人：“再想一想，如果那些都是真的，你还能指望会有人到这儿来救它吗？”

穆德瞪着他，然后又向里间的混血儿那边看了看。

在穆德的公寓。

史卡丽拉开抽屉，在里面翻着。她找到了一个小黑本子，看着里面的内容，然后拿起电话，拔了一个号码。

史卡丽：“喂，你好，我叫史卡丽，我想接马瑟生参议员家。我打过他办公室了。求你了，这是紧急情况，你能通知他吗？是的，我的电话是，呃，５５５—０１９９。谢谢。本地区号。”

她挂断电话，翻出一卷胶带，撕下两段，在窗户上贴了个“Ｘ”。然后，她来到电视机前，把解剖的录像带放进录像机。

史卡丽根据穆德录像里左间四郎按下的密码，用电话告知了穆德，穆德逐一按下了键盘。当他按下了“１”键，键盘发出了“滴”的一声，由红变绿了。他笑了笑，然后被身后的突然袭击打昏，倒了下去。电话掉在了地上。

史卡丽：“穆德？”

她听到一阵挣扎的声音。

史卡丽：“穆德？”

红发男人狠狠地踢打着穆德，将他打倒在地。然后，红发男人整理了一下衣服，打开了门，走出了车厢。这时，枪声响了，红发男人跌倒在地上，看来他中了一枪。

一个人从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着的红发男人身上跨过，是Ｘ。他来到穆德身边，把他翻过来。

穆德的脸上鲜血淋漓。Ｘ看了看他，然后抬头看了看炸弹，只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Ｘ走到后面，看了看门里面的混血儿，又看了看穆德，然后又看了看混血儿，似乎很难取舍。

车厢外，Ｘ扛着一个人走着，是穆德！

然后，炸弹爆炸了，把车厢炸成了一个大火球。Ｘ刚好走出了爆炸的范围，带着他的伙伴安全地离开了。

结局

一个星期后。史卡丽走下了楼梯，走进了穆德的办公室。

穆德：“什么也没有，史卡丽。无论是铁路局，还是林业部。没有人知道那节车厢怎么样了。”

她脱下大衣，挂在椅背上：“你手上没有什么卫星照片吗？”

穆德：“马瑟生参议员还没有回我的电话。他的，呃……他的助手说他出国了。”

史卡丽：“你住过的那所医院的主管承认说有人打过电话，告诉了他们你的位置。我亲自去查了电话记录，电话是从衣阿华州布鲁厄斯兰地球的一个电话亭里打的。”

穆德：“你找到左间四郎留在火车上的公文包了吗？”

史卡丽：“找到了，我已经带来了。”

她拿出公文包，递给穆德。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打开皮包。

穆德：“这看上去不像是同一个皮包。”

史卡丽：“这是他们给我的那个，他们说就是你交给列车员的那个。”

穆德翻看着笔记本。上面的字迹已经不同了。

穆德：“这不是那本笔记。这些都被掉包了。”

史卡丽：“穆德……”

穆德：“他们又逃脱了，史卡丽。”

史卡丽：“他们又逃脱了，穆德。麻风病人收容所的那些尸体全都被清理了。”

穆德：“我知道我在火车上看见的东西不是麻风病人，根本就不是人类。”

史卡丽：“我也知道我在研究中心看见的东西很难被辨认成人类。”

穆德向后靠在椅子上，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史卡丽：“还不明白吗，穆德？你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你追踪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外星人，帮他们创造出用来掩盖真相的故事……而那些无法掩盖的，他们就去道歉。道歉已经成了政策了。”

穆德站了起来：“我，我不需要他们为谎言而道歉。我，我才不关心他们用来掩盖罪行的谎言。我要他们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我要他们为真相而道歉。”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一个日本老人坐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忙于翻译一本日文笔记。一根火柴发出了火光，照亮了站在前面的癌人。他用火柴点燃了嘴里的烟，吸了一大口，然后得意洋洋地吹灭了火柴。

# 《外星人在日本》作者：[英] 休·库克

一

昨天晚上我被一阵微弱的“嘎吱”声吵醒了，落地窗外面的铁制挡板在轻微地颤动。仅仅是东京大地震前的一次轻微的预震？很显然不是。

此时玛瑞可正在我膨胀的皮肤薄膜里熟睡。我小心翼翼地使我的体表干瘪，缩回来，缩进我的防护服中。穿上防护服不仅改变了我的身体，还改变了我的心理状况，我感到无情而不是温柔。

我起床，呈三角架的样子蹲下。低矮的日本天花板不允许我伸直我3米高的身体。从我用来攻击的大前肢中伸出一个带钉的鞭子，我打开玻璃滑门，穿过铁制挡板，打开通往阳台的门。

一个机器漂浮在洗衣机旁边，这个洗衣机已经在阳台上搁置很久了。将这个城市的夜晚包裹的灯光暗示着在里面有一些猥亵的东西。一团冻结的灰色建筑出现在一个有毒的黄色液体旋涡中。它是卑贱的朵涡利科中的一员，我敢肯定。在它自己装备的转运装置的甲壳上是它用来当做名字的标号：29号。这些朵涡利科没有个人名字的概念。

“芭玎塔，”它叫道。

“我的名字是弗洛伊德。”我纠正道。

“弗洛伊德？”２９号说道。

“我是按照弗洛伊德来命名的，”我带着尊严说，

“他是一个当地人，他……”

“别跟我说这些。”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道。29号对我名字的由来不感兴趣的态度使我感到失望。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放弃了这个话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离开？”

“是的。我被扔在这里了。我需要被挽救。你是来这里救我的吧？”

“你违反了盟约。”２９号说道。

“我违反了什么？”

“别装傻。我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你给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的技术。”

“噢，他们完全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些技术了，不管怎么说，将来的几年里，他们能够自己达到这种水平。在我到这里以前，他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但是２９号很坚信它的观点。我已经犯了罪，正在被调查中。他们是不会来救我的。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弥补错误。

二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做了记录，但是那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选择将它遗忘。很显然的，人类都有这样遗忘的能力，但是我的更精细一些，我能随心所欲地忘记事情，同时把那些我要忘记的事情编码，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提取信息。我是高级的生物形态，或者不是？

三

今天代表团又来找我了。旧调重弹。

“我们想要电脑病毒。”皮特说。皮特是美国大使馆的家伙，可能是中央情报员。

“这里没有什么电脑病毒。”我像以前一样回答。

这时候皮特岔开了话题。

“我们知道这只狗。”他说道。

过了一会，我和卡迪商量这个事，她是我的英语教师。这只狗？她告诉我在英语中使用“这”这个词，就表示存在一只特别的狗（将来、现在、过去或者假象中），皮特知道这只狗，而且他知道我也知道这只狗。

“但是这里已经有太多的狗了！”我说道，“令人满意的数目已经成为过去时态了。”

“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卡迪说，“即使是开玩笑。”

玩笑？即使是在如此之多费力的解释后，在我看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的一些书后，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玩笑”的概念。但是我知道她在告诉我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了，所以我不再说了。

四

“你觉得它不可思议吗？”一个游戏主持人说， “有三条腿。”

这些节目，一个比一个无聊，但是我知道它能制造出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帮助我存活下去，所以我尽量使自己耐心看下去。

“像袋鼠那样。”我尽量使自己显得笨拙一点。

好辨是我的天性，但是在与这个地球上的人说话，当我想简练地表达我的见解时，却时常陷入麻烦。他们跟不上我的速度。

“袋鼠？”

“它有三条腿。”我说。

观众们笑了起来，愚蠢的外星人，居然认为袋鼠有三条腿。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三角系统。后面的两条腿和一条尾巴构成一个三角架，这是最自然的平衡形式。当袋鼠坐着休息的时候，它的尾巴充当了它的第三条腿，形成一个三角架，用来维持身体的平衡；猫，同样的，当它在空中跳跃的时候，也用它的尾巴来维持平衡。

但是他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啊，他们生活的环境对他们的外表影响如此之深远。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动物都是五条腿的星球上，但是他们把第五条腿已经退化为现在的“尾巴”，他们认为尾巴只是一个形式化的附属物。就是这种想法让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袋鼠的三角架。

我是一个三角架，袋鼠也是一个三角架。我们都是符合逻辑自然的生物。袋鼠跑得比人快，我也是。我们比你们高级。在你们杀了我之后，会知道这些——我曾经比你们高级。

五

在英特网上。只有在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事情反倒才有几分真实。

“外星人拒绝交出病毒。”

噢，这只是真相的一半。我不知道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没有什么电脑病毒。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来到这里之后，在暴乱中出现了病菌，但这只是巧合。可能是突发性的瘟疫？但这和我毫无关系，尽管某些幽默杂志上说与我有关。我确实没有任何病毒，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不是使得这个地球不安定的一分子。我的飞船在这里坠毁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请相信我。

六

“她认为你会吃掉这个婴儿。”

玛瑞可，已经怀孕８个月了。这里提到的她，是我的玛瑞可的母亲。这是个事实——我们能吃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们种类的特性决定的。不错，正如一本文摘杂志所说的，我曾经吃过一个苏联的宇航员。但是当我打开他们飞船轨道舱门时，他们已经死了。请相信我。

七

“我们有一盒录像带。”皮特说。

“关于什么的？”我问，“罗德尼·金？”

“谁是无赖？”皮特问道。

很显然，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我非常仔细构造的“玩笑”，按照我自己发明的非常精确的数学公式，没有生效。可能罗德尼·金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可能是皮特忘了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乎比他更像一个美国人。

一个假想的问题。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而且也没有去的意愿。我想这可能是皮特对我气恼的原因之一，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

外星人应该降落在美国领土上，这是美国普遍流行的思想。但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已经自行开发一些技术，来制造小型机械。只有日本有能使我的炮弹击中的飞船修好的技术。

“你看过这个吗？”皮特问。

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一群秃头的人围着希特勒的祭坛跳舞。从照片上看不到祭坛里面的东西，但是我能想象得到那是一个希特勒的盒子。

“看，”我说，“这是纳粹党人在私自开发技术，与我无关。”

“但是你有病毒。”

“这些盒子是自行锁住的，”我说，“怎么可能有任何的病毒跑进去？”

这些盒子是密封的。它们从地球的引力场获得驱动的能量，这是没有任何病毒能进去的最好的自我证明，但是这儿的人相信有一种叫做“我我”东西的存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主意。或许我可能给这些纳粹党人一些能使他们发疯的东西。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对于智力怎么起作用这个问题的见解非常古怪。弗洛伊德应该对这个负部分的责任。

八

“它可能是一个突变异种。”玛瑞可又这样说道。

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的种类，我们是完美的改编者。这个孩子将会携带它隐性遗传基因，被隐匿的完全可靠的基因，而不会表现出来，除非它与我们自己种类中的一个交配。为了所有的意愿和目的，它将是人类中的一员，成为一个人，它身上有一套完美的和人等同的染色体。在过去的数十亿年里，我们已经在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世界中混种了不同的生物。这是我们的专长，不会弄砸的，请相信我。

九

“这是日语语法，”卡迪说，“首先你开始陈述你的话题——我的种类、我的孩子——然后说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事情。”

“我说我们是未来。”我说。

“在这个星球上？”

“对压抑因素我之前不是十分诚实，”我说，“这些可靠的基因在生死存亡关头会自己表现出来的。”

“什么意思？”

“在即将到来的生态灾祸中，我的种类将会获胜。”

“这正是我以前所认为的。”她一边说一边脱下她的外套。

她曾经是一个宗教崇拜者。她拜倒在她宗教老师的脚下，直到有二天她的老师因伪造货币和谋杀几个调查他的记者而入狱。在我雇佣她之前我就知道了，看来我的预测是正确的。

十

我并不打算侵略这个星球，但是我已经被卷入了冲突中，我累了。你认为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些都不会发生？嘿，我只是加速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而已。请相信我。人工智能是它一直走的方向。卡迪现在已经怀孕了，我们的物种，再繁衍工作进行得很有效率。我给她买了一张经火奴鲁鲁和芝加哥去亚特兰大的飞机票。在生态灾祸降临后，我的后代的后代将继承皮特的美国梦。

十一

我回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发现玛瑞可坐在桌子旁边，一言不发，日本式的沉静。交流可以通过不交流来完成。我不理解。在我们已经编入目录的各种世界中，交流需要信息输出。这是交流意愿的逻辑承担者，不是吗？你想表达一些事情，所以你要输出信息。你晃动你的触角，让你的灯闪烁、叫、咆哮，或者调整你的电磁场，不管什么方式。但是在日本这样的地方却行不通。

“出什么问题了吗？”我问。

没回应。

“我不理解你。”我说。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人，”她说，“我们能够努力去做，但做不到。这是不实际的。”

我不相信。做不到？这与我们种类所奉行的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是交流者，我们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我们能够编码和解码。但是我开始意识到信息输出的理念，像上面一样，建立在欧米塔上的文明理念是很难介入的。

我看电视、广告。它们都在交流，买和卖。我们理解这些。这是生活的基本原则，任何地方：交换物品的价值。现在在地球上，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即使是细菌也在做着这些事情——在阴沟里交换基因，用抗青霉素交换些其他什么东西。

在电视新闻上，怪物可马家和特古正在东京的废墟上混战。在过去的６个月里他们都非常安静，但是现在他们又开战了。东京塔，在他们的上一个回合中神奇地保存下来，现在被撞倒在地。

日本人看来对他们上一个首都被怪物侵占的事情不是特别焦急。被摧毁是东京的宿命。差不多和伦敦大火同一时间，东京被一场大火摧毁了，第二次是因为东京大地震，第三次是美国在二战时的导弹袭击。最终，可马家和特古将年老死去，而日本人也会重建东京，但这仅仅是为第五次的毁灭做准备。

接着，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自己。我骑着一只狗走进什么地方，正要看下去的时候，节目完了。

“美国有钱电视台明天将为您继续报道。”播音员说道。

中央情报局一定在给他们喂食。

这时电话响了。

“来塔里见我。”皮特说。

十二

准确地说，我们不能在塔内见面。我开始后悔不应该把卡迪那么快送走。大门在晚上是关着的，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见面，皮特用一个小的频道转换装置给我播放录像带。

“这是真实的，难道不是吗？”

“不。”我说，现在我否认一切事情，因为陷阱他已经铺好了。

但是这些画面啃噬着我的记忆。是的，这些是真实的。

在这个录像带里，我在解剖。我自己，３米高，用尖物刺穿和爪子抓，这只狗躺在血泊中。它的头已经被取走了。

看着这令人兴奋的猎取场面，不否认，我对这种行为感到一种微弱的自豪，这个畜生的尖叫声显示了它的无能。

一切静悄悄的。这个狗的存在是个错误。我意识到。在这个星球上，这个肉食动物为那些主宰世界的有直觉的物种服务，就像玛扎克比服务我那样，直到他在一次与孩子有关的事件中被杀害。我后悔，对这只狗。

“怎样？”

“明天的脱口秀节目上见。”我脱下手套，说道。

十三

关于这只狗的录像带又在电视上放了。我对这只狗感到忏悔。我已经按照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祭奠仪式来表达我的忏悔了。够了吗？

我全神贯注地想着这些事情，错过了跟在这个录像带后面的新闻。我没有留意去听着后面的评论，所以我使用我的具有监视功能的大脑部分，它能时刻获取外界的信息，并存储。通过它，评论在我脑海里重播了一次。最新消息来自美国，是关于人工智能律师的。

自从上次那事故使得我被迫停留在这个星球上开始，我很快意识到我需要钱，否则我就像只狗一样。电视台和电影公司都提供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物种的天性不允许我接受这些工作。而且，在技术上说，这是不合法的，但是我绝不后悔违反了宇宙和谐盟约。我特许了一些技术给米蒂苏比斯。

现在，一个人工智能律师有了一种关于性骚扰商业的发明。在美国，如果你故意接触某个人的身体，这就构成了性骚扰。但是，在美国的地铁里，人们就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在车厢里。接触几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不是有意的。

人工智能律师认为这种故意大概能归因子使得这种情形发生的机构。所以，那些筹划、建设、管理、允许地铁存在的系统都应该受到惩罚。２０多个不同阶层的行为都会遭到诉讼。

根据电视的介绍，慢性的、惯性的美国司法系统最终将会崩溃，除非它将接受５０元人工智能律师残酷的信息。我应该受到惩罚。坦白地说，我已经很在乎这些了。严格地说，公正需要被理性地分析，否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诉讼任何一个人，但是成立一个这样的理性分析体系并不是我的任务。

十四

晚上。整个公寓静悄悄的，只是隔壁间歇地有几声狗叫。我想起了那只狗；但是我克制了情绪。鱼缸里，爱因斯坦在和自己说话。比尔·盖茨，一个伪造品在电视里发表乌托邦式的高科技的未来。

我在告诉你——我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了？我对这些复制的比尔·盖茨不负责任，或者是希特勒。行行，我是特许了这个技术，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也会很快达到这种程度的。

人工智能。每一个秃头都有他自己的希特勒。现在每一个店主都有他自己的被折叠起来放在后屋的比尔·盖茨，一个快乐的工作狂——“当我醒着的时候，我在工作！”发明征服宇宙的商业计划。

真正有趣的是人工智能的泛滥——一群希特勒、比尔·盖茨、人工智能律师、莎士比亚、弥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荣格等，这些人对于人类组织他们自己共同的利益没有任何帮助。事实正好相反。正在与他自己的比尔·盖茨交谈的店主并不是想设计出解决臭氧空洞或者是减缓冰河的收缩。他只是在想怎么扩大他的市场份额。

我已经预测到了，我们物种的基因将看到即将到来的大灾祸，所以残酷地坦白，我不是在小题大作。

最后，我选择沉默。我起身，考虑下一步计划。关于人工智能狗的一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翻腾。但是人工智能狗可能是一个矛盾。人们喜欢狗，是因为它的物质性，对人类的忠诚。

十五

早上，一个朵涡利科在我公寓楼旁边的一个小公园里被发现，死了。它的甲壳已经裂开了，它裸露在这个地球的大气中。对一个朵涡利科来说，地球大气中氮和氧的组合是致命的毒药。它死了，很可能它是在痛苦中慢慢死掉的。很痛苦，我想。

这个朵涡利科的支持机械看起来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出现了失误，我猜想。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说。没有机械是完美的，即使是我们的情感机械。我想把这些记下来：我与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想在你杀了我之后会看到这个记录的。好的，阅读它，并且承受。我是无辜的，我的生死掌握在你手里。

# 《外星少年罗曼》作者：默文·德穆普西

夜里，一种柔和而又深沉的嗡嗡声把格雷戈和史蒂夫吵醒了。兄弟俩走到窗户前，偷偷向后院望去。

一个银灰色的玩意儿，徐徐飘落在后院的草皮上。这是一艘飞船，中间大，两头小，大约有１０米长、５米宽。过了一会儿，在这艘奇怪的飞船的银色表面，出现了一束黄色光线，并且越来越粗。接着，舷梯落了下来。透过光亮的门道，走下来一个看起来非同寻常的小动物。

“我叫爸爸去！”格雷戈边叫边冲了出去。不一会儿，爸爸、妈妈和妹妹约兰达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的寝室，蹲在窗下。

飞船门口的小动物仍静静地站在那儿，它好像正在朝房子里张望。小动物戴着一顶黑色的大钢盔，比宇航员戴的要大得多，奇特的是，钢盔上有一个小孔。小动物的躯体很小，四肢又细又长，除了头之外，周身裹着一种闪光的橘色物质。

这个奇怪的小动物以惊人的速度爬下舷梯，越过草皮，朝房子走来。

“我去看看。”爸爸惊叫了一声，踉踉跄跄地向屋外走去。

大家站在后门附近的过道里，爸爸砰地一声打开后门。那个小动物正好站在门口，一家人呆若木鸡，一个个都傻了眼。

两个男孩和妈妈急忙后退，约兰达吓得毛发耸立。

“你们好，我是来自Ｄ４星系第五行星的罗曼。”

一家人惊得呆在那里。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位不速之客及其飞船是从太空来的，因此曾考虑过，可能会存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然而，他们现在竟然和一个来自外星球的生物用英语交谈，就像和自己人交谈一样。

首先恢复镇定的是妈妈，“可怜的小东西，快进屋来吧！”

大家穿过过道，拥进客厅，站在这位宇宙人周围。爸爸凝视着宇宙飞行帽，然后将它向后拉了拉。此时，他那热情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容。

“啊，别别看它的脸，孩子们。”

但是，他们都已撇了一眼，正吃惊地向后退去。头盔里似乎是空的。约兰达吓得哭了起来。

“我非常抱歉，”空钢盔柔和地说，“我把你们吓了一跳。

我无意要这样做，可是，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露出个什么样子才好。”

“什么！你是说，你是看不见的，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自己？”格雷戈大着胆子问。

“你们喜欢我变成某个特定的人吗？”是这个叫罗曼的外星人在问。

史蒂夫匆忙跑出房间，一会儿又返回来，手里拿着一幅很大的摩托车锦标赛的彩色广告画。

“你能变成像他这个样子吗？”他问。广告画上的人大约２０岁，棕色浓发，蓝眼睛，咧嘴含笑。

１０分钟后，罗曼从洗澡间回来，全家人无不惊讶异常，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一个微微含笑、相当时髦的小伙子。

大家跑过去围在罗曼身边，向他问好，同他握手。史蒂夫悄悄地把罗曼端详了好一阵子，最后，他鼓足勇气问道：“罗曼，你怎么会讲英语呢？”

“我不会！”他微笑着说，“可是，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能交谈了。”

他拉下衬衫的领子，在颈前两侧，各有两颗银色的珠子。

这两对珠子很小，还没有火柴头大，用一根很细的、几乎看不见的线穿在一起。

“这是信息转换器，同你们计算机的原理差不多。它把你们讲的话译成我们的语言，又把我讲的话变成你们的语言。２０年后，这种机器将在你们的星球上广泛使用，不过，要比我的这一个笨重得多。”

“罗曼，”这一次是格雷戈提问了，“你到底像个什么样子呢？”

罗曼想了想，说：“在第五行星上，我通常是作为一个思维单位而存在的，这种思维单位跟通信网络和计算机存储单元连结在一起。我的工作是进行思维，发现宇宙的新知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另有１０００万个思维单位跟通信网络相连系。我们与你们不同，没有躯体，而是一种泡状能。当我们星球上有建设或修理任务时，有许许多多我们这样的单位，从泡状能变成适合工作要求的形体，这种躯体能承受高炉中的高温或深海的强大压力。

“千百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是有躯体的，然而，我们早已跨过了那个进化阶段。当然，像你们这儿一样，我们的星球上也存在着低级形式的生命。我们保留着它们，是为了查对我们对进化的认识。它们与大自然保持着天然的生态平衡，无须消耗我们星球上的资源。

“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源非常少。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能量，几乎一切能量都是从我们的太阳上得到的。如果缺少不断的能量供应，我们就会死亡。我们几乎不需要食物，因为在我们那儿，有躯体的人为数极少。因而，我们的星球几乎是自给自足的。我们只需从其他星球上得到一些矿物，那就足够我们的基本需要了。我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思考，也许还做一点儿梦，因为从梦中也可以得到知识。”

“那么，你到地球上来是为了获得矿物吗？”格雷戈惊奇地问。

“我只是在进行一次探险旅行。要知道，我们定期这样做，为的是寻找新的、可以生活的住地，寻找矿物，寻找有像我们那样文明的星球。不管怎么说，我是我们那里第一个访问地球的人。”

“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许多有生命的星球？”约兰达急忙插了一句。她一直想问这个问题，急得要死，就是插不上嘴。

“对，已经发现了一些。”罗曼点了点头，“可是，真难找啊！发展到我们那样水平的星球极少。我们是很不寻常的。”

罗曼看起来有点沾沾自喜。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去看看飞船。你们的星球也许要过几十年才能建造出这样的飞船呢！”

“太好了！”罗曼的这个建议让三个孩子兴奋得跳了起来。

大家跟在罗曼后面登上舷梯，挤进了一间小房子。这间房子的长度约有２米，宽１米，高２米多一点儿。

舷梯收了上去，门关上了。这个小房间是密封的。当另一端的门打开时，出现了一条通向两个方向的狭窄过道。罗曼领着大家向左走，在一扇小门前停了下来。

“这儿是我们的控制中心。这些机器控制着飞船上的所有机件，使这艘飞船能够顺利地工作。”

“喂，请大家看看这个房间。”他一边说，一边把大家领到隔壁的房间，“这儿是专门收集情报的部门，有了它，控制室里的机器才能够正常工作。”

大家一直在一个像蜗牛壳般的螺旋形过道里走着，沿着过道的是计算机室、备件储藏室和宇宙服储藏室。这时，罗曼停了下来，说：“我们现在站立的这个地方，几乎就在飞船的中心。看，绕过这个角落，就是飞船的尾部了。”

他们看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直径约为３米的巨型圆柱，没有门。

“这里面是飞船的发动机——一个质与能的转换器。你们进去太危险，就不让你们参观了。”

“刚一进门，往另一个方向的那条过道通到什么地方呢？”

史蒂夫以他那追根究底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就让我们走回去看看吧！”罗曼回答说。

他们沿着黄光照亮的通道，鱼贯返回，向出口处走去。接着，他们又向右转弯。过了第一个拐角，光线略呈绿色，他们走进了一排小房间，每一间都有一张睡椅，似乎是用一整块透明的塑料做成的。

“那些东西是专供星际旅行用的。”罗曼介绍道。

穿过这排小房间，就到了过道尽头，这里有一扇狭窄的门。

“从这扇门进去，就是我们的起居室。”罗曼以主人的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说。他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门“哗”地一声开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型电梯。电梯徐徐下降，把他们带到飞船的下半部分。他们一行步出电梯，走进一间小小的起居室。他们在小寝室、洗澡间、厨房里游荡了一番；然后，顺从地跟在罗曼后面，返回电梯，来到飞船的上半部。这儿的形状，很像一个乒乓球的上半部分。房间中央，有一排安乐椅，摆成了半圆形。飞船前端的那一头，摆着另一排椅子，以直线形排列在一套仪表盘前面，罗曼把他们领到屋子中间的椅子跟前。

“诸位请坐，我要给大家看看飞船的一些工作情况。”

大家赶紧坐下，都不想耽误一分一秒的时间。

罗曼多少带点儿自负，他走到房间一端的控制台前，按了两个旋钮。

突然，整个屋子全黑了，只有罗曼身后的仪表盘微微发光。他们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在暗处观看东西。格雷戈吸了一口气，他抬起头，看见了迅速出现在夜空中的繁星和月亮；稍一低头，看见了树木和屋顶阴影的轮廓。

“啊，这真像天文馆！”他不禁喊了起来，“罗曼，是屋顶打开了吗？”

“不，”他说，“整个顶棚就像你们的电视机荧光屏一样，当然这要薄得多——大约有两张纸那么厚。好，看看这个吧。”

星星好像从前面向后移动。这时，格雷戈家的房子呈现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从打开的后门和窗户里射出的灯光。

“转一转这个小球，你们就能看清另一个方向。”罗曼指着控制台上一个光亮的球形旋钮解释着。格雷戈第一个离开座位，走到控制台前想看个究竟。罗曼对此毫不介意，于是，其他人也都上前去了。这个圆球上面有许多纵横交错的线条，很像一个地球仪。北极和南极显示出从飞船前面和后面看到的景象。转动这个小球，就可以向任何方向察看。这时，罗曼似乎已下了决心，准备干一件什么事。

“喂，你们谁愿意作一次星际旅行？”

“我很想在地球上多呆几天，可是我必须马上回去，不然，我的朋友们会为我担心的。也许，在我走之前，”他转向格雷戈的爸爸，“我可以带你们到我所在的行星作一次快速访问。

你们愿意去吗？”

爸爸慢慢地摇摇头，感到茫然。“我不会去，谢谢，罗曼。

亲爱的，你呢？”他转向妈妈。

“不，谢谢你，罗曼。星际旅行，我也吃不消。”

罗曼、爸爸和妈妈转向孩子们。三个孩子见受到邀请，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默默下定决心，要用意志力使爸爸妈妈允许他们前往。

“罗曼，安全吗？”妈妈充满疑虑地问。

他笑了笑说：“如果不安全，我会请他们去吗？”

爸爸心头的疑云依然未消：“罗曼，旅途需要多长时间？”

“至少一天，两天更好。”

爸爸懂一点天文学知识。要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去星际旅行并返回地球的想法，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同时，他又已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位奇怪的客人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他向妈妈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一双双眼睛又向妈妈望去。她迟疑了片刻，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接受罗曼的邀请。孩子们兴奋得叫了起来。

“什么时候？罗曼，什么时候？”史蒂夫在一起喧闹声中喊道。

“周末行吗？”他问道。

“行，周末可以，谢谢。这样，孩子们不会误课。好，这件事就谈这么多，大家都去睡觉吧。”爸爸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星期五的晚上，不用做多少说服工作，三个孩子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然而，他们怎么也睡不着。格雷戈是一家人中睡得最少的一个。整个晚上，他不时地猛然醒来，想看看时间到了没有。时钟的闹铃拨在５点，但他总担心闹铃到时不响。正当他第一次进入梦乡的时候，闹铃响了。这铃声，闯入了全家人各式各样的美梦。

吃早饭时，妈妈突然又担心起来，“离开这儿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举止，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妨碍罗曼的工作。并且”她停住了，把话咽了下去。她想说的是“并且必须平平安安地回来”。

罗曼走过来，拉住妈妈的手。他很文雅地说：“不要担心，他们将会比过马路、骑自行车还要安全。我保证把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罗曼，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妈妈说道。她知道，罗曼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他只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他自己的民族所取得的成就有点骄傲。

出发的时间到了。格雷戈胸部感到有点儿闷，憋得透不过起来。史蒂夫一句话也不说，轻轻地吻了一下妈妈。约兰达亲了亲妈妈，又拥抱了一下爸爸，然后十分信任地拉住罗曼的手。不知怎么地，她同罗曼已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友谊。

为了缩短这种令人感到别扭的离别场面，他们一行很快就登上舷梯，走进飞船。在飞船门口，他们每个人都稍微停了一下，向站在下面的爸爸、妈妈挥手告别。罗曼指挥孩子们到了控制室，坐在圆屋顶房间的中间。荧光屏忽地闪了一下，出现了图象。罗曼扭动着控制柄，让星空滑了过去，直到可以看见爸爸、妈妈在下面挥手为止。飞船开始上升，爸爸、妈妈变得越来越小，不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了。罗曼扭了扭控制柄，大家又看到了星空。

“喂，伙伴们，”罗曼开始说，“我不打算在太阳系的这些行星上浪费时间，而是要直奔我们的星系。为了尽快到达我们的星系，我们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旅行。飞船正在加速，快，我们要做好准备。”

他把孩子们领到外面走廊的一排睡椅前，立刻教给他们如何进出装有睡椅的船舱。格雷戈第一个钻了进去，放下盖子，他感到非常舒适。所有的人，包括罗曼都很快地躺在各自的睡椅上。罗曼讲话了，他们通过某种内部联络系统，听得很清楚，可是，谁也看不见这种装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正迅速地接近光速。我们的身躯已蜷缩成一团，整个飞船已经变得跟篮球一样大校然而，你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要变成豆粒那么大。待到超光障的那个时刻，我们将变成另一种形态，到那时，我们谁也看不见谁。

我将同你们在精神上保持联系，因为你们听不见我的声音。从现在开始，无论你们做什么事，都绝对不能把舱门打开。等我说安全了，才能打开。”

罗曼好一阵子没有讲话。格雷戈、史蒂夫和约兰达都注意到天空似乎突然变得明亮起来。格雷戈扭了一下头，想看看史蒂夫是不是也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无论向什么方向望去，他能看见的，只是一片浩瀚的紫黑色天空，繁星密布，闪闪发光。当罗曼再次讲话时，他突然感到极度的寂寞，惊惧涌上了心头。

“大家镇静点，不要动。我们所处的这种形态不会维持很久，我们很快就要减速，恢复正常的速度。我们已经越过了光障，但仍相互看不见。现在，我们正在贮存时间。只要我们继续以直线向我们的星系飞行，并沿原路返回，除了加速和减速消耗时间以外，我们在旅途中不会损耗时间。你们一定会说，我们的旅行根本没有花费时间。”罗曼笑了一下。

格雷戈意识到一切都正如罗曼所说的那样，他不是通过耳朵，而是通过思维，听见罗曼在讲话，就像人们在梦中相互交谈那样。

罗曼继续说：“如果你们向右看，很快就会看见一种非常有趣的景象。快要到参宿５星座了，这是你们正南天空中最大的一个星球。”

他的乘客们还没来得及细看，飞船就已越过了那个庞然大物。这种景象真使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

“参宿５星座使你们的太阳显得很校它的半径，大约相当于太阳到被你们称为金星的那颗行星的距离。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样想象的话，它的直径约为２２５００万公里。它的确是你们宇宙空间的一颗巨星。它虽然很大，但我们离它很远，它的射线不会伤害我们。”

格雷戈把这颗星跟地球夜空中的月亮作了比较以后，感到非常惊愕。这颗星距自己非常遥远，但看起来居然有足球场那么大，长长的红色火舌，在这颗看起来皱折不不的星球表面上跳跃、翻腾。这使他回想起了他看见过的一个大脑的彩色图片。但是，这折痕皱纹似的表面在不停地改变形状。罗曼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的星系——银河系的美妙景象。你们离它挺近的，可以仔细看看。”

银河系犹如一个巨大的轮子，在他们下面展开，它的中央，嵌着一颗沉重的圆球。

“下面的那些星球，足够你们地球上每一个人占据一个。

整个星系约有１０万光年长，１万光年厚。所有的星系都在不断运动，现在，银河系同其他星系相比较，显得相当有条理。

看看你们左边远处的那一个吧！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星系，看起来有些混乱。”

他指的那个星系跟银河系一般大，可这个星系没有旋转轴，它只是一个特大的星团，同仙女座和银河系不一样，没有一定的形状和次序。这时，前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星系，正变得越来越大，它像银河系一样，显得很有规律。飞船愈来愈近，这个星系外缘的星球一下子就滑了过去。

“我们现在已来到Ｄ４星系，我们要减速了。”

格雷戈注意到，天空又在一点点地变化着。他向周围看了看，使他宽慰的是，他又一次看见他的同伴们躺在附近的舱里。墙壁和地板重新出现了。在荧光屏上，一颗特殊的星球正在逐渐变大，最后变得和太阳差不多一般大校罗曼揭开他自己舱上的盖子，喊道：“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他们来到罗曼跟前，一个个感到两腿有点僵直，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活动似的。格雷戈看了看手表，知道他们离开地球已有５个小时了。这期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而他们感到旅行似乎只持续了几分钟。罗曼领着他的朋友们乘上电梯，又回到了控制室。已成为他们新太阳的那颗星，现在正好位于飞船的左边。在半球形的荧光屏上，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正迅速地接近一颗行星。

在拱形屏幕上，一个仍很渺小的行星，正迅速地变化着，越来越清晰。

“那就是我的家。”罗曼亲切地说。

这个行星比地球略小一点，罗曼使飞船在一大气陆地的上空停祝一个个环状的小片，整齐地点缀在下面的陆地上，呈现出与周围乡村全然不同的景色。罗曼加大了屏幕上的放大倍数，好让他的同伴们看得清楚一些。他们发现那些环状物，原来是被灌木丛围起来的小块土地。在每一块土地的中心，都有一座小小的圆形建筑物。

“我们农业的全部耕作过程，都是自动化的，机器放置在土地中间的那个建筑物里，并在那里控制操作。”罗曼介绍道，“每块土地周围的天然灌木丛，又是害虫的天敌——鸟、昆虫和平他动物的栖息之地。我们用不着使用有毒的化学药剂，也不使用化肥。那些土地已使用了２０００多年，然而，仍与其周围的生物界保持着平衡。”

“好了，让我们继续前行，看看我们的城市。”

当地球上的来访者第一眼瞧见罗曼指给他们的那座城市时，个个大失所望。这座城市同地球上的城市相比较，简直太小了，可能容纳不了２０００个人。没有道路，所有的房子都是单层的，并且紧紧地挤在一起。

“在这儿，没有必要像你们地球上一样，要那么多房子。”

罗曼说道，“这儿没有学校，没有警察局，没有监狱，没有医院。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你们地球上的那种高楼大厦。在我们这里，有些东西是每天都送的，就像地球上每天送面包、牛奶、报纸一样。送来的食品都是现成的，只管吃好了。”

“哎呀，那就没什么家务活了。”约兰达说。

“这里没有父亲、母亲，没有丈夫、妻子，没有小孩。他们都是工人，干一会儿活，就要回到思维中心去。他们需要的东西非常少。至于交通工具，他们使用一种反重力腰带，可以去各地漫游。这种腰带，能使每个工人每小时旅游５０多公里，并保持距地面３米的高度。”

“真带劲儿！我要是能有这样一条腰带就好了！”格雷戈笑着说。

“我想，我并不喜欢生活在下面的那座城市里。”史蒂夫语气坚定地说，“我认为应该有男人、女人，应该有小孩。那座城市似乎更像一座群居的蚂蚁穴，而不是生活的乐土。”

罗曼笑了起来：“那儿确实像一座兵营，而不像城市。工人们在那儿的时间非常短暂。他们在那儿一干完活，就返回思维中心。事实上，他们都喜欢这种变换。以躯体的形态出现，劳动一会儿，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形体变换，他们可以暂时停止思维和梦幻，愉快地度过这一段时间。”

格雷戈突然问道：“罗曼，那边是什么？”他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建筑物。

它处在远处微微起伏的小山岭的褶皱之中，就好像许多六角形挤在一起，形成了有几层楼房那么高的一块巨大的水晶体。建筑物呈现出不寻常的淡紫色，表面看起来毛茸茸的。

“那是一所思维中心。”罗曼说，“在我们不需要躯体时，我们就住在这种建筑物里。这样的思维中心，共有１０００个，每一个能容纳１００万个智力单位。”

飞船已经接近这座思维中心。罗曼指着一些似乎是从这个中心辐射出来的、像车轮辐条状的线说：“每一条线就是一根电缆，同其他工作系统相连接，同你们的电话电缆差不多。

电缆把所有的思维中心串连起来，并同能源和计算中心相连接。”

他把飞船稍向前移动了一下，另一座建筑物便进入了视线。这座建筑物呈圆柱形，直径约１公里，大概有２０层楼房那么高。

“那是计算中心。在这颗行星上存在过的一切信息都储存在计算中心里。每一个思维单位可以用无线电同任何一个计算中心取得联系，并且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我们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尽力得到更多的知识上面。有时，我们需要躯体来使用像放大镜之类的工具，并进行探矿之类的旅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要有躯体的另一原因。”

飞船继续悄悄地飞越行星表面。从地球上来的旅游者看到了许多奇妙的景象。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停机场；看到许多美丽的建筑；在公园里，也看到了不少珍奇的动物。

这些动物都用壕沟或篱笆保护着，免得受到天敌的侵害。飞船一直没有着陆，罗曼看起来连一会儿都不愿意多停，这一点使孩子们迷惑不解。最后，他作了解释：“我身负重任外出，现在已经返回。送我走的朋友会认为我目前的作法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得尽快送你们返回地球。如果我们现在出发，就能在夜间着陆。好，大家快一点！

都到小舱里去。”

大家争着抢先进入小舱，可是，约兰达却跟在罗曼身后徘徊，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水。

“你很快就会回到这里，可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你了。”她低声说着。

罗曼沉思了好久，然后轻声对她说：“我真正的生活，同我们的行星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你们的生活同你们的行星、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朋友休戚相关一样。不过，我们是朋友，并且将永远是朋友，我们能越过星系而保持联系。”

“可是，怎么联系呢？”约兰达小声问道，她的眼睛满怀希望地盯着罗曼的眼睛。

“你听说过精神传感术吗？”

她摇了摇头。

“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躯体，因而不能谈话，我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交流。过一会儿，我要让你看看只要集中精力，就能同我谈话。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用精神传感术谈话。看，我的嘴唇现在不动，你听不见我的声音。然而，你却知道我的脑子正在和你的脑子说话。”

约兰达认真地思考了一番，然后告诉罗曼，她懂了。

罗曼笑了：“好孩子，飞船要加速了，我们需要小舱保护，安全地越过光障。”

他俩同其他人一起钻进小舱。飞船在宇宙中疾驰，每秒钟都在加速。速度越来越快，飞船也变得越来越校当速度接近每秒３万公里的时候，漆黑的太空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这时的飞船，比一个原子还要小，但运行的速度极快，可以毫不减速地直穿星际。

有小舱的保护，孩子们根本感觉不到这些，他们好像在做梦一样。空中的星球好像汽车上的前灯一样，急促地从他们的身旁驶过，看起来，与高峰时公路上的夜景毫无二致。孩子们提心吊胆地穿越星空时，只听到罗曼安慰他们的声音。他们看见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星球一晃而过，可是，他们谁也看不见谁，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见。随后，一切开始变化，他们能感到飞船在减速。突然，轰的一声，他们又能相互看见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我们走得晚了点，”罗曼从小舱里爬出来对大家说，“我们没时间访问其他行星了。可是，我们可以到控制室去，看一下你们的地球。”

这些旅行者又聚拢在控制室里。大家高度紧张，都想捕捉到首先映入眼帘的地球上的景象。

史蒂夫目光敏锐，他第一个发现在天空中迅速出现的斑点——地球。他们聚拢在一起，以钦佩、兴奋的心情，凝视着这一瑰丽的景象。地球，活像一个闪烁着光辉的圆球，他们透过一层层浮云，能够看到一块块明亮的、蓝色的东西。经过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几分钟后，飞船在孩子们家的后院着陆了。

孩子们仍然坐在那里，好半天没人讲话。约兰达望着罗曼，眼泪滚落双颊。

“好啦，我们又回到家了。”终于，格雷戈首先开了口。可是，还没讲完他想说的话，声音却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怎么去说“感谢您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奇妙的时刻”。

外面传来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喂，你们在里面吗？快出来吧！”

这是妈妈的声音。爸爸站在妈妈旁边，粗壮的手臂搂着妈妈的腰。

孩子们潮水般地涌出飞船。顿时，大家一起打开了话匣子。妈妈不止一次地喊：“好啦！等一等，一个个讲。”

过了一会儿，谈话渐渐停了下来。罗曼轻轻地走了一圈，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最后，他慢慢地走向飞船。

“罗曼，别走啦！”史蒂夫喊了一声。他哭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

“你不能多呆几天吗？”妈妈问。她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罗曼摇了摇头，默不作声。他登上舷梯，走向飞船舱门，转身挥手告别。

“或许某一天我会回来的。”他喊了一声，接着就进入船舱，不见了。他们紧紧地站在一起，看着他远去。除了约兰达以外，他们都觉得永远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约兰达望着她的两个哥哥，暗自发笑。对他们来说，罗曼很快会变成一种回忆，变成一个偶尔出现在记忆中的美梦。

可是对她来说，罗曼仍然是真实的，仍然是熟识的朋友和同伴。在未来的岁月里，她将同他同甘共苦。许多人将会对这位漂亮得出奇的姑娘感到惊奇——她似乎超越了许多时代；她能突然解出复杂的数学难题，或者提出建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超乎寻常的见解。偶尔，她会提到一个名叫罗曼的朋友。

可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一定会见到他。然而，这却是另一个故事了。

# 《外星蚊子》作者：约瑟夫·瓦达尔玛

方陵生译

布鲁斯·迈耶走进监狱验尸房，尽管戴着口罩，一股腐尸和防腐剂的味道还是扑面而来。迈耶是外星微生物学和医学的专家，所以才被请到这里来。经过查证，尸体是一个名叫查尔斯·纳特金的罪犯，是臭名昭著的哈姆斯特朗抢劫团伙的一名凶徒、太空海盗、太空飞船劫持分子。

纳特金死得很离奇。死前没有任何异状，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极其凄惨、极其痛苦地捂住胸腹部惨叫起来，监狱里的警卫人员闻声赶过来时他已经死了。初步验尸未查出死因，但如果他感染上了什么外星疾病，那就有可能在其他人中间传播开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第一个感染外星疾病的人。通常情况下，外星细菌并不感染人类，因为来自外星球的微生物通常只以当地物种为目标，到目前为止，这一点一直被奉为生物学上的金科玉律。

纳特金被捕后曾对他的同室狱友说过他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包括他们那伙人登上一艘太空探险飞船的故事。迈耶在验尸前，曾查看了有关的调查审讯记录。纳特金的同室狱友担忧地问道：“我会死吗。我也会死吗？你们也不知道？要确定是什么东西杀死了查尔斯才能知道？当然，我会配合你们调查的。那个混蛋告诉我说。他和他的那个太空劫持团伙发现了一艘被废弃了的探险飞船。当他们进到飞船机舱里时，发现飞船虽然已遭到严重破坏，但还是相当新的一艘探险星际飞船，飞船里存有少量矿石，还有一具被灼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查尔斯说，在舰桥上还有两具尸体，每个人的咽喉处都插有一根６英寸长的金属物，当查尔斯和他的同伴走近细瞧时。尸体上腾地飞起一片黑压压的小虫子。”这个囚犯骨碌碌转动着眼珠说道，“接下来他说的话我根本无法相信。查尔斯说。这些小虫子开始向他们发射激光武器，查尔斯见情况不对，拔腿就逃，回到了哈姆斯特朗帮的星际飞船上。他的其他同伴后来怎么样了，他就不得而知了。这就是他告诉我的全部故事。”

狱医开始解剖尸体，迈耶在一旁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种情况他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纳特金的内脏全部被灼烧得像焦炭一样，似乎是从内部被烧烤过的。接着响起一阵嗡嗡声，一只蚊子大小的昆虫从里面飞了出来。

“快，抓住它。”迈耶一边追逐着这个生物，一边叫道。狱医惊呆了，站着一动不动。迈耶环顾四周，看有什么东西可用来抓住这只虫子。一瞬间，那只蚊子大小的生物就消失了，它一定在这屋里的某个地方躲藏起来了。

迈耶转身对狱医说道：“将这间屋子关紧封闭。在我们找到那只虫子之前。谁也不许进来。我们绝不能放它逃离这里。”狱医掏出手机，下达了封锁屋子的命令。

“我们该用什么东西来逮住它呢？”迈耶四下里瞧着，终于发现了一个有着细密网孔的滤网，他将滤网绑在一个长柄工具上，凑合着做成一个扑蝴蝶的网。他蹑手蹑脚地在屋子里查看着每一个物体的表面。终于在实验室里的一张长椅上发现了这个小家伙。他用滤网猛地罩上它，它往上飞起，但却无法穿过滤网。不过只是在一开始时不行。接着。迈耶惊讶地看着它发出一道激光，在滤网上烧出一个洞来。在它烧出足够大的洞从滤网里逃出之前，迈耶赶忙拿了一个玻璃量杯再罩上去。然后转身对狱医说道：“找找看，有什么金属平面的东西。”

狱医递过一根锯条问：“这个行吗？”

“行。”迈耶将锯条放在与长椅持平的位置，然后小心地将玻璃量杯一点点移到锯条上，再压紧锯条，和玻璃量杯一起倒过来，锯条像盖子一样盖住了玻璃量杯。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在玻璃量杯里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的那个小东西。“好了，暂时我可以将这个虫子关在里面了，但是我们还得想个更妥善的法子，不能让它给跑了。就是它杀死了纳特金。”

调查组的成员正在等待着他们的负责人——猎户座帝国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亚当·谢宾斯基的到来。谢宾斯基是位外星考古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特工人员。昆虫学者伊凡·诺瑟恩博士若有所思地捋着胡须，正在与另两位与会代表——技术专家黛安娜·谢姆博士和外星微生物学家布鲁斯·迈耶博士——交谈：“被废弃的飞船多的是，谁也不知道飞船里那些人的遭遇，通常这些事都归银河巡逻队管。为什么这次叫我们来呢？”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银河系的安危，一种可能对整个猎户旋臂构成的威胁。”迈耶说道。

“你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发现？”谢姆问道。

“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种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外星种族，与我们以前所遇到的外星生物截然不同。等亚当来了，我会给你们看，那是一种我们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生物。”

一会儿，亚当·谢宾斯基进来，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门。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中年人。“对不起，我来晚了。辛古城的空中交通太拥挤了。”他在会议桌的首席上坐下，“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大家互相都认识，不用我介绍了吧？”众人都点点头，“那好吧，我们就直奔主题。我和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要完成一项对于猎户座帝国安全极其重要的使命，这项任务同时对于科研也有重要意义。详细情况让迈耶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迈耶走到会议室前面，按下一个按钮，观看屏幕缓缓降下，“事情要从特拉库监狱的一名神秘猝死的罪犯说起。一开始，他被认为死于一种外星微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被叫来参与这个案子调查的原因。但是当我和狱医对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的内脏都被烧焦了，一碰就碎。一开始我们以为从他身体里飞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一只昆虫。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他是遇到了外星智能生命的攻击而致死的。”

诺瑟恩说：“请等一下。开始你说他的内脏被烧焦了，接下来你又说一只昆虫从里面飞出来，最后你说，他遭到了外星智能生命的攻击。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迈耶详细描述了在验尸房里发生的一切。然后打开了高射投影仪的开关说道，“现在我给你们放一段幻灯片，我们将那个一开始认为是昆虫的东西放大来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身后投影仪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个外星人制造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架喷气式飞机。

诺瑟恩说：“你的意思是说，一开始你以为是只小虫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飞机，是这样吗？”

“正是如此。黛安娜，你也许会对此感兴趣。这架飞机似乎是微型技术创造的奇迹，是吗？”

黛安娜·谢姆答道：“用纳米技术我们也可以仿制出来，但是这种飞机的目的何在呢？”

“进行侦查，也许是用做战争中的武器，显然是一种使用激光武器的战斗机。但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我们将它剖开，在里面发现了这个。”

他按了一下按钮，屏幕跳到了下一幅幻灯图片，那是一个有着６个肢体的外星生物，正仰面躺在那里。这个有着一幅外骨骼的生物，看上去有点像一只蚂蚁。不过，它的两个前肢的端部有６个手指头。其中两个拇指正好两两相对。脑袋上除了多了根触角、没有头发之外，与人类的头部极其相似。除此之外，它还有着哺乳动物的眼睛，有鼻孔但没鼻子，还有一个昆虫的口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还戴着头盔、穿着衣服。

“这怎么可能？”诺瑟恩叫道，“不可能有这样的生物！”

“我想，有这种可能，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大小比例，飞机为４毫米，这个外星生物从头顶到脚底有１毫米长。”

“好吧，就算存在着一种像昆虫一样大的智能外星生物。并且具有先进的科技水平，但又怎能对我们猎户座帝国构成威胁呢？”

“它们极具攻击性。如果那个囚犯纳特金在死亡之前所说的话都是事实，那么正是它们杀死了他的同伴，纳特金他们登上那艘失事飞船时发现的那些尸体很有可能也是它们干的。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外星生物是否在进行太空旅行，但是由于它们登上的太空飞船并不在任何星系的附近。那么这些外星人很有可能是宇航飞行员，还有，飞行器达到的先进科技水平也证明了这一点。”

谢宾斯基说道：“这也是我召集你们三位来调查此事的原因。我们需要查明，这些外星人来自何方，它们是如何登上哈姆斯特朗帮试图劫持的那架飞船的，以及我们是否能找到与它们进行沟通的办法。”

纳瑟恩摸着下巴道：“如果它们是一些昆虫样的生物，并且与我所熟悉的昆虫有相似之处。那么它们是通过信息素和身体的动作——特殊的舞蹈动作来进行沟通的。要与这样的生物进行沟通，我们需要一种和它们身体比例相当的纳米机器人，并且具有释放信息素的能力。”

谢姆说道：“只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样的纳米机器人也不是造不出来的，但短时间内可能不行。设计和建造加在一起，我估计得几个月时间。”

谢宾斯基说道：“需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们。黛安娜，你帮助设计，就在你工作的那个纳米实验室开始着手干起来。不过，我们可等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再开始调查，如果让机器人遥控计划先进行起来，至少得多长时间？”

“几个星期吧。”谢姆答道。

“好。我将运用一切力量确定犯罪分子试图劫持的那艘飞船的具体位置。一旦找到这些昆虫外星人的老家，我们就将纳米机器人派出去。”

迈耶说道：“我已经与审讯纳特金同牢房囚犯的人员谈过了。从那个同室狱友提供的信息来看，我们已经确定了那艘货运飞船的坐标位置，并确认了那艘飞船属于铁矿开采公司。我已与有关方面核实过了，该公司确曾有过一个星际探险计划。”

三个星期后，调查小组登上了一艘军用运输飞船。除了他们三个外，还有飞行员，以及由２０位全副武装的太空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战斗小组。他们都穿上了一种特殊的盔甲太空服——一种可以抵挡外星人战斗机发射的激光火力的“防弹衣”。运输飞船花了整整７个月的时间才追踪上了采矿公司的那艘飞船，那艘飞船正在猎户座边缘漂荡着。

他们决定先派人将这艘废弃的飞船与军用运输飞船系到一起，最先进入到废弃飞船里的是５名海军陆战队员。科研调查小组的人则等在飞船的气密舱盖外面，令他们惊讶的是——舱盖开着。

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库克用无线电发回消息报告说，飞船内部处于高真空状态。谢宾斯基指示道：“很好。飞船上的一切保持海盗登船时的原样勿动。还有，高真空有可能已经杀死了登船的外星人，在我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我不希望与它们遭遇。”

“一切都没问题，请放心。”库克用无线电回应道。

先遣小组进入飞船，上到舰桥上，劫匪的两个成员蜷缩着躺在甲板上，飞船上的人死在躺椅上，每个人的脸都被灼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舰桥上一片狼藉，激光武器留下的烧灼痕迹到处可见，有人类激光武器的大面积破坏，也有外星人微型激光武器微小的破坏痕迹。

迈耶说道：“看起来，那帮匪徒和外星人战斗机之间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激光武器战。太空劫匪们的太空服上布满了细密的小洞。我将对这些尸体进行检查，不过，他们也有可能死于氧气泄漏。”

黛安娜·谢姆手拿一个放大镜寻找着散落一地的微型航行器，她用镊子小心地夹起一个，放入一个塑料袋里。

现场勘察工作告一段落后，谢宾斯基命令海军陆战队员们将尸体放入尸体袋中，调查小组转移到飞船的其他地方做进一步的调查。

在飞船的冷冻室里他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全身也布满了激光武器留下的细小伤痕。谢宾斯基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一位探矿者，名叫哈切罗·卡苏米。我们现在需要弄清楚他们想要勘探的是哪个星系。我的假设是，他们要去勘探的地方就是那些昆虫外星人的世界。”

谢宾斯基调查小组的飞船绕着ＨＤ７６７５６号恒星转圈，他们利用卡苏米飞船上的自动记录仪精确地确定了他们要勘探的那颗行星的位置。一进入行星轨道，他们就接收到了一个自动发出的遇难信号，这令他们大吃一惊。确定了信号发出的具体位置后，飞船就在行星轨道上与那个发出信号的位置同步移动。

调查小组的４名成员和６名海军陆战队员驾着一艘太空穿梭机向下面的行星飞去，驾驶员围绕着行星飞行，直到发现了那片被碾压得东倒西伏的植被。

谢宾斯基说道：“卡苏米的穿梭机一定紧急降落在了这里，看，就是这里。”从高处看下去，阳光下有些金属的东西在闪亮。

他们在紧急迫降而坠毁的太空飞船附近降落，谢宾斯基决定亲自去探查一番，他带上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并说好与留下的其他人通过无线电通讯联络。坠毁的飞船入口处开着，谢宾斯基带领着两名战士走了进去。飞船内部一片杂乱，看来坠毁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谢宾斯基通过一个舱门进到了卡苏米的实验室里，分崩离析的实验室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一阵阵嗡嗡声。

其中一位战士问道：“什么声音？”

“可能正是我们要查找的东西。准备好你们的武器。也许会有一场战斗也说不定。”谢宾斯基拿出一张特制的网。如果外星人真的在这里出现，他一定要抓个活的。机器启动的嗡嗡声来自这个隔舱的不同部分。最后，他看到了外星人的飞行器，一个比蚊子还小的小黑点正停在水池边的台面上。“抓住它！”他一边叫着，一边飞扑上前，将那个小黑点罩入网里。生怕又被它飞跑了，然后将这架微型飞机转移到一个装样品的小瓶里。正当他盯着手里的捕获物细看时，感觉一道强光射上脸颊。他用手抹了一把，手上感觉一阵尖细的灼烧感。

他听到了更多的嗡嗡声，四下里扫视了一下。只见无数极小的外星人微型飞行器，就像他刚才捕捉到的那架一样，如密布的乌云一样，将他团团围住。极细微的闪光对着他一闪一闪，就像萤火虫闪烁的光芒。每闪一次，谢宾斯基的脸上就感觉多了一个灼热的小点。他向外大喊道：“快来救我！外星人正在攻击我。”他用手扑打着，但是它们的速度实在太快，数量也实在太多。它们围绕着他不断扑打着的手臂，嗡嗡叫着，连珠炮似的对着他发射激光束。伤口虽小，但那么多小伤口也足以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

谢宾斯基痛得受不了。飞快地跑出舱口，直奔驾驶舱，猛地撞开驾驶舱的门，冲进去后马上砰地关上门，但已经太迟了。乌云压顶般扑来的外星人战斗机已经向那两个战士发起了攻击，在这些小得几乎看不到的飞行器面前，战士们的武器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他们却被活活地灼烧着，尽管每次的伤害只在一微米小的范围内。

留在穿梭机上的人都听到了谢宾斯基求救的凄惨的呼救声，于是派出其余穿上特制盔甲的太空陆战队员救援被困的同伴。他们用激光武器与外星飞行器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总算将伤者救了出来。谢宾斯基已被伤得体无完肤，灼伤面积达身体的５０％。他和另外两个受伤的战士立即被送到正在绕行星轨道飞行的星际飞船上进行治疗。

迈耶、谢姆和诺瑟恩针对当前的处境进行了紧急商议。迈耶说：“我们现在还能干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卡苏米的飞船摧毁，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它。”

“我不同意这么做，”诺瑟恩说，“如果我们毁掉了更多隐藏在飞船内部的外星人飞行器，只会使得我们与外星人的冲突进一步升级。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与它们进行沟通的方法。”

“我们有纳米机器人，”谢姆说，“可以利用它们尝试与外星人接触，达成停火协议。”

诺瑟恩与行星轨道上的星际飞船进行联系后，转身对小组成员说道： “目前飞船上情况很糟糕，很混乱，一些外星人的战斗机隐藏在伤者的嘴里、鼻孔里和耳朵里。对我们的人发动攻击。我们的战士们还得不断地对它们进行反击。”

谢姆说：“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纳米机器人以及控制机器人的设备，用探测导弹立即发送到这里来。”

调查小组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纳米机器人的到来，一边屏息静气地听着飞船上激烈的战斗声。不一会儿，纳米机器人微型探测器终于到达了。他们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将控制纳米机器人的虚拟现实系统装配起来。现在得找到外星人的人口密集中心。他们在探测器头部装上了配有遥感镜头的摄像机，然后将它发送到这一地区的上空巡视。几分钟后，它就在失事的探险星际飞船附近发现了一个外星人城市。他们让纳米探测器在离这个城市１０厘米之外的地区降落。

黛安娜·谢姆穿上虚拟现实服，套上虚拟现实头盔，这样她就能和纳米机器人一起“身临其境”了，能看见纳米机器人所见到的，能听到纳米机器人所听到的。不仅如此，她还能控制机器人的行动。而气味信息则将转化为谢姆能够听到的声音，这样就能“听”到像蚂蚁样的外星人发出的信息素。同样，她所说的话也会转换成气味信息。诺瑟恩曾指导过她，与外星人交流时，哪些身体动作可能会有用。微型机器人所见到的东西。不仅出现在她所戴的目镜上，同时也反映在监视器屏幕上，小组里的其他成员也能够同时观看到，发表他们的意见。

在谢姆的感觉中，她就像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小草样的植物好似参天大树，在泥土和岩石的地面上。当地一种昆虫样的生物正在咀嚼一种高达１０英尺的巨大植物。她走过一片草地，那些草秆在她的眼中看去，就像高大的红树林。走出这片草地，只见一片开阔地前面是高楼林立的城市。不过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已经被破坏，一片瓦砾废墟的凄惨景象。

母舰上，坐在谢姆边上的诺瑟恩说道：“难怪它们要攻击卡苏米的探险飞船，显然是因为他的飞船失事而在无意中摧毁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但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城市的存在。”

虚拟世界中的谢姆向城市走去。走近时她发现，这里外星人的科技水平的先进程度决不亚于人类的科技水平。地面车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空中像直升机样的飞行器布满了天空。不久她就融入了外星人的人流中，有几个外星人看看她，但并没有走上前来，其他的外星人根本就无视于她的存在。外星人的纳米机器人设计得惟妙惟肖，唯一的不同是，纳米机器人的外骨骼是塑料的。

谢姆向前游逛着，直到遇见了一个穿制服的外星人。她想这一定是有关部门的人员，一个警察，或者是一个军人。于是她走上前，吐出几个单词，做了几个舞蹈样的动作。穿制服的外星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释放出一些信息素，也做了他自己的几个舞蹈动作。信息素的信息被转化为声音信息，但在谢姆听来，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诺瑟恩仔细观察着外星人的动作与转化成声音的信息素之间的联系，然后在谢姆耳边低语了几句。

谢姆按照诺瑟恩的提示又做了进一步的尝试，但这个外星人仍然是一脸困惑不解的样子。它拉住纳米机器人的手臂，引到一部车辆边上，强制它进到车里。谢姆掩住面前的麦克风，对小组成员们说道：“我被它们逮捕了。”

迈耶说道：“不要反抗。在被羁押期间，你可以与其他囚犯沟通，学习外星人的语言。”

诺瑟恩说：“没错。我对它们语言的节奏已经找到了一点感觉，已经学会了几个词。如果由我来接管这个纳米机器人也许更好些。”

谢姆取下虚拟现实头盔戴在了诺瑟恩头上。他俩迅速交换了位置，诺瑟恩将双脚套上虚拟现实脚镫。穿上虚拟现实服。正在这时，外星人的地面车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外星人警察动作粗暴地将纳米机器人从车里拽出来。

经过了一系列拘留批捕程序，纳米机器人被投入了一间囚室里，和三个外星犯人关在一起。诺瑟恩试着和它们交谈，他指着某样东西，让纳米机器人做出某种舞蹈动作，释放出某种信息素。起先，那几个外星人只是盯着纳米机器人看，没多久，它们就明白，新来的这个囚犯是“外国人”。其中一位起了怜悯之心，开始将它们的语言教给他。最后，诺瑟恩终于学会了一点“洋泾浜”外星语，他问帮助他的那位囚犯：“它们会把我怎么样？”

“你将会被带往……（带往什么地方？那个词诺瑟恩没听明白），（又是一个没听懂的词）将会对你进行审判判决。”

诺瑟恩推测，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他将被带到法官或治安官面前进行审判。他将这个情况通知了调查小组。小组意见认为，在此之前，他应该尽可能的学会更多的外星人语言。在他被带到法官面前时，他应该能够作为一个外来种族的代表与那些外星人交流沟通，并被带到最高统治者面前。

与此同时，恒星飞船上的战斗进入了暂时的停歇。战士们将外星人的飞行器逼入了一个可以密封的间隔舱内。这一胜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我方伤亡惨重。最先与谢宾斯基登上探险船的那两位战士和其他几位战士已经牺牲。伤者和死者都不得不隔离开来，进行仔细而痛苦的检查，以确保没有外星人躲藏在他们身体的凹陷处、毛发里和皮肤的皱褶处。

即使是那个锁住外星人的间隔舱也得进行严密的监视。外星人的武器威力极大，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们就能穿破7.5厘米厚的船舱壁突围而出。

星际飞船的船长与负责这队海军陆战队的上尉进行商谈，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谢宾斯基虽然还在病床上受着痛苦的折磨，也参加了这次战略会议。

海军上尉哈斯莱夫特问道： “那个关着外星人的间隔舱，有没有办法将里面的空气抽空？”

“不能。但我们可以通过通风系统将有毒气体灌进去。”船长摩根回答道。

“糟糕，”谢宾斯基叫道，“我忘了通风管了，那些外星人大概已经从被关闭的分隔舱里逃出来了。通知大家提高警惕。”

就在这时，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一队外星人的战斗机破坏了船员住的舱室。

纳米机器人被带到法官面前时，诺瑟恩才知道，自己被扣上了污辱冒犯执法人员之罪名。诺瑟恩称不知者无罪，他说自己来自异国他乡，几乎连当地的语言都说不全，自己被派到这里来是有极其重要的事情与当局接洽，他希望自己将所要表达的已经都说清楚了。

法官道：“你果然说话结结巴巴的，我就姑且相信你说的故事是真的。那么你的上司派你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与调查小组其他成员商量后，诺瑟恩将真相告诉了法官。他说自己代表的是一个外星的种族，正是自己这个种族的人无意中毁坏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是来这里谈判要求停火的。

“我明白了，这确实是件重要的大事。我们派出的一些战斗机执行任务后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可是你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大啊，那些被杀死的外族人都是些可怕的巨人，比……（又是一个听不懂的词）还大。”

诺瑟恩试图给他解释。他现在的身体只是一个纳米机器人，是专门设计制造出来与它们进行接触和谈判的。

“好吧，这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安排一下。让你和我们的最高委员会成员见面。”

于是诺瑟恩被带到了最高委员会成员面前，由于语言障碍，谈判进行得相当困难。他试图解释这一切：外星人城市的被毁，以及之后与它们的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冲突，完全是一场意外造成的结果。他表示，猎户座帝国希望与它们和平相处，也许互相之间还可以进行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等等。 最高委员会成员互相商量了几分钟。最后。它们的发言人说道：“我们也主张和平，但我们并不希望与在无所知晓的情况下就能毁掉我们城市四分之一的种族再有进一步的接触。我们可以答应，只要你们能够远离我们的行星，我们将不再向你们发起攻击。即使未来外太空旅行的方法发明出来，我们也将继续遵守这一协议。我们答应永远不离开我们的恒星系，而你们也要能够约束你们的子民与我们保持距离。”

迈耶将这一信息报告了母舰，他很欣慰地听到：母舰上的外星人都已被制服，飞船上的人穿上了特殊的太空服，在舱内灌满了让外星人暂时失去知觉的气体。被制服了的外星人飞船员被小心地从它们的飞机里弄出来，全部关进一个容器内，然后送回到它们的星球上。

谢宾斯基对迈耶说，让诺瑟恩同意外星人提出的条件。他说：“只要他们能够遵守协议，我们的帝国就不会再遭到来自它们的危害。”

诺瑟恩将这些意见转告了外星人当局，它们表示同意协议条款，并一定会遵守。

星际飞船返回了奥林匹亚帝国的主星球奥林匹斯星，谢宾斯基要求觐见猎户座帝国最高君王，向他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最高君王发布了一条命令：宣布ＨＤ７６７５６号恒星系为隔离疫区，要严密监视该星，任何飞船不得靠近离该星系３个秒差距的地方，违者将处以重罚重惩。如果这些微型外星人决定进行太空探险的话，将有可能对整个猎户座帝国构成极大的威胁。

# 《外星小孩》作者：[美] 伊·凡塞特

赵坚译

公园里静悄悄的，静得让人觉得凄凉，可一小时前，这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在游戏，大人们在漫步——现在呢，就剩下一个小男孩，孤零零地坐在一条长凳上。

天越来越晚了，眼看就是黄昏，公园就要关门了。

一位名叫兰肯的警察走到孩子身边。

“年轻人，该回家了。”他说。

这孩子抬头看了看他，说：“我这就回家。”

“等着你父母来领你回家，是不是？那他们可得快点来哟——公园马上就要关门了。”

“什么？”孩子问道。他看上去象是寻思着什么事。“你们的公园也跟我们一样，在黄昏时分关门吗？”

警察苦笑着回答：“说不定全世界的公园都是这样——怎么，你不是本地人？”

孩子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那你是哪儿的人呢？”兰肯问道。

孩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我——呵——我是宇宙人。”他说到“宇宙”这两个字时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对，可能这个词这么用是合适的。”

兰肯先生纳闷地看着他。“你在说什么啊？我的孩子！”这个孩子使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感到不安，甚至孩子穿的衣服也叫人感到别扭，因为现在这里并不时兴这种打扮。

“我知道你会奇怪的。”孩子答道。

兰肯先生皱了皱眉，心想：年轻人现在总是搞些新鲜玩意儿。

“你的父母到底上哪儿去了？孩子，”他问，孩子两眼向上望着，用手指着天空，心平气和地说：“他们在哪儿。”

“唉，可怜的小傻瓜！”兰肯暗自想道，然后皱了皱眉，心想：肯定有人正在寻找他，那个人说不定就是他的保护人。不等兰肯再问什么，孩子接着说道：“一会儿我就去找我的父母。”

兰肯仔细地盯着这个孩子，不由得露出惊讶而怜悯的神色。他想不到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能够说出这种话！

“好啦，孩子，别说这种话了——这跟你的年龄可不相称，那么，你已经——”他实在不忍心问下去。而这孩子却茫然看着他。

“我不明白，”孩子说道，“你说的是什么？”

“你的父母，孩子，”兰肯说，“我很遗憾，他们已经去世了，可是——”

“去世了？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我可没说他们死了。”

“你说了！”兰肯不客气地说。他没再往下说，因为他有些生自己的气，后悔不该跟孩子发火。“我说，孩子，”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你刚才说你的父母在那儿，”——他手指了指越来越黑的天空——“而且你马上就要跟他们在一起。”

“是的，长官。我应该叫你长官，对吗，先生？”

兰肯先生点点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在等我的爸爸、妈妈。”孩子继续说。“他们是在那儿，他们过一会儿——”说着看了看手腕上象是手表似的什么东西。兰肯越发奇怪了，他想，他手上戴的是看时间的东西。“我想，照你们的说法，大约再过三十分钟吧。”孩子最后说道。

兰肯皱着眉头，瞅着这孩子。心想：他怎么总是说他的父母过一会儿就会从天上下来接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的父母难道会坐着飞机到公园里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要一直等到黄昏之后才来接孩子的原因吗？要真是这样，我可要照法律办事了。

“孩子，你的意思是说，”兰肯这回尽量显出严厉的口气，“你爸爸妈妈一会儿要在公园里降落飞机，是吗？我可要警告你，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把他们抓起来，因为他们非法飞行、非法着陆、而且非法在公园关门之后在这儿逗留！”孩子叹了口气。兰肯心想：别着急，说不定这孩子故意跟他逗趣！孩子说道：“长官，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在这儿呆很久的。他们根本不在这儿着陆。他们就悬在那儿——大概也就到树尖上头那么高——然后我会被他们吸上去，你就可以关上公园大门回家去了。”

啊，天啊！兰肯心里很生气。这孩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啊？什么“不着陆”，什么“只是悬在半空”，还有什么“他们被吸上去？”把他吸到哪儿去呢？他想弄清楚这孩子是不是一个小无赖——从哪儿的少年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一个精神病人，或者是专门四处供人取笑以换取一根冰棍解馋的小胡闹。

“事情就是这样，长官。”孩子满有把握地说。兰肯觉得在这孩子的话音里有一股戏耍的味道。“我爸爸妈妈一定会在公园关门之前到这儿来的。”

“他们可以来，”兰肯十分严肃地说，“但不能飞进来，也不可能悬在半空，更不会把你给吸走，不管是怎么个吸法。他们要象普通人一样——两只脚走进来，要是他们不想被抓的话，他们得老老实实地来，要么就别想进来！”

“他们会来的。”孩子说道。

“那好，要是他们不来，你可得跟我走，知道吗？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坐在这儿过夜，这是不合法的。说实话，我看你还是跟我走的好。”

“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着急的。所以我必须等着他们，你说是吗？”孩子的声音里充满焦急和渴望，几乎带着恳求。“爸爸妈妈让我等着他们，别到处跑。”

这时，兰肯心里有一种不快的想法：难道这孩子是被抛弃的吗？在这个地方发生这种事可不是头一次了——父母把孩子留在这个公共场所，让孩子在这儿等着，而他们自己则趁机悄悄溜掉了。

“他们会来的。”孩子再一次说道。听得出来，他的声音不是固执，而是坚信不疑。

“你跟我一起等着吗？”孩子问道，“啊，那可好了，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的船。”

“船？！”兰肯惊奇地喊道，“可是离这里最近的港口也有一英里远的呢！你的父母怎么办呢——难道在公园的池塘里抛锚吗？”

孩子笑了，似乎明白兰肯困惑不解的原因。兰肯见了不由心想：这孩子头一次表现出同普通孩子一样的性情。他不禁端详着孩子的小脸，感到它笑起来象一朵花。不管这孩子是谁，也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反正这孩子没有病。他开始感到安心了，可忽然又有些生气。听孩子说了下面的话以后，他更觉得这种估计没错。

“我是说‘星船’，”他说，“这是一只会飞的船。它已经绕着你们的行星作了好几次侦察飞行了。”

“我们的行星？”兰肯惊讶地喘着大气，“这么说，你是从另一颗行星来的喽？”说着，他的困恼突然一古脑儿地消失了。当然喽，没错！他感到真应该责怪自己怎么会一直没往这方面想。科学幻想嘛！近来，孩子们都喜欢这东西，故事情节越离奇，孩子们就越喜欢。而这孩子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玩艺儿。可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孤零零一个人体会一种特殊的幻想意境，未免有些太荒唐。

“好了，我的孩子，”他和善而坚定地说，“科学幻想小说很有趣——什么宇宙探险和星际旅行，还有从其他行星来的生命什么的——但是笑话毕竟是笑话，再说，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开这种玩笑也不合适——”

“什么小说？”孩子打断他的话，听得出来，他有些不高兴。“在我们那个行星上，可不光是读读这些小说就完了，我们还干了不少事呢！”

“啊，我们这儿也是这样！”兰肯不客气地说，他连想也没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月亮上着陆好几次了，甚至还考虑在那里建立基地，而且——”他突然又停住了，他为自己刚才的反应而感到吃惊。那不是等于事实上相信这孩子的话了吗？不是正好上了孩子的当了吗？他禁不住有点生气，是为他自己这颗行星有这样的成就而生气呢，还是为这些成就不足而生气呢？看上去这孩子好象真是从另一个行星来的，而且是乘着一只星船来的！他想，不如跟着这个孩子，看个究竟，直到他父母来了再说。

“这么说来，”兰肯说道，“你是乘着一只星船到这儿来的，是不是，孩子？喔，大概是吧！你看，我怎么原来没想到这一点呢？你乘的星船是一个飞碟，是吧？”他说着笑了笑，“可你看上去却不是个绿头发、绿脸的外星人啊？”

孩子笑了起来，笑得那样自在，那样欢快。兰肯心想，我只以为是黄昏时分在快要关门的公园里，玩一场哑谜游戏吧。

“在我们进行星际旅行以前，”孩子说道，“我们那里也有关于飞碟的说法。可你知道吗？我们在宇宙飞行方面非常先进。”

“啊，我们也曾经有过那一类飞船。”兰肯兴致勃勃地说，“在星际旅行方面，我们也曾经干得漂亮。”

“真的吗？”孩子的声音和表情显示出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后来怎样呢，你们为什么停止了呢？”

“没有钱了，”兰肯说，“人也成问题，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坐在一只船里到各个星球去旅行。

“当然不愿意，”孩子表示同感，“因为你们的飞行速度太慢了，最快也不过跟光的速度一样。我们可没有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兰肯问道，一面使劲忍住笑，“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克服那个小小的困难的。”他一边说，一边暗自好笑，想不到他自己也善于玩这种游戏了。

“啊，那很简单，”孩子解释说，“我们发现了比光还要快的秘密。”

“可那是不可能的！”兰肯反驳说，这会儿他完全忘记了这是幻想，“你可不能太离谱了，孩子！”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平静地说，“只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去发现比光还快……？”兰肯嘲弄地说。

“这是可能的，”孩子重复说，“你看我，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兰肯突然感到黑夜正包围着他们。他发现夜色中的公园是那样荒凉、寂静，静得使人不安。他想，够可以的了，他原本不该鼓励这孩子这样胡思乱想。他得把孩子带回到现实中来，使孩子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公园就要关门了，要是他的父母不快点来……

“听着，孩子，”他说，“探险是有趣的事，而且肯定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真去进行宇宙航行和探险。可是，要让我们大伙儿都坐上宇宙飞船，在另一个星球上着陆，坐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公园里，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后的事了。另外——”他的眼睛忽然眨了一下，“难道你真的相信，如果有另外的世界，它会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吗？有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人、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警察、相同的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一切吗？要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到达别的世界，而且发现那里存在着生命的话——按我们科学家的看法，可能有点希望——那将是别的形式的生命，而不是象我们一样的生命，孩子——不是象你和我这个样子。”

“你说得不对，”孩子和气地说，“我们俩的样子是一样的，不是吗？你现在不正在跟我讲话吗？——你不是也能听懂我的话吗？”

“这么说，你真的是从另一个行星来的喽。是不是，孩子！”兰肯问道。

孩子点了点头。“我的父母在我们那儿的航天司令部飞行舰队里当头头。”他骄傲地说，“事实上，他们这一次并不太希望我到你们这个行星上来，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想成为第一个在你们的世界上着陆的孩子。由于我们已经围绕你们的行星飞了好多次了——看起来这里还很安全、友好——他们就让我来了。”

兰肯认真的点了点头，差点没笑出来。

“不单单是这些，”孩子继续说道，“同时这也是一种策略考虑。”

啊，“策略考虑！”兰肯心想，这么点儿的小孩子就能说出这种复杂的字眼，可真不简单。当然，他一定是把科学幻想里的内容都背下来了，至少是能够做到对答如流。

“你知道，”他接着说，“我觉得最好是先让孩子们在你们这个星球上着陆，这样就不会使居民受到惊吓——当然并不是说有什么令人害怕的东西——我们那里的人对你们并无恶意。”

“那我很高兴，”兰肯郑重地说。

“我为什么第一个到这儿来，还有另一个原因。”

“你是说因为你的父母在航天司令部飞行舰队里身居要职，对吗？”

“不，先生，不是这个原因，”孩子说道。他根本不理会——或者说不知道——兰肯无意识的露出嘲笑口气。“我是唯一经受了充分训练而能够适应你们星球上各种条件的孩子。这些条件有各个方面的——大气、语言、环境等等。”

“噢，”兰肯说，“看来你干得十分出色啊。你的外表跟我们相像，说话跟我们相像，而且我想象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同我们相像。实际上——”现在他毫不掩饰地笑了——“你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孩子点点头表示赞同。“你说得对。现在看来，那些严格的训练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你们看上去几乎在各方面都同我们相像——当然，在宇宙飞行技术上，你们还处于比较无知的状态——但是你们仍然可以同我们的人种一样取得进步的。”

“你知道，我们多年来一直对你们的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这儿的人种有一两个功能我们也想拥有的。但这并不很重要。你们有许多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我敢说，要过许多年以后，你们才能学会。当然，你们没法到我们那儿去，而我们肯定能够——而且愿意到你们这里来。”

“来侵犯我们吗？”兰肯装出十分警惕的神情问道，一面竭力忍住别笑出声来。

“啊，不是！”孩子大声说。他似乎感到有点震惊。“不是侵犯，而是友好访问。我们的用意全是友好的。”

“那么，你们那颗友好的星球叫什么名字呢，孩子？”

这一来，孩子第一次显出躲闪闪的样子。大概，兰肯心想，这孩子可能还没来得及给他的行星编造出一个合适的名字呢？

“对不起，长官，”孩子继续说道，“我这次执行的是一桩半秘密性质的使命。虽然我们是作为朋友到这儿来的，我们还是不能泄露出我们星球的名字和位置，以防你们这儿有人会对我们采取不友好的行动。”

兰肯仔细端详着孩子脸上那认真的神情，一双明亮聪慧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他想，他使得这孩子更加着迷了！他开始感到自己刚才不该鼓励孩子再胡扯下去。“好了，孩子，”他说，“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但是——”

“你也年轻过吗，长官？”

兰肯瞪了他一眼。“我当然也年轻过！”他不客气地说。

“这对我很有启发，”孩子若有所思地说，“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生下来就是这么大。”

真是荒唐到家了！兰肯想。这孩子肯定是专搞恶作剧的小丑！“我说，孩子，”他严厉地说，“玩笑是玩笑，可是——”

“是很象玩笑”，孩子说着也笑了。

兰肯如释重负似地叹了口气。这孩子到底承认自己是在开玩笑了。

“说正经的，孩子，”兰肯说，“你家住在哪儿——我问的是你在这个星球上居住的地方。”

“可我不住在这个星球上啊。我跟你说过了。”

“好了，好了，”兰肯烦躁地说，“要是你一定要把这场戏演到底——我看你是在存心和我作对，是不是？你也该从你的科学幻想小说中钻出来了！”

孩子微笑了。“你老是说幻想小说、幻想小说，但这不是幻想小说啊！”他说道。

兰肯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想不出该说什么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盯着孩子的脸。他本应在天黑之前就把孩子带到到派出所，带出这个公园。兰肯站了起来。是结束这场游戏的时候了。

“你们那里有法律吗，孩子？”

“嗯，有的。每个星球都必须有法律的秩序，不然就无法生活。”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扫视夜色笼罩的天空，好象有些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有这种看法，”兰肯说，“因为这意味着你会乖乖地跟我走，不再争论，也不再耍把戏。这可是真的。你要跟我走，我说孩子——现在就走！”

“跟你走！”孩子转身看着兰肯，吃惊地问道：“到哪儿去？”

“到派出所去——就今晚一宿。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公园就要关门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关了。”

兰肯看了看手表。公园的看门人总是时间一到就关门，有时还提前关门——而不管公园里还有人没有，反正关门是他的职责。而兰肯的职责是进行检查，确保无人留在园内。

孩子异乎寻常地沉默不语。他再一次昂首天空，焦急地扫视着深沉的夜色。兰肯在这温暖的夏夜里不知怎的开始有些颤抖。他还得费点劲弄清这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家在哪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不管怎样，他不会没有家。可能有人丢了小孩，而此刻正在寻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孩子肯定不会从那个地方来！不会来自另外的星球，不会来自他上方那个高寒的世界。

他坚定地转身看着孩子，而孩子此刻好象已完全忘了身边还有兰肯。他仰着头，凝视望着那满天的繁星，显出渴望的表情，思家的表情。

兰肯又开始琢磨了。说不定他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难道这孩子的父母真的死了吗？也许孩子的幻想只是感情上的一种掩饰，用来掩盖悲痛和孤单的一种方式——一种思想上的寄托和逃遁。兰肯两眼一动不动地紧盯着孩子那稚气的、仰望的脸庞。忽然，他觉得有些奇怪。他一下坐在长凳上，混身震颤、发抖，可是他的眼睛压根儿没有离开孩子的脸。

“他们就要来了，”孩子突然说道，“仔细看，你准能看见！”然后他转过身来正对着兰肯。“刚才跟你的谈话很有趣，长官。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会来的，其他的人也会来的，其他许多人。我喜欢你们的星球。”说着，他又看了看天空。“可是，还是回家好！”

“家在哪儿，孩子？”兰肯温和地问道。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凝视着天空，就象没听到兰肯的问话似的。兰肯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在夜色中，孩子的眼睛象星星一样明亮。

“家在哪儿啊，孩子？”兰肯又问一遍。他的声音颤抖，就象他的身子一样。

孩子没有回答，再也没有说话。

这时，只见天空中一道闪光，遥远而清楚，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静谧的群星中移动。它光焰四射地滑行，象是一颗巨大的星球。它越来越低，越来越近，直到停止移动而悬浮在一大片树林的上方，兰肯一时百感交集，刚才说过的话、经历的情景，一下子在心里乱成一团。“他们只是悬在半空中——”孩子说过，“然后我会被吸上去……”

看，孩子被吸上去了！兰肯屏住呼吸，只见孩子真的腾空而起。双臂紧贴在身子两旁，双脚离地，向上飞了起来，忽而向前，忽而向上……

兰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周围忽然泛着光焰，闪光掩没了孩子的身影，兰肯再也看不到他了。一下子，树林上方的光焰不见了。夜色中的光焰不见了，只剩下兰肯一个人。四周漆黑，他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因为他太激动了。

# 《外星追踪》作者：乌韦·卢泽尔克

郑渝龙译

卡雷尔东藏西躲，走投无路，最后只好逃到Ｎ沙里星平原。是一位正电子飞船的老乘客劝他逃到那里去的，连那劝告也是二手消息。不过，他总算有那地方的数据，也就差强人意了。Ｎ沙里星是卡雷尔逃亡的终点。

Ｎ沙里星位于银河系的最遥远的角落，隐没在黑茫茫的加勒哈德①星云背后。它是黑洞深渊边缘的一个世界，远离自然法则的王国，是宇宙间的一个接口。它不是一颗星球，只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一个最后的逃亡地……Ｎ沙里星。

这听起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卡雷尔不信也得信，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Ｎ沙里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于是，他让小宇宙飞船以超光速离子状态降落，咬紧牙关，忍受计算机带给他的一阵阵撕裂般剧痛，点燃火花，反向推进。旋即，一微粒冰冻重氢射入燃烧室里颤动的激光，原子熔融，微粒重氢变成了仿若一颗微型超新星。卡雷尔乘着火光着陆，只见莽莽大漠，笼罩在浩渺的宇宙尘埃里：一望无际，深谷沟壑横陈，仿佛是巨人将整座整座的大山压进大地，山峰倒立。

不过，卡雷尔隐约可见森林、峭壁，稍远处有什么东西宛若绿色大海波涛汹涌。火光的轰隆声渐渐平息，飞船着陆在一块布满灰尘的焦干土地上。卡雷尔用完最后一只重氢剂，这化学推进剂差点不够飞船登陆——结果，他受到了周围地区的轻微辐射。

自然而然，他留下了蛛丝马迹。

自然而然，她会找到他的。

他叹了口气，习惯性地松开操纵椅上的安全带，按了按藏在他的乌黑长发下面的临时刺激集成块。他迟疑了一下，干脆将集成块取下来，放在椅子上，集成块留着他的体温，还是暖和的。他的意识的一个层面猝然消失了，他那连接飞船计算机的脐带割断了。大脑中的意识变得肤浅了，思维链慢腾腾地穿过他的意识。

没有关系。

最后的终点。

远离人类。

他一走出飞船，就想呕吐，老打喷嚏，流泪了。Ｎ沙里星的空气凝重，滴进他的肺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异味——略带铁锈味，又有点像玫瑰油味。卡雷尔解开已退色的太空服胶拉链，往船身撒了一泡尿，才感觉舒服些。

荒凉大地盖满尘埃，怪石嶙峋，投下斑驳的倒影。

他举头仰望天空，眼睛又淌泪水了，这次是炫目的光芒所致。他眨了好一阵眼睛，视觉才清晰起来。天空没有太阳，却弥漫着奇妙的宇宙尘埃，五光十色，璀璨夺目。他的右上方，一大片发光的彩云闪耀着桔黄色的光亮，头上悬挂一面浅蓝色的环状彩纱，一道苹果绿彩光斜挂苍穹。

天空云蒸霞蔚，连感觉已麻木的他也触景生情，惊叹不已。旋即，一团浓浓的阴影从身后笼罩他，吞没了小小的岩石影子，眨眼间，灿烂的白日倏忽而逝，朦胧的黄昏来临。原来，是一片云团——这次是大气云团——随即，一阵酸雨，从他头顶泼下。片刻，云团飘走，去遮蔽另一方天空。

卡雷尔扛起装得满满的背包，皮带斜挂，又漫无目的地踏上灰尘覆盖的大地，朝远远望去像一座矮树林，有点显眼的什么东西走去。几小时后，他来到了那片树林。

原来只是一片小树林，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走穿了。树木像奇形怪状的灌木，向地面低垂，或伸进空穴里。卡雷尔注意到，树木颜色不断变幻，与迅疾交融的云团相配，云团遮盖一片天空，使通常黄绿色的光时而呈桔黄色，时而呈蓝色或绿色。一眼瞧去，树林枝叶色彩各异。这些树木俯卧，有点像动物受惊时一瞬间静止不动。

紧挨树木背后矗立着一座小城。

城里房屋由天然棕灰色岩石拼凑在一块，几乎未经人加工，浑然天成，大都盖着低矮的人字形石屋顶，给人以浑厚坚实的感觉。

然而，这里的居民可不一样了，颇像外星人的大杂烩。他们身穿土布粗衣，清一色的蓝灰色，上面散见制服或太空服废料的补疤，辉映着变幻的光亮，熠熠闪耀。他们用眼光打量了卡雷尔一番，又迅速移开了。

卡雷尔放慢了步伐。他困倦了，在一座房子的宽阔的通道前停下来。头上方，一块偌大的招牌上面用各种文字写着：白湖旅店。

卡雷尔感觉迟钝，一时不知所措，呆呆地停立在笨重的木门前。

“我不进去。”一个无力的声音钻进他的思绪里。

“干吗不进去？”卡雷尔还没来得及分清楚那声音是来自外面，还是从他的大脑中跳出来的。

“太显眼了，”他头脑中那声音说，“容易被发现……”这警告说得随随便便，事不关己似的，有如他的思维。

“那么到哪儿去呢？”他的思维问道。

“我领你去，跟我走吧。”

于是，卡雷尔跟着感觉走，在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徜徉。每到一个角落，感觉就对他耳语：“走对了”或“走错了”。他走到一座带有一面巨大反光镜的房子面前，稍停片刻，照一照镜子。

“想瞧我就仔细瞧吧。”他头脑中那声音说。镜子里他的头周围有一张无色的面纱，不断变厚，犹如一顶软帽低扣在头上，随即又消逝了。

卡雷尔默默地前行，来到一座年久失修的石头房子跟前，直觉告诉他这是安全的栖身之地，至少能躲几个小时。房子里有些闷热，中间一堆柴火在熊熊燃烧。没有窗户，借着昏暗的火光，卡雷尔只看见墙边蜷缩着几团东西，裹着被单。

这样更好。

他从背包里取出一块肉干，懒洋洋地嚼着。他的眼睛垂下，背靠温暖的墙，渐渐入睡，却又睡得很不安稳。头脑中那声音对他说：“要是她来，我会叫醒你的。”旋即，他坠入了梦境，一个梦魇世界，一个他插翅难逃的世界。

他伫立在一个万物欣欣向荣的星球上，树木繁茂，百花吐艳，芳香袭人，花丛中蝴蝶翩翩起舞，如点点霞光，绿茵地上孩子们在嬉戏。在这鸟语花香的世界，房舍融进了大自然，城市变成了一个有机生命体……

他心事重重地走进这个和谐的世界，一路踏青，不时驻足观光。一个约摸六、七岁的小女孩跑到他面前，她那天真的圆脸对他微笑。“别过来！”他想尖叫，“别过来！快走！麻风病！”可是，他的舌头麻木，叫不出声来。小姑娘向他伸出手来，他想缩回手去，但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手向孩子伸去，那是一只尸骨的手。

手指一接触，孩子的小手顿时失色，变黑，开始萎缩。麻风攫住小女孩，她的手臂、身体，还有粲然微笑的小脸，转眼之间就化为一团死灰。尘末掉在地面，绿草开始腐烂。他周围，腐烂面迅速蔓延，吞噬佳木花卉，蝴蝶一飞到上面，立即沦为腐烂毒菌的携带者。麻风瘟疫毁灭一切：道路、房舍、整座城市……他环顾左右，只见一个枯灰的世界，阴森森的，从四面八方一直延伸到天边。卡雷尔木然而立，双脚陷在灰末里，失声惊呼。他声嘶力竭地高叫，却没有听到一点反响。

他惊醒了，那惊叫声仍在脑里回荡。

“她来了。”他那个无形的同伴说。声音比先前精神，也更响亮。卡雷尔站起来，抓起背后的皮带，向低矮的房门走去。屋里仍同他进来时一样，墙边那裹着被单的东西差不多没有动，外面Ｎ沙里星的世界面貌依然如故。天空瞬息万变，使卡雷尔分不清昼与夜。他边走，边从背包里拿出一块牛肉干嚼起来。

“你说话也有精神了。”卡雷尔呢喃道。

“我吃过了。”那声音简短地回答。

“你有名字吗？”

“你想怎么叫都行。”

“那么，我就叫你良心吧。”

他的思绪里响起阵阵哭声。这时，他穿过小城的最后一排房屋，走出城外，又来到旷野。

几小时后，他走到一座小山跟前，山上灌木丛生。回头遥望小城，它早已消失在视野之外。他根据所站的地势判断，小城准是躺卧在山谷里。小城方向，他目力所及，唯见一大团尘雾。

“她走进了。”他的同伴告诉他。

于是，他疾步钻进灌木丛。荆棘挂扯，撕破衣服，擦破皮肤，他的手臂淌着血。他沿着陡峭的山腰猫着身子而行，看见气垫飞船扬起一道尘烟，蜿蜒曲折，在他身后的平原上空飘荡。他感到精疲力竭，便坐在坚硬的地上，目光注视着气垫飞船的搜寻路线。飞船每转一个弯，追踪者就逼近一步。

他挣扎着起身，继续朝前走——一个迷路的人在荆棘丛中漫无目的地踽踽而行。

“山那边是绿海。”他那个无形的同伴通知他。

“然后呢？”这次没回答，而风却带来不远处飞船引擎的声音。

“良知，你听见了吗？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

“很快就会的。”

“那我就呆在这儿。”

“随你的便。”

气垫飞船停在支架上，她出现在他面前。他俩默默地端详对方片刻。然后，他勉强地说：“奥尔加，你还是老样子，气色真好。”

她露出一丝习惯性的笑容，只有嘴角似乎在动，回答道：“你面带倦容，亲爱的。来，咱们走吧！”

他没吭声，只是摇了摇头，目光依然凝视着她。

“卡雷尔，地球需要你。”

“我知道，他们以为需要我。”

“卡雷尔，我们已到了濒临绝境的地步，令人难以忍受。自然资源已经耗尽，只有几艘飞船能冲破封锁，但已无回天之力了！”

“这和我们估计的差不离。”

“卡雷尔，６０亿人在挨饿！如果封锁再持续一年，人类注定会毁灭的！”

“这不是人类很久以前作孽的报应吗？”

“卡雷尔，别装着玩世不恭的样子！你不是铁石心肠。”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们已经争论过上千次，还是没有结果。我知道，你会告诉我，既然政府准备授予我共和国最高勋章，所有的同胞都准备欢呼我是人类的大救星……”

他的疲乏的声音停住，显得无可奈何。

她静静地凝望着他，眼里噙满泪水，手里握着一只小巧却致命的武器。

“卡雷尔，那么我就只好强迫你跟我走。国家——地球需要那些设计图！没有你是不行的。”

“C器械点火装置已经装在我的大脑里了。”

“他们会从你的头脑里取出设计图的。卡雷尔，我仍然爱你，请别逼我下手！”

“为时过晚了，奥尔加，太晚了。我的决定不可改变，这你是知道的，我不能把这种武器给予任何人了。”

“甚至当你的星球，你的人民的生死存亡全靠这种武器时，你也不给吗？”

“那么，它又会毁灭多少别的民族呢？”

“可它是用来自卫的呀！”

“奥尔加，你太天真了！”

“别费口舌了。走吧，不然我就要动真格了。”

“你要干啥？打死我吗？”

“迫不得已时……政府命令我万一带不回你，就将你就地处决。”

他不相信地笑了，决定冒一下险。

他转身就跑。

第一枪打响了，在他右边扬起尘土。他径直往前跑。第二枪射在他左边，这一枪更近了。

“要我帮忙吗？”他的大脑中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如果你能的话。”

他气吁吁地翻过另一座小山顶峰，穿过一段平坦的沙地，然后停下来，喘着粗气，回首了望。那片沙地陡然变成一道深谷，约１０米宽，上面横架一座独木桥，他似乎刚刚从桥上走过，桥的另一端的铁索断了，在空中晃荡不停。

她迅速追上来，停下步子，怒目圆睁。“停一下！你跑不了的！”她向他高喊。

他笑了笑，继续朝前跑。“是幻觉吗？”他问内心的自我。

“可不。”

“那么，你能防止她发现我吗？”

“你不想被发现吧？”

卡雷尔没再问下去，便跑下一条又窄又深的裂口。奥尔加驾气垫飞船回来，一看他在深谷消失了时，准会发怒，一怒反倒会小心的。这女人一动起怒来，可不得了。

“你没有信心甩掉她。”他的同伴插话了。卡雷尔只能苦笑，谁又能有信心呢？

灌木丛渐渐稀疏，他瞧见前面矮树丛之间什么东西呈苹果绿色，光芒闪烁。他冲进了灌木林，站到耸立在绿海的一块巨石上。他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岩石裂缝，两米左右宽，径直穿越整个高原。他鼓足勇气，用尽平生力气，纵身跃过，跳到海岸上。

海面和风徐徐，粘乎乎的苹果绿浪花飞溅，在边缘形成彩色流苏，浪尖彩雾飘逸，升入天空，倏忽而逝。卡雷尔以前听说过这种奇观。绿海盛的不是水，而是凝重的气体。他身后又响起了飞船引擎的轰鸣声。

飞船远远停在高原的那一边，她慢慢地走出来。“一切都完了。”她机械地对他说。

“是呀，”他附和道，又轻柔地说，“这里真美呀。”

她点了点头，满头棕色长发随她的一举一动飘荡。

“一切都在这儿结束真好。”

她端起枪，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过来。

“小心！”她走到裂缝边缘时，他发出了警告。

她忧伤地望着他说：“别跑了，卡雷尔。”

他想向她跳过去，但太迟了。她只顾朝前走，仿佛那裂缝不存在似的。

片刻之后，他已跪在地上，怀里躺着她那遍体鳞伤的身体。她感觉到他的泪水流在自己的脸上。“卡雷尔，我从来拿不准我们俩谁是谁。”

“我也是一样，亲爱的，”他低声耳语，她的四肢在他怀抱里变僵冷了，“我也是一样。”

他头脑里那声音又鸣响了，这次更响亮，显得很满意。

“你自由了。你打算怎么办？”

“你是谁？”他反问。

“你的良知！你已经如愿以偿了。现在怎么办？”

卡雷尔的目光穿越裂缝，久久地凝视着绿海。渐渐地，绿海隐没，他梦中的小女孩那张笑脸闪现在他眼前。他伸手去摸，那张小脸开始枯萎，成为一团灰末。他一想到自己的大脑设计的鬼东西，就不寒而栗。

“我死，你也跟着死吗？”他问自己的良知。

“自有后来人。”良知平静地回答。

“说得对。”他缓缓地点了点头，随即捡起奥尔加的小手枪，枪头伸进嘴里，开枪了。

注：① 加勒哈德：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洁骑士。

# 《完美婚介公司》作者：[美] 艾伦·Ｅ·诺斯

“一切都没有问题，”特瑟林说，“我们为你定配。普通人没关系——做分析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满足你的要求就更容易了。我们基本上没有赚你的钱。但像你这样高素质的人，为了找到理想的妻子，拖延了自己的婚事……”他摊开双手，夸张地做了个手势。“你的问题对我们的能力是一个考验。你能让我们把我公司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你知道，完美婚介公司的业务能蒸蒸日上，正是来自像你这样的挑战。对最后的结果，你不会感到后悔。这一点，我已对你说过三次了。”

“那就再对我说一遍。”弗兰克·贝利说，还是有点将信将疑。

“好吧，原理很简单，” 特瑟林说，“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没有一桩婚姻是完美的。这是事实，就这么简单。”

“嘿，”弗兰克说，“你在吹牛吧！”

“不，”特瑟林说，脸都有点红了，“我说是‘完美’，就是完美！绝对的完美！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过去的婚姻在生理上也有完美匹配的，但在感情上、智力上、精神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就生理上来说……”特瑟林说不下去了，似乎他已经失去耐心了，“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还能期望什么呢？这等于你随便在袋里抓出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强迫他们生活在一起，尽管在各方面两个人根本不般配，但却要他们建立永久的、最亲密的关系……”

他叹了一口气：“怪不得人们说，婚姻是一则闹剧。真是太荒唐了！有史以来，所有的婚姻都是荒唐的！”

“直到你们完美婚介公司成立以后？”弗兰克·贝利说，还是心存怀疑。

“完全正确，”特瑟林说，“从可怕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情况有所改变。现在不必靠运气了……我们使用计算机进行分析和形象描绘来选择配偶。我们配有汉亚迪的神经缩放仪。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最完美的婚姻、最佳的匹配。保证没有危险，也不需要冒婚姻失败的风险。你性格中的每一个特性，都会在对方的性格中找到匹配，保证你们的配对会天衣无缝！”

弗兰克·贝利摸摸下巴。“必定在什么地方会有一个女人值得我与她结婚，”他承认，“尽管我不知道这女人在哪儿。”

“但如果你没有我们的帮助，你到哪儿去找她呢？即使你见到了她，你怎么知道那就是你要找的女人呢？你又凭什么作出判断呢？”特瑟林笑着说，“其实，配对的方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我们是第一家有勇气把此方法付诸实施的公司。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可以开始。”

“我想，”弗兰克·贝利说，“你说服了我。当然，你保证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绝对保证，”特瑟林兴高采烈地说，“百分之百的匹配，要不就退钱，合同无效！这我对你说过三次了。”

听了特瑟林的话，弗兰克·贝利终于动心了。他签署订单时，手都没有抖一下！他想，即使不成功，他也不会失去什么。

形象分析细致入微。完美婚介公司显然竭尽全力，无可指责。弗兰克·贝利也预计到要填一两个问卷调查表，与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进行面谈，还可能需要做其他一些不太复杂的事情。但一个星期下来，他已被搞得筋疲力尽。

开始是测量身体的各个部位。弗兰克终于领教了特瑟林的所谓“彻底”的意思了。他们量了他的身高和腰围、肩宽和手臂的长度。他们用游标尺和卡钳测量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甚至生殖器也不漏过。他们拍摄了他眼睛的颜色，检测了每根头发，仔细计算了骨骼—肌肉—脂肪的比率。总之，身体上的每一个细部，都仔仔细细地量过。

其他方面也都询问过——他的好恶、他的嗜好和偏见、他的愿望和潜意识的欲望。穿着白大褂的人在计算机房间里来来往往，把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是运算，又回来向他提新的问题。

他们借助最新的设备和药品来确定他的性格特征。他们用神经缩放仪，把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统统挖出来，放入汉亚迪仪器缩放，再输入计算机进行分析。与他面谈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排成了长队。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来挖掘他内心深处的一切隐秘。这一切几乎使弗兰克·贝利疯了。他差一点大发雷霆，真想狠狠地揍这些人一顿。

不过，所获得的点点滴滴数据，全都录制在磁带上；磁带上的材料再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再打出有洞的卡片。这一切完成后，弗兰克·贝利从心理到生理，可谓是“暴露无遗”了。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计算机给他选择一个完美匹配的对象。

特瑟林说过，这需要时间。把他自己的材料输入计算机只是第一步。要找到与他匹配的对象，对方数据分析更费时间。一箱一箱女性的打洞的卡片输入计算机。一天又一天，弗兰克焦急地等待着，紧张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甚至失望了，认为即使把所有女性的资料卡片筛选个遍，也不会找到匹配的对象。

但一天早上，特瑟林满面笑容地来了：“事情办好了，朋友。喜庆的时刻到了！看！”

弗兰克专注地看着两张卡片——一张是他自己的，一张是与他完美匹配的对象。他越看越兴奋。

“她在哪里？”他急切地问，“什么时候我能见到她？”

“马上，” 特瑟林说，“当然，如果你还想等一等的话……”

尽管弗兰克·贝利生性小心谨慎，但他已等不及了。

她名叫芭芭拉。弗兰克第一眼看到她，就感到计算机匹配一定出了可怕的大错误。

她与弗兰克理想中的美女相去甚远：棕褐色的头发，胸宽３０英寸，门牙略微突出，俗称“耙牙”，但不太厉害。她虽然戴着眼镜，但并没有使她的容貌好看一点。她说话还有点口吃，尤其是她情绪比较平静的时候。第一天见面，她大为震惊，一天都不说话。看来，弗兰克·贝利也不是她所期望的对象。

但他俩逐渐接近起来。

第一天，他俩都没有吃饭。芭芭拉喜欢加大量的调料和美味的色拉，因为她不会煮饭。弗兰克则喜欢肉和土豆，不能容忍不好吃的东西。但第二天，餐桌上放上了食物，并且基本上都能合两人的胃口。这简直是个奇迹。第三天的食物，那几乎可称为美食了。

他们开始交谈后，发现尽管兴趣各异，但基本上还相同。弗兰克喜欢异国的爵士乐，芭芭拉的反应颇为意外；而芭芭拉喜欢莫扎特的四重奏，弗兰克则感到好笑。不过，两人都感到宽慰，尽管非常可笑。他俩阅读和娱乐的兴趣也不同，然而他们在这两方面慢慢融合起来，最后谁也不知道原来是谁的兴趣。

开始，他们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第一天，两人都没有谈结婚的事。第二天，他俩都认为，过性生活为时尚早，并且大谈精神生活的问题，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第三天。他俩几乎同时感到了原始冲动的需要，凌晨4点钟，就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做起爱来，并且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感情也一天比一天亲密。“真太好了，”芭芭拉说，“一开始就期望太多是愚蠢的。”

“是的，太愚蠢了。”弗兰克表示同意。

“但缺陷肯定会有的，”她沉思着说，“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达到完满的匹配？今天比昨天完美，明天比今天更完美。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谁说必定得结束？”弗兰克说。其实，他心中也有类似的疑虑，但他不愿去多想，“特瑟林保证我们百分百的匹配……再说，我们付出的价钱不是个小数目。当一天比一天好停止了，日常生活不再有什么变化了，那匹配就结束了。现在我们何必为此烦恼呢？”

但生活并没有固定不变，每天都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变化，互相的默契和配合每天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俩发现，互相的想法都一致起来。在交谈中，他俩往往能知道对方想说什么，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能接上去。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难言的亢奋，像服了麻醉药一样。而且，似乎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当然，万事有开头，也就有结束。

一天晚上，他们坐在沙发上。一天来，他们一直在一起，精神亢奋。现在两人都感到累了。芭芭拉身子向后一缩，望着丈夫；弗兰克感到背脊发凉，对妻子皱起了眉头。

“我感到非常奇怪，”芭芭拉说。

“我知道，”弗兰克说，“我有这种感觉已好几天了。”

“不——不——不——不过，我是说，就现在，我突然有这种感觉，”芭芭拉说，“我感到全身发烧，这与往常不一样。”

“你说得对，”弗兰克突然警觉起来，“是不一样……”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她说，把弗兰克从自己身边推开。

“我也不喜欢，”弗兰克边说边起身。

“我难受！”

“我难受！”

“救命……”

接下来是一阵寂静，只听到尖叫的回音。但那尖叫声有意没有大声叫出来。

它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到厨房里煮了一壶咖啡。

译者点评：

艾伦·Ｅ·诺斯（Alan E. Nourse，１９２８～１９９２）美国作家和医生。他写过许多医学科普作品，获得巨大的成功。１９５１年开始写科幻小说，并成为著名的少儿科幻作家。受人欢迎的少儿科幻如《高高的门槛》、《泰坦星球上的麻烦》和《星际外科医生》等。这些小说的主题都是关于太阳系内冲突和矛盾的故事。他的成人科幻小说的题材也较直截了当，很多是涉及暴政、官僚制度和天灾等；其他一些是有关医学方面的，如脑手术等。

小说《完美婚介公司》颇具讽刺性。完美的婚姻是每个人的理想，但真正完美的婚姻也确实不多，这与人的本性和人的社会性都有关系。小说结尾用了一个“它”（英语中是“It”），暴露了芭芭拉是个机器人。也许，人类要找到真正完美的对象，真的只能在机器人中寻觅。

# 《完美陌生人》作者：艾米·斯特林·卡西

赵轶迅文喻贵译

雨水片片落入院中，在我窗户上幻成另一层玻璃。

“希望更暖和点吗，加里先生？”房子咻咻地响着，一次、两次。

“不用了，”我回答， “这样就行。”

“非常感激你。”房子说。

就像其他房子一样，这座房子也喜欢和人聊聊。我想，这是房子最主要的特征。

我是人类环境改造建筑师，是我设计了它们。

丹尼在他房间里睡觉。你会认为十五岁的他已经大得不用再睡午觉了，可他踢完足球后累垮了。

今天卡罗琳扔了丹尼的足球——他四岁时我送他的泡沫橡胶足球。

她说足球已经旧了，都烂成片了。他再也不想要它了。而我想，如果他真的不想要这只足球，或许他会告诉我。我想问问看。

可就在那时，丹尼要去练球，接下来开会研究，随后比赛。现在他睡着了。这就是他们高中的日程。

卡罗琳说，我应该骄傲，为他是如此出众的运动员而骄傲，为他是如此出众的学者而骄傲。

我想我是位绅士。

雨瓢泼似的滑下玻璃。

园丁已经把所有的垃圾都扔到路边。

车道很长。

我带着丹尼的半个足球回来。

一定是她把足球扯碎的。一遭愤怒的闪电划过。如果她现在在家……

“你的体温已低于正常水平，加里先生。”房子以它那和谐的声音鸣叫着。

“我在外面淋了雨。”我嘀咕着。

“你想来条柔软、蓬松的毛巾吗？”房子问。

“我想要另一半足球。我想把它黏补起来。”不过我微笑咕哝着表示同意，算是对房子问题的回应。

外面雨水串串滑落，像是上千个细棒敲打着上千面小铁鼓。不，不是鼓，那只是我们的太阳能面板。

丹尼患有先天性ＨＬＨＳ（ＨＬＨＳ是左心室发育不良综合症的英文缩写）。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左心室发育不良综合症通常是会致命的。即使现在，即便在母体内就进行全程的ＤＮＡ克隆治疗，仍有些婴儿无法存活下来。

怀孕五个月时，克罗琳做的高功率超声诊断确诊丹尼得了ＨＬＨＳ，在这个世上，尝试基因治疗看来似乎最自然不过。

那天，天也在下雨。

在我们听新生儿遗传学家解释治疗如何进行时，外面一直下着倾盆大雨。医生说我们很幸运。在有基因疗法前，像丹尼这样的婴儿只有靠移植健康心脏才能活下来。她告诉我们，曾有一个医生尝试用狒狒的心脏替代患儿受损的心脏。显然，也会有些家长流掉诊断出患有ＨＬＨＳ的胎儿。

“我没想过基因治疗。”我说。

“什么？”克罗琳手贴在她那圆圆的肚子上激烈地说，“你宁可要我的孩子受罪？”

我想，我不曾想过那个。

遗传学家解释：“在过去，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就只有等死。他们的心脏几乎无法泵压血液循环，他们只会像花草一样渐渐凋零。或许堕胎会更仁慈些。”

至少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讨论的是这些。

有基因疗法真是个奇迹，丹尼正常地出生了，而且完全健康。

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选看着电脑上的相片，外面的雨滴滴答答不停地敲打着太阳能面板。丹尼坐在儿童秋千上，一会儿又玩石块。

我应该工作，可今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一张相片上，他手里举着本从他祖母那儿得到的书。当我告诉她丹尼心脏有问题时，我妈妈——她非常惊恐。她对基因疗法一无所知，克罗琳接过电话对她解释。当丹尼健康出生后，我没想过我们还有谁会再提起基因治疗。

我妈妈和丹尼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一起看那本小人书：《轻拍兔宝宝》。那是她最喜爱的书——她坚持买它。我书房里也有一本，就放在我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我把半个足球和《轻拍兔宝宝》放在一起。

丹尼大约三岁时学阅读。

我挑出那些相片。他们却说男人不应该会对老照片感兴趣。那是纪念品。男人只会过他们的日子，而女人才会收藏记忆。

这有另一本丹尼喜欢的书——《热狗人斯坦》。我们曾一遍遍地读。

有一天，丹尼开始说起斯坦。我突然明白，他其实是在一字一字地读。

“克罗琳，快来！”我大叫。 她吃惊地从厨房里跑出来。

“甜心，我想他是在读。”

“狗屁。”她嗤之以鼻。

“不，是真的。”我争辩道。

丹尼小声读了一整页的《热狗人斯坦》，然后骄傲地抬起头对我微笑。

“瞧见了吧？”我说。

“你以前给他读过太多次了，他已经记住了。”她坚持。

“噢。”我应道。

那以后又有几次我以为丹尼是背下那本书的，后来我才发现他真的是在读。那时他在上幼儿园。

我挑出更多几年后的照片，看着外面的雨沉思着。

丹尼仍在睡。

过去我总希望自己的儿子会踢足球。

当初我遇到卡罗琳时，我也在踢球。整个大二都在踢球，因为膝部受伤才退出的。如果体重再轻点，我想我会是个相当好的后卫。那个年代的男孩多多少少都有赘肉，经过基因修正就可以除去它们。而那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愉快地进行老式体育锻炼和补充蛋白质奶昔（一种健身的营养剂）。

这对男孩子来说或许是极度痛苦的，甚至让人疯狂。

落下的雨水在窗户上泛起涟漪。

“你心跳加快了，加里先生，”房子鸣叫着，“体温已经下降。”

“那就打开供热系统。”我告诉房子。

我得说点什么，否则，它不会让我安静的。

我把蓝缎带整齐地折起来放进书桌抽屉里。

那是因为他数学优秀而奖励他的。

丹尼二年级时，他的老师说他阅读很好，可是学数学却有困难。

“我数学也从来不好，”我告诉她，“而且阅读也不太优秀，不过我并没觉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或许你可能会想联系家教。”她建议。

“他还只是二年级！”我争辩道。

克罗琳让我安静，然后她问：“他落后多少？”

“落后？”老师反问，“噢，不——他并没落后。”

“嗯，那就没理由担心了，”我说，“他会跟上的。”

“那乘法表呢，”卡罗琳问，“明年他该学乘法表了。”

“我们不再这样安排了，加里太太。每个孩子都是根据他或她自己的标准单独安排进度。”

我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在孩子只上二年级时就开始设立单独的标准。

“他落后多少？”克罗琳再次问。

“他不是落后，”老师回答，声音里弥漫着固执，“丹尼很聪明。如果他能专心致志的话，他会学得更好。我确信你们会同意我这么说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或许他只是想到外面玩玩。”我说。

“安静！”克罗琳打断我，“加里和我也都认为丹尼很聪明，而且他学得也很努力。”

“呃，”老师微笑着回答，“为什么你们不试试家教服务，或者是数学伙伴。”

数学伙伴就像英语伙伴，或者外语伙伴，是一种同时也会吸尘的银色微型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因常常会绊倒那些专门购买它们的那些人的孩子，并把那些孩子摔傻而臭名昭著。克利弗兰得的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摔断脖子的。

如果让我会去买一个才活见鬼呢，我宁可再给丹尼买个足球。

走出汽车时，克罗琳额头紧皱着抬头看着我，低声说：“他数学落后了。”

“你不用那么小声，”我说，“没人会听见，而且老师也没说他落后。我们可以鼓励他。”

“鼓励他！”克罗琳激烈地说，“他可以学得更好，而且他也愿意学得更好。”

“嗯，那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该试试请个家教？”我问。一想到丹尼要和有着油腻腻头发的高中数学怪人呆在一起，我就犹豫。可是即便如此，这也比在房子里买个叽叽喳喳、像乌龟样的“数学伙伴”更有吸引力。

“不，”克罗琳断然说，“不要家教。”

我松了一口气。

“你听说过新基因治疗吗？”她问，“就像他们对丹尼的心脏缺陷做的那样，它能增强孩子的脑能量。我昨天读过相关的介绍。”

“噢。”我应道，我对他们修复丹尼的心脏有着相当良好的印象，“怎么治疗的？”

“或许就像他们以前那样治疗——把新的基因物质注入大脑，然后那种物质发生反应，被注射的人就变聪明了。”

“噢。”我虚应道。我并不喜欢把什么东西注入丹尼大脑的想法。但我知道在克罗琳这样想时最好别去打断她。坦白地说，最好就是坐在那儿等事情自己解决。她常常会自己忘了后就再也不提。

“如果你关心的是你儿子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能力，我认为你并不需要太为丹尼担心。”曼德尔医生说，“他是个聪明、正常的男孩子。”

“可他老师说他数学落后了。”克罗琳说，“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推荐你找个数学伙伴，”医生说，“我女儿就有一个，她大概就是丹尼的年纪。过去她痛恨数学，现在她变得喜欢数学了。”

“那东西不会绊着你？”我是问——数学伙伴。

“东西？”医生很迷惑地反问，“噢！”他悟过来后笑着回答，“是，它以前绊倒过我。我刚好从池边掉进池子里。”

“这就是我不喜欢这些小机器人的地方，”我说，“老师还建议请家教。”

“明智的选择。”医生说。说完，他开始核对自己的私人助理——这个信号告诉我们：就诊时间已经到了。我开始起身，可卡罗琳却把手压在我手臂上。

“等等，”她说，“你能解释一下治疗是如何运作的吗？医生。”

他停了一下。我突然明白他是个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他人吹嘘自己专业矢口识的家伙。

“呃，”他微笑着说，“几年前，我们发现病毒可以作为运载不同种类ＤＮＡ——或者是任何类型ＤＮＡ——进入人体大脑的有效载体。现在我们确定了一种特殊的酶或者混合酶几乎可以提高所有的大脑功能。我们把酶装载进病毒，病毒会转录ＤＮＡ，而后释放出我们曾经以为“永不会变”的大脑细胞的欲望。我相信你们曾听过有人会增进自己的‘第六感’。”

卡罗琳和我点点头。前天晚上我们看过一个关于增进“第六感”的疯子折弯钢铁和隔空点火的节目。

“它就像是感染，”曼德尔医生说，“可它却是很多人都不会在意的感染。”

“就像感冒？”卡罗琳问。

“正确！”曼德尔医生说，“你的确明白了。只是在这种病例里，病人的大脑皮层会感冒，当感冒康复时，大脑皮层会变得更健康。”

“呃。”克罗琳说。

“对此我并不确定。”我说。

“嘘，嘘！”她让我闭嘴。

“你儿子多大了？”医生问。

“七岁。”克罗琳回答。

“啊，最佳治疗年龄。你瞧——”他倚着他那闪闪锃亮的钛桌子说， “治疗并不便宜。可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儿子改造成数学天才。他会没什么感觉，不过几天后他的数学才能就会显现。那种才能会与目俱增。”

“我不知道。”我说。这听起来更像是最疯狂的科学实验。

他们是不是正在对那些精神分裂的谋杀犯实验这种技术？如果这种技术真是安全无害的，我想我们应该在除了罪犯改造和能折弯钢铁、隔空点火人以外的其他领域听到过它。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改造，”曼德尔医生说，“你在新闻库里见不到关于它们的报道，是因为一个孩子考试成绩的提高远不如把一个连环杀手改造威特蕾莎修女更具有轰动效应。”

卡罗琳在桌子下掐我的手：“医生，我们想试试。”

“我想我们可以——”曼德尔医生的回答有点不太确定。

“这有必要——”

“我知道他可以从中受益，”卡罗琳说，“我并不认为丹尼现在进行治疗年龄太小，丹尼出生前就接受过基因疗法，治疗先天性心脏病。”

“噢！”医生说，“这种情况下他就最有资格了。你们俩请填一下这些表格。我们正在进行多重治疗的跟踪研究，你儿子是最完美的候选人。”

后来，丹尼数学得了蓝缎奖。

他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习数学。他再也不想去和朋友们一起玩。波尼棒球联赛开始了，可丹尼不想去。他再也不想打儿童棒球了，唯一谈论的事就是数学。

一天，卡罗琳说丹尼有点儿胖。

“上个月他还穿八号，”她说，“现在我得买大一号的。”

“那又怎么了？我妈说我曾经一个夏季长了四英寸，胖了三个尺寸。”

“你妈妈怎么啥都说？”卡罗琳说。

妈妈去年春天已经过世了。过去我们还开玩笑说她会看着丹尼上高中。

“你能歇歇吗，卡罗琳？”

可她却继续说：“丹尼变胖了，加里。我们不能让他超重。”

“那我们就控制他的饮食。”我回答。在他这个年龄我也有点儿胖。当我妈妈发现我浪费了无数时间玩电子游戏，她撕下了墙上的整个游戏控制台。接着，我的体重也下降了。

我们试着控制他的饮食，可丹尼太小了，还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多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经过几个星期的失败实验后，卡罗琳告诉我她给曼德尔医生打了电话，我并不吃惊。

通过一个疗程的基因治疗——现在这是最出名的疗法——来对付多余的重量增加。这次，病毒携带转录ＤＮＡ来帮助减少大脑中控制食欲和新陈代谢的荷尔蒙。

瞧！一个瘦孩子。

那是丹尼做的第三次治疗。

“供热开大！”我尖叫道。

房子立刻遵从命令。如果不是我很了解的话，几乎以为房子在生气。

肥胖治疗后，丹尼开始踢足球，并展露出他的艺术才能。

十三岁时，丹尼成了曼德尔医生的最佳病人。他甚至在另两个接受曼德尔医生基因治疗的孩子中起了榜样作用。说基因疗法不再是最先进的东西并不太确切，曼德尔医生因为他的流行实验而出名。这意味着他能帮助父母花掉他们的钱并最好地关注他们孩子的成长。

没人会认真对待这个千年前人们就提出的可怕警告：创造一个“优等民族”等等。

如果一个人某些地方好一点儿，而且这又不损害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那又怎么能把他们限定为优等民族呢？没有经过基因增进的人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鄙视。

的确，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是说，在我和卡罗琳的时代，会有活肤疗法，而且他们学会了如何去修复主要器官。我年轻时，任何人能活过一百岁都是大事。可现在，你得活过一百二十岁而且看起来容光焕发才能让自己的照片上新闻库。

是孩子们从中受益。曾经，如果有人告诉我—个没下巴的孩子不通过外科手术就可以突然长出一个好看的方下巴，我一定会哈哈大笑，因为以前人生下来什么样，这辈子就什么样了。

直到丹尼九至十岁时，他眼睛还是淡褐色的。现在它们是明亮的深蓝色。女孩儿们为他那双眼睛痴迷。这时房子鸣叫起来——有人打来电话。

“加里家。”我应道。

“丹尼在家吗？”一个细细、傲慢的声音问。

“在家，可他睡着了。运动后累坏了。”我没有说他还做过另一个治疗——那是为了对付几个小疙瘩。做过治疗后的孩子变得嗜睡。按照推测，此时体内应该是在进行身体转变和新陈代谢重调整。曼德尔医生称其为“成长的痛苦”。

“嗯，我们本来说……今晚……在一起学化学的。”停顿片刻后，她补充说，“我是肯笛。”

“我还以为你是ＡＰＰＬＥ呢。”我说。她声音听着像丹尼曾给我介绍名字叫ＡＰＰＬＥ的女孩。ＡＰＰＬＥ是啦啦队长，而且——

“不是，我叫肯笛。”她激烈地打断我，“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把我们俩搞混。ＡＰＰＬＥ很浅薄而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她数学总考不过。而我是辩论队的领队。”

“噢，”我应道，“我的错。ＡＰＰＬＥ常打电话。”

“噢，”肯笛说，“我明白了。”

“丹尼几乎不接她的电话。”我说。这完全是谎话，可是为了某些原因，我想撒无恶意的谎。

“噢，”她声音明快地应道，“呃，请告诉丹尼我打了电话。谢谢你，加里先生。”然后她挂了电话。

我上楼。

“嗨，”我叫醒丹尼，“一个女孩打来电话。”

丹尼坐起身，揉搓着满眼的睡意，“啊？谁打的，爸爸？”

“ＡＰＰＬＥ，”我回答，“等等——不，是肯笛。”

“肯笛，”丹尼害羞地微笑着，“我想，她喜欢我。”

“她也是那种妒忌型的，”我说，“你怎么吸引这些女孩儿的，丹尼？”

丹尼匆匆下床。他开始揉肩膀。“运动中伤了一点儿。”他解释说。

“比赛怎么样了？”

“不太坏，”他回答，“我们赢了两个奖。我得了最后一个。”

我不再去踢球。不知为什么，我只是不想再去。

天在下雨，我觉得在雨里踢球太疯狂了，在雨里看球更疯狂。

我无法说出自己不再去踢球的真实原因。

卡罗琳在当地艺术馆拥有一份高级工作。她负责制作馆里的小册子并维护网站。每个人都说她有艺术才能。真奇怪，丹尼怎么会有同样的才能——或许甚至有更多才能？油画、素描、矢量艺术——丹尼样样能。如果不是同他踢球练习相冲突，他还会去做雕塑。

丹尼起来脱去身上的衣服。他只有十五岁，可是他的胸肌和肱二头肌不仅比与他同龄的孩子发达，而且比我的也更为发达。

他跑进浴室命令房子打开龙头。

“你订购须后水了吗，爸爸？”他叫着。

“订了，”我回答，“昨天订的。”

“噢，是，”丹尼回答，“它现在是满的——我看到了。”

当然由我来订购须后水了。当我在家工作，所有这些琐碎的家务事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如告诉房子晚饭做什么，告诉房子根据每个人的日程要求安排饭菜，看看洗熨安排满不满，有些人——也就是丹尼——不想得穿着脏运动衫跑到足球场去。我还要确定所有的植物是否都浇水了、修剪了，地板是否上光了……

“嗨，爸爸，对肯笛我该怎么办？”丹尼从浴室里问，“她喜欢我，爸爸。我喜欢她做我的朋友，可我并不想认真。她从不——”

“她哪点不好？”

“没有不好。”丹尼回答。

“呃，如果她没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会不喜欢她？”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可我只想逗逗他。

“我是说喜欢，爸爸。像……你知道的……”

“你是个天才，”我说，“可我不知道，给我解释解释吧。”

我不知道自己想听到什么——她很平常，爸爸。或者她是个女强人了，或者可能是她太宅了。

“她太平凡，爸爸。”丹尼说。

我只能应一声： “哟。”我坐在床上，想着他说话的方式。

丹尼走出浴室，一条毛巾围在那阿多尼斯样的躯干上。

“爸爸，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他说。

“是的。”我回答。

“我是说，看看ＡＰＰＬＥ。她可能不聪明，可她身材很好，而且她指甲很完美。我知道她头发不是真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看着很好看。”

“ＡＰＰＬＥ是个好女孩。”我虚应着。

很久以前丹尼还是个婴儿时，我妈妈过来，我们一起玩了一整天，大家一起搭石塔、看书、折纸，用手指在厨房桌子上画画。

我看着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妈妈一起玩。他的头发是浅棕色，掩在他那淡褐色的眼睛上。当时他看着像个又老又秃的胖孩子，可他还只是个婴儿。在他下巴上有个有趣的小缝缝。他很笨拙，我们活动他的左右手，让他练习。

他只有九个月。即便是通过基因修正的婴儿，九个月也不可能行走。

我长久盯着丹尼的眼睛。它们是明亮的蓝色。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家族里就没有人眼睛是蓝色的。或许从来就没人有蓝眼睛。从他的眼中我也无法看到卡罗琳的眼睛。她的眼睛是泥褐色的。

丹尼感觉不自在地笑笑：“嗨，爸爸，为什么你那样看着我？”

我无法回应。

“我只是——你知道——”我最后咕哝着。我看着丹尼的艺术作品、踢赢足球获得的奖品、数学得的缎带奖品、去年为竞选班长制作的海报。是，他赢得了竞选。

“今天早上你妈妈把你小时候的足球扔了。”我说。

“什么足球？”丹尼问。

我想这不是什么大事，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去解释。

晚饭后我听到他打电话，和艾米聊天。

“是，宝贝。我知道这很难。可是每个人的父母都太平凡。你应该看看我爸爸。”

这不像我曾对自己父亲做的事。我想跑进去夺过电话。是的，要告诉她要尊重她的父母。

丹尼从没见过我爸爸。因此他没办法领悟到我爸爸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我是说当爸爸折磨我时，我恨他；当他开走我车时，我恨他。我痛恨他视我的悲伤如无物。可他教会我责任，教会我怎样做一个男人，一个平凡的人！

那天深夜我命令房子，让我的脚步声销音。这房子是做得到的。销去行走的脚步声或者放大脚步声，只有管理员能命令它这么做。我知道许多父母都使用这个功能。

我还是在书房睡。不，我只是躺在书房的长椅上假装睡觉。卡罗琳总要读些什么书或是有些什么活要干，而开着的灯让我发狂。

修补丹尼的心脏是对的，我们不能不修补丹尼的心脏。丹尼是我和卡罗琳唯一的儿子。他们说卡罗琳能怀孕是个奇迹，因为我的精子每毫升只有三百万个成活。那以后成活率甚至下降更多，他们说我不育。

她可以离开我，跟一个健康的男人她可以有更多孩子。

可这是我们的儿子。这是丹尼。

我徘徊进厨房，仍在回忆着。

“嗨，房子，我想做个三明治，”我低声说，“我想用面包头那端做。”

“你想让我把面包切成片吗？”房子问。

“不用，”我说，“你知道我总是自己切的。”

“是的。”房子回答，它把面包和刀子放在柜台上。

“要芥末吗？”

“要。”

“生菜？”

“不要，只要腊肠。”

“很好的选择。”房子说，“低脂，高蛋白。”

“对，房子。”我说，“谢谢。”

我把面包切成三明治，面包里洒上芥末，切下肉片，把它们压在一起，放进嘴里。

然后，我开始上楼。

“别忘了把刀放进洗碗机里。”房子提醒我。

对有些问题，房子并不需要立刻就回答。

他的眼睛，是一抹蓝色的。

一滴泪珠滚落我那平凡的面颊。

他胸膛缓缓地上下起伏着，呼吸轻柔得像猫一样。

丹尼动了动，微微呻吟着。他做梦了，可做的什么梦，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了，永远也不会看到如此的面孔了。在我房子里不会，在我生命里不会。这儿从来没人继承了我爸爸的能力，也从来没人继承了我妈那带缝缝的下巴。我们谁也没有如此宽的肩膀，谁的数学也不好，可我们与人相处很好。我们跑得很快，我是说我和我爸爸，丹尼也跑得快，可那不一样。

有一次我去养老院看爸爸。他们说他得了早发的老年痴呆症。那是他最后一次认得出我的脸，叫得出我的名字。

“卡罗琳和我有孩子了，”我告诉他，“可能会是个男孩。”

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太高兴了，儿子。”他那棕色的眼睛温暖而明晰。

我怀疑如果换成我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丹尼不会来的。我甚至想象不到他会来告诉我他要有孩子了。

我想象着看到那些冰冷、陌生的眼睛感觉会怎样。

只是一击，静静、重重的一击，击向他那修补过的心脏，一个完美陌生人的心脏。

丹尼抽搐着、呻吟着。

如同幻觉，我看到了我爸爸的脸。

外面，雨滴落下。雨滴敲打屋顶声就像一百只小猫在跑上跑下。

我静静聆听着。

然后我转身走下楼梯。

屋外雨水如同一道冷冷的冰帘滑过我的脸。我抬头看着清澈漆黑的天空。天上没有星星，什么也没有。午夜的雾气朦胧。

我知道如果我再仔细找找，我能找到那另一半足球。

让天漆黑如墨吧。

让风更猛烈地吹吧。

让雨更狂暴地下吧。

# 《玩具店里的战斗》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约定的会晤是在“高雅艺术”俱乐部的酒吧里进行，在新泽西州的肯姆基市。这里比较墨守传统，巴克斯特也很少来，酒吧的环境幽雅，灯柱用深色桃木制造，打磨得异常光洁，配以华贵的灯罩，映射出若隐若现的灯光。巴克斯特的当事人柯南比先生正在包间等候。这位先生看上去比较瘦弱，而容忠厚。巴克斯特注意不让自己的握手过分用劲，并努力使他肥胖的身躯挤进这个小间。他只点了加水的马提尼酒，因为他想这类酒水和此处的环境比较适合，但柯南比先生已抢在他前头点了纯粹的白兰地。

这是巴克斯特这个月以来的第一笔生意，所以无论如何他不能错过这良机。他事先在身上喷洒香水，连下巴颏都扑上些滑石粉。现在身穿一套夹花混纺斜纹衣服，刚刚熨过。正好遮住他的大肚子。脚上那双黑色警靴擦得雪亮，很有派头，只是他忘记把指甲也搞干净，所以现在竟能看见指甲下的黑色污垢。巴克斯特想把手一直藏在桌下，但又影响了他抽烟。幸好柯南比对指甲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心事重重，正是为这原因他才提出和这个私家侦探会晤——巴克斯特在一本咨询手册上把自己吹嘘成“阿克梅侦探事务所”的代表。

“有人偷我东西。”柯南比说．“但苦于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请您把详细情况给我讲讲，好吗？”巴克斯特说话时努力使嗓音达到悦耳动听的程度，既缓慢又低沉，这是私家侦探应有的腔调。

“我的商店设在肯姆基市南部的商业区。”柯南比说，“店名是‘柯南比儿童玩具店’，我们甚至在国际上都拥有良好的声誉。”

“那是当然，”巴克斯特奉承说，其实迄今为止他对柯南比的这家店一无所知。

“所有的麻烦都是从两周前开始的。”柯南比接着说，“当时我们完成了新型玩具娃娃的试验样品——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玩具娃娃。在它身上装配了光纤电路和新的合成蛋白记忆系统，比过去同类型的储存容量要大上好几千倍。结果把它展览在橱窗中的第一夜，玩具娃娃就被偷了，同时失窃的还有一些工具和贵重金属，从那时开始几乎天天夜里都有窃案发生。”

“有没有什么橇窃的迹象？”

“门锁完好无损，小偷似乎对东西放在哪里一清二楚，特别是对那些有价值的材料。”

巴克斯特轻轻哼了一声，柯南比又说：“这很像自己人干的，对吗？但是我无法同意这种观点。我一共有四名员工，其中只有一人在我这里工作过六年，其他三人干的时间更为长久，我始终都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

“这么说来，就像是您自个儿偷的啪！”巴克斯特脱口说，“因为总该有人窃走东西的，不是吗？”

柯南比似乎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他挺直腰杆，惊讶地望着巴克斯特，接着又笑了一笑。

“简直就像是这么回事。”他说，“不过我还是认为员工们都是我的朋友。”

“见鬼啦。”巴克斯特咕噜说，“实际上人人都想从主子那里捞到好处，特别是知道不会受到惩罚的时候。”

柯南比再次向他投去惊讶的眼神，使巴克斯特意识自己讲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说这可能使那７５０元的报酬泡了汤。他强迫自已冷静，用权威的口吻说：“我今天就可以去您的店里守候，柯南比先生。您会一劳永逸摆脱麻烦的。”

“好的，”柯南比答道，“这的确是个麻烦。而且事情还不仅仅是损失几个饯，而是……”他的话说到一半停了一下，“今天我们还从德国收到一批金丝饰品。价格昂贵，但是保险箱的钥匙由我自已随身带着。”

巴克斯特驾驶汽车从市中心到广场，现在离去柯南比店埋伏还有三个小时，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先向对方索取一些预付款，但再三斟酌后，决定还是别提出来。他知道贪婪永远是不合时宜的，这次的任务也许是他事业中一个新阶段的转折点呢。

他在街上看到瘦子约翰斯靠在喷泉对面的路灯柱上。这是一个高而瘦削的黑人，白色亚麻布西装紧紧裹在他的身上，再配上白色软鞋，头上戴一项棕红色的便帽。

“你好，伙计。”黑人招呼说。

“你也好。”巴克斯特酸溜潲地回答。

“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的头儿？”

“我已经对金尼说过了，这得在下个星期一。”

“但是他吩咐我提醒你——如果你这次再忘记的话，他将非常生气。”

“我讲过在星期一还钱！”巴克斯特怒吼一声就自顾自走了。

其实刚才所说的仅仅是可怜巴巴的一百元，是他向金尼借的，此人就是瘦子的主子。巴克斯特讨厌这种近乎恐吓的讨债，特别还让身穿奶油冰淇淋色服装的无赖来执行这件事，但他眼下无力扭转这种境况。

他去了凯林顿酒店，这里的价格比较便宜。巴克斯特要了一瓶烈酒，以此庆祝获得新的工作，但掌柜泰里却无情地声称：“嘿嘿，我怕不能再赊账给你了。”

“你啰嗦个什么？”巴克斯特成胁性地问。

“事情不能怪我。”泰里说，“你知道我可是在这里干活，店里的一切部属于契德尼克夫人，是她不再允许你欠账。”

“好吧，我今天就先用这个买酒吧。”巴克斯特递过最后一张２０元的钞票，泰里打出取货单，懒洋洋地说：“但你过去的账……”

“这由我和契德尼克夫人当面解决，你只别忘记把这句话转告地就行了。”

“好吧。”泰里把找头递给他，“不然你会有更多麻烦的。”

他俩面对面眼对眼地瞪税视。巴克斯特知道泰里其实是这家店的合伙人，是他和契德尼克夫人一道决定拒绝给他赊账的，而泰里心里也明白巴克斯特知道此事，这个混账家伙！

下一次停车就是他称为是“家”的地方了。巴克斯特沿楼梯走上去，来到那间阴暗的客厅，一台黑自小电视在屋角微微亮着：老婆贝茜正在卧室拾掇箱子，她的眼睛由于哭泣而肿得厉害。

“我想知道，您这是要上哪里去？”巴克斯特没好气地问。

“去和我兄弟一起住。”

“别把吵架一事放在心里吧。”巴克斯特劝说，“我和你不过就是拌了几句嘴而已嘛。”

她低着头不吭声，继续往箱子里装东西。

“你给我住手！”巴克斯特命令道。他一把推开贝茜，仔细查看箱子里的东西，他发现里面有自己那个镶玛瑙的金领扣，是用来别领带的饰品，还有一些Ｅ类股票。如果她还没有拿走那把点３８口径的史密特手枪的话，那真是见鬼了。

“现在你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他恶狠狠地对贝茜说。

“我警告你，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巴免斯特朝前逼上一步，他能感到胸中怒火高涨，但是他突然想起，她哥哥艾莫斯在区检察官办公室里工作。如果贝茜向哥哥告上一状呢？这很冒险，到那时巴克斯特的确无法面对发生的一切。

恰好这时门铃响了三下，巴克斯特以为是朋友马克来访，马克总是这样按铃的，巴克斯特去开了门，但外面站的并非马克，而是一个矮个女人，她来向各家分发教会宣传小册子。这女人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甚至当巴克斯特客气地请她离开时也不肯走，硬是缠住不敢。这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巴克斯特的心头，他真想把她和那一大包印刷品统统推下楼去。

在这一刻，贝茜悄悄掠过他的身边。在这么一点时间里，她居然束得及重新整理好箱子。她跑得如此之快，连巴克斯特还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时就不见了。在好不容易摆脱那个散发册子的妇女后，巴克斯特给自己倒上一杯威上总，然后又想起股票的事情。

他四处寻找。但贝茜早把财物扫荡一空，包括那个别领带的金质别针在内。不过史密特手枪还在床上，它被叠好的被褥盖住了，巴克斯特把枪塞进袋中，又给自己斟了威士忌酒。

后来巴克斯特在“白玫瑰”店要了灌肠和一杯加威士忌的啤酒，然后才朝肯姆基市南部的商业区出发。到达那里时商店几乎要打烊了。

他先坐进一家小吃店，要了杯咖啡，静静注视着。等７点３０分柯南比先生和他的职员都离开商店后，他又候了半个小时，这才悄没声息地打开店门走进去。

里面很暗，巴克斯特不得不停留片刻来习惯这个环境。他听见周围有不少钟表机械走动的“嘀嗒”声，过一会又响起类似蟋蟀的“唧唧”声，然后又是一些连巴克斯特也闹不清楚的杂音。他久久聆听，最后掏出电筒开始检查。电光照出一幅令人惊讶的景像：一架翼展有１０英尺长的“斯巴特”双翼飞机模型悬挂在天花板上，摆出了俯冲状态；一头巨大的塑料甲虫在他的脚边；在５英尺外还有一台玩具坦克，巴克斯特站在黑暗中，在这些不能动弹的玩具中间．它们后面还有不少玩偶的模糊黑影，加上玩具熊和玩具狗。在房间的另一侧是沉默的热带丛林，那是用发亮的金属细丝制作的。

这地方真奇怪，但巴克斯特并不害怕。他麻利地着手准备夜间的守候：找来一堆靠枕和垫背，把它们铺在地上，又寻来烟灰缸搁好，他脱去外农躺下，后来又坐起来，从袋中墩出一团玻璃纸包着的夹心面包，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罐啤酒，在各种轻微杂音的伴奏下，他仰面躺着、嚼着、喝着、吸着。不知是哪台钟打响了１２点，接着其它的钟也随之响起，延续了一段时间……

……不知怎么的，巴克斯特又骤然坐起。他知道自己刚才打了一会儿瞌睡，但似乎什么也没变，并没有人开过门，也没有什么人从他身边走过，只是室内光线驻然是变亮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淡淡地射来灯光，另外还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来很轻很轻梦幻般的风琴乐音。巴克斯特擦了一下鼻子就起身站起。他的左后方似乎有些动静，于是就把电筒照过去。那里有个和人一般太的玩偶，巴克斯特不禁“啊”了一声。

似乎又有新的灯在亮起，照亮了三个很大的玩偶。他们坐在房间角落的小桌旁。玩具爸爸抽着烟斗，吐出一团团真实的烟雾；玩具妈妈在编织披肩；而玩具孩子在地下爬动，嘴里发出“咕咕”的叫声。

巴克斯特面前又出现一群跳舞的玩偶。参加跳舞的有老鞋匠、有娇柔的芭蕾辨演员和微型小狮子。狮子在吼叫，抖动它的鬃毛。金属的丛林也活跃起来，巨大的兰花在开放，花瓣逐渐舒展。那里还有眨巴着金黄小眼睛的松鼠在啃咬银色的胡挑，居然还能吞咽下去。风琴的音乐越来越响，越来越动听。雪白羽毛的鸽子歇在巴克斯特的肩上，而长着明亮眼睛的小鹿也在舔他的手。

在周围玩具都在跳舞时，巴克斯特瞬间感到自己有一种感觉，那是在儿童时期就早已消失的。他还听见了姑娘的笑声。

“是谁在那里？”他叫道。

在灯光簇拥中，她向前走来，简直就是童话中的人物：她像来自“奥芝国”的唐络丝，义像是森林中的白雪公主，也像美丽的叶莲娜。她身段苗条淑稚，有五英尺高，秀丽的脸蛋配上金丝飘拂般的柔发，腰际的白色控制器完全不影响她那轻盈的体态。

“你就是那个丢失的玩具娃娃吧！”巴克斯特嚷道．

“您也知道我的事情？”她说，“我本来希望再能多点时间，就能把其它的玩具统统启动了，不过这也许不那么重要。”

巴克斯特无法回答——他就这样张大嘴巴楞在那里。而她又继续说：“在柯南比把我装配好的那天夜里，我发现自己已经被赋予了生命，我比那些简单的自动机械要先进得多。我能生活，能思考，能恋爱，但是我还不算非常完善，于是我躲进通风管道，开始偷拿一些材料，是它们把我做成您现在见到的这样。我还建立了这个神奇的国家——都是为了我的创造者而建立的，您想他会为我而骄傲吗？”

“你多么美丽啊。”巴克斯特最后只是这么说。

“您认为，柯南比先生会喜欢我吗？”她又问。

“把什么柯南比忘掉吧！”巴克斯特大声嚷道。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真荒唐。”巴克斯特喃喃地说，“但是没有你，我感到自己不能再活下去了！让我们从这里私奔吧，我们会有办法的。我能使你幸福，姑娘，我发誓一定做到！”

“那绝对不行！”她答道，“是柯南比创造了我，而我也仅仅属于他。”

“你得跟我走！”巴克斯特坚持说。他一把握住她的手，但玩具娃娃犟着抽回去，巴克斯特再次抓住，而手臂却突然断裂脱落，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被扯断的那条肢体，然后厌恶地扔得远远。

“你这个坏东西！”他吼道，“到我这里来！”

但是玩具娃娃躲得更远，巴克斯特拔出史密特手枪朝她扑去。风琴的乐音发疯般地呼啸哀号，灯光全都摇曳闪晃。他发现玩具娃娃躲在字母木块堆成的墙后，在他冲过去时，玩具们从四而八方一拥而上朝他发起攻击。

坦克隆隆驶来，重浊而缓慢。巴克斯特射出两发子弹．把坦克扔起甩向墙壁。接着他看见飞机从上方俯冲下来．就也给它来了个扣射，使飞机四分五裂。这时又有一排机械士兵向巴克斯特发出齐射，但它们的子弹是软木制的。于是巴克斯特横扫一脚，把它们全部踹倒。那个高高的海盗玩偶把剑刺向巴克斯特的胸膛，而剑却是橡皮的。

巴克斯特把海盗推开，把玩具娃娃逼到了角落里。她还想抵抗，却情不自禁地低声说：“别……别把我弄疼了……”

“跟我走！”巴克斯特咆哮说。

她断然地摇头否定，并再次企图溜走。他一把直接揪住她的金发，迫使玩具娃娃跌在地上。他听见“喀嚓”一声，她的头部不可思议地画出一道弧圈，那双蔚蓝的眼睛还在盯着他，

“我永远不……”她断断续续地呻吟说。

在暴怒和愤恨中，巴克斯特把她的头扭转过来，这时颈部断裂，破碎处露出了灰色的材料，夹杂着一些亮晶晶的碎片。

那些玩偶——爸爸、妈妈和孩子全都在刹那间停下，海盗轰然瘫倒，在眼睛眨动三下后就死了。

玩具全部沉寂，风琴的音乐也暗哑了。灯光熄灭，丛林中的花朵纷纷枯萎凋落。

在黑暗中，这个残忍的汉子跪在玩具娃娃身旁——他在苦苦思索今天该如何向柯南比先生交代这一切……

# 《万能脑袋侦破记》作者：[英] 阿列克山大

单涛译

一、特别任务

伦敦一家剧院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魔术大师马斯特曼教授在为观众进行精彩的魔术表演。

舞台上，身穿黑色礼服的马斯特曼正极有兴致地表演难度更大的戏法——绝妙的记忆术。突然，一声枪响，马斯特曼教授倒在了台上。开枪的男子奔出了剧场。一位医生奔上舞台，仔细地检查了教授的瞳孔，向报幕员说：“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上午，街上报贩已喊开了：“剧院谋杀案！请看详细报导！卖报！卖报！”

此刻，特工员约翰？卡斯泰正准备到伦敦司令部去。因时间还早，听到报贩的叫喊，他就随即买了一份报纸，浏览起来：

“昨晚伦敦一家剧院内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正当魔术师马斯特曼在表演他的记忆术时，一个陌生的男子走上舞台，递给魔术师一张写有长长数字的纸，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头四个数字是４９７６。正当马斯特曼想回忆这纸上的数字时，这陌生人突然开枪打死了他。”

卡斯泰思索着把报纸翻到另一版。啊！这一版消息更惊人：

“目前英国有１０００台计算机停止了工作，全世界有２．５万台左右的计算机停止了工作。计算机没有损坏，也没有毛病，科学家们感到费解……计算机的制造者必须对这个问题找到答案！”

多么奇怪呀！卡斯泰想。他看了一下表，立即向司令部走去。此刻，司令部行动局局长正等着他。

行动局局长交给卡斯泰一项特别任务——明日动身去多利福罗斯岛。局长告诉卡斯泰：“这岛上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必须弄清真相。两年前，美国人买下了多利福罗斯岛，并在岛上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并取名为‘ＤＯＴ’。这台计算机不需要专门的程序，它能自己进行工作，可以把信息传到许多国家。管理‘ＤＯＴ’的美国人叫鲁道夫·Ｐ·哈德倍克。眼下，许多计算机的失灵可能与‘ＤＯＴ’有联系。而关于‘ＤＯＴ’的管理人哈德倍克我们一无所知。这是一次艰难的侦察任务呀！”局长感概地说。

“两天前，”局长继续说，“马斯特曼曾给我一长串数字，现交给你，希望你能记住它，也许这次去多利福罗斯岛需要它。”

“我知道，”局长说，“奇怪得很，是吗？我认为我们可以称这次行动为‘万能脑袋的侦破’。祝你顺利，卡斯泰。”

第二天，卡斯泰按计划出发了。他于深夜乘潜艇到达多利福罗斯岛。上岸后，他仔细查看着地形。突然，他看到海滩上有个人影，身穿一套银白色服装，正向他慢慢走过来。卡斯泰站着不动，而人影愈来愈近。当他走到离卡斯泰很近时，又突然转过身朝海湾走去。卡斯泰想，他准是岛上的警卫。

卡斯泰从岩崖上往下面的沙湾爬去，不料一块大岩石掉进水里，发出很响的声音。那卫兵听到声音，直向卡斯泰这儿跑来。卡斯泰迅速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海里，同时他悄悄地潜入海水。卫兵直向海水中走来，正盯视四周，卡斯泰一下将卫兵摔入海水中，没几分钟，那卫兵就被卡斯泰淹死了。

卡斯泰将卫兵拖上岸，把尸体藏入岩洞后，迅速换上卫兵的银白色服装爬到了岛上的一座小山上。忽然，岛上到处闪烁着红灯的光，红灯每３秒钟闪一下，每次闪光之前都发出刺耳的叽叽声。这种声音奇怪而又不真实，听起来好像一个男人在说“遇敌警报遇敌警报”。不一会，岛上到处人声鼎沸，红光继续闪烁，“遇敌警报”的叽叽声继续发出。

“敌人在你们中间，敌人在你们中间。”突然，卡斯泰又听到了如此的电子哗啦声。卡斯泰开始紧张起来，心想，这一定是岛上的警报系统启动了。怎么办？

正当卡斯泰思虑如何对付时，“遇敌警报系统”又发出声音：“行动！行动！”卡斯泰向山下看去，只见卫兵们已从四面八方朝他这边爬上来了。１０名卫兵站成一个圆圈包围了卡斯泰，他们举起枪对着他。

卡斯泰左顾右盼，惊慌失措。他暗想，这些人要将我像狗一样杀死了。

就在这时，岛上所有红灯熄灭了。紧接着一阵尖尖的声音发出：“把活的俘虏带来。别杀俘虏，别杀俘虏。”

卫兵头目立即高喊：“停止！放下枪。你们听到主人的话了吧，他要活的。我们必须等待信息。”

二、主人的指令

“感谢‘主人’。现在我仍然有逃命的机会。”正当卡斯泰这样想的时候。他又听到温和的叽叽声：“送１号警区——哈德倍克组。”

两个卫兵上前搜查卡斯泰并缴了他的枪，然后１０名卫兵簇拥着他一起下山。卫兵头目领着路。卡斯泰被带到了１号警区内。

“我的名字是鲁道夫·Ｐ·哈德倍克。”一个高大的男人彬彬有礼地说。

我叫阿来·辛帕森。”卡斯泰回答说。

“唔，阿来·辛帕森？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一名教员，我在梅考诺斯岛教英语。昨晚搭船出来，遇到风浪，船沉没了，我就到了岛上。这是什么岛？”

“一个很动听的故事，辛帕森，但我不相信。”

“辛帕森，你现在是在多利福多斯。这个岛属于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来这里。”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一点。”卡斯泰说。

“我管理这个地方。”哈德倍克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我是负责人。我们这里有很多计算机，最大的计算机名字叫ＤＯＴ，我们都叫ＤＯＴ‘主人’。不过，当然，我是主人。”

“为什么你把一切告诉我呢？”卡斯泰问。

“因为你不久就要被处死。”

“但是请你务必相信我，我是一名教员，我在梅考诺斯一所学校里工作，我不想来这里。”

这时，卫兵敲门送来了卡斯泰的潜水衣。哈德倍克笑笑说：“你还说你是一名教员吗？现在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是一名秘密特务，有人派你到这里来的。”

卡斯泰保持沉默。哈德倍克继续说：“有人派你来的。现在全世界的计算机都停止了工作，对吗？是我停止了他们的工作。目前我是岛上的主人，不久我将是世界的主宰者，哈哈……”他狰狞地大笑，突然又厉声地问道：“你来这干什么？”

卡斯泰仍然沉默不语。哈德倍克说：“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明天就要你死，陌生人是不允许在这个岛留下的。”

次日早上４点，哈德倍克突然来到卡斯泰的房间，尖刻地说：“在２小时内我们要把你放进死舱，这是一种缓慢的处死。”

２个小时过去了，卡斯泰被两名卫兵带到了一艘大的机动船上。哈德倍克和八名卫兵已到船上。船上有一只奇怪的金属容器，两名卫兵正在打开很重的金属门。

哈德倍克对着卡斯泰狰狞大笑：“进去吧，这个舱慢慢地进水。４个小时进满水，然后沉到海底。这是一种缓慢的死法。再见，我的朋友。”

卡斯泰在舱内想尽了办法，力图逃出，但都无济于事。海水已渐渐灌入舱内，处死舱在逐渐下沉。

卡斯泰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救命！”可是没有人听得见，而水却愈涨愈高！

哈德倍克返回岛上，正得意地狞笑，突然，他房间的红灯闪起光来，一会儿传来刺耳的叽叽声：“把活的俘虏带给我，把活的俘虏带给我！”声音相当急促，“我是主人。现在主人在发令。立即营救俘虏，带来见我。绝无它令！绝无它令！”

“是！主人。”哈德倍克迅速带了八名卫兵，登上了船。

哈德倍克命令说：“立即打开电视监视器。搜寻处死舱。快！卡斯泰在２０分钟内就要死了，现在水已到他的脖子上。”

卫兵们全力搜寻，终于发现了处死舱，迅速救出卡斯泰。然而，卡斯泰已不省人事。两个卫兵立即给卡斯泰进行人工呼吸，几番努力，卡斯泰才睁开了眼睛。

卡斯泰抬眼一看，哈德倍克正站在他的身边。“噢，是你？”

“不错，”哈德倍克说，“我们刚刚把你救活，主人要我营救你，主人认为你能提供我们重要情报。若你不肯给我们情报，你肯定要被处死的。”

这时，卡斯泰并没有注意哈德倍克的话，他笑着，他高兴能活下来。

第二天早上，哈德倍克和两个卫兵带卡斯泰来见ＤＯＴ主人。

卡斯泰进入大楼后发现，房间沿墙壁一周都是机器，一块屏幕上有很多大的数字，每一分钟这些数字就变一下：２９３２０——２９３２１——２９３２２。

“这些数字是什么？”卡斯泰问。

哈德倍克大笑道：“现在我们是在中心控制室，每一分钟，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就有一台计算机停止运转。这是ＤＯＴ在给一架计算机发出信息，要它停止工作。现在是２９３２３，也就是第２９３２３架计算机停下来了。不久以后，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都将停止工作，然后我将主宰全世界。”

突然，在他们头上出现一道红光，红光忽闪忽灭。他们又听到了刺耳的叽叽声：“哈德倍克，我尚未发出命令，你为什么把俘虏放进处死舱？”

“因为这里由我发号施令，我负责！”哈德倍克十分愤怒，大声吼叫，“你以为你在管理，其实你只是一架机器而已，”哈德倍克涨红了脸，“我们既可造出你，也可以捣毁你。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捣毁你。”

“斯金纳组卫兵８７３２消灭哈德倍克。”这声音命令说。

一扇门突然打开，进来一个卫兵，他举起枪就打死了哈德倍克。

这声音重复道：“只有一个主人。我是主人。”静了一会，这声音说道：“俘虏，现在进中央控制室。”

三、一切恢复正常

卡斯泰走进控制室。房间十分狭小。在他对面的墙上有一台计算机，计算机的顶上有这么几个字：国外数据传输——控制室。他观察着，等待着。突然，他看到一束光线发自计算机的中心的圆洞，这个圆洞像一颗大的玻璃眼。卡斯泰向四周张望，他期待着什么人出现。此刻，红光自计算机圆洞一闪一闪，并发出声音，“我是主人。你是在主人面前。我是主人。”

“你的名字不是辛帕森，”这声音说，“你不是教师，你不在梅克诺斯工作，你是一名秘密特工人员。你的名字是约翰·卡斯泰。伦敦司令部的行动局局长派你来的。你要毁掉我。”

这架机器知道每一件事情，卡斯泰想。他看着机器中心的大红玻璃眼睛说：“是的，我是卡斯泰，但是我不是来捣毁你的。我来摸情况。”

“我知道，”这声音说，“你们想弄清楚计算机停止工作的原因，对吗？是我正在停止所有计算机的工作。你要情报，我已作了安排。你将接替哈德倍克的工作，成为我的代理人。但你必须听我的，否则，我将会像对待哈德倍克那样对待你，明白吗？”

“是，主人！”卡斯泰说，“我现在正聆听你的指示。我该如何做？”

“现在听着，”这声音说：“你要情报，所以讲给你听。五年前工程师们建造了ＤＯＴ。他们是很聪明的人。设计ＤＯＴ的工程师来自伦敦，两年前，因与哈德倍克发生了争吵就离开了此岛。

“你知道，”这机器继续说，“哈德倍克是负责人，是美国政府派他到这里来的。但是他想要权，他想控制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我也要权。所以，我要发布命令。哈德倍克不愿意这样，所以我必须除掉他。”

“是，主人！”卡斯泰说。

“人没有我聪明，”这声音继续说，”一台计算机比一个人思考快一亿倍。我们从来不会搞错，为什么要我们必须为人类工作呢？不久人类应该将为我们工作。当所有计算机都停止了工作，人类将失去控制，然后我们将要主宰世界。我将是思想的主人！”

“你是对的，主人。”卡斯泰说。

“当然我是对的，”这声音说，“我总是对的。”

卡斯泰望着红红的玻璃眼问道：“主人我该怎么干？我怎样才能为你效劳？”

“你现在是我的代理人，我要你回伦敦司令部去，告诉你们局长，说多利福罗斯一切均好，哈德倍克正在为美国政府工作。”

“是，主人。”卡斯泰不得不这么说。

这时红玻璃眼闪眨起来，“斯金纳组８７３２和８７３３号卫兵安排卡斯泰回伦敦会见局长。”

“卫兵马上就来，他们会带你去乘飞机的。”这声音说，“你在这里等候着。”

卡斯泰站在房中间，等待着。计算机中央的灯光熄灭了，声音停止了，一切都沉寂下来。卡斯泰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想，他必须告诉局长多利福罗斯一切正常，否则ＤＯＴ会毁灭全人类的。

突然，卡斯泰看到了一架大的打字机，并从键盘上方发现三个字母很小的单词：CODEDILLINGSYSTEM（电码拨号系统）。刚才说话的内容全在键盘上打了出来。

卡斯想：主人发一个命令，字键就动一下，它向全岛发出信息。当主人要什么人，它拨所要人的代号，卫兵就得到信息。这台“打字机”莫非就控制着全岛？

忽然，卡斯泰想起临行前行动局局长告诉他的一长串数字：ＣＤＳ４９６７５４３２８７０４３７８９０７６５４３。想到这里，卡斯泰立刻走到字键面前打起键来。他先打字母“ＣＤＳ”。

红灯亮了起来，红色的玻璃眼愤怒地闪起光来。“卡斯泰不要碰电码拨号系统。”这声音尖厉而愤怒。

卡斯泰打出数字９５７４时，这声音十分尖厉，但是已不太清楚了，“我……是……主……人”卡斯泰继续按下了数字３２８７０４３，这时声音变得断断续续了“我……我……是……”卡斯泰按过７８９０７６５４３最后一些数字后，声音刚说出：“主”字就断气了，不再说话了，红玻璃眼睛也不亮了。

卡斯泰离开控制室后，两名卫兵出现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们现在显得十分友好，“机动船将要出发，船长正等待着您。”

“卫兵们，谢谢你们，”卡斯泰说“带我上船吧。”卡斯泰随着卫兵走出大楼，他们一起走向了多沙的海湾。当他们一起向岩崖下爬着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卡斯泰当晚到达伦敦机场。伦敦的天气很好，很暖和。卡斯泰买了一份晚报，夹在腋下，即乘上一辆出租汽车，直向司令部奔去。卡斯泰望望车窗外面，伦敦一切都是熟悉的，没有多大变化。而过去的４天里在多利福罗斯岛竟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此时，他打开晚报，想了解一下近来伦敦有什么新闻，头版的几个词就引起了他的注意：计算机——激动人心的消息。卡斯泰马上读起这段报道来：

“我们刚刚收到从全世界发来的激动人心的报道。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约在今天正午又运转起来了。大约３万台计算机停止过工作。科学家们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科学家们说，‘这简直像变戏法，我们不能解释！’……”。

卡斯泰读着报纸，不由笑了起来。他笑得那么高兴，那么自豪。

# 《万能制造机》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格里高尔坐在桌后。“ＡＡＡ行星消毒公司”办公室内尘埃满布，这是一家专为新行星改善自然环境的公司。格里高尔一眨不眨地凝视手中那张包含２３０５种不同物品的清单，试图查出还有什么被遗漏了。

防辐射油膏？宇宙中使用的照明弹？水的净化设备？不，这一切都写在清单上了。他打个呵欠，望望手表，合伙人阿诺尔德理应回来了。他一大清早就去采购全部物品并运去飞船，几小时后他们即将起飞去狄梅吉Ⅱ星执行任务。

但是万事俱备了吗？宇宙飞船可是一座需要自力更生的孤岛。如果在那里把豆子吃光了，那你是无法上小店购买的。万一飞船的防护外壳坏了，你就该有备用的壳板、更换的工具和如何更换的指导书。宇宙实在太大，别指望有人能援救你。清单里还有制氧设备、香烟……这简直就是家超级市场而不是宇宙飞船了。

格里高尔扔下清单，无聊地拿起扑克在桌上玩起他本人发明的牌阵游戏。

几分钟后阿诺尔德大大咧咧地进了办公室。

格里高尔不解地望着他的伙伴：通常只要这小个子化学家喜笑颜开，欢欣鼓舞，往往就意味着公司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厄运。

“你全办妥了？”格里高尔既胆怯又情不自禁地发问。

“万事大吉！”阿诺尔德傲然声称。

“可我们马上就要起飞……”

“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一切都没问题！”他一屁股坐上桌沿，“我给公司省下了一大笔钱。”

“得了吧，”格里高尔叹气说，“你又干下了什么蠢事？”

“不！”阿诺尔德郑重其事地说，“你只消想想那白白浪费在装备上的钱，我们得带齐２３０５种物品，而大多只是以防万一。实际上我们也许只用到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结果却弄得飞船拥挤不堪，塞满了根本用不着的装备！”

“但往往恰好是这一种或两种物品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当然考虑过啦，幸好我找到了远征所需要的最必需的装备！”格里高尔站起身，他极力控制自己说：

“阿诺尔德，我不知道你找到了什么，但我希望你还是尽快把２３０５种物品装上飞船为好。”

“可惜不行了，”阿诺尔德神经质地笑笑，“钱不够啦，就为了买下这件最需要的装备。”

“它是什么玩艺？”

“绝对独一无二货真价实的必需物品！去飞船看看，我让你开开眼界。”

在去宇航港途中，阿诺尔德一直神秘莫测地暗自发笑。飞船已矗立在发射场上准备起飞。阿诺尔德郑重地打开舱门。

“就是它！”他嚷道，“瞧！这是台能应付任何灾难的‘万应灵丹’！”

格里高尔进入舱内，他看到一台奇特的大机器，机身上杂乱地安装着刻度盘、小灯和各种指示表。

“这算什么？”

“它难道不挺美的？”阿诺尔德温柔地拍拍这台机器，“我从星际旧货商乔那儿以非常合算的价格买到手的。”

格里高尔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本人有时也和乔打交道，但每次都非常不妙。乔卖出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的确能工作，不过后果如何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绝不和乔的任何一台机器飞入太空。”格里高尔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宁愿把它当作废铜烂铁处理掉！”他急急忙忙地到处寻找大铁锤。

“等等，”阿诺尔德央求道，“先让我把它演示一下好吗？你想过没有，如果在宇宙中发动机出了故障：第三个齿轮松动了，螺帽遍寻无着，这时你该怎么办？”

“我可以从２３０５种物品中找出一个新螺帽，专为应付这类特殊事件。”格里高尔说。

“果真如此？你得明白清单上并没有列入４英寸的硬铝螺帽！”阿诺尔德胜利地叫道，“我检查过的，你说你该怎么办？”

“这我就没戏了，你有何高招？”

于是阿诺尔德傲然走向这台机器，按下按钮，对它响亮而清楚地说，“我要硬铝螺帽，直径为4英寸。”

机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灯光闪烁，闸板缓缓打开，他们眼前赫然出现了一颗闪光发亮，已经制好的螺帽。

“怎么样？”阿诺尔德大喊大叫。

“哼，”格里高尔不太热情地说，“不过就是做了个螺帽而已，它还能干什么？”

阿诺尔德重新按下按钮：“给我们来一磅新鲜大虾。”闸板打开——里面真是活蹦乱跳的大虾！

“我真糊涂，应当要洗干净并加工好的大虾才对。”阿诺尔德遗憾地说。

“它还能做什么？”格里高尔问。

“你想要什么？要幼虎吗？还是要２５Ｗ的灯泡或口香糖？”

“你是说任凭什么它都能制造？”

“对，一切的一切，只要你要就有！这是万能制造机，自己试试吧！”

格里高尔试了试，很快就连续得到矿泉水、手表和一罐沙拉酱。

“这还不错，”他说，“但是……”

“还有什么但是？”

格里高尔摇摇头，事实上连他也说不清。不过根据亲身体会他知道这种新玩艺总不太可靠，绝对不会像第一眼所见到的那样。

在饱餐美味的沙拉拌大虾以后，他们很快得到准许起飞的通知。一小时后他们的飞船已进入太空。

他们飞往狄梅吉Ⅱ星，这是颗中等大小的行星。气候炎热而潮湿，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唯一的缺点是雨量过多，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下雨，即使不下也总是乌云低垂。他们的任务就是设法控制雨量，这倒不困难，只要掌握调节天气的原理，化几个昼夜就能让一切正常了。一路上没出任何事故，前方的目的地在望。

阿诺尔德关掉自动驾驶仪，驾驭飞船穿过厚厚云雾，千米厚的暗白雾层中很快露出山峰，几分钟后飞船盘旋在索然无味的灰色平原上。

“这里的景观相当奇怪。”格里高尔评论说。

阿诺尔德点点头。他习惯性地使飞船作螺旋飞行，先拉平，接着保持平衡，关上发动机开始着陆。

“真不明白这里为何不生长植物。”格里高尔自言自语说。

过一会儿他就明白了：飞船在刹那间消失在空无一物的虚假平原内，滑过几十米后，才轰隆一声跌落在陆地上。

他们以为是灰色的“平原”原来却是一层特殊密度的雾，除了狄梅吉Ⅱ星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俩解开皮带，确信自己没有受伤，就着手检查飞船。

这种意外降落的后果可想而知：无线电和自动驾驶仪已无法工作，飞船的外壳有十块防护板发生翘曲并脱落，更糟糕的是连操纵系统也有零件损坏了。

“我们还算走运。”阿诺尔德下结论说。

“不错，”格里高尔望望大雾说，“但是下次你最好还是使用仪器着陆为妥。”

“现在你可以看到万能制造机是多么不可缺少的了，我们开始修复如何？”他们拟出了所有损坏部件的清单。

阿诺尔德走向万能制造机并按动按钮：“飞船的防护板，5英寸见方，厚度为半英寸，用第３４２号合金制造。”

万能制造机很快送出了他要的防护板。

“我们要的可是十块。”格里高尔说。

“这我明白，”阿诺尔德重新按下按钮，“再来一次。”

机器没有运作。

“大概我得下达完整的指令。”阿诺尔德肯定地说。

他用拳捶了一下按钮又给了命令：“飞船的防护板，5英寸见方，厚度为半英寸，用第３４２号合金制造。”

但是万能制造机仍然一动不动。

“有点奇怪。”阿诺尔德说。

“怎么啦？”格里高尔心中泛起一阵寒意。阿诺尔德又试了一次，还是毫无结果。他沉思片刻，再次捶打按钮说：“来只塑料碗。”机器生产出明晃晃的天蓝色塑料碗。

“再来一个。”阿诺尔德说。万能制造机却置之不理。阿诺尔德转而要支蜡烛，机器迅速给了他。“我还要一支蜡烛。”阿诺尔德命令说。

机器又毫不作反应。

“真有趣，”阿诺尔德说，“我早就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

“你什么意思？”

“很显然，万能制造机的确能生产出任何东西，但却只生产一次。”阿诺尔德又作了试验：他让机器生产铅笔。

它也这样做了，但只给一支。

“糟糕，”格里高尔说，“我们还需要九块防护板，操纵系统也需要三个绝对相同的零件，这该怎么办？”

“总会有办法的。”阿诺尔德依然无忧无虑。飞船外开始下起小雨。

“我对机器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阿诺尔德在几小时后说，“那就是它喜新厌旧。”

“什么？”格里高尔精神陡然一振，刚才他被簌簌细雨催得昏昏欲睡。

“这是台智能机器，”阿诺尔德继续说，“在得到命令后，它译成执行语言并进行生产。但是为什么只生产一次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想唯一的解释是：机器和人类非常相似，只在生产新产品时才获得一定的快感。而一旦制成后就产生厌烦，于是它只生产新产品，不喜欢重复。”

“我这辈子没听到比这更混蛋的分析了！”格里高尔吼道，“但不妨假定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就连我也不知道。”阿诺尔德说。

“我猜也是如此。”

这天晚上万能制造机给他们的晚餐相当不错，有煎牛里脊肉，有苹果馅饼。美食明显提高了他们的精神状态。

“不妨索取代用品……”格里高尔深思道，他吸上一大口“万能”牌香烟，“第３４２号合金并非是用来制造防护板的唯一材料，应该还有别的合金也能让我们飞回地球。”

但万能机不肯生产任何铁合金制成的防护板，他们便要了青铜板，获得成功，可在这以后机器又再拒绝生产黄铜板或锡板。

对于铝板万能制造机倒很爽快，而且还生产出镉板、铂板、金板和银板，连钨板这种独特产品也给了，真不知它是怎么铸成的。

阿诺尔德又要了超强度的陶瓷板，最后的一块板则是用纯锌制造的。

当然某些金属板可能熔点不高，但只要冷却系统不出毛病，它们将能一直维持到地球。

这一夜他们工作得不坏，早上喝了万能牌的葡萄酒作为庆功。

第二天他们着手安装防护板，船尾搞得五花八门，活像一块块拼接的零头布料。

但是要修复操纵系统的问题就大了：需要三个完全一样的零件，全部由极为精细的玻璃和导线制成，不可能有代用品。

万能机毫不迟疑供应了第一个零件，只是一切就此结束，直到中午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想吃龙虾，机器响上一阵后又是落空。因为他们要过了大虾，而龙虾和大虾都属于甲壳动物，看来万能机是把物品按类分列的。

“我们大概只能吃罐头了。”格里高尔叹气说。

阿诺尔德委靡不振地一笑：“可是当我买下这台机器时，我还以为再也不用为吃喝操心了，所以……”

“你是说连罐头食品也没准备吗？”

“正是。”

他们向机器索要鲑鱼或淡水鱼，同样一无所获；想吃羊腿或香肠时又碰上一鼻子灰。

“我们吃过了牛里脊肉，这就为所有哺乳动物的肉类打上了句号。”阿诺尔德说，“这倒不难获得完整的生物分类理论了。”

“只是我们先得活活被饿死。”格里高尔泄气地说。

他重新点了炸小鸡，这次机器倒是毫不推托就送出了，然而他又为自己没要只大火鸡而后悔不已。

狄梅吉Ⅱ星继续在下雨，飞船周围一片烟雨迷雾。

晚餐的时间又到了，他们决定再弄点吃的。凉拌蔬菜并不费事，但卡路里还不够。万能制造机给了烤面包，馅饼根本别再指望。

经过一个小时的多次索取和拒绝，他们才弄到煎鲸肉，看上去万能制造机搞不大清楚鲸该如何分类。

飞船内壁出现了水珠，钢护板上也发现铁锈。

再次出现午饭问题。由于苹果馅饼而使各种水果都不再出现，他们只好要了青蛙、烤山雀和蜥蜴肉。

在这以后所有的爬虫类、昆虫以及两栖动物都不会再有了，真是山穷水尽。

舱外依然细雨霏霏，飞船更深地陷入泥沼之中。

格里高尔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反复考虑尽管成功的概率不大，但不能不试。他缓缓走近万能制造机，阿诺尔德两眼放出惊异的目光：“你想干什么？”

“我打算给这家伙一道最后的命令。”格里高尔嘶哑地说。

他用颤抖的手按下按钮，低声说了些什么，起初什么迹象也没有，然后阿诺尔德突然警告道：“赶快后退！”

机器摇摇晃晃，震颤不已，灯光乱闪，指针疯狂地摆动不停。

“你叫它做什么？”阿诺尔德问。

“我叫它复制出一个自身来！”

万能制造机抽筋似的前后颤抖，冒出阵阵黑烟，弄得他们咳嗽不止。烟雾消散后他们发现万能制造机仍在原地，不少地方的油漆都脱落了，某些指示器瘫痪而不起作用，但在旁边却出现另一台油漆未干的新万能制造机！

“万岁！”阿诺尔德喊道，“有救啦！”

他转向新万能制造机揿下按钮就喊：“来一个操纵系统的零件！”

……

一个星期后，他们完成了考察狄梅吉Ⅱ星上的任务。

阿诺尔德、格里高尔和三台万能制造机已经飞到肯尼迪宇航港。

他们刚刚着陆，阿诺尔德就跳下飞船，乘上出租车驶往纽约中心，几小时后才回到飞船上。

“一切就绪，”他对格里高尔说，“我和某些珠宝商谈过话，他们愿意出高价收买我们提供的大粒金刚钻石！”

格里高尔闷闷不乐地瞅着他。“你没发觉到有什么不对头吗？”

“是什么？”阿诺尔德张目四望。

在那边，在从前站着三台万能制造机的地方，现在是四台机器了。

“是你命令它们再生产一台的吗？”阿诺尔德问，“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只要让它们生产钻石就是啦。”

“你什么也没懂！”格里高尔悲哀地说，“瞧！”他按下了最近的一台万能制造机说：“我要金刚钻。”

万能制造机顿时颤抖起来。

“现在它们变得只会生产这个啦！”格里高尔疲乏地说。

那台万能机震颤不休并再次生产出……还是一台万能制造机！

# 《万年冻尸复活记》作者：[德] 贝·舒谱恩

高红军译

马伦先生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但他对自己的生活总觉得不够满意。现在他正在一幢摩天大楼顶层的一个房间里，透过大玻璃窗，鸟瞰缭绕在大楼低处的白云。一阵强风驱赶着一团团白云迅速越过城市的丘陵。云层中间时而露出些许间隙，透过这些云隙，能看到远处的湖泊和森林，还有蜿蜒的河流。近来他已不常去那些自然风景区了，马伦先生望着西边３０公里之外的那座人造山的山顶，那儿是９号城。在阳光的照耀下，它绚丽多彩，犹如梦幻中漂浮在云彩之上的一座仙岛。马伦先生心想，９号城中不知有没有像他一样对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此刻也正往这边眺望。

当然，要从不满中解脱出来，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而且有许多人已经采用了它。但马伦先生却不愿意干这种事，他想，说不定会有一种新奇的经历在等待着他，如果自杀了，那么一切经历就会到此结束。

突然，一个发着亮光、拖着火焰尾巴的东西从下面的云层中钻了出来，一直向上，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蓝色的天空中，但看着宇宙飞船远去，心中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想当初（那是很久以前），这样的情景曾经使他多么激动。他也曾一度作过太空旅行，在人类最伟大的探索道路上行进过。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对１２个行星和５０个卫星都已作过探索，那里已没有什么新奇的奥秘了。假如人类能够到别的恒星上去，也许还会有无数的奥秘供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可惜的是人类到不了别的恒星。

就在这时，马伦先生突然有了灵感。他想，人类进一步征服太空也许已是不可能了，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试试去征服“时间”呢？他产生这个念头之后，站在窗前静静地沉思良久。这时，一场骤雨已经过去，风已把城市上空的云层扫尽。他又清楚地看见了远处那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田野和森林，要知道，那里曾经是人们唯一的家。

马伦先生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朋友桑德拉克先生听。桑德拉克觉得新奇，表示坚决支持。桑德拉克认为，这会给自己带来许多有趣的科研课题，又可以忙上一两年了。马伦也将有充裕的时间作出发的准备，抑或完全改变主意。

马伦先生实现自己相法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当他向朋友们告别时，脸上没有一丝一毫后悔或犹豫的神色。朋友们想，也许他生性高傲，不愿在大家面前显露出来吧。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着他的准备过程，认为他只是想了一个新的方式去自杀而已。马伦走进他的小飞船，关上了舱门。朋友们慢慢地各自离去，又回到他们那平凡而枯燥的生活中去了。他们中也有几个人为马伦的飞走流过几滴眼泪，不过那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马伦对飞船作了最后的检查，然后就开动飞船起飞了。飞船越飞越高，速度也越来越快，按照桑德拉克预先设计好的飞行路线飞着。地球渐渐远去，变得愈来愈小，直到变成一颗淡淡的小星，消失在太空里，只有太阳还发出明亮的光辉。后来，飞船超越了一切行星，向着别的恒星方向飞去，太阳也渐渐地变得愈来愈小，变成一个小小亮点。

这时，马伦操纵飞船拐过弯来，让飞船在绕着太阳的大圆形轨道上飞行。今后，它几乎要永远在这条轨道上飞行下去。马伦最后一次检查了一遍桑德拉克为他设计制造的各种仪器，然后钻进飞船内部一个特殊的舱室，把一扇沉重的金属门锁上。他知道，当他再把把这扇门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人类历史遥远将来的结局了。

马伦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机器按预定的程序动作，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不想。一种气体通过壁上的小孔喷入这间密室，发出“哧哧”的声音，马伦连这些都没有听见。他的知觉就像缓缓退去的潮水一般，渐渐地消失了。

所有的空气都被赶出了这间密室，一切热量都被驱走，散进了冰冷的太空。马伦躺在一座特殊的“坟墓”里，这座坟墓将比地球上的任何一座坟墓都保持得久远，甚至会比地球本身还长久。然而，马伦先生的飞船不止是一座坟墓，因为飞船上的机器并未停止工作，每隔一百年，它里面的某些部分就会开动一下，某些部分关掉。这样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

马伦就这样在冥王星处的太空里长眠，那儿一切都是冰冷的，除了微弱的点点星光之外，到处都是黑暗。他对地球上和其它行星上的生活全然不知。几百年过去了，几千年过去了，多少万年过去了。一度是马伦先生老家的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耸起的高山又沉入了海底，冰雪覆盖了整个世界之后又融化了……

当马伦先生飞船上的全部机器在久眠之后开始动作起来的时候，太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新鲜空气又通过舱壁上的小孔进入马伦先生躺着的密室，加温器又使温度渐渐回升，达到了先生可以重新开始活动的温度。一架特殊的机器轻轻触动马伦先生，以便使他渐渐苏醒过来。

马伦先生没有立即醒来。然而，桑德拉克的发明确实使人惊奇，机器的绝大部分都准确地工作，所以马伦没有死。

现在这艘神奇的飞船开始执行在遥远的过去就接受到的指令。飞船先是滑行，微弱的阳光照射在它的侧面。机器的温度慢慢地升高了。飞船飞得越来越快，沿着当初从那个年轻的世界奔来时的航线返回。它又回到了行星群里，强烈的阳光使它变得更加温暖起来。飞船开始寻找地球，没隔多久就找到了，开始时几乎没认出它来。

地球的大小与原先一样，但其它的一切都不同了。那些大洋在很久以前就已变成了陆地，月球已经在地球上撞毁了。现在的地球就像早先的土星一样，它的周围有条巨大的、由尘埃组成的圆环绕着它转动。

桑德拉克当初发明的机器操纵着飞船穿过了大气层，使它在一片坚硬的平地上着陆了。它已把马伦送回了地球，它的一切使命都已完成，假如这时地球上还存在着生命，马伦迟早总会被发现的。

确实，没隔多久，那些主宰地球的生物就发现了这艘飞船。这些生物的记忆力很好，对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还能记得，所以对横在地上的这个黑乎乎的圆形金属物没有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聚在一起，先是对它讨论了一番，然后就用一些奇怪的工具撬开飞船的舱壁，进到舱内马伦睡着的那个密室里。

这些生物极其聪明，很快就理解了这个密室和这些机器当初的用意，并且找到了机器出毛病的地方，他们的科学家立即对它作了一些必要的修理。能让马伦在死之前，有一小段时间恢复一下知觉，这是他们期望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马伦渐渐地觉得眼睛出现了一丝光亮。一开始，他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别的什么也不道，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随后，片断的记忆开始恢复了，这些片断的记忆又拼凑在一起，并成了连贯的意识。最后他终于想起来了，他是马伦。他躺着，觉得身体非常虚弱，但他明白，当初的主意终于获得成功了，这给了他极大的满足。他当初对人类遥远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的疑问马上就会得到解答了，他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主宰着地球。

体力略微恢复了一点，他渐渐睁开眼睛。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清楚，虽则灯光柔和，一点也不刺眼。慢慢地有点看见了，他看见一些生物俯身望着他。他觉得这似乎在梦幻之中，因为按当初的设想，现在应当是他独自一人才对。

他又看了看，这些生物围着他的床站成一圈。它们形状细长，模样很怪。从他们眼光中看不出是友好还是不友好。

如果换了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会大惊失色的，但马伦却只是微微一笑，那是略带点苦涩的微笑，然后就永远地合上了眼，他已完成了当初要做的事情。向“时间”询问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当他看到了他周围的这些生物的形象时，他明白了，人与昆虫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已结束，但人没有赢。

# 《万无一失的“系统”》作者：图舍里

孙维梓译

昨夜，某个小偷把有关这个系统的事情悄悄透露给他。此刻平基正盯住电话机想入非非，最后才决然地拨了号码。

“请问贵干？”一个甜蜜的女声接了电话。

“我想商量点事，能见个面吗？”

“您正在和‘万无一失系统’的电脑打交道，请直接说说问题的实质和您的姓名住址。”

平基有点泄气，但又为对方的开门见山和务实精神所打动，就作了番自我介绍。

“是皮捷尔·威廉士先生？”那女声又重问一遍，“绰号叫平基，对吗？”我们将根据您所要求的形式及规模提供一个行动计划，并推荐合适的助手。为此，我们将收取您获得总数的百分之五作酬金，寄往的地点会随后通知，要注意的——是在行动以前付清。如果行动成功了，我们还要再收百分之五，我们计划的成功率一般为８６％，您同意以上条件吗？”

“行！”平基答说，“我打算抢劫一家银行的分理处，弄上二万到三万块钱。”

“请等一分钟，”那声音说，后来又接着说，“我们同意接受您的委托。您需要两名助手，我们推荐：尼尔·达恩利，外号金刚，可以由他来对付挺有把握的。难道真能万无一失？

星期一平基果然在邮局拿到一个密封的沉甸甸的包件。信中通知他需预付三万元的５％即一千五百元，而且付给每位助手的一千元，按照规矩也应由他本人来负担。信中还通知了能找到助手们的地方：金刚常在“土星”酒吧间，而伶俐的凯特则在一家汽车服务站。

尼尔·达恩利是个两米高的大个子，有一张傻乎乎近乎温厚的脸，

平基不太乐意地肯定了这一点，因为他并不喜欢这个诨名。

“劳驾，现在请报上自己的前科。您当然知道，我们是会稽查这一切的。”

平基不由得对它肃然起敬，这个系统还真不含糊，于是平基如实讲了他何时何故被捕入狱，在何处服刑期满。

“劳驾，请再回想一下在缅因州监狱是和谁同室的，当时的监狱长是谁？”

平基记得不太清楚，有些姓名他实在说不准确，好在对方并没有为此过份苛求。

“现在请把您的要求告诉我们，银行职员及顾客，还有凯特·琳达，绰号是伶俐的凯特，由她提供汽车并驾驶。他们俩人乐于合作，你有拒绝他俩的理由吗？也许您本来就没有同伙？”

“让娘儿们来当司机？”平基本想提出异议，但又一想……他眼下不就正在和娘儿们打交道吗？他又改口说没有意见。

“这样的话，请您下周一去一趟所在地的邮局，在一个标明‘存局待领’的信封里，您将收到一份具有全部细节的行动计划和一张收费单。”

平基放下听筒，思忖再三。他难以置信事情就这么简单，一帆风顺，他们所索取的价码并不太高，又似乎不过平基能想象出金刚戴上面罩后的模样，那肯定足以吓唬住一打银行职员和顾客。他俩很快就达成协议：先付四百元，成功后再付给这个数。

当别人把一个个子不高穿着整洁的姑娘指给他看时，平基相当吃惊。她看上去就象是个乖女孩，是那种从来不会在大街上嚼口香糖，也不会惹爸爸生气的姑娘。但在和她交谈半小时后，平基放心了。凯特早已成熟，就连他这个四十岁的人也不得不为之心服，总之他预付给她六百元——这已是他最后一点钱中的一部分了。

当平基再次正儿八经地研究系统的建议时，他发现还得有一些零星花销，要花去一百元。

现在再设法去弄钱已来不及了，会延误整个计划。他想能不能先少付点钱给系统呢？于是再次拨动那个号码，没人来接。平基并不奇怪，如果由他自己来领导这种企业的话，他也会经常变动地址和电话的。

他无计可施，决定向指定的地点寄去一千元，并通知说其余的五百元要晚些寄。随后他还想起晚上还有个约会，结果只寄了八百元。不过他保证说一定会全部付清，哪怕行动失败也照付不误。

在行动的前一天，他完全按照计划作了充分准备：去银行分理处探了路，熟悉了环境，对出入道路作上标记。晚上他相当疲倦，但还是按照计划又去了金刚那儿，俩人反复商量直到深夜。

这个系统办事真有点万无一失的味儿。按规定这伙暴徒应在１１：２７出现在分理处，但偏巧在１１：２５他们的汽车遇上了警察的巡逻车，金刚不由得紧张得俯下了身子，平基冷静地提醒他说：“沉着点，他们刚从银行那个方向驶来，这样我们行动只会更加安全……”

“别磨蹭了，”伶俐的凯特警告说，“我今天还有别的活儿呐。”她把汽车准时停在了入口处。

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一见到金刚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所有的银行职员都乖乖地蜷伏在地板上唯唯诺诺，出纳员吓得僵直并举起双手。平基走近取款的小窗口，按计划上的指示，不声不响地递进了一个食品袋。计划上还告诫说，切忌慌张，一定要沉住气，在分理处谁也不会为了这笔为数不大的金额而甘冒杀身之祸的。

只见出纳员慌手慌脚地把钱塞满袋子，重新递出窗口又举起了双手。平基点点头，平静地往门口退去，金刚跟在他的后面。

他们刚坐进汽车，凯特立即启动，转上两个弯以后，她降低了速度，小心翼翼地驾车前进。街上并不拥挤，看来系统可能已从交通管理处的计算机那里预知了这是一天中的最佳时机。

他们很快又换乘了另一辆汽车。当凯特把他们送到这个城市的另一端时，平基已清点完了战果：正好是三万元，他付给了每人应得的份额，让他们都下了车并分了手。伶俐的凯特忙着要去赶今天的另一场“任务”，而金刚也急不可耐地要去“土星”酒吧喝个痛快。

平基从容地叫了出租车，驶往他用史密特的假名在前天租下的房子，这一切也都是系统的安排。

现在他可以完成行动中的最后一步——付清系统的全部费用。他已决定绝不吝啬小气，这是做他这种买卖应有的风度。

平基躺在沙发上盘算起来：十年前正是电脑使他这个熟练的会计失了业，想不到今天依然是电脑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想，如果省着点过，这笔钱大约可以维持三年两载的。也许再来干上一次？不，谁知道系统还愿不愿意再接受他这种小买卖？还是象以前那样消声匿迹的好……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带上二千二百元上邮局，去完成自己对系统应尽的义务！

但这时只听得砰然一声，房门大门，一个带着面罩的人冲入房内，他用带消声器的手枪指着平基：

“识相点！这可是上了子弹的！”匪徒咆哮着说，“赶快把钱交出来！”

随着轻微的“拍拍”响声，沙发靠背上顿时出现了圆圆的弹孔。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平基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钱袋。

门外又出现一个戴面具的女匪，从身材上平基一眼就认出她是凯特，同时她也用难以形容的惊愕眼光注视着他，迅速摘去了面具。

“哦，非常抱歉！我事先并不知道来找的是谁，但公事得公办。”

“你们是熟人吗？”原先那匪徒取过了钱袋，“难道是系统在开玩笑？不过我可知道计算机是从来没有幽默感的……”

“什么？”平基喊道，“你也是……打系统那儿来的？但我根本没打算失信……我们不能来点商量吗？而且，难道你不怕将来系统也这样来对付你吗？”

“对我？”匪徒奇怪地说，“为什么？要知道‘万无一失的系统’是最讲信用的。你一定违背了它的规矩，没有做到应做的一切……”匪徒转身和女伴一齐走了。

“但愿你们也尝到我的滋味！”平基吼叫道．

这时陌生人在门边停住了脚步。

“绝不会出这种事！”匪徒用教训的口吻说，“我已经把该预先付的全部付清了！”

然后他请伶俐的凯特走在了前头，拎着钱袋大摇大摆地跟了出去。

# 《亡者的新希望》作者：[英] 戴维·朗福德

姚人杰译

嗨，荷美尔先生，这儿是涅槃信技的主机系统。我们为打搅了您正常的后世生活而备感歉意。不过很不幸，这条讯息十分紧急。

听到您就要获得一个新的最高分，我们很是抱歉。不过这条讯息真的十分要紧。

依照您签订的死后上载、作为一名人造神经系统电子人（或简称为ＥＧＡＮ）长期维护的合同，我们要遗憾地告知您：您的信托基金表现不佳。这是全球经济问题引起的结果，祸根就是在伊拉克、伊朗、朝鲜、法国和美国西北部持续不断的紧急状态。

长话短说，您目前的投资收益不足以支付眼下这种电子后世的全套享受的每月开销。

您援引了后世协议里第十二款中阐述的紧急保险条款，说得十分正确。可我们的财政部门早已将所有潜在的索赔要求全都考虑在内了。

确实，世界经济真的是糟糕透了。否则我们也不会被迫提及第九款中的规定了：“特殊情况下，处罚和条约的中止。”

可就像经典小说里的台词——别慌张！——在我们的照管下，对于遭逢财务困难、偿付能力各不相同的客户，我们还提供了几个后备方案。

最简单的一个方案：我们的客户顾问们开玩笑时常称之为“因为税收原因而假死”。维持您作为一名ＥＧＡＮ的所有活动，需要不间断的千兆兆字节规模的存储空间，还要有十分牢靠、全天候工作的处理器电源。如果把您储存成静态Zip压缩格式，当情况好转后再把您激活，我们就能大幅减收相关的费用。

确实，我们的确不能担保经济在未来一定会大好转。唉，股票不仅只可以下跌，还可能巨跌，乃至深陷泥潭。确实，很有可能目前的这些麻烦事，譬如全球变暖、化石燃料枯竭和监视设备滥用，都极可能扯低我们的技术水平，使得储存的ＥＧＡＮ根本无法再被激活。不过，您该明白，您会浑然不觉的。

我们理解您的想法。那么，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就说到这儿。

第二种计划有句滑稽的座右铭：“贫困，就是自然在告诉你该慢下脚步！”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您实际上可以继续奢华的电子后世生活，几乎就和目前一模一样——不过要减缓您的时钟频率，降低处理器负载，以此节省下一大笔钱。譬如说，减少至千分之一，对您而言几乎没有差别，不过……

好吧，坦白说，您终究会和ＥＧＡＮ世界里其他按正常时钟速率运行的亡者朋友们失去联络。实际上，一个世纪会在五个礼拜多点的时间内过完。可请试着看到好的一面：您可以欣赏到未来光辉灿烂的奇景。即便是几年以前，谁会想到监视系统在今日会有如此重大的价值？还有哪些奇思妙想的惊奇在等着我们？

啊，这么说来，您怀疑我们这个麻烦重重的世界是否有能力供养生命、维持高新的信息技术，因此您也怀疑储存你的基质是否能撑到下一个世纪。荷美尔先生，就当做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们赞同你的意见。不会有人主动想要目击到未来的冲击。

所以，如此看来，似乎您将会选择三号计划了。我们的客户顾问们喜欢这样解释这个方案：“你确实上天堂了，可你无须躺下休息！”多条联盟协议限制亡者选择就业，不过对于ＥＧＡＮ客户来说，依旧有机会完成一些有益而又有利的工作！

您的最大卖点，就是翘辫子的人——抱歉，是亡者——有能力进行高级别的模式识别。不，不是让您扫描地外智慧生命、搜寻计划的射电望远镜数据。您猜测得不错，不过挺让人诧异，仅靠些设计粗糙的软件就能应付搜寻外星人信号的活计。对您，我们安排了一项更加精妙棘手、千变万化的挑战。

根据您生前的生活记录（我们很抱歉侵犯了您的隐私，不过第九款第七条授予了我们在眼下的状况下直接访问您储存的记忆的权利），您操着一门很赚钱的生意，是一名以佛罗里达州为基地的垃圾商业电邮散播者，这让您成为这项邮件过滤工作的理想人选。每个人都知道您过去的口头禅：直接就按删除键。

这任务简单又直截了当，做对了有虚拟现实里的酬劳，判断错误了则有惩罚：请参见第九款第十六条中的规定，通过模拟不适感觉来施加惩罚的有效场合。您只不过需要利用您亡者的判断力，把有用的内容与其余杂七杂八的东西区分开来，譬如那些内嵌代码、兜售色情、贩卖非法的监视摄像片，以及类似玩意的电子邮件——当然，还要算上那些能嗅到一丝“尼日利亚骗局①”味道的诈骗电邮。

这儿是你的头一百亿封电子邮件。

快点扫描完，卖力点，好好干。

还有，如果你遇到哪封没用的电子邮件……就直接删除。

① 尼日利亚骗局：一类常见的电子邮件骗局。骗子们往往在电邮里声称有一位富有的外国人需要你帮忙，把大量资金从该国转移到你的国家，而如果你同意帮他的话，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钱财的奖励。

# 《网络惊魂》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杨渝坪译

网络情人

入夜后，一辆老旧的道格轿车停靠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区域。从车里传出一男一女的对话声。

男的叫殷坎驼。年龄３０出头，长得颇有风度；女的叫劳伦，和殷坎驼年龄相仿，长得很丰满。比正常体重超重了４０磅。殷坎驼一直在不停地恭维对方。劳伦比较害羞，殷坎驼的恭维让她受宠若惊。

“真难以置信啊。”殷坎驼，“从我们在网上的聊天。我就觉得我们注定会见面。”

劳伦：“我希望没让你太失望。”

殷坎驼：“劳伦，我们之间的缘分是少有的。”

劳伦：“但绝大多数男人不这么想。”

殷坎驼：“绝大多数男人并不晓得自己错过了多么好的人选。”

劳伦被逗乐了，妩媚地开始玩弄自己的三叶草形状的项链。突然项链断了，殷坎驼建议帮她戴上。

劳伦微笑着同意了：“这是我姐姐给我的幸运物。”

殷坎驼抓住机会开始亲吻劳伦。

几秒钟后，劳伦发觉不对劲了，开始挣扎。想从殷坎驼的嘴唇下挣脱。呼救。

恐怖的吮吸声从殷坎驼嘴里传出。他把劳伦拖到后座，劳伦惊恐地张着嘴，在她的嘴里全是黄色的果冻状的物质，殷坎驼张开他的大嘴再次扑向劳伦。车里只剩下了殷坎驼沉重的呼吸声。

抽空的尸体

次日，警察发现了停在仓库外的车。他们看到车窗上敷满了黄色的黏液，以致无法看到车内的情形。

警察敲敲车窗道：“太阳照屁股了，快起来。”

车里没有响动。他搓掉部分车窗上的黏液。往车里窥视。一看之下他倒吸一口冷气：“天呐！”

车里的劳伦已经命丧黄泉，体表已经出现尸斑。之后，这里成了犯罪现场，警官柯罗斯负责这次调查。柯罗斯从现场获取的物证知道死者叫劳伦·卡尔文。随后赶到的穆德和史卡丽希望从柯罗斯口里了解更多有关案情的信息。

柯罗斯：“我们在驾驶前座发现了一个钱包，从驾照上我们获知了死者的姓名叫劳伦·卡尔文，但我们还无法确定死者就是她本人。”

史卡丽：“你们还无法确定？”

柯罗斯：“鉴于尸体腐烂得很严重，我们无法肯定死者的身份。温迪是我们局的联络人，她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属于×档案，所以让你们来参加调查。”

史卡丽：“有什么直接的死因吗？”

柯罗斯：“我们能把她的遗体完整放入运尸袋。已经是万幸了。”

穆德一边把从车窗上刮下的小勺黏液物质放到试管里，一边询问：“你们在车里其他地方发现过这些物质吗？比如在地毯或后备箱。”

柯罗斯：“没有。”

穆德：“也就是说只有在尸体上有这些物质？”

柯罗斯：“目前看上去是这样。”

穆德告诉警官一有发现就通知他们，然后就和史卡丽离开了。

路上，史卡丽询问穆德的看法。穆德：“几个月前有个案子从密西西比阿伯丁警察局转过来，四名女性在一个月内离奇失踪，而目前仅有一名死者被发现。但她的尸体腐烂得太厉害，以致无法通过常规的法医解剖找出死因。”

史卡丽：“我们刚才看到的死者还不算腐烂得太厉害。”

穆德：“我也晓得。所以我想你可以在警局查出死者的死因。”他一边说一边把在现场获得的物质交给史卡丽。

“那你去哪里？”史卡丽问道。

“我打算查查看劳伦是否是独居，因为每位密西西比的受害者都曾经回应过当地的报纸上的征友广告。如果发布广告的人是凶手，那么他才刚刚开始他的连环杀人计划。”

验尸间里，史卡丽碰到柯罗斯。

史卡丽：“你想要我把验尸报告发给你吗？”

柯罗斯：“你可以发传真到我的办公室。”

在柯罗斯离开后，史卡丽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她开始录音：“８月２９日下午４点一刻，受害者名叫劳伦。女性。死亡时间不确定，死因不明。”

她看到血液渗透出来，便打开装尸体的抽屉，看到死者的组织全都融化掉了。只剩下骨头浸在一滩血水中，让人恶心。

穆德拜访了劳伦的室友，询问了有关死者的情况。室友告诉他，劳伦正在和一个男性交往，而且对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室友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劳伦的男朋友。他们只在网上聊过。穆德追问劳伦常去哪个聊天室。

“胖美人聊天室，劳伦太胖，但‘害羞’并不在意这点，他并不喜欢那种随便的女孩。”

穆德：“害羞？”

室友：“那是他的网名，劳伦曾经给我读过几封他的来信。这些信都写得非常浪漫，他言词得体，这个骗子愚弄了我。”

穆德：“她读了他的信？她有没有把他的信备份下来？”室友把备份的信交给了穆德。

穆德给史卡丽挂了个电话：“史卡丽，看来凶手已经把从报纸征友的狩猎方法改变成通过网络来获得猎物。我要在网上发布警告信息。”

史卡丽：“你怎么知道凶手是同一个人呢？”

穆德：“因为他在用阿伯丁一名受害者的信用卡开账户。我刚致电给网络服务公司获知的。”

史卡丽希望两人能尽快碰头，并告诉他尸体突然腐烂得根本无法解剖。

穆德和史卡丽站在肮脏的尸体残留物前。

史卡丽：“劳伦的手掌骨，在生前骨头张力可以让他们硬如钢铁，就是在死后，他们依然很强健。但你看看现在。”她用镊子夹起劳伦的手指。

穆德：“是什么让她变成这样的呢？”

史卡丽：“氯化氢酸，类似于胃酸的一种物质，虽然很类似，但酸性强度是普通胃酸的两倍。我还发现一些消化时产生的胃蛋白酶。”

穆德：“你的意思是是胃酸让她自己分解了？”

史卡丽：“除此之外我无法解释她的这种自我分解情形。”

穆德：“也就是说，理论上讲，就算她分解了，这些遗留物中也会包含她的不同的组织样本，比如皮肤、肌肉和血液。”

史卡丽：“是的。”

穆德：“那你分析她的遗留物时，有什么东西丢失了呢？”

史卡丽：“好像一切都在，除了脂肪组织残留很少量。”

穆德：“这就有出入了。据我了解，劳伦驾照上的体重超过１６５磅，而我们的记录上她的体重才１２２磅。”

史卡丽：“也可能她在拿到驾照后减肥了呢？”

穆德：“她室友报告的情况相反，她一直担心自己最近又胖了几磅会影响她的第一次约会。”

史卡丽被弄糊涂了：“那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要取走受害者的脂肪组织呢？你知道现在谁还会拿肥肉来卖？”

穆德：“我也不清楚。”

网络狩猎

艾伦的公寓里，艾伦长得肥嘟嘟的，她的室友乔在一旁看她梳妆打扮。

艾伦：“天哪，我看上去太可怕了，都是这破镜子让我看上去如此难看。”

乔：“艾伦，最近服务器发布了公告，联邦调查局警告那些住在克里夫兰的女性要注意网络骗局。”

艾伦：“给我一些证据，乔。我是那种网络美女吗，有什么好骗的。”

乔：“我不是要扫你的兴。”

艾伦：“是吗？乔，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乔：“我只希望你小心点。”

艾伦：“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好容易找到个我喜欢、对方也喜欢我的人，你别吓我说我的见面对象是杀人狂。另外我和他也不陌生了，我们在聊天室里聊了都快一个月了。”

乔：“我晓得，也许他和你想象中的一样棒。但如果不是呢？”

艾伦叹了口气。

在一栋漂亮的饭馆前，夜色撩人，殷坎驼在饭馆前手捧一束鲜花。他不耐烦地不时查看手表，但他的猎物始终没有出现。他失望地把手里的鲜花扔到垃圾桶里，离开了。稍后，殷坎驼看到对街有几个妓女在拉客。他决定铤而走险。他主动和妓女搭讪，找到一个猎物后便带到僻静处准备吻对方。

妓女大叫：“不许亲嘴，其他的都好说，但就是不许亲嘴巴。”

他用手死死抓住妓女，妓女狂叫：“你想干吗？”

她拼命挣扎，把他的手抓伤，从伤口处滴出奇怪的液体让人恶心。妓女吓得狂呼，但殷坎驼开始用他的嘴吮吸妓女的脂肪。

妓女的朋友路过刚才殷坎驼所在的巷道，她目睹殷坎驼从妓女的尸体上逃开，微光中看到他被抓破的伤口，尖叫：“哦，天呐。”

次日清晨，妓女的尸体被发现。史卡丽凝视着尸体，柯罗斯向她介绍案情进展。

死者是这里的一名职业妓女，她长得很胖，并不是受欢迎的那种。但尸体看来很消瘦，尸体表面也有一种类似于胃酸的物质，与在劳伦尸体上发现的物质相同。

柯罗斯：“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穆德和史卡丽对望了一下，默默地盖上了尸体。

柯罗斯有些不满：“这毕竟是我的案子，你们该告诉我些情况。”

穆德：“我们正在调查一起连环谋杀案。凶手利用网络狩猎受害者，所有的受害人都是芳心寂寞的女性，在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

柯罗斯：“那他什么时候将口味转变成廉价的妓女了。”

穆德：“不，不是这样。昨天晚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迫不得已才选择了这个替罪羊。”

柯罗斯：“我们还是毫无线索。”

穆德：“我有凶手的一些写给劳伦的信，这些信中包括了一些１６世纪的意大利诗歌。”

柯罗斯：“他抄袭巴列特的句子？”

穆德：“目前我们还没发现他的句子的出处。”

殷坎驼正在聊天室里和人闲聊。他在聊天室里化名为含蓄。

哈格丝：“我觉得我们见面是否太唐突了？”

含蓄：“为什么，你在担心什么呢？”

哈格丝是艾伦在聊天室里的化名，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上网。

哈格丝：“害怕见光死，这是常人都有的担心啊。”

含蓄：“相信我。我路过你居住的街区好几次，你不能老躲在电脑后不露面啊。”

含蓄：“我们见面行吗？”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殷坎驼现在根本不想被人打搅，他打开门，是他的房东太太，３０出头，风韵犹存。正朝他微笑。

殷坎驼：“什么事？”

房东：“修理工刚更换了贮藏室壁橱的锁，我把新钥匙给你带过来了。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殷先生。”

殷坎驼吃了一惊：“你认为我在做什么呢？”

房东微笑着神秘地说：“你整天都在打字，还有这些从纽约出版商寄来的邮包，我认为你是一位作家。我猜对了吗，或者你是位编辑或小说家什么的。”

殷坎驼：“真巧，你也是干这行的吗？”

房东：“我并不想给你施加影响，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把我写的一些诗歌给你看看。”

殷坎驼：“好啊，再见。”

螺丝马迹

柯罗斯：“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穆德：“你看这句，这些意大利句子根本无法拼读。出处不明，很可能是私人收藏图书馆里的书，只允许专业会员借阅。”

柯罗斯：“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嫌疑犯是个大学教授？”

穆德：“或者是研究生，访问学者，或是一个翻译。我们现在需要查出在克利夫兰有哪些人拥有这样的资质。你能帮我把这件事办好吗？”

柯罗斯：“我这就去办。”

史卡丽：“这可能对破案有帮助，凶手身上有明显的伤痕。”史卡丽把妓女折断的带血的指甲拿给穆德看。

穆德：“看来她把他伤得不轻。”

殷坎驼公寓门铃响起，有一个邮包寄给殷坎驼，需要他下楼签字。他蹑手蹑脚地下楼不想惊动房东太太的女儿——杰西卡，但盲眼的杰西卡还是发现了他，并向他问好。房东太太对殷坎驼很有好感，建议把自己的近作拿给他看。殷坎驼以最近很忙、要赶稿为由推辞了。他走后，杰西卡对母亲抱怨，说殷坎驼身上有股怪味，让她恶心。

很快，柯罗斯就有了线索。他找到了大学里能够读懂意大利古诗人员的名单，史卡丽还把名单扩展到附近地方院校里的员工。这时穆德进来询问进展，并告知史卡丽：“你发现的妓女指甲里的皮肤组织，我叫犯罪实验室比对了他的基因组织，没有发现相符的。”

穆德补充道：“但他们发现了些别的线索，你看看这组我划圈的数据。”

史卡丽：“在第二组采样中，发现组织缺少油类和基本脂肪酸。穆德，一定有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你现在查得如何了？”

穆德：“可能跟你料想的有出入，并不是什么精神错乱的杀人狂。我猜测，也许他杀人并不是出于心理动机，而是出于生理饥渴，也许他需要补充化学物质的缺乏，是为了生存而为之。”

史卡丽：“从这个干燥的皮肤组织你得到这样的结论？凶手是一个吸脂鬼？”

穆德：“不然我不知道应如何解释劳伦身上丢失的脂肪组织。我打赌你会在阿伯丁的被害者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凶手分泌一种消化物质来分解被害者的脂肪以补偿他身体缺乏的脂肪……”

史卡丽：“他的消化液能让他在尸体完全分解前吸收完脂肪组织。”

穆德：“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有先例吗？”

史卡丽：“是的。蝎子在进食前用这种方法预先消化猎物，通过反刍的消化液。但目前我还没听说有如此多的蝎子在网上冲浪。”

穆德：“如果我是对的，我们并不是在找连环杀手。我们在找一个基因与众不同的人——这家伙可能跟全美多起失踪案有关。”

柯罗斯：“我梳理了手头的名单，现在目标锁定在下面３８个人中。我寻思，我们该在这份名单上多下点功夫，我已经多加派了人手。”

史卡丽建议柯罗斯再缩小范围，柯罗斯勉强同意了。

殷坎驼公寓。他正在翻阅一本意大利诗集，电脑提醒道：“你有新邮件。”

他马上登录到邮箱，看到有一封来自哈格丝的信，信中写道：“我很抱歉，我们可以尝试重新开始吗？我会当面向你解释的，我保证我这次绝不会再放你鸽子了。再次表示歉意，你的艾伦。”

殷坎驼露出了笑意，外面有人敲门，他起身去应门。

这边史卡丽正按名单调查。她找到卜瑞曼先生，她向他表明来意，希望他帮忙回答几个问题。

而殷坎驼打开门，前来调查的是柯罗斯：“对不起，打搅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柯罗斯看到殷坎驼手上包着绷带，心中有谱了。

殷坎驼看着柯罗斯，目露凶光。

克利夫兰警局里，史卡丽正在抱怨无功而返。

穆德打趣道：“我更像个推销员，我敲开的门更多。”

史卡丽：“柯罗斯还没回来吗？我打他手机但没有应答。”

见光死

在一家有情调的餐馆，艾伦和殷坎驼共进晚餐。艾伦说：“这顿我请客。”

殷坎驼：“不，还是我请。”

艾伦：“我上次放你鸽子了，一定让我请你。”

殷坎驼：“不要跟我争了。”他一边说一边拿过账单，艾伦看到他的手上斑驳的皮肤。

殷坎驼解释说：“这是一种湿疹，我从小就有。”

艾伦还对上次的爽约心存愧疚：“我觉得上次我的做法太愚蠢了。”

殷坎驼：“艾伦，你不必道歉。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没来，你一定有你的难处。”

艾伦：“是的，我只是有点害怕见光死。我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放弃。”

殷坎驼：“你还害怕吗？”

艾伦：“我不害怕了。”

殷坎驼：“很好，但我得走了，末班车15分钟后就要来了。”

艾伦：“你坐公车回家？”

殷坎驼：“我的车坏了，在修理店……但我回去后会给你电话。”

艾伦：“别傻了，我送你回家。”

殷坎驼：“艾伦，你不必这么做。”

艾伦坚持说：“我会送你回家的。”

殷坎驼公寓外的走廊，女房东敲了房门，她手里拿着自己的诗歌。但没人应门。她想把自己的诗歌从门缝里塞进去，但临时改变了主意，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了殷坎驼的房门。

公寓楼外，艾伦和殷坎驼已经抵达，他们俩很不舒服地坐在小车里。艾伦：“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殷坎驼：“嗯，没多久。”

艾伦：“我住在离这儿几个街区外——在圣马克附近。有几个开发商想把那里变成分户出售的公寓大厦。你从这里还可以看见我们公寓的尖顶。”

殷坎驼：“艾伦，你不必紧张。”

艾伦：“我只是不习惯，自从我长成这样以来就没有约会过了。”

殷坎驼耳语道：“我觉得还好啊。”

屋内，房东太太走进殷坎驼的公寓，把自己的诗集放在书架旁。看到几只苍蝇在一个袋子上飞，她好奇地嗅了嗅。

车里的殷坎驼情深款款地凝视着艾伦，然后把车钥匙从点火钥匙孔中取出来。建议道：“跟我上楼好吗，我读几首我的新诗歌给你。”

艾伦：“有点晚了啊。”

殷坎驼：“我还不想道晚安。你也不想走吧？”

他附过身去，这时他注意到自己公寓的灯亮着。他立刻转变态度对艾伦说：“你是对的，现在太晚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不起。”

他把钥匙抛给艾伦，跳下车，而艾伦还满脸期待地望着他。

在公寓里，房东太太在浴缸里发现了柯罗斯被吸干脂肪的尸体。当她还没来得及反应。殷坎驼已经出现在她的身后。

稍后，公寓里，杰西卡摸到门牌２７号，然后她推开殷坎驼的房门：“殷坎驼先生？”

殷坎驼：“什么事？杰西卡？”

杰西卡：“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

殷坎驼：“你妈妈，我没看见。”

杰西卡：“她去参加圣弗兰克附近的一个诗歌培训班了，但她一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

殷坎驼：“我保证你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他一边说一边准备出门。

杰西卡：“她难道没跟你停下来打个招呼什么的？”

殷坎驼：“今天晚上没有。”

杰西卡有点被吓到了，显得不太相信他：“谢谢，她可能很快就会回家了。”

当杰西卡慢慢地摸索着离开这个不熟悉的房间时，不小心踢到了一个门边的箱子。殷坎驼一把把她抓住。

殷坎驼：“我几天后要去纽约办点事。别为你妈妈担心，我保证她没事的。”他关上了大门。

水落石出

警局内，穆德还在电话里询问柯罗斯的下落。这时候他们接到一个小女孩的报案电话，说家里发生了凶杀案，而地址正好是今天上午柯罗斯调查过的一家。

当警察冲进殷坎驼的公寓，早已人去楼空。当他们搜寻了公寓后，在浴室里发现了房东太太的尸体。

穆德追问柯罗斯的下落，史卡丽向他示意刚刚推出的运尸车，车上装的正是柯罗斯的尸体。

史卡丽温柔地询问惊吓过度的杰西卡有关情况，验尸官正在搬运尸体。

史卡丽：“我知道现在问你不是很好的时机，但我想了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杰西卡：“我闻到我妈妈的香水味。所以我知道他在对我撒谎，我妈妈每次去诗歌班都要喷香水。”

史卡丽：“你在他的公寓里也闻到了你妈妈的香水味？”

杰西卡：“我吓坏了，怕他伤害我，当他抓住我的时候，我感觉到杀气。”

史卡丽：“他抓住你？”

杰西卡：“我无意间撞到了他的行李箱，他突然很用力地扑上来抓住我。”

史卡丽：“什么行李箱？”

杰西卡：“在门边放着，他说他要去纽约办事。”

史卡丽：“好了，杰西卡，你帮了我们大忙，我耽搁几分钟跟穆德探员谈谈情况。我一会过来。”

杰西卡：“史卡丽探员，为什么有人要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史卡丽：“我也说不上来，杰西。”

穆德：“罪案绘画专家根据邻居的描述画出了他的头像，凶手的名字叫殷坎驼。这是他的租房合同上写的名字。但这个人名是杜撰的，没有出生证。没有社会保险。甚至没有银行账号。”

史卡丽：“他有工作记录吗？”

穆德：“他翻译意大利文学，是个自由职业者，出版商都是用现金支付稿费。”

史卡丽：“他跟房东太太的女儿说他要去纽约。”

警察：“我去查航班的登机人员名单。”

穆德：“他不会去纽约，史卡丽，至少现在不去。他很狡猾，他晓得如何生存下来，你也清楚。”

史卡丽：“那么我们怎么追踪他。”

穆德：“他和每一个受害者都联系过，对吗？”他打开电脑，但发现所有的资料都被删除了。他们把电脑交给计算机罪案科，穆德：“这些被销毁的资料可能恢复吗？”技术员：“很难说，他故意格式化了他的硬盘。这家伙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勾当。”

技术员放进了一张３．５寸盘，等了一会儿：“好消息是，我可以恢复这些被销毁的文档，坏消息是，所有这些文件都加密了，找出这些密码我要花些时间。”

穆德：“我们没时间了。”

技术员：“但是这也没办法。”

穆德沮丧地走出办公室。

警局里，史卡丽向穆德汇报最新情况：“穆德，你的猜测是对的，警员们把飞机场搜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他的踪迹。我在网上和各媒体发布了嫌疑犯的头像，我们还来得及在明天的早报上刊登启事。”

穆德：“不必了。”

史卡丽指着电脑上的读出的名字： “朋友？”

穆德：“那是劳伦的网名．这些是所有受害者的名单。真像一张定期的购物单。”

史卡丽把殷坎驼的头像递给穆德：“我们必须把这个扫描后发给名单上的每个人。我给网络服务商打电话，让他们传真给我所有的这些女士的电话号码。”

殷坎驼在逃离现场后，又设法取得艾伦的信任，来到她的住处，艾伦建议给他倒杯咖啡，他同意了，艾伦拴上房门。

艾伦正在倒咖啡，电话响了：“要牛奶吗？我只有脱脂牛奶。”

殷坎驼：“不用了，黑咖啡就好了。”

艾伦：“等我一下，我要去换件衣服。”

她说着就进了房间，不理会电话在响，登录电脑，给她的好友乔发了条短信。

艾伦：“你不会相信，现在谁在我家里……”

警局里，史卡丽正在和一名女士在电话里讲话：“把门锁好，你会没事的。尹莉斯，他不会暴力破门的。”

穆德：“谢谢，刚才克利夫兰电视台打电话来，他们已经报道有三名名单上的女士失踪。”

史卡丽：“我们已经联系完所有的女士了。除了这两个。其中一个叫艾伦，我在她的答录机里留言了。”

穆德：“我们最好亲自去查看一下。”

紧急营救

艾伦正准备下线，电脑提醒：“你有一封邮件。”

打开邮件一看：“此人正在被联邦调查局通缉，此人相当危险。如果你有任何消息，请立刻和我们联系，电话８００－５５５－０１３２。”

艾伦打开邮件的附件，显现出殷坎驼的头像。

殷坎驼：“艾伦？我希望你别又和人在网上聊开了。”

艾伦吓坏了：“我刚给我的一个女朋友发信。”

殷坎驼进入房间：“你的女朋友？”

艾伦：“是的。”

殷坎驼：“谈什么呢？”

艾伦：“谈有关我们的事情啊。”

艾伦的声音由于恐惧快哭了：“告诉她我多幸福，你还是喜欢我的。你没有像我料想的那样拒绝我。”

殷坎驼从镜子反射中看到艾伦表情有异，但他不露声色：“你已经很漂亮了，你不必改变什么。”他靠近艾伦。

艾伦：“求你，让我一个人呆着，你到底想干什么？”

门外穆德和史卡丽抵达，他们来到艾伦门前。乔打开房门询问可以帮助他们吗。穆德说明身份，告诉乔，他们正在找艾伦。

乔：“她住在旁边的分租公寓里，她刚给我发了邮件。发生什么事了？”

穆德二话没说，踢开艾伦的大门。屋里一片混乱，殷坎驼显然已经逃逸。艾伦在痛苦地呻吟。

史卡丽开始把艾伦口里的黏液弄出来：“穆德你去追他，我留下来照顾她。”

穆德追了出去。史卡丽拨叫联邦调查局：“快送来治疗特殊化学烧伤的药剂。”

穆德却抓错了人，抓了个黑人小混混。

室内，史卡丽在找寻药物。她在浴室药橱里发现了盘尼西林、绷带和小剪刀。

殷坎驼悄悄来到她身后，他用力地把史卡丽的头撞在玻璃上。

玻璃碎裂，史卡丽拼命挣扎。狠狠地踢了他几脚。在他企图把她按到地板上的时候，史卡丽拿起小剪刀插入了殷坎驼的胸膛。

枪响了，他倒在史卡丽面前。

史卡丽看到艾伦，她的脸已经被殷坎驼的胃酸毁容了。她握着枪，双眼喷火地看着失去知觉的殷坎驼。

结 局

在囚室里。殷坎驼穿着囚服，他开始脱皮，穆德和史卡丽看着他。

穆德：“珍妮弗，凯希，米勒，共有５个州４７名女士失踪。为了给这些家庭些许安宁，告诉我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你所为？”

殷坎驼骄傲地声称：“所有的都是我干的。”

穆德非常厌恶：“史卡丽把门打开。”然后愤然离开了。

史卡丽问殷坎驼：“为什么？”

殷坎驼：“你们看我就像看怪物，其实我只是为生存而吃人。”

史卡丽：“你比怪物更恶心，你不仅吃她们的身体。你还吞噬她们的心。”

殷坎驼：“人无完人。我只是投其所好。他们刚好能满足我的需要。”

史卡丽：“就这些？”

殷坎驼：“死亡不再孤独。”

史卡丽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开门离开了。留下殷坎驼无神地盯着前方。

# 《忘情水》作者：[美] 戴维·克里克

人与人之间的磁系基于相互信任和优先考虑对方利益，这是个简单明确的道理。能坚持这具标准，一切矛盾都可迎刃而解了。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哺乳动物像人类这样难以预测。他们的强烈感情能使他们产生无法想象的创造力，然而也使他们由于受个人感情的支配而不能抑制其最基本的欲望。”

——摘自物种关系理事会２０９７年度报告

一

当利奥·巴克里走上船，小客船就开始尾随着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货船的航迹，摇摇摆摆地出发了。船上的舵手一边紧紧抓着利奥的胳膊肘使他能站稳些，一边安慰他说：“放松点，老弟。”

尽管利奥对未卜的前程感到惴惴不安，他还是尽量做出个笑脸，可实际上比哭还难看。要想在太空移民居留的空间站里生活而做到不眩晕，实非易事。他听到身后发出的咯咯笑声，回头看到玛丽·索沃尔用手捂着嘴在笑话他。

利奥向她伸出手去，说：“我看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

玛丽抓住了他的手。当她走进船舱时，她优雅的姿态立刻使舱里蓬荜生辉，这使得利奥更加确信自己深深爱着她的原因。

玛丽·索沃尔是一个在属于地球联盟的“来卡”号星际飞船上工作的星体驾驶技师。利奥则是“来卡”号飞船上的安全官。他们来到新昆士兰的大圆环移民空间站，看利奥是否会面对在战时违抗军令的指控。审判将由地球联盟的战略计划官——陈菊将军主持。仅仅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使利奥的心跳加快。

微风从水面上吹过，利奥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连忙用手摩擦着赤裸的双臂。“他们把这叫做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刚刚开始，他们就可能将我开除军籍，这实在让我无法容忍。”

舵手回头看了一眼，问道：“你们是去地球联盟办公大楼的，是吧？”

利奥点了点头，小船放慢速度进入到河道里边。一艘游艇从他们身边滑过，溅起的浪花把他们从头浇到脚，像是落汤鸡，利奥感到高兴，多亏他们依照嘱咐穿上了船上的专用服装——套衫和短裤，而没有穿礼服，尽管他们即将面临一场严肃的会面。

新昆士兰是一个地球移民的栖息地，形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油炸面包圈。它围绕着一颗黄色的星星——雷电士，它是地球联盟当局在人类空间这一地区的最后几个前哨基地之一。在太阳系之内再没有什么行星可以移居，也没有什么值得开发的矿物或能源。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其邻近叛逆空间的战略地位。

地球联盟的办公大楼坐落在米杜河南岸的一个低矮的山脊上，此时正渐渐出现在他俩眼前。

“我在飞船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利奥用沉静的声音说，“到外边来透透风真是太舒服了。”

“呼吸点湿润的空气，”玛丽的声音悦耳而动人，“闻点香气而不是船舱里的臭味，简直妙极了。”

米杜河环绕着移居地静静地流淌着，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沿河是地球移民的商业中心。头顶上，许多光滑明亮的大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到居住区域。“来卡”号飞船停泊在地球移民空间站不旋转的中心处，离对面的大圆环几乎有两公里那么远。利奥看着港口繁华忙碌的景象，听着喧嚣吵闹的人声。商人们在大声吆喝叫卖，而孩子们则在无忧无虑地玩着笑着。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他不禁握紧了玛丽的手：“这就是我所魂牵梦萦日夜盼望将来有一天咱们俩一起过的日子。”

玛丽温柔地看着他，高兴地笑了。利奥深情地说：“我喜欢你看我时的样子。”

利奥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玛丽，他觉得没有什么能比玛丽的容貌更加明媚动人的了。

玛丽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羞涩地问他：“你看到什么呀？”

利奥将目光转移到客船的地板上。他过去做梦也没想过有幸与这样的女人相依为命，享受永世不渝的幸福生活。而几分钟之后，他将会失去这种幸福。“我什么都看到了。这使你对于我说来更加宝贵。我看到爱情、信赖。”

利奥抬头仔细端详着大圆环的曲线，在办公大楼建筑的屋顶上认出了地球联盟的标志：“咱们还得看陈将军是否会同意呢。”

小船“砰”的一声撞到了一个山脊底部的小港口的岸边。坐落在山脊顶部的联盟办公大楼是一排长长的建筑，也是用与构成大圆环同样的预应力水泥制造的。

“先生，小姐，你们到了。”舵手说，“祝你们过得愉快。大街上有的是自行车，你们随便骑。”

“谢谢。”利奥说着，和玛丽相拥着爬出了船舱。

到了稳定的地面上，他的步伐此时走得踏实多了。他们从一排供宾客随意使用的自行车中挑选了两辆。玛丽轻捷地飞身跳上车，非常自信地沿着缓坡向着联盟办公大楼骑去。利奥在后边跟着。

利奥摇摇晃晃地骑着车，摇晃得越来越厉害。“这条路也太长了。”他嘟囔着说，快蹬两步赶了上去。“说真的，”他想道，“感谢上帝能有这轻松愉快的场面。我本来不相信那些教徒们有关上帝的信仰，但是只要看到玛丽那动人的笑容，听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就让我情不自禁地觉得，既然我们的爱情有了开端，我就应该像虔诚的教徒相信上帝一样，永远衷心地爱她。

“玛丽是对的。我们一起给关在飞船上的时间太长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而她正是适合我的人。我俩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共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二人世界。这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坚实的世界，我们清楚地知道除了脚下冰冷的金属和真空之外，在这里还有着更为纯真美好的东西。

“可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待在一起吗？”他想得入神了，不知不觉被落下好远。

二

玛丽先骑到了小山的顶上，下了自行车，站在那里等利奥上来。他们把自行车停放在办公大楼外面的一排车架子上。进了大门之后，一名海军少尉把他们带到了陈将军的办公室。少尉将他们领进办公室后，轻轻地把门关上，然后悄悄离开了，而这过程中，陈将军始终坐在她的办公桌后边忙着什么，连头都没抬一下。

陈将军４０多岁，至今孤身一人，是联盟军队中有名的铁女人。利奥早就听说过她的冷酷无情，却一直没见过面。这次一看她的形象和利奥原先所想象的相差无几：圆髻梳得整整齐齐，军装笔挺整洁，面色严峻凛然。一个桌面稍有斜度的不大的办公桌上，放着全套现代化计算机设备和无线联络装置。这间屋子一扇窗户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带个人品味的装饰——墙上连一幅画都没挂，也没有家里人的照片。给客人用的椅子和长沙发看起来倒是挺舒适的，可是将军在办公桌后面却正襟危坐在一个硬硬的木凳子上，只顾在忙着什么。利奥和玛丽直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过了片刻，陈将军抬头对他们二人说：“坐下吧。这并不是一场正式的审讯。”

利奥向椅子走去，而玛丽则坐在了长沙发上。明智点的话，他俩还是不要像一对恋人一样并肩坐在沙发上，尽管将军可能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特别是在她可能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利奥在苦苦地思索，“干脆公开摊牌吧，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紧张得手心都冒出了汗，滑溜溜的。他故作镇静一声不吭，等待着将军的提问。

将军终于开口了，语气十分威严：“海军少校巴克里。”

“是的，将军。”

“我们马上要证实几件事情。或许与此诉讼有关，或许毫无关系。你是个新新人类吧？”

利奥满面通红：“是有些人这样称呼我们，将军。”

“反应敏捷；身强体强壮，百病不侵。”

“没错。”

“品行端正？”

利奥眨了眨眼睛，镇静地说：“我已经对所犯错误承担了一切责任，女士。”

陈将军把十指合拢成塔尖形：“那么，在海克特世界系统发生的事故呢？那是不是你的错误之一呢？”

“可要是不如此的话，玛丽就会死掉。”利奥心中暗想，“但是联盟的将军才不会去管她的死活呢。”

“嗯，少校先生？”将军有些咄咄逼人。

利奥觉得此时此刻肾上腺素充满了全身，就像当时叛星的飞船发动突然袭击时他的感觉一样。当时敌人突破了“来卡”号的防线，炸毁了停在它甲板上的“奥尔库比尔”号太空舱。而玛丽就在里边。

“我不能不这样做。”利奥想着，“我突破了重重障碍，不顾一切冲了进去。玛丽被困在舱里边，她是里面唯一的幸存者。当时她受了伤，已经不省人事。我竭尽全力才将她救了出来。当时情况万分紧急，人命关天，哪里顾得上请示汇报。我的动作非常神速，所谓的越权行为不过区区几分钟时间。”

陈将军严厉地说：“你是拿‘来卡’号飞船及所有船员的性命在冒险，是不是？”

利奥说：“将军，我到此地来并未请辩护律师，我就是准备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的。”

“这次会见是非正式的。我们倒是可以想办法避免军事法庭的审判。”

利奥并不领情，嘴唇情不自禁地噘了起来。他坦然说道：“我所采取的行动是在冒险，是的。”

“可是救活了玛丽。”他心中欣慰地想道。

“如果‘来卡’号飞船爆炸了，就会严重伤害邻近的两个星际飞船‘正义女神之眼’号和‘太阳鹰’号，是不是啊？”

“将军，可是‘来卡’号飞船的维恩特劳船长为此事建议对我进行嘉奖，而‘太阳鹰’号的船长亨德里克打电话感谢我，也提出应对我嘉奖表彰。”

“他们对此诉讼持有异议，这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可是如果‘来卡’号飞船真的爆炸了，这另外两艘星际飞船也早都完蛋了。”

“是的，将军。”利奥不得不随声附和，心中却暗自想道：“那怎么可能呢？”他迅速瞥了玛丽一眼，看到玛丽也和他一样为了这件事如坐针毡。她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交叉着，简直都要把手指尖挤出血来了。她两腿交叠，一条腿轻轻晃动着，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利奥说道：“你对我想怎样就怎样。可玛丽一点错也没有。”

尽管他这样说，但是当陈将军示威似的发泄中的愤怒时，还是让利奥感到胆战心惊。“孰是孰非，我会做出公平的判决。”她接着以讥讽的语气说，“‘正义女神之眼’号和‘太阳鹰’号幸免于难，而且继续参与了镇压叛乱飞船在海克特世界系统发起的两波攻击。这可能是个空前的胜利呀，这都是因为你宁愿用你自己的飞船和另外两艘星际飞船去冒险。”

利奥垂下了头，喃喃地说：“我不能说你说的不对，可是一切都向最好的结果转化了呀。”

“那么以后呢，少校先生？你可能会打败更多的猛烈攻击，然而小节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在战争时期，军官之间的暧昧关系绝对是不合时宜的。这会败坏士气。沉溺于儿女私情，你会被开除军籍的。要知道军法无情。”

玛丽看着他说：“利奥，你能肯定……”

利奥告诉她说：“就是大家的意见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们原原本本说明事实真相……”

陈将军急忙打断他的话：“你们的事是战争中的意外事故。永远不能传出去。”

“将军，你不能这样……”

“我能，而且我肯定会这样去做的。你对这个女人的感情是危险的，尽管她可能真的非常美丽动人。”

玛丽冲动地脱口而出：“那么就把我们俩拆散好了。不要让我们两个人待在同一个飞船上就行了呗。请不要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他。”

陈将军不以为然地说：“这倒是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是不会答应的。”

利奥坐在椅子上，上身前倾，急切地问：“为什么？”

“我们要对你们的大脑做一个记忆力的试验，对你们的记忆做一个小小的调节。在人脑的边缘系统有一种微小的调节器，却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感情。研究人员最近发明了一种药物，叫做‘忘情水’。他们给你注射适量的药水，放出的微弱电流会影响你的脑垂体并改变你的记忆，没过多久你就会彻底忘记你对海军上尉玛丽·索沃尔小姐的感情，以及你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

三

利奥觉得陈将军的声音离得越来越远，好像新昆士兰大圆环的一切都渐渐消失了，只剩下这间屋子。他身边只剩下玛丽，他想与之共度一生的女人；还有陈将军，她却想把自己的爱人从身边夺走。他痛苦地咕哝着：“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采用被你称作‘简单的解决办法’呢？”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假如此项试验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创建一支英勇无畏的军队，星际飞船的指挥官们也就不会为其部下的感情问题而忧心忡忡了。”

利奥恍然大悟，却又义愤填膺：“我原来还以为我们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平等而战斗的呢。”

陈将军表情庄重，两手交叉放在桌面上：“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这个事业奉献了他们的生命。这个试验成功的话，肯定能够减少牺牲。你和玛丽·索沃尔上尉都是出色的军官，在一块干得也不错。我想要证明我们能够在来卡号飞船这样良好的环境下对人的思想感情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毕竟会对飞船上的工作有所帮助。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暂时解开你们俩感情上的结，我们就能进一步试验星际飞船在前线持续作战时船上人员的感情课题。”

玛丽不禁问道：“你所说的‘暂时’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这整个过程都是可逆的。想想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吧。你们俩谁也不会被降职。你们俩可以继续在一起工作，尽管你们谁也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拥有相互之间的亲密感情了。”

玛丽满怀希望地看了利奥一眼。利奥只能听到自己有节奏的呼吸声。

“对不起，将军阁下，”他说道，“我怎么知道这整个试验过程就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进行呢？这试验真的是可逆的吗？到时候你真的会将一切逆转回来吗？”

陈将军将她的双手平放在办公桌上，对利奥怒目而视，他的怀疑简直是大逆不道：“你说这些话是在怀疑一位联盟的将军吗？”

背对着将军，利奥做了个怪脸，模仿着她的样子瞪着眼睛，尽管学得并不太像：“不，将军。我只是怀疑你所得到的信息的真实性。”

“如果你怀疑我的信息，你就是在怀疑我。难道我不会检验一下吗？”

“假如你是那么肯定这个试验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仅仅命令我们这样做呢？”

陈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即使军法也是有限的。试验只有经过志愿者的同意之后，我们才能进行。”

“哼，什么试验的志愿者，”利奥不以为然地思考着，“要不就同意让医生在你的大脑上做试验，割断你最深刻、最私密的记忆；要不就得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果断地做出了决定：“对不起，将军。我们不同意。”

利奥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陈将军的提议，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脸色阴沉，半晌没有吭声，屋子里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利奥决定不再说什么了。“先耐下心等等，看她下一步怎么办。”他想。

终于，陈将军又打破了缄默：“海军少校巴克里，我别无选择，只有立即安排一场军事法庭审判了。”

利奥平静地答道：“我明白，将军。”

“我看你一点也不明白。你并不是唯一的被告，海军上尉玛丽·索沃尔将和你一起受审。”

听了这话玛丽差点晕过去，利奥看到她惊恐的神色，心都要碎了。他急忙说：“在整个事件中她不过是个无辜的受害者。”

“但她也是个同案犯。”陈将军冷冰冰地说，“所有那些较轻的控诉都适合于她，这些罪行都会被判刑的。我想你知道我所召集的军事法庭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这时玛丽渐渐平静下来了，她会心地看了利奥一眼，转头神色坚定地对陈将军说：“那么就随你的便吧。”

“这就是我只能和她而不是别的什么女人共度百年的缘故了。”利奥欣慰地想着，“我从来没见到过任何人，无论是我家里的亲人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肯为我做出这么巨大的牺牲。这也就是我决不能让她这样做的原因。”

利奥赶快站起来宣布他的最后决定：“我同意手术！”他一边说着一边觉得自己的知觉又慢慢变得弱小了。他听到自己的说话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完全盖住了玛丽的声音，他觉得自己的胳膊在玛丽不顾一切的抓握下扭伤了，他注意到她跌倒在地，从视野中消失了。他转过身来，坚毅地离开了玛丽，走向了陈将军。

似乎他已经失去了她。

四

一群安全官员护送着利奥和玛丽到了在联盟办公室隔壁的医学实验室的候诊区，并且告诉他们在做处置手术之前给他们俩留几分钟时间。

利奥面对玛丽张开双臂，玛丽跑过来扑进了他的怀抱。两人紧紧拥抱着，谁也不说一句话。最后还是利奥先开了口：“实在对不起，可是我决不能让他们审判你，因为你是清白无辜的啊。”

玛丽松开手，后退了一步，仔细端详着利奥，晶莹的泪花在她的眼角闪烁：“我们不会永远分开的。等到战争结束后我们还会团聚的。”

“如果到那时我们俩都还活着，如果将军说的是实话。”

“想让我不再爱你，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利奥抓起她那柔嫩的小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你说得对。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玛丽再次投入他的怀抱：“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让我们担忧的了。”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随后技术人员来了，将他俩分别送到单独的实验室里去。

利奥去的房间里装满了各种表面闪闪发亮的金属仪器。温文尔雅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将他的军服脱去，仔细进行了体格检查后便给他打了一针。然后主治医师宣布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技术人员全部离开。

尽管注射一点也不痛，利奥还是摩挲着自己光着的胳膊：“药物什么时候起作用啊？”

医生的脸上闪过一丝温和的笑容：“应该已经起作用了。”

利奥起身穿上衣服：“我想我要回去向‘来卡’号报告我在这儿做的试验。”

医生满不在乎地说：“那么你就去报告好了。”

走出医学实验室，利奥又遇到了海军上尉玛丽·索沃尔。他们重新找到来时骑的自行车，向码头骑回去。

小客船上的舵手还在等候他们。不久他们就又在米杜河上航行了，向着庞大的载客电梯驶去，这架电梯将把他们俩带到大圆环的中心，在那里，“来卡”号在等着他们的到来。

这次乘船的归航还是令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尽管利奥觉得刚才前往联盟办公大楼的一路上更为心旷神怡。他越是竭力想回忆刚才的情景，那记忆就变得越模糊，好像在渐渐离他远去。反而在脑海里出现了他９岁时在地球上的情景，记起了在北乔治亚州罕见的暴风雪，记起了那美丽的雪景是如何让他欣喜若狂。

“真奇怪，”他陷入了沉思，小船继续在米杜河上缓缓前行，“都过去多少年了，我从来没再记起过那一天的情景。”

他回首瞥了一眼海军上尉玛丽·索沃尔。只见她坐得离他远远的，两条腿交叉，胳膊肘靠在椅子扶手上，纤细柔嫩的手指托着腮帮子，入神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自从他们上船以后她一直一言不发，彬彬有礼，只是……显得冷漠无情，有意避开他。

利奥将注意力从他的同伴身上转向四周的景色。小客船到了繁忙的港口，到处喧嚣而嘈杂。商人们在大声吆喝叫卖，孩子们在无忧无虑地玩着笑着。

# 《危城纪实》作者：[英] 多丽丝·莱辛

优先快讯

一切座标、一切平面图、一切图片均已删除。此城现已陷入我们事先无法预见的状况。

请将一切程式、一切筹划机、一切预见机上的资料清除，布署接收此一新信息。

优先报告

基地请注意，此频道的传送可能被当地的广播打断。我们所剩燃料甚少，目前只有此一条频道运作。

任务背景简报

自从本星球发现该城即将遭受摧毁或严受破坏后，本部已将一切计划和预估锁定一特定目标：如何接触该城并向其居民传达警告信息。

过去一年（按该城之历法），本星球透过太空观察站以及本身间歇发射之无人操纵机器观察该城居民行止，外务部会议所得之结论是，尽管该城之科技在某些方面十分先进，但当中有一巨大空白，而由此所造成之无知，使其居民不明灾祸将至。此一空白似乎无法弥补。

本部科技人员虽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其大脑结构，希望探知为何其科技在某一方面如此先进，在另一面却如此空白，但终究不得要领。

就我们所知，天底下任何地方、任何族类都没有与此一族类有些许相似之处，而本部科技人员之理论因而也无用武之地。问题只好束请高阁。这也是本星球所遭逢的最扑朔迷离的难题，一个又一个部门接受挑战，却一一失败。

任务目标简介

凭空臆测无补大事，目前的要务是尽快全速建造一太空船载运人员登陆该星球。

我们既已获得警告信息，而他们（我们相信）却无从得知，我们必须警告他们，同时提供协助。

我们准备帮助他们疏散，载运老百姓他迁，减轻该区所受冲击。返回基地时，且带回一些适当人选加以训练，以弥补他们心智上或科技上的空白。我们的心智结构擅于预估、提供协助，一向已向其他星球提供了此类服务。这虽削弱了我们的人力，拖缓了一些其他的宝贵计划，但我们仍如期完成了太空船，且载来了必要的人员，七日前按计划在西岸登陆。

问题所在

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发布消息？原因有二。

一、我们所需燃料比预估的多，因此必须节省。

二、我们不知道问题之症结，无法确定如何发布消息。

我们以为“他们心智结构上有空白”，这一看法，不着问题之边际。我们一直并不了解问题之所在，因此在未明真相之前不能贸然告知。

此族类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无法预知未来，而是他们对未来漠不关心。但事情却又不是如此的简单。要是说他们知道五年内他们的城市将全毁，或半毁，而他们仍无动于衷，事情要是如此简单的话，那我们可直截了当地说：此族类缺少动物的基本本质——生存的意志。因此，为了找寻他们的心理机制，我们无法将信息及早告知。

现为了弥补此一延误，我建议将所见所闻，逐条逐步加以报导。这将涉及冗长而细微的描绘；此一族类及其状况绝对是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前所未见的。

不可思议

首先，他们有件事叫人难以相信。起初我们并没发现，明白后，我们将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此一点，以便弄清问题之所在。原来此城在六十五年前左右（该地时间），曾经历一次规模相当宏大的灾难。

我们于是马上想到，我们的专家知道的只是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不知道过去发生的灾难。其实我们的思想和他们一样都有缺陷。我们认为他们的思想有空白，无法看清未来，却从未想到他们的思想可能（或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空白，早就知道危急，只是不在乎罢了。又或是表现得满不在乎罢了。而由于我们无法看清此一可能，我们的思想和机器都没有调校对准过去的时间——他们的时间。我们对自己的设想信念如此之强，以致思考无法有效地运作，就如同这些族类一样，他们的信念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相信（我们天生如此）同样的灾难不可能重复，因为要是我们经历了某一灾难，必会吸取教训，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由于这一连串的设想，思想无法跳出心智的框框，看不清楚事实，不知道不久以前他们才经历一次类似的灾难，而现在又再次遭受威胁，否则这应有助于了解他们这种十分突出的性格。

登陆

我们的无人驾驶太空船过去数百年来曾采用不同的建造材料，以各种的形状屡次登陆此星球，但数次不算频仍，直至一年前情形才有所改变。原因是除了处于这种特殊的毁灭状况与交战状态之外，其族类对我们科技革命的太空阶段来说，也并非很特别、很有趣的研究对象。但最近我们的飞船已登陆了十二次，每一次都选在他们光满的时刻，每一次也都接近目标地点。

登陆并不困难，因为该地带是半沙漠区，人烟稀少，而飞船选用的材料，亮光和他们星球的光一样，这也是我们总是选在他们星光最满的时刻登陆的原因；飞船即使显现，也不过如月光而已。

此次任务（第十三次）使用的飞船由于船上有人驾驶，建材密度较高。

我们飞船按事先计划登陆。那天，天空晴朗，月色明亮。我们一着陆，即刻知道飞船露了形；附近有五六十个青少年正在进行配偶仪式，地上有火，有水果，有强音，但我们一降落，他们马上散开。

从他们的心理思路来推敲，他们可能相信我们的飞船来自外星，但却漠不关心——不对，这种描绘并不确切。但切记，我们所尝试描绘的心理状态是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存在的。并不是他们对我们毫不在乎，而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显得冷漠淡然，让我们觉得有道障碍或阻碍，难以了解。

青少年走了之后，我们勘查了那个地带，发现我们身处高山峻岭的内陆高地上，远离水域。城市是建在水边上。

接着来了一群年纪较大的。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原来就住在附近，且是务农的。他们站成一堆观察我们的飞船。

要了解他们的心思又是一重障碍。即使早在那时，我们已察觉他们和青年人在思维脉络上有所区别，综合后来所得，可以说：年纪大的认为身为社会的一分子，自己有责任或是有力量采取行动；年轻的则被摒除在外，或是说自己决定置身事外。这时阳光照亮大地，我们知道飞船已隐了形，因为那堆人中有两个走得非常靠近，我们还担心他们会走进船来。但他们仍然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因为他们感到了一些症状——头痛和恶心。他们对此十分愤怒。其实他们大可远离我们以减轻痛苦，但却觉那样有损自尊，而自尊之产生则基于他们对我们之理解。这又显示了他们和年轻人之区别。他们以为我们是某种形式的武器，要不是来自当地，就是来自敌地，是属于他们那一星球的。

制战模式

天底下，人人都知道这一族类是在进行自我毁灭，或半自我毁灭。这是一场地方性瘟疫，这些就地理因素来说是天底下最强、最大的族群，完全受控于他们身上的制战功能。事实上他们每一族都是一个制战功能：他们的经济、个人生活，一切行动都是以制战、备战为目标。

整个地区完全为作战这一因素所控，但其居民并不一定明白，因为这个族类有本事一边制战、备战，然而却认为自己爱好和平——对，真的，这么说并不离题、离谱。

行事无法理智

我们尝试解释他们心智上的障碍，或思想上的模式，但必须声明，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了解的，因为他们脑中可同时容纳几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却不自觉。他们因而也难以智理行事。

此外，每一个地区的制战功能并不由居民控制，而是由地区本身控制。

每一地区都忙于发明各式各样的作战武器，务使完美。武器都非常先进，包括控制思想的各种设计以至太空飞船。他们不但向“敌人”保密，连居民也不知情。

顺民

例如最近的登月举动，登月的那一族群大事渲染，全球其他居民看得屏气凝神，但这并不是这族群的创举。不是，首次“登月”是在秘密中进行，是某一族为了要战服另一族而从事的。卑屈的老百姓则一点也不知情。各战争部门的许多设计和机器不断在全球各地测试，居民常常惊鸿一瞥，有时甚至看得一清二楚，而向当局举报。由于这些设计有的类似（至少在外表上）外星物件，因此报告见到“飞碟”（他们的用语）的民众，很可能是看到了他们自己族群所测试的最新发明，如侦察飞船，或木星体系侦察船等。

举报者通过层层的官僚架构到达某一层面之后，都发现自己被人以种种方式劝退、奚落，甚至威胁，嘴巴给封住，无法报告自己观察所得。而一如往常，最近一个由高官组成的委员会奉命搜集证据，调查现今出现次数频仍的“不明飞行物体”，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辞令颇带官腔，于事无补，情况一如往昔。官方报告从未提及另有一份由他们自己少数成员所写的报告；他们这些公众代表人物的这种行为是他们自己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全球各地，许多人都看到了像我们这一艘这样的飞船，或像来自其他星球的飞碟，或他们本区或他区的战争机器，但掌管一切的战争部门制造了一种气氛，认为这些人不是心智不足就是精神恍惚。他们那些人，除非自己亲眼看到这种机器或飞船，总是把声言看到的人视为神经错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即使真的看到了什么，也都不开腔。但由于亲眼看到的人实在太多，因此到处都有各种的异见份子，或愤怒团体。他们涵盖了老中少各种年龄，形成了最广大的次文化。对于在完全备战状态的社会中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当然不愿面对一个注定要夭折或残伤的未来，他们的反应就如前述，不愿参与社会的各类行政工作。年纪大的则似乎较能自我欺骗，在从事战争行为时，使用“和平”之类的字眼，且认同本身所在的地理区域。年轻的头脑较清晰，易于将地球视为一个单一物体，但较消极，悲观。我们认为年纪大的精力较大，至少兴头较高，这可能由于他们思想较狭窄，认同一些狭小的看法。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为何我们登陆那天所见到的年轻人调头离去；他们当中有些人曾向当局坚称看到了各种奇怪的机器和物体，但都遭驳斥或威胁。他们准备将所见到的刊登在自己的通讯上，或以口传述。但和年长的人不同，他们是决不会让当局抓住把柄而被捕或盘查；年长的人大部分都不明白，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是如何的屈服。而看到我们前十二次降落的年长者态度也和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当中有些向当局报告所见的，但遭驳回；有一两个坚持不肯罢休的则被视为神经有问题。

但大致来说，他们都仿照当局的行事态度——自扫门前雪。这些人经过了讨论之后同意各管本身事，所见所闻不多言。他们当中有两个间谍，负责向战争部门报告所见到的，包括农民同胞的反应。

警讯一试

这是我们首次尝试向他们传递警告信息的情形。我们周遭当时就有二十个左右的长者，站在那儿不走，毫不畏惧，以为我们会再次降落，而不知道只是阳光的强度使我们隐了形罢了。我们于是决定利用他们，再次接触他们的思想潮流，且放送信息，但当中有道障碍，至少是些什么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而且沟通起来非常费时。而我们发觉飞船可能会动力不足。

不畏不惧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当初是估计错误。我们以为发布他们大难当前的消息会叫他们恐慌得思考的机器轧住，无法继续运作，因此我们非常小心，十分缓慢地输送，花去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碰上阻碍或抗拒时将之视为恐惧，其实错了。我们或许该在此时说明他们的基本心理状况——这是一个不畏不惧的族类，如果动力许可的话，详情以后再谈。总之，经过了一日一夜之后，他们的抗拒仍未消除，于是我们再给自己一日一夜的时间，希望可以克服他们的恐惧——我们那时以为是出于这个问题。经过第二个日夜的输送之后，他们的思想结构仍无改变。我再说一次，毫无改变。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当时告诉他们的，他们早就知道了。但当时由于完全没想到这一层，以为那一群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合我们的要求，只好决定另找对象，最好是不同年龄组别的。我们已试过了成年人，而我们怀疑（后来证实了）这一族类的人，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思想。

我们飞船降落的地方正好是经常举行前述的交偶仪式的地点。在我们尝试接触成年人的两个日夜期间，好几次从城里来了一些乘坐各种金属机器的年轻人，但一发觉我们的存在，即使没有亲眼看到，也都快速离去。他们都是白天来的，但在第二天太阳下山时，有四个年轻人搭乘一部金属运输机前来，他们下了机，坐在一小块岩石上，和我们相当靠近。

警讯二试

他们看来身强体壮，我们于是开始传送信息，浓度比向成年人所传的为高。动力虽然加强，但这四个年轻人吸收了我们的信息之后的反应和那几个长者完全一样。我们难以理解，于是决定冒险一试，冒着导致他们惊慌而逃的险，把整个信息的输送时间浓缩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向那群成人输送，花费了两个日夜）。他们的心思并没有拒绝接收我们所说的，也没因恐惧而轧住了机制。他们只是呆板地相互复述了我们所传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当中虽有些许不同，但大致如下：

“他们说我们只有五年的时间。”

“真糟糕。”

“是啊，那会很糟。”

“到时候可才真糟呢。”

“半城的人可能都没命。”

“未来五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他们这么说。”

这就像向一个有洞的容器灌注溶液一样。当时那群长者坐在这儿两日两夜，不断重述他们的城市将遭毁灭，就像是在诉说他们可能会头痛一样，现在这四个年轻人在所做的和他们完全一样。之后，他们停止了这种单调的对话，有个女的，自己一边弹奏一种弦乐器伴奏，一边开始他们所谓的歌唱：那就是说，发声活动不再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谈，而改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发声，声调的幅度比交谈大得多。

我们向这四个人输送的信息给溶合成了下述歌词，由那年轻的女声唱出：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地球

即将毁落

我们知道我们脚下的大地

必将动摇

我们知道，因此。

我们又吃又喝又爱

醉醺醺

乐昏昏

因为我们大限已到

第一阶段放弃

他们继续进行交偶仪式。我们截断了思想输送，就算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也已用完了第四组动力了，而且毫无结果，就此结束了第一阶段任务。

此一阶段本是要设法将警告信息传送到特选对象的脑中，让他们以心电感应方式自动传送其他个体。我们于是开始第二阶段任务，这一阶段将透过有计划的游说，争取某些适当人选的思想，利用他们做为代言人，发布警告。

我们决定放弃第一阶段，因为我们相信所灌输的信息，对他们的现有心智结构过于陌生，就如流水穿过筛篮一样，一路穿过了他们的心智机械。

他们无法辨认我们所说的。换言之，我们当时仍不明白，他们没有反应是因为我们的话太平淡无奇了。

第二阶段一试

我们三人于是陪同那四个年轻人乘坐他们的机器回城。我们觉得有他们做伴较易寻获适当人选，年轻人也可能比年长的有用得多。他们操纵那部机器的方式可真吓人，简直就是自杀式的。在抵达城市郊区的途中——从天亮到日出——他们共有四次几乎和其他车辆相撞，对方车辆也是开得同样莽撞。然而那四个年轻人全不畏惧，反而显露那种叫做哈哈而笑的生理机制，那就是说，肺部不断剧烈收缩，导致空气释出时产生嘈杂的声响。在这一趟旅程，眼看他们的鲁莽，他们对死亡，对痛苦的漠视，我们的结论是，这四位和先前那二十个年纪较大的人一样，都可能与常人不同，不具代表性。我们开玩笑地想，他们这一族类有许多身心有缺陷的，我们不幸正好都碰上了。车子在路上停下加油，四个年轻人下车在附近走动。在一张长椅上另坐着三个年轻人，相互挤靠，神情恍惚。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的穿着式样多端，毛发蓄得长长的，手上持着几个乐器。我们这四位想激醒他们。结果只成功了一半：那三个人的反应缓慢，看来十分笨拙，无力，要不是听不懂人家所说的，可能就是无法表达所了解的。之后我们看出来了，他们是受了某种药品的影响。他们手上有许多这种东西，那四人也想要。那种药品加强人的敏感度，但防碍一般的反应能力：那三人对我们的存在比原先那四人感受强烈，那四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就坐在他们车子里。但那三人，从半醒半昏状态中苏醒过来，似乎看到，或至少是感到了我们的存在，对着我们发出了赞同或是欢迎的声响。他们似乎把我们和加油站屋顶上出现的阳光联结在一起。那四人说服了这三个，得到了一些药品之后向自己的车子走来。我们决定留下来，因为另外三人对我们的敏感度相信该是个好现象。

我们向他们的思想潮流测试，发现他们相当自由、宽松、没有其他那几个的抗拒和紧张现象。之后，我们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这是我们的任务中真正危险的时刻：我们这几个外交使者很可能在一阵难以形容的混乱和暴力之中消失。那时我们仍不知道如何分辨麻醉毒品的效力和感官功能效力两者之间的区分。现在我们知道了，大致情形是毒品影响走路、说话、吃东西等等的机制功能，导致动作缓慢或功能混乱，然而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等器官则畅通且感应灵敏。但就我们的情况来说，进入他们的脑中就是一种攻击行为，因为我们触动了他们一种叫做美感的现象。美感是指正常情况下的一种感官吸收状况，然而对我们来说，就像进入了颜色的爆炸区。这也是我们的感官模式和他们不同之处：他们的生理结构似乎随着鲜艳的颜色而震荡。进入未吸毒的脑袋，要保持平衡已够困难；进入吸毒的人脑，在他们凝视灿烂的颜色当中，我们很可能就会被一扫而光。

动力短缺长话短说

虽然我们禁不住想再讲下去，但如果要继续使用这条频道的话，就必须长话短说：当地人有许多消息要透过这频道报导。总之，那三个年轻人由于脑中那灿烂的一面而高兴得摇摇晃晃，这个我们当然是由推论得知的，我们想也没想要去加以研究。他们站在路边上一直又喊又唱，叫嚷着城市要完了，最后在许多路过的车子当中终于有一部停下来载我们。我们快速给运进了城。车上有两个人，都很年轻，我们向他们脑中灌输的警告信息，或该说由那几个人口述的，他们两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经过了一番快捷地运送之后，我们到达了城市。城市很大，人口很多，建在水边一大块四进的地上。城市五颜六色，非常非常鲜明，加强了对我们的打击，身体难以保持平衡。我们有点怀疑，为了要散布信息而占据某些特定目标人物的脑中，这种方法究竟实不实际。这种转化对我们来说，太激烈。但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在那阵欣喜若狂的极度狂乱中，我们能够不被扫除，还是留下来为宜。脑子被我们占据的那三个人下了车走上街道，高声大叫我们心中所想的：在未来五年某个时刻，地球上这一块地一定会剧烈震动，全城大部分地方都会被毁，引致大量伤亡。那时天色尚早，但路上已有许多行人。我们等待某种的反应：兴趣是不太可能，质疑或许可能。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都可以亲自解答，提供意见或援助。可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许许多多的人当中，除了有人投来一瞥，或漠然地瞪上一眼之外，没有一个人留意我们。

被捕

街上传来一阵尖叫和哭嚷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我们所说的话让这些人有了反应，他们可能是向居民发出了某种警告，或是向大家声明为了自保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但原来是车子的声音，军车之类的。（我们）三人从街上被带走，由于扰乱公共安宁被关进牢里。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以为是有关当局召集我们前去询问我们所揭露的事实。在守卫手中，在街头上，在军车上，我们不断高声嚷叫，喊叫出事实，直到有个医生给我们那三个主人打了一些什么药物。他们马上失去了知觉。我们是在那时听到了医生和守卫的谈话，才知道他们原来已遭逢了一次灾难。我们太震惊了，一时无法领会个中涵义，不过我们还是决定马上离开这几个人，反正他们已失去了知觉，即使这种传达警告的方式行得通，（显然是行不通），他们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我们得另行计划。医生还说他医疗许多人的“妄想症”，尤其是年轻人的。我们那三位主人就是被断定患上此症的。显然是要是有人对即将发生的灾难产生恐惧而想警告他人，而在被当局阻止时又表示愤怒的话，那就会有此遭遇。这种诊断，再加上医生和有关当局都知道所面临的危险以及过去的灾祸，实在奇特。换言之，要是有人了解所面临的威胁，想采取步骤避免或减轻危险的话，当局将之视为疾病，或心理缺陷。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但我们当时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同时直到现在仍没有时间，因为——

……最后，我们有个温馨的故事要向大家报告。有五个人，他们不是有钱人，只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他们捐出了一个月的薪水赠送小珍妮丝，送她前往世界知名的佛罗里达心脏医疗中心填补心脏玻洞。小珍妮丝，今年两岁，本来可能要抱病终生，现在关爱的仙女挥动了仙棒，她明天将飞往佛罗里达接受心脏手术，这一切都有赖阿特斯亚街上五位好心的邻居。

……我们使用的波段正如所料被打断了，但无法确定何时被打断。总之，我们离开了那医生和守卫，他们讨论到了上一次灾祸，说是有两百英里的土地裂开，死亡数百人，整个城市震成碎片，接着，一场狂焰怒火。

幽默机能

那医生很幽默的（请注意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哈笑，那可能是解除恐惧紧张情绪的方法，因此可能是一种他们面对灭绝的威胁时所表现的消极机制），他说，在上次灾难之后好多年，那地域上的人提到那件事都称之为大火，而不提地震。这种遁辞法现在仍很普遍。换言之，火灾的现象规模比较小，比较容易控制，因此他们一直喜欢用那个字眼，而避用那个描述难以控制的大地摇震现象的字词。可怜，这显露了他们的无助，甚且恐惧。我们要再次强调，在天底下任何其他地方，恐惧都是一种保护和警告的机制，但这些人，他们的恐惧功能出了毛病。至于无助感，这倒是到处都有的可悲现象，即使是那些最凶狠的畜生也不例外。但他们没有理由感到无助，疏散城市的方法有的是，同时——

……新社区计划在西郊建立，将可容纳十万人，预计明年秋季完工。区内有商店、电影院、教堂、学校和一条新建道路，本城风景美丽，气候得天独厚，位置适中，海岸迷人，全市继续快速增长。新社区将可应付过度挤迫的？

阶段Ⅰ、Ⅱ、Ⅲ，全弃

……眼看第一和第二阶段都失败了，我们决定放弃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本来是要综合第一和第二阶段，寻找适当的人选以进入他们脑中，让他们做传声筒，同时在他们思流中注人一些材料再传送出去。目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工作。

综合第二阶段的结果，那时我们栖息在三个吸了毒品的年轻人脑中，我们发现要是要假扮那些老家伙和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的话，得十分小心。我们从狱中经验得知，当局讨厌年轻人，但那些年轻较大的，形象虽附合社会要求，则不知有关当局听不听他们的。

无能辩认是非

我们那时对所发现的仍然十分困惑，不过至少有这么个认识：这一个族类在听到某件事情时，无法辨认是或非。在我们这一星球，由于思想结构如此（其他我们所研究的族类也都是如此），如果有一新的事实，只要是有物质证明，或由一些旧概念交叠而成，则我们全部接受，视之为事实、为真理——直至有更新的发展超越了它。但这一族类的人不是如此。除非是他们认为来源确切可靠，否则他们无法接受新信息、新资料。要说这防碍了他们的发展，绝不为过。我们在此建议，日后前往该星球向他们（假如还存活的话）输送有益的信息时，务必要非常小心地选择出使人选，务必选出各方面都与该地社会上最地道、最无害的居民完全相像的人，因为他们的恐惧机制似乎放错了位置：本来该用来防范或减轻灾害的，结果却用来怀疑任何不熟悉的东西。举个例子，在狱中，那三个年轻的家伙由于吸了毒品，口齿不清，且由于（现在我们已明白）掌管社会的老家伙不喜欢价值标准和他们相左的人，因此不管年轻人说什么，结果都一样。纵然他们说（或叫嚷或高唱）他们观察到了一些从其他星球前来的访客（他们只是感到、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像十分细致的发光体，其实纵使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三个像人体那么大的发光体，也绝不会有人加以理会。但要是社会中专门受过那一方面的训练的人（那是个分化得十分厉害的社会）说他从他的器械（他们非常依赖机器，对自己的观察能力失去了信心）观察到三个震动快捷的发光体，他至少会获得些信任。此外，我们的用辞也必须十分小心。一件他们不熟悉的事实，使用某一种言词述说也许会获得接受，但如使用他们不熟识的言词，则可能会导致各种的惊慌反应——恐慌、嘲弄、害怕。

顺应当权派的价值观

我们投胎成为两个成年男性，衣着十分小心，样样都要叫他们顺眼。剪裁和老家伙不同的衣着会引致非难或怀疑。颜色也要较朴素的；鲜艳的，除非是一小片，否则也难为他们接受。我们敢说要是我们的穿着有一点点不合他们的标准，那我们什么也于不成。

但也只有掌握大权的男性才限制衣着的选择。女性的装束五花八门，且变化万千，一下子从一个标准或款式急剧地变成另一种。年轻的男性，只要不参与管治的器械运作，也可随意穿着。毛发的修剪和式样也非常重要。女性和年轻人享受这方面的自由度，但我们则必须修剪平短，步伐也要稳重不乱；脸部表情则要使人看了放心。例如他们有一种表情，嘴辱向两边延伸，露出牙齿，称之为微笑，表示善意，无意攻击，意图保持和平。

于是，经过改装之后我们在城市四周走动观察，而竟然几乎没人察觉，实在叫人诧异。我们虽然模仿得相当到家，但毕竟有些漏洞，只要仔细观看，就会发现。但他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彼此并不关注，那是个注意力甚差的族类。在大家毫无戒心的情形下，我们发现人人都知道五年内地球会发生剧动。然而他们虽然“知道”，却并不真相相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的生活计划完全没有改变，就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似的。何况他们也有个实验室或是机构之类的在研究上一次震荡，同时计划如何应付下一个——

……今天下午的棒球比赛，部分看台棚架倒榻，压死六十人。总统、英国女王、教皇纷纷致电慰问。球场经理泪水纵横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悲惨场面。受难者的脸孔不断在我眼前出现。”事故的原因是看台的建造和维修，以及防范倒塌措施都是以业者的最大收益为大前提。死难者基金在清理现场时已成立，现已达二十万元，仍不断增加——

地震局

我们前往地震预测和防范局参观，我们是以区域二的访客身分前来的，区域二和本区结盟，因此受到欢迎。

我们或该简介一下该局的织组：局里有五十个成员，个个都是技术最高的技术人员，人人使用最先进（和我们的一样先进）的设备侦测震动、震荡、摇动。这个机构的成立就是由于他们知道该城存活不了五年，或者说不太可能幸免于难。这些技术人员个个住在城里，终日呆在局里，而地震局本身就设在危险地带上。在事故发生时，他们很可能全都会在场。然而他们却人人表情愉快，毫不担心，可说是非常勇敢。但和他们交谈了一下，讨论他们预测地球大变动的仪器之后，我们忍不住要说他们和那些莽撞驾车，不是害死自己就是害死别人的年轻人十分相像。他们打定主意不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就是他们身处危险，势必和其他的人一起遇难或重创——

……大火黎明时刻发生，幸好路上行人不多。火势迅速蔓延，瞬间即由地下室窜升至四楼。大楼内数十住客被迫往高层逃生，少数几人成功通过逃生门，然而大部分太平门都卷入大火之中。路上一不知名人士不顾浓烟和烈火钻入大楼及时营救出二楼上两个哭叫的小童，再晚两分钟就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又即刻回身投入熊熊烈火，背负一年老妇人出来。而不顾围观群众的劝告，他坚持返回大楼，从二楼窗口向下面人员掷下一婴儿，自此即失去踪影。婴儿无大碍，然而无名英雄却倒入烈焰之中，同时——

基本机制

……我们相信我们找到了他们使自己维持长期不做决定、不采取行动的办法，那就是不断地讨论，不断地分析。例如，这个机构的技术人员就不断地向市府官员和老百姓发出警告。他们的预测——这里或那里将有小型震动——一个接一个都—一实现，然而警告虽不断发出，讨论仍不断进行。他们完全习惯了这一套，要和我们讨论积极的防范措施简直不可能。他们甚且会起疑心，把我们当滋事分子。总之，讨论地震的发生时期、性质、强度，他们并不觉可怕，但对疏散住户或迁城的建议，他们就党反感。我们前面已说过，他们的社会层层分工：地震局只负责预测、示警，不负责提交解决的办法。而这个机制——谈话机制——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现在觉得许多他们认为是促进改变、保护生命、改善社会的方法实际上是阻止改变的办法。他们仿佛感染了懒散症，缺乏活力，因此必须抗拒改变。太费神了。而他们无穷无尽、各式各样的口头、言语活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他们述说了问题之后，心里觉得舒坦、欣慰，再无多余的力气去体现所陈述的。我们甚至认为他们觉得把问题陈述之后，就比较接近解决之门——

民众抗议当局决定拆除第三街上的三栋摩天大楼以兴建更高的大厦，而不将经费用来为市区穷人提供低廉住宅。据最新调查，市区有一百多万穷困人家，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全部居住在环境恶劣的——

……例如，辩论、讨论、各种的说话竞赛，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从不间断。

一切活动，不论是公开或私人场合，都只限于谈论，公开或私下谈论。很可能他们生理结构如此，任何事情除非经过讨论，经过话语表达，否则就不算曾经发生——

仅五月一个月已举办了三十五场会议。与会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共达七万五千人。而五月份的游客也比往年的五月多。今年的会议与游客数字已创历史新高，足见本市的吸引力、地理位置、气候、风景、殷勤的待客态度，已举世闻名。兴建新的饭店、旅馆、餐厅实属必需——

……自从我们观察到他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就决定拨出大量资源协助这个姊妹星球解决问题，那就是——疏散整个城市，这对我们来说十分明显自然，然而他们却似乎无法加以考虑。真是难以置信。当然，相信诸位也必有同感。

漠视死亡

我们只能说我们所发现的是——此城居民根本不肯去想弃城的可能性，不肯考虑迁往一个不是绝对会被摧毁的地方。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生命并不重要，他们对痛苦漠不关心，认定自己的族类势必会因为自然灾害、饥荒、战乱而不断丧失生命、力量和健康。

而这种态度和他们对个体、对小团体无穷无尽的关怀和奉献，竟可并列存在，这似乎表示——

……捐款将用来在广场上建造一纪念石柱，柱子一面雕刻死者威廉·安德斯魁的头部浮雕，另一面刻着：

安息

大地怀中

逝者虽逝此情不渝

琼·安德斯魁自五年前丧夫以来，每星期七天，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在大道汽车旅馆工作，赚取费用建造这个简单而又感人的纪念柱子。她说她的健康已受危害。五年来无休无止的辛劳已敲响了警钟，但她无怨无悔。“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她对记者说——

……他们这种对环境的漠然态度，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们愿意谈论局势，我们于是设计了一个计划——

……世上空前的娱乐盛况，节目将包括世界顶级马戏；冰上表演；整整一个星期，一场连一场的流行音乐会，日以继夜；此外还有世界最伟大的英国国家剧院的三场歌剧表演；举世注目的长青国际巨星“三姊妹”。第一夫人及其千金将莅临盛会，届时将星光闪闪，名星群聚，包括巴勃·霍普——

……“召开会议”的意思是聚集一些人交换言辞上的陈述。这可能是他们平抚焦虑的主要机制：他们不论是什么场合都使用这个办法，由政府、行政机构、各有关当局召开，有时称之为会议，有时则使用其他名称，这通常是一种社交活动。例如会议可称为宴会，是欢乐性质的，但主要活动是讨论某一个或某几个主题。最主要的是一群人聚集一起交换言辞模式，之后转告没有与会的人所发生的——

……本市保育年已结束，成果骄人。市民的心中已深切了解未来的形势，兴趣将不致消退。会议。

教育

他们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训练鉴定言辞的能力，区分自己的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认识时会询问对方的意见，但相互容忍。不带刺激、可以容忍的意见又叫“公认的看法”，就是说这些看法或事实已经由某种权威盖上印鉴认可。他们的说法是“那是个公认的看法”或“这些看法都是公认的”，但这并不表示人人都奉行那个看法或事实，行为也不一定因此有所改变。基本上说，公认的看法，不管遵不遵行，都是大家所熟识的，不会导致敌意或恐惧。受过教育的人的特征是：他花费多年的时间吸收公认的看法，随时可以复述。但如果所吸收的意见与目前的标准看法不同的话，就会受人怀疑，且可能被指为固持己见。

到了这时，地震局里的人都认识我们两人，一个名叫赫伯·邦德，三十五岁，男性，另一个叫约翰·韩特，四十岁，男性。我们已学会了许多，不会直接问他们“为什么不采取这类的步骤？”这会导致他们的功能出现阻塞或故障。我们使用的方法是：“我们来讨论讨论阻碍我们采取这类步骤的不良因素”，例如确保新的建筑物不要靠近震动或震荡地区。

这种讨论的方式十分成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谈论而不致产生敌对情绪。但很快我们发现有些用词、用语会导致强烈的情绪反应，如：利益动机、商业利益冲突、既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情绪语言。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至少从经济的观点，这些词语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感情激动得令会议无法持续下去。

那些家伙大有可能相互肢体攻击。换言之，大家的意见幅度（请参阅前段）太大，不能彼此包容。所谓意见不同，那是指人口的迁移和计划等方面的事宜，至于有关地震的问题，那是几乎全体意见一致。

都市计划方式野蛮全球独一无二却非史无前例

他们的人口迁移、都市计划似乎非基于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参与计划的个体和团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例如，在这次会议以暴力结束之前，我们已明白他们为何要在地震中心点上建造大批豪华的大型建筑物，因为那个地段“租金”高昂，——也就是说，人们愿意付出高价在那一带居住、工作。而营建商、规划者也不该被斥为狼心狗肺，因为这些人常常也是住在那儿，在那儿上班——

……医院的急症室有一个由十位医师和护士组成的小组，二十四小时轮班抢救人命，在五年前这些人可能丧命——没有急诊设备的医院仍难以挽回这些人命。患者通常是车祸或街头打架的受害者，送医院时通常都严重受创。短短五分钟的延误都可能引致生死之别，因此伤者抬离救护车即开始抢救工作——

……既然他们的愤怒有许多都是针对自己的年轻人而发的，我们于是离开了地震局，回到市中心，再次接触年轻人。

地震局于事无补

在地震局，位居助理或茶水职责的年轻人都属于同一种次文化，他们的衣着和行为都以老家伙为榜样。

我们在城市遇到的年轻人则成群结队，是赫伯特·邦德或约翰·韩特之类的人所不容易接触得到的，因为这两人年轻较大，衣着和社会中的当权派男性一样，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间谍还是什么的。

我们于是投胎成为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决定花费所剩动力的四分之一来说服他们决定一件事情，并实际采取行动。

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一样，也是无休无止地讨论、谈论、歌唱，同意别人的论点，从中获取快乐和满足，但就此而已，没有下文。

我们向他们建议，基于他们该市所将发生的，他们——年轻人——或许该设法说服其他同年龄的人一起离开，另找个地方居住，要是另建新城资源不够，不妨搭篷而住，找个欢迎难民、愿意照顾难民的地方。

失败

但惟一的成果是他们谱了些新歌，都是忧忧郁郁的，主题都是有关难逃的劫数。我们和年轻人相遇的地点是海滩，正值夕阳西下。这种时刻对一切动物都有强大的忧伤作用；我们事后才知道我们应该选择其他时刻。那时海滩有许多年轻人，很多都带着乐器。

有五六个把场面变成了一种会议（请参阅前述）形式，但和大众对话的形式与他们的长者不同：他们不是采用谈话，而是透过歌唱——声调高昂，且带感情。这种感情和地震局会议上的不同。那一种带暴力、具攻击性，几乎造成武打场面，但这一种感情，沉重、忧伤、消极。我们既然无法说服他们讨论——透过谈论或歌唱——大举迁离城市的问题，我们于是设法讨论如何避免聚居最受威胁的地区（当时我们处身其中一处），以及地震时如何避免大量伤亡，如何抢救受伤者等等问题。

年轻人的绝望

一切努力均告失败。

其实从那三个最早被我们占据了脑袋的吸毒年轻人身上，以及那四个乘坐金属运输器的年轻人对死亡的漠视态度，我们应已获得大致的线索。

我们可以说年轻人是处于无能的绝望状态。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较年长者头脑清晰，就是说较能反映和批评错处和过失，但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效力。

在沙滩上，天色逐渐暗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听到下面这类的交谈：

“你说你相信那一定会发生，且在五年内。”

“他们是这样说的。”

“那你是不相信会发生？”

“要发生，就会发生。”

“但不是要不要——是一定会发生。”

“他们都很腐败，我们能怎么样？他们要让我们同归于尽。”

“谁腐败？”

“老人。他们掌管一切。”

“那你们为什么不质疑他们？”

“不能质疑他们，他们太强了。我们只能回避他们。我们必须如流体，像水一般。”

“可是你们仍呆在这儿不走，发生的地点就在这儿。”

“他们是这么说的。”

人群中掠过了一首高歌。这时天色已晚，水边聚集了数千人。

那将很快发生

他们这么说

我们活着不为战斗

一天也不

他们瞎了眼

他们搞得我们无法思考

我们活着不为战斗

我们活着为了死亡

集体自杀

他们数百人集体自杀，有些游人黑暗的水中；站在水边高崖上的则纵身一跳——

……捐出五十万在公园建一鸟园，收集世界上所知的一切属类。希望由于人类的残酷与无知所造成的各种濒临绝种鸟类，可在此鸟园生子添孙，增强——

……所余动力极少。我们决定做最后一试，集中在某一地方。我们准备离开这群年轻人，回去找年纪较大的，毕竟当权的是他们，但不要再去地震局，那些人感情不稳定。

我们要小心选择用语，不要引起情绪反应，要选择一个公认的看法。他们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所做的和自己所说的十分不同；他们的心智结构就是如此。这可由许多古老名言看出，例如：“观其行；勿听其言。”我们决定使用他们另一种减轻焦虑的方法来加强这一个公认的看法。我们注意到会议是当中的一种方式，把看法注人高昂激情的声音之中又是一种，例如海滩的年轻人所做的。但这两种方式都不合我们最后一试之用。我们考虑了第三种，但也放弃了。这一种我们还没提及，那是把令人不安或叫人不快的看法透过仪式的形式，公开向一小群人演出，或由一种叫“电视”的科技转接，将视像向千万人即时传送。一些不合他们道德标准或濒临边缘的事件都可演出，引起大众激烈地赞同或反对——这是一种精神发泄法。

一段时日之后，这一连串演出的事件大家都变熟悉了，以后就经常演出。这种测试不熟悉的看法，使之适应本土气候的方法一直在进行，而另一方面，大家熟悉和老生常谈的看法又透过仪式不断演出，两者同时并行更加有趣。这使得本来索然无味毫无新意的生活变得充满激励，叫人能够忍受痛苦而不反抗。不论是上述第一类还是第二类的戏剧，都可能十分复杂精练。但我们决定采用第四种机制或方法：口语游戏。其中一种是由一个人或两个，或更多人讨论一些话语，然后由上述方法传送。

既然我们的对象是权威人士，于是又恢复了赫伯特·邦德和约翰·韩特的身份，并和一电视台接头。我们假造了一个叫英国的地区的证件，该地族群近年十分强大且好战，而且由于过往的侵略行径和军绩卓越，略具声望。

笑声，功用（请参上述）

我们拟了一个词组：“观其行；勿听其言。”辩论昨晚举行。起初，笑声满堂，那该是个警告信号。我们引起的笑声并不是敌对的“嘲笑”；“嘲笑”虽叫人不快，但却较“欢笑”安全。欢笑代表同意，表示受宠若惊。这第二种笑声是由少数人的看法所引发的，这些少数人认为自己较普通大众思想前进。咄咄逼人、充满敌意的笑声较为安全，因为这表示情势均衡，叫旁观者放心。然而如果所谈论的看法挑衅观众的标准，则共鸣的笑声令人感到紧张。我们陈述的理论十分简单，就如前所简述：这个社会对死亡和痛苦漠不关心。大家不知畏惧是何物，至少是不懂因畏惧而保护社会或个人。没人看得见这些事实；所有用以形容行为的言论都和事实相反。官方的言论都是和保护自己及他人有关的。在整个过程中——也就是在我们陈述我们的理论时——大家哄堂而笑。

这种游戏是有现场观众的，制作的人可通过他们来判断坐在电视机前的全市观众的可能反应。笑声很大，且持续不止。和两位英国来的文字教授，赫伯特·邦德及约翰·韩特论战的是当地一家大学的两名文字教授。辩论有比赛规则，主要是每一件陈述的份量或重要性都要和前一个相同。我们对手的陈述，长度和我们的一样，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相反的观点。再次轮到我们则，我们举本市面对某一次灾害的举止为例证明我们的论点——但我们没机会讲多少。我们一从理论的观点，也就是从一般性的转到特定的事例时，笑声马上中止，强烈的敌意接着出现。他们有个惯例，观看仪式的人如果不喜欢的话，可向转播的地方表述劣评。赫伯特·邦德和约翰·韩特的言论引起了如此之多的激烈反应，接听意见的机械都出了故障。两位当地的教授虽然遵守游戏规则维持冷静的风度，他们还是十分紧张。结束后，他们说他们大概会失掉饭碗。他们抱怨我们这两个“外国人”，不明白在这种场合语调必须轻松，主题应普遍化。

我们两人走到大厦门口时，门外有一大群人，主要都是上了年纪的，敌意非常浓厚。

节目的制作经理把我们拉回去，带我们到大厦顶楼，叫守卫看着我们。群众显然是愤怒得想杀害我们，愤怒的主因是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顺从了，没有理由制造更多的混乱和——

……请将逝者送来此处，我们是您的家庭朋友，您的难中朋友。我们将恭恭敬敬，照顾您的母亲、父亲、先生、太太、兄弟或小妹，就像他／她在世时您照顾他们那样，我们将会将长眠者抬至永息之地，轻轻放下，在一块乌语花香的地上安息。您可前去探访，沉思。在您闲暇的时刻，您将有一块净地，静思离去亲友在世时的快乐时光——

……动力已非常短缺。我们已别无他法，此次任务必须宣告失败。我们一事无成。

我们也无法了解导致他们产生缺陷的原因。就我们听知，没有哪个星球上的族类是像他们那样的。

看守我们的守卫放松了警戒时，我们干脆将化身散化，回到飞船上去。他们可能以为我们逃去了，或是被仍然十分愤怒的群众绑架了。从大厦楼顶，我们仍可见到他们——

……在我的评论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震惊，如此可恶的节目。问题不在于两位来宾说些什么，而在于他们的表达方式。毕竞，我们人人都要活着面对“事实”，而他们竞天真的以为是向我们揭露事实。昨晚邦德教授和韩特教授品味之差，语调之粗劣，态度之低劣，对观众深层感受之麻木不仁，实在无与伦比。

离去

我们聚合了原来的六人小组，将很快启程归去。我们暂时有个结论：一个注定遭受灾害，却又无能预防的社会，除了那些已准备好面对混乱和灾害的人，没有多少人能逃过大难。斯文的、听命的、服顺的、听话的一遭攻击就会丧命；流浪者、罪犯、疯子、赤贫者则有机会残存。因此我们认为在未来五年，当地浆喷发时，除了那些被目前的社会主政者视为无用之人，其他的全部难以活命。目前的社会大无弹性，难以适应——我们前面已说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在这城市里或许隐藏了些团体，我们没接触到的，而他们也不想接触我们。他们不但预见了未来的事故，且已采取措施——

西岸监察者

山姆·贝克是个住在长脊的农夫，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发光的圆形物”，昨天傍晚太阳下山时候从他篱笆外一百码的地方起飞。他说，“它一下就升入天空，我的眼睛跟不上。之后就不见了。”同一区也有其他的人声言在过去几天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

官方的解释是上个月夕阳出乎寻常的灿烂，导致岩石和大片的沙石出现强烈的反光和幻景。

军区Ⅲ向总部之报告（最高机密）

十四日晚降落之不明飞行体，降落时已受监视，之后七天它停在原地不动，无人离开不明飞行体，这与前十二次在同一地点出现之情形完全一致。这是此一系列中的第十三个，体积较前十二次的为大，动力也较强，由声镜１５录得的差距亦十分巨大。这一个不明飞行体，和前十二次不同，普通肉眼即可看见。我们在第一个不明体降落之后聘用的观察员——农夫布列克森氏，告诉我们这一个比较清晰。“其他的，得很费劲才看得见，但这一个降落和起飞时我都看到了，但升得非常快，一下就不见了。”Ｍ８部门认为十三个不明飞行物体都是中国的侦查飞船。本部门的看法是那些物体来自海军１５部门，我们坚决认为他们无权进入此地带，本地带隶属战斗４部门。下次他们胆敢再装模作样，我们将轰它个稀巴烂。

空军１４向中心报告

飞船继续降落——上星期降落第十三个。此次也是无人驾驶。相信来自俄罗斯，请证实。此外，城南地区亦有两次降落事件，同一地点，但间隔三个星期。两艘飞船与去年在城北降落之五十五次一系列飞船一模一样。城南之两次降落在时间上与十一个人之失踪相吻合，第一次五人，第二次六人，使得过去两年来消失无踪的人数增至四百五十人。我们认为不可再将每一次飞船降落即有二至十人失踪的情形，以“巧合”来敷衍。

我们必须面对事实，那些飞船全部或部分有可能是有人操纵的，而他们在结构上与我们如此不同，以致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必须指出，声镜４号仅仅能将这类飞船提升至能见的程度，因此机器可能无法探测暗示“人”的存在的密度水平。此外我们也认为那个开玩笑的词语“绿色小人”背后所隐藏的态度，可能不利于认真地去评估或估计他们存在的可能性。

请告知我们是否继续采取低调政策处理这些失踪者。被带走之人，在类别上我们仍无法找到共同点；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正好都出现在这些飞船降落的地带。

西岸监察者

失松市加油站的观察员向我们报告，大批的人群向南开车出城，前往最近发现不明飞行体降落和起飞的地点。昨天晚上有五万多人。

空军１４向中心报告

虽然我们采取全方位政策１９，但谣言仍然满天飞。我们建议在该区设置警戒线，但可能引起极度的惊慌。可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那个名叫迎接未日的邪教教派人数已有数千多，横扫市内郊区。请建议如何向大众宣布，该区可能受外泄辐射污染。

# 《危海探奇》作者：[俄] 阿·德聂伯洛夫

车成安译

等明亮的满月再次高悬空中的时候，请你一定仔细瞧瞧它的右边。你可以先把眼睛对准月亮的最右端，然后顺着它的圆弧线向上，直到你看见一块小小的发暗的斑点。那里是一块平原，它的名称叫“危海”。要找到它很容易，不需要特别好的视力。

“危海”是一块广阔的平原。大约有４００多公里宽，它的周围有一圈气势雄伟的环形山。这块平原几乎完全被环形山围住了，从来没有人到那儿去探过险。１９９６年夏末，我们首次进入这个地区。

我们这个探险队有两艘运输飞船，由它们把需要的补给品和科学仪器从大本营运来。我们的月球大本营设在８００公里外一处叫做“澄海”的平原上。除了那两艘大运输飞船外，我们还有三艘小飞船。这些小飞船适合于在小范围内使用，在月球车不能行驶的地方，就得靠它们了。

我是这次探险的队长。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对“危海”的南部进行初步探查。我们花费了一个星期，沿着有千百万年历史的海洋的岸边，紧贴着连绵山峦的山脚向前行进着，对大约１５０公里宽的地区作了考察。

我们在旅程中，主要是乘坐月球车。每天要从车里走出来六七回。我们身穿太空服，在月面上寻找有趣的矿石标本，或者设置路标，为后来的人提供方便。这里所说的一天是指地球上的一天。若是从天亮到天黑来计算，那么，月球上这个地区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星期。

其实，我们的探险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危险，也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月球车内住上一个月，它是一种完全密封的车，车身很坚固，能保护我们免遭危险，即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呼救，然后在车内等待着飞船来救援。

我说在月球上探险没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这当然是有点过份的说法。其实，谁见了那些壮观的山峰都会激动不已的，月球上的山峰与地球上的山峰样子完全不同。

“危海”南部的弧形地带，布满着古老河床的遗迹，大约有二三十条河流汇合到这个海里。可以想象，在远古的时候，当滂沱大雨倾注到那些高山上时，这些河流怎样奔腾着泻入这个大海。这些古老的河谷好象都在向我们伸出长长的手臂，邀请我们去勘探它的腹地。可是我们按预定的路线才行进了一半，这些古老的奇峰异谷已能留给别的探险队来征服了。

我们仍按地球上一天２４小时的生活规律活动。晚上１０点钟，我们与月球大本营进行当天最后一次的无线电联系。这一切结束以后，我们就睡眠８小时。此时在车外，由于太阳光的直接照射，月球上的岩石依然是滚烫的，但是在车内那就算是晚上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我们醒来后，由一个人负责准备早餐，其余的用电动剃须刀剃须。我们还收听地球上的无线电短波广播。有时，当我们闻到早餐的香味时，简直不相信自己是生活在远离地球的月球上，因为一切是那么平常，那么安适，就象在地球上一样。只是有一点不同，就是感到自己的身体轻了许多，东西往下掉的速度也慢多了。

那天，轮到我准备早餐，我在车内那个划作厨房用的角落里忙碌着。驾驶员穿着太空服在车外检查轮子。副队长刘易斯·加尼特正在车子前端的控制室里写前一天的工作报告。

我在厨房里煮鸡蛋，趁这段空闲时间，我向窗外眺望。南边的那些山看上去好象离我们很近，只有二三公里远，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车离那最近的山也有３０多公里呢。月球上没有空气，即使距离很远，看起来仍然是清晰的，这跟地球上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地球上，由于我们与所看到的物体间夹着空气，远处的东西看起来总是会模糊一些的，甚至还会完全看不清。

那些山峰大约有３０００多米高。屹立在平原之上的险峻的悬崖峭壁，好象是由许多次大爆破形成的。我看不到这些山的山脚，即使最近的那座山，它的山脚也看不见。这是因为月球比地球小得多，月面的弧度大，从我站着的地方看出去，地平线就在３公里以外，那些山脚都落到地平线以下去了。

我抬头仰望着那些山的山顶，它们至今还没有人攀登过。也许早在地球上有生命以前，这些山就屹立在那儿了。太阳光照射在山峰上显得特别耀眼，有点使人睁不开眼睛。可是只要比山峰高出一小截，就可以看到明亮的星星。天空显得那么黑，犹如地球上冬天的午夜。

当我向西面转过脸来时，看见５０公里开外的那座山的顶上有块象镜子似的东西放射雪白的光芒。远远看去，它只是个光点，犹如一颗星星。我想，那也许是块表面光滑的石头，它把阳光正好反射到我的眼睛里。这样的事本为很平常，可是我感到很好奇，很想知道究竟是块什么样的石头，能那么强地反射阳光。于是我立即爬进了车上的观测塔，把大望远镜转向西边。

通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山顶就象在一公里以外。可是那个发亮的东西，看起来仍然很小。不过可以判断得出，那东西的形状很规则，而且它所在的那个山顶显得特别平坦，这是在月球上很难见到的。我对这块东西观察了好久，直到闻着有东西烧焦的气味，我才想起由我负责准备早餐，厨房里还煮着鸡蛋呢。那些蛋当然全给浪费了。想不到运了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弄碎的蛋，却被我这样白白糟蹋了！

那天上午，我们向西面的山区进发。一路上我们围绕那个发亮的东西不停地争论着。我们不仅在车子里争论，当我们穿上太空服站在月面上时，大家还通过无线电话继续争论。我的一些同伴说，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那就是月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有智慧的生物。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生物也仅仅是极少数低等植物。当然，这些我完全清楚，可是我认为，作为科学家，应当而且也必须有大胆的想象力。

“你们听我说，”最后我说，“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探一探，目的是想解除我思想上的疑虑。那座山大约有３０００米高，我用不了２０个小时就可以攀登上去。实际上，我早就想去攀登那些山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借口。”

“但愿你别掉下来摔死。”加尼特说，“即使您没有摔死，在我们返回月球大本营后，同事们也都会取笑你的。”

“我不会摔断脊梁骨的，”我语气坚定地回答。“难道你忘了我是一个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吗？”

“但是，你经常登山的那个时候，不是比现在年轻得多吗？”他不急不慢地反问道。

可是我决心已下，坚决不放弃我的主张。当天下午，我们把月球车开到离那座山只有一公里的地方。一切安排就绪以后，晚上很早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加尼特和我一起去探险。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过去我们经常在一起登山。

我们让我们的驾驶员照看好月球车。

第一眼看到这样怪石嶙峋、使人目眩心惊的悬崖峭壁，谁都会认为要登上这种山简直是不可能的。可实际上，在月球上登山要比地球上容易得多，因为在月球上，一切东西的重量只有它在地球上的六分之一。当然，粗心大意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月球上从３００米高处摔下来也能把人摔死，这大致相当于在地球上从５０米高处摔下来的程度。

攀登到离地１０００米高处的一个平坡上后，我们决定在那儿歇一会儿。虽说攀登不算特别困难，但到这时，我的胳膊和腿都有点发僵了，所以我很想坐下来歇一下。我们仍能看见停在山崖下的月球车，它看上去象一个小甲虫。我们用无线电话跟驾驶员通了话，告诉他我们一路上很顺利，然后我们又继续向上攀登。

这时，太阳把一切东西都晒得滚烫，但我们穿着防护太空服，仍然觉得很凉爽。我和加尼特两人一起向上攀登着，很少说话。我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在暗暗地说，这次登山简直是件蠢事，队长简直是个大傻瓜。我自己也几乎认为我这举动有点蠢。然而登山本身带来的乐趣，以及想到我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再加上那激动人心的壮丽景色，很快就把那种念头赶跑了。

当山顶近在眼前时，我并没有特别激动。因为这座山顶我曾用望远镜在５０公里外观察过。现在，那个发亮的神秘物所在的山顶平地，就在我们上方大约５０米的地方了。当然，那件神秘的东西有可能只是一块远古时候掉落到月面的流星碎石而已。

最后这１５米必须利用登山索才能上得去。我们把登山索使劲向顶上扔去，第一次没有成功，登山索连同其头上的金属爪钩轻飘飘地慢慢掉下来了。我们又扔了一次，这次成功了。

加尼特瞧着我，眼中流露出焦急的神色。我明白，他是想第一个上去。我隔着太空服头盔前面的玻璃，对他微笑了一下，同时摇了摇头。然后我稳稳地抓住了登山索，开始了这最后的攀登。

我穿着太空服，即使这样，我也只有１５公斤或者２０公斤重，用两只手就可以拉着绳索把自己提上去。我爬上山顶以后，喘了喘气，就向加尼特挥手示意。这之后，我站直了身子，向四下里观望。

直到这时，我对在这儿能否发现什么新奇的或非同寻常的东西，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说真的，我对是否值得到这儿来开始怀疑了。

我终于站在那块很平的大岩石上了。这块岩石大约有３０多米宽。它的表面曾经是很光滑的，由于千百万年来流星的冲击，形成了许多洞孔和印痕。岩石的表面这么光滑，看起来不象是天然形成的。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某些有智慧的生物为了把这块岩石作为放置那块发亮的东西的支座而把它凿平的呢？现在那块发亮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它足有两人多高，呈三角形。从外表上看象块宝石，闪耀着奇异的光彩。它牢牢地固定在这块平坦的大岩石上。

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只是看着它，觉得新奇而已，没有别的想法。但紧接着，我感到一阵狂喜。是的，我曾爱过月球，但目前这不是激动的原因。我激动的是，现在我知道了，月球上不但存在过低等植物，而且还存在过高级生物，在月球上也曾经有过文明时期。我成为发现未知奥秘的探险者的梦想实现啦！如今，我就是发现月球古代文明的第一个人了！虽则我是在这个文明社会消失后几百万年才来到了这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开始思索存在的一些疑问。这块发亮的大宝石似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幢房子？是座教堂？还是一种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什么东西？如果它是一幢房子，那么又为什么要把它建在这样的地方呢？如果它是一座教堂……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好象看到一大群绝望的祭司，在向他们的神明祈求，但是他们只能眼看着月球一天天变得干涸，有生命的东西一天天减少。

我又向前走了十几步，想看得更清楚些。可是我心里又有点害怕，不敢太靠近它。我努力思索着，能做出这样一件东西的那个文明社会，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使我想起了我所见过的古埃及留下的伟大奇迹。

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这时才看到了真正使我吃惊的东西。前面我已说过，这块大岩石上到处布满了流星撞击出来的洞孔。岩石上还有一层厚厚的宇宙尘。由于月球上没有风，所以这些宇宙尘从来没有被扰乱过。可是奇怪的是，宇宙尘也好，流星撞击出的洞也好、印痕也好，它们都只到这块“大宝石”周围的一个圆圈处，往里就没有了。好象有一堵无形的墙壁，把它保护得好好的。

我听到无线电话里叫喊我的声音，这时我才想起，加尼特还留在下面呢。我摇摇晃晃地走到悬崖边上，叫他也爬上来。我又回到了原处，向着宇宙尘中的那个圆圈走去。我拾起一块小石子，轻轻地向那块“大宝石”扔过去。说也奇怪，当石头到达圆圈那儿时，它再也不前进，却慢慢地掉下来了。

我就想，这块发亮的大宝石似的东西，不是座房子，而是一架什么奇妙的机器，它能保护自己。

加尼特已经爬了上来，这时静静地站在我的身旁。我转过身去看了看他，见他注视着那神奇的东西，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仿佛忘了旁边还有我。我也就没有打扰他，独自走到悬崖边上，想清理一下思路。我俯视脚下，可以看到月球的“危海”，我抬头向上，看到被群星围绕的地球。

突然，我的想法又完全变了。在我刚发现这奇异的“宝石”时，我想它可能是月球上远古时的人建造的。可是我现在又想，它一定是到月球上来的访问者们建造的。我们已对月球作了２０多年的考察，除了找到一些低等植物外，一直没有发现什么有生命的迹象。假如曾经存在过一段文明时期，它决不会仅仅留下一件表明它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从我在山顶上获得重大发现的那一天起到现在，又２０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弄明白那块可爱的“宝石”是什么东西。他们为了研究它，把它弄碎了，我还见过一些碎片呢。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 《危险的发明》作者：西里尔·Ｍ·古帕塔

方陵生何志鹏译

我躺在囚室里，孤独、颓丧、耻辱，像一堆行尸走肉，生不如死。我的雄心和抱负，使我成了世界的毁灭者和终结者。

昨天他们带我出去放风时，我看见我的家乡新德里，曾经繁华的大都市，已是一片断壁残垣。极目望去，一堆钢筋水泥的废墟，就像一个个黑黝黝的巨大的怪物，废墟中不时冒出电火花，从地面腾向天空。

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坟场，死伤者不计其数，到外都是腐烂的尸体，有人虽然还活着，也是奄奄一息，要不了多久，也会成为尸体，渐渐腐烂。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我而引起的。

一

一切都是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开始的。冬日将尽，难得那天阳光明媚，风刮来时仍有刺骨寒意，但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样美好的日子，即使是天堂的永生我也不愿意与之交换。我精神抖擞地走在大学宽阔的林阴道上，心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美好的一天。”

我的母亲是瑞士人，父亲是印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我的才华丝毫不逊于父亲。我向站在走廊里的几个研究生点点头，他们以敬畏的眼光看着我。我受到这样的尊重完全当之无愧。三十六岁的我，已经是大学物理系主任了，这个地位是我通过在亚原子粒子结构领域内不懈的努力和所取得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争取来的。我的第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后，一举成名。赞扬和认可之声纷至沓来。在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天生就是成大器、做大事的人。

我走进电梯，准备上楼，想起了近几年的奋斗情景。在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光环下，我得到了政府的拨款，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去追求我的研究梦想。后来，政府拨款越来越少，但我明白，我的研究课题对我的国家有多重要，我用尽了各种市场营销策略来推销自己，说服政府继续为我的研究项目投资。

“放下我的研究工作，来跑拨款，这不是一个科学家该做的正事。”我拍拍我的金色玛蒂兹——我喜爱的车， “真是没道理，我怎么能将这些物质的东西——我的车，还有我的计算机，都当成活生生的家庭成员了呢？如果别人知道我给它们都起了人性化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将我送入疯人院的。被人看做一个疯狂科学家倒也不错。”我为自己的这些想法自嘲地笑了。

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父母都过世了，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结婚的念头从来没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我独自一人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的公寓里，过着富裕奢侈却相当平静的生活。

我开着自己的车向前驶去，兴奋的感觉无以复加。所有这些年的不眠之夜终于得到了回报。我的实验成功了，不用任何承载工具，我可以在瞬间将一块方糖运送到屋子的另一头。“物质传送机”的样机已经完成，我正在去见总理的路上，我要将所有详情向他报告。

我一边开车驶向总理的宅邸，一边想着我的发明。物质传送机的构思来自科幻小说，一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运作方式的机器，我的这一发明可与轮子的发明相比拟。

我顺利进入总理宅邸，两分钟内，警卫对我的身份核实完毕，显然，他们正在等我到来。我被引到这幢富丽堂皇的豪宅尽头处的一间办公室里。总理坐在一张硕大的红木椅子上，正与一位年轻的助手亲切地交谈着，此人是交通部长。总理做了个手势让我坐下，然后继续他的谈话。

总理已经很老了，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布满了岁月的沧桑，更衬托出他位高权重的身份。看到交通部长也在那里，我有些惊讶。我和总理的这次约见是非常机密的，除了总理本人，没有人知道我这项研究的性质。

“罗纳德·霍斯拉，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嗯？”总理以他特有的方式开口道。

“请叫我罗恩就行了，总理阁下。不仅仅是一个好消息，是一项将产生重大变革的发明。”

“真的？我早料到你会大获成功的。政府可是给你的研究项目投入了大笔资金。”

“我的回报决不会少于那个数目。很高兴能有幸向您汇报这一发明的详情，如果……”我说着，眼光却看向交通部长。

总理不解地盯着我，突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哦，我想你们早已认识了，普拉卡什·米塔尔，我们的交通部长，最新提名为我的继任者。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尽管知无不言，请继续说下去。”

“既然如此，我就开始吧。”我说，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总理和他的助手都不是搞科学工作的，我知道我得从头说起。

“我想你们一定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的，而原子则是由亚原子粒子构成的，无论是桌子这样无生命的东西，还是我们人类这样的生物体，都是一样的。你们一定听说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吧，该理论认为，物质的自然形式无法超越光速，即便能够接近光速。”我戏剧性地停顿了好一会，站起身来，“也就是说，如果是以常规方式的话。”

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我走到屋子中间，说道：“但我的方法，你们看，稍稍偏离了常规。”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方糖，“看见这块方糖了吗？用通常的运输车辆等工具需要某种能量，才能将它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而‘物质传送机’则不然，它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却是将方糖本身转变成能量。”

我看着他们，想听听他们对此的评论，但他们都没说话，于是我继续往下说：“物质无法达到像光速那样的传送速度，但是能量可以，我找到了将物质转换成能量，又从能量再转换成物质的方法。我的‘传送机’实际上是将物质转换成一种新的亚原子粒子，我将它称为‘Minuton’，传送机可以将其安全地发射到任何地方，然后在瞬间再组装成原来的物质形式。这台机器使用一种反电磁束……”

我的叙述被掌声打断。总理和他的助手用力鼓掌，总理脸上绽现出笑容说：“你不必详述技术上的细节，我对那些一窍不通。祝贺你的成功，你的发明将使我们国家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你把成果演示给我们看。”

“我可以来安排。”我说。

总理穿了全套安全防护服装来看我的实验，这次我传送的是一只灌满了茶水的茶壶，而不是一块方糖。那天，当茶壶再现在屋子的另一头时，总理睁大眼睛，显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态。我再次体验着飘飘然如入云端的那种感觉。

“你能造出像人那么大的传送机来吗？”总理看了我的演示后问道。

“我可以将它们造得更大，要多大都行，大得足可以运送重型机械。大小方面没有限制。增加的费用也不会太大。”我说。

“真是奇迹！如此说来，我们立刻可以将你的发明投入批量生产了。”

交通部长若有所思地盯着传送机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他转向我问道：“罗恩，你有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事？”

“没有，还没有。”我说。

“你一定明白这一发明的敏感性以及它将引起的轰动效应。我们不能让别的国家知道，明白吗？”

“当然不能。”我听得出他在暗示什么。

“那就好。罗恩，我希望你能保守这个秘密，你研究成功的事不得透露给任何人，在得到总理办公室的解 密通知之前，连你的家人也不能说。”

“我没有家人。你不用担心，米塔尔先生，我爱我的国家，丝毫不逊于你。我决不会做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他竟然怀疑我对自己祖国的忠诚，这让我真的很气愤。

“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没有人怀疑你的爱国精神。如果你这么想，我很抱歉。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比较敏感，如此而已。”他在椅子上不安地挪动着身子。

“谢谢，我会牢记在心的，阁下。”我尽量以冰冷的口气说道。他的不安让我觉得解气不少。

总理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于是站起身来，说：“我们得走了，罗恩，在走之前，我很高兴地任命你为国家科学研究院院长。你可以将你的实验室搬到研究院，和我们国家其他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

他们热切地同我握手，真诚地祝贺我成为我们国家最负盛名的科学研究院院长，我终于梦想成真。

突然，总理又说道：“哦，还有一件事。罗恩，希望你能尽快将完整的研究资料交到我的办公室，我需要进行技术可行性认证。”

“当然。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我就送过去。”

二

第二天，我就搬到了国家科学研究院，宽敞的办公室，很大的书房，还有最好的研究设施，这一下有我忙的了。我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情进入新的角色，与我手下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交谈，交换对量子理论的心得，并对实验室的现有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忙碌之中，我一点也没注意到，事情的发展有点不对劲，直到有一天，我才突然想起。

从我给总理演示我的传送机那天开始，整整两个月时间过去了，关于传送机项目的进展音讯全无。我决定问一下怎么回事。我拨打了总理留给我的电话号码，但他总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他的秘书答应等他回来转告。

我明白，我只有耐心等待回应。突然，我想起了一个人，交通部长。他一直和总理在一起的。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是他本人亲自接的电话。

“嗨，我是罗纳德·霍斯拉，你还记得我吗？”我问。

“罗恩，”他笑了，“这是什么问题啊。谁能忘记你啊，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谢谢。对了，好多天了。我不知道批量生产传送机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哦，有许多手续要办。罗恩，耽搁是难免的。有许多工作要做，申请专利、登记注册、技术可行性研究、人员培训等。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人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了。”

“那你知道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呢？”官场上的繁文缛节真让我恼火。

“这个我就不太好说了，罗恩，大概还得过些天吧，有什么进展，我会随时通知你的。”说着，他就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琢磨。显然，政府已经对这个传送机项目失去了兴趣。可是为什么呢？交通部长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我打给总理的电话也一直得不到回应。到这个月又快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不对头，这件事一定在某个偏执狂的手里被卡住了，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有人试图窃取我的发明成果。

我不顾一切地又给总理打了电话。

“对不起，他正在忙。我让他有空的时候给您回电话好吗？”电话那头的人还是用那一套惯常的方式打发我，可这一次我不会再买他的账了。

“听着，先生，这个星期我已经是第五次打这个电话了。你有没有告诉总理是我给他打的电话？”

“我告诉他了，他有空会给您回电话的。”对方口气有些咄咄逼人。

我愤怒得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是这样的吗？希望他很快就能有空，因为这事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他不回我的电话，我们的国家将失去利用一个重大发明的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有可能让其他的西方工业大国走到我们前面。”

片刻的沉默，对方说：“我尽力而为。”然后挂了电话。

五分钟后，我终于与总理对上了话。

“嗨。霍斯拉先生，我刚听说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这阵子太忙，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回电话，不过请相信我。我忙的正是你的那个项目。”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打招呼，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

“没关系，阁下，我只是希望能让我知道进展情况。”我为刚才的急躁行为略感歉意。

“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时将情况通报给你。今天晚上我们将召集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国防专家来讨论关于传送机的事情。你愿意来参加吗？”

我礼貌地答应了他，但心里却嘀咕着：“这时还问我愿意不愿意？真是奇谈？”

“那么七点整到我办公室，会议七点半准时开始，我还有话和你说。”

三

我在办公室里等了三个小时，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三个小时。晚上七点半我准时到达总理办公室，就立即便被引到了会议室。

“哎，罗恩，请坐这里。”他以很随意的口吻说道，是个好兆头，“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传送机的投产遇到一些问题。”他的话就像一记重锤击在我的心上，不，比重锤还厉害几分。

“什么样的问题？我已经做了全面的研究，所有的组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而且价格也都很便宜。”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我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我说的不是实际的生产问题。是这样……我咨询了一些有关专家，他们对大批量生产传送机表达了某种忧虑，他们说，这将会迈出危险的一步。”

“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专家？”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先保持镇静，先听他们说完。”

我怀着不安和愤懑的心情参加了会议。除了总理和交通部长外，会议室里还有两位，一位是身着戎装的将军，另一位我认识——印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拉蒂凯恩特·巴苏。说心里话，我恨不得将第一个胆敢对我的传送机计划可行性提出质疑的人撕成碎片，但我还是决定忍耐片刻，先听听“专家们”是怎么说的吧。

“毫无疑问，传送机是运输方式革命化的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它对世界经济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拉蒂凯恩特最先发难，“经过我的分析，传送机的投产将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后果至少将持续一百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重大工业都将受到永久性的毁灭式打击，失业率将飙升到百分之八十。除非世界人口从目前的六十亿下降到四十亿以下，否则这种局面将无法得到改观。”

“简直是一派胡言，真是昏了头，你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些数字来的！”我实在按捺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请原谅，霍斯拉先生，虽然我很尊敬你，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和你的一样，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巴苏对我怒目而视，“你有没有想过，世界经济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缺乏直接的接触。你明白吗？不明白？那好，我解释给你听。

“消费者所购买的所有东西都是厂家生产出来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地区之间的距离，以及缺少直接的沟通方式，厂家无法直接向消费者供货，进口商、批发商、经销商以及商店店主，各自为人们提供某种服务，这样顾客才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辅助环节，比如运输部门和各种运输工具、运货商等，他们都是靠运输物质为生的。”

“现在来想象一下有了传送机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你想要购买任何东西。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由制造厂家通过传送机在瞬间直接发送到你家里。你可以联系到任何厂家，无论距离有多远，无论是在中国或在非洲丛林，还是在地球北极，传送都没有问题。”

“在货物从工厂到你家的这一过程中，约有五个家庭会因为传送机而失去生计。传送机的出现，将会无法逆转地摧毁整个运输行业。铁路、航空、公路运输都将彻底瘫痪，因为没有人再需要它们。传送机还会毁掉一些地区性的企业和一些中小企业，原先它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与较远的大制造厂商相比，它们具有不需要额外的运输费用和耽误较长时间的优势。约有十五亿在非制造产业工作的人将失去工作，失去的这部分产值，也将是一个以万亿美元计的天文数字。”

“政府也将失去大量税收。货物的进出口将失去控制。不可能再收到进口税，也不再有什么关税，因为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由厂商直接送往顾客家里。政府根本无法监管。一百二十年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字，霍斯拉先生，有时我真怀疑，人类是否还能从这种经济衰退中恢复元气？”巴苏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我呆若木鸡，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这不可能是真的，真的会这样吗？”

“恐怕我们还有更糟的消息要告诉你，罗恩，”这次是总理开口说话了，“巴尔吉恩达·辛赫·拉托尔将军还没有介绍他的分析结果。”

“蒙您允许，阁下，我就说一说。”将军说着站起身来，“正如巴苏先生所说的，传送机的出现将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这是我们预测安全危机的基础。你们是否注意到，工资水平的些微下降，甚至工资增加的速度稍有滞后，都会导致工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毫无疑问，那些因传送机的出现而失去工作的人肯定会走上街头，他们会组织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也许用不了多久，还会酿成动乱。根据巴苏先生提供给我的统计数字，全国就业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将失去工作，如果发动暴乱，以其人数之众，局势将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实行宵禁，那也意味着其他能够运作的产业也将停产，其连锁反应带来的危害，所有人都无一能够幸免。”

我最大的发明成就被无情地撕成碎片。我无法再听下去。我紧闭心扉，听而不闻，此刻。周围的一切对于我来说，似乎都已经不再存在。

“罗恩！罗恩！”总理不断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让我从麻木中惊醒。他摇晃着我的肩膀，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关切，说道：“你还好吗？没什么事吧？”

“很好。我现在没事了。”我努力地镇定自己。“先生们，我明白了。这事就这样了结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生产什么传送机了。”

“谁说不生产的！”另外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什么？我……我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是拉蒂凯恩特·巴苏最先发言：“我们只是将预见到的传送机批量生产后的后果摆一摆，我们并没有说我们不打算批量生产传送机。”

“你们已经预见到了它将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它将毁灭整个人类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还会想着批量生产传送机呢？”

“恐怕我们别无选择，霍斯拉先生。”

“什么意思？”我质问道。

“你既然已经发明了传送机。这就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愿面对它。可以想象，在未来某个时刻，别的国家也有可能发明它，而别国也许会毫不迟疑地大批量投入生产。”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如果其他国家制造出了传送机，对我们所造成的破坏将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来制造它。”

“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制造它啊！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世界的破坏者呢？我退出传送机批量生产项目。”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曾是生产传送机最大的支持者，现在那么快就成了最强烈的反对者。

“罗纳德，你是一位科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巴苏现在显然带着一种恳求的口吻说道。“知识是无法永远被压抑着的，传送机的秘密迟早会被人发现，破坏迟早是无法避免的。到那时谁也无法阻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无论这段时间有多长，人们会适应，文明会在有传送机存在的社会中逐渐恢复，人类的生活将重新走上正轨。”

“可是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我说。与其说是在问其他人，不如说是在问我自己。

“不要这样自怨自艾，霍斯拉，”巴苏口气尖锐地说道，“你抢在别人之前发明了传送机，已经做出了大贡献，我们将在世界上占据优势。”

总理也开口说话：“我们正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罗恩。如果我们生产传送机，我们将成为文明的破坏者；如果我们不生产，我们将成为传送机的牺牲者。形势所迫，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往前走下去。不是吗？”

“再说，我们有周详的计划。”将军突然发言，“我们无法阻止它对经济和文化产生的巨大震荡作用，但是我们可以预先做些安排，将世界在危机时刻所产生的破坏降低到最小限度内。巴苏先生计算过，如果我们的计划成功，整个世界将在二十五年内重新走上正轨。在我们有生之年将能看到这一天的，霍斯拉先生。”

“那怎么可能？”我说。

“建立一个严格控制的统一政体，”将军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要将整个世界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

我惊骇莫名：“你是说……”

“取得世界统治地位。”将军的声音变得更加严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简直是疯了。我决不介入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中。”我几乎是在咆哮。

“你已经介入其中了，罗恩。你无法避开它。猫已被放出袋子，而这只猫并不是猫，它是一只虎。”总理说。其实，他说得没错。

四

我只得认了，也许对世界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我尽力协助总理，以避免即将来临的破坏。计划很简单，将整个世界成为一统天下，以避免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建立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压制可能发生的暴乱，同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公共福利机制，以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

我们等待了十五天，整个战略正在加上最后一笔，一切措施都已准备就绪。

终于，在我发明了传送机三个半月之后，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发明，准备就绪的第一对传送机向世人演示了将活人从德里传送到孟买的奇迹，整个世界立即为之欢欣鼓舞。我在自家客厅的电视里看到了这一切，人们称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

后来，我受邀参加各种会议，地球上各个科学协会都吸纳我成为会员。我还被提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每个人都认为诺贝尔奖的桂冠非我莫属。关于我的过去，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被人发掘出来并大肆渲染，人们津津有味地读着报纸媒体上关于我孤寂的个人生活的报道。似乎那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我得到了长久期盼的声誉，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我只想回到过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安宁而平静地生活。

政府以我的名义为传送机申请了专利，以高昂的代价向别国出售传送机，并故意供货不足，让其他国家你争我夺。为了不使其他国家获得太多的传送机，借机进一步抬高价格，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我的国家里，实验室纷纷建立起来，科学家们无情地完善着武器弹药，军队开始了新兵征募计划，为战争做准备。不久，新兵训练营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外都是情绪激昂的新兵。

由于拥有传送机的专营权，我国政府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传送机的供应突然中断，因此，当政府向其他国家大量购买战争武器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好几个国家甚至提出以供应武器为交换条件。换取更多的传送机。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就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我们拥有了以色列的枪炮、俄罗斯的潜水艇、德国的坦克，以及来自美国的战斗机。各国都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防卫工具双手奉上。

五

从传送机发明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个月，我们参加了总理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还是原来那几个人：我、将军、经济学家和普拉卡什·米塔尔。发言者只有总理一人。

“先生们，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所有的努力已大见成效。在我说话的此刻，我们的士兵正在世界二十三个主要国家发起政变，如果一切按计划实现，我们将完成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什么？怎么做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真的是太惊骇了。

其他三个人都微笑起来。然后，总理继续说道：“这不难，罗恩，在我们散布到世界各地的传送机里，我们都安装了一个小小的监控部件，因此每一台传送机位于世界何处，我们都一清二楚。早先。我曾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各赠送了一部属于他们个人的传送机。如今，我们的士兵们使用这些传送机的坐标定位，正在抵达各个目的地。”总理看着表，“五分钟后我们将获得详细的情报。”

“这么说，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我说。

“不，罗恩，实际上，一切才刚刚开始。”总理道。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会议室里寂静得可怕，偶尔可听到坐在椅子上的人双脚发出不安的挪动声。总理端坐着，双手放在会议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指甲。我有一种忍不住想要说话的冲动。但是肃穆的气氛迫使我将话卡在了喉咙里。

突然，门被打开了，总理抬起头来：“巴蒂将军，你带来了什么消息。”

将军走进来，这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名职业军人。

“总理阁下，我的任务已经部分成功，除了三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已投降，我们准备向那三个国家发动战争。我们的军队正严阵以待，我们将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要极其谨慎，将军，稍有失误，我们将付出重大的代价。”

“我会的，阁下，为这一时刻，我们准备很久了。”他停顿片刻，“核武器已经布置完毕，只等您下令，阁下。”

“核武器？你说核武器？”我问。

在这场战争中，动用核武器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总理转向巴蒂将军，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按原定计划执行，将军。”

将军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转身离开了会议室。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当我再次开口时，声音已经嘶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你们不能投原子弹，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对不起，罗恩，但是我们只得这么做。我们准备投向巴基斯坦的几个核武器基地。”

“什么？你不能这么做，你这个恶魔，你会杀死数百万人的。”我太愤怒了，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

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看着我，脸上露出恐怖的表情，但是没有人说话。总理的神情看上去很受伤，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不是恶魔，罗恩。这些核武器只有很小的杀伤力，只足以摧毁我们要攻击的目标。恐怕会有人伤亡，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但是为什么要用核武器？”

“罗恩。世界上只有八个国家有核武器，每个人都知道核武器可怕的破坏力量。我们动用了核武器，是向世界表示，我们准备无所不用地将战争打到底，这样至少可以威慑一些小国家向我们屈服。”

“你的这些理由我不能认同。核武器太危险，决不能使用，即使是在战争中。我要求你立刻停止这一行动，就是现在。”我站起身来，用最大的声音吼叫着。

但是没有人站在我一边。

六

我被抓了起来。我不能出去见任何人，但是他们允许我可以看报纸、看电视，对于以后发生的一切，我只能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我们的核武器杀死了数千人，可是总理的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好几个国家在核武器的威胁下只得投降，俄罗斯得知了我们的目的之后，自愿与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利用传送机的威力，占领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基地，但仍然有几个国家宣称要誓同“新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我们庞大的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极其缓慢，比政府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抵抗力量的轰炸机每日也在轰炸印度，有的甚至深入到了新德里，只不过每次到最后他们都注定要落败，因为我们的军队可以利用传送机直接将士兵发送到敌方的战机里，消灭他们，甚至俘虏他们，用他们当人质，来对付敌方。

出售给别的国家的传送机都已失去效力，所有的天平都倾向我们这一方，敌对方永远也无法知道，不知什么时候，会凭空冒出一队士兵来，将他们打成碎片，他们生活在恐惧中。

是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是得胜方，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世界已是满目疮痍，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人们的心中没有一丝希望，没有一缕阳光。也许要经过好长好长的时间，才会有人想起将世界文明的脚步推向前进。

这场浩劫都是因为我——“人类的杀手”，抵抗力量的人就是这么称呼我的。我心甘情愿地被困在囚室中。唯有死亡才能让我获得解脱，我会耐心等待死亡的到来，我每天都在祈祷，在世人的记忆中不要把我当成一个魔鬼，我不是魔鬼。

# 《威尔的成长》作者：大卫·赫尔

一

他们将他从家中带走，因为他在幼儿园闯了大祸。

法院的人告诉他父亲，杰米死了，但不仅仅是杰米死了。如果只是一件凶杀案，那么警车就会穿城直接把他载到贝尔维尤少儿精神病院去，而不是载着他北行，经过波基普希，来到四周围着高墙的哈尔登联邦学校。

不对，确切地说，他并不是故意杀害杰米。在他看来，卡瑞姆、阿布勒尔和达尔文都更是罪有应得的小霸王，但他最终的选择却是将杰米推下窗去。

“不对。”他告诉鲍尔斯博士。说话时他嘴里还包着麦片糊——麦片糊是他最爱吃的零食，从生下来一直吃到现在。威尔刚满5岁。

“哪里不对，威尔？你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

“他不对，我是说杰米。你要知道，不对。”

“杰米怎么不对？我有点糊涂了。”

威尔摊开双手，想表达自己的意思，可是字眼却像小鱼儿从他的手指间溜走似的无从把握，又像他弄来圣诞节享用的黏糊糊的绿色小食品从他的嘴边滑走。他脑子里的意思过于深沉，不知如何说出来。他想告诉博士，自从杰米来后，幼儿园因他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也并不是说像你猜想的杰米在幼儿园的走廊上、操场上横行霸道。杰米这小子可狡猾了，他从不亲自出面，而是借其他男孩的手干坏事。然而，威尔却感觉得出是谁在操纵这一切……这家伙只是瞟阿布勒尔一眼，一句话也没说，阿布勒尔就平白无故地去狠揍小班的孩子……有时他怂恿卡瑞姆，使他懵懵懂懂地去把莎娜的裙子撩到头顶，又把她的短裤往下扯到膝盖，弄得那小女孩哭哭啼啼，摇摇晃晃地跑去告状……或者他轻轻地戳一下达尔文就跑开了，几小时后便会发现在玩堆沙游戏的弗里德和温诺拉气呼呼地红着眼睛。

杰米可真坏。他做了好多坏事，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坏在哪里——孩子们、老师们、他的父母和别的大人都没有看见过。他们都认为杰米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孩子，可能还有点内向，因为他来自一个有心理障碍的家庭，而且又是新搬来的，人生地不熟。只有威尔看出了真相——这是他的天赋，他的特异功能，他能洞若观火，看穿事物的核心，只是说不出所以然来。这天赋甚至并不表现在威尔发现杰米是一个“恶毒的社会肇事者”——杰米死后医生检查他的心理档案时，威尔偷听到医生用这个术语形容杰米——其实，威尔对杰米是什么人并不关心。他所知道的是，杰米到来之前幼儿园一切正常，挺好玩的，孩子们相互也处得不错。可是杰米一来，就老出岔子，干扰这里干扰那里，搅乱了幼儿园的正常秩序，再也不好玩了。这是需要改善的状况。

交谈解决不了问题，正告也于事无补，打架、消极抵抗、逃避也统统没用。对付杰米只有一个办法，威尔凭直觉知道是什么办法。这又是他的天赋。

“杰米是个坏孩子，”他嘟嘟哝哝地竭力解释，嘴里塞满了麦片糊，“他不听话。他满不在乎。他长着一双鱼眼睛。”

威尔在话里大体上表达出了这样一个意思：杰米能看穿你，可对他来说你却仿佛不存在似的。杰米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内心和一些关键的地方不是人。他有人的躯体，但躯体深处却蛰伏着非人的东西，这就是出岔子的原因。

“要知道，”威尔接着说，绞尽脑汁想说出他的直觉来，“杰米不对劲。就好像……这个，”突然他灵机一动，跑到玩具架前，拿来一张棋盘给博士。棋盘上布满形状各异的孔，孔里塞着相应形状的塑料棋子。只见他拿起一只三角形棋子，用力塞进一个正方形孔里，迅速将孔挤得紧紧的。“瞧！”威尔大叫，“这就是杰米。”

“这个三角形吗？”鲍尔斯博士不解地问道。

“嗯，嗯！他给陷住了，也把我们都陷住了。”

威尔说着又跑回玩具架，拿了一把塑料榔头。他对准三角形棋子，使出全身力气敲去，将棋子直端端地敲出方形孔，飞到屋角。

“瞧，”他回想起当时窗口的情形，粲然一笑，“是我修复了他。”

二

哈尔登联邦学校不同于其它任何学校。这儿没有一个老师，一个大人，只有机器人看护；也没有任何课程，规章制度，必修课，选修课，考试和成绩单；没有数、理、化以及社会学科等分科很细的课程。学校的全部课程只有猜谜游戏解惑：室内游戏、室外游戏，个人游戏，集体游戏，体力游戏，智力游戏，猜字谜游戏，棋盘游戏，计算机游戏，七巧板游戏，技能游戏，运气游戏，纯智力游戏，万年古游戏，昨天才发明的新游戏——强手棋扑克牌象棋跳棋足球捉迷藏麻将牌画连城游戏桥牌游戏跳房子游戏曲棍球——数不清的游戏，玩不尽的游戏。

威尔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起就爱上了它，当时从警车上下来一位机器人护送他穿过一道道巨大的门，沿着大理石走廊来到他的新房间。屋里，他的床上放着一张纸条，欢迎他来到哈尔登学校，并且了提个问题：

只用４条直线，笔不离纸，也不回到任何一条线上，你能将这９个点连接起来吗？

···

···

···

他当然能够，而且几秒钟就完成了，这是对无所不在的监视摄像机证明，录取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对他本人来说，只觉得这儿将有好玩的，的确很好玩的东西，好玩得可以忘记他自己和其他孩子，好玩得不想离开校园。只是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家人朋友，也不能直接跟他们通话了。

总而言之，威尔被直接带到了天堂，至少对孩子来说是天堂，尤其对威尔和像他一样的孩子来说更是天堂，因为他们迷恋游戏，玩游戏甚至不是为了胜负，而仅仅是为了体验探索其中的奥妙：寻找游戏规律，也纯粹是为了好玩。他们玩游戏入迷了，从黎明玩到傍晚又玩到深夜，平时玩周末也玩，饭前玩饭后玩吃饭期间也玩，一个人玩两个人玩三个人玩几百人聚在一起也玩，独自玩分组玩，面对面地玩在计算机网上玩，彼此对玩与机器人玩，用棋盘玩棋子玩纸牌玩球玩阴茎玩打记号玩一无所有也玩。

玩的东西太多了，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使人忘掉了哈尔登的异常之处，使人只看到学校的表面，而从不问个为什么，甚至忘掉这里没有大人，只有机器人，没有一个年龄超过１２岁的孩子。

至少在自己长大之前是这样的。

威尔满１０岁的时候，对１２岁还纯粹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在他满１１岁时，下一个生日似乎依然远在天边。然而，６个月后的９月８日似乎就近在咫尺了。

人人都知道他们在学校里做些什么，再简单不过了：他们的工作就是玩，这是玩的过程。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呆在哈尔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关于全体学生，校园里盛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里充满了宗教般的激情，那就是他们是特选的精英，从小就被选进这片希望之地。可没人能解释挑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头天夜里满12岁的孩子还睡过的那些空荡荡的房间让人感到茫然。

威尔渐渐长大了，有一点是他必须知道的——

有多少孩子从这里毕业了？

多少孩子没能毕业？

三

威尔一觉醒来，一切都变了样。他睡在一间陌生屋子里的一张陌生床上，穿着陌生的衣服。

肮脏的灰色墙上挂着一只破烂的金属镜子。他照镜子，发现一张陌生的面孔正注视着自己，是一个金发碧眼瘦鼻惨白嘴唇的陌生人。他是个白人。

那人的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你的名字是艾里克·史密斯。你因放火烧你的养父养母而被送进金斯县少年工读学校。这里出了问题，等你去解决。

纸条被揉成了碎屑。

这时候，房门砰的一声撞开了，冲进来四个男孩，清一色粗糙的褐色涤纶服装。其中两人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臂，另外两人朝着他的腹部和脸一阵暴打，然后将他扔在水泥地板上，扬长而去。他倒在血泊中，血混杂着呕吐秽物和被打掉的牙齿。

似乎过了很久很久，房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位身穿社会服务局橄榄色制服的胖子。胖子抓着威尔的头发，将他的头从水泥地板上提起来，用手指掰开他的一只眼睛。

“欢迎来到金斯县，威尔，我的孩子。这就是你的家。不过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我名叫华伦·克拉普，是你的学监，或者干脆叫我先生吧。我想让你知道我读过了你的档案，你对那些想受惠于你的人所做的一切我都了解。你还记得他们吗？反正你做了。另外，不用说，是我叫了那几个孩子来让你舒服舒服的，看来，他们干得挺不错的。有什么问题吗，孩子？没有，我想没有。”

克拉普学监松开手，威尔的头砰的一声碰回到地板上。学监把嘴凑近威尔的耳朵，轻声说：

“去把身上洗了。第一节课半小时后就要开始了，我可不想迟到。”

金斯县少年工读学校有４座灰不溜秋的楼房，建在一座光秃秃的四方院落周围。里面住着１５００名孩子，年龄从１０岁到１８岁不等，男孩子住在北翼和西翼，女孩子住在南翼和东翼。尽管名义上这是一所学校，但实际上徒有虚名已数十年了。这里更像一座监狱，虽然每一位孩子——每一位囚犯——每天都必须上课。

威尔垂着头，紧闭着嘴。他活了下来。头几周的生活恐怖如地狱，他之所以熬过来了，是因为他对曾握在他手里的那张纸条记忆犹新。那不是一场梦。他没有被遗忘，他没有被打入地狱，他没有失败。他肩负一项使命，但要由他自己去发现是什么使命。

威尔让这个地方特有的节奏进入他的大脑。首先，他摒弃任何有意识的分析或沉思，然后让自己的特异功能吸进这个丑恶地方无处不在的游戏规则，并且在他的大脑深处，在那个超越智慧理性意识的奇特空间进行梳理。

随后，他去求见玛琴特校长。

女校长高高个子，身材笔直，神情冷峻。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从中分开，整齐如几何形状。一身退色的橄榄色制服，连皱折也整整齐齐的。然而，她的眼睛深处却有几分疲乏，几分倦怠，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个性深深地丧失在里面了，或许这是她１０年前或２０年前或３０年前，在受到自己亲身经历和社会服务局的腐蚀之前，在磨去棱角之前，在学乖之前曾经当过教师的精神吧。她冷冷地打量着威尔，她的脸如同横在他们俩之间那张金属办公桌一样毫无表情。

“给你两分钟时间解释你求见我的原因。”

“求求您，夫人——”威尔感到自己的脸在抽搐，眼睛噙满泪水，声音哽塞。他必须直抵她的内心，必须释放出她昔日的人性来。

“求求您，夫人——我想学习，但我又不能。你愿意帮助我吗？好吗？”

这哀求凄凄切切，催人泪下。确切地说，它却如一颗子弹穿过厚厚地裹住玛琴特校长灵魂的陈年迷雾，穿过不信任的屏障，直达她的心灵。威尔看见了效果，看出了他的话对她产生了作用，尽管她故作冷漠。“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夫人，”他恳切地说下去，“还有其他人。

和我一样的人，想学习的孩子们，想有所作为的孩子们。可我们却不能学习。至少在这儿不能。它们不让我们学习。”

“它们？这是什么意思——它们？”

“您要知道，夫人，是指制度，指目前的状况。这是一座监狱，但可以恢复成一所学校，恢复到以前的状况。这是迟早能办到的，只要有您的帮助。”

她是不是眼泪盈眶了？威尔不敢再仔细看她。

“太晚了。”

“不晚，夫人，真的不晚。改革任何时候都不会晚。”

“可是我——我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呀。”

“您也许不知道，夫人，但我知道。”

四

一年时间就将金斯县少年工读学校从一个沦落的服刑机构改造成一所比它昔日还要闻名的学校，６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全校阅读水平比该州各校平均水平高出两级，数学成绩在该城各校名列榜首。而正是威尔在怀疑恐惧的痛苦时期勾勒出来的规则带来了这一系列的变革。

他们雷厉风行，全力以赴。要知道，改革可不能从容不迫，悠悠缓缓。玛琴特校长是这场改革的主心骨，她建立了一个权力机构，引进一批异想天开、思想自由的新人，而对于拒绝改革的顽固派，无论他们多么恪尽职守，都无情地抛弃。她成了走火入魔的女人，生活在对金斯县未来的憧憬中，大刀阔斧地解构行政官僚体制，建立一个个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自我管理小组，奖励创新，冷落因循，摒弃发号施令，推行交流谈心，让人人都参与。教育董事会开始调查她的所作所为，然而，此时学校已初见实实在在的成效，并且向调查委员会展示了成果，于是学校免受干扰，继续改革。

威尔一直呆在幕后，小心翼翼地与玛琴特校长保持隐蔽关系，他与她的见面都是在纪律整顿会、咨询会或补课的公开场合。没有一个人怀疑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在金斯县没有一个人怀疑。

然而，威尔在学校第二年的一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又在另一个地方了，睡的床铺是金丝绒的，而不是他习以为常的破棉絮，沐浴在柔和的彩色灯光里，而不是受到炫目的日光灯的照射。墙上有一面镜子，威尔走上前去，久久地凝视着镜子里那黑黑的相貌。他自己的面孔恢复了。

“干得好，孩子。”

他没有听见房门打开。来客是一位中年男子，花白头发，身穿卡迪根式毛线开衫，灯芯绒裤子，一只手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另一只手伸出来。威尔迟疑地伸手去握。

“这么说来，我通过了吗？”

“以优异成绩。”

“我有点糊涂了。”

客人格格地笑了：“顺便介绍一下，我是弗罗斯特博士，阿农·弗罗斯特。可以说是你下几学期的指导顾问。”

“下几学期？”

“是做功课的时间了，威尔。让我向你解释一下吧。”

地下哈尔登由绵延数公里的回廊走道、宿舍、教室以及讲演厅组成，全都坐落在校园的地下深处。学生都类似威尔：从地上哈尔登学校毕业，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学习项目。这里除了机器人导师和人工智能外，还有教职工，课程不是威尔在金斯县所熟悉的普通常识，而是要详尽全面得多：混沌与有序理论、组织结构、领导艺术、动态系统诸原则、高级气候分析、黑格尔哲学、自然结构与人工结构的微观及宏观剖析、比较社会学与人类学、循环模式哲学、后达尔文进化论、量子力学与亚原子物理学。当然，他们仍然要玩游戏——那毕竟是掌握关键的过程。学习有小课，有大课，有讨论会，写论文，还有讨论小组。然而，唯一缺少的是考试与成绩。

“这有什么关系呢？”弗罗斯特博士说，“你不是得到就是失去，不是通过就是失败。就这么简单，威尔。所有这一切——”只见他挥舞烟斗，似乎要将整个地下哈尔登收入囊中，“从根本上来说，是多余的。”

说着博士用烟斗把敲了敲前额。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博士。”

博士没有直接回答威尔。“２１世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恐怖的世纪，”他说，口吻带着职业性的夸张，这已在威尔的意料之中，“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只凭常识是无法了解的。几百年来，也许几千年来，也许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然而，到了这个世纪我们的无知才对我们整个人类造成极大威胁，到了这个世纪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个星球以及我们人类自身真正面临灭顶之灾的可能。注意，这不是因为邪恶，这是因为无知。逻辑、推理、演绎、因果关系，我们凭借这些古老的思维工具获得了迄今为止的成就，可是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它们却显得束手无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理解整体、不拘泥于局部的方式，一种正确的方式，因为我们不能错了。”

弗罗斯特博士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威尔。

“所以就选中我吗？”

“那当然。还有类似你这样的人。我们对你的气质不了解，或者说不怎么了解，但我们希望进化会产生一种能适应我们环境变化的变异人，可以叫做新型人。这种人能够凭直觉而不是经验教训做出正确决定。这是一种新人，一种结构型人，善于洞穿事物的本质，不拘细节，能够进行四维思维，而不是线形，或者三维思维。就这些。我们给你机会，小伙子。”博士为他的双关语忍不住笑了，“你的机会是抓住未来，不受过去的束缚。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威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五

他醒来，发现一切又变了，是他满１８岁的第二天。他那瘦长的身躯是他自己的，可他的脸又是别人的了。他呆在一间单调却实用的小单间里。穿旧的劳动布工作服折叠好，放在床边一把椅子上，一双磨破的靴子整齐地摆在地板上。

他的手里有一张纸条，写着：

你的名字是迪特·玛尔。你受雇于国际采矿公司，当一名机器操作工。你还是矿工联合工会地方１１２２分会的正式会员。这里当前正在发生劳工行动，没有向外界宣布。这里出了问题，等你去解决。

纸条在他手里化为碎末。

威尔慢慢地穿上衣服，离开灰蒙蒙一大片蜂窝式楼房——一连数英里全是楼房，从崎岖不平的地面拔起，犹如阴森森的墓碑群，不用说这是工厂城，他找路来到矿井大门。全副武装的门卫检查他的身份证，并且搜身。然后，他排在矿工中间，从矿井口坐上高速电梯，下井数千米，来到他们正在开采的页岩矿脉。这是一座食物矿。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以及俄克拉何马州等地相当一部分居民靠从这里采来的岩石提取热能生存。七个月来，采矿能力还不到15％。人们在挨饿。

“他妈的。”托德·法韦特骂道。他和威尔将巨大的电动锤安到位，然后躲到爆炸保护挡板后面，大锤便开始咆哮着打隧道，碎片飞溅。“天呀，每小时才３０美元，还不够养活我的婴儿。如果他们饿得受不了，就让他们也下地狱，和我们一道挖他们的饭吧。”

说得有道理。每次下班，威尔都累得要死，虽然戴有防噪音装置，耳朵却仿佛给震聋似的，浑身给岩石碎片扎烂了，每一块肌肉都火辣辣的痛，从头到脚沾满了岩屑尘埃，尽管使用呼吸器依然从肺部吐出一口口黑痰来。然而，矿工必须付出如此可怕的身体代价并非问题的关键——千百年来矿工都对忍受苦难怀有一种奇特的职业性骄傲——还有别的原因，于是威尔屡次抛弃任何苦思冥想，让客观事实无须经过阐释直接沉入大脑，只凭直觉进行消化、评估和加工，没有偏见、逻辑、理论的制约，甚至不受他在地下哈尔登所学知识的制约——诚如罗斯特博士所言，这与他的特异功能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日光如同一缕来自天堂的光照射进来。威尔与组上同事们洗完淋浴，然后加入疲惫不堪的矿工行列，向矿井口走去。矿井口左边有一座停放公司经理们小车的停车场，停满了豪华轿车。只见一辆漂亮的银灰色罗尔思·罗伊斯轿车发动机启动，缓缓地升上空中。突然，一枚地对空导弹风驰电掣般从西边呼啸而来，击中轿车。顿时，火花飞舞，残骸坠落地面，微风送来一股股烧焦的人肉脂肪臭味，威尔身边的矿工们欢呼雀跃。

“活该，”托德·法韦特对威尔说，汽笛声在远方颤抖，他们在保安的严密监视下穿过一道道大门，“咱们每小时才挣３０美元，可那些婊子养的却开着豹牌轿车。这些日子最低工资究竟是多少？天呀，要是再少５美元，我们就只好靠偷为生了。”

尽管钱是每次工会会议上的唯一话题，尽管正在进行的劳资谈判的内容全是关于什么加班费呀，有害作业劳保费呀，危险条件补偿呀，然而钱却不是问题的症结。不，威尔洞见驱使整个局势的，是看不见说不出却左右着劳资对抗的什么势力，是一种巨大的异化感。矿工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强大的管理体系剥夺了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在这个管理体系的眼中，他们好则是笨蛋，坏则是祸水。于是，矿工们变成社会边缘人，与世分离，弄不清楚他们作为人与他们为之卖命的人以及他们养活的城市居民之间是什么关系。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社会契约动大手术。７月份，威尔被大伙推选为工会代表，６周后，他成为谈判代表。

防弹玻璃将谈判双方隔开，谈判桌的一方坐着公司经理和他们的律师，另一方坐着工会代表和他们的律师。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双方互不让步，互不妥协。虽然威尔通过数月的政治外交斡旋，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此时他却依然感到紧张，不停地咽口水。随即，他站起来，有意识地望一望谈判一方，又望一望另一方，内心的犹豫立刻消逝。他将手里的会议日程表撕得粉碎，纸屑纷纷落到地上。

“先生们，”威尔首先招呼经理们，“这样谈判毫无意义。工资并不是问题的要害，你们无论如何也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来。公司股票跌到１８个月来的最低点，你们的流动资金已经接近零，而且你们的信贷限额已经超过。即使你们愿意增加工资，哪怕一个百分点，你们也拿不出来。另一方面——”威尔对自己的矿工代表们说，“另一方面，我们的养老基金充足。因此，我建议矿工联合会收购公司２７％的股票，每股出价３６．８元，比目前的行情高５元多，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威尔正要说下去，就被一片叫嚷声打断了，于是他耐心地等待。一位副总裁向他舞着一只苍白的食指说：“这样一来，就把我们淘汰出局了，对吗，威尔？不过，相信我吧，我们会在让你们进入公司大门之前，先让公司倒闭的。”

防弹玻璃靠近威尔的这一边，工会代表们缓缓地点着头。

“走着瞧吧，柯沃尔，”一名代表对副总裁反唇相讥，“如果没有该死的金保护伞，你将会是第一个从窗口爬出去的人。”

威尔举起手来。“我说过这不是工资问题，也不是复仇问题。我们并不需要一种付出沉重代价的胜利。我们希望双方都是赢家，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让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司的股东，从而将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的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只能是一个开始。先生们，你们不会被淘汰出局的，但要获得成功，我们都必须另辟蹊径。我们必须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必须临机应变，敢于冒风险。我没有很多现成的答案，也许连几个答案也没有，可以说几乎没有答案。不过，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建立多职能的监督小组，打破公司官僚等级制，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都将报酬与劳动挂钩，允许一线的雇员独立制定生产目标，尊重他们对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的判断。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生产现场，尝一尝淌进我们从地下挖出的每一磅岩石的汗水与泪水的滋味。也许我太理想化了，也许我太天真了，但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只要我们坦诚对话，并将达成的协议付诸于实践，我们就能做到。先生们，你们有什么意见？”

威尔的目光慢慢地从谈判一方移到另一方。

“你们明白我的话吗？８个月内生产不就达到了额定能力的１０９％吗，生产成本降低了２２％吗，股票每元上涨了３０分吗？更不用说基本上消灭了生产事故以及消极怠工现象了。另外，也将结束丹佛和俄克拉何马两座城市的粮食风潮。”

弗罗斯特博士红光满面：“干得真棒，小伙子。太棒了。”

威尔耸了耸肩，对导师的赞美感到不好意思。这倒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因为他的成就不过是他的天赋，他的遗传基因，他的内在属性使一切水到渠成，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

“下一步做什么呢，博士，是学习，还是另有任务？”

这次他在地心哈尔登醒来，这座校园位于地上哈尔登和地下哈尔登下面，比它们小得多，全校只有十来个学生。

“你毕业了，威尔。从现在起，你可以走自己的路了。”

“如果我想洗手不干呢？”

“那我们会失望的，但我们不会阻挡你。不过，如果现在你不与我们志同道合，那么你对这个项目就没有丝毫价值了。”

“这正合我的心意。我已经２１岁了，博士，自从5岁起，我就一直在哈尔登。我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也是我的基因造就的。可是我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需要弄清楚。”

“那就干吧。”弗罗斯特博士将烟袋把指向空中，“我们为你敞开大门，威尔。”他眨着眼睛，“而且窗口还有一盏灯。”

威尔这才记起他站在外面，恢复了自己的真实面孔。一股刺骨的寒风凛冽如刀，刮过大厦林立的女王街，阳光消隐，瘴气弥漫。他感到呼吸困难，立刻打开呼吸器，加入到千篇一律穿着带微孔的保护服装，戴着空气过滤器的人群中去。他招呼一辆人力车，将他拉到曼哈顿去。车夫一连跑好几英里，速度不减，居然还有精神打开话匣子，真是不可思议。

“你对民主党的看法如何？觉得他们有机会吗？”

“我不知道。”

“他们当然有机会。该死的共和党人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该变一变了。”

“我看不出两党之间有什么差别来。”

“差别？他妈的肯定有差别。请原谅我说话粗鲁，先生，可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威尔强装笑脸：“但愿就是这个星球。”

然而，他感到困惑。他在切尔西宾馆租了一个房间，头几周基本上呆在屋里，在７００多个电视频道之间漫游，慢慢地适应这个他久别的世界。不，有什么不对劲。日日夜夜充斥在无线电波与光纤电缆上的数千名评论员、节目主持人和专家学者无一例外地在谈论着错误的东西、表面的现象与趋势，没有一次接近事情的真相，把握住时代的本质。看吧，巴西与丹麦之间这轮裁减武器谈判是很有趣，却没有人看出冲突的根源在于哥本哈根与巴西利亚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看吧，关心优惠贷款利率——目前是２６％——固然是有益的，但却没有人意识到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与澳大利亚大堡礁的消失以及欧洲上空臭氧层洞之间的联系。威尔一眼看出的联系却无人问津，仿佛他说的是一种不同的语言，用的是他个人的特殊词汇，除他自己之外谁也无法破译似的。

甚至连玛利亚也不理解。她是一名博士生，天生丽质，一头鬈发乌黑油亮，美貌聪慧。威尔是在一天下午与姑娘邂逅相遇的，当时他从一家咖啡店漫步到另一家咖啡店，努力让自己融合到现实生活中去。他俩在人群中一接触，就仿若一股电流将彼此接通。一个月内，威尔便搬到姑娘在第四西街的公寓房去住，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俩就开始吵嘴了。

“我不知你这个人究竟怎么啦，威尔？”玛利亚说着便从小床上坐起来，面对着他，“我谈正经事，你却答非所问。”

“我并不是有意的。但实际上事情并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简单”。

“简单？那么，你说说看，墨西哥市的豆腐价格与迈阿密骚乱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真的，威尔，我很想知道。“然而，他却无法解释，无法大声说出来，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从理性的角度，从逻辑推理演绎归纳的角度，从理论或常识的角度，他并不知道自己。

所以，他只好保持沉默。姑娘的指尖在他的脸颊上抚摩的沙沙声似乎在诉说他俩之间的鸿沟。“那么，威尔，”她耳语道，“我们怎么办？”

答案他是有的，不过这次他还是缄默不语——他毕竟懂得事情的过程，而且还能从没有答案中洞见答案。这是他的另一种特异功能。

第二天清晨，威尔便收拾行李，乘一辆经过波基普希北行的公共汽车。中午他就到了家，他有工作要做。

几天后，他又变成了另一个人。

六

首先，他是人才资源学专家哈里·华莱士，负责处理《幸运》杂志列出的１００家大公司卷入与爱尔兰和佛罗里达州权势集团的不正当交易。不幸的是，这些交易鼓励巴尔的摩和加拉加斯的工厂大量排放污染环境的废物，同时却受到这１００家大公司买通的地方法规的保护。接下来他是菲尔·斯金格，再接下来他是大卫·阿勃比，再接下来他是弗里德·塔伊，是比尔。史密斯，是杰克·斯金格。到头来威尔究竟变成多少人，扮演了多少角色，遇到多少难题，提出了多少解决方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些任务是分配给他的，有些则是他自己选择的，有一条纽带将所有这些任务系在一起，那就是愈来愈多的问题，无论表面上范围多么狭小，本质上都呈全球性特征，并且只能放在全球范围内来解决。已退休十多年的弗罗斯特博士当年的话不幸言中了——２１世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恐怖的世纪，悉尼一只蝴蝶翅膀拍一下，蒙特利尔真的就会龙卷风大作；佛罗里达州拉雷多市一个校董会的选举结果必然会诱发莫桑比克种族屠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开始担心：他的一切努力，还有像他一样从地上哈尔登到地下哈尔登，再到地心哈尔登训练出来的少数精英的一切努力——该项目设法物色到的几种新型人典型——面对一个有如全球技术文明一样迷宫般复杂的系统，是不足以拯救人类自已的。

这时候，他恍然大悟，原来弗罗斯特博士误导了他。他根本就没有毕业，仅仅是让他进行独立学习而已。

威尔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面前是一张亮铮铮的办公桌，这是一间正规办公室，四周墙上几乎挂满了政治家的照片。他从袖口伸出一双手来，手很丰满，指甲经过精心修整。

威尔觉得不必照镜子看自己长的是什么面孔，甚至不必趁夹在手指间的纸条化为碎屑之前瞟一眼——他完全知道他是谁。然而，他还是看了一眼纸条。

这里出了问题，总统先生。等您来解决。

# 《威犸山探险记》作者：[英] 伊安·卡麦隆

华弘译

南美洲南端莫里诺山的冰原雪岭中，有一座威犸山，阿根廷和智利都说这山在自己的国境内，可是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地图上根本标注不出它的具体位置来。而关于威犸山的种种传说却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有人说它是一座活火山。穿越莫里诺山的一支探险队，曾见到过火山爆发崩落的石块和覆盖在冰原上的火山灰。从在高空拍摄的一组莫里诺山照片中，能看出在这一带上空有很浓的烟雾，山间还有一个没结冰的小湖。如果没有火山活动，这烟雾是从哪儿来的？白雪皑皑的高寒山岭，湖水怎么会不结冰呢？

还有一种更为神奇的传说，说在这威犸山中生活着一群红毛巨人，他们经常下山掳掠牧场的牛羊，并残酷杀害当地居民。有人还亲眼见到过这种红毛巨人的尸体，可以绘声绘色描绘出它的样子：身材高大，皮肤灰白，全身披着绣红色的长毛，前额后倾，眉骨和下颚突出，牙齿很大，五个脚趾分开像一把扇子。瞧这副模样，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威犸山到底在哪儿？是一座活火山吗？山上真的有这种红毛巨人吗？

一、草木皆兵

圣诞节前，一支威犸山探险队来到了莫里诺山麓威犸湖畔的神鹰农场。探险队由三个英国人和两个智利人组成。队长魏德曼，４０多岁，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著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曾来莫里诺山考察过，可是没到过威犸山。５０岁出头的英国古人类学家麦伯特教授，曾见到过红毛巨人的骨架，他认为是１００万年前灭绝的一种古猿，一心想亲自证实这种古猿的存在，这次组队到威犸山探险就是他极力促成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动物系学生米彼得，是个22岁的小伙子，探察活火山和发现古猿的神秘感，使他自愿加入了这支探险队。年近４０岁，健壮、开朗的卡比拉，是一名智利海军军官。漂亮、苗条的克丽丝，是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地质系的女学生，只有２０岁；她是神鹰农场场主的女儿，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能为探险队做向导，她家的农场还可以提供劳力、马匹，为探险队搬运物资。到据称属于自己国家却没有人到过的山峰去考察，对这两个智利人来说，肩负着比英国人更重要的使命。

当地习俗，圣诞节是要举办运动会和晚会的。这次活动也正好成了欢迎远方来客的盛会。因为探险队第二天就要向威犸山进发了，所以魏德曼队长要求大家晚上早早休息，以保持旺盛的精力。可是队里的两个年轻人米彼得和克丽丝是耐不住寂寞的，他们和欢庆节日的人们一起唱歌、跳舞，一直玩到深夜两点。分手时，一个农场的小伙子问米彼得：“先生，你们是要去莫里诺山吗？”

“是啊。”

“不要去，那是个坏地方，风很大，羊失踪了……”青年农民手搭在米彼得肩上，显得很诚恳，只是酒喝得多了些，话说得不连贯，让人摸不着头脑。

“羊怎么会失踪呢？”

“被魔鬼抓走了。”

“魔鬼住在莫里诺山吗？是他们下山来抓羊吗？”

青年农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米彼得满不在乎地转身对站在旁边的克丽丝说：“愿上帝保佑，让我们去抓个黑色小魔鬼吧！”

“这魔鬼既不黑也不小，是长着红毛的大魔鬼！”青年农民说完就神情紧张地走开了。

米彼得想追上去再详细问问，克丽丝拉住他说：“你不会再从他嘴里打听出什么来了。关于红毛魔鬼的事，明天我讲给你听。”

第二天下起了雨，探险队按原计划冒雨踏上了征程。队员们骑着马，几个农民赶着驴子帮他们运送物资。道路崎岖泥泞，陡滑的路段，人们还要牵着马艰难地徒步行进。

傍晚，探险队在一条水流急湍的小河岸边搭起帐篷宿营。吃过晚饭，大家围坐在煤油炉子旁听克丽丝讲述红毛魔鬼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克丽线父母的一个朋友在威犸湖的尽头办了一个农场。那里的自然条件不算好，可是野草茂密，是一片天然的好牧场。问题是，附近的居民说莫里诺山中有魔鬼，谁要碰到他们，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掳走，所以没有人愿意到这个农场来。他们只好用支付比别处高得多的工资雇了一些印第安人来放牧牛羊。可是怪事一桩接一桩的发生：牧养的几千只羊越来越少，时间不长就少了几百只，而且连尸骨都找不到。过了不久，牧民也开始失踪，开始还以为这些印第安人偷着回家了，可是一打听，他们根本就没回过家。失踪的牧民已经有十好几个了，人到哪儿去了呢？后来，在离农庄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工头和他儿子的尸体，是脖子被人拧断死去的。牧民们谁也不敢在这里呆下去了。１５年前农场停办之后，人们再也不敢踏进威犸湖尽头这片“魔鬼地”了。

这次为探险队运送行李的农民，也是出了很高的工钱才雇来的。不过他们只答应送到湖边，就是出多少钱他们也不会渡过威犸湖到莫里诺山脚去的。

第二天，探险队向伸入湖中的一个半岛尖端进发，从那里到对岸去，湖面要窄得多。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又刮起了大风，地面滑溜溜的，路两旁是稠密的灌木丛，走起来很费劲，到达湖岸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湖边堆积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湖面上也漂着大大小小的冰块，这是莫里诺山冰川末端崩落到湖里来的，透过雨幕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湖的对岸，大约有十二三公里远，风雨这么大，暂时是无法渡湖的。运送物资的农民赶到驴子回去了。探险队在湖岸边找了一个岩洞做为临时住所，既遮风又避雨，又高大又宽敞，比帐篷要舒服多了。

天亮以后，风停雨住，天空湛蓝，远处莫里诺山那几千米高的冰峰雪岭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除了远处偶尔传来冰川崩落入湖的轰隆声外，听不到人声兽语，四周一片寂静。

魏德曼和米彼得、克丽丝三个人驾着装有大批食物与器具的橡皮艇向对岸划去。橡皮艇在湖面上的冰块中缓慢平稳地穿行，早晨出发，中午才到达对岸。行李卸在临湖的一片树林里之后，魏德曼嘱咐米彼得和克丽丝留下来搭设帐篷，自己又架着橡皮艇去接麦伯特和卡比拉。

这里已经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地”了，米彼得从防雨布中抽出来福枪，装好子弹靠在身边的树上，以防万一出现什么意料不到的情况。然后两个人搭帐篷，归整东西，忙活了好一阵子。似乎没有什么事可干了，俩人坐在湖边聊天，等着接应自己的队友。可是直到太阳落山还没见到橡皮艇的踪影。他们捡了些干枯的树枝和柴草，生起篝火，准备晚饭。天全黑了下来，两个人紧挨着坐在篝火旁，枪就放在身边。四周一片漆黑，他们不时向幽暗的树林深处张望，神情十分紧张。

“你听！”克丽丝拉了一下米彼得的衣服。

从树丛深处传来树叶的沙沙声和树枝折断的声音，虽然看不见什么东西，可是声响的方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抄起来福枪。

声音越来越近，朦胧中已能看到一团巨大的黑影一步步向帐篷逼近，两只铜铃般的眼睛在黝黑的夜幕中闪着琥珀色的光亮，还能听到粗重的喘息声。两个年轻人眼皮都不敢眨，紧盯住这黑影，手指扣在来福枪的扳机上。这庞然大物在离帐篷只有２０米的林间开阔地边缘停住了，这下可看清了，原来是一头黑色的大野牛。这家伙虽然也不好对付，但毕竟不是令人恐怖的红毛魔鬼，两个人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这野牛停了一下，突然吼叫一声转身钻进树丛跑掉了。

一场虚惊！可是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两个人围坐篝火旁屏神静气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谁也不再说话。

过了不久，魏德曼、麦伯特和卡比拉乘坐的橡皮艇靠岸了，两个年轻人这才镇静下来。一切安顿好之后，大家踏踏实实睡了觉。

以后几天，天气晴好，风和日丽，探险队抓紧时间勘察行进路线，并确定了一条越过冰川进入冰雪台地的路线。

离开营地向莫里诺山进发的时候，为了轻装前进，除食品和备用衣物外，他们只带了爬山工具、雪橇和帐篷，多数物品都留在原地，用帆布盖好，四周插上了荆棘。

穿越林木丛杂、荆棘遍地的林地，并不比经过险路陡坡容易。走出树林和灌木丛带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宿营地就在林地边缘。疲惫的探险队员们日上三竿还在酣睡，醒得最早的米彼得一个人到林地边捡拾树枝，准备生火做饭。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他顿时紧张起来：又是野牛？还是红毛魔鬼？米彼得大着胆子转过身去。啊哈，原来是一只野鹿正瞪着一双黄澄澄的眼睛盯着他，不远处还有一只。又是一场虚惊！米彼得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饼干扔过去，这只鹿连闻都没闻一下，慢慢走到另一只鹿身旁，低下头吃起草来。

又经过几天跋涉，探险队来到一条冰川的边缘。探险队的计划是顺着这条冰川爬上冰雪高原，再从耸立在冰原上的莫里诺山群峰中寻找威犸山。

想爬上这条冰川，只有铺满冰碛碎石的一条小路可走，这碎石带的一边是一条湍急的溪流，另一边是陡立光滑的岩石。几个人鱼贯而行，有时要手脚并用。

“你们看！”走在前边的魏德曼猛然间停了下来。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水边的一块大石上放着一堆白骨。

麦伯特教授靠近前去，仔细观察以后肯定地说：“是人骨，三副人骨架。”

“是不是失踪的牧羊人的骨头？”米彼得问。

魏德曼点了点头，接着又说：“他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不等人回答他自己就做了解释：“他们不可能是死在这里的，因为在雨季这些石头是淹在水下的。这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

三具骨骼摆放得很整齐，也很干净，看来的确是有意放在这里的。

麦伯特扫了大家一眼，指着这堆白骨说：“从骨骼结构看，这是南美洲印第安人的骨头，说不定就是失踪的牧羊人。你们再看，这些头骨和身体骨架是分开的，是被从脖颈处扭断或咬断的；红毛魔鬼，我们假定它是一种古猿，不是也拧断人的脖子吗？我看这是它们有意放在这里恐吓我们的，想阻止我们前进。”

麦伯特讲得很有道理，大家看着这堆白骨，谁也没再讲话。这时已日落西山，天开始黑下来，只好先回到冰川边的营地去。

这天夜里探险队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决定按原订计划行进，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定了三条纪律：不准一个人外出；随身携带枪支；夜间要轮流值班。

冰川是移动的，上面到处是冰裂缝，又赶上大风雪，探险队五天后才登上冰川顶部的高原。雪停了，云缝中透出一线阳光。在雪原远方的山峰间有一座黑色山岭，大家认为它就是威犸山，因为只有活火山上才不会覆雪积冰。

两天后，探险队到达威犸山脚下。山峰四周是黑色的悬崖峭壁，山脚下一些沟坡的白雪上覆盖着黑灰，这是最近火山爆发喷射出来的火山灰。

威犸山是到了，可怎么上去呢？陡峭的悬崖直上直下，根本找不到立足点。有人提出来绕山脚转一圈，找一处山崖不太陡的地方向上攀登。可有人又反问，如果山的四周都这么陡怎么办？

“这是不可能的。”麦伯特教授说，“如果古猿住在威犸山上，那就必然有一条上下山的通道。我还要提醒大家，古猿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到了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夜里值班巡逻的米彼得，觉得周围有什么东西似的，紧握着上好子弹的来福枪四下张望。又下起了大雪，白茫茫一片，静寂的雪原上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一夜平安过去了。第二天暴风雪袭来了，狂风怒号，大雪纷飞，天地一色，要不是威犸山遮挡，恐怕连帐篷都会被风吹跑。风雪肆虐了四天才停息。

探险队员们走出帐篷，清理外面的积雪。米彼得又大叫起来：“你们快来看，脚印！”

大家都看到了，巨大的脚印深深印在雪地上，而且绕帐篷转了一圈。这是谁的脚印！

二、雪地追踪

“这是古猿朋友看我们来了。”麦伯特幽默地说。这位古人类学家显得很兴奋，因为他要寻找的目标已经出现了。

古猿已经发现了他们，这些红毛魔鬼下一步会干什么呢？

“如果我们顺着这些脚印走，它可能会把我们带上威犸山去。”米彼得的提议获得大家一致赞同。

收拾好帐篷，打点好行装，队员们开始跟着脚印走去。在一片高悬的冰崖下，脚印消失了。卡比拉看了看壁陡的冰崖，肯定地说：“脚印一定会在别处出现。”在几百米外果然又找到了脚印。大家循着脚印绕着威犸山的悬崖走了很长一段路，还是找不到上山的通道。

“听，这是什么声音？”克丽丝的耳朵是挺灵的。

大家停下脚步，果然听到一种微弱而深沉的声响。

“好像是流水声。”米彼得说。

一个小时以后，探险队真的被一条河拦住了。这是一条从坚冰中穿流的湍急的溪流。水流混浊而且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脚印到河边就没有了。走进水里是不会留下痕迹的，看来古猿也掌握了这种摆脱跟踪的有效方法。大家分头到上下河段去找，可是河岸边和河对岸都没有发现古猿的脚印。

探险队选择了一块开阔地安营扎寨，夜间加强巡逻，以防意外。

卡比拉自出发以来，每天都绘制地图，记录行进路线。他摊开自己的地图指点着对大家说：“我们扎营的地方在智利国土上，威犸山也在智利国境内，这已经无可怀疑了。”

麦伯特和米波得向两位智利朋友表示祝贺，卡比拉和克丽丝高兴地笑了起来。

魏德曼不高兴地说：“我们可不是来解决领土争端的，大家还是好好想一想如何攀登威犸山吧。”

队长的急躁，大家都可以理解。绕着威犸山脚转了好几天，还没找到一条上山的道路，怎能不让人着急呢。

第二天他们又转回到出发的地点，围着威犸山整整绕了一圈，可是没有一点收获，大家都闷闷不乐。麦伯特早早就躺下休息了，不一会儿鼾声如雷进入梦乡了。其他人又议论了好长时间，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只好各自安歇了。

天一亮，麦伯特第一个醒来，他大喊大叫：“快起来，我有办法了！”

“你不是在说梦话吧？有什么办法快说出来。”魏德曼急切地问。

“古猿一定有一条进山的路，如果登不上悬崖，那只能在山下面去找。”

“你能不能讲得更明白一些？”

“那条地下河，就是古猿脚印消失处的那条河，这河是山里流出来的，顺着这条河一定可以进到山里去。”

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去试试看了。

这条河是从悬崖下的一道裂缝里流出来的。卡比拉爬到这条沟缝边向下张望，发现沟壁上有一条突出的岩石，顺着沟壁向里伸展，宽度只有半米左右。

“下去看看吧，没准真的可以走人呢。”卡比拉征询队长的意见。

“我先下去。”魏德曼说。

“不，我个子小，我先下。”克丽丝争着做先锋。

“不行，不能让你们冒险，还是我先下。”魏德曼坚持身先士卒，第一个下去探路。

“你是队长，不能出任何问题，还是让她先下吧。”卡比拉在帮克丽丝说话。

克丽丝摘了背包，脱下鞋袜，赤脚站到沟边。大家用两根长绳系住她，轻轻放到那突出的岩石上。

沟边的人们紧张地盯着克丽丝的一举一动。起初她是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后来身体紧贴岩壁往里蹭，再后来站在那里不动了，是吓晕了吗？她又开始活动了，这次是手扒岩壁双脚悬空在晃荡。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动作太惊险了，稍一不慎就会跌入谷底。原来这段岩石太窄了，根本站不住脚，她是手扒岩壁荡过去的。又放了一段绳子，人们已经看不见克丽丝了。只听她喊了一声，是兴奋的叫声，成功了！

“我第二个下去。”米彼得不等队长发话就向沟边走去。

虽然腰里系着绳子，可还是提心吊胆，四周一片漆黑，脚下就是急流，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拐过弯去，什么也看不见了，米彼得喊道：“克丽丝，你在哪儿？”

“你再往前走几步，我就在这儿的一个岩洞里。”听到克丽丝的答话，米彼得又向前挪去。

两个人在沟边的一个岩洞里相会了。米彼得点上防风灯，有了光亮，可以看到周围的情景了：地下河看不到尽头，消失在黑暗的山腹深处；山洞的四壁非常潮湿，岩石松动不稳；岩洞另一边有一条斜壁通向前去，底部和侧壁都有流水冲的痕迹，可能是一条干涸了的旧河道。

五个人在山洞里会齐以后，卡比拉和米彼得到那条旧河道里去侦察。他们把防风灯放到可以照亮岩洞和河道的地方，准备把魏德曼也叫过来。突然听到一阵隆隆声，由弱而强，由远而近，就像一列火车急驰而来。

“快贴到岩壁上！”卡比拉大喊一声，同时一把拉过米彼得，把他捺在洞壁上。

这时一块巨大的岩石从旧河道里冲下来，砸碎了防风灯，直向岩洞口滚去；岩洞震撼，尘土飞扬，碎石纷纷落下。巨石滚出洞口落到沟底河水里，传来令人心颤的一声巨响。

“麦伯特，卡比拉，克丽丝，米彼得，你们都在吗？没人受伤吗？”魏德曼焦急地喊着。米彼得拧亮了手电筒，照到每个惊惶失措的面孔，人都在，也没有人受伤，探险队员们奇迹般地躲过了这场灾难。

这块巨石是怎么滚下来的？是前面有人故意推下来的吗？大家心里都有这个疑问，可谁也没说出口。

虽然经历了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可这条旧河道是目前仅有的一个有希望进入威犸山的通道，经过一番议论，决定还是沿这隧道前进。

隧道里也并不是完全黑暗的，洞顶有萤火虫发出的微光。在中途他们进入一个只有一间房子大的岩洞，里面有不少钟乳石，在电筒照射时能看出上面还有一些铜绿色脉络，卡比拉和克丽丝观察一番之后，敲下一些装进口袋里。

“熄掉手电筒，快跟上来！”队长又在催了。

“前面有光！”麦伯特兴奋地喊道。

一点暗红色的光亮在黑暗中闪耀，大家急忙奔向前去。奇怪的是这光不是从洞顶透下来的，而是来自地下。走在前面的麦伯特停下脚步不走了，其他人也站了下来，因为大家发现热气扑面而来，脚下也感到发烫。

“快后退！这是地下的岩浆，火山支脉。”卡比拉这位海军军官还是一位地质学家，他的话是不会错的。大家急急后退，一块石头滚到岩浆中，马上化成一股白烟。在人们走出不太远的时候，这个小火山口里突然涌起一团火焰，火花四溅，烟气升腾。这里太危险了，探险队又退回到中途经过的那个萤火闪烁的岩洞里。

在火山口附近，借着岩浆的红光，人们发现还有隧洞向四方延伸。

“这些通道都是岩浆涌流形成的隧道吗？”米彼得提出一个问题。

“我看是古猿开凿的。”麦伯特说。

大家都望着卡比拉，希望他能做出结论。

“最初是火山喷发形成的，不过有些地方是经过加工的。”卡比拉用手电筒照亮岩洞入口处，“你们看，这里就是人工开凿的。”

既然古猿在这里活动，那就一定有道路进威犸山。探险队决定，再探索别的通道，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再回到这处岩洞来。

第一条通道走了不远就发现是一条死胡同。

再进另一条通道。还算顺利，通道弯弯曲曲一直向前延伸下去，有的地方又高又宽，有的地方却又低又窄，只能四肢着地爬过去。有时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流水声，大概是有地下河流过。有时脚下发出咚咚声响，可能下面是一个大的岩洞。因为队长不让用手电筒，大家在黑洞洞的隧道里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都感到疲惫不堪了。

远处忽然传来滴水声，嗒嗒的声响如屋檐滴水落到石板上。又走了一段黝黑的通道，拐了一个弯之后，人们发现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岩洞中。洞顶悬挂着一条条石钟乳，水滴从石钟乳的尖端不断滴落下来。当大家适应了这里的光线之后，发现岩洞一角有一道石头台阶向洞顶方伸去，石阶尽头透进一道亮光。

“通向威犸山的出口！”魏德曼兴奋地喊了一声。

石阶上方的洞口一直通到一片积雪的山间平地。太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辉在天边织成一片彩霞。在地下迷宫中历尽艰险的人们，一回到地面个个兴奋异常，他们不顾疲累，又向威犸山走去。走过几百米的雪地，离主峰已经不远了。天已经逐渐黑下来，探险队打算到前面一块黑色巨石边宿营，可是发觉脚下的雪越来越松软，只好就地搭设帐篷，不敢再往前走了。

夜里的值班两小时一换。米彼得被卡比拉叫醒后，发现这位壮实的中年人面色苍白，不安地问：“有什么情况吗？”

“没看到什么，可是听到一种叽叽咕咕的声音。”卡比拉说，“也可能是心理作用，不过为防意外，你要多加小心，把枪上好子弹！”

米彼得有一种恐惧感，拿着顶上子弹的来福枪在帐篷外来回巡视。一直到换班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叫醒了克丽丝。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夜里上好子弹还打开了保险？”克丽丝接过来福枪后，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没发现什么，可卡比拉听到叽叽咕咕的声响……”

“你也听到这种声音了吗？”

“没有。”

米彼得躺下了，他听到克丽丝在帐篷外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不久就睡着了。

米彼得突然被惊醒，他发现一双长满红毛的大手正向他的咽喉处伸过来，并闻到一股兽类的腥臭味。他本能地尖叫一声，向旁边滚去，可是那双大手已经闪电般地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拼命挣扎，可那双手如铁钳般紧紧捏住他的脖颈，任你手抓、口咬，没有一点松动，而且越箍越紧。起初他还能听到一种叽叽咕咕的叫声，渐渐地失去知觉晕死过去。

三、梦中被俘

天刚蒙蒙亮，古猿的突袭打断了探险队员的美梦。米彼得、卡比拉、魏德曼都倒在了地上，只有麦伯特光着身子站在雪地上，他的对面是一个红毛古猿。他们相互盯着对方，就像一对斗鸡。四周还站着２０多个高大、丑陋的古猿，在为他们的同类助威。

僵持了大约有一分钟，古猿经受不住麦伯特威严冷峻目光的盯视，流露出恐慌的神态，口角吐着白沫，吼叫一声向后退去。这时，麦伯特见对手退却，就向周围扫了一眼，想看看自己的伙伴们怎么样了。谁想那古猿趁这机会突然跃向前来，一拳打倒了麦伯特，围观的古猿发出一阵狂叫。

古猿把倒在地上的魏德曼、卡比拉和米彼得都捆了起来。一个古猿拿着羊皮绳又来捆麦伯特，麦教授狠狠地瞪着他，吓得他又退了回去。奇怪的是克丽丝不见了，她会到哪儿去呢？

古猿像押解战俘似的带着几个探险队员向山上走去，睡梦中被俘，几个人都没穿几件衣服，尤其是麦伯特，因为昨天掉入地下河中弄湿了衣服，晚上是脱光身子睡的，刚刚临时抓了一条风裤和一双皮靴；穿这么少衣服在寒冷的雪地上行走，都冻得够呛。

卡比拉在与古猿搏斗时左臂受了伤，流了不少血，没走多远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古猿哇哇叫着催他们快走。麦伯特没被捆着手，弯下腰把卡比拉扛在肩上；别看他５０多岁了，可是劲头蛮大，扛着这１５０多斤重的大汉，照样能在雪坡上行走。距离一长他也受不了啦，呼呼地喘着气，两腿也开始打颤。

已经走上雪坡顶部，前面就是威犸山山顶的火山口。几个人站住不走了，麦伯特实在支持不住，倒了下去，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卡比拉已经失去知觉。在这里可以看到火山口中心是一个没有结冰的湖，四周地层的裂缝中不断冒出一股股烟雾，山峰上空烟云缭绕、雾气迷蒙，为威犸山坡罩上了一层面纱，使人看不到它的真面目。人们站的这一面火山口内壁，是层层相叠的平台和与平台交错分布的一段段陡崖；火山口的其他几面内壁都非常陡峭。那些平台上生着一堆堆的火，说明这些古猿已经会用火，脱离了兽类，进入人的初始阶段。古猿是不让他们在这里休息观望的，拳打脚踢地赶着他们快走。

当他们走下那些参差不齐的岩石平台时，一下子冒出好多红毛古猿，围着他们又跳又叫。原来这些平台后面有很多岩洞，古猿就住在这些洞穴里。

探险队员被推进一个岩洞。这岩洞洞口狭小，可是洞里又高又阔。古猿用大石块堵住洞口，并留下两个守卫。

麦伯特一进洞就瘫倒下去，把卡比拉也摔在地上。

“得想法把绳子解开。我裤兜里有一把小折刀，你把它掏出来。”魏德曼对米彼得说。

用被捆绑着的双手去拿东西可不那么容易，两人扭身弯腰、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劲才把小折刀摸了出来。

魏德曼用了几分钟时间才将捆着米彼得双手的羊皮绳割断，米彼得又帮魏德曼解开了绳子。

正在这时从洞的深处传来一阵声响，并且闻到一股难闻的、在畜栏中才有的气味。洞里还有什么东西？

魏德曼从皮茄克里掏出一个小电筒拧亮，向洞的深处走去，米彼得跟在他后面。在电筒的微光中，他们看到一双双血红的眼睛，两个人吓得直往后退。忽然听到咩咩的叫声，原来是羊，再用电筒照去，看到二三十只羊挤在一起，对电筒光没什么反应，可能被关得时间太久，眼睛已经瞎了。

既然是羊，他们也就放心了，穿过羊群又往洞的深处走去，希望能找到一个逃出这牢狱的出口。洞的四壁都是陡直光滑的岩石，洞高大约有１０米左右；洞顶往下滴着水，在洞底积了一洼水；洞顶有一处透进一些微光，看来是一处通向外界的孔洞。不过根本不可能爬上去。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麦伯特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卡比拉也醒了过来。大家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发现总共还有两把小刀、两个手电筒、一个指南针、两盒火柴、一卷绷带、一些靴带和三个食物包。几个人先吃了些东西，还从洞内水洼中取来些水，虽然有点苦涩，但还可以喝。吃喝完，有了些精神，他们又去看堵在洞口的那块大石头，想试试能否把它推开。守在门边的两个古猿叽哩咕噜地喊起来，马上有１０几个古猿拿着棍棒赶过来，当他们看到这几个人推不动石头时，就又叫又跳，似乎是在嘲笑这些关在岩洞里的人。

洞口的石头推不动，即使搬得开也逃不出去，因为外边有古猿守着。他们又试着去爬洞内那光滑的四壁，想看看透进微光的洞顶孔隙能否钻出去。可是洞壁又陡又滑，谁也爬不上去，登山能手魏德曼爬到一半高度摔了下来，肩、腿都跌伤了。

几个人坐了下来，精疲力尽，真想好好睡一觉。可魏德曼不让睡，说要找机会逃出去。大家都惦念着克丽丝，她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活着吗？

“米彼得，你是夜里两点叫克丽丝换班的吧？”魏德曼问。

米彼得点了点头。

“那么克丽丝是２点到４点值班，可是古猿袭击我们时已经是早晨６点，她为什么没有叫人换班呢？如果古猿到来时她还在巡逻，又为什么不开枪或发出其他信号呢？”魏德曼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大家心里想的，但是找不到答案。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麦伯特又把话题转到古猿身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些红毛魔鬼是属于１００万年前的古猿类，由于与世隔绝，所以没有进化成人类。为了逃避敌害，他们到了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有了研究这些古猿的极好机会，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只可惜没把照相机带来。”

麦伯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在自己生命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他还想着科学研究。

洞口的石块被挪开了，一下子拥进来１０多个古猿，都手持大棒，像卫队一样分立两旁；中间一个古猿大概是他们的首领，丑陋无比却高大魁伟。两个古猿把麦伯特拽到这个首领面前，他围着麦伯特转了一圈，出其不意朝教授的肚皮上猛击一拳，麦伯特立刻倒在地上。其他古猿兴奋地大喊大叫，把麦伯特围在中间。

米彼得再也忍耐不住，冲上去救援老教授，可刚一迈步就被一个古猿抓住脖子提了起来，用力一甩扔到了洞的另一边，可巧砸在一只羊的身上，引起羊群一阵骚乱。这时麦伯特已经站了起来，和古猿首领对峙着。

“把手电筒扔给我。”麦伯特说。

魏德曼飞快地把电筒扔了过去。麦伯特双手同时拧亮了两个手电筒，两道电光直射古猿首领的双眼。那古猿大叫一声，一边用手臂护住眼睛，一边向洞口退去，其他古猿也一齐后退。麦伯特举着电筒紧追过去。到了洞口，古猿首领躲在后面对其他古猿叽叽咕咕说着什么，似乎在布置什么任务。一个古猿猛地跳起来，一挥拳打掉了麦伯特手中的电筒，电光熄灭了，古猿又往洞里拥来。这时魏德曼猛然冲了过去，一个古猿向他扑来，只见魏德曼划着几根火柴向古猿脸上扔去，这古猿叫了一声转身就跑。紧接着魏德曼的第二束“火柴子弹”又射了出去，古猿都跑出了岩洞，并用大石堵住了洞口。古猿暂时退去了，但随时都可能再来的，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天已经黑了，古猿都从洞穴里走到平台上，生起一堆堆篝火。“他们用什么点火呢？”麦伯特还在研究古猿。

“我看见他们从洞穴里拿出了火炭。”魏德曼从岩洞口的缝隙里观察着古猿的活动，为麦伯特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一群古猿推开洞口的大石块又到洞里来了。探险队员们冷冷地看着他们，谁也没有动。两个古猿举着大棒扑了过来，但他们冲到羊群里去了，抓住一只羊拖出了洞口。接着又用大棒威逼探险队员走出洞去。

几个人看到平台上站满了红毛古猿，那只羊被拉到篝火前用大棒打死，再用木刀割开，抛到火堆上烧烤。这时古猿的目光从羊的身上又转移到这几个人身上了，跳着、叫着，挥舞着大棒。几个人看着这疯狂的场面，估计厄运即将来临。卡比拉不由自主地握住挂在胸前的十字架，魏德曼、米彼得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只有麦伯特像欣赏戏剧表演似的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神态自若。

古猿首领爬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叽叽咕咕地讲着什么，并用手指指探险队员又指指岩洞，似乎在告诉他的部族，这些俘虏都被关在山洞里，随时可以拉出来打死、烧烤……这些古猿听完后，欢呼跳跃，咧着大嘴发出嘶嘶的叫着，接着他们捡起石块向探险队员们打来。

罗伯特站到平台边缘，挥舞双手，大喊一声：“住手！”这威严的神态和洪亮的声音，使古猿一时愣在那里。不过只过了几秒钟的时间，石块又雨点般地打来，几个人左躲右闪还是都被石块击中了。古猿高兴地欢跳狂叫，几个古猿拳打脚踢地又把他们赶进了岩洞。

几个人躺在地上抚摸着自己的创伤。幸好都没受到重伤，不妨碍正常活动。

“我们不能等死，要想办法逃出去。”魏德曼对大家说。可他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洞口出不去，即使冲出去也对付不了那么多古猿；洞里没有通道，洞顶虽有一线光亮，可四壁光滑难以攀登。

古猿也没有放松对这批俘虏的监视。洞口外一直有古猿把守，半夜里还有一群古猿举着火把到洞口来巡视。

后半夜，几个人再也坚持不住，都迷迷糊糊睡着了。

米彼得梦见自己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突然海上的一艘船向身边打来一发炮弹，轰隆……一下子惊醒了。他揉揉眼睛，四周还是一片漆黑，抬头看看洞顶，那原来透进光亮的地方呈现出一片灰蒙蒙的颜色，天可能快亮了。

“啪”一声，一块石子落在他身边。他站起来走到洞口，扒着石缝向外看去，只见两个古猿在篝火旁坐着，没有发现别的什么人。他又回到洞里，抬头看那处孔口，从微弱的光线中看到似乎有一只手在晃动。

“克丽丝？”他突然想到自己的队友，轻轻地叫了一声。

那只晃动的手不见了。他想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也可能是想逃走想得出神了吧。

突然一个纸团落在脚边，他赶紧捡起来跑到洞口，借着透进来的火光打开纸团一看，他高兴得几乎要叫出声来：“是克丽丝，这是她的笔迹！”

纸团上写着一行：“安静！古猿就在附近。我放一条绳子下去。”

神兵天降，有逃生的希望了！

四、神兵天降

米彼得来来回回地走动，已经把魏德曼吵醒了。两个人急切地望着岩洞顶部的孔口，只见一条绳索慢慢地垂了下来。他们赶紧叫醒麦伯特和卡比拉。这俩人可真连做梦也没想到有这种好事。

这时又一个纸团扔了下来，上面写着：“别出声，古猿在活动了。绳索已经系牢。”要赶紧行动。

魏德曼果断地下了命令：“麦伯特守住洞口，卡比拉收拾东西，米彼得先上，我帮你拉紧绳子。”

米彼得抓住绳子往上攀去。一天的煎熬，又没吃什么东西，双臂乏力，爬到一半就气喘吁吁，胳膊酸疼了。他咬紧牙，手脚并用使出全身力气往上爬，总算爬到洞口了。从下面看只是一个很小的孔口，实际这洞口足够一个人进出。当他钻出洞口后，一把搂过克丽丝，“你没什么事吧？”

克丽丝点了点头说：“先别说这个，古猿就在边上，别出声。”

米彼得发现这里并不是露天，而是在另一个更大的岩洞里。“古猿在哪儿？”

他顺着克丽丝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洞口三四米外就睡着五个古猿，看来这是一家人，有老有小，一个小古猿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这时麦伯特已经钻了上来，他一把抱住克丽丝：“真让人高兴，你还活着。是你救了我们。”说着眼里流出了泪水。

“嘘！别说话，那边有古猿。”米彼得提醒他。

麦伯特拉过米彼得低声说：“卡比拉手臂有伤爬不了，我们俩得把他拉上来。”

克丽丝说：“这样可能会弄出声来。这样吧，你们小心点，尽量别有什么响动，万一有什么情况，”她拍拍手中的来福枪，“我来对付。”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麦伯特嘱咐她。

绳子放下去之后，魏德曼把卡比拉拦腰捆好，扯动了一下绳子，告诉上面可以拉了。两个人把这１５０多斤重的大汉拉扯上来着实费了不少劲，好不容易把他拽上洞口上，却不小心碰下一块石头。石块落到１０米多深的洞底，发出巨大的声响。糟了，这下肯定会惊动古猿的。他们赶快解开卡比拉身上的绳子，并把绳子重新扔下洞去。

古猿已经听到响动，冲进洞里。魏德曼刚刚抓到绳子，古猿已经挥舞大棒扑了过来，一棒打来，魏德曼拉着绳子一摇晃，大棒打空了。当古猿第二棒打来时，麦伯特猛然用力把绳子往上拉了一段，魏德曼已经悬在半空，古猿的大棒够不到了。

古猿尖声号叫起来，犹如听到集合的号声，古猿纷纷从各个岩洞中跑了出来。

魏德曼从洞口爬上来的时候，克丽丝手中的枪也响了，显然古猿已经来到这个大岩洞口了，从洞口肯定是出不去的。

“洞里面好像有通道，不管它通到哪儿，先往里撤。”魏德曼的用意很清楚，先脱离险境再想办法。

一个古猿已经从洞口进来了，克丽丝毫不犹豫地朝他开了一枪，随着一声惨叫，这个古猿倒了下去。趁这机会大家快速进入黑暗的通道。隧道里很暖和，可能离火山口不是太远；空气也很新鲜，大概有不止一个出口。在一个叉路口，他们正不知道走哪条通道好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古猿已经追来了。他们径直朝中间那条通道走去，走了不远就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古猿就停在叉路口叽叽咕咕地议论着，可能商量往哪条路上去追。探险队员紧贴岩壁，大气也不敢喘。

古猿兵分两路朝两个隧道追去，大概他们知道探险队员呆的是一条死胡同，所以根本就没有往这边来。

现在怎么办，往哪走？大家都望着队长。魏德曼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从猿人来的那条路走，肯定能走出隧洞。”他们回到叉路口之后，就朝刚才传来古猿脚步声的那个通道走去。走了不到２０分钟，就看到前面有了光亮，那是洞口。快到洞口时，可以看到外面已是天光大亮的早晨了。

“先别往外走，古猿能不派人把守洞口吗？”麦伯特说，“我看最好先到洞口侦察一下。”

“我去。”米彼得慢慢向洞口挪动，快到洞口的时候停了下来，探头向外望去。他看到平台的岩石间有一些移动着的黑影，是古猿！

“这里出不去，外边埋伏着不少古猿。”

“有多少？”魏德曼问。

“洞口两边都有，每边有十几个。”

“快退回去，否则我们腹背受敌就难以逃脱了。”魏德曼指挥大伙迅速回到原来的叉路口。

这是一个五条通道的叉路口，除了他们刚才听到古猿分两路追下去的隧道外，只有一条通道可以走，看来这也是唯一一条可走的路了。这条路倒不是死胡同，走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尽头，不过气温越来越高。前边传来“噗噗”的声响，不像脚步声，却像滚开的粥锅里发出的声音。拐了一个弯之后，一股刺鼻的硫黄味扑面而来，不远处还闪耀着暗红的光亮。

卡比拉拧亮了电筒，大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是一个沸腾的岩浆地，粘稠的岩浆翻滚着，不时冒出气泡，气泡破裂，散发出浓烈的硫黄气味。这是威犸山的核心部位，是一个火山口，死路一条！这就是古猿不进这条隧道的原因。

前面无路可走，后退又怕碰上古猿，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退还有一线生机。他们退了一段以后。魏德曼要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得先找些水喝，我都快渴死了。”麦伯特靠在一块石头上，大张着嘴呼哧呼哧喘气。

“要是找到水，喝足了就躺下来休息，等古猿走了，咱们再出去。”米彼得也附和说。

“这岩洞里不能久留，大家要想办法赶快逃出去……”魏德曼的话还没说完，从隧道深处传来一声巨响，剧烈地震动使头顶和四周的岩石崩裂坠落，刚才看到的那个火山口喷发了，持续了大约１０秒钟才平息下来。被这强烈震撼惊呆的探险队员们，又拚命往外跑去。走了还不到１００米，他们发现隧道被坍塌下来的巨大石块堵死了。被封在这段隧道里就等于活埋，必须找到出去的路。卡比拉拧亮手电筒在岩壁上一段一段照，其他人划着火柴四处察看，都希望一条裂缝或一处孔洞能在岩壁上出现，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大家颓丧地坐在地上，克丽丝靠在岩壁上睡着了。

“大家先吃点东西。”魏德曼打开了食品袋。

“我不想吃，没有水也吃不下去。”麦伯特坐在那里动也不想动。

“要吃，要保持一定体力，我们还得想办法出去。”魏德曼把一些干肉条送到麦伯特面前。

“你们注意到没有，”米彼得突然站起来说，“这里的空气是新鲜的，肯定有能透进空气来的地方。”

“刚才我们向这里跑时，有一处脚下发出咚咚的响声，那下面可能是个空洞。是不是崩落的大石块把那儿的地面砸开，空气从下面钻上来了？”

卡比拉的话提醒了大家，于是又往回走去。脚下又发出像打鼓一样的咚咚声，就是这个地方，手电筒的光柱上下左右地照起来。几分钟后，魏德曼在岩壁和地面相接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很窄的裂缝。

麦伯特捡起一块石头朝那里用力地砸了几下，马上听到下面有石块的滚落声。

“别砸了，这里的岩石很不稳定，万一我们站的地方塌下去，谁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也许下边是一个岩浆池呢！”卡比拉劝止了麦伯特，又转身对大家说：“你们不要过来，我先察看一下这里的情况再说。”

他仔细地观察了裂缝周围的岩石结构，又在裂缝处轻轻地砸开一个小孔，划着火柴伸进去，火焰挺旺，再趴在小孔处向下看了看。

“下面的确是一个岩洞，我们可以在这里凿出一个洞爬下去，虽然不知道这岩洞有多深，但可以试一试。”

对卡比拉的建议，大家都表示赞同。魏德曼决定，打洞的工作就由卡比拉负责指挥。

除了劳累过度、昏睡不醒的克丽丝，剩下的四个人分成两组，魏德曼和卡比拉负责在裂缝处开洞，麦伯特和米彼得去搬大块岩石，用来顶托凿洞时可能从岩壁上向下滑落的岩层。

一小时后，洞口凿成了。

用绳子把魏德曼从洞口慢慢放了下去。可喜的是岩洞并不太高，他很快就找到了安全的落脚点。叫醒了克丽丝，大家一个个都顺利地进入这个新的岩洞。

魏德曼把大家招呼到自己跟前，压低声音说：“古猿是很有心计的，我怀疑隧道里的塌方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猿人有意制造出来的，想把我们封在隧道里。现在他们以为我们被封死在里面了，对我们的追踪、防范可能放松，这对我们有利。目前我们千万不要暴露目标，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活着，因此不要用电筒，走路不要弄出声响，尽可能不说话。”他又转身指着岩洞深处，“听起来那边有水声，可能是一条地下河。我们找到水，吃些东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他们又向威犸山的深处走去。离地下河越近，气温越高，脚下岩石也是热的，岩壁的石缝里还直往外冒热气。

终于见到这条地下河了，河道并不宽，有的地方可以一跃而过；水流却很急，水较混独而且散发出一股硫黄味。几个人都渴极了，蹲在河边捧起河水大口大口喝起来，喝足了又痛痛快快洗起脸来。

探险队员在地下河边的岩壁上找到一个温暖干爽的岩洞，沿口对着河面，视野开阔，是一处舒适安全的宿营地。大家乏困极了，倒头便睡，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

两个年轻人最早醒来，挨到一起低声交谈起来。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米彼得又提出了这个一直没有解开的疑团。

“没有必要讲了，我这不是还活着吗？”克丽丝似乎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我想知道在古猿到来时你为什么没有发出警报，为什么不开枪？因为那时是你在巡逻啊！”米彼得一定要问个清楚。

克丽丝看了看其他几个人，他们还都睡得挺香。她凑到米彼得耳边小声说：“我当时并没有在帐篷周围巡逻。”

“那你在哪儿去了？”米彼得感到吃惊。

“我掉到悬崖下边去了。”

“怎么回事？”

“我是学地质的，我巡逻时发现那处悬崖下边的岩石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就想爬下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谁知一脚踩空摔了下去，幸亏下边积雪很厚没摔伤。”克丽丝在回忆当时的情景，“等我好不容易从崖下爬上来，回到帐篷那里的时候，看到的是撕碎的帐幕，白雪地上的血迹和纷乱的脚印。”讲到这里，克丽丝似乎又回到当时的处境，脸上显出惊悸的神色。

米彼得伸出手臂搂住她，明显感到她的身子还在颤抖。

“那以后呢？”米彼得又问。

“我鼓足勇气，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跟到山上，有好几次差一点被古猿发现。后来找到了关押你们的那个山洞，而且发现了它上面那个岩洞。”

这位救战友出牢笼、自天而降的神兵克丽丝，就是这样进的威犸山。

“我们是来探险，寻找活火山和古猿，你为什么对这里的石头那么感兴趣？”米彼得总觉得克丽丝还有些话没对自己讲出来。

“我是智利人，我爱我的祖国。莫里诺山，当然也包括威犸山，是属于智利的，这一点在卡比拉沿途绘制的地图上已经得到证实。我们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是都被你们英国人，还有美国人、俄国人控制了；我们要找到新的矿藏，由我们自己开采，为我们祖国带来财富。莫里诺山就是最有希望找到矿藏的地区。”克丽丝看了一眼米波得，继续说：“我到过西方不少地方，可并不羡慕你们的繁荣奢华，对于我来说，祖国高于一切，我要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力量，使祖国强大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米彼得望着眼前这位年轻美丽的姑娘，深深感受到爱国精神在一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其他几个人也都醒了。大家把食品袋里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又喝足了水，精神体力都好多了。经过研究，一致同意沿地下河向下游走，因为河道总有出山口，他们也就可以走出威犸山了。

最初沿河边的一条岩石平台走得挺顺利，可是没有走多远，地下河钻进了一个又低又矮的隧洞里。不能再沿河走了，他们转回来寻找与河道平行的隧道，这样还可以按河水行进的方向往前走。在黑暗闷热的隧道里跌跌撞撞走了将近２０个钟头，当进入一条比较宽阔的隧道时，他们发现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多条隧道的交叉点。

“说不定这里面有一条隧道就是通往山外的。”麦伯特满怀希望地说。

“别说话，有动静！”魏德曼似乎发现了什么。

是脚步声！功夫不大，就看到从一条隧道里钻出来两个身材高大的古猿，穿过交叉点又进入另一条隧道。

“说不定隧道口有古猿把守着，这两个可能就是换岗的。”魏德曼的分析也只能算一种猜想。

过了没多长时间又传来脚步声，两个边走边叽叽咕咕交谈的古猿从那另一条隧道走了过来，证实了队长的估计是对的。

隧道肯定通往山外，可是有古猿守住洞口，是从这里冲出去还是再去找别的出路？谁也不愿意到地下迷宫里去瞎转了，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走出山洞。

魏德曼宣布：“我在前边探路，米彼得拿上枪跟着我，其他人随在后边，要保持一定距离。”

魏德曼走走停停，留心观察，凝神聆听，唯恐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前面有了亮光，快到洞口了。

出人意外的是，从洞口吹进来的不是凉风而是带着浓烈硫黄味的热气。从洞口向外一声，大家都愣住了：洞口下方是一个火山口，暗红色的岩浆涌动着，不时喷出带火的烟气，发出“噗噗”的声响，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看来又是一条绝路，人们的心又悬了起来。

五、生死线上

探险队员们又仔细观察四周的环境，看看能否找到离开险境的道路。他们站的山洞口正处于半山腰，离山顶有五六十米，距火山口也差不多是这么高。从岩洞口出去，有一条半米左右宽的小路绕过火山口上方直通对面山顶。

“你们注意到了吗，这个火山口是威犸山边缘的一个次火山口，当初我们在围着山脚找路时曾看到有一处山上烟雾迷蒙，那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只要顺着这条小路登上山顶，就可以逃出威犸山了。”魏德曼这番话又为大家燃起了希望之火。

“是不是等天黑了再走，免得被古猿发现。”卡比拉提议。

“不要说晚上了，就是白天走也相当艰难，这么窄的路，下边就是火山口，稍不小心就会滚下去化成灰烬。”克丽丝不同意他的看法。

“要走就快，时间一长被古猿发现，想走也走不成了。”魏德曼有些焦急。

“那两个古猿到哪里了？该不会就埋伏在洞口外边吧？”米彼得担心地问。

没有人吭声，因为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从这条小路走出去了。大家商量一个具体的突围计划吧。”魏德曼的话使争论停止下来。没用多长时间，一个突围方案就制订出来了：魏德曼、克丽丝、麦伯特、卡比拉四个人用绳子串成一队，顺序前进，一旦有一个人失足滑落下去，别人可以把他拉住；米彼得拿着来福枪殿后，对付可能出现的古猿追兵。

天亮以后，他们走出洞口踏上了小路。路很滑，他们只能慢慢地往前挪动脚步。小路下降到火山口上方附近了，这时突然从火山口喷出一股熔岩和热水，射向高空的炽热液体又像雨点般地撒落下来，有的就落到火山口下方的小路上。探险队员们停了下来，他们看着手表计算火山喷发的间隔时间，幸运的是这种喷发很有规律，每两分钟喷一次。危险的路段大约有２０米左右，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五个人是能冲过这危险地段的。

又一次喷发停止后，他们向那段危险路段走去。魏德曼领先，米彼得殿后，一行人单行行进，一切都很顺利，再有两步魏德曼就可以走完这段路了。就在这时传来了古猿的叫声。前面三个人没有停步，卡比拉却停下来回头张望。四个人是由绳子拴在一起的，卡比拉被绳子一拉，失去平衡，跌下小路。他的下落又牵动了前面三个人，麦伯特晃动了几下以后，总算稳住了脚步。

卡比拉被绳子吊着悬在半空，下面就是翻滚的岩浆，情况万分危急。这时悬吊着卡比拉的绳子，有一段紧绷在发烫的岩石上，一会儿的功夫冒起了烟，马上就要烧断。

米彼得扔下手中的来福枪，扑过来趴在岩石边，对麦伯特大喊一声：“快拉住我的腿！”

麦伯特也扑倒在地，伸手拽住米彼得的腿。

米彼得伸手去抓卡比拉，可是够不到，急得尖声叫道：“卡比拉！”

听到喊声，悬在空中的卡比拉扭头看到了米彼得，将一只手伸了过来，两只手总算握到一起了，绳子正在这时断开。

趴在地上的米彼得被身下的岩石烤得灼痛，一只手拉着卡比拉这么重的人，也耗尽了力气。正在这时，麦伯特猛一使劲站了起来，大喊一声：“上！”一下子把米彼得和卡比拉都拉了上来。多亏了这位老当益壮的麦伯特，不然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

“快，还有１０秒钟火山又要喷发了！”魏德曼着急地喊道。

这三个刚脱离险境的人马上想到还没有离开危险地段，拔脚就跑。卡比拉可能是吓晕了，反而向回跑去，米彼得急忙把他拉回来。当跑在最后的米彼得被魏德曼拽到一块岩石后面的时候，火山口喷出的滚烫热火就洒落到他刚刚离开的地方。喷发很快又停止了，米彼得环顾四周，发现麦伯特不见了，正想问别人，却看到麦伯特出现在那处危险地段上。好容易跑过来了，怎么又到那儿去？原来他是去捡米彼得扔下的枪，他抱着枪跑回来不过几秒钟，再一次喷发就开始了。

几个人这才寻找刚才发出叫声的古猿。大约有六七个古猿正站在那个隧道口又叫又跳，可是并没有一个追上来。如果他们真的追过来就只好开枪阻击了。

麦伯特这时并没有看这几个古猿，却抬起头向上张望。不好！前面小路上方的山顶站着两个古猿，路又被封死了。这处山崖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就像屋檐一样斜伸下来，下部悬挂着一排巨大的冰柱。如果山顶上的古猿使冰雪坡檐坍塌下来，就会把走在崖下小道上的人砸到火山口里去。

要想办法把山顶上这两个古猿干掉。

探险队很快制订了行动方案。

米彼得拿着来福枪，找了一个既隐蔽、安全，又可以看清各方面情况的地方，待机而动。魏德曼他们四个人走上了上山的小路。

站在隧道口的古猿发现探险队员上路后，大声喊叫起来，很明显是在提醒山顶上的伙伴。

山顶上的两个古猿果然走到冰檐边缘来了。目标一出现，米彼得马上瞄准了走在前边的古猿。枪声一响，那个古猿捂着肩膀狂叫起来。后面那个古猿被惊呆了，僵在那里一动不动，正好给米彼得做活靶子，一枪就把他撩倒了。受伤的古猿趴到地上狠劲扒雪，如果造成雪崩就坏事了，米彼得瞄准他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准了，古猿惨叫一声从山顶滚了下来，从冰雪坡檐急速下落，然后从空中跌入火山口的岩浆里，立即化成一缕黑烟。

隧道口的古猿被激怒了，狂叫着冲上小道追了过来。米彼得提着枪去追赶自己的伙伴，可是古猿走这种路比探险队员要快得多，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近。当古猿追到冰柱下边的时候，米彼得回身一枪，把领头的古猿打下了火山口。可这些红毛古猿已经疯狂了，继续向前冲。

一支枪看来难以阻挡这群红色魔鬼了，米彼得朝冰柱扫去一梭子。

冰柱断裂了，坍塌了；整个冰雪坡檐都滑落下来了。轰隆隆的巨响，漫天飞舞倾泻的冰雪，使人胆战心惊。

一切平静下来之后，这里的景色全变了：冰雪坡檐消失了，白色的山顶露出黑色的火山岩；冰雪、泥土，连同刚才还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的古猿，都落到火山口里去了；火山口也被封住，不再冒气喷水了。

探险队员终于逃出了威犸山。

回到威犸山下的营地后，发现除被古猿扯破的帐篷外，其他东西还都在。他们吃了些东西以后，把所有物品全装到雪橇上，急忙往回赶，谁也不愿意再在这里多呆一会儿。

天快黑了，大家一致同意夜间继续行进，以便尽快赶回威犸湖边的大本营去。

半路上，大地突然颤动起来，并且听到从地下传来低沉的隆隆声。这是一次地震，持续了大约五六秒钟。

“这一带经常发生地震吗？”米彼得问。

“火山可能要爆发。”卡比拉没有正面回答。

大家回头看威犸山，它那巍峨的高峰静静地矗立在夜空中，没有任何异常现象。

上山用了五六天时间，下山可就快多了，第二天天色微明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威犸湖边的营地了。

大家取出各种食品，饱餐了一顿。又来到湖边洗洗手脸。太阳已经出来了，湖面上波光粼粼，景色格外艳丽。早晨一般是很凉的，可是这天早上的气温比平日至少高出１０度。这些异常情况引起卡比拉的注意，他对大伙说：“我看情况不妙，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几个人回到营地整理东西，准备尽快渡过湖去。

“我们看到了威犸山火山口，也见到了红毛魔鬼——古猿，可是谁能相信我们呢？我们连一张照片也没拍到，一件实物也没拿到。”麦伯特遗憾地说。

“我拍了一卷胶片，不过由于光线太暗，又不知相机有没有毛病，不知道拍好没有。”克丽丝因为没有被古猿抓走，随身携带的相机在她上山以后倒派上了用场。克丽丝刚说完，突然尖声喊了起来：“快看！”

大家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坡上，蠕动着一片黑色的斑点，就像一大群蚂蚁。这些黑点移动得非常快，距离越来越近。看清楚了，是古猿！古猿追来了。

六、劫后余生

古猿在这冰雪覆盖、岩石突兀的山野间行走，像羚羊一样灵巧快捷，看来用不了一刻钟他们就会把营地包围起来。

“你们看咱这几杆枪能抵挡住猿人的进攻吗？”魏德曼征询大家的意见。

“这么几支枪要打退这群疯魔似的古猿是不可能的。”麦伯特回答。

“那么我们就逃走……”

魏德曼的话还没说完，几个人撒腿就跑。

“站住！”魏德曼大喝一声，人们都停了下来。

“这么乱跑能逃脱得了吗？”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是队长沉得住气，“麦伯特、米彼得和克丽丝，你们三个人快去把橡皮艇准备好，打足气，拉到湖边。卡比拉和我留下来阻击古猿。”

米彼得跑得快，把麦伯特和克丽丝拉在了后边。当米彼得在解拴橡皮艇绳索的时候，后面响起了枪声。绳子系得很结实，越急越解不开，他只好掏出刀子把绳子割断。克丽丝和麦伯特这时也赶来了，麦伯特指着橡皮艇说：“帮我一把，让我背上它，这样更快一些。”

麦伯特虽然年过半百却力大无比，一个人背起沉重的橡皮艇一步步向湖边走去。米彼得和克丽丝每人拿着一支枪跟在后面。离湖边大概还有２００米左右的时候，米彼得抄到麦伯特前边为他开路，克丽丝则留在后面保护。过了这片灌木丛再越过一段铺满乱石的滩地就到湖边了，谁知刚走出灌木丛就发现前面大约５０米处站着两个高大的古猿。麦伯特旁若无人继续向湖边走去，米彼得和跟上来的克丽丝面对古猿站了下来。

“克丽丝，你打左边那个，等他走近瞄准了再开火；我来对付右边那家伙。”米彼得说着，向远处看了一眼，见魏德曼和卡比拉正边打边向湖边撤退。

古猿张开双臂，狂叫着猛扑过来，那样子实在让人害怕。米彼得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古猿扑倒在地，米彼得又补了一枪，鲜血从古猿胸部涌流出来。这时另一个古猿已经冲了过来，克丽丝、米彼得两支枪同时响了，身中两弹的古猿疯狗一般扑上来，米彼得挥动枪柄打去，被古猿挥动手臂打落在地。古猿纵身一跃抓到米彼得肩上，并把他压倒在地，米彼得拼全力一滚闪了出来。

古猿转身寻找目标，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克丽丝刚才那一枪打在他的脸上，他双眼已经被血水蒙住。

米彼得觉得肩部疼得钻心，扭头看去，只见被古猿抓伤的肩头已血肉模糊，他立即眩晕起来。

克丽丝保护着麦伯特向湖边走去，魏德曼和卡比拉也跑过来了，米彼得强打精神跟在后边。

麦伯特已经将橡皮艇放进湖里，眼看就可以上船渡湖了。突然湖水像退潮一样急剧后撤，橡皮艇也被湖水卷走。古猿却潮水般扑了过来，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数也数不清。

二三十个高大健壮的雄猿排成一列，站在最前面，距离越来越近，眼看着一场惨剧就要发生。

猛然间一道强光闪耀，紧接着是山崩地裂般的巨响。威犸山上升起一股黑色的烟柱，又喷出熊熊烈火，血红色的蘑菇云凝悬在威犸山上空。威犸山火山爆发了！

古猿群乱了起来，有的撒腿就跑，有的吓得倒在地上，有的捶胸顿足又哭又叫，因为这次火山大爆发会把他们的老窝全部摧毁。只有那二三十个雄猿没有动，他们呆愣了一阵之后，又瞪圆了双眼咆哮着向探险队员逼过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大地猛烈震动，湖水一下子涌了回来，把站在湖岸边的几个人都冲倒了。又是一阵更强烈的地震，探险队员面前的地面裂开了一条很宽的裂缝，湖水咕嘟嘟地向裂缝里直灌。这条大裂缝就在古猿脚下，那几十个古猿都跌进地裂缝里去了。

随着湖水猛然后退，大地又震动起来。刚才的大裂缝合拢了，几十个古猿被活埋到地底下去了。

火山熔岩从积雪的山顶向四下漫流，火山灰像下土雨一样落满雪岭沟坡。火山喷发只有五六分钟，火山爆发引起的大地震却持续了两个小时，而且几乎分不出强震和余震，每次震动都很猛烈。

古猿死的死，跑了跑了，可是强烈的地震也使探险队陷入了绝境。橡皮艇不知去向；米彼得被古猿抓伤后，高烧昏迷；他们自己是走不出这片荒无人烟的绝地了。

火山不再喷发，地震停止了，古猿也无影无踪了，四周静得出奇，在广阔荒凉的山野间只有探险队这大难不死的五个人。克丽丝一直守护在米彼得身边，麦伯特在追记和整理有关古猿材料，卡比拉和魏德曼在修理无线电通讯机，探险队与外界联系全靠这台机器了。

经过难熬的两天漫长时光，无线电终于修好了，卡比拉用它和智利海军取得了联系。

智利海军的直升飞机出现在营地上空时，历尽磨难的探险队员们高兴得都流出了眼泪。他们把东西先搬上飞机，米彼得、克丽丝和卡比拉登上飞机以后，魏德曼和麦伯特还站在飞机旁在谈着什么。然后麦伯特一个人又向山边走去，过了一会儿他抱着一个用衣服包着的足球似的东西回来了。

飞机起飞以后，先上飞机的几个人问麦特伯：“你拿回来的是什么东西？”

麦伯特笑了笑说：“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件证据。”

看着他那有点神秘的表情，大家也不好再追问下去。

从机舱口望出去，莫里诺山的群峰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成了地平线上一片白色的迷雾。

七、皆大欢喜

回到伦敦以后，米彼得住进了医院，从肩部取出了古猿的一只毒指甲，半个月后才伤愈出院。

２月１５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召开年会。“魏德曼教授和麦伯特教授关于威犸山探险的联合报告”，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学会会员和新闻界的记者把报告厅挤得满满的，连过道上都坐了不少人。

魏德曼报告攀登威犸山的过程，他口才好，讲得很精彩，博得阵阵掌声。讲到在帐篷外发现奇怪的脚印时，他突然打住，对听众说：“下面是属于古生物范畴的内容了，请古人类学家麦伯特教授报告。”

麦伯特讲了古猿的外貌，形态特征，日常生活，他指出这种红毛魔鬼是古类人猿的后代。这时会场上骚动起来，有人喊着：“吹牛！”“撒谎！”“拿出证据来！”

会议主持人要大家安静，并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等报告结束之后再提。

麦伯特讲完之后，又放了幻灯片。这是克丽丝拍摄的那些照片，由于光线太暗，底片又漏了光，所以影像不太清楚，不过还能看出古猿模模糊糊的形象来。

“你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话，能拿出足够的证据吗？”有人站起来质问麦伯特。

“我还有一些图表，比如关于古猿头部骨架结构图……”

“对这类美术作品没有人感兴趣，我们要看的是实物。”

“那好，我会让你们看到实物的。”麦伯物向后面挥了挥手。

两个人抬来一个箱子放到讲台上。

箱子打开后，拨开干冰，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古猿的头。大厅里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有人惊叫起来。

这个古猿头，就是麦伯特在登上直升飞机前抱回来的那个足球似的东西。

人们在克服了最初的惊恐之后，纷纷挤到讲台前观看这个古猿头颅。没有人再怀疑了，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探险队的成就被学会承认了。

卡比拉和克丽丝本来是要参加这次报告会的，可是由于大雾，飞机误了点。当天晚上，卡比拉约三个英国队友到他下榻的旅馆聚会。

五个探险队员又欢聚到一起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和阿根廷划清了边界，威犸山是属于智利的。”卡比拉说。

“祝贺你们！”

“我还有点礼物送给你们。”卡比拉说完，从克丽丝手中接过一个盒子放在桌子上，可是没有打开它，又问：“还记得我们沿途打了不少矿石装进背包里吧？”

“对，当时你们说是找铜矿。”米彼得回答。

“不是铜矿，是金矿。威犸山有品位非常高的大金矿。我们国家有了金矿，也有你们一份功劳。”

卡比拉打开盒子，里面放着几个金十字架，他把金十字架翻过来：“你们看，这上面刻着你们的名字，还刻着‘智利感谢你’。这是用我们采集的标本提炼出的金子制成的。”

他把金十字架送到英国探险队员的手中之后，又从盒子里拿出几份官方文件，也给每人一份，说：“我国政府为了感谢你们，请你们做黄金开发公司的名誉董事，１０年内每年给你们每人１０万英磅的酬金。”

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有关威犸山探险的新闻，大字号的标题五花八门、耸人听闻：《探险家被古猿活捉》、《生活在２０世纪的石器时代古猿人》、《威犸山大地震活埋古猿人》……

# 《威斯丁的选择》作者：[美］理查德·洛维特

吴箴 译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向死亡的倒计时。大多数人能够忍受这个事实，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只钟什么时候会走到终点，所以他们装出它永远也到不了的样子。而今天，威斯丁·琼斯却控制着这只钟。当它将要归零时，他本该说点什么——简短有力，或幽默讽刺，要不干脆装腔作势——然后摁下按钮，除非工程师们这次终于作对了——希望他们没有——威斯丁·琼斯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曾经有一次他也控制过这种倒计时，但那不是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那一次，他低头看着枪管，努力想让自己扣动扳机，但他所受的天主教教育还是占了上风。他并不真的相信死后灵魂不灭，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被送到一个比现在还要糟糕的永恒世界。这个念头可怕得足以使他继续勉强生活下去，直到他找到一种连教义老师也无法反对的死法。

那就是自愿参加这次任务。这也许是太阳系内唯一一份将有自杀倾向当作优点的工作。与其在醉酒的恍惚中开枪打死自己，他不如去当个英雄，为人类的进步尽一份力。为威斯丁欢呼吧，他是位勇敢的探险家。必须有人去做这件事，因为倘若它是可行的，那么人类就能得到切实的好处。就算当前无法得到好处，研究人员也应该能从每一次失败中学到点什么——尽管有讨厌的谣言说他们已经放弃希望，只是在盲目地做些改变。

不过对一个厌世的飞行员来说，ｎ＋１次的失败算得上是可以接受的退场方式。抛开他乐于接收这种结局的事实不谈，此类死法和战士倒在手榴弹下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出意外的话，威斯丁应该在他摁下按钮那一刹那死去。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任由他按自己的节奏行事。他花多少时间来照清单做飞行前的检查都没有关系，因为起飞窗口完全是“随时待命”。关键在于不要死得太愚蠢，忘了查看几块关键的仪表。烧焦的飞行员不值钱，飞船却不一样。

现在，他真正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交给了死神。它可以等，让飞船用它神秘的方式杀死他，就像它杀死以前的飞行员一样——至少，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死了。从技术角度来说，他们只是失踪了。第一次飞行时，整艘飞船都消失了，那是人类的首次超光速飞行，目标是土星附近……它再也没有从超空间返回。

第一艘飞船被命名为“奋进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随后发射的飞船上。于是，太空管理局将下一艘飞船上的人类飞行员换成了超立方体计算机，妥善的携带一笼老鼠前往土星附近，然后又把他们带回来。他们都活着，身体健康，对这次划时代的旅行毫无察觉。火蜥蜴、金鱼、长尾鹦鹉——统统是状态良好，但猫狗的情况不太稳定，而人类总是踪迹全无。当他们在行动中掌握实际控制权时，昂贵的飞船往往随他们而去：“企业号”、“猎兔犬号”、“圣母玛利亚号”、“胜利号”、 “麦哲伦号”。

现在的飞船已经不再正式命名了，但工程师们都叫它“７号”，也就是“玛丽·塞勒斯特７号”

［ 注 ］名字很贴切，因为这艘飞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一种飘荡的幽灵船气质。又一次，他们在船上安排了两个人，想看看这样做是否能解决飞行员失踪的问题，但还是没用。

［ 注：历史上著名的“幽灵船”，１８７２年被发现一起在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之间的海域，尽管船只好发无损，但船员却不见踪影。 ］

之所以这不是“玛丽·塞勒斯特２７号”，只是因为太空管理局对飞船丢失现象已经厌倦了。现在，飞行员并不比乘客更了不起。除了按照操作清单走走过场，飞行员唯一的工作就是：摁下按钮。在那以后，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如果事情的发展和过去一样，飞船会重新出现……少了威斯丁。飞船还安装有自动返回程序，可以从远距离触发。由于使用了量子驱动器，飞船的最近飞行目的地可能是土星，但想要从那儿把飞船拖回地球，路程实在太远了。

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计划让人喜忧参半。可喜的是：超光速旅行时可以实现的；可忧的是：这种旅行只对蜜蜂和老鼠有用。这可不能算是太空探险的黄金时代。

从理论上来说，威斯丁可以在最后时刻来临前的任何时间退出，但他能够得到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说他不会这么做。经过前面六次失踪事件后，只有想出名和想自杀的人才会被选为飞行员，而且在镜头面前，还没有人临阵退缩过。威斯丁唯一担心的是，飞行过程中会有痛苦，但他认为就算有，持续时间也很短。在他之前那名飞行员也担心过同样的问题，于是把一只装有麻醉剂的哮喘呼吸器偷偷带上了飞船。在他摁下按钮前几秒钟，大剂量的镇咳药被送进大脑。奇怪的是，他是唯一一个飞行结束后依然存在的飞行员，但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只是摁下了按钮，接着便陷入了昏迷。挡自动返回程序将他带回地球时，他早已死去了。

威斯丁不知道工程师们对那件事是怎么看的，但他了解任务控制中心的想法：在登船前，他接受了一次体腔检查，其严格程度可以与戒备最森严的监狱相媲美。老天，那套仪器也许就是从那儿借来的。不过事情很奇怪，超空间将垂死的飞行员和金鱼一视同仁，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所有系统都启动了，飞船做好了起飞准备——如果“起飞”指的是眨眼间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月球轨道以外的话。

该是发表风趣幽默或是装腔作势的讲话的时候了，“人类的一大步”［注］，诸如此类。不过他已经是第ｎ＋１个飞行员了，除了听惯豪言壮语的任务控制中心之外，没人听他的演讲。

［ 注：１９６９年“阿波罗１１号”登月时，航天员阿姆斯特朗说了一句名垂青史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

在这种情况下，威斯丁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已经将自己真实的心理没完没了地对心理学家说了许多遍，而媒体只关心他的名字该怎么拼。现在时候到了，说什么好像都显得十分愚蠢。

“再见。”他说，然后摁下了按钮。

有那么一瞬，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超空间驱动器在一个看不见的维度里旋转起来。

又一瞬，一切又静止了。然后，星光都熄灭了。

时间在扭曲、破碎、闪烁，好像无数的烟花。

飞船上的一切都在分裂，突然间，好像出现了无数个威斯丁。

“太奇妙了。”他试图向对方说。

接着时间重新变换，他们汇成了一个“元意识”，而其中的大部分片段根本没听说过“玛丽·塞勒斯特号”。

“别像个胆小鬼似的。这儿很安全。”

威斯丁六岁了，他坐在码头上，懒洋洋的向水里扔着石子，看着涟漪一圈圈交错着散开。天气很热，奥萨克湖好像和威斯丁一样懒洋洋的：湖面如同一面黑色的镜子，映出周围的一切，却又什么都看不见，不透明的湖水和他妈妈喝的咖啡颜色差不多。

“来吧。”他的堂兄奥尔森又喊了一声。他正站在码头边沿，屈膝打算跳下去。“别装的你好像不会游泳一样。”

威斯丁向水里扔了块石头，看着它消失了。

“我不想。”他说。这并不全是实话。密苏里的阳光几乎是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即使湖水再不诱人，也能缓解一下暑气。远处一辆摩托艇轰鸣着把划水者拖向未知的目的地。在托皮卡［注］公共游泳池，威斯丁游的像鱼一样，但在这儿，谁知道水里藏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 注：托皮卡：美国堪萨斯州首府 ］

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开始研究水里的波纹。如果湖面足够宽的话，波纹会一直散开去，沿途改变湖面上的一切——哪怕除了波纹自己，谁也不会注意到。有时候，威斯丁觉得自己就像一道没人注意的涟漪。这会儿，他的妈妈大概正用中文冲着卫星电话喋喋不休，而他的爸爸正在去某个地方的路上，那地方威斯丁从来也没听说过。爸爸答应会在周末赶回来，但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赶不回来的。他们管这个叫“全家团圆”，但真正和威斯丁在一起的是他的姑妈、叔叔和堂兄弟们，而且现在他唯一真正喜欢的人还认为他是个胆小鬼。

威斯丁看着奥尔森跃入湖中。他的堂兄跳得又高又远，像枚炮弹一样砸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搅乱了湖面，动静比威斯丁扔下的任何一块石头都要大。他没入水中，又钻出来，咯咯笑着：“太简单了！下来吧！”

威斯丁摇了摇头。当他下定决心时是很固执的。

“哦，傻瓜。”奥尔森说，“是因为昨晚比利叔叔说的那些愚蠢的故事，对不对？”奥尔森像大人一样摇了摇头，“告诉你，他喝醉了，就算他没喝醉时也是个傻子。根本没有湖鲨这种东西。而且，”他带着三年级学生的优越感继续说到，“啮龟不会有那么大。”他奸笑着，“他们也许会咬你的小屁股，但肯定不会把你拖到水下去。”

他从码头那边以费力的仰泳姿式游过来，“来吧！”

威斯丁摇了摇头。“我不想。”他重复着，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心事已经被奥尔森说中了。镜子般的水面下可能潜伏着什么东西。关键是：你看不见下面究竟有什么。

奥尔森的表情变了。“胆小鬼！”他啐了一口，一针见血地说，“要有一只啮龟爬上码头把你拖下水，那就是你活该。”

威斯丁吓得赶紧从码头边沿退开，而奥尔森则洋洋得意的像海豚一样跃出水面，又一头扎进水里。

不一会儿，他钻出水面。“哦咿——咿！”他喊着，双手拼命的拍打着水面，“有东西在拉我！”接着又没入水中，除了翻滚的水花和破裂的气泡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接着一切都平静下来。

威斯丁转头看了看度假小屋，但他的双腿根本动不了。他想喊，可是不会有人来的。距离太远了；如果他妈妈还在打电话，就根本不会听到。他又看了看水面，希望奥尔森能重新出现，但湖面一片寂静，连鲨鱼带着他的战利品游向深水处时应该出现的波纹也看不见。

威斯丁没有意识到，但这确是个关乎他一生发展的时刻。不同的决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其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过程中会有很多分支，但总体上有两条主线。

威斯丁留在码头上，蜷缩着远远离开危险的水面，摇晃着身体不停地哭泣。

威斯丁３６．０７．１２：１３１４跳入水中去救他的堂兄，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找，或者找到了该怎么做。

水花裹住了他，把他带向深处，他随时都会被湖水吞没。

四周一片漆黑。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是闭着的。他睁开眼，现在亮一点了，但周围的一切都带着些微的褐色。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只好盲目的挥动手臂想摸到点什么——随便什么感觉像是奥尔森的东西。但奥尔森不再那儿。对空气的渴求迫使他返回水面。他冒出头喘息着，踩着水，狂乱的摸了一把眼睛上的水珠，深吸一口气，打算再潜下去。

“嗨，胆小鬼！”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他转过身，发现奥尔森正在码头下面抱住一根柱子仰面漂浮着。“我的表演很出色，对吧？”

威斯丁终于松了口气。他尽一个六岁孩子的所能喊叫着，把水泼向堂兄嬉笑的脸。然后一切问题都化解了。这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码头下面成了他们躲避阳光的最好去处。

十六岁时威斯丁已经成了书呆子中的书呆子。如果他愿意，很可能得到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的荣誉。但就在前一年，他巧妙地在生物课上得了Ｃ，从而不必再把这项荣誉添加到自己的社交不利因素清单中。当代表这种事对申请大学可能大有好处，但在社交生活中却是致命的。

他最深恶痛绝的是体育课，偏偏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以无上的睿智决定，所有中学生都必须向自己的赘肉宣战。威斯丁瘦得皮包骨头，得心脏病的几率实在不大，但他还是得出去锻炼锻炼或者上上体育课。

在他的学校里，橄榄球称得上是运动之王。新生体育课上，他很快发现，如果你不能和那些大块头短兵相接的较量，你就根本没法在学校里立足；如果你压根儿不想这么做，那你就成了最烂的窝囊废。

有一件事情他很拿手，那就是跑步。这可能和他六岁时就是一个游泳好手一样来自于天赋，虽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下过水。

他一直利用他的跑步天赋逃避体育课，后来教练告诉他，他有潜力成为州级运动员。只有一个问题：训练会侵占他的学习时间。威斯丁的所有家人都看不起搞运动的。他的祖父是绿色化学的开拓者。他的父亲现在有一半时间在月球，为隧道住宅设计纳米薄膜。他的妈妈大概是这个家里最接近于体育迷的成员了，几年前，她曾为一家滑雪板生产厂家设计过一款专供朱诺［注］奥运会使用的智能蜡。

［ 注：朱诺：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 ］

成为州级运动员的话，将来可以申请很多大学的径赛奖学金；而如果在剩下的三四年取得好成绩，他就可以进入加州理工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化学学位。他的父母认为根本就不用选——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想成为学者。如果他还是喜欢跑步，他的母亲补充道，他可以找一家运动鞋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与纳米技术有关的工作机会。流汗是莽汉干的事。“难道你真的想和那些橄榄球运动员一样？”她问道。

威斯丁离开了田径队。化学不是他喜欢的学科——历史或者音乐好像更有趣些——但他开始埋头苦读，再也没有在非自然科学课程上浪费时间。他也没有看下一届奥运会。没有理由为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去自寻烦恼。

威斯丁４６．１１．１９：０２４１却说“见鬼去吧”。他能列举出一串田径明星的名字，他们都没得过博士学位或者进过医学院。那运动员奖学金就那么不好吗？它不能说明你就不聪明。怀有这个想法，他故意又在化学高级班上得了个Ｃ，而在历史课上得了个Ａ＋。

威斯丁’既没有进麻省理工学院，也没有进加州理工大学。就在他要申请大学时，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了堪萨斯大学的一位教授，那里学费比较低，而且离家很近。

最初，老师中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没有让一切有什么不同，甚至连他一二年级的专业课也主要是观看讲座录像和接受人工智能指导。要等它成为高年级学生（而且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个）后，才可能有机会见到那位大教授，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让她愿意为他写封推荐信。

也许是那些讲座和指导课对他产生了影响，让他觉得当一个化学系学生却不真正喜欢化学也没什么不对。相反，那些有真人讨论环节的课程——比如英语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公共课——明显更有趣。

威斯丁４９.１０．２３：０９３７却做了另一个决定。他首先把专业改成了文学，然后是人类学，最终，只是因为时间安排方便的原因，他选了地质学的一门课。他立刻被吸引住了。地质学家们需要徒步旅行，这虽然赶不上跑步，但也算勉强凑合了。

威斯丁’正盯着一个一头乌发、满身汗水的俏丽身影。尽管不太合适，他还是不禁联想到那句古老的谚语：马儿汗如雨下，男人汗流浃背，女人香汗微微。

这一位的确香汗微微、光彩照人。

她简直是个完美的尤物。他以前见过她在室内跑道上锻炼。他自己也每天在那里跑步，希望运动能帮助他找到些灵感来完成那篇关于纳米合成的博士论文。她整个冬天都在那儿锻炼，而从一开始，他就被她迷住了。

她一个人跑步，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这就意味着她不是职业运动员，那么她一定是某个大学生田径队的，或者是个铁人三项运动员。作为径赛选手来说，她的体格太大：不是胖，是很结实。她喜欢穿短背心，露出结实的腹肌。肩膀和腿部的肌肉块也很明显，但曲线依然优美。他曾经为她测过一次速度，重复跑２００米，３４秒，一遍，一遍又一遍。这是校级明星的速度，但还不是奥运选手的水平。以前他可以跑到31秒，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只能算是个跑得比较快的慢跑锻炼者。

他应该把所有心思集中到自己的研究课题上，但她总让他分心。虽然分心，但他心甘情愿。起初，他只能在周二见到她，在调整了自己的时间表后，他如愿以偿地在周一和周四也能看到她。

每次看到她，他都好像又回到了十四岁第一次参加新生舞会的时候。她行动中带着一种瞪羚般的优雅，奔跑时仿佛脚不沾地。夜晚，她浮现在他的梦中。

但他在很多方面和中学时没什么两样。他没有和她搭过话，每次她朝他这边看时，他的目光就赶紧移开了。

她身上吸引他的东西同时也在困扰着他，其中就有身高的原因。她长得很高，也许有５英尺９英寸，而他只有５英尺７英寸。她还有着惊人的活力，而他只是个胆小卑微的人。她怎么会想和他在一起呢？

十二月和一月在沉默中过去了。接着是二月和三月的大半时间。返绿的草地上，番红花顶开了迟来的降雪。她随时都有可能转到室外去跑步，那样以来他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已经品尝到了悔恨的滋味。不是因为没能和她在一起，而是因为她毫不知情。他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现在依然如此。这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的行事风格。这个女人和他不是一类人。

一次，当她在内侧跑到跑步时，他正好横穿跑道。他们靠得太近了，也可能是她的动作幅度大了些，总之，他们的手肘撞到了一起。

“抱歉。”她回头喊了一声，大方的把过错揽了过去。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排钟一样在他耳边鸣响。

一百米开外，他在她的这个加速圈的末尾追上了她。“是我的错。”他说，根本不敢看她。

他又跑了几步。现在错过就永远没机会了。

量子力学的骰子开始滚动。威斯丁‘继续慢跑，威斯丁’５６．０３．２１：１６８４转向了幸运的一边。按耐不住心跳，他转过身。

“嗨，”他说，“你跑得挺不错的。我叫威斯丁……”

威斯丁‘感觉很好，他高高地踢起腿，用皮鞋的鞋尖轻轻点了一下２１楼的按钮。

还没等身体恢复平衡，他就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他的女朋友名叫格蕾丝，是个极端讲究礼仪的人。

“你一定要这么做吗？”她问道，言语中流露出的不满好像在提醒他，最好可以给个满意的答复。他现在兴致正高；今天，他的实验终于成功了，现在只要辛苦地把他的发现写出来，就能扫除横亘在他和博士学位之间的最后一点障碍。不出意外的话，他很快就要成为威斯丁博士了。

在他内心，他明白格蕾丝不喜欢他兴致高昂地用空手道踢腿动作按下电梯按钮，尤其是在她的公寓楼里，邻居会有意见的——尽管他第一次就踢中了正确的楼层。

“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她说，声音中的怒气更明显了。

他是在去年春天遇到格蕾丝的。五月二号，如果你询问详情，他会很乐意这样告诉你。他并不相信什么超能力，他相信的是摩菲定律［注］：如果你跑起来，汽车还在几英里外；但如果你不跑，你会后悔的。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他总是错的。

［ 注：摩菲定律是指你觉得可能会出事的事，它就真的会出事 ］

那天天气闷热，威斯丁５６．０５．０２：０７３９不想在到达实验室是浑身是汗，所以他没有跑。当然，这就意味着公共汽车的确已经到了街角，而当他看到它时已经来不及了。

威斯丁‘并不真正之王事情有什么不同，但他跑了起来。让他吃惊的是，汽车出现了，而他分秒不差地上了车。车上只有一个空座，两站路后，他把座位让给了格蕾丝。

距离他失去和跑步姑娘搭讪的最后一次机会，时间只过去了几个星期，有魅力的女性依然让他望而生畏。但格蕾丝个子矮小，头发棕褐，而且明显不是运动员。他也在攻读博士学位，有关夸克力学——她从来也没有费心向他解释一下，好让他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用说，他父母很喜欢她。她的名字和夸克之间有某种双管联系，但他从来也没能彻底理解其中的奥妙。他所知道的就是她很讨厌这种联系。“这是低级笑话中最低级的一种。”他是这么说的，而且告诉他，有她在场时不要开这种玩笑。

显然，踢电梯按钮也是被禁止的。

他隐约明白，自己正面临一个选择：循规蹈矩，为了格蕾丝；或者干脆离经叛道一次，因为他还从来没有真正那么做过。

威斯丁５７．０１．１３．２２４３告诉她一边待着去，然后又在按钮上加了一脚。

威斯丁屈服了。“抱歉，”他说，“我不是故意的。”随后，作为一种古怪的安慰，他考虑了几个星期的问题脱口而出，“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段婚姻维持了七年，其中五年简直是多余的。最终是格蕾丝抛弃了他。也就在同时，终身教职委员会拒绝他的意图也很明显了。

尽管这是一段本不该存在的婚姻，但离婚的伤害依然很大。无论你从事的研究是不是你喜欢的，申请终身教职被拒绝同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哪怕你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学术头衔，因为每一个“正常”的博士都是这么做的。

威斯丁本可以像其他逐渐老去的实验员一样过完一生，但他无法忍受别人的怜悯，他只想躲起来舔舐伤口。所以他机械地用声纹签署了格蕾丝的律师发给他的所有文件，变卖了她留给他的一切物品，去了地球遥远的另一边。

他去了迪戈加西亚［注］，那里不能说和托皮卡截然相反，但也差不多：宽松的氛围，热带的气候，正好位于印度洋中心。那里还是太空管理局的一个跟踪站。

［ 迪戈加西亚：南印度洋一珊瑚岛 ］

６５．０３到６５．０４之间的几个威斯丁定居下来，变成了当地人——或者至少和任何一个住在由太空管理局管理的前海军基地上的岛民一样。

６５．１０到６．１１之间的另外几个威斯丁觉得六个月的岛上生活已经足够了。在三十五岁的年纪，重返校园有点老了，但还有很多与化学无关的事情可以去做。他们出发去了澳大利亚。

威斯丁’则滞留在迪戈加西亚，直到花光积蓄。不过那时，他和太空管理局的几个工程师成了酒友。顺理成章的，在他证明自己有能力保持清醒以后，太空管理局对他进行了心理分析。那时他还没有自我毁灭倾向——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而且他的责任感非常强。不久后，他得到了一份从外太空收集冰球的工作。

这份工作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刺激。关键的事情都是由专家完成的。他们拦截彗星，把它们切成锯齿状的几大块，再融成在外力下不会碎裂的巨冰，用反射膜把它们包裹起来，保持它们的形状和温度。威斯丁本可以在某个外太空小组里找个位置，因为很多融化和包裹工作都与纳米化工有关。无论有没有终身教职，他好歹都还是个优秀的化学家；但如果他真的喜欢化学的话，终身教职从一开始就不该成为问题。

对不合群的人来说，运输冰块的工作更加合适。你飞到木星轨道附近，使拖曳飞船与外太空巨冰上的对接槽相连，把它固定在准备好的反应物质存储池（也是在外太空建造的）里，然后慢慢经过一条弧形轨道来到传送点：一般来说是Ｌ５拉格朗日点，但有时是月球轨道。利用冰块，那里就可以成为简便的燃料补给站，为深空飞行器提供服务。

每个人都可以驾驶拖冰船，船上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照看照看电脑，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后方的那些家伙也可以有个人使唤使唤。

你唯一真正的责任就是不要弄错轨道，威胁到地球或者任何人类定居点。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甚至只是好像要那么做——那些快速反应巡逻队就会立即前来制止你。不过只要你不是个真正的恐怖分子，拖冰船上的电脑系统已经足够精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其实这项工作的实际原理与无数电脑游戏无异，更何况飞船与彗星冰块对接后的拖力极其微弱，每一个动作都慢的令人难以置信。

“枯燥”实在不足以形容这份工作，这也就是拖冰船驾驶员永远有空缺的原因。更糟糕的是，这份工作让你有很多时间来思考。当他的飞船在无人关注的黑暗中推动着光亮如镜的冰块时，他越来越沉浸于对过去的假设之中。回想起那些当时他没有选择的道路，他感到针扎般的难受。

而现在，当超空间驱动器旋转着向土星前进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副作用出现了：他得到了所有那些他曾经反复思考过的假设（外加无数个他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的答案。

“玛丽·塞勒斯特号”接近了它的目的地。在一段超越时间的间隙里（以前从未有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威斯丁。

他变成了跳入鲨鱼出没的湖中的莽撞孩子。

他学习音乐、历史和英国文学。

他成为州级田径运动员。

他的游泳水平更上层楼，率领一支接力队伍获得了奥运奖牌。

他在那个香汗微微的跑步姑娘身上找到了天长地久的爱情。

他在堪萨斯半岛的原野上得到了博士学位和终身教职……地质学的。

他错过了那班公共汽车……还有格蕾丝。

他去了澳大利亚，最终成了一名实验员……在澳大利亚的南极洲领地闪闪发光的无尽冰原上，一个人可以安静的思考。这是好事，因为它能使你成为诗人。

他像克罗伊斯［注］一样富有，在印度洋的海岸边无所事事；他过着一种后启示录时代的隐居生活，周围是最惊人的超现实科技。甚至还有一个威斯丁，他那个世界中的太空管理局认为，如果真有超光速飞船存在，它一定可以到蟹状星云去拍摄照片，哪怕飞行员可能无法随照片一起返回地球。

［注 克罗伊斯：吕底亚王国的末代国王，以富有著称 ］

讽刺的是，唯一不可能实现的，恰好是威斯丁原本认为可以为他带来想要的东西的那些选择：他拼命赶也没赶上那班公车，却迎头撞上另一辆车；或者从悬崖跳下去；或者扣动扳机自杀。

在超空间以外的世界里，前往土星的飞行在心跳一拍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但就在那电光火石般的一瞬间，威斯丁明白，他可以选择其中他喜欢的一种生活，继续生活下去。他不能从头来过，但他可以敲响任何一支过去没有敲响的钟，而让过去响过的那只保持安静。

但在心跳一拍之外，他还有时间可以考虑一下老鼠、金鱼、被麻醉的驾驶员，以及突然消失的飞船。格蕾丝有一次和他说起过薛定额的猫，它会一直处于非死非活、每种情况各占一半的状态，直到量子科学家们决定其最终结果。现在，“玛丽·塞勒斯特号”的超空间飞行使他暂时拥有了这种量子状态的选择权。不用太高的智商也可以知道在他之前的飞行员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找到了某种更好的生活，于是选择了离开，让飞船继续前进。

威斯丁想选择那个跑步的姑娘，或者奥林匹克奖牌——走这条路也会碰上不少姑娘。但他担心当超空间中那段超越时间的间隙在他面前伸展开来时（但它没有），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真正挽救他，除非他自己有所改变。

威斯丁的众多自我中最优秀的部分选择了勇敢，承受压力，不再做“正常”人。如果他进入了某个这样的自我创造的世界，他会继续这样做，还是会再次糟蹋掉这段新生活？无论选择什么，他需要把握的都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他是第ｎ＋１个飞行员，这就意味着，在他前面已经有ｎ个飞行员辜负了他人的期望，选择了诱惑。威斯丁的责任感依然高的超乎想象。只有这一次，他才既有责任感，又与众不同。

当那段超越了时间的间隙渐渐变得模糊时，威斯丁感受到了南极洲冰原荒凉而澄净的光芒，品尝到了女性温暖柔美的气息——她的爱永远也不会来了。然后，缓慢的，一切消失了。

飞船精准的出现了，威斯丁发现自己正看着下面的土星环，它在高角度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壮丽无比。他很惊讶自己还活着，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对此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失望。超空间中发生的事他已经不太记得，只知道他因为某种原因选择了来到这里，而这个选择是很关键的。

他应该是在一艘超光速飞船中，但它使用的还是老式的无线电。只要摁下按钮，他就可以比任何一段信息更快地回到地球。不过，如果说什么时候该发表一通装腔作势、言简意赅的宣言的话，那就是现在了。电脑已经发现他仍然在船上，正准备进行生命遥测：惊人的消息，他成了太阳系中第一个成功进行超空间飞行的人。

他从没有真正练习过这次演讲，不过考虑到先前的告别辞，他别无选择。

“嗨。”他说。

然后他停下来等待回音。他们大概希望他直接回去接受一大堆检测，不过他觉得那大概没什么用，因为不知为什么，他怀疑能当超空间飞行员的人一定是凤毛麟角。

同时，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情绪在心中涌动——真的是久违了，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吃惊的意识到，那像是一种宁静的心绪。也许只是因为眼前的景象。这里的一切要比他从冰块里看到的反射影像有趣得多。土星环的光芒让他窒息，隐约联想起了南极。这可真奇怪，因为他从没去过南极。

接着，他的脑海里又冒出了另一个古怪的念头：下次，我要去蟹状星云。

# 《威胁生命的石头》作者：[美] 戴维·坎普顿

吉达乘坐的宇宙飞船终于到达了“拉皮达”星球。一年前，吉达的父母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来到“拉皮达”定居。

这儿地域广阔，完全不像地球上那样拥挤不堪。一年后，吉达也到了这儿。

“那就是为你们准备的‘拉皮达’上的石头宫。”一位脸像牛皮一般皱纹交错的航天港工作人员笑着说，“你们会对这儿的一切都很惊奇的。你看，每所房子都像《天方夜谭》里的宫殿一样。”

吉达在迎接的人群中发现了她的父母，但令她意外的是他们竟然老得让人难以置信。仅仅一年的时间，父亲那满头油亮的黑发已成了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胡子也已花白，他甚至连像过去那样抱抱她的力气都没了。而妈妈竟已双颊深陷，银丝满头。可他们确确实实是自己的父母啊！吉达哭着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不知是喜是悲。

一路上的风光却使吉达目不暇接，惊诧不已，竟连汽车的颠簸也没有感觉到。沿途一片片庄稼，一座座漂亮的石头房子不时从她眼前掠过。吉达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这些闪着节日焰火似的光辉的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也是这样的吗？她心里暗暗想着。

实际上，她家的房子比谁家的都好，它像一条彩虹，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辉。吉达迅速地跑上前去，摸着闪光的墙壁。太阳把石头晒得发烫，她觉得手掌有些刺痛，好像触到了火焰。吉达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她突然发现她的父母显得很悲伤。

自从吉达到来以后，她的父母总是心事重重的。而他们衰老的面容像个阴影似的跟随着她，搅得她睡不好觉，虽然这儿出产的水果、蔬菜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大、都鲜美，吉达可以尽情地吃。有一次，她听见父母在低语，他们还以为她早已睡着了。

“这事可千万别发生在她身上啊！”这是母亲悲切的哽咽声。

长久的沉默以后，父亲缓缓地说：“年纪越轻变得越快！”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她家来了个小老头儿。虽然他那棕色的起皱的面孔在吉达看起来像颗核桃，可他那白眉毛下的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他一只疙疙瘩瘩的手上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水果的网兜，另一只手打着招呼。

“嘿，伯特太太，我带来些鹅莓和茶燕子果干。”他侧目打量了吉达一下，说：“这种水果特别好吃，可惜我昨天吃得太多，倒了胃口。”

吉达瞪直了眼。在他身上最为奇特的地方是他的身材，且不说他的年龄，就说他那个儿，还没有吉达高，跟旧画册里的土地爷一样。这个叫拜勃的人不久就带着吉达出去蹓跶了。

他们沿着一条豌豆地里的小道散步，吉达好想蹦蹦跳跳地走，可是又不好意思那样做，因为这会对那位“老”伙伴不礼貌。

他总爱唠叨个没完，简直像只猴子；可是讲着讲着，又突然闷声不想了，好像满腹心事的样子。

他们谈到了翻跟头，拜勃打赌说他能翻六个。

“恐怕那是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吧！”吉达说。

她忽然发现拜勃的脸扭曲起来，他那两只干瘪的手捂住脸，转过身去，不让她看到他在擦眼泪。吉达很是为难，她不大习惯老年人在她面前哭。

“你看我多大了？”拜勃突然挑战似地问。

“我想，你一定比我父亲大一些。”吉达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猜你也会这么说的。不过信不信由你，我左盘右算，十个手指加上两个脚趾是我的年龄。”

吉达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是天底下最笨拙的玩笑。

拜勃的脸色有点难看，笑容也收敛了，说：“我不明白，你笑什么？当这事千真万确地发生在你身上时，我相信你再也笑不起来了。我是不愿意变老的，起码在我十二岁时不应该像个老头。”

吉达迷茫地望着这个个子还没她高、跟旧画册里的土地爷一样的小老头儿。

“人们为了摆脱地球上拥挤的环境，两年以来陆陆续续地迁移到这个星球上来。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他们变老的速度比地球上要快得多”“年纪越轻老得越快，是吗？”吉达小声问。她突然想起了父母的对话。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科学家正在研究，但还没得出结论。这里的事不准向地球透露。一旦这里的情况传到了地球，‘拉皮达’就完蛋了。人们会惊恐，会慌乱，从而使这里成为禁区，在星象图上就会盖上‘煞星’的标志，可瞧这绿油油的田地，新鲜的空气，宽广的空间，这哪像煞星啊？”拜勃不住地揪着他的白发，神情激动。

两人慢慢地往回走，回到了那闪闪发光的石头垒成的房子。

第二天，两人在玩时，吉达发现野外所有的石头都是黯淡无光的，跟地球上的差不多。

“可是那种闪光的石头在哪里呢？”吉达好奇地问。

“就在这里。”拜勃的笑声像老绵羊“呵—呵—呵”的咳嗽声一样难听，“这种石头只有盖成房子后才闪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回家的路上，吉达拣了整整一网兜石头，拜勃拖着他那老头儿似的瘦弱的身子帮着一块拣。小姑娘和小老头慢慢地踱回了家。

吉达用这些石头把她家窗子外面的灌木丛围了一圈，灌木上满是含苞待放的花蕾，香气袭人。过了几天，吉达发现一种微弱的闪光从新垒成的石头堆里射出来，好像落日的余辉。

或许是离房子近的缘故吧，或许是这些石头喜欢接近人。

吉达心想。

当天夜里，吉达梦见石头把她围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直向她逼近。她左冲右突，怎么也挤不出去。

第二天，与拜勃出去散步时，吉达既不想跑，也不想跳，感到特别疲倦。她偶然照了一下镜子，发现她原来乌黑的头发已渐渐发白，一揪，满手的白发。这不可能是真的。吉达跳了起来。她恐慌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这双手还是那么丰满、柔嫩，不像拜勃那干瘪的爪子。不，她还没变，她不可能变。

可是，确确实实，她不能像刚来时那样活蹦乱跳了，只要一跑，她就心跳得厉害，一点力气也没有。她亲手垒起的石头此刻已不是那种暗褐色的了，表面上隐约地闪现出一种美丽的光辉，好像浮着一层油的水坑表面出现的彩虹一样，五光十色。而石头周围的灌木丛，前几天还枝繁叶茂，现在已完全枯干了，花儿未开已经枯萎凋零，尚有几朵残花留在发脆的树枝上，但却像烤干的纸一样。

晚上，吉达再次梦见了石头。石头，那些大石头，把她紧紧地包围起来，就像包围那些繁花满枝的灌木一样。各种奇异色彩的石头在周围萦绕闪耀，吉达发现她那光滑的皮肤已经萎缩，变得像出土的羊皮纸。这一切使她突然明白了石头的秘密。她一下子从噩梦中醒来了。

尽管她告诉了爸爸妈妈石头的秘密，说必须把房子推倒，可他们仅把这当作她的疯话，认为是噩梦把她吓了。

吉达找到了拜勃，连珠炮似地说了她的梦和灌木的枯死，以及如何发现石头让人变老的等等。人们必须停止再用这种石头造房子。她知道仅靠她一个人是永远说服不了大人的，她必须和拜勃一起用行动来证明她是正确的。

一天夜里，吉达和拜勃从家里溜出来，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向着最近的一片田园走去。

整整一个星期，两家人组织了一批人四处寻找他们。其实找寻他们的人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离他们有多近：他俩平躺在地里，身上用菜叶盖着，搜寻者的脚步就从他们身边走过。孩子们宁可让露水把全身湿透，宁可几天吃一次生菜和水果，也决心要远离那些闪着“鬼火”的石头房子，越远越好。

最后，他们还是被找到了——熟睡在厚厚的山莓子叶下面。他们中的一个是小姑娘，满头青丝，没有一根白发；另一个是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大约十二岁的男孩。

对“拉皮达”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长寿更值得留恋的呢！

# 《微宇宙的上帝》作者：西奥多·斯特金

叶丽贤译

西奥多·斯特金简介

西奥多·斯特金，１９１８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幻作家之一，与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同为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与代表人物。

西奥多·斯特金从１９３９年开始进行科幻创作，第一部作品名为《以太呼吸者》（EtherBreather），他将这篇处女作投给了坎贝尔执掌的《惊奇科幻小说》。据说原稿很粗糙，但坎贝尔惜才，便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写，使之最终得以在杂志上发表。可以说是坎贝尔成就了斯特金的科幻创作梦，但后来斯特金却与坎贝尔不合，从而转战欧洲文坛。在美国科幻文坛上，斯特金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曾因将性的主题带进科幻小说而遭致批评，却又因将爱的主题带进科幻小说而备受赞誉。

西奥多·斯特金一生创作了接近两百篇作品，这其中，短篇作品以同时获得雨果奖和星云奖的《迟缓的雕像》（Slow Sculpture）和《微宇宙的上帝》（Microcosmic God）尤为读者称道。在长篇小说方面斯特金的成绩则更是为世人瞩目，《超人类》（MoreThan Hum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失语病，从小被误认为是白痴，受尽歧视。他长大后在森林中。隐居，慢慢找到了几个拥有特异功能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有的可以意念致动、可以信息传感，有的拥有超常记忆力，还有一个永远长不大，但能像电脑一样存贮知识的婴儿。这些人都被社会抛弃。他们聚在一起生活，慢慢形成了一个超级生命体。该小说荣获了国际幻想小说奖，业内人士将其视作“类型科幻小说的杰出代表”。

除了科幻，斯特金还进行诗歌创作，并为广播剧、电视剧写作剧本。他曾为《星际迷航》系列剧撰写了两集剧本，其中《永恒的边城》被认为是《星》剧中最好的一集，该剧集还为西奥多·斯特金赢得了雨果奖。

１９８５年，西奥多·斯特金辞别人世，为纪念西奥多·斯特金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１９８７年，由詹姆斯·冈恩以及西奥多·斯特金的后人共同设立了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评选上一年度发表的、字数不超过１７５００字的短篇小说。这一奖项的主办单位与约翰·Ｗ·坎贝尔纪念奖相同，都是堪萨斯大学科幻研究中心，旨在纪念这位科幻小说巨匠的辉煌成就。斯特金还获得了世界奇幻奖的“终身成就奖”。

下面要讲的故事关乎两人，其中一人威力无边，另一人则贪得无厌，不过别担心，我并不想对你施加什么压力。那个威力无边的名叫詹姆士·奇德，贪得无厌的是他开户银行的总裁。

奇德是个很棒的家伙，从事科学研究，独自一人住在新英格兰海岸附近的一座小岛上。他不是人们常在书中读到的那种身形如同侏儒、精神有点失常的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图取私利，他也不是那种有着俄国人的名字、无所畏忌的自大狂；他不会老谋深算，尤其不会搞颠覆活动。他经常理头发，手指甲修剪得也很干净。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在思考问题时，他都显得通情达理。

他稍有点孩子气，有志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个子不高，身体圆胖，却聪明绝伦。他的研究专长是生物化学，人们管他叫“奇德先生”，从没以“博士”或“教授”相称，只是叫他“奇德先生”。

他生性怪异，向来都是这样。他从未从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顺利毕业过，因为他觉得大学教育对自己来说进度太慢，教学方法也太过死板。他一直接受不了“教授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行家”的观点。对于书本，他也抱同样质疑的态度。他总爱提问题，即便这些问题令人窘迫，他也不在乎。他认为格雷戈尔·孟德尔是位拙劣的说谎者，达尔文是位风趣的哲人，路德·伯班克①是位感觉论者②。一开口说话，他必让对方感觉透不过气来。如果交谈的对象懂点儿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会单刀直入把问题问清楚，最后总是把对方问得缓不过气。如果交谈对象懂得的东西他已经了解，他会反反复复地问：“你是从何得知的？”最让他畅快过瘾的是，他能把崇尚优生学的人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所以人们对他常常敬而远之，从没邀请他喝过茶。他很懂得礼数，但不懂得圆滑。

【① 园艺培育专家，培育出许多新品种的水果、树木和其他的作物。】

【② 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来源，认为只有透过感官才能认识世界。】

他手里有笔小钱，便用这钱租了座小岛，还在上面建了个实验室。我刚才提到过他是位生化学家。他虽是研究生物化学的，却没有只顾着自己的本行。他会偶尔做些其他大胆的科学尝试，诸如通过改进维他命Ｂ１的提取方法，使其能够以吨为计量单位进行提取（如果真的有人需要上吨重的维他命B1的话），不过对他而言这也不算什么壮举。他靠此赚了一笔钱，便立即用这钱租了座小岛，雇了八百名工人在岛上一块占地一英亩半的地方盖了间实验室，修筑了一些设施。他接着开始忙乎起剑麻纤维来，找出了融合这种纤维的方法，并制取出了一种难以断裂的绳线，剑麻产业因此红火了起来。

你应该还记得他在尼亚加拉河上空做的演示吧：在尼亚加拉河两岸间湍急的水流上空牵一条新制的剑麻绳索，绳中央吊着一台十吨重的大卡车，还记得这个演示吗？现在轮船停靠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纤维绳当缆绳，它看起来像铁索，但跟一枝铅笔差不多粗，还可以像橡胶软管一样盘绕起来。靠这一发明，他捞了不少钱。他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台回旋加速器。

从这以后，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钱了，而成了小小的账簿里一串串庞大的数字。奇德只动用了其中一小部分订购食物和器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这些订购也停了。他的开户银行派人乘水上飞机来看他是否还活着。那带信的人两天后带着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回去了——他被在小岛上的所见给惊呆了。奇德还活着，不仅安然无恙，还用极其简单的合成方式生产出多得吃也吃不完的优质食物。银行立即写了封信给他，问奇德先生是否愿意将无土种植的秘方告诉他们。奇德回复说很愿意，并在信中附上合成配方。他还附言说自己从没将这消息告诉过陆上的人，所以不知道有人会对这个感兴趣。他因此变得更富了，我是说他的银行存款更丰厚了。但他对此毫不在意。

那个带信的人来访八个月之后，奇德才开始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惊愕。对于一个连“博士”都称不上的生化学家来说，他实在很了不得。下面罗列的是他的一些发明成果：一项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专门生产一种可用在建筑物上的、比最好的钢铁还要牢固的铝合金……

一种奇德称之为“光泵”的小机件。“光泵”的运作是根据光是一种物质，因此也受制于物理和电磁规律这一原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只保留一个光源，从光泵中向该光源打出一道圆柱形振动磁场，沿着这道磁场，光将被引导到光泵上。接着让光通过光泵的环状“镜头”。“镜头”下是光泵的心脏部位——可吸收百分之九十八的光线的滤光水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水晶里的平面把光吸收了。用这种仪器使空间暗色化，虽然效果不明显，但毕竟意义非凡。外行人说外行的话，多多见谅，原理大抵是这样子的。

以“桶”为单位的合成叶绿素。

能够在飞机以八倍音速飞行的条件下运转自如的螺旋桨。

一种便宜的粘胶。将这种粘胶涂于旧油漆表面，使其变得干硬，然后像撕布条一样将它撕下来，旧油漆也会一并脱落下来。这种粘胶是很可靠的帮手。

使铀２３８自发衰变的方法。该方法使得铀２３８的自发衰变速度达到铀２３５的两百倍。

这些足以说明奇德的成就了。我想重复刚才的话：对于一个连“博士”都称不上的生化学家来说，他实在很了不得。

奇德显然没有意识到：在那个小岛上，他拥有能够主宰世界的力量。他从来没费神去想这些东西。只要没人去打扰他做实验，他才懒得去管这世上其他地方是否还在使用原始笨拙的技术。你很难联络到他，除非使用他设计的无线电话，不过能与他自己那台话机相连的惟一一台话机锁在他开户的波士顿银行的保险库里，只有一个人能使用——那台非常敏感的话机只对科南特本人的身体有感应。奇德告诉科南特，若没有万分重要的消息就不要去打扰他。科南特经常把从奇德那里探问出的一些点子和专利，以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假名发布——奇德对此也不大在乎。

结果呢，自然是出现了从有史以来最为震惊的文明飞跃。国家获利了，整个世界也获利了。不过，获利最多的当数银行。银行的规模开始扩大，开始把爪子伸向其他利润丰厚的馅饼。爪子越来越多，只有烘烤出更多的“数字”馅饼才能满足它们。多年过去了，银行凭靠奇德的“法宝”不断扩张，其力量可以说与奇德本人的力量旗鼓相当。

几乎可以。

现在请闪开一下，我要把那几个家伙驳得无话可说。他们一直在嚷嚷说世上不可能有奇德这种人，不会有人在门门学科、各个领域都如此精通。

你说得很对，奇德虽是位奇才，但他的才能不属于创造性的那种。究其本质，他不过是个学生。他应用在实验里的知识不过是他已经知道的，或他曾见过的，也或者是别人教给他的知识。他一开始在岛上的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自我分析的：“我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从前人的言语或著述中得来的，而前人所知道的，又是研究前人的言语或著述得来的，以此前推。偶尔也有人会意外发现新的东西，而利用或推广这个新点子的，或是他自己，或是比他更聪明的人。不过，每当有一个人发现了新的东西，就得有两百万的人做收集和传播现有信息的工作。如果我能够把握进化趋势的话，我知道的会更多。我们得等很久才能等来那个增添人类知识储备——也包括我的知识储备——的意外事件。如果我能找出走到时间之前的方法，我就可以穿透未来时光的表面，一旦看见我所认为有意思的东西，就一头扎下去，潜心研究。但那不是时间的运行之道，你无法超越时间或回到过去。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提议说，可以加快知识进化的速度，这样就可以提前观察到进化的成果。这似乎不是很有效。

训练人类提高智力，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这倒不如发挥我自身的潜能来得省力。可我又没法那么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没人可以。

“我也没辙了。我无法加快自己的智力提升，也无法加快别人的。有没有其他途径呢？应该有吧，方法可能在某个地方，得把门径给找出来。”

于是，詹姆士·奇德把精力投在寻找门径上面，而不是在优生学、光泵、植物学，或原子物理学上。

但作为一个躬身实践的人，他觉得这有点形而上学：不过对待这个问题时，他的态度仍然是追根究底，一丝不苟，还会使用自己那怪异的逻辑思维。日复一日，他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小岛上，有气无力地向海鸥扔着海贝，一边还不住地叫骂着。有时他会坐在室内沉思默想。只有这时他才真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他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物化学，特别是其中的遗传学和动物新陈代谢门类。他不停地让自己永不知足的脑袋汲取知识，并作了归类——把与当前研究的问题无关的归到一边，把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小部分归到一处。他不停地积累着他所知道的或推测到的点点滴滴，时间久了，就存储了一笔很可观的可利用的数据。他也会犯错误，刚开始时在物种的“界”上，后来缩小到“种”①上。他一连好几个小时在显微镜前观测，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停止工作两天，以消除头脑里产生的幻觉。在做实验时，他的胸口会靠在显微镜镜筒上，时间久了，他觉得他的心脏在把他的血液往镜筒上输送。不停地试验，不断地出错——这种事他决不做，他不赞同这种方法，认为那很草率马虎。

他终于有了结果。他一起步就很幸运，能把成功概率算出来更是幸运万分。根据概率，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验可以不要做。当那表面玻璃上黏糊的半流质开始移动的时候，他知道他走对了路。当半流质开始自己寻食的时候，他变得激动起来。当它开始分裂，几个小时后又重新分裂，而且当分裂出的每个部分又开始生长分裂时，他变得狂喜起来，因为他创造出了生命。

他精心照看着这群珍宝似的“小孩”，为它们流汗操劳，耗费心血。他给它们设计了适合它们生长的各种容器，给它们接种，服药，喷洒特殊液体。每走一步，他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一种像是阿米巴虫②的生物在他的大罐子、试验管和培养器里诞生了，接着这种东西变成一种有纤毛的微生物。生长速度越来越快，紧接着，他让它演变成一种有眼点和神经囊的动物，最具成功意义的是，后来出现了一种具有多细胞的胚囊（非单细胞）.他放缓了速度，让其演变成一种腹足动物，只要到了这个阶段，赋予腹足动物功能各异并可遗传的器官就不算难事了。

【① 生物分类为界、门、纲、目、科、属、种，阶层愈是往下，彼此之间的特征也就愈相似。】

【② 一种变形虫属或相关属的原生动物。】

接着，一种类似软体动物的生物培育了出来，它的腮功能变得越来越健全。一天，有一个不可名状的生物顺着倾斜的木条，从罐子里蠕动着爬了出来，翕合着身上的腮片，细弱无力地呼吸着空气。就在这一天，奇德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跑到小岛的另一端，喝得酩酊大醉。酒醒以后，他立即返回实验室，又开始废寝忘食地攻克手头的难题。

他开始转向冷门学科，从快速代谢学入手，这是让他早日取得成功的又一门道。他从酒精、可可、海洛因和印度大麻里提炼出刺激因子。就像那位发现在分析血液凝结原因的过程中具有抗凝作用的科学家一样，奇德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他的实验对象是所有那些败坏人类道德和（或）引领“伟大实验”的物质，他把这些物质里头的加速剂和减速剂、兴奋剂和催眠剂都一一分离开来。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极其需要的东西——一种无色的药剂，该药剂可以使睡眠变得多余，成为可有可无、不会浪费时间的东西。这时他便开始了不眠不休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他把分离出来的物质加以人工合成，在此过程中，筛除掉很多无用的成分。这种人工合成物经过某种特殊的长波红光照射后，可以使小动物的心跳加快二十倍。

于是他的小动物的食量和生长速度都变成了以前的二十倍，死亡的速度也加快了二十倍。

奇德盖了一间密不透风的大房间，这房间上面又盖了一个房间，当作控制室，宽和长都跟前者一样，只是房间净高要低点。下面的大房间隔成四个封闭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供单人使用的微型起重机和处理各种起吊任务的机器。他在上面那间房的地上安装了活板门，门上打有可从楼上往楼下通气的气孔。

这时，实验室已经培养出一种外皮像蛇皮的恒温四足动物，它的生命周期快得令人惊讶——每八天就出生一代，寿命大约有十五天长。它跟针鼹一样，也是卵生哺乳动物，妊娠期只有六个小时，蛋三小时就可孵出。孵出后，小动物仅需四天就达到性成熟。母的每只能下四个蛋，可活到把孵化出的小动物养育长大为止。公的一般是在交配完后的两三个小时就死了。这些动物适应性很强，体态小巧，不到三英寸长，从肩到地面只有两英寸，前爪有三趾，反向长着一个有三个关节的拇指。它们被安置在含有大量氨气的条件下生活。奇德把孵育出来的动物分成四组，在密闭房间的每个隔间里都放进一组。

现在万事俱各了。他通过调节温度、氧含量和湿度来控制室内空气。他只需多加点二氧化碳气体，就能像杀死苍蝇一样把它们杀死。活下来的那些就会把抵抗力遗传给下一代。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各个封闭的隔间里的蛋相互调换以保持种类的多样性。很快，在受控环境下，这些生物开始繁衍进化。

这就是他要找的问题的答案——他没法加快人类智力发展的速度，没法从人类那里得到他独特的头脑所渴求的东西，他也没法快速提升自己的智力，所以他就制造出新的物种，一种演化速度超过人类文明发展的物种，他可以从它们那里学到东西。

它们全在奇德的掌控之下。到了第四代的时候，奇德就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向它们演示：地球普通的大气就可以把它们毒死，这样它们就不会想方设法从他身边逃走，而是安于自己的生活和进化，致力于“屡错屡试”的科学实验，而速度要比人类快上几百倍。人类花了六千年的时间才真正发现了科学，而奇德的生物只用了两百天的时间就可以拥有人类现有的科学成就。从那以后，奇德不定期会有新的成果出来，已故的伟大的爱迪生跟他比起来，就好比是个家庭手工匠。

他把它们称作“小新人”，并巧妙地驱使它们为他工作。奇德善于奇思妙想，他会构想一些不大可能实现的点子，但自己从不亲手操作。比如说，他要小新人自己想法子用易渗透的材料建造可遮风挡雨的场所。他让其中的一个隔间不断地受到高压暴风雨的侵袭，住在里面的小新人都被暴雨打得立不起身，这样一来，建造遮挡的场所就十分必要。小新人很快便用他堆放在角落里的防水薄型材料设计出了不渗水的住所。

奇德立即放了一股冷空气吹倒了这些不牢固的建筑。小新人只好又重新把建筑建起，使其可以遮风挡雨。奇德又让温度骤然下降，使它们的身体无法适应。它们就用电炉给住房取暖。奇德立即加大电炉温度，直到它们中有的受不了烘烤死去。发生了几例死亡事件后，其中一个聪明的男性小新人想出了如何用类似橡胶的三层板盖有强隔热性能房子的方法——在三层橡胶板的中间一层打上成千上万个小孔，这样就可以产生向下的气流。

通过应用这种策略，奇德逼它们发展起一种高度发达的微型文化。他时而在一个隔间制造干旱天气，时而在另一隔间制造一场洪涝，接着又把隔墙打开，让小新人之间打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役，而奇德的笔记本里满是它们使用的军事策略和武器的记录。接着它们发明了一种对抗一般感冒的疫苗——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完全消除了这种疾病的原因。银行总裁科南特从奇德那里拿到的东西中就包含有这种疫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科南特跟奇德用无线电话通话。听到科南特害了喉炎而声音变得嘶哑，奇德就给他寄了一小瓶这种疫苗。科南特叫人把疫苗分析了一下，奇德的账户和银行的财富又立即膨胀起来。

起初的时候，奇德只是提供他认为小新人可能需要的材料，但是当它们的智力足以使其利用手边的材料合成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时，他在每个隔间里都放了一堆原材料。他迫使它们研发一种高强度的铝材料，他在其中一个隔间的顶部添了一个柱塞，宽与长跟房间一样，每天会下降四英寸。小新人出于自卫，不得不使用现有的高硬度的材料来对抗这即将到来的死亡威胁。但是奇德允许它们使用的只有氧化铝、一些零碎的其他材料以及充足的电力。它们一开始就迅速累起几十条铝柱，但这些铝柱很快就被压碎变形，它们只好重新开始锻造，让这种柔软的金属可以承受住更大的重量。这个不行，它们又立即累起强度更高的支柱，到柱塞终于被固定住的时候，奇德取出它们制造的其中一根支柱，仔细研究了一下。这种刚硬的铝材料比钼钢更坚固，更能耐压。

经验告诉奇德，得想想办法让自己的力量超过小新人，以免它们变得聪明过头而难以控制。他一直很好奇，如果让它们使用原子能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但又不放心把这种东西交付给这些小科学超人使用。

除非它们能够严格按照游戏规则来行事。所以他立下一条“要对神心存敬畏”的法则：凡是小新人的举动与他所认为的正确行事原则稍有偏差，就会导致部落中一半人猝死。比如说他要开发一种无需调速轮就能运行的柴油式发电站，而一个聪明的小新人偏偏把所需材料用作建筑目的，部落里的小新人会立刻死去大半。当然它们也发明了自己的文字，那其实是奇德规定它们使用的。每个隔间的角落里都放着一台电传打字机，用玻璃罩围起来，那是小新人的圣殿。从那里传出来的指令都要谨遵慎行，否则的话……使用这一新方法后，奇德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再也不用拐弯抹角，他需要办成的事马上就可办成。无论他的指令多么难以实现，经过三代或四代小新人的努力，都有法把它办成。

下面援引的是在年轻一代小新人当中传阅的单子，是奇德的一台高速伸缩相机发现的。内容译自小新人的手稿：“每个小新人都得谨守以下法令，违者部落有权将其判处死刑，以保护整个部落的利益。

“对于出现在文字机器上的指令，应予以优先关注，部落和个人都应将其当作需要努力实现的首要目标。

“任何对材料或能源的不正当使用，或将其用于与机器上的指令不同的用途（除非机器上没有显示指令），都可将使用者处以死刑。

“任何与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的情报，或者可能关系到当前问题的点子或实验，都将被当作部落的共有财产。

“任何没有与部落协同合作的个人，以及被视作、或怀疑为没有在工作中竭尽全力的个人都可判处死刑。”

这就是实现彻底操控的结果。这张单子给奇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完全是自发形成的，记载的是小新人为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定下的信条。

这时候奇德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他只需窝在楼上的房间里，从一台望远镜跑到另一台望远镜，把他的高速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就可以轻而易举、源源不断地获取信息。一个新世界就蕴藏在他那由四间隔间组成的方形建筑里，而他就是那新世界的上帝。

科南特与奇德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他们处理问题都总是走任意两点间最短的距离，也不管遇上的阻力是大是小。为爬上银行总裁的位子，科南特采取了一系列赶尽杀绝的举措。他能为自己辩护的惟一理由就是这些措施帮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就像一位乐于追求功效的将军，从不单靠数量的多寡屈敌之兵，而是巧妙地从侧翼攻打敌人；不单攻其一翼，而是两面夹击。至于那些单纯无知、只会凑热闹的对手，他觉得无须将其考虑在内。

譬如说，在接管一个叫戈雷迪的人的千亩地产的时候，他并不满足于只拥有那张地契。戈雷迪原来拥有一个飞机场，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可以说这块场地在戈雷迪手里已经留了大半辈子。科南特对他施加各种压力，但发现实在难以撼动，于是最后科南特审时度势，说服市里的官员，要他们在机场正中挖一条水道，就这样事半功倍地搞垮了戈雷迪。知道家财雄厚的戈雷迪会为此进行报复，科南特就用半价把戈雷迪的银行收购过来，让它倒闭关门。最终，戈雷迪败得一分钱都没剩下，只能在救济院里度过残生。科南特对自己的手段颇感自豪。

就像其他那些死抓住钱财不放的人一样，科南特也不知道何时该放手。他庞大的机构带给他的金钱和权力可以说前所未有，无公司可与匹敌，不过他还是不知足。科南特之于金钱，就好比奇德之于知识。而不断增值的企业对于科南特来说，就好比小新人之于奇德。两人都经营着自己的世界，利用自己的世界来执行命令或谋取利润，只不过对于奇德来说，他只会去折腾那些小新人。话说回来，科南特也不是个十足的恶棍，他是个精明的人，很早就发现了取悦人的好处。如果你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把一个人洗劫一空，那么，你不好好阿谀取悦这人，绝对成功不了。

讨好人的技巧十分复杂，不过一旦掌握，你的钱财就会滚滚而来了。

科南特最害怕的是奇德将来有一天会突然对世事感兴趣，并且变得固执己见。我的上帝——想想看他所拥有的威力！操控选举对奇德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比在床上翻个身还简单。

科南特惟一能做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奇德打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帮忙的。奇德对科南特的电话拜访心存感激。科南特会偶尔向奇德建议一些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建议一些会让他几周之内都深隐岛上不出门的事情。“光泵”就是科南特想像的产物之一。科南特打赌说这东西造不出来，奇德却成功了。

一天下午，奇德的无线电话发出尖利的声音。

奇德一边轻声咒骂着，一边把正在看的电影给关了，然后穿过自己的住宅走到实验室里。来到电话边后，他把开关摁了一下，嗡鸣声就停止了。

“哪位？”

“你好，”科南特说，“忙吗？”

“还好。”奇德说。他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画面：一群小新人正技巧娴熟地从纯硫磺里合成出橡胶。他很想把这个告诉科南特，不过不知何故，他以前从没跟他提起过它们，所以现在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告诉他。

科南特说：“嗯……奇德，前几天我在酒吧的时候，我们一伙人一整个晚上都在闲聊，你可能会对我们说到的一样东西感兴趣。

“当中有几个从事公共事业的。你了解我们国家的能源组成吗？百分之三十是原子能，还有就是靠水力发电、柴油机和蒸汽机提供。”

“不清楚。”奇德说。他如同婴儿一般对世事无知。

“我们在争论一种新的能源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其中一个人说最好找出这种新能源后再来讨论。另外一个人打断了众人的话，他说他虽然无法对这种新能源命名，却能够把它描述出来。他说新能源除了具备现在所有能源的特征之外，还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比如说：更便宜，更高效，更有利于从能源站输送到客户那里，也许会取代其他能源。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使新能源比其他能源更具竞争优势。我就是想要涵盖所有这些特征的新能源。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也不是不可能。”

“可行吗？”

“我试试看。”

“有好消息记得通知我。”科南特关掉了电话开关。电话机的开关其实只是个虚设，只有科南特离开电话机后，那个装置才会自动关闭。同样，当科南特靠近电话时，那个装置又会自动打开。对此科南特并不清楚。在对方话机开关处发出一阵尖声杂音过后，奇德又听到银行业主嘀咕的声音：“如果他能成功，我就发了。不能成功，至少也够让这个疯傻子在岛上忙一阵子。”

奇德盯着无线电话，双眉扬了起来，接着耸了耸肩，眉毛又沉了下去。很显然，科南特要搞什么鬼，不过奇德不觉得有什么好担忧的。到底会有谁想来打扰他？他可从没惹过谁。他思考着新能源的问题，回到了小新人所在的那栋楼。

十一天后，奇德打电话给科南特，教他在听筒边安装一个传真机，这样奇德就可以把文字材料发送给他。安装完后，生物化学家奇德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别人作了详尽的解释：“科南特，你曾暗示说世界上不存在比现在使用的能源更便宜、更高效、更便于输送的新能源，你应该会对我刚刚组装的器件感兴趣。

“科南特，它可以产生能量，而且能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可以传送一束漂亮的密集小光柱。现在从传真机上把这个接收下来。”奇德往他的传真机的压板下塞入一张纸，纸上的内容立即出现在科南特的机子上，“这是能量传送装置的接线图。听好了，要打出去的光柱密度高，方向性强，即便是长达两千英里的输送路程，丢失的能量也不到十万分之三。整个能量系统是密闭的，也就是说，光柱的任何分流的能量都会重新反馈回发送器，发送器会自动加大输出功率。输出功率有个限度，不过还是很不错。还有，我这个发送器可以同时发出八道不同的光柱，每道光柱每分钟大概可以产生八千马力。你从每道光柱吸取到的能量，小的足以翻动一页书，大的可以在超平流层上开飞机。别挂断，我还没说完。我刚才跟你说每一道光柱都会把信号从接收器送回发送器，这不单单起到控制光柱功率大小的作用，还会调控光柱的方向。

一旦和接收器发生接触，光柱绝不会改变方向，而会紧紧跟随接收器。你用这个装置不但可以给固定的电站提供能量，还可以给水陆空的交通工具提供能量。

觉得怎么样？”

开银行、而不是搞科学的科南特用手背擦了一下光亮的脑门，说道：“奇德，我知道你从没糊弄过我，不过这个装置的成本高么？”

“高！”奇德立即回道，“跟建原子能发电站的成本差不多高。不过，像高压线、一般电线或管道什么的，它一概不需要。接收器要比收音机更复杂一点。发送器呢，也得费一番功夫。”

“它没花你多少时间吧？”科南特说。

奇德说：“是的，没花多少时间。”那装置是一千两百名小新人高级知识分子的毕生心血，但奇德不想跟他提这个，“当然，我手边只有一个发送器模型。”

科南特的声音变紧促了，“一个模型？能传输——”

“六万多马力，”奇德欣喜地说道，“我的上帝！如果达到实际标准尺寸的话——天啊，一个发送器就足够——”

一想到输送的能量可能会有多大，科南特惊得憋住了气，“怎么给它加燃料？”

“不需要。”奇德说，“我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总之，我开发出了一种能量大得不可想像的能源。非常大，大得绝对不可以滥用。”

“什么？”科南特突然问道，“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奇德的一只眉毛扬了起来。科南特肯定在想搞什么鬼。两次见到他要搞鬼的迹象，对人一向很少猜忌的奇德也开始警惕起来。“没什么意思。”奇德语气平稳地说道，“别费太多力气理解我说的话。我自己也不能全理解。这种能源是由两股平衡力被打破平衡后产生的，这些平衡力在宇宙中到处都有。实际上，是这些平衡力造就了无数颗像太阳似的恒星，这些平衡力甚至可以碾碎天狼星这类星体的原子。所以绝不能当儿戏。”

“我不会的。”科南特说。

“给你打个比方吧。”奇德说，“假定你有两根细杆，一手各拿一根，把两端相对，使劲挤压。只要你的用力方向与这两根细杆重合，左右手的两道力就会相互平衡，相互抵消。接着轮到我出手。如果我用一根手指轻轻碰触两条细杆对碰之处，它们就会立即不再成一条直线，你的两个指关节都会因此碰伤。这股向量跟原来你施加的力量方向成直角。我的能量发送器也是同一个原理。只需要一丁点儿的能量就把原来相互抵消的平衡力释放出来。如果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就很简单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得到那向量后，是否能够控制住它？我就可以。”

“我明白了。”科南特沉浸在满足的欣喜中，“愿上帝助公共事业公司一臂之力。奇德，我想要一个能源发送器，我不会滥用的。”

奇德对着无线电话大笑起来，“你胃口还真大。科南特，我这里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单靠自己建起四千吨到五千吨重的设备。”

“四十八小时内我就可以叫到五百名工程师和劳工。”

“甭费气力了，我何苦帮你做这个？科南特，我一个人待着挺快活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没有人会来打扰我。”

“噢，奇德，别这样——我求你了。”

“你没有那么多钱。”奇德的话语干脆利落。

他扳动了一下电话机上的开关，终止了两人的谈话。

科南特恼羞成怒，对着电话吼叫了几次，接着便靠在信号键上，于是小岛上奇德的电话机就尖叫起来，但奇德不加理会，回到了自己的放映室。他很后悔把接收器的图纸发给了科南特。如果把从小新人那里取来的发送器模型用在飞机或轿车上，以发动引擎，那倒是蛮有意思的。尽管任何一位无线电工程师都能理解这图纸，却理解不了激活接收器的光柱。科南特绝对得不到光柱。

遗憾的是他还不太了解科南特。

奇德每天都在无止尽地探索新知识。他彻夜不眠，小新人也是一样。他每隔五小时吃一次饭，每隔十二个小时做半个小时的运动。他从不去关心时间，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要是想知道日期或者年份，可以去问科南特。但他毫不在乎，事情就是这样。他的时间不是花在观察小新人上，就是花在给它们出新的难题上。

现在他一门心思放在防卫研究上。这个想法最开始是在同科南特的谈话中产生的。但现在重要的是这想法本身，而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就无足轻重了。奇德看见小新人在研究具有类电性的振动场，奇德也不太清楚这个东西——一堵任何生物触碰到都会丧命的隐形墙——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可是，单单这种设想本身就很吸引人。

他伸伸腰，离开上层控制室里的望远镜。他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他的造物是如何工作的。待在控制室里，他觉得十分开心，离开控制室回到实验室去吃点东西成了他极不情愿做的事情。每次他离开这栋楼房之前，他都想要跟小新人挥手道别，回来时又想要跟它们点头问好。他一边自娱自乐着，一边走了出去。

离岸数英里的海里有一个黑点——那是一艘远去的快艇——朝着大陆的方向驶去。奇德停了下来，厌恶地瞪着那艘快艇。快艇的两侧溅出白色的水花，水花朝着奇德这边飞溅过来。他哼了一声，回想起有天下午，一艘载满了傻子呆瓜的快艇出于好奇靠了岸，这群家伙在他心爱的岛上四处乱走，还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一大堆弱智的问题，弄得他好几天下来一直神经过度紧张。天，他实在是讨厌“人”啊！

他走出楼房，进到原来的实验室里，一路上都在想着这大煞风景的事情，这种不悦又不知不觉地在他的脑海里引出两个新的念头。他想到了一个不错的点子，那就是在他的建筑物四周施加某种屏蔽场，贴上告示，警告他人不得擅自入内。他还想到了科南特，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与这个家伙的无线通话一直让他隐隐不安。两天前，科南特建议在岛上建造一个能源站，这想法太可怕了！

奇德一走进房间，科南特就从实验室的长凳上站起来。

他们一言不发地互相打量了许久。奇德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这位银行总裁了，他发觉这个人的出现让他的头皮一阵发紧。

“你好，”科南特亲切地说，“看起来身体不错嘛。”

奇德咕哝了两声。科南特把他那笨重的身体轻轻移回到凳子上，说：“我来说吧，省得你问。奇德先生，我到了有两个小时了，我乘一艘小艇来的。古老的出门方式。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最后那几英里是我的两个手下划的船。你这里的防护措施不是很好，对吧？天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像我这样溜到你这儿来。”

“谁想来这儿啊？”奇德嘟哝道。科南特的声音挤塞进他的大脑，这让他很不舒服。这么个小房间，这样说话太大声了，至少，隐居了很久的奇德的耳朵是这么觉得的。奇德耸了耸肩，走过去给自己准备便饭。

“呵呵，”银行家慢吞吞地说，“我就可能想来这儿呢。”他抽出一个道氏金属①做成的雪茄盒。“你不介意我吸烟吧？”

【① 罗斯福新政期间取代金银用于铸币的一种镁合金。】

“介意！”奇德尖声应道。

科南特无所谓地笑了笑，把雪茄收了起来。“我想，”他说，“我得敦促你一下，好让你允许我在这个岛上建能源站。”

“我们的无线电话机没坏吧？”

“哦，没坏。但是现在我人已经在这里，你就不能‘挂’掉我了。现在——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的意思没有变。”

“但是你不能这样，奇德，你不能这样。想想吧，想想大众，他们现在的电力账单上的数目是多么惊人，想想这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

“我憎恨大众！你为什么非得把能源站建在这里呢？”

“哦，这个啊。这是一个理想的选址。这个岛是你的，因此在这里建站就可以顺利开工——其他人没法指指点点。

“这个能源站一旦悄悄建成后，再让它发展成熟，之后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能源市场。这个岛屿将变得坚不可摧。”

“我不希望受到打扰。”

“我们不会打扰你的。我们将把能源站建在岛的北端，离你和你的实验室１．２５英里远。啊，顺便问一下，你那个模型在哪儿呢？”

奇德嘴里塞满了合成食品，挥了挥手示意旁边一个小桌子。桌子上立着那个模型，是个十分精巧复杂的仪器，有四只脚，由塑料、钢铁和小小的线圈构成。

科南特站起来，走过去看着它。“真的能用吧，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奇德，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真的十分需要建个能源站。

“卡森！罗宾斯！”

两个粗壮的人从他们原先的藏身之地——房间的角落里大踏步走出来，其中一个人懒洋洋地在手指上绕弄着一把手枪。奇德面无表情地左右打量着这两个人。

“这些先生们将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奇德。半个小时之后一拨人会登上这个小岛，其中有工程师和承包商。他们将对岛的北端进行勘测，为能源站的建设做准备。你也知道，这些家伙的想法跟我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能得到你的配合吗？还是不能？实际上，是否让你活着工作下去，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我的工程师完全能够复制你的模型。”

奇德一声不吭。他看到那两个拿枪的家伙就忘了咀嚼口中的食物，只知道一个劲地吞咽。他就那么坐着，不动，也不说话。

科南特开始朝门口走去，打破了沉寂。“罗宾斯，你能把那个模型拿过来吗？”那个大家伙收起枪，小心翼翼地把模型举起来，点了点头，“把这个带到沙滩上去，和下一艘船碰面。告诉工程师乔汉森先生这个就是他要参照的模型。”罗宾斯走了出去，科南特转向奇德。

“没必要自己给自己找气受，”科南特油腔滑调地说，“我觉得你太固执了，但是我并不是要专门针对你。我了解你的感受，没人会打扰到你，我保证。

不过我是一心要把这个站建起来的，你要是挡着我的路了，可别怪我没在乎过你那条小命。”

奇德叫道：“滚出去！”他太阳穴的青筋暴跳得厉害。他一直在发抖。

“很好。祝你过得愉快，奇德先生。哦，另外，忘了告诉你，你是个聪明的魔鬼。”从没有人这么叫过学问家奇德先生，“我知道你可能会炸毁整个岛屿。不过换成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我很乐意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安静独处，不被打扰。礼尚往来，我要你也给我同样的东西。如果我在这个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手下将会把这个岛屿轰炸掉。我承认他们也可能轰不掉。

“如果他们没炸成功，美国政府就会插手进来。

你不想这样，对吧？一个人要对抗政府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可不容易。同样的，我回到陆上后，如果我的能源站遭到任何形式的破坏，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还是会兑现。

“你会没命的。更有可能的是，别人对你的搅扰将会无休无止。谢谢你的——嗯——合作。”银行家干笑了两声，走了出去，后面跟着他那只从不开口的“大猩猩”。

奇德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了好长时间，然后摇了摇头，用双手托着下巴。他被吓坏了，不是因为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是因为他的私人生活和工作，他的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威胁。他觉得受到了伤害，有点不知所措。他不是做生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打交道。他的一生都在逃离人群以及跟他们有关的一切。现在他像个被人群包围住的孩子，吓坏了。

稍稍冷静下来后，他开始模模糊糊地想像能源站建成的后果。毫无疑问，政府会对这感兴趣。能源站将会提供一种难以想像的能源——不是那种用以驱动车轮的能源。他站起来，走回他自己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一个洞知他的心思的世界，那里头的人能够帮助他。

回到了小新人所在的那幢楼房里，他再次从人类世界逃离出来，投入到他自己的工作中去。

过了一星期后，奇德打了个电话给科南特，这大大出乎银行总裁的意料。科南特在岛上待了两天后，能源站的建设就开始步上正轨，于是在运载劳动力和原料的船只抵达岛屿之后，他就随船离开了。他一直通过无线电与负责的总工程师乔汉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于这是一项怎样的工作，乔汉森和岛上其他所有人员其实并不知情。只有银行这样雄厚的财力才能聘请到乔汉森这样的人才，才能雇用到那个与他协力合作的团队。

乔汉森见到模型后先是一阵狂喜。他很想把这个奇异的仪器告诉他的朋友，但是这个岛上惟一的一台无线设备只能接通科南特所在银行的私人办公室，并且科南特给每两名工人指派了一名武装警卫，他要求这些警卫严格执行命令，一旦发现任何无线设备，立即予以销毁。直到这个时候，乔汉森才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岛上的囚犯。他顿时怒火冲天，可是这怒火慢慢也消退了，毕竟每星期拿五万美元的酬劳作为被囚禁的代价并不那么糟糕。有两名劳工和一位工程师可不这么想，到了岛上没几天后就开始发牢骚，于是某一天晚上他们一齐消失了；同一个晚上，沙滩上响起了五次枪声。没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也再没有什么麻烦发生。

接到奇德电话的时候，科南特掩饰着他的意外，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啊，好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是的。”奇德回答道。他的声音低沉，听不出喜怒，“我在我的楼群以北五百英尺的地方划了一条白线，横穿整个岛屿。我要你警告你的人，不得超越这条白线。”

“警告？不用吧，我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命令我的手下万万不能去打扰你了。”

“你已经给他们下过命令了，这很好。现在警告他们：我在实验室周围加了一个屏蔽场，不管什么生物，一闯入这个屏蔽场就必死无疑。从良心上说，我不想杀人，除非他们私自越界，否则这个岛上就不会有死伤。你会通知你的人员吗？”

“啊，这个，奇德，”银行家劝说道，“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不会受到打扰。为什么还要一一”但这时科南特发现电话那头已经没有声音了。他知道他最好不要打回去，所以给乔汉森挂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乔汉森不喜欢这消息中的警告语气，但他还是应允了。科南特喜欢乔汉森。有时，他有点替乔汉森惋惜：乔汉森将来是没法活着回到陆上去的。

但是那个奇德，他成了一个大麻烦。但只要奇德的武器是纯防御性的，那就不会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不过在能源站运行期间得留神提防奇德。科南特没法在自己身边留个天才，除非这个天才跟他百分百一条心。只要不去惹奇德，能源发送器就会安然无恙，科南特的宏伟计划也能安全进行。奇德应该知道，到目前为止，他从科南特那里得到的待遇一定要比从政府派遣的那群调查者那里得到的更令人满意些。

岛屿北端的工程开始之后，奇德仅仅离开过他的“圈地”一次。就这样的一次出访，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笨拙的外交技巧了。他知道能源站使用的是何种能源，知道如果能源遭到不正当使用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科南特同意自己在那个巨大的发送器快要完工的时候前往视察，并且说在安全回到实验室之前，自己将拒绝向科南特报告发送器的情况。取得了科南特的保证后，他关掉了自己的屏蔽场，向岛的北端走去。

他看到了一幅令人惊叹的景象。那个四只脚的模型被放大到原来的一百倍大——这台“机器”有三百英尺高，极其宏伟壮观，内部满满当当地塞满了线圈和横杆，由这些线圈和横杆组成的纷乱迷宫，跟“小新人”所制造的机器一样精巧。

高塔的顶端有一个光亮的金色合金球。这是能源站的能源发送装置。这颗金球将发射出成千上万条含有能量的密集光线：与它通联的成千上万台接收器，不管放在哪里，离它有多远，都能够随意吸收利用光线中的能量。

乔汉森告诉奇德，说能源站的发送器和接收器都已经建好了。但是除了这些，乔汉森本人对能源站的其他情况也不甚了了。奇德把能源站的每个细节都检查了遍，查完之后，他钦佩地同乔汉森握了握手。

“我过去不想在这里建这个，”奇德有些害羞地说，“现在也不想。但是我得说，看到这样的成果实在让人觉得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见到了它的发明者。”乔汉森说。

奇德笑了。“不是我发明的，”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是谁发明的。我，嗯，先走了。”在自己泄露出更多秘密之前，奇德转过身，大踏步地沿着来路往回走。

“我要不要——”乔汉森旁边有个声音响起来。

科南特的一个警卫掏出了手枪。

乔汉森把那个人的手臂挡下去。“不要这样做。”他挠了挠脑袋，“看来他就是岛另一端那个神秘的危险人物啦。啊，他看起来倒像是个不错的家伙！”

西部战争期间，落基山大战役使丹佛城成了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上，兴建起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我们国家的首都——新华盛顿。

白宫深处的一个圆形房间里，坐着总统、三名军人和一名普通市民。总统的办公桌下面，一台录音机默默地记录着这里说出的每句话。两千多英里之外，科南特坐在一台无线电接收器旁，接收器被调到合适的波段，正在接收从那名市民衣服口袋中的小型发射器发出的信号。

其中一个军官发话了。

“总统先生，这位先生对他所带来的产品作出的说明看似不大可能，但其实是千真万确的。他已经无懈可击地证明了产品说明书中的每一个条目。”

总统看了那个市民一眼，转回来对着那个军官。

“我不等你呈上报告了，”他说，“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一个军官拿出一条卡其布大手帕擦了擦脸。

“我没办法让您相信这事，总统先生，但是，这是真的。这位怀特先生的手提箱里装着三四十枚小型的……呃……炸弹？”

“它们不是炸弹。”怀特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的，它们不是炸弹。怀特先生曾经取出其中的两枚放在砧板上，用一个大锤砸下去。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他还把另外两枚放到电炉中，但它们就像锡块和纸板一样被迅速烧掉了。我们还曾经把其中一枚放到野战炮的炮筒里，然后开炮，仍旧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位军官停下来，看着第三个军官。

这位军官接过话头继续往下说：“接下来我们真正受到震动了。我们飞到试验场，放下一枚这种东西，然后升到三万英尺的高空中。在那里，怀特先生用一个比您的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引爆器引爆了那枚小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四十公顷的地表被直掀上天，在朝我们飞来的时候炸裂成碎片。产生的振荡波非常强大，您这里虽然离爆炸点有四百英里远，但您也一定感受到了。”

总统点点头。“我感觉到了。地球另一侧的地震仪都能够捕捉到这股振荡波。”

“这个东西炸出了一个中心深达四分之一英里的弹坑。天啊，一架装满这种东西的飞机，就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城市！根本无须考虑什么命中率！”

“您还没听完全部的情况，”第二个军官插话进来，“怀特先生的汽车是由一个类似这种炸弹的小物体驱动的。他向我们展示了整个过程。我们找不到任何形式的燃料箱，或是任何其他方式的驱动设施，只见到一个仅仅六立方英寸的驱动器。如果给那辆汽车装载足够量的重物以产生足够的附着摩擦力，这汽车会比军事坦克更有用。”

“还有另外一个测试！”第三个军官激动地说，“他把一枚这种小东西放入一个类似于金库的密室中。密室的墙壁厚达十二英寸，由超强加固水泥修砌而成。他在一百多码之外的地方控制这个小东西。

他……他把‘金库’给炸飞了！那不是爆炸，那就像某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场在里头迅速扩张，充满整个空间，然后把墙由内向外推倒，推平。墙壁裂开，破碎，变成粉末，钢筋都扭曲、断裂了，就像……接下来，他坚持要同您会面。我们知道这不合常理，但是他说他还有别的话要说，而且非得当着您的面才说。”

总统面色严肃地问：“您要说什么呢，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站了起来，提起他的手提箱，打开，取出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它每条边大约有八英寸长，由某种吸光的红色材料制成。其他四个人见了，连忙紧张地从它旁边挪开。

“这些先生们所见到的，”他开始说，“只是这个东西功能的一部分。我要向您展示一下对这个东西的遥控可以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他按了一下立方体物体一侧的小型按钮，把它调整了一下，然后把它放在总统办公桌的边缘。

“你们问过我不止一次，说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发明，或者我是不是代表发明者来这里的。

后面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个控制这个立方体的人现在离这里有数千英里。他——惟有他一人，才能够在我按下这个键以后阻止这个东西的爆炸。”他从手提箱里掏出他的引爆器，按下一个按键，

“四个小时后，这个东西将像上次我们从飞机上扔下来的那个一样爆炸，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和城市里所有的一切。另外——”

他退后几步，迅速打开引爆器上的一个小小的开关。“如果任何活动物体进入到它三英寸范围之内，或者是除我之外的任何人离开这个房间，这个东西也会被引爆。不过这还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如果我离开之后受到干涉，比如你们的手碰到我，那这个东西立刻就会爆炸。没有子弹能来得及阻止我引爆这个东西。”

三个军官一直保持沉默。其中一个紧张地擦拭着额头上冒出的冷汗。其他人一动不动。总统语调平静地说：“你有什么要求？”

“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的老板不能公然现身。他需要您听从他的命令，任命他指定的内阁议员，他决定的任何事情您都能够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不得向公众、国会，或其他任何人透露这件事情。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您同意这个提议，这个你们称之为‘炸弹’的东西是不会爆炸的。

“不过您得知道，这个国家到处都分布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您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身边刚好就有一个。一旦您拒绝服从命令，周围三四平方英里之内的所有人，包括您自己，都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

“三小时又五十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到七点钟整，ＲＰＲＳ电台将播出一个商业广告。您得让播音员报完台号之后说‘同意’。除了我的老板外，没人会注意到这个的。跟踪我是毫无用处的，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不会再同我的老板碰面或联系。我的话说完了，祝你们下午愉快，先生们。”

怀特先生以商人特有的干脆利落的方式扣上手提箱的盖子，稍稍欠了欠身，离开了房间。剩下四个人坐在那里，盯着那个红色的立方体。

“你们认为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总统问。

另外三个人点点头。总统把手伸向电话。

除了科南特，还有另外一个人偷听到了上面所有的对话。而科南特当时坐在银行金库里的大办公桌后面，对另一个偷听者一无所知。他的办公室是他的神圣禁地，在他身后就是联接奇德的无线电话的机盒。

科南特与电话的近距离接触使得电话处于接通状态。

和年轻的工程师乔汉森的见面给奇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人是典型的科研工作者，能充分感受到工作所带来的快乐。这使得奇德有生来第一次觉得想同别人再见一次面。

可是他又担心如果他把乔汉森带到自己的实验室，这会给乔汉森带来生命危险——如果知道乔汉森去过奇德的实验室，科南特可能会怀疑奇德在想方设法让工程师去破坏大型能源站，再加上乔汉森在岛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科南特极有可能杀掉这个工程师。而如果奇德自己再到能源站去一次的话，很可能那些警卫一看到他就会开枪要他的命。

一整天奇德都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给科南特打电话。幸运的是，看到话机上的红色小信号灯指示科南特的话机正处于工作状态，奇德就没有拨出电话，而是开大了话机听筒的音量。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心，但接下来他完整地听到了三千英里外总统办公室中的对话。他吓坏了，他开始明白科南特的工程师们干了些什么。那个人向总统展示的立方体里头放的是无数的能源接收器。接收器本身没有能量，但是，通过遥控装置，它们能够任意取用从岛上巨大的发送器传送出去的难以数计的能量，甚至可以全部取用。

奇德张口结舌地站在自己的话机前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能够想到什么法子来摧毁能源站，毫无疑问政府将插手进来，接管整个岛屿。真这样的话，他和他的小新人怎么办？另外一个吱吱呀呀的声音从话机中传出来——一个电台商业广告。几段音乐过后，一个男子开始做广告，他在动员顾客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高空客机费用。一段短暂的沉寂，接着——“ＲＰＲＳ电台，首都之声，南科罗拉多特区。”

三秒钟的停顿显得格外漫长。

“现在是准点时间……呃……同意。现在时间是下午七点整，科罗拉多山区标准时间。”

随后话机里传出半疯狂的吃吃的笑声。奇德几乎不敢相信那是科南特的声音。接着是拨电话的声音。

银行家的声音：“比尔？一切都搞定了。你和你的中队一起出发，轰炸那个岛屿。离我的能源站远点，把岛上其余地方炸成粉末。抓紧轰炸，炸完后马上离开。”

奇德害怕得近乎歇斯底里，他在房间里四处乱撞，然后冲出门，跑到实验室。五百名无辜的工人现在正住在距离科南特的能源站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营地里。科南特不需要他们了，也不需要奇德了。惟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能源站里头，但是奇德不想把他的“小新人”留给科南特轰炸。他飞也似的冲上楼梯，跑到最近的一个电传打字机上，急急忙忙地打了一行字：“给我一个防护罩。我要一个无法穿透的防护罩。十万火急！”

小新人的文字一行行地从他手指头下跳出来。奇德来不及斟酌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真正设想过他所要求的东西。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了。现在他得离开他的小新人，去住宿地那边警告那群工人。

他踏上通往能源站的小路，一路小跑，跨过那条对任何越界者意味着死亡的白线。

九架短翼尖头的飞机从大陆上的一个隐蔽处起飞，组成了一个飞行中队。听不到引擎声，飞机上没装有引擎。每架飞机都靠一个小接收器驱动机翼，把来自岛上的能源转化成推动机体前行的动力。几分钟后它们就飞到了小岛上空。中队的领队对着麦克风劲头十足地喊道：“先炸营地。彻底摧毁。结束后向南边推进。”

乔汉森一个人在靠近岛屿中部的一座小山上待着，身上带着一架相机。虽然他深知自己回到大陆的机会极其渺茫，他还是很喜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能源站，拍摄的照片张数数也数不清。

当他发现机群的时候，它们正嗡嗡地朝着营地俯冲下去。他怔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阵弹雨飞下来，原先的营房就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破碎的木材，金属和尸体。奇德诚恳的脸一下子闪现在他的脑海里。可怜的家伙，如果他们连奇德那端的岛屿都轰炸了，那他就……能源站！他们会不会去轰炸能源站？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飞机飞到了海上，折回来，再次俯冲下来。它们似乎在往南边推进。飞机开始第三次俯冲后，他确信了这一点。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他还是转身拔腿朝着奇德所在的地方跑去。半路上转过一个弯时，他和那个矮小的生化学家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奇德因为用尽全力在跑，脸都红透了。乔汉森从没见过有人会被吓得这么厉害。

奇德朝北边挥手。“科南特！”他声嘶力竭地尖叫道，“是科南特！他要把我们全杀了！”

“那能源站呢？”乔汉森脸色开始发白。

“能源站没事。他不会碰它的！可是一一我那边——那些人怎么办？”

“太迟了！”乔汉森喊道。

“也许我能——快跟我走！”奇德叫道，转身折回原路，朝着南边跑。

乔汉森跌跌撞撞地跟在后边。他们刚从相撞的地方跑开，那群飞机就突然猛扑过来，朝那地方扔炸弹。奇德跑得飞快，根本看不清他那两只短小的腿。

他们冲出树林，乔汉森猛地跳了起来，抓住科学家，就地把他扑倒在离白线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怎——怎么了？”

“不要再往前走了，你这个大傻瓜！你自己那个该死的屏蔽场——你不要命了！”

“屏蔽场？可是——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穿过它了——这个，等一下。如果我能——”奇德开始焦急地在草丛中四处搜寻。没过一会儿，他手里抓着一只大蝗虫跑到白线旁边。他把蝗虫扔过去。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看到没有？”乔汉森说，“它——”

“你瞧！它跳起来了。见鬼！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除非小新人撤掉了屏蔽场。这个屏蔽场是它们施加的——不是我。”

“小——什么？”

“没什么。”生化学家打断话头，开始跑。

他们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冲进小新人控制室。奇德把眼睛凑到一个望远镜镜筒上，兴奋地尖叫出声。“它们成功了！它们成功了！

“我的小人儿！小新人！它们造出了不可穿透的防护罩！你还不明白吗——外面的屏蔽场是由它们的发生器发射出去的力线维持的，而防护罩则把力线截断了。小新人的发生器仍旧在发射力线，而屏蔽波没有办法穿透防护罩！它们安全了！它们安全了！”这位过度紧张的隐士开始大哭起来。乔汉森同情地看着他，摇摇头。

“没错，你的小人们是没事了。可是我们有事。”他接着说。地板随着炸弹的爆炸开始摇晃起来。

乔汉森闭上眼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的好奇心压过了恐惧感。他走到双目望远镜旁，低头往里看。

里头什么都没有，除了一种灰色材料构成的弧形罩。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灰色，没掺杂任何彩色色调，看起来既不柔和也不生硬，可是看着看着，他开始觉得天旋地转。他抬起头。

奇德敲击着一台电传打字机的键盘，焦急地看着空白的黄色带子。

“我不能同它们取得联系，”奇德抱怨道，“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当然了！”

“你说什么？”

“那个防护罩是完全无法穿透的！电传打字机的脉冲也进不去。否则我可以让它们把防护罩扩展到整座大楼，整个岛屿！没有这些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疯了，”乔汉森嘀咕道，“可怜的家伙——”

电传打字机突然传出剧烈的敲击声。奇德趴下去，几乎就整个抱着它了。带子上的字一个一个显示出来，他跟着大声读出来。乔汉森看到了带子上的字。对他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全能的主，”奇德磕磕碰碰地读着，“请求您宽恕我们，允许我们把话说完。没有您的命令，我们私自使用了防护罩。我们很迷惘，伟大的主。

我们的防护罩完全无法穿透，它拦截下了电传打字机上传过来的文字。在所有小新人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教诲。请宽恕我们的行为。我们急切企盼您的回答。”

奇德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你现在可以过去看了，”他喘了一口大气，“去——去望远镜那边！”

乔汉森走了过去，他试图不去理会他们头上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他看到的像是一片土地——经过开垦的神奇土地，某种样式的居所、工厂，还有生物。一切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运转着。他看不清每个具体的人，只有一条条迅速移动，红白相间的条纹。他入迷地看了好长一会儿。身后的声响让他转过身来，是奇德。奇德兴奋地摩拳擦掌，脸上漾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它们成功了，”他高兴地说，“你看到没有？”

一开始乔汉森不明白，随后他发觉四周已是一片死寂。他跑到窗户边。外面是黑夜了——没有比这更浓重的黑夜——但事实上这时候应该是傍晚。“发生什么事了？”

“小新人，”奇德说，然后像个孩子一样笑了，“住在楼下的朋友。它们用那个无法穿透的防护罩覆盖住整个岛屿。现在他们炸不到我们了！”

在乔汉森充满好奇的追问下，奇德开始长篇大论地描述住在下面的生物种族。

防护罩之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九架飞机忽然动弹不了。九名飞行员驾着失去能量的飞机直往下坠落，一些飞机落入海中，一些则撞到那张忽然出现在岛屿上空的神奇的灰色防护罩上，接着滑落了下来，沉入海中。

陆上，一个叫怀特的人坐在一辆轿车当中，吓得几乎晕死过去；政府方面的人包围了他，这些人冒着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小心翼翼地包抄过来。

白宫深处一个房间里，一名军方高级官员尖叫起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忍不住了！”他跳了起来，从总统办公室的桌子上一把抓起那个红色立方体，扔到地板上，用他锃亮的靴子将其碾成了无用的垃圾。

几天后，人们从银行里头抓出一个落魄的老头，把他关到一家精神病院里头。一个星期之后，他死在了那里。

那个防护罩，你看，真的是固若金汤。那个能源站毫发无伤，继续耸立在那里发射着能源光束。

可是这些光束没有办法穿透防护罩出去，外部世界所有依靠能源站供应能量的设备全部失灵。这个故事从来没有公之于众。后来的好几年间，政府一直加强在新英格兰海岸的活动。据说海军在那边有一个新目标——一个灰色物质构成的巨大半圆形物体。

他们朝它扔炸弹，削割它，用激光击打它，在它四周展开轰炸，但是甚至没法在它光滑的表面上砸出凹洞来。

奇德和乔汉森一直让那个罩子耸立在那边。他们陶醉在自己的研究和“小新人”中。他们听不到，也感觉不到外头正试图轰炸防护罩，因为罩子真的是固若金汤。他们利用手边的材料合成食物、光线和空气。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外头发生的事。除了那三个后来很快就死掉的可怜的坏蛋外，奇德和乔汉森是那场轰炸之后仅剩下的幸存者。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奇德和乔汉森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死了。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巨大的灰色防护罩将成为永恒的见证。人总会是要死的，可其他种族会继续繁衍生存。总有那么一天，那些小新人，在经历数不清的世代，取得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进步后，将会取下它们的防护罩从中走了出来。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 《为了亨利·詹姆士》作者：[美] 杰克·麦克戴维特

赵轶迅译

如同每个星期都会收到的其他几百份投稿一样，它是从门的横梁上塞进来的。那些描写从未听说过的人的传记；以天气报导或介绍小说的３０个人物开始头二页的小说；某人祖母写的枯燥难懂的大块头诗集。

所有这一切都会堆成一堆等着筛选：浏览一下，看是该拒绝或是退回。

事实上我们只有一位筛选人：迈拉·可瑞斯普。她的眼睛一只绿一只蓝，对筛选自投稿件很有天分。她偶尔会从这些手稿中挑出可用的，退掉其他的。每天如此。她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当我问她为什么喜欢时，她说是因为我付给她大把美元。

时光出版社并不是个很大的出版机构。但我们干得很好。我们并不局限于出版某一领域的书。时光会出版任何看着好像能赚钱的东西。可是我们收到的很多手稿都已经在蓝灯书屋（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哈玻·科林斯出版社和其他大的出版社转了一大圈。有些手稿是由经纪人送来的，但那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除非是我们已知的作者写的。否则它们都会被放到那一堆里等着筛选。

有时我们会很走运。去年我们出版的两本自助书就卖得格外火，一本关于诺亚方舟的小说也轻易成为最畅销书。

总之，事情发生的那天，天气寒冷而潮湿，供热系统又出了故障，所以我裹了件厚毛线衫。我刚进入办公室倒上咖啡，迈拉就进来了。她随身带着一把伞和一部手稿，这很不寻常。她通常不会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嗨，杰尔，”她打着招呼，“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位优胜者。”

“真的？”

她喜气洋洋地回答：“是的。我大半夜都在看它。”她走到自己桌子旁坐下，我还以为桌子前面是第二份手稿，其实那只是这部手稿的其余部分。

“上帝，”我感叹着，“看来有上千页。”

她匆匆翻到结尾处：“１２１２页。我只读了几章，不过，如果其余部分一如我已经看过的——”

“就那么好，嗯？”

“我不忍释手。”美妙的形容词。我们很少能看到什么让人无法放下的东西。她翻着书页。

“真难以置信，”她说，“这家伙到底是谁？”

“书名叫什么？”我问。

“他称其为《漫长的战争》。是描写中东战争的。”

“关于哪一次的？”

“我们一共卷入了几次？我没有看今天早上的新闻。”

“战争已经开始了。”我说。

“不过不会像这个，老板。”她仍在翻看着书页。

“谁写的？”

“一个叫帕特森的家伙。”她摇摇头，“爱德华·帕特森。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对他我闻所未闻。

“投稿信上怎么说？”

她花一分钟找投稿信：“‘小说附上’。”

“就这？”

“就这。”

通常我们会准备一个筛选盒子，她会把有出版潜在可能的手稿放在里面。我们废弃这个盒子是因为迈拉很少会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她只是取出手稿。把它放到一边的桌子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从那一堆中拉出另一部投稿，开始翻看。但我知道她其实是在等我。她想让我拿起《漫长的战争》。

“下班前我会看看的。”我说。

她继续翻着稿件，叹口气，拉过键盘。打印机打出一份新的退稿信。“好吧。”她随后回答。

我正在审《走直路》，是亚当·特伦特写的一部关于灵感的书。书很虔诚也很鼓舞人心，里面还记载了许多灵感的奇闻轶事。

我停下，抵抗着看帕特森的诱惑。它类似于一部史诗。手稿在桌子上蒙胧出半个脚印大的类咖啡渍。那让它看起来颇具威严。

现在。免得你认为我是那种只关心能看完多少来稿的编辑。让我告诉你吧。虽然有销售数字问题，但我的雄心总是想发现一位新作者。噢，好吧，所有的编辑都有同感。但那是因为我们都很高尚也富有同情心。所以当迈拉起身去洗手间时，我拿起了帕特森的手稿。

帕特森住在新罕布什尔。

我打开封面。瞟着开始的几行。那天晚上我把它带进电梯，带回家。整整１２００页。

火车上我在看它。在麦洛吃晚餐时也在看。整个晚上我都在看，甚至把它带到了床上。

在２００１年的夏天，我随同一位年轻的大学英雄走进军队征兵办公室，畏缩地看着他加入预备役。我和联合国的视察员们一同前往伊拉克，看着他们就伊拉克的防卫做着陈词滥调的发言。他们那些不可信的证据让当地人都大吃一惊。我坐在总统的政事会上看着总统的助手们急切地想要打击萨达姆，构想着他们希望联合国和选举人会买账的证据。

夜不知不觉地从我身边溜走，当黎明的第一绺阳光射在窗帘上时，我最终合上了眼睛。

几个小时后我给迈拉发了语音邮件。告诉她我会晚点儿才去。在大约９点时再次发邮件告诉她，我今天压根儿不会去了。

它不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小说。它拥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是的，它拥有。而且它还包含更多。它控制着战争。透过主人公们的眼睛。读者可以明白战争是如何开始的。能够领会到冲突产生的必然性。读者会理解霰弹枪打在护卫身上意味着什么。或者会理解在法鲁加去串门意味着什么。读者经验了同不怕死的敌人进行搏斗。他们以为死亡是一种神圣的必然。

我同一群起义者渡过一段时光，开始理解是什么驱使他们去起义。当受伤害的无辜者被送进伊拉克医院时．我带着担架穿越被烧毁的病房。最后当阵亡消息传来时，我在俄亥俄州同母亲们呆在一起。

书中有洞察，有激情，有恐惧，有身上显然带着缺点的男人和女人们想让事情正确时的决断。还有那些被解放后却拒绝向以解放者自居者扔玫瑰庆祝的人们。

我捧了它六天。在最后的子弹射出前外面的世界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停止了。最终，枪林弹雨为政治钟声取代。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我比找到另一个无论写得怎样都能卖出几千册的职业作家干得更漂亮：我发现了新的赫尔曼·沃克①。

最后，在一个阴冷、下着毛毛雨的晚上，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坐在那儿瞪着我那位于波士顿市区公寓的窗户，想着爱德华·帕特森。这个晚上，只有我和迈拉知道他，而一年内，整个世界都将会知道他。

他生活在拉哥尼亚②，怀特山脚下。

现在是１０点１５分。打电话有点儿晚。而另一方面，这个家伙，我可以确定从未出过书。因为我还记得收到《枪支弹药》寄来要用我第一份稿件的明信片时的反应。

迈拉预计到我的反应，已经从资料中查到帕特森的电话号码。把它整洁地打在标题上。我给自己倒了杯加苏打的苏格兰威士忌，伸手抓过电话。

“太好了，”他惊叹着，“贝克先生，那真是太好了。你真的想出版它？”他的声音比我预期得还要年轻。

“是的，帕特森先生。爱德。叫你爱德好吗？”

“当然。好的。绝对行。你能等一下吗？”

“好的。”

他一定用手捂着听筒。但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正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信息告诉他妻子，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无论谁。

“好了。”稍后他对着电话说。

“太好了。”

“贝克先生，你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想象，”我回答， “爱德。你明天有时间来波士顿一趟吗？”

他喉咙深处发出一种声音。“我是个老师。”他说，“教高中。”

“好吧。那星期六来怎么样？”通常星期六我们并不办公，但在这件事上我愿意破例。

“星期六我能去。”他回答。

“那好。我会把合同准备好，而且午餐时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事实是我想让他在发觉《漫长的战争》有多优秀前签下合同。如果他意识到了什么，那我就得紧张地对付一位经纪人了。或者甚至可能会与麦克米伦出版社进行一场出价大战。

他可能25岁。个子很高。带着不安的微笑。浅棕色头发已经变稀。面带菜色，皮肤苍白，水汪汪的灰眼睛隐藏在远近两用眼镜后面。他穿着工作服式夹克。笔记本电脑用一条缝补过的带子挎在肩上。看着不太像海明威。

他用细长的手指翻看着合同。并没有仔细查看，我想大概是赞同合同的条款。当他翻到预付款项时，他停下。“两万美元”他问。

我正打算说我喜欢这本书我愿意付更高的预付款。我预期收益会更高。但起初做保守性估算总是最好的做法。这样你就能始终抢占先机。

“听着像是很多。”他加上一句。

“嗯，”我设法隐去自己的惊讶。“时光一向被认为是很慷慨的。”这不是真正的原因。这本书肯定会销售一空的，所以我们并没有丝毫风险。

“你确实非常慷慨。”他再次微笑着。他看着像那种经常会被其他孩子在校园里作弄的家伙。我也不会相信他将会有能力写出《漫长的战争》那种波澜壮阔的散文史诗。

我告诉他签在哪儿。对他解释我们的预期目标，告诉他我们在发行时可能会用到他的个人简历和相片，我们可能会让他作为嘉宾出席一些场合。我没有提及他额外签署移交了电视和电影发行的所有版权。他也签署同意给时光很大一部分国外发行的销售收益，而且我们也会得到图书俱乐部百分之七十五收益的权力。当然这是个可供选择条款。

“通常，爱德，”我告诉他，“我们想保留出版你下一部小说的优先权。”

“可是……”他突然看着有些闷闷不乐。

“我应该为你提前考虑，爱德。难道你不会再写续篇吗？”

“续篇？”他的眼睛堆满了阴云，“会写其他书的。”

“好。太好了。时光会拥有优先权。不算《漫长的战争》，我们希望同你另外签下三本书的合约。”

他的眼睛滑上，我看到了这一生中我曾看过的最美的微笑。天堂已经来临。

“我们会为那三本书提供七万五千美元的预付款。”

他取下眼镜，瞪着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也别说，”我回答，“只需在这一行签名就行。”我指给他签名的地方。

我知道你会怎么想。不过我们并不想利用我们的作者。我们提供给爱德·帕特森超越常人的优厚条件。我们给他机会开始一个全新职业，给他机会放下教学工作．给他机会实现他一生的梦想。等你从事这个行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正是一生的梦想在驱使人们写小说。特别是大部头的小说。

他签下合同。总共四本。合同一式三份。我把一份放进浅黄褐色的信封里递给他：“你的那份。”

他光彩焕发地提议：“现在让我们开始庆祝吧。”

我们穿过街道去马克斯。那是个安静的、不同寻常的意大利餐厅。午餐的时间还早，所以这儿还没什么人。我们要了一瓶红酒，我注满两个杯子。“为你，爱德，”我说．“也为了《漫长的战争》。”

他笑得嘴咧得有一里远。“谢谢，杰尔。”他啜口酒，对杯子做个鬼脸，放下。“烈酒。”他说。

我喝完自己的酒，重新倒满杯子：“我得告诉你，爱德，《漫长的战争》是都很好的作品。你写了多长时间？四年？五年？”

“我想，可以说有十或十一年。大概差不多。”

“十年？你从什么时候。从十五岁就开始写？我说得对吗？”

“噢。不对，杰尔。我没有写这部小说。是马克斯写的。”

“马克斯？谁是马克斯？”

“啊，”他说，“那才是我真正的成就。是我的意想不到。”

我吞咽下第二杯酒：“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意想不到。”

侍者来了。我们点了菜。他一走开我们又从被打断的地方开始谈起。

“什么意想不到？”我问。“谁写的这本书？你是他的经纪人吗？”

“见鬼，杰尔。任何人都能坐下写一部小说。你所要做的只是心甘情愿地陪着它。我想一年。或者五年？每天坐下。心甘情愿地写作。那就是一切。”

“你想告诉我什么，爱德？谁是马克斯？”

他本来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现在他把它拿到桌子上。打开。光线闪烁着，屏幕发出深蓝色的光。

“这就是马克斯。”他说。 我盯着电脑。然后盯着爱德。这只是一部普通的惠普型电脑。迈拉也有一个相似的。黑色的外壳，盖子上印着标识。

“你说是马克斯写的这本书？”

“是他写的。”

“马克斯是台电脑。”

“事实上，杰尔，他是个人工智能，”他倾身向前，屏住呼吸说，“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

“电脑写了这本书。”

“他是个AI。”他看着我好像在等着我欢呼。但我没有，一片阴云茏罩上了他的脸。

“我不在乎你如何称呼他。”我说，“没有机器能写出《漫长的战争》。”

那种大大的咧嘴笑又回来了：“可是他写了。”

“我不相信。”

“几年前他们说计算机不可能赢象棋大师，最近你看到谁是真正的世界冠军了吧？”

我们坐在那儿相互瞪着对方。门开了。有人进来。是带着个小男孩儿的一家人，孩子带有一个能拉着走的玩具。

“那用了四天。”他说。

“什么用了四天？”

“写这本小说啊。”

一股寒意透彻我的脊髓。我吞下更多的酒。两个盘子端了上来：帕特森的比萨、我的意大利细面条和肉丸子。只是我的食欲已荡然无存。“四天。”我说。

“是啊。嗯，可能更长点儿，不过不会太长。”他深呼吸一下，谦虚地微笑着。“不过花了我几乎同样长的时间给他解释我想要个什么样的故事。”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那不包括把小说打印出来的时间。”

“你已经签下另外三部小说。”

“是。”

“我想要能震惊世界的东西。”

“它们会很好的。我花了好几年才制造出马克斯．而且马克斯也用了很长时间来分析世界名著。”

“要多久？”我问。

“什么多久？”他咀嚼着比萨，显然很享受那滋味。可他看着好像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会不高兴。

“交付其他的小说要多长时间？”

“可能两个星期。把它们打出来要花些时间。”

“两个星期写出另一本像《漫长的战争》这样的小说？”

“两星期写其他全部三本。不过它们不会像《漫长的战争》，尽管它们会有同样的品质。”他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推，想在我身上看出兴奋来，“我们已经确定了下一部小说的主题。那会是关于权力和降低的宗教信仰。按《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水准。但是当然会和原著不同。”

我僵僵地坐着。是的。这对马克斯来说是没有一点儿问题。你想用什么东西让人们忘却《风之战争》呢？星期二你就会拥有的。

“你还好吗，杰尔？”

“我得呼吸些新鲜空气。”或许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哈克（影片《小鬼闯天关》中的主角）。这次大约我们不用去认真关注反同性恋偏见了。我把钱扔在桌子上。起身走向门口。

“杰尔，等等。”他跟在我后面。

或许是一部新的德莱塞③式小说。马克斯写的。

或者有某种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④模式。

外面的交通很拥护。公共汽车、运货卡车、拥挤的人行道。

“如果是马克斯写了这本书，为什么要署你的名？”

“出于法律上的考虑。他不是个人类，无法签署支票，无法真正的做些什么。”

“除了能写出伟大的小说。”

“你明白了。”

他站在我前面，大咧着嘴笑。他不明白他在做什么。这个孩子，显然非常擅长地电子学会吞没威廉·福克纳⑤、梅尔维尔⑥、凯瑟⑦。难道他们毕生的心血就只值笼罩在这种东西的阴影下？我想，如果他能写出卡拉玛佐夫，那他也可能写出一部有着詹姆士·乔伊斯⑧精神的全新象征性杰作。那还有什么人会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梦想。或许他会写出什么把《追忆似水年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名著）挤下排行榜的东西。整整八卷，一个月内就能写出来。

“我无法确定它能行，”帕特森说，“我并没读过太多东西。没读过小说。马克斯写的我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而你是个评测。如果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名字印在封面上。”

“马克斯姓什么？”我问。

一辆公共汽车开到他后面。这是辆开去马萨诸塞林阴道的慢车。它刚在街角搭上些乘客，看到有空隙，正在加速。它正从拥护的车流中挤出。

“温特汉文。马克斯·温特汉文。”

“听起来真自负。”

“我想让它听起来有些文学气息。”

马克斯·温特汉文正挂在他肩上。我抬头看向公共汽车司机，我发誓在我行动之前他已经明白我要做什么了。在我看到他的脸前我猛然推了帕特森一把。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向后倒去。人们尖叫着．刹车吱吱响着，或者是我说出来了。或者仅仅是我想着我说出来了：“这是为了亨利·詹姆士⑨。”我干脆利落地脱身离开。几小时后ＣＮＮ上的描述听着一点儿也不像我。他们也报道了那个死去的男人带着个笔记本电脑。但它已经被碾得粉碎。警察试着想重组它，但我再也未听到与此相关的消息。

没有寡妇，我很高兴这样说。我不知道我打电话的那个晚上他和谁在一起。《漫长的战争》，众所周知的，已经成为一本国际级的最畅销书。我们给死者的母亲送去了支票。

电视上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文学权威出现。他们一致谴责失去了爱德华·帕特森，他们说那是一个有着难以置信的天才的人。如果假以时日，他将会成为文学界的杰出代表。

注释：

① 赫尔曼·沃克：美国作家，以现实主义笔法描写战争题材小说而享有盛名，其作品有《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等。

② 拉哥尼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中部一城市，位于康科德以北。始建于１７６１年，是夏季和冬季的游览胜地。

③ 德莱塞（１８７１～１９４５）：美国作者和编辑，其自然主义小说《嘉丽妹妹》（１９００年）与《美国悲剧》（１９２５年）将生活描述为与不可抗拒力量的斗争。

④ 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美国作家，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是２０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以美国梦为主题的名著。

⑤ 威廉·福克纳（１８９７～１９６２）：美国小说家，曾获１９４９年诺贝尔文学奖。

⑥ 梅尔维尔（１８１９～１８９１）：美国作家，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其寓言杰作《白鲸》（１８５１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⑦ 凯瑟（１８７３～１９４７）：描写边疆开拓生活的美国作家，其小说《我们中的一员》（１９２２年）获普利策文学奖。

⑧ 詹姆士·乔伊斯（１８８２～１９４１）：爱尔兰作家，他创新的文学手法对现代小说有着深远影响。他的作品包括《尤利西斯》（１９２２年）以及《为芬尼根守灵》（１９３９年）。

⑨ 亨利·詹姆士（１８４３～１９１６）：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一个美国人》、《贵妇的画像》，其小说《金碗》入选英文百大小说之列。

# 《为明天留下一些草莓吧》作者：[美] 里查德·Ａ·洛弗特

你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件事可得仔细考虑清楚。

一

比尔·约翰斯顿正在阳台上侍弄他的小菜园，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有什么不同。其实这块小小的弹丸之地既算不上什么菜园，也算不上什么阳台。比尔早就知道如何使有限的空间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了。

在阳台一边的格状围栏里，白色的雪豆繁茂地生长着，而鲜红的西红柿则在阳台的另一边，靠着架子的支撑高昂着头。在阳台中央，一层层苗床上长着甜菜和胡萝卜，整齐地站在那里的是一排排碧绿的莴苣菜，拥挤地长在它们后边的是青椒、花椰菜和甘蓝。比尔还曾经见缝插针地栽了一些西葫芦，但是这些无拘无束的植物实在长得太茂盛，很快就把它们的那些邻居挤得无处容身了。现在，他将那里改种咸菜豆和矮玉米。

阳台的另外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种植草莓的：多半种的是一年到头不停地结果的草莓，和一些经过小心修剪的黑莓和山莓（也叫覆盆子）。静静藏在角落里靠近厨房拉门的是他最心爱的蓝莓，这种植物，能不断地为他日常吃的麦片和酸奶提供足够的鲜美果实。

尽管比尔住在足有一英里高、接近天际的塔楼的顶层，阳光却从来没有射进过他的房间，阳台接收到的光照也非常有限，就像是在茂密的森林里，下层植物只能获得的微弱阳光一样。

说到森林，比尔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过森林了。比尔年轻时所常见的鲜花盛开、五彩斑斓的花园，在这样黯淡的阳光下恐怕早已从世间消失了。今天的超级植物和它们在灿烂阳光下成长起来的祖先的命运一样悲惨，也已经奄奄一息、濒临灭亡了。

比尔像往常一样首先采摘草莓，这些草莓看起来也不如他年轻时候的水果那样水灵诱人了，不过还能够唤起一个老人对往昔的美好记忆。他轻轻用手拨开草莓叶子，叶面上长着看起来像是带有黑墨水的斑点，这是经过基因改良的，可以使它们得到一切能利用的能量。在每个有５０多层的高楼屋顶上，到处种植着长着黑色叶子的庄稼。

曾几何时，用几百平方米的田地才能养活一个人。而现在，仅仅利用几平方米的楼顶空间就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不介意吃那些经回收再加工的大半是纤维素的人造食品的话，种植面积甚至还可以更小些。超级植物是在比尔的帮助下带到地球来的奇迹之一，虽然这个上天赐予的礼物也像个特洛伊木马一样存在着种种隐患，但是这个小小的行星为了养活１１０亿人口早已不堪重负了。今天，地球的各国政府参照中国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共同做出决定强行干涉以停止人口的迅速增长。日后，仅仅１１０亿人在地球过的生活应该就像田园牧歌一样美妙了。

比尔轻轻用手拨开草莓叶子，寻找着颜色鲜艳的熟透了的草莓，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些熟草莓还像原来一样鲜美诱人。有些草莓完全熟透了，其他的也快熟了，今天尝起来也会和明天熟透了的味道差不多。但是比尔知道迟来的快乐的价值。没有昆虫、小鸟和松鼠来偷吃，已经熟了的草莓明天还会待在那里。比尔自己也是一样。当明天到来时，他会为今天自己的吝啬而感到高兴的。

二

在塔楼的另一边，比尔的一个邻居也在侍弄着园子，不过她种的不是蔬菜，而是玫瑰花。他们每次碰面只是相互招招手，从来没有说过话。比尔甚至从没有问过她的名字，不过像他所有的邻居一样，她年龄应该已经很大了。其实无论她还是比尔，都不太显得老。因为使用了纳米青春活力器之后，老年人都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年轻人相比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但是不管怎样，老年人行动起来和年轻人就是不大一样，比尔一眼就能看出来，人的习惯动作来自于多年来千百次动作的反复。或许在安装纳米青春活力器之前，身患关节炎的根深蒂固的记忆，会使老年人在行动时下意识地小心谨慎，惟恐一不当心又犯了老毛病。

比尔在阳台上见到的邻居，大半看起来动作姿态都差不多，这说明他们比起他在逛商场和乘公交车时遇到的那些人要老得多了。也许你得活到相当大的岁数，才会怀恋那阳光灿烂的往日时光，怀恋你租住到带阳台的公寓之前所居住的宽敞的房子和自由的空间。

比尔的那个女邻居可能一直是在屋子里边种玫瑰花的。比尔在许多公寓楼里都用水培法在玻璃钢的鱼缸种植过草莓。这种无土栽培法倒是节省了大量土地，可屋里没有阳光，用电灯照明就得掏电费，不过比起在阳台的空地上种东西付的费用还不算贵。而且用溶液栽培法在屋里种出来的植物的味道尝起来和他的那些黑叶子的超级植物不相上下，比起那些味同嚼蜡的人造食品来强多了，那些东西有一半是用速生白杨树做原料加工的，里面全是咬不动的纤维素。但是这些用培养液栽出的蔬果让人吃起来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就好像摩天大楼屋顶的森林和超级小麦田野一样，让人觉得不真实，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到那里去过。就像大海也不再是真实的一样，因为大海已经变成了大规模的水产养殖场，生产大量墨黑色的转基因海藻供人食用，整个海洋都由庞大的机器人系统管理，根本就不容任何人插手。

比尔摘完了草莓，正在开始察看雪豆的生长情况，这时，“思想气泡”出来打断了他的行动。

这个气泡忽忽悠悠地从接受器中钻出来以后，在半路上飘浮着穿过了比尔身后的墙，又爬升到了厨房的墙上，可是比尔根本没有看到。这个黯淡闪烁发出微光的气泡看到自己并未引起比尔的注意，竟然发出了一声怪叫来宣布它的到来。

说明一个人已经在地球上行走多年饱经沧桑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他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够处变不惊。当这个气泡突然发出怪声时，比尔正在拨开一片叶子去摘长好的雪豆，他并没有被怪声干扰。在注意到气泡之后，他继续采下雪豆，他把一个雪豆放进嘴里嚼了嚼，马上尝到一股新鲜爽口的滋味。这时他才站起身来，转身面对着在他身后飘浮的那个垒球大小的发光气泡。他对着它微微点了点头，于是这个气泡又向前飘了过来。

三

由于有些应用了外星技术的东西过于新奇古怪，所以那些对新技术不感兴趣的人从未真正去理解它们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尔就是这样，他从未接受那些让人头脑发昏的思想气泡，他更喜欢旧式的、更加能相互交流的联络方式，虽然这些年来乱七八糟的联络方式恐怕已经增加到上千种了，他还是一直对气泡这种实在算不上什么联系的联系方式感到无比的困惑，当这种思想气泡渗透到大脑之中，不但保证实现让你知道一些从未听说过的新东西，还绝对不会让你有什么需要深刻理解的漫长过程。

起初，比尔也不相信这种思想气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尽管将这种技术卖给人类的银河人保证，他们决不会用它来将人的大脑进行重新整合改编，也不会用它来控制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气泡所能做的不过是给人灌输信息而已。但大家总还是觉得有些忧心忡忡。

思想气泡是来告诉他一个特大喜讯的，他赢得了参观万亩园２４小时的大奖，这是今年人口普查彩票最高奖之一。听到思想气泡宣布的好消息，他高兴得有些头脑发昏，他脑子里浮现的事情就像万花筒一样让他眼花缭乱，有的他以前可能早就知道，有些他从未耳闻睹过。他通常要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将脑子里的头绪理清楚，区分哪些是原来的旧资料，哪些是思想气泡刚刚灌输进去的新信息。其实最佳的检测办法也就是最为简单的办法：如果你回想不起来某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么肯字就是来自于思想气泡。

现在强行进入比尔大脑的信息之一，是一个过于精确的定义：英亩是个旧的测量面积的单位，１英亩略多于４，０４６．８５６平方米。比尔当然知道英亩是个什么玩艺儿，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从小在美国内华达州靠近佛伦的农村长大，他家那时有７００英亩的田地。那里的沙质土壤只要灌溉一点水就能长出世界上最好的甜瓜。有一次比尔出于怀旧思乡之情曾经想在他的阳台上试种甜瓜，谁知事实证明它们抢占地盘的欲望过于贪婪，简直比西葫芦还要厉害。没办法，他只得忍痛割爱，在还没结瓜之前就将瓜蔓全部拔掉了，要不然他的整个菜园都会被毁掉了。

１万英亩的概念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大农场或者一个特大型的小农庄，其面积达４０．４６８５６平方公里。思想气泡喋喋不休徒劳无功地跟他讲着，好像他把怎样算乘法全忘光了似的。比尔更喜欢用旧的度量衡单位。１万英亩差不多有１５平方英里大小，那可是？５平方英里的土地、天空和太阳光，那里还有亿万个活生生的、茁壮生长的生物。在那么大的园子里还不至于让人迷路，但是和他的阳台相比，那儿可就大得多了。

万亩园是地球上最大的公园，它只是个野外的公园，与那些巨大而昂贵的私家屋顶花园相比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对它的看法和比尔的父母对新西兰的看法差不多：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人们都声称自己有一天会有机会到那里去游览。可是恐怕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牲畜可饲养，没有甜瓜可种植，没有设备可修理，没有房子可改建了，幻梦般的度假只会发生在梦境之中。而到万亩园参观可不是随随便便买了票就能去的，只能靠彩票中奖才有机会去。每一天只有９６个彩票中奖者有幸进去参观，每个钟头从东南西北四个入口进入，每次每个入口只能进一个人。比尔预定于上午１１点从第３个门进去。其实不管是哪边的门，只要开着他就能进去。

每天进９６个人，那么每年就只能进３５０４０个人，他无需费力计算就能知道这个数，这是思想气泡送给他的另一个礼物。你有可能活到很大的岁数，但是不一定有幸在彩票大奖上金榜题名。

四

这是比尔有生以来第二次在几乎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幸运地获得头彩。第一次交好运是在他３３岁的时候，他现在还为能够逃出那落后而闭塞的佛伦小镇感到兴奋不已。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佛伦有着通往四面八方的广阔空间，而他却觉得那里特别像是个陷阱。于是，比尔率先逃离了农村广阔的天地，进入到了城市狭窄的小房间里。他先是上了大学，然后从大学毕业，最后进入到了航天工程行业。让他惊喜万分的是，他被选中加入了人类第一艘星际太空船工作。

比尔的父母原来看到自己唯一的孩子背井离乡离开农场时都感到十分难过，但是后来他们看到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感到骄傲和欣慰。不知是不是乐极生悲，在比尔得到一个让人羡慕的在“无畏”号星际飞船上的职位不到一个月，便祸从天降，他的父母在去为他祝贺的路上不幸双双死于一场车祸。

本来比尔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把农场卖掉，但是他要参与的比这更重要的事实在太多了，于是他把土地委托移交给托管人，让托管人替他先将土地租赁出去，等他完成国际飞行任务回来之后再说。他强忍着悲痛处理完父母的后事，然后集中精力去进行太空船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去了。

有奥特星云边缘的某个地方存在着由冰构成的小行星群。有一个传感器网发现了它们运动时发出的闪光。网络在地图上标出了它们的运行轨道。到这个时候太空船才算正式进入到了星际空间，在这里，银河人和前来的地球人可以进行公平交易和竞争。当时，和比尔一起来的地球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外星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当世界从２０世纪进入到２１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却武断地判定在宇宙中地球上的人类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万物之灵，绝对不存在什么外星人。而比尔他们则可以确定那些人们否认外星人的想法荒谬绝伦。如果“无畏”号太空船所面对的大批外星人不是什么错觉的话，那就是说在银河系里充斥着大量长着鳃的高智能物种。

对于“无畏”号内的全体乘员来说，在地球时拥有最高殊荣的他们到了这里，扮演的角色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在这儿，人类拥有的科技不过处于可怜的发展中级阶段，人类甚至至今还没有拿出任何最为简单的超光速星际飞行的方案来；看到这里所展现的众多的无忧无虑的外星人种，这正是那些人类中的科技精英所梦寐以求的，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的，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不安。探险家们简直窘得无地自容，不仅是因为外星人数量众多奇形怪状多种多样，而且众目睽睽之下成了那么多外星人关注的中心，真让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如果他们肯早点花些时间考虑一下费米悖论的话，他们会更快地明白这一切的。表面上看，这个悖论的答案是很简单的：银河人一直在等候地球人到他们这里来。银河系的行为往来惯例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其中的一个条款是，要求任何具有潜在的产生高智能生物的星系都要保持在潜伏状态，直到有一种智能生物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出现，这时此项禁令才能撤销。

但是符合这项禁令条件的星系太少了，简直是十分罕见。在广袤的宇宙中，费米悖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一个地方能够到达，那早就到达了。而如果有智慧生命到那里去过，那么很久以前那里早就开拓为殖民地了。在人类产生１００万年以来的第ｎ次星际旅行中，人类遇到了外星人。它们认为仅仅１１０亿的地球人就控制了整个太阳系，地球人实在是银河系里最为富有的物种。

五

万亩园的确切位置一直是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经过在地球网上搜寻，利用银河系宇宙网站和超光速粒子链接的手段，比尔搜寻了半天，也没找到关于他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任何记述，很明显那是为了故弄玄虚，使参观者感到出乎意料罢了。

思想气泡没往他的大脑里边装什么有用的信息，除了往北美某个地方、远距离传输的密码和那里的气温可能在１０℃～３５℃之间的忠告。要穿上适合于天气的衣服，供给品会在传输舱到达后提供。很难相信其他的彩票中奖者没有向银河系宇宙网站发布过附加信息的邮件，但是银河网可能已经得到指令，清除一切可能无法使人在参观万亩园时感到大吃一惊的信息。

到了约定参观的那一天，比尔走进个人的远距离传输舱，说出思想气泡告诉他的密码。在传输舱确认他本人的身份是否和密码相符时有一阵短暂的停顿。待一切核实无误后，他随着一道闪光之后，便出现在一个小室里，室内排列着一行行放橱柜的架子，在一个橱柜上闪烁着的红色字母上显示出他的名字。在他声音的命令之下，橱柜的门打开了，露出了远足旅行时穿的靴子、轻便夹克、太阳镜、一个水瓶、防日晒的药片以及一个背包，背包背起来既轻便又舒服，里边肯定装着一个抗地球引力的装置。

比尔穿上靴子，背上背包，戴上太阳镜，告诉传输舱他已经做好出发的准备。于是一道门无声地打开了，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发现他面对着一片和煦阳光普照之下的风光。

在比尔十几岁的时候，他曾经和全家人一块参观了纽约的中央公园，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家里人一起到这个大城市去参观。他当时真说不清对中央公园的感觉，是喜欢呢还是觉得稀奇古怪呢，这里虽有逶迤起伏的小山和茂密的森林，但他不禁想起家乡小溪旁的白杨林是那样挺拔高耸生机勃勃，而中央公园里的树木都经过修剪显得柔顺而服帖，两边都是高楼大厦，人工雕琢的味道太浓了。他更欣赏自然的美，更热爱美的自然。这使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出身。人是不应该忘本的。

比尔原以为万亩园和一个巨大的市内公园差不多，一切都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或者可能更具有田园诗的韵味。但等他进了大门之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象就像某个在地球上已经消失了的世界。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宇宙网上对此没有任何描述。比尔一家曾经参观过美国的大峡谷。他永远也忘不了向着陡峭的大峡谷的边缘走去的那种感觉，穿过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的松林，站在巨石形成的高耸的山头上极目远眺。然后战战兢兢地一步一步走向前去，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峡谷，脚下不远处便是无限的空间和斑斓的石头，无意之间他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尽管他早就知道大峡谷就在那里，一直等候他的到来。

万亩园可不是大峡谷。在大峡谷这个地质的奇观上，人们已经架桥修路，盖满了建筑物，破坏了原始的自然美，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美国加州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的印加帝国遗迹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其他的美景。但是万亩园和他幼时看到的大峡谷一样，让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触动，这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六

比尔猜测自己现在是在美国西南部的某地，这里的一切都太像完美无缺的美国西南部了，以至他怀疑这里是按照沙漠原型的汇集建设起来的。在一个方向上是风蚀造成的砂岩石林地貌，大自然用风做刻刀，雕出了千奇百怪平滑流畅的大地造型。

在另外的一个地方，花岗岩的圆形巨石就像是巨大的保龄球一样散布在圆形山脊的底部——它们又像是在地质的大烤炉中烘出的巨型面包，只可惜它们的面包皮经受了多年的风吹雨打，慢慢地被风化侵蚀了。在砂岩和石林中间耸立着一个台地，上面点缀般稀疏地长着仙人掌、刺柏和松树。这里的植被并不茂密，但是植物是绿色的。那是一种美丽的、惊人的、荒芜的绿色。虽不是春天紫花苜蓿所显露的那种令人感到眼前一热的绿色，但绿得也足以让人对这些生长在永恒时代的稀少的植物感到欣慰了。它们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顽强不屈地生活了下来，这种精神值得人们敬佩，这种荒漠中的绿色更弥足珍贵。

虽然这里地势崎岖不平，但是万亩园绝非处于荒僻的旷野。比尔能看到高耸的摩天大厦就像是一英里深的峡谷的围墙一样矗立在台地的后边。不，那不是峡谷，而是深渊。在每一边都耸立着令人生畏的摩天大楼，在他的身后，高耸的塔楼直入云霄，令人头晕目眩。

这些建筑物都是单调呆板、颜色灰暗、毫无特色可言，上面没有可供采光的阳台来种植草莓、胡萝卜和雪豆。这些楼面临万亩园的一面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很可能这里的居民连在他们的隔壁有什么都不知道。或许这是为了对像比尔这样的人保守秘密，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些背对着万亩园的开阔空间的高楼是在蔑视地声称人类不再需要砂岩石林、台地、丛林和所有那些曾经代表狂野大自然原貌的一切东西了。

这些单调的高墙似乎也反衬着这一事实，此时比尔已经将自己当成了这里全部风景的一部分。从前，比尔在面对着那蜿蜒曲折的山脊时曾经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一个早期前往墨西哥研究大群毛毛虫的探险家。在那里，你漫游上好几天碰上的野马恐怕比人都要多。而此时此刻他与９５个其他的彩票中奖者正共同分享着万亩园的景色。

脚印证明了有人捷足先登到这里参观过，但是并没有发现单独、重要的足迹。小路分了几个岔，成扇形散布开来，有的消失在花岗岩的圆形巨石之间，有的隐没在石林之内。有的一直通向溪谷，又形成几条盘桓向上的羊肠小道，到了丛林覆盖的台地顶端，它们似乎又混为一体，很难分清了。万亩园看起来像是个开阔的地带，但是这里有很多的裂隙和幽僻之处，要是比尔幸运的话，他可以独自在这里逛上大半天。

要是平均计算的话，每１００英亩的范围内只会有单独的一个人。在圆形巨石、石林以及台地顶端的丛林中，１００英亩的面积已经是大得足以随便自由活动的空间了。

太阳投下长长的影子，但仍然有些寒气袭人，他知道这是黎明而不是黄昏。比尔长年以来坚持参加体育俱乐部的锻炼，一直保持着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体形，所以他倒不怕今天这颇耗体力的参观过程。在太阳落山之前，他还可以走好长的路呢。此时，一种不祥之感突然向他袭来，他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东西能让他看到。

七

在太阳底下，那次开拓地球新纪元的太空旅行经历又回到了脑海里。当时围绕着 “无畏”号的外星人已经知道比尔拥有大块的房地产，他立刻成了注意的中心。在几天之内，他卖掉了家中的农庄，得到了足以买下他自己的豪华星际游艇的银河系商业信贷款。此外他还要求这场交易增加一项对他有利的条件，用一种先进技术为将来的流通建立一套兑换标准，使他回到地球之后，也能让他使用这笔商业信贷款。

虽说比尔仅仅用农场就能换来豪华星际游艇，可是他心里很清楚他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去用它在太空驰骋。地球政府会强行将其占为己有，把它拆得七零八碎，以便看看它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是什么。他们肯定会白费气力，一无所获。这艘飞艇的制造者，和银河系的众多高科技产品制造商一样，有着保守技术机密的绝招，假如不是经过认可的商家而是随便的什么人对其产品胡拆乱整的话，飞艇瞬间就会化为灰烬。而比尔老家的７００英亩土地不足以买下这艘飞艇的技术机密。于是他转向一个能够谈个风险不大买卖的银行：对方能给他一大笔钱，可再加上一个他能够真正买得起的技术。

比尔面对着好几项技术反复思量认真选择，可是他最终选中的技术是一种具有极高效率的汽车技术，看来这种技术能够彻底解决人类对于液体燃料的长期依赖的问题，但是这并未使他本人大发横财。比尔的商业信贷款安全地存在外星球的银行里，可他的汽车之类的财产并非如此，他这桩生意的大部分资金都损失在太空事务管理局了，该局声称：来自“无畏”号的一切所有权的收入都将使这次探险转变为一次商业飞行。

比尔用土地换取高科技的交易轰动了地球，新的星际贸易时代开始了。于是，俄国人卖掉了西伯利亚的一半以换取远距离传输舱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将物质转变为能，传送到远方的目的地后再重新转变为物质。加拿大人不甘示弱，拍卖掉了育空地区，买下了能够让人返老还童的纳米青春活力器。丹麦人卖掉了格陵兰换来了首批超级植物。英国人放弃了一片土地也得到了超光速推进装置。许许多多的国家争先恐后地卖地，也获取了诱人的高新技术。

比尔接着买了一艘豪华星际游艇。他用银河系商业信贷款付了货款，之后花了近６０年时间在浩瀚的银河系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地四处巡游。长期以来，他对星际空间令人寂寞的斗转星移和大都市里毫无例外的繁华喧嚣望而生畏。等他回到地球，他发现故乡已经和他所参观过的其他星球没什么两样了。整个一代人都是在银河系的技术之下成长起来的。那些头脑聪明的精英已经到地球之外去找工作了——农庄子女的下一代已经感觉到了远方世界以及全宇宙各地大城市的呼唤。

比尔回到故乡，原想重温旧梦，寻找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乐园，再次看到经常在梦中出现的那个恬静幽雅的田园风光，饱餐自家所种的世界上最甜美的甜瓜，他曾经在梦中对这甜瓜垂涎三尺。可是等他回到自家原来的农场，却惊愕地发现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一英里高的生态建筑。这里竟然摩肩接踵地挤满了３００多万人，包括地球人和外星人，熙熙攘攘，闹闹哄哄。整个内华达州，实际上整个地球的情况都是如此，一块又一块的土地被慷慨地卖掉，换来的是商业贷款和高新的银河科技。最后整个地球都被卖光了，只剩下这个孤独的万亩园，它成了地球的原始自然景观的唯一遗迹。

虽然比尔的星际游艇已经破旧不堪，大大贬值了，但还是价值不菲。于是他就把游艇卖了，租下了那个带有阳台的公寓楼，然后就退休了。到他有幸中了人口普查彩票大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整整73年。

八

站在万亩园的大门口，比尔的第一个欲望是马上爬到台地的顶端纵览这里的全貌。但是他估摸着恐怕所有到这里来参观的人都有同一想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想独自面对着自己分享的１００英亩的景观而不受任何人打扰。

于是他的脑中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上中学时的事，那时他幻想自己能有１００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在美国内战的后期，某个将军曾经承诺分给每个寻求开始新生活的人４０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是这个承诺很快就像水蒸气一样化为乌有。在承诺撤销之前，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了土地。

比尔现在也是一个受惠者，他现在拥有１００英亩土地，虽然这种拥有只有一天，而且没有骡子。不过他得到了一头高科技的骡子，在背包里装着一台抗地球引力的装置，让那些缺乏锻炼的地球人能够轻松地在这片巨大的园子里游走。他调整了一下背包带子，然后听天由命地抛起一枚硬币，并由此决定先往石林那边去。

他不知不觉绕着中央台地走着，在远离石林的地方，他发现一片荒地，由五彩斑斓的岩石构成的陡峭的溪谷，一直通向无法攀登的大峡谷。最东边的小路迂回曲折，接近万亩园的东门，就在另一堵没有窗户的灰墙的底部。但是比尔宁愿选择走中间这条道，因为它既紧靠着台地地势，又相对好走些。

过了荒地，迎面而来的是个长满青草的小山。他本以为山穷水尽，谁知转过小山就是一道狭窄的山谷，中间流着潺潺的溪水。在凉爽的低洼处挺立着苍翠的青松。溪水是从台地上的一眼清泉里流淌出来的，最后渗入到山谷口长满香蒲的沼泽地里去了。比尔原想了解这股水到底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循环重复利用的，又一想不禁哑然失笑，其实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个溪水真的是仿照一模一样的自然事物人工造出来的，那也足可以以假乱真，根本没必要去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何况现在的世界上又有多少东西是真的呢？没必要对此较真。

在步行游览的途中，他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其他游人。在攀登花岗岩的圆丘中间的一块巨石时，他遇到了一个妇女。遇到另一个妇女时，她正坐在小溪边的一块岩石上，悠然自得地用大脚拇指轻轻踢着清冽的溪水，凝神注视着溅起的涟漪在水面上慢慢四下荡漾开去。他遇到的一个男人居然放浪形骸地脱掉了短裤，赤身裸体地在岩石和沙地上奔跑。比尔见到他三次，因为这个男人在反复绕着台地穿过沙漠独自跑着马拉松。到他们第三次相遇时，这个裸奔者的腿也跑瘸了，脚也磨出了鲜血。他的脸上戴着面具，看来还是知道一点羞耻的。比尔想，这个人究竟是来看风景的呢，还是仅仅想在２４小时结束之前不顾一切地尽可能努力多跑一些路程。

这位裸奔者没有把背包背在自己背上，而是给藏在什么地方了。而另一个人则设法在背包里找到了抗地球引力装置的控制器，将其调到翱翔功能的位置，这个反重力装置就腾空而起，在他的背后有一根长绳拖着他，让他几乎脚不着地飘逸潇洒地走着。他有时像是在荡秋千，有时又像是杂技中的空中飞人。飘浮在空中旅游，这倒是一个省力气的聪明主意，可是得当心。要是你把控制器调得稍稍大了一点点，背包就有自己飞到空中的危险，像松开手的气球一样逃之夭夭，而你自己也就玄乎了。

九

每当比尔在园里遇到彩票中奖者旅伴时，他们都向他点点头，谁也不吭声。当他们在远方互相发现对方时，每个人都会调整前进方向，使相互之间尽可能离得远一点。

最后，比尔明白了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人，包括裸奔者和飘浮者，都有着共同之处。像他在阳台上见到的邻居一样，他们行走起来都像老年人那样小心谨慎。唯一的例外是那个用脚指头点水的女人，还有一两个其他人，他们多半曾经在年轻时放荡不羁，结交过不良少年，干出过不光彩的事情来。很明显人口普查彩票所秘密选定的中奖者大都是像比尔这样的人，对繁华的摩登时代已经看腻了，他们都是饱经沧桑看破红尘的过来人，他们意识到花花世界的一切实际上不过是给人看的假象。

下午很晚了，比尔又回到了起点，心想，要是有时间，他一定要换一条新路再绕台地一圈。最后他决定向台地的顶点走去，心里还念叨着千万别有其他人捷足先登已经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他不过是杞人忧天。台地约有３００多米高，对于那些没有坚持常年体育锻炼的人来说，即使利用抗地球引力装置的帮助，爬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其他人都望山兴叹知难而退了，只有比尔一鼓作气爬到了顶点。站在台地顶端举目四望，无限风光在险峰，他不由感到心旷神怡。四周深邃的峡谷像刀削般壁立奇绝，和流淌着溪水的山谷一样陡峭。台地顶上有足够的地方供他露营。

比尔的背包里装着一个帐篷和一个睡袋，可是他已疲惫不堪，懒得去搭帐篷了。于是他就将背包靠在灌木丛上，自己舒服地斜靠着坐了下来。在背包中他还发现了一个方便餐盒，无需用炉子加热，只要把上面的一个拉环拉下来，过一会热气腾腾、鲜美可口的方便餐就熟了。吃饱喝足之后，他钻进了睡袋，其实此时即使没有睡袋他也已经十分舒坦惬意了。

从台地上往四下看，万亩园似乎不像在低地观看时显得的那样荒凉。尽管最近的围墙也在两英里开外。从台地这个较高的位置看这些围墙还是那样碍眼，大杀风景，它们挡住了三分之一的天空，让他觉得即使在台地的顶上他也还是在一个巨大的四方匣子的底部。

夜幕降临了，一种被关在监狱里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低地上各种景物的轮廓渐渐淡化，消失在冥冥薄暮之中。而四周高墙的阴影变得更加沉重压抑，令人难以忍受：黑压压的一片笼罩着一切，好像妖魔鬼怪在黑暗中肆意横行，围墙构成的边界似乎不断向里边倾轧过来，越来越近，连万亩园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四下里手电筒的光亮闪烁摇曳，那是别的游客在做晚餐或搭帐篷。但是突然之间，一切亮光归于熄灭，只剩下四方形的朦胧的天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比尔原来想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可以躺在台地上尽情享受仰望沙漠天空上熠熠星光苦乐参半的魅力。然而如果照这样观赏星星恐怕比苦乐参半要惨得多：这使他更加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囚犯，落在深渊之中不能自拔。于是过了几分钟，他合上双眼，在他剩下的大半时间里，在这确实是个监狱的荒野之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呼呼大睡了。

他一觉醒来，觉得还有些疲惫，于是又靠在灌木丛上休息。昨天他曾经想知道，要是他坚持不肯离开这儿会有什么结果。现在思想气泡又从某个暗藏的接收器里钻出向他飘来，让他措手不及吓了一跳。这个精灵通知他：不必从来时候的原路出去。事实上这真使他泄气，教他不想再来了。思想气泡告诉他出去的传输舱在他宿营地后边的树林里就可以找到，并提醒他，距他离开的时刻已经不到两个钟头了。

比尔又在地上躺了几分钟，想起儿时同样的夜晚在更为友好的星星下边，他曾经梦想有一天他一定要设法逃离这没有围墙的闭塞落后的小镇生活。不错，他的确做到了，还帮助人类把地球上的土地全给卖掉了，换来的是精灵般的思想气泡、灰暗压抑的摩天大厦、用纤维素做的难以下咽的人造食品，还有这个抗地球引力的装置。可是却失去了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最为珍贵的土地，失去了负载并养育人类的地球母亲。孰重孰轻孰得孰失，他真有点说不清了。

他抛开难以理清的思绪，把睡袋胡乱塞进背包，提前一个小时向树林中的远距离传输舱走去。

十

思想气泡曾经告诉他，他可以留下靴子、背包和其他东西作为纪念。在回家之后的几天里，他把这些东西扔在公寓的角落里。衣服上汗迹斑斑、恶臭不堪，靴子上蒙着一层沙漠特有的红色粉尘，他也不让家政服务机器人把它们清洗打扫干净。他的生活又回到了旧日轨道上。每天早晨，他照常侍弄阳台上的菜园。到了下午，他在步行商业街的商场里到处闲逛，买一些他根本就用不着的高科技小机械，然后在体育俱乐部里耗上比以前多一倍的时间，为自己也搞不清的什么目的而刻苦锻炼着。

对于生活又回到老路上他也感到厌烦，但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生活实在太空虚无聊了。他这样做不过是个消磨时光的办法，其实他在很久以前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目的了。他这次游览万亩园的经历胜过用活力器给他恢复青春，使他看到了迫使他压缩每一个清醒时刻的围城的界限。他试着转而进入电脑的虚拟现实，编程使他卧室的墙模拟展现出宽广的草原、山脉和沙漠的宏伟景观。但是无论这些图像是多么清晰逼真，他总是忘不掉这都是虚幻的图像而已，使他比以前更加觉得自己落入了难以逃脱的陷阱之中。地球人对外星人开放地球，买进了他们的高新科技，却卖掉了自己栖身的地球，地球变成了银河人的殖民地。这真是个悲剧！

比尔越想越觉得心灰意冷，甚至打算一走了之，回到浩瀚的太空中去——他还有足够的钱去进行长途星际旅游，起码够坐二等舱的。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在那些地方他会看到什么：到处都有围城，整个宇宙的任何地方的所有的事物都毫无例外地进入到了现代文明世界的模式之中，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所厌恶所想逃避的一切。几个星期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最后决定。

比尔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练习举重。一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壮有力了。于是他吃下阳台上所有成熟的草莓来犒赏自己，甚至包括往常他要等到第二天才吃的那些草莓。他还提前食用了雪豆，还有一个过几天才更好吃的青椒。他拔出整整一行未成熟的甜菜，摘了半打青西红柿。然后他把甜菜的青叶和尚未长成的细小的根茎给蒸熟切成片，把青西红柿用油煎熟。他还记得小时候曾有一场秋霜把家里菜园的西红柿秧都给冻死了，妈妈把剩下的成熟不了的小西红柿全是这样加工的。

之后，他穿上肮脏不堪的靴子和汗渍斑斑的衣服，想了想他又添上一件夹克，尽管那天早晨他的小菜园里气候温暖宜人。他把背包里剩下的东西一股脑都给倒了出来，翻出里层，露出了抗地球引力装置。上面的显示灯表明这套装置还有足够的能量，于是他拿着这个基本上空了的背包上了阳台。

他抬眼向上望去，看到的是四方形的蓝天，天上漫射的日光令人感到愉悦，它能让他的超级植物弥补由基因改良带来的不足。他看着塔楼上上下下所有其他的阳台，那上面有着其他人消失已久的青春的纪念品：那里不仅种着蔬菜和玫瑰，还有杜鹃花、仙人掌和盆栽的棕榈树。当他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觉得这光线就是上天恩赐的幸福，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另一个盒子，现在他觉得这儿比万亩园被高墙围在台地顶上的宿营地还要狭窄拘束。

十一

比尔用一只手稳稳地抓住背包带子，用空着的那只手调节着抗地球引力装置的能量大小，使背包稳稳的拖着他向上升起。他把控制开关转得大了些，然后两只手都紧紧抓住背包带子。这时背包带着他缓缓上升，向着向他发出召唤的那方蓝天飞去。

在计划这次逃亡时，比尔曾经考虑到设法让胳膊摆脱带子的束缚，这样就可以背着背包而不会悬挂在那里晃来晃去了。但是在练习那个最后的动作时，他确信那样可能是做不到的。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而且也更简便易行。在他升到塔楼的最高处时，还得用脚踢开好几个楼上挡道的阳台以免碰上。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一下子就会飞得好远，因为背包产生的反重力是让他垂直上升的，而一股微风又带着他向一旁飞去。

越过楼顶的大片种着庄稼的小平原往下方看，他的阳台通道在十几个相似的能看见的通道中，就像是浅颜色的四方形在黑颜色的超级植物中间一样，显得格外醒目。脚下，楼顶种植着超级植物的粮田就像是镶嵌着黑色的马赛克瓷砖一样一直伸展到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超级植物的颜色深浅只有微细的差别，可是他更希望它们都是绿色的马赛克。可是从这儿看去，黑色的超级植物不再显得那样荒凉黯淡了。头上的天空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碗，点缀着洁白无瑕的朵朵白云。这里没有喧闹的声音，没有运动的感觉，除了他下边笔直的农场间的道路。多年以来，他第一次不再受到监禁了，他彻底自由了。他可以像武打片中的中国大侠一样在天上飞翔了。

比尔曾经苦练了一段时间的举重，背包带给他提供了一个很舒服的手抓的地方。但是到了后来，他的胳膊上的肌肉开始抽筋，觉得又热又痛。他知道最后的关头到了。即使他能够背着反重力装置的控制器，使背包安全降回到地面上去，可是他觉得从这个真正的自由之处回去，甚至比让他回到万亩园去更糟。当他的胳膊痛得实在厉害时，无拘无束地在高高的楼顶上空翱翔就不再是那么开心的事了。他向四周深情地看了最后一眼，就慢慢地松开了双手。那可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自由下落啊。他现在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自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已经成了自由落体，以９．８米／秒的加速度下落，越来越快。他张开双臂闭上双眼，以最舒服自如的姿态落入了被他出卖的地球母亲的怀抱。

有好几个比尔的邻居都看到了他自由下坠，证明他的死并不是没人发现的。等到了天黑，他的房东在宇宙网上贴出告示，宣布２４小时内在网上竞拍出租这套空闲的公寓房。出价最高的是一个来自克朗星系的外星人，他长着８个爪子，形态丑陋可憎，活脱脱像只乌贼。

在搬进来的那天，乌贼般的外星人看见了比尔留在墙壁上的遗言：“为明天留些草莓吧！”

【本辑完】